英雄志

孫曉

英雄志

孫曉

英雄志A

孙晓

【《TXT论坛》www.txtbbs.com， 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！】

[英雄志]

楔子 楔子 一

武英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正午，北京一名老妇身着宫装，半坐半躺地软在椅上，午后的阳光斜斜照在她老迈的脸庞上，只见她面上满是泪水，显是伤心已极，却不知是什么大事，居然令她如斯之痛。

只见一名少年急急奔上台阶，大声道：“母后！武德侯害死皇兄，咱们还等什么？快快下令诛杀他全家满门，给皇兄报仇啊！”

此言一出，阶下文武众臣尽皆惊呼，一人快步奔出，此人身披金甲，一望便知是位朝中名将，他面色铁青，跪禀道：“启禀太后，武德侯有大功于国家，现下战况未明，圣上是否真的驾崩前线，尚未明了，如何能下旨杀害大臣？还请太后深思再三！”

那少年大怒，猛地一脚踢在那武将脸上，喝道：“柳昂天！你平日与那贼交好，今日却来替他说情，你眼里还有皇上么？”

那武将身形高壮，受了这脚，身子却是一动不动，只是双膝跪地，低头忍受。

一名大臣越众向前，禀道：“启禀太后，武德侯全家杀是不杀，无关紧要。方今国家动乱，最最要紧之事，便是立下监国皇储，以免奸人趁隙作乱。”

一众文武大臣听了这话，一同跪倒在地，齐声道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请太后速速下旨，立泯王为监国皇储！”声音远远传了出去，激得大殿上回音缭绕，不绝于耳。

耳听无数大臣劝谏，老妇面色犹疑，似在长考不休，那少年见了母后的神情，喉头微微滚动，似乎甚是担心，众臣见太后犹疑，更是急劝。

良久良久，那老妇终于咬住下唇，举起颤抖不止的手，轻轻的挥了挥。众大臣见状大喜，同时拜伏在地，大声道：“太后圣明！”

少年哈哈大笑，不待说话，便急奔承天殿外，大声叫道：“来人！给我召勤王兵马入京，我要为皇兄复仇！”

那老妇听得此言，口唇颤抖，好似要说什么，几次想要起身，却似力不从心，终于叹息一声，软瘫椅上。

那武将泪流满面，转头看着承天殿外的晴朗蓝空，低声道：“霸先公，你别怪我。我已尽力了。”

景福宫里传出消息，太后喻旨，京城戒严。

监国皇储已立，由御弟泯王暂代。诸臣会商，拟召天下一十七路亲军勤王，以卫京畿。

当中七只兵马已至京城，龙镶、豹韬、熊飞三路勤王军驻扎城郊，神武、雄武、凤翔、天策等四军奉旨进京，诛平逆匪。

城门打开，五万人马入城，刀枪剑戟，寒光照天，众将神色凝重，如临大敌。偌大京城只闻马蹄声响，四下静悄悄地别无人声，肃杀之气传来，城中百姓或躲炕下，或藏窖中，无一人敢探头张望。

大军开至王府胡同，当先一将喝道：“下马！”万军勒缰，一同下地，端的是整齐划一。众人仰起头来，见眼前好一处大宅，门上匾额写的是“武德侯府”四个烫金大字。

那将领伸手一挥，喝道：“撞门！”两旁军士提起巨木，猛朝侯爷府门上撞落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

撞击声从门口传来，那是重物撞门的巨响。

侯爷府内，数十名老弱妇孺挤在厅上，人人面带惊恐，听着可怕骇人的轰天巨响，每一下撞击声都敲进他们的心窝深处，似要将他们的魂胆撞碎。几个妇人挤在一起，泣不成声。

一名少妇昂然站在院中，她身穿貂袍，容色艳丽，想来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，她左手牵着一名孩童，右手抱着一名婴孩，都是她亲生孩子。

一名长者走上前来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有官兵杀来？”

那少妇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昨日前线传来消息，说这次御驾亲征已然惨败。”

那长者身子一震，颤声道：“那……那为何要抓我们？”

少妇道：“无非是小人谗言，一心加害。”

重物猛击，震天价响，那长者面色惨澹，道：“我们便这样坐以待毙么？”

少妇紧泯着唇，一言不发。男童倚偎在娘亲腿边，身子微微发抖。

霎时间，“砰”地一声大响传来，众人的心跳似给这声巨响震停，一齐凝视着即将断裂的门闩，那长者颤抖着嘴唇，喃喃地道：“进来了……要进来了……”看来只要再一下重击，大门便会给震破。

那少妇高声道：“大家听好了，闲杂人等一律进屋躲避，李管家，取老爷的救命金牌来！”

李管家急急取来一面金牌，交在那少妇手上。这牌赤金所就，上刻龙纹，乃是当今皇帝亲手所赐，少妇握紧这面巴掌大小的物事，知道这是满门老小活命的唯一希望。

少妇俯下身去，将怀中婴儿交给儿子，道：“文长，带着弟弟进屋。”

男童面色恐惧，颤声道：“娘……那你呢？”

少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娘要和他们说道理，你先进去吧。”

男童大声道：“我不要，我要和娘在一起。”说着抱住娘亲的腿，只是不肯走。

少妇向管家使了个眼色，管家急急上前，拉着小男孩走了。

小男孩满面惊慌，回头大叫：“娘！娘！”

少妇听了儿子的叫唤，却不回头，只独自站在院中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伴随着最后一声巨响，大门往两旁倒下，烟尘弥漫中，当先走进一名腰悬弯刀、身穿锦袍的阴沉男子。

少妇喝道：“来人狂妄！安知此处是大臣宅邸？”

那男子冷然道：“我等奉宗人府之命，前来擒拿武德侯满门。”

那少妇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凭什么？”

那男子取出公文，提声喝道：“武德侯秦霸先叛国乱政，罪当夷诛九族！这是刑部的大印，你自己看吧！”说着将公文扔在地下，门外传来军士暴喝的声响，脚步声杂沓，大批人马猛朝屋内杀来。

那少妇伸手拦在道中，大声道：“这是皇上颁下的救命金牌！你们敢动我家一人，要你们好看！”众官差见她高举赤红金牌，傲然凛视，都是为之一怔，一时无人敢上。

那男子手持大刀，走到那少妇面前，冷冷地道：“让开。”

那少妇厉声道：“我家老爷乃是一品大员，官拜侯爵，若无六部会审，圣上亲旨，秦家满门何等尊贵，岂容你们一指加害！”

那男子森然道：“你退不退？”

少妇戟指骂道：“无耻奸贼！我是秦家主母，焉能受你威吓？”

那男子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向前走上几步，道：“休怪我刀下无情了。”

忽听外头一声断喝，鲜血洒入屋内，满堂众人大声惊叫，好似发生了什么惨事。

男童人矮腿短，看不到外头的情状，他急急拉住管家，惊道：“娘呢？我娘怎么了？”

那管家早已哭得泪人儿也似，垂泪道：“少爷，你……你娘她……”

话声未毕，只听远远一人叫道：“秦家满门老小听着，有敢拒捕者，立斩不饶！这女人就是个榜样！”霎时间大批官差已向屋内涌入，人人手持兵刃，神态猛恶。

门口军官掩刀砍杀，几名亲人惨叫一声，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，小男童吓得魂飞天外，他抱紧弟弟，惊叫道：“大叔！我娘呢？我娘呢？”

李管家用力往他一推，叫道：“快走！带着你弟弟走！”

小男童咬牙道：“没见到我娘，我哪里也不去！”

李管家喝道：“快些走了！”

小男童还待倔强，忽见一支弓箭射来，正中管家后背，那管家霎时面色惨白，身子慢慢软倒。

小男童惊道：“李大叔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李管家抓住男孩的肩头，喘道：“少爷……你…你快从狗洞爬走！千万千万不要回头看！”

小男童还待再说，那管家奋起最后气力，用力往男童背上一推，大叫一声：“跑啊！”

小男童给这股大力一推，跌跌撞撞的奔了出去，他还要回头，忽听远处传来“啊”地一声尖叫，那男童认得这是舅母的声音，他心中忽然惶恐，霎时自己也是一声惊叫，惶急地抱着弟弟，便往后厨逃去。

正跑间，背后一个声音暴喝道：“大胆小子！还想逃！”那人来得好快，举刀朝背后砍来，小男童尖叫一声，矮下身子，从桌下钻了过去，那刀砍了个空，只把木桌劈裂。

小男童往外一滚，朝后院冲进，怀中的婴儿受不住震荡，猛地哭了起来，小男童又惊又怕，半滚半爬地进了后院。

“小朋友，哪里走啊？”

小男童听了这话，即使年岁如斯幼小的他，也知绝望已临，他抬起头来一看，只见后院里摆张太师椅，坐着一名阴森男子，他身后站满军士，人人都挂着一幅冷笑。

男子阴侧侧地笑道：“小朋友，不可以乱走动哦！”

小男童看着眼前的男子，心里只是害怕，便在此时，两旁的军士猛地冲上，硬往他身上抓来。

惊骇恐惧之中，小男童知道只要给人抓住，决计是死路一条，他抱住弟弟，直往后墙冲去，墙下便是李大叔说的狗洞，那是平日万万不准去玩的处所，但在判人生死的刹那，狗洞却成了活命的唯一道路。

男童像受了惊吓的小狗一般，连滚带爬地冲向狗洞，耳听后头军士的呼喝，他一手抱住弟弟，一手掀开盖在洞上的竹篓，哭着叫着，猛向狗洞钻了进去。

眼见男童朝洞内钻入，后头几人大喝：“他妈的！死小鬼跑啦！”不旋踵，立时有人向狗洞爬来。

男童抱着弟弟，四肢急爬，匆匆朝洞外溜出，正要探头出去，赫然见到两只裤脚挡在眼前，他偷眼往外看去，只见洞前的街道上满是兵卒，人人手上拿着明晃晃的钢刀，那男童知道狗洞外也有官兵，现下若要出去，定是死路一条。

彷徨骇异间，只听一人骂道：“死小鬼，这么能跑。”

那男童回头回去，脚后又是一个狰狞男子爬了进来，小男童想朝外爬出，可外头更是凶险万状，年幼的他，当此必死无疑之刻，终于号啕大哭起来。

猛听“轰隆”一声，巨响传过，头上的高墙缓缓往前倒下，直往院内兵卒压落，霎时阳光耀眼，映上小男童的脸庞。小男童满脸惊奇，抬头朝上去看，只见墙上站名男子，此人身穿斗篷，手提长剑，睥睨着脚下兵卒。

几名军官喝道：“反贼来啦！大家快上！”

弓弦连响，万箭齐发，无数兵卒蹲在地下，对着墙上不住放箭，那男子猛从墙上跳了下来，斗篷一挥，已将飞箭荡开，他虎吼一声，举剑朝人群杀去，一名官差举刀挡格，当地一响，竟将那官差连人带刀地斩为两截。众官差惊骇之余，逐步向后退却。

那男子抱起小男童，沉声道：“我是方子敬，是你父亲秦大都督的好友，你娘呢？”

小男孩热泪盈眶，颤声道：“我娘她……她……”

那男子惊道：“你娘她给害了么？”

小男孩不知如何回答，霎时放声大哭。

便在此时，一声巨响传来，小男孩只觉腰身一阵剧痛，他低下头去，只见腰间血流如注，却是开了一个大洞。

那方子敬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是火枪！”

小男童张大了嘴，这枪伤痛彻心肺，泪水不停地滚将下来。

方子敬怒气勃发，喝道：“不过是个小小孩儿，你们却也下得了手！”他怒目看着后头的火枪手，举剑一挥，凌厉剑风斩落，霎时满天人头飞起，只见院中一条黑影左扑右闪，长剑杀处，当者无不披靡，众官差不敢再挡，纷纷窜逃。

带队军官喝道：“全军找掩蔽，长枪手上前！”黑旗一招，屋内又冲出百名长枪手，众人举起长矛，猛往方子敬戳去。

方子敬狂吼一声，举足一点，便从无数长矛上跃了过去，半空一个翻滚，长剑斩落，已将那军官腰斩两段。

众官差见他悍勇如斯，都是吓得呆了，一时急急后退。那坐在太师椅上的阴森男子跳了起来，喝道：“火枪手快快动手！别让反贼走

了！”火枪手立即端枪凝立，百枪齐发。

方子敬听得轰隆之声不绝于耳，连忙往地下一扑，枪子儿打在墙上，只射得蜂窝也似。

他不愿与官军缠斗，脚下一点，翻墙便走。

甫出墙外，猛听无数叫嚷：“反贼出来了！大家快上啊！”顿时刀光闪动，也有无数禁卫军杀来。

方子敬掏出怀中金镖，便往前方掷去，那金镖力道雄浑，中者无不透体而过，顷刻之间，便已倒下十来名军士。众兵卒慌忙退开，跟着连连放箭，方子敬挥舞斗篷，将自己和那男孩护住。

战到此时，饶那方子敬武功高强无比，左肩也已中枪，右腋更插了只飞箭，他左冲右突，霹雳雷霆般地又杀数十人，但他自己身上也满是鲜血，情势大见危急。

便在此刻，怀中的男孩难以抵受疼痛，他一阵颤抖，从方子敬怀中摔了下来，方子敬伸手拉住，喝道：“小朋友！你撑住点！”

小男童泪如雨下，将手上婴儿递给方子敬，哽咽道：“方大叔……我…我求求你，带我弟弟……带他去找爹爹……”

方子敬见那男童命在旦夕，心下沉重，伸手接过婴儿，点了点头。

小男孩面带微笑，好似回到了娘亲身边，缓缓地闭上了眼……

楔子 楔子 二

景泰元年一月初三傍晚，西域天山一条高大无比的巨汉，用着惨澹的眼神看着满营的死尸。他背上插着两只刀刃，手上还举着一柄十二尺长的大马刀，神色直是武勇刚毅。凛冽的秋风吹进营里，伴着西疆独有的黄沙，洒在那大汉饱经风霜的国字脸上。

看着满是死尸的军营，那大汉用力一挥，愤怒地把马刀往地下插落，轰地一声大响，泥沙四溅。他压抑怒气，看着脚下跪着的军官，大声道：“你…你说！那羊皮是谁拿走了！”

那军官惶恐地道：“是……是江充……”

那大汉满脸杀气，喝道：“我安排这二十人守护羊皮，你们居然还会失手！你们是猪吗？”

那军官低声道：“江充昨晚送上酒肉，说要慰劳我们这些将士，我底下的军士不疑有他，就都吃了下去，谁知……谁知……”

那大汉冷笑道：“谁知里头有毒，是不是？”

那军官叹息一声，点了点头。

那大汉举起大马刀，喝道：“你又为何不去吃！为什么不去死！”

一只手缓缓地伸来，架住了大汉的手，那大汉回过头去，只见眼前站着一名清贵隽雅的将领。

那大汉微一躬身，面带惶恐地道：“大都督。”

那将领见了满营的死尸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那大汉单膝跪下，拱手道：“属下不能保住羊皮，实在罪该万死！请大都督重重责罚！”

那将领轻声道：“你不必自责，那江充狼子野心，我早已看出来了。”

那大汉大声道：“大都督不必出言安慰，我石刚不能保护要物，自当领受军法责罚！”

那将领伸手拉起那大汉，温言道：“石兄弟，凡事自有天命，你不必太过在意。我早已作好万全准备，不怕江充出尔反尔，擅自进去神机洞。”

那大汉听了“神机洞”三字，只是茫然不解，低声问道：“大都督，究竟羊皮上是什么东西？为何如此要紧？”

那将领叹道：“此物关系天下气运，日久便知。”

那大汉一愣，道：“天下气运？什么意思？”

那将领望着远处的天山，摇头不语。

便在此时，一名兵卒急急奔入营内，跪禀道：“启禀大都督，京城来的飞鸽传书。”

那将领点了点头，伸手接过纸条，张开一看，霎时面色惨白，身子往后就倒。

那大汉吃了一惊，急忙抱住上司，从他手中接过字条，低头读去，赫然也是大惊失色，颤声道：“他妈的，满门抄斩……这……这也太狠了！这……这还有天理吗？”

那小卒见他二人神态如此，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是呆呆跪在地下。

那大汉抱住上司，咬牙道："大都督，满朝文武都说你害死皇上，咱们为了国家这般拼命，却落得这个下稍，这……这公平么？"

那将领幽幽醒转，想起妻儿家小尽数惨死，忍不住泪水滑落，大悲之下，伸手推开那大汉，连滚带爬地奔出营寨。

那大汉惊道，"大都督，你定定神啊！"他怕上司做出什么傻事，连忙追了出去。

出得营帐，只见那将领跪在地下，面向远处巍峨的天山，大声哭叫道："皇上啊皇上…

…我忠于朝廷，他们为何如此待我？为什么要杀我妻子儿女啊！"

他拜倒在地，张口大哭，好似求恳上苍恩泽一般，只是磕头不止。

那大汉见了这悲戚之状，泪水也已盈眶，他冲上前来，一把扶起那将领，大声道："大都督，主母既死，你二子也亡，何必再受朝廷管束？咱们这就造反，杀进关内复仇！"他虎目圆睁，满是仇恨之意。

那将领呆呆地望着远处天山，猛地一声大叫，霎时声震山冈，满营皆惊。他翻身跳起，拔出腰中佩剑，抬头望天，神色极是悲凉。

那大汉大声叫道，"大都督，咱们这就放手大杀吧！"

那将领摇了摇头，长剑刷地一挥，只见沙地下现出四行话，一十六个字，悲声道："石兄弟，请你记好这几句话，倘若我明日不幸身死，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把话传下去，不然我这生都不能平反，妻小也都白死了。"

那大汉微微一愣，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他低下头去，看着那四句话，见是："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"四行字。

那大汉一怔，道："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？这是什么意思，属下不懂？"

那将领泪水落下，摇头道："你现下不必问这么多。记住了，日后我若战死前线，抑或给人谋害，你都要替我夺回羊皮，解开这四句话的秘辛，否则我死不瞑目。"他举脚一踢，已将地下字迹踢散。

那将领远望天山，口唇喃喃，似在低念什么。风砂吹来，将他身上衣衫吹得随风荡起。

过了良久，那将领忍住泪水，缓缓将长剑送回鞘里，大声道："来人！立即拔营，大军开往玉门关！"

远处人嘶马鸣，营帐纷纷拔起，三万将士含悲忍痛，默默收拾行囊，都知这是他们生平最后一战，只要进了玉门关，他们这群勇士就不再是国家的荣耀，而是那惹人鄙夷轻蔑的二字污名："反贼！"

—— 第一部 西凉风暴 ——

景泰三十年七月初一，西凉城郊荒芜的大漠，一辆孤伶伶的骡车缓缓前行，猛烈风砂吹来，车蓬几似要给掀掉一般，轰飕飕地抖着。

"娘，我好渴……"

好乖的一个小男孩儿，了不起只有六岁大小，他紧紧地靠在少妇的怀里，丝毫不见吵闹哭叫。骨溜溜地大眼一眨眨，有些好奇地望着周遭陌生的沙漠。

哒哒，哒哒，骡子的蹄声不曾间断，灼热的日头照下，听来更让人昏昏欲睡，少妇看着儿子的脸上给艳阳晒出一层盐花，不由得一阵心疼，她取过了水壶，交在孩子的手里，向一旁的汉子喊道："孩子的爹！再多久可以进西凉城？"

听得妻子问话，瘦汉挤出一丝苦笑，道："应该……应该再几日就到了……"

少妇闻言气结，嗔道："你三日前便这般说，现下呢？还不是在这鬼大漠里打转？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！"

这一家三口载着满满的家当货物，看来准是第一回过来做买卖的旅人。每年逢到这个时节，总会有人载着满车的货物过来西凉买卖生意，来时带些干果蜜饯，回去时买些羊毛土产，总能小小赚上一笔，想来这家人便是想来西疆做点小生意发财。

只是他们却不知道，自古以来，只要商人一多，匪人必也生出，正经生意好做，杀头的生意便也不难，要知娇弱的少妇、稚小的孩童，细瘦的丈夫，正是匪徒心中的宝贝啊！

那汉子听了妻子的埋怨，猛地停下蓬车，露出无奈的神色，苦笑道："今儿个若还找不着，再想法子找人问问吧！"

那少妇骂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这当口哪来的人给你问？就说出门前要多些安排，你总是吊儿郎当，好了，等水粮吃尽，你看咱们一家三口怎么办？”

那汉子叹道：“说来说去，还不是你不好，就说咱们留在故乡乖乖耕田，你硬是不依，非得来这鬼地方做买卖，你看看，现下埋怨的又是你，唉……”

少妇眼眶一红，怒道：“你还敢说，要不是你大嫂硬要跟咱们抢祖产，我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干么来这儿吃苦受难？我……我真恨自己少长了眼，嫁了你这死没良心的……”说着哀哀哭了起来。

一旁男孩见母亲啼哭，连忙抱住母亲，柔声道：“娘，别哭，别哭……”

那汉子叹息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好！好！都怪我不好！我去死成不成！”用力一鞭挥下，重重打在骡子背上，那骡吃痛，嘶鸣一声，急急往前奔跑。

蓬车走在荒凉无际的大漠中，望来是如此的渺小，好似一阵风沙便能将之淹没一般，车上的人却还争吵不止，看来不用进到西凉城，他们便已吵翻了天，真不知这买卖要如何做下去。

那少妇正自啼哭不止，忽见丈夫面露喜色，叫道：“娘子你看，那儿好像有人！”

那少妇止住了泪水，啐了一口，道：“这当口哪来的人，你可别蒙我。”

那汉子急急摇头，大声道：“我没胡说，你看那儿！”说着举起手来，指向远处沙丘。

那少妇抬头看去，只见远远沙丘上突起了一根东西，她凝目看去，似乎是根旗杆儿，那少妇大喜道：“太好了，总算遇着人了！快过去问路吧！”

那汉子笑道：“我就说吧，早晚可以遇上人的。瞧你怕的。”说着提起缰绳，驾车便朝小丘驰去。

一家三口满怀喜悦，直往丘下奔去，便在此时，忽地狂风吹过，无数黄沙飞舞在天，那旗杆儿更是前后摇摆不定，那少妇蓦地心下一惊，眼皮直眨，全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，她揉了揉眼，只觉沙丘上好

像有什么古怪，一时心里有些不舒坦，低声向丈夫道："那丘上好像……好像有点东西，咱们……咱们还是别过去了吧！"

那汉子拉紧缰绳，骡车便在丘下停步，摇头苦笑道："你这不是穷搅和么？你又怕咱找不着路，又不准我过去瞧，这可要我怎么办哪？"

那少妇情知如此，可又放心不下，皱眉道："嗯……这……这……"她好生忧虑，挤了半天，还是说不出个主意来。

汉子叹息一声，翻下车来，道："我看这般吧！你母子俩在这候着，我先过去瞧瞧。"

那少妇犹豫良久，尚未说话，那汉子已一阵叹息，自行往沙丘行去。

那少妇急忙叫道："慢点走！"

那汉子回过头来，皱眉道："又怎么了？"

那少妇从车篷里摸出一柄刀，急急跳下车，塞在那汉子手里，低声嘱咐道："要是有什么凶悍匪人，你可得赶紧走！千万别逞英雄！"她方才虽在埋怨丈夫，但此刻眼角却满是泪水，竟是关怀无限，露出了心里的真情。

汉子见妻子关心自己，不禁笑了笑，说道："娘子别怕，这儿荒凉得紧，能有什么匪人？你只管乖乖等我问路回来，懂了么？"他伸手替妻子理了理鬓角，脸上露出了男子汉的气概，似乎连瘦削的身子也壮硕了许多。

少妇劝道："还是得小心哪！听说西凉道上不平静，咱们得多多提防才是。"

那汉子挥了挥手上的刀子，笑道："别怕东怕西了。真要有些事情，我拼着性命不要，也会护住你和孩子。"

少妇看着丈夫自信沉着的笑脸，心中略略定下，直到此时，才想起当初她为何会嫁给这个貌不惊人、一穷二白的瘦男人。过了良久，她抹去了眼角的泪水，强笑道："好，听你这般夸口，我也放心啦！你快去快回，可别耽搁了。"

那汉子哈哈一笑，将钢刀缚在腰间，跟着往沙丘攀去。

少妇握着儿子的手，两人一齐坐在地下，沙漠中只余风声潇潇，紧紧地缠绕在母子的身边。少妇望着丈夫的身影辛苦地往丘上攀去，

心中无限忧虑，此时荒芜的大漠中数十里全无人烟，要是丈夫真有什么意外，要是此处真有歹人……

少妇用力摇头，心中更加害怕，连想也不敢想了。

那孩子见娘亲担忧，便道："娘，你别怕，爹爹不会有事的。"

那少妇见儿子体贴，便自微微一笑，将他搂在身旁，道："傻孩子，你爹爹当然不会有事。"她怕儿子胡思乱想，便从行李中取出一只罐子，跟着在孩子面前摇了摇，笑道："蜜枣儿来啰！"

那孩子跳了起来，喜道："蜜枣儿！蜜枣儿！"一时雀跃连连，欣喜异常。

那蜜枣儿正是这一家买卖的营生，这西凉居民多以放牧牛羊维生，新鲜蔬果直如黄金般贵重，这回他们载了满满一车过来，便是准备来此大发利市，狠狠赚上一笔。

那少妇将糖罐打开，取出一只肥嫩多汁的枣子，笑道："这是要卖的东西，可不许多吃，知道么？"

男孩拼命点头，吞了口唾沫，便要伸手接过。

猛然间，沙丘上传来一声惨叫，赫然划破长空。少妇闻得惨叫，登时大惊失色，手上的蜜枣罐子翻倒在地，两腿一软，已然跪倒在地。

那孩子回头望着沙丘，大声道："娘！那是爹爹的声音！"

少妇吓得面无人色，她茫然地张着口，仰头看着沙丘，不知要如何是好。

那孩子道："咱们快上去看看，说不定爹爹生了什么事！"说着拔腿朝丘上奔去，少妇赫然醒觉，惊叫道："小宝快回来！别乱跑啊！"

少妇见儿子贸然上丘，当下也不顾安危，迳自追了上去，心中暗暗求神："菩萨保佑，别让咱家汉子有事，让我一家三口平平安安地到西凉……"顷刻间已是泪水盈眶，心中更是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定。

小男孩走得好快，已然奔上沙丘顶。

少妇又惊又怕，张口大叫："停下来！别再跑了！"

那男孩果然停了下来，但他不是因为娘亲的叫唤才停住，而是看到了什么东西。

少妇见到儿子脸上的诧异，她三步并做两步，急急追了上去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你爹爹呢？”

男孩吞了一口唾沫，伸手往前指了一指，少妇急忙转过头去，凝目细看。

“啊——”又是一声尖锐的叫喊划破长空……

第一卷 西凉风暴 第一章 铁血伍捕头

“天哪！这……这究竟是……”

老捕快眯着眼，抖着手，看着眼前令人恐惧至极的景象，炙热的艳阳晒下，把他微驼的背烤得火烫，但此刻的他，已被满身的冷汗浸湿，感不到丝毫暖和。他腹中传来一阵搅动，立时让他呕出淅沥沥的黄水。

忽然背后一阵阴风吹来，只吓得老捕快高高跳起，他不及抹去嘴角上的秽物，连忙冲向座骑，猛地翻身上马，尖叫道：“走！快走！”他举鞭挥下，用力在马臀上一抽，马儿吃痛，霎时一声嘶鸣，啼声隆隆中，已然飞驰而去，只见大漠中滚起漫天烟尘，远远望去，有若一条黄龙。

眼见马儿奔驰奇速，老捕快还嫌不足，一阵阵无情抽打，只求早些离开这个令人恐惧至极的所在，一人一马，如同逃难般的飞奔而去。

老捕快死抓着马背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伍大爷，眼下只有靠你了……”

快马奔驰着，蹄子踏在滚烫的黄沙上，像怕疼般的高高跃起，老捕快喘着气，紧绷着满是皱纹的老脸，他不住回头，似怕后头有什么怪物追来，紧握刀柄的掌心满是汗水。

快马奔入了城内，眼见无数行人挡道，老捕快喝道：“让开了！让开了！”一旁百姓见快马冲来，都是急忙闪避，有的更是滚在道旁。众人见官差如此急迫，居然驾马入城，一时议论纷纷，不知发生了何等大事。

老捕快一路大呼小叫，吆喝连连，接连冲过了几条大道，霎时眼前现出了一座高耸的朱红大门，门上高悬雪亮明镜。老捕快眯着满脸

的皱纹，终于安下了心，因为浩然正气便在眼前，只要回到此处，便是天大的事也不怕了。

此处正是西凉城的衙门，维系西疆公理的所在！

“伍大爷呢？快请伍大爷！”老李声嘶力竭的吼着。

一旁十多名差人正围了一圈赌牌九，满脸的疲懒油条，一个个没好气的骂道：“老李，你奶奶的嚷个什么劲儿！是不是老糊涂了？”“他妈的，老子输得正多，你这般大喊大叫，大伙儿还赌个屁啊！”

另一人獐头鼠目，看起来像个小偷，嘻嘻哈哈的笑道：“老李你急什么啊？茅厕在后头，你找错地方了。”众捕快一同哄堂大笑。

老李叹了一口气，这就是衙门，办案赌命、闲暇赌钱的好地方。老李任由大家笑骂着，他不会生气，他不是那种假正经的人，只是不巧得很，今日给他遇到了正经事。

官差们正自嬉闹，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院外传来：“老李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众人脸色一变，赶忙收拾赌具，一个个站起身子，互相扮了个鬼脸。

一条大汉不疾不徐地走进院中，黝黑的四方脸上一派威严，一望便知是这些官差的头儿，衙门的捕头。

老李看到大汉，露出欣慰的神情，显然这条大汉在他心中有着顶重的份量。

老李急急的说道：“伍爷，城西出了事，您老赶紧去看看。”声音急躁，一点也不像上了年纪的人。

一旁的官差笑道：“什么大事要劳动伍爷亲自出马？你干了这么多年的差事，难道自己还料理不了吗？”

老李抹了抹汗，嘶哑着嗓门道：“这案子非同小可，伍爷可得亲自走这一趟。”

一旁多嘴油舌的官差嘻嘻笑笑，还待要说，大汉哼了一声，朝那几名聚赌的人瞪了一眼，对老李说道：“可是出了人命？”

他见老李点头，猛地双目一翻，沉声道：“尸首呢？”

老李道：“回伍爷的话，尸首还在城西。”

一名官差忍不住插口道：“你搞什么，把尸首运回来不就得了，大热天的，非要叫伍爷跑这么一趟！”

老李面露苦笑，说道：“我哪搬的了这许多，死了十来个人哪！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大吃一惊，那大汉双目精光暴射，霍地站起身来，大声道：“弟兄们！

带好家伙，这就上路！“

众官差前呼后拥，奔出衙门，那大汉领着众人飞驰而去，十余匹马一字排开，气势倒也不凡。一众官差奔出数里，行到一处小丘，老李忽尔勒马停下，众人便也一齐停步。

那大汉见老李面带惊恐之色，当即问道：“尸首在这儿？”

老李微微点头，嘶哑地道：“对……就……就在小丘上。”

那大汉见他神色颇为恐惧，便自留上了心，问道：“怎么，那沙丘真有什么古怪？”这老李是衙门中的老手，倘若此处真有什么物事吓唬住他，料来定是非同小可。

眼看老李连连点头，两名年轻官差不禁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老李真个没用了，活了这么大把岁数，居然还怕东怕西！”

这两个人年轻好事，丝毫无惧，当下提缰夹马，便已朝丘上冲去。

老李见这二人莽撞，便要将他们唤住，但又怕旁人讪笑，只有苦苦忍住。

那大汉看了老李一眼，道：“有我在此处，没什么好担忧的，咱们走吧！”当下率着众官差驾马前行，老李苦着脸，却也只有随着前去。

众人正要上丘，忽听丘上传来几声惊呼，那大汉心下一凛，知道上头真有什么古怪，忙喝道：“大家抽家伙，一齐上去！”

众官差吃了一惊，急急拔刀，十余骑猛地飞驰而上。

那大汉一马当先，率先冲到丘上，猛见先前上去的几名下属呆呆地站立不动。那大汉喝道，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”

那两名官差呆呆的不言不动，只是浑身颤抖，那大汉随他们的目光向前望去，顿时之间，心头也是一震。

后头十来骑纷纷奔上，原本叽叽聒聒的，待见了眼前的景象，霎时也都吃惊出声。一时之间，沙丘上竟无一人说话言语，只余潇潇风声呼啸而过。

漫天风砂之中，一只旗杆儿倒插在地，只留下光秃秃的大半截在外，十数具无名尸首七零八落地散在旗杆儿四处，有的蜷缩成一团，有的平躺在地，只是每具尸首的神情都惊恐异常，双眼睁得老大，好似死前见到什么可怕的景象。远处杆儿旁翻了辆骡车，已然断成两截，车里的物事四处散落，更显得无比凌乱。

一名官差身子飕飕发抖，数着尸首，颤声道："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这……老天爷啊，死……死了十八个人哪！"

那大汉咳了一声，定下神来，问道："谁第一个见到这些尸体的？"

老李咳了一声，道："是一家三口见到的。这家人来西凉做些小买卖，刚巧路经此处，没想撞上了这桩血案。"

那大汉嗯了一声，问道："他们人呢？"

老李道："这一家三口给这些尸首吓坏了，现下给属下安顿在城里。"

尸首全是男性，一十八名汉子惨死在地，即使在西凉这种盗匪出没的地方，这也是一起难以想见的大血案。

那大汉点了点头，凝视着现场，过了半晌，他忽地咦了一声，跟着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不对，这里有些不对头。"

众官差听他如此说话，忍不住暗暗一凛，纷纷凝目望去，却不见有什么不妥。众人摸着脑袋，都看不出所以然来。

那大汉沉声道："你们看清楚了，地下没有血迹。"

众官差细细看去，赫然一惊，颤声道："真……真的，死了十八个人，地下居然没有血迹，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"

说来奇怪，尸首横七竖八的倒了满地，地下居然没有一点血迹，这起案子看来不像是凶杀，反倒像是厉鬼索命一般，众官差望着死者惊恐万状的神情，心下都是暗自害怕。

时近黄昏，远处传来乌鸦嘎嘎的叫声，更使现场蒙上诡异至极的气氛。

那大汉见众人呆呆站立，都似傻了，忍不住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大伙儿别发呆了，快干活吧！”他见众人兀自战栗害怕，便自行上前察看尸首。

他见一具尸体颇为壮硕，当即蹲下检视。只见那死者身穿短衣，满脸虬髯，有些像是江湖中人，当下解开死者的衣衫，察看半天，却没看到任何外伤，实在查不出死因。

老李蹲在身旁，低声问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，怎么没半点外伤，顷刻间便死得一干二净？难道……难道这些人是生了什么急病么？”

他话一出口，自己便知不对。即便是世间最恶毒的猛疾，也不能同时害死十八人，还让他们如此措手不及，看来定是另有缘故。

那大汉皱着眉头，心下也感奇怪，正看间，一旁走来名官差，手上捧着一柄钢刀，低声向大汉道：“伍爷，这刀是从现场找出来的。不知是不是凶刀。”

那大汉嗯了一声，急急接过刀来察看，只见那柄刀沉甸甸的，上头刻着花纹，看来颇为贵重，当是使刀名家的惯用兵刃，昏黄的夕阳映照，染得刀身血色鲜红，但上头却不曾沾染一点血迹。

老李问道：“这柄刀可是歹人留下来的？”

那大汉看了手上的钢刀几眼，忽又俯下身去，往那尸体的手掌一摸，霎时嘿嘿一笑，摇头道：“不，这柄刀是苦主自卫的佩刀。”

老李面露讶异，怔怔地看着大汉，不知他何出此言，那大汉见老李瞠目结舌，便蹲下身来，抓起一名死者的右掌，道：“你们听好了，这些遇害的人不是寻常人，全都是武林好手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更是诧异。

那大汉知道众人不信，当即道：“你们过来看看这人的手掌。”

众人依言走上，只见死者的手指有些异样，关节处异常鼓胀，掌上更是生满了老茧，看来极为怪异。

那大汉沉声道：“看出啥了么？”

眼见众人摇了摇头，那大汉道：“寻常人日子不管怎么辛苦，便是干挑夫的苦力，手掌至多生些硬茧，绝不会变成这等模样，惟有苦练过铁砂掌的外门高手，双手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这些死者的身分不寻常。”

众官差骇然出声，方知这些人真是武林好手，老李惊道：“他们真是武林人物？那他们是打哪儿来的，又是谁杀了他们？”

那大汉不答，只沉吟片刻，转身便朝旗杆儿走去，那旗杆倒插在地，旗面已然隐入沙中，只余光溜溜的旗杆露在外头。

那大汉紧皱眉头，迳自拔起旗杆，一阵狂风吹来，那大旗迎风展开，上头赫然现出四个大字：“燕陵镖局！”

老李一见那四字，登时倒退两步，颤声道：“伍爷！是燕陵镖局！是燕陵镖局！”

那大汉干笑一声，嘶哑地道：“没错，正是燕陵镖局。”他回头望去，只见众官差脸上一齐变色，一时面面相觑，都是惊惧不定。

老李骇然道：“伍……伍爷，怎么会这样…杀人不见血，干掉的还是燕陵镖局的好手，这…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…”

一名年老的官差喃喃地道：“这是鬼…是鬼……要不是鬼，怎么会杀人不见血……”

众人听到这话，都是倒抽一口冷气。几个年轻识浅的小伙子，更是吓得挤在一起，飕飕发抖。

现场风声萧萧，有如鬼哭，一十八具不明死因的尸首僵直在地，还都张着灰暗的双目，好似随时会跳跃起来似的，众人心中害怕，一步步地向后退开，远处夕阳斜斜照来，把各人惨白的脸都给染得血红了。

那大汉环视众人，只见属下个个心惊胆跳，还不住地往后退，几名年老官差口中念佛，更增惊扰。那大汉怒气上涌，大喝一声，怒道：“全都给我住嘴了！”众官差吓了一跳，连忙噤声，无人敢发一言。

那大汉怒视众人，跟着刷地一声，拔出佩刀，朗声道：“你们听仔细了！有我西凉伍定远在此，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！管他是人是兽，是鬼是怪，只要敢胆在西凉犯下人命，姓伍的照样要拿它归案！”

夕阳斜照，那大汉手持钢刀，仰天傲视，一股说不出的英雄气魄，油然而生。

这起案子来势汹汹，可说是西凉数十年来罕见的重案，却也遇着了正主儿。这大汉不是别人，正是西凉一带威名素着的捕快伍定远，

今年三十有五，上任六年来，仗着办案心细，武艺精熟，早已办下十数桩大案，一只“飞天银梭”更是名震西凉黑白两道，算得是西凉难得的人才。此时伍定远语声激昂，扬刀立约，众官差都是精神一振。

伍定远提声喝道：“小金！快请黄老仵作！”

那小金闻言惊道：“黄老师傅早就洗手退隐啦，真要惊动他老人家吗？”

伍定远解下腰上令牌，沉声道：“你立刻带了我的令牌，速请黄老师傅走一趟。此事万万不可张扬，暂且别让燕陵镖局得知此事！”

小金不敢多说什么，上马而去。

伍定远哼地一声，说道：“好小子，哪来这许多练家子，原来都是燕陵的倘子手。”

众人兀自惊疑不定，没人敢接话，老李走上两步，低声道：“这燕陵镖局势力雄强，数十年来不曾出过事，怎会有人敢在老虎嘴上拔毛，却来干翻燕陵的镖师？莫非失心疯了？”

伍定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谁晓得，这些强人见钱眼开，一给他们见到白花花的银子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”

江湖上铤而走险的凶狠之辈，所在多有，伍定远是看得多了。有些财迷心窍，好容易开了间客店，却从来不干正经营生，整日只会下蒙汗药害那往来客商的，他也破获多起。想来燕陵镖局树大招风，经手运送的都是白花花的官银、亮晶晶的珠宝，难怪江湖上的小贼眼红，只要见了好处，怕连性命也不要了。

老李问道：“到底这案子是什么人干下的，不知伍爷心中可有个底？”

伍定远微一沉吟，道：“这我也说不准，往日办案，多少都可以从尸首上查起，只是这十八名镖师的死因太过奇怪，个个身无外伤，实在看不出从下手之人的武功家数。只有等黄老忤作到了，才能说个明白。”

老李道：“放眼西凉，只怕没人有本领一次做翻燕陵镖局的十八名好手，我看歹人定是下毒谋害，使得是蒙汗药、迷魂酒这类的伎俩。”

伍定远点头道：“当是如此。”

伍定远在西凉也算是个成名好手，但以他的武功家底，尚且不能一举做翻十八名镖师，何况他人？想来歹徒若非在食物中掺毒，便是用细小暗器暗算，否则如何对付得了这许多硬手。

他召来众人，细细吩咐道："死者既是镖局的倘子手，必是运送些价值连城的宝贝，你们去查查他们运的是什么物事，把失落的财物都点清楚了。"

一众手下答应一声，急急前去搜索，伍定远却自行走开，心下不住推算计较，说来这案子并不难破，只要能查出这些尸首的真正死因，定能找出下手之人，在这荒荒大漠之中，这群人便想藏身，却也无处可去。到时无论歹徒是何方神圣，只要派出大批官差，全力围捕追杀，定可将他们手到擒来。

这案子并不为难，让他烦心的只有一个人，一个惹不起的麻烦苦主，燕陵镖局的齐润翔。

伍定远轻叹一声，他走向前去，找块大石坐下，远远眺望沙漠的夕阳，心中不住盘算。

想那燕陵镖局开立至今，已有数十年历史，向来是硬底子的老字号。总镖头齐润翔武功高超，仗着江湖朋友众多，向不和官府交往，伍定远干这捕快也有六、七年了，始终没和他来往。饶是如此，燕陵镖局却不曾作奸犯科，只是本本分分地做生意，伍定远也乐得和齐润翔井水不犯河水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
原本大家太太平平过日子，岂不是好？谁知燕陵镖局不出事则已，一出事就是大案子，连着死了十八个人，这齐润翔是个要面子的人，想他的局子遇上了这等大事，岂能不私下查访，报仇雪恨？怕就怕他自行动手，到时杀人放火起来，非闹得天下大乱不可，届时西凉城私相斗殴，血流成河，却要他这个捕头的脸面往哪搁去。

那老李也是个老江湖了，他见伍定远烦恼，知道他在担忧燕陵镖局私下寻仇，当下道："伍爷，待会儿验完尸，咱们便上燕陵镖局走一遭，想那齐总镖头不会不给咱们面子，事情便不难办了。"

伍定远摇头道："这齐润翔是条老狐狸，怕就怕他嘴上一套，手里一套，咱们得了面子，却要掉了里子。"

两人说话间，几名官差急急奔来，禀道："启禀伍爷，这些是死者身上发现的东西！"

说着呈上几件物事，伍定远低头看去，只见属下们手上拿着一袋白银，另一人手上捧着些珠宝，伍定远挑起一枚指环，细细察看，只见这指环色泽非凡，应是上品。

一名官差道："这玩意儿是汉玉指环，玉质温润，晶莹剔透，少说值得上百两银子，凶手却弃之不顾，真是奇怪。"

伍定远问道："这戒指是在哪发现的？可是在镖局运送的箱子里找到的？"

那官差道："这倒不是，这只戒指是从死者身上除下来的。"

老李大为讶异，奇道："凶手连这样的好东西也不要，真是怪了。"

伍定远沉吟道："看来镖局运送的那几只箱子才是正主儿，里头的东西必是价值连城的珍宝吧！"

那官差摇头道："属下仔细查过，箱子里只有一些衣裳，不太像是值钱的东西。"

老李一怔，道："只有一些衣裳？这是搞什么，怎会有人托镖局来押运衣裳？"

以燕陵镖局的行情身段，倘若没有千两银子，只怕很难叫他们出镖，却怎能有人付此重酬，却要镖局护送这等不值钱的东西？天下确实没有这种生意。

伍定远与老李对望一眼，两人都见到彼此眼中的疑惑，二人连忙走向前去，察看镖局运送的物事。

只见骡车翻覆在地，一旁翻落着几只铁箱子，共有三只之多。伍定远蹲下身去，拾起地上的一只铁锁，那锁已被撬开，早断成了两截，一旁官差道："这几只箱子上本来是镶着锁的，全给人用重手法撬开了。"

伍定远转头看去，只见满地都是衣物，四处散落，众官差正在整理，一名官差禀告道："那些衣物都是给歹徒丢在地下的，我们适才点过，全都是些寻常事物，实在没什么值钱东西。要说歹人拿走了什么，我们也看不出来。"

伍定远拾起地上的一件锦袍，料子用的是山东大绸，虽然裁剪精细，质料颇佳，但也不算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，反而远不及镖师身上的珠宝值钱，实在不知歹徒何以要翻搜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，却反而对珍异珠宝弃若蔽履？他苦苦思索，猜想不透这些盗贼的用意。

老李苦笑道："伍爷啊，这群凶手到底图的是什么玩意儿，您可瞧出来了吗？"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说道："不管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，全都无所谓了。只要找出真凶，绳之以法，还怕追不回东西吗？"

一旁几个官差见他出语豪壮，原本担心受怕，心中都是一宽，一人大声说道："伍爷说得对！这几年来哪件案子您没给办妥过？这次虽然是燕陵镖局出事，凭伍爷的手段，那几个凶徒还逃得掉吗？"一人道："正是！只要伍爷出马，那些贼子还不抱头鼠窜吗？"

伍定远听着属下阿谀，心中却无丝毫快意，他摇头道："大伙儿听好了，这次的案子很有些不同，咱们可得小心在意。"

众官差一齐道："还请伍爷示下。"

伍定远道："这起案子的苦主不是寻常百姓，乃是一个难惹的武林高手，说起齐润翔这个人，大家总听过吧？我们要是破不了案，人家燕陵镖局那里高手如云，难道不会自己动手？那时人家自个儿抓人，自个儿判案，咱们衙门还有什么脸面在西凉混下去？大伙儿还有什么脸出来办事？"

众官差听见齐润翔三个字，不约而同的静了下来。

伍定远顿了一顿，又道："无论如何，咱们得赶快破案，别让燕陵镖局赶在前头，大伙儿知道了吗？"

众人尚未答应，却听一名官差嘻笑不绝，说道："这姓齐的是什么来头？咱们何必这么怕他？你瞧，他的倘子手给人杀得尸横遍地，算得什么东西嘛！"

众人闻言，莫不大吃一惊，急急回头去看，却是衙门师爷的小舅子阿三狂言放话，这人到衙门来不过几天，规矩不懂，人情不知，就是一张口毫无遮拦，很不讨人喜欢。

伍定远微微一怔，尚未说话，老李已然出言斥责："阿三哪！你这小子怎么干了个把月还不懂事，那燕陵镖局是什么来历，你难道没听

说吗？”

阿三笑道：“镖局就是镖局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老李呸地一声道：“你这话在衙门里讲讲可以，要在外头哪，你这张嘴皮可得小心了！

那燕陵镖局岂同寻常，三十年来没有出过一件差错，人家走的镖北上蒙古，南下两广，这可是了不得的大能耐啊！别说咱们西凉府找不出第二间来，就算京城这种大地方，怕也挑不出三两家哪！“

阿三面带不屑，道：“就算这样，那也不过是间顶有名的大镖局嘛！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！”

老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阿三呀！你这不识相的小伙子，要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哪！就算你不知道燕陵镖局的厉害，总该知道嵩山少林寺不是好惹的吧！”

听到少林寺三字，阿三这才哦地一声，问道：“怎么，那个姓齐的跟少林寺有什么干系吗？”

老李清了清嗓门，大声道：“你给我听好了！燕陵镖局的齐润翔不是别人，正是少林寺嫡传的俗家弟子、佛门正宗的高手！”

阿三努努嘴，道：“少林寺又怎么样？俗家弟子又怎么样？不是我瞧不起他们，你自己瞧！”说着往地上几具尸首看去，言下之意自是明白，既然你把燕陵镖局夸的这般厉害，他们却又如何会一败涂地？

阿三见老李无言以对，不屑地道：“我看这些人都是饭桶，搞不好连我都打不过！”

阿三正自狂妄，忽地背后一声断喝，跟着一刀挥来，从阿三脑门削过，刷刷刷三刀连着劈下。阿三大叫一声：“妈呀！”滚倒在地。

众官差不知是何人出手，都是一惊，急急转头望去，只见出刀之人正是他们的顶头上司，大名鼎鼎的西凉伍捕头，但见他横刀当胸，冷冷地看着阿三。

老李忙扶阿三起来，急问道：“伤到哪里了？”阿三惊魂未定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没受伤……”

伍定远瞪着阿三，沉声道：“你记好了，这几刀是少林寺的‘罗汉刀’，我只学过一点皮毛而已，不过要宰了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混，那也足够了。想那齐润翔武功何等高强，你要是惹火了燕陵镖

局，人家绝不会只吓吓你这么简单。”他走上前去，轻轻拍着阿三的脸颊，沉声道：“今天给你一点小小教训，要你明白人外有人的道理，免得你将来说话狂妄，不知检点，连怎么死的也不知道。”

阿三吓得屁滚尿流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
伍定远还刀入鞘，说道：“咱们现下唯一的寄望便是黄老仵作，以他的眼力，必能瞧出是何人下手。只要找到凶手，咱们定能轻易破案，好给燕陵镖局一个交代。”

众官差纷纷点头称是。

众人说话间，却听马蹄声响大作，黄老仵作已然赶到，那黄老仵作单名一个济字，只见他满面皱纹，少说也有七十来岁了，但一对眸子仍是灿然有光，当年朝廷刑部为了一桩大案，专程请黄济赴京验尸，丝毫不敢缺了礼数，可称得是西疆第一把的高手。伍定远见到黄济亲来，心底觉得踏实多了。

众人迎了上去，正待说话，黄济却摇了摇手，示意噤声。此时已值日暮，西沈的太阳将大漠染得鲜红，各人的影子长长的拖在地下。一众官差站在尸堆中，人人都觉心头沉重。

黄济取出法刀，口中默念往生咒，这才察看尸首，伍定远道：“这些尸首都没有外伤，想来是中毒而死。”

黄济点点头，却不答腔，他从怀中摸出银针，探了探各人的喉管、胸腹等处，一连验过十八具尸首。

伍定远知道他正以银针验毒，当下走上几步，问道：“究竟这些人中的是什么毒？这毒怎能这般霸道，居然一次毒死了十八个人？”

黄济检视银针，忽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没有中毒，十八人中没有一人是中毒死的。”

伍定远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不是中毒？那这些人怎么死的？他们可是武林好手啊！”

黄济不答，自顾自地检查尸首，过了良久，忽道：“伍爷，你过来看看！”

伍定远连忙走近，黄济指着一名死者，说道：“你看这人的手腕。”

伍定远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手腕上有一个小小的瘀青，他不明黄济的用意，奇道："怎么？这瘀青有什么奇特之处吗？"

黄济道："伍爷请再看看别的尸首。"

伍定远依言察看，登时一惊，赫然发现每具尸首的腕上都有一点小小的瘀青。

伍定远惊道："莫非这小小瘀青便是死因？"

黄济摇头道："这我也不知，伍爷稍待片刻，真相自会大白。"说着取出短刀，往那人手腕上的瘀青割下。

黄济轻轻一刀划过，众人屏气凝神，专心观看，只见浓浓的血液缓缓流出，却是久久不止。

伍定远愕然道："不过是小小的淤血，怎能流这许多血？"

黄济不答，手持法刀，沿那尸首的手腕往上剖去，刀一划过，只听黄济身子一震，颤声道："伍捕头，你看这伤！这是什么？"

众人急忙向前凑去，霎时人人面色铁青，面面相觑，一时无人说话，伍定远更是倒抽一口冷气，良久作声不得。

死者的手腕深处现出一个深深的血洞，约莫小指粗细，伤口更是深藏血肉之中。皮开肉绽中只见长长的一条血洞，说不出的诡异可怖，若非黄济以刀剖开，单以外表看去，那是决计找不出来的。

黄济沿着那条空心血洞往上剖开，只见那小指粗细的血洞自淤血处开始，一路穿过上臂、肩膀，最后竟在心脏里头开了一个小洞，约有小指尖大小，伤口更是藏在心脏内侧。活像是一只蜈蚣钻进了活人的手臂里，用利齿在活人体内啮咬出一条血淋淋的渠道。

伍定远大为骇然，与黄老仵作面面相觑，两人都见到对方眼中的恐惧诧异。

黄济面色惊恐，颤声道："这些人的死因太过奇怪，我生平从所未见。"

伍定远定了定神，说道："西凉城郊方圆百里内，只有黑风寨的史老大算是好手，莫非是他下的手？"

黄老仵作脸色铁青，微微摇头道："史老大精擅破碑掌，外功虽然刚猛，却不能破人心脏。何况以他的功夫，恐怕还不能一次杀了镖局里的十八名好手。"

伍定远一呆，问道：“不是史老大，那又是谁？”

黄老杵作神情凝重，低头不语。

老李颤声道：“该不会是什么毒虫，竟能在人的体内爬行蠕动吧！”

众人闻言，登时呕吐起来。

伍定远心下烦乱，他了看附近地势，只见黄沙漫天，一片平野，附近并无山丘巨岩可供藏身，显然这十八名武功高手不是中了埋伏，而是与凶手明刀明枪的硬干过一场，这才被杀。不管来者是人是鬼，是妖是魔，这些人死前一定与敌人照过相。

伍定远握紧刀柄，心中忽起不妙之感，这是他入行十余年来从未有过的，他寻思道：“莫非我真会因此栽一个觔头？不能，我决计不能！”他用力摇头，翻身上马，喝道：“大伙儿赶紧收拾干净，这就回衙门去吧！”

一阵狂风吹来，激起满天的黄沙，伍定远眯起双眼，看着充满邪气的现场，地下躺满了武艺高强的高手，找不到蛛丝马迹，猜不透行凶理由，连死因都诡异莫名，这案子处处透着古怪，伍定远肩上如同压上百斤重担，直逼得他连气也喘不过来。

伍定远吩咐属下，将尸首与镖车运回衙门，自己一人缓缓而归，路上打量着案情。

他这两年按功行赏，论资排辈，早就该升职了，好容易去年九死一生的大力卖命，终教他破了多年未解的“红通岭悍匪”一案，这才得陕甘总督亲口允诺，年后便要调他到河东府去，先让他占下总巡捕的缺儿，谁知便在这节骨眼上，却爆出这起难得一见的大案，眼下要是破不了案，别说他不能东调升迁，恐怕连眼前这个捕头的位子都做不稳。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知道自己正面临生平最为重大的考验，无论此案如何艰难，都必须撑过这个关卡。

正行间，突见老李神色慌张的疾驰而来，伍定远勒马停下，沉声问道：“又出了什么事？”

老李满头大汗，急道：“伍爷您快想个办法，兄弟们都叫燕陵镖局的人截下啦！”

伍定远吃了一惊，万没想到燕陵镖局竟会三两下就得到消息，忙道：“你先别慌，我这就上燕陵镖局走一遭。”

老李急道：“伍爷您有所不知，燕陵镖局的人口出不逊之言，说我们擅自毁损尸首，要您好……好看，我看您先回衙门，把兄弟们找齐了再说吧！”

伍定远哼了一声，他是堂堂西凉捕头，若给三两句威吓吓退，日后要如何服众？他微一摆手，沉声道：“没事的，你先回衙门去。我自会找齐润翔说个明白。”

老李还待要说，伍定远却已策马进城。

到得镖局，里头早已乱成一片，也没人出来迎接，几十名镖师坐在厅心，有的咬牙切齿，有的甚是恐惧，局内众人皆已服丧，哭声震天。自己那几名负责押运尸首的下属，却都坐在大厅上，面色无奈。

众人一见伍定远进厅，急忙凑上道：“我等回城时，被燕陵镖局的人拦住了，大伙儿和他们起了些争执，就……就便被他们押来此处。”

伍定远见下属们面青目肿，显然被狠狠打过了一顿，他点了点头，示意他们不用惊慌，心下对燕陵镖局的霸道作风极为恼怒。

伍定远见没人理会他，便自行走到灵位前，待要焚香祭拜，忽地一条壮汉窜了出来，一把拦住了他，左手掀住了他的衣襟，恶狠狠的道：“姓伍的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居然不先通报我们一声！你看看，你把我们镖局里兄弟的尸身糟蹋成什么样了？你当燕陵镖局的人好欺侮吗？”

伍定远认得这个凶霸霸的男子名叫齐伯川，是齐润翔的独生子。大概是颐指气使惯了，居然对衙门的捕头也如此无礼，伍定远六年来打遍西凉大小地方，还没遇过第二个。他伸手一挥，将那壮汉推开一步，沉声道：“有话好说，别动手动脚的。”

齐伯川给他一推，上身微微一晃，脚下却不曾退后半步，看来下盘工夫颇为扎实，当如传闻所称，真是名硬手。只听他冷冷地道：“姓伍的，凭你这三脚猫的把戏，怕还没能耐教训本少爷吧！”说着勾勾小指，冷笑道：“咱们单挑一场，你敢不敢？”

伍定远大怒，他强抑怒火，道：“齐少爷你可搞清楚，我是来此查案的，绝非要来为难你们，何必这么大的火气？”自来镖局出事都不喜

官府插手，伍定远不是不知，但这次案子太大，他岂能不管。

那齐伯川却不领情，只冷笑连连，跟着扎下马步，便要往伍定远身上招呼拳头。

忽听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"伯川！不得无礼！"齐伯川呸的一声，退开一步。

伍定远转头望去，只见一名老者坐在内厅，须长及胸，生得一张紫膛脸，正是燕陵镖局的总镖头齐润翔。伍定远拱手道："齐师傅，我那几个兄弟不知犯了什么过，贵镖局竟把他们给请来了？"

齐润翔面色一变，说道："都是犬子胡闹，伯川，快请差爷们回去吧！"

齐伯川神色不悦，道："爹，你没见到那些狗官差的德行，今天要不是我出手硬夺，恐怕兄弟们的尸首还留在衙门里，给他们胡乱糟蹋哪！"

伍定远深知此刻不宜多生枝节，当即沉声道："齐少爷，你也不是第一天在江湖混的，我们衙门遇上凶杀，岂能不加验尸，绝非有意对死者不敬，请你多包涵。"

齐伯川哼了一声，大声道："你要验尸，却怎地不先来通报一声，便要便宜行事，也不当这般便宜法，你当我们是什么人了？"

齐润翔咳了一声，道："伯川，别尽在这耗着，去向差爷们赔个礼，让他们回去吧！"

燕陵镖局财大势大，从不把衙门捕头放在眼里，但若为了些许小事得罪伍定远，那也太过不值，是以齐润翔当着外人面前训了儿子一顿。齐伯川虽是恼怒，但父命难违，只好走出内厅，交代手下放人。

伍定远本就想探听案情，他见脾气爆烈的齐伯川走了出去，知道机不可失，忙道："齐师傅，这次案子来得古怪，在下有好些事弄不明白，不知总镖头能否告知？也好让我为贵镖局出一份力。"

齐润翔看了伍定远一眼，缓缓地道："伍捕头，天底下走镖的，哪个不会遇到些麻烦？

咱们镖局的小事，自己料理得了，不敢劳伍爷的大驾。"

伍定远碰了钉子，只好道："齐师傅，在下此番并非要讨好你，更不想开罪贵镖局，只是在下身在衙门，现下出了这样的大事，不能不

把案情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望齐师傅谅解。”

齐润翔看了他一眼，迳自拿起几上的茶碗，轻轻啜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坦白说吧，老夫纵横西凉三十余年，靠的是一条老命，两个拳头，向来不与公门中人套交情。伍捕头这番心意，老夫心领了。”

伍定远听他话说得重了，忍不住眉头一皱，料知齐润翔有意私下寻仇，真没把自己放在眼里。他哼了一声，心中有些不快，但审度局面，这燕陵镖局乃是此案的苦主，便算他们不愿明言案情，自己也不便和他们破脸。

伍定远沉吟一阵，当下转过话头，对着齐润翔说道：“齐师傅已看过死者伤处了吧？”

齐润翔脸色大变，但随即平和，道：“是啊！伍捕头辛辛苦苦的在我们弟兄身上开了大洞，我想不看也不成哪！”

伍定远听他又怨怪衙门擅自剖尸，只好干笑两声，道：“齐师傅，当时案情紧急，在下只有从权。”

齐润翔面无表情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伍定远这时对案情毫无掌握，一来不知何人下手杀人，二来不知凶手所谋为何，眼见燕陵镖局一副爱理不理的霸道神气，索性激一激齐润翔，当即道：“齐师傅，死者心脏不明不白的破了孔，从手腕一路开到心房，这凶手武功可怪异的很哪？只怕来头不小，您摆得平吗？”

齐润翔脸色一变，尚未回答，这时齐伯川恰从听外走进，猛地听见伍定远的问话，当场气得七窍生烟，怒道：“姓伍的！燕陵镖局成名并非一年半载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”

伍定远知道齐伯川乃是少爷脾气，一向毛躁冲动，当下只耸耸肩，装作蛮不在乎的神气，说道：“齐少爷，在下绝无对贵镖局不敬之意，只是怕凶手太过厉害狠毒，贵镖局应付不来，原是一片好意，少镖头如此生气，岂不是错怪好人了？”

齐伯川如何不知他使的是激将法，森然道：“姓伍的，你若知道谁杀了我们镖局的人，怎地还不去抓人，又何必留在这里废话？我告诉你，有胆子在我爹爹面前口出不逊之言的，你算是第一个！”

伍定远冷冷的道：“齐少镖头，敢在西凉城里公然殴打官差的人，恐怕也不多见吧？”

齐润翔见两人说僵了，道："伍捕头，我实在跟你说吧！咱们燕陵镖局不是不识相，有你这般的高人相助，我们哪会推拒呢？只是镖局里的事不劳旁人操心，你的好意我们只有心领了。"

伍定远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这么说来，齐师傅还是不肯与在下合作？"

齐润翔咳了一声，道："伯川，送客。"

伍定远望着齐润翔，只盼他能回心转意，一旁齐伯川冷冷的道："走吧！少在这里啰唆啦！"

伍定远到得衙门，黄老仵作仍在等他，伍定远忙道："黄老可是有事？"那黄济今年已有七十八岁，伍定远向来视他如同师父一般，甚是敬重。

黄济道："你上燕陵的局子去了？"

伍定远道："齐润翔口风硬得很，什么都没问到。好歹把兄弟们带回来了。"

黄济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这也不能怪他们，人家吃的是保镖这口饭，要一出事便找官府出头，以后还有谁瞧得起他们？我看燕陵这几日定会筹划一场大厮杀。"

伍定远眉头皱起，良久不语。

黄济续道："你做这捕头，可委实不易。上怕府尹高官，下惧江湖豪客，唉！稍一不慎，恐怕命都没了。"

伍定远上任前的三个捕头，只有一个告老退隐，其余都是被杀身亡，现下新到的知府大人，对一班老人均不甚喜爱，对伍定远尤为严厉，原本他已要升为河东总巡捕，再也不用受这知府的气，但这个案子一闹大，只怕什么也完了。

黄济问道："你可知这次燕陵镖局走的是什么镖？"

伍定远道："这我倒不知情，现场的三辆镖车运送的都不是什么贵重物事，不过是些用品衣物。镖车上的东西给人翻过，也瞧不出少了什么。"

黄济道："嗯，这可怪了，燕陵镖局为了这趟镖，出了一十八名好手，而后又尽歼于一役，照理这趟镖若不是价值连城，就是事关重大，怎么会是些毫不值钱的衣物？"

两人谈话间，一名官差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伍爷，燕陵镖局派人送了礼来，说是适才多有得罪，要您别放在心上。”

伍定远一怔，对黄济道：“燕陵镖局办事可古怪了，前倨后恭，不知葫芦里卖什么药？”

他点过送来的礼，共有三大箱之多，都是些日常衣饰，诸如玉带、锦袍、银冠之类的物事，伍定远要见送礼的家丁，却早走远了。

黄济见这些衣物手工精细，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但还是看得出一番心意，他向伍定远一笑，道：“这齐润翔姜是老的辣，毕竟不愿正面开罪官府。你把东西收下吧，免得坏了事情。”

伍定远沉吟片刻，暗道：“看来齐润翔想和我修好，当前不宜与他多添心结，给他个面子吧！”心念及此，也就不便推却，吩咐属下收起。

一名官差笑道：“伍爷，你人生得这般体面，穿戴上这些衣物定然好看。”

伍定远生性节俭，什么时候用过这种好东西。他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些衣饰太过华贵，我是穿不惯的。”

一名官差起哄道：“伍爷您腰上的衣带用得旧了，这条玉带倒是可以一用。”说着捡起一条玉带，只见上头镶着一块美玉，温润生辉，形状古朴。

伍定远忙道：“这太过名贵，我穿不惯的……”

一旁官差哪容得他推却，急忙将他抱住，一人冲了过来，将玉带牢牢系在他的腰上，果然人要衣装，这玉带一系上，只衬得伍定远气势非凡，威风凛凛，众人大声叫好。

伍定远低头看去，也觉不坏，他不忍违背众人的好意，也就不再解下。

当夜伍定远便夜宿衙门，案情胶着，他心神烦乱，翻来覆去的只是睡不着，西凉地处沙漠，昼热夜凉，伍定远起身披了件外衣，坐在床前。

静夜幽深，仅窗外蒙眬的月光，淡淡地照入屋内。

伍定远回想这些年来就任捕头的往事，不知和多少绿林好汉打过交道，恶斗过多少场，可是没有一回是像这样难办，一来查不出是何

方人马下的手；二来苦主霸道异常，在在都让伍定远为难。

伍定远叹了口气，呆呆的望着窗外，过了许久，听得梆子打过三更，心道："唉……反正睡不着，看些公文好了。"

伍定远伸了个懒腰，跟着取出公文，拿着火刀火石，只待点上烛火，突然之间，只觉背后一凉，顿时间全身起了一阵疙瘩，似乎有什么不对头。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急忙举头张望，只见银白的月光照入屋内，将自己的影子映在墙上，一时看不出有何异状。

伍定远苦笑一阵，想道："真是的，连我也变得疑神疑鬼的。"他不再理会心中的异感，只管点起烛火，忽然后颈一股微风吹来，微微的火苗登时熄灭。

伍定远咒骂一声，只好又打起火星，这回顺利点上蜡烛，他伸了个懒腰，正要取出公文阅读，忽然全身凉飕飕的，烛火又被一阵微风吹熄。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已知房内必有什么古怪，他猛然回首，只见昏暗的房中似有个人影站在窗边，伍定远大吃一惊，霎时出了一身冷汗。

伍定远惊归惊，但他毕竟是捕头出身，此时心中虽是一震，却不感畏惧，只缓缓伸手到枕头底下，取出他成名多年的兵器"飞天银梭"，紧紧握在手里，不管那影子是鬼是魔，总之非干上一场不可。

伍定远深深吸气，全身满布功劲，只要那影子有何异常举动，自己便要立时出手。

屋内寂静无声，伍定远只听到自己的怦怦心跳，握着银梭的掌中满是汗水。

忽然间，那影子一晃，竟缓缓向自己飘来，身法之轻盈，宛若无骨幽魂。伍定远心下大惊，不禁头皮发麻，"这……这真是鬼么？"

此时此刻，任凭胆大十倍的人也要慌张失措，伍定远张口叫道："来人哪！快来人哪！"他将"飞天银梭"掷出，那影子一晃，银梭不知怎地失了准头，登时落在一旁。他见那影子一步步的逼近，顿时只觉口干舌燥，冷汗一滴滴地落下。

便在此时，几名值夜官差匆匆奔来，拍门叫道：“伍爷！怎么啦！”

众官差不见他应门，慌了起来，当即推门而入。刹那间众人眼前一花，似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，却没人看得清楚。

众官差见伍定远呆呆站立，不言不动，纷纷问道：“伍爷，你没事吧？”一人见他面色铁青，忙伸手摇了摇他，伍定远这才定下神来。

一名官差见房内阴气逼人，忙点亮烛火，霎时之间，众人都是惊叫出声。

只见房中一片凌乱，除了伍定远睡的床铺外，房里各处已被人人细细搜过，众官差见了这番景象，不禁惊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只管七嘴八舌的问着。

伍定远心中一凛，知道那影子绝非什么鬼怪，而是名武林高手。他定了定神，淡淡地道：“我没事，你们下去吧！”众人不敢多问，纷纷退出房里。

当夜伍定远不敢再睡，他细细推敲案情，知道今晚的不速之客必与命案有关，说不定便是凶手本人，却不知是为了什么缘故，竟尔闯到衙门里来。

伍定远怒火中烧，他任职已有六年，从未见过这般狂妄的歹徒，这批人敢胆如此轻视衙门，杀人犯案之后，居然还敢公然出入衙门，这还有王法公理么？若不能这群狂徒绳之以法，以后他还要混吗？

伍定远铁青着脸，枯坐了一夜，直至天明，才稍稍阖眼。

第一卷 西凉风暴 第二章 灭门血案

睡不到一个时辰，几名官差大喊大叫的冲入房中：“伍爷！伍爷！大事不好啦！”

伍定远睡眼朦胧，见了下属们惊惶失措的模样，忍不住肝火上升，怒道：“什么大事不好！连房门都不懂得敲，成天大惊小怪，还能办什么案子！”

众官差被他数落一顿，个个吓得默不作声，过了一会儿，伍定远怒气稍平，说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这般莽莽撞撞的？小金你口齿清楚，这就说吧！”

小金道："今早弟兄们起了个大早，上街查访案情，好来给伍爷分忧，让你老人家过几天清闲日子。这都是弟兄们的一片孝心……"

小金还待唠唠叨叨的闲扯，伍定远闷哼一声，说道："这些废话全给我免了！到底怎么啦！"

小金陪笑道："是，是，属下废话太多，惹伍爷生气。大伙儿今日起个早，到处查案，顾不得昨夜兵疲马困，只想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说不定运气到了，会让我们撞见杀人劫镖的强盗。"

他还待胡说下去，只见伍定远脸色铁青，连忙转口，陪笑道："谁知我们走到半路，忽然打更的马老头慌慌张张的跑来，满脸苍白，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，'差爷们！出了天大的事！不得了啦！'那马老头一向胆小怕事，大家都知道的，老陈便笑着说道，'马老头，你家闺女又跟谁家的汉子跑啦！看你吓成这鬼样子。'"

伍定远听到这里，重重的哼了一声，怒道："老陈这该死的东西！我平素要你们对百姓客气，你们当我说话是耳边风吗？老陈呢？叫他来见我！"

众官差见捕头心情坏极，都吓得不敢吭声。小金惶恐道："老……老陈在外头办案，还没回来。"

伍定远挥一挥手，不耐烦的道："好啦！好啦！后来又如何了。"

小金道："马老头被我们调笑几句，也不生气，咿咿啊啊的说道，'我家的闺女没事，大爷们取笑了，你们快去铁匠童三的铺里去，可别耽误了！'我们看马老头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想来真的出了事，不敢再开玩笑，急急忙忙的赶到铁铺，大伙儿睁眼一看，啊呀！乖乖不得了，那童三……童三……"

伍定远沉声道："别婆婆妈妈的，快些说。"

小金道："是，是，我……我大概吓坏了，我们赶到铁铺，只见童三的脑袋挂在他自己的铺子门口，尸身却不见了。连着两天出了人命，我们都吓得傻了，便赶紧回报。"

伍定远跳了起来，喝道："快快备马！"当下不及换洗，快马加鞭地奔向城里童三的铺子。

那童三只是一名寻常铁匠，五十来岁年纪，无妻无子，一个人住在城里，除了爱喝上两杯，向来与人无争，怎么会有人要杀他？八成

是几名小贼见财起意，强盗杀人。不然就是童三贪杯好事，和人结上了仇。

伍定远赶到铁铺，门口已然聚集数百名百姓围观，众人见伍定远来了，纷纷叫道："伍捕头来了！伍捕头来了！有伍捕头在，这案子一定破得了！"伍定远这几年来破过几起知名的大案子，一向很得西凉百姓的爱戴。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向百姓挥了挥手，这才走进铁铺里，只见铺里整洁异常，大小铁锤器械都好好地挂在墙上，并无打斗的痕迹，实在不像是个凶案现场。伍定远抬头一看，童三的首级仍悬在门梁上，看来下手之人与童三必有深仇大恨，只是这老铁匠不过是个小小人物，不知什么人和他有如斯之深的仇怨。

老李道："启禀伍爷，兄弟们适才查过了，铺里的财物银两都没有少。"

伍定远点了点头，既然银两不少，财物不缺，照这般瞧来，这案子定是仇杀，只要察看童三平日交往的情形，案子自就能破。

他命人解下童三的首级，那门梁极高，几名官差把梯子架在在门边，一名官差缓缓地爬了上去，只见他手忙脚乱，跌跌撞撞的取下童三的首级。

伍定远微微一奇，那门梁如此之高，不知凶手怎么挂上的，莫非又是武林好手下的手。

伍定远眉心纠起，心道："现下燕陵的案子已经烦得很了，这命案千万别是武林人物所为，否则两个案子撞在一起，却要我怎么调人处置？"他取过童三的首级，跟着细细查看，谁知一见之下，心中立感不妙，只见切口处极是平整，并无血肉相连之状，显然是被人以厚重兵刃砍下，刀法俐落至极，看来下手之人非但不是常人，恐怕还是用刀的名家。

伍定远摇头长叹，又给他料中了，果然是武林中人下的手，燕陵镖局的案子已经让他焦头烂额，偏偏又在这要紧关头上，硬是冒出这么一件命案来。

不久老仵作黄济也闻讯赶来，连着出了两起命案，整个西凉城到处乱烘烘的，黄济虽然退隐，也不能再置身事外。

黄济看过童三的首级后，与伍定远悄悄会商，伍定远低声道：“黄老，您瞧是什么人下的手？”

黄济皱眉道：“伍捕头，实不相瞒，这凶手用的是少林寺的刀法。”

伍定远虽知凶手是武林中人，却万万料不到是少林寺的高手，他大惊道：“这……这从何说起？”

黄济道：“凶手砍下童三脑袋那一刀，先往下砍入数寸，再用力往上切去，这种用劲的法门甚是独特，据我所知，武林之中除开少林寺的‘荡魔刀法’，没有第二门刀法是这般使力的。西凉除了燕陵镖局齐氏父子外，没人会使这门武功。”

伍定远面色发青，吩咐手下将打更的马老头带到，马老头早已等候在外，这人是个五六十来岁的老头子，向来忠厚老实，待人和睦。

伍定远见他面色惊恐，先安慰了他几句，才道：“马老丈，童三的首级你是何时见到的？”

马老头道：“小人今早经过此处，见到童三的脑袋被人挂在这儿，刚巧在道上遇到这几位差爷，就请他们过来察看。”

伍定远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你昨晚打更时，可见到什么可疑情事？”

马老头面色迟疑，欲言又止，伍定远瞧见他神色不对，便向众官差说道：“你们先下去。”众人依言走出了铁铺。

伍定远低声道：“马老丈，这里没有旁人，你只管说无妨。”

马老头仍是左右张望，神色不宁，伍定远皱眉道：“你有何难言之隐？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？”

马老头大惊道：“伍捕头明察！小人清清白白，哪来不可告人的事！只是…只是……”

伍定远有些不耐烦，说道：“老丈，把话说清楚些，别拖拖拉拉的。”

马老头连连叹息，抓头摸脸，压低声音道：“老头子昨晚戌牌前后，见到……见到燕陵镖局的齐少镖头……”

伍定远虽然料到三分，还是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此话当真？”

马老头道："千真万确，绝无半句虚言，昨晚齐少镖头带着三四个人，从小巷里走出来，我向他们打了声招呼，不过没人瞧见我，小人当时只觉得奇怪，不知齐少镖头有什么要紧事，深更半夜的不睡觉，便偷偷跟了他们一程，只见他们迳自往童三的铁铺去了。"

伍定远道："马老丈，你可确信没认错人？"

马老头道："领头的人虎背熊腰，拿着柄大刀，就是齐少镖头没错，旁人我还可以错认，齐少镖头这般威武的身材，谁会误认他啊？"

伍定远情知如此，一时心乱如麻，吩咐手下带马老头回去。

伍定远叫过黄济，事关重大，两人都不敢高声交谈。

伍定远低声说道："这可怪了，倘若真是齐伯川下的手，他为何要杀一个无关紧要的老铁匠？难道……难道这老铁匠与燕陵的血案有什么干系不成？"

黄济摇头道："除非再上燕陵镖局走一趟，否则只怕无人能答了。"

伍定远点头道："正是！今天非干不可了！"

伍定远昨夜被怪客所惊，今日又遇上了这等大事，若是旁人，早已惊骇不堪，但他这人越挫越勇，案情不到水落石出之时，他是绝不罢休的。

伍定远大声喝道："众官差听命！准备好家伙，往燕陵镖局进发！"跟着取出知府令牌，派老李另率三百名兵士，从后门包围燕陵镖局，众人兵分两路，浩浩荡荡地出发。

众官差一路耀武扬威，存心要报昨日被擒之仇，人人精神抖擞，跃跃欲试。众人一到镖局，只见朱门深锁，伍定远微微冷笑，燕陵镖局虽然威名赫赫，但仍要受西凉府的管束，岂能私自斗殴，随意杀人？难道昨夜送个礼来，就想买通衙门了？当下命老李持自己的名帖求见，决意先礼后兵。

老李敲了半天门，却始终不见有人来应，伍定远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"缩起头来就没事了吗？来人，给我撞开了门！"众官差举起大木，用力顶开燕陵镖局的大门，声音轰然，镖局中仍无一人出来应对，看来真是怕得很了。

伍定远领着众人下马，喝道：“大伙儿一起进去，今天不拿到齐伯川，伍定远跟你们姓！”众人手持兵刃，大摇大摆的冲入镖局大门，一扫昨日之辱。

伍定远走入院中，提声喝道：“齐总镖头，你儿子杀了人，想躲也没用！大丈夫做事爽快点！何必藏头露尾！”过了良久，仍是不见半个人影。

一名官差笑骂：“这燕陵镖局莫非知道出事，满门老小一起逃个无影无踪？”

伍定远心下起疑，寻思道：“这齐润翔是老江湖了，即使他儿子犯案杀人，也不至于慌忙逃走。莫非发生了什么大事？”

伍定远伸手一挥，向众人道：“大伙儿在这等我，待我先进去探探。”他命众人停留在门口，没有得到他的号令，不可擅自入内。

他独自走入镖局的前院，这燕陵镖局称雄西凉数十载，基业宏伟，府邸占地辽阔，伍定远走了好一会儿，尚未进入前厅。

正走间，忽然脚下一绊，好似被什么东西撞上脚踝，伍定远心下一奇，忙低头看去，只见一条腿搁在院中小径上，上身隐在一旁花圃里。

伍定远心中一凛，往后退开一步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人却仍倒在花圃中，一动不动。

伍定远心知有异，急忙俯身查看，他拉住那人小腿，往花丛里一拖，登时拉出一人，伍定远一见之下，饶他武功精强，办案多年，这时也不禁惨叫一声，那人哪里还是个人，却是半具男尸！只见到了下半身，上半截却不见踪影。

伍定远心中大惊，知道局里已然出事，忙取出飞天银梭护身，仰天一声长啸，传令给守在门口的大队人马，他争取时间，不待众人到来，随即奔向大厅，他伸头往里面张望，里头却无半个人影，厅里一如往常，并无异状。

伍定远沉吟一会，立即出厅，不一会走到后厨，他见后门虚掩，便闪身入内。

谁知一入门内，便撞上了一人，伍定远怕给人暗算，立刻使出擒拿手，扣住那人腰眼，跟着手上运指如飞，连点那人身上三处大穴。

伍定远喝道：“我是西凉伍捕头，快快束手就擒！”话声未毕，那人身子已然一软，竟倒在伍定远怀中。

伍定远只觉那人身体冰冷，他心中忽觉不妙，连忙查看那人面目，却是一个小小丫鬟，十五六岁年纪，模样甚是俏美，伍定远知道抓错了人，正要放开她，忽见那小丫鬟的两条胳臂竟给人卸了下来，竟已断气多时。

伍定远心下又惊又痛，知道歹徒已然来过此地，忙提步往内堂奔去。

正跑间，忽觉脚下又是一绊，伍定远乍看之下，几欲软倒。原来这小小厨房，竟然重重叠叠地死了二十余人。只见死者中有七八岁的孩童，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妇人，其中有母子互拥，被人用剑串死的，也有断头残肢的尸首，看服色都是家丁丫鬟之类的下人，想来他们先被聚集在此，再一并屠杀。

伍定远心中一酸，他办过多起大案，但从未见过下手如此狠毒的歹徒，竟连无辜的下人也不放过。

他脑中乱成一片，全都是疑惑：“到底是谁下的手？这些人应是江湖上的好手，为何连一个小小丫鬟都不放过？昨日才杀了十八名镖师，现下又害了这么多条人命，有什么事值的这么大费周张？”

他原本要来抓拿齐伯川的，哪知又遇上了命案，不由得重重叹息一声。

一路往内厅走去，伍定远深怕匪徒仍在屋里，手中紧扣着“飞天银梭”，全身运满功劲，只是此刻心乱如麻，思潮起伏不定，转念又想道：“昨夜齐伯川才杀死了童三，燕陵镖局今早就惨遭横祸，到底是那一帮人与燕陵镖局干上了？镖局里那么多好手上哪去了呢？齐润翔父子呢？他们为何要杀童三？”

他此时心神大乱，接任捕头以来，从没见过如此重大的案子，一时之间，竟然有些惊慌失措。

伍定远奔进内厅，立时听见一阵低微的呻吟声，从西首的厢房传来，那声音极是混浊，如鬼魅的夜哭，又似野兽的悲鸣，他心中一凛，缓缓往西侧走去，那里是齐润翔家眷居住的地方，千万别遭了毒手。

伍定远心中忐忑，方一走进内院，忍不住寒毛倒竖，几乎要大叫出声。

只见院中躺满了尸首，男的身首异处，手足折断，人头滚落了满地，鲜血洒满了整个院子。女眷们有的衣衫破裂，有的下身裸露，或仰或趴，竟都遭受凌辱后才被杀死。

伍定远从未见过如此残暴的杀人景象，人都呆了。

当中一男子仰天倒卧，仍在呻吟，他脸上鲜血淋漓，皮肤已被一片片的掀起，血肉模糊，两只耳朵亦被割去，留下深深的耳孔，那人手脚处的皮肤皱纹极多，看来已上了年纪。伍定远忙抱他起来，勉强辨认那人相貌，见他广额虎口，不就是齐润翔吗?

伍定远忙察看他身上伤处，只见齐润翔手筋脚筋已被挑断，成了一个废人，靠着内功深湛，才勉强支撑到这个时候。

伍定远伸手捏了捏他的人中，齐润翔的脸皮已被剥去，立时痛醒，呻吟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"

伍定远忙道："齐师傅，我是伍定远，你撑住点！"

齐润翔想伸出手来，却难以动弹，伍定远连忙点了他身上的穴道，减轻他的痛楚。

齐润翔伤势沉重，勉强地道："我……我的家人呢？"

伍定远低声道："他们都安好，你别急，我先给你止血。"

齐润翔喘了几声，说道："叫他们来见我，我有几句遗言要交代他们。"

伍定远却一动不动，脸上神情甚是怜悯。

齐润翔惨然道："他……他们全死了，是不是？"

伍定远低头不语，齐润翔心中大恸，面上老泪纵横，眼泪和着鲜血，洒上伍定远衣衫。

伍定远抱住齐润翔，沉声道："齐师傅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告诉我！"

齐润翔先是露出痛恨至极的神色，跟着往伍定远身上望去，脸上忽地露出一丝笑容，道："老天保佑，还好东西没有丢……伍捕头……你……你……"

伍定远奇道："什么东西没丢，齐师傅，你把话说清楚点！"

齐润翔握住伍定远的手，拼出最后一口气，道："去……去找王……王……把周……周……给送了……"他大喊一声，猛地叫道："替我……我报仇！"

一口气接不上来，头一偏，便自死去。

伍定远连连大叫："齐师傅！齐师傅！"

齐润翔却一动不动。伍定远探他心脉，早已停了跳动。

伍定远心下寻思："糟了！这下齐润翔已死，这案子要如何查下去？"

他回思齐润翔的遗言，什么东西没丢，什么王王周周的，没有半句话搞得清楚。

此时众官差已然赶到内院，众人见了惨绝人寰的现场，人人面色沉重，良久无人说话。

众人察看尸首，各种死因都有，有的是被重物震死，有的遭长剑砍杀，足见行凶者人数众多，各人清点尸首，却少了齐伯川一人，伍定远心头一喜，暗道："看来齐伯川武功高强，逃过一劫，只要找到了他，这案子就不难破了。"当下吩咐手下将数十具尸身运回衙门。

一名官差问道："伍爷，厅里那十八具灵柩要如何处置？"

伍定远长叹一声，道："都带回去了。"

是夜衙门内阴风惨惨，众官差面色惨澹，黄济禀告道："伍捕头，我已详细验过尸身，燕陵镖局满门老小都是昨夜给杀的。只有齐润翔靠着内功精湛，拖到今早才断气。"

伍定远脸色惨然，骂道："这些禽兽不如的人，连小小孩童也不放过，若是被我拿到，不把他们碎尸万段，绝不甘休！"

黄济又道："齐润翔身上的伤处极多，手臂上也像昨日那十八名镖师一般，有着奇怪的血洞。"

伍定远点头道："下手的本就是同一批人，他们先杀一十八名镖师，后杀燕陵镖局满门老小，使得手法自当如出一彻。"

黄济道："有些人的死因与那十八名镖师相同，有些却大大不同，下手之人绝非一人，但这些人所使的招式与用劲的法门，却大致相

仿，想来应是同一门派所为。”

伍定远重重地在桌上敲了一记，怒道：“这群人无法无天！到底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什么？”

黄济忽道：“伍捕头，听说昨夜衙门很不平静，官差们都说在你房中见了鬼影子，可真有此事？”

伍定远猛被点醒，恍然大悟，一时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这倒提醒我了，昨夜有一人闯入衙门，把我房间翻得乱七八糟，想来就是杀害燕陵镖局的同一批人。”

黄济惊道：“照这个时辰推算，那群人才刚刚干下血案，便又跑到衙门来捣乱！这……

这简直是太无王法了！“

伍定远脑中灵光一闪，赫然想道，“齐润翔说东西没丢！好啊！原来这帮贼子昨晚跑到我房里，是为了搜东西来的！”

他不怒反笑，沉声道：“好一群奸贼，我看这帮禽兽昨晚干下灭门惨案后，仍旧找不到他们所要的东西，这才疑心到我头上，跑来衙门里搜东搜西。”

黄济倒抽一口冷气，颤声道，“世间竟有这等狂妄匪徒。”

伍定远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些歹徒杀人放火，定是为了什么宝贝，看来咱们若要破案，非先查出这趟镖走的是什么东西，否则便算穷年累月，也不知伊于胡底。”

黄济听了这话，连连称是。

伍定远细细推算，那时齐润翔拼着一口气，对他说了一句“东西没丢”，看来只要这群歹徒定会大张旗鼓，四下寻找齐伯川的下落，自己这方人马定要抢先一步，否则这案子定然没救。

他心念一动，想道：“齐润翔那时交代遗言，要我去找什么王，什么周的，或许其中另有线索。”

伍定远当下召集官差，吩咐众人动用所有相熟的江湖人士，只要有人查知齐伯川的下落，重重有赏，另外遇上姓王姓周的江湖人物，要格外留意。人人昼夜不分，忙得不可交开，伍定远自己坐镇衙门，汇整各方线报。

到得第三日上，知府陆清正召见伍定远。这知府大人到任凉州不过一年，却已开革不少旧吏，为官清廉，御下却极严厉。伍定远与历任知府并不相熟，辖下又发生如此重大公案，自己却毫无斩获，心下不禁惶恐。

进了知府书房，只见陆清正低头阅读自己送来的卷宗，里头详述燕陵镖局血案的来龙去脉，伍定远侍立一旁，过了良久，知府陆清正才抬起头来，对伍定远道："坐下来说话。"

伍定远躬身谢过，方一坐定，便见知府面色不善，他情知不妙，心中暗暗叫苦，果听得陆清正说道："伍捕头，这案子发生至今，已有数日了吧！"

伍定远硬着头皮道："是，至今已有三日。"

陆清正双眉一轩，说道："怎么你这几日都在衙门里，不见你出门缉凶？你已知凶手是什么人了吗？"语气严峻，已有责怪的意思。

伍定远道："属下这三天都在筹画缉凶事宜，只是时机不到，不便打草惊蛇。"他不便对知府言明自己尚无头续，毫无破案把握，便以此回话。

陆清正一听之下，登时大怒，喝道："你身为公门中人，辖下出了三起命案，死了八十三条人命，你还说不便打草惊蛇？你怎么办事的！"

伍定远慌忙站起，惶恐地道："大人教训的是，属下知罪了。"

陆清正哼了一声，说道："你卷宗里提到劫镖，究竟这干匪徒要找的是什么东西？"

伍定远道："属下也不知情，想来应是非常要紧的事物。"

陆清正哼了一声，道："你从燕陵镖局中搜查到的东西，可已编策入库？"

伍定远道："是，属下已然一一登册。"

陆清正面色稍平，微微颔首，道："快将册子交上！"

伍定远命人取来录本，交与知府。陆清正快速翻阅而过，问道："所有物品都在册上么？"

伍定远应道："都在册上了！"

谁知陆清正忽地怒气勃发，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记。

伍定远惊道："大人为何生这么大的气？"

陆清正厉声道："大胆伍定远！你贪赃枉法，私藏充公财物，该当何罪！"

伍定远大惊失色，跪倒在地，忙道："大人明鉴，属下向来清廉，办案公正，从不敢作有愧良心之事！"

陆清正重重哼了一声，道："来人，都给我抬上来了！"几名亲兵立时抬出三只大箱子，都是齐润翔送来的衣物。

陆清正冷笑道："这是什么？"

伍定远额头冷汗流下，颤声道："这是燕陵镖局送来的衣物，下官不能私用，就吩咐下属们收好。不敢有愧职守。"

陆清正点了点头，道："起来说话，我只是试试你。"

伍定远诚惶诚恐的站起，只听陆清正清了清喉咙，说道："日后只要你查获任何有关燕陵镖局的物事，都需向本官会报。"

伍定远不敢多言，只有连声答应，躬身辞出。

陆清正忽道："且慢！"

伍定远听他又有吩咐，忙停下脚步，道："大人有何吩咐？"

陆清正道："你若找到齐伯川，立刻将他押来见我。"

伍定远见他如此重视本案，竟是要亲自介入审讯，只得道："属下遵命。"

出了知府官邸，伍定远全身已被冷汗浸湿，历任捕头谁不巧立名目，勒索商家？只有自己从不做这种事，除非人家真心诚意的送些小玩意儿，伍定远这才敢收，想不到仍被狠狠的刮了一顿。他摸摸腰上的玉带，只感忿忿不平。

又过了两日，案情仍无发展，知府每日派人询问案情，时加责备。伍定远深感疲困，黄济向来渊博，知他已入朝不保夕的危境，便向他建言，说道："伍捕头，你何不到白龙寺去走一遭？"

伍定远一拍大腿，喜道："照啊！我怎么没想到白龙寺的止观老和尚？"

白龙寺虽是佛寺，但寺中的住持止观出身五台山，乃是武林一脉，佛法渊深，武功修为亦是不弱，向他打探江湖之事，最是对症不过。只是止观和尚为人慈和，生性喜欢清静，伍定远不愿众多官差打扰他，便只一人孤身前往，也好表示对止观大师的敬意。

第一卷 西凉风暴 第三章 救命锦囊

到得白龙山，已是次日傍晚，只见云雾缭绕中，白龙山若隐若现，端的是幽深高远。

伍定远事出紧急，便星夜上山，夜间山路虽然崎岖，但他身怀武功，倒也不以为意，此刻他只求早些破案，便吃再多苦也无妨。

行至中夜，远处雷声隐隐，怕是要下雨，伍定远忙找寻躲雨之处，好容易找到棵大树，伍定远隐身树下，看着漆黑的夜空，过不多时，只听哗啦啦地雨声响起，果然下起倾盆大雨来。

雨水落下，难免打湿衣衫，伍定远皱起眉头，心道："唉……最近真是诸事不顺，便出个门也专遇倒楣事。"他尽量往树叶浓密处靠去，免得一会儿身上湿透，定会伤风着凉。

正闪躲间，忽听雨声中传来阵阵啸声，此刻虽是雨声不断，但那啸声气势磅礴，丝毫没给雨声掩盖，仍是清晰可闻。

伍定远心下大奇，侧耳倾听，那啸声当是发自白龙山深处，寻思道："这啸声好大威力，莫非是那止观和尚半夜吞吐罡气，旷夜练功么？"他听了一阵，只觉那啸声苍凉雄壮，宛若龙吟，直似无止无歇。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想道："这啸声如此悠长，绝非止观所为，到底是谁在此长啸？"

他过去与止观见过几面，知道这和尚虽然不弱，却决计无法达到这等境界，真不知是何方高手驾临白龙山。伍定远侧耳听了良久，只觉雨声中那长啸忽尔一高，雨夜中听来，仿佛有个落魄英雄正自慷慨悲歌，伍定远低头想像，蓦地想到燕陵镖局的满门血案，忍不住热血上涌，一时激发了满腔倔强之气，咬牙切齿间，竟似痴了。

过了一个时辰，啸声渐低，缓缓淡去，跟着乌云褪散，雨声渐停，四下一片宁静祥和。

伍定远恍如大梦初醒，他抬头望着满天繁星，心道："此山名唤白龙，莫非真有神龙在此长居？"

行到黎明，伍定远方抵白龙寺的山门，清早过访颇有失礼，他便在山门口睡了一觉，直到辰时才叩门拜见。一名小沙弥应了门，伍定远说明身分来意，小沙弥见他是朝廷命官，西凉名捕，不敢怠慢，急忙请入内堂。过了片刻，一名老僧缓缓走出，伍定远认出便是止观和尚，连忙起身相候。

止观合十道："伍施主，五年未见，施主仍是英俊如昔。"

伍定远笑道："哪儿的话，我每日公务缠身，多了好些白发，大师倒是一点也没变。"

止观微微一笑，两人一齐坐下。

伍定远道："我这次前来拜访，是想向大师探些消息。不知大师可曾听闻燕陵镖局的惨案？"

止观眉目低垂，露出怜悯神色，摇头叹道："世人相残，何时方了？"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心道："这老和尚消息好生灵通，他人从不离寺，却知天下大事。"

他轻咳一声，道："这案子发生至今，已有数日之久，可恨凶手狡猾多智，至今仍然逍遥法外，在下忝为西凉捕头，实在无颜面对西凉父老。"

止观叹道："这怪不得你，你不必自责。"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，道："这次的案子有几个重大疑点，我始终参详不出，至今未有解答。"

止观哦地一声，道："施主请说，老衲愿闻其详。"

伍定远道："这次命案中，不少趟子手身上带有值钱的银两珠宝，却好端端的留在现场，不见少了一样两样，说来大是奇怪，寻常歹徒多是贪财寡义之辈，只要见了金银财物，绝无可能置之不理。不知这凶手是何来历，怎会如此轻贱财宝？"

止观皱眉道："照这般看来，这帮人恐怕不是冲着财物来的，老衲猜想，这案子当属仇杀一路。"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道："那倒不尽然。这群歹徒虽然不要珍珠宝贝，却仔细翻动镖车中的物事，这些人狂妄至极，非但把现场搜得好生凌乱，尚且搜到我房里来了。"

止观啊地一声，甚是讶异，惊道："搜到你房里了？这是何方狂徒，怎能如此大胆？"

伍定远叹了口气，道："目下我毫无线索，知府大人为此怒气勃发，看来我这捕头干不久了。"

止观苦思片刻，问道："到底燕陵镖局运送的是什么物事，不知伍捕头知否？"伍定远摇头道："这我也不晓得。齐润翔口风甚紧，抵死不说。"

止观点了点头，合十道："看来这次燕陵走的这趟镖，定是案情关键所在。只要伍捕头找出其中端倪，这案子必然可破。"

眼见止观三言两语间便说出重点所在，伍定远心下暗自钦佩，他点了点头，又道："这案子到处透着怪异，燕陵镖局出事那晚，少镖头齐伯川率人杀害铁匠童三后，便即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，想想这简直匪夷所思，齐伯川自己家里被人破门屠戮，他却有心思去杀一个毫无份量的铁匠，这不是荒谬透顶吗？"

止观道："也许那铁匠有什么特异之处，这也难说的很。"

伍定远点头道："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只是齐伯川始终不现身交代案情，那是没人知晓个中来由的。现下他既是苦主，又是嫌犯，我派人到处找他，却又毫无所获。怕只怕那帮歹徒也在找他，要是给这群凶徒捷足先登，这案子可就玩完了。"

止观叹道："希望齐少镖头吉人天相，别再遇上这等惨事。"

伍定远道："大师，我先请教你一件事，你可知道齐润翔有什么仇家？"

止观摇头道："老衲与齐润翔施主交情平常，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会这般对付他。"

伍定远嗯了一声，又问道："莫非是少林寺有什么对头，以致连累了齐润翔？"

止观道："少林寺势力雄强，三十年来纵横武林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招惹他们？"

伍定远道："这倒说不准的，也许江湖上就有这种狂人。这次燕陵镖局有人死因诡异，死者被人用神奇武功在心脏处刺出一孔，可说诡

异至极，连西凉第一把的仵作也看不出来历，可见是神秘高手所为，遇上这种一流好手，光凭‘少林寺’三个字是吓不倒的。”

止观吃了一惊，细细追问死者伤势，心脏破损处的模样，伍定远道：“大师可是想到了什么人。”

止观面色凝重，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老衲识得出手这人，只是为了施主的安危，不能说出他的姓名，还请施主见谅。”

伍定远奔波数日，只是希望找出线索，哪知止观和尚知情不报，可是这老和尚武功在自己之上，不能用强，便求恳道：“大师，你若不说，那便是助纣为虐，任凭这帮暴徒逍遥法外，你忍得这个心么？”

止观摇头道：“伍施主有所不知，这人武功远在你我之上，你就算知道他的姓名，也只是饶上一条性命。”

伍定远心下不悦，拂然道：“大师既然不愿据实以告，伍某这就告辞。”说着就站起身来。

止观道：“伍施主，俗话说的好，公门之中好修行，江湖自有江湖理，这世间报应循环，屡试不爽，伍捕头身在公门，应当知晓这个道理才是。”

伍定远凛然道：“在下身居捕快，职责所在，便是维护世间正义，大师同我说什么轮回报应，那是对牛弹琴了。想要我伍定远袖手旁观，等那老天爷来主持公道，那是绝无可能的！”

止观低眉垂目，道：“近来江湖盛传，戊辰岁末之时，世间当有龙皇降世，前来处置世间纷争。到时自能还你公理正义。”

伍定远咦地一声，问道：“什么龙皇降世？大师不妨说来听听？”

止观道：“江湖有言‘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’。只要待到明年，定有高人现世，伍施主此刻不必心焦。”

伍定远忍俊不禁，登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等荒唐之言，大师也能信得？”

止观却不动怒，淡淡地道：“老衲言尽于此，施主可以自便了。”

伍定远道：“此番叨扰，甚是过意不去，在下这就告辞了。”

他面上说笑，其实心中早自盘算，暗道：“这老和尚既然知道凶手来历，我可不能善罢甘休。”当下客套几句，便离寺而去。

行出数里，伍定远便折返白龙寺，躲在山门外，直至天色全黑，他才翻墙入寺，细细搜索可疑之处，查到厨房之时，见寺中米缸几已见底，他寻思道："这白龙寺向来只有止观和他的两个小徒弟居住，储粮一向有余，莫非有什么不速之客前来？"

伍定远正查看间，忽听门外有人说话，伍定远连忙伏到窗下，只听止观慈和的声音道："慧清，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去送饭？"

那慧清道："师父，那个人好可怕，从来不说半句话，半夜还会做老虎叫，我不敢去。

你要师兄去吧！"

止观道："乖孩子，这人以前救过师父的命，这回难得到寺里来，我们怎能不好好招待？快去吧！"

慧清咕哝几句，不敢再说。过不多时，伍定远见到一个小沙弥提着食篮，急急的往山峰走去，他忙跟在小沙弥身后，远远的窥视。

约莫走了半个时辰，那小沙弥停下脚来，站在一处山峰之前。伍定远抬头一看，只见那山峰陡峭无比，高耸孤立，四下更是云雾缭绕，黑夜中显得诡异无比。

小沙弥高声叫道："方施主，我给您送饭来了。"

伍定远听得此言，立时想道："方施主？他是什么人？"

小沙弥用力的叫了两遍，峰顶上却无人答应，小沙弥也不以为异，将食篮放在地下，转身便走。伍定远仰头看着山峰，寻思道："这人住在这等耸峭之处，武功定然高得异乎寻常，止观和尚坚忍凶手名字不说，莫非便是因为这凶手是他的朋友？"想到此处，心下更是悚然一惊。

伍定远待小沙弥走入树林，一把将他拉住，小沙弥大惊，不知是什么人抓住了他，张口欲叫，伍定远伸手按住他的嘴巴，在他耳边低声道："小师父别怕，我是日间过访的伍捕头，我有话要问你。"

那小沙弥慧清见是伍定远，稍减惧意，颤抖着道："施主……你……你找我做什么？"

伍定远道："峰顶上住的是什么人？"

慧清道："施主，我……我不能说，师父告诫过我的。"

伍定远佯怒道："你若是不说，便是欺骗朝廷命官，这可是要坐牢的，你怕不怕？"

慧清果然害怕，颤抖着道："我……我……"

伍定远催促道："你快说，别我啊我的。"

那小沙弥正要开口，伍定远忽觉领子被人揪住，跟着身子凌空而起，竟被人提了起来。

伍定远大吃一惊，正想回头，忽觉一股大力传来，将他整个人抛了出去。伍定远人在半空，心神不乱，连忙提起内力，把腰板一挺，只求稳稳落地，哪知他一提内力，便觉穴道酸麻，这才知道那人随手一抓，内力竟已透入他周身经脉。

伍定远心下骇异，想道："这人好了得的武功！"刹那之间，他便已远远摔出，跌了个狗吃屎。

伍定远趴在地下，急忙偷眼看去，见一名男子背对着自己，此人身材高大，月色照耀着他的满头黑发，一时看不清年岁。慧清满脸恐惧，向那人一躬身，便慌慌张张的奔下山去。

伍定远勉强站起身来，叫道："你究竟是谁，可是你杀害燕陵镖局满门！"他掏出"飞天银梭"，便要往那人扔去。

便在此时，那人忽地仰天长啸，直若龙吟，伍定远只觉耳中嗡地一声大响，霎时脑中便感晕眩，他连忙伸手掩住双耳，但那啸声如同雷震，仍是透耳而入。

伍定远耳鼓胀痛，一时只觉恶心难过，想要举步逃走，两腿却是酸软无比，过了半晌，他实在难以忍受，猛地眼前一黑，便已昏晕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伍定远悠悠转醒，眼见天色微明，已是清晨时分。他只觉头痛欲裂，脑中发胀，待要坐起身来，忽见面前站着一个背影，正是昨晚袭击自己的那人。

伍定远回想入山时听见的雄浑啸声，想来便是这人所发，看这人武功之高，直可说是艺盖当代，生平从所未见。他心下暗暗害怕，想道："这人若是杀害燕陵镖局的凶手，我今日死无葬身之地。"

心惊良久，那人却只远眺群山，不见过来加害，伍定远不禁心下起疑，那夜燕陵镖局满门遭人屠戮时，自己的住房也曾遭人侵入搜

索，这人若是凶手，定会过来逼问事情，绝不会任凭自己躺在地下。暗道：“不对，这人若真是凶手，当知我是西凉捕头，何不过来逼问于我？看来此人另有来历，未必与燕陵镖局的案子有关。”

心念于此，便感稍稍安心，他望着那人的背影，潜心思索，却又想不出西凉城有什么姓方的好手，一时只感疑惑难解。

又过了半个时辰，那人始终面向群山，不曾回过头来，伍定远见他确实无意加害自己，已知错怪了人，心道：“这止观和尚平日布施百姓，恩泽无量，绝不会收容杀人满门的凶徒，我可得赶紧道歉，免得平白得罪了人。”

想起自己昨夜出言恐吓慧清，心下略感歉疚，当下便咳嗽一声，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道：“晚辈乃是西凉城的捕快，姓伍名定远，昨晚打搅前辈，罪该万死，还请老前辈恕罪。”

那人哼了一声，并不回话。

伍定远虽不知那人来历，但见他武功高得出奇，见识定然不凡，连忙道：“晚辈这次上得白龙山，是想请止观大师相助，好查访燕陵镖局的案子。不知前辈可曾听说这桩血案？”

伍定远见那人不置可否，好似没听到自己的说话，心想：“这人武功高绝，又住在白龙山上，定知道些什么，可得想法子套些话出来。”他大着胆子，道：“启禀前辈，这燕陵镖局前些日子先给人半路劫镖，后又给人破门屠戮，全家死得惨不堪言，但晚辈一路查访，却始终找不到破案线索，唉……实在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有来找止观大师，请他来指点在下迷津了。”说着便将简略的将案情说了一遍。

他生怕那人失去耐性，便说得快极。那人并未出言喝止，也未发问相询，只背对着伍定远，一时间也看不出喜怒。

伍定远陈述已毕，又道：“前辈武功高强至极，实为晚辈生平仅见。不知前辈可有线索？能否指点一二？”

此言甫毕，那人忽然仰天大笑，神态甚是狂傲。伍定远急忙捂住双耳，深怕他又要发出啸声，所幸那人只是大笑一阵，无意以笑声伤人，饶是如此，已然震得山谷隐隐作响，令人心惊不已。

待得那人笑罢，伍定远小心问道：“前辈，凭你的武功见识，可有什么高见？”

那人斗地转过头来，目光一扫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凭我的武功见识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！”

只见那人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年纪虽老，但仍是眉清目秀，只是带着淡淡的愁容，举止之间更露出一骨子的执拗，伍定远一时想不起江湖上有谁是这般的长相，不知要如何回答。

那人见伍定远答不出，淡淡地道：“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如何在这儿胡说八道，穷拍马屁？这就滚吧！”

伍定远满脸羞惭，道：“我见前辈神功盖世，便斗胆请教，倒不知前辈来历。”

那人挥了挥手，更不答话。伍定远正要掉头离去，忽然想起燕陵镖局满门的死状，忍不住热血上涌，一咬牙，当即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前辈，西凉城里现下歹徒横行，他们下手残暴，已经杀害了八十二条人命，在下身负西凉正义，却无力将这些人绳之以法！姓伍的给您跪下，求老前辈相助！”

那人冷笑一声，忽道：“燕陵镖局是少林俗家弟子，眼下给人害了，自有一群秃驴替他报仇，你却急什么？”

伍定远咬牙道：“江湖上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人人只知自己的好处，什么时候把王法放在眼里了？我虽然人微言轻，也不容这些人在城里私下斗殴。”

那人听他说得气愤填膺，忽地面露赞许，点头道：“你这人很有志气，倒和朝廷里的狗官不同，起来说话吧！”

伍定远满脸喜色，站起身来。

那人上下打量他几眼，问道：“你先前说有人一次杀死十八名好手，杀人手法诡异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伍定远忙道：“死者的心脏被人刺出一个小洞，可又体外无伤，实在不知道何人下得手。”

那人原本神态轻松，此时却“咦”的一声，细细追问伤处情状，伍定远巨细无遗的描述了一遍。

那人听罢之后，双目精光暴现，道：“好一个卓凌昭！居然连‘剑蛊’也练成了。江湖从此多事！从此多事！”

伍定远一愣，问道：“卓凌昭？这人是谁？”

那人摇头道："小子，是非之际，绝非你想得这么容易。你别一心一意地想着抓人，多看好自个儿的人头是真。"

伍定远知道凶手武功定然高得离奇，想来自己绝非对手，当即叩首道："凶手既然如此猖狂，晚辈斗胆，想请前辈助我一臂之力。"

那人摇头道："八虎横行世间已久，绝非区区一两人挡得住的，除非……除非……"

伍定远跪下道："请前辈不吝指点。"

那人道："除非能解开四句谜语，得到其中的绝世秘辛，否则还是死路一条。"

伍定远愣道："四句谜语？绝世秘辛？那又是什么？"

那人道："你记好了，'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'。只要能解开这四句谜团，找出其中秘辛，那是什么也不用怕了。"

伍定远哑然失笑道："这不就是止观和尚说的聊斋怪谈么？原来前辈也信这等荒唐言语？"

那人冷笑道："荒唐？你懂什么了？这四句话的来历真给你知晓时，怕你吓得屁滚尿流！"只见他身形斗地拔起，便往山峰上纵去。

伍定远大叫道："前辈留步！"那人早去得远了，伍定远在峰下伫立良久，见那人不再下来，那山峰太高，伍定远无法攀爬，此时别无办法，只好悻悻然地独自下山。

行至山腰，忽见一名老和尚站在路中，不是止观是谁？伍定远一脸尴尬，他冒昧扣问止观的徒弟，已是大大得罪止观和尚，只有陪笑道："大师，晚辈多有得罪，请重重责罚。"

止观却不生气，微笑道："施主逼问和尚的徒弟，手段虽然过分了些，毕竟是为了西凉的公理奔忙，和尚岂会见责？"

伍定远见止观不加责备，心中一宽，忙道："我这番叨扰已是过意不去，还请大师留步。"

止观微微一笑，手指山顶，道："施主这次机缘巧合，居然能拜见方大侠，也算不须此行了。"

伍定远愣道："方大侠？便是住在山顶上的那人么？"

止观点头道：“这位方大侠，就是二十年前名震天下的‘九州剑王’方子敬。”

伍定远啊的一声，叫了出来，道：“难怪这么高的武功，失敬！失敬！”

这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成名极早，乃是武林之中有数的大宗师，传闻剑术高绝，当世几无抗手，只是不知为何，二十年前忽然封剑归隐，从此下落不明，却没想到居然会出现此处。当年方子敬名气响亮，虽说这几年销声匿迹，但伍定远今年三十有五，出道已久，也算老江湖了，自也听过此人的名号。

伍定远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可惜方大侠武功虽高，却是出世之人，否则以他的武功修为，只要愿意下来淌这个混水，那真是万事不愁了。”他少年时极为仰慕此人，没料到无意间竟得以拜见，一时百感交集。

止观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施主啊施主，九州剑王是何等人物，你能见他一面，便该知足了，如何有此非分之想？”

伍定远想起方子敬所述之言，便问道：“方大侠适才曾经提到一个人名，说是叫做‘卓凌昭’，想来此人定与本案有所关连，不知大师相识否？”

止观面色一变，颤声道：“卓……卓凌昭，你还是知道了……”

伍定远见他知晓，心下一喜，道：“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不知大师可否示下？”

止观面露不忍之色，合十道：“施主只知尽忠职守，丝毫没有顾念到自己，老衲真是感佩万分。只是这帮人势力庞大，绝非施主所能想像。我若是说了，定然害了你。”

伍定远急道：“倘若这人真是凶手，我岂能置身事外？念在燕陵镖局八十三条人命的份上，大师你便说吧！”

止观叹息一声，拿出一只锦囊，说道：“若是施主日后遇上为难之事，请速拆开这只锦囊，可保性命。”他将锦囊塞在伍定远手里，又道：“方大侠很欢喜你的侠义心，特要我来指引于你，也算是咱们的一片心意。”

伍定远见这和尚抵死不说，叹道：“说了这许多，却原来是只锦囊？大师如此不近人情，真是叫人齿冷了。”

止观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倒是老衲多此一举了。施主若是不要这只锦囊，我自取回便了。”

伍定远见他神情拂然，心道：“止观和尚慈悲心肠，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想来也不会加害于我，我又何必得罪他呢？”他连忙拱手，歉然道：“大师莫怪，我一心想着案情，言语之间却是失礼了。”

他虽不知这只锦囊有何妙用，但想来是止观的一番好意，便收在怀里。

正待告辞，止观又道：“伍施主，和尚另有消息奉告。”

伍定远心中一凛，忙道：“大师有话请说。”

止观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少林圣僧已然驾临凉州。”

伍定远全身一震，心中平添一份忧愁，一份喜悦，喜的是少林高手赶抵西凉，自是为燕陵镖局之事而来，必有多番助益；愁的是少林高僧未必肯听他约束指派，如果群殴私斗起来，西凉城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。

伍定远呆了一阵，道：“多谢大师指点，我定会小心应付，别让事端扩大。”

止观道：“施主好自为之，凡事小心在意，可别赔上自己的一条性命了。”

伍定远心下虽是不以为然，但仍称谢做别。他离城已久，心悬公事，日夜不休的赶回西凉城，回到衙门时，已然华灯初上，他叫过众人询问案情，只见一众官差个个垂头丧气，想来毫无进展。一来找不到齐伯川，二来查不出下手之人，三来猜不知行凶动机，没半件事顺利。

万般无聊中，伍定远独自到街上溜达，走到燕陵镖局附近时，只见一群街坊对着镖局议论纷纷：“这就是燕陵镖局的凶宅哪！你瞧里头阴气森森，多怕人啊！”“不知官府里那群饭桶在干什么？出了这么大事也不见他们抓人。”“是啊！成天欺侮我们这些百姓，真要遇上了狠角色哪！全成了缩头乌龟！”

伍定远听他们加油添醋的把衙门中人臭骂一顿，浑不似前些日子对自己的恭敬崇仰，心中只觉无奈，他叹了口气，走进一旁的小酒家里，叫了两叠小菜，自饮自酌。

他喝了一壶酒，带着三分醉意回衙门，忽然一人叫住了他："伍捕头请留步！"

伍定远忙回过身来，只见是个卖羊肉串的小贩。那人道："大人，您为了凉州百姓四处奔走，说来实在可敬，外头的风言风语，请您别放在心上。"

伍定远心下甚喜，点头道："兄台多虑了，伍某不是这么小气的人。说来咱们衙门确实有愧百姓，却也怪不得他们。"

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"伍捕头好爽气，真教小人心仪。只是小人没别的好东西孝敬您老人家，只能烤些羊肉串，请您尝尝！"说着将肉串用油纸密密包了一大包。

伍定远坚拒不收，那小贩不肯，大声道："伍捕头若是不收，便是看不起小人！"伍定远见他心意甚诚，也就答应收下了。

回到衙门，伍定远拿出油包，只觉一阵香气扑鼻，那肉串是用鲜嫩羊肉，就着酱油香料烤成，略带辛辣，味美多汁。

伍定远心道："老百姓还是知道我卖力办事，不枉我这几年来奔波辛苦！"

他食指大动，撕破油纸，正要吃食，突然从油纸包里掉下一张纸条。

伍定远心中一奇，知道有异，匆匆一看，只见纸条上写着："今夜三更，城南马王庙，速谋良晤。齐伯川。"

伍定远大喜若狂，齐伯川现身了，这下案情终于有所突破，他知属下无一高手，去了反而坏事，独自换上了夜行装，匆匆往城南而去。

第一卷 西凉风暴 第四章 昆仑剑出血汪洋

到得马王庙，已是三更，庙门早已破败，里头阴森森的甚是怕人，这马王庙里供奉的乃是昔日长驻西疆的马援，近十几年来官府没再拨钱修缮，竟然毁败成这幅模样。

伍定远隐身在树丛里，先小心翼翼地在庙门外察看一周，见四周宁静，无人埋伏，这才闪身入庙。

伍定远低声道：“齐少爷，伍某依约前来，便请现身。”他连说了两遍，却无人答腔。

伍定远心中犯疑，暗想：“莫非那张字条是假，却是有人冒充齐伯川，想把我给引出来？”他正想退出庙门，忽然一股劲风从左侧攻来。

伍定远心中一凛，侧身让开。黑暗中依稀见到一人双手成抓，直上直下的往自己猛攻，伍定远见那人招数凶猛，不敢怠慢，忙使出师传的拳法，一招“开门见山”，往那人中宫直击，那人出手刚猛，直向伍定远手腕袭去，伍定远伸臂挡隔，手刀便往那人腕上切去，只听啪地一声轻响，两人手臂已然相触，霎时内力相撞，都被对方的劲力震退。

伍定远急看那人面目，却见是个虎背熊腰的好汉，黑暗中看不清形貌。

却听那人拱手道：“伍捕头好俊的工夫，不愧是西凉第一名捕。”

伍定远一听他声音，登时放下心来，已然将他认出，这人正是少镖头齐伯川。

伍定远拱手道：“少镖头恁也客气了，你相让在先，又是有病在身，伍某岂会不知？”

原来两人方才动手之时，伍定远已然察觉齐伯川的手劲有些软弱无力，伍定远素闻齐伯川武功刚猛，力道应当不只如此，是以查知他身上有病。

两人相互凝视，经过多番变故，齐伯川瘦了一圈，满脸胡渣，衣衫破烂，看来吃了不少苦头。

齐伯川踢开庙中杂物，坐了下来，苦笑道：“伍捕头好厉害的手段哪！你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却教我无处可去。”

齐伯川虽然全家被人杀害，但仍是杀害童三的凶嫌，伍定远对他有些提防，当下低声道：“齐少爷，我职责在身，你多包涵。”

齐伯川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不怪你，唉！怪只怪我自己，那天没听我爹爹的话，不然……不然……”

伍定远见他眼眶发红，竟似哽咽了，不知要说些什么话来安慰他。

齐伯川毕竟是江湖中人，只是一时伤感，便又宁定如常，他清了清喉咙，说道："我约伍捕头出来，决无加害之意，只是要把整件案子的来龙去脉说与你听，好让伍捕头助我一臂之力。"

伍定远奔波劳苦，为的就是破案，齐伯川此言一出，他立时精神一振，忙道："少镖头请说！"

只听齐伯川叹了口气，道："此事说来话长了，绝非三言两语可尽。"

伍定远点头道："这我理会得。"

黑暗中两人相望一眼，各怀心事，远远传来夜鸦悲啼，更显得气氛哀伤。

眼见齐伯川神态忧伤，伍定远心中虽有千万个谜团待解，却又不敢胡乱发问，当下耐着性子等待。

良久良久，齐伯川轻轻地道："说起这事来，该从咱们接到这趟镖说起。"

伍定远精神一振，连忙坐直了身子，专心倾听。

齐伯川望着地下，叹息一声，说道："两个月前，那时我们镖局做完一笔大买卖，刚送了批货上山西，终于打通了往京师的要道，家父高兴极了，说今后我们镖局可以名列天下五大镖局之一，日后生意必是越做越大，我们着实庆祝了一番。"

这件事伍定远自也听闻，那时镖局还大摆宴席，宴请西凉父老，伍定远也曾接到帖子，只是因故未去，此时回想那时镖局的气势，对照今日的萧索，真是恍若隔世了。

齐伯川颇见伤感，他摇了摇头，道："只是说来奇怪，那日正午咱们宴席刚过，便有一个男子进到镖局里来，说有东西托我们送到京城。那时我们刚走通了到京师的路，听到这桩生意自是很乐意。我看那人五十来岁的年纪，面若重枣，须长及胸，举止间颇有气度，当是富贵中人，我不敢失了礼数，连忙请那人入内，问他要托什么物事。那人看了我一眼，脸上神气很是古怪，往地下摆着的三只大箱子一

指，说道，‘三月之内，请贵镖局将这几只箱子护送京师，事成之后，自有重赏。’”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知道案情到了关键时刻，忙坐直身子，深怕漏听了一字。

齐伯川浑没注意伍定远的神情，迳道：“我看那三只箱子毫不起眼，便问道，‘这位爷台，敢问箱子里的东西是什么？’那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，‘没什么值钱的，不过是些平常的衣物，要送到京城的朋友家去。’我正感奇怪，世间哪有人要请镖局送这种廉价物事，莫非失心疯了？该不会是同行来消遣我们的吧？我笑道，‘咱们干的是保镖，可不是挑夫哪！爷台的东西若是如此轻松容易，随便找上几个人，自己运到北京也就是了，何必要找我们燕陵镖局？我们的酬劳可不简单啊！’”

“那人见我神色轻蔑，也不生气，只是微微笑道，‘酬劳一节，少镖头不必替在下烦恼，只要东西能如期到抵京城，我自当奉上十万两酬金。这里是定银五万两，事成之后，自有人付你另五万两。’那人说完之后，镖局里的弟兄都惊呼起来，我哼了一声，说道，‘兄台你可别消遣我，几箱衣物，怎值得十万两银子？’那人听我质问，也不生气，伸手一挥，身边的几条大汉猛地扛出两大箱白银，弟兄们急急上前打开箱盖去看，那箱中果然是货真价实、白花花的五万两银子！”

伍定远听到此处，忍不住“咦”了一声，那日他曾细细查过，这趟镖走的确是寻常衣物无疑，想不到居然值得上十万两的镖银，看来定是别有隐情。

齐伯川又道：“咱们走镖的人虽然见惯金银珠宝，可是这等大数目也不是时时可见的，大伙儿都看傻眼了。谁知我爹爹猛地站起，说道，‘来人！送客！’我大吃一惊，忙道，‘爹爹！这可是笔大生意啊！咱们何必把财神爷往门外推？’”

“我爹不理睬我，只对那人道，‘阁下看得起燕陵镖局，老夫自是感激。不过我不接这趟镖。’那人面色诧异，说道，‘齐总镖头不接这趟镖？莫非是嫌酬劳不足？’别说那人不解，大伙儿也很是纳闷，好端端的大生意送上门来，何必硬生生的推掉？我爹却有他的道理，只听他说道，‘这位朋友很面生，该是打外地来的吧！你有本领带着五万两

白银奔波道上，没半点闪失，又何必要我们替你送这几箱衣物？你这镖来历不明，齐某不敢接。’”

伍定远听了齐伯川的转述，心下也是暗赞齐润翔见识明白，此人眼光精准，无怪能雄踞西凉数十载，绝非寻常镖师可比。

齐伯川道：“那人听我爹爹一说，双目登时一亮，笑道，‘果然姜是老的辣，瞒不过齐总镖头的眼去。这趟镖实是来历不明。’我爹听他说得直爽，登时哼地一声，道，‘既然如此，还请阁下另请高明吧！’那人笑道，‘那倒也不必。齐总镖头，还请借一步说话。’”

“我爹明白那人有秘密相告，便和他进了书房，我也想跟着进去，谁知那人却要我把手门口，不许外人过来，我一听之下，心里很不高兴，知道他不愿我一同去听，想我齐伯川早已当家作主，何时受过这种气？但那人总算是咱们的客人，我总要忍着点，便在书房外头守着。”

伍定远摇头叹道：“这可糟了，连少镖头也不曾与闻，咱们这案子要如何查下去？”

齐伯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你倒不必担忧，那人和我爹谈了一个多时辰，我虽不想偷听他二人说话，但他们不停争吵，说话声时大时小，却让我听到了不少内容。”

伍定远大喜，忙示意他说下去。

齐伯川道：“我听我爹爹大着嗓门，问道，‘阁下既能带着十万两白银四处奔波，为何不自己送东西上京？’那人笑道，‘我自有难言之隐。’我爹见他不愿明说，立时冷笑一声，说道，‘阁下若不愿明讲，我如何敢接这趟镖！要是东西不干净，我岂不惹祸上身？’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，‘我是使三刀的，你还不懂么？’说着似有衣衫破裂的声响，跟着我爹爹发了声低呼出来，我大吃一惊，以为他们俩人动起手来，正要闯入，却听我爹叫道，‘使三刀的，这…原来是你……难怪你不能进京……’”

伍定远心痒难搔，猜不透什么叫做“使三刀”的，忙道：“到底托镖之人是什么来历，齐少爷可曾耳闻？”

齐伯川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不瞒你说，咱们走镖之人向来有几个行规，一是即便性命不要，所托之物也绝不能遗失毁损，更甭说被人抢

夺了；再一个行规，便是不能泄漏托镖之人的姓名来历。不论我是否知道此事，都不能明言转告。伍捕头，你若想知道，得靠你自个儿去猜了。”

伍定远劝道：“如今镖局也毁了，总镖头更因此仙去，齐少爷别再拘泥，否则凶手岂不逍遥法外？”

齐伯川摇头说道：“伍捕头，你恁也小看我齐家的男儿了！我们宁愿人头不在，也绝不能失落了‘信’这一字，眼前燕陵镖局虽然毁败，但日后未尝不能重振声威，你想劝我出卖行规，还是省省功夫吧！”

伍定远见他雄心仍在，心下暗赞，想道，“看来这几日的磨练不是全然无功，咱们这位齐少爷长大不少。”想起齐润翔后继有人，也不算白死了，心中也感欣慰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勉强了！齐少爷请继续说吧！”想来他知齐伯川此次邀他出来，定有什么深意，便耐心听下去，不忙逼问托镖之人的来历。

齐伯川又道：“从我爹爹发出那声低呼之后，两人便都小心起来，说话间压低嗓门，声音更是变得又低又急，我实在听不清楚，只好悻悻走开。过了许久，我才见爹爹走出房门，我奔了上去，问道，‘怎么样，那人呢？’我爹叹道，‘他走了。’我吃了一惊，道，‘走了？咱们的生意呢？’我爹见我满脸惶急，便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，‘你放心吧，这次咱们舍命陪君子，这趟生意接下了。’我听了当然大喜过望，连连拍手，我爹爹却不发一言，嘿嘿，现在想来，却是把死神迎上了门……”

伍定远见他心事重重，忍不住叹道：“人生祸福之际，实在难说得很。”

齐伯川点了点头，迳自道，“自接下生意后，我爹没一日清闲，他很重视这趟镖，凡事都亲自出马，从挑选镖师，一直到安排运送路径，全都亲自来办，旁人连插个话都不行。我见他这般慎重，只希望从旁帮忙。希望分摊点功课。不过我爹不愿意我来插手，另派了其他生意给我看顾。我与他谈了几次，他也不来理我，慢慢的，我也不再去管这档子事了。”

“一个月后，我从四川回来，忽然见到我师叔在局子里。我师叔外号‘扑天虎’，平素住在长安，不知道什么风把他吹来了，我高兴的很，晚间吃饭时才知道，这趟怪镖要请我师叔亲自出马，我想我爹真是小题大做，不过是几箱衣物，何必劳动‘扑天虎’这种成名的高手？

看在十万两镖银的份上，我才把这句话按下不说。次日大小勾当安排妥当，我师叔带领各省镖局里的菁英，一共三十六人，便即出发。”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想道，“原来燕陵镖局早已出过一趟镖，这我倒是不知道。”

齐伯川道：“第二天刚巧局里也没旁的事，我邀了几个镖师出去打猎，那天气候宜人，我们追到了一群大鹿，越追越远，竟然追出了凉州的地界，几名镖师说道，反正今晚回不去了，不如一直赶到柳儿山，和我师叔碰上一面。我这师叔自小就疼爱我，他老人家难得到西凉，聚没两天却走了，未免太过可惜，我们当夜便驾马追去。”

伍定远嗯了一声，心道：“这齐少镖头果然是少爷出身，局子里接下这么大的案子，他还有心思玩耍儿。”他不想无端得罪人，便把这话按下不说。

齐伯川道：“那日不到午夜，我们便已赶到柳儿山，这柳儿山向来是我们镖局夜宿的地方，不论出的是什么镖，只要是往关内走，定会在柳儿山歇息。师叔他们一早出发，应比我们还早到几个时辰。但说也奇怪，是夜柳儿山黑茫茫地一片，实在不像有人露宿的模样，我和众兄弟反覆寻找叫喊，都找不到师叔他们的踪迹。”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知道扑天虎押的这趟镖定然凶多吉少。

果听齐伯川道：“找不到师叔，这下我便担心起来，料想师叔他们多半遭遇了什么事，说不定是逢上歹人劫镖，这才耽搁。虽说我师叔武功高深，区区几个强盗还为难不了他，但这趟镖来历很是奇怪，怕不能以常理计较，我便吩咐众兄弟露宿在柳儿山，明早与师叔他们碰面了再走。”

伍定远听他处置得颇为妥当，便也点了点头。

齐伯川道：“那夜大伙儿累了一天，很快都睡着了，我也迷迷糊糊地睡了。谁知才一入眠，就听见有马匹在山下奔驰，我们都给惊醒了，那夜月色明亮，从柳儿山望下，草原上亮得如同白昼一般，大伙儿见山下五、六匹野马在草原里跑着，只道没事，便要睡倒，我却瞧见那些马上都带着鞍子，那晚我一直心神不宁，见了这一大批无主的马儿，忽觉很不舒坦，便叫了两个兄弟陪我下山看看。”

“说也奇怪，我们一下山，那些马儿像认得我们一样，自己奔了过来。我伸手拦住一匹白马，一看那鞍子上的标记，这不是我们镖局里养的坐骑吗？这附近除了我们以外，就只剩我师叔那批人马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师叔他们出事了！”

伍定远虽已料到情势发展，还是忍不住吃了一惊。

齐伯川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知道师叔的武功高过我甚多，如果他应付不了贼人，我也没法子，就吩咐一个镖师快马赶回西凉城通报我爹，我和其他人连夜去寻找师叔他们的下落。

我爹听了镖师的回报，自也大惊失色，尽起镖局人马，四处搜寻，嘿嘿，谁知这么一找，足足找了十天，我师叔他们却像钻到地底去一般，三十六个好手，连同三大辆镖车一同失踪。

我们这次可灰头土脸极了，连什么人下手的都不知道。“

伍定远心中不满，忍不住嘿地一声，道，“这么大的事情，少镖头也不知会咱们衙门一声，这不太也见外了么？”

齐伯川摇头道，“伍捕头，咱们什么事都靠官府，何必还开什么镖局？干脆关门算了，你说是么？”

伍定远心知如此，只得叹息一声，不再多言。

齐伯川又道，“自从我师叔失踪以后，便有种说法传出，都说是他私吞了财货，自己逃个无影无踪。我也将信将疑，也许那些寻常衣物有什么古怪，其实是价值连城的东西。我爹听了这些风言风语，却很生气，他把大伙儿找来，吩咐道，‘你们别胡说八道，货还没有丢，好好的放在局里。’兄弟们听了都感到不可思议，不知我爹在搞什么名堂。”

齐伯川说到这里，道：“伍捕头，人人都说你是西凉名捕，听到这儿，你可看出我爹的用意来了吗？”

伍定远道：“齐少爷谬赞了。据我猜想，齐总镖头早知道这趟镖凶险异常，就故意派人走一趟假镖，以明敌情。等点子现了身，到时也好防范。”

齐伯川拍手赞道：“伍捕头果然不同凡响，不过这趟假镖虽然引出点子，但究竟是什么人下手，我们却仍是一团雾水。那时我问起这趟

镖的来历，我爹爹私下告诉我，其实那三大箱衣物里，只有一件东西要紧。”

伍定远想起齐润翔的遗言，忙道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少镖头请说。”

齐伯川摇手道：“伍捕头耐心听下去，真相自会分晓。”

他又道：“我爹对我说道，那三大箱东西其实都是障眼法，真正的宝贝其实毫不起眼，这几日他都带在身边。我问爹爹道，‘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居然敢对师叔他们下手？’我爹爹苦苦思索，也是不知。我那时毫无头绪，只好胡乱猜测，竟猜到怒苍山那帮流寇身上去。我爹面色一变，慌道，‘你不要信口开河！到时事情越弄越大！’”

伍定远惊道：“怒苍山？那伙匪人不是十来年前就给敉平了吗？难道还在西凉一带蠢动？”

齐伯川道：“我也是胡乱猜想，全无真凭实据，只是我听说怒苍山有个大高手退隐在凉州，就疑心到他们身上。”

伍定远神色紧张，那怒苍山过去集结三万余人，曾经和朝廷轰轰烈烈的大战数场，如果残党流窜西凉，那可糟糕透顶。还好听齐伯川说话的意思，下手之人应该另有其人，否则案子根本不用再办下去，直接转到兵部尚书手中算了。

齐伯川道：“我爹见敌暗我明，点子来历不明，凶狠异常，便迟迟不敢发镖，想找出个妥善法子应付。眼看客人委托的时限将届，我爹自也不愿失信于人，不得已之下，终于邀集八省分局最强的好手，合计一十八人。这些好手等闲不出门，一出手便要三千两银子使唤，你看看，五万四千两白银撒出去，咱们这般干法，这趟镖已算是赔钱买卖了。”

伍定远沉吟道：“十八人？莫非便是死在城郊的那十八人？”

齐伯川本在吹嘘那十八人武功如何了得，听了伍定远点破，当下神色尴尬，点了点头。

只听他续道：“那日十八名好……硬手齐聚，我见兵强马壮，很是得意，料来便是武林高手前来劫镖，也没什么好怕的，我爹见我自信满满，便把我叫入书房，低声吩咐道，‘其实咱们这十八名好手不是拿来硬干的，照我的意思，他们只是用来诱敌之用，咱们另有计谋。’我

吃了一惊，问道，‘怎么！这十八人带的东西依旧是假？爹爹跟人家约定的时限便要到了，咱们要如何把东西送到京城？’我爹道，‘点子武功实在太高，想来这十八名好手也不一定对付得来。我也不指望他们能干翻匪徒，只要他们能把点子引出凉州，到时我便会自己带着东西，独自绕过陕西，迂回进京。’”

伍定远一拍大腿，大声赞道：“齐总镖头果然厉害，这招大是高明！”

齐伯川摇头叹息，说道：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我们最后还是栽在点子的手里。”

伍定远听得此言，不禁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自来阴险小人总是心机百出，这也怪不得总镖头。”

齐伯川道：“出事那天，怪事一桩接着一桩而来，当天十八名硬手才一出门，镖局里却来了两名客人，我想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能有什么客人上门？我走到厅里，正要推掉应酬，哪知我一见到那两人的面貌，忍不住便叫了起来。”

伍定远忙问道：“这两人是谁？”

齐伯川叹道：“第一个客人不是什么外人，却是我的师叔‘扑天虎’。”

伍定远吃了一惊，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连忙坐直了身子，道：“你师叔不是死了么？怎地又冒出来了？”

齐伯川苦笑道：“是啊！大伙儿见到了他，也都是讶异出声，不过这还不稀奇。那时我师叔满脸困顿，两手锁着铁炼，竟像是被人一路押解过来似的，我看了他的模样，忍不住心中犯火，抽出刀来，喝道，‘是什么人把你锁上的！好大的胆子！敢上燕陵镖局来撒野！’一旁却有人冷笑一声，我定睛一看，这才见到了第二个客人，嘿嘿，当场便把我气得七窍生烟，差点没中风了。”

伍定远忙道：“这人又是谁？”

齐伯川道：“这人也是个相识的，便是那老铁匠童三。”

伍定远“啊”地一声，说道：“怎么，原来这老铁匠也牵连在其中？”

齐伯川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那童三不过是替镖局打造兵器的下人，这时不知是仗了谁的势头，态度傲慢至极，他冷冷地道，‘齐少爷，你去把总镖头请出来！你师叔有几句话交代他！’我怒极反笑，抽出刀来，架在那老铁匠的脖子上，骂道，‘老匹夫，你可是活得不耐烦了？敢来我这里指东道西？’那童三却不慌张，只把眼来瞅我，满脸的不在乎，我心里犯火，正想一刀结果，我师叔却慌忙道，‘伯川快快住手，快请你爹出来，千万别伤了这人。

‘‘‘

“我这人虽然卤莽，但也不是滥杀无辜的疯子，这时听我师叔这样说，知道情况有异，只好放脱了童三，赶紧命人通报我爹，我爹一听到消息，匆匆忙忙地走了出来。我师叔见了我爹出来，自己先苦笑一阵，说道，‘师兄，我是来传话的。’我爹见他被人锁着，很是愤怒，不待他说话，立时便抽出腰刀，一下子就砍断了铁炼。”

“我师叔平日何等威风，江湖上人称‘扑天虎’，这时却……却像头病猫似的，他手上的铁炼给我爹斩断，脸上的神情却反而更畏缩，不住的往童三看去。我那时很是愤怒，大声道，‘师叔！你在搞什么？到底有什么好怕的！’我那时很是生气，不过我爹毕竟是老江湖，他已然看透师叔来的用意，居然笑了一笑，对童三说道，‘我这个师弟有劳你一路照顾了，阁下有什么话交代，不妨直接明说吧！’”

齐伯川语音发颤，显然要说到正题上，伍定远虽然暗暗心惊，却也不敢打岔，只是专心聆听。

齐伯川道，“那童三抬头仰天，正眼也不看我爹一眼，冷冷地道，‘上头有令下来，要总镖头自己识相点，早些把东西交出来，可以饶你全家不死。’我像是听到天下最可笑的笑话，登时哈哈大笑，不过我爹和我师叔却没笑，不只他们二人没笑，厅上其他人也安安静静的，倒似我是个傻瓜一般。”

“我爹嘿地一声，一本正经地道，‘阁下到底是什么人，凭什么要我交出东西来？’童三却毫不理睬，冷冷地道，‘我没有这许多废话陪你，你交是不交？’口气恶劣至极，我爹摇头道，‘我这个镖局也有几十年光景了，还没有人敢胆在我这里闹事，阁下一昧要我交出东西，却是要老夫交什么东西出来？若不留下名号，又要我如何对托镖之人

交代？’童三道，‘那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事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交是不交？’语气狂傲之至。”

“我爹还没回答，我已经怒不可抑，大吼一声，‘老狗！’当场拔刀冲向童三，对着他脑门砍了下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忽然一道白光射进屋来，师叔忽地大叫，‘伯川退开！’跟着往我身上扑来，我听得师叔一声闷哼，软倒在我身上，鲜血泊泊流了出来。我爹连忙奔来，扶住我师叔，只见他背上插了一柄小小的短剑，已然救不活了。童三在一旁道，‘想清楚了，若不交出东西，这就是第一个榜样。’我爹将师叔轻轻放在地下，猛地拔刀，眼中露出痛恨至极的眼色，童三却浑不在意，冷冷地看着我爹。”

伍定远一愣，他自己是暗器名家，一手“飞天银梭”傲视西凉，但却想不起有什么暗器竟能如此霸道，连“扑天虎”这种好手也难以防备。

“那时我抱着师叔，眼见他不成了，想起他从小对我的好处，心里真是痛，又听见童三在那里冷言冷语，实在无法忍耐，当下我暴吼一声，抽出刀来，就要找童三拼命，这时忽然有人拉住我的脚，我回头一看，却是我那将死的师叔。我流泪道，‘师叔，看我为你报仇！

‘师叔却摇摇头，轻轻地道，’没用的，斗不过他们的，我们……我们认输。‘说罢，头一歪，竟然便死了。“

“童三见我们愣在当场，只淡淡地道，‘总镖头，今晚子时之前，你把东西送到我铁铺里来，可以饶你全家不死，你好自为之。’我怒火填膺，正要拔刀，忽然门口两名镖师慢慢软倒，胸口各插着一只飞剑。我见那飞剑来势如此之快，心中一寒，也不怕人笑话，唉……

两腿居然一阵酸软，竟眼睁睁看着童三走了出去。“

“我爹脸色铁青，还没决定追是不追，忽然听到屋顶上脚步声细碎，这才晓得童三竟有大批高手随行。我看着爹爹，他的脸色极是难看，也是站不稳了，唉……说来不能怪我们，想咱燕陵镖局在江湖上行走，何时被人这样作践？那真是咱们生平头一回这样委屈。”

伍定远叹了口气，这燕陵镖局确实称霸西凉多年，从不曾给人作弄戏侮，哪知竟会给一个不会武功的老铁匠出言侮辱，想来他们心里的郁闷，定是难以宣泄。

齐伯川道，“我扶着爹爹进到书房，问道，‘爹爹啊！到底该怎么办？’我爹闭目养神，过了良久，才回答我，‘你爹爹人可以死，燕陵镖局可以散，但名声却决计不能坏。咱们在江湖上混，靠得是’信义‘这两个字，至死都不能改。’他说罢，脸上忽然红润起来，大声道，‘好贼子！当我齐润翔好欺负吗？伯川！咱们这就向少林本院求援！’”

伍定远点头道：“是啊！齐老板出身少林，只要请得少林圣僧驾临西凉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！”

齐伯川苦笑道：“俗话说得好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咱们有位师叔祖在灵州本能寺挂单，离西凉不过两日的路程，但就算师叔祖他老人家讲究义气，马不停蹄的赶来西凉，等到了西凉城，只怕也过了当夜子时，什么也来不及了。”

伍定远点头道：“这批凶徒好不奸诈，想来他们已算定此节，这才定下子时之约。”

齐伯川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待到那日下午，又是一件惨案传来，我们派出去的十八名好手又给人杀了，点子杀人后也不掩尸灭迹，还将咱们镖旗倒插在地，存心挑衅，看来真要干上啦！到得我爹看过送回来的尸首，眼见点子的武功高得难以置信，脸色更是难看得紧，知道原本的如意算盘全然落空了。”

伍定远回想那日十八名镖师被杀的惨状，心中仍是一阵惊惧。

齐伯川又道：“我爹见童三订下的时限就要到了，咱们师叔祖一时又赶不到西凉，恐怕局面是凶多吉少了，便对我说道，‘咱们若不把东西交出去，只怕这群匪徒真会杀害我齐家满门，孩子，你怕不怕？’我哈哈大笑，说道，‘白天那几只飞剑很是厉害，但我齐伯川是何等人？岂是被人家吓大的？’”

“我爹听我这么一说，很是高兴，他摸摸我的头，微微地笑着，说道，‘孩子，你以后一个人在江湖上打滚，也要这么坚强才行啊！’我听我爹这么说，大吃一惊，急忙问道，‘爹爹怎么这般说话？’我爹笑了笑，但我看得出来他是强装出来的，他苦笑良久，忽地道，‘好孩子，爹爹要你立刻离开西凉！’”

说到这里，齐伯川实在忍耐不住，登时潸然泪下，哽咽道：“此刻回想起来，我爹真是爱我，他决意一死，却要我独自逃走……”

伍定远心下侧然，看来齐润翔有意把自己性命拼掉，却不忍爱子送命，这才出此下策。

他轻叹一声，说道："父母爱子之心，那是天性使然，齐少爷你务必自重，千万别辜负总镖头的一片心啊！"

伍定远想到齐润翔死前的惨状，心中一阵难过，便伸出手去，轻轻握住齐伯川的手掌。

齐伯川望着伍定远的双眸，一时肩头轻轻颤抖，似乎甚是感动。

过了半晌，齐伯川缓缓将手抽了出来，叹道："那时的我血气方刚，哪想这么多，我一听爹爹要我独自逃走，很是生气，我好好的男儿汉，怎能扔下大家不管？再说我娘一个女人家，以后没了我这个儿子，又要她如何过日？我发了好大的脾气，除非我爹把真相说明白，究竟是什么人劫镖杀人，否则我决计不走，我爹爹被我逼急了，只说了三个字，'卓凌昭'。"

伍定远全身一震，颤声道："我……我曾听人说过这个名字，到底这人是什么来历？"

齐伯川脸上露出痛恨至极的神情，说道："'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'，这两句话伍捕头听人说过吧？"

伍定远惊道："此人是昆仑山的掌门？"

齐伯川呸了一声，说道："玄门大派，禽兽不如。我一听是昆仑山下的手，只气炸了胸膛，伍兄，我们可是堂堂少林寺弟子，区区昆仑山，想我嵩山少林寺还没放在眼里，若非如此，昆仑山的人为何不直接同我们朝相，又何必托童三那老王八来啰唆？说来说去，还不是怕了我们？当晚我就决定大杀一场，好出胸中恶气。"

伍定远沉吟片刻，道："所以你找上了铁匠童三？他也是昆仑山的人？"

齐伯川脸上露出狰狞的表情，恨恨地道："他奶奶的，说起这老王八，我就一肚子气，恨不得再砍他两刀！"

伍定远一怔，奇道："此人不过是个老铁匠，齐少爷怎地如此恨他？"

齐伯川骂道："真他妈的小人得志！这老匹夫不过是个小人物，平日还跟咱们做些买卖，也不知镖局里的弟兄怎么得罪他了，这老小子

居然出卖了我们，把镖局平日的大小勾当全告诉昆仑山，更可恨的是，这家伙竟然如此不知进退，也不想想，若非昆仑山的人不愿露脸，哪轮得到他来指东道西？要是这老小子日间给我客客气气的，我也不会找他麻烦。嘿嘿，可惜他狐假虎威，不只公然辱我父亲，还践踏我燕陵镖局的名声，我若不杀他，难泄我心头之恨！”

伍定远皱眉道：“所以你亲自下手，连夜就把他杀了？”

齐伯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嘿嘿笑道：“那日下午，我爹爹硬要我离开西凉，还找了几个弟兄陪我走。我不忍让我爹爹担心，便假意离去，其实只是躲在城郊，等到午夜子时，咱齐少爷便要找几个昆仑王八蛋杀了出气，看他们又能拿我怎样？我那几个弟兄听了我的主意，都是高声叫好，就等着夜间过去下手。”

伍定远实在不以为然，心道：“这齐伯川做事太也冲动好胜，大敌当前，哪能这么胡来？”但这话不便明说，只有苦苦忍住。

齐伯川又道：“那夜不过戌牌时候，我找了几个弟兄，便到铁铺去找这老混蛋，他还是那一幅神气模样，夸我懂事，想通了道理。我那时笑了笑，他奶奶的，就这么一下子，把刀子架在这王八蛋的脖子上，笑着问他，‘老乌龟，东西没有，刀子倒有一把，你是要死要活？’哪知这个老家伙居然还摆出那幅神气德行，对我说道，‘齐少爷，我劝你乖乖把东西交出来，别害死你全家人。’我大吼一声，他居然不把我当作一回事，还在那里唠唠叨叨、说东说西，他奶奶的，惹火了老子，便这么一刀给他，看他还神气个什么劲哪！”

伍定远见他神色凶狠，不由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“这童三虽然为虎作伥，但也罪不致死，齐少爷，这可是你的不是了。”

齐伯川冷笑道：“伍捕头，你要有本领，不妨马上拿我回去。”

伍定远哼了一声，并不回话，一来齐伯川武功精强，伍定远并无胜他的把握，二来案情尚未水落石出，不便和他破脸，当下淡淡的道：“齐少爷找伍某出来，大概不是要打架的吧！”

齐伯川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我与伍捕头无冤无仇，只要你不碍着我报仇，一切都好谈。”

两人默默对望，一时无语。

过了良久，齐伯川又道：“我杀了童三之后，把他的脑袋挂在梁上，存心给昆仑山来个下马威，要他们知道燕陵镖局不是好惹的，干完事之后，我便带着兄弟们回到镖局，谁知大伙儿才走进内堂，就觉得有些不对，怎么镖局里守夜的兄弟全不见了，我很是紧张，抽出家伙，在局里搜寻，哪知道……哪知道我一走进内堂，就见到一群禽兽，他们身穿白袍，手提长剑，正在屠杀我们局里的男女老少。他奶奶的，伍捕头，为何我会说是屠杀呢？嘿！说来惭愧，我们镖局竟然没有丝毫还手的余地。”

齐伯川说到这里，反而平静异常，不似先前激动的模样，伍定远心下暗暗佩服。

齐伯川轻轻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那时我猛一看，我家的几个女眷，竟都给禽兽奸辱了，我大吃一惊，想不到堂堂的玄门正宗，竟会干出这种下三滥的行径，那时我爹给他们伤得不成人形，显然是在逼问什么事情，我娘好像很害怕，缩在墙角哭泣。我那时也不恐惧，也不愤怒，只是觉得奇怪，怎么世界会颠倒来玩了呢？这里是大名鼎鼎的燕陵镖局啊！我暴喝一声，拔出大刀，奋力往那群人砍去，有一个人用剑挡住我砍去的那刀，刀剑相交，猛地我的胸口一痛，跟着破了一个孔，你看！”

齐伯川解开衣服，果然他左胸扎着绷带，隐约可见一个小孔。

伍定远想起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说的几句话，忍不住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就是‘剑蛊’吗？”看来那十八名镖师，便是死在这凌厉绝伦的“剑蛊”之下，想来齐伯川功力较深，不然阴劲直穿心脏，必定当场暴毙。

齐伯川摇头道：“我管它是‘剑蛊’，还是什么狗屁，反正那时只想大杀一场，死也好，活也罢，老子全都不在乎。我爹见我回来，忽然大叫一声，他明明伤得很重，却不知道从哪生出一鼓力气，猛地跳了起来，往我身上一推，连连叫道，‘快走！快走！’我当然不肯，仍然举刀乱劈，那些人并不想杀我，大概要把我擒住，用来要胁我爹爹，我与几个弟兄虽然拼命抵挡，但那些人武功实在高明，几招过后，我身上就已挂彩，几个弟兄们更是……唉……我见平日的好弟兄片刻间尸横就地，心里又惊又怒，不知该打还是该逃，我尚未打定主意，一

个面目肿胖的家伙跳到面前，向我笑道，‘你就是齐家的少爷，今夜我做了你的便宜老子，你娘老是老了点，还是挺有味的。’”

伍定远听齐伯川毫不保留的转述凶手之言，颇感不自在，低声说道：“齐少爷，你看开些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，别一直把这些伤心事记在心上。”

齐伯川面无表情，像是没听到伍定远的话，怔怔地道：“那时我气得吐血，只想冲上前去乱杀，可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叫，‘报仇！我要报仇！’，这下子我就清醒多了，我开始往大门退去，那些人想阻拦我，都给我用拼命的招式挡开了，哪晓得那胖子实在卑鄙，居然从我背后偷袭，重重在我背心上打了一掌。这掌打得我眼冒金星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身子一软，就要倒下，心想一切都完了，我也要死了，这满门的仇恨谁来报？忽然背后传来一个慈祥的声音，说道，‘孩子，别怕。’我心想这当口还有谁来救我？那声音很祥和，好像是天上神明说话的声音，我一听之下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，身子往后便倒，跟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

伍定远想起齐润翔曾向少林寺求援，便问道：“是少林寺的大师救了你么？”

齐伯川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那日下午，咱师叔祖接到飞鸽传书，他念及咱们情势危急，连马也不骑了，便连夜施展轻功，独自赶来。若非如此，我这条性命早也没了。”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，一日之间，燕陵镖局先被人杀了十八名镖师，后又满门遭人屠戮，实在是惨不忍睹，这堂堂的西凉第一大镖局，想不到落得如此下稍。两人一时静默无语，都是满怀心事。

过了片刻，伍定远问道：“你逃得性命后，便一直和少林的大师父们在一块吗？”

齐伯川叹道：“是啊！不然怎么逃得过大批人马的追捕？衙门找我，昆仑山更是要我，哼！我这条命还真的值钱的很哪！”

伍定远劝道：“齐少爷务请自重，你的性命是少林大师千均一发之际救出来的，当然贵重了。”

齐伯川哈哈大笑，声音却满是悲痛，两行眼泪更流了下来。

伍定远道："少镖头，伍某虽然不才，但也会竭心尽力，为你家满门老小伸张公道！"

齐伯川嘿地一声，道："伍捕头快人快语，就盼你别忘了今日之言！"

伍定远听得这话语带讽刺，知道自己尚未为人所信，他转过话头，问道："昆仑山的人马几番出手，该当拿到他们要的东西吧？"

齐伯川双目一亮，嘿嘿一笑，说道："这倒没有，他们还是白忙了一场。"

伍定远奇道："他们连着三次出手，都没有拿到东西，那东西到底在谁手上？"

齐伯川脸上神色诡异，说道："这倒要请伍捕头猜上一猜了。"

伍定远道："莫非在齐少爷手上？"

齐伯川摇头道："若是在我手上，我还留在西凉做什么？"

伍定远急道："齐少爷别卖关子了，爽爽快快的说出来吧！"

齐伯川伸手指着伍定远，道："东西就在你手上！"

伍定远大吃一惊，随即笑道："齐少爷，都什么关头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"

齐伯川面色严肃，沉声道："伍捕头，那天你离开镖局后，我爹曾送了几样东西倒衙门去，你可还记得？"

伍定远心中一凛，登时想起齐润翔送来的三只箱子，自己曾拣了条衣带，其余物事都被知府充公了。他颤声道："莫非……莫非就是那几只箱子？这……这从何说起？"

齐伯川道："伍捕头，我爹怕了昆仑山的高手，知道他们早晚会闯入镖局劫镖，就偷偷地派人把东西送到衙门，托你的手保管，等风浪过去后再找人取回。我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。"

伍定远面露歉色，说道："那几只箱子现下都给知府大人没收了，这可难办了。"

齐伯川摇头道："伍捕头，你看看你自己的腰上。"

伍定远低头望去，只见腰上好端端的系着齐润翔送来的玉带。

齐伯川森然道："伍捕头，这条玉带就是这趟十万两的重镖，也就是昆仑山三次出手不得的宝贝。这个秘密，天下就你我二人知道而已。"

伍定远颤抖着双手，解下玉带，只见玉带的缝工甚是精细，上头镶着一块古玉，那日属下一时兴起，要自己穿戴上，想不到竟有如此重大的来历。

齐伯川道："伍捕头，我现下在外逃亡，多有不便，这东西就有劳你了。"

伍定远定了定神，说道："齐少爷，这条玉带到底有什么古怪，还请你言明。"

齐伯川缓缓地道："这条玉带非同小可，关系天下气运，你……你……"

齐伯川说到这里，身子突然一颤，伍定远忙道："齐少爷你说明白点，这玉带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怎会关系天下气运？"

齐伯川没有回话，嘴角流出鲜血，霎时面色已成惨白。

伍定远大惊失色，连忙往他身子看去，只见齐伯川背后插着一柄飞剑，适才他说话之间，稍不留神，竟被人下手暗算！

伍定远又惊又怒，正要朝门外追出，却见齐伯川身子缓缓向后软倒，伍定远急忙奔了回来，将他抱在怀里，便要替他治伤，只是短剑入肉甚深，直没至柄，恐怕没得救了。

伍定远心下悲痛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捏住了伤口，但鲜血仍从剑刃缝隙处涌了出来，转眼便染红了两人的衣衫。

齐伯川靠在伍定远怀里，他睁着双眼，脸上满是疑惑，问道："我……我也要死了吗？

就这样……就这样死了吗？"

伍定远见他脸色发白，全身颤抖不止，眼看是不成了，当下紧紧抱住了他，垂泪道："齐少爷放心，我伍定远在此，你绝不会死的！"

齐伯川干笑一声，猛地抓住伍定远的双手，道："是啊！我怎么会死？如果我死了，这世上还有天理吗？还有王法吗？伍捕头你说啊，是不是呢？"

伍定远见他命在旦夕，心下痛楚，点头道：“是…老天有眼，齐少爷你不会死的……”

泪水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齐伯川听了这话，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，他喘气道：“你说的对，我不会死的……我还要替我爹娘报仇，我要重振燕陵镖局，我要杀光昆仑山满门老小，老天爷有眼，照顾好人，我…我不会死…我一定不会死……”

他声音越来越低，终至细不可闻。

可怜他满心仇恨，可怜他满腔热血，但最后，他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。

他还是死了。

可怜齐家满门，竟连最后一个遗孤也不能保住！

伍定远心下痛楚，眼泪不禁流了下来。短短几个时辰，他已把齐伯川当成是知交好友一般，对他的身世遭遇甚是怜悯，谁知他还是死了，带着满身的血海深仇死了！

这世上还有天理吗?

伍定远大吼一声，掏出“飞天银梭”，当即冲出马王庙，朗声喝道：“大胆贼子，放我西凉伍定远在此，还敢逞凶杀人！快快给我滚出来！”

伍定远说到此处，忽听到背后有人轻笑一声，他大怒之下，回头望去，月色中只见十余名身着白袍之人，站在庙顶上，个个面目阴沈。

伍定远倒退了两步，执起飞天银梭，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，速速报上名来！”

那十余人静默无声，黑夜中只见他们的眸子灿然生光。

伍定远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杀人偿命，你们碰到我伍定远，算是倒楣！”他明知这些人武功高强，但形势禁格，只有一拼，手上用力，飞天银梭激飞而出，往那群白袍客射去。

却听“当”的一声，其中一人举剑震开银梭。伍定远虎口发麻，倒退了一步。

那十余名白袍客纵下檐来，站在院中，隐隐对伍定远成合围之势。一名高瘦的白袍客嘶哑着嗓子道："伍捕头，把东西交出来，我们可以留下你的性命。"说话间，一众白袍客缓缓向伍定远行近。

伍定远心下暗暗忌惮，四处寻找逃生之路，一名白袍客冷笑道："想逃？没那么简单吧！"

伍定远朝说话人望去，只见他生得异常矮胖，想起齐伯川死前曾说过一名最为卑鄙的歹徒，看来就是此人。

那矮胖之人狞笑道："他奶奶的，有什么好看？"身形一闪，便往伍定远欺来。他身形虽痴肥，但脚上步法却灵动至极。

伍定远见避无可避，双手一扬，飞天银梭对着那矮肥胖子激射而出，胖子侧身避开，骂道："死小子！连你祖宗也敢伤？"

伍定远不待招式用老，两手一招，那银梭又向胖子后脑飞来。胖子难以闪躲，只有着地滚开。伍定远大吼一声："齐少镖头！看我为你报仇！"银梭竟似活了一般，一招"飞星坠地"，对着胖子脑门疾攻而下。

忽听"当"地一声，那胖子猛地拔出配剑，挡开了飞天银梭，他站起身来，急舞长剑，招招紧急，攻向伍定远。他一剑在手，竟如换了个人似的，剑法凌厉无比。伍定远的银梭逐渐施展不开，两人兵器每次相碰，都震得他虎口发麻。旁观的一名白袍客见这胖子十余招已过，仍未拾夺下伍定远，说道："刘三你退开，让我来。"

那人身形一幌，跟着双指伸出，居然轻轻巧巧地拿住"飞天银梭"，伍定远大骇，知道那人武功远胜自己，正彷徨间，那人已然举掌拍来。伍定远见这掌内力深厚，不敢硬接，只有向后急跃相避。

那人阴恻恻地道："伍捕头，你是公门中人，我们不想杀你，不过你得留下东西，否则，哼！这齐伯川就是你的榜样！"口气极尽恐吓。

那胖子刘三接口道："嘻！嘻！老子那晚享尽艳福，从齐老头的老婆开始，他奶奶的一路玩到他老头子的小妾丫嬛，这老头还真硬气哪！叫的呼天喊地的，居然还不肯招出东西下落，害得我们累了一夜！哈哈！哈哈！"其他几名白袍客跟着淫笑起来。

伍定远目眦欲裂，气得胸膛快炸开了，他识得最凶残的黑道中人，也不过杀人越货，这般公然淫人妻女的兽行，居然还能洋洋得意

的夸口?

伍定远看着那胖子丑恶的肿脸，淫邪的奸笑，想起齐氏父子生前也是响叮当的好汉，竟被这种禽兽害死，妻女惨遭玷辱，若不能手刃此人，自己还配再做这西凉捕头吗?

伍定远大叫一声，赤手空拳冲向那胖子。那胖子正自得意洋洋地淫笑，那料到伍定远不要命的冲来，竟被他一拳击在鼻梁上，那胖子登时鼻血长流，他一怒之下，拔出长剑，对着伍定远脑袋猛劈下来。伍定远大怒之下，失了防备，眼见这西凉名捕的一颗脑袋便要被劈成两半，脑浆四溢，死于非命。

伍定远自知死期已到，心中既悲且恨，只恨自己学武不精，竟要死在这种小人手中。那胖子脸上露出兴奋喜悦的残忍神情，这剑是收不住了。

第一卷 西凉风暴 第五章 死与降

伍定远命在旦夕，心中悲愤难言，登时仰天狂叫，那胖子手上一缓，淫笑道："不过砍个脑袋而已，你大呼小叫什么？我又没逼奸你亲妹子？"说着手上加劲，长剑直劈而下。

便在此时，忽然一个矮小的身影飞入场中，挡在伍定远面前，这身影来得又急又快，场中众人都是为之一愣。

"阿弥陀佛！"

一声慈和的佛号响起，只见那胖子肥大的身躯冲天飞起，手上长剑断成数截，胖子口中鲜血直喷，胖大的身躯向那班白袍客飞去，一名高瘦的白袍客伸出双掌，接过了胖子。但来势劲急，那白袍客身子不由得向后一晃。

伍定远死里逃生，他张大了嘴，转头望去，只见一名面目慈和、身形矮小的老僧，正站在自己身侧，更后头站着几名壮年僧侣，或持戒刀，或执法杖，人人口宣佛号，语声肃穆悲戚。

伍定远想起齐伯川死前曾说少林高僧已在西凉，看来便是这几位师父了。

那矮小老僧无视强敌环伺，迳自走了过来，道："你就是伍捕头么？"

伍定远连忙点头，那老僧道：“伯川呢？这孩子匆匆留书在桌上，说是要到马王庙，怎么这会儿没见到人？”这老僧不知齐伯川已死，仍在伸头探看，四下寻找他的身影。

伍定远大悲，霎时跪倒在地，手指那群白袍客，大哭道：“都怪我保护无力，少镖头死在这群贼人手里了！”

那老僧惊道：“什么？连伯川也……怎么会……这……”他虽然佛法渊深，此时也是激动不能自已，众怪客却只嘿嘿冷笑，神态傲慢之至，丝毫没把他们几人放在眼里。

那老僧托起伍定远，悲声道：“几位施主好很的心肠，连齐家最后的血脉也不放过！如此凶狠残忍，还把我嵩山少林寺放在眼里吗？”跟着一声清啸，大声道：“众弟子抄兵器！

降魔护法，更待何时？“少林僧众心中悲愤，大喊一声，冲向那群白袍客。

众白袍客见众少林寺僧侣如同拼命，纷纷跃上屋檐，人人身法轻盈，来者竟都是一流好手。一名高瘦的汉子待众人已走，这才纵身跃起，显是领头之人。

眼看高瘦汉子已站上了屋檐，便要飘身远去，忽然那老僧提气一纵，身影飞扑，后发先至，转眼间便已来到那人身后三尺，只听他沉声道：“下去！”一股排山倒海的掌力扑出，便向那人推去，那人双掌一并，嘿地一声，硬生生地接下那老僧刚猛的一掌，只听砰地一声响，那人立足不定，登时坠下屋檐。

众白袍客见首领失陷，立时奔回，团团护卫住那首领。

那老僧怒目望着那首领模样的人，厉声道：“你们昆仑山好辣的手！‘剑影’钱凌异，叫你们掌门人来见我！”

那首领钱凌异见老僧认出自己，脸上登时变色，忍不住哼了一声。

那老僧不再说话，当下气凝丹田，一掌劈出，真力笼罩钱凌异身周。钱凌异不敢硬接灵音掌力，不住游走。伍定远见那老僧虽然老迈，但身手矫健，竟是不输少年，一时间已逼得钱凌异难以招架，连连后退。

这老僧虽是大占上风，但那厢少林弟子却连连遇险。众僧武艺与白袍客相当，只是人数仅五六人，远远不及白袍客的人多势众，只靠众人含悲拼命，才与白袍客勉强战成平手。伍定远怕少林僧众失利，便也跃下场中，加入战团，与白袍客激斗起来。

十余招过后，那老僧见弟子们大落下风，恐怕时候一长，多人便要当场重伤，他知久战不利，便欲速速击毙领头的“剑影”钱凌异，以解众人之危。

心念于此，那老僧便深深吸了口气，跟着双掌一并，缓缓推出，正是他的成名绝技，“大悲降魔杵”，化杵法为掌法，一股降妖除魔的佛门真气汹涌而至。

钱凌异只觉一股排山倒海的大力袭来，罩住四面八方，难以动弹，眼看避无可避，当即拼起全身功力，便要硬接那老僧一掌，此时一名白袍客见那老僧掌力太强，怕钱凌异承受不起，当下也是两掌推出，一同抵挡少林神僧的深厚掌力。

只听一声大响，三人掌力相接，那老僧身体微微一晃，钱凌异退出了四五步，另一人却口喷鲜血，这人适才曾以两指夹下伍定远的“飞天银梭”，武功也颇高强，哪知掌力硬拼之下，便已相形见拙。

两旁少林弟子见师祖占了上风，连忙抢上前来，举起兵刃，便朝那两人身上挥落。

钱凌异冷笑道：“捡便宜吗？”他手按剑柄，咻的一声，长剑登时出鞘。

那老僧大惊，忙道：“大家快退开！”

但那钱凌异剑势太快，那老僧虽然出言提醒，仍是迟了一步，只听众弟子大叫一声，转瞬之间，纷纷中剑倒下。

钱凌异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师父厉害，徒弟脓包，少林寺这般大的名头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”说着飞身跃起，纵上了屋檐。

伍定远见钱凌异剑法怪异，心下骇然，抬头望去，那钱凌异兀自站在屋檐上，神情傲然，月夜中只见他手中剑刃好似透明，看来诡异无比。

那老僧颤声道：“好一个‘剑影’！好狠的昆仑山！”

众人正待要追，钱凌异早率人去远了。伍定远忙扶起众人，包扎伤势。灵音叹了口气，这一役少林弟子人人受伤，却留不下一名白袍客，可说是大败亏输。总算没人被杀害，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

伍定远见众人已走，向那老僧拱手道：“大师功力非凡，不知法名如何称呼？”

那老僧道：“老衲灵音。”

伍定远啊地一声，忙道：“原来是少林寺戒律院首座驾临，失敬，失敬。”

少林寺中高手如云，向有所谓“四大金刚”，这戒律院首座灵音就是其中之一，与方丈灵智、罗汉堂首座灵定、塔林守护灵真等三人合称‘智定音真’。其他灵字辈的高僧，尚有四、五十人，但以“四大金刚”武功最高，修为亦最深。江湖上有句故老相传的歌谣：“达摩院中三宝圣，罗汉堂前四金刚”，说的便是少林寺中这几名僧人，这灵音既是少林金刚之一，武功自是了得，伍定远适才见他出手，果然功力非凡，心中更增敬意。

灵音虽然佛法渊深，但当此大变，也是伤心悔恨，垂泪道：“伯川啊伯川！这孩子可是齐家最后的一点血脉……都怪老衲疏于防范，竟叫他又遭了毒手…”

伍定远心下难受，正要出言慰解，忽然马蹄之声大作，数十骑急急奔向马王庙，众僧见强敌甫退，哪知又有人过来，连忙抄起兵刃，便要上前御敌。

伍定远极目眺望，只见来人身穿官差服饰，他心下一宽，向灵音道：“这些人是我的手下，不打紧。”众僧闻言，都是松了口气。

伍定远挥手叫道：“我是伍捕头，你们快快过来。”

人群中传出老李的声音：“伍捕头，太好了，你老人家果然在这儿。”

众官差急急下马，走向伍定远等人，伍定远吩咐道：“这几位是少林寺的师父，你们快扶大师们去歇息。”

众官差听了伍定远的交代，只是答应一声，但脚下却是一动不动。

伍定远心下奇怪，不禁“咦”了一声，他自任捕头以来，无人敢胆违逆他的只言片语，此时见众人神色有些奇特，只得把话再说了一遍，哪知众官差好似没听见他的说话，仍是无人移动脚步。

伍定远大怒，喝道：“你们聋了吗？我叫你们扶几位大师父去歇着，你们还愣在这干嘛？”

老李与小金对望一眼，两人面色为难，似是欲言又止。

伍定远料知有异，正待责问，忽听一人冷笑道：“伍捕头，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整天只会逞派头，没半点真本领。”

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只气得全身发抖，他怒目望去，却又是新来的阿三在那儿放肆。伍定远不想在灵音面前料理家务事，沉声道：“老黄，老陈，你们带几位大师父下去休息。”

老黄等应道：“是！”脚下却不移动。

伍定远满心怀疑，正要出言相询，忽然马蹄声响，又是几匹马赶来，远远有人喊道：“知府大人驾到！”

众官差往旁急让，一齐跪倒在地，一人翻身下马，身旁跟着两名亲兵，不是知府陆清正是谁？

伍定远见知府忽然赶到，心中一凛，忙躬身道：“属下参见知府大人。”

陆清正见他向自己行礼，却是不理不睬，只是哼了一声，冷冷地道：“伍定远，你眼里还有我吗？”

伍定远一愣，说道：“属下有何过错，大人还请明言。”

陆清正道：“你三更半夜的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伍定远道：“属下接到密报，说齐少镖头在此，我不敢有所耽误，便赶紧出来查案。”

陆清正冷笑道：“查案？我看是出来犯案吧！”

伍定远吃了一惊，不知陆清正何出此言，忙道："属下真是出来办案的，这几位大师傅可以作证。"说着向灵音一指，灵音见场面混乱，一时不知要如何为伍定远开脱。

陆清正冷笑道："这些和尚不知是哪儿来的，多半是你的同伙。"

伍定远不知陆清正何以怒气冲冲，正待答辩，忽听阿三的声音在庙中响起："找到齐伯川啦！"说着匆匆奔出，向陆清正道："启禀大人，齐伯川被人杀害，尸身就在庙中。"

陆清正大怒，暴喝道："大胆伍定远，你知法犯法，杀害齐伯川，还有什么话说！"

伍定远又惊又怕，霎时跳了起来，忙道："齐伯川不是我杀的，还请大人明鉴。"

陆清正大声道："伍定远，老实告诉你吧！本官今晚接获线报，说你觊觎燕陵镖局的财物，杀害他们满门老小，今夜更图谋杀害唯一人证齐伯川。如此罪大恶极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"

伍定远张大了嘴，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一向奉公守法，更为了燕陵镖局一案四处奔波，此事世所共见，怎能有人这般诬陷于他？伍定远全身颤抖，脑中乱成一片，急急想道："这就竟是怎么回事？是谁要陷害我？"

陆清正见伍定远呆立无语，当即冷笑道："伍定远，你快快束手就擒吧！别要一错再错了！"他伸手一挥，向众官差喝道，"来人，给我拿下了！"

众官差发一声喊，一齐奔上前来，伍定远见众属下无人愿为自己出头，心中既感悲凉，复又伤痛，他大喝一声："谁敢动我！"

众人一惊，在旧日上司的积威之下，一时竟无人敢动一步，老李等人更是远远退开，脸上全是为难。

伍定远见情势危急，众下属又胆小怕事，无人会为自己分辨，只有老仵作黄济义气深重，不会弃自己不顾，当下大声道："大人，我真是冤枉的！请大人速速召见仵作黄济，自会明白属下是受人诬陷！"

陆清正冷冷地道："伍定远，我若要见黄济，还需要你教吗？"

灵音见情势急转直下，料来伍定远定是给人陷害，忙道："这位大人，齐家少爷不是伍施主所害，凶手另有其人，还请大人明察。"

陆清正冷冷的道："你这和尚又是谁，凭你也来和我说话？"说着向一众官差喝道："你们还等什么？快给我拿下了！"

众官差想要上前，却又不敢，只围在伍定远身边大呼小叫，却无人真敢上前厮杀。

陆清正见一众官差无人敢胆上前，登即怒喝："你们干什么？想要和这姓伍的一起造反吗？"

伍定远听知府这么一说，心下已是了然，料知陆清正有意对付自己，却不知他对自己有何不满。伍定远又悲又怒，大声道："大人，我伍定远为西凉百姓奔波卖命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……你却为何要冤枉我！为什么？"他自来行事稳重，哪知却有今夜之事，满腹冤屈间，泪水已是盈眶。

他正自悲愤大叫，忽听背后一人冷笑道："伍定远，你杀人犯案，还想啰唆什么？乖乖束手就缚吧！"

伍定远听这声音满是讥嘲之意，心下大怒，猛地回头看去，却见说话那人正是阿三，看来这人新进衙门不久，便想在知府面前逞威立功。

阿三冷笑道："你瞪我做什么？你还不知道自己完了么？"说着伸手朝他抓来，神态大是轻蔑，伍定远大怒欲狂，他行走江湖多年，如何把阿三这种人看在眼下？当下大喝一声，双手一挥，将阿三震飞出去。

陆清正怒道："伍定远！你胆敢拒捕？"

伍定远仰天大叫："大人，你只凭区区密告，便给我罗织罪名？你……你要我如何服气？"

陆清正见众官差不敢动手，当即回头看去，跟着拍了拍手，喝道："来人！把这伍定远拿下了！"

话声甫毕，背后两名亲兵答应一声，便朝伍定远走来。

伍定远见这两人脚步沉稳，武功竟似不弱，心下暗暗吃惊，连忙收敛心神，暗道："怎么知府手下有这等高手，我以前怎会不知？"

他全神戒备，不知这二人有何古怪，只见那两人走上几步，忽地身形一闪，便迅捷无比的向自己扑来，伍定远早已有备，手中飞天银梭激射而出，那两人武功高极，一人伸指在银梭上一弹，银梭准头立

偏，另一人拔剑出鞘，伍定远只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急收银梭挡架。

两般兵刃相交，刹那之间，那人剑上传来一股阴寒无比的内力，伍定远给这寒气一逼，全身莫名打了个冷颤，他心中战栗，知道遇上了难得一见的高手。

那人见伍定远架住长剑，更是连连催动内力，伍定远想要抵挡，但寒气攻心，忽地全身一阵酸软，胸口气滞，立感全身虚脱，当场便已软倒在地。

灵音吃了一惊，急忙奔上，护在伍定远身前，厉声道："你这剑法是昆仑山的'剑寒'！阁下和卓凌昭如何称呼？"

那人冷冷地道："大师好眼力！在下金凌霜，道号'剑寒'，卓掌门便是我师兄。那位是我三师弟屠凌心，江湖人称'剑蛊'便是。"

伍定远此时虽然软倒，但听敌人自承来历，忍不住心下一惊，他连忙翻身爬起，凝目便往那两名亲兵看去，只见那人六十来岁年纪，双目神光湛然，便是那"剑寒"金凌霜了，另一名男子身材矮小，一张脸丑陋无比，满是刀疤伤痕，外号却是"剑蛊"，伍定远想起方子敬所言，想来便是此人以这套阴狠剑法杀害了一十八名镖师。

伍定远望向陆清正，颤声道："知府大人，这些人便是杀害燕陵镖局满门的凶嫌，你...

你怎会和他们在一块儿？"

此言一出，老李与几名老官差互望一眼，这些老人原本就觉事情有奚翘，只怕是知府有意陷害伍定远，一听此言，登时肃然。只是众人虽然疑心，但眼前场面混乱之至，各人但求平安混过今晚，连忙低下头去，不敢多发一声，就怕惹祸上身。

陆清正微微一笑，道："谁说他们是凶嫌了？你可别做贼喊抓贼，胡乱栽赃义士。"

伍定远全身凉了半截，心中已经一清二楚，想道："原来如此，昆仑山的人居然与知府勾结上了，难怪会要对付我.....可这事怎么能够？"

伍定远见陆清正笑吟吟的，似乎有恃无恐，他心念急转，寻思道："这知府为何会和这帮凶徒勾结？他有什么好处？"霎时心中一

动，想起了那条玉带，已然醒悟，当下沉声道：“知府大人，你也想要这条玉带，对不对？”

陆清正见伍定远一语道破自己的用心，登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伍捕头啊伍捕头，看你这么精明，实在是个人才，杀了恁也可惜。”

他顿了顿，手指伍定远的腰带，道：“目下本官要取你腰上的玉带。只要你愿意双手奉上，本官不只饶你一条性命，还保你一生平步青云，荣华富贵不可限量！如何！”说着往伍定远腰间的玉带上下打量，面上神情却是贪婪无比。

伍定远惨然一笑，果然给他料中了，这知府大人也是为了这条玉带而来，他低头看着腰间，寻思道：“这条玉带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居然能劳动四品大员出马，齐伯川说这玉带关系天下气运，又是怎么回事？”想来适才昆仑门人偷听到他与齐伯川的对话，这才走漏了风声，把知府引来了。

他此时心头乱成一片，无暇多想，只低头无语。

陆清正见他兀自犹疑，又道：“伍捕头！俗话说的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哪！你把这几个和尚遣开，乖乖交出玉带，我们好好喝上两杯，结成知心好友，岂不妙哉？”

一旁老李与伍定远交好，一见知府口气放软，忙道：“伍爷，你就听陆大人的吧！别让我们为难了。”另一人道：“是啊！伍捕头！知府大人是咱们的顶头上司，官大学问大，你听他的准没错！”说话之人却是小金。众口铄金，都要伍定远从了。

灵音未曾与齐伯川深谈，不明案情，不知那玉带关系重大，这时默不作声，静观其变。

伍定远见属下们都要自己让步，灵音也不发一言，一时心乱如麻。想起自己本要升任陕甘道的总捕头，这时却莫名其妙的牵扯在血案中，还被指为凶手，一切都是因为这条玉带而起，看来只要把玉带奉上，不只升官有望，日后靠着知府陆清正大力提携，日后成就定是非同小可。

他颤抖着双手，想解下腰带，心头忽然一震，登时想起齐氏父子死前的重托，燕陵镖局女眷被奸杀的惨状，心中又自犹豫，万般痛苦中，实在难以决断……

世间的捕快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上曰是则是，上曰非则非的那种人。这种人不必有什么想法，也不必管什么天理，所做的无非就是完成长官心愿而已。另一种则是注定的该死，这些人有着自己的见识，天曰是则是，天曰非则非，这种人若在公门里修行，最后必会走上“以武犯禁”之路。

伍定远不是前一种人，他没有那么贱的奴性，但他也不是后一种人，因为他也少了那种凶恶的猛性。他既非小人，也非侠客，他只是很单纯的捕快，一个尽忠职守的捕快。

像他这样的性子，要他违背上司，那比杀了他还难，可举凡有血有肉的人，看到燕陵镖局的案子没有不动容的，若要伍定远丢弃苦主的付托，那也是十二万分的为难，在这一刻，伍定远内心天人交战，善念恶念盘旋不休。

死或者降，你必须做个选择。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你该怎么办?

众人呆呆的看着伍定远，都在等他示下。陆清正颇感不耐，便道：“伍捕头，我没时间与你干耗，你快点把玉带交出来，免得大家破脸。”

几名官差催促道：“是啊！大家有话好说，千万别伤和气。”

耳听众人的劝说，伍定远转头往庙门看去，蓦地热泪盈眶，眼前浮现出齐伯川临死前的悲愤神情，伍定远仰望天际，心道：“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你今日若要低头，你死后有颜面对齐家父子么？你少了良心，下辈子还要投胎做人么？”只见北斗七星闪烁，好似在昭告他一条明路，霎时之间，心中已有答案。

陆清正见他眉毛一动，当即笑道：“你想通了么？快把东西交上吧！”

伍定远满心悲凉，摇头道：“陆大人，要斗我是斗不过你的。只是伍某身为西凉城的捕头，没法见这些禽兽伤天害理，还能逍遥法外！你要我让出玉带，那是强人所难了。”

陆清正一听之下，脸色立变，森然道：“你到底要怎么样？”

伍定远热血上涌，暴吼道：“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不能主持正义也罢了，居然和凶手混在一起，这世间还有什么公理正义可言？我明白告诉你！只要我伍定远一息尚存，便不能背弃苦主，大家杀上一场吧！”

陆清正哼了一声，冷冷地对金凌霜道：“把这人杀了，东西拿走。”神态轻蔑，便似杀的是猪狗畜生，怕也没这般冷漠。

金凌霜身形一晃，剑光闪动，已然圈住伍定远，顷刻间，便向他心口刺落。众官差见两方动起手来，一起惊叫。

灵音一直静静旁观，他虽不明案情，也知伍定远站在道理的一边。这时见金凌霜出手，他也是一掌劈出。四大金刚果然功力非凡，掌力后发先至，登时将金凌霜逼退一步，其余少林僧抢上，团团护住了伍定远。

灵音走入场中，道：“陆大人，金施主，你们想要带走伍捕头，须问老衲答不答应。”

陆清正怒道：“哪来的妖僧，众官差，快给我拿下了！”

一旁官差虽然明白知府陷害伍定远，只是知府有命，岂能违抗？当下拔出刀来，呼喝连连，只是他们知道少林寺的厉害，不敢上前动手，却仅大呼小叫一阵，陆清正连声催促，老半天还是没人敢上前一步。

金凌霜与屠凌心互望一眼，金凌霜道：“老和尚交给我，你对付其他人。”说着往灵音攻去。

灵音丝毫不惧，运起一对肉掌，在金凌霜的剑光中穿梭，两人斗得激烈无比。

只见金凌霜剑光闪耀，寒气逼人，瞬间便出数十剑，灵音靠着内力雄浑，每回遇险，便双掌并起，以偌大掌力替自己解围，一时不落下风。两人又过数十招，灵音越战越是心惊，心下暗自骇异：“这昆仑山几年不到中原露脸，却原来卧虎藏龙。看这人剑法好生了得，怕不在武当、华山的剑术高手之下。”

昆仑山武学，向以剑法著称，自宋代创派以来，数百年积下了十三套剑法，其中以阴狠见长的共有两套剑法，便是这“剑寒”与“剑蛊”。

这两套剑法，需以深厚内力做为根基，尤其这“剑寒”，以一股奇阴至寒的内力，杂在诡异的剑招中，更令人难以抵挡。若以兵刃与之相接，内力稍弱的，往往走不到十招，便会身受内伤。此时灵音凭着一对肉掌，与“剑寒”金凌霜激战，全靠至刚至阳的“大悲降魔杵”掌

力，将内力运及身前三尺，用无形无质的掌风，逼开“剑寒”金凌霜的剑锋，这才保住脏腑平安。

斗到酣处，金凌霜举剑猛刺过来，全身功劲贯注剑尖，灵音喝道：“来的好！”双掌一推，运起“大悲降魔杵”，一招“破邪荡魔”，要在剑寒剑锋未至之前，先毙他于掌下。

那屠凌心见师兄缠住了灵音，便要趁势杀害伍定远，好来劫夺玉带。他舞动长剑，如鬼魅般地飘入少林僧众之中。

伍定远见他来势险恶，忙使出一招“流星经天”，对着屠凌心的额头打去，屠凌心裂嘴一笑，一张丑脸直是吓人，提剑一格，将伍定远的银梭震开，伍定远忽感掌心一痛，只觉一股极细极小的内力，竟如只耗子般，猛从自己的手心钻进体内。

伍定远心下大惊，正待运气防御，忽觉肩膀一痛，那细小内力竟从肩膀中穿出，霎时伤口鲜血疾喷。直到此时，他才明白那些镖师为何会有如此可怕的死状，原来是被此人阴毒的内力入体，破孔穿心而死，好在自己内力修为不弱，否则早已毕命当场。

少林僧众见伍定远受伤，忙挺兵刃往屠凌心身上招呼，屠凌心回剑自救，叮当之声不绝于耳，一招之间就架住了众僧的兵刃。

屠凌心狞笑道：“躺下吧！”众僧只觉屠凌心长剑上传来一股锋锐无比的内力，人人猛地惨叫，肩上流血，都是被屠凌心的阴毒内力所伤。

这“剑蛊”所练的内力，诀窍在于凝聚深厚真气于一点，借着兵刃相交之时，用一股阴劲突穿对手的护体内功，渗入经脉。若非伍定远与少林僧众内力颇有根底，那阴劲早已深入体内，心脏破孔而死，便如同燕陵镖局的武师一般，绝非肩臂带伤而已。

那一边灵音激战金凌霜，情势又有变化。灵音凭着“大悲降魔杵”的佛门神功，要在金凌霜剑锋未至之前，将其格毙。当下一掌推向金凌霜胸前，金凌霜见这掌非同小可，连忙伸出左掌护住胸腹，右手仍挺剑直刺，灵音见金凌霜变招如此之快，心中一凛，暗道：“昆仑山高手辈出，我这番也太托大了。”待要收掌退开，其势已有不及，剑锋早及胸口，情势险恶。

灵音无奈，此时只有行险，他双掌急速一合，一招“童子拜观音”，硬生生的夹住金凌霜的长剑，两人登时变成以内力比拼的场面。灵音只觉“剑寒”的内力既寒且邪，深怕久战之下会有内伤，当即深深吸气，运起十成十的内力，两手奋力使劲，只听“当”地一声大响，金凌霜猛觉虎口发麻，长剑竟已被灵音的刚劲震断，连忙飘身退开。

灵音正要追击，却见几名弟子身上流血，已被“剑蛊”杀伤，灵音百忙中向屠凌心劈出一掌，屠凌心斜身避开，捏起剑诀，与灵音斗了起来。

灵音高声喝道：“弟子们！快护送伍施主走！”

少林僧众背起受伤的同门，护住伍定远，往门外冲出。

陆清正大声道：“伍定远！你想清楚了！出了这衙门，你就是个逃犯了！”

伍定远正要奔出，猛然听见陆清正这几句话，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陆清正所言不虚，我若这么不清不白的逃走，只怕真会成了逃犯。”他停步道：“陆大人，你放下话来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！”

陆清正道：“伍捕头，我诚心劝你一句，你要出了这个门，天下虽大，你也无处可去。

你想和我作对，别说你得赔上陕甘道总捕头的肥缺，我怕你连这条命都保不了哪！“

伍定远知道他所说的是实情，一时犹疑不决，少林僧众见情势紧急，哪容他细细长考，连声催促他快走，不少官差抢了上来，要拦阻去路，都给少林僧逼开，伍定远见不能再耽搁，猛一咬牙，转身冲出。

陆清正怒道：“伍定远！你这一生就算是完了！”

屠凌心见伍定远即将走脱，忙冲上前来阻拦他，举剑向他急刺，一名少林僧倒举禅杖，替伍定远接下了这招“剑蛊”，屠凌心狂吼一声，举剑乱劈，功力到处，那少林僧每接一剑，身上便喷出血来。

灵音见弟子有性命之忧，当下顾不得宗师身分，抢过弟子手上禅杖，运起神功，也是乱劈乱砸。灵音自始至终都是空手应敌，此时兵刃上手，威力更是惊人，一时间无人能近他十步之内。

灵音喝道：“你们还不快走！师父一会儿来找你们！”

少林僧众与伍定远夺过衙门的马匹，几名官差想要阻挡，都给他们三拳两脚打倒在地，金凌霜与屠凌心两人空自着急，却冲不出灵音的拦阻。

众人抢过马来，往城郊奔逃。伍定远坐在马上，回首望着这个自小长大的凉州城，此去不知要到何年何月，才能再返回故乡，忍不住心中一酸。短短几个时辰，他的人生遭遇了极大变故，一切全为了燕陵镖局，伍定远心乱如麻，不敢多想，只有夹紧马腹，向城外奔逃。

众人奔出了十余里，后头并无追兵跟来，少林僧便要等候灵音大师，一行人躲入了树丛中。到得深夜，只听马啼声响，正是灵音到了。众人忙迎将上去，见他神情困倦，显然经过一番激战。

伍定远忙道："大师，眼下状况如何？"

灵音摇头道："老衲尽力脱身，一路从小径绕道而来，才耽搁了这许久。依老衲看，昆仑山与陆知府绝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，我们需得连夜赶路。"

伍定远见灵音为了他，不惜放下少林神僧的身份，与他连夜逃亡，心中感动，道："大师您为了我……"

灵音微微一笑，道："伍施主为了燕陵镖局出了这么大力，老衲只是些许报答伍捕头的恩情，施主莫再客气。"

行了半个时辰，灵音沉吟道："我们这般走法，到得明日，必然会被昆仑山赶上，到时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必吃大亏。伍捕头，你是这里的地头，可知道这儿有什么地方，能让我们躲避数日？"

原来灵音与"剑寒"、"剑蛊"两人激斗，好不容易才脱身，深知昆仑山的实力，那"剑影"钱凌异不过是仗着兵刃诡异、招式奇特。但金凌霜与屠凌心两人却万万不可小看。尤其那金凌霜武功阴狠、内力悠长，江湖上已少有敌手，若再加个掌门卓凌昭与自己相斗，恐怕一条老命要送在这里。自己死了也就罢了，那伍定远和这么多弟子，全要陪自己送命，于心何忍？只有找个处所躲避数日，再行从长计议。

哪知伍定远摇头道："我现下已成逃犯，旧日朋友也都靠不住。恐怕没什么地方肯收留我们。"

众人颇感失望，正待赶路，伍定远微有歉意，忽地想到怀里有个锦囊，心中一喜，道："大师父们且慢，我这有个锦囊，待我看过再

说！”

这只锦囊是白龙山止观和尚所赠，要他在危难之际拆开，伍定远取出锦囊，连忙打开，只见里头有一张短签，上头写道：“若待性命垂危时，速速东行三十里，铁剑风骨应犹在，不负怒苍结义情。”一旁画着座宅子，写着“铁剑山庄”四个字，另有简图，指点去路。

伍定远心头一喜，说道：“此去东行三十里，有一座‘铁剑山庄’，大伙儿当可躲在山庄里，等待大援。”

灵音惊道：“铁剑山庄？施主怎会识得李庄主？”

伍定远把短签递给灵音，将止观与锦囊等情势说了一遍。

灵音听后沉吟不语，伍定远问道：“这铁剑山庄可有什么古怪？”

灵音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‘铁剑山庄’的庄主名叫李铁衫，武功高绝，二十年前曾以一柄八尺长的大剑，在云南斩断巨钟，名动公卿，号称‘铁剑震天南’。若有此人相助，万事不愁了。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伍定远道：“大师有话请直说。”

灵音叹道：“李铁杉是怒苍山的旧日人马，造过朝廷的反。”

伍定远也是一惊，道：“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这……这如何是好？”

灵音思索片刻，道：“当今形势险恶，我们也没别的法子，只有从权了。”

第一卷 西凉风暴 第六章 铁剑震天南

众人行了一夜，人虽撑得住，但马匹已然不行。

灵音道：“放了这些牲口，我们步行赶路。”

伍定远道：“大师，若把马匹放了，只怕昆仑山更容易查知我们行踪。”

灵音沉吟道：“依施主之见，如何是好？”

伍定远道：“把这些牲口杀了，丢下深谷，方是上计。”

灵音口宣佛号，摇头不已，肃然道：“伍施主，众生万物，皆是平等，焉能妄开杀戒！

老衲不能答应。“

伍定远低头不语，只有与众僧一起步行。

又过了半日，已至中午，众人已然疲惫不堪，举步维艰，忽见远处一座宅院，府邸甚宏，正是“铁剑山庄”。几名年青僧侣高声欢呼，相护扶持，走向大门。

伍定远朗声道：“西凉捕快伍定远，求见庄主李居士。”

过了半晌，一名管家模样的人开了门，伍定远走上前去，将止观给他的字条交给管家，说道：“我们蒙白龙山止观大师引荐，前来拜访李庄主，这里有张字条，乃是止观大师亲手所就，烦请呈上贵庄庄主。”

那管家接过纸条，转身入内，伍定远见他步伐轻灵，显是身有武功，想来“铁剑山庄”

必定非同小可。

过得片刻，那管家走了出来，道：“敝庄庄主有请，各位请进。”

伍定远与灵音互望一眼，并肩走了进去。

走到厅上，只见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摆设甚是豪奢。一名红光满面的高大老者，迎上前来，想来便是庄主李铁衫，果听他道：“在下李铁衫，哪位是伍捕头？”

伍定远走上前去，说道：“在下西凉伍定远，有扰庄主清静，甚是过意不去。”

两人随即坐下，一旁家丁送上点心，众人饿了一日一夜，纷纷大嚼，一群大和尚直如恶鬼般的大吃大喝，众家丁不禁讶异。

李铁杉正待说话，忽地见到灵音，红润的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情，问道：“这几位大师在哪座宝刹静修？伍捕头可否为老夫引荐引荐？”

伍定远知道灵音不愿与李铁衫多打交道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
灵音不愿伍定远为难，更不愿谎言欺骗李铁杉，便坦然道：“老衲少林灵音，见过李施主。”

伍定远听见灵音坦言来历，心下一惊，这李铁衫过去是怒苍山的旧部，如何能与名门正派的圣僧同席而坐？就怕两人一言不和，到时不免打了起来。

谁知李铁衫听了灵音二字，忽地点了点头，淡淡地道：“原来是灵音大师驾临，大师生性慈悲，我是久仰了，这里谢过失迎之罪。”

伍定远听他说得客气，心下却不敢稍懈，只是暗自戒备。

既然少林僧众日夜赶路，此时早已疲惫不堪，或坐或站，都是勉力支撑。李铁杉见年青僧侣累得狠了，吩咐叫家丁先带去安歇，自己则请灵音、伍定远两人一起到书房议事。

伍定远此时仍在担忧，便低声道："大师，我看咱们歇一晚便走，不要多惹纠纷。"

灵音道："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不必拒人于千里之外。"说着走入书房，伍定远见他如此坦然，只好跟着走了进去。

甫进书房，李铁衫劈头就道："伍兄弟，你这张字条是如何得来的？"

伍定远把昆仑山如何劫镖灭门，自己如何上白龙山求见止观、如何被昆仑山追杀等事简略说了，李铁衫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"止观啊止观，老夫早已是废人一个了，你又何必再把我扯下水？"

伍定远见他神情萧索，忙道："不瞒前辈，止观大师原本不愿多管闲事，但'九州剑王'方大侠看得起在下，便托他赐下一只锦囊，在下这才得了这张纸条。"他想"九州剑王"

是何等来头，只要托出此人名号，定会多些助益。

果然李铁衫听到"九州剑王"四字，登时全身一震，他拿出字条，低声念道："铁剑风骨应犹在，不负怒仓结义情。众兄弟们啊！大伙儿可有二十年不见了……"他出神片刻，两眼猛地放出奇异神彩，大声道："伍兄弟，李某人虽然久已不问世事，只是昆仑山如此嚣张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我岂能束手旁观？两位放心，这件事我是管定了。"

伍定远听他这般说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喜的是李铁衫愿意出手相助，活命希望多了几成，忧的是李铁衫出身不正，乃是盗匪之流，自己若是欠了他的恩情，将来说不定后患无穷。但此际性命危殆，如何能挑三拣四，只有静观其变了。

李铁衫问道："伍兄弟，这次昆仑山来了哪些高手？"

伍定远对昆仑山的情形不很明了，无法回答，灵音接口道："老衲这两日与昆仑山诸人交过手，其中一个叫'剑影'钱凌异，手上的'无形剑影'颇为了得。"

李铁衫冷笑一声，道："这小子还没死啊！靠着一把破铜烂铁在江湖上鬼混，居然还没给人宰了，这次他若有胆子上我庄里撒野，老子让他'剑影'永远消失无形。"李铁衫似乎与昆仑山仇怨极深，一出口就没好话。

灵音又道："这钱凌异不难对付，老衲所忧者，乃是'剑寒'金凌霜与'剑蛊'屠凌心二人。"

李铁衫道："这两人武功不弱，尤其那金凌霜，老夫过去和他交过几次手，哼！不过那也算不上什么！"

伍定远听这李铁衫说话语气，好似有十足把握对付金凌霜、屠凌心、钱凌异等人，心中便想："这李庄主口气好大。"

过了片刻，李铁衫又道："大师，你还与昆仑山何人交过手？"

灵音摇头道："没有了，就只有这几人。"

李铁衫嗯了一声，点头道："只要卓凌昭没来，一切都好办。"

灵音伍定远听他提到卓凌昭时，声音竟然微微发颤，显然又是兴奋，又是忌惮。两人都是一奇，不知他何以对昆仑山其他人如此轻蔑，却对卓凌昭如此在意?

伍定远问道："听李庄主说来，这卓凌昭很了得么？"

李铁衫摇了摇头，叹道："这卓凌昭若要亲自出手，咱们根本不必打了，恐怕还得连夜逃走。"

灵音与昆仑山诸人交过手，自忖凭着自己的功力，加上李铁衫的"铁剑九式"，想要抵御昆仑门人，虽不敢自称必胜，但要保住众人性命，也应绰绰有余。

他见李铁衫面带忧色，忍不住道："李施主，这昆仑山的确高手众多，但老衲若与金凌霜、屠凌心等人单独过招，断无落败之理。眼下合你我二人之力，就算那卓凌昭亲来，也不至大败亏输。施主何必发愁？"

李铁衫微微一笑，道："大师，我与你的武功相较如何？"

灵音思索了一会，他知李铁衫以刚猛剑法闻名，心中盘算了一会儿，说道："你我伯仲之间。"

李铁衫道："大师太过抬举在下了，我若与大师动手，大概可撑上五百余招，方会落败。"

灵音合十道：“施主过谦了。”

李铁衫道：“在这当口了，我还会随口胡扯吗？”

他沉吟了一会，道：“不瞒两位，我曾与卓凌昭动过手，只撑过这个数字。”跟着竖起一根指头。

灵音猜道：“一千招？”伍定远却道：“一百招？”两人的声音均甚苦涩。

李铁衫摇了摇头，灵音与伍定远一起叫道：“一招！”语音已甚惊恐。

李铁衫却又摇了摇头，他道：“不是一招，是一剑。连一招都没到，胜负便分了。”

灵音虽然修为深厚，这时也不禁道：“一剑？岂有此理！”

李铁衫苦笑道：“真是一剑！”跟着便把当年动手经过说了——

那年李铁衫初到西凉，因细故与昆仑门下弟子动手，打伤了不少人。数日后，“剑影”

钱凌异便陪同掌门人卓凌昭，一同来讨回这场子。

当时李铁衫听见卓凌昭的外号竟是“剑神”，便大发脾气，要卓凌昭自己去了这外号。

李铁衫自己也是使剑名家，用的是柄既重又厚的大铁剑，比常剑长上一倍有余，剑上附着刚猛内力，一般以快以巧取胜的剑客，在他手下都走不了十招，竟有人在他面前自称“剑神”？李铁衫取出大铁剑，要对方也亮兵刃。谁知卓凌昭居然随手折了一枝柳条，就要以那柔软至极的柳条，来挡他刚猛无匹的铁剑九式。

李铁衫当时便对卓凌昭道：“老夫天生臂力惊人，内力也有独到之秘，你若一昧求死，莫怪未曾提醒在先！”他一世英名所系，便把全身功力贯于剑上，奋力斩下！

灵音知道李铁衫曾斩断一口大钟，轰动天下，但他已知李铁衫在此役中惨败，便道：“他用柳条拂中你身上的穴道？”

李铁衫摇了摇头。

灵音又道：“他用柔劲拂开你的铁剑，再用掌力伤你？”

李铁衫不语，从书房中找出一只大木匣，打了开来，说道：“自己看吧！”

只见匣中一柄八尺来长的大铁剑，剑身已然龟裂，剑尖处裂了一缝，其中赫然钳着一段小小的柳枝！

伍定远与灵音互望一眼，心下俱是骇然。要知用柔软的柳条，拂开这柄铁剑，已是惊世骇俗的武功。但若要用这柔嫩至极的柳条，正面抵挡这柄重达四、五十斤的大铁剑奋力一斩，甚且震裂剑身，这份内力之纯，可说匪夷所思。

灵音瞠目结舌，问道：“这人有多大岁数？”

李铁衫道：“黑须黑发，约莫五十来岁，似乎比金凌霜还小了几岁。”

伍定远问道：“李庄主多久前与此人动手？”

李铁衫算了算年月，道：“三年前吧！那时我到西域找一个朋友，朋友没遇到，反而遇上了此人。”

灵音拿起桌上的一张白纸，吸了一口气，那白纸原本弯曲柔软，此时却似活了一般，渐渐挺起，显是灵音以内力贯注。只见他用劲劈下，“咄”地一声，已然切入桌角，那桌子乃是坚硬檀木所制，灵音以一张薄纸，竟能砍入桌面，这份功力委实惊人。

李铁衫将手心置在桌上，贯入内力，灵音又试一次，这次薄纸却已破裂，但桌角也被砍出一缝。

李铁衫道：“大师功力果然非凡。”

灵音却叹道：“卓凌昭功力犹在我之上，看来只有我师兄出马，方能与之一斗。”

众人默然不语，都知若是“剑神”卓凌昭亲自前来，此役必然大败。

伍定远忽道：“大师，不知贵派大援何时到来？”

灵音屈指一算：“老衲的师兄弟远在嵩山本院，无人知道我在此处，便是知道，从嵩山出发赶到这儿，尚需二十余日。”

伍定远心道：“昆仑山众人追杀我们，要的不过我一人，我何必把大师他们拖下水？”

他沉吟了一会，便道：“大师，李庄主，我想昆仑山要杀的不过我一人，在下就此告辞，把他们引开便了。”

灵音摇头道：“伍施主，这昆仑山屠戮我少林弟子，老衲岂能与之善了？何况施主心存仁厚，老衲更不能任你被这帮恶人杀害。”

李铁衫也道：“你是我老友止观引荐来的客人，老夫有责护你周全，切莫再说这话。”

伍定远见二人义气深重，心下不禁感动，对李铁衫的芥蒂更是一扫而空，暗道：“也罢，他二人待我如此，我伍定远今日便毕命此地，这生也不枉了。”

他这人行事稳重，一向谋定而后动，极少行险。但此刻情势如此，除了听从李铁衫与灵音的建议外，怕也别无选择了。

那日他遇上燕陵镖局的案子时，如何会料到今日丢官亡命的下场。倘若当时便知道此案的艰难，自己是否还会义无反顾的扛下这桩大案？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了。

当下李铁衫与灵音便已商妥，今夜歇宿，明早清晨便即赶路。离庄以后，李铁衫亲自护送灵音等人到长安，一来那里已入少林寺的势力，同道甚多，便不需他陪伴；二来李铁衫身分特异，过去与中原武林人士有些仇恨，为免纠纷，是以行到长安为止。

原本灵音与李铁衫两人一正一邪，势不两立，一个是名门正派的高僧耆宿，另一个是昔年杀人造反的高傲怪杰，此时却因共同的仇敌尽去成见，伍定远看在眼里，只感说不出的欣慰。

李铁衫吩咐下去，命家丁雇了十余辆大车，另买了数十匹好马，以便路上换乘之用，又将庄中细软收妥，以免路上少了盘缠，眼看大小杂事打点妥当，众人才各自休息。只是情势紧张，这一夜人人睡睡醒醒，皆不得安稳。

到得天明，少林僧众、铁剑山庄家丁，皆已收拾妥当。众人不及用早点，开了庄门，便要离去。

行到庭院中，伍定远见李铁衫为了自己抛下家业，不禁心下感激，叹道：“李庄主为了区区在下，居然舍得这偌大家产，却要伍定远如何回报？”

李铁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能救一条好汉的性命，这点家业算得什么？再说李某人与昆仑山仇深似海，迟早要决一死战，兄弟千万别把这些小事在心上。”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，点了点头，心中打定主意，只要这次能活得性命，日后必要报答李铁衫与灵音的恩德。

众人甫开大门，正要行出，忽听一名家丁惊叫一声，跟着退了进来，众人惊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那家丁手指门外，面色惨澹，啊啊地说不出话来。

灵音与李铁衫对望一眼，两人连忙出门去看，陡地一阵狂风吹来，漫天鲜血飞洒中，赫然见到门口悬着一颗首级！

灵音骇然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只见那首级双目紧闭，口角流血，白发白须均被鲜血染得火红，死状甚是悲惨，众人正自惊慌，却听一人大叫一声，冲了上前，抱住那首级，大声痛哭道：“黄老！黄老！对不起！都是我害了你……”

这人泪如雨下，神态悲愤欲绝，正是伍定远。

原来那死者首级，便是老仵作黄济。他向在凉州担任仵作，与伍定远亦师亦友，原本已退隐，却为了燕陵镖局的案子，又被伍定远请了出来。那知却害了他的性命。

伍定远心中悲愤，冲上前去，对着滚滚黄沙大叫道：“昆仑山的贼子！给我出来！有种的就给我出来！”

灵音正要走上前去安慰，忽听马蹄声响，十余骑从远远的沙漠狂奔而来，众人脸上变色，正要入庄闪避，却听李铁衫道：“行踪已露，来不及了。”索性双手抱胸，傲然看着昆仑众人。

灵音吩咐群僧取出兵刃，动手之后，全力保护伍定远及铁剑山庄家丁逃走。

李铁衫提气喝道：“昆仑山鬼鬼祟祟的小贼！快给我过来受死！”

只听得昆仑山诸人哈哈大笑，伴着马蹄声响，已然奔至铁剑山庄门前。

昆仑山中一个矮肥的胖子淫笑道：“唉呀！怎么全是男人，杀来不过瘾。上回在燕陵镖局，漂亮的娘们多了，那才有点意思。呵呵！呵呵！”

少林僧众闻言，纷纷大怒，立时要上前厮杀。

李铁衫伸手一拦，道："大师父们稍安勿燥，老夫自会料理。"跟着大喝道："昆仑掌门何在？你门下弟子奸淫掳掠，你岂可不管！"

他厉声怒吼，只震得人人耳中嗡嗡作响，忽听得远处传来一清和的声音道："李庄主，莫这么大火气，江湖上的事本来是非难料，你岂能事事出头？"

那声音听来不甚响，却清楚无比，显是来人内功深厚，恐还在李铁衫之上。众人只见一个书生打扮的男子，约莫五十多岁，头戴纶巾，腰悬一剑，手摇折扇，直如饱学宿儒，缓缓地走来。

李铁衫与灵音对望一眼，心道："这'剑神'必竟还是来了！"再看昆仑山众人，只见那"剑寒"金凌霜、"剑蛊"屠凌心、"剑影"钱凌异等一流高手，皆在人群内。

李铁衫心中一凛，知道"昆仑十三剑"已然齐聚，己方只有自己与灵音两名好手，其余弟子家丁，均不成气候。眼下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
李铁衫朗声道："卓掌门！你门下弟子做出禽兽不如的事，你若不管，你昆仑山日后还要在江湖上立足么？"

卓凌昭尚未回话，却听那胖子狞笑道："老头，你怎知燕陵镖局的事是我干的？你又怎知我连着强奸齐润翔老婆、女儿、媳妇？莫非你躲在一旁偷窥，大饱眼福？哈哈！哈哈！"

昆仑山众人嘻笑不绝，卓凌昭却轻摇折扇，也不干涉。

李铁衫冷笑道："胖子！你杀人奸淫，自有少林寺找你算帐，不过你出言辱我，今日还想生离铁剑山庄吗？"

李铁衫虽强敌环伺，但仍出言豪壮，全不把昆仑山放在眼里，那胖子似是听到了天下最滑稽的事，笑得直打跌，喘道："这老头自己马上就要给砍啦，还他妈的在放屁，你他妈的过来啊！死老头！"

李铁衫却也不动怒，只听他仰天笑道："无知小儿！"陡地身形飞起，如一头大鸟般扑去。

那胖子兀自在大笑，却没料到大祸临头，猛见李铁衫双目如电，在空中盯着自己，一双大手如同鹰爪，向自己抓来，那胖子惊叫道："妈呀！"便要拔剑，但李铁衫何出手何其之快，如何容得他从容

拔剑抵御？霎时巨掌一伸，一把便将那胖子提了起来，跟着双足一点，在一名昆仑弟子头上一踩，一借力，便又跃回原处。那被踩中的昆仑弟子脑浆迸流，双目突出，已然直挺挺的死了。

昆仑门人见状，无不大为震惊，一旁虽有金凌霜、屠凌心等高手，但李铁衫出手太快，攻其不意，竟都救援不及。

那胖子兀自不知好歹，骂道："死老头，你敢戏弄爷爷，一会儿我家掌门生气，非把你满门老小杀光不可……"他正自喋喋不休的威吓，李铁衫已拉住那胖子双腿，暴雷似的大喝一声："死！"用力一撕，只听那胖子凄厉惨嚎，竟当场被人撕成了两半，内脏鲜血，流了一地。

李铁衫将那胖子两片尸身一掷，附上了浑厚内力，向卓凌昭飞去。只见卓凌昭身边跳出一名矮小的中年男子，运剑如飞，一阵电光雷闪的剑招使过，那胖子的两片尸身已然被切成一团绞肉，如烂泥般的洒在地上。

伍定远见李铁衫出手有若霹雳雷震，当场就治死了那最为卑鄙胖子，手法之狠，实是闻所未闻，不禁心下称快。众少林僧见凶手毙命，一齐合十道："阿弥陀佛，善哉、善哉。"

那矮小汉子望着地下的肉泥，对李铁衫道："李庄主，你已杀了我五师兄的两名弟子，算是揭过了我们擅闯宝庄、言语无礼之罪，两下扯平，请你不必淌这浑水。"

李铁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你是'剑豹'莫凌山吧！听说你一向名声不坏，算是条好汉，怎么自甘堕落，和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混起来啦？"

那莫凌山脸上一红，难以回话。

李铁衫面望昆仑山众人，喝道："你们之中，谁杀过燕陵镖局的人，糟蹋了人家女眷，给我站出来！"只见他神威凛凛，一时之间，竟无一人敢说一句话、喘上一口气。

过了半晌，一名高瘦汉子道："杀人劫镖，我也有份，怎么样？"那人双颊消瘦，态度高傲，正是"剑影"钱凌异。

李铁衫喝道："怎么样？死！"

只见他欺身上前，肉掌翻腾，登时已与那钱凌异斗在一起。李铁衫一生功夫都在剑上，不善拳脚功夫，但他内力浑厚，虽只用得一般

的拳招，也有破碑裂石的威力。

钱凌异左支右拙，不住倒退，危急间，钱凌异喝道：“看剑！”跟着长剑出鞘，一阵寒光扫过，李铁衫登时倒退了一大步，却见钱凌异拔剑在手，那剑身如同透明，若不细看，恐以为他手中只有个剑柄。原来钱凌异的“剑影”外号，便是从这古怪至极的兵刃上来的。靠着剑刃无形，招数诡异，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丧生在他手里。

钱凌异一剑在手，登时大占上风，李铁衫见他攻势凌厉，再加剑身透明，完全猜不透他的剑招，只好凭他出剑的风声闪躲，全还不了手。伍定远等人见李铁衫节节败退，心中都焦急担忧。

猛地李铁衫大喝一声，倒退数丈，跃出了圈子。他沉声道：“‘剑影’算什么东西！来人！取我铁剑来！”

只见三名家丁缓缓走出，合力扛着一把八尺来长的大铁剑，呈到李铁衫面前，众人不知他“铁剑九式”的名头，都瞠目以对，不知他要如何运使这把沉重至极的大铁剑。

李铁衫单手提起大铁剑，霹雳般地暴吼道：“受死吧！”他身形高大，手上提了柄常人高矮，重达四、五十斤的大剑，白须怒张，双眼环睁，真如天将下凡一般。

钱凌异见他这个势头，暗道：“这老头虚张声势，他大剑笨重，不能灵动，我且攻他下盘。”

钱凌异着地一滚，举剑向李铁衫两腿挑去，李铁衫大喝道：“死！”一剑重重斩落，快如闪电！

钱凌异大惊失色，心道：“这剑岂能这么快法？”忙将手中“剑影”挡在头顶，左手解下剑鞘，合成十字，奋起生平功力，挡下李铁衫惊天动地的一斩。

“当”地一声大响，钱凌异立足不定，双膝一软，竟给铁剑上浑厚的力道逼得跪倒，只见他面色发紫，显是真力不济，只有奋力支撑。李铁衫加运功力，要一举格毙此人，铁剑更如泰山压顶般地沉下，只把钱凌异全身骨骼压得劈啪作响，似欲断裂，钱凌异几次想要逃窜，却都动弹不得。

眼看钱凌异便要当场毕命，忽然昆仑门人中跃出一人，举起剑来，在李铁衫铁剑上一推，李铁衫只觉一股极阴寒的内力传来，霎时

身上微微发颤，手上的铁剑竟尔荡了开来。

钱凌异忽觉手上一松，死里逃生之余，连忙着地一滚，慌忙爬开，跟着满面羞愧地回到人群中。那人见钱凌异脱险，便收回长剑，不再进击，李铁衫凝目望去，来人正是“剑寒”

金凌霜。

李铁衫见金凌霜沉默不语，只盯着自己猛瞧，当即冷笑道：“好一个昆仑山，居然两个打一个。”心下却暗道：“这姓金的几年不见，武功竟练到这个地步，昆仑山人才辈出，今日若不速战速决，只怕真会死在这里！”

李铁衫吸了一口真气，手上铁剑向金凌霜腰上横切过去，金凌霜见剑势猛恶，不敢怠慢，向前跨了一步。铁剑极长，金凌霜往内圈攻去，正合了破长兵刃的要旨。

金凌霜运起师门嫡传的“剑寒”心法，刹时剑上结了一层寒霜，他剑尖微颤，罩住了李铁衫上身的七处大穴。眼看他再逼近几步，就能破了李铁衫的铁剑。

李铁衫剑上加劲，一时之间剑势呼啸，四处飞沙走石，金凌霜宁神致志，专守不攻，脚上步伐却一点点的靠向李铁衫。

李铁衫微微冷笑，那金凌霜虽然逼近身旁，但他另有一套秘技，专用在近身肉搏之时，称作“掌中剑”，不知击毙过多少豪杰。他见金凌霜又跨上一步，心下大喜，暗道：“你若再走上一步，我铁剑倒打，攻你脑后，我左手再赏你一招‘掌中剑’，你这老家伙还有命吗？”

金凌霜见李铁衫似胸有成竹，心中一惊，又见李铁衫左袖微动，明白他手上暗藏厉害后招，心道：“我拼着挨你一掌，也要使出绝招‘寒星落长空’，把你刺出几个洞来！”

两人各怀鬼胎，要以奇招将对方当场击毙。

忽听一人道：“且慢动手！”正是昆仑掌门卓凌昭出声说话。

金凌霜一听掌门有令，便即收剑跃开。李铁衫也不追击，他见卓凌昭轻摇折扇，旁若无人的向自己走来，登时戒备。

卓凌昭笑道：“好一个‘铁剑震天南’啊！李庄主，昔年一会，你武功大进啦！不如本座再向你讨教几招。”

李铁衫哈哈一笑：“卓掌门！李某武艺不如你，不过大丈夫以弱击强，乃是侠义本色。

李某又有何惧！“他铁剑一挥，暴喝一声：”进招吧！“

卓凌昭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本座与李庄主并无深仇大恨。你虽杀我门下两名弟子，但江湖凶险，怪他们自己学艺不精，怨不了旁人。本座今日要找的是一名捕头，姓伍名定远，此人与庄主不识，我只要带走此人，其余少林僧众及贵庄家人，本座绝不加害。”

李铁衫冷笑道：“伍捕头是我庄中贵宾，岂能任你带走？”

灵音原本在一旁静观，这时也道：“卓掌门，你门下杀我少林弟子，屠戮燕陵镖局满门，老衲岂可与你善罢甘休？”

卓凌昭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本座不露一手，难叫你们心服。”说着举起两根手指，微笑道：“李庄主，本座就以这两根手指，挑了你‘铁剑震天南’的名号。”

昆仑山门人一齐躬身道：“恭睹掌门人神技！”人人神态恭敬，似乎卓凌昭必定获胜一般。

李铁衫脸上变色，怒火渐生，他一生少有敌手，已是江湖有数的成名高手，这时又听卓凌昭轻视自己，心中杀意大盛。喝道：“好！不妨一试！”

自从他被卓凌昭以一枝柳条击败后，李铁衫苦练了一门更为刚猛的内力，他曾以之斩断巨岩，切面平滑，足见威力之大，更胜于昔年斩断巨钟的威力。

李铁衫脱下上身衣物，露出雄伟的肌肉，他虽已年老，但身体精壮，丝毫不逊于少年。

只见他背后刺了只猛虎，神态凶恶，正从山上一步步走将下来，旁边题了有字：“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”，那猛虎额上，却有个“南”字，想是从他“铁剑震天南”的外号来的。

众人不知这刺青来历，都啧啧称奇。灵音见了那刺花，却微微的叹了口气。

李铁衫举剑过顶，将全身功力贯于右臂，运在铁剑之上。他铁剑未出，头上已如蒸笼一般，白气辽绕。众人见李铁衫举这铁剑，如举大鼎，足见剑上内力是何等的深厚。

李铁衫心中盘算，上回卓凌昭以柳条挡下了他惊天动地的一击，功力虽高，终是有所凭借，现在要以两根手指接他的铁剑，莫非失心疯了？除非卓凌昭练过神奇的指上功夫，如少林的大力金刚指之类的武功。但李铁衫素知昆仑山并无任何外门硬功，真猜不透卓凌昭的用意。但既然猜不透，那也不费神，手上见真章便是了。

李铁衫一心雪耻，神功发动，登将数十载内力贯到剑上，加上他天生膂力超人，想来天下间无人能挡下这泰山压顶的一斩。

眼前情势凶险异常，但那卓凌昭却面露微笑，双手拢在袖中，全不以李铁衫的威胁为意，神态傲慢之至。

李铁衫狂怒攻心，当下怒目环睁，大喝一声："死！"

铁剑斩下，直如闪电雷击般的气势！众人见卓凌昭当场便要被斩成一团烂泥，人人屏气凝神，要看这位昆仑掌门如何应付这神威凛凛、开天劈地的一击。

猛听"轰"地一声，铁剑砍落，卓凌昭微微向后一让，闪开了剑锋，地下登时被李铁衫劈出一条三尺长、半尺宽的深沟，沙尘四溅中，剑上气势看来更为惊人，旁观众人见了这等刚猛剑法，无不心下骇然，啧啧称奇。

李铁衫冷笑一声，脸上杀气大盛，刷地一响，铁剑由左向右横切，烈风逼人，直向卓凌昭腰间砍去，这剑若要砍实了，只怕这剑神立时当场腰斩，断做两截，死得惨不堪言。

眼看剑锋将至，卓凌昭只淡淡一笑，忽地身影一晃，轻轻向后飘开了三尺，剑锋便从他腰旁数寸画过，端的是凶险之至。李铁衫狂吼一声，揉身再上，又是一剑砍出，众人见这铁剑沉重无比，但在李铁衫手中却如一般长剑无二，都为他过人的膂力感到骇然。

两人连过十来剑，卓凌昭仗着身法轻盈，每次都在间不容发之际闪过铁剑的攻势，足见他对李铁衫的剑法拿捏极准。伍定远、灵音等人见李铁衫神威凛凛，可始终摸不到卓凌昭的衣角，心下都是暗自担忧。

斗到酣处，李铁衫见对手始终不愿正面交战，当下往后跃开一步，大声喝道："姓卓的！你方才狂言放话，说的是什么来着？"

卓凌昭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适才言明，说本座今日便以两指之力，挑了你铁剑震天南的名号。”

李铁衫双眉森然挑起，道：“你既然记得自己放过的屁，如何还这般东窜西逃？你这又算什么好汉？”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既然李庄主这见责，本座倒也不便再移步了。”他立定脚跟，轻轻举起两只指头，微笑地看着李铁衫，道：“李庄主，可以动手了。”神态大见轻蔑。

李铁衫见他如此轻挑，直是大怒欲狂，心道：“这老贼如此看轻我，今日不把他劈成烂泥，怎消我心中恶气？”

李铁衫双手握住剑柄，跟着深深吐纳，一甲子功力发动，丹田间的浑厚内力如排山倒海般地灌入铁剑，竟是连护体内功也撤下了。众人见他面上杀气大盛，剑上真气鼓荡，都知此此次比剑事关他一生令名，那是万万轻忽不得，敌我双方屏气凝神，都要看卓凌昭如何应付那李铁衫赌注性命的一斩。

伍定远正感兴奋，忽见一旁灵音眉头深锁，竟是面有忧色，伍定远心下奇怪，当即低声问道：“大师怎么了？莫非是担心李庄主这剑的力道不足么？”

灵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倒不是，以力道而言，当世恐无剑法足与铁剑并论。”

伍定远哦了一声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大师何必忧虑？”

灵音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老衲所忧者，反而是他这剑力道过于霸道。”

伍定远颇为讶异，眼前两大高手对阵，卓凌昭言明以两指之力接下铁剑，照理李铁衫更应全力出击，怕只怕剑上真力不够强悍，灵音怎会说出这等反话？

伍定远不明究理，忙问道：“大师此言何意？”

灵音摇头道：“善战者，必先自保以求胜。李庄主这般运使内力，只怕中道空虚，恐会给人可趁之机。”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只是似懂非懂，全然无法答腔。

说话间，只听李铁衫仰天长啸，长剑伴随一啸之威，夹着凌厉的破空风声，猛地攻出那致命一击！

眼看李铁衫的铁剑重重劈出，剑上烈风卷来，地下沙尘飞扬，已将两人卷在黄沙之中。

旁观众人站得近的，都给飞沙扫过，只觉脸上热辣辣的，足见这剑的力道如何。只要这“剑神”一个应接不当，便会给这股惊天动地的巨力砍成肉饼，料来卓凌昭定要吃上大亏。

铁剑斩落，正要下击，伍定远忽见这“剑神”嘴角斜起，似乎有何计谋，他心中忽起不妙之感，便在此时，场内已是飞沙走石，蒙蒙胧胧地，什么也看不真切，伍定远心中忐忑，只是不知高低。

“轰”地一声大响，铁剑重重砍下，敌我双方无不面上变色，不知胜负如何。

过不半晌，黄沙慢慢落下，现出场内的情景，众人心中紧张，忙往场内看去。

四野辽阔，晨间的曙光照在沙漠之上，只见李铁衫两手举着沉重之极的大铁剑，剑锋的一端，却好端端地停在卓凌昭的手指上！

伍定远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怎么可能……”一旁少林僧众与山庄家丁更是面如死灰，一个个都说不出话来。要知李铁衫铁剑何等刚猛，卓凌昭竟能以肉身接下这等悍猛剑势，着实是匪夷所思。

只见卓凌昭面露微笑，道：“李庄主，承让了。”他运劲一扯，要夺过铁剑，但李铁衫内力雄浑，竟夺不下来。

卓凌昭颔首道：“好内力！”手上加劲，“当”地一声，竟将铁剑从中折断。

李铁衫铁剑被破，一时面色惨澹，便往后退开几步，他低头望着手中断剑，竟是默然无语。

伍定远震于卓凌昭的绝世指力，心下凉了半截，寻思道：“这人武功高到这个地步，恐怕当世无敌手，看来今日我是插翅难飞了。”他叹息一声，便想上前认输，任凭昆仑门人带走自己，以免连累其他无辜之人。

伍定远正要从人群中走出，忽然一人拦住了他，说道：“伍捕头莫要担心，且看老衲撕下这人的假面具。”跟着缓步走下场中。

这人光头僧衣，宝相庄严，正是少林四大金刚之一，灵音大师。

卓凌昭见他下场，登时一笑，道：“大师也要玩上两手么？”

灵音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卓掌门心机如此了得，老衲岂能失之交臂？”言下之意，似乎卓凌昭有行巧之嫌。

伍定远听了这话，也暗自留上了神，便又退回人群。

卓凌昭听出灵音的讥讽，便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师是说我作弊么？”

灵音冷冷地道：“老衲只听说昆仑剑法了得，却不知袖功也这般厉害。”

卓凌昭见他识破自己的机关，登时仰天大笑。

原来灵音冷眼旁观，已将场内情势看的一清二楚。先前他见李铁衫如此运使内力，胸腹间的护体内力必然空虚，倘若有何变故，只怕不妙。果然方才李铁衫出剑时，灵音便见到卓凌昭左袖微动，竟是藉着袖上的劲力，偷袭李铁衫的胸腹。

若在平常，李铁衫有神功护体，便是挨上百来记铁袖功，又有何妨？只是他适才一心伤敌，身上丝毫未加防御，胸腹极为脆弱，如何经受得起？登时便给卓凌昭得手了。

真气不纯，劲力受阻，便算铁剑刚猛百倍，又有何用？便给人轻轻易易地夺下了。

其实此役卓凌昭之所以获胜，全仗心机巧妙，他事前言明，能以两指破李铁衫的“铁剑九式”，此举纯是激将，要让李铁衫一意伤敌，却疏忽对手会以袖力暗算。卓凌昭算定此间机关，便趁李铁衫举剑下击之时，微动左袖，以阴劲偷袭他胸口要害，待他铁剑势头一缓、真气不纯之际，再以指力接下这看似惊天动地的一击。

卓凌昭手法巧妙，谁也看不出来，至于他以指力折断李铁衫的铁剑，使的是“四两拨千斤”的巧劲，若非李铁衫运劲回夺铁剑，卓凌昭也不能借力打力，折断铁剑了。

灵音见李铁衫神色悲凉，便走到他身旁，轻声道：“李庄主不必沮丧，这昆仑掌门纯是行巧，并非真有这等指力。此人手法卑鄙，待老衲来破他计俩，为施主出气！”

李铁衫如何不知卓凌昭行巧使诈，只是他空手与自己放对，岂能再指他作弊？只好苦笑道：“大师千万小心在意。”

李铁衫一败，除了少林寺的灵音大师外，已无一人可抵挡卓凌昭。眼前靠他击败卓凌昭，方能保住伍定远与无数门人的性命。

灵音更不打话，只缓缓走向前去，傲然看着卓凌昭。

这卓凌昭能以袖力伤人，巧劲断剑，已是当世第一等武功，但他心存卖弄，玩弄心机，却非正人君子所为，灵音有心要揭破他的花招，让他大大的出丑，方出这口恶气。

卓凌昭却只把双手拢在袖中，眼光半睁半闭，仿佛没见到灵音一般。

灵音见他神态如此，当即沉声道："施主与老衲过招，也是只用两指吗？"

卓凌昭双目一亮，笑道："有何不可？"

灵音心下微怒，想自己何等身份，竟有人敢如此小看自己，这一仗若再败北，丢了老命也还罢了，这嵩山少林寺的千年威名，岂不在自己手上活生生的毁了？心念于此，神情更见严肃。

卓凌昭微笑道："大师用何兵刃？"

灵音却不答话，全身神功流转，法相庄严，正是少林寺绝技之一"大悲降魔杵"的正宗内力。只见他内力鼓荡，衣袖在沙漠狂风吹拂下，竟一动也不动。人人均暗赞道："少林四大金刚，果然名不虚传。"

灵音已知卓凌昭能以袖劲伤人，但既知他技俩，要破也不难，只要逼他使出双手御敌，让他不能下台，这一仗就算赢了。

灵音凝力在胸腹要害，心思："我掌上只发六成功力，其余四成守住胸腹要害，只要闪过他的袖力，必能逼他手忙脚乱！"他打定主意，自信已有必胜把握，当下吐气扬声，蹲开马步，一掌缓缓推出。

这灵音何等身份，一举手一投足，都能有莫大威力，谁知他竟扎下马步，可见此掌的威力。一个是领袖武林的少林圣僧，一个是称雄西域的昆仑掌门，这番恶斗，实在非同小可。

灵音运起掌力，六成攻敌，四成自守，只等卓凌昭故技重施，再以袖劲暗算自己之时，便要以四成内力护体，拼着受他一记暗算，也要当场拳脚齐出，让他自乱阵脚。

灵音推出单掌，掌力尚未及身，掌风已令地下黄沙飞散，旁观众人见他掌力如此刚猛，心下都感惊骇万分，伍定远心下一喜，想道："太好了，灵音大师武功高明，定能打倒这卓凌昭。让咱们好好出了这口恶气。"便在此时，只见卓凌昭也是一掌推来，两指却是朝灵音的手掌直刺。

少林寺金刚指力独步天下，灵音师弟灵真大师，便是这金刚指力的个中好手，灵音一见卓凌昭的指法，便知他毫无外门指力，不禁心下暗暗冷笑，想道："若以你的指力，对上我的掌力，叫你指骨折断，惨不堪言！"

两大高手掌指正欲交接，忽见卓凌昭的衣袖鼓起，拢住了手掌，灵音心下一凛，知道他别有阴谋，急急看去，只见卓凌昭原本直立的两指，此时竟微微屈起，已是化掌为拳，看来有意用指节接下自己的浑厚掌力，但他手掌藏在袖中，旁观众人也看不出其中玄虚。

灵音见卓凌昭又再度作弊，心中忽起不妙之感，正要往后疾退，猛然卓凌昭身影一动，已然飘到面前，灵音避无可避，单掌急急挥出，只听一声轻响，两人内力相接，灵音只觉一股霸道无比的内力破体而来，这卓凌昭竟拼起一生苦练的真力来袭，连护体内力也都撤下了，真可说凶猛霸道已极。

眼看卓凌昭连全身要害都不加守御，灵音自己仅以六成内力御敌，显是不足，这一加一减之下，真力差距立时悬殊，两人真力相互激荡，灵音急运少林神功，劲力内缩，只想牢牢护住胸口要害，但其时已晚，卓凌昭的内力已顺着体内经脉冲入，灵音护体神功虽然雄厚，但玄关已破，如何耐得？霎时气息一滞，鲜血大口喷出，登受内伤。

卓凌昭双手抱拳，哈哈一笑，道："承让，大师内力深厚，四大金刚果然名不虚传。"

灵音内伤沉重，咳嗽不止，心中甚是不忿，想道："这人好不卑鄙，居然又是行巧作弊。"

原来卓凌昭这回又是使诈，灵音见李铁衫被卓凌昭的袖力暗算，已是有备而来，他算定卓凌昭的阴谋，便改以六成内力攻敌，四成用以自守，哪知卓凌昭着实攻于心计，眼看灵音不敢全力出击，索性便改暗袭为明攻，拼出全身功力与灵音对决。灵因原本一直担忧卓凌昭

的袖劲暗算，待见他以全力拼搏，自己想要收招，却晚了一步。原本卓凌昭功力就略胜灵音，这下以十成对六成，更是大占上风，一招便分胜负。

其实若以内力拳脚的真功夫而论，卓凌昭与灵音两人没到百招以外，绝难分出胜负，只是卓凌昭一心想大杀少林寺的风头，是以行险取胜，城府可说极深，用心更是恶毒不堪。

这下两大高手都败下阵来，灵音更身受内伤，李铁衫独木难支。果然“剑蛊”屠凌心大踏步的走向伍定远，李铁衫提着断剑，挡在伍定远身前，喝道：“想带走伍捕头，先问问我答不答应！”

屠凌心面色一沉，一张丑脸极是骇人，他冷冷地道：“老头！你想吃我一记‘剑蛊’么？”

李铁衫冷笑道：“不妨一试！”举起断剑，护住了伍定远。

却见卓凌昭缓缓走上，他双眉倒竖，浑不似原本笑容可掬的模样，沉声道：“本座神剑尚未出鞘，你们便已败下阵来，莫非要本座大开杀戒，你们方知厉害？”说着手按剑柄，盯着众人。

他自号“剑神”，剑法如何，无人目睹，但他适才空手击败两大高手，虽说使诈，可那拳脚内力的精微之处，却一一显了出来，此刻如果“神剑”出鞘，恐怕现场无人可挡，真要应验那句“昆仑剑出血汪洋”了。众人震摄于卓凌昭的气势，一时竟无人答话。

过了片刻，李铁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卓掌门好威风，好厉害哪！”

卓凌昭冷笑一声，冷冷的看着李铁衫。

李铁衫道：“要我投降，却也不难，只是…只是…”

钱凌异喝道：“只是什么？”

李铁衫狂笑道：“只是欠你的人头一用！”话声未毕，忽见他往后一纵，抓起伍定远，用力一掷，将他丢向马棚。

卓凌昭脸色大变，飞身纵起，便要拦住伍定远，李铁衫喝道：“给我让开了！”他奋力丢出半截断剑，势道猛急，直向卓凌昭背心疾飞而去。

卓凌昭举起长剑，不及出鞘，便往那断剑上一格，一声闷响，那断剑登时被震成了七、八截，众人见他内力如此高深，莫不脸上变色。

但就这么一缓，伍定远已然跃上马匹，疾冲奔逃。

昆仑人众立刻上马，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，伍定远快马加鞭，忽听后头有暗器破空之声，连忙使“飞天银梭”，往后掷出。

只听“当”地一响，已然架开暗器，伍定远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人大叫：“好小子！我许凌飞的飞剑，你也有胆子接！”此人正是昆仑十三剑的一人，伍定远心下叫苦，不知还有多少高手在后追赶。

他忽见前头已无去路，是个河谷，后有追兵，只有跳下马来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那谷中河水湍急，怪石嶙峋，若跃下去，恐怕三两下便会撞在岩上，当场毕命。何况他自幼生长在西北，岂知水性?

耳听后头呼喝声不断，伍定远回头一看，多名好手已冲了过来，人人目露凶光，都是不杀自己不能甘心，伍定远自知若给这群人拿住，不仅保不住性命，只怕死前还要大受折辱，心道：“左右是个死，倘若跳入河谷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！”不及深思，便飞身一跃，跳入谷中。

昆仑山众人大惊，只见两人飞身抢上，一人是“剑浪”刘凌川，另一人身法更快，正是“剑寒”金凌霜，两人伸手急拉伍定远背心，却晚了一步，但见伍定远的身子急急下坠，直往那急流中落去，须臾间便已落入水中。众人虽是焦急无比，却此时别无办法，也只有望谷兴叹了。

不过片刻，掌门卓凌昭也已到来，他见众人出手无功，不由得怒色陡生，喝道：“人呢？”

众门人心中有愧，皆低下头去。

许凌飞道：“掌门师兄，那伍定远不要命了，居然自己跳入谷中……”话声未毕，脸上已吃了卓凌昭一记耳光，他眼前金星直冒，几欲摔倒，旁人登将他扶住。

金凌霜见掌门脸色不善，忙道：“大伙沿谷寻找，把这小子的尸身捞出来。”

众人见掌门人面露杀气，心下都是害怕，连忙答应一声，各自寻找道路，想攀崖而下。

也是伍定远命不该绝，这下落入河谷，天幸只直直掉入水中，并未撞上岩石，但这河谷流水湍急，伍定远不识水性，立刻便被卷走，

大浪打来，带着他往一块大石撞去，伍定远不识水性，想要转弯躲开，却又不得其法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撞向大石，这下脑门只要撞实了，若非脑浆迸裂，也要当场撞晕，溺死水中。

正危急间，忽见一旁大岩生了块尖锐棱角，伍定远心下大喜，急忙丢出“飞天银梭”，缠住了那块尖角，一拉一扯间，登时停下身子，他双手牢牢握住“飞天银梭”尾炼，慢慢地拉向大岩，好容易靠到岩上，猛见岩下竟有一洞穴，伍定远气喘吁吁，爬进了那洞中。要不是这岩中有一洞穴，伍定远定会被激流冲下，若不撞死在石上，也必会被昆仑众人发觉。

伍定远听见昆仑山门人在岸上大叫，四处寻找自己。过不多时，更有人负着绳索，沿谷而下。伍定远心道：“好险！若非这洞穴隐密之极，今日必然毙命在此。”

昆仑众人到处找不到伍定远，大声吆喝，一路闹到天黑。远处传来李铁衫的怒喝，一人高声道：“把这批人押回山上，再做打算！”听不清是谁的声音，伍定远心道：“想来灵音大师名头太响，昆仑山不敢任意伤害。希望大师与李庄主能平安无事。”他自知身在险地，不敢妄动，索性在洞中睡了一场好觉。

一觉醒来，四周黑暗，已是夜间。只闻水流滔滔，他见自己手掌已被河水泡的脱皮，再加腹中饥饿，听来四处无声，似乎昆仑山已然走远，便欲设法上岸。

正要爬出洞中，忽听一人道：“这小子不知被大水冲到何处啦！掌门师伯还要我们守在这儿，真是莫名其妙！”那声音在河谷顶上，伍定远心道：“好险！若早出片刻，此时已被发觉。”

又听一人道：“你说话小心点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人，要被其他人听见了，你我还有命在么？”

原先说话的那人骂道：“小何，你就是这么没用，胖子刘三他们那群畜牲才如此嚣张！

那晚在燕陵镖局，就是他们那批人搞什么强奸逼供的玩意儿。我们好好一个名门大派，只怕将来的名声……“

他还待要说，却听另一人低声道：“快别说了，有人来了！”

果然有马匹奔近，一人叫道：“何师弟、万师弟，子时已过，可以回去啦！”

那两人应道：“是。”跟着马蹄声又起，那三人一齐走了。

伍定远心道：“昆仑山中毕竟还有些正直之士，只不知为何被压得抬不起头来。”

他腹中饥饿，决定上岸去，但水流湍急，上岸极是艰难。伍定远一路摸着岩石，喝了不少水，总算也爬上了岸。他在河边喘了一阵，不敢攀援上谷，怕昆仑山诸人去而复返，便在谷中走了一会，才用银梭在河中打了几条鱼，但他不敢生火，怕暴露行踪，便直接生吃了。

伍定远吃了几条鱼，气力渐复，便取下腰带检查，自从他得知这条玉带有重大秘密后，始终不曾有丝毫空闲，这时无人打扰，他便细细思索起来。他将玉带翻来倒去的看着，不知它究竟有何古怪，竟能驱使朝廷命官、武林高手前来抢夺。

伍定远用力拉扯带子的两端，就着月光一看，只见里头似乎隐藏有物。他心中一凛，想起三国里汉献帝以衣带诏下旨杀曹的典故。伍定远精神一振，用银梭割开玉带，轻轻一抖，果然掉下一物。

伍定远拿起那东西细看，只见那物密密的包在油纸里，拿在手里甚轻，伍定远深深吸了口气，小心翼翼的将油纸剥开，只见里头还有个小小的羊皮小袋，光从这几下工夫，就不难想见玉带主人用心之苦。伍定远剥开羊皮袋，深深吸了口气，他终于要知道这起牵连数十条人命、甚且“关乎天下气运”的秘密！

伍定远颤抖着双手，缓缓地把袋里的东西取了出来。他定睛一看，不禁有些失望，那东西毫无稀奇之处，不过是张细细薄薄、如纸绢般的羊皮而已。

伍定远定了定神，心道：“这羊皮收藏的如此小心，想必有什么特别之处。”他想到这节，精神又是一振，连忙把羊皮展开，只见羊皮上画着一幅西疆地图，图上黄黄绿绿，中间还有一条曲曲折折的红线，只不知是用来做什么的。

伍定远大喜，知道这羊皮必然是记载着什么重大秘密，才会引得大批人马劫夺，他就着月光看去，只见地图上密密麻麻写着字，他待

要细读，却猛地惊觉一字也不识，那地图竟是用外国文字写成，伍定远又非通译出身，一时间怎能识得?

伍定远痴痴的看着这张天书般的东西，想到自己这些日子奔忙困苦，最后弄到丢官亡命的下场，到头来却连个原由也不知道？他越来越是暴躁，只觉怒火中烧，像是被人玩弄了一场。自己丢官亡命，燕陵镖局满门被杀，到底为了什么？什么叫做关系天下气运？什么叫非比寻常？为了这张天书模样的玩意儿，死了多少人?

昆仑山是疯子，知府陆清正是疯子，齐润翔也是疯子！

伍定远叹了口气，也许他自己也是个疯子。

他闭上双眼，抱头坐下，寻思道："眼下解不透羊皮上的秘密，却要如何为大伙儿报仇雪恨？我现今只有仇人，可靠的朋友也没半个，日后却要投奔何处？"只觉天地虽大，却无自己的容身之地。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，又想道："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你平日多夸自己手段如何了得，阅历何等丰富，方今遇上了这等绝境，你可要如何平反？难不成就这样死在这里么？"

他睁开双眼，用力地凝视着羊皮，只见羊皮上头的外国文字弯弯曲曲，似乎正在跳跃扭动，不住地嘲笑他，伍定远想起齐伯川临死前的遗言，心中一酸，泪水不禁滴了下来，他心中气苦，大叫一声，将羊皮玉带揉成一团，用力扔了出去。

便在此时，忽见空中飘下一张薄绢，伍定远心头一震，急忙伸手抓住，他低头细看，那薄绢上竟然写着汉字，伍定远心头大喜，暗道："天不绝我！这里头定有秘要。"

他将玉带反覆检查一阵，这才明白这玉带里尚有暗袋，这薄绢便是藏在里头，只是他一时气愤激荡，竟然未曾发觉，直到将玉带卷做一团，使劲扔出，这薄绢才滑落出来。

伍定远手持薄绢，心道："老天有眼，但愿这张东西能指引我一条生路，好替齐家满门老小报仇，也替我自己平反冤屈。"他全身发抖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便即低头细读。

伍定远低声念道："王大人宁公足下；余遍访西疆三年有余，终无愧公之所托，"他跳了起来，大笑道："有字！有字！哈哈！哈哈！"猛地想起自己还身在险地，连忙掩住了嘴，坐了下来。

伍定远平心静气，重新读道：“王大人宁公足下；余遍访西疆三年有余，终无愧公之所托，日前辗转觅得此物，余坚信此物所载之图证，即为昔年江充与也先所定之图约。江充无视陛下所托，社稷所重，为求一己性命周全，竟至割地千里，置我国生计于不顾。凭此图证，八虎虽恶横日久，然重振朝纲之日，亦不远矣。”

伍定远心中一惊，这江充乃当朝第一权臣，他虽远在西凉，不甚明了朝政，却也曾听闻这人名字。想不到这羊皮牵连如此之广，真是始料未及了。伍定远定了定神，又往下读去。

“当今奸佞党羽炽张，天下莫能挡之，然此物既已现世，奸党气数已尽，此诚大喜之兆也。公本四世三公，弃荣华于不顾，以孤身抗众妖，天下莫不景仰，弟虽官轻人鄙，亦知义节，余若不保，是乃求仁得仁，公当长笑赞叹，不必为吾悲戚。”

“吾子练达，必不负托，此物终呈大人之手。明公豪举，宛若春雷，斩奸除恶，吾辈焉有踟蹰哉？”

再看署名之人，见是：“弟梁知义顿首再拜。”

见到“梁知义”三字，伍定远全身如遭雷震，一时思绪如潮。

写信之人他非但相识，彼此还有极深的渊源！这梁知义正是他旧日的上司，前任凉州知府，两年前忽然暴毙在府邸内，当时伍定远职务在身，还曾询问过梁夫人相关情事，但梁家不知如何，竟然不愿他介入调查，伍定远便不再过问，只是他万万料想不到，这梁知义的死也与这条玉带有关。

以知府这么大的官职，尚且有人敢谋害，无怪燕陵镖局有这么多人被杀，伍定远自知自己的处境也是凶险重重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心道：“看来这羊皮确实要紧异常，只怕涉及朝廷里的大斗争，难怪齐伯川会说此物关乎天下气运，我身怀要物，可要加倍小心了。”

伍定远常居西凉，对朝政不甚明了，什么江充八虎，奸党叛国云云，都是不甚知晓。自己这次莫名其妙地卷入斗争之中，真可说是飞来横祸，只不知齐润翔好好一个镖局老板，却又为何要卷入这个是非之中，真是令人猜想不透了。

伍定远坐在乱石上，回想那日齐润翔交代遗言的情景，寻思道：“那日我见到齐润翔最后一面时，身上系的正是这条玉带，无怪他

说什么东西没丢云云，原来说得是这条玉带。”

转念又想道：“齐润翔要我去找什么‘王’、什么‘周’的，照这般看来，那个‘王’字指的定是信上的王宁大人。至于这个‘周’字，八成是‘奏章’之误。”

他摇头苦笑，那时自己还要属下去寻找姓王姓周的武林人物，谁知竟是这等意思，那是万万料想不到的。他叹息一声，自知还有无数疑团待解，但眼下性命要紧，只有先活了生路，才能再论其他。

第二日早，昆仑山的几名弟子又到河谷边搜索，伍定远眼尖，早已远远瞧见这群匪人，当下急急躲入山洞相避，他提心吊胆，只怕给人揪了出来，那可是死路一条了。所幸昆仑山弟子只求敷衍蒙混，不曾认真搜寻，不到黄昏便已散去。

伍定远见昆仑山到处派人搜捕自己，心道：“我这般躲下去终究不是办法，现下不只昆仑山找我，知府陆清正定也四处派人捉拿，我若要保住性命，只有找到信上这位王大人，一切再从长计议。”

他知灵音已向少林本院求援，他们眼下虽被囚禁，但迟早定有人前来援手，到时以嵩山的能耐，自会将他们平安救出，这节倒不必多虑。他知昆仑山等人心狠手辣，不拿自己决不甘心，此时若为灵音勉强出头，反会惹祸上身。当今先前自保，其他身外之事，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
又过数日，伍定远仍不敢出谷，夜间沿着河谷行走，日间找些树丛山洞睡觉。每日里心惊胆跳，就怕昆仑山门下突然出现。伍定远一生只有自己追捕他人，谁知今日反成他人猎杀的靶子，想来有些可悲。伍定远想道：“这昆仑山只要一、两个月找不到我，必会当我已死，好去邀功。那时我便在江湖行走，情势也不至这般凶险。”

伍定远久在公门，深知衙门吃案那套手法，昆仑山既是替朝廷办事，多半也是用这套文章应付。又过半月，眼看昆仑弟子不再出现，便大着胆子攀出河谷，跟着找了处农家，偷了衣衫换上。伍定远见自己沦落至此，不禁摇头苦笑，心道：“我伍定远堂堂的西凉名捕，现下不只丢官，还成了偷衣小贼哪！”

伍定远将原本衣物用火烧了，他眼望火堆，想起老仵作黄济被杀，燕陵镖局满门惨死，自己被迫弃职逃亡的苦处，不禁悲怒交迸，

那位王宁大人看来爵高名重，必定是京城里的要员，要找到他，看来非上北京去不可。

伍定远当下装作一个寻常农夫，将随身物事打成了一个包袱，悄然东去。

第一卷 西凉风暴 第七章 颠沛流离

这一路没有遇到昆仑山的人，倒也平安无事，行了十数日，伍定远到了一处城镇，打听之下，才知已到陕西境内。他一路上已将身上十余两银子花尽，此时身无分文，站在闹街之上，颇感困窘。

他无钱吃喝，便在街上四处闲逛，路上经过一处衙门，伍定远干捕头习惯了，忍不住便去观看告示，岂知一看之下，当场魂飞天外！

只见那告示贴上未久，上头明白画着一人，可不是自己么？公文上写着："捉拿要犯伍定远，赏银五千两。此人原任凉州捕头，勾结匪人，杀害燕陵镖局满门八十三口人，抢夺白银十万两，奸杀妇女，穷凶恶极，现已弃职逃亡"云云。

伍定远口干舌燥，头晕目眩，只想大喊冤枉。他忽地想起以前任捕头时，每逢缉拿归案的歹徒，人人都对他大叫冤枉，不过自己从未信过他们半句话，现下自己也遭通缉，才明白那些人的苦楚。

伍定远不由得摇头苦笑，自言自语道："报应！莫非真是报应？"忽然身旁站来一人，接口道："唉呀！当然是报应！老兄你瞧，这捕头相貌堂堂，好好捕头不干，定要去为非作歹，给人追拿才甘心。这八成是命贱，不给人好好整上一整，就不觉得痛快。干捕头的给人追，这不是报应是什么？"

那人机机聒聒的骂了一阵，兀自不足，还待要说，伍定远早已走开。他心乱如麻，暗道："这知府陆清正好狠，逼我丢官也就罢了，还把燕陵镖局满门的血案硬安在我头上，我这一生怕是毁了。"想来除了信上的王宁大人，天下已无人能救得自己，心中气苦。

他又累又饿，心情不佳，猛地被一人伸手推开，那人喝道："小子！滚远些！莫妨碍我家老爷走路！"伍定远一看，见是几名高壮家丁在前开道，后头一名脑满肠肥的富商，正自大摇大摆的走来。

伍定远心头怒火猛起，想他以前在西凉，这些个富人谁不是对他巴结奉呈，那知竟在这种小地方受气？当下只气得全身颤抖。

伍定远打定主意，既然身蒙不白之冤，索性大干一票，狠狠出口恶气再说。这富商也是倒楣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自己好好的有路不走，非要得罪伍定远，此时伍定远正在气头上，说有多狠就有多狠，当晚便潜进了那富商家中，狠狠地偷了一千多两银子，以泄心头之恨。

伍定远捕快出身，干起贼来自是驾轻就熟，此时不免大布疑阵，将自己的脚印直留到县衙门里，第二日离开客栈时，只见一大群人围住衙门，那富商怒气冲冲，带着几十名家丁叫嚣不休，伍定远心下好笑，暗暗走了。路上他怕给人认了出来，便用黑炭抹了脸，一路好吃好喝，大鱼大肉，都是那倒楣富商出的钱需多久，便能入京面见王

了。此时节气入秋，天气渐冷，这日下起冷冷细雨，伍定远见天空阴霾，料想一会儿要下大雨，便就近找了个小客店住下。

到得傍晚，果然风声转劲，下起倾盆大雨，别说赶路，怕在外头耽搁也不成了。伍定远摇了摇头，还好客店颇为温暖，不必在外冲风冒雨，他叫了两碟小菜、一壶老酒，自斟自饮起来。虽在困顿间，仍是怡然自得。

正饮间，忽听一人大叫大嚷："他妈的，这是搞什么！"伍定远回头一看，只见几个乡下人指着一名男子痛骂，那男子两鬓斑白，约莫四十来岁，年纪虽然不轻，但龙眉凤目，相貌着实不凡。伍定远微微一奇，想不到此处乡下地方，居然能见到这种人物。

他凝目再看，却见那男子全身穿的破破烂烂，身上污秽，一手拿着一只鸡骨在啃，另一只手确却抓着两颗骰子，口中还在大叫："来！下，下，保你赢个老婆好过年，祖宗八代都沾光哪！"伍定远皱起眉来，那人相貌英挺，看似名门之流，哪知行为却如此不堪。

那人口中胡言乱语，几名赌客却都不赌了，纷纷离桌。那人急道："别走啊！你们还没给钱！"

一名赌客凶神恶煞的道："他妈的，老子这辈子还没见过这等事，连着十八把都出大。

你这家伙分明是出老千，还敢要钱！"说着一拳往那人脸上打去。

那人叫道："妈呀！"站起身来，往后逃去，似乎胆小无比。

客店众人却同时一呆，只见那人身形约莫有十尺，可说极其高大，这一站起，头顶几乎碰上了门楣。伍定远自小便给人夸身长，谁

知与此人相较，居然还矮了他半个头。

伍定远细看那人，只见他非只身形巨大，尚兼胸宽膀阔，以体型而论，可说是极为威武，宛若霸王一般的气势。

那赌客见那人的非凡体态，也不敢再动手，只好骂道："他奶奶的，什么东西！"便自走了。

那高大男子见众赌客走了个干净，也不追赶，只嘻嘻傻笑。他看到客店中只剩伍定远一人，便老实不客气地坐在他面前，说道："老兄，你赌不赌？玩两手吧！"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道："在下从不赌博，兄台还是另找他人吧！"

那人斜眼打量着伍定远，似是见到了什么怪物。那人摇头道："我不信你从不赌博，这样吧！赌你老兄一定不敢和我赌！十两白银。"

伍定远身有要事，如何能与他啰唆，当即摇头道："在下从不赌博，实在不能与兄台对赌。兄台要是不信小弟的话，那也没法子可想。"

那人嘻嘻一笑，说道："老兄啊！我适才不是说过，我赌你一定不敢和我赌，结果你老兄打死也不赌上一手，这却是谁输了？还不快快把十两银子交来！"

伍定远摇头道："既然不赌是输，那好吧，我就舍命陪君子，和你赌上一把。"说着伸手出去，道："这下我愿赌了，换你输我十两银子。"

那人笑道："你不与我赌，是你输；但你若要与我赌，我却没输。"

伍定远颇为不耐，道："什么你输我输的，世间岂有这等赖皮之事？"

那人道："你若不赌，照说是你输，但你若要赌，只是应允与我赌一把，这才刚刚开庄，如何是你赢？"

伍定远哑然失笑，道："所以我若不与你赌，便要给你十两银子，我若愿意与你赌，咱们现下才开庄家，是也不是？"

那人笑道："看你这人还算聪明，咱们这就来吧！你要赌大还是赌小？"

伍定远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我既不愿给你银子，也不愿与你赌，老兄你待如何？”

那人一怔，笑道：“像你这般公然相公，死皮赖脸的人，我还是第一回瞧见。”

伍定远听那人说话无礼，忍不住心头有气，哼了一声，不再答话。

那人见伍定远动怒，搔搔头顶，说道：“老兄你一脸倒楣相，想来近日运气定是奇差，我说的可是实情？”

伍定远听他话中似有深意，心下登时一凛，不知这人是不是江湖人物。他不愿吐露心事，淡淡地道：“运气之说，向来渺茫。在下生平不信这种东西。”说着自顾自的喝起酒来。

那人笑道：“我说运气最是重要，任凭项羽英雄了得，少了运气，也要自刎于乌江之畔，一个人没了运气护持，只怕活不过一时三刻，你说是么？”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阁下说了这许多，自己的运气却是如何？”

那人忽尔呆了一阵，摇头道：“我…我不知道，好像我的运气一直不太好……”

伍定远见他举止忽地怪异，皱眉道：“阁下到底是谁？怎生称呼？”

那人又是一愣，只见他一张俊脸慢慢地皱在一起，抱头哭道：“我不知道……我只是个倒楣鬼……倒楣鬼……呜呜……”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想不到这人居然是个疯子，那人哭了一阵之后，忽又嘻嘻哈哈的，发起呆来。伍定远不再理他，自饮自酌，只见外头的雨下得更大了，望出去灰蒙蒙的一片。

忽听门外传来一名少女的声音，叫道：“阿傻！你又乱跑了，害我们到处找你。”

只见门外走进一男两女，男子约莫四十来岁，身材发福；两个女子容貌可人，正值青春芳华。三人皆腰悬长剑，显是武林中人，只是雨势实在太大，他们虽然打着伞，身上仍已湿透。

那高大男子跳起身来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乱跑……娟儿不要打我……”这人似乎极怕那少女，缩起高大的身躯，蹲在墙角。

那少女不顾身上湿透，将那高大男子一把拉过，嗔道：“阿傻，你多大年纪了，还要我们整天看着你吗？”

莫看那少女比这大汉小了二十余岁，口气却直如长姊教训幼弟一般，伍定远忍不住微微一笑：“这人少说四十来岁了，看他仪表堂堂，却给个小女孩唤做阿傻，真是乱七八糟。”

忽听另一名少女道：“师妹，人找到了就好，先别忙着训他，快过来擦擦身子吧！”

伍定远听这话声斯文温柔，转头看去，只见这少女一张瓜子脸蛋儿，容貌秀丽，活脱是个大美人。

正看间，那少女也转头过来，目光略略在伍定远身上扫过，自从行囊中取出干布，让各人擦拭头脸身子，跟着招呼众人到壁炉旁烤火。众人身上一干，便来坐下吃喝，那小客店只有两张板桌，几个人一挤，颇感狭小，伍定远不愿与武林人物多打交道，一言不发，低头只是喝酒。只见那几名男女叫了酒菜，聊天谈笑。

那先前教训阿傻的少女道：“师叔，我们这次到陕南，不如顺道去长安看看。你说可好？”

那师叔略带肥胖，看来有颇为和蔼，只听他摇头道：“这几日江湖传说，都说昆仑山和少林寺火拼起来，我看道上危险得很，咱们还是早些回去为妙。”

那少女拍手笑道：“好哇！少林寺的大和尚们武功高极了，要是和昆仑山斗起来，一定有热闹可看！”

那肥胖男子皱眉道：“娟儿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看你刚才教训阿傻有模有样的，怎么这会儿说起话来又像个孩子似的。多学学你师姐，文静些！”

那娟儿小嘴一扁，嗔道：“我才不要像师姐呢！老气横秋的，将来一定嫁不掉。”

伍定远闻言，又往那师姐望去，见了她的艳丽容貌，忍不住又多看了两眼，哪知就这么一看，却给娟儿抓个正着。她手指着伍定远，

低声笑道：“师姐，我说错话啦！你瞧人家眼巴巴的望着你，你怎么会嫁不掉呢？”

那师姐脸上一红，往伍定远望去，只见他的目光兀自望向自己，连忙别过头去。

伍定远虽然年过三十，但公务繁忙，至今未娶，平日也少近女色，这时见那少女羞态，猛地心中一荡，连忙克制心神。他见此时风雨稍缓，心道：“此处江湖人物颇多，不宜久留。”

正要起身，忽听那师姐说道：“师叔，你路上说少林寺的灵音大师给昆仑山扣住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伍定远听见此言，心头一震，急忙坐下，寻思道：“不知灵音大师和李庄主怎么了？希望他们安然无恙。”

那肥胖男子道：“这详情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据说少林寺插手西凉的一件大案子，好像是一个捕快杀害了燕陵镖局的满门，待少林寺的大师们赶到，那捕快又不知用什么卑鄙法子，居然骗信了灵音大师，说是昆仑山下的手，两派人马就这样稀里哗啦的干起来啦！”

那娟儿道：“世界上坏人怎么这般多，那捕头知法犯法，尤其该死。”

伍定远心头沉重，想不到自己的名声已然如此难听，这昆仑山做事这般恶毒，居然把命案嫁祸到自己身上，心中越加气忿。

只听那师姐道：“师叔，说不定那捕头是冤枉的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都哦的一声，伍定远尤其感激，忍不住向那少女看去，见她掠掠长发，明媚照人的脸上带着一抹娇艳的笑容，只听她道：“少林寺灵音大师是江湖前辈，以他的前辈身分，倘若没有真凭实据，绝不会无故找人动手。照我看来，这昆仑山定有涉案，绝非毫无干系。”

娟儿道：“也许那捕头太过厉害，栽赃的工夫做的十分到家，那也说不定呢。”

伍定远听了这句话，只气得头晕目眩，一口酒呛住了，立时咳嗽不止。

却听那师姐道：“师妹说的也有可能，只是昆仑山至今还扣着灵音大师，若是事出误会，又何必这样为难人家？还要惹起江湖风波？”这

话甚是有理，只说的众人连连点头。

众人正说话间，又有几人走进店来，个个身穿白袍，手提长剑，全身淋得落汤鸡一样。

伍定远微微抬头，脸上立即变色，真是有这般巧法，这几人不正是昆仑山的那几个家伙吗?

怎么他们也到这小镇来了？伍定远心下大叫倒霉。

只见两人正自拍落身上的水珠，一名高瘦的男子是“剑影”钱凌异、另一人留着短须，叫做“剑浪”刘凌川，他们另带了几名弟子，站在店门口。伍定远急忙低下头去，心中怦怦直跳。

店中小二见又来了客人，连忙取出毛巾，让众人擦干身子，钱凌异等人擦抹一阵，各自到壁炉旁烤火，伍定远偷眼看去，只见钱凌异眼中精光闪烁，不知在打量什么，他心下担忧，怕给人认了出来，连忙转头过去。

众人衣物渐干，刘凌川见雨势太大，皱眉道：“我看今日也不能赶路了，咱们先歇歇吧。”

钱凌异打了个哈欠，道，“倦得很，先弄点吃喝的来吧。”他见这客店极小，只有两张桌子，不由得眉头皱起，便向弟子使了个眼色。

一名弟子对着伍定远叫道：“喂！你让一让，坐到那桌去。”言语甚是无礼。

伍定远脸色难看，只得低头走开。钱凌异见伍定远似乎怕得厉害，似乎认得自己，心中一奇，便道：“这位兄弟，我们可曾见过面？”

伍定远低头不语，一名昆仑弟子喝道：“小子！我师叔在问你话呢！”

伍定远低声道：“我与各位素昧平生，从来未见过面。”

钱凌异见赶了一天路，甚是疲累，不想多理，便挥了挥手。

那弟子伸手往伍定远身上一推，道：“好了！没你的事。”

伍定远默不作声，虽然想拔腿狂奔，但怕更露形迹，反而不妙，当下走到邻桌，对那几名男女道：“对不住，挤一挤。”

那肥胖男子见昆仑山众人举止无礼，心中不喜，重重哼了一声，说道："这里挤了点，我到那桌坐坐。"自顾自的端着酒杯，迳自往伍定远原本的位子一坐，旁若无人的喝起酒来了。

昆仑弟子喝道："喂！老兄，你没瞧见吗？这张桌子我们已经要了！你快起来！"

那肥胖男子往旁边瞧了瞧，奇道："有人和我说话吗？"说着又喝起酒来。

昆仑弟子大怒道："老东西！你装疯卖傻，是想讨打吗？"

那肥胖男子抬起了头，面色茫然，道："我好像听到有狗在叫，是谁家畜生跑了出来，在这汪汪乱吠啊？"

那弟子如何不怒，已然手按剑柄。

那"剑浪"刘凌川甚是老沉持重，他见此人带着长剑，知道也是江湖中人。他不愿无端结怨，便道："这位朋友，我们赶了一天路，倦的很。请你老让让，在下先谢过了。"

这刘凌川个性精明，武功虽不如金凌霜、钱凌异等人，但办事可靠，向得掌门喜爱。他这时如此谦恭，已给足了那人面子。

岂知那人道："嗯！狗主人来了。好像会说人话，不简单、不简单。"竟不理会刘凌川，把他僵在当场。

一名昆仑弟子喝道："老东西！我师叔就是昆仑山的'剑浪'刘大侠，你是不是活的不耐烦了，敢招惹我们昆仑山！"

那肥胖男子心中一凛，但脸上不动身色，只是"嗯"了一声，说道："哦！原来是西疆来的狗子，难怪这么会叫。可不知会不会咬人哪！"

与那肥胖男子同桌的两名少女，不由得噗嗤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这下连钱凌异也不禁动了气，冷冷地道："这位朋友好厉害的嘴皮子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让是不让！"

那中年男子笑道："世间岂有人让狗的事？狗儿别吵，乖乖等着，等一下爷爷给肉骨头吃。"那男子看昆仑山举止傲慢，心下有气，竟毫不退让。

伍定远向知昆仑山之能，心下为那人捏了把冷汗。

钱凌异眼中精光大盛，往那人打量了几眼，手按剑柄，沉声道：“来人是谁？报上名来！”

那人却笑了一笑，并不回答。

钱凌异打量了那人几眼，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好啊！原来是九华山的张之越。来！来！我们外面说话去！”

那肥胖男子便是张之越。他是九华山的一流高手，在江湖上颇有名望，这时被人认了出来，已不能装疯卖傻。

只听他笑道：“好眼力。老兄是昆仑山的那一位？”

钱凌异呸了一声，一旁弟子拔出钱凌异的配剑，只见剑身透明，如同无形，跟着又还剑入鞘。

张之越见闻广博，登时领会，淡淡道：“嗯！原来是‘剑影’钱老兄。很好，很好。”

竟不理会钱凌异，低头继续喝酒。

钱凌异一挥手，一名弟子忙将身上配剑解下，送到钱凌异身前。钱凌异恃仗自身剑法高明，等闲不出“剑影”宝剑，此时便只拿了弟子的寻常兵刃，喝道：“站起来说话！”

张之越恍若不闻，自顾自地道：“嗯！好酒！小地方居然还有这等好味道，不赖！不赖！”

昆仑山两名弟子见张之越实在太过傲慢，如何忍得下这口气，一齐怒道：“找死！”两人一同挺剑刺去，张之越带来的两名少女一齐惊叫：“师叔小心！”

却见张之越手腕微动，客店内忽地剑光一闪，那两名昆仑弟子大声呻吟，手腕已然流血，竟在电光火石之间被张之越的快剑所伤。

伍定远暗道：“这姓张的剑法好快，九华山名震中原，果然有两下子。”

钱凌异与刘凌川也是一惊，他们曾听说这张之越剑法以快狠闻名，想不到竟这般快法。

钱凌异不顾弟子尚在呻吟，也不看他们伤势，就怕削了面子，只见他“当”地一声，已然拔剑出鞘，钱凌异此时用的是弟子的配剑，乃是寻常的兵刃，不过他剑术精湛，一剑在手，立时显出宗匠气派。冷冷地道：“张之越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站不站起来！”剑尖已指住了张

之越，张之越却仍是微笑喝酒。钱凌异气往上冲，他成名多年，什么时候被人这般轻视过？当下刷地一剑，刺向张之越。

张之越见钱凌异招数精妙，暗赞道："昆仑山好大的名头，果然有些鬼门道。"

此时他不敢再托大，飞身跃起，避开钱凌异这一剑，当下拔剑还招，电光雷闪的刺出了九剑，一剑快过一剑，这是他九华山的嫡传功夫，名叫"飞濂剑法"，以快狠见长。

钱凌异见张之越剑招连绵，攻守之际全无破绽，一时难以招架，只好运剑如飞，守住全身要害，两人长剑相交，叮当有声，转瞬间连过十余招，只是张之越的剑法实在太快，一招一剑，又急又密，有如狂风暴雨，钱凌异难以抵御，不住后退。

两名少女见师叔大占上风，一齐叫好。那疯汉却仍嘻嘻傻笑，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张之越只是不满昆仑山的狂妄自大，却不想和他们结下深仇，这时虽然大占上风，却招招留情，不愿让钱凌异过分难看，一招"白虹贯日"，从钱凌异身边削过，跟着还剑入鞘，手法甚是俊俏。

只听他淡淡地道："你们昆仑山搞清楚点，在西凉随你们怎么搞，没人管得着，不过这里是陕西省境，你们想撒野也要瞧瞧地方啊！"

钱凌异倒退几步，取过"无形宝剑"，冷笑道："姓张的，适才你能胜未胜，没敢痛下杀手，可别后悔一世！"他适才被张之越的快剑攻个措手不及，倘若那时对方趁机使出杀招，也许还有机会取胜，但张之越白白放手，却给了他偌大的复仇良机。要知钱凌异武功深湛，适才用的是弟子的寻常兵刃，岂能与他的"无形宝剑"相提并论？

只听刷地一声，钱凌异长剑出鞘，一招"飞燕无踪"，刺向张之越咽喉。张之越见他剑法未变，但"剑影"出鞘，原本平淡无奇的一招，却因剑身透明，竟连一点剑尖的去路也隐去了，如此一来，威力何止大了一倍？真个是无影无踪，令人无从招架。

张之越心中一凛，知道守不住"剑影"，当下反守为攻，以快打快，也是一剑往他喉头对刺，钱凌异退开一步，长剑抖动，但见一阵白光眩目，剑身一颤，竟尔消失无形，张之越不知如何抵挡，只好斜斜一剑削出，钱凌异早已算准他的步法，知道他要攻向自己腰间，当

下飞身跃起，提剑反刺，果然张之越看不见他的剑招，实在不及躲避，待要警觉时，手臂已然受伤。

这下张之越已知对方的剑术高过于己，他使出小巧身法，在客店中闪来躲去。

钱凌异见他四处飞跃闪避，一下子也耐何不了他，骂道："只知道逃，算什么好汉！"

张之越回嘴道："你有种便换上一把剑，仗着兵器之利，算什么高手？"

钱凌异呸了一声，道："你输便输了，还啰唆什么？"

两人在店内追逐一阵，钱凌异几次长剑刺去，都被张之越闪开，原来"九华山"的武功向有两大特长，一在剑法，二在轻功，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弟子入门后更是先学轻功，再学剑法。与之相比，昆仑山的剑法所长在内力，无论是"剑寒"、"剑蛊"，都有一套内功心法相对应，脚下功夫那就差远了。两派武功所长不同，钱凌异若要抓到张之越，那可是难上加难。

钱凌异忽地心生一计，叫道："五师弟，去把他带来的两个女的给我宰了！"他有意干扰张之越，此时只要去动那两名女弟子，料来他不得不救，自己便有可趁之机了。

张之越此时正自闪避剑招，听他这么一说，脚下便缓了下来，怒道："你干么这般心狠手辣！我们又没啥深仇大恨？"

钱凌异手上剑光一圈，冷笑道："你要不服气，只管动手啊！说这些废话作什么？"他杀机已动，决心把九华山一行人全做了，只要不留活口，死无对证，将来便是九华山的掌门找上门来，也能来个抵死不认。

刘凌川听得师兄吩咐，便提剑朝那两名少女走去。伍定远见那两个少女娇柔美貌，如何是"剑浪"的对手，心下大急，想道："这群人心狠至极，杀人绝不手软，我该出手救人么？"想到燕陵镖局满门的死状，只想上前一搏，但一来自己武功有限，未必能帮得上忙，二来自己若要暴露身分，燕陵满门的仇怨必会沉冤谷底，再无可报，可是若不救她们，看钱凌异说的认真，只怕这两个娇弱姑娘立即要被杀害。

伍定远正自犹豫，刘凌川已然出剑，两名少女尖声大叫，急急躲开，张之越又惊又急，慌忙间抢了上来，便替两名女弟子架下这一剑，但张之越出剑动手，身法便是一窒，钱凌异笑道："姓张的，你找死么？"刷地一响，剑锋已从张之越颈边划过，天幸张之越脚下快极，在间不容发的瞬间退后一步，否则已是头断血流的惨状，可说凶险之至。

刘凌川见那张之越远远退开，便自冷笑道："小姑娘，受死吧！"一招"剑浪"使出，长剑由左到右急劈，如同滔天巨浪，那两名少女举剑去挡，却那里档的住？只听当地一声大响，手中长剑便给震落。

刘凌川哈哈大笑，道："九华山的弟子如此没用！"

娟儿娇声骂道："你以大欺小，又有什么好得意的！"

伍定远心中大急，想道："这个姑娘如此倔强，怕要大祸临头了。"

果听刘凌川冷笑道："去跟你祖宗诉苦吧！"说着一剑刺出，伍定远见张之越已被逼得险象环生，无法腾出手救那两个少女，一急之下，便要出手救人。

他正要跳下场中，却见刘凌川脚下一晃，莫名其妙地跌开两步。他噫了一声，不知是被谁做的手脚，心中大疑，便转头向店内望去，只见张之越兀自与师兄激斗，决计无力救人，转头再看众人，细细环顾，忽见伍定远坐在板桌上，低头不动，看来应是这人在捣乱。

刘凌川哼地一声，狠狠地瞪了伍定远一眼，道："没你的事，别自找麻烦！"

伍定远见了他残暴凶狠的神气，不禁心下一惊，连忙低下头去，不敢与他眼神相对。

刘凌川见他低头不语，定是怕了自己，当下定了定神，狞笑道："两位姑娘，怪就怪你们师叔不懂事，招惹了我们，可别怨我们下手太狠啊！"哈哈大笑间，又是一剑刺出，伍定远待要出手相救，一声惨叫响起，已是晚了一步，伍定远忍不住扼腕连连，大为自责。

刘凌川纵声长笑，正要说话，却听自己的弟子叫道："师……师父……"只见自己的徒弟抱着手臂，正自大声嚎叫，却不知怎地被他的

剑刃刺伤。

刘凌川脸色大变，才知又着了人家一道，他羞愧交集，向伍定远叫道：“都是你在搞鬼！”大叫一声，一剑便向伍定远刺来，伍定远不知他在搞什么玄虚，连忙越起身来，避开他这一剑。

刘凌川怒道：“别想逃！”正要追击，忽然手中一空，莫名之间，长剑竟被人夺走。

刘凌川目瞪口呆，转头过去，只见一人低头把玩他的长剑，表情若有所思，竟然便是那傻呼呼的中年疯汉。

刘凌川见这人疯疯颠颠，又脏又呆，但武功既邪且强，应不是九华山门人。便道：“尊驾与青衣秀士如何称呼？为何出手救人？”

那青衣秀士乃是九华山掌门，刘凌川这么一问，便是要把对方的来历师承打听清楚，以免贸然得罪其他强敌。

那疯汉却不回答，只抱着刘凌川的长剑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这剑我好像见过，是……是在哪里？我怎么想不起来？”说着抱住了头，苦苦思索。

刘凌川心道：“这人不知是真疯还是假疯？不管了，趁他这个样子，先杀了再说。”接过弟子的剑，往那疯汉颈中斩落。

两名少女惊叫：“阿傻，小心！”那疯汉全无知觉，伍定远大急，不忍他就这样被杀，使出飞天银梭的手法，将手中筷子掷了出去。

刘凌川侧身闪过，骂道：“小子多事！”但便这么一缓，那疯汉已定过神来，两手握住剑柄，举起长剑，便往刘凌川身上刺去，这招数虽然凌乱，但狂劈滥砍中，竟显得功力深厚无比。

刘凌川惊道：“这是什么剑法！怎么这般怪？”

伍定远心下也是一凛，他见那疯汉双手握柄，使的绝非剑法，看来倒与枪法有三分神似，武功之怪，实乃生平之所未见。

那疯汉暴喝一声，忽然两肘握柄内缩，跟着向前直刺，这招更如长枪中的突刺，刘凌川吓了一跳，惊道：“这是什么招式？”一来闪躲不及，二来看不懂他的武功，登被那疯汉刺伤手腕。

刘凌川又惊又痛，他自知不是对手，急忙向后跃出，向师兄钱凌异叫道：“四师兄！咱们快走！”

钱凌异此时正大占赢面，只要再过几招，便可拿下那无礼至极的张之越，他哈哈一笑，回话道：“不急着走！等我宰了这老东西再说！”他阴森森地望着张之越，竟没发现自己的师弟处境堪虞。

张之越何等机灵，早将店中情势看得清清楚楚，便接口道：“钱老兄啊！等你宰了我这老东西，你师弟早被人杀成死东西啦！”

钱凌异大怒，手腕一振，内力送出，“无形剑影”使的更是凌厉之极，张之越见对方招式加快，更是难以招架，只有节节后退。

两名少女见师叔危急，急忙叫道：“阿傻，快救师叔！”

人影一闪，那疯汉已如飞鸟般向前扑过，钱凌异听得背后劲风大作，吃了一惊，回头望去，却见一柄长剑当着门面刺来，刘凌川惊道：“师兄，小心点！”

钱凌异听这剑风声劲急，已知剑尖凝聚的真力实在非同小可，连忙避了开来，心道：“这人内力深厚，倒是个劲敌。”他转身一劈，剑影刺向那疯汉肩头，这招称作“声东击西”

，乃是“无形剑影”的绝招之一，剑尖明的点向肩头，其实却朝腰间削去，料来那疯汉定会惨死当场。

那疯汉实在傻得厉害，竟全然不知危险，只是大喝一声，对着钱凌异当头一剑劈下，这招力道奇大，招式却笨拙无比，大出钱凌异意料之外，眼看那疯汉使的是两败俱伤的剑法，钱凌异若不闪避，那“无形剑影”虽能刺伤疯汉腰肾，但自己的脑门却非给砍成两半不可，慌忙之间，只有向后退开一步，轰地一声响，板桌已给劈成两截。

客店中的伙计见状，无不吓得飕飕发抖，都躲到后厨去了。此时张之越早已缓下手来，他见疯汉这招虽然笨拙，但一招间却把那不可一世的钱凌异逼了开来，不禁大声喝彩。

伍定远此刻也在暗暗观看那疯汉与钱凌异激斗，他见方才这疯汉招数大开大阖，已改使铁斧的武功路数，伍定远心下明了，心知这疯汉的武功当是战场上的一路，若非这长剑太不称手，适才那招绝不只让钱凌异仓皇后退而已。

那疯汉虎吼一声，揉身再上，宛如疯狗咬人，又似村妇撕打，长剑一会儿直劈，一会儿斜砍，便是全不会武功的人，怕也使不出这么

难看的招式。钱凌异吃了一惊，也不知要如何抵挡对方的武功，连忙往后退开。

十来招一过，那疯汉竟然大占上风，他手上招式虽不美观，威力却是奇大，竟逼得钱凌异满场游走，全然不敢与他正面交手。

斗到酣处，钱凌异的袖子给那疯汉划破，他急急往后一跳，喝道："你…你这是'方天画戟'的工夫，你到底是谁？"

那人呆呆一笑，嗤嗤地流着口水，转头向娟儿道："娟儿姊姊，他问我是谁？我要不要跟他说？"

眼看激战之间，这疯汉竟然转头与人说话，可说对敌手轻蔑之至，钱凌异狂怒之下，顾不得自己宗师身分，立时举剑一挑，便向那疯汉咽喉刺去，众人齐声惊道："使不得！"娟儿更是尖声惊叫，俏脸惨白。

伍定远心下大怒，这钱凌异好不卑鄙，眼见人家是个疯子，居然还趁人之危，真可说是十足十的真小人。

张之越正要出剑去救，蓦地那疯汉转头过来，呵呵大笑道："老兄你中计了！"猛地伸出两指，放在自己的颈边，钱凌异收剑不及，霎时之间，无形剑影的剑尖竟给那疯汉捏住。

张之越一愣，立时哈哈大笑，道："傻小子！真有你的！"

众人见状，莫不大为震惊，钱凌异心下更是惊骇，原来那疯汉故意与人说话，其实是故意卖个破绽，引得钱凌异提剑来攻，这剑影本来无影无踪，但钱凌异一心攻向那疯汉的喉头，便被那疯汉算定了"无形剑影"的剑路，以极险招式破了钱凌异的成名功夫。可说武功机智，兼而有之。

那疯汉嘻嘻哈哈，想将钱凌异的"剑影"夺过，钱凌异双手使劲回夺，那剑却像是给铁钳夹住一般，难以移动分毫。一旁刘凌川抢过弟子配剑，猛向那疯汉背后暗算，张之越冷笑道："昆仑门徒，只会偷袭招数么？"

待要上前接招，那疯汉已咳地一声，吐出一口脓痰，这痰去势劲急，霎时正中刘凌川的鼻梁，只弄得他满脸污秽，狼狈不堪，长剑便缩了回去。但那疯汉吐痰攻敌，手上劲力略松，钱凌异趁势便将长剑

夺回。只是钱凌异虽然抢回长剑，但一个用力过猛，剑柄回撞在自己的胸口上，顿时痛澈心肺。

钱凌异伸手捂胸，缓缓调节内息，眼见成名绝技“剑影”竟被一个疯子在一招内破去，不由得脸上无光，当即说道：“阁下好高的武功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，可否示下大名？”

那疯汉面露痴呆，嘻嘻哈哈地道：“好啦！这就告诉你吧！”他哼哼冷笑两声，嘴唇微动，便要说出自己的姓名，伍定远心道：“这人武功高强，足以开宗立派，却不知是何方神圣。”当下也专心聆听，要把这人的来历听个明白。

眼看客店众人个个神情专注，都在等他说出自己的名号，那疯汉仰天长笑，大声道：“你们听好啦！我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，早上要吃三碗饭，晚上最爱啃鸡腿，人称‘阿傻’就是我！”跟着指着钱凌异道：“你是‘大傻’，比我‘阿傻’还笨！”

满堂人众登时哈哈大笑，连店小二也在掩嘴偷笑。

钱凌异见这人如同白痴，一时只觉霉气冲天，想不到自己一身武艺，竟会输在一个疯子手中，不过道上吃顿饭，竟吃掉自己一世英名。但对方武功比自己为高，眼前也不能再找他报仇雪恨，只有日后约了金凌霜、屠凌心，再过来寻仇了。他略一拱手，叹道：“阁下既然不愿以真名示人，那也就罢了，后会有期。”

一名弟子道：“师叔，我们怕什么？他不过是个疯子……”话声未毕，脸上已吃了钱凌异一记热辣辣的耳括子。

伍定远心道：“这弟子当真笨得厉害，他说这阿傻不过是个疯子，那他师叔不是连疯子也不如？这人的口才也真是差劲了。”

眼见那弟子挨了一记耳光，其他人哪敢再说，急忙跟着走了。

伍定远见昆仑众人已走，松了一口气，张之越见他若有所思，便走了过来，向他道：“这位兄弟，刚才你掷筷的手法可真帅啊！”

伍定远道：“不敢，在下只是见这位朋友有难，忍不住多事，可让诸位见笑了。”

张之越笑道：“兄弟说话太谦虚啦。若不嫌弃，一起喝杯酒如何？”他不待伍定远回答，便已拉了他的手坐下，状甚亲匿。适才阿傻

危急之时，若非伍定远起意相救，只怕这阿傻武功再高，也要不明不白地死在贼子手下，张之越念及这份人情，对他神色自是不同。

伍定远本想推拒，犹疑间，忽见艳婷娇媚的目光正自望向自己，他心念一动，想道："也罢！难得来到中原，不妨多认识几个英豪吧！"也就不再急着离去了。

张之越当下便治了一桌酒席，与伍定远共饮，两名少女及那疯汉也一起相陪。

众人互报姓名，那师姐名叫艳婷，另一名教训那疯汉的少女叫做娟儿。众人请教伍定远的名号，伍定远心道："我现下有案在身，绝不能暴露行踪。"便胡乱捏造了个假名，说叫胡元。那胡乃是胡说八道的意思，至于元字，则是远的化称。

张之越敬了一杯酒，笑道："这么大冷天的，胡兄要往何处去啊？"

伍定远道："在下平日做点小生意，为了一宗买卖，需往京师一行。"那这话倒也没说谎，只是这宗买卖非比寻常，乃是那关系燕陵镖局八十三口性命的羊皮。

艳婷微笑道："胡大爷，听你口音，好似是陕甘人士。我可有说错？"

这话要是旁人说来，非让伍定远大起戒备之心不可，但他见艳婷玉雪可爱，自也不会多心，只是一笑，道："姑娘好生聪明，就这么一猜，便知我的来历。"

艳婷嫣然一笑，说道："胡大爷客气了，我小时在西凉住过，知道当地说话的口音习惯。"

伍定远大喜道："原来姑娘是我的小同乡，来、来，他乡遇故知，我敬你一杯。"

艳婷浅浅一笑，眼波流动，说不出的娇媚。她用西凉土话道："胡大爷，我先干为敬。"

伍定远举起杯来，望着艳婷娇媚的面孔，忍不住一叹。此番他匆匆离乡，听得西凉土话，忽地想起故乡人事，心中酸楚难忍，这杯酒竟是咽不下去。众人以为他思乡情切，只不住劝酒。

小客店外风雨交加，但店中满是温情温暖，伍定远饱历沧桑，身怀不白之冤，原本满心悲愤，此时终有了些温馨之感，心下不禁喟然。

席间众人闲聊，伍定远极为关心灵音诸人的安危，便问道："方才听各位说起少林寺，还说少林和昆仑有仇，不知详情究竟如何？"

娟儿笑道："胡大爷不是生意人么？怎么对少林寺这等关心，难不成他们的剃头刀是你卖的？"

伍定远见她一语戳破，忍不住面上一红。

张之越却是老江湖，他一见伍定远的面，便知他也是武林同道，想来多半有些麻烦，这才不愿说出真实身分，当下也不以为意，笑道："不瞒兄台，这次少林与昆仑两派间的事情闹得很大，现下已经惊动了少林寺的方丈，少林方丈担忧昆仑山下手杀害灵音，听说他还亲自遣使，请昆仑山放人。只是昆仑山的掌门丝毫不加理会，不知此事少林要如何善了。"

伍定远摇头道："难道少林寺不知燕陵镖局的事情吗？"

张之越道："这当然知道，那名捕快下手杀害燕陵镖局满门，手法毒辣，现下少林寺也到处在找他，不管是不是这人干的惨案，总之要叫他说个明白。"

伍定远脸色铁青，又多了一方人马在追杀自己，真不知从何说起。

席间又聊起那疯汉，伍定远道："这位大侠可是有病在身？我瞧他神色不大对。"

张之越叹了一口气，道："我师兄两年前到华南办事，路上见到这人，他当时被一群乡民围殴，说他诈赌。我师兄见他相貌不凡，人又近中年，不忍他被毒打，就出手救了他。这小子无亲无故，武功忽高忽低，头脑又不清楚，我师兄想要放他自己生活，也是不妥。只好把他带回九华山。其实这小子除了爱赌上两手，也没别的坏处。"

那疯汉一听到"赌"字，原本痴呆的神情忽地一变，神色极是兴奋，从身上摸出了两个骰子，叫道："大！"果然掷出了一个大，伍定远见他手法颇见熟练，难怪会被乡民视作诈赌的郎中了。

那少女娟儿怒道："阿傻，你就知道赌！人家在说你的事哪！"

那疯汉似怕极娟儿，忙收起骰子，缩在一旁。

娟儿见他似受了惊吓，柔声道："阿傻，你乖乖的别赌，就没人会骂你，知道吗？"

那疯汉点了点头，一张豪迈世故的脸，露出了白痴般的笑容。娟儿见他神色痴呆若此，不由得轻轻叹了口气，天真的脸上露出一丝愁容。

艳婷掩嘴笑道："师妹啊，你这般管他，倒似是…倒似是…"

娟儿脸上一阵红晕，娇嗔道："倒似是什么？是他娘是不是？师姐你可真坏……"说着伸手去骚艳婷的痒。

艳婷脸上一红，笑道："那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说。"说着伸手格开。

伍定远见两名少女打闹，脸上也泛起微笑，道："这人若是不傻，以武功而论，当是一代英杰。贵山掌门可曾看出他的师承来历？"

张之越摇头道："他武功太杂，连我掌门师兄也看不出他的师承。我这次下山，一半也是为了打听他的来历，不过仍旧一无所获。"

伍定远见疯汉吃的满身油腻，还将手上的油脂往娟儿身上乱擦，艳婷笑道："师妹，你儿子又找娘亲撒娇啦！"

娟儿啐了一口，满脸红晕，却也不来回嘴，只拿起手巾，细心地替那疯汉擦拭，那疯汉眯着眼直笑，却是一幅大肆享受的模样。

伍定远心道："这疯子居然可以大享艳福，比我这明白人还快活许多。"他叹了口气，道："这位疯老兄能有九华山诸位照料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"

张之越道："看他这样下去，终究也不是办法。这人脑子清楚时，说话头头是道，不过大半时间都像这个样子，连自己是谁也认不得。不过他身上有个特征，胡兄见多识广，也许能看出些什么。"

伍定远哦地一声，奇道："这人还有特征？"

张之越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"婷儿、娟儿，你两人先回避一下。"

娟儿皱眉道："又要看那刺花么？"

伍定远见张之越点了点头，心中便想："刺花？什么刺花？"

张之越催促道："你们快出去吧，这位胡大爷长年行走江湖，说不定也见过这刺花，咱们何不一试？"

娟儿叹息一声，道："也好！死马当作活马医吧。"二女便自离房，暂到外头等候。

伍定远听他二人说得郑重，心下便也好奇，只想看看那疯汉身上的认记，张之越道："阿傻，把外衣脱了，给人家看看你背后的老虎。"

阿傻嘻嘻傻笑，道："又要看我的老虎么？看一次一两银子。"

张之越啐了一口，却真的取出一两银子，交在阿傻手里。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看来这阿傻虽然傻呼，却也知道银子的好处。

阿傻收下银子，大声道："老虎来了！你们可看好啦！"转过身去，便自解开衣衫，只见阿傻背后真刺了只猛虎，只见那猛虎栩栩如生，正自张牙舞爪，一步步地行下山来。那阿傻虽然人近中年，但皮肤仍是白皙光滑，那刺花在他雪白的肌肤上一衬，更显得刺眼。

张之越指着背上一处，道："你看，这儿还有两行字。"

伍定远定睛看去，赫见猛虎之旁尚题着两句辞，见是"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"两句话，那猛虎额上却有个"西"字。

伍定远"咦"了一声，只觉这刺花好生眼熟，便道："我好像看过一模一样的刺花，只记不得在哪儿见过。"

张之越大喜道："胡兄日后想起，稍个信给我，感激不尽。"

伍定远低头思量，想道："我一定看过这刺花，却是在哪儿见过呢？"

正想间，那门外娟儿已等不及了，便自开门进来，听得伍定远知道刺花来历，一时大喜，只拉着他问东问西，伍定远给她这么一搅扰，更无法静心思索，脑中只是乱成一片，只好哼哼哈哈，随口敷衍。

众人痛饮至深夜，这才各自回房歇息。

到得第二日午间，九华山收拾已妥，便欲出发。艳婷道："胡大爷，你往北京，恰与我们顺路，不如一起动身吧！"

伍定远虽然对这群人颇有好感，但自己身怀要物，不便与武林人物同行，便道："姑娘好意，在下心领。不过我自己一人独来独往的惯了，各位还是先行一步吧！"

艳婷见他不允，也不便再说什么，只好道："胡爷，你路上多保重。我们这就走了。"

伍定远见艳婷一张清秀的脸上颇有关切之意，心想："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会？"

正想间，那张之越已走了过来，将手搭在他的肩头，亲亲热热地道道："胡老弟，待你大事一了，上我们九华山来住上几天，如何？"

伍定远心中一喜，他以后还能否回到西凉，自己也不知，却突然交到了几个好朋友，有了个去处，忙道："多谢张大侠，小弟事情办完，必来叨扰。"

艳婷灿然一笑，道："胡爷，我们走啦！"

众人举手作别，伍定远看着九华山众人离去，心中一片惆怅。他翻身上马，慢慢朝东北行去，此时日已西斜，映的满天云彩缤纷变幻，煞是美丽，秋风吹来颇有寒意，伍定远见只剩自己孤伶伶地一个人，不由叹了口气。

想起京师之行必然艰辛，不知能否见到王大人，为自己洗冤报仇，更感心烦。

第一卷 西凉风暴 第八章 泪洒京城

行到京师，已是冬日。

北京繁华，伍定远久居西凉，自然事事透着新鲜，但他身有要事，那来的心情游览，便找了间客店住下。

伍定远安顿好行李，便找来店小二，问道："京中有位王宁大人，你可知道他府邸何处？"

那小二笑道："这京中好玩好看的地方多了，有天桥杂要，有长城奇景，您老不去这些好地方，却去那王府胡同干什么？"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摸出了一小锭银子，塞在那小二手中。

小二忙陪笑道："原来客官是朝廷中人，小人多有冒犯。"说着把王府胡同的去路仔细说了。

伍定远决定趁着黑夜，拜访王宁大人，以防露了行迹。此时天色尚早，他闲来无事，便坐到客栈二楼，叫了些酒菜小酌，也好解些烦闷。

他看着街上携来往攘的人潮，正惊讶于京中风华，忽听大街上锣鼓喧天，却是有大官出巡，伍定远一向住在偏远地方，从未见过京官出游的威势，连忙站起身来，抬头眺望。

他远远看去，只见一列官兵押着十余辆囚车，在闹街缓缓而来，原来是死囚游街示众，倒不是官员出巡。伍定远见场面浩大，心道："不知是何方囚徒，怎地如此穷凶极恶，竟要这许多人来监斩。"

往日在西凉时，除非遇上杀人要犯，否则绝少游街之事，他心下好奇，想见识这贼徒的面貌，便细细去看。

十余辆囚车行来，为首带头的是名太监，伍定远过去从未见过太监，只见他骑在马上，手上拿了柄拂尘，全无胡须，便如戏台上做戏的一般。那太监身前跟着一名武官，手上牵着那太监的座骑，神态却甚恭谨。

伍定远心道："看来戏子演得没错，太监真是长这个样子。"

低头再看，却见首辆囚车立了个牌子，上书"都察院左都御史张温通敌卖国，满门凌迟处死。"车里跪着一名老者，大大的睁着双眼，满脸都是愤怒不平。后头囚车押了数十名男女老幼，不住啼哭。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想道："原来这死囚是朝中大臣！"他向来不熟朝政，不知那张温是何许人，更不知他何以通敌卖国，只得一言不发，皱眉观看。

囚车缓缓前行，那街上原本热闹喧哗，此时却静若深夜，四下百姓更远远避开，躲在街角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了。伍定远见了这气势，心下自也一凛，忙缩到窗后，就怕惹祸上身。

大街上安静无声，气氛甚是肃杀，忽听唧唧聒聒的声响大作，不知怎地，竟有大批鸡只奔入街心，伍定远惊奇之间，忙又探头去看，却见一名鸡贩神色慌张，正赶着鸡只回笼，一旁却有两个孩子大声啼哭，伍定远一见之下，便已明白，看来那两个孩子不知官兵的厉害，嬉戏间居然打翻了鸡笼，这下定要闯祸了。

大批鸡只四下跳跃，一时满街乱窜，奔到了囚车之前。那宦官跨下座骑给鸡只一惊，啡啡嘶叫，登时人立起来，那宦官给座骑这么一掀，抓不住马鞍，便自离鞍而起，只见他在空中一转折，稳稳地落在地上，显然身有武功。但后头十余匹马不及停下，猛地撞了上来，霎时间大街上马嘶鸡鸣，乱成一片。

那鸡贩吓的脸都白了，按住了两个孩子，跪在地上，只是发抖。那牵马的武官面色铁青，重重一脚踢在那鸡贩头上，怒道："做死么！连几只鸡也看不牢？"

那鸡贩吃痛，却不敢乱动，只是趴在地下，喘息道："军爷责罚的是，小人万万不敢了。"

那武官哼了一声，又踢了他一脚，大声道："下次给我多长只眼！否则有你一家子受得了！"跟着转身回去，向后头的十来名军官道："没事了，大伙儿这就走吧，可别误了监斩的时间。"

忽听一声尖叫，跟着啪地一声大响，伍定远远远望去，只见那武官摔在地下，却是吃了那宦官一个耳刮子。

那宦官尖声道："这死百姓把本座掀下马来，你这样踢他两脚就算了吗？"说着喝道："来人！给我重重的打！"

一旁军士闻言，提起军棍，对着那鸡贩一阵乱打。那鸡贩头破血流，仍勉力跪着，两个孩子哭道："别打我爹爹！"奔了上去，急急抱住军士的腿。

那宦官怒道："反了！反了！大的不听话，小的也作怪，都给我打！"

军士们暴喝一声，伸手将那两个孩子纠住，跟着猛煽耳光，孩子们吃痛不过，呱呱大哭起来，嘴角都给打得出血。

伍定远心下不忿，想道："这宦官好跋扈！何必这般辱打百姓？"他心生不忍，便想奔入街中阻止，但忽地想起自己身怀要务，绝不能在此现身，当下只有转过头去，不忍再看。

猛听一阵哈哈大笑，远处街边十余骑奔来，马上诸人衣衫华贵，都作武官打扮。一名胖大男子冷笑道："薛副总管，不过要你押个人，连这点事也办不好么？快别胡闹了，江大人等着监斩哪！"

那姓薛的太监怒道："江充是你们主子，咱们东厂可不吃他那一套！"嘴上喋喋不休，人却已上了马。他见那鸡贩兀自跪倒在地，尖声骂道："都是你这下贱东西，误了咱家的大事！"

那鸡贩给打得鼻青脸肿，只在地下拼命叩首，便在此时，那姓太监手一挥，不知用了什么手法，竟将那鸡贩的脑袋切了下来，霎时鲜血喷洒街心，将大街都染红了。伍定远大惊失色，料不到那宦官竟会出手杀人，一时只惊得呆了。

那鸡贩的脑袋骨溜溜地滚到地下，他两个幼子神色大悲，一同冲了上去，哭道："爹爹啊！"一个抱住了爹爹的头颅，一个抱住了爹爹的身子，鲜血沾满了全身，都在痛哭出声。

逃散的鸡只似感好奇，只围了上来，侧头看着两个可怜孩子。满街行人见了这等惨祸，都只飕飕发抖，无一人敢动上一步。

那宦官冷笑道："这一家三口都不是好东西！全都该死！"右手慢慢抬起，立时便要对那两个孩童下手，神态大见残暴。

伍定远深怕那两个孩子又要遭到毒手，连忙从怀中取出飞天银梭，只要情势一个不妙，便要出手救人，却在此际，那几名衣衫华贵的武官骂道："别再胡闹了！快快走啦！"说着掉转马头，迳自走了。

那宦官见大队人马自行离开，便哼了一声，放下手来，狠狠瞪了那两个孩子一眼，跟着迳自驾马离开。

十余辆囚车开拔，缓缓离去。旁观街坊见两个孩子逃脱性命，急忙奔了上来，将他们匆匆带开，深怕再有祸事生出。远处囚车中哭声不绝传来，与那两个孩子的哭声交错迭起，令人为之鼻酸。

伍定远见了这等惨事，只觉怒气填膺，心中直骂："死太监！狗宦官！"恨不得能冲上前去，将那宦官一刀砍死，正气愤间，忽听邻桌一人恨恨地道："可恨太监误国，杀害忠良！奸臣把持朝政，是非不分！"

伍定远听这声音满是悲愤之意，连忙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儒生，满脸气愤，正自破口大骂。

伍定远正想上前攀谈，忽地心念一动，想道："京城高手如云，到处都是朝廷的眼线，我可小心了。"便强自忍住，只低头喝酒。

却见隔桌另一名酒客走了上来，向那儒生道：“老兄啊，听你骂得厉害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那酒客穿得甚是体面，看来是名商贾，伍定远听得有人问话，自也感到关心，连忙侧耳倾听。

那儒生气忿地道：“世道不古，方今正道不张，奸佞势大，江充、刘敬这两大贼子带着八虎作奸犯科，朝廷给这帮贼人把持，如何会不乱？”

那商人哦地一声，道：“我人在外省，不知京中的事，这江充、刘敬又是什么人了？”

那儒生冷笑道：“江充、刘敬这两人是朝中的罪恶渊薮，他两人一个手握权柄，一个掌管东厂，不知整死了多少人，刚才那位张温大人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。”

伍定远心中一凛，江充这名字他是听过的，怀中的羊皮便与此人有关，只是伍定远过去不熟朝廷之事，虽知羊皮与江充有关，却苦无机会打听此人的来历，想不到一入京城，便听得这他的恶劣事迹。看来绝非善类。

那商人问道：“听老兄之言，难道张温大人是被人诬陷的？这中间又有什么故事么？”

那儒生叹道：“这几年被江充斗垮的大臣，那还少了吗？一个个都被撤职查办，遣反原籍。只是张温大人太过激亢，先弹劾东厂的刘敬，又与按察使江充结怨，弄到两派的人一同陷害，落了个抄家灭族的下场。”

那商人奇道：“怎么江充与东厂不是一伙的吗？”

那儒生摇头道：“这两派狗咬狗，一嘴毛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那商人“哦”地一声，颇感惊奇，问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

那儒生道：“这江充势力甚大，下辖锦衣卫，手握军机，目下就数他权柄最为惊人，若说朝廷有谁能与之争锋，便是另一个奸臣刘敬了。此人任职东厂，也是一个残忍好杀的奸恶之徒。这两派人马各自拉拢大臣，无所不为，遇到忠义之士，两派就一同陷害。彼此之间，更是争斗不休，无日或歇。”

那商人听得目瞪口呆，惊道：“难道朝中已经无人主持正义了吗？”

那儒生叹道："这年头读书人不行，没骨气。反倒是几个武人颇有作为。好似那征北大将军柳昂天柳大人……"

那儒生话正说到一半，突然被人一把揪住，伍定远急忙看去，只见抓住那儒生的人身穿红袍，腰上悬了钢刀，神态狰狞。伍定远心下一凛，暗道："是锦衣卫的人！"

那军官抓着那儒生，骂道："他奶奶的，你这家伙乱放什么狗屁？江大人的名字，也是你叫得的？"

那儒生怒道："他又不是皇上，我何必避讳他的名号？"

那军官大怒，喝道："你还敢说！"右手高举，刀光闪动，便要一刀斩下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连忙掏出银梭，正要出手相助，却慢了一步，只听咚地一声，那儒生的脑袋滚落在地，霎时鲜血洒满一地，酒楼客人见了惨祸，立时大声惊叫起来。

那军官见酒楼众人惊慌，立时喝道："这人擅议朝政，已犯死罪，我这是就地正法，为百姓除害！你们却怕什么？"

众人见他满面怒气地朝自己望来，急急低下头去，无人敢做一声。

伍定远气得全身发抖，但人已死了，他又能如何？只能随众人低下头去，暗自忍耐。

只见那军官踏上一步，一把揪起那商人，喝道："你和他一起擅议朝政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理当枭首示众！"

那商人吓的发抖，跪地直叫："大人饶命啊！"

那军士见他身穿华服，模样颇为富有，便冷笑道："他奶奶的，你要老子饶你，那也不难，五百两白银，少一个子儿也不行。"

那商人颤声道："要钱？那…那好办。"说着把身上银票全拿了出来，抖着双手送上。

那军士见那商人甚是有钱，喝道："先饶你一命！"一脚踢去，将那商人踢的翻倒在地，跟着提起那儒生的首级，便自扬长而去，只留下那商人在地上发抖，一具无头尸体倒在客店中。

伍定远一天之中连见了两件大不平的事，自己却无能为力，心中惊骇愤怒，无以复加，暗道："看来这江充是大大的罪人，若是能推倒此人，我这番辛苦奔波也有了代价。"

伍定远见京城太乱，便早早回到房中，打坐养气，等天色全黑，再去拜访王宁大人。

待到酉时，伍定远推窗望外，只见太阳西下，街上点起了灯笼，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将脸上乔装整理了，跟着换上华贵服色，将羊皮藏在怀中，装成一名巨贾富商，便往王宁大人的府邸走去。

伍定远依着店小二的指点，缓缓走向一处胡同，远远望去，巷中灯火通明，朱门豪奢，四处都是朝廷大员的官邸，看来此处便是大名鼎鼎的王府胡同了。伍定远知道此地云集豪门巨贾，深怕露了自己的行迹，一时更是加倍小心，他走走停停，只要遇上危急情状，立时掉头就跑。

行到巷口，却见巷外有个男子挑了幅面担，正在做生意，伍定远缓步走过，正要往巷中行入，忽见远处几名侍卫走了过来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连忙转过身去，避开了那几人，那面贩见他望向自己，便招呼道："这位客倌，可要吃碗面么？"

伍定远抬头一看，只见那人是个年青男子，约莫二十七八岁，长身玉立，剑眉星目，端地是一表人材，却怎地在这卖面？伍定远此时身处险地，自也无心理会这些身外事，便只摇了摇头，他斜眼望去，见那几名侍卫已然走出胡同，这才闪身入内。

走出几步，已见一处宅邸规模宏伟，就着月色望去，门上匾额写著"左御史府"几个烫金大字，看来此处便是王宁大人的府邸了。

伍定远知道自己便要与王宁相会，他心下忐忑，自知自己仅是西凉一名小小捕头，单凭怀中这张羊皮，不知能否取信堂堂的御史大人。但事关自己的清白，几十条无辜的人命，岂能不上前一试？

伍定远心中紧张，向前走上几步，已到不远处，忽见门口悬挂的灯笼却未点上，大门深锁，望之一片幽暗，伍定远心中蓦地一惊，依着往日办案的直觉，只感不妙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转头往附近看去，但见四下别无人影，除了自己一人的身影外，别无他人。

他略感安心，想道："我可别拖拖拉拉了，一会儿若有闲杂人等过来，别要识破我的身分才好。"

伍定远定了定神，缓缓走到门口，正待伸手叩门，忽见门口上贴着一张纸，好似是张公告，伍定远心下一凛，连忙伸头去看，只见那

纸却是一张封条，上书“王宁贪污滥权，假公济私，格职查办，全家财物一并充公，其人格职处死。”

伍定远大惊失色，往后退开一步，只觉脑中嗡嗡作响，呆立无语。

他心念急转：“怎么办？这王宁大人自身难保，已被人整垮斗死了，我千里奔波，现下却该怎么办？我要去哪里藏身？”

正想间，忽听背后一声长笑，一人冷冷地道：“伍捕头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哪！”

伍定远倒抽一口冷气，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人冷冷地看着自己，正是那千里追杀自己的“剑影”钱凌异！

伍定远又惊又怕，慌张之间，只想掉头就跑，却见前头走上一人，傲然看着自己，伍定远定睛看去，这人满脸刀疤，相貌丑恶，正是那凶狠残暴的“剑蛊”屠凌心。

伍定远双腿一软，只听四下哈哈大笑之声不绝于耳，他撇眼回望，但见“剑寒”金凌霜、“剑浪”刘凌川、“剑豹”莫凌山等好手，竟已站在四周。看来昆仑满门的好手，全数齐聚此处。

伍定远颓然坐倒在地，耳边忽然响起那日知府陆清正对他说的话：“天下虽大，教你无处可去！别说你那陕甘道总捕头没了，你连这条命，怕都保不了哪！你那些家人朋友，个个也要大祸临头！”

伍定远仰天长叹，知道这几个月的奔波逃亡，一切全是白费功夫。他自知死期已到，心中反而不再惧怕，只是有种不甘心的感觉。

钱凌异走到伍定远身旁，冷笑道：“姓伍的，别想逃啦！乖乖跟我们走吧！”

伍定远点了点头，缓缓站起身来，自行走出胡同，昆仑山众人料他插翅难飞，便都跟在他身后。

伍定远抬头望天，只见明月高悬，冷冷的月光照在他身上，说不出的凄清寂寥。他忽然想起西凉故乡的月夜，不知那些老属下如何了？

正感慨间，伍定远又见到巷口的那个面担，忽觉有些饿了，他回头望向昆仑众人，见到一人身材矮小，识得叫“剑豹”莫凌山，此人颇

有侠名，是个身不由己之辈。便望着莫凌山，淡淡的道：“莫大侠，我想吃碗面。”

莫凌山敬他千里奔波是条汉子，只是掌门之命不便违背，当下叹道：“伍捕头请吧！”

钱凌异等人闻言，都有不满之色，莫凌山摇头道：“做人别太绝了，这是他的最后一餐啊！”

伍定远走到面担之旁，低声道：“店家，来碗面。”

那卖面男子熟练的搬过凳子，笑道：“成哪！这位大爷好口福，我这大卤面口味道地，包君满意。”

伍定远叹了口气，自行坐下。那卖面男子又对昆仑众人叫道：“各位大爷，也来吃碗面吧？”

昆仑诸人不加理会，钱凌异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快点煮，少在那儿啰唆！”那男子笑道：“也罢，没这口福哪！”便煮起面来了，不多时，将大大的一碗面端到伍定远面前。

伍定远望着热腾腾的面汤，忽地心中一酸，险些落下泪来。想自己一生正直，原本即将接任甘陕道的总捕头，但天外飞来横祸，今日却要死在此地，这碗面就是他的最后一餐了。

那卖面男子道：“这位大爷快吃吧！面凉了就不好吃了。”

伍定远微微苦笑，举起筷子，夹了些面条，那面吃在口里，眼泪却一滴滴的落在碗中。

下面请继续收看“英雄志”二——乱世文章！！

“玉皇若问人间世，乱世文章不值钱”，且看“英雄志”另一男主角的出场，他会与伍定远产生什么样的火花！！！

敬请拭目以待！

第二卷 乱世文章 第一章 落第秀才

人声喧哗，小小的客栈中挤满了人，虽然在隆冬之中，生意仍是极为兴隆。

只听得邻桌一客人高声叫道：“兀那小二，给我俐落些！老爷我等了这般久，半天还没上道菜。”一个掌柜模样的人连忙打躬哈腰，四处道歉。

只见一个小二打扮的青年，端着两个烫碗，从后厨里赶将出来。“大爷，您让让！”那小二叫着，准备将手中的热食送上桌。便在此时，不知被甚么东西绊了一下，登时摔了个狗吃屎。那小二忙救住两个碗，没给摔破，但碗中的热汤，却溅了他满身满手。

虽在大寒冬日，那小二双手仍是烫得又红又肿。众客人见他狼狈，都哈哈大笑。也有那好心的道：“小心些，可烫着了么？”

小二回首一望，见一名常见的泼皮，正自大剌剌的把脚伸出桌旁，适才定是此人绊他这跤。

小二站起身来，对那泼皮道：“这位大爷，您可否收起贵足，这般伸在道中，来往客人甚是危险哪！”

那泼皮正与人高声说笑，旁若无人，小二只得轻摇泼疲臂弯，把话再说了一遍，泼皮表情直是不可思议，骂道：“操你祖宗，我牛二吃饭，你也敢来啰唆？”说着更把脚横在路中，狞笑道：“怎样？你祖宗怎么高兴怎么成，你想怎样？”

那小二见他蛮横，却也动了气，大声道：“你这人恁也奇怪了，不过要你把脚收起来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干么这般凶神恶煞？”

牛二见此人不过是个店小二，居然敢出言教训自己，不免大吃一惊。他站起身来，将两只袖子卷起，大声道：“你这下贱东西，敢胆训你爷爷？来来来，爷爷教你些做人道理！”

那小二哼了一声，正要回话，店中掌柜连忙赶来，对那小二便是一掌掴去，骂道：“混帐！打翻了菜饭，还敢往客人身上赖！要不是这几天欠着人手，早轰了你这废物出去！”跟着连忙打躬作揖，向那牛二致歉。

牛二嗤了一声，迳自坐下喝酒。

旁边几桌客人见仍是迟迟不上菜，纷纷大叫大嚷，掌柜见那小二兀自站立不动，一脸忿忿不平的神色，便自喝道：“你杵在这儿干么！还不去干活？”

那小二摇了摇头，神情无奈，便又进了后厨，端了热菜出来。眼见牛二远远冷笑，定是有意作弄自己，那小二学了个乖，当下避开了牛二那桌，绕道而行。

正要将菜饭端上，哪知背后一阵猛力传来，竟是有人来推，那小二立足不定，向前摔倒，手上饭菜尽皆打翻，却倒在一人身上，只弄得那人身上汤汁淋漓，满身油腻，那小二心下慌张，急忙抬头望去，只见眼前那人脸上挂着一幅狞笑，正是牛二来了。

那小二吓了一跳，不知他有何阴谋，正想往后退开，忽然背后走上几人，已将他牢牢架住，牛二嘿嘿狞笑，伸手捏住那小二的脸颊，道："小子，你弄脏老子的衣衫，快快给我赔来吧！"

那小二知道这帮人设计陷害，如何肯屈服？当下拼命挣扎，叫道："明明是你往我身上撞来，还要我来赔你，天下岂有这个道理？"

牛二哦了一声，奇道："好小子，到了我手上，居然还敢顶嘴啊！"

两旁手下笑道："大哥，跟他说这么多做啥？先赏他几下子，叫他学个乖。"

牛二哈哈大笑，道："说得好！"霎时伸出手去，重重地打了两个耳光。

那小二脸颊肿起，却仍骂不绝口，大声道："你们这帮流氓无耻之尤，要真有勇力，何不去报效国家？似你这般行径，只会欺侮弱小，一辈子都是地方的小无赖！"

店中客人听他如此教训牛二，都为他暗暗担忧，恐怕他便要给当场打死。

果然那牛二狂怒不已，他横行乡里，乃是地方一霸，谁知竟给一名小厮教训侮辱，却要他如何咽下这口气？当下大声道："你这张嘴好生尖利！看老子打烂它！"大吼一声，往那小二腹中就是一拳，那小二哀叫一声，弯下腰去，登时呕吐起来。

一伙人跳了过来，已将那小二架住，拳拳到肉，猛往他身上招呼。那小二哀号连连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牛二打了一阵，兀自怒气冲冲，揪住掌柜道："我身上新衣少说要得五十两银子，你得给我赔来！"

掌柜那敢招惹牛二，忙陪笑道："牛爷，这小子来路不明，到我这儿才作满个把月哪！

您老随意处置这小子，给您出口气，我把他这月工钱三钱银子全数给您，将就将就吧！“

牛二大怒道：“三钱银子？你当我牛二是要饭的吗？”一脚就将饭桌踢翻。店中客人见出了事，纷纷往门外奔去。

几名伙计忙叫道：“喂！给钱哪！别顾着跑！”但那些客人早冲出门外，拣了个吃白食的便宜。

眼看牛二神态凶狠，掌柜知道这群泼皮无恶不做，再加上牛二又是县衙里当差捕头的小舅子，岂可得罪，只好拿了二十两银子，往他手中一塞，苦着脸道：“求您老高抬贵手，放过小店吧！”

牛二甸了甸手上的银子，冷笑道：“算了，咱们今天就放过这小王八蛋！走啦！”众人大笑数声，扬长而去，临走还不忘踹那小二几脚。

那小二已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半天爬不起身。掌柜的冷冷的看他在地上爬行，对着伙计们道：“把这家伙给我捻了出去！”

众伙计架起那小二，正要撵他出去，那小二猛地挣脱了众人，冲向掌柜，大声道：“工钱！把这些日子的工钱算给我！”

那掌柜平白无故地掉了二十两纹银，甚是肉痛，如何愿意再付工钱？听那小二叫嚷得凶狠，怒道：“你放这什么屁？我没叫你赔那二十两银子，你就该谢天谢地了！居然还敢向我要工钱？”

那小二揪住了掌柜，喝道：“我给你作了两个月工，半文钱也没拿到，你这把我赶走，却要我吃什么？”

旁边伙计忙把他拉住，众人拉扯在一块儿，那小二却是死也不愿出去。掌柜提声叫道：“老张！你快去报官，把这家伙给我带走！”

那伙计老张知道这衙门里黑暗无比，赶忙劝道：“掌柜老爷你可行行好，这小子是个落榜的考生，只因潦倒穷困，才来咱们这儿谋口饭吃。掌柜老爷若是报了官，这小子可要失了清白啦！”

那掌柜与这小二无冤无仇，自也不愿如此，他沉吟片刻，想起了和气生财的道理，对那小二道：“小子你乖乖滚出去，老爷我也不去报官，你说如何啊？”

哪知那小二毫不领情，一股脑儿地大叫：“你少来威吓我！你既然欠我工钱，便当还钱！咱们不妨让青天老爷判一判，看看是谁对谁错！”

掌柜见他有恃无恐，一幅理直气壮的模样，忍不住心中有气，心道："这小子的死活又关我什么事了，今日为了这个穷酸，糟蹋了我二十两银子，回头他还向我要工钱，这口气叫我怎么吞的下去！"那小二一月工钱也不过三钱银子，算来二十两足足可请上百名伙计，真可说是亏本生意了。

他越想越火，提声喝道："老张！你还不去报官？"那伙计轻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，迳自去了。

掌柜见那小二兀自大叫大嚷，心下暗暗冷笑，想道："你这小子还不知道厉害，等进了此处的衙门啊，看你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还耍什么嘴皮子？"

过不一会儿，两个带刀的官差来到，那小二扑了上去，叫道："两位差爷！这掌柜积欠我的工钱，你二位评个道理，替我争个公道！"

一名官差一脚将他踢开，喝道："滚你妈的！穷酸东西！"

那小二滚在一旁，忍不住面露震惊，叫道："你们……你们是地方父母官啊！怎能这样？"

一名官差举起手上钢刀，冷笑道："你再啰唆，老子一刀宰了你！"另一名官差走向那掌柜，不耐烦地道："搞什么，大冷天的叫咱们兄弟出来，就是要拿这小子？"

那小二呆呆地看着两名官差，只惊得无话可说。

掌柜陪笑道："劳烦老爷把这小子押走，这小子在这儿赖着不走，小店的生意可没法作下去啦！"

一名官差挤眉弄眼地道："他可是偷了什么东西？就只赖在你店里，咱们兄弟也不能押他走啊！"

掌柜一听之下，岂有不明之理，往那小二撇了一眼，暗笑道："死东西，臭寒酸，老子宁可把你的工钱给了这几个官差，也绝不让你称心。"当下取出那小二的工钱，都塞在那官差手里，涎着脸陪笑。

那官差见有三钱纹银，点头道："好啦！这小子又吃白食又偷东西，押走吧！"

那小二听那掌柜和官差联手诬陷，忙叫道："冤枉啊！我没偷东西！我没吃白食！是他积欠我的工钱啊！"

那官差甚不耐烦，一把便欲拉了小二走。那小二在地下挣扎，只是大声叫冤，两名官差使劲拉扯，终于把那小二拉开，那小二虽给拖走，但双眼仍是恶狠狠地凝视着那掌柜，大声叫道："你这般害我，我……我定要报仇！"

掌柜哈哈大笑，冲上前去，举脚乱踢，叫道："放你的狗屁！给我滚出去啦！"一脚正中下颚，那小二啊地一声惨叫，登时昏了过去。

"醒来！别在那装死！"

那小二清醒之时，只见自己已身在大牢之中，身上脸上兀自疼痛不堪，头晕脑胀，恶心不已。

"装死吗？再给我浇盆水！"

只见一个狱卒提了桶水迳自泼了上来。在这酷寒已极的严冬，那小二哪禁受得起，登时全身发颤，牙关轻击，格格有声。

"你姓啥名谁？祖籍何处？快快从实招来！"

那小二微微抬头，见一个师爷模样的人，满脸鄙夷地望着自己，那小二忙道："师爷明鉴，小人身遭诬陷，以至不幸下狱，请师爷明察秋毫，还小人一个公道！"

那师爷见他相貌堂堂，谈吐文雅，不禁"噫"了声，道："你有何冤情，不妨明言。"

那小二虽头痛欲裂，恶心烦躁，仍强忍着喘道："小人姓卢，单名一个云字，祖上乃山东潍县人士。今年赴省入举，不幸落第，偏又盘缠用尽，只好寄居客来轩，做那跑堂贱役，蒙口饭吃。"

师爷双目一亮，心下舒了口气，道："原来是个穷秀才，也罢！那你又如何偷盗主顾钱财，而致身系囹圄？"

卢云缓缓地道："师爷明鉴，小人好歹也读过孔孟之书，至不济也不至做那鸡鸣鼠盗之事，偷盗云云，实乃遭人诬陷。"他顿了顿，又道："自来偷盗，必是人赃俱获，方可入罪。仅凭客来轩一造之词，便欲定我之罪，实难令人心服。"

师爷冷冷地道："这也有理，此番年节将至，咱们也不欲多生事端。不过为了你这案子，叫咱们出入往返，劳师动众。你若没有五十两纹银，怕是出不去的，这叫差费哪！"

他见卢云满脸讶异，又道："本来嘛，这规矩是三十两，但此番天寒地冻，可得多加二十两，才能叫这班兄弟们心服啊！"

那师爷见这酸秀才即便下狱，恐也没啥油水好捞，索性向他要个五十两，把他打发走了了事。想他能入省城会试，五十两这点小钱，应该还能筹措。

谁知卢云急道："五十两？我连一文钱也没有哪！"

那师爷一听，脸上更如上一层寒霜，"哼"地一声，便即走出，竟是连话都懒得多说一句。卢云急呼冤枉，但两旁差役却已将他扔入大牢，跟着走了干净。

卢云给人重重摔在大牢之中，只觉全身骨头都裂了开来，只哼哼哎哎地起不了身，过了小半个时辰，才缓缓从地下爬起。

这牢中污秽不堪，满地屎尿。那些差役懒极，竟连粪桶尿壶也不给一个。所幸严冬之中，那臭味虽是不堪，倒也不至加重。

卢云冷得全身哆嗦，拣了个尚称干净的角落蹲下，他看着小小窗格外的一块天空，灰蒙蒙的，不见半点阳光，只有一朵朵雪花落将下来。

卢云低下头去，心道："唉！今日不正是送灶之日吗？'玉皇若问人间事，乱世文章不值钱'，我十数年寒窗，哪料到今日这番下场。"

冷风阵阵袭来，身上伤处犹如万般针刺。卢云拉紧衣襟，但那薄衫又岂能抵挡这腊月寒风？何况此刻的心寒，更胜过身上所受何只千倍。卢云咬紧牙关，双目怒睁，眼泪却一滴滴地落将下来。

一连数日，牢中竟连伙食也不送来，更无人再来审讯。想是年节将至，人人忙着欢度，又有谁来理会他，自是把那又冷又饿，在那屎尿满地中苦蹲的卢云给忘了。到得除夕夜里，只听城里鞭炮震天价响，一片喜气洋洋。卢云思及过世亲人，悲从中来，更是放声大哭。

好容易熬到初一，一名狱卒拎了食篮过来，青菜豆腐之外，居然还有条鱼。那狱卒是个老头儿，卢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。

老狱卒道："这是我家中的年夜饭，留了条鱼给你，好歹也是大年初一，沾点喜也是好的。"

卢云饿得狠了，大口大口地扒着饭。

那老狱卒道："慢吃，别噎着了！瞧你眉清目秀的，怎会沦落到此？"

卢云搁下饭碗，叹了口气，瞧这老人神情温和，不似其他人那如狼似虎的模样，便把情由一五一十地说了。

那老狱卒听了，心下侧然，低声道："咱们这个县老爷，又贪财又好色，如你这般的冤狱，我已见了不知多少回。此地千两黄金换个死囚，百两纹银救得奸淫，看你这般情事，少说也要五十两救命钱。"

卢云又悲又怒，大声道："这群无耻之徒，贪赃枉法，这天下还有公理吗？"

那老狱卒忙示意噤声，心道："你自己不也还关在牢里？谈甚么天理王法？"那老狱卒见他吃完了，低头收拾碗筷，便急急走了。

数日后，狱卒押了一名公子进来，只见他眉清目秀，不知犯了什么罪名，身上穿着大绸锦绣，甚是华贵。只见他也被关入大牢，便在隔房而已。

卢云心道："这人看来是个读书人，只不知犯了什么罪名，莫非也是身遭诬陷？"

第二日清早，众狱卒过来，将卢云与那公子一并押出，看来已要到公堂上受审了。卢云想起那老狱卒所言，心中暗暗忧愁，不知那县太爷会怎生处置自己。

行到堂上，只见一人样貌俨然，手持惊堂木，头带七品乌纱帽，望之令人生畏，当是此地县太爷了。两旁官差押着卢云与那公子一同跪下，静听审讯。

卢云见那公子相貌堂堂，跪在自己身边，神色间却甚凛然，似乎毫无所惧，卢云忍不住暗自佩服，想道："看他好生镇静，定也是被人冤枉的。"

眼看旁人镇静若斯，他自也不愿露出害怕的神态，只收敛心神，安安静静地跪在地下。

升堂礼毕，但听县太爷猛敲一记惊堂木，跟着喝道："传贾氏！"

卢云听他语气森厉，虽说自己力图镇静，仍是吓了一跳，过不多时，两旁官差带了名老妇进来，那老妇走起路来跌跌撞撞，约莫五六十来岁，跪地道："民妇贾氏，叩见青天大老爷。"神色间颇为害怕。

那公子见了这老妇，身子微微一颤，似乎认得她。卢云看在眼里，心道："这老妇不知是干什么的，难不成是她具状来告这名公子么？"

那县太爷拿起状纸，道："上月初三，你亲睹一名男子调戏你家夫人，更把她奸辱了，可有此事？"

贾氏叩首道："回老爷的话，民妇不敢妄言，确有此事。"

县太爷嗯了一声，又道："本官看过你的供状，你既然亲眼目睹这桩奸淫恶行，定然认得匪人，本官现下要你帮个忙，把这匪人认了出来，你可能做到？"

那贾氏放声大哭，叫道："那贼人便化成了灰，民妇也能将他认了出来！"

卢云见她悲伤无比，一旁那眉清目秀的男子又是恐惧万分，已知那老妇是来指认罪嫌的，想来自己给人带来此处，用意不过陪榜，便已放下心来。

县太爷见这老妇一口答允，心下甚喜，道："你莫要气愤，只要你认出贼人，本官便能替你家主母作主，将他绳之以法，以张天理公道。"他伸手向卢云与那斯文男子一指，道："这里跪了两个人，你仔细看着，把他给我指出来。"

那老妇尖叫一声，登时朝两人奔来，跟着瞅着一双皱眼，细细往两人身上打量。

卢云本是漫不经心，却见那老妇一双怪眼翻白，只朝自己望来，还不住上下打转，卢云给她看得心惊胆跳，心下暗自害怕，想道："这老妇年岁不轻，可别老眼昏花，胡乱将我错认了。"一时飕飕发抖，只怕给人错认了。

正担忧间，忽见那老妇伸手指向自己，说道："他！便是他！这人那日强奸我家主母，行径残暴无耻，还请大人重重责罚，将之枭首示众！"

卢云吓得魂飞天外，惊道："你…你胡说什么？你可别诬赖好人啊！"

县太爷重重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"大堂之上，如何敢擅自说话！来人，给我掌嘴了！"

一旁官差走来，重重打着卢云耳光。卢云吃痛，脸颊高高肿起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。

那县太爷指着卢云，道："贾氏你可看清楚了，真是这人，不是旁的人么？"

老妇尖声道："正是这人，决计错不了，一个月前这人闯入府里，拿了尖刀逼迫我家主母，强迫她就范，这人外貌斯文，实则禽兽不如！这种人我只要看过一眼，便决计不会忘掉！"

卢云又惊又怕，一个月前他还在客来轩当差，什么时候干过这等荒唐事，当下叫道："冤枉啊！"一句冤枉尚未说完，便给重重打了十来个耳光，滚倒堂上。

那县太爷大声道："好一个大胆刁民，你在本县作奸犯科，强奸民女，实在罪大恶极，本官问你一句，你认不认罪？"

卢云心下惊慌，叫道："大人千万别听那老妇妄言，小人是清白的！"

县太爷却不理会，迳自道："这人顽劣不堪，到了公堂之上，居然还不知认罪。来人，给我用刑了，等会儿叫他给我画押！"

一旁官差将卢云抓起，狞笑道："小子你就快点招认了吧，早些画押，也省得皮肉受苦。"

眼见官差们个个如同豺狼虎豹，卢云只是个穷书生，心下如何不怕？他颤声道："我…

我不曾做半件歹事，你……你却要我如何招认？"

那官差哼了一声，道："还敢嘴硬？"跟着将卢云拖到角落，拿起鞭子猛抽，那鞭头带着尖刺，抽落后疼痛不堪，啪啪数响后，卢云身上满是血痕，几已痛晕过去。

长鞭抽打声中，那县太爷亲走下堂，亲自将那斯文模样的人扶了起来，陪笑道："我们这些官差有眼无珠，拿错了人，还请洪少爷原宥则个。"

那公子冷冷一笑，道："算了，这种事我也不与你计较。我这会儿可以走了么？"

县太爷打躬作揖，道："当然可以，这次惊动了洪少爷，实在情非得已，还望少爷不要计较。"说着喝道："你们还不过来，送洪少爷回

府！”

一众官差连忙走了上来，便要护送那洪少爷离开，那洪少爷一挥手，冷笑道：“不必你们麻烦，我家轿子就在外头，我自个儿走便了。”

他哈哈一笑，转身便行，忽然门口人影一闪，一条大汉冲了进来，此人手持尖刀，满面全是怒气，怒喝道：“洪贵！狗官放过了你，老子却决计饶你不过，纳命来吧！”

洪少爷大惊失色，忙往后退开几步，转头往县太爷望去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县太爷也是大惊，喝道：“大胆刁民，公堂之上，居然敢持刀闯入？来人啊！快快把这恶徒押下了！”

两旁官差冲上，一阵拳打脚踢，将那壮汉压倒在地。

那壮汉大声呼喝，叫道：“姓洪的！你强奸我妻，就想这般一走了之吗？老子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家财大势大，便能胡作非为，老子定要把你整垮！”

那洪少爷听了说话，登时“哦”地一声，已认出他来，他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是你啊！”说着迈步上前，俯身下去，低声对那壮汉道：“你这小子真个不识好歹，你娘子每日里愁眉不展，我便来替你怜惜一番，你不知感谢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告上官府，实在不识相。”

那壮汉虎吼连连，眼中似要喷出火来。

县太爷深怕洪少爷言多有失，急忙使个眼色，道：“洪少爷快些走吧，别与这人啰唆了。”那洪少爷会意，长笑一声，迳自走了。

卢云把这些情景看在眼里，他背上挨打，心中更如刀割：“好一个奸官！看他这个模样，定有收受好处，否则断案怎会如此轻率？我……我绝不能招，便算打死我了，我也不画押！”他不甘被人当作替死鬼，当下只是忍痛不语，吃了十来鞭后，已然痛晕过去。

眼看那洪少爷从容离去，那县太爷便命人将那壮汉拖起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好生大胆，本官已将真凶拿到，不日便要还你一个公道，你却干么冤枉善良？”说着朝卢云一指，自已把他当作真凶。

那壮汉斜眼看了卢云一眼，登即怒吼一声，骂道：“放屁！你这贪官，平日只是豪门的走狗，从不曾为百姓出过半分力，就这么胡乱找

个人替死，便想要我放过那姓洪的么？”

那县太爷闻言大怒，用力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“公堂之上，你竟敢胡言乱语！若不是念在你是苦主的份上，本官今日非定你死罪不可！”他伸手一挥，喝道：“来人！把他拖下去，重重打上一百大板！”

两旁官差走上，将那壮汉架住，正要拖出去毒打，那壮汉大声骂道：“你这狗官少神气！老子也不是没来头的！明白告诉你，咱亲舅舅在京城都察院里当差，与几位御史大人相熟，你有种只管打死我好了，看他怎么替我出头讨公道！”

那县太爷听得“御史”二字，面色已成惨白，一旁师爷急急走上，低声在他耳边道：“这人所言绝非虚妄杜撰，大人可不能打他，否则必难善了。”

那县太爷听得此言，连忙伸手出去，制住公人，嘶哑地道：“不忙打他，先把这人给我赶出去！”

众官差答应一声，将那壮汉扔出衙门。那壮汉仍不死心，犹在门口叫骂，左右官差赶上，将他乱棒轰走了。

县太爷召来师爷，问道：“这下好了，这苦主也不是好惹的，咱们该如何办理？”

那师爷往卢云看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大人莫要担忧，只要逼那姓卢的小子招供，日后便算都察院派人来查，咱们也有对证。”

县太爷喜道：“没错，只要有了供纸，还怕怎地？”当下召来公人，吩咐道：“这小子穷凶极恶，死不认罪，你们给我认真打，直到招供画押为止！”

那官差急忙抢上，又是十来鞭抽下，只把卢云打得皮开肉绽，奄奄一息，一条命只剩半条。

一名官差走了上来，道：“启禀大人，不论我们如何用刑，那姓卢的小子还是死命不招，已然昏晕过去。”

县太爷怒道：“这死小子若不画押，那苦主一状告到京城，到时上头查下来，却要我如何担待？再给我重重的打！”

众官差又打了一阵，卢云只是不动，好似死了一般，那师爷连忙劝道：“这小子硬得很，再打下去，怕要出了人命。咱们明日再审不迟。”

县太爷嘿地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先把他关了起来，明日再给他用刑。”

众官差将卢云托起，丢回牢里。

过不多时，卢云悠悠转醒，只觉全身上下火烧般地疼痛，逼得他躺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只好扶住铁栏，缓缓爬起。

卢云望着空无一人的牢房，想起自己身遭诬陷，心中直是又怕又恨，寻思道：“这衙门黑暗无比，我若是抵死不招，他们定会杀害于我，可我若要招了，那也是死路一条。天哪，我卢云就这般不明不白的含冤而死么？我不要！我不要！”

他心神激荡，抓住牢门，大吼道：“我不要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”他喊了一阵，却无人理会，到得后来，竟连声音都喊哑了。

第二卷 第二章 为天地立心

第二日卢云又给押了出去，这次县官并不在场，众官差迳自用刑逼问。

只听一人道：“他妈的，最近手气正背，早想找人毒打一顿出气，今日就让我打个痛快！”其余几人笑道：“尽量打，别打死就成了。”

卢云听他们说得凶狠，只吓得魂飞魄散，饶他生平硬气，此时也不住口地讨饶，那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般没用，那就快快招啦！也好少些皮肉苦！”接过鞭子，大声吆喝鞭打，却把卢云打得死去活来，当他作出气包一般。

卢云给打得眼泪鼻涕齐流，但想起自己的清白，仍是死命不招。

一名官差见卢云死命苦熬，不禁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这位朋友啊！我看你也别撑了，自来重刑拷打，从没人熬得过第三日，反正早晚都是要招，你何必受这个苦呢？”

卢云此时已无力气喊疼，只缓缓睁开双眼，低声道：“我…我至死都要做个清白人，你们杀了我吧！”

那官差喝道：“杀了你？你没招之前，便死也不容易！”跟着举鞭猛力打落。

卢云咬牙忍耐，熬到后来，神智已失，但晕不片刻，又给人用冷水泼醒再打，只把他打得前后昏晕十来次，真可谓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了。

打到夜间，众官差见天色已晚，便将卢云押回牢中，他一倒在地下，立时昏晕过去，已是人事不知，连痛也不知道了。

昏睡中，众官差却又押进一人，那人满脸胡须，神态威武，身上脚上都带了重重的枷锁，却是个江洋大盗，光看他模样，便知武功高强，众官差将他关在了隔房，跟着匆匆离去。

到了第三日上午，卢云又给拖了出去，此时他已气息奄奄，连路也走不动了，众官差怕打死了他，便朝痛处下手，又是在伤疤撒盐，又是火烫灌水，卢云痛得大哭起来，一众官差连声取笑，好似杀鸡杀猪一般地整他。

众人打了一阵，一名官差手持纸笔，走了上来，笑道："小子，若是知道厉害，劝你快快招了吧！"

卢云全无知觉，低头无语，一人取过冷水，浇在他面上，卢云呻吟一声，悠悠醒转。

一名官差伸手捏住了卢云的脸颊，喝道："小子，你到底招不招？"满脸都是不耐。

卢云给人捏住了双颊，不由自主抬起头来，喘息道："我不是贼，你要我招什么……"

那公人呸了一声，往地下吐了口痰，跟着重重煽了个耳光，冷笑道："你不是贼？那你又是什么了？店小二么？"

卢云闭上了眼，低声道："我姓卢名云，是个书生。"

那官差笑道："你是书生，果然输得厉害，嘿嘿，念这么多书干什么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拿不到功名，便成了废物啦。"说着嗤嗤地笑了起来，神色甚是不屑。

卢云缓缓摇头，道："你错了，我读书不是为了功名。"

那官差往他脸上吐了口唾沫，狞笑道："哦？你读书不是为了功名，那又是为了什么？

读书很好玩么？"

一人笑道："这群读书人还会要什么？俗话不是说了么，'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'，这群王八蛋要不是为了美女颜如玉，再不便是为了那黄金屋啦！"看来这人颇知文墨，居然晓得这两句话，众人大声叫好，那人则得意洋洋，颇见心喜。

卢云缓缓抬起头来，低声道：“错了，你们全错了。我辈儒生贫贱不移，所求不过四事而已。”

众官差见他鼻青脸肿，伤痕累累，兀自说得郑重，不禁心下一奇，问道：“哪四件事?

说来听听?“

卢云看着污秽肮脏的牢房，耳听一众官差的讥笑，霎时悲愤难抑，仰天大叫道：“告诉你们这群无知之辈吧！我辈读书之人，只求能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！生平全此四事，虽死无憾！”他虽已奄奄一息，但此刻说话仍是掷地有声，神色间更流露出一股激愤之意。

众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小子口气不小！”说着便往他伤处倒油，跟着点上了火，卢云痛苦嚎哭，只在地下打滚，一名官差将他架起，笑道：“什么为天地立心，我看他这是猪油蒙心啦！”嘻笑声中，更把他整得死去活来。

隔房大盗本在地下睡觉，听得卢云说出这四句话，只缓缓站起，凝目便往卢云看去，脸上却有五分讶异，五分敬佩。

这日众官差打到手软，卢云却仍是一字不招。一名官差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明白告诉你吧！明日便是最后一次打你了，你若再不招，我们也不会手下留情，直到把你活活打死为止，知道了么？”

卢云情知他说得是真，只吓得肝胆俱裂。

是夜愁云惨雾，卢云已知自己明日必死，想来还要惨遭酷刑，实在无法忍受。待要一头撞死，可又舍不得这大好人生，当此绝望之际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正哭间，忽听一人道：“小兄弟快别哭了，这狗县官名叫吴昌，人称吴老虎，陷人害民，此人最有一套。你便是哭死自己，也是无用。”

卢云转头望去，却见一条大汉望向自己，那人满脸胡须，带着重重的铁枷，一望便知是个江洋大盗，正是前几日关进来的那人。

那大盗说道：“你日间给他们打得厉害吧，快些揉搓，不然明日肿将起来，只怕真要疼死你了。”

卢云垂泪道：“搓也没用，这些官差说过了，倘若我还是不招，他们明日便要将我活活打死。”

那大盗摇头道："你可得好好撑住了，只要熬不住刑，不明不白的画押招供，恐怕后天便要问斩。"

卢云号啕大哭，叫道："老天啊！横竖都是死，却要我如何是好？"

那大盗正待劝慰，一名狱卒冲了过来，喝道："你们两个说些什么！难道不怕打么！"

卢云大惊，连忙缩到墙角去了，那大盗却丝毫不惧，只笑了笑，道："老子生平天不怕地不怕，你们要是有种，便过来打你爷爷啊。"说着勾勾小指，神态大为挑衅。

那狱卒大怒，喝道："你给等着，等一下不打断你的狗腿，老子跟你姓！"登时去呼唤同伴，一齐过来对付这名大盗。那大盗却打了个哈欠，迳自躺在地下睡觉。

众官差正自聚赌，听那狱卒大声嚷嚷，便问道："怎么啦？"

那狱卒向大盗一指，叫道："那死小子瞧不起我们，不把他打上一顿，我心里不舒坦。"

一名官差嗤地一声，皱眉道："这土匪是太湖双龙寨的贼，咱们老爷升官的指望全在这件功劳上，你可别胡乱打死他了。"

那狱卒嘿嘿冷笑，道："这你甭担心，你们几个只管在外头把风，让我好好揍他一顿，出口气再说。"

一名官差打开牢房，道："你手脚快点，大家还在赌哪。"

那狱卒眼见这大盗身上带着重枷，又只躺在地下，看来便要还手，也是不能，他高举钢刀，狞笑道："死东西，任你在外头一条猛龙，到我手上也不过是巴掌大的一条烂虫，你若想活命，还不给我磕头讨饶了？"说着往那大盗屁股上一踢。

那狱卒见大盗一动不动，想来嘴巴猖狂，却是不敢还手，他哈哈大笑，当即将那大盗托起，便要痛殴一顿。

正要动手，忽见那大盗张开双眼，冷笑道："你们这些狗官，难得有点小权，便想当皇帝啦！"身子一晃，已将那狱卒震了开来，跟着一口口水吐在那狱卒脸上。

那狱卒大怒欲狂，霎时吼叫道："你找死！"一刀挥出，便向那大盗砍去。

众官差吃了一惊，急道：“别杀他！”

眼看刀刃便要加身，那大盗丝毫不怕，当下仰头长笑，喝道：“来得好！”一脚踢出，已将那狱卒手上的钢刀踢掉，跟着往他手臂上一抓，猛听剥啦一声怪响，血肉横飞中，夹杂着凄厉至极的惨叫，那狱卒一条臂膀竟活生生地扯了下来。

众狱卒大惊，往后急退，卢云见了这残酷至极的景象，也是忍不住骇然出声。

那大盗笑道：“狗杂碎，胆敢碰你爷爷的，那便是个死字！”说着虎吼一声，托起那狱卒的脑袋，用力往墙上一撞，只听轰地一声，那狱卒脑浆迸裂，血肉模糊地死下地下。

那大盗转头望向众官差，暴喝道：“还有人想进来么？”

众狱卒大惊失色，当下大叫大嚷，急急向上级回报。过不多时，一名捕快急急来看，待见地下血肉模糊的惨况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那大盗斜目看了那捕快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们记好了，你爷爷姓常名雪恨，外号叫做‘九命疯子’，你们哪个不怕死，只管再进来吧！”

那捕快吞了口唾沫，一时也不敢进去，只吩咐众人严加看守，明日再等县老爷吩咐。

那大盗见无人敢胆进来对付自己，便自哈哈大笑，向卢云一挥手，道：“小兄弟看了，做人便要这般做法，天地间才无人敢欺侮你。”跟着唱道：“爷爷生在天地间啊，生来最是不怕官，大口吃肉大担金，逍遥世间无人管！”一时手舞足蹈，甚是得意。

众官差低头咒骂，却无人敢过来啰唆。

卢云呆呆听着，想道：“我若有这般武功，这些官差也不敢打我了。”但此时的他只是个文弱书生，如何能与这些饿狼也似的官差搏斗，他叹息一声，只有闷闷睡了。

睡到中夜，忽觉身上一紧，竟有人将他拉起，卢云睁开了眼，只见那大盗竟尔站在他的面前，牢门却已给人打开。

卢云惊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脱身出来的？”那大盗哈哈一笑，伸手向后一指，牢门外站着一群黑衣蒙面之人，地下却躺了十来名官差的尸首，原来是有同伙前来劫狱。

卢云瞠目结舌，这几名土匪的手段好不厉害，须臾间便能闯入大牢，正惊叹间，那大盗嘿嘿一笑，拍着他的肩头，说道：“小兄弟随我们走吧，看你眉清目秀的，又有这般硬骨气，咱们老大一定喜爱。”

忽听外头有人大喊：“劫狱啦！快来人啊！”

铜锣声当当响起，四下脚步声杂沓，又有百来名官差冲入牢里，人人手中提着灯笼，抄着家伙，都要过来抓人。卢云吓了一跳，连忙往角落缩去，飕飕发抖。

那带头的黑衣人却丝毫不惧，只冷笑道：“贼官差来得好，刚好给我练箭。”他提起大弓，刷刷数声，一箭一个，当头几名官差登时尸横就地。后头官差见敌人武功了得，一时各找掩蔽，躲在牢房外喊叫。

那大盗笑道：“‘火眼狻猊’好厉害的箭法啊，咱们一年不见，你可越来越长进啦！”

那黑衣人道：“别说这些废话了，有话咱们外头说去。”

那大盗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几日气受得多了，让我多杀几只狗子！”他从喽啰手中接过钢刀，大剌剌地走了出去，众官差见他敢胆出来，发一声喊，纷纷奔出，后头一人叫道：“抓住他，别给他走了！”却是那师爷的声音。

眼看众官差逼来，那大盗朝地下一滚，砍断当前两名官差的小腿，跟着站起身来，喝道：“死吧！”登时放手大杀，只见牢房中人头乱滚，鲜血横流，其余官差见土匪凶狠异常，吓得手脚发软，纷纷后退。

那师爷大喊大嚷：“大家不要怕！再上！再上！”

那大盗笑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你这人只会吆喝，自己怎么不上？”说着向同伴喝道：“来人，取我兵刃来！老子今天一次杀光这窝狗贼！”

两名喽啰抬过一柄兵刃，见是柄粗重无比的大斧，那大盗单手接过，手持巨斧，乱吼乱叫，朝人群狂劈滥砍，一名官差首当其冲，霎时连人带刀给砍成两截，鲜血肝肠流得满地。

众官差吓得屁滚尿流，叫道：“救命啊！”众官差脚底抹油，逃个一干二净，那师爷见下属四散奔逃，也是惊叫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他大叫一声，急忙朝后逃走。

那大盗喝道：“不准走！老子还没杀够！”他追砍过去，当者披靡，点点鲜血洒在墙上，满地都是断手断脚的尸首。

牢房里空无一人，只余下满地尸首，一众黑衣人见官差仓皇逃跑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便也要离开。

那大盗正要离去，见卢云兀自呆立不动，便放下巨斧，回头笑道："小兄弟快走吧！咱们回到山寨去，大家以后大口吃肉，大秤分金，再也不用烦恼了！"

卢云却只茫然站立，丝毫不见移动脚步。

那大盗嘿地一声，说道："小兄弟想清楚了，你若恃强不走，等官差过来抓住你，你还想生离此地么？"

卢云一愣，想道："是啊！等会儿官差若要过来，我可怎么办？"心中害怕，便想随众匪离去，但脚步一动，转念又想："我……我卢云堂堂正正的人，怎可入伙做贼？我饱读诗书，今日若要自甘堕落，死后怎么对得起爹娘祖先？"想到此处，脚步便又停下。

那大盗颇不耐烦，皱眉道："你到底走不走？你再不走，我可没法子等你了。"说着便要过来拉扯，卢云猛地一惊，急急向后退开一步，摇手道："我……我不能做土匪……"

那大盗骂道："他奶奶的，小小年纪就学得迂腐顽固！"

一旁黑衣人劝解道："这小子没有福缘，也不必勉强。眼前还是逃命要紧，别让大哥担忧了。"

那大盗见卢云始终不走，只好叹息一声，便随众人走了。

此时官差盗匪都已离去，无人拦阻，卢云心道："我现下应该怎地？是要逃狱，还是留在此地？"倘若逃狱，那可是畏罪潜逃，罪加一等，恐怕这辈子平反无望了，但若留在此处，只怕明日县官仍会着意陷害，定会给活活打死，一时拿捏不定。

正自犹疑，忽见几名狱卒探头探脑的下来，语带惊恐地道："劫狱的都走了吗？"

卢云正要回答，忽见那师爷急急走进，在牢中绕了一圈，他见众匪走得干干净净，抱头叫道："完啦！完啦！这帮土匪全走了，咱们拿什么见县老爷啊？"

这帮大盗出身江东双龙寨，作案无数，乃是钦命要犯，县太爷一心调京升官，指望的全在这件功劳上，谁知犯人竟在这当口走脱，看来自己定会给人重重责罚。

却听一名狱卒道："启禀师爷，那帮匪徒也不是全部走脱，咱们血战之中，侥幸拿到一名首领，还请师爷发落。"

那师爷喜道："在哪里了？快押他上来？"

那狱卒朝卢云一指，笑道："启禀师爷，就是这小子了。"

卢云大惊，急急摇手道："不是我……不是我……"

眼看手下嘻皮笑脸，那师爷大怒道："你们这群贪生怕死的东西，还在放什么屁！"

众狱卒互望一眼，脸色都颇尴尬。

卢云拍了拍胸口，心下稍安，却见一名狱卒附耳过去，低声道："这帮贼人大摇大摆走了，咱们找不到人顶罪，可没法对上头交代。"

那师爷心下恍然，暗道："这话说得是。"当下吩咐道："这小子看来确是同谋，你给我小心看住。"

卢云闻言大惊，登时魂飞天外，惨叫道："冤枉啊！"

众狱卒大喜，纷纷叫道："是啊！这小子正是首谋，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这才把他抓住……"

耳听那几个狱卒还在胡说八道，自夸适才如何英勇无敌，那师爷喝道："你们还在这里放屁！还不快给我抓人去！"情知县老爷知道此事后，定有一阵脾气要发，连忙率人追出，好歹面子上来个奋不顾身，也好向上头交代。

眼看众人离去，卢云面色惨然，只呆呆坐在地下，心道："完了，我这辈子什么都完了……"

原本那县官着意屈打成招，要他招认强奸民妇的罪名，那罪责虽然不轻，却还未必是个死字，但这次若要给这帮奸官安上逃狱的大罪，便只剩凌迟处死一条路好走。

卢云泪眼汪汪，惶急间只是悔不当初，要是方才随那大盗走了，绝不会有这般下场。

正哭泣间，忽见牢门尚未关拢，门外也仅一名老狱卒，看来这帮官差实在轻视自己这名文弱书生，竟没加派重兵看守。卢云心念如电，寻思："这衙门黑暗已极，我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"言念及此，连忙冲出牢中，便欲向外奔去。

那老狱卒见他奔出，忙拔刀上前，阻住卢云的去路，喝道："你……你干什么！"

那老狱卒不是旁人，却是大年初一时招待卢云一顿隔年饭的老好人。

卢云跪倒在地，软声道："老丈，你行个好，放了我吧！我若不走，便死路一条了。"

那老狱卒面色不忍，叹道："可我……我职责在身，实在不能放你走，你快进牢里去了。"说着连连挥动手上兵刃，却是无意放人。

卢云垂泪道："老丈啊，你也听到他们的诬陷了，我今日若要进去这牢门，那可是进到鬼门关里啊！"说着便要往外奔出。

老狱卒挥刀拦路，喝道："不行！你若是走了，我定要倒楣！"

卢云不加理会，掩住了脸，低头便向外急冲，那老狱卒大叫一声："哪里走！"举刀便朝卢云砍来，也是这人老得很了，出招缓慢至极，卢云虽然不识武功，但只往旁一闪，便已躲开。他一咬牙，便朝门外冲出。

眼看卢云便要走脱，那老狱卒跪倒在地，哭道："你莫走啊？你这一走，我当差的死罪一条不说，我全家老小可也没命啦！呜……呜！"

卢云站在门口，回头望着老狱卒，想起他那顿隔年饭的恩情，只觉得此人心地不坏，自己若要逃走，不免害了人家满门老小，他心下一软，实在不忍心，不由得一阵犹豫。

那老狱卒伏在地下大哭，恳求道："这位大哥行行好，可怜可怜老头子吧，别只顾自己逃啊！"

卢云叹了口气，心道："罢了！罢了！我卢云孑然一身，无亲无故，便是死了，也是烂命一条。这老狱卒若死了，怕还得赔上他家老小的性命。唉！大丈夫岂可求生以害仁？"

卢云转身走回，俯身扶起老狱卒，温言道："老丈别哭，我不走了。"

那老狱卒大喜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真不走了？"

卢云点了点头，道："是，我不能走……"

话未说完，那老狱卒忽地从靴子里摸出把匕首，猛力向卢云刺来。

卢云一惊，忙向旁一闪，跟着伸手用力一挥，将那老狱卒推开。

那老狱卒脚下不稳，立时摔倒在地。只听得他断断续续地道："忘恩……负义的东西，我……我给你一条鱼过年，你……你竟这样待我……"跟着便一动不动，竟似死了。

卢云忙扶起那老狱卒，只见他胸口上正插着自己那把匕首，已然气绝，想是他滑倒时误伤自己所致。卢云心中一阵歉疚，想道："这老人其实心地不坏，只因身在衙门，不得不如此。唉……卢云啊卢云，他可是因你而死啊！"他呆立半晌，叹了口气，急忙冲出衙门。

一路闪闪躲躲，天幸没遇上什么官差，想来都已出门抓人了，卢云自个儿奔上大街，只见街上灯火通明，好不热闹，时值元宵将届，年节欢庆，街上挂满形形色色的灯笼，或为花鸟、或作奇兽，好不辉煌。

卢云自知身在险地，无暇驻足观看，急忙躲入巷中，一路奔至城郊，找了处荒凉破庙歇息。是夜寒风凛凛，卢云惊惧之间，有如惊弓之鸟，每逢风吹草动，就吓得面色惨白，只怕官差过来捉拿自己，他受寒受冻，心中复又担忧恐惧，直如炼狱一般。

第二日天未亮，卢云便急急出庙，赶往运河渡口行去，他知道多留一刻，便有一刻的危险，只有急速离开山东，方有活命之机。

行到运河渡口，只见河上帆影往来，虽在年节，交通仍是极盛。卢云寻思道："我身无分文，若想离开山东，唯有乘船南下了。"这水路一途甚是隐密，官府即便四下追捕，料来也不会查到水路上。

沿岸询问船家，可有缺欠人手，人人脸上漠然，对他如同不视，卢云一路吃憋，好容易见一个船老大蹲在地下吃食，卢云连忙奔上前去，道："这位大哥，你这儿可欠人手使唤？"

那船老大放下碗筷，上下打量卢云，冷冷地道："你想找差事？"

卢云忙道："正是，在下想找份工，还请大哥成全。"

那船老大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什么在下不在下的，说话这般难懂。"他瞄了瞄卢云，道："你这小子怎么浑身是伤，是给疯狗咬得么？"

卢云干笑几声，心道："说得好，那群官差残暴至极，真与疯狗没两样。"当下陪笑道："大哥说得是，我昨夜遇上一大群疯狗，给他们

连连追咬，这才伤成这样。”

那船老大半信半疑，只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看你这小子生的壮实，想来还能干点苦力！”他站起身来，道：“按我这儿规矩，你平日搬运货物，水浅时下船拉纤，一个月一钱银子，你要么？”

这纤夫自古就是最为苦重的劳奴。先用绳索缚住船身，再上岸苦力拖拉，有如奴隶一般。卢云见工重钱少，这船老大极为苛刻，忍不住皱起眉头，那船老大喝道：“你这小子还想讨价还价么？要就点头，不要便滚，怎么样？”

卢云叹息一声，此时命悬人手，只要能离开山东，便已算得活路了，忙道：“成成成，便一个月一钱银子。”

船老大笑道：“是你自己答应的，可别说我刻薄你！”当下便拉着卢云上船，卢云不敢违逆，只求速速离开此地，便低头跟着走了。

上船不久，船只便已开动，卢云深怕有人过来捉拿自己，只躲在舱中不敢出来。直到远离岸边，方才放下心来。

船行好不快速，过不数日，便已离开了他自小生长的山东。

这一路行来，不见有人前来缉拿，给狱卒打的伤势也逐渐复元，慢慢地卢云也放下心来，想来自己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，那县官岂会大费周章的前来追捕？八成是把自己给忘了，念及此处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每日便随着船工上下搬货，忙里忙外，想起不必再挨人毒打，倒也自得其乐。

匆匆之间，便已过了半月，一夜明月映江，卢云夜不成眠，走到船边，只见远处轻烟薄雾，朦朦胧胧，夜深幽静，唯有河水轻轻拍打船身。

卢云想起自己科考不第，厄运连连，竟然沦落至此，一时自伤身世，泪水滚滚而下，忽地想到了杜甫的旅夜书怀：“飘飘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鸥。”他不知此去南方命运何卜，茫茫然间，竟似痴了一般。

又过数日，那船行到一处浅滩，竟是难以行船，看来须得拉纤。那船老大喝道：“大家给我上岸去，好好干活！”

卢云随众人行到岸上，只见船老大另雇了二十几名纤夫，看来船身沉重，光靠船上几名水手不足济事。

忽听船老大骂道："他妈的，这几个老头小孩是谁给我雇来的！快快给我赶走了！"卢云定睛看去，只见船老大怒喝连连，正指着几名老人小童狂骂不休。

一名船夫陪笑道："该死！该死！小的没看清楚，竟给这些人混了进来，这就赶他们走。"当下对着老人小孩喝道："滚啦！这儿用不上你们！"

一众老弱大惊失色，叫道："不成啊！咱们好几日没活干了，你们再赶我们走，要拿什么吃饭啊！"

眼看那些老头小孩拼命哀求，卢云也帮着说些好话，船老大耐不住烦，骂道："他奶奶的，这些废人没半点气力，成什么用？想干可以，工资减半！"

卢云听他刻薄之至，一时心头火起，只想上前指责，但自己也是人家的伙计，人微言轻，又能如何？只有叹息一声，不再多言，便随众纤夫脱了上衣，一齐等候拉纤。

此时虽当严冬，但人人无惧寒冷，便是弱小稚童，也是满面坚毅。船老大一声令下："拉啊！"啪地一响，手上皮鞭挥起，正抽在一名壮汉身上。

霎时众人高声唱道："拉哦！拉哦！拉得一身汗，米饭美酒来，拉哦！拉哦！拉得两手烂，婆娘嫁过来，拉哦！拉哦！拉光血与肉，来世免投胎！"歌声远远传了出去，飘扬在运河之上，歌声豪迈中自有一股悲苦，听来直是叫人鼻酸。

卢云全身用力，只拉的数下，掌心就已破皮。只见几名白发老头胀红了脸，干瘪的肌肉微微发颤，卢云心道："我若偷懒，这些老人岂不更加费力？"当即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奋力拉纤，似乎全身血肉都给挤了出来，这才明白那句"来世免投胎"的道理。

个把时辰过后，终于船过浅滩，众纤夫欢呼一声，叫道："过去了！过去了！"但言中又有无奈之意，看来船过此处，他们却又没活可干，只能等待下一趟生意了。

众人干完了活，各自坐下烤火，卢云疲累已极，倒在地下，喘道："这活真不是人做的，你们却能天天这般干法，真个了得哪！"

一名老头叹了一声，摇头道：“你这话就不是了。要天天有活干，那可不容易哪！这两年生意不好，三天才有一回活，连吃都吃不饱。”

卢云见他年岁甚老，问道：“老丈在此干了多久？”

那老头笑道：“五六十年有吧。”

卢云面露不忍，问道：“老丈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那老头道：“没啦！就咱家一人。干这贱工夫，不过可以糊糊口，想要置产成亲，那是他妈的做梦啦！”

一名汉子见卢云讶异，便自笑道：“这老东西算是好的啦，我要能活过五十岁，就该谢天谢地了！我告诉你吧，这叫早死早超生！”

卢云感喟良多，心中便想：“我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不就希望造福人间么？可这群人如此可怜，我……我又能帮些什么？”

他科考不中，一介贫寒书生，说来也和他们一般卑微，又能替人打算什么？只得叹了口气，回到船上闷闷睡了。

第二卷 第三章 白水岂能度

船行月余，这一日已到江南。卢云替船老大搬完最后一趟货，领了二钱银子工资，便即辞别。

这船老大看他做事俐落，有心相留，但卢云恨他势利刻薄，自是不愿为伍，虽说江南人生地不熟，但凭着年轻体健，就做些苦力，也能熬的下来。他心存奇想，倘若衙门并未发文缉捕他，只要再等上两年，或能再赴会考。

上了岸后，卢云向路人打听，知道此处已在扬州不远处，他想扬州富庶，应能在那过活，问明方向，又走了两日，终于到了那大名鼎鼎的扬州。

扬州自古繁盛，卢云是大名久仰了，杜牧的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”说的便是此处了。

古来有言，若腰缠十万贯，入得扬州，方知何处天堂。果见青沽酒旗，随风招展，沿江两岸尽是酒楼妓院，画舫往来，衬得水上也挤了。卢云落榜逃亡此地，身无长物，穷困潦倒，贫贱感受倍切。耳边青楼女子娇笑，酒客轰饮之声，虽只午后，仍不绝传来，夜里恐更烦嚣。

卢云站在岸边，望着河上来往的画舫，心中忽地想到那一干纤夫的劳苦，只觉世间黑暗，贫富悬殊已极，忍不住心中难过，寻思道："一般是人，为何贵贱分别如此悬殊？老天爷啊老天爷，莫非你的公道正义，便是如此凉薄而已么？"满心悲凉，竟是无语问苍天。

正想间，经过一处衙门，卢云只见布告上贴了形形色色的公文，都在悬赏缉捕各路逃犯。卢云担忧官府通缉自己，便仔细探看寻找，只见小小的角落中贴着一纸公文："山东潍县人卢云，杀害狱卒，伙同太湖群盗等人逃狱，若得查报，赏纹银二十两。"

他虽已料到被缉，但终要亲眼见到公文明言，否则绝不死心。只是自己仅值二十两纹银，那也真是贱的可以了。他苦笑一阵，想道："今年辛辛苦苦到省城赶考，弄了个名落孙山，唉，文榜无名，却上了通缉榜，也算是中举了。"

只见那公文小小一纸，上头并无画像，卢云想道："这县官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，除非我前去应考，自投罗网，看来也不会有人过来捉我。"反正自己无足轻重，日后便用真名，也不会有人留意。

卢云生平最重名声，想起自己不必改名换姓，心下颇感安慰，当下便在扬州城内四处乱逛，夜宿破庙旧屋。日游名胜古迹。

只是身上盘缠有限，料得半月后银钱用完，自己便要行乞度日，他便时时留神，四处觅访差事。

过了数日，卢云行经一处大户人家，却见门上贴了红纸，言道要找家丁仆僮。卢云心下一喜，想道："我若能在这户人家度日，想来倒也不坏。"

正要敲门，转念想到泼皮牛二那干人的恶形恶状，他心中一怒，自知做了人家的长工，定有无数闲气要受，暗暗想道："不成！我卢云纵然穷困潦倒，也不该再身居仆役，受人轻贱。"便绝了此念。

但往后数日，竟未找到半份差事，眼见盘缠用尽，只好回到那处大宅，可门上红纸早已撕去。

卢云站在门外，苦笑道："苦矣，我现在就算要自甘下贱，也没人理睬了。卢云啊卢云，你也不想自己是什么身份，还要这身傲骨作什么？这不是自断生路吗？"

他叹了口气，正要掉头离去，忽见一个少女跳跳跃跃而来，这女孩身作丫鬟打扮，圆脸大眼，甚是可爱。她见卢云背影寒伧，便叫道："喂！今天没有吃食的，你若要乞食，不妨初一十五再来。老爷夫人会赏你一些铜板。"那少女语音娇柔，却把卢云当成了乞丐。

卢云转过头来，苦笑道："姑娘，我是来觅份差事的，不是来要饭的。"

那丫鬟见卢云衣着虽然破烂，但长身玉立，剑眉星目，举止间更是器宇轩昂，忽地脸上一红，心下有了几分好感。

卢云咳了一声，道："姑娘可否替在下通报一声，若是贵府还需得人手，我便在此等着了。"

那丫嬛听得卢云的北方口音，皱眉道："你是外地来的，唉呀！我们管家最恨外地人，不过我还是替你打听打听好了。"

卢云忙道："多谢姑娘。"

那丫鬟脸上飞红，开了门，一溜烟的进去了。

卢云站在门外，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迟迟不见那丫嬛出来，卢云心道："看来此处没得差事可干了，我还是另谋生路吧。"

正要离去，忽见一名男子走出来，叫道："喂！我们管家叫你进去。"口气甚是不耐。

卢云心下一喜，急忙站起身来，随那家丁走进，只见虽是后院，但花草扶疏，颇为雅致。他往院内行去，先走过了一座曲廊，才到了那管家的住处。

这宅院甚是广阔，除主宅外，另有些房舍供奴婢居住。只见一名瘦小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，颏下留着短须，外貌甚是精明，显然就是管家了。

卢云一拱手，道："在下卢云，见过管家先生。"说着微微一笑，只将双手拢在袖中，便如文士一般举止。

那管家上下打量卢云，见他样貌非俗，双目炯炯的望着自己，不由得一怔，但随即想起此人乃是有求而来，登时又摆出管家的派头，便斜着眼尖声道："你可是来上工的啊？"

卢云大喜，点头道："正是。"

那管家哼了一声，冷冷的道："你会什么？"

卢云一愣，他长到二十七八岁，倒也很少想过自己会些什么，他思索良久，方才说道："在下所学驳杂，琴棋书画诸道，除琴艺一道未曾习得外，其余诸项颇有心得。此外礼乐射御书术，亦有沾闻。治国一道，尤为所长。"

他见管家面色铁青，便顿了顿，道："在下所学如此，可还中式么？"

那管家惊得呆了，骂道："鬼扯！鬼扯！阿福你带这小子进柴房，教他每天挑水劈柴，一个月给他八钱银子。"跟着走进屋里，不再出来了。

那阿福早在一旁偷笑，见卢云给管家斥骂，便嘻嘻哈哈地道："喂！这位状元公子，快去砍柴挑水吧！"说着带卢云走到一处柴房，里头堆满柴火杂物。

阿福道："你自己清理一下，等会开始干活。"说着便大致说明每日需做之事，大抵是何处需挑水入缸，何处需劈柴送薪之颖的粗活。

卢云问道："这位小哥，我晚上睡那？"

阿福也甚厌恶外地人，不想和卢云多说，随手一指，说道："你就睡这啦！"

卢云一怔，那阿福却不多加理会，已自行掉头走了。

卢云苦笑一阵，想到大牢里的苦日子，便自嘲道："卢云啊卢云，人家文职武做，你便来个武职文做，把柴房当书房，那也不坏啊。"

正自清理睡觉地方，门口又来了一个老者，叫道："阿云，管家要我带你四处看看，免得你迷路。"

卢云听他唤自己做"阿云"，不禁一愣，但自己是旁人家里的长工，不能没浑名使唤。

他叹息一声，便随着那老者在大宅走动见识，方便日后干活。

当时士大夫多喜园艺，卢云见大宅园中布置的颇为精致，假山瀑布随处可见，他幼时曾在故乡一处寺庙待过，庙中师父颇精此道，他也因而多有沾染，看了几处摆设后，点头赞道："闲淡中求致远，一山一水中仍见风骨凛然，你家主人挺有学问。"

那老者转过头来，奇道："什么你家主人？你该说我家主人才是啊！"

卢云想到自己已是人家的奴仆，心中一酸，默然不语。

那老者又道："我家主人说出来可别吓坏了你，乃是当今工部侍郎顾嗣源顾大人，我们顾老爷是点过状元的，你可知道？"

卢云屈指一算，说道："嗯，顾大人他是景泰八年中举的吧！"

那老者惊道："你怎么知道？"

卢云道："江南一带，地灵人杰，百年来出过八个状元，顾大人便是其中之一，天下谁不知晓？"卢云是读书人，自对这种官场之事十分熟知。

那老者见他见多识广，不由得一愣，道："你知道的倒挺多。"言语上便客气许多。

卢云与那老者看过大宅院后，已然华灯初上，他腹中咕咕直响，已是饿极。

那老者笑道："啊！你饿了，咱们吃饭去！"

说到吃饭，卢云精神立刻大振，要知每天有饭吃，对他来说可是一件大事。要喂饱自己可不简单。

那老者带他到下人的食堂，卢云见饭菜中有鱼有肉，吃的极好，连吃了五大碗饭。众人都笑道："这小子还没上工，倒是先吃了个够本！"

食堂上有人问起姓名来历，卢云淡淡地道："小弟姓卢名云，北方人，以前是个店小二。想扬州富庶，便来求口饭吃。"

一来卢云自幼熟读诗书，不愿改名换姓，二来他想衙门不会把他这个小人物放在眼里，众人也不会特地查他的身世，便用了本名。

众人笑道："原来你是店小二出身，以后咱们这食堂打饭端碗的活儿，可全靠你啦！"

卢云哈哈一笑，道："这个自然。"却也不以众人的玩笑为意。

冬去春来，卢云每日砍柴挑水，再加伙食甚佳，身子日益健壮。他身形本高，这时也变得魁梧起来，他每月都将工钱存起，只等盘缠足够之时，便要设法回到山东，再行打算。

这日他正在挑水，忽见管家急忙奔来，叫道："喂！你过来！"

卢云放下水桶，抹了汗，问道："可有什么事？"

管家招手道："别问这么多，只管来！"

卢云见他神情颇为急迫，料来定是有事，当下跟着便走。

只见管家一路行走，却是带着他往主宅走去，卢云做的是贱役，从未进过主宅，只见里头金碧辉煌，家具摆设均甚考究。只不知管家为何带他进来。

过不多时，两人已到一处书房，只见里头藏书无数，墙上挂著书画，一望之下，便知道此间主人极为讲究。那管家说道："好啦！以后你不用砍柴挑水了，每日来这看管打扫，知道了么？"

卢云又惊又喜，连忙询问详情，才知原先看管书房的老先生辞工返乡，其他家丁没念过书，不懂得如何打理书房，定得找个读过书的人来看管，那管家便想到了卢云，这才派给他这个闲差。

管家道："小子！你工钱照旧，还是住那柴房。过得几日若有空房，我再叫他们给你挪挪。"

卢云喜道："不打紧，只要能来这里念书，你让我睡猪圈都可以。"

那管家啐了一口，骂道："书呆！"跟着吩咐道："老爷这几日不在家里，你好生看守这里，没事多扫地擦拭，知道么？"

管家离去后，只剩卢云一人在书房之中，他见书房极大，里头所藏经书成千上万，一张大几对窗而置，窗外花草盈绿，鸟语轻唱，心中欢喜得直要炸开，一时翻翻四书，一时摸摸五经，好似回到故乡，见到亲人一般。

那顾家老爷名唤顾嗣源，原本官居工部侍郎，却因母丧在家丁忧三年，今年已第二年，算来到得后年春，便可返京复职了。顾老爷这几日上黄山赏景，不在扬州，卢云每日到书房来，除打扫清理外，便是无所事事，但他生性好读不倦，这下有群书博览，自是大乐。他连着几日都诵读儒家典籍，颇复往日风采。

一日卢云走到放置道藏诸书的书架，随手挑了几本出来翻阅。他过去曾研究易理，颇具心得，但这几本书多是道家养生之术，卢云秉持儒心儒学，从不信这些长生不老的玄学。正要放回，转念一想："诸子百家，各有所长，我以后也许不能再求功名，又何必独独拘泥于孔孟之道？"当下便翻开道术之书，细细研读起来。

过了几日，卢云已读了十余本养生修道的书，其中颇多医理，亦有穴道图像，虽然不甚明了，但也慢慢有了些兴趣。

这日卢云又翻到了一本书，名曰“练气论气”，翻阅内容，与前书所见大不相同。再看序跋，只有短短数句，念道：“贫道素知顾侍郎颇好道学，于养生诸道，极有专精。贫道于武学之中，悟出天人妙化、滋养延年的妙方，特赠与方家，以求印证。武当掌门元清。”

卢云知道武当山的名头，昔年张三丰真人曾久居山中，传闻活到了两百余岁，之后羽化成仙。卢云想道：“既然这书有些来历，又可保养身子，我何不也练上一练，以后若能少了些伤风咳嗽，不也是好？”

言念及此，便拿起经书读了起来。他看了一阵，只觉其中文字颇为有趣，一时竟尔兴致盎然，当下便依法打坐。

卢云缓缓呼吸，照著书上所载的三长一短吐纳法，将舌头抵住上颚齿间，跟着依照书中心法，将气息存想后脑“玉枕穴”上，之后一路存想“天突”、“中极”、“肩井”等处穴道，只是一路存想得头晕脑胀，耳鸣眼花，却仍不见丝毫进展，卢云心道：“看来我练功法门不对，这几日不妨再多练习看看。”

反正闲来无事，卢云这几日就死抓着那本“练气论气”，只是练来练去，身上始终没什么异状，倒是屁股经常坐得疼痛不堪，这一日拉屎时见到自己屁股上已坐出疮来，卢云心道：“看来这些道家玄学全是骗人的东西，我大可不必浪费光阴。”

自此之后，便又开始研读史书，把武当掌门送来的经书扔在一旁。

这日天气炎热，卢云读了一会儿史记，实在昏昏欲睡，慢慢地打了个瞌睡，跟着闭上了眼。

前些日子他都在习练呼吸之道，日常之时，也常不知不觉地吐纳，此时半梦半醒之间，竟也吐纳了起来。

半个时辰后，卢云睡得正沈，忽然丹田热气一动，一股热流沿着背后盘旋而上，跟着缓缓流入泥丸，又顺著“玉枕”而下，一路经“天突”、“中极”、“肩井”、“檀中”等穴道，最后返回丹田。卢云此时正自熟睡，只觉那热流绵绵不绝，流过之处，全身说不出的受用。

迷迷糊糊间，身心爽泰，好似飘在云端，忽地有人大叫一声，喝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！”

卢云大吃一惊，醒了过来，却见阿福冷冷地看着他，道：“你上工时偷偷睡觉，可别给管家看到了。”

卢云心下一慌，正要坐起，蓦地全身发麻，摔倒在地，阿福也吃了一惊，忙将他扶起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腿睡麻了么？”

卢云想要回话，却连声音也挤不出来，嘴角抽动，好似中邪一般。

阿福又惊又怕，忙将他扶起坐下，道：“你歇一会儿，我先走了。”他怕惹祸上身，便匆匆离去，把卢云一人留在房里。

整整一个时辰，卢云竟都不能动弹，好似生了场大病似的。卢云哪里知道，像阿福这样忽然惊吓，最是练功者的大忌，举凡武学之士，练功时必得安静无扰，若不是卢云功力浅薄至极，照这样给人惊扰，轻则瘫痪，重则七孔流血而死，下场必定奇惨。

不过这次大难不死，却给卢云发觉出一条练功法门，只要意念若有似无，便能引出一道暖暖的气流，他察看诸书，得知这暖流有个名堂，称为“内息”，练武之人，便称之为“内力”。

得此意外之喜，卢云甚是开心，更是勤练不缀，每回都让热热的内息在体内运转流动，良久方息。他虽然不知这内息有何作用，但半月后自觉神清气爽，做起事来气力也大了些，料来定是这内息之功。

这日他正自修炼内功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若要把真气引入丹田，却从何处经脉为之，方是恰当？我若要打通奇经八脉，该要如何吞吐内息？”他习练内力已有数日，便开始思索如何自由运使，察看诸书，却无一记载，只好自行摸索。

正想间，忽听门外一人骂道：“吞你个大头鬼！小子，老爷回来了，你还快不出来迎接！”正是管家到了。卢云吓了一跳，连忙整了衣冠，跟着走了出去。

只见一人白面黑须，神态闲适，正往书房缓步行来，看来便是老爷了。

管家躬身道：“见过老爷。”

果然那人便是顾嗣源，他看了卢云一眼，似乎微微一奇，问道：“这孩子是谁？”

管家道：“祁先生日前返乡，他是来替祁先生位子的。”

顾嗣源点点头，迳自走进书房。

管家忙推了卢云一把，急道：“还不进去？”

卢云依言走进，掩上了门，侍立一旁。

顾嗣源走入房中，打量房内一阵，忽道：“怎么有人动了我的书么？”只见几上摆了几本书，都是卢云在读的。

卢云暗道：“糟了！老爷回来得急，我忘了把书收回去。”

顾嗣源拿起几上的几本书，见都是道家的经典，“噫”的一声，说道：“你对道家典藏有研究？”

卢云道：“小人只是随手翻阅。”

顾嗣源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年青人多读些经史子论，不要尽碰些冲虚之学。”

卢云冷汗直流，忙应道：“是。小人知道了。”

顾嗣源又问了卢云的姓名来历，卢云便简略的说了。顾嗣源不置可否，坐了下来，道：“研墨。”

卢云自己写了一手好字，磨墨于他，那真如吃饭喝水般的容易。他取出一锭松烟宝墨，只见上头雕龙盘根，手艺非凡，磨了数下，只觉那墨气直如松香，气若芝兰，端是极品。卢云以前家中穷苦，多在沙地上习字，便有钱买墨，也是那种十文钱一锭的西贝货，凑和应付着用，什么时候见过这等极品松墨？一时眯起眼来，闻着鼻中墨香，好似身在天堂一般。

顾嗣源见他神态怪异，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卢云赶紧定了定神，陪笑道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顾嗣源摇了摇头，从笔架上取下一枝毛笔，正是只“贡品紫毛狼毫”，卢云看得口水直流，心中百般艳羡，只想把狼毫握在手里，也来挥文舞墨一番。

顾嗣源问道：“纸呢？”

卢云忙走向书柜，取出“宣和桑纸”，铺在桌上。

顾嗣源皱眉道："我要写的是奏章，你怎么拿了桑纸出来？"说着把笔放落，亲自走到书柜，拿了一扎纸出来，上书"贡品宣纸"四字，说道："我若写的是奏章，用的是上等宣纸，你可记下了？"

卢云连声道："是、是！"

只见顾嗣源下笔如飞，顿书百余言，卢云见他文笔飘逸，书法灵秀，确是钦点状元、两朝重臣的的风采，不由得面露激赏之色。顾嗣源抬头一看，只见卢云看着自己的文章，连连点头，颇为忘形，他不禁心中一奇："这书僮也能懂我的文章么？"但就这么一想，又专心凝志的写着奏折。

待顾嗣源写完，已是酉时。足足写了两个多时辰。顾嗣源吩咐道："你留在这儿，等墨汁阴干之后，再小心卷起收好。"

卢云应道："小人理会得，请大人放心。"

如此过了十余日，顾嗣源每隔一天，必到书房活动，一待便是两个时辰。卢云的柴房距书房颇远，他有时便睡在书房中。顾嗣源甚少与他交谈，把他当作一般书僮，卢云自幼受人轻贱惯了，也不以为意。

每日除陪伴顾嗣源读书外，闲来无事时，便是修炼内力。他将吐纳次数增减，每次时间及吸吐之量，都作改变。只是练来练去，仍无进展，那内息虽能涌出，但每回只是上到泥丸，而后盘旋而下，全然不能随心所欲，但卢云并不心焦气馁，他将所试之法，一一登录纸上，隔日再行修炼，总要摸索出一条运气法门为止。

又过几日，这日顾嗣源正在房中读书自娱，突然有人来访，却是名中年文士。卢云见他形容潇洒，身材略显消瘦，一望即知颇有才情。

顾嗣源正在吟诗，见那人站在门口，喜道："啊呀！裴兄，你老怎么有空来？也不叫下人通报一声？"

那姓裴之人，单名一个邺字，号修民居士，世居扬州，昔年曾任朝廷要职，现被罢官，自在家中开馆授徒。他与顾嗣源交情深厚，两人一个丁忧在乡，一个革职罢官，都在等北返朝廷之日。顾嗣源念及两家交情，颇有意把独生爱女许配给裴邺的儿子，只是两家长辈虽想早早撮合，但两个小冤家互相看不对头，一直毫无进展，只看得众人

好不急切。尤其顾家那二姨娘最是心急，她是裴邺的表妹，自想大力说服这门亲事，可当此男女情爱之事，最是急不得，饶她精明干练，却也毫无办法。

只见裴顾二人相谈甚欢，两人用过茶后，顾嗣源问道："目前朝廷景况如何？我日前上黄山旅游，久不知朝廷大事了。"

裴邺道："还不是老样子？听说江充开始整肃大理寺的人，好几个老家伙都辞了，只气得徐铁头七窍生烟。他江充倒是得理不饶人，顺理成章地把他那些徒子徒孙安插进去。"

顾嗣源摇头道："不走不辞，还能怎么？硬给人整垮斗倒，岂不更惨？"

两人相顾叹息，一时静默无语。

忽听裴邺道："嘿！别尽说这等事，今日我来，是来考你一考！"

顾嗣源奇道："考我一考？咱们两人这一辈子考的还不够么？"

裴邺笑道："人人都说顾侍郎文才敏捷，当朝无双，我只是试试此言是真是假？"

两人一起哈哈大笑，原来裴邺与顾嗣源并称"裴顾"，诗词精绝，盛名遍传江南。他这般说，显然只是开个小玩笑，别无恶意。

顾嗣源见好友眉宇间有些忧色，便问道："到底有什么大事，不妨说来听听吧！"

裴邺叹道："顾老，我这次是真的给人难倒了。你倘若不救我一救，我那修民馆可要关门大吉啦！"

顾嗣源惊道："怎么！可是东厂那些人来为难你么？"

裴邺笑道："那倒不是。我自隐居后，从来不问朝廷之事，每天只管教书写字，好不自在，东厂的人何必找我麻烦？"

顾嗣源奇道："不是东厂，那又是什么人了？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过来惹你？"

裴邺笑了笑，道："这整我的人不是什么达官贵人，不过是个老乞丐而已。"

顾嗣源惊道："乞丐？"

裴邺点了点头，道："几天前突然来了个老乞丐，进来大吵大闹，说要踢我的馆子，我几个门人劝他，都说我们不是武馆，何来踢馆过招之事？但那老丐只是不理，非要咱们接招不可，神态甚是跋扈。"

顾嗣源道："嗯，想来这老丐定是有备而来吧！"

裴邺苦笑道："不错。这老丐往我堂中一坐，说他有副对联，是吃饭拉屎时想出来的，要在我们这瞧瞧，有没有人能对的出下联。如果无人对出，他就要把我'修民馆'欺世盗名的事迹宣传出去。我那时心想，好哇！我裴修民一辈子不知对过多少对联，庙堂之上，随口而答，一个乡间老丐，我岂有惧怕之理？"

顾嗣源素知裴邺之能，笑道："裴兄文才独步，岂有惧理？后来如何？"

裴邺道："那老丐当众挥毫，把那上联写了下来，要我对上。嘿嘿，我一看之下……一看之下……"

顾嗣源笑道："一看之下，便把它给解了？"

裴邺叹了口气，道："你这不是损我么？我要是解了这对联，又何必过来找你？那上联真是绝妙至极，我一看之下，当场便怔住了。那老丐冷笑一声，说谅我一时片刻也答不出，要给我七日时间回答，以免说他胜之不武。我与门下弟子细研两日，都参透不出如何才能对的妥贴。又怕应了平仄，少了文意，又怕应了文理，声韵不合，只好来求你了。"

顾嗣源惊道："这么厉害！真是岂有此理！"

裴邺苦笑道："这老丐已整垮几十间学堂了，连咱们何老翰林的讲学堂，也无一人对得出来。"

顾嗣源大吃一惊："连老翰林也不成了！快写来瞧瞧！"只见裴邺就着纸上写了几字，顾嗣源一见，脸色立刻大变，道："好！真是不简单哪！"说着口中念念有词，显在苦思。

卢云在一旁也想看那对联，但给裴邺的身子挡住了，卢云只有空自想像，却见不到上头的文字。

裴邺与顾嗣源两人谈了一个多时辰，始终对不出一个工整下联。顾嗣源道："也罢！连老翰林满腹经纶都给难倒了，我们一时又怎对的出来？先吃饭去，喝个两杯，到了晚间再说吧！"

裴邺苦笑一声，心知顾嗣源恐也对不出这绝妙至极的上联，只好道：“也好，吃饭去吧！”说着两人便走出书房，只留下卢云一人。

卢云见他二人走远，心道：“是什么样的对联，竟能难倒两位进士出身的大人？”便走近几旁一看，霎时只见上联道：“饮食欠泉，白水岂能度日”

卢云细细看去，蓦地暗暗点头，心道：“难怪无人对答的出，这上联真是奇联。”

这上联的意思是说：“我饮食间连泉水也欠少了，唉呀！但光喝那白水，又怎能过日子呢？”一股穷酸之意，赫然透出。卢云饱读诗书，一眼便看出这幅上联的厉害之处，这上联之难，不在那股酸意，而是在上头的文字工夫。

这上联分为两句，是为“饮食欠泉，白水岂能度日”，那“饮食欠泉”四字，看来不成文意，但仔细读去，却觉另有妙用。那“饮”字给拆了开来，变为“食”、“欠”二字；依序读去，便成了“饮食欠”三字连环，除此之外，下头接的那个“泉”字也有他用，分拆为“白”、“水”二字，便成了“饮食欠，泉白水”六字连环，连续读去，便是这幅“饮食欠泉，白水岂能度日”的奇妙上联。

前头六字一个接着一个，接连不断，述说出主人翁的穷困潦倒，看来这老丐定是走投无路，心怀不忿，这才出了这怪联为难江南才子。

卢云微微一笑，想道：“这老丐学问渊博，可又愤世嫉俗，若有机会，该当拜见才是。”他低声将上联读了几遍，心中思量半晌，忽然心念一动，已有计较，哈哈大笑道：“难得倒翰林进士，可难不倒我卢云！”

想他自己科考落地，潦倒奔波，一路受那世人轻贱嘲笑，倒与那老乞丐有些相似之处，猛然狂性发作，心道：“我卢云若不露个两手，恐怕世俗之人不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！”

当下提起笔来，便在那上联之旁写了他的下联。

他将毛笔放下，仰天大笑，正洋洋得意间，忽想：“糟了，我这下狂态发作，胡乱写了这些文字，可别让老爷气炸了。”

正要想办法遮掩，忽然阿福匆匆走进，叫道：“喂！管家有事吩咐，叫你过去啊！”

卢云此时急得满头大汗，只想抹去自己的字迹，便道：“你先等会儿，我一会儿马上过去。”

阿福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他急得很，你再不过去，可别害我挨骂。”

卢云又急又慌，可又不便让管家久候，当下长叹一声，只得跟阿福出了书房。

待见了管家，却是为了些琐碎事找他过来，卢云正自心焦，只想赶回书房遮掩，管家唠唠叨叨地吩咐事情，他却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过了小半个时辰，终于脱身，便急急走回书房。

卢云心中担忧，低头走进书房，霎时便见顾嗣源与裴邺两人面色凝重，站在几旁。

卢云心下愧疚，硬着头皮问道：“老爷，可有什么事？”

只听顾嗣源大声道：“可有什么人到过书房？”

卢云嚅嗫地道：“小人适才去见管家，可是有人趁机而入，掉了什么东西吗？”他明知顾嗣源定是为了自己胡乱写就的下联发火，却又不敢承认，只好支支吾吾，顾左右而言他。

顾嗣源不去理他，对裴邺道：“这可怪了，分明有人在这写了这下联啊！裴兄，莫非你公子到了？”

裴邺摇头道：“犬子有多少份量，我自是清楚的很。这不是他写的。”

顾嗣源皱起眉头，道：“那会是谁？难道是小女么？且待我去问问。”

他正要移步出房，卢云见不能再瞒，便躬身道：“顾老爷、裴老爷，这下联是我写的，小人狂妄无知，还乞原侑。”

顾嗣源大声道：“真是你对的？”

卢云苦着一张脸，连连拱手道：“小人不学无术，一时好事，打扰了两位大人的清兴，还请重重责罚。”

裴邺上下打量他几眼，嘿嘿一笑，摇头道：“这位小朋友啊，是便是，不是便不是，你可别冒名顶替哦！”

卢云听出他语带怀疑，忍不住一怔，说道："这上联也没什么难的，我又何必顶替什么？"

顾嗣源与裴邺听他说话狂了，忍不住同哼了一声。顾嗣源沉着脸道："你不过是小小书僮，怎能这般说话，可没家法了！"

卢云听出他们心中的轻视，忽地热血上涌，心道："我卢云虽只是个书僮小厮，但也容不下你们这般轻贱！"登即涨红了脸，大声道："两位老爷在上，小人虽不是什么什么进士翰林，可这上联也不见得难了，不就是'饮食欠泉，白水岂能度日'么？小人对的下联是'磨石麻粉，分米庶可充饥'，不知两位大人意下如何？"

耳听卢云把下联说出，两人心中再无怀疑，霎时面面相觑，一齐抚掌大笑，都道："后生可畏、后生可畏！"

卢云愣在当场，心道："他们真是在称赞我么？还是取笑我不自量力？"眼看他两人神态如此，卢云心中反生害怕之情，往后退开一步，满面都是忧虑。

"饮食欠泉，白水岂能度日；磨石麻粉，分米庶可充饥。"

顾嗣源与裴邺互望一眼，两人低声默念几遍，神色之间，却是有三分惊叹，七分佩服。

原来那上联"饮食欠泉，白水岂能度日"中，前六字"饮食欠、泉白水"连环不断，卢云对的下联为"磨石麻粉，分米庶可充饥"，其中"磨"字拆为"麻"、"石"二字，"粉"字也拆开为"分"、"米"二字，成了"磨石麻、粉分米"六字连环，这六字接连不断，正对了上联的"饮食欠、泉白水"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对仗极为工整。

其实这下联最为巧妙之处，不只是文字余兴而已，乃是巧妙地回应了上联的疑问，以"分米庶可充饥"的法子回应了那句"白水岂能度日"的疑问。好似卢云与那老丐对面而坐，那老丐仰天叹道："我穷困潦倒，饮食间连泉水也欠少了，唉呀！但光喝那白水，又怎能过日子呢？"卢云这怀才不遇的书生却应道："老兄啊老兄，你有什么好担忧的呢，如果找不到东西吃，只要将那麻粉放在石头上研磨，也能找出米屑来充饥啊！"

这上联自命酸苦，下联却有贫贱不移的清高，以"颜回之志"巧应了"愤世嫉俗"，文意巧合，对仗工整，堪称绝对。

裴邺打量着卢云，嘻嘻一笑，对着顾嗣源道："好哇！你这老家伙，几时收了这样一个俊秀的好徒弟，却又叫他装了书僮，躲在这戏耍我！"

岂知顾嗣源心中的讶异，比之裴邺更甚，他忙道："裴兄见笑了，这孩子真是我的书僮。"

裴邺啐了一口，道："都到这当口了，你却还来瞒我，你还当我是老友么？"

顾嗣源拼命解释，裴邺却哪里肯信，眼看卢云不过是个小小的研墨理书的书僮，岂能有如此巧妙的文思？顾嗣源只说得口干舌燥，仍是难以取信于人。

裴邺见顾嗣源仍是不认，便自一笑，道："好啦好啦，无论这孩子是谁，他终究解了这个上联，帮了我好大一个忙。"说着对卢云招招手，道："孩子你过来。"

卢云依言走近，躬身道："大人有何吩咐？"

裴邺笑道："难得你帮我这个忙，我很承这个情。你可有想要的东西，我这就赏给你。"

卢云微微摇头，道："小子误打误撞，如何称得上功劳，请大人万莫如此了。"

裴邺见他谦逊有礼，气度非凡，哪里是个书僮，比起自己儿子，还要像个朝廷文士，不由得心下暗赞，心中更是喜欢。

他见卢云坚不居功，只好对顾嗣源道："喂！你想个法子，赏点什么给这孩子。我很承他的情。"

顾嗣源点了点头，道："这我理会得。"说着朝卢云望去，眼中却有纳闷之意，一时也猜不透他的来历。

裴邺哈哈大笑，拍了拍卢云的肩头，笑道："这回多亏这孩子了，江南十余座学堂全给那老丐难倒，却只有我修民馆能破解此联，哈哈，哈哈，明日看我将这老乞丐一军，要他知道一山还有一山高的道理！"说着站起身来，便要告辞。

顾嗣源见老友心中喜悦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他起身相送，行到卢云身旁时，见他兀自呆呆站着，便吩咐道："你先留下来，我一会儿有话问你。"语气颇见严肃，好似对他的来历有些怀疑。

卢云面色惨然，心道：“惨了，我这回擅做主张，顾大人一会儿定要生气，这碗饭恐怕端不稳了。”

过不多时，只见顾嗣源匆匆回到书房，迳自坐了下来，卢云见他面色不善，心下更怕，动也不敢动上一下。

顾嗣源上下打量卢云，过了半晌，忽道：“听管家说你姓卢，单名一个云字，是不是？”

卢云嗯了一声，点了点头，躬身道：“管家说得没错，小人姓卢名云，有辱大人清听了。”

顾嗣源不置可否，又问道：“听说你是山东人士，怎会到扬州来的？”

卢云心中害怕，想道：“现下衙门还在通缉我，我可别泄漏了身分。”便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家乡收成不好，少了食粮，这才一路流落到扬州来。”

卢云见顾嗣源闭目沉思，神色难辨喜怒，一时心中更觉忐忑。

过了半晌，顾嗣源道：“你过去可曾应试赴考？”

卢云心下一凛，忙道：“不瞒大人，我自幼爱读书，没什么功名在身。”

顾嗣源见他一问三不知，不愿明说自己的来历，料知有异，便也不再多说，想道：“此人来历甚奇，可得好好查访一番。待我明日先试他一试，看他是真有本领，还是只有些小聪明。”当下心中盘算，口中吩咐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你先下去歇着吧！我们明日再说。”

第二日清早，卢云又来到书房，打扫拂拭后，便盘膝坐下运习自己所悟的内功，虽然内力运行不能自如，但他每次修炼仍有舒适之感，至此已是不练不快。

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听得脚步声响，知是顾嗣源来了，卢云忙开门迎上，口中道：“老爷您早。”

顾嗣源走进书房，坐了下来，他神态严肃，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，卢云望去，只见上头写着“论宋之兴亡起衰”几个字。卢云心中一奇，暗道：“顾大人想来是要著书立论了，这宋代兴衰，因果环环相扣，实非三言两语可解。”

顾嗣源忽对卢云道：“来，你坐下。”

卢云依言坐在一旁，心中微觉奇怪，只听顾嗣源道：“这个题目深广渊博，我想考你一考。”

卢云一怔，道：“老爷……这……”

顾嗣源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道：“尽力写，我只是想看看你的文章，别无他意。”

卢云呆了半晌，心道：“既然老爷叫我写，我写就是了。”跟着提笔凝思，过了一会儿，便振笔疾书。顾嗣源看了片刻，便走出书房，反手带上了房门。

过了一个时辰，顾嗣源走回书房，见卢云呆呆望着窗外，他心道：“毕竟不是科班出身，知识有限，才一个时辰，便已才思枯竭。”当即问道：“怎么不写了？”

卢云道：“禀老爷，我已经写完了。”

顾嗣源点了点头，不置可否，接过他的文章一看，只见卢云书法苍劲有力，纵横飞舞，不觉一惊，暗道：“好雄健的笔意。”

再看文章，只见卢云写道：“赵宋一朝，上接五代乱世，下接异族兴盛，历辽金元三朝南侵。自来多言宋治文弱，语涉严苛，但吾独不然。”

顾嗣源心道：“这小子口气倒不小。”便往下看去。

“宋之亡，与其言之亡于武功废弛，不如论其一亡于燕云，二亡于气数，非战之罪也。

盖北族强盛，武功更胜汉唐。辽金属国，凡六十余，东起高丽，西至吐番，何也？后晋捐燕云，北国无后忧，此一功也。胡人游牧，军民和一，此二功也。“

顾嗣源心中暗许，又读了下去：“待得汉人而用汉制，军令一统，法出一门，此三功也。宋虽有杨业、岳飞一、二名将，岂能久抗？令宋仿唐制，设节度使，效其府兵，然无天险，又有何功？待南渡，虽君怯臣弱，恃长江之险，北抗蒙古数十年，纵观中外，除大宋抗铁骑，余国莫不一战即降，何能论宋治文弱？是以论宋之亡，不可不知宋之失燕云，不可不知天命在北乎！”

顾嗣源越看越是心惊，他出这题目，原只想看看卢云文笔，料他会骈四骊六地作文章，但料不到他真有其见地。顾嗣源暗暗点头，对

这年青人更是刮目相看。

卢云见顾嗣源不发一语，怕自己的文章不入他的眼，忙道："大人，我随意而写，没什么特别处，叫您失望了。"只想伸手取回文章，免得遭人讥笑。

哪知顾嗣源却暗暗想道："这孩子如此见识，实在是一等一的幕宾人才，我若让他埋没此处，天下岂不笑我顾嗣源无识人之明？"

卢云见他神思不属，一时心中担忧，只躬身低头，不敢稍动。

顾嗣源沉思良久，道："你说从未入考，身无功名，可是实情？"

卢云敷衍道："启禀老爷，小人只读过几天书，没敢想过科考，却叫大人见笑了。"

顾嗣源听他言不由衷，又见他眉宇间有股深深的悲愤，心中便想："此人身世似乎颇为奇特，待我日后详查。"心念于此，便不再追问，只淡淡的道："你这篇文章写的很好，我为官多年，很少见到如此佳作。"他生性高傲，平素甚少称赞于人，此时能说出这几句话来，已是对人的最大赞誉了。

卢云大喜，想不到世间还有人喜爱他的文章，忙道："大人谬赞。"心中隐隐对顾嗣源生出知己之感。

顾嗣源望着卢云，心下暗自叹息，想道："昔年有句古话，'生子当如孙仲谋'，我顾嗣源虽称江南才子，直至今日，方知此意。"一时想起自己年老无子，牵动心事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卢云不知他为何感慨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顾嗣源沉默片刻，忽道："我明日要赴江夏，你与我同去，快去收拾。"

卢云心中大奇，不知顾嗣源此举是何用意，但老爷吩咐，焉有不从之理，便回房收拾一应行李去了。

第二日，顾嗣源带同卢云及几名侍卫，乘了大车，便要出城。夫人及二姨娘都来送行，顾家小姐则到裴邺家中去游玩，未在府中，是以卢云并未见到。那夫人和蔼可亲，圆圆胖胖的脸形，可那二姨娘却满脸精明强干，直盯着卢云打量，不知为何老爷要带这人同去江夏，只看得卢云心下发毛。

卢云从未骑过马，在顾府大门闹了不少笑话，这才爬上马背。出了城后，好在卢云已练过一些内功，手劲已不小，过不久亦能驾驭自

如。众侍卫见他学的如此之快，莫不吃惊。

行了良久，顾嗣源想找人说话解闷，掀起车帘，对卢云道："孩子，你在江南有多久了？"

卢云道："小人在江南已有半年。"

顾嗣源微笑道："不知这江南在你眼中如何？"

卢云回道："江南风景如画，文人墨客，风采非凡。只是生活华奢，颇见淫糜。江南之地，依小人之见，乃是秀雅于外，势利藏中。"

顾嗣源笑道："秀雅于外，势利藏中，那不成了风尘女子吗？"说着哈哈大笑，颇见欢畅。

两人说说谈谈，顾嗣源听卢云所言颇多贫家疾苦，颇有仁人侠气，心下甚喜。他几个好友的儿子，多半出身富贵，从不知百姓苦楚，言谈间便少了这份骨气，更喜爱这个孩子的胸怀见地。

当夜众人同宿客栈，顾嗣源便与卢云秉烛夜谈。众侍卫都甚吃惊，不知这个年青人有何特别，竟能得顾大人如此的宠爱。

行得数日，已到江夏。这江夏古来便是军事重镇，商业并不繁盛，至今仍有驻军，卢云跟着众人，来到一处军营，只见四处军旗飞舞，兵士来往，甚具威势。大旗上有一个大大的"柳"字，几面较小的旗上，却是个"左"字。

顾嗣源对卢云道："我这次到江夏来，便是来拜访这位左从义左总兵。听说左总兵不日便要调到辽东，这几日若不见上一面，以后可就难了。"

原来顾嗣源接到左从义的来信，说有要事相邀，顾嗣源丁忧在乡，闲来无事，便想结交这位总兵大人。

"顾大人，何以克当！何以克当！让您老如此跋涉，末将之过啊！"

左从义老远迎了出来，众人见他身穿金甲，容貌威武，脸上却堆满笑容；按官职名望，顾嗣源乃是六部大臣，远非左从义可比，只是左从义乃是当今征北大都督柳昂天的爱将，顾嗣源对之又自不同。两人寒暄一阵，便走入帐中。

左从义席开二桌，他与顾嗣源不甚熟，见顾嗣源对卢云神色亲厚，又见卢云举止不凡，器宇轩昂，便呵呵笑道："顾大人，你好大的

福气，生了那么俊美的公子出来。”

卢云正要说明，却听顾嗣源摇头道：“唉！不是这样的，这孩子是我的…我的下属。”

他本想说卢云是他的书僮，但又怕左从义瞧不起他，便改称是他的下属。

左从义自讨没趣，忙陪笑道：“是，是，大伙多亲近亲近。”他见卢云不是顾嗣源的家人，年纪又轻，便把卢云安排到下首的位子，哪知顾嗣源摇了摇头，对左从义道：“这孩子是我的幕宾，左大人你让他坐我身旁。”

左从义连着搞错顾嗣源的心意，不由胀红了脸，只有再换了卢云的席位。

那边顾嗣源又是另一番心情，他自来无子，只有一个独生女，这时听左从义这么一说，登时勾起心事。他眼望卢云，心中呒然。

酒过三巡，顾嗣源问道：“左总兵，不知你这次相邀，究竟是有何大事？”

左从义点头道：“素闻大人熟知军务，当今天下文官，无人可及，末将极是心仪。再来我家长官柳昂天柳大人有件大事想询问大人，必需由末将面告，只是我军务繁重，不克离开江夏，只好劳动大人移驾了。”

顾嗣源奇道：“我与柳大人仅有数面之缘，不知柳大人有何要务，要与我商量？”

左从义微笑道：“待大人用过酒饭，再谈不迟。”

顾嗣源曾居工部侍郎，如何不知左从义话外有话，当下心中一凛，暗暗留上了神。

用过晚膳后，两人便到帅帐中谈话。左从义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柳侯爷对大人极是推崇，多次与末将谈及大人，都说当朝文官之内，只有大人明了军务，我辈武人气运，全系于大人之手。”

顾嗣源轻轻一咳，道：“柳大人过奖了，我此时无职在身，所能有限，不知柳大人何以如此见重？”顾嗣源心知左从义如此说话，必有什么用意，一时间实在猜想不透。

却听左从义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恭喜顾大人了，我家长官柳大人已有消息，说顾大人明年已可北调京城，担任要职。”

顾嗣源想回京师任职，已非一天两天的事了，只是他原任工部侍郎，旧职早已给人接去，一直担忧返京后有无职缺。此时听左从义这么一说，不禁大喜，说道：“这倒出了我意料之外，只不知在下所调职缺却是何职？左总兵可曾知晓？”

左从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恭喜大人。大人即将调任兵部尚书，接替原本李大人的缺。”

顾嗣源从未听闻这等消息，此时不禁一颤，猛地站起身来，惊道：“左大人此言是真？”

左从义道：“千真万确，假不了！”

顾嗣源心下起疑，他并未请人在朝中活动，却为何有这等重大缺职等着自己，实在是难以明了。

左从义知道他的心意，说道：“大人这次调任，难得的是皇上钦点的。这次李大人告老还乡，空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缺出来，满朝文武莫不眼红，不论是江充还是刘敬，谁都是再三请上奏章，推举人选。岂知皇上龙心所属，却是你顾侍郎一人，这下谁都没法子了。”

顾嗣源脸上老泪纵横，霎时便向北方拜了下去，垂泪道：“臣顾嗣源谢主隆恩，臣必竭心尽力，不敢有怠。”

左从义笑吟吟的看着他，却不说话。

这下顾嗣源心中恍然，已知左从义为何邀他前来了，他缓缓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倘若这次调职之事成真，烦请左总兵转告柳大人，老朽虽然不才，却也不至与朝廷奸党为伍，请他不必担忧。”

原来当今朝廷历经多年斗争，此时只剩下三派，按察使江充是一派，东厂刘敬又是一派，这两派实力强大，拉拢大臣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另有一派较小，十余年来苦撑不倒，即使江充、刘敬想合力扳倒，却也无法如愿。这派全以武人为主，首脑便是“征北大都督”善穆侯柳昂天。想来柳昂天得知顾嗣源北返京城的消息，便命人先行一步结交，以免兵部大臣为人所趁，反来制肘自己。

左从义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大人快人快语，我这厢先谢过了。柳侯爷希望大人能赴北京一叙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言语之间，果是希望顾柳

二人多加亲近。

顾嗣源虽对柳昂天较有好感，但自己一来不喜与武人为伍，二来他若入了柳系，只怕江充、刘敬会对他不利，一时沉吟未决。

左从义也是个老江湖了，自知他初闻大事，举棋难定，便道："顾大人，此间大计，你知我知。我家柳将军随时欢迎大人过访。"

顾嗣源轻轻地点了点头，道："左总兵切莫烦忧，年后若有闲暇，老朽自当北上，届时再说吧！"

左从义笑道："大人快人快语，到时还请不吝玉趾，到咱们侯爷府盘桓则个。"

第二日左从义与顾嗣源不再谈论机密大事，便招待众人游历江夏。

众人行出数里外，左从义指着长江道："这江夏古来有一名人镇守，不可不知。"

顾嗣源点头道："是了，那便是东吴水军大都督，名满天下的周瑜。"

众人都是一声惊呼，原来周瑜与江夏有此渊源。

一行人观看古迹，左从义忽道："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可见他还是不如孔明远甚。"众人都称是。

却听一人哈哈大笑，道："这是后世杜撰之辞，左总兵位居高位，岂能妄言？"

左从义心中有气，定睛一看，却是顾嗣源的下属卢云。他已知此人并非顾嗣源的家人，言语便不客气，冷冷的道："诸葛武侯向有神机妙算之称，八阵图挡下江东陆逊百万大军，辅佐先主，匡复汉室，实在了不起。你黄口孺子，也敢大发议论吗？"

左从义口气严峻，已有教训意味。

顾嗣源正想趁机试探卢云，当下默不作声，看他如何应对。

卢云笑道："左总兵，诸葛孔明自有他的真才实学，可是他与周郎两人向无仇怨，不知孔明何以远胜周郎？"

左从义冷笑道："便是三岁小孩，也知道孔明三气周公谨，赤壁借东风大破曹操。你连这种事都没听过，也敢当别人府中的幕宾？岂不

笑掉人家大牙了！”

左从义是四川人，生平最爱孔明，又加肚量略嫌不广，虽然为人正直，但却颇爱计较一些小事。这时他存心要让卢云下不了台，言语甚是尖利。

哪知卢云只笑了笑，也不生气，道：“大人这些事，想必是听说书先生说的了。”

左从义不常读书，这时脸上一红，支支吾吾地道：“说书先生说的难道有错？小子你不要信口开河！”

卢云微笑道：“适才听总兵所言，孔明有八阵图，可以退陆逊百万军，可是有此事？”

左从义大声道：“当然有！不然大家怎么会传诵多年？”

卢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倘若此事是真，却不知蜀汉又是为何亡国了？当年若是孔明摆了一个八阵图在汉中，钟会、邓艾又何能偷袭成都？倒要请教左总兵。”

左从义瞠目结舌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
卢云又道：“世人都说孔明在赤壁一役中，大有功绩，甚且盖过周郎。此论未免太过，恐是小说家言，不足以信，否则以宋代大文豪苏适之能，岂会在他的‘念奴娇’中忘却了孔明之功，独独提周瑜一人事迹？”

说罢，随口捡了几句苏东坡的“念奴娇”，吟道：“遥想公谨当年…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。”这番话只听的众人纷纷点头，顾嗣源微笑颔首。

卢云又道：“孔明与周郎各有所能，谁也盖不了谁。左总兵独爱孔明，并无不可。但总兵身居高位，言语动见观瞻，岂可道听途说？若被有心人听见，只怕会背后讪讥吧！”

左从义见他见识深刻，暗道：“他妈的，区区一个小鬼也有这种能耐，顾大人看来真能用人，难怪皇上要钦定他为兵部尚书。”但这话不便当面说，只得道：“小兄弟见闻广博，我这番受益不浅。”

顾嗣源见卢云替他大大的露脸，心中甚是得意。身边几名随身侍卫，见卢云居然教堂堂总兵大人心服口服，也感诧异。

众人在江夏停留一夜，次日便起程返回扬州。这时闲来无事，众人便改走水路回乡。

水上行舟，减去了不少劳苦，一夜月白风清，卢云思念故乡，忽地难以入眠，便走出舱外，时值深秋，夜风吹来甚是凉爽，卢云抬头看天，只见一轮明月高挂，远处天边繁星闪动，不禁胸怀大畅，正想坐在甲板上赏景，忽见顾嗣源独坐船头，卢云深怕打扰，急忙进舱相避。

却听顾嗣源叫道："船头风景极佳，你来陪陪我。"

卢云心道："还是给顾伯伯瞧见了。"只得走了过去，垂手躬身，自站顾嗣源身后。

四下宁静一片，只闻哗哗轻响，江水轻轻拍打船身，良久良久，顾嗣源都是一动不动，卢云正想说话，忽听顾嗣源一叹，仰天吟道："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！"

卢云读书甚广，自知顾嗣源念的是曹操的"短歌行"，只不知他为何苦叹，当下留上了神。

顾嗣源缓缓转头，看向卢云，道："你年纪虽轻，学问却颇渊博，可知曹操作这词的心境么？"

卢云道："据说孟德以这首'短歌行'，向天下群贤表白自己只有效周公之心，而无谋篡之意。"

顾嗣源点了点头道："是啊！当今朝中，也不知多少大臣想学那周公。人人自比贤能，可那忠奸却有谁知啊！"

卢云听出他话中蕴有深意，一时只连连点头，不敢多问。

顾嗣源看着江中月影，道："我顾嗣源一生功名，早年点过状元，官至侍郎，算来富贵荣华，已无遗憾，可其实簧夜自思，总觉有个心愿未了，唉……"

卢云见他言词中颇多喟然，不知何事忧伤？便问道："不知大人有何心愿？"

顾嗣源凝视江水，叹道："我一生无子承接香火，只有爱女一人，本想到了晚年，心也淡了，但谁知这半年来，我…我常在想，有个儿子，该有多好？"说着转头望向卢云，眼眶竟有些湿润。

卢云心下一凛，颤声道："大人……大人的意思是……"

顾嗣源轻轻抚摸卢云的头顶，叹道：“云儿啊，我……我若有个似你般才学的儿子，此生虽死无憾了……”

卢云“啊”地一声，这才明白顾嗣源有意收自己为义子，倘如自己移宗换姓，他日名声远扬，金榜题名，莫不指日可待，卢云感激无比，大声道：“卢云出身贫困，飘泊四方，难得遇上如大人一般的慈祥长者，实乃小人终生之福。”当即双膝跪倒，向顾嗣源拜了下去。

顾嗣源大喜道：“孩子，你……你……愿意认我为父么？”想起日后能有卢云这般聪明伶俐的儿子相伴，心中万般喜悦，眼眶忍不住红了。

卢云跪倒在地，低声道：“卢云孤苦无依，流落江南，尽管身无长物，但念及父母养育之恩，卢云一日不敢或忘祖先之名。”

顾嗣源本以为他已要拜自己为父，此时又听他如此说话，不禁一愣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这句话是……”

顾嗣源正自猜想不透，忽见卢云向自己拜了下去，道：“蒙大人见重厚爱，但卢云至死不敢移姓，求大人原谅。”口气虽软，神态虽恭，但言辞斩钉截铁，竟是回绝了顾嗣源的一番好意。

顾嗣源一听之下，全身凉了半截，万万想不到这卢云竟会推却自己这番心意，他既感伤心，复又失望，忍不住轻叹一声，自转过头，呆呆望着大江，良久不语。

卢云跪在地下，见他神色凝重，忙道：“小人言语有失，罪该万死，还请老爷重重责罚！”

顾嗣源微微一叹，摇了摇头，伸手扶起卢云，叹道：“好孩子，快别这么说了，起来说话吧。”他看着卢云英挺的脸庞，替他理了一下衣襟，神态竟是爱怜无限，轻声道：“好孩子，看你这么有骨气，顾伯伯也很高兴。”只是想起自己终身注定无子，不由得流下泪来。

卢云本以为顾嗣源只是一时兴起，这才起意收自己为子，待见他脸上老泪纵横，不由得心头大震，想道：“他……他是真心对我好啊！”

卢云年纪虽轻，但饱受患难，世人的凉薄轻贱，他是受的太多了，不论少年在寺中苦读，抑或入省会考后沦为店小二，从未见过有

人为自己掉过一滴泪，眼看顾嗣源待己如此，卢云心中大为感动，颤声道：“老爷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，又拜了下去。

顾嗣源见他真情流露，心中也是欢喜，忙伸手扶住卢云，道：“孩子，快别这样了，咱们有缘相会，又何必在乎一个姓氏？顾伯伯喜欢你这身才华，等顾伯伯接任兵部尚书后，你就来做我门下的幕宾吧！”

卢云泪水滑落，哽咽道：“大人，我……我卢云受您如此见重，日后何以回报？”

顾嗣源抚摸卢云的头发，低声道：“傻孩子，只要你能发挥这一身的才学，那便是最大的回报了。”言语之中，满是真心关爱。卢云扑倒在地，放声大哭。

夜深幽静，江水缓缓起伏，两人各有伤感，经历了这夜深谈后，这一老一少各得知己之感，从此再无隔阂。

第二卷 第四章 大富人家

这一路返回扬州，顾嗣源竟似变了个人，原本总是愁眉不展，此时却如得了稀罕宝贝一般，每日都只笑嘻嘻的，甚是开心喜乐。

虽说卢云不是他的义子，但顾嗣源极喜爱他的人品才学，对他亲厚无比，路上还吩咐卢云别再做下人的事，只管专心当他的宾客。但卢云不愿做个白食的客人，仍坚持做顾嗣源的书僮。顾嗣源屡次相劝，卢云都不答应，只好作罢。

行了数日，这夜众人终于回到府中，顾夫人见老爷回来，连忙吩咐管家，为顾嗣源设宴洗尘。

顾嗣源的原配出身洛阳名门，育有一女厚便无子息，顾嗣源只好又娶一名女子，此女人称二姨娘，乃是知交裴邺的表妹，此女生性精明，家中大小事多由其打理。顾府上下莫不让她三分。只是一山难容二虎，顾家有个二姨娘，却还有个宝贝千金小姐，这位顾大小姐芳名倩兮，美貌大方，自小聪颖，大有乃父之风，每件事多有见解，更经常与二姨娘吵嘴不休，顾嗣源为此甚是头痛。

众人吃喝间，二姨娘见顾嗣源兴高采烈，笑问道：“老爷，看老爷您高兴的什么似的，这次去江夏，可是有什么好消息？”

顾嗣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次到江夏，从左从义总兵口中知道了一件大事！”

顾倩兮生性聪明，她见父亲喜不自胜，料来必与调京之事有关，便笑道："爹爹可是升官了？"

顾嗣源哈哈大笑："倩儿最聪明了，一猜就中！爹明年便可返京，真想不到居然还升任兵部尚书哪！"

众人都是惊呼出声，想不到老爷不只能回京，还能再升官，都连连道喜。

顾嗣源笑道："这还只是一件哪！这回我从江夏回来，收了个大有本领的孩子做我的幕宾呢！"

难得一家相聚，顾嗣源便想把卢云的事说与家人知道，也好让家人与他见上一面。

二姨娘笑道："是哪家的孩子让老爷这么喜爱？是许大人的学生，还是裴老爷的公子啊？"说到裴家公子时，便向顾倩兮看了一眼，眼中全是笑意。

顾倩兮小嘴一扁，道："裴盛青他哪来的本领，凭什么让爹爹收他做幕宾？这小子就只会玩，别的什么也不会。"

二姨娘是裴邺的亲戚，一心想撮合顾倩兮与裴家少爷，她见顾倩兮如此说话，那是把裴家少爷看得扁了，忙撇开话头，道："老爷，你说的那人是谁？什么时候让我们见见？"

顾嗣源笑道："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这孩子就是解了裴老对联的那个书僮，我和你们说过的。"

顾倩兮啊地一声，叫了出来，大声道："又是他！"脸上神色满是好奇。

二姨娘却拂然道："我还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个小厮哪！那又有什么好见面的。"

顾嗣源听二姨娘如此说话，心下略有不快。顾夫人见老爷不开心，忙道："老爷说这孩子能干，定是没错。那日我们送老爷去江夏，不就见过这孩子吗？我看他眉清目秀，是个好孩子。"

二姨娘却道："知人知面不知心哪！这种来历不明的人，我还是劝老爷小心点，把他底细查清楚再说。"

顾倩兮却从未见过卢云，她听众人议论，心中好奇，便问道："怎么你们都见过这人？

什么时候也让我见见？“

顾嗣源笑道：“那有什么难处？等会我叫他到厅上来就是了。”

二姨娘却甚是不悦，说道：“老爷，这种低三下四的人，也来和我们平起平坐的说话？

要传了出去，怕别人笑话呢？“

顾嗣源有点发火，不悦地道：“什么低三下四的人了！这孩子要中进士、点状元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小兰，你也太看重人的出身了。”

二姨娘见老爷似动了怒，忙使出救命绝招，她看向顾夫人，哀求道：“夫人，你要让这种来历不明的人来见大伙儿吗？要是这人有什么坏主意，那岂不危险的紧？”

顾夫人给她扯下水来，不能置之不理，便对顾嗣源道：“老爷，小兰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。这人来历没查清楚前，还是小心点的好。”

顾嗣源见众人如此说，也没有法子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也好，等过完年后，我得进京一遭，与几个大人商量上任之事，到时我托几个刑部的朋友，查查这孩子有无案底，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，只要他来历光明正大，你们总肯见他了吧？”

顾夫人与二姨娘拍了拍心口，同声称是。

顾倩兮却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要等那么久啊！我倒想现在就见他一面呢！”

顾夫人与二姨娘急道：“万万不可，你一个女孩家，怎能这般想法？那成何体统？”

顾倩兮不怕姨娘，却甚听母亲的话，她吐了吐舌头，笑道：“不见就不见，有什么好紧张的。”只想到此人深受父亲喜爱，又曾解了裴邺带来的奇联，一时不禁大为好奇，只不知他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。

第二日卢云正在书房打扫，忽见管家和一名精干的中年女子走了进来。卢云见过那女人，知道是二姨娘，便躬身唤道：“二姨娘，您早啊！”

那二姨娘上下打量卢云，眼看此人龙眉凤目，器宇轩昂，忍不住心下暗暗一惊，暗道：“这孩子果然一表人才，可把裴家公子比下去了。”

卢云被她看得全身难受，忙道：“二姨娘可有什么事？您若要找书看，先行吩咐一声，我替您找去。”

二姨娘冷冷地道：“我一个女人家看什么书？你叫卢云，是不是？”

卢云道：“正是小人。”

二姨娘眼珠一转，又道：“听说老爷很喜欢你，你有点忘了下人的身份了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”

卢云心下一凛，正色道：“回二姨娘的话，小人在此担当书僮，谨言慎行，从未逾矩。

不知姨娘为何这么说话？“

二姨娘听他答的得体，心道：“这小子有点见识，不是平常人。”转念一想，心中又道：“我姨娘什么来历，顾家上下谁不是让我三分？今天不整得他服服贴贴，以后还得了！”

当即往前一站，冷笑道：“姓卢的，现下姨娘跟你提点几件事，你给听明白了。”

卢云心中微微警惕，躬身拱手道：“姨娘请说吧。”

二姨娘瞪着他，恶狠狠地道：“丑说先说个明白！你这小厮别仗着老爷喜欢你，就想飞上枝头做凤凰，没把老小规矩摆在眼里！做人做事，要懂得自重，不要有些非分之想，知道了没啊？”

卢云听她说话渐渐无礼，心头也是冒起火气，只是主仆之间，不能乱常，他强忍怒气，他勉力忍耐，咬牙道：“小人听不懂，请姨娘提点明白。”

二姨娘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还不明白么？什么叫做非分之想？说得便是一些无耻之徒，镇日里只想无耻下流，张口来叫别人家的老爷做亲爹爹，一心蒙混个干儿子身分度日，姨娘这样子说，你总该懂了吧？”

自来下人若想一举升天，靠的不是招赘，便是契子，二姨娘每日都在大户人家打理杂事，自是明白其中道理，便先安好计谋，以来提防。

卢云听得这话，只气得耳中嗡地一声，眼前金星直冒，心下狂怒至极，寻思道：“士可杀，不可辱！我若是贪图顾家的财物，早就认顾伯伯为义父了。这女人说话如此口无遮拦，我卢云岂能受这种气？”当

下站直身子，便想往外冲出。他已经存了一些银两，不怕饿死在外，便想一走了之。

二姨娘哈哈大笑，道："你怎么啦？想要逃么？"耳听二姨娘的冷笑，卢云心中一醒，想起顾嗣源待己的亲厚，暗道："我若走了，顾伯伯必然伤心。算了，瞧在顾伯伯的面上，让她三分便了。"心念及此，便又停步。

二姨娘见他默默不语，一会儿动，一会儿停，以为他怕了自己，冷笑道："姓卢的，我先提醒你，你日后敢和夫人小姐说上一句话，就别怪你姨娘下重手，把你扫出家门，听清楚了吗？"

卢云怒火上涌，咬的牙关格格出声，当年他被无赖狱卒殴打之时，心中都没那么难受，对卢云这满身傲骨的文人来说，受人轻贱是最令人痛苦的事，比那皮肉疼痛还要难熬。

二姨娘大声道："我刚才说什么，你给我再说一便！"

卢云强抑怒火，道："二姨娘要我不可和夫人小姐说话。"

二姨娘见他脸色发青，似是畏惧自己，便笑道："小子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懂得自己下人的身分，姨娘便会给你好的甜的，听清楚了吗？"手指在卢云下巴上一勾，笑道："看你小伙子长的多俊。"此举大见轻薄，卢云气得全身发抖，大怒欲狂："顾伯伯怎么会娶这种女人当妾？"

二姨娘见作弄他够了，便对管家道："走吧！这小子应知道规矩了。"

两人正要走出，忽见顾嗣源走进书房来，他见到二姨娘，微微一奇，说道："小兰，你到书房来干什么？"

二姨娘笑道："我昨儿个听老爷夸这孩子，今天顺道经过，忍不住就来看看啦！"

顾嗣源知道二姨娘不喜卢云，便问卢云道："二姨娘刚才和你说了什么？"

卢云不愿让顾嗣源为难，便道："二姨娘没说什么，只是问了问我的家世背景。"

顾嗣源点点头，对二姨娘道："小兰，你可别欺侮云儿，知道吗？"

二姨娘笑道："这孩子讨人喜欢的紧，我怎会欺侮他呢？"

待二姨娘走后，顾嗣源又与卢云研究兵法，卢云心中郁闷，但在顾嗣源面前，仍是强自谈笑。

匆匆数月，天时渐寒，已至冬日。这些时日以来，卢云与顾嗣源感情日益增厚，但他怕暴露自己逃犯的身分，始终不敢言明自己的来历遭遇。其实以顾嗣源此时在朝中的势力，要替卢云平反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只是卢云心中有愧，始终不敢向顾嗣源提，便一直耽搁下来了。

数月之间，卢云每日陪伴老爷读书，夜夜修习内力，但无人指点，进展有限，每次想把内力运到手足经脉上，便会莫名其妙的缩了回去，无法再有进益。

只是卢云天性好学，虽然这"练气论气"只是本寻常的养身经典，但他却凭着一己的聪明才智，开始摸索其他道藏密载，逐渐往"大小周天"、"十二经常脉"等经脉穴道习练。

虽然一时不得其法，但他生性坚毅，秉性好学，便这样苦心意旨的钻研下去。

到了十一月，顾嗣源带同小姐顾倩兮，到苏州庙中礼佛，顺道要去游览观光，到腊月里才会回来。顾嗣源本想带卢云同去，顺便见见小姐，但两名夫人大力反对，闹的不可开交，只好作罢。卢云一个人留在府中，他反正闲来无事，便苦修内功起来，心道："等老爷回来前，我定要练出个名堂，否则绝不罢休！"想起无人打扰，反而开开心心地练了起来。

这日卢云正苦思如何让内息通畅流走，他怔征出神，忽见管家带了几人进来书房，只见其中一人形貌俊美，却是个贵公子，其余几人看来是他的随从保镖，管家道："裴公子，老爷不在，您要找什么书，尽管在这拿吧！"

卢云稍微一想，便知这人是裴邺的独子，只见他比自己还小了好几岁，脸上神情颇为高傲，卢云自知自己是下人身分，便垂手站立一旁，等候吩咐。

那公子名叫裴盛青，是裴家的宝贝，父母都极宠爱，与顾家小姐顾倩兮是青梅竹马的玩伴。他这日来找顾倩兮，事前没打听好，却碰

了个空，只好在府里闲逛，左右无事，便想到老爷书房里瞧瞧。

裴盛青对管家道："没你事了，下去吧！"

管家知他是未来的姑爷，岂敢得罪，便对卢云道："这位是裴家的少爷，你小心侍候着！"说着向裴盛青一躬身，走了出去。

卢云道："裴少爷，你可是要找什么书看？你吩咐一声，待我去找来给你。"

裴盛青哪是要看什么书，只是上书房来打发时间，他见卢云目光炯炯，忽然想道："听说顾伯伯有一个书僮，解了爹爹的对联，甚是了得，看来便是这人了。"他看着卢云，笑道："你是不是解过我爹的对联哪？"

卢云道："我误打误撞，作不得数的。"

裴盛青原也不信小小一个书僮能有这份能耐，这时听卢云一说，登时信了。

只听裴盛青道："是嘛！我说连我爹都解不开，凭你这么一个洒扫庭园的小厮，如何能解？多半是顾伯伯故意来作弄我爹的。"说着向卢云道："你说是不是？"

卢云不想多和他争辩，说道："少爷怎么说，便是怎么了。"

裴盛青见他竟敢和自己顶撞，心中不悦，喝道："你是说我随口胡说么？"

一旁随从笑道："少爷莫怒，咱们考考他，不就知道了。"

裴盛青一想不错，若能胡乱地考这小厮一通，将他狠狠恶整一番，倒也不坏，便笑道："怎么考法？"

那随从道："这儿有那么多书，咱们随便挑个几本，考他一考，不就成了？"

裴盛青笑道："不错！正该如此！"手上拿了本"左传"，便要来喝问卢云。

卢云哪有心思与他们胡闹，当下道："裴少爷快别这样了，小人才识浅薄，您就放过我吧。"

裴盛青笑道："我不过要小小考你一考，瞧你怕成这幅模样。你该不会胸无点墨吧？"

卢云摇头道："小人无知至极，裴少爷教训的是。"他欠了欠身，又道："裴少爷既然不看书，小人这就走了。"说罢便往门外走去。

一旁裴盛青的随从拦了上来，喝道："少爷给你脸，你不要脸！欠打！"跟着一拳往卢云脸上打去。

裴盛青急忙拦住，笑道："你们别这样欺侮他，到时传了出去，我爹面上可不好看。"

眼看卢云满脸倔强，全然不同于一般下人，若能好好地作弄这人一番，想来当是有趣得紧。

他见卢云身形高大，体格颇见壮硕，忽然心生一计，便笑道："喂！既然你不要考文的，那和我玩两招，好不好？"

裴邺甚是宠爱这个儿子，见他好动，便重金礼聘了名师，教他武艺。

卢云见这人实在无聊可笑，不愿与之多说，当即摇了摇头，道："裴公子要玩儿，自去找旁人吧。我没这功夫陪你！"说着便往外走。

裴盛青笑道："好罢！既然你不肯陪我玩，我只好把这里的书一本本的都给撕了。"说着便把那本"左传"撕破了一页。

卢云惊道："你……你干什么！"

裴盛青哈哈大笑，又撕下了一页，他心中打好了主意，等作弄这小厮够了，再买新书换上，到时顾伯伯不但不会骂他，反而会称赞他周到。他越想越得意，又撕烂了一页。卢云忙抢上去，要把书夺回来，裴盛青笑道："想把书拿回去，先跟我过两招。"说着把书一丢，扔给了随从。

卢云心道："这书房是我管的地方，岂能任他们如此胡作非为？就算事后我向顾伯伯秉明实情，顾伯伯不怪罪我，我也不能眼睁睁见他们把书撕了，这些书本本都是要钱买的。"

卢云一生贫苦，以前要读书，都是向人借了之后，再用手一字一字誊下来，这时见了裴盛青他们的行径，简直如同鞭打他一般的令他难过。

卢云向裴盛青道："裴少爷，请你别再撕书了，你要知道，有多少穷人家的孩子，想读书都读不起哪！你若心中不高兴，这样吧，我让

你打几拳出出气。”

裴盛青笑道：“小子，我不想打你，只想叫你和我打上一架，你怕什么？”

卢云摇头道：“我打你不过，你别这样了。”

裴盛青笑道：“玩两招而已，又要不了你的命。看拳！”左手一晃，右拳已向卢云打来。

卢云忙往一旁闪去，岂知这拳只是虚招，厉害的在脚上功夫。裴盛青伸脚一踢，卢云哪里闪的掉？登时扑地倒了。这招是仙霞派的“奔马式”中的第三招，变化多端，卢云如何识得？当场给打得惨不堪言。

卢云哼哼唧唧的爬起来，道：“裴少爷，打也打过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”

裴盛青见他如此不中用，一招便倒，对随从笑道：“这小子这么没用，打起来挺没意思。算了，放他去吧！”

一名随从笑道：“我听顾家二奶奶说，这小子不知是从哪钻出来的，每日拼命巴结顾老爷，想贪图他的家产。少爷今天打他一顿，二奶奶一定赏你一个大红包。”

裴盛青脸色一沉，道：“这小子想偷顾家的东西？这我倒不知道。来喜，你把话说明白了。”

那随从来喜道：“听说这小子看顾老爷没有儿子，每天拼命想认顾老爷叫爹哪！无耻的很。顾老爷倒是宠他宠的不得了，还带他一起去江夏呢！”

裴盛青惊道：“真有此事？这么无耻的人，我倒也没打错他了。”

卢云听他们把自己讲的如此不堪，只觉心中气愤，难以自己，他怒目望向来喜，怒道：“你……你胡说什么？”

那来喜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小子，你不知外头说得多难听，都说你是顾老爷的娈童哪！”

裴盛青大喝道：“来喜！嘴里不干不净的胡说什么？”

那来喜知道说错话了，低声道：“小的是听顾家的侍卫们说的。”

卢云脑中嗡地一声，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扯住了来喜的衣襟，怒道：“你……你再胡说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卢云心中悲愤已极，他手可以断，头可以砍，但决不容他人这般侮辱自己，只见他满脸气苦，眼中全是泪水。

那来喜毫不在乎，笑道：“你想怎么样？还能杀了我吗？”

卢云丹田一热，不知从哪涌出了一股力气，只手便把来喜高举过肩，叫道：“说得好！

我……我今天就杀了你！“说着大叫一声，竟将来喜掷了出去，只听碰地一响，来喜猛地撞在墙上，竟然当场昏晕。

裴家随从惊道：“杀人啦！来喜给摔死了！”

裴盛青是个莽撞的人，也不去查看来喜的伤势，便即喝道：“小子，你敢行凶杀人，看我为来喜报仇！”

众人叫道：“杀人偿命！打死这小子！”登时将卢云团团围住。

原来卢云在惊怒交迸之时，竟尔激发了自身的潜能，原本内力就是行不到手足的几个经脉穴道，体内的内力也一直不能运行自如，可是此时他大怒喊叫，吸气的法子与平常大异，居然莫名其妙的打通了关卡。他将来喜丢出去后，忽然想道：“我哪来这么大的力气？”心神一滞，内力又缩了回去，身子一软，几欲摔倒。

裴盛青见来喜吃了大亏，登即大叫：“打死你这小子！”随从冲上前去，一把揪住卢云，让裴盛青一拳拳的往他身上招呼。碰地一响，裴盛青一拳重重打上卢云小腹，卢云吃痛，弯下腰来，立时呕吐。

裴家的随从叫道：“脏死了！这小子吐啦！”

裴盛青见他吐的衣衫上都是秽物，看来脏臭污秽，不愿再用拳头打他，当即一脚踢出，卢云昏昏沉沈，闪避不开，这脚正踢中他的下颚，卢云惨嚎一声，险些将自己的舌头咬了下来，一旁家丁纷纷喝采，叫道：“少爷好功夫！打死这小子！”

裴盛青打得全身是汗，口中不住叫嚷，也不知为何，他对眼前这人就是有股说不出的厌恶，好像若不打死这人，心情就决计无法快活。

打了一阵，只见卢云已然翻起白眼，喝道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！小子，你打死我家的家丁，现在我先把你就地正法，再去衙门报案！”抓起木椅，便要往卢云脑门砸去。

这椅要是真个儿砸下，只怕卢云便要惨死当场，家丁中几名胆小的怕生出事来，急忙叫道："少爷小心点！别弄出人命来！"说着连忙拦住。

裴盛青怒道："你们没见来喜给人打死了吗？咱们哪能放这凶手过去！"仍是要一举砸下，众人都是急劝。

裴盛青正自怒吼，忽见一人缓缓爬起，摸着脑袋道："好痛啊！这书僮真是可恶。"众人转头一看，却是来喜爬了起来，众人都是大喜，叫道："来喜没死！"

来喜不仅没死，连大伤都没有一个，他摸着脑门，神色甚是不忿，大声嚷道："少爷，这小子好可恶，咱们打死他！"

裴盛青放下木椅，喝道："说得好！你来打这小子！给我重重的打！"说着命人架起卢云，让来喜痛殴泄愤。那来喜想起一摔之恨，心下甚是不平，当下冲上前去，奋起全身之力，用力便往卢云嘴角击下，这拳力道太大，卢云往后倒下，登时把众人一齐压倒了。

裴盛青大笑道："打得好！这拳真够份量！"当下命人再把卢云架起，袱起袖子，笑道："看我的！"说着也是一脚踢来，又将卢云重重踢飞出去，却把他当成沙包一般。

众人只顾下手毒打，却早已忘记这来喜既然未曾教人杀害，自己如何能理直气壮地痛殴这"凶手"？但众人打得兴起，哪管这许多，主仆两人一阵乱踢乱打，直将卢云打得七昏八素，死去活来，仿佛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。

第二卷 第五章 无双连拳

这一顿好打，直把卢云打得晕倒在地，待他醒后，只见四下一片黑暗，自己已倒在柴房中。

他头痛想吐，耳鸣不已。心道："世间竟有这种蛮横之人，那裴家少爷貌似斯文，其实与路边泼皮没有两样，他们这般打人，有把人命放在眼里吗？"心中一阵激愤，牵动伤处，又昏了过去。

睡梦中似有人来房中看他，隐隐听得有人说道："别让这件事传出去，尤其不可让老爷知道这件事。"似乎是二姨娘的声音。

不多时，阿福来送药替卢云清理伤口，只见卢云全身都是淤血，阿福看在眼里，气忿忿地道："阿云哪，也算你倒霉，被这种公子哥儿

打了，想报官报仇，那是难上加难啦！谁叫姨娘是那姓裴的表姨妈，真他妈的！”

卢云一怔，道：“难怪他们敢这般凶暴，原来是仗着二姨娘的势头来着。”

阿福忽地低声说道：“阿云，老爷平常那么喜欢你，他要是知道这件事，未必会护着裴家少爷，你把事情告诉老爷，他定会替你主持公道！”

忽听一人喝道：“阿福！你在嚼什么舌根？”跟着一耳光打了过去，阿福吃痛，叫了出来，原来是管家到了。

阿福低声道：“算我倒霉，又不关我的事……”管家喝道：“还说？”阿福一惊，忙闪出门去了。

管家拿了一个红包给卢云，只见里头是二十两银子的银票，管家陪笑道：“卢云，二姨娘要我把这二十两银子给你，希望你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”

卢云冷笑道：“倘若我记在心上呢？”

管家道：“你一个外省来的人，无缘无故的给人打得差点死了，按道理你该记恨才是。

只是我劝你一句，你要得罪了姨娘，她定会将你整得死去活来，只怕在这屋里撑不到十天半月哪！“

卢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管家，是姨娘叫你来当说客的吧？这可是苦差一件。”

管家脸上一红，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姨娘现在还赔给你银子，你还怨什么呢？算了吧！

咱们作下人的，就是这个命。“

卢云看着管家一张精明的脸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管家，你这般替人办事，只怕自己也很苦吧！”

那管家料不到卢云竟这么说话，脸上闪过了一丝感伤，说道：“卢云，我看你也是个聪明人，裴家少爷是将来顾府的乘龙快婿，你懂了吧！老爷就算疼你，肯为你出头，你又何必让他为了这些事，和他女婿大伤和气？”

卢云心中了然，叹了一声，道："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让老爷为难的。"说着把那二十两银票还给管家，道："你把这钱还给二姨娘，告诉她卢云心领了。"

管家知道卢云工钱极少，见他居然不收，心道："这人果然有点不同，难怪老爷这么喜欢他。"

管家沉吟一会儿，道："好吧！那我把这钱退回去。你休息一阵，书房里的活，我会叫人帮你干的。"心里却打定主意，要把这二十两给吞了。

卢云见管家微驮的背影，心中忽觉他也挺可怜的，作下人不都这样吗？卢云猛地想道："我就这样一辈子寄身在顾伯伯家中吗？就这样作一个任人辱打、背后笑骂的下人吗？"

心中正自悲愤，忽地想到顾嗣源那亲厚慈祥的笑容，卢云悲从中来，他不是舍不下顾嗣源要提拔他的诺允，也不是舍不下在扬州的日子，他是舍不下那种亲情之感，那是父母双亡的他不曾有过的温暖。但是外界那些恶毒的说话，二姨娘势利的冷笑，没有一件是他经受得起的。他决定等顾嗣源回来，便向他辞行。想起顾嗣源待己的亲厚，忍不住深深的叹了口气……

这一阵毒打，只将他打了十余日后才能走动。他如厕时见到尿血，暗道："姓裴的小子好狠！我与他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他竟这般打我！"想起那日来喜说的："你不知外头说得有多难听，都说你是顾老爷的娈童哪！"卢云心中一痛，忍不住一口血喷了出来。

卢云身上受伤，那管家也不敢叫他上工，每日里只让他四处闲逛，这日卢云闲来无事，便走上扬州大街，他买了个糖葫芦，自坐街角吃着，只见路上行人来往，好不热闹繁华，日头暖暖地照下，只把他晒得暖呼呼地。

卢云眯起了眼，心道："这等好日子不知还有多久，我可得想想日后的营生。"他见几个小贩挑着面担，倒也自在快活，寻思道："看这些人好生逍遥，不如以后我也学着卖面好了，省得再受这些势利人家的闲气。"

正想间，忽见几名伙计往街角奔去，跟着大叫道："你这死老头，吃了东西也不付钱，真他妈欠打！"

卢云一惊，只见一名老乞丐缩在墙角，正给三五名壮硕的伙计围住猛打。卢云见那老丐模样悲惨，一时想起自己的处境，不由得心中激荡，他冲向前去，喝道："你们干什么！这般打一个老人！"

一名伙计道："这老头吃了东西就跑，实在太可恶，若不打他一顿，以后怎么了得！"

卢云森然道："这人多大的岁数了，经得起你们这番折腾么？他便是偷吃你们的东西，那也罪不致死啊！"

那伙计喝道："你啰唆什么！"跟着往卢云身上一推，卢云哼地一声，闪了开来，一名伙计拦住了他，笑道："你这小子嘴巴厉害，好像很有些侠义，不如你让咱们打一顿好了，等我们气消了，也就饶过这老头啦。"众人轰笑道："这法子好！"便往卢云扑来。

卢云见他们来势猛恶，便要躲开，但此时身上有伤，脚步不便，立时摔倒在地。众人哈哈大笑，跟着将他揪起，便要往他身上招呼。

众伙计正要出拳，忽然一人脚下一滑，不知踩中了什么物事，登时扑地摔倒。另一人咦的一声，向卢云瞪了一眼，怒道："你搞什么鬼？"

卢云只觉奇怪，不知这些人弄什么玄虚，那伙计大吼一声，抡起醋钵大的拳头，便往卢云奔去，眼见那拳正要打来，那伙计陡地脚下一滑，也是往后摔去。

众人低头急看，却见地下躺着一只吃剩的香蕉皮。众人心中气愤，骂道："他奶奶的，是谁在这吃香蕉了，却胡乱丢在这儿？"

那老乞丐缩在墙角，模样可怜，谁知他兀自嘻嘻一笑，说道："真是对不住，这香蕉是我吃的，害得你们鼻青脸肿。"

一名伙计大怒，喝道："原来是你这糟老头子搞鬼！"他猛喝一声，出拳打去，那老丐抓了抓头，手指轻轻一挑，那香蕉皮猛地飞起，正落在那人嘴里。

那伙计吃了一惊，只觉那蕉皮腐烂恶臭，中人欲呕，一时大怒欲狂，他使劲一扔，将蕉皮丢出，喝道："死老头！"出拳一挥，猛地手上又是一滑，那香蕉皮不知怎地，竟又飞到他手里。那伙计呆了良久，望着手上的香蕉皮，一时不知所以。一旁卢云眼尖，已看出那老丐捣鬼，他手上抓着一条淡淡的细线，线尾却连在那香蕉之上。

那伙计大叫一声，甩开蕉皮，猛往前奔，那蕉皮却活了一般，呼地一声倒飞而来，重重地打了那人一记耳光，跟着往那伙计嘴里钻去。

那伙计闻到腐烂香蕉的臭味，忍不住一声惨叫，喝道："走开！走开！"

他一张口，那香蕉皮更往嘴里钻去，那伙计急忙将之拿出，用力丢了开来，谁知香蕉皮竟似十分依恋那人，才一扔出，又忽地飞了回来，一昧地往他嘴里钻去，看来若不在他嘴中长居，那是绝不甘休的。

那伙计惨叫连连，四处闪躲，只见那香蕉皮如同活了一般，竟在空中飞跃不停，与他缠斗不休。那伙计喘气连连，竟给那香蕉皮逼得走投无路，脸上更给打得红肿。其余几名伙计骇然恐惧，惊道："有鬼啊！这是鬼香蕉啊！"霎时发一声喊，纷纷向后逃去。

那香蕉皮好似发现了其他猎物，不待他们走远，便朝一众伙计飞去，直往众人嘴里乱钻，一众伙计吓得屁滚尿流，人人紧闭双唇，打死不开，但仍被那香蕉皮打得死去活来，个个都吃上百来个耳光，真可说狼狈不堪。

旁观路人见香蕉皮竟会袭击客店伙计，只被这等怪事吓呆了。

那香蕉皮使得一阵威风，好似有些疲倦了，终于静静地躺在地下，仿佛休憩起来。一名伙计胆子稍大，他见香蕉皮不再动弹，便远远地走到蕉皮之旁，拿起地下的石子丢去，那石子打在皮上，那蕉皮却一动不动。

那人松了口气，大声喝道："操他祖宗！大家别怕了，这鬼香蕉已然死啦！"他举脚出去，用力往蕉皮踏下，喝道："操你奶奶的！什么妖魔鬼怪！"

忽然那蕉皮一动，竟尔昂起首来，如毒蛇般地示威，那人惊道："他妈的，又来了！"

那香蕉皮好似极为生气，猛地飞起，便往那人脸上掴去，那人大惊失色，叫道："救命啊！"连滚带爬的逃去。其余几人更是逃得快了，就怕亲娘没多生两只脚，转眼便不见踪影。

卢云见众人远走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走向那老丐，拱手道：“前辈的魔术真是了得，却叫晚辈大开眼界。”

那老丐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孩子很好，挺有侠义心的！”说着缓缓站起身来。

卢云霎时一惊，那老丐虽是年老，但身形却高大异常，足足比常人高了一个头，眼中更是透出一股光华，看来绝非寻常人。

卢云呆了片刻，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原来前辈这么大的个头，手上魔术又这般了得，晚辈不自量力，只想着出手解围，却叫前辈笑话了。”说着转身便走。

忽听那老丐叫道：“且慢！”

卢云停下脚来，转头问道：“前辈还有什么吩咐么？”

却听那老丐吟道：“饮食欠泉，白水岂能度日？”

卢云不即细想，便自脱口而出：“磨石麻粉，分米庶可充饥。”

此言一出，随即醒悟，那日裴邺曾经提过，说有名老丐仗着一幅怪联，猛闯江南十来处学堂，想来当是此人了。

那老丐闻言大喜，笑道：“嘿嘿！果然是你！”

卢云哈哈一笑，拱手道：“在下误打误撞，无意间对了前辈的上联，若有不周之处，还请前辈更正。”

那老丐笑道：“你对的很好，既工整，又合韵，我很喜欢。”说着向卢云招了招手，示意他过来。

卢云心下一奇，依言往前走上两步，那老丐凝视着他，微笑道：“你身上有伤，是也不是？”

卢云愣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那老丐道：“你脚步虚浮，我一看便知。”

卢云叹了口气，摇头不语。

那老丐问道：“小兄弟告诉我吧，是谁打你的？”

卢云惨然一笑，道：“没什么好说的，当作是给疯狗咬的吧。”

那老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人倒很豁达，只是你不怕那些人又来寻你晦气么？”

卢云眼眶一红，想起了顾嗣源，他摇了摇头，凄然道：“这倒不需担忧，我不日便要离开扬州，这些人想寻我的晦气，却也没那么容易。”

那老丐嘿地一声，道：“小兄弟可把这世间险恶看得小了，天下间找麻烦的何其多，方才那群泼皮无赖不也这般凶狠么？你日后遇上他们，难道还是任凭欺侮么？”

卢云听得此言，竟似痴了。忽觉自己一生走来，竟是一事无成。文不成，武不就，穷困潦倒，任人欺凌，直如丧家之犬。

卢云全身颤抖，颤声道：“前辈所言不错，我以后遇到这批无赖流氓，定然给他们轻贱欺侮，这……这就是我的命么……”

想起泼皮牛二的无耻，裴家少爷的傲慢，二姨娘的势利……霎时无数的凶恶嘴脸都在眼前摇摆晃动，卢云眼眶一红，忽地仰首狂叫，如同癫狂。

一旁路人见了这幅神态，不禁惊慌起来，惊道：“怎么啦？他可是癫癖发作了！”

那老丐脸露怜悯之色，轻轻握住卢云的双手，一股温和纯正的内力传了过去，登时将他翻涌的气血压下。

卢云立时醒觉，慌道：“对不住，我有些失态……”

那老丐微微一笑，在他脸颊上轻抚一阵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不过是一时不得志罢了，切莫灰心啊。”

这话虽只淡淡数语，却全然打中卢云的心事，他只觉一阵感动，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，那老丐道：“你跟我来吧！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”说着拉着卢云，轻飘飘地纵出。

卢云只觉他奔行奇速，一时追赶不上，忽觉手中传来一股暖暖的热气，从手上经脉流到体内，那热气一来，卢云竟尔生出偌大气力，脚下便又跟随得上。

卢云心下一惊，暗道：“这才是玄门正宗的内力，这老者究竟是什么人？莫非他是天上的使者，前来点拨于我么？”心神激荡间，只见那老丐不住往前纵去，不多时，两人便已行到城郊。

那老丐带着卢云，走到一处僻静的树林，此刻已是午后，斜阳照下，四下一片祥和，卢云看着那老丐，不知他所欲为何。

那老丐笑道：“小子练过一些内功吧，我看你练的是武当的路子，不过习练的法门有些不对。”

卢云奇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那老丐一笑，道：“武当心法重气不重力，专走以柔克刚的路子，武林中谁不知晓？”

卢云见这老丐无所不知，问道：“前辈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那老丐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若说了，只怕你掉头便走，不再来理睬我了，老头子想交你这个朋友，还是不说的好。”

卢云沉吟片刻，却想不出那老者的来历，一时无语。

那老丐道：“想你本是个秀才，如今却沦落成这个模样，也真生受你了。”

卢云一惊，大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那老丐笑道：“你别问这许多，你既然解开我的对联，文才算是很了得的，现下就让我考较你的武功夫。你过来，向我打上三拳试试。”

卢云摇头道：“我和老丈无冤无仇，何必打你？”

那老丐笑道：“你只管打，我两脚不动，两手不抬，便这样站着给你打。你这三拳里若能打中我一拳，我便教你一套拳法。”

卢云嘿地一声，道：“你脚不动，手不举，便想闪过我的拳头么？”

那老丐笑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卢云哈哈一笑，摇头道：“不成。我若是打伤了前辈，如何对你得起。”

那老丐见卢云仍不动手，有意出言相激，当即笑道：“难不成你真是个兔儿爷，只有娘儿们的气力么？”

卢云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！”猛地一拳挥出，便往那老丐的小腹打去。

眼见拳头便要及身，那老丐微微一笑，两脚不动，只侧身微让，卢云这拳登即挥空，他用力过猛，随即摔在地下。

卢云见他肩不抬，脚不动，瞬间便将他摔倒在地，不禁骇然道：“你这是什么功夫？怎能摔我一跤？”

那老丐笑道：“不是我摔你，是你自己摔自己。”

卢云听出他话中的深意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不是你摔我，是我自己摔自己？”沉思一阵，猛地心头雪亮，已然明白其中道理。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前辈教训的是，我方才出拳过猛，不懂得留劲，这才摔倒在地。”

那老丐笑道：“来吧！照着你心中所悟，再来挥上一拳。”

卢云走上一步，躬身道：“多谢前辈指点。”他这次已然有备，缓缓出拳，朝那老丐小腹击去，卢云这次已然学乖，他怕那老丐再次侧身闪躲，眼见拳头仅离那老丐身上数寸，这才加劲击出。

待见这拳已然击上那老丐小腹，卢云心道：“你这般看我不起，还不是给我轻轻易易地打中了。”

忽见那老丐微微一笑，跟着小腹一吸，霎时小腹竟尔往内缩了数寸。此时卢云手臂已然打直，却还差了一指之距。

那老丐笑道：“小心了！”他小腹一放，猛地一阵力道往手臂碰来，卢云此时关节僵直，给这怪力一撞，他惨叫一声，关节立时脱臼，身子更是向后摔倒。

那老丐笑道：“对不住，我这就给你接上。”他手法灵巧至极，两手扶住卢云的臂膀，轻轻一送，卢云啊地一叫，脱臼处已然合笋。

卢云见那老丐武功高得出奇，自己实在打他不到，但他这人最是好强，此刻只想赢得一招半式，却不是贪图他所授的拳法。心道：“我适才已然加倍小心，不敢把气力使实，可他照样能够伤我，这中间却是什么道理？”他埋头苦思，想道：“这老丐可以轻易躲开我的拳脚，看来还行有余力，可我费尽吃奶的力气，却不能躲开那裴盛青的拳脚，这……这中间定有什么理由。”

那老丐见他抱头苦思，却也不来打搅，只是笑吟吟地看着他。

卢云细细凝思，回想那日裴盛青出拳的手法：“那日裴盛青左手这么一挥，其实是假的，嗯，就连他的右拳也是假的，他的攻势是在脚上。可是我怎知他究竟哪招是虚，哪招是实？”

便在此时，心中忽然一醒，已然悟出道理：“啊！原来如此，这关键便在‘诈’这一字。武学之道，虚虚实实，便如兵法一般。我虽然小

心万分，但这老者却能骗信于我，让我误以为这拳能打中他，只要我自信必中，手上力道便会使得实了，这才给他可趁之机。”

那老丐见他面有喜色，笑道：“怎么样，有什么心得么？”

卢云仰天笑道：“兵者，诡道也，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此兵家之胜也。”他武学之道虽不详熟，但自来熟知熟读兵书，熟识兵法之道，此时便有所悟。

那老丐大喜，道：“好！片刻之间，你便有这番体悟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”

卢云道：“前辈小心了，我这第三拳来了。”说着扎下马步，心道：“这老者武功高得出奇，我若使得寻常招式，他定会轻易识破，这可要如何是好？”他眼光瞄向那老丐的胸口，心道：“我假意用左拳攻他，其实以右脚去踢，叫他大吃一惊。”

卢云左拳微动，右脚运力，正要出招去攻，却见那老丐已然看向他的右脚，卢云心下一凛，知道那老丐已然识破，寻思道：“他是怎么看破的？我这脚并未动上一步半步啊？待我再试上一试。”当下右拳运上实力，便要挥出，这拳不再作假，果然那老丐眼光一扫，已往他右拳看去。

卢云心念一动，已知这老者能查知自己的筋肉运行，他嘿地一声，摇头道：“前辈果然厉害，看来我是决计打不到你的，还是不用白费工夫了。”

那老丐面露失望之色，道：“本以为你挺有耐性的，怎么一会儿便放弃了？”

卢云轻叹一声，低下头去，眼见那老丐缓缓地转开了头，卢云霎时四肢齐飞，猛往那老丐偷袭而去，那老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果然兵者诡道，小兄弟好会使坏啊！”他身子一低，肩头却已对准卢云的胸口，只要卢云往前再近一步，胸口定然撞上他的肩头，到时巨力撞下，肋骨必定断折。

眼看卢云只得撤手认输，谁知他忽地脚下一绊，居然给地下的石子绊倒了，他重心不稳，身子便往前头栽去，那老丐没料到这等变故，忍不住一愣。便在此时，卢云的拳头顺势而下，竟然打中那老丐的小腹，那老丐一惊，内劲猛地发出，登时将卢云震飞出去。

那老丐摇头道：“小兄弟的运气真个儿好，要不是地下生出这颗石子，你这拳可又打空了。”

卢云虽然摔在地下，却是大笑连连，道：“前辈啊前辈，兵者五事而已，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以天道将法四者而论，前辈无一不胜我百倍，但我靠着地利，还是侥幸得手了！”

那老丐一惊，道：“怎么，这石子也在你的估算中么？”

卢云微笑道：“要与前辈这等高人过招，岂能不用尽全力？”

原来他自知无论如何作假，都会给那老丐识破，索性便赌上一赌，让地下石子绊自己一跤，这下不是刻意做作，果然一举瞒过那老丐了。

那老丐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后生可畏！后生可畏！”

卢云爬起身来，谦逊道：“在下侥幸万分，其实以真实武功而论，前辈早可杀我万次了。”

那老丐嘿嘿一笑，摇头道：“所谓愿赌服输，依着咱们的诺言，我现下便传你一套拳法，只盼你用心领悟，好生学习。”他见天色已晚，便道：“时光不早了，现下我先传你一套口诀，你给牢牢记住，日后咱们有缘相会，我自会考你一番。”

卢云听他答应得爽快，不禁心下醒悟，寻思道：“其实他打一开始便有意传功给我，方才约定比拳，只是找个借口而已。”当下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前辈，你我素昧平生，前辈为何待我这般亲切？”

那老丐摇头道：“也算是有缘吧，你不必问这许多了。”

卢云听他这般说话，好似他识得自己，但他从来不识得这名老者，两人间怎能有啥瓜葛？一时也是猜想不透。

那老者不再理会卢云，迳自道：“你听好了，我这拳法名唤‘无双连拳’，仗得是‘劲随气走，意在气先’八个字。你只要能掌握这八字要诀，拳法一点便通，再无难处。”

卢云喃喃地道：“‘劲随气走，意在气先’，这…这是什么意思……”

那老丐解释道：“无双连拳首重拳意，其次重气，至于招式本身，反而隶属最末。”

卢云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说先有意念，才有内劲招式么？”

那老丐微笑道："果然一点就透，可惜我格于门规，否则真该收你为徒才是。"

卢云恍然大悟，眼前登时一亮，宛如置身于一个崭新世界，心道："我平日练气之时，一向只重运气，从不知'意在气先'的道理，难怪内力练不到家。反倒是那日我悲怒交集，合了'意在气先'的道理，内力反能运行自如。"

那老丐见他又惊又喜，奇道："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体悟吗？"

卢云不答，依着"意在气先"的法则，当即凝神存想右臂经脉，但练了一阵，却不见动静，那老丐见他正自运气，当即道："存意而不故意，若有似无，当断当续，使意如流水，则气可自涌……"

卢云啊地一声，心道："存意而不故意，正是这句话！"又想道："我向来把内力当作身外之物，每次存意都是勉强而为，其实这内力便如同我的手脚肢体一般，我何不任其自然呢？"

他微微一笑，当即存意默想，把身上内力当作是自己的手脚四肢，他闭上了眼，不断存想右臂，想像手臂蕴有千斤神力，一拳挥下，便能震动山岳，过不多时，果觉内力涌出，右臂慢慢热了起来。卢云心下一喜，一时分心旁骛，那存想随即消散，热气便自褪去。他点了点头，已知其中奥秘。仗着此番的体悟，他终于跨过了武学中最难过的一关。

那老丐道："你当真懂了么？可要我再解说？"

卢云摇了摇头，依法运气，气随意转，内力涌起，他吐气扬声，跟着一掌挥出，只听呼地一声，力道竟是雄强无比。

那老丐双目圆睁，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"这……你这功夫是打哪来的？"

卢云仰天长笑，挥拳舒掌，体内的热气竟似用之不竭，那老丐看出这是自创的心法，忍不住赞叹道："这是你自己悟出的吧，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"

卢云打了一阵拳脚，只觉快意顺畅，无不如意，心下喜悦，想道："我练成这等功夫，从此行走天下，再也不怕谁的欺负了！"他在山东省城给牛二欺侮，在牢狱中被官差折磨，便到了扬州，也逃不过

公子哥儿的毒打，说来说去，只因无力保护自己，但现下仗着这一身武艺，日后便是海阔天空，再无拘束的局面了。

他大喜之下，猛地向前跪倒，大声道："卢云能有今日所悟，全仗前辈高义指点，在下终身不忘前辈大恩。"说着连连叩首。

那老丐伸手出去，将卢云托起，道："你学武这般聪明，我也不必费心点拨你了，不过我这'无双连拳'甚是了得，你还是好好学吧，日后以此为基，你的功夫定可越练越深。"

卢云此时对这老丐又是敬佩，又是感激，忙道："多谢前辈点拨之恩。"

那老丐一笑，这："你先别谢我，我这'无双连拳'是个重悟性的武学。首重施用者的心境杀气，不重招式套路。你日后要练到高深处，全看自己的见解创意，没人帮得了你。"

卢云奇道："前辈说这拳术只重心境杀气，此话怎说？"

那老丐笑道："这就好比作文章了，你往昔读书写字，总有人要你腾抄范本，习炼名帖，但抄来练去，总不出前人的范畴，要能自立一家一派，那是决计不能了。若说世间的武功是八股格式，我这'无双连拳'便好比一张白纸，只教你基本武道，决不拘泥你出手招式，这样明白了么？"

卢云大喜，他平生最恨八股文章，但自己生在此时，却不能超脱潮流，闲暇时填词作诗，更常想像自己生在唐宋之时，挥洒必当自在如意，此刻听说这"无双连拳"绝不拘束自己的创意，更感雀跃兴奋。

老丐见他如此期待，只是微笑，道："拳之一道，首重杀意，其次曰气，其次曰招，决胜当在心智，不在拳脚，是以曰天地万物皆为我用，谓之'天地无双'，故以名之。"说着将口诀念了一遍。

那口诀也不甚长，不过千余字，卢云一路听去，低头诵念，听到精微处，不禁赞叹妙悟，遇到疑惑，便不住发问。

明月升起，慢慢行至中天，有时那老丐下场演试，有时卢云出手比拟，转眼便过了几个时辰，两人却浑然不觉。这无双连拳并没有太多招式，都是些教人趋避应对的法则，敌若虚少实多，我则"迂回缓缓以图之"，遇敌实少虚多，我则"中宫直进以欺敌"，又有"头重脚轻"、"左虚右实"、"前后扑退"等伎俩，都是些攻守技法。

那老丐见卢云悟性奇高，旁人举一反三，但他触类旁通，别出心裁，竟尔举一反十，闻一知百，那老丐心下也不禁暗自赞叹。

练到酣处，卢云忽地想到一事，便问道："前辈，拳法之道，虚虚实实，都是在诈欺对手，但对手若比自己拳脚快了十倍，我该如何应敌？"

那老丐微微一笑，道："若要以弱击强，以寡欺众，唯有未卜先知，方能胜出。"

卢云奇道："未卜先知？这要如何做到？"

那老丐一笑，道："未卜先知，其实没那么困难。好比方才你出手攻我三拳，我仗着经验老道，一看便知你要如何出手，我事先有了准备，自能从容应对。你便出手再快，又如何能打到我？"

卢云点了点头，但随即想起自己武功有限，皱眉道："可我江湖阅历甚浅，如何能看出敌手行动？"

那老丐摇了摇头，道："你何必去看对手，你可以让他照着你的意思出招啊！"

卢云惊道："让敌手照我的意思出招？这怎么能够？"

那老丐笑道："诱之以势，趋之以利，如何不能为？"

卢云心念如电，霎时醒悟，道："没错，只要我能骗信对手，便算他出手再重，招式再快，也能对他了若指掌。"

那老丐笑道："好悟性。便是这个道理。"

卢云喜道："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原来武功兵法，全然相通。"

此时卢云已背熟心法口诀，他细细思索，遇到难以解索之处，便出言来问。这"无双连拳"最重理解，那老丐只耐着性子解释，一开始只觉卢云问题极多，真是答不胜答，待到后来，那老丐惊觉卢云的问题越见深奥，有的疑问更是千古以来武学的大难题，顷刻间也回答不出，只好皱眉苦思。

两人一问一答，那老丐有时想不出答案，便自推敲，一旁卢云凭借兵法所学，也提出些自己的看法见解，已不再是那老丐一人独自解说了。

又过了几个时辰，已是辰牌时分，天色早已大明。此刻卢云已不再发问，只是闭目长思，回忆那老者所教的心法要旨。那老丐面望卢云，脸上的神情却是十分嘉许。

又过了小半个时辰，卢云只是低头沉思，那老丐知道他在潜心思索，也不打扰，只坐在一旁观看。陡然间，卢云想通了其中关节，一声长笑，登时站起身来。

那老丐见他满脸喜色，便笑了笑，道："成了么？"

卢云哈哈一笑，道："朝闻道，夕死可以。承蒙前辈一夜授功，晚辈终身受益，请受我一拜。"说着跪了下去。

那老丐伸手将他扶起，笑道："好孩子，你的悟性真非寻常，此番授业，连我自己也受益良多。凭着咱们今夜的研讨，你日后定然成就非凡。"他摸了摸卢云的头顶，以示嘉奖，跟着微微一笑，转身便行。

卢云见他便要离开，心下甚是不舍，急忙追了过去，叫道："前辈！你要走了吗？"

那老丐笑道："小朋友好好保重了。天无绝人之路，你日后便是不能再赴科考，也能从武学中找到一条生路。好好用功吧，别辜负我传功的用意。"

卢云听他言语中含有深意，登时一愣，暗道："他怎知我不能再赴科考？莫非他识得我？"

但便这么一顿，那老丐已然行得远了，卢云大叫道："前辈！前辈！"只见清晨间轻烟薄雾，四下鸟语花香，那老丐的踪影却已不见。

卢云废然而返，自回顾府去了。路上回想那老丐所传的种种心法，心中直是喜悦无限，每有所悟，对那老丐更多了一重感激之意。只不知那老丐是什么来历，更不知他为何传授自己武功，听这老丐说话的意思，却又像是识得自己一般。

卢云心道："这位老丈来历不明，却在我绝境时出现，好似是上天派来点拨于我，要我明白天无绝人之路的道理。我就叫这套内功为'无绝心法'吧！"

卢云自悟得心法后，内力进展奇快，短短数日间，只觉手劲越来越大，看来数日间的所得，竟已胜于半年总和，心知再这般苦练下去，内力必然与日精进。但回思那日被裴盛青毒打的情状，明白自己

的拳脚仍不精熟，必须从头苦练，每日便找了无人所在，苦练那老丐所授的“无双连拳”。这拳法重意不重招，深合卢云的性子，他终日里使拳挥掌，不亦乐乎，竟忘了二姨娘给他的种种羞辱。

这一日，卢云自在房中苦思武学心法，他见天色已晚，便点上了蜡烛，他想的激烈，忍不住比手画脚起来，随手一掌挥出，猛地室内一片黑暗，掌风竟已扑息烛火。卢云一惊，心道：“我随手一掌，竟有那么大的力道！”

他又点上烛火，这次站在五尺开外，对着烛火猛力挥掌，掌风到处，那烛火登时熄灭，连后头窗纸都裂了一缝。他心中又惊又喜，当即钻研出掌运劲的法门，使其力道更为强猛，连饭都忘了吃。

第二卷 第六章 月上柳梢头

又过半月，管家见卢云伤势已愈，便要他回书房上工。

此时老爷不在，书房里空无一人，卢云也乐得每日研究武技。只是他不愿再受别人轻贱恶整，已决心离开顾府。但每回想到顾嗣源返回的一刻，也便是自己辞别之日，心中自不免感到难过。

这日已是老爷回府之日，卢云练功已毕，将随身事物收入包裹，心知今日已是他在顾家的最后一天了。他站在顾家大门，眼见天上飘起雪来，时节已入腊月，顾府上下已然开始打扫布置，迎接新年。

卢云微微苦笑，看来今年除夕时又要自己一人在外飘荡，不禁有些沮丧。

正想间，忽听下人们叫道：“老爷回来了！”大堆家丁涌上门口，都要过来迎接。卢云见二姨娘也笑吟吟地走来，他不愿见这女人，便缓缓退入院中，避了开来。

卢云独自站在院中，见两顶轿子停在门口，第一顶轿中走下一名清瘦的男子，这人略见老迈，正是顾嗣源。另一顶轿子下来一名妙龄女子，远远的瞧不清面貌，五官依稀颇为秀丽，当是顾家的千金了。众人迎了上去，一时喜气洋洋。

卢云呆呆的看着，莫地心中一阵寂寞悲凉，他抬头望天，默默地看着雪花飘将下来。

过了小半个时辰，卢云自行走回卧房，提起包裹，想起一会儿便要与顾嗣源辞别，不知如何启口，只感烦闷心伤。

正感慨间，忽见阿福跑了进来，叫道：“阿云，老爷到处找你哪！”

卢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这就来。”他叹息一声，猛将包裹提起，自知无法闪避，只有硬着头皮，当面辞行了。

进得书房，便见顾嗣源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云儿，你上哪去了？我叫人到处找你呢！”

卢云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见天降瑞雪，忍不住就多看了一会儿，不知顾伯伯在找我，真是对不住。”

顾嗣源笑道：“你要赏雪，怎么不和我说一声？咱爷俩暖上一壶酒，看那白雪飘飘，畅谈天下大事，岂不妙哉！”

卢云见顾嗣源待他仍是如此亲厚，不知要如何和他告别，心中难受。

顾嗣源笑道：“我这趟到苏州，找了几件东西给你，你瞧瞧可还合用？”说着拿出几件名贵事物，只见是一只“极品镶金紫毛狼毫”，一只“龙纹古雕方砚”，都是罕见的珍品。

卢云连忙摇手道：“顾伯伯，我出身贫微，用不了这些名贵东西。”

顾嗣源道：“云儿，你已是我的幕宾，怎可没有自己的笔砚？待我回京后，你还得在我兵部里任参议呢！”

卢云一惊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出身寒微，身无功名，岂能任参议这等要职？”

顾嗣源笑道：“凭你这等文才，要考上举人进士，又有何难？你先在我的衙门里做事，到得后年会考时再去应试。顾伯伯敢说你必定金榜题名！”

卢云摇头道：“顾伯伯这般待我，我真不知该如何回报。只是你不能为我一人坏了典章制度，那终究是不成的。”

顾嗣源哎呀一声，责备两句：“你……你这孩子，目下朝廷里谁不提拔自己的门生？更甚的，科考阅卷时，都能辨识门生的字迹，好来提拔自己人，你真是太傻了！”

卢云苦笑道：“顾伯伯，卢云本就有三分驴劲儿，您又不是不知。”他说着说，一咬牙，忽然向顾嗣源拜倒。

顾嗣源惊道："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并不是生你的气，你为人正直，不愿走后门为官，那也是好的，快起来说话了！"

卢云跪在地上，哽咽道："顾伯伯，蒙你深恩，卢云终身不忘。只是小侄久离故乡，想回去看看。今日特向顾伯伯辞行。"

顾嗣源一惊，颤声道："好端端地，你……你为何要走？"

卢云不答，叩首三次，缓缓站起身来，道："小侄祝顾伯伯赴任上京，万事都能如意。"

顾嗣源焦急万分，却想不出什么来劝解。他心念急转，想起几个家人对卢云都甚不喜爱，当即大声道："是不是二姨娘给你什么气受了？你和我说！顾伯伯给你讨个公道回来！"

卢云摇头道："二姨娘待我很好，顾伯伯别错怪她。"

他不想让顾嗣源为难，那二姨娘是他的爱妾，裴盛青是他的未来女婿，就算他把那日裴盛青动手伤他的事说了，顾嗣源又能如何？说了只是让人为难而已，根本无济于事。再说自己练了一身武艺，便是到江湖打滚，也有生存之道，又何必托庇在旁人门下？

卢云轻轻一叹，道："再会了，顾伯伯。"转身便出。

顾嗣源又急又慌，这孩子若贸然离开此处，只怕日后又要沦落江湖，埋没了一身才华，却要他如何舍得？只把他急得哇哇大叫，他虽然年近六十，却如小儿一般。

眼见卢云已要出门，顾嗣源上前拦住，叫道："云儿！你若是真心悬念故乡，待我们北赴京城，你顺道回去山东看看也就是了。你又何必要走？究竟谁为难你，你只管告诉我！顾伯伯不能让你受这种委屈！"他知卢云离去必有隐情，便决心问个明白。

卢云微微苦笑，道："顾伯伯快别这样了，是我自个儿要走，不干旁人的事。"

顾嗣源大声道："你别瞒我，你……你就说吧！"

一旁阿福忽然道："老爷你可不知道，你不在的那几日，阿云给那些人整的多惨啊！"

顾嗣源惊道："什么！"

阿福看了看卢云，道："老爷，我若说了，你可要保小的一命哪！"

卢云缓缓地摇头，道："不要多事！"

顾嗣源却大声道："阿福！只管说，什么都别怕！"

阿福见有人撑腰，便一五一十，将裴盛青如何出手殴打卢云，二姨娘又如何出言恐吓的情由一一说了。

顾嗣源听罢之后，只气得脸色发青，满面涨红，怒道："好！好一个裴少爷！敢到我府里来打我的客卿，小兰还有胆护着他，天下竟有这么可恶的事。"他喘了一阵，又道："云儿，你可别忙着走，我一定替你讨个公道回来！"

卢云正要劝解，忽听一个女人说道："老爷，你们再说些什么啊？这般大呼小叫的。"

众人一看，正是二姨娘到了。

顾嗣源见她来了，心中更气，喝道："小兰，你就这样护短吗？裴盛青这样打人，你不管就算了，居然还恐吓云儿，不让他告诉我！你……你这像什么？"

二姨娘花容失色，走到顾嗣源身前，流下泪来，哭道："老爷你为了这点小事，就在下人面前编排我的不是吗？"

顾嗣源喝道："把人打成重伤，你还说是小事？"

二姨娘泪如雨下，道："老爷，我……我又不是全然不管，我已经叫管家给这孩子一笔钱，又叫人替了他的工，让他好好养伤，老爷你还要如何？莫非要我向他下跪道歉吗？"

顾嗣源听她说得可怜，气也消解了几分，他叹了口气，道："你不叫盛青向云儿道歉，就是不对。"

二姨娘哭道："老爷，我只不过是你顾家的一个姨娘，我凭什么叫裴家大少爷来认错下跪啊！老爷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，你与裴家老爷是什么样的交情，我又不是不知？我能坏了你们的交情吗？"

顾嗣源一想不错，这二姨娘所说的也不是全然无理，只得长叹一声，道："盛青这孩子，唉！我对他期望这么高，他却作出这种事来。"口气已然软了许多。

二姨娘见老爷已然松了口，心中一喜，便道："我们想个法子叫盛青来赔不是，日后再好好补偿云儿，你说好不好啊？"

顾嗣源点头道："如此最好。小兰你来劝劝云儿，别让他走了。"

二姨娘奇道："他要走，真的吗？"

顾嗣源长叹一声，点了点头。

二姨娘哦地一声，走到卢云身边，问道："你要走，为什么？你恨我待你不好吗？"

卢云摇头道："卢云不敢。"

二姨娘放低了声音，道："姓卢的，你给我老实点，乖乖的留着。过完年后，老爷要上北京，到时你要滚便滚，我才懒的管你要死要活。"

卢云哼了一声，也是放低了喉咙，道："卢某走便走，岂是故弄玄虚之人！"他决意要走，不愿再与二姨娘这种妇人啰唆，说话便不再容忍。

二姨娘靠在他耳边，低声冷笑道："姓卢的，你别想跟老娘斗。告诉你，你今天敢走出顾家一步，我担保你在这扬州混不下一天。我只要到衙门随便告你一个偷窃诈欺的罪名，你受的起吗？"

卢云一怔，低声道："算你狠！"

二姨娘冷冷地道："你给我乖乖的留到过完年，以后要滚要留，没人会来管你。"

卢云嘿的一声，默然不语。

二姨娘见卢云屈服，便向顾嗣源娇声道："老爷，云儿愿意留下，太好了！"

顾嗣源大喜道："云儿！云儿！你不走了吗？"

二姨娘笑道："你还不回老爷的话？"

卢云低声道："顾伯伯请放心，我……我不走了。"

顾嗣源呵呵笑道："好！太好了！"两行泪却流了下来。

二姨娘和卢云心中都是一惊，卢云心道："顾伯伯对我真的是爱护备至，待我如同亲子。我要随便走了，他一定伤心欲绝。我可不能说走就走了。"

二姨娘却暗道："老爷真喜欢这孩子，我可要小心点。我要赶这小子走，绝不能露出痕迹，要令老爷相信是他自己走的。"

顾嗣源抹去泪水，道："唉！真是……都快过年了，我还这样子。小兰，今年除夕，咱们就让云儿一块围炉守岁吧！"

二姨娘一惊，她最怕老爷提这档事，一时焦急，竟尔口不择言，大声道："老爷啊！这种下人怎能上得抬盘，你别再提这档事了吧！"

顾嗣源见姨娘口出不逊，又在卢云面前说出轻贱之语，一时心中大急，胀红了脸，大声喝道："什么下人？你说什么？"他素知卢云是烈性的孩子，怕他听了这话心中不悦，到时又要离去。

二姨娘见老爷动怒，急忙低下头去，一时无语。

卢云见顾嗣源为了自己这个外人，不惜与家人争执吵骂，心中甚是难受，当下道："顾伯伯，小侄自小没见过世面，上不了台盘，您快别麻烦了。我和阿福管家他们一块过年，不也挺好吗？"

顾嗣源连连苦劝，但卢云不愿顾嗣源再为自己和他家人争执，始终不愿，顾嗣源只好做罢。

众人闹了这么一场，但究竟要如何惩戒裴盛青，如何补偿卢云，仍是毫无定论。二姨娘却暗暗通知裴盛青，今年过年就别来拜年了，等老爷动身到北京以后再说。她这次被卢云将了一军，居然收了银子后又向老爷告状，心下暗恨，决意将来必要报复。

到得除夕，顾家上下都在欢庆，下人们辛苦一年，难得偷闲，人人赌博饮酒，阿福找卢云去玩，卢云推称身体不适，自己一人在房中静坐。回思一年来的往事，想起去年还在山东的大牢，生死未卜，整日里教那些官差打得死去活来，今年得有这口安稳饭吃，那已是上天垂怜，岂能再有什么妄想呢？言念及此，二姨娘种种的侮辱也算不上什么了。他听得城中鞭炮声不断，想起昔年往事，心中感慨无限。

过得初五，顾嗣源要赴北京，临行前找来卢云，百般交代，万种吩咐，都要卢云乖乖地等他回来，决计不准他忽尔离去。

卢云那日见到顾嗣源为自己流泪的模样，知道他确实爱护自己，念着这份恩义，自己万万不能任性了。心道："只要二姨娘不来辱我，我又何必伤顾伯伯的心？到时他回来见不到我，必定悲伤。"便道："小侄答应顾伯伯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一定等顾伯伯回来再说。"

顾嗣源也多番告诫二姨娘，要她万万不可再去招惹卢云。

二姨娘笑道："他如果自己要走，我怎拦得住？"

顾嗣源瞪她一眼，道："你只要不去找他麻烦，他又何必要走？"

二姨娘口中答应，心中却想："这小子得罪了我，我总有法子要他好看。"

到了元宵，扬州城中灯火灿烂，陆上水上一片灯海，堪称天下一绝。这日依着习俗，百姓多到城里赏灯猜谜，人潮汹涌，直是一片太平安乐的美景。顾家是江南大户，这日家中自也热闹非凡，尤其顾嗣源接任兵部尚书之事早已传开，眼下他虽已赴京，但亲友们前来道贺的仍是络绎不绝，真个要把顾家的大门给挤破了。

那裴盛青本是顾家的远亲，只因殴打卢云一事闹开了，始终不敢上门来访，好容易顾嗣源进京去了，便赶紧上门拜年。二姨娘一见他来，登即眉花眼笑，对顾倩兮道："难得今天城里花灯漂亮，你们年青人别尽是闷在屋里，快到外头走走去。"二姨娘一个心眼，便是要撮合他们小俩口。

却听顾倩兮道："那些花灯俗的很，有什么好看？每年不都那一套吗？"

裴盛青笑道："倩儿别扫兴了，巡抚李大人的千金，翰林赵家的小姐，今天也都要去赏灯呢！你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可人儿，怎么可以不去？你若不去，少了我们扬州第一美女，这灯会岂不太过无聊？"

顾倩兮摇头笑道："你这人琴棋书画没一样会的，就是一张嘴甜，专讨姑娘们喜欢。"

裴盛青笑道："别人喜欢没用，要紧的是你爱听才成啊！你若是喜欢，我日日都说给你听。"

顾倩兮微微一笑，道："你还是多念点书是正经，别要每日不务正业的。"

顾夫人见他二人又斗起口来，摇头道："今儿个是过年，倩儿说话可别这般尖利。今天家里来得宾客多，你要不和盛青出门，就多陪几位夫人太太聊聊，学学人家淑女的风范。你这女孩儿整日里只知道谈诗论画，娘怕你将来嫁不掉哪！"

裴盛青忙道："倩儿怎会嫁不出去，还有我在呢！"

顾倩兮白了他一眼，叹道："绣花枕头一个。"

顾倩兮最怕与那些官家夫人话家常，那比绑了她还难过，便答应与裴盛青同去赏灯。

顾倩兮带着随身丫鬟小红，两人在城中漫步，裴盛青在后跟着，不住的说笑打浑，他一个死心眼，就是想讨顾倩兮欢喜。他见顾倩兮眼波盈盈，桃颜李笑，说不出的动人，当下更是死缠烂打，到处跟着她。

忽然前头走来一群年轻男女，衣饰华贵，都是裴盛青平时的玩伴，这些人家室非凡，多是江南一带的官宦子弟。裴盛青忙与众人招呼，顾倩兮平时从不与他们混在一起，是以一人都不识。

那几人的家世都甚佳，其中几个男子见顾倩兮貌美，心下暗暗喜爱，更有暗自与裴盛青较劲的意味。众人闲聊起来，一名男子笑道："裴兄，令尊还在教书吗？什么时候回朝廷任官啊？"

裴盛青脸上一红，他最恨旁人提这点，这几个男女出身显赫，那个家里不是朝中要员，至不济也是个地方官，他怕那几人讥笑，一时支支吾吾，勉强笑道："家父大概就这两年回北京吧！到时一定能接任尚书，最小也有一个巡抚当当。"

那人笑道："还要两年啊！那还早吗！裴兄你别急，令尊迟早有官做的。"言语颇为轻薄。

顾倩兮听裴盛青随口胡说，心中不喜，冷冷地道："盛哥，教书比做官强多了，裴伯伯不同于那些世俗之人，他可是自己不想做官的。"

那人眼望顾倩兮，微笑道："这位姑娘是那家的小姐？裴兄给我引见引见，好不好？"

裴盛青面有得色，他一向以这个青梅竹马的玩伴为傲，又知她十之八九会是自己将来的妻子，便说道："这位就是前工部侍郎顾大人的千金，你就叫她顾大小姐好了。"说着又向顾倩兮介绍那人。

那人听到前工部侍郎顾大人几个字，只哦了一声，以为又是一个闲居在家的过气官员。

那人父亲也是朝中官员，官职半大不小，骄纵惯了，神态便高傲起来，说道："原来是顾先生的千金啊！姑娘没事可以多到我家坐坐。我爹要是喜欢你，对令尊仕途也有些助益的。"

一旁裴盛青听了这话，竟尔面露恐惧，他知那人家世极佳深，就怕顾倩兮真个儿答应他了，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却听顾倩兮淡淡地道："小女子深居府内，一向极少出门。公子好意心领了。"

那人笑道："你要到我家来，那才知道什么叫豪门哪！你别怕见我爹爹，他官虽大，但对人一向很客气的。"

此时顾嗣源升任兵部尚书之事尚未颁布，是以那人不知此事，说话口气自不免狂傲。

顾倩兮微微一笑，转头去看花灯，不再言语，神态颇为冷峭。

那群男女见顾倩兮冷冷的不爱理人，颇不高兴，都拉着裴盛青去看戏。

裴盛青忙道："倩儿，这些花灯看来看去就是那几个样子，不如和我们一块去看戏吧！"

顾倩兮道："你想去就去吧！我在这儿挺好。"

裴盛青看灯看得气闷无比，只想与众人看戏玩耍，便道："好吧！我去去就回，你可别一个人乱走。"

顾倩兮在城中走着，见到一处花灯颇为雅致，灯上绘着花草，手法不俗，她便停步仔细看着，她对丫鬟小红道："这图样颇为别致，小红你看出来了吗？"

小红笑道："小姐你问我不等于白问？我怎么会知道？"

顾倩兮不置可否，只觉百般无聊，连可说话的人都没有一个，她幽幽叹了口气，轻声道："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"

她所吟的是首诗，出自宋代文豪欧阳修之手，说的是元宵夜中一对男女的故事，此时轻声吟出，自有无尽感慨。

芳心正自寂寥，忽听背后一人接口道："月上柳稍头，人约黄昏后。"正是那首诗的后两句。

顾倩兮轻轻惊呼，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人剑眉凤目，长身玉立，脸带微笑，正自低头看着自己。顾倩兮脸上一红，心中怦怦直跳，忙转过头去。过得片刻，她回过头来，那人却已不见了。

顾倩兮定一定神，忽见前头人声鼎沸，一群人正在猜灯谜，她摇了摇头，轻叹一声，便也往前走去。

主仆两人站在远处眺望，小红笑道："小姐，你可要下场猜谜？"顾倩兮淡淡一笑，摇了摇头，神情颇为萧索。

她远远地看了一会儿，只见灯谜有的故做刁难，有的写得趣味横生，便也驻足下来，倒不急着离开。

忽听揭谜管赏的老人笑道："这位公子，老头子在这揭了几十年的灯谜啦，还没见过人一口气破得了十个的吆，你不妨试试。"却见一名青年提着只毛笔，正在榜前低头思索，那写在榜上的灯谜，却已被他答出七个，无怪会聚集这许多人观看。

顾倩兮心下好奇，便侧头看去，只见那名青年公子神采飞扬，正是刚才站在她身后的那人。顾倩兮微微一笑，想道："这人看来颇为博学，却又不甘寂寞，不知是什么来历。"正看间，那青年走上前去，又写下了两个谜底，旁观众人纷纷喝采，都要看他破解第十联。

那人答到第十个灯谜，忽地苦思起来，那灯谜写了八字："鸟握掌中，打一名将。"顾倩兮才思敏捷，沉吟间便知谜底，但那人兀自思索，旁观几个好事之徒笑道："小子快些哪！天快亮啦！"

顾倩兮忍不住轻声道："鸟握掌中，快猜一个三国大将的名字！"语声虽轻，但那人却已听见，他恍然大悟，笑道："鸟握掌中，是啊！那不是张飞吗？"

那揭谜老人笑道："公子不简单哪！正是张飞！"旁观人群纷纷鼓掌。

那人转头望向顾倩兮，向她躬身一揖，笑道："蒙姑娘指点，小子侥幸之至。"

顾倩兮含笑回礼，笑道："公子才智过人，不必过谦。"

两人相视一笑，一起挤出人潮。

顾倩兮听他说话卷舌，官话十分道地，便问道："听公子口音，似乎不是扬州本地人？"

那人颔首道："不错，在下是北方人，到扬州方满一年。"

顾倩兮点了点头，两人并肩而行，又问道："公子来此既已经年，觉得扬州与北方相比如何？"

那人微笑道："扬州风情名满天下，名士才女更是所在多有。以前我只觉得人们多是夸大其词，待我自己亲眼见了……"

顾倩兮微笑接口："恐怕极感失望吧？"

那人笑道："名士如何，尚不得知，但才女之称，真是名不虚传。"

顾倩兮噗嗤一笑，知道他说的是自己，说道："公子要是常居扬州，作了我们扬州人，那扬州就不愁没有名士了。"

那人哈哈大笑："我一穷二白，算什么名士？"

顾倩兮微笑道："公子说笑了。"

两人说话间四处赏灯，小红没敢过来打扰，只是含笑走开，远远守候。

人潮往来，甚是繁华，那公子见街上还有不少打谜的摊子，却是扬州一带的学馆寺庙来此设摊助兴，便问道："姑娘才华高极，何不也去猜谜？"

顾倩兮嫣然一笑，说道："待会儿我要答不出，还请公子也救我一救。"

那公子搔了搔头，苦笑道："怕要先让我回去翻上一年半载的书，才能救得了姑娘。"

顾倩兮笑道："公子连答十个灯谜，已是前无古人，何必过谦。"

那公子笑道："姑娘若是出手，只怕在下立时就要作古了。"

两人一起大笑。

正走间，忽见裴盛青匆匆跑来，顾倩兮皱眉道："又是他！我们躲躲。"一转头，那名公子却不见了。顾倩兮颠起纤纤玉足，极目望去，却找不到那人。

她心中一阵怅然，裴盛青奔近她身边，道："倩儿，刚才那人是谁？"

顾倩兮没好气地道："你的戏好看吗？"

裴盛青连道："好哪！今天演的是八仙过海，演何仙姑的可不寻常……"

顾倩兮无精打采的听着，眼角却到处寻找那人，可那公子却像消失一般，再也瞧不见了。

顾倩兮回到府中，二姨娘拉住裴盛青，问道：“你们玩得可高兴？”

裴盛青道：“我后来去看戏了，倩儿一个人在看灯。”

二姨娘只气得没昏过去，骂道：“盛青啊，你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这种谈情说爱的事，还要表姨妈教你吗？你只顾着自己玩，冷落了小姐，你要我怎么帮你？”

二人再看顾倩兮，她早已回房睡了。

顾倩兮换了衣衫，一手支额，发起呆来。

小红笑道：“小姐你怎么啦？”满脸都是笑意。

顾倩兮拂然道：“小红，你笑什么？”

小红笑道：“我见小姐好似生病了，忍不住要笑。”

顾倩兮皱眉道：“你这丫头越来越放肆了，看我不舒服，居然还挺开心。”

小红掩嘴笑道：“小姐害的病有些奇怪。”

顾倩兮有些生气了，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

小红笑道：“没有什么。只是小姐今晚见了那人后就一直这样子，婢子服侍小姐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小姐像这样。”

顾倩兮叹了一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今晚那人，你说是什么来历？可是哪家的公子？”

小红摇头道：“小姐，那人恐怕不是什么公子，倒像是个穷途潦倒的书生。”

顾倩兮惊道：“你…你怎知道？”

小红道：“我看她身上衣服打了好几个补钉，虽然都在不显眼的地方，不过婢子全瞧在眼里。”

顾倩兮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我…我怎么都没看到？”小红微微一笑，并不接口。

顾倩兮又道：“你说我还能再见到他么？”

小红低声道："婢子不知，不过小姐是金枝玉叶，凡事要小心些。"

顾倩兮叹了口气，她生性高傲，难得遇上一个聊得来的朋友，却不知是否能再见。

顾倩兮酷爱书画，曾拜了一名奇女子为师，她父母都曾为此不悦。但顾倩兮自小任性，才华又高，岂能忍受每天串门子，东家长西家短的度日？元宵后她重拾画笔，每日里带着小红，又赴抵老师的居所学画。

这教画的老师来历颇为隐密，真名无人知悉，只知自号叫"梧桐居士"，家住城内，顾倩兮每日来往甚是方便。

这一日顾倩兮正带着小红，往老师家"梧桐居"而去，忽然小红拉住了她，顾倩兮道："怎么了？"

小红低声道："小姐，你看那人。"

顾倩兮依言望去，只见一人身形高大，抱了柄锄头走将过来，不正是灯会中遇到的那名男子吗?

顾倩兮惊呼出声，万没料到会在此遇上这人，一时芳心怦怦直跳，小红见她神色娇羞难掩，便自笑道："小姐莫慌，你只管进老师家去，其他看小红的！"

顾倩兮脸上一红，却是不置可否，只嗯地一声，便自行走入梧桐居去了。

那梧桐居士是名中年美妇，她见顾倩兮来的早了，脸上却是心不在焉，满脸红晕，料来有什么心事，当即一笑，道："倩儿啊，你今天怎么了？"

顾倩兮脸上现出一抹晕红，忙道："没事。"便与梧桐居士开始习画，每画几笔，顾倩兮便往门外看一眼，画了半天都是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。

梧桐居士心知有异，问道："小红呢？怎么她今天没一块来？"

顾倩兮不擅说谎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
梧桐居士有些疑心，见顾倩兮一会娇羞，一会发呆，心下猜中了几分，便道："今日我们休息，咱们一块儿喝茶谈天，你说好不好？"

顾倩兮点了点头，却没做声。

梧桐居士淡淡一笑，伸手替她理了理鬓角的发丝，柔声道：“傻孩子。”

两人正在说话，忽听一名男子道：“这位姑娘，等会儿我还有事要办，没工夫与你闲扯，到底你家主人是谁，请你先明说吧！”

却听小红道：“不过是见个人罢了，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怕的？我还能吃了你吗？”

那男子道：“这位姑娘所言大谬，深有语病。第一，姑娘若不吃人，难道不会害人吗？

既会害人，我又岂能不怕？再者姑娘若会吃人，我虽是大男人，可还不是一样给吃了，可见被吃之人，不论男女，都该害怕。不应是男人便当不惧。“

那人啰哩啰唆的念念有词，梧桐居士见顾倩兮低着头，小手紧揪着衣角，心中暗笑：“正主儿来了，让我看看是何方神圣？”

只听小红与那人不住斗口，两人已然转进门来，却见一人目光炯炯，望似气度非凡，手上却抱了柄锄头，模样颇为怪异，梧桐居士皱起眉头，一时猜想不透这人的来历。

那人进了屋来，待见梧桐居士与顾倩兮对坐几上，忍不住微微一愣，他轻咳一声，拱手问道：“二位高贤在上，不知是小姐还是夫人召见在下，可有什么大事么？”

梧桐居士看了看顾倩兮，只见她满脸娇羞，一张俏脸不曾抬起，当即一笑，道：“公子宽坐，是贱妾想见见公子，别无他意。请公子放心。”她不便言明顾倩兮的心事，自是替她遮掩了。

顾倩兮低头把玩手上茶杯，听了师父的说话，仍是良久不语。

那人摸了摸脑袋，似是想不透梧桐居士何以要见自己，正起疑间，猛见顾倩兮坐在一旁，霎时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出来，道：“姑娘是那日灯会……”

顾倩兮见他认出了自己，心下甚喜，便站起身来，向那人福了一福，道：“几日不见，公子清健如昔。”转头向梧桐居士道：“这位公子前些日子和我有过一面之缘，他文才独步，思路敏捷，是位难得的才子。”

她是官家小姐出身，应对进退素来大方，此时既已被人认出身分，便即掩去羞态，又恢复了官家千金该有的神态。

梧桐居士微微一笑，欠身道："公子才高八斗，贱妾久仰了。"

那人如何不知她说的是客气话，当即哈哈一笑，道："在下哪来的文名？这位夫人口称久仰二字，却是从何说起？"

顾倩兮怕师父看不起这人，连忙低声道："老师，这位公子太过谦逊了，他真的不是平常人。"

梧桐居士点了点头，却是微笑不语。

过了半晌，那人道："夫人这是梧桐居么？我见门上匾额这般写的。"

梧桐居士道："不敢。贱号正是'梧桐居士'，有辱公子清听了。"

那人一愣，奇道："夫人真是梧桐居士？我曾听过扬州有位梧桐居士，此人雅擅丹青，山水花鸟，无一不能。莫非真是夫人？"

当时重男轻女，士大夫圈尤其如此，任凭女子才气再高，文名再响，也难出人头地，似梧桐居士这般奇女子，那真是万中无一了。

顾倩兮笑道："难道扬州还有第二位梧桐居士？其实老师不只精于绘画，所作诗词，也是意境高远。"

那人满脸诧异，显然没料到大名鼎鼎的梧桐居士竟是一名美貌妇人，当下惊道："不知夫人大名，多有得罪，失敬，失敬。"说着连连拱手，模样甚是谦恭。

顾倩兮见他多礼，模样倒有三分驴，忍不住掩嘴轻笑，道："不知者无罪，难道我们还能打罚公子吗？"

那人忙道："打是不必了，骂我一句无知无识，倒也是应该。"欠了欠身，又道："与诸位高贤道上相逢，实是有缘。日后自当请益。"说着拱了拱手，转头走出。

顾倩兮见他要走，忽地心中着急，两只小手纠了起来。眼看小姐慌张，小红登时挡在门口，没好气地道："不过要你喝个茶，啰唆什么？没半点胆子。"两手撑开，竟是不让他离去。

那人满面尴尬，自己若要离去，总不能一脚把小红踢飞吧？他咳了一声，满面通红，只好转了回来，自顾自地看着墙上的书画，喃喃地道："久闻梧桐居士的大名，果然不凡，果然不凡。"

小红见他顾左右而言他的模样，忍不住噗嗤一笑，梧桐居士见爱徒满脸娇羞，也是浅浅一笑，道："这位公子既然来到梧桐居，何不品凭一下书画，些些宽坐，再走不迟？"跟着命人取来茶水点心，款待那人。

那人见梧桐居士也这般说了，自也不方便推却，当下拱手道，"既是如此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"咳了一声，便坐了下来。

顾倩兮俏脸晕红，登时取出自己所作的诗词绘画，请那人品评。那人点了点头，接过来看了。只见他双目炯炯，细细看去，几幅书画一经过目，何处可称妙笔，何处美中不足，竟都一一点出，此人看来也是精擅书画，当是其中的大行家。

眼见此人虽然衣着寒微，但见识极是高明，梧桐居士心下暗暗讶异，道："公子所见大是不凡，不知师承何处？"

那人笑道："夫人谬赞了，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，闲来无事时喜欢画上几笔，焉敢自称什么门派？"

梧桐居士道："公子过谦了。却不知公子自己所擅为何？是花鸟草兽，还是人物山水？"

顾倩兮见老师与他聊开了，登即嫣然一笑，道："何必说这许多？请他画上一幅不就好了？"说着取过纸笔，便要请那人入画。

那人推辞一阵，但顾倩兮只是不允，那人叹道："也罢！既是有缘，我就画上一笔吧！"

梧桐居士点头笑道："正要见识公子妙笔。"

那人苦笑道："在下久不作画，恐怕贻笑方家。"说着取笔过来，登即画了起来，他随手一画，由左到右，勾勒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黑线。

小红皱眉道："这是什么？毛毛虫么？"

那人笑道："姑娘所言，差相仿佛了。"跟着又是数笔划过，众人"啊"地一声，已看出他画的是条滚滚大江，只见江水奔腾，气势磅礴，众人都是赞叹不已。

画了几笔，已把大江的雄浑尽皆勾勒出来，顾倩兮笑道："原来公子雅擅山水，下笔果然不凡！"

那人摇了摇头，道："那倒不是，今儿个我想画的是人物。"

顾倩兮哦地一声，正要询问，却见那人左勾右画，下笔极快，转瞬间便画出一群人来，顾倩兮看了一阵，皱眉道："这些人拿着绳子做什么？怎么还拖着一条大船？"

那人低下头去，却不言语。

只听梧桐居士叹道："这些人是纤夫。"

顾倩兮是官家小姐出身，自不知晓这些人事，她心下好奇，便问道："纤夫？那是什么？"

梧桐居士道："纤夫就是拉船的人，大船若是遇到逆流的地方，便要请人在岸上拖拉，这些人便是拉船的苦力。"

顾倩兮点了点头，细看那群纤夫的面貌，只觉这些人好似仰天哭喊，神态甚是苦痛。她轻叹一声，道："这些人好生可怜，想来日子很是辛苦。"

一旁小红原本默默无语，听了这话，忽地眼眶微红，泪水便要落下。

顾倩兮见她忽露悲伤之色，忍不住奇道："小红你怎么了？"

小红哽咽道："没事的……婢子只是想起爹爹了……"

顾倩兮从不知小红的家世，便问道："怎么了？你爹爹认得这些纤夫么？"

小红再也忍耐不住，霎时大哭道："我……我爹爹也是个纤夫，他熬不住苦，三十来岁就死了，我娘养不起我，只好把我送到顾家做下女，天幸遇上小姐，要不然小红哪有今天的好日子过呢？"说着痛哭起来。

众人都甚意外，才知小红的身世原是如此坎坷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红急急擦去泪水，歉然道："婢子一时激动，坏了夫人小姐作画的兴致，还请重重责罚。"

顾倩兮温言道："你快别这样说，我一直不晓得你的身世，唉……真也难为你了。"说着替她轻轻擦去泪水，心下甚是怜惜。

梧桐居士凝望这幅"大江纤夫图"，一时也甚感慨，说道："看公子笔法如此刚毅，想来是个十分傲骨之人。"

那人轻轻道："乱世文章不值钱，又何必留这身傲骨折磨自己？"言中却有无限辛酸。

梧桐居士点了点头，她凝视画作，又道："听公子这么说，想来是饱读诗书之人了，只不知为何这幅画中的人物面貌无一可辨，甚是模糊不清？"

那人指着画中人物，道："这些纤夫虽然穷苦，但个个无畏艰辛，宛若岁寒孤梅，是以只需画其神，不需画其表。面貌如何，那是其次了。"

顾倩兮哦了一声，道："什么是'画其神'，公子可否说清楚些？"

那人轻轻抚摸自己所绘的那些纤夫，脸上露出悲悯的神色，低声道："在下以为绘画不当求形似，当求其魂骨，求其意境，此乃高下之别。"

梧桐居士听了这话，忽地长叹一声，道："公子所见，大合我心。"转过头来，向顾倩兮说道："倩儿记好这几句话了，这对你将来大有助益。"

顾倩兮答应一声，面上不置可否，实则内心狂喜，眼见那人只言片语就令老师心折，让她如何不开心？

看完书画，梧桐居士已对那人颇有好感，当下便道："咱们说了这许多，却不知公子高姓大名，目下在何处高就？"

那人脸上闪过一阵阴影，忽地默然无语。

梧桐居士见顾倩兮神情专注，显也想知道这人来历，三人静默片刻，却是谁也没作声。

又过一会儿，顾倩兮见那人不答，正要转过话头，那人却忽地哈哈一笑，自道来历："不瞒两位，我现在一户人家里做长工。至于那贱名吗，哈哈，还是不必挂齿了吧！"

梧桐居士忍不住"哦"地一声，她虽知此人必然穷困，却没料到此人竟已沦为奴仆。顾倩兮神情讶异万分，她看着眼前这个青年，只见他器宇轩昂，神态不凡，却万万想不到他竟是个低三下四的小厮，一时间也是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

过不片刻，那人已站起身来，满脸都是自嘲神色，说道："夫人小姐，在下身居仆童，不过是个长工下人，却也在此论词作画，岂不笑

掉人家的大牙了？”他转过头去，长叹一声，拱手道：“咱们就此别过了。”说罢转身出去。

顾倩兮娇声叫道：“公子留步！”但那人头也不回，须臾间便已跨出大门，急急走了。

顾倩兮怔了半晌，这才起身去追，奔到门口，早不见那人踪影。梧桐居士走了出来，轻轻抚摸顾倩兮的秀发，叹道：“孩子，你父亲是朝中大官，这人与你身世相差太远，终究是不成的。”

顾倩兮转过头去，低声道：“老师您想到哪去了？我…我只是看他不得志，瞧着有些可怜罢了。”

梧桐居士轻轻一叹，拉着她的小手，说道：“外头冷，进去吧！”

顾倩兮回头一望，只见一条巷子空空荡荡，心中忽然一悲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他。

“姨娘，那小子还真耐命。我把他调去管花园，连锄头也不给他一个，他居然自己买了一把，死赖着不走……”

顾倩兮回到家中，听见管家正与姨娘交头接耳的，不知在谈什么事。顾倩兮没心思多理会，闷闷的吃过晚饭，向长辈请了安，便自睡了。

之后一连十余日，她每日自去学画，却始终没有再遇上那公子。婢子小红见她愁眉不展，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一日黄昏，顾倩兮学完画后心头烦乱，在府邸院中赏花散心。她心情不佳，越走越远，顾家的宅子极大，竟走到下人住居的地方。

小红道：“小姐，这里没什么好看的，我们走吧！”

顾倩兮忽地想到那人也是人家的长工，她缓缓地道：“我从不知下人的生活是什么景况？我想瞧瞧去。”小红不便违逆，便跟着走了下去。

此时夕阳西下，晚霞伴着初春的浮云，园中的花草被夕阳映得红了，宛若画境。顾倩兮心中一阵怅怅的愁思，不知如何方能解脱。小红看着顾倩兮红通通的脸蛋，不由替她叹了口气。

顾倩兮听了她的叹息，幽幽的道："小红，你也有心事么？"

小红道："婢子没有心事。"

顾倩兮淡淡的道："那你又为何叹气？"

小红摇头道："小姐，小红是心疼你啊！"

顾倩兮笑了笑，说道："傻丫头，我没病没痛，你心疼我做什么？"

小红低声道，"小姐，我听人家说过，世上的事，不如意十常八九，你可看开些啊。"

顾倩兮望着晚霞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小红正要劝慰，忽听一人大声吆喝，赤脚提锄，正对园里花草大肆摧残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其状颇杀风景。

顾倩兮一怔，说道："小红，这些花草植来甚是不易，那人在作什么呢？"

小红对那人叫道："喂！你这人在干什么？这些花草都要给你弄死了！"

那人背对着主仆二人，没好气的道："我就是要把它们全毁了。"

顾倩兮眉头一皱，说道："是谁吩咐你这样作的？"

那人却似没听到一般，仍是用力砍拔。

小红道："你这人怎敢那么无礼？小姐在问你话哪！"

那人头也不回，说道："是管家吩咐我的，要我把这里的花全砍了，另外再种新的。"

顾倩兮奇道："竟有这等事？这我倒是不知。你叫什么名字，待我问问管家去，你再干活不迟。"

那人道："小人是种花植草的下人，就算说了名字，小姐也记不得，不如不说。"

小红怒道："小姐问你话，你拖拖拉拉的说什么废话啊！"

那人道："二姨娘吩咐过的，要小人不可和小姐说话。"

顾倩兮又是一奇，道："有这种事，你到底是谁？"

那人手上不敢稍停，说道："小人姓花，名草人。这名字非常好记，是小姐一人专用的，以后小姐看到我，大叫一声'花草人'，我就知道啦！"

顾倩兮明知他在胡扯，但也忍不住好笑。忽见管家匆匆走来，大喝一声："卢云！你这死小子！不做事在这扯什么？"

顾倩兮听见管家叫那人作"卢云"，她心道："卢云，卢云，好熟的名字。啊！卢云不就是爹爹的那个书僮吗？怎么给派在这种花了？"

她想起这人曾应了一个江南无解的对联，深得父亲的喜爱，有意要收他作幕宾，顾倩兮不禁微微好奇，想看看这个才华出众的青年长得是什么样子。她只见夕阳照在卢云宽阔的背上，却见不到他的脸。

却见管家又吼又跳，在卢云身边直骂。顾倩兮说道："刘管家，是你要他把花草拔掉，再重新栽植的？"

管家陪笑道："是啊！这些花草大伙儿看得腻了，不重栽不行了。"

卢云头也不回，大力地把一株株牡丹拔了下来，顾倩兮摇头道："卢云，你好歹也是读过书的人，怎么对待花草是如此残暴！"

卢云哈哈大笑，回过头来，说道："我举止粗鲁，倒教小姐受惊了。"

顾倩兮一怔："怎么这笑声如此熟悉？"只见夕阳照在卢云脸上，他满脸也尽是讶异，两人一起惊呼："原来是你！"

那被唤做卢云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这几日她芳心可可，深藏心中的男子。顾倩兮此时方知，元宵灯会中和她一起赏灯打谜，梧桐居中匆匆离去的那名公子，原来就是她家中的书僮。

两人凝视对方的脸庞，顾倩兮见卢云脸上的神色从惊讶慢慢变成漠然，最后是嘀嘀咕咕的转过头去。

管家吼道："死小子！你敢和小姐说话！二姨娘的话都丢到一边了吗？"

卢云不再言语，低身拔草。

顾倩兮叫道：“公子！”

卢云却不回头，默默地干着活。

管家笑道：“小姐，你怎么叫他做公子？这人身份贱得很，不过是个下人。你这般叫他，他那受的起啊？”

顾倩兮脸色一沉，对管家道：“下去！这没你的事。”

管家不知小姐为何发火，陪笑道：“小姐，你这是……”

顾倩兮板起俏脸，冷冷地道：“我叫你下去，你没听见吗？”

管家见小姐面色不善，只有躬身退开。

顾倩兮忽道：“且慢！你明儿个把他调回书房，这里的粗活别叫他做了。”

管家迟疑道：“小姐，二姨娘吩咐我，要这小子在花园里干活。我若调他回去，只怕二姨娘生气哪！”

顾倩兮顿足道：“你眼里只有姨娘，没有我这小姐吗？”

管家哪见小姐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顿即傻了，忙道：“小姐既然这般说，我明天就把他调回书房。”

顾倩兮见卢云仍低头干活，低声道：“你……你不用做这些活了，知道吗？”

卢云却恍若不闻，还是俯身拔草。

小红叫道：“喂！小姐把你调回书房了，你没听见吗？”她叫了两声，卢云既不回头，也不停手。

小红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姐，这人是个疯子，我们别理他。”

顾倩兮见了卢云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算了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其实，卢云岂会听不见小姐的说话？他又怎会不知小姐的好意？但他就是道不出个谢字……

卢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，他宁愿继续再这做粗活，他也不要见到小姐，受她的恩情……

原来这一个多月来，二姨娘每日里只打着那几个坏心眼，就想趁着老爷不在，趁势将卢云赶出顾府。管家奉了姨娘之命，先将卢云调到园里种菜，待见他做得头头是道，却又把他调去种花，每日里就是

要他拔掉园中花卉，之后再行重栽，整日里反反覆覆，非把他整得七晕八素不可。只是卢云念着顾嗣源与自己的约定，无论姨娘如何恶整，他始终信守承诺，苦撑不走，却没想到阴错阳差识得了小姐。

到得第二日，那管家果然不敢违背小姐吩咐，便命卢云开始打理书房。卢云如以往一般，打扫完后又开始习练内功。他此时内力已非凡俗，练得片刻便觉精神奕奕，至此已是不练不快。

正练间，忽听一人敲门，卢云一怔，此时老爷上北京去了，甚少有人到书房来。卢云忙开门相迎，只见眼前站着个少女，明眸皓齿，肤色雪白，不正是顾倩兮吗？卢云愣了一会，不知要说什么，顾倩兮却迳自走进。她见卢云低头不语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隔了良久，顾倩兮道："卢公子……"

卢云心下一凛，忙道："小姐，你别这样称呼小人。你就叫我阿云吧！"

顾倩兮见他分了主仆贵贱，心中不喜，道："卢公子，你别要这样，我从不在意什么下人不下人的。"

卢云不语，只垂手站在一边，直比顾嗣源在的时候还要恭谨三分。

顾倩兮温言道："你过来坐下啊！"

卢云往后退开一步，摇头道："小姐您快别这样了，小人不过是您的书僮，如何能与你同席而坐？此举乱了伦常，那是万万不可的。"

顾倩兮大声道："你…你明知我不在乎，为何还要摆出这等难看模样？"

卢云急忙躬身弯腰，连连作揖道："小姐您别生气，卢云举止若有不妥，还请重重责罚。"

顾倩兮见他这幅模样，全身说不出的难过，忍不住心中一酸，眼泪便要落将下来，卢云只是垂手而立，装作不视。顾倩兮伤心一阵，突然小姐脾气发作，心道："你要当下人，我就让你当个够！"

她大剌剌的往椅中一坐，冷冷地道："研墨。"

卢云不知她此举何意，心道："她是小姐，不论要做什么，我都照办便是了。"忙研了浓浓地一砚。

顾倩兮神色俨然，不见喜怒，只听她又道："纸笔呢？"

卢云忙将纸笔给送上。顾倩兮微一凝神，在纸上画了起来，卢云侍立一旁，见她画了一幅泼墨山水，笔致嫣然，意境清雅。

顾倩兮画毕之后，低头不语，卢云站在她身后服侍，既不言语，也不品评。顾倩兮身子一颤，忽地将画给撕了，卢云一声惊呼，这幅山水确是妙笔，撕了极为可惜。

卢云低声道："小姐，好好一幅画，你为何把它撕破？"

顾倩兮冷冷地道："你一个下人也敢向我说教吗？"说罢站起，走到卢云身前，凝目看着他的双眼。

卢云低下头去，避开她的目光。

顾倩兮极轻极轻的叹了口气，迳自走了。

卢云望着她的背影，心道："官家小姐果然任性。"他收起撕破的残画，又开始习练内功。

接连数日，顾倩兮每日都到书房来，或画丹青，或写诗填词，但每次都把作品撕烂，便即离房。这日顾倩兮撕了一幅绿竹，忽然趴在桌上，抽抽咿咿地哭了起来。卢云这几日甚少与她说话，直如书僮一般，此时见她哭泣，也不知要不要上前安慰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

顾倩兮抬起头来，嗔道："你……你叹什么气？"

卢云低声道："我见小姐难过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有叹气了。"

顾倩兮缓缓站起身望着卢云，一双大眼中串着珍珠般的泪珠，小巧的红唇一颤一颤地，煞是美丽。顾倩兮强忍悲音，哽咽道："卢公子……"

卢云忙道："不敢，小姐叫我阿云吧！"

顾倩兮大怒，说道："住了！你给我收起下人的嘴脸，我不要看你这模样！"她声音一滞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
过了一会，她拭去泪水，温言道："算了，我不怪你。反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"

卢云心中一震，忽觉心中空荡荡地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又说不出来，只撇开了头，默默不语。

顾倩兮柔声道："卢公子，我敬你是个有志气的读书人，只是时运不济，沦落为下人，我才折节下交。岂知……岂知你就是放不开你的

身世，我连着几日来看你，你每天就装了这副下人的脸来对我，你……你真的是那个有骨气的落魄书生吗？”

她走向门口，回首望向卢云，眼中柔情无限，但随即又低下头去。

卢云见她就要离去，颤声道：“小……小姐……”

顾倩兮闻言停步，望着卢云。

卢云低声道：“你……你等一会儿。”只见他走入书堆，拿了些东西出来交给顾倩兮。

顾倩兮一看之下，忍不住“啊”地一声轻呼，原来卢云给她的东西，正是她这几日撕碎的书画。这些书画早成碎屑，卢云却又把这些破片重新拼凑，黏好贴齐，不知费了他多少功夫。

卢云低声道：“小姐，这些书画实乃佳作，如此撕掉，太也可惜。你拿回去吧！”

顾倩兮接过书画，忍不住泪水一滴滴的落在上头，将墨都阴开了。她转身奔出，叫道：“笨蛋！你是个大笨蛋！”

卢云见她奔出书房，这次却是头也不回，料来不会再来了。

卢云望着空荡荡的房门，心道：“谢天谢地，她不会再来了！那倒好，省得每天侍候这位千金小姐。”

他坐了下来，要修习内功，但不知为何，就是静不下心。他看着窗外，想着顾倩兮的一举一动，脑中想起她说的“反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”，忽然心中一酸，陡地躺倒在地，怔怔地看着屋顶，好似身上有一处地方莫名死了，再也不属于自己……

第二日卢云又到书房上工，打扫之后，忽地懒洋洋地提不起劲。书不读了，连内功也不想练了，他呆呆的望向窗外。书房中一向无人来访，他便这么坐着，只是每逢风吹草动，他就跳了起来，以为顾倩兮到了。但这整整一日，顾倩兮毕竟没有再来。

卢云从早到晚连饭也不去吃，原本一个刻苦自励的年青人，突然变了个人似的。他坐在书桌前，看着窗外扶疏的花木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忽然苦笑起来。

百般寂寥间，似乎有个声音开始嘲笑自己，他读了那么多书，为的是什么呢？科考无望，成了待罪之身，又何必再念什么书？拼着一

身傲骨，不愿改姓移宗，到头来被人们辱骂嘲讽，又为了什么？满腔济世热血要来干嘛？折磨自己罢了。看看阿福多快乐，自己真是个笨蛋，顾小姐说得真是有理。

连着三日，卢云都这样呆呆坐着，不饮不食。第四日晚阿福来找他，见他倒在地上，高烧不醒。阿福惊得嚷嚷，叫人过来一看，才知卢云居然感染外感的伤寒。其实凭卢云的内力，原不该病，但他心神大乱，又停了饮食，才染上了恶疾。管家听说此事，只觉倒楣透顶，二姨娘倒是大喜过望，众人便捏着鼻子，把卢云扔回他的柴房去了。

这下惊动了顾夫人，说怕府里要出人命了，便给卢云延请了大夫诊治，那大夫看过之后，要大伙儿千万不可靠近，众人怕给感染伤寒，只有阿福每日给他送汤药去，但他也不敢进去，只把东西搁在柴房门口，希望卢云自己出来吃食。但一连两日，药碗摆在门口连动都没动。人人都猜他已死在里面，只是没人敢进去查看。

第三天夜里，卢云迷糊间忽然清醒，只见四周一片黑暗，心知自己就要死了，回思一生，贫贱潦倒。他想起过世的爹娘，更是泪如雨下。忽然一双温软的手扶起了卢云，擦去他脸上的泪水，将苦浓的药汁喂入了他的嘴中。

卢云迷迷糊糊地抬头，见到了一张清丽绝俗的面孔，满面关怀的望着自己，却是千金小姐顾倩兮。卢云又惊又喜，以为自己还在梦境之中，霎时放声大哭，不知从哪生出的勇气，紧紧抱住她柔软的娇躯。

顾倩兮见他醒了，登时大喜，笑道："你…你终于醒了，小红找来的秘方真的有用。"

眼角却也湿润了。

卢云心中大恸，哭道："小姐，我……我……"

顾倩兮让他枕在自己的腿上，轻轻抚摸他脏乱的头发，温言道："别说了，专心养病吧！"

过不多时，卢云心中只感平安喜乐，便在她怀中沉沉睡去。

第二日早，卢云醒了过来，已然不见顾倩兮，他心中一阵叹息，想道："看来我日有所思，昨晚定是在做梦了。"猛然间见到几只药

碗，都搁在自己脚边，卢云啊地一声，叫了出来，这才知道顾倩兮每晚都来服侍他汤药，否则以他病情，早已死去。

卢云悲喜交集，心中感激万分，但最让他开心的不是捡回一条性命，而是再次见到了顾倩兮，他缓缓运功，只觉内力仍是充沛无比，看来此次疾病虽重，却没打垮了他，卢云缓缓起身，走向门口，只见门口堆着些阿福送来的食物，他微微一笑，心道："阿福这小子始终没有忘了我。"一时眼眶竟有些湿润。

卢云吃过食物，身子有些气力，便盘膝坐下，行运内功。过了许久，心中渐无杂念，已至返照空明的境界，慢慢地体内涌出一股内力，竟在四肢百骸内狂涌，既不必像以前一般无意无念方能行功，也远比以往温绵的内力更为雄浑，这股内力在他经脉内急走，接连打破了以往走不到的大难关，运行周天后复归丹田。

卢云给体内这股内力所激，忍不住仰天长啸，声闻数里。他身子虽然虚弱，但仗着内力有成，这病想来是好了。

忽听柴房外有人叫道："这小子是不是死了，大喊大叫的。"众人围在柴房外，见到卢云惨白着一张脸走出来，纷纷议论："这小子活了！""不！他成了僵尸哪！""他妈的！

有那么有气无力的僵尸吗？"

卢云爬起身来，扶住门板，惨然笑道："小子给大家添麻烦了。"阿福忙抱住他，将他扶了出来。

卢云体力一复，他略通医理，便自行抓药调养，一来年轻体壮，二来内力不弱，身子恢复的极快，这次病几乎要了他这条命，但意料之外，内力竟已打通玄关，他自知这"无绝心法"已有小成，比之那日老丐授业之时，已是不可同日可语。只要假以时日，必有大进境。

又过两日，卢云回到书房上工，只见书房仍如原貌，仿佛他当日离去时一般。卢云痴痴地叹了口气，正要打扫，忽听有人叩门，他忙迎了上去，却见一名少女娉娉婷婷地站在门前，脸上神色似笑非笑，正是顾倩兮。

卢云陡一见她，禁不住眼眶一热，泪眼朦胧间，心中喜乐得如同炸开，他忙定了定神，嘶哑着嗓子道："小……小姐今天又来画画写字？"

顾倩兮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不来画画写字，难道是来瞧你这痨病鬼么？”说着横了他一眼，目光中却满是关怀柔情。

卢云想起她这几日的恩情，泪水登时滑落双颊，他此次疾病非小，乃是外感的伤寒，顾倩兮如此照顾他，可以说是干冒生死大险。

顾倩兮看在眼里，心下自也激荡，连忙别过头去，不敢与他目光相接，只高声道：“研墨！”

卢云擦去泪水，替她拿出纸笔，只觉说不出的开心。

第二卷 第七章 梦碎扬州

接连半月，两人每日里都在书房里读书写字，谈诗作画。顾倩兮自小没有兄弟姊妹，又加生性高傲，平日少有知心好友，难得来了个精通文墨的书生为伴，心中自是欢喜异常，卢云见她待己亲匿，也慢慢去了生份，不再把她当成小姐。两人每日里谈谈说说，慢慢的，已是不能一日不见。

此时已到三月春暖之时，老爷顾嗣源再过半月便要南归，顾倩兮心里高兴，她知父亲甚是喜爱卢云，有了父亲提携后，以卢云的文才，他日要出人头地，绝非难事，每日里心里巴望，就是等着父亲回来。

但那卢云却怕老爷不喜他和小姐在一块儿，又怕逃犯身分泄漏，有时想起这一节，心中不免郁郁。倒是二姨娘这几日不曾过来啰唆，卢云见她不动声色，不知她有何阴谋，自不免暗自心惊。那顾倩兮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姐脾气，看在眼里，自是全不在乎。

这一日顾倩兮与顾夫人到庙中上香，要到晚间才回来，她这时已与卢云难分难舍，两人才离开一日，顾倩兮就交代这提醒那，深怕他又被姨娘等人欺凌。卢云心中暗暗感慨，自觉太过没用，但若无顾倩兮相助，他早被姨娘等人整惨了。

这日下午卢云正在练功，忽听下人们大叫：“有贼哪！”卢云大惊，忙奔出书房来，见到一人身穿黑衣，蒙住了脸，往内堂奔去。

卢云心道：“大白天的岂会有贼？莫非有什么机关？”

卢云向来颇富智计，脾气虽倔，但人却非常聪明，这时便停下步来，要把情形搞清楚再说。

谁知又有家丁叫道：“贼子跑进小姐寝室里啦！”

卢云虽知顾倩兮不在府中，但一时紧张，便快步追了过去。

只见那名黑衣人正从内堂奔出，卢云喝道："贼子在这儿，大家快来！"

那黑衣人似乎吓得魂飞天外，一个箭步便往墙上跳去，卢云叫道："哪里走！"一拳往那人背上打去，那人举掌一挡，却哪里挡得住？立时被卢云的拳力打得吐血。

卢云一惊，想不到自己随便一拳就能把人打成内伤，不由得伸出自己的手掌，瞧瞧有没有什么古怪。

那人捂住胸口，又往墙上急跃，卢云哪容他走，伸手往他背心抓落，那人背上缚了一个包袱，卢云这一抓没能抓住那人，只抓住他背上的包袱，那人用力往前一跃，竟把他背上的包袱扯了下来，就这么一顿，那人已翻墙奔逃而去。

卢云拿着包袱，寻思道："究竟是什么人会在光天化日下来偷东西？这可是朝中大员的府邸啊！"

正想间，忽听一群家丁奔跑过来，指着卢云叫道："抓到小贼了！"

卢云喝道："你们胡说什么！我可是在抓那小偷啊！"

一名家丁冷笑道："你手上提的是什么东西？不是赃物是什么？人赃俱获，你还想怎地？"

卢云心中猛地醒悟："糟了！这是个陷阱，定是有人要设计陷害于我！"他哼了一声，登将手上包袱丢给那家丁，那家丁一愣，伸手接住。

卢云冷笑道："你们休想陷害我。现在是你拿着赃物，莫非你就是贼？你们这些人，荒唐至极！可别诬赖好人！"说着转身要回书房。

那家丁见卢云似欲离去，提声叫道："来人哪！贼子要跑啦！"霎时间冲出十来名侍卫，将卢云团团围住。

适才那小偷逃走时，全然瞧不见这些人，此时却全冒出来了，卢云情知必是有人设计暗害，他怒火中烧，心道："顾府中整我最狠的莫过于二姨娘，不消说一定是她搞的鬼，只是这手段可也太拙劣了些。"

几名家丁叫道："把这小贼拿下了，送到官府去！"

卢云一怔，他可是有案在身，若被送入衙门，那一生都要毁在里头了。一名侍卫见他兀自出神，一脚便往他身上踢来，卢云见他望向自己腰间，当即侧身一闪，轻轻一掌斩向那人手臂。

卢云这些时日已习练过出掌挥拳的法门，这掌带三分真力，寻常人恐怕受不住。那侍卫举手挡隔，手臂骨骼喀地一声，已被卢云的掌力震断。那人痛的惨嚎，其他几名侍卫见卢云身有武功，都大吃一惊，一名四十来岁的侍卫骂道："他妈的！这兔儿爷还真有两下子！"

卢云心中一凛，他听这侍卫说话侮辱他，想起仆童来喜的话，说侍卫中有人毁谤他是娈童，看来八成就是眼前这人了。

他心念及此，不由得怒从心生，当下重重一拳，往那人脸上击去，口中喝道："你……

你该死！"

那人见他势如拼命，笑道："兔儿爷发火啦？"闪身躲开。

卢云武功初成，"无双连拳"搭配强猛内力，威力更是奇大，但他一来毫无临敌经验，二来又在盛怒之下，只见那人跳跃闪避，仗着轻身功夫左右奔逃，卢云虽是虎吼连连，却奈何不了他半分。

那人一边闪躲卢云的拳脚，一边笑道："小白脸！你发那么大的火干么？爷爷陪你消消火，成不成？"

卢云胀红了脸，怒道："我堂堂正正的一个人，你…你这般辱我……"他一生受尽讥笑欺侮，但从未有人以这种低贱的词句侮辱他，他越想越怒，只想抓住那人，和他拼个同归于尽。但那人身法实在太快，始终沾不到他的衣角。

卢云心中悲愤，大吼一声，胸口气闷欲死，猛觉喉头一甜，竟然喷出一口鲜血。

"嘻嘻，这小子挺能跑！"

旁观众人嘻笑不止，又有几名侍卫也下场逗弄他，只见卢云高大的身形，在众侍卫的捉弄下来回奔跑，怒吼连连，却捉不到他们灵活至极的身子。

"小白脸挺来劲儿的嘛！"

一名侍卫笑道，竟在卢云脸上摸了一把，卢云悲吼一声，用力向前扑了过去，那侍卫料不到他竟会势如疯虎的扑来，一时吓得忘了闪

躲，当场被卢云一把抓住。

卢云单手将他提起，大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有种再叫我一声兔儿爷！你……你说！”

那侍卫脸色发白，只见卢云满眼血丝，脸上肌肉扭曲，真怕他会一掌往自己脑袋击落。

后头几名侍卫见势头不妙，悄没声地从溜上，用尽全力往卢云背后打去。卢云此时大怒欲狂，竟没留神背后暗算，当场挨了一记重手，饶是他内力有成，这掌却也抵受不住，登时扑地倒了。

众侍卫大喜，将他绑起，喝道：“小贼！跟我们去见二姨娘！”

卢云一口内息转不过来，只有任他们带走。

众人进到厅上，只见二姨娘高坐堂中，一名侍卫上前秉道：“书僮卢云偷盗家财，已给我等当场发觉，现下人赃俱获，请姨娘发落。”

管家跳了起来，大骂道：“姓卢的，你身受老爷宠爱，居然还敢偷盗家财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！”

卢云怒极反笑，说道：“二姨娘，你这嫁祸手段却也太拙劣了，等老爷回来，大家再来分说不迟！”

二姨娘喝了口茶，理了理云鬓，好整以暇地道：“卢云啊卢云，今日你姨娘若非有十足十的胜算，也不会把你绑在这儿了。”

卢云心中一凛，暗道：“听她说的胸有成竹，莫非我有什么把柄落在她手中？”

二姨娘走下台阶，道：“我忍了你几天，让你和小姐一块儿读书写字，绝不是向你投降求和，你可别小看你姨娘了。”

说着看了卢云一眼，微笑道：“我这人很是俐落，不曾想要为难谁。要不是有人痴心妄想，好好的下人不当，一心只想巴结老爷，纠缠小姐，妄想入赘到主人家，我好好的清福不享，又何必大费周章，出手干涉呢？”

卢云听她把自己说得如此不堪，怒火上冲，一旁下人个个嘻皮笑脸，对着卢云指点笑骂，当即大声道：“姨娘既然如此恨我，一心一意只想赶我走，那也没啥难处！等老爷回来，我向他禀明离意，到时自会离开！”

二姨娘连连摇头，啧啧有声，笑道："你又来了，你老以为我只想恨你整你，从不知反省自躬。其实我念在老爷疼你的份上，根本不想赶你走，这你可知道么？"

卢云哈哈大笑，道："二姨娘想要留我？只怕太阳要打西边出来了！"

二姨娘却不生气，忽地微笑道："我说卢云哪！你若是真想留在顾家，姨娘也不会难为于你，只要你依着我两件事，咱俩今后只会开开心心，绝不会如今日一般难看。"

卢云不知她在搞什么名堂，冷冷的道："是哪两件事，请二姨娘直说。"

二姨娘道："第一件事，你不可和小姐在一块儿，别说写字画画，就连说话也不成。"

卢云早已料到此事，只哼了一声，道："第二件呢？"

二姨娘忽地掩嘴一笑，竟是面带娇羞，只听她温言道："这事也不难办，只要你依了我，从此咱俩再也不分彼此，便如家人一般，你说好不好啊？"

卢云从未见过二姨娘对他说话如此客气，以往不是痛骂便是讥嘲，何时有过这般温柔的神气，他心中大为戒备，冷冷的道："二姨娘有话请说，不要拐弯抹角的。"

二姨娘嘻嘻一笑，只见她轻移云履，婀婀挪挪地走上前来，跟着附在卢云耳旁，轻声道："我要你认我作娘。"

卢云张大了嘴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痛恨自己已达极点，不惜用卑鄙手法来整自己的女人，竟会叫自己去拜她作娘？卢云怔怔地瞧着她，只见二姨娘面露微笑道："你只要乖乖听话，依了姨娘交代的两件事，姨娘保管你不会吃亏。"说着走上前去，一双凤眼便只瞅着卢云。

卢云张大了口，良久说不出话来。

二姨娘见他迟迟不答，脸一沉，低声道："姓卢的！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今日若要将你整倒斗臭，那可是易如反掌的事。你可要知道厉害！"

卢云叹息一声，已然明了姨娘的那点心眼。她之所以要收自己为义子，无非是为了老爷看重自己，倘若两人长年累月的斗下去，恐怕她也吃不消，只要自己愿意拜她做干娘，日后两人自会亲匿相近，再也不必为敌。母子名分一定，姨娘自能大大方方的让他远离小姐，好来安排顾倩兮与裴家少爷的亲事。

二姨娘见他面露微笑，以为他有意应允，当即笑道："只要你答应了，咱们一切好说，谁敢再设计陷害于你，我一定重重责罚，绝不轻饶。姨娘从来不亏待自己人。"

卢云忽然忍俊不禁，当场哈哈大笑起来，二姨娘怒道："你…你笑什么？"

卢云仰天大笑，只笑得捶胸跺地，好似听到世间最荒唐可笑的事情，他大笑道："我笑什么？我笑我自己竟是这般可悲，这般的不成器……想我卢云饱读诗书，本该精忠报国，为天下百姓谋福，谁知我科考落第，噩运连连，非但沦落成大户人家的书僮，整日里做些打杂帮佣的杂事，这也都罢了，最最可悲之事，却还要与你这种三姑六婆斗气，去理会你那些大姑姑斗小姨妈的无聊事！哈哈！可笑至极！哈哈！哈哈！"

二姨娘气往上冲，她好心收卢云为义子，瞧这小子俊秀，也不讨厌，想给他好日子过，谁知卢云不答应也就算了，此人最最可恨之处，却是他如此傲慢地嘲笑自己，把她每日里关心的大事，都当作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东西，这不只是说她无知而已，还带有一种深深的可怜。对二姨娘来说，每天管教下人，与官太太应酬，就是自己的一生，那是她花了好大的力气得来的荣耀，想不到竟有人敢嘲弄她。

二姨娘只气得没有昏过去，大声喝道："低三下四的东西也敢和我顶嘴，来人哪！拿家法来！"

一旁家丁送上一根木棍，二姨娘提起家法，走到卢云身前，用力往他嘴上打落："打烂你这张嘴，看你还敢不敢说！"

忽听一人娇声叫道："谁敢打他！"众人听那声音，正是顾倩兮到了。

二姨娘心中一凛，停下手来，暗道："小姐夫人回来的好早，这下失算了。"

只见顾倩兮与顾夫人走到厅上，顾倩兮扶起卢云，见他身上带伤，饶她修养甚佳，也气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顾夫人道："小兰你在干什么？怎么把这孩子绑在这里？"

二姨娘狠狠地往卢云瞪了一眼，卢云见她眼神狠恶凶残，知道她已然拼上了，想起她方才胸有成竹的模样，心下登时一凛。

却听二姨娘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夫人哪！我们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孩子白读了那么多书，枉费老爷待他好，竟然偷家里的东西，真是让人心寒啊！要不是几名侍卫发现的快，咱们的家当怕要给他偷光了。"

顾夫人一听之下，登即怒道："竟有这种事？那还不赶紧把他送官究办！"

二姨娘摇头道："我本也是这么想，可是我一怕小姐生气，二怕老爷回来看不到他，会怪我赶这孩子走。要如何处置他，还要请夫人作主。"

顾夫人极是生气，说道："这种不要脸的人，我们还客气什么？把他押到官府去就是了，老爷那儿我会担待。"

二姨娘叹息一声，说道："唉！我也不愿就这样毁了这孩子，不过是他自己不长进，我也没法子。来人！把他带走！"

几名家丁听她这么说，便都走上来，要将卢云带走。

顾倩兮挡在卢云身前，大声道："你们谁敢过来？"

众家丁见小姐发怒，谁敢上去？顾倩兮素知姨娘痛恨卢云，明白姨娘必是趁她出门不在府中，趁机设计陷害他。

顾倩兮越想越是生气，大声道："姨娘！我娘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今天你说他偷盗财物，你可要拿出真凭实据来！只凭你和你那几个心腹下人胡说，骗得了谁？"

二姨娘微微一笑，道："小姐要证据，那有什么难的？"命家丁取过卢云平日收藏随身事物的一只布袋，问道："卢云，这布袋是不是你的东西？"

卢云知道她又有阴谋，但他自信光明磊落，也不来怕她的诡计，朗声道："这布袋是我的东西！"

二姨娘笑道："真是你的东西？好极了，别让人说我冤枉你，大家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"说着把布袋一抖，落下一堆珠宝手饰。顾夫人惊呼一声，二姨娘面带微笑，顾倩兮却脸色惨白，一时大厅上无人做声。

二姨娘笑道："卢云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"

卢云不怒反笑，沉声道："昔日老爷待我不薄，许我随意出入门户，我若要偷盗，何不那时下手，又何必拖延到今日？二姨娘，你想我走，爽爽快快的说出来，何须要这样鬼鬼祟祟的，找人栽赃我卢某？"这几句话甚是有力，众人中只要是公道的，莫不暗自点头。

二姨娘怒道："大胆！凭你这下人也来和你姨娘顶嘴！来人哪！掌这小子的嘴！"

几名家丁奔上，便往卢云脸上打去，顾倩兮怒道："谁敢伤他！"千金小姐拦在路中，顿时无人敢走近。

二姨娘见顾倩兮神态决绝，自己一时又辩不赢卢云，但她这人乃是姜桂之性，老而弥辣，却见她微微一笑，道："小姐，你别给这禽兽不如的人给骗了，他外表人模人样，其实骨子里是个大奸大恶之人，我这全是为你打算，你可别错怪姨娘一片苦心啊！"

顾倩兮毫不领情，大声道："姨娘说话要凭良心！他哪里奸恶了！你就是那几个坏心眼，想要摆弄我的婚事，难道我会不知吗？"

顾夫人高声道："倩儿，说话要有分寸，姨娘可是你的长辈！"

二姨娘道："倩儿还小，我不怪她，待她长大后，懂得事一多，就会感激我了。"她转头向众人一笑，淡淡地道："今日要你们见识一下，看看姨娘是不是枉顾是非之人！大家看好了，我现下便来揭穿这小子的真面目！"

二姨娘从怀中取出一张薄纸，看来似乎是张衙门的公文。只听她朗声念道："山东潍县人卢云，杀害狱卒，伙同太湖群盗等人逃狱，若得查报，赏纹银二十两。"说着冷笑道："这人出身如此肮脏，眼下又给咱们侍卫抓到了窃盗罪行，小姐、夫人，你们说句公道话，我这般为顾家上下打点，难道错了么？"

厅上众人听了二姨娘所念的公文，无不大为吃惊，都是议论纷纷。众人往布袋里的珠宝看去，神态鄙夷，却都把卢云当作是贼，再

也无人怀疑。

卢云心头大震，方知二姨娘早已查清楚他的来历，前几日不来骚扰他，想必便是在找这公文。先前她三番两次地暗示自己，说随时能把自己整垮，果然不是虚言恫吓。

二姨娘把公文递向顾倩兮，微笑道："小姐啊，这人是个逃犯，可惜你少不更事，却给他骗了。"

顾倩兮接过公文，一时双手颤抖，竟不敢多看一眼。

二姨娘笑道："小姐怎不展开看看呢？你老说我要陷害这小子，何不来揭穿我的伎俩啊？"说着掩嘴轻笑，神色甚是愉悦。

顾倩兮心中害怕，颤声道："姨娘，你…你为什么一定要和他过不去？我求求你，你就放过他了吧……"声音颤抖，已然低头认输了。

二姨娘温言道："小姐，我绝非恶意陷害这个卢云，都到这当口了，你何必还要维护于他？"

顾夫人大声道："倩儿！你快点打开公文看看，别要引狼入室了！"

顾倩兮双手颤抖，将公文缓缓展开，勉强看了一眼，猛见了上头官印，霎时心下一惊，脸色变得惨白至极，更不敢瞧上一眼。她泪眼汪汪，将公文揉成一团，颤声道："这不是真的！天下同名同姓的人那么多，不是他！不是他！"

二姨娘道："小姐，山东潍县人叫做卢云的，天底下只怕也不是太多，你看开点吧！何必为这种人难过呢？"

顾倩兮忍住了哭，拿着手上的公文，走到卢云身边，轻声道："这……这是真的吗？我不要听别人说，我要你自己告诉我。没听到你亲口说，我……我谁都不相信。"

她痴痴的望着卢云，只盼他能告诉自己，姨娘所说的，全是假的、捏造的谎话。

卢云咬牙低头，他见顾倩兮神情凄苦，真盼自己能大声告诉她，他卢云从未杀过人，坐牢是被人冤枉的，偷钱也是给人栽赃的，但嘴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一时间心中好似碎了，只别过头去，不敢再看她的脸色。

顾倩兮盯着卢云，见他始终不敢望向自己，看来实情终是如此，她脸色惨白，眼神尽是凄苦，用力咬住了下唇，转身奔进了内堂。

二姨娘见卢云自己认了，冷笑道："卢云！你还有什么话说？"一旁家丁大喝道："小贼！看你还有什么伎俩！"顾夫人摇头道："老爷这么疼他，实在万万想不到，唉，这人真是禽兽不如啊……"

众人满面鄙夷，纷纷咒骂卢云。

卢云心中悲凉，胸如刀割，他默默运起内力，将身上绳索尽数绷断，缓缓站起身来。厅上众人见他如此神力，莫不大惊，顾夫人更是吓得花容失色。众侍卫怕他暴起行凶，都抽出了腰刀。

二姨娘却镇静自若，俏眉一挺，冷冷地道："瞧你模样像个读书人，想不到是个逃犯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念在老爷疼你一场，我们也不再报官了，你这就去吧！"

卢云见顾倩兮仍不出来，知道这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了，他心中难过，低声说道："夫人，请你多多拜上老爷，就说卢云对不起他老人家，不能向他拜别了。"

顾夫人连连挥手，叹道："亏你还敢提老爷，别再说了，快走吧！"

卢云转身欲行，忽听顾夫人又道："你别说你在顾家待过，我们顾家丢不起这个人！"

卢云仰天不语，已然泪水盈眶，此时此地，除了认命，夫复何言？他咬住了牙，转身走向大门。一旁家丁喝道："小子！从后门出去！这大门不能给下人走！"

卢云双目一翻，怒目往那家丁看去，那家丁心中一寒，往后退开。

卢云走向顾家大门，只见朱门紧闭，上了又重又厚的闩，他忽觉心中激愤难抑，"啊"

地一声大叫，猛地一掌劈出，雄浑内力砸下，登将顾家大门劈的粉碎，旋即飞奔出去。

厅上众人见他神功如此，一时都惊叫出声，眼见卢云外貌文雅，本该手无缚鸡之力，谁知武功高强若斯？若非是盗匪出身，哪来这等身手？

卢云离开顾家，身无分文，连存下的工钱也没带走。但他心神激荡，已管不到那么多，一路狂奔而去。

此时天色已暗，忽地下起雨来，卢云全身湿透，一个人孤零零的走在扬州城的街上，只觉说不出的孤寂，更不知何去何从。想起一年前初来扬州时，自己也是这么一个人在街上走着，一个人孤独的来，又要一个人孤单的走，又成了当年那个刚从大牢里逃出来的，全身污秽、彷徨恐惧的逃犯。去哪里好呢？科举不能再考了，扬州也不能再待了，卢云抹去脸上的水珠，也不知那是雨水，抑或是自己的泪水，十年一觉扬州梦，如今一切尽成空。

大雨倾盆，早湿青衫，他只想大喊大叫，以泄苦楚。

忽地背后一只纤纤素手伸来，举伞遮住了他，卢云心中一震，回过头来，眼前那人泪湿衫袖，清丽的脸上勉强挂着笑容，却是小姐顾倩兮来了。

过了今夜，身世相隔，恐怕永生不能再见，所以，她还是来了。

卢云口中发干，嘶哑的道："小……小姐……"

顾倩兮勉强一笑，拿出一个包裹，塞给卢云。

卢云低声道："小姐，卢云因案被缉，一直没向你说实话……"

顾倩兮摇头道："别说这些了，都是命……你走吧！别给官府捉到了。"

卢云强忍泪水，心中一个声音正自大叫："我没有杀人！我是被冤枉的！"但公文上白纸黑字，他便是喊破了喉咙，天下间又有谁信？泪眼朦胧间，仰天望去，那黑漆漆的夜空里，除了细细的雨丝不停飘落，却是什么也看不见。

卢云惨然一笑，道："这就是我的命么，我……我从未作过做过一件坏事，不比你们任何人多一分罪业，为什么我一生中都要做个逃犯？"

顾倩兮颤声道："公子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只不过一时不得意，千万别灰心，我……我……"她虽这般说话，但心中悲痛，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卢云见她流泪，心中只感悲凉已极，再也按耐不住，他冲上黑暗的大街，仰天叫道："老天爷啊！为什么要这样待我？你们不喜欢我的

文章，看不起我、打我、骂我，笑我，这都算了！为什么要毁了我的一生！为什么？”

他喊了一阵，只觉喉头嘶哑，泪水更要落下，那老天却是沉默不语，除了赐下冰冷彻骨的雨水外，别无回答。卢云悲痛难忍，终于膝间一软，跪倒在地。

正是“玉皇若问人间世，乱世文章不值钱”。

虽然上苍无情，虽然世人凉薄，但日子总还要过下去，不是么？卢云跪倒在地，轻轻地苦笑，此刻他便算撞墙自尽，除了饶上一条性命，又能如何呢？他抹去面上的泪水，转头看着顾倩兮，只见她满面不忍，正自痴痴地看着自己。

卢云心中一悲，想道：“我今夜一走，恐怕永生再难相见了。卢云啊，去看看她吧，这可是最后一眼啊……”心念于此，便强装一幅笑脸，缓缓站起身来，走到顾倩兮的面前。

两人静静看着对方，谁都没有说话。

卢云望着顾倩兮美丽的脸庞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她本该属于那美好世界，和自己这个卑贱的人在一块儿，只有带给她痛苦，也许两人本就不该识得，也许这样收场才是对的……但可怜他也是人生父母养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啊，却要如何熬得起这锥心之痛？霎时心中一痛，险些坠下泪来。

良久良久，卢云低声道：“小姐，我走了。”

顾倩兮实在难以忍耐，登时哭泣起来，想替卢云做些什么，却又不知该当如何，眼见大雨落下，卢云已如落汤鸡一般，她伸出素手，便将手上的伞递了过去。

卢云不接，低声道：“我身上湿了，便走到天边，都是湿的。”

顾倩兮双手捂面，任凭那伞掉落地下，啜泣道：“世间风波险恶……公子……你……你要多多保重！”

卢云默默拾起地下的油伞，塞回顾倩兮手中，霎时转过身去，低头走了。

眼看卢云痀偻的背影逐渐远去，顾倩兮心中大恸，热泪盈眶间，实不知此生两人能否再见……

卢云满怀心事，雨夜中信步而行，走到城郊，在一处破庙中躲雨，打开顾倩兮给他的包裹，只见里头有几只小小的金元宝，另有些干粮衣服，显是仓促所就，但深情款款，都在其中。

卢云伸手抚摸包袱里的东西，仿佛佳人就在身边，他环顾破庙，黑暗中只有自己一人孤身只影，除了紧紧抱住顾倩兮遗下的包裹，实不知何去何从。

当此触景伤情，卢云再也忍耐不住，泪水一滴一滴地落上包袱。

直到这分离的最后一刻，他才明白顾倩兮对自己的重要。他要永远记得，在他卑微的一生中，曾有这么一个高贵的女子，那样的在乎他……

第二卷 第八章 天地一沙鸥

整整悲伤了一夜，待到第二日早，大雨已停，阳光洒落庙门前，卢云痴痴地望着门外，心道："来了，第一天开始了，我可得振作起来。"

他轻叹一声，此刻只有收拾起心中的悲伤，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。他决意不用一分一毫小姐给的钱财，要堂堂正正地凭自己的本领活下去。

数日后，卢云行经一个小县城，他也不再找些粗活贱役，只借了邻家的柴刀，劈竹砍树，作了副面担子，打算卖些面食维生。他向邻家赊了一两银子做生意，旁人见他器宇轩昂，吐属高雅，都愿意帮他忙。

卢云在此地卖了半月的面，手艺日精，吃过面的客人无不夸赞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生意竟是蒸蒸日上，读书考试不成，卖面反而顺当无比，倒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。

卢云每日忙里忙外，不久连本带利地还了银子，他见此地居民和善亲切，又不乏捧场的老主顾，便想在此安定下来。

这日他正自招呼客人，忽听远处鞭炮声阵阵响起，跟着铜锣声大做，卢云一愣，不知发生了何事。

却听面摊的一名客人道："唉呀！八宝街的张家真个了得，真的出了个解元哪！"另一人惊道："真的么？"

那客人道："还有假吗？你看这个车仗仪队，那还能骗人么？"

原本在吃面的客人纷纷站起，朝远处望去。

卢云转头看去，果见远处行来长长的车阵人潮，前头一人身穿红袍，骑在一匹白马上，当是高中解元的新科举人了，两旁鞭炮声响，震耳欲聋，后头无数孩童欢天喜地，跳跃飞奔而来。卢云想起自己的心事，心下忽地一酸，忍不住别过头去。

只听吃面的客人赞道："做人便要这个模样，那才有快活可言！"

另一人笑道："那也要这个本领才成哪！你光艳羡有什么用？若要你去考试，你可成吗？"

那客人笑道："我要是成，何必还干这个剃头师父，你这张嘴可真利啊！"

车阵中走出一名老者，当是那解元的父亲了，只见他哈哈大笑，模样甚是喜悦，四下散发红包，路旁行人都接了一个，卢云自也拿了，他低头看着手上的红包，心中悲郁难言，霎时轻叹一声，默默地挑起面担，转身便走。

一旁客人惊道："喂！别走啊！我们还没给钱哪！"卢云却早已去得远了。

一日又一日的过去，卢云挑着一幅面担，走过一个又一个乡镇，他的神情越来越平淡，所有哀伤都已尽藏心中。他居无定所，闲暇时就练气习武，有时更露宿野外，与天地同伍。

这日卢云行到太湖之畔，眼看四下游人如织，风光明媚，倒是个做生意的好所在，当下架摊升火，取出碗筷，等候客倌上门。他坐在一只凳子上，静静眺望平静无波的湖水，一时竟似痴了。

他正自发呆，忽听有人叫道："店家！给来两碗面！"卢云见是两名男子，一人胡须暴张，另一人青白面孔，看来食量都是不小。

卢云上前招呼，道："两位大爷先歇歇，这就给您煮来。"

过不多时，两碗面已然煮好，随即端了过去。那两人拉过凳子，便呼噜噜地吃了起来，那满面胡须的客人大声赞道："好手艺，这面可真对了我的胃！"

卢云微微一笑，道："阁下是北方人士吧！我替您多下了些卤，口味也加重了点。"

那客人道："看不出来，兄弟还会识人的面相啊！"

卢云忙道："没这等事，我只是见阁下身高膀粗，十之八九是北方大汉，这才给您上了味儿。"

那大胡子客人嗯了一声，大嘴一张，风卷残云地吞了大半碗面，真个吃得爽快，另一人则细嚼慢咽，闭起眼来慢慢享用，吃相却斯文许多。

卢云见他二人吃的开心，心下自也高兴，寻思道："这世上的人喜爱读我文章的少，喜欢吃面的却多。以后我便卖面维生，也算是造福人群了。"

卢云这人甚是迂腐，一向死抓着圣贤心不放，便是卖碗面，也要卖出些国计民生的大道理出来，此时便往好处想去了。

正想间，又是一群人过来，卢云心道："此地生意不坏，看来可在此处多摆两日摊子，赚些盘缠再说。"那群人共计五名男子，个个面目猥琐，却不知是作何营生的。

卢云迎了过去，陪笑道："几位客倌可要吃面？小人的大卤面口味道地，正宗山东口味，不尝可惜哪！"

一人神色俨然，道："甭说这许多了，先给爷爷端来尝尝。"

卢云答应了，连忙煮起面来，过不多时，满满地煮了五大碗，一一送了上去。

那几人端起了面碗，吃了几口，卢云坐在一旁，眼角却不住偷看众人的神情，就怕他们不喜欢自己的面。

正看间，忽听一人骂道："他奶奶的，这面里有死苍蝇，我操！"跟着用力一丢，竟把面碗丢到了湖里，另四人也是大喊大叫，都把面碗丢了出去。

卢云却不惊慌，察言观色，这些人当是此地的流氓太保。他只低头煽火，不加理会。

几名无赖冲了过来，喝道："你的面里有脏东西，你可曾知道？"

卢云哦地一声，淡淡地道："是么？"

带头无赖喝道："你还一脸无事的模样！这面要是吃坏了爷爷的肚子，你怎生赔我？"

卢云眯着眼，懒洋洋地道："阁下到底想怎么地，赶紧说吧。"

那几名无赖一齐伸手出去，喝道：“怎么样？拿钱出来！一人五两银子！”

卢云淡淡一笑，他取出五文铜钱，当下一人一个，塞在那五人手里。

那五人一愣，喝道：“你奶奶的，当我们是乞丐么？”

卢云哈哈一笑，取出五两碎银来，便往那五人掷去，那五人伸手接住，猛觉偌大劲力传到手上，那五人一声闷哼，霎时如中雷击，脚下一个踉跄，纷纷摔倒在地。

卢云笑道：“给多了，怕你们接不住，给少了，你们又要呼天抢地，真叫我为难啊。”

他笑吟吟地走上前去，自行将地下碎银拾起，塞回怀里去了。

众无赖爬起身来，喝道：“他奶奶的，你敢胆作弄我们，看爷爷们给你点颜色瞧瞧！”

说着从靴筒里拔出匕首，便要往卢云欺来，一人更是大喊大嚷，猛往面摊砸落。

正闹间，却见先前吃面的两名客人已然站起身来，怒目往一众无赖瞪去，众无赖喝道：“你这两人快些滚开了，一会儿伤了你们，可别怨刀剑无眼！”

一名客人站了出来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们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一名无赖笑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这里不就是太湖边么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”

那客人冷笑道：“你既然知道此处是太湖，如何还敢在此胡闹？”

带头无赖跳了出来，喝道：“放你个狗屁！你满口太湖长太湖短，似你也是个什么东西？告诉你吧！你可知你老子是谁？”说话间神色颇为傲慢，好似他是个什么要紧人物一般。

那客人哦地一声，道：“听你说得好生神气，你却是什么人了？”

那无赖哈哈大笑，朗声道：“老子告诉你吧，你亲爹就是太湖双龙寨的‘火眼狻猊’，你若是识相，赶紧给我滚开了吧！”一脚踩上板凳，连连挥舞匕首，神态更见凶恶。

那客人忍俊不禁，哈哈笑道：“好你个小子，你要是火眼狻猊，那我又是谁啊？”

那无赖怒道：“我管你是谁！”说着冲向前来，立时便要厮杀。

那客人望向那大胡子，摇头道：“无赖子却来顶冒，真个丢人现眼。”他举手一抓，将那无赖揪了起来，跟着用力一扔，只听扑通一声，那无赖便摔落湖中。

另一名大胡子客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有人顶冒你，你这小子定是心里偷偷欢喜，对不对？”说着单手拉起一名无赖，当场摔入水里。

那客人呸地一声，也是双手连丢，将余下众人全数丢进湖里。

不到片刻，五名无赖都在水中翻滚，模样狼狈之至。

卢云见这两人武功高强，出手俐落，心中只感惊喜，便笑道：“多谢两位仗义相助，不敢请教贵姓大名。”他几月来行走江湖，见识早非昔比，言语间已有江湖风味儿。

那两名客人相识一笑，那满脸胡须的人走上前去，朗声道：“小兄弟啊！昔年山东一会，你已忘了我么？”

卢云一愣，仔细看着眼前这人，脑中急转，他“啊”地一声，霎时想起昔年狱中的那位江洋大盗来，他颤声道：“原来是阁下，狱中匆匆一别，想不到却在此地相见。”

那人见卢云认出他来，当即大笑道：“好小子，记性不坏嘛！还能认得我‘九命疯子’常雪恨。”说着朝另一人指去，道：“这位是‘火眼狻猊’解滔解大哥，方才给那脓包冒充的便是他。”

卢云见解滔双目如电，神色间颇见历练，想来是条有名的好汉，连忙拱手道：“小子卢云，见过解大爷。”

解滔微微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忽听湖里传来那群无赖的呼喊声，那群人水性不坏，正朝岸上游来。

解滔笑道：“这群妄人跑来太湖旁撒野，还惊扰了咱们卢兄弟，不教训一下不成。”说着朝远处柳枝一指，道：“咱们把这群王八挂在那儿，一只一个，让他们随风漂荡，最是有趣不过。”

卢云一笑，他见此地离那柳枝有数百步之遥，不知这解滔要如何把人挂上。却见解滔从包裹中取出一只大弓，跟着弯弓搭箭，笑道：“两位看好了。”只听刷地一声响，那箭破空而去。

一名无赖正自游动，猛见长箭射来，惊道："妈呀！"一时闭目待死，谁知那箭只射中了那无赖的衣领，丝毫没有伤到皮肉，箭上劲力带过，那无赖身不由己的飞了出去，只听啪地一声，那箭已然定在柳枝之上，那无赖惊叫连连，身子却高挂在柳枝上，正自随风摇摆。

常雪恨笑道："痛快！痛快！"

卢云见箭上所附真力非同小可，心下也是暗自惊叹。

解滔笑道："这是第一个，且看其他几人！"

只听刷刷数响，霎时连珠箭发，四箭破空飞出，余下四名无赖惊得呆了，待要潜水躲开，却已闪避不及，登时给解滔的飞箭射中，四箭去势劲急，猛烈异常，只听呼地大响中，兀自夹带着四人的惨嚎惊叫，刹那间四人惨叫一声，都给定在柳枝上。远远望去，只见五名无赖整整齐齐的排作一列，好似用墨斗先行量过一般，竟是不差分毫。

那"九命疯子"见卢云目瞪口呆，笑道："这位解兄每日里卖弄箭法，实不可取，兄弟不必理会。"

解滔笑道："我便算卖弄箭法，也比不上你整日寻人打架生事，那回要不是你上济南府寻仇，却怎会落到官府手里？还要劳动我出马去救。"

卢云见这二人言语间颇为豪迈，虽知他们出身盗匪，却也不敢稍失敬意，当下泡了壶茶，奉了上来，道："两位请坐吧！"

常雪恨坐了下来，端起茶碗，笑道："兄弟啊，那日牢里一别，你怎地沦落到卖面的地步？"

解滔见他这话说得重了，连忙使了个眼色。

常雪恨却做不知，只笑了笑，道："我说得没错啊！他好好一个人才，怎能在此卖面维生，岂不辜负了他一身好文章？"

卢云微微一笑，道："卖面是小营生，自然比不上英雄伟业，但我快乐逍遥，也没什么不好。"说着啜了一口茶，不再多说。

解滔微微一笑，道："兄弟说得也是，不过我们这回下山，却是奉了咱们陆爷的指示，前来寻访兄弟入伙的。"

卢云心下一凛，问道："我与贵宝寨素不相识，阁下此言何意？"

说话间，忽觉肩上有人轻轻一拍，此时卢云的武功已非泛泛，岂知竟有人能无声无息地来到自己背后，忍不住大吃一惊，急忙转身，

却见一人满面微笑，正自望向自己。

卢云见他须长及胸，一袭紫衫，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眼光中英气逼人，看在眼里却颇面生。卢云心下迟疑，皱眉道："阁下是……"

那人笑而不答，迳自拉过凳子坐下，卢云见他指间戴着汉玉指环，腰上插了根马鞭，看来十足是个王孙公子，却不知是什么来头。

那人方一坐定，却见解滔与常雪恨一齐站起，大声道："见过陆爷！"

那人却不置可否，迳自取过茶碗，解滔敢忙抢上，替他斟上了水。

卢云心中一惊，方知此人便是太湖群盗头目了，当下往后退了一步，神色间大为戒备。

那陆爷见卢云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，当即笑道："怎么，不认得我了吗？"

卢云听他口音十分熟悉，一时却想不起来，只皱眉苦思。

那陆爷轻轻啜了口热茶，淡淡道："你那'无双连拳'练得如何啊？可有疑难之处？"

卢云啊地一声，叫道："前辈！原来是你！"

原来这陆爷不是别人，正是那日传授卢云武功的老乞丐。卢云此时方知，为何那老乞丐始终不愿吐露身分来历，想不到他便是名震江东的太湖双龙寨头领。

卢云想起他传功的恩惠，眼角不禁有些湿润，颤声道："前辈近来可好？"

那陆爷笑道："我是干强盗的，只要没给官府抓了，都是好事。"

卢云登时想起他是土匪出身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那陆爷指着卢云，向解常二人道："卢兄弟本是个好好的读书人，若非那日我们急着救人，卢兄弟也不会给连累了，更不会沦落到今日这田地，说来说去，都是咱们亏欠他了。"

言语中似乎对卢云颇为愧疚。

卢云闻言一惊，正要说话，解滔却摇了摇手，向卢云道："那时咱们听说修民馆解了陆爷的上联，心里很是讶异，便连夜入城，找了修

民馆里的人一问，待听说这对联是顾家的一个书僮解开的，我与常兄弟心下好奇，就私下到扬州探看，说来也真是凑巧，谁知这位文才出众的小书僮，居然是老常在山东的狱友哪！”

常雪恨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看老子坐牢多有眼光，挑了个厉害角色当牢友哪！”

众人闻言，都是笑了起来。

卢云恍然大悟，才知陆爷何以前来传授自己武艺，原来一来为了他解开那幅上联，文才非同小可，便引得这位高人亲自过来探望；再来双龙寨对他被牵累一事感到愧欠，这才破例教他武功，也好做些弥补。

卢云心下感动，道：“其实若非那日贵寨前来劫狱，只怕我早已给那奸官陷害，目下还不知在那儿充军，诸位英雄万万别这般想，可真折煞小人了。”

常雪恨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通缉公文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说你是伙同咱们逃狱，咱们双龙寨岂能置身事外呢？”

解滔也是一笑，道：“正是，卢兄弟既然给官府误会，那便不是外人了。可别再说这些见外话啦！”说着举起茶杯，以茶代酒，向卢云敬了一杯。

卢云连忙举起茶碗，回敬一口，叹道：“各位大哥如此见重小可，却要我如何回报？”

他自离开顾家以来，所见都是乡民百姓，不曾与人谈天说笑，此时得遇故人，真个心情激荡了。

陆爷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既然咱们这般有缘，不如你便随我们回山吧？”

卢云啊地一声，退开一步，颤声道：“陆爷是要我加入山寨，一起做那打家劫舍的勾当么？”

常雪恨笑道：“正是如此！咱们一直少了个提笔杆的，小兄弟一来，以后过年时要写些什么春联的，就不愁没人啦！”

解滔啐了一口，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，咱们卢兄弟是干大事的人，岂能叫他干这些细琐？”

常雪恨笑道："是啦！以后还是请老大写吧！不过他老爱卖弄那些歪歪曲曲的玩意儿，谁知道他写的好坏。"

众人哈哈大笑，那陆爷也不生气，只笑吟吟地看着卢云。

过了半晌，陆爷微笑道："小兄弟意下如何？可要随我们走？"

卢云心下踌躇，眼前这陆爷与自己颇有渊源，饮水思源，此人可说是自己的半个师父，对自己更是见重喜爱。在情在理，自己委实难以推却。但若真要上山为寇，干那土匪营生，日后顾嗣源与顾倩兮知道了，却不知有多伤心，到时自己真是江湖匪人，只怕这一生都难以洗刷干净。他叹了口气，不知该如何推却陆爷的好意。

解滔见他神情如此，料知他必有什么顾虑，当下道："卢兄弟眼前已是逃犯，说个难听的，过得是有今朝没明日的岁月。这般度日，却要你日后如何成家立业，如何娶妻生子？你若不与我们上山，早晚给人识破出身，到时定然后悔莫及。"

常雪恨颇见不耐，大声道："他妈的！还有什么好想的！你快些与我们走，先去喝个三大碗再说！"

众人眼望卢云，且看他如何示下。

过了半晌，却听卢云长叹一声，道："陆爷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不能入伙。"

众人啊地一声，都甚感失望。陆爷轻轻地摇了摇头，神色颇为沮丧。

常雪恨一把揪住卢云的衣领，骂道："操你奶奶的，你这小子好不识相，不要给脸不要脸！"

解滔急忙拦住，低声道："肚量点，可吓坏他了。"

陆爷轻叹一声，道："你是嫌我们的出身不好么？"

卢云低声道："在下岂有此意，只是念及父母养育之恩，祖宗清白之名，实在难以从命。"

陆爷叹道："你以为我只是个土匪而已么？二十年前，我也是一世忠良啊……"

常雪恨跳了起来，骂道："老大！不必和这种迂腐之人多说了！他奶奶的一个浑小子，老子一刀宰了他！"说着拔刀出鞘，猛朝卢云冲去。

解滔见他实在冲动，一把将他抱住，慌道：“你老是这般莽撞，咱们听陆爷吩咐。”

陆爷远眺湖水，只见碧波万顷，湖光山色中，倍觉凄美。他静看了一会儿，道：“小兄弟以后打算如何？便这样一世卖面么？”

卢云想起顾倩兮，霎时一阵酸楚，他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但反正人总要活，不是么？”

陆爷听出他言语中的沮丧，温言道：“你日后若遇上什么为难事，不妨到此地来找我，我太湖双龙寨的大门，永为你一人而开。”

卢云心中感动，当下跪地拜了几拜，道：“大恩不言谢，只求一日能报。”

陆爷坦然受他跪拜，说道：“凡事但求缘法，何必拘泥。”跟着将卢云托起，两人对望一眼，都是无言。

卢云心下难受，霎时长叹一声，挑起面担，转身便行。

解滔追了过去，叫道：“卢兄弟难得来此，何不在山寨多留几日，也好让我们一尽地主之谊？”

陆爷拦住了他，摇了摇头。

卢云一路挑担远去，他越走越远，只觉心中苦闷已极。他并非想辜负陆爷的好意，但自己饱读圣贤书，如何做得盗匪？扬州待不下了，山东回不去了，连双龙寨也非归宿，卢云不知何去何从，只觉天地之大，竟无自己的容身之地，一时大恸，不禁泪如雨下。夕阳照在他痀偻的身影上，说不出的孤寂悲凉。

匆匆数月过去，卢云自知拳脚功夫仍有不足，每日练功不缀，若非如此，那漫漫岁月要他如何排遣？似乎只有沉浸在武学中，才能忘记一切苦楚。

这日卢云正自练功，他一掌拍在树上，只震得树枝猛烈摇晃，满天落叶纷纷飘将下来，想来功力已深，再练下去，也没有多大进境了。

此时已然入秋，天气渐渐转凉，卢云坐在丘上，仰望天上浮云，想起自小到大的种种悲伤之事，一时心中郁郁，霎时脑海中闪过了自尽的念头。

他心中一震，寻思道：“原来我已消沉到这个地步，顾小姐见了我这幅模样，不知会有多伤心。”

转念又想：“唉！我怎么还念着她？我二人身分家世相差何其之远，我这么想她，又有何用？”

耳中响起临别时她叮嘱自己的那几句话，心中忍不住一阵痛楚，泪水又落了下来。

卢云悲郁难抑，猛地狂性发作，大声对着群山道：“卢云一生卖面又如何？穷困潦倒又如何？自今以后，书生卢云算是死了。你们这些人要再整我，此生休想！卢某纵然一生科举无名，但我胸中所学，胜过你们万倍！”

只听满山都是自己的回音，不绝于耳。卢云仰天长笑，决意凭着这副面担，闯出自己的路。一时只觉天地之大，何处皆可为家。

他仰望着天上浮云，忽地心有所感，夏末秋至，卢云挑着一副面担，飘然北去。

下期预告：

“西凉风暴”与“乱世文章”的两大男主角终于要会合了！

亡命天涯的捕快，身蒙不白之冤，怀才不遇的书生，心有无尽哀愁，这两个人物的相遇，会开启什么样的故事？那一碗面，又会吃出什么样的火花？

凶狠残暴的昆仑山，现在遇到的对手可是卢云加上伍定远哦！这一对难兄难弟，会如何血拼一场？

北京啊北京，出过多少风流人物、英雄豪杰？黄沙滚滚的西凉、繁荣富庶的扬州，现在是肃杀的紫禁城……

一切的一切，请看即将开始连载的“京城之会”！

第三卷 京城之会 第一章 山东大卤面

却说伍定远泪流满面，那碗面直是难以下咽，一旁钱凌异冷冷的道：“伍捕头，江湖中人做事俐落点，何必婆婆妈妈的。”

伍定远放下筷子，叹道：“那也说的是，这就走吧！”说着说，不禁仰天叹了口气，推开了面碗，跟着缓缓起身。

眼看众人正欲离去，卖面郎便要过来收拾碗筷，他见那碗面兀自汤水满满，竟一口也没动，忍不住眉头一皱，道："这位客倌，您的面连一口也没动啊！可是做的不对您的胃？"

说着走了上来，凝望着伍定远，神色甚是关心。

伍定远见那卖面郎满面关切的望来，想起自己命在旦夕，心下不由一悲，他性命垂危，钱财留着也是无用，当下便将身上银两都拿了出来，硬是塞在那面饭手里，待想说些什么，喉头却似哽了一般。

钱凌异见伍定远旁生枝节，忙急急走来，隔在两人之间，硬生生将伍定远架开。那卖面郎一脸茫然，呆呆地看着掌心，不知伍定远为何要给他这许多金银。

昆仑山一行人拉着伍定远，转身离去，正要走出巷口，猛地人影一晃，暗巷中竟有人拦住去路，这人身法好快，武功似是十分精强，昆仑众人不由都是一惊。

刘凌川与钱凌异对望一眼，一齐拔剑在手，已是大为戒备。刘凌川提声喝道："来者何人！速速报上名来！"

却见那人衣着寒酸，满面堆笑道："各位老爷们，这面钱您可给多了，我得找些零钱给您。"

众人登时松了口气，这人哪是什么身怀绝艺的高手，却不是那卖面郎是谁?

钱凌异笑骂道："小子，自来赏银只嫌少，哪会嫌多？这位爷台赏给你，你乖乖拿了就是，在这卖什么乖？"

那卖面郎摇头道："一碗面五个铜板，多了我不能收。"

钱凌异一愣，没料到世上还有这等古怪事，忍不住骂道："哪来那么多废话，滚！"提起随身的长鞭，便往那人身上抽去，那卖面郎微微一惊，忙侧身闪过，那鞭子抽落在青石路上，清脆做响。

钱凌异见那人居然躲得开自己这一鞭，也是一奇，手腕立时翻转，鞭头绕住那卖面郎的脚踝，使劲一扯，那面贩如何识得厉害？登时扑地倒了。

金凌霜知道王府胡同不是寻常地方，不愿招惹是非，便低声道："大伙儿快走吧！别多耗时间。"

众人答应一声，纷纷还剑入鞘，钱凌异哼了一声，道："京城地方还真是无奇不有，便是个卖面小贩，举止也挺神气。真他奶奶的邪门。"

众人方欲离去，却见那卖面郎爬起身来，竟似无惧疼痛，又挡在昆仑山诸高手面前，说道："诸位老爷，小人有个怪脾气，生平不收赏钱，请您把银两拿回去。"

屠凌心见这人发疯一样，不由大怒，喝道："他妈的，这可不是活得腻了吗？"

正待举剑挥杀，钱凌异却哈哈一笑，道："难得遇上疯子，三师兄，交给我吧！"霎时又是一鞭打落，这鞭风声劲急，已是用上了七成真力，料来要把那面贩打个头破血流。

长鞭抽下，那面贩两脚不动，上身一侧，竟尔闪了开来，金凌霜见他身法不俗，心下一凛，已看出这面贩身怀武艺。钱凌异却是个莽撞的，哪管这许多，迳自冷笑道："疯狗小子，你爷爷又要摔你一跤啦！"手腕一摆，只见鞭头又往那卖面郎脚上卷去，这次鞭势凌厉，只怕那面贩要跌个头破血流。

鞭头卷来，只见那卖面郎微一举足，便让长鞭从脚下扫过，跟着嘿地一声，旋即一脚往前踏下，霎时已踩住钱凌异的长鞭。钱凌异大吃一惊，连忙运劲回夺，但那长鞭好似给千斤大石压住一般，只拉的他满脸通红，那长鞭却分毫不动。

这下昆仑众人都吃了一惊，方知这卖面男子身负惊人艺业。

金凌霜老练精到，早已看出卖面郎身带武功，只是一时间难以看出此人的师承来历。他暗暗留神，寻思道："这人功力深厚，若要过来劫夺东西，倒是不可不虑。"当下沉声道："阁下高姓大名？为何要拦阻我昆仑山办事？"

那人摇头道："诸位爷台，我只是要退了大爷们多赏的银子，得罪莫怪。"说着拿出伍定远适才赏给他的银两，便要奉还。

金凌霜见他仍不肯透露来意，便向莫凌山使个眼色，莫凌山会意，跨步过来，伸手接过银两，微微欠身，道："银两我们收下。昆仑山初进京城，凡事粗疏，多有得罪，还请阁下让道。"说着抱拳拱手，礼数颇为周到。

那卖面郎见他有礼，忙让在一旁，陪笑道：“大爷客气了。小人真的只是要奉还银两，岂有他意，还请诸位大爷原宥则个。”

昆仑众人见他退开，只道这人怕了，便从他身旁行过。也是钱凌异好事，他见这人貌不惊人，不过是个小小面贩，却胆敢阻挡昆仑高手走路，说来真大胆之至。想起适才马鞭还给这小子踩住，更是心中有气，待行至那面贩身边，悄没声的一剑刺下，便要将他当场了帐。

那卖面郎本已转身走回面摊，忽觉背后劲风紧急，竟是有人暗算，百忙中不及细想，忙纵身一跃，跳上了一旁官宅的墙头，身法却是又快又疾。

钱凌异见这人居然能闪过这招急狠阴毒的“大漠飞烟”，不禁心下暗惊，但嘴中兀自逞强，喝道：“兀那小子，今天叫你学个乖，以后少在老爷们面前胡闹！”

那卖面郎站在墙头，想起方才的凶险，不由大怒，大声道：“你们这些人好不蛮横，我也没怎么招惹你们，却怎地要杀我？若非我警觉的快，岂不已尸横就地？你们如此恶毒，眼中还有王法吗？”说着戟指大骂，竟无视对方手中的森厉长剑，一幅神态俱厉的模样。

钱凌异听他啰哩啰唆，满口道理，忍不住呸了一声，大声道：“王法？你老子我便是天理王法！”说着提起长剑，又要过去厮杀。

金凌霜眉头一皱，举手拦住，低声道：“办正事要紧，别再过去招惹事端。”

钱凌异给师兄拦住，自也不能再去生事，当下回骂道：“死小子！今夜算你好狗运，给你捡回性命啦！”说着走回人群，便要随众人离去。

伍定远虽给人拉着，但眼角一直静观那卖面郎的诸般举措，眼看此人拳脚虽有些生疏，不似名门子弟，但劲道非凡，功力深厚，料来也是名好手，此时不求他相救，更待何时？眼看便要给人拉出胡同，急忙张口大叫：“这位大侠！求你救我一命！”

一旁刘凌川见伍定远呼救，忙点上他的哑穴，但为时已晚，伍定远的呼声已传遍幽静的巷中。

那卖面郎听了伍定远的呼救，不禁一愣，当即跳下墙头，问道：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

为何拿住这位爷台？“

金凌霜见局面难以善了，不愿与这人多啰唆，他伸手拉过钱凌异，抱拳道：“这位小哥，我师弟向来莽撞，出手不知轻重，多有得罪，请你别在意。”

卖面郎不置可否，只望着伍定远，道：“这位爷台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张口呼救？”

金凌霜淡淡地道：“咱这位朋友身上有病，神智有些不清，一向夹缠糊涂，适才胡乱开口，你切莫当真。”

卖面郎欲信又疑，道：“这位大爷身上有病？小人略明医理，不妨让我替他把把脉。”

金凌霜脸色一沉，他在江湖上极有身分，刚才那番言语已给足面子，谁知这面贩还不知进退，那是自找死路了。

金凌霜不再理他，迳自向众人道：“咱们走。不必再理会这人。”

眼看众人便要离开，那卖面郎双手一张，又挡在众人前面，摇头道：“各位大爷何必急着走，这位爷台胃口不佳，吃不下面，看来真是身上有病。小人颇知药石，何不让我略效一二？”听他说话之意，竟是无意让众人离开。

金凌霜眼中杀机一闪，向钱凌异、刘凌川二人一眨眼，低声道：“做了，俐落点。”

钱凌异与刘凌川两人一齐出手，一挺无形宝剑，一运巨浪剑法，分从左右向那卖面郎攻来。这二人是江湖一流高手，说来都是有身分的人，岂能联手围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面贩？

只是这回他们一路从西凉赶赴京师，奔波劳苦，便是为了拿住这个伍定远，如今身居官府胡同，却给个莫名其妙的疯子拦住，众人深恐多惹事端，便想在三两招之内结束这怪异无聊的家伙。

这钱凌异向来自尊自大，先前他在这面贩手上吃过亏，更是急于挽回颜面，手上招数大见狠毒。

那卖面郎一惊，眼见钱凌异剑形飘忽，直若无影，不知要如何闪避，一旁刘凌川手中长剑又幻出金光点点，霎时手忙脚乱，慌忙间，急忙一大步往后跳开，稳稳飞出两丈远近，昆仑众人皆是一惊：“这人好高明的轻功，怎地江湖上没听过这么一号人物？”

钱刘二人见他身法迅捷，料知追赶不上，便即凝步。

钱凌异心下不忿，兀自戟指骂道：“死小子！有种就陪你爷爷过两招，这般躲着做缩头乌龟，又算是什么啦！”众人叫骂一阵，那卖面郎却躲在角落，不敢再来多事了。

一旁莫凌山劝道：“两位师哥，他既然不敢过来，那也不必和他一般见识，我们这便走吧！”

金凌霜心中烦忧，就怕京城高手如云，另有人过来抢夺要物，忙道：“六师弟说得是，咱们快些走吧。”

钱凌异又咒骂了几句，便随众人走开，忽地背后一股烈风袭体，竟有暗器掷来，钱凌异身形一个回旋，举剑挡格，只觉虎口巨震，手腕酸软，一声当地脆响，却有一物在地下碎成片片。昆仑众人吃了一惊，霎时一齐拔剑在手，只见地下碎了个面碗，不是那卖面郎掷来的，却又是谁?

屠凌心见小小一个面贩三番两次滋扰，实在太也狂妄，当下按耐不住，暴喝道：“全给我退开了！”狂吼一声，全身功力发动，运起“剑蛊”绝招，大踏步地冲向卖面郎，预备给他个痛快。

屠凌心位居昆仑第三把交椅，生性阴鹫险刻，向来不出风头，此时见几个师弟给一名面贩整治的束手无策，实在恼怒至极，便要亲自出手，杀却这不知好歹的小子。

伍定远此时虽口不能言语，但知屠凌心武功高明，足可与少林寺灵音大师较量，绝非钱凌异、刘凌川之流可比，这一出手只怕那卖面郎立时要命丧剑下，一时情急，举头便往屠凌心身上撞去，屠凌心伸手揪住伍定远衣襟，轻轻一推，伍定远便往墙上跌去，屠凌心冷笑道：“你这小子自身难保，也来多管闲事！”

说话间，忽见那卖面郎袍袖一拂，袖劲到处，竟将地下大大小小的残瓷碎碗卷起，霎时势道猛烈，直向昆仑众人飞去。

此时屠凌心首当其冲，他见情势危急，这些碎片附着浑厚内力，倘若正中要害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当下拔剑出招，手腕轻抖，剑刃立时幻出一圈寒光，剑锋到处，迎面疾至的众多碎片多遭震碎，但有些碗屑太过细小，屠凌心实在难以挡避，脸上被划出十来条伤口，鲜血淋漓，流上了眼皮。

屠凌心身旁的多名低辈弟子见师伯身上流血，还不知发生什么变故，惊愕之间，大批破碗碎渣已飞至眼前，众人慌忙躲避，纷纷大叫："妈呀！"、"贼子放暗器啦！"呼喊中杂着呼爹叫娘的惨叫声，竟有不少人当场挂彩。

钱凌异、金凌霜等高手见情势不妙，尽皆往后纵跃，或拂袖挥舞、或举剑狂劈，这才挡下天外飞来的碎屑。众好手江湖阅历丰富，还是给那卖面郎攻了个出其不意，虽然无人身受重伤，仍不免狼狈。屠凌心狂怒攻心，不及抹去眼皮上的鲜血，闭着眼便狂挥乱刺，当此危境，剑招丝毫不乱，只见他雷霆一剑刺向前方，出招无声无息，剑势却极其猛烈，正是成名已久的"剑蛊"绝技，料来那卖面郎定然要糟。

"剑蛊"刺来，便是江湖一流高手也要避其锋芒，屠凌心待要大开杀戒，哪知竟刺了个空，他急忙抹去眼皮上的鲜血，睁目一看，那面贩却已消失无踪了。屠凌心正要破口大骂，忽听钱凌异大喊："他妈的，姓伍的小子怎地不见啦！"

众人定睛察看，猛觉全身凉了半截，空巷中秋风飒飒，落叶纷飞，除了个面摊子与自己几个师兄弟外，却哪来伍定远的影子？众人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，看来伍定远定是被那卖面汉子劫走了。众人大老远的从西凉赶到中原，岂料又要徒劳无功，想起掌门人门规严酷，此番失手定有重罚，众高手一齐脸上变色。

金凌霜身为二师兄，乃是昆仑山的第二把交椅，当此要命关头不能慌乱，他定了定神，沉声道："大家莫慌！这两人必然还在左近，三师弟、四师弟，你两人看住巷口，别让闲杂人等进来，其他人随我来。"

昆仑山众人在巷中细细搜寻，有的翻上官宅墙头，有的伏地张望，一时四处搜寻，乱成一片，却始终瞧不见那两人的身影。

刘凌川道："二师兄，这附近大宅均是高官府邸，咱们这样拦路搜查，时候久了恐会出事。"

金凌霜摇头道："这姓伍的人非同小可，就算官差来了，我们也只有硬干了。"

刘凌川正待说话，忽听脚步声杂沓，竟有数十人走入了巷中，跟着远远传来钱凌异的喝问，似有什么人进到巷里。金凌霜脸色微变，

此地无数朝廷要员聚居，就怕钱凌异一个对答不慎，便有事端生出，忙提剑往巷口奔去，要把局面看个明白。

金凌霜奔到巷口，只见八名汉子扛着一顶大轿，正缓缓地向前行来。金凌霜凝目看去，这八名轿夫身形端凝，显是身有武艺，轿旁另跟随十来人，个个都做厂卫服饰打扮，这些人高矮不一，有的秃头高壮，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，有的面带病容，形若猿猴，形貌无一不是大异常人。

金凌霜见来人身具异相，心下暗暗惊骇，寻思道："哪里钻出这许多的高手？可别是冲着我们来的。"此时伍定远下落不明，却又遇上了无数好手，吉凶之际，颇为难测。

金凌霜正自心惊，却听巷口钱凌异已然提声怒喝，却是要那群人停步下来，哪知那些人全似聋了傻了，既不止步，也不答腔，只管抬着轿子行走。

一名弟子越看越怒，当场喝道："你们这些家伙好生无礼，没听见我四师伯和你们说话吗？快快给我停下了！"说着拦在路中，不让那群人过去。

那十余人却恍若不知，仍是直直地向前走去。

那弟子拔出长剑，怒道："都给我站住！"

语声未毕，忽听得"刹"的一声轻响，那弟子的身体不知怎地忽尔裂成两半，分向左右倒下，脑髓内脏，溅洒了一地。那群人抬了轿子，便从那弟子尸身上跨过，恍若不觉。

昆仑门人莫不大为骇然，不知这些人是何来历，杀人手法居然如此邪门，屠凌心丑脸惨白，问向金凌霜："方才那是什么暗器，二师兄可曾看清楚了？"金凌霜摇了摇头，也是一脸骇异。

屠凌心暗自惊惧，正要上前喝问，却见刘凌川抢先一步，已然挡在轿前，大声道："你们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，一上来便杀了我弟子，却是何道理？"

那群人仍是缓步向前，丝毫没将威震西凉的"剑浪"放在眼里。刘凌川见这伙人对他不理不睬，不觉大怒，手中金光闪动，剑已离鞘，他见适才门人被杀，却瞧不出个中门道，便先挚剑在手，以备万一。

刘凌川举剑当胸，大为戒备，可那群人仍是一步步走向前来，毫不以他手执利器为意，刘凌川知道他们每靠近一步，自己就危险一分，不由手中出汗，虽知几名武艺高强的师兄就在身旁，但方才这批人杀人手法既邪又快，自己能否挡下这批怪人的一击，心中仍是揣揣。

猛地青光一闪，似有一物向自己疾飞而来，这东西来势太快，刘凌川实在挡避不及，劲风扑面之中，已知无悻，霎时内心一悲，只得闭目待死。

却听“当”地一声巨响，震得刘凌川两耳生疼，他睁眼一看，却见自己仍好端端地站在原地，猛听一旁呼吸声沉重，急急转头看去，只见师兄屠凌心举着长剑，架住了一只大圆轮，那圆轮青光闪烁，锋锐无比，尾端却连着一条细若蚕丝的钢线，显然方才自己的弟子便是给这奇形兵刃剖成两半的。

正看间，只听屠凌心重重吐气，面色惨白，显是内力不济，屠凌心贵为昆仑山第三把交椅，内力何等深厚，岂知竟会给人压得抬不起头来？昆仑门人素知“剑蛊”之能，一时尽感骇然。

钱凌异拔剑出鞘，喝道：“大家一齐动手！”众高手虽知屠凌心生性高傲，对敌时向不喜旁人相助，但此刻大敌当前，总不能任凭他身受内伤，众人呼啸一声，一同拔剑往那圆轮击去。

只听“当”地一声大响，那圆轮给众高手奋力一击，快速绝伦的倒飞而去，猛地轿帘掀起，圆轮陡地飞入轿中，轿帘掀起只须臾间的事，以金凌霜、屠凌心等高手的眼力，也没看清楚轿中之人的面目。

屠凌心又惊又怒，饶他悍勇凶暴，此时也只连连倒退，与钱凌异一起执剑在手，护住了门下弟子。

刘凌川死里逃生之余，只感又惊又怒，眼看那群人仍然旁若无人地朝他走来，孰可忍孰不可忍，霎时大吼一声，奋力往身前一名秃头男子刺去，喝道：“好奸徒！我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下手竟这般狠辣！”

这刘凌川行事端稳，不似钱凌异那般狂暴浮躁，但这群人下手毫不留余地，若不是屠凌心眼明手快，早已被砍成了两半，他修养再好，心机再深，此时也不禁勃然大怒，因此一出手也是杀招，决意干翻了这群人再说。

刘凌川运起“剑浪”，剑光闪烁中，长剑猛往那秃顶男子刺去，这人只要不避不让，便要血溅五步，谁知那男子竟似疯了一般，依旧不挡不格，浑不把刘凌川的剑招放在眼里。

刘凌川见他轻视自己，反而暗自高兴，暗道：“你们这群人胆敢瞧不起我！待我先刺你几个窟窿再说！”他自恃剑法高超，纵横西域多年，这剑使的更是威风凛凛，势不可当。

长剑挺出，正中带头的那名秃头男子胸口，刘凌川大喜，手中加劲，奋力往那人胸口刺入，刘凌川心下暗喜，知道那人不死也要重伤，嘴角便露出狞笑。

正自欣喜间，岂知眼前那秃顶男子并未流血，只一步步向前走来，有如鬼魅一般。刘凌川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这是什么鬼门道？”霎时手上更是加力，真力送出，但长剑却不曾入体，反而缓缓向上弓起。刘凌川骇异至极，以为遇上了妖怪，急忙往后退去。

便在此时，那人忽地大踏步向前，伸手一抓，已夺下刘凌川手中长剑，跟着喀啦一响，已将刘凌川的宝剑折为两段。昆仑众人见了这等异状，不由得大叫出声。

金凌霜、屠凌心等高手都是见闻广博之辈，见这男子居然不怕长剑的锋利刃口，料知他手上定是练有外门奇功，众高手对望一眼，都知遇上了难得一见的强敌。

那人折剑之后，大手挥出，又往刘凌川喉头抓落，刘凌川行走江湖多年，没想到一入京城便遇过这等怪事，此时只惊得呆了，竟不知要出手格挡。

一旁莫凌山见状，一声轻啸，挺剑刺出，已替刘凌川接过这招。剑光幻动中，连出七剑，各在那人胸口、喉间、人中等要害各刺了一下，莫凌山外号“剑豹”，便是取其剑法之快，此刻果然势若飞瀑、疾似暴雨，叫人难以抵挡。

昆仑众人轰然叫好，纷纷想道：“大胆狂徒，这会儿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哪知那秃头男子身上要害连连受创，却浑似无事一般，连鲜血也没洒出一滴，一掌便向莫凌山推去。

莫凌山大怒，喝道：“大胆！”他不甘示弱，举剑向那人掌心疾刺，“当”地一声响，剑掌相交，陡然间手中长剑给掌力一震，居然成了碎屑，莫凌山大吃一惊，拿着空荡荡的剑柄，一时吓得呆了，便在此时，忽然掌力袭体，正中胸口，莫凌山给这掌打得口吐鲜血，身子便往后头摔出，滚倒在地。

昆仑两大高手上场不过一招，便已给人击败，金凌霜身为二师兄，已是不能不出面，他喝退门人，亲自走上前去，举剑拦路，沉声道：“这几位朋友，在下昆仑金凌霜，眼下敝派有些私务在此料理，劳烦诸位暂移尊驾。”

他这几句话已给足对方面子，表示折剑杀人之仇一概掀过，算是向他们求情了。谁知那群人依旧聋了也似，朝着金凌霜缓缓走来，不知是真聋呢，还是全没把他放在眼里，金凌霜又把话说了一遍，仍是无人理会。

金凌霜长年坐这昆仑山第二把交椅，什么时候给人这般看轻了？他重重地哼了一声，潜运神功，过不片刻，剑身上便结了一层寒冰，此时虽已入秋，但要在剑上凝合薄冰，也不是寻常江湖人物所能，昆仑众人见他“剑寒”功力如此，无不精神大振。

秋风吹来，暗巷落叶纷纷飘起，那群人却将金凌霜视若无物，只缓步向前，金凌霜更不打话，手腕一振，刷地一剑刺出，便向那秃头男子胸口杀去。

那人面无表情，仍然不闪不格，金凌霜心下冷笑：“凭你这点工夫，也想在老夫面前装模作样？有你苦头吃了。”剑尖甫及那人胸口，金凌霜大喝一声：“倒！”剑寒发出，一股阴寒无比的内力破体而入，那人惨叫一声，仰天倒下，一群人本是井然有致的往前行来，这下立时大乱。

这金凌霜的剑法所长在于内力，看来那人虽然练有金钟罩之类的武功，却无法抵挡内家真气的攻势，双方遭遇，力强者胜，那人登时落败，倒地不起。

金凌霜还剑入鞘，抱拳道：“在下班门弄斧，多有得罪，还请轿中朋友出来相见如何？”他前倨后恭，先给这群人一个下马威，逼得他们不敢再行放肆，却又留给他们一个面子，端的是老江湖的手段。

忽听轿旁一人尖声尖气的道："你们这些顽匪刁民，干什么挡住巷道，不怕惹恼了公公么？"

众人见说话之人尖嘴猴腮，身着太监服饰，不知是何来历，都是起疑，这厢金凌霜却是见闻广博之辈，乍见那人猿猴也似的外貌，登时想起了一人。当即一拱手，淡淡地道："阁下是东和宫的胡总管吧，在下昆仑山金凌霜，有些私事在这巷中办理，还请公公行个方便。

金某必定感念在心。"

原来那猿猴模样的人是东厂里的要紧人物，真名叫做胡忠，东和宫的鄂妃唤他做小忠子，官场上自是无人敢这般称呼他。金凌霜念在对方是朝廷中人，说话便谦和许多，好为自己留下余地。

只见胡忠眯起一双眼，眼窝上的皱纹挤在一块儿，猛一瞧来更像只猴子，却听他尖起嗓门，冷笑道："我管你们私事公事，你这老家伙要和咱说话，得先给我跪下！"

众人听他说话无礼至极，无不大怒。金凌霜尚未回话，屠凌心已是暴吼一声，喝道："放你奶奶的狗屁！要咱们跪你这没鸟的太监，没的脏了我的膝盖！"

金凌霜听他说话重了，面色陡变，急忙向刘凌川使了个眼色，刘凌川急急拉住屠凌心的衣袖，将他拖了开来。

胡忠是东厂的要紧人物，什么时候被人这般羞辱？一时狂怒不已，尖叫道："你们好大胆，咱家是给你们骂得么？明日我一字不变，把你们的脏话上奏刘总管，看你们昆仑山如何交代！"

众人闻得"刘总管"三字，面色真如上了一层严霜，刘凌川虽恨这些人下手毒辣，但一听是朝廷要员，只得忍气吞声，走了上来，拱手道："我们几个师兄弟不过是乡村野人，向来不知朝廷礼仪，请胡公公大人大量，别与我们计较了。"说着连连躬身，一旁金凌霜、钱凌异等人互望一眼，脸上都有忧色。

此时朝政大坏，政令颁行多由按察使江充把持，此人并非科举出身，却深受皇帝喜爱，官职虽非三公，却早已权势薰天，四下拉拢朝臣。其次便是东厂的刘敬，倚仗厂卫职权，揭人阴私，栽赃谋害，是以另成一派。昆仑众人明白眼前这批人与东厂渊源极深，昆仑山虽有江充撑腰，但得罪东厂岂同寻常？一时不知要如何应付。

那胡忠大怒欲狂，道：“你等既然知道我们是宫里的人，这就快快退开，咱们要进胡同里公干，若再不知死活，一率杀无赦！”那胡忠说到后来声色俱厉，身后几名太监也涌上前来，各挺兵刃，向昆仑山众人逼近。

金凌霜摇头道：“胡公公，大家都是为朝廷办事，请别强人所难了。我这里有江大人的令牌，要我昆仑山便宜行事，请您验过了。”说着将按察使的令牌奉上。

忽听一人高声尖叫道：“江充！江充！你们昆仑山就知道有个江充，眼里就没有我们总管刘大人吗？”

猛地轿子一斜，一人从轿中飘出，身法诡异，直如鬼魅，他手脚快极，一飘身出来，便伸手抢下金凌霜手中令牌。尖叫道：“你们尽拿江充来吓唬人，叫他来见我！”

昆仑众人见这名太监脸上扑着厚厚的白粉，嘴唇擦得红亮，武功却是奇高，想起适才就是他用霸道暗器杀人，人人心里大起戒备之感，登时举剑在手，一齐退后。

金凌霜眼尖，已认出这人是东厂的副总管薛奴儿，这人平素喜爱打扮的妖艳诡谲，江湖中人背地里给了个外号叫“花妖”，便是讥讽他打扮花俏，行事却又怪诞，便如妖魔一般。

金凌霜知道这“花妖”脾气暴躁，宫里身分又高，绝非胡忠之流可比，说来不能和他冲突，便躬身道：“薛公公，昆仑山金凌霜给您请安。”

薛奴儿扬起下巴，嗔道：“我要你请什么安？姓伍的那小子人呢？快给我交出来，省了麻烦。”昆仑众人听他直接开口要人，都是为之一惊，不知该如何应对。

刘凌川却甚老练，当即走上前去，微微躬身，道：“启禀公公，这姓伍的不在此处，敝派适才细细搜查过，想来他已经逃出城去了。”

薛奴儿见他满脸堆笑，也是一笑，骂道：“死小子，当你公公是三岁小儿吗？”

刘凌川陪笑道：“公公明鉴，这姓伍的真的不在这儿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薛奴儿已然怒气勃发，尖声道：“你还敢骗我！”

刘凌川一怔，只觉眼前青光暴现，跟着右臂一凉，他低头一看，忍不住“啊！”地一声大声惨叫起来，这个名震西凉的“剑浪”，此时赖以成名的右臂竟无声无息的被薛奴儿卸下来了，饶他阅历丰富，当此变故，也不禁痛哭失声，滚倒在地。

钱凌异与屠凌心立时冲上前来，举剑护住刘凌川，深怕他再遭毒手，昆仑山的低辈弟子们连忙抢上，替刘凌川包扎断臂伤口。

钱凌异戟指怒骂：“你们这些人是什么用意！三番两次的痛下杀手，难道我们昆仑山就这样任你们欺凌吗？”

薛奴儿冷笑道：“你们把姓伍的交出来，我自然放你们走路，否则这小子就是你们的榜样！”说着往刘凌川一指，神态狂妄，似乎昆仑众人已成他的刀下俎肉。

金凌霜哼了一声，伸手一摆，门下众人一齐拔剑，只听他沉声道：“薛公公，我一来敬你是前辈，不敢对你有丝毫失礼，二来公公是朝廷的要人，金某更不敢有所得罪。只是公公一上来便不讲江湖规矩，想将本派门人一网打尽，昆仑山今日别无办法，唯有一战而已。”

他几句话讲得不卑不亢，敌我众人都暗自称许。

东厂胡忠见昆仑山已动杀机，当即喝道：“把这批造反逆贼给我拿下！”这边东厂诸人也亮出兵刃，情势已是剑拔弩张。

薛奴儿两条细细的眉毛渐渐竖起，神情带着些许的兴奋，适才刘凌川与他说话时，只是稍微大意，一条手臂就这样给废了，此时众人见他这幅诡谲模样，更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，诸大高手握住剑柄，只待薛奴儿一动手，便要群起而攻。

第三卷 京城之会 第二章 相逢何必曾相识

“老兄，你跟着我走。”卖面郎低着嗓子，靠在伍定远耳旁说话，一边替他解开穴道。

伍定远啊了一声，正要回话，那卖面郎却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低声道：“胡同里两方人马混战，咱们正好趁机逃脱。”

原来卖面郎方才掷出碎瓷烂碗，用意便是要让昆仑山众人手忙脚乱，也好趁机将伍定远救走。他趁着众人心神大乱，便着地滚出，将伍定远一把抱起，跟着躲入一旁围墙的狗洞，藏身于官邸花圃之中。

昆仑众人虽然嚣张，但此地乃是王府胡同，也只敢在巷内巡查，哪有胆子冲进朝廷要员宅里搜捕？是以久久都找不到伍定远。

那面贩拉着伍定远疾走，伍定远虽不知这男子的来历，但此时性命危急万状，便算救自己的是条狗，也只有跟着走了，哪还有心思问东问西？他紧紧跟着那面贩，眼见他左一拐右一晃，尽在官邸花圃中的小径低身疾走，料来对此处地形极是熟稔。

不多时，两人沿着花圃，已然绕过大宅主屋，与先前的胡同相距已远。二人蹲在围墙之下，卖面郎道："翻出这面墙就是闹街了，等咱们跳出墙去，那些人再凶恶，总不能当街杀人吧？"

伍定远松了口气，道："多谢兄台高义相救，小弟实是无以回报……"

伍定远正待要说，那卖面郎脸色一变，忙掩住他的嘴，伍定远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大宅屋顶上有人来回走动，也不知是东厂太监，还是昆仑山人马。

那卖面郎皱眉道："怎地又来了这许多人？"他正自筹算脱身之计，那伍定远却是个老江湖，顺手在地下摸了块小石，运劲掷出，只听啪地一声，石块飞出了巷外，屋顶上几名把手之人一声低啸，便纷纷往石块落下之处扑去。

那卖面郎向伍定远微微一笑，眼神中满是佩服。伍定远此时心神不宁，见这人兀自嘴角带笑，忍不住一奇："都生死关头了，这人怎地还笑得出来，看来性子真有些特异。"

正想间，那卖面郎身形飞起，右足在墙上一点，已如大鸟般掠上墙头，伍定远心下暗赞，跟着也在墙上一踩，拉着那卖面郎的右手，一同翻出了高墙。

两人走到街上，此时华灯初上，闹街上行人来往，一幅太平繁华之象，与巷内肃杀的气氛大异其趣。

那卖面郎拉着伍定远的手，正待穿过闹街，忽然一名商贩打扮的男子匆匆走来，满脸堆笑地道："两位大爷，我这里南北货物一应俱全，您老人家过来看看吧！"

卖面郎不去理睬，与伍定远急急奔出，那商贩伸手拦住他二人去路，笑道："两位何必急着走？先看看小人给爷台们准备的好东西，要

不喜欢，再走不迟嘛！”

卖面郎往那商贩肩上推去，道：“让开些了，我们没工夫瞧你的。”

那商贩被他这么一推，上身只微微的摇晃，两足仍是牢牢的钉在地下，卖面郎与伍定远两人心中一凛，互望一眼，知道遇上了高手。

卖面郎扎下马步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右掌往前劈出，他知此刻情势凶险无比，要惹得后头追兵赶到，立有性命之忧，便要在数招之内将那人击退。

掌力将出未出，那商贩却浑不在意，竟不举手挡格，好似不知掌力厉害，卖面郎一愣，暗道：“这人怎地如此托大？莫非他真的是个小贩，不会武艺？”

哪知便这么一个耽搁，那商贩忽地一掌穿出，那卖面郎防御不及，胸口登时中掌，一口鲜血喷出。伍定远吃了一惊，这面贩望之内力浑厚，哪知临敌经验竟如此之少，三两下便着了人家的道儿。

伍定远大惊之下，忙飞足往那商贩踢去，那商贩退开一步，撮唇做啸，霎时间四周响起一片叫喊，大批人马忽地现身而出，已将两人团团围起。

伍定远见他们身穿厂卫服色，看来应是东厂的人马，不禁为之一惊，待见那卖面郎脸色苍白，看来已是受伤不轻，伍定远不愿连累他的性命，心想：“反正王宁大人已经垮台，世间没人救得了我，今日大劫难逃，我何必多害一人的性命？”便低声向那卖面郎道：“这位朋友，他们要拿的只是我一人，你赶紧走吧！”

卖面郎嘿嘿冷笑，道：“老兄之言大谬不然，我岂是求生以害仁之辈？”

伍定远不去理他，迳自向东厂诸人道：“你们要的是我西凉伍定远一人，诸位放我这位兄弟走，伍某便随你们去如何？”

那商贩模样的人笑道：“你这当口还敢和咱们谈买卖？你们两人谁都不许走！”说着一把抓向伍定远。

伍定远见他这一抓招式严谨，内力深厚，连忙侧身闪开，那商贩右脚一扫，踢向伍定远下盘，左手五指向他“车颊穴”挥去，伍定远左支右拙，慌乱之中，从怀间摸出“飞天银梭”，往那人脸上打去，那商

贩料不到伍定远还有这手暗器功夫，大惊之下，急忙伏地一趴，好似狗吃屎般地躲开银梭，东厂众人见同伴吃亏，一齐拔出兵刃，往伍定远身上砍去，这些人出手极重，不似昆仑山还想擒拿活口，只怕伍定远稍不留神，便要命丧当场。

伍定远舞起银梭，护住全身要害，东厂诸人连连进招，都给他挡了开来，当中一人见那卖面郎几欲软倒，想捡现成便宜，举起手上的金瓜锤，奋力往那卖面郎头上敲落，伍定远见那卖面郎浑浑噩噩，不知闪避，急忙大叫："小心！"

右手一挥，一招"流星经天"，银梭便朝那手持金瓜锤的汉子飞去，那人见银梭来势猛恶，一时不及闪躲，"啊"地一声大叫，银梭已然射中喉头，叫声从中断绝。

就在此时，伍定远后背失了银梭护身，不知被何人砍了一刀，这刀虽未正中要害，只划出一道口子，但已让他眼前一黑，痛得险些昏晕。

伍定远忍住疼痛，一脚往后踹去，登将那人踢了一个大觔斗，但脚背一痛，又被人狠狠打了一记，伍定远支撑不住，往前摔倒，东厂众人毫不留情，手上家伙一同往伍定远后心要害砍落。

眼见伍定远就要死于非命，那卖面郎不知从哪生出一股力气，一声大吼，并起双掌，猛地向人群里推去，东厂诸人见他重伤垂危，也不把他放在心上，手中兵刃毫不停顿，仍是朝伍定远砍落，手段凶猛至极。

便在此时，东厂众人忽觉呼吸不畅，竟是给那卖面郎的凌厉掌风所扰，众人心下大惊，方知厉害，待要闪避，其势却是有所不及，刹那间当前两人首当其冲，登被卖面郎的掌力震得冲天飞起。

那商贩模样的人大怒，骂道："死小子！"也是一掌朝那卖面郎推去，卖面郎举掌护身，两人双掌相接，身子都是一晃。

那商贩模样的人手上加劲，源源不绝地催动内力，料想那卖面郎已中了他的一招重手，若以内力拼斗，那卖面郎非输不可，果然卖面郎面色转青，一口鲜血喷出，显是真力不济，那人大喜之下，心力稍弛，掌力略略松却。

那卖面郎忽地大吼一声，双目喷出异光，奋起一鼓排山倒海的掌力，那人料不到这卖面郎还有这等内力，抵挡不及，只听“喀啦”一声，那人跌倒在地，胸前肋骨已被震断，眼见不活了。

东厂诸人心下骇然，寻思道，“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历，怎地打不死一般，却不知是哪门哪派的人物？”

那卖面郎举掌乱挥，又打伤了数人，东厂众人见他不要命般地乱打，连忙退开，那卖面郎伸手拉住伍定远，大叫道：“咱们快走！”两人相互扶持，连滚带爬的闯到街心，路上行人见他们满身鲜血，纷纷惊呼，往两旁闪开，街上立时空了老大一片地方出来。

却说昆仑山与东厂众人正待动手，猛听得巷外大呼小叫，金凌霜心中一凛，知道伍定远已然逃出巷中，当下道：“大伙儿不必多耗时间，快跟我走！”说着往向外奔去。

薛奴儿冷笑道：“哪里去！”跟着青光一闪，手中圆盘掷出，那暗器名唤“天外金轮”

，乃是一等一的霸道，此时猛朝金凌霜飞去，势道凶猛。

金凌霜料不到薛奴儿说动手便动手，大惊之下，只有往地下一滚，他虽然侥幸躲开，但身旁两名弟子闪避不及，只听惨叫连连，两颗人头滚落在地，那两名弟子竟又身首异处，死于非命。

那圆盘杀人之后，在半空中一转，血淋淋地飞回薛奴儿手中。

薛奴儿知道外头都是自己的人马，只要能拦下昆仑山的人，扳倒江充的证物便会落入自己手中，忍不住心下喜悦，狞笑道：“你们这些人给我安分点，一个也别想走。”说着转动手上圆盘，神色大是兴奋残忍。

先前昆仑山众人拦住了东厂高手，不让他们进到巷里，但现在形式逆转，反倒是东厂众人不让他们离去了。

金凌霜与屠凌心对望一眼，两人都知道这薛奴儿武功极高，并无自信能对付得了，何况一旁虎视眈眈的好手还不知道有多少，己方高手中刘凌川与莫凌山已然重伤，多名弟子被杀，看来昆仑山便要一败涂地了。

屠凌心虽知不敌，但他生性凶恶，此时仍不屈服，只沉声道：“这老东西给我应付，二师兄你带着大家走。”

金凌霜面色犹豫，摇头道：“不成，这人武功太怪，我不能让你犯险。”

眼看昆仑众人不敢上前应战，薛奴儿笑道：“你们到底敢不敢打？昆仑山好大的名头，原来都是不带种的，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！”

东厂诸人闻言，无不放声大笑，屠凌心眼中如同喷火，只想上前厮杀，但金凌霜老沉持重，不愿他贸然出面动手，一时间任凭东厂诸人狂妄嘲笑，却无人敢上前挑战。

东厂诸人正自得意，忽听巷口传来一个隽雅的声音，吟道：“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。”

东厂众人登时一惊，不知是什么人在故弄玄虚，胡忠尖声道：“什么人？快快滚出来了！”

昆仑众高手听了这个声音，霎时面带喜色，一齐躬身道：“弟子恭迎掌门人驾到。”

薛奴儿脸上变色，他当然听过“剑神”卓凌昭这个名字，没想到他人也在京城，便尖声叫道：“卓老儿既然来了，怎地还不现身，何必躲在暗处乱放狗屁？”

只听哈哈一笑，一人手摇折扇，神情潇洒，缓缓的从巷外走进，正是“剑神”卓凌昭到了。

东厂好手多半听过这人的来头，此时见他貌不惊人，看来如同一个中年儒生，人人都是惊疑不定。

却见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薛副总管好大的火气，伤了我们好些人哪！”

薛奴儿冷冷的道：“伤得不多，才杀了三个，砍了条手臂，不多，一点也不多。”

卓凌昭却不以为意，只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是啊！我这些徒子徒孙学艺不精，死了也是活该，副总管教训的是。”

金凌霜等人吃了一惊，都不知掌门为何如此说话，众人心中虽然不满，但在卓凌昭积威之下，却无人敢出异声。

薛奴儿闻言大喜，心道：“这卓凌昭根本是个纸老虎，一听到我的名字，吓得骨头都酥了。”当下大摇大摆的道：“卓老儿果然识相，你这就带着你这批徒子徒孙滚吧！永远别踏进京城一步。”

卓凌昭笑道："好啊！就听公公的吩咐，师弟们，大伙儿这就走吧！"说着便要率人离开。

薛奴儿想起伍定远便在巷外，当即笑道："不忙，不忙，卓老儿你在这胡同里歇一会儿，等我们办完事再说。"

卓凌昭笑道："公公一下要我做这，一下要我做那，这可让我糊涂了。"

一旁东厂几名好手笑了起来，他们见卓凌昭卑颜屈膝，都不把他当作回事，一人伸手往他肩上搭去，狞笑道："卓老儿，我看你怕得厉害，还是……"

那人话说得一半，却突然从中断绝，跟着一动也不动。

胡忠见那人站立不动，便叫道："你干什么来着！退开些。"说着往那人肩膀推去，岂料那人身子一歪，摔倒在地，竟然直挺挺的死了。

东厂众人大吃一惊，这才知道卓凌昭暗藏鬼胎，竟是有意与东厂为敌。

薛奴儿闷哼一声，适才卓凌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瞬间用内力震死他手下一名好手，下手之快，竟连他也没看清。薛奴儿知道遇上了绝世高手，决计怠慢不得，他冷冷一笑，当下伸手一挥，霎时众人一齐亮出兵刃，如临大敌。

卓凌昭好整以暇，笑道："各位好端端的，怎地动刀动枪了呢？大家千万别伤和气啊！"言语之间，全不把东厂诸人当回事。

薛奴儿心头有气，冷笑道："卓老儿，你妄称一派宗主，今日可大错特错。"

"嗡"地一声响，忽然青光闪动，一只大圆轮急速飞向卓凌昭，正是薛奴儿霸道至极的暗器"天外金轮"，这暗器好生了得，连屠凌心这等好手也难挡其锋锐，卓凌昭此时空着两手，一脸潇洒闲适，不知他要如何挡架。

猛听"啊"的一声惨叫，一人被大圆轮活生生的钉死，鲜血脏腑迸流一地，东厂众人大喜道："卓老儿死啦！"昆仑山众人惊疑不定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却听一声长笑，众人定睛望去，只见卓凌招单手提着一人，只见那人身上嵌着一个大圆盘，身着厂卫服饰，不知如何，竟被薛奴儿的霸道暗器杀死，只是卓凌昭手法太快，旁观众人虽不乏高手，却没人看出他如何下的手。

两次过招，东厂一瞬间便死了二名好手，薛奴儿却连卓凌昭的衣角也没沾到，武功显然远逊，胡忠怒道："卓凌昭，你明知这些人都是朝廷命官，你还敢动手杀人！你……你……

这……你……"

他话尚未说完，只见卓凌昭一挥手，一名昆仑山弟子躬身走上，两手高举，奉上一柄长剑，众人见那柄剑窄薄削长，连着黑漆古拙的剑鞘，当是卓凌昭惯用的配剑。

胡忠脸色惨白，知道卓凌昭便要出剑，他心中畏惧，连说了几个"你"字，却挤不出一句话来。

卓凌昭微笑道："薛副总管好霸道的暗器，本座已领教过了，念在贵方的一番盛情，卓某岂能不投桃报李？"说着手按剑柄，凝视着薛奴儿，道："薛副总管，卓凌昭今日斗胆，想请你指教一二。"

昆仑众人虽然追随卓凌昭多年，但近年已甚少见他用剑，那日卓凌昭便与灵音放对时，也只空手应敌，不曾拔剑出招，众人见掌门人长剑便要出鞘，无不精神大振，霎时齐声道："弟子恭睹掌门人神技！"

东厂诸人见卓凌昭这个势头，心里都想起了江湖上的那两句话："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"，卓凌昭自号"剑神"，剑法如何高绝，恐怕自己今日有幸躬逢其盛了。敌我双方一齐转头望向薛奴儿，要看他如何示下。

这厢薛奴儿首当其冲，不禁脸上变色，他也听人说过卓凌昭武功如何厉害，自己平日虽然推称不信，但此时见他举剑在手，一脸杀气腾腾的模样，却又不能不叫他心惊胆跳。

薛奴儿心下沉吟，想道："这厮数月前大败少林寺的金刚，看来真有些鬼门道，决计小看不得。我薛奴儿何等尊贵身分，何必与他这等乡野村夫争锋？今日不宜犯险开战。"

心念甫定，便尖声道：“昆仑山杀害朝廷官员，擅自拦堵京师要衢，罪不可赦，待咱家禀明总管，再行定夺！”却是打了退堂鼓。

卓凌昭见对方给自己吓退，登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薛副总管如此识时务，真不愧刘总管平日的教导之功啊！”

薛奴儿听他出言嘲讽，只恨恨地瞪了一眼，却也不敢上前挑衅，一旁胡忠低声道：“副总管，那羊皮在姓伍的手里，咱们不能就此放手啊！”

只听“啪”地一响，薛奴儿已在胡忠脸上重重煽了个大耳光，胡忠满面尴尬，只得摸着红肿的脸颊，急急退下。其余众人发一声喊，便也退去。

卓凌昭见敌人退去，便吩咐道：“金师弟，你带同受伤人众先行离开，屠师弟、钱师弟，你们与我来。”

昆仑众人扶死携伤，随金凌霜离开，其余身上无伤的，便与卓凌昭一同往外行出，众人见掌门亲至此间，料来京城虽大，却无人敢挡“剑神”的一击，霎时个个精神抖擞，走起路来更是虎虎生风。

卓凌昭何等人物，这次亲自出马，自是势在必得，前后几月他布下大批人马，始终没有半点收获，倘若此次又在京师失手，却要他这张脸往哪搁去？昆仑山众人或骑快马，或展轻功，瞬间便将王府胡同围得水泄不通，料来伍定远插翅难飞。

却说卖面郎与伍定远摆脱东厂的纠缠，两人浑身浴血的奔至街心，京城百姓什么时候见过这等怪模怪样的人，轰地一声往后让开，伍定远见卖面郎捂胸呕血，蹲在地下，忙上前道：“朋友，多谢你出手搭救！剩下的事，我自个儿应付得了，你自管走吧。”

卖面郎转头看去，眼见伍定远背上鲜血淋漓，显然也支撑不了多久，只摇头一笑，道：“那可不成。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上天。这位兄台，你身上伤势甚重，我不能让你独行。”

说着便要站起身来。

伍定远见他眼神中带着一抹淡淡愁色，举止间颇为豁达生死，忍不住摇了摇头，心道：“这人好生奇怪，怎地毫不在意自己的性命？难道他不怕死么？”

他见卖面郎身子摇晃不定，忙伸手相扶，但自己血流过多，一时头晕眼花，竟与卖面郎一同滚倒在地。

那卖面郎喘道："小心些，让我先扶你起来。"说着伸手过去，便要将伍定远托起。伍定远给他托了几下，身子勉强抬起，哪知脚下一软，又是滑倒在地。两人登时滚做一堆，模样狼狈不堪。

两人互望一眼，虽在困顿之际，却也禁不住哈哈大笑，围观百姓见这两个满身血污的男子互搂互抱滚在地下，模样非只古怪，甚且嘻嘻哈哈，都是骇异不已，不知这两只怪物是从哪里钻出来的。

伍定远自逃亡以来，何曾放怀笑过？想起自己尚在险地，居然还能嘻笑不绝，霎时也觉自己行止荒唐不经，倒似血气方刚的小儿一般。想到此节，更觉忍俊不禁，登时放声大笑。

两人笑了好一阵，忽听远处有人叫喊，看来追兵已到。卖面郎见伍定远脸上变色，忙喘道："老兄不必忧心，我在这附近卖面已久，地势甚熟，不怕逃不出去。"说着勉强起身，拉着伍定远，两人往一条窄巷走去。

二人一进窄巷，伍定远便闻到一股惊心动魄的恶臭，如腐鱼、如烂粪，中人欲呕，他心下起疑，不知那卖面郎为何带自己来到此间。

两人紧紧地挨着，一步步往巷里走去，行了片刻，卖面郎忽道："好了，我们从这儿下去，一路可以通到香山寺。"

伍定远张目望去，只见那卖面郎指着一个孔穴，下头正传出一阵浓烈至极的恶臭，却不知是什么奇怪所在。伍定远低头看了一阵，惊道："这……这是什么地方？"

卖面郎道："这是王府胡同倒污水、倾大粪的地方，这沟连通永定河，除了几处开口外，整条沟都在地底。我们从这逃脱，料来不会被人发现。"

伍定远望着那处孔穴，只见里头满是粪便，不知更深处有多污秽，光想想就要作呕了，何况要跳将下去？他头皮发麻，颤声道："老天啊呀！难道……难道没有别处可以逃生了吗？"

卖面郎正待回答，忽听巷中脚步声轻响，显然有高手潜入巷里。伍定远审度厉害，一声轻叹，咬住银牙，闭紧双眼，当场便往粪孔跳下。只听扑通一声，大粪混着污水淹过口鼻，奇臭难言。

伍定远拼死忍耐恶臭，却听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忙低声道：“快下来！有人追来了！”

这下倒轮卖面郎苦恼了，伍定远连声催促，那卖面郎捏住鼻子，霎时也是一跳，伍定远正自张口，那卖面郎落下孔道，粪水登时溅入口中。伍定远哀嚎一声，惨然道：“老兄，你下来时不会打声招呼吗？”

卖面郎苦笑一声，伍定远呸了几下，两人便往沟渠深处游去。

却说昆仑山四处找不到伍定远，只气得卓凌昭面色惨白，众门徒心惊胆战，一行人翻遍大小巷，就是找不到这两人。

卓凌昭脸色凝重，沉声道：“这伍定远倒底跑到哪去了？你们谁有主意？快快禀来！”

众门徒彼此相望，都没有说话。

卓凌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找不到伍定远，大伙儿也不用回昆仑山了。”

众门人见掌门大发脾气，心下担忧，都是低下头去。

钱凌异帮腔道：“是啊！我们身受江大人重托，岂能空手而回？大伙儿快想想办法！别让掌门人操心！”

卓凌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钱师弟，莫说别人，你自己有没有主意？”

钱凌异尴尬一笑，支支吾吾地道：“我…我刚才好像看到两个人往那条窄巷奔去……”

说着胡乱朝一处小巷一指。

屠凌心不待众人说话，当即往窄巷奔入，偏有这么巧，钱凌异胡诌乱指，居然指到了伍定远逃脱之路，果然屠凌心大声叫道：“这里有条小沟，他们定是从此处逃脱的！”

昆仑山众人连忙奔近巷内，人人闻到滔天恶臭，无不掩住了口鼻，待见了那处粪孔，更是骇然出声，连那“剑神”也是面色铁青。

过了半晌，众人只是盯着粪孔瞧，不知高低。卓凌昭皱眉道：“钱师弟果然了得，这么多人都找不到这个机关，多凭你细心谨慎，不然我们又要栽了个觔斗。”

钱凌异面有得色，说道：“这也不全是我一人的功劳，大伙儿不都有出力吗？”他还待唠唠叨叨的说下去，屠凌心皱着一张丑脸，低头看着粪孔，说道：“钱师弟，这次抓到伍定远全是你的功劳，没人敢跟你抢，你下去吧！”说着朝下头一指。

钱凌异见那粪孔里满是黄白之物，脸上变色，嚅嚅喏喏地道：“这……这光闻就不得了啦！哪……哪能下去啊！”

卓凌昭面色沉重，说道：“钱师弟，偏劳了，本派这次东来能否大功告成，全在你这一举。”众人一齐望向钱凌异，脸上都是敬佩的神色。

钱凌异脸上冷汗直流，说道：“他妈的，我……你……我……”

钱凌异正自害怕，忽然屁股上挨了一脚，他立足不定，便自摔落粪坑，昆仑山众人一起惊呼，纷纷闪躲溅出的粪水。

钱凌异摔跌下去，头下脚上地插在粪孔里，弄了个满脸屎尿。他大怒欲狂，急忙翻身站起，暴喝道：“操你奶奶雄！是谁踢你老子的！”

正凶恶间，却见众门人掩嘴偷笑，一人缓缓走了过来，掩鼻道：“四师弟，你好好干，回头本座会大大奖赏你。”钱凌异见这人神情俨然，正是掌门卓凌昭，看来适才那脚定是他踢的。

钱凌异神色惨澹，不知要如何推搪，又听那屠凌心笑道：“老四，你可快点游水啊，姓伍的他们要走远了！”

钱凌异见他幸灾乐祸，只感气愤至极，但掌门站在一旁，却又不敢多说，只狠狠地白了屠凌心一眼，咬住了牙，自往深处游去。

却说伍定远与卖面郎两人急速在黑暗的粪渠中爬行，幸好时节已然入秋，天候渐寒，这臭味也不至加重，两人走走呕呕，不顾身上有伤，瞬间游出里许路，俩人正游间，忽听后头有人大呼小叫：“他妈的，一群死人，自己不会下来啊！偏要我干这苦差事，老子操你祖宗！”

伍定远认出是钱凌异的声音，忙道：“昆仑山的人追来了，我们快走！”

两人又游出里许，前头忽有微微星光，卖面郎欢声道：“出口在这儿了！”便与伍定远相互扶持，爬出沟渠。

出得粪渠，只见满天星辰，已然到了近郊香山寺附近，卖面郎道：“今儿是十五，香山寺里必然香客云集，咱们躲到那里去。”

两人连忙往香山寺奔去，他们自知全身大粪极是骇人，便从小径悄悄入庙，谁知今夜香山寺着实热闹，到处都是善男信女。众人参拜间，忽地闻到一股恶臭，其腥其腐，在所难言，众香客讶异无比，不知哪里飘来这股骇人怪味儿。

众人正自惊疑不定，猛见两个肮脏至极的乞丐挨着墙角，正想跑入偏殿。一名香客惊道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！可是鬼么？”众香客大吃一惊，纷纷闪躲开来。只留了伍定远与那卖面郎呆呆立在偏殿门口，神态尴尬之至。

庙中一名和尚急急奔了过来，大声道：“你们这两个人，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干什么！”

伍定远与那卖面郎暗自叫苦，两人身上有伤，走路已是不易，这般奔驰后已是全无体力，登时被人拦住，那几个和尚见两人满身黄白，倒也不敢真的碰他二人，只大声喝道：“你们这两个乞丐，快快给我滚出庙去！”

两人此时心力俱疲，只蹲在地上不住喘气，哪有气力回话，一名和尚拿出扫把，往他们背上扫去，喝道：“快走！快走！别在这吓人了！”

伍定远以往是威震西凉的捕头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，只是背上伤口火烧般的疼痛，全身挤不出一丝力气，只好蹲在地下挨打，一旁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，人人掩鼻笑看。

两人正挨打间，忽然有一人推开众人，走到那群和尚身边，说道：“你们这是做什么，这般打两个乞丐。”

一名和尚道：“我们也不是要欺侮这两人，只是他们身上臭得不成话，不赶出去不行哪！”

那人身着家丁服色，瞄了伍定远与那卖面郎一眼，掩鼻皱眉道：“大师父说的也没错，确实脏臭得紧。”他摇了摇头，又向和尚们道：“我家夫人最有善心，见不得这种可怜人挨打受委屈，我这里有十两香火钱给几位大师父，快带他们去沐浴换衣。”

众和尚合十赞叹，纷纷住手，那家丁头也不回的走了，一名百姓问道：“究竟是哪家的夫人，这般的好心啊？”另一人道：“啊呀！你连这都不知道啊！那位贵妇哪，就是当今兵部尚书的夫人，才从扬州上来没多久哪！”说着往一处指去。

伍定远抬头看去，只见远处家丁围绕，簇拥着一个衣着华贵的中年贵妇，那贵妇圆圆的脸蛋，气质高雅，一看便知出身名门。

那卖面郎原本趴在地下，忽地全身一震，直往那中年贵妇看去，好似痴了一般。和尚们笑道：“好啦！你们两个家伙真是幸运，遇上活菩萨啦！”说着将伍定远与卖面郎托起，带去冲水换衣，那卖面郎却似呆了，虽给人拉着，目光却始终不离那中年妇人。

过不多时，两人换上粗布衣衫，活脱是庙里的火工，伍定远道：“兄台，我看咱们暂且躲在此处，也好歇息一阵，你说如何？”

那卖面郎若有所思，魂不守舍，直待伍定远把话说了两遍，这才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也…

也好。“

伍定远见他神思不属，倒也不以为异，料来适才厮杀定是太过激烈，才让他心神不宁。

当下两人便混在香客之中，掩人耳目，料来不要与追兵正面朝相，当不至被人认出。

过不多时，忽听众香客大声惊叫，纷纷奔逃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不知发生何事，忙转头去看，只见庙门口一人满身粪便，浑身恶臭，兀自大摇大摆地走进庙来，只听他口中还不住喝问：“喂！你们这些人，有没有看见两个全身粪便的人跑进庙来！快说！有没有！”神态凶狠，旁若无人，活脱是个恶霸。

众香客听他问的粗鲁，无不掩嘴偷笑，那人怒道：“笑什么？快快回老爷的话，有没有见到两个浑身粪便的人？快点说！”

一名百姓嘻嘻笑道：“有啊！”

那人大喜道：“快说！在哪儿？”

那百姓笑道：“两个倒没瞧见，一个却在眼前，老兄你去找面镜子照照，那便找到两个啦！”

那人怒道：“他妈的，居然消遣你老子！”

庙中和尚见又来了一个肮脏无比的乞丐，纷纷大怒，提起棍子冲了出去，对着那人就是一阵乱打，那人狂怒不已，登时和庙中和尚殴斗起来。

伍定远见那人正是昆仑山高手钱凌异，他忍住了笑，知道昆仑山好手立时便要赶到，趁着庙中和尚缠住了钱凌异，非得赶紧逃走不可。

伍定远回头一看，那卖面郎却不知去向，他连忙在庙中四处找寻，忽见一人呆呆的站着，面带愁容，正是那卖面郎。

伍定远伸手拉他，低声道："有人追来啦！快走吧！"

卖面郎却似痴了，只是恍若不觉，伍定远只好连扯带拉的把他拖走，急速从后山逃走。

大殿之中一众和尚们兀自叫嚷不休，料来钱凌异也不敢在京城胡乱杀人，只得莫名其妙的给人拖住乱打。

两人往后山小径乱窜，他们身上带伤，走走停停的赶了几里路，伍定远指着一处破庙，说道："我们上那儿歇歇。"

两人甫进庙里，忽地下起大雨，稀哩哩的落将下来。二人各自找了块干爽的角落坐下，稍事歇息。

伍定远一边包扎伤处，一边喘气道："这可真险，差点就给他们抓着了，今夜全靠兄台救命，在下感激万分。"那卖面郎点点头，却不言语。

伍定远见他心事重重，歉然道："都是在下连累兄台，害得你跟我四处逃亡，实在过意不去。"说着站起身来，深深一揖。

那卖面郎忙道："些微小事，何足挂怀。"

伍定远道："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岂能说是小事一件？总之在下欠你一份情，日后必当图报。"

卖面郎摇摇头，看着黑夜中落下的雨滴，沉默不语。

伍定远见他愁眉不展，便打话道："我与兄台亡命一场，却不知彼此姓名，说来实在难为情。"他哈哈一笑，自道姓名，说道："在下姓伍名定远，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"

卖面郎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小弟名叫卢云。"

这卖面郎就是那落第秀才卢云。他自离开扬州后，一直在江湖漂荡，每日以卖面糊口，四海为家。闲暇时习练武艺，日子虽不宽裕，但比起给人轻视笑骂的日子，已然强上许多了，只是他始终斩不断心中的情丝，明知和顾家小姐难有了局，还是每日郁郁。

几个月前他到了京师，就此长居下来，哪知刚巧不巧，遇上伍定远过来吃面，只因他性格易于激愤，一时冲动出头，便阴错阳差地卷进这档事情里。

伍定远见卢云面有愁容，还道是为了他的事发愁，便道："卢兄大可放心，我明天就要离开京城了，到时不会再连累你，可别再烦恼了。"

卢云一怔，忙道："伍兄误会了，小弟是为了旁的事烦恼，倒不是忧心日后处境。"

伍定远一奇，暗道："这人还真是奇怪，这当口还有什么事比性命更要紧的，他居然还有心思去想旁的事。"他细细打量卢云，见他三十岁不到的年纪，虽然衣衫褴褛，但那一身浓浓的书卷气还是透了出来。

伍定远问道："卢兄弟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一表人才，怎么会沦落到卖面的地步？"

卢云微微苦笑，说道："乱世文章不值钱，能保住一条性命吃饭，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"说着摇了摇头，无奈中却有三分自谑。

伍定远听他自嘲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道："好一个乱世文章不值钱，兄弟果然是个读书人！"他笑了一阵，问道："卢兄弟日后有何打算？就这样一辈子卖面吗？"

卢云摇头道："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倒是伍兄以后要如何度日？那些人还会继续追杀你吗？"

这回轮倒伍定远沉默不语了，王宁大人已遭革职，天底下无人能救得了自己，血案沉冤，无一得报，饶他精明强干，这时也不禁惘然。

黑暗中两人各自怀着心事，不约而同的叹了一口气，两人相互凝视，又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。

伍定远哈哈大笑，朗声道：“天下无难事，我就不信我一辈子便这么倒楣！总有我西凉伍定远出头的一天！”

卢云见他脸上满是光辉，便点头道：“伍兄面相堂堂，绝非凡人，自当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”

伍定远听他这般说，自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瞒卢兄弟，我以前住在西凉，得罪了一批歹人，这才给人一路追杀，沦亡到京城来。”他自知仍是逃犯，便不愿明说自己的身分，以免吓了卢云。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不过仗着我身上还有一样法宝，未必不能替自己平反。大家走着瞧吧！”

卢云一愣，奇道：“法宝？什么法宝？”

伍定远自知羊皮兹事体大，知道的越少，便多一分好处，当下只含浑地道：“我手上有这帮贼人作恶的罪证，来日遇上了清官，自能以此平反了。”

卢云哦了一声，颔首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伍兄带着要紧东西，难怪会被人追杀了。”

两人说了一阵子话，便把供桌拆了，取过地下的旧蒲团，分当床睡。二人面对面躺着，经过这夜的同甘共苦，忽然有了知己知心的感觉，伍定远以往只有下属围绕，难得有什么真正的好友，他嘿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卢兄弟，想不到我在患难潦倒之际，还能结交到你这样的好友，真是天意啊！”

卢云点头，转头看着门外飘下的雨丝，轻轻地道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

伍定远默默念着这两句话，一时触动心事，眼眶忍不住红了。

两人累了一夜，听着潇潇冬雨，各自在庙中安歇。

第二日两人起了个早，庙外雨势转大，望出去水蒙蒙的一片，伍定远深怕昆仑高手旋即赶到，自知越早离开京城，越是安稳妥当。他沉思半晌，想道：“听说东北人烟罕至，倒是个避祸的好所在。看眼下情势，只有逃到关外，先住个一年半载再说了。”

他心念笃定，便问道：“卢兄弟，我现下别无去处，只有逃到关外避祸了。倒是你有啥打算？可要回去京城？”

卢云听了这话，只低下头去，霎时前尘往事，一一飞入心中。蓦然之间，一股孤寂袭上心头，只觉人生萧索无奈，一时竟是满心寂寥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满心无奈间，卢云苦笑一声，抬起头来，正要说话，忽见伍定远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，他眼神中竟隐隐有着期待之意，卢云心下一醒，想道："看这伍兄嘴上不说，其实心中属意，却是要我随他一行。"

想起世上还有人如此期待自己，卢云忽地有些开心，他嘴角泛笑，便道："我这面贩出手劫人，怕也有些名气了。若要明目张胆地回到京城卖面，恐怕三两天便要出了乱子。"他望着伍定远，微笑道："我看这天子脚下，我也是待不住了。"

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只感又惊又喜，忙道："听兄弟的意思，可是要与我同行？"

卢云笑道："卢某身无长物，连面担子也没了，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？"

伍定远大喜，此行路上有个人作伴，那是不愁没人照应了。他正要哈哈大笑，忽地想起路行危险，别要让卢云与灵音、李铁衫等人般，也给陷了身家性命。他摇了摇头，叹道："卢兄弟，眼前你待我如此，伍某更不能害你。这趟逃亡非比寻常，可说凶险万分，唉……你我还是分道扬镳好了。"说着说，只低下头去，脸上神情满是沮丧。

卢云摇了摇头，笑道："伍兄莫说见外话。卢云烂命一条，便算死在路边，也不必谁来收尸。这区区生死又有什么好怕的？"说话间走向庙门，跟着回过头来，就等伍定远同行。

伍定远见他如此豁达，心下自是感动无比，心神激荡间，只想日后逃脱性命，定当好好补报卢云一番。

此时雨势转大，但性命危急，二人顾不得大雨倾盆，便即赶路。

行出数里，只见大批官差把持要道，盘查来往行人，伍定远是捕快出身，官场道理明白，自知江充与东厂已各自调兵遣将，这下不只江湖高手追杀，还有官府全力查缉自己，他不敢再走阳关大道，便改走山间小径。

行了三五日，路上已不见官差，伍定远盘算一阵，料知已脱险境，这日见到了一个小小市集，并非是什么大地方，想来东厂、昆仑山等人还不至寻到这等地方，他们俩人一路摘采野果而食，口中早已淡出鸟来，此时再也忍耐不住，便往那市集而去。

两人一入小市集，便速速找了家酒店吃食，连着数日赶路，二人衣衫略见残破，只是各自养了几天伤，武功已尽复旧观，伍定远一边饮食，一边打量镇上来往行人，察看有无可疑人等，卢云倒是放心大嚼，一幅浑不在意的模样。

正吃间，忽见一胖一瘦两名老者晃过店门，一人生得胖大无比，好似一颗圆滚滚的大橘子，手上拿着一只大秤杆，不知作何之用。另一人却瘦得有如竹竿，一张马脸长得离奇，手上却拿着金晃晃的一只大算盘，好似客店掌柜一般。伍定远是老江湖了，一见这两人形迹诡异，登时留上了神。

那瘦老者停在店门口，高声叫道："师哥，这里有人卖吃的，我饿得很啦！咱们吃点东西好不好？"

胖老者也驻足下来，面上神情甚是不耐，只听他皱眉道："师弟啊！你可又饿啦！你且说说，咱们为何要捡这些荒僻小路走？"

瘦老者两眼瞧着店里，嘴上斜斜一歪，没好气地道："是你要走小路的，我怎么知道你要干什么？搞不好要去逛窑子呢！"

胖老者大怒，说道："放屁！咱们走小路不为别的，只为早一步赶进京城！你一下肚饿，一下拉屎，就走到明年也不成。"

瘦老者嘻嘻一笑，摇头道："师哥啊，人要饿起来，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哪！你要不许我吃东西，待会我肚子一饿，只怕会在你的肥屁股上咬个两口！"

胖老者骂道："死小子，这把年纪还这么幼稚可笑，好啦！咱们进去吃吧！"

瘦老者闻言大喜，一溜烟的飞奔进店，身法之快，实所罕见，哪知举止却似三岁小儿一般。伍定远与卢云对望一眼，眼看对方身怀武艺，却不知是何来头，二人不动声色，低下头去，继续吃喝。

二名老者甫一坐定，瘦老者便用力拍桌，大声吼道："店家快快过来，咱们饿昏啦！我师哥大肥猪要给饿成野山猪啦！"

胖老者听他阴损自己，只呸了一声，恨恨地道：“他妈的，你说话像个人样成吗？”

过不多时，两人各点了碗面，店小二甫一端过，二人便稀哩呼噜地吃了起来，好似那面美味无比，那胖老者尤其吃的快，看来他口中虽然不满师弟，其实自己也饿得狠了，吃口面，吞口汤，好似身在云端，飘飘然不知所以。

伍定远看得心热，想道：“这面好像不坏，一会儿也来吃上一碗。”

他转头望去，待要与卢云说话，忽见卢云神情专注，仿佛全身布满功劲，伍定远心下一奇，正要发问，却见卢云眼也不眨，只在偷看人家面碗。

伍定远心下暗暗奇怪，想道：“不过是碗面而已，咱卢兄弟怎地这般神情？难道这碗里藏着什么武林秘笈不成？”

伍定远哪里知道，这卢云生性最是执拗不过，一日卖面，便已成痴，此时遇上别家馆子手艺了得，面料美味，便趁机钻研起来，日后也好揣磨个中奥妙。

胖老者吃了几口面，忽地手指门外，大声道：“师弟，你看！那是不是紫云轩的人？”

伍定远本在留意卢云的神色，一听胖老者说话，便又定过神来，转看那两名老者的动向。

那瘦老者见师兄眺头望外，忍不住奇道：“紫云轩的人来了？我怎地没瞧见？”

胖老者睁大眼睛，大声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你快去瞧瞧，别让人家走了。”

瘦老者急忙答应一声，跟着追了出去。

瘦老者甫一离去，却见胖老者探过头去，大口偷吃他师弟的面，瞬间便吃光喝尽，看来方才出言用意只在相骗，也好偷碗面吃。伍卢二人见胖老者行径如此，忍不住相视一笑，都知这两人为老不尊，行为幼稚无聊。

过不多时，瘦老者走了回来，苦着脸道：“哪来紫云轩的人，师哥你骗我。”他坐了下来，待要吃面，却发现碗底朝天，已被人偷吃干

净。

瘦老者大怒道："师哥，你为何如此无聊？你若想吃面，再多叫一碗不就成了，何必来偷吃我的！"

胖老者嘿地一声，摇头道："你可别诬赖好人，这面不是我偷吃的，刚才你出门时，我见到紫云轩的人跑了进来，偷偷地把你的面吃了。"看来这人心思机敏，话头转的甚是灵光，这谎言竟是丝丝入扣，全无破绽。

瘦老者呆了半晌，跟着双眉一挺，大怒道："师哥，咱们同门义气一场，有人偷吃我的面，你为何不加阻止？"

胖老者举起食指，在师弟面前摇了摇，道："你又冤枉我了。你人在外头，我怎知这面是不是你施舍给人吃的？我若贸然阻拦，别人岂不说你小气？"

瘦老者听了这话，只连连点头，道："是啊！还是师兄细心，我最恨旁人说我小气。"

胖老者摇头道："不是吧，说你句小气算什么？别人若说你幼稚无知时，只怕你要给气炸了吧。"

瘦老者伸手掩面，跟着长叹一声，道："他奶奶的，世人无知，世人无知。"看来这"幼稚无知"四字，定与瘦老者焦孟不离，一听之下，便是三分悲凉，七分无奈，十分气愤。

伍卢两人听他师兄弟的对答，都是忍俊不禁，各自偷笑不止。

说话间，胖瘦老者又各叫了碗面，两人正自大吃大嚼，忽见瘦老者面朝门外，叫道："师兄！紫云轩真的有人来了哪！你居然没有骗我！"

胖老者嘿嘿一笑，知道他这师弟也要有样学样，好来恶整他一番。当下不加理会，只是低头吃面。

瘦老者伸手过来，摇了摇胖老者的手臂，低声道："师兄，真的有人来啦！"

胖老者呸地一声，正要出言讥嘲，忽听门口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，说道："店家，给来几个干净的小菜。"

胖老者一愣，想不到真有人进门来了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十来名男子簇拥着一名女子，正自缓步进店，只是她神情略带稚嫩，却是个明

艳照人的少女。那几名青年男子身穿长衫，神态恭谨，都在招呼着那女子坐下，看来这女子身分定是不凡。

瘦老者笑道："师兄你瞧瞧！这不是紫云轩的人吗？这下咱们可省了不少力气了！"

胖老者摇头道："胡说八道！这几个家伙愣头愣脑的，怎能是紫云轩里的人？"

瘦老者听他出言反驳，便哼了一声，发了驴劲儿，大声道："师兄！你怎知紫云轩的人生得什么模样？说不定这帮人天生下来，便是这般愣头愣脑的驴像。我说长得越驴，越像是紫云轩的人！"

胖老者见师弟蛮横起来，便自嘻嘻一笑，指着卢云与伍定远两人，道："这两个小子看来蠢得紧，照你这么说，莫非也是紫云轩的人？"

瘦老者一怔，茫然道："这……这我倒没有留意，说不定真也是。"

他瞄了店小二一眼，更是悚然一惊，说道："糟了！这小二看来更是笨得很，该不会也是紫云轩里的人物吧！"

忽听一声娇笑，一个清脆的少女声音道："两位大叔高姓大名？左一句紫云轩，右一句紫云轩，莫非识得我们？"

众人听了这明朗娇脆的声音，都是心中一动，不由转向那少女望去。只见她明眸皓齿，桃笑李妍，脸颊上带着两个深深的酒涡，看来明媚可人，年岁虽小，但已是个十足十的美人胚子，料来日后身形长成，更要出落得楚楚动人。

那胖老者听那少女这般说话，心下一奇，道："你真是紫云轩的人？"

那少女不答，一旁那男子接口道："敢问前辈是何方高人，却来打听敝门之事？"

那瘦老者哈哈大笑，道："我们是大名鼎鼎的华山双仙，你们这些后生晚辈，总该听过吧！"

那男子啊地一声，跟着皱起眉头，嚅嗫地道："原来是……是华山双……双那个仙了，久仰，久仰。"

卢云一愣，那男子外貌甚是干练，但提到那胖瘦二老的名号时，却连话也说不清了，便对伍定远眨了眨眼。伍定远江湖阅历广博，自也知道“华山双仙”的名号，低声道：“这二人外号叫做‘华山双怪’，只有他们自称是仙。”

卢云哦了一声，看那两名老者形貌古怪，举止异常，难怪会落到这等难听外号，便点了点头，不再言语。

那瘦老者甚是高兴，笑道：“原来你早已听过咱俩的大名，挺好、挺好，不算太过无知。”他大笑一阵，又道：“好啦！再考你一考，你看老夫天生英挺，却是双仙中的哪位神仙啊？”

那男子面色惨澹，只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阁下这般修长身材，手上又拿着一只大算盘，想来定是算盘……算盘那个仙了。”

原来那瘦老者外号叫做“算盘怪”，那人怕要说溜了嘴，一时又是支支吾吾。

瘦老者怒道：“算盘仙就算盘仙，什么叫做算盘那个仙了？你说话含浑不清，真是无知无识！”

那男子被他数落一阵，不敢再说，低头喝起酒来。

那瘦老者哼地一声，转问那少女道：“琼武川是你什么人？”

那少女听他问的无礼，便自微微一笑，反问道：“阁下却是琼楼主的什么人？怎么这般喝问于我？”

那瘦老者呸道：“他奶奶的，非得是这姓琼的老子，才能开口问话么？”

紫云轩门人听他说话无礼，都是大怒，那少女微微挥手，示意众人不要冲动。她大眼一转，忽地甜甜一笑，口气变得又柔又甜，温言道：“老丈哪里的话？您老这般高强的武功，模样更是仙风道骨，似你这般神仙人物，要问什么都成。”

胖瘦二老听她口气如此，自是大喜，笑道：“真的么？你真的这般想么？”

那少女笑道：“当然是真的啰！华山双仙，威震天下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我打小便听人说起两位，那是仰慕的不得了，今生若能拜见两位前辈，那是死而无憾了。”

胖瘦二老喜到骨子里去了，两人相拥而泣，一个道：“师兄！有人这般仰慕我们，咱们这生当真没有白活了。”一个道：“师弟啊！我们终于洗刷华山之耻的恶名了，这下师父也能瞑目啦！”

众人见他二人这幅模样，心下都是暗自好笑。

胖老者拭去眼角泪水，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不论你是谁，日后只要有人欺负于你，我们师兄弟定会替你出头！”

那少女笑道：“我这人与世无争，有谁会来欺负我？不过两位这番好意，姑娘还是心领了。”

瘦老者怒道：“不成！没人来欺侮你，怎能显出我们华山双仙的绝世武功？”他大叫一声，旋即冲到伍卢二人面前，对着卢云喝道：“你现下立刻过去欺负她，然后让老子来教训你！快去！快去！”跟着伸出蒲扇般地大手，猛往卢云肩头抓来，卢云见他行径太过荒唐，当下嘿地一声，闪身避开。

伍定远忙道：“阁下有话好说，何必这样动手动脚的。”

那瘦老者喝道：“操你奶奶！你们再不过去欺负这小姑娘，休怪我来欺负你们！”

伍定远知道这两人行为不可以常理度计，眉头一皱，正想着脱身之道，忽听那少女道：“唉！算盘仙啊算盘仙，你可知为何他们不听你的话么？”

瘦老者闻言大怒，叫道：“他妈的！你说什么？”

那少女摇头道：“这两人为何不听你的话？不是因为你武功不够高强，更不是因为你模样不够神气，只因为你们的外号取得不好，失了威风，这才惹得江湖中人耻笑轻视。”

瘦老者大怒道：“放屁！你这小丫头敢说咱们的外号不好？你不想活了么？”说着便要冲上前去，好来教训一番。那少女同桌的几名男子大惊，纷纷站起身来。

那少女却不惊惶，只叹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只是一番好心，你怎地这么凶霸霸的……两位老丈武功这般高强，明明只要改个名字，便要重振名声。可惜你们硬不相信，我便再好心十倍，也只有眼泪往肚里吞了。”说着眼眶一红，竟是眩然欲泣。

胖老者见她楚楚可怜，心下暗暗爱怜，忙拉住师弟，喝道：“你先别毛躁冲动，好好听人家说话！”

瘦老者停下手来，戟指喝道：“死丫头，你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！”

那少女泪水盈眶，幽幽地道：“自古以来，英雄人物定须威名相称，方能显出气魄。两位老丈，我这一点用心，你们可曾知晓？你们两位这等人物，只为了名号不够响亮，便给江湖人物嘻笑怒骂，我心念于此，真是痛心万分啊……”说着竟低声哭了起来。

胖老者见她悲切，料来定是真心关怀，忙道：“姑娘说得没错，那些狂妄无知的家伙老是耻笑我师弟，我一直替他打抱不平呢！”

瘦老者跳了起来，喝道：“师兄你放什么屁！若不是你为老不尊，整日里胡闹，我怎会沦落到‘华山之耻’这四字！”

那少女满脸泪痕，轻声道：“两位仙人别吵了，二位大贤今日只须改个名字，保管你二人从此威风凛凛，快活似神仙。”

瘦老者大声道：“我们本来就是仙！”

胖老者骂道：“你先别吵，听姑娘吩咐。”

那少女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“其实你们的名字本来不差，坏就坏在这个仙字上。”

那胖老者奇道：“这怎么能够？咱们华山双仙威震四海，名字好听得很啊！总比华山双……双那个怪强吧！”

那少女摇头道：“这华山双仙的名字本是好的，坏只坏在用的人恁也多了。君不见江湖上有点苍双仙、长白剑仙、百花仙子？你是仙，我是仙，大家都是仙，两位如此非凡人物，却与这干人一般名号，岂不有损两位的名声么？”说着神色悲凉，好似极为不平。

胖老者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此言有理，武林中自称是仙的人确实太多了。”

瘦老者怒道：“这些人欺世盗名，害得我们显不出威风，看来都该杀！”

那少女叹道：“世间妄人何其多，那是杀之不尽的，照姑娘看来，最妙的法子便是把名号改上一改。”

胖老者大喜，道：“没错，没错，正该如此。不知姑娘有何高见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两位切莫再用仙字了，最好改个无人用过的名号，那才是独一无二，傲视武林的金招牌啊！”

瘦老者站起身来，大声道：“没错！以后咱们便改名为‘华山双虎’吧！虎是万兽之王，与我二人的刚猛武功最为相配。”

那少女叹道：“君不见河东双虎，岭南双虎么？他们也都是虎啊！”她年纪虽幼，但江湖上的人物却识得不少，一时竟是如数家珍。

胖老者皱眉道：“这可糟了，连虎字也这般氾滥，那改成龙好了，‘华山双龙’，听来不坏吧！”

那少女皱眉道：“龙啊虎啊的，每日里都听得到百回，什么峨眉三飞龙、东海四神龙，那也是数之不尽的。”

胖老者跺脚道：“好名号都给人用了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谁说好名号定是龙是虎的，那多俗气啊！两位怎么不朝十二生肖去想？”

胖老者狂喜至极，大声道：“好一个十二生肖，正该如此！嗯，鼠牛虎兔……‘华山双鼠’听来怎样？”

那少女面露惊叹之色，双手一拍，击节赞道：“好啊！正是这个名字！华山双鼠，果然是天下绝响！”

众人忍住了笑，几人本在喝酒，都是呛咳不止。

却听那瘦老者叫道：“不好！”

胖老者一怔，问道：“为何不好？”

瘦老者道：“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有些怪。”

胖老者皱眉道：“独家字号，那有什么不好？华山双鼠，武功高强，你听听这八个字，念来有多利口啊！”

瘦老者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若要用十二生肖，我不要用老鼠的名字。”

胖老者奇道：“那你要用什么？”

瘦老者道：“我是肖狗的，咱们就叫‘华山双犬’好了。”

胖老者道：“可是我又不肖狗，怎能叫我为犬？”

瘦老者怒道：“那师兄你又想如何？”

胖老者低头沉思一会儿，道：“我属鸡，我看改叫‘华山双鸡’好了！”

瘦老者怒道：“师兄你每回都是这样，又只顾着自己了！”

眼见两人争执不休，众人都笑得喷饭，那少女叹道：“两位既然迟疑不决，那就改叫‘华山双鸡犬’好了，这样有鸡有狗，两位的名号都有带到，也不需再行争论了。”

胖瘦二老互望一眼，齐声道：“正是如此，好一个‘华山双鸡犬’，咱们真是疏漏，平白活了几十岁，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外号呢？”说着手舞足蹈，甚是喜乐。

两人正自跳闹不休，忽听一人道：“师叔祖、师伯祖，我已打听清楚了，紫云轩便在不远处，咱们该启行了。”

众人转头去看，只见一名少年走进店来，约莫十六七岁，年纪虽稚，但言语间却颇为干练，看来是华山双怪的徒孙辈。

瘦老者笑道：“等一等，我们已经改了外号了，你要不要听听？”

那少年皱眉道：“师叔祖不是‘华山双仙’之一么？这名号用了几十年了，怎能忽然改变？”

瘦老者道：“你年纪毕竟是小，不晓得其中道理，华山双仙这外号太过普通，根本显不出你师叔祖的威风来！你听好了，咱们现下改叫‘华山双鸡犬’，你可记下了么？”说着面有得色，满面春风地看着那少年。

那少年见客店中人人面带微笑，知道这两位长辈又在丢丑，一时脸红过耳，他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名号之事不忙着改，咱们还是赶路要紧！”

胖老者笑道：“嘿嘿，咱们运气倒好，剩下这几十里路不必走了，紫云轩的人已然自己找上门来了，你看这群人！”

那少年依言望去，只见紫云轩众人正自望向自己，他心下一凛，下拜道：“在下华山苏颖超，敢问诸位高姓大名？”

一名男子连忙站起身来，将那少年扶起，说道：“我们是紫云轩的门人，敝姓许，这位姓邢。”说着伸手向那少女一摆，道：“这位是咱们家的小姐，便是咱们琼阁主的孙女。”

那紫云轩不是寻常的江湖门派帮会，乃是皇室姻亲琼武川一手所创的书院，这紫云轩邀集天下名士，在其中传道授业，向与白鹿书院、石鼓书院、东林书院等齐名，门生不仅需得习文，尚需习武，以期培育国家栋梁，三十年来不少举人进士皆是其中门生。

这少女名唤琼芳，年方十四，正是琼武川的孙女。这琼武川爱子过世后，更是加倍宠爱这名孙女，眼见她聪明伶俐，虽说是名女子，但却颇有大将之风，将来觅得好郎君后，或能承接这紫云轩的基业。

那少年一一下拜见礼，众人见他客气，都急忙还礼，琼芳看他见人就拜，忍不住笑道："快别多礼了，照你这样拜下去，咱们这许多人，只怕到天黑也拜不完。"

苏颖超尴尬一笑，他年纪尚轻，辈分又低，每回到江湖走动，腰杆儿总是弯得多直得少，早已习惯如此了，此时听她讥嘲，连忙站起身来，但他一见琼芳秀丽的脸庞，却又满脸通红。

琼芳笑道："你们千里迢迢地赶来北京，是有什么大事么？"

苏颖超正色道："在下有一张帖子，想面呈琼阁主。"说着将名帖取出，向前递去。

一旁男弟子急忙接过，苏颖超道："家师感喟江湖腥风血雨，世人争名斗利，已有归隐之心，他定明年二月初一之时，行封剑归山的大礼，还望诸位武林同道不吝玉趾，能前来敝山见证观礼。"众人闻言，都是啊地一声大叫，几人更是霍地站起，神态大是紧张。

卢云不知众人何以如此讶异，当即问道："这些人何以这般讶异？"

却见伍定远听了众人的说话后，神态也是颇为吃惊。他定了定神，低声说道："华山玉清观的掌门叫做宁不凡，此人武功冠绝当世，号称天下第一。"

卢云哦地一声，道："原来如此。"

伍定远低声道："这人若要退隐，必有人前去挑战，绝不会让他带着天下第一的称号封剑。我看华山定要多事了。"

众人说话间，忽听一人道："宁不凡要退隐？这是真的么？"

伍定远急忙回头，却见一人身穿白袍，缓缓地走了进来，正是自号"剑神"的卓凌昭，身边还带着十来名弟子，那屠凌心、钱凌异都在

其中。

伍定远急忙拉住卢云的袖子，示意他低下头去，卢云见大批追兵赶到，也是一惊，连忙低声道：“咱们从后门走！”

伍定远点头，两人慢慢地站起身来，便往后厨走去。

卓凌昭却没留神，迳向苏颖超道：“这位小兄弟，你方才说宁不凡宁掌门要退隐，此言是真是假？”

苏颖超见他仙风道骨，料来定是武林中的成名英雄，当下又是深深一揖，下拜道：“华山苏颖超，见过前辈。”急忙拿出名帖，跟着送到卓凌昭面前。

卓凌昭见了帖上文字，霎时心中一震，忍不住叹道：“宁掌门啊，你何必这般心急呢?

你若退隐了，偌大的江湖只余下我一人，日后无人与我比武较量，唉……这却教我如何排遣岁月？“

众人听他言语间贡高自慢，隐隐有与宁不凡并肩之意，都是颇感诧异，只有伍定远知晓他的来历，但此刻形势危急，如何敢发一言，只悄没声地往后厨闪去。

那瘦老者却是直性人，一听卓凌昭的言语，登时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小子是什么人，居然敢与我师侄相提并论，不怕别人笑掉大牙了么？”

钱凌异哼地一声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师侄不就是宁不凡么，那又算得什么？告诉你吧！我家掌门便是卓凌昭卓大侠，人称‘剑神’的便是他。”

众人闻言，都啊地一声，叫了出来。卓凌昭自击败灵音之后，盛名已然传遍五湖四海，店中诸人见眼前这人浑如乡村学究，毫不起眼，想不到竟是名动天下的“昆仑剑神”，一时都是惊讶诧异。

卓凌昭见众人惊慌，却只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请你回头转告尊师，就说昆仑山卓凌昭多多拜上，二月初一封剑大礼，本人定会前去见证。”

苏颖超额头冷汗直流，唯唯诺诺，应道：“是，小可理会得。”

钱凌异见众人面露骇异之色，心下甚是得意，他环顾店中，却见两人鬼鬼祟祟地往后厨行去，正是卢云与伍定远二人。

钱凌异见这两人对“昆仑剑神”四字充耳不闻，不表赞叹之意，心下甚是不悦，便冲上前去，向那二人叫道：“你这两人是干什么的？没见到‘剑神’来了么？”

伍定远听得钱凌异叫喊，只好停下脚来，背着身子道：“我们是……是路过的行人，想要去找……找茅房……”

钱凌异骂道：“找茅厕？两个人一齐去么？”说着上下打量伍定远的背影，冷笑道：“你们两个该不会是……嘿嘿……那个没袖子的吧！”

昆仑门人知道他说的是“断袖之癖”四字，一时都是大笑起来。

伍定远情急生智，他手指卢云，嘶哑地道：“这……这位是舍弟，他眼睛不太方便，所以要我一同前去茅厕，免得摔了下去。”

卢云连忙接口，陪话道：“是啊！我打小都是靠哥哥把尿，不然定会摔到茅坑里。”

钱凌异哦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原来是个瞎子。”说着转身回去，不再理会。

伍卢二人赶忙往后厨冲进，急急从后门走了。

却听那瘦老者道：“那人是个瞎子？他方才躲过我那一抓，身手很厉害啊！怎会是瞎子呢？”

胖老者生平最爱胡扯，便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现下的瞎子都练了听风辨位的神技，那小子躲开你的一抓，不过用了三成功力而已。”

瘦老者面露讶异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下次再要遇到这人，可要好好的讨教一番。”他忽地皱眉苦思，道：“可他方才目光炯炯，一双眸子很有神啊！那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胖老者一愣，沉吟道：“这……这人八成是北海瞎王，有时瞎，有时不瞎。”

耳听两人胡说八道，钱凌异已然察觉有异，他细细回想那两人背影，越想越觉得与伍定远神似，当下提声喝道：“这两人有问题，咱们快追！”不及向卓凌昭请示，便提剑奔出，带人追杀过去。

伍定远与卢云逃了一阵，忽听后头有人大喊大叫，却是钱凌异率人追来，伍定远心下大惊，颤声道：“不是躲过去了么？怎么又给识破了？”

卢云伸手往马棚一指，低声道：“那儿有几匹马，咱们驾马逃走。”

两人向马棚奔去，胡乱找了两匹马，二人跳上马背，连连催促，向前狂奔而去。

钱凌异等人正自追赶，一见他二人跳上马背，当下也冲进马棚，便要上马追出，紫云轩的弟子喝道：“你们别乱来，那马是我们的！”诸人急急追出，拦住了钱凌异等人。

钱凌异喝道：“滚开了！”刷地一声，手中“剑影”登即出鞘，一旁许凌飞拦住了他，低声道：“此处乃是京畿要地，咱们别要胡乱伤人，惹出事来。”钱凌异嘿地一声，只得收剑，但紫云轩的弟子嚷得更凶了，将昆仑众弟子拦在道中。

卓凌昭见伍定远去得远了，此刻羊皮还在这人身上，如何能放他离去，当下使个眼色，屠凌心登时会意，二人使出轻功，从店门口窜了出去，要先一步拦截伍卢两人。

钱凌异见伍定远已然远走，忙放软语气，求恳道：“你们快些退开啊！老子不过借你们的马一用，一会儿便还你们。”

一名弟子叫道：“谁来理你了，你快些滚下来！”

钱凌异大怒，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你真以为我好欺负么？”说着拔剑出鞘，许凌飞急急劝道：“四师兄稍安勿躁，别在这儿伤人。”钱凌异涨红了脸，只得闷哼一声，还剑入鞘。

那弟子笑道：“你这人好不奇怪，你这剑一会儿拔，一会儿收，谁知你要干什么啊？”

钱凌异心中狂怒，森然道：“干什么？干掉你的小命！”长剑一抖，已然刺伤那弟子的肩头。

眼见钱凌异出手伤人，剑法颇为了得，恐怕门人难以抵敌，琼芳却不惊慌，只怔怔地看着华山双怪，幽幽地道：“这些人好不蛮横，不知这世间的大侠都上哪去了，怎么还不来为我们解围？”

华山双怪早已守候一旁，一听琼芳的求恳，登时大喜，叫道：“若要荡妖伏魔，全看我们的！”

苏颖超见两位长辈又要生事，忙叫道，“师叔祖、师伯祖，你们别乱来啊！”

华山双怪哪来理他，他二人有意要逞显威风，当下飞身出店，直往钱凌异奔去，双手抓出，功力竟然颇为浑厚。

钱凌异见这二人形貌怪异，已认出他二人来，只听他喝道："华山双怪，这里没你们的事，快些滚开了！"

瘦老者怒道："他妈的，堂堂的'华山双鸡犬'你不叫，敢骂我们是'华山双怪'！我操你祖宗！"提起金算盘，便往钱凌异身上砸去。

却说伍定远与卢云二人驾马飞驰，两人见钱凌异给人缠住了，心下暗自好笑，忽听耳边一人道："伍捕头莫要再逃了，乖乖地束手就擒吧！"

伍定远大吃一惊，转头一看，只见一人身法奇快，如同奔马，竟已追至身后，正是卓凌昭本人。伍定远举起飞天银梭，朝马儿的臀上刺下，那马吃痛，往前急奔，立即拉开与卓凌昭的距离。

卓凌昭冷笑道："没用的！"他提气一纵，霎时飞过了伍卢二人的头顶，竟已站在两匹马的前方，拦住了道路，跟着伸手出去，拉住了伍定远的坐骑，神力到处，那马竟尔硬生生地停下。

卢云心下大惊，叫道："伍兄！跳过来！"

伍定远奋力一跳，跃到了卢云的座骑上，两人共乘一骑，急速向前冲去。卓凌昭脸色一变，放脱马匹，又往后头追来。

卢云见卓凌昭毫不放松，心下更是担忧，此人武功高强无比，直是生平仅见，一会儿若要动起手来，恐怕挡不下他的一招，两人共成一骑，狂奔不休，但马匹负了两人，颇为吃力，转眼便让卓凌昭赶上，卢云大惊失色，急忙掉转马头，转朝右手方逃去。

奔不数丈，忽见前头道中站着一人，那人相貌凶恶异常，却是"剑蛊"屠凌心，只听他叫道："小子莫想再逃，留下命来吧！"

霎时剑光闪耀，长剑已然离鞘，便朝马腿砍来，那马登时惨嚎一声，前蹄已给砍断，卢云赶忙往伍定远身上一拉，两人便滚下鞍去，急急往道旁飞奔。

屠凌心笑道："前头是处悬崖，你们想要自尽么？"他哈哈大笑，缓步向前，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。

二人慌忙逃窜，奔不片刻，果见前头已无去路，却是一处山崖，便在此时，卓凌昭也已赶到，两大高手盯住了伍定远，形势已然无

救。

伍定远惨然一笑，道：“卢兄弟你走吧，他们要的不过是我一人，你此时自去逃命，还有机会求生。”

卢云低头探看山谷，只见悬崖旁生了不少藤蔓，他心念一动，低声道：“伍兄莫慌，我们跳下去。”

伍定远回头一看，只见断崖高耸，下头更是万丈深渊，这一跳之下，如何还有命在？他摇头道：“你快走吧，不必为我饶上性命。”

卓凌昭笑道：“伍捕头啊，你们到底是要死还是要活？这般嘀嘀咕咕地做什么？”

伍定远大声道：“你要杀便杀我一人，放了我兄弟去吧！”

卓凌昭摇头道：“我一个都不想杀。只要你把羊皮交了出来，我决计不会为难你们。”

伍定远骂道：“这东西是人家满门性命换出来的，你若要取，除非是我死了。”

屠凌心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满口废话，去死吧！”挺剑杀来，剑法凌厉至极。

伍定远知道他剑法厉害，但此时命在旦夕，只有硬挡了，他运起“飞天银梭”的功夫，在身前转成一个光网，只盼能挡下屠凌心绝招。

但见剑光一闪，屠凌心的长剑来势快绝，转眼便从银梭光网中穿透，只听“啊”地一声大叫，伍定远胸口已然中剑，屠凌心脸露狞笑，连连催动阴劲，便要一举将伍定远击毙。

伍定远只觉“剑蛊”的阴劲破体而入，一时五内俱焚，疼痛难忍，他想张口大叫，却又没了气力，卢云大吃一惊，急忙拉开伍定远，叫道：“咱们跳下去！”他用力一纵，便拉着伍定远跳落悬崖。

卓凌昭见他二人跳崖自尽，慌忙间身形闪过，便往卢云身上抓去，卢云提起真气，登时一掌拍出，卓凌昭眼见他这掌真力浑厚，倒也不敢置之不理，当下也是一掌挥出，双掌相接，一股巨力传来，已将卢云的身子震飞出去，便与伍定远一同摔下深谷。

屠凌心见他二人摔下悬崖，皱眉道：“这下怎么办，这两人摔死在谷里，定然烂成一团，咱们可需下去察看？”

卓凌昭森然道：“当然要，这羊皮关系天下气运，非同小可，岂能不找将出来？”当下四处察看有无可供立足之处，一时便要下崖。

第三卷 京城之会 第三章 血战紫禁城

却说卢云见了谷中的地形，早已有备，他虽然摔落悬崖，但心神不乱，他见一处地方藤蔓缠绕，当下伸手出去，死命去拉，但两人下坠之力太大，虽给他拉住长藤，巨力带过，煞那间便又断裂，两人身子仍是朝下摔去。

二人下坠不断，伍定远见一处山壁外凸，看来可供著力，猛地叫道：“看我的！”

他胸前血流如注，但气力仍是不失，举起“飞天银梭”，往那尖角丢去，霎时银梭的尾练在那尖角一绕，两人便止住了跌。

只是大力传来，伍定远重伤之下支撑不住，手指便自一松，卢云急忙抢过，伸手使劲拉住尾链，两人双手用力，同时大叫一声，终於牢牢地抓住尾链，这才救了性命。

二人喘息一阵，便往山壁汤去，跟著伸手抓住岩壁，各自歇息。

卢云打量四下地形，只见下头有处山洞，便道：“咱们爬到那儿，想来应可躲上一阵。”

伍定远胸口伤重，气喘不休，正想躺下歇息，连忙称是，两人缓缓爬下，过不多时，便已进洞，只见那山洞甚是宽阔，当容二人栖身。

卢云正要说话，忽听远处传来爬动之声，伍定远心下一惊，作势噤声，跟著缓缓探头出去，果见卓凌昭如蜘蛛般地四下爬动察看，他心下惊骇，急忙取过银梭，伏在洞口处等待，只要卓凌昭爬将过来，便要出手暗算。

所幸这山崖广大至极，卓凌昭爬行一阵，四下寻找不到伍卢二人，便往崖下攀去。卢云见卓凌昭武功高强至极，想起方才两人对招间的凶险，心下不禁一寒。

眼见卓凌昭去得远了，两人这才放下心来，卢云见伍定远伤势不轻，忙为他点上胸口的穴道，但伤口太深，仍是流血不止，卢云忙撕下衣襟，替伍定远包扎胸前伤口。

忙了好一阵，血流渐缓，伍定远喘道：“多谢了。”他见卢云也是面色惨白，便道：“你方才与那姓卓的对了一掌，可曾受了内伤？”

卢云摇头道：“还好。”方才他与卓凌昭对掌，只觉此人掌力雄强无比，他自己前几日与东厂好手比拼内力，伤势尚未痊愈，如何抵敌得住？一掌接过，便已受了内伤。只是卢云内功底子扎实，想来只要静养两日，当能尽复旧观。

两人喘息一阵，都觉疲累不已，伍定远从包裹中摸出乾粮，两人各自分吃了。

卢云低声道：“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是要留在这儿，还是赶紧离开？”

伍定远只觉胸口中剑处疼痛异常，呼吸间甚是困难，自知伤势沈重，便摇头道：“咱们在这儿歇一宿，等昆仑山这群人走远了，咱们再走不迟。”

两人各自坐地歇息，卢云疲惫至极，不久便沈沈睡去，但伍定远受了“剑蛊”绝招，只觉肺部好似破了个大洞一般，一呼一吸间有如拉扯破洞风箱，甚是痛苦，良久无法阖眼。

第二日清早，卢云睡了个饱，早已起身，他往洞外望去，只见外头稀哩哗啦地下著大雨。卢云见伍定远仍在沈睡，忙道：“伍兄，起来了。”叫了两声，却不见他起来。

卢云大惊，忙将伍定远扶起，只觉他全身火烫，解开衣衫一看，胸口伤处竟已化脓，屠凌心刺的那剑竟是不轻。原来那“剑蛊”阴劲最是厉害不过，伤口虽然看似甚浅，其实阴劲所到之处，早已深入五脏六腑，只怕伍定远的脏腑已然重伤，恐有性命之忧。

卢云惊慌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过了良久，伍定远这才悠悠转醒，他睁开眼来，待见卢云面色忧急，当下微微一笑，嘶哑地道：“卢兄弟，怎么这幅慌张模样？”说话间气喘咻咻，有如哮喘病人。

卢云忙道：“你伤势沈重，可千万别要乱动，我想办法给你弄几服药来。”

伍定远喘道：“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，想我以前在西凉的时候，哼！那可是整日在刀口里度日啊！”他乾笑了两声，又道：“这阵子咱们先在此处养伤，等我身子好些了，咱们再做打算不迟。”卢云点头称是。

当天卢云便爬出洞去，攀回悬崖之旁，只见上头已有大队人马到来，竟将来往道路封住，卢云一愣，想不到连官兵也都出动了，只不知是锦衣卫还是东厂的人马。

卢云心道："这伍兄到底是什么人，怎么各方高手都在找他？"他不敢在外头久留，便回洞与伍定远商量。

伍定远听说下山道路已被封锁，更显愁容，知道山洞里也不稳固，只是此刻身上伤重，若要硬闯，绝无逃脱之机，两人只好过一日算一日了。

又过两日，洞外大雨依然不止，稀哩哩地溅进洞来。伍定远大半时候都躺著不动，有时睁开眼来，只说了一两句话，便没了力气。

卢云见伍定远伤势日重，全身高烧，胸前伤口更是发出阵阵腐臭，他心下焦急，想要替他诊治，却又苦无药石。卢云脱下外衣，给他盖在身上，又去接了雨水过来，喂著伍定远喝下，但伍定远昏昏沈沈，雨水入口，又全都呕了出来。

卢云又慌又急，道："咱们要怎么办？便这样等死么？"伍定远缓缓睁眼，却不打话，过不多时，又沈沈睡著。

卢云望著洞外，大雨仍然倾盆而落，他明白前无去路，後有追兵，情势极为险峻，不由得心烦无比，此时伍定远早已昏迷不醒，呼吸时呼咻咻地，看来肺部真的破孔甚深。

连著三日，雨势都不曾止歇，卢云几次爬出探看，崖上崖下仍有人盘查把守，实在脱身不得，这夜他不敢再睡，只守护著伍定远，深怕他病情有变，突然死去。

到得第四日早，卢云正在洞口小寐，忽听背後传来异声，卢云惊醒，连忙转过头去，只见伍定远双手挣扎，便要坐起，卢云赶忙抢上，将他扶了起来。

伍定远睁著空洞的双眼，抚著胸口伤处，喘道："卢兄弟，我……我好难过……"

卢云大惊，急忙握住伍定远的双手，大声叫道："咱们冲出洞去，我定有办法救你！"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喘息道："我……我实在走不动了，你好好保重，自己去吧。"

卢云这几日与他朝夕相处，心中早把他当作亲人一般，听他说话这般消沈，忍不住心头一痛，只是摇头不语。

伍定远看著洞顶，怔怔地道：“想我本是西凉城的一名捕快，为了一桩灭门血案，这才千里流亡，逃到此地。一路上多少艰险危难，唉……谁知命运乖离，看来今日我也难逃毒手……”说著想起齐润翔、齐伯川父子，心中更感悲痛，几欲流下泪来。

卢云急劝道：“伍兄别急，等你病好之後，咱们再做打算吧！”

伍定远自知命在旦夕，他眼眶微红，只缓缓摇了摇头，跟著从怀中掏出羊皮，交在卢云手里，低声嘱咐道：“卢兄弟，这块羊皮涉及八十几条人命，乃是苦主所托之物，哥哥现下性命不保，只求你好好收著，日後为我申冤报仇……”他说著说，一口气喘不过来，只不住大声咳嗽。

卢云心中慌张，急忙替他抚背，就怕他忽地死去。

伍定远定了定神，低声道：“这块羊皮牵动天下气运，乃是奸臣江充卖国的罪证，只要……只要交给有良心的大臣，就不愁推不倒这个奸臣……卢兄弟，这宗血案能否得雪，全看你一人了……”他正待要说，猛地心中一醒，想到那夜齐伯川死前的情景，当时齐伯川重托於己，哪知自己现下也要不成了，却要再将这桩重担托给一个素昧平生的人，他心下一悲，热泪盈眶间，竟是泪洒当场。

卢云见他悲伤，也是泪如雨下，他紧紧握住伍定远的手掌，哭道：“伍兄，快别这样了，咱们一块儿逃吧！”

伍定远惨然一笑，他看著眼前寒怆的卢云，这人与自己道上相逢，不过是个面贩而已，眼下自己不成了，便硬要把这个重责大任派在人家身上，却是凭什么？他叹息一声，垂泪道：“算了，没用的，这羊皮只会害死你，你斗不过他们的……”

卢云正待要说，却见伍定远大声狂叫，双手乱挥，吼道：“逃吧！逃吧！你自己快逃吧！”想将羊皮抛出洞去，一时却没了力气，两眼一翻，身子痉挛一阵，就此不动，好似死了一般。

卢云大吃一惊，连忙去探他的脉搏，只觉微弱至极。卢云一咬牙，情知若再困於此处，伍定远只有死路一条。他把羊皮收到怀里，

跟著解下腰带，将伍定远牢牢绑在背上，心道：“当此之际，只有先回京城了。”顾不得漫天大雨，就此冲出山洞。

卢云背着伍定远，一路攀爬至山腰，忽听有人喧哗呐喊，却是下头守军看见了自己，正自奔相走告，卢云一慌，原本他往崖下爬落，此刻给人发觉，便不敢再下，他见悬崖西首甚是陡峭，想来无人看守，便急急爬去。

大雨一滴滴的落下，冰冷的雨水浇在两人身上，卢云怕伍定远受不住寒，只握住了他的手，将护体内力一阵阵的传了过去，所幸伍定远尚有脉搏，看来尚能支撑一会儿。

不多时，卢云已攀上崖顶，他察看一阵，天幸四下无人，想来山下守军以为他两人已然爬下悬崖，早已在下头道路搜查，是已此处反而无人看管。他心下大喜，认明京城的方向，当下负着伍定远，冲风冒雨，狂奔疾行。

奔了片刻，眼前遇上了一条岔路，正中是一片平坦道路，两旁却是蜿蜒山道，他正自犹疑，不知要往何处而去，忽听後头有人叫道，“人在这儿了，大家快追！”卢云吃了一惊，回头望去，竟有百来名骑兵驾马追来，慌乱间不知是何方人马，卢云心念如电，当下挑了崎岖小路奔走，想来此处乱石无数，马蹄踏去，必然摔伤。

卢云背着伍定远，一路从小径狂奔逃走，过不多时，後头骑兵发现了，便也匆匆奔来，眼看便要追近，忽听後头大呼小叫，已有不少马匹摔倒，众骑兵眼见地形崎岖，只得翻身下马，改以步行，但这番行路比不上骑马，登时慢了下来。

卢云急於甩开追兵，敢忙发动内力，那“无绝心法”的威力登时显现出来，只见他大步向前迈去，竟然疾逾奔马，有若雷霆。大批骑兵此时只能以步行追赶，一时间呼喝连连，却是追赶不上。

卢云狂奔而去，足足奔了一个多时辰，二十馀里奔来，不见後头有人追来，想来已远远抛开追兵。卢云心头一松，放缓了脚步，又是几里走去，只见前头现出一堵高高的城墙，卢云知道京城已在眼前，看来只要入城寻到药，仗着自己还懂些医术，伍定远定然有救。

行出不久，忽见前头人声鼎沸，似有人群聚集，卢云凝目看去，霎时心中一惊，只见前方栅栏林立，朝廷竟在此处设下一道关卡。眼看大批军马正在盘查来往商旅，卢云想改绕小路，其势却有所不及。

卢云自知背着一人，行踪必定暴露，正担忧害怕、不知所以间，忽见一旁有人驾着牛车过来，那车上还堆满了柴草杂物，卢云心下一喜，知道有救，眼见车主正与旁人交谈，便趁他稍不留神之时，一把将伍定远推入草堆，自己则垂手低头，装作寻常百姓模样，老老实实地跟着柴车前行。

守城军士盘查数人後，便搜到那柴车上，一名军士道：“你车上载着什麽东西？有什麽不法货品？”那车主忙道：“回秉军爷，小人车上只有些柴草，都是要拿到城里卖的，岂敢做什麽坏事？”那军士拿起棍

棒，胡乱的往柴堆里戳了两下，卢云手心出汗，伍定远深藏其中，不知那军士会不会发觉?

还好那军士已然搜查数十人，颇感疲累，一见无甚异状，便挥手道："没事了，快过去啦！"卢云大喜，也要迈步向前，一名军士拦住他道："你这小子急什麽？你干什麽来着的？"卢云低头道："小人是城里打杂的夥计，要赶回去上工。"

那军士打了个哈欠，伸手在他身上胡乱摸索，霎时间，竟摸了那张羊皮出来，只拿在手上翻来转去的瞧，卢云见东西给人搜出，心中只是百般叫苦。

那军士往羊皮一瞄，只见红红绿绿，满是图线，一旁又有歪歪曲曲的文字，当下喝道："这是什麽稀奇古怪的东西？"卢云听他这麽一说，心下登松，料知这些军士身分低微，不知这羊皮的来历要紧，他定了定神，从容地道："这是辟邪用的符咒，小人不久前在玉林观里求来的。"却是来个随口胡言乱语，好来敷衍一番。

那军士抓了抓头，满脸不耐："原来如此，好啦！快快过去，下一个上来！"

卢云不动声色，缓缓地向前走去，忽见两人腰悬长剑，身穿白袍，站在一堆军士中，好像前些日子在王府胡同有见过面，一时却也认不出来是谁，那两人面带倦容，显也没留神那军士与自己的对答。卢云情知危机四伏，脚步当即加快，眼看牛车走远了，便急急往前追去。

正走间，忽听那军士唠唠叨叨地道："这玉林观可真怪了，居然在羊皮上画符，下次我也去求个几张。"一名白袍客听得此言，只大惊失色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说什麽？"

卢云听见两人的对答，情知身份败露，回头看去，那军士正向自己指指点点，想来在述说那块羊皮的情状。

卢云心念一动，他见牛车已然驶远，便寻思道："说不得了，先来个调虎离山之计！现下我只要急速逃走，必能将这些人引开，伍兄就多了几成活命机会。"心念及此，便向城内狂奔而去。

後头军士见他忽然狂奔起来，登即大呼小叫，大声叫道："贼子在前面，快追啊！"百馀人一齐冲上前去，那两名昆仑山的好手反而给挤

住了，众军士脚步迟缓，哪追得上卢云的轻功，不过片刻，卢云便要脱身。

忽听道路上马蹄声响，城外数十匹快马追来，却是从悬崖处追来的人马赶到，当先一名头领远远看见卢云，登时喝道：“哪里走！”弯弓搭箭，飕飕两声，连发双箭，对着卢云射来。卢云听得来箭呜呜作响，料知发箭之人功力不凡，忙纵身一跳，有如大鸟般向前飞去，两方相距本远，飞箭本已难及，这下更是射他不到。

卢云松了口气，正要往城里道上挤去，忽又觉背後劲风劲急，似有高手过来，卢云忙回首去看，只见一名白袍客提气飞纵，已然跃到自己面前。

卢云心下一惊，寻思道:“这人武功好厉害，却是谁来了？”他还不及思索，那人已举剑刺出，猛向门面杀来。

卢云见他剑法凌厉，实在不能正面抵挡，只有往旁一让，那人剑招一变，改向他喉间急刺，招式老辣无比。卢云避无可避，慌忙间伸指乱弹，竟然弹中那人剑刃，但手指也险些给削掉。那人森然道：“想拼内力麽？”

指剑相交，那人剑上猛地传来一股阴寒内力，这内力好生邪门，卢云给这内力一激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倒退了一步。那人大喝一声，长剑幻出点点寒星，便往卢云身上攻去。卢云见此人武功远胜自己，不敢再打，连忙抱头鼠窜而去。

那人提步追赶，连出十馀剑，卢云头也不回，只是提步狂奔，剑尖在卢云背後闪动，却总是差了几寸，便在此时，後头一人匆匆奔来，叫道：“二师兄！这小子就是那面贩，我方 见他背着伍定远逃命，怎麽人突然不见了！”

说话那人声若破锣，却是昆仑山的“剑蛊”屠凌心，方 那两支飞箭便是他射的。看来昆仑派连日搜捕伍定远，早已菁英尽出。

那提剑追杀卢云的不是别人，却是那“剑寒”金凌霜，听师弟如此说话，登即醒悟：“好小子！居然来个调虎离山！”当下停步下来，不再追赶卢云。他凝神思索，环视左右，忽见远处一辆牛车正要驶离，心念一动，点头道：“在这儿了！”他飞身纵起，拦住牛车，跟着一剑往柴草堆刺下，那车主给吓得面无人色，当场宾落车下，摔在一旁。

卢云本已走脱，眼见金凌霜一剑刺下，怎能不惊？只好大步奔回，金凌霜见卢云匆匆奔回，便自冷笑一声，知道自己猜想是真，他收住长剑，伸手到柴车里一摸，果然将伍定远揪了出来。

只见伍定远面色惨白，软绵绵的趴在柴车上，不知死活如何。

金凌霜抓到伍定远，立刻伸手大搜，他急速掏摸，但摸了半天，只摸了柄银梭、几锭元宝，却都找不到那最最要紧的东西，金凌霜哼了一声，双眼一翻，目中精光暴射，却是往卢云瞪去，料来那东西定是在这面贩身上。

眼看伍定远已落入那几人的手里，卢云自知不能独自逃走，否则伍定远必死无疑。他心中计较，寻思道："这些人千方百计的要找伍兄，看来还是为了那块羊皮，待我和他们拖延一番，看看有无逃生机。"

他掏出怀中羊皮，高高举起，朗声道："你们听好了，东西在我手上！你们把这位朋友送上，我便把羊皮交给你们，如何？"

金凌霜大喜，正要答应，忽见屠凌心向自己做了个眼色，却是有意出手暗算。金凌霜会意，点了点头，单手高举过肩，也将伍定远提了起来，大声道："如此甚好！你快将东西交来！咱们一手换人，一手交物。"他口中大声嚷嚷，眼角却瞅着屠凌心的动静，只见他悄没声的绕到後方，便要往卢云背後欺去。

卢云浑然不觉，正要向前走去，忽见金凌霜面色不善，他心中一凛，已知对方另有阴谋，不过此时伍定远落在人家手中，自己别无他法，只好手举着羊皮，缓步向前。

卢云跨出两步，背後已有一阵剑风扫来，却是屠凌心拔剑偷袭，卢云识破计谋，登时破口大骂："好啊！丙然是无信无义的猪狗之徒！"慌忙间扑地趴倒，躲开了背後的暗算。屠凌心喝道，"把东西教出来，否则休怪刀剑无眼！"

卢云听他喝骂，又见一旁军士神情贪婪，好似都想过来抢夺那块羊皮。卢云心念微动，想道："这东西看来要紧无比，我可得好好应用了。"他脑中诡计一闪，登想了个计谋，朗声叫道："你们要这羊皮是吧！何必动手抢？我给你们就是了！"说着将手中羊皮掷出，内劲到处，那羊皮远远飘去，已然飞出十来丈之遥。

众军士猛见羊皮飞来，都知此物事关重大，一起叫嚷上前:“是我找到的！宝劳是我的！”果不出卢云所料，众人登时胡抢乱叫，闹做一堆。

屠凌心怕众人胡乱抢夺，竟把那羊皮给撕破毁损，连忙冲向前去，喝道：“全给我滚开了！”众军士都是北京城的禁军，来头不小，虽知这人是江充调来的武林异士，不过大功当前，谁有空理会他？屠凌心见众人 自抢夺，大怒道：“你们找死吗？”长剑扫出，当前一人身首分离，死於非命，屠凌心冷笑一声，夹手夺过羊皮。

金凌霜见师弟出手残暴，大惊道：“师弟！快住手，万万不可杀人！”众军士骇异至极，连忙跳开。一名军官见下属被杀，心头震怒，他奉命跟随昆仑山高手查案，见他们言语无礼，心中早已不忿，只是念着江大人交代，这才勉强忍耐，待见下属被杀，如何还能忍得？当即怒道：“什麽妖人在此作乱！全都给我拿下了！”

众军士弯弓搭箭，长枪大戟一齐挥出，将屠凌心围住，屠凌心自也不惧，傲然看着众人。金凌霜忙道：“这位军爷，我们是奉江大人的意旨办事，你别和我们为难。”

那军官面色一沈，说道：“江大人是叫你们领头办事，没说你们可以随意杀人吧！”

屠凌心怪叫一声，喝道:“你凶什麽东西！找死！”只见他一张丑脸紧紧皱在一起，跟着举剑劈去，那军官防备不及，脑袋已被劈成两半。

一旁副官大惊，喝道：“造反啦！放箭！快放箭！”众军士发一声喊，箭如雨下，往屠凌心射去，屠凌心狂吼一声，举剑乱杀，但弓箭既多且快，却要屠凌心如何挡得住？金凌霜长叹一声，只得提剑去救。正待出剑，忽地背後一掌袭来，却是卢云趁机偷袭，金凌霜关心师弟，百忙中不及招架，只得矮过身子躲开。

卢云见他不敢还手，更是趁势猛攻，“无双连拳”接连使出，招式纷呈，一时快狠兼备。金凌霜一面隔挡飞箭，一面闪躲卢云的拳脚，手上还提着伍定远，饶他武功高强，但眼前情势大乱，卢云又全是不要命的打法，一时也感手忙脚乱。

卢云见他左支右拙，霎时两掌一并，奋起全身真力，猛向金凌霜胸口一推，金凌霜见卢云这掌功力深厚，非同小可，但他右手要抵挡

官兵攻势，左手又抱着伍定远，实在腾不出手来对付卢云，眼看对方势如疯虎，只有放脱伍定远，将他摆在脚边，跟着左手推出，凝神回了一掌。

叁掌便要相撞，卢云忽地朝地下一扑，已然朝伍定远滚去，金凌霜大惊，知道上当，正要举剑出来，却见卢云夹手一抱，已将伍定远抱在怀里，跟着转身逃走。

金凌霜哼了一声，他转头看去，见那羊皮已在屠凌心手中，这伍定远怀璧其罪，少了羊皮，便不再那麽要紧，当下也不追赶卢云，转而护向师弟。

此时屠凌心已大开杀戒，足足杀害了十来名军士，那副官狂怒不已，但又忌惮屠凌心武功厉害，不敢近身肉搏，只有命人不停放箭，屠凌心武功虽高，但给弓箭侵逼，身上却也插了不少箭矢。

箭羽落下，两人且战且走，金凌霜四下打量逃脱路径，心道:“这当口与江大人的手下误会已深，看来是说不明白的，只有先避一避再说。”拉着屠凌心，便往道旁小径钻去。

二人正要走脱，忽然城里十馀骑马向前狂奔，马上一人见到两边动起手来，大怒道：“你们在搞什麽！东西呢？”

众军士闻声住手，纷纷将弓箭放下。金凌霜回头一看，只见来人身穿锦袍，面如重枣，正是江充大人的手下爱将，锦衣卫统领安道京。

金凌霜见安道京面色不善，想到本派人马还在京城，万万不能得罪这些朝廷命官，便停下脚来，拱手道：“安大人来的好，适才那两名逃犯走脱，我们自己人又起了些误会，这才动起手来……”他正待说明，安道京不耐的道：“别罗唆了，东西到手了吗？”

金凌霜咳了一声，道:“不劳大人忧心，东西已然夺回了。”

安道京冷冷地道:“既然到手了，怎麽还不拿出来？”

金凌霜转头吩咐，那屠凌心便从怀中取出羊皮，他正要交给师兄，却见安道京跳下马来，猛地一把抢过，神态无礼。屠凌心见此人傲慢至此，心下大怒，管他是什麽来头，登时喝道:“什麽东西！恁也狂妄无礼了！”旋即手按剑柄，众军士见他又要发难，急忙举起兵刃，数十人团团围住了屠凌心。

金凌霜一把拉住师弟，低声道：“不要和他们动手，咱们回去见了掌门再说。”屠凌心怒道：“他妈的！这群人王八蛋自以为是什麽东西，我不教训他们一番，以後怎麽得了？”金凌霜叹息一声，只是低声相劝。

其实金凌霜心中岂能无感？他自赴京城以来，事事被人侮辱奚落，好似东厂随便一个小小太监，也比他们这群江湖好手威风些，只是金凌霜身为昆仑山第二把交椅，不能不小心完成掌门交付的使命，当下只有忍耐到底了。

眼见安道京已把羊皮拿到手里，金凌霜便携了师弟的手，大声道：“安大人，东西既然到手，我们这就告辞。”

哪知安道京骂道：“饭桶！全是饭桶！”屠凌心听他说话侮辱，登时狂怒，便要上前 杀，金凌霜把他拦住了，强抑怒气道：“在下不知有何过错，大人为何发怒？”安道京哼了一声，随手一扯，将羊皮撕成碎片，扔在地下。

金凌霜诧异惊骇，叫道：“大人何故如此？这羊皮是要紧东西啊！”

安道京翻身上马，跟着一鞭往金凌霜头上抽下，怒道：“笨蛋！还敢顶嘴！”金凌霜往旁一闪，长鞭啪地一声，抽落在地，这下他养气工夫再好，也不能不动气，面色一沈，心道:“京城是你们的地盘，我自当礼让叁分，日後大家江湖相见，有你的苦头吃了。”他压下火气，沈声道：“安大人，到底怎麽回事，请您明示。”

安道京长鞭一扫，卷起地上一小块羊皮，喝道：“你自己看，给人耍了还不知道！”

金凌霜一看那块碎皮，上头依稀写着四书辑注等字样，皮倒是皮，不过不是价值连城的羊皮，却是不值分文的破烂白色书皮，霎时间面色已成惨白，这才知道给人狠狠地耍了一阵。

原来卢云适才心念一动，想起自己随身带的一本四书辑注也是白色，模样倒与那羊皮颇为相似，当即将那书皮撕下丢出，好来鱼目混珠，反正众人只知奉命追拿一张“白色的”羊皮，却也没真的见过东西，果然一举骗过众多好手。

金凌霜低下头去，看着满地的书皮碎屑，一时面色困窘。安道京面带不屑，当即冷哼一声，对他师兄第二人不再理会，迳自调派兵马捉人。

却说卢云抱起伍定远狂奔，已入京城道路，他心中不断盘算主意，想道:“这下我们要躲到哪去？大批人马在後追捕，伍兄伤势又是危急，实在不能再拖，到底我该怎麽办？”忽地想到顾嗣源:“顾伯伯看来已经到京里任职了，我……我若带着伍兄上门求见……”他用力摇头，知道这条路决不可行:“顾伯伯待我情深义重，他才上任不久，我岂能连累他？何况……何况他这麽高的身分，又怎能为了我这种低叁下四的人犯险？”一时又想到顾家小姐，心中更是大恸，恍惚间胡乱奔走，城里百姓见他抱了个人奔跑，都侧目让道，过得片刻，卢云稍稍停步，留神四周，竟又奔回王府胡同。

卢云心中暗暗叫苦，这里官员云集，卫士众多，前些日子千辛万苦的逃脱此地，哪知道阴错阳差下又回到这里，他抱着伍定远，躲在街角歇息，心中浑没了主意。 徨间，已见到人影在两旁官宅屋顶上行走，後头马蹄声杂沓，显然追兵已经赶到，卢云只觉心力憔悴，他牢牢将伍定远绑在背上，举掌护住全身，眼前情势只有死战到底了。

百馀名禁军将整条闹街团团围住，不知多少好手云集在此。

一名军士望见卢云，大叫道：“找着了，他们在这里！”跟着拔刀冲来，卢云一脚将他踢翻，夺过那军士佩刀，狂劈滥砍，且战且走，只是多名高手虎视眈眈，实在不知要退往何处。

此时安道京也已赶到，他跃下马来，几个纵跃，已然站在卢云面前，卢云见他武功不弱，似不在昆仑山诸高手之下，不由得一惊，转身便逃。那安道京却不容他有丝毫喘息，立时拔刀出鞘，刀光一闪，对着卢云脑袋砍来，招数霸道至极，卢云不知此人来历，更不知这个统领的刀法如何奥妙，勉力举刀硬接，两人刀身正待相触，安道京口中怪叫一声，招数已变，倏地横刀卢云腰间砍去，刹那间由直劈改为横切，变招之快，几非人力可及，卢云情急之下，用力一跳，急忙往後跳开，跟着身子一转，便朝一处小巷奔入。

卢云才入巷口，忽地一股掌风迎面扑来，掌力未至，已然逼得卢云呼吸不顺，他凝神还了一掌，拍地一声，卢云只觉一股排山倒海的内力袭到身上，忍不住喉头一甜，喷出一口鲜血，跟着脚下踉跄，退

开四五步。顿时间，巷内已然走出一人，状似书生，温文儒雅，却是昆仑掌门卓凌昭到了。

安道京冷冷的道："卓掌门，大夥儿都是替江大人办事，不必争这个功劳了吧！"卓凌昭道："好说，安大人好俊的刀法哪！"巷内随即奔出大批好手，都是昆仑山好手，已然团团围住伍卢二人。两派人马人不再说话，相互监视，都要将伍卢二人一举拿住，却又怕对方抢先动手。

卢云身受内伤，放眼四周，前有狼，後有虎，大批好手将他团团围住，心知无路可去，他将伍定远从背上解了下来，伸手扶住，只见他仍是昏昏沈沈，死活不知，卢云心中一痛，大声叫道：

"伍兄，卢云今日与你同生共死！"

忽听前方锣声大作，有人向前行来，不知又是何方神圣到了，卢云心中悲凉，料想来人不是东厂的走狗，便是江充的手下，还能有什麽好东西?

他侧目望去，锣声中只见数十人骑在马上，簇拥着一名将军，那将军约莫六十来岁，须长叁尺，形貌甚是威武，随行官差举着两面大招，左首是"保国安民镇北大督师"，右首是"忠言极谏孝亲善穆侯"，端看这气派，便知来人官高爵重。

卢云心中一凛，想起当年随顾嗣源前去江夏时，曾见过一个名叫左从义的总兵，便是眼前这个镇北大督师的手下，据说这人在朝中势力庞大，颇能与江充、东厂鼎足而叁。

安道京眉头一皱，低声道："卓掌门，事不宜迟，快快动手！"

卢云一听此言，便知这善穆侯柳昂天与这甘人有些嫌隙，虽然不明究理，但事已至此，已不容他细细推想，只要伍定远不落入江充这帮人手里，便多一分活命希望，卢云心念於此，紧紧抱住伍定远，便往街心奔去。

安道京见卢云蠢蠢欲动，哪容他再逃脱手掌，当下一个纵跃，他後发先至，已拦在卢云身前，冷笑道:"往哪走？"一刀便向卢云劈下。卢云一咬牙，不顾一切，反向安道京怀中冲去，安道京料不到他有这般怪招，这下刀刃反而在卢云身後，胸腹要害都暴露出来，连忙往後跃去。

卢云趁机冲入街心，便在此时，肩上挨了一记重手，也不知是何人下的手，掌力雄浑至极，只震得他伤上加伤，眼前金星直冒，卢云不顾伤势沈重，抱住伍定远，只是奋力向善穆侯奔去。

安道京伸手抓出，朝卢云手臂扭去，指力到处，卢云臂上登时鲜血淋漓，但他仍是飞身向前，绝不稍缓。卓凌昭见众人出手无功，都拦不下卢云这人，他冷笑一声，道:“你们都退开了，且看本座出手。”人影一晃，便向卢云冲来，势道快绝。卢云见他武功高明异常，知道此人绝非易与之辈，当即快马加鞭，死命往前冲去，口中大叫道: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善穆侯身旁护卫见街上有人斗殴，一起拔刀出鞘，勒马止步。

卢云只觉胸口气闷异常，但此刻性命攸关，脚下虽已酸软无力，仍是靠着一股毅力支撑，朝着善穆侯车队奔去。

卓凌昭叫道:“站住了！”掌力已然袭到身後，卢云知道此掌来势猛恶，已然避无可避，心中一酸，自知无幸，当下将羊皮塞入伍定远怀里，跟着凝运内力，护住了後背。大叫道:“伍兄，来生再见了！”

只听砰地大响，一股强猛内力震来，卢云後心结结实实地挨了卓凌昭一掌，他藉着这一掌之力，猛地双手一振，将伍定远奋力丢出。只是这掌好不雄浑，卢云本已身受内伤，此时更是口吐鲜血，脱力倒地。

伍定远如脱线风筝，远远地飞了出去，眼看便要落到柳昂天身前。卢云趴在地下，勉力望去，知道这番辛苦终於有了代价，虽然身上重伤，嘴角还是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
谁知安道京大喝一声，叫道:“哪里走！”竟是飞身来抢，此人身法快绝，如同大鸟般的朝伍定远扑去。

卢云惊叫道:“不要啊！”他想要出力阻拦，却是心有馀力不足，想起这些日子的艰难患难，如今自己舍却了一命，伍定远仍是不免，心中不禁大痛，口中鲜血疾喷，便晕了过去。

第三卷 京城之会 第四章 风流司郎中

深秋的日头照下，京城的石子路上传来清脆的马蹄声，前方铜锣响起，官差口中大声诵道：“闲人回避----肃静让道----”一名灰衣汉子坐在马上，跟在一众官差之後，耳听众人大声颂念，他轻轻打了个哈欠，好似有些倦了。

这灰衣汉子微胖身材，脸如满月，神情世故通达，乍看之下，好似行路间浑不用心，但若仔细察看他的神情，便会惊觉他那双小眼直如鹰隼一般，不住瞅著街角四处，可说锐利至极。

忽听背後有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那灰衣汉子双目一亮，忙转头去看，只见一名老者身著戎装，满脸正气，正自低头咳嗽，那灰衣汉子忙道：“侯爷怎地咳嗽？可是昨夜受了风寒？”那老者抬起头来，摇了摇手，示意他不必多虑。

话未说完，忽听马蹄声响，行伍间一骑掉转马头，那马上坐的不是军官，却是名年轻公子。只见他策马过来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，侯爷可是有事？”日光下这年轻公子足跨骏马，腰悬长剑，俊美的瓜子脸蛋雪白如玉，端是潘安似的好样貌，灰衣汉子摇了摇手，笑道：“喉头痒，没事的。”那年轻公子点了点头，不再多说，提疆一振，便又驾马前行。

这灰衣汉子看著他的背影，心道：“杨郎中还是老样子，凡事总是小心把细，连清个嗓子也不成。嘿嘿，有他在这儿看著，我可清闲多啦！”想到此处，嘴角便泛起微笑。他自识得这公子以来，已有七八年了，平日见他温文儒雅，好似个读书人一般，其实这公子一旦发起威来，把那两条眉毛高高斜起之时，嘿嘿，那时的他，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哪。

正思索间，忽听一名军官低声道：“韦护卫，那小姑娘在干什么？怎地拦了咱们的路，莫非是要告谁的状么？”灰衣汉子定睛看去，只见路边奔出一名少女，脸蛋羞红，却不知要做什么，那军官啧地一声，正要上前拦阻，灰衣汉子伸手一挥，笑道：“不碍事，你别过去打扰。”那军官给这么一拦，只愣在当场，皱眉道：“嘿，真没事么？”灰衣汉子嘻嘻一笑，摇了摇手，要他静静旁观。

众官差不知那女孩意欲如何，都停下马来，眼见大队人马给阻在道上，那军官看实在不能再拖，便要上前喝问，忽见那女孩儿羞红粉脸，轻移莲步，却是朝那年轻公子走去。

那军官正要上前，忽见那少女从怀中取过一封书信，跟著递了过去，那军官咦了一声，道："一封信？这是干什么来著？要揭发谁的恶行么？"灰衣汉子尚未回答，那年轻公子已俯身弯腰，将那女孩儿的书信接下，跟著向她淡淡一笑。那少女见了他的俊脸，霎时飞红了脸蛋，急急转身，掉头飞奔而去。

那军官便再笨上十倍，见了那少女的神情举止，也已猜到七八分，他啐了一口，骂道："原来是这档子事，我还以为有人拦路告状哪！"那灰衣汉子扬鞭大笑，向那公子道："杨郎中啊，你可快些成亲了，免得京城里的姑娘家镇日魂不守舍，都在为你发愁。"那公子转过头来，微笑道："哪有这等事情，韦护卫说笑了。"说著两腿一夹，鞍下骏马便往前奔去。

眼看众多少女虽然跪在地下，眼角兀自朝那公子的背影望去，却是将他当作心仪仰慕的对象。那灰衣汉子哈哈大笑，心想："好一个风流司郎中，不过这么上个街，便要招惹无数芳心。真是罪过啊！"到底这公子是谁呢？原来他便是当今兵部职方司郎中，五辅大学士之子杨肃观。

也是他模样太过俊雅，每回同他出门，总要遇上几桩异性求欢之事。江湖上有些狂妄好事之徒，见了他俊美的容貌，更以为他是摇摇笔杆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其实行家只要仔细看过他腰上的长剑，见了剑柄上镶的几个字，定会翘起拇指来，暴喝一声道："好样的！"那六字读来简单明了，不过便是"少林天绝亲传"六个字而已。但只要通晓江湖事的，便知这人招惹不起，其中文字更有偌大含意。

大队人马正自前行，忽听街角传来一阵斗殴的声音，一名男子满口鲜血，全身肮脏，兀自在那儿大喊大叫，却不知是做什么的。

众人颇感讶异，都停下脚来。只见那人手上抱著一条大汉，猛往车队奔来，那年轻公子皱起眉头，不知那男子意欲为何，他使了个眼色，一旁下属会意，正要上前喝问，却见那男子奋力一丢，竟将手上抱的大汉丢出。

那公子微微一奇，不知他此举是何用意。便在此时，街角的人群中飞出一名武官，只见他身形闪动，猛地跃上空中，跟著运起鹰爪手，便往那大汉身上抓落。

那年轻公子双眉一轩，轻轻地道：“原来是锦衣卫的人，怎地跑来王府胡同搅和？”那武官可不是什么喽罗，却是统领安道京本人。此时他纵身跃起，正是来抢伍定远，这个西凉名捕的性命，只在旦夕之间，一旁卓凌昭等人见他夺了头功，心中焦急，却已阻拦不及。

眼见安道京堪堪得手，忽然一柄长剑斜斜引来，招数醇正，气势博大，安道京人在半空，被这无端窜出的剑招一缠，竟是无法闪躲，只得拔刀挡架，一招“回天削地”，赫地挡下这天外飞来的一剑。

安道京落下地来，急看出招之人，却见是位年轻公子，便在这一瞬间，那年轻公子猿臂轻抒，已轻轻巧巧地抱住伍定远，身旁军健忙将人接过，自去搀扶一旁。

安道京怒斥一声，戟指喝道：“著来人速速放开钦命要犯，否则一同究办！”说著横刀怒视，霸住了去路。

那年轻公子一声清啸，越众而出，凛然道：“安统领，我家柳大人乃是当今征北大都督，爵赐善穆侯，官拜太子太保。柳大人如此官高爵重，座驾玉辇，岂能惊扰？我等护驾有责，不知安大人何以见怪？”安道京见这人样貌英俊，俊美的脸上带著几分官味儿，霎时已认出他来，这人正是当朝五辅大学士之子、官拜兵部职方司郎中的杨肃观。据说这人少时曾代父在少林出家，武功颇为了得，却又少年登科，不及三十赴考便中进士，乃是文武双全的奇才，如此人物，安道京已是不能不给面子，当下一个欠身，拱手道：“杨大人，方才你拦下的不是什么好人，却是个穷凶极恶的钦命逃犯，十分要紧。请你先将他解来，本官正急於押人。”杨肃观摇头不已，说道：“安统领，这里是王府胡同，审讯追捕之事，向来都由直隶衙门与旗手卫一同帮办，岂劳锦衣卫统领的大驾？待我们问过人犯，再做商议不迟。”安道京听他出言拒绝，不禁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心下虽感愤怒，却也束手无策，寻思道：“杨肃观这小子怎么说也是朝廷的一号人物，他老子又是本朝中极殿大学士，连咱们江充大人也要卖他面子，看来不能硬来。”安道京见情势不利，别说征北大都督开罪不起，就是眼前这杨肃观也要小心应付，他心念於此，气已先馁了。他迟疑片刻，只有还刀入鞘，回头往卓凌昭看去。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心下雪亮。他知道这善穆侯柳昂天绝非寻常人，安道京虽是锦衣卫统领，但也不能和朝臣翻脸动手，自己却可仗

著武功高强，没有官职羁绊，或可恃强拿人。只是这安道京先前何等嚣张，官架子摆得老大，现下遇上了大麻烦，却又要自己这个化外之民相帮，直是反覆无耻。只是眼前大局为重，这当口也不能和这种小人计较了。

卓凌昭缓步走到场中，打了个问讯，还未说话，却已惊动了柳昂天这方人马。众侍卫中几个知晓江湖事的，已认出他是昆仑掌门，众人匆匆走来，忙在杨肃观耳边低声通报。

那杨肃观听了此人来历，心下暗暗讶异，又见这人随意往前一跨，双足不丁不八，气势非凡，确有过人之处，便也留上了神。

卓凌昭笑容可掬，拱手道："杨郎中在上，方才您拿下的那名男子，便是小人的弟子，这斯顽劣无比，屡次在京城中闯荡胡闹，没想惊扰了大人们，还请赐还不肖门生，回头小人重重责罚，也好给诸位大人出气。"众人见这人浑似村里学究，说话也是谦和，若不是事先提点，有谁知道他便是名震西疆的昆仑掌门？却不知这人好好的昆仑山不待，为何来到王府胡同打打杀杀，料来定是有什么隐情。

杨肃观听了说话，只不动声色，淡淡地道："原来这人是先生的弟子，可方才安统领却又说是逃犯，究竟实情如何，须待我详查後再说。"卓凌昭听他不愿把人交出，便哈哈一笑，说道："方才看杨大人出剑精妙，功力非凡，不愧少林天绝老僧的多年真传，若是不弃，小人想请杨郎中指点一二。"这卓凌昭行走江湖多年，自也知道杨肃观的来历，当下便有意仗著武力出手抢夺。

杨肃观哦地一声，他听卓凌昭这几句话的意思，竟是要恃强硬干，忙探过头去，和身旁几人商议道："究竟咱们拿下的人是何来历？怎会招惹这许多凶神恶煞？"那灰衣汉子靠上前来，说道："这卓凌昭足迹一向不到中原，今日若来，必有大事生出。咱们别急著把人交出，先问清楚情况再说。"这灰衣汉子姓韦名子壮，江湖出身，见闻广博，一向受柳昂天器重，加之武艺高明，杨肃观等人对他多是敬重。此时这般说话，众人纷纷点头。

杨肃观微微颔首，道："韦先生之言极是，这锦衣卫一向陷害忠良，从不曾公允办事，想来这人定是遭他们构陷，才会有此无妄灾祸。"一名军官见卓凌昭等人面色阴沈，都在等著上前拿人，忍不住皱眉道："话是这么说，可你们看这几些家伙的阵仗，怕是要当街劫夺，

咱们可要如何是好？”韦子壮冷笑道：“这锦衣卫便再恃强霸道十倍，也动不了咱们柳侯爷的人马。若真要来硬的，凭著我们这儿百来个军健，人多势众，大家武功底子硬，谅他们能拿我们如何？我只怕待会儿打斗起来，会惊动了柳侯爷。”卓凌昭见这几人你一言我一语的，没完没了，便自笑道：“杨大人，您是朝廷要员，千金之躯，当然不必与小人当真，你若不想动手，只需吩咐一声，把敝派弟子交还责罚，卓某人日後定会亲上少室山致谢，如此可好？”卓凌昭言下之意甚是明白，只要杨肃观照江湖规矩行事，卖他个面子，把伍定远奉上，他自不会再跟他为难。

杨肃观正要回话，韦子壮已然走进场中，冷笑道：“卓掌门，我家杨大人乃是科举出身的堂堂朝臣，他虽习过几年武艺，却不是江湖中人，你不必拿这些话来激他。你若不退开，休怪我们官军枪下无眼，到时伤了你昆仑门下，你可悔之莫及啊！”卓凌昭笑道：“我说是谁，原来是武当山的韦大侠来了。韦大侠多时不见，果非昔日吴下阿蒙啊，这几句官话说得中规中举，连湖北土腔也改了，啧啧，可真生受你啦。”一旁钱凌异见掌门语带讥嘲，忙搭话道：“掌门，你要唤他作韦大侠，人家可不乐意，你瞧他那胖嘟嘟、肥满满的模样，该称呼他一声韦大人，要不韦护卫也不称头多了？”两人的说话都是在讥讽那灰衣汉子不依江湖规矩办事，言语尖酸，韦子壮如何听不出？只气得他吹胡瞪眼，满脸尴尬愤怒。

原来当时武林中人习得一身武艺後，每多为朝廷办事，是以朝中武官多出身自江湖门派，只是遇上江湖中人，多以江湖行规相待，以示不忘本之意。韦子壮出身自名门大派，自幼得武当山玄武剑真传，能使八卦游身掌的绵密工夫，十余年来护卫善穆侯，形影不离，深受倚重，他也颇以宾主相知为傲。谁知此时却因说话多了几句官腔，竟受昆仑门人如此讥嘲，直把他这人当作数典忘祖的无耻鹰爪，如何不让他气愤难抑？韦子壮呸了一声，回头向众护卫道：“咱们走，不必理会这群妄人。”众人答应一声，纷纷上马，正待提缰前行，却见卓凌昭一动也不动，好整以暇的站在道中，韦子壮见他这般模样，当下喝道：“众将官搭箭！若还不知进退，杀无赦！”众军健高声答应，各自弯弓搭箭，严阵以待。

这厢昆仑山门人见两边说翻了，深怕掌门吃亏，便要奔入场中，卓凌昭却微微一笑，示意他们退下，对眼前凶险至极的局面，却是一幅浑不在意的模样。韦子壮坐在马上，高声道："卓掌门，你速速让道，万莫阻拦柳大人座驾，若执迷不悟，别怪我不顾江湖道义！"他这几句话说得声威俱厉，已丝毫不留情面。

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"怎么回事？可是有什么乱子？"众人凝目望去，只见一名白发老者骑在马上，缓缓放蹄而来，正是善穆侯柳昂天耐不住等，趋前来察。

卓凌昭见机不可失，便在柳昂天说话的刹那间，已飞身而起，竟是朝他驾前欺来，身法之快，众人都是骇异。众护卫大惊之下，纷纷对著卓凌昭放箭，只见弓弦破响，万箭齐发，都朝卓凌昭身上射去。

卓凌昭人在半空，却不惊惶，身体如同陀螺般旋转起来，两只袖子带出偌大劲风，竟将成百上千的箭弩都给激开，反往众军士落去，众人料不到会有这等变故，霎时纷纷中箭挂彩，数名护卫冒死挡在柳昂天驾前，更是连中数箭，血流不止。

韦子壮料不到卓凌昭能有这一手，又惊又怒之余，已然离鞍纵起，双手运上十成十的掌力，要将卓凌昭当场击毙，韦子壮向来出手宽仁，甚少下这等杀手，但此刻主人命在倾刻间，却不容他手下留情了。

卓凌昭人兀在空中，已听得後头呼吸声沈重，知道韦子壮拼起一身功力来击，他无意比拼掌力，当下气沈丹田，如惊鸿一撇般地急坠而下，韦子壮此刻掌力已出，身形难以转换，这掌便击了个空。

卓凌昭脚一踩上实地，便同泥鳅般地从众军士间穿过，众军士大呼小叫，却伤他不得，只因卓凌昭挤在人群中，离得近了，众人都怕误伤同伴，手上的兵刃更加施展不开，只一眨眼的工夫，卓凌昭见缝插针，左冲右突，猛地现身在柳昂天座前，众护卫吃惊不过，慌忙之间，忙在柳昂天身旁团团保护，都怕卓凌昭那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。

柳昂天乍见这等情状，饶他是征战万里的老将，此时也是吃惊，当下高声说道："这位壮士好高明的身手，却为何拦阻本将军的座驾？"卓凌昭笑道："将军受惊了，小民别无他意，只想请将军借一步说话。"言下之意竟是要劫持柳昂天。柳昂天听他如此狂妄，只嘿地一声，说不出话来。

忽听一人大喝一声，跟著剑光闪动，寒星点点，如天女散花般，朝卓凌招攻去，卓凌昭抬头看时，却是杨肃观出招抢攻，这招笼罩卓凌昭身上七处大穴，唤做“菩提三十三天剑”，一招带七式，一式藏七剑，一剑落七方，共是三百四十三种变化，端是险恶无比。

卓凌昭识得这招的厉害，不愿正面撂其锋芒，微微向旁一让，避开杨肃观锐利绝伦的剑气，要知卓凌昭生性高傲，此时居然旁让，足见少林正宗剑法的大威力。杨肃观见卓凌昭闪避，当即加紧攻势，他一剑不中，手腕立时一振，剑尖立即散为七朵剑花，紧裹卓凌昭身旁三尺，剑光霍霍中，只见七个大小剑花急急向卓凌昭袭去。

卓凌昭凝目细看，眼见剑尖已朝周身七方要害攻来，但他身无兵刃，实在无法挡隔，眼看避无可避，但卓凌昭忽地一个回旋，身形往上拔高数尺，竟躲开杨肃观绵密无比的攻势。

杨肃观见他闪躲时身法精湛，妙到颠毫，赞道：“好一个昆仑掌门，有你的！”杨肃观二次出手不中，当即看准卓凌昭跃起的去处，捏起剑诀，霎时剑尖幻出四十九颗星芒，刷刷轻响，朝卓凌昭脚下刺去。这便是菩提三十三天剑至高无上的绝招，一剑不中，转攻七方，七方不中，再进七七四十九罩门，绵绵不绝，如少室山之峰峦迭起，直无止境。

卓凌昭人在半空，无可借力，眼看杨肃观杀招再起，但自己身形下坠，实在无处可躲，只见脚下剑光霍霍，刃芒织网，刹那间便可将人绞成肉泥，昆仑众人见掌门遇险，都是惊呼出声，待要出手相助，一怕掌门不喜，二怕为时已晚，众人互望一眼，都不知如何是好。

卓凌昭见情况危急，百忙中急急解开腰间袍带，使劲朝杨肃观挥去，杨肃观只觉眼前风声劲急，想不到这重不逾两的袍带，却在卓凌昭一挥之下，竟是蕴著千斤之力，如铁杵般地朝门面打来。

杨肃观沈肩低肘，回剑自救，避开了正面一击，但两人招式相交，杨肃观手上长剑不过被袍带微微扫过，竟被震得些些弯曲，虎口也是隐隐发麻。

卓凌昭落下地来，只见袍带上竟然千疮百孔，不过一招之间，居然被杨肃观的“菩提三十三天剑”刺穿数十个小洞，少林剑法委实可敬可畏。

卓凌昭喝了一声采，赞道：“杨大人武功非凡，不愧为天绝僧的关门弟子。”杨肃观道：“卓掌门且看家师面下，两厢罢斗如何？”卓凌昭微笑道：“在下岂敢与杨大人相斗，只要杨大人将劣徒放出，本座日後自会登门道歉，绝不敢相扰。”杨肃观摇头道：“卓掌门，你适才接了我三剑，应知我武功不只如此，你若还是恃强相逼，待我使出本门绝学，届时刀剑无眼，怕会伤了贵我两派的和气。”

卓凌昭哈哈一笑，心中却是恼怒无比，他自出江湖以来，尚未有人敢如此和他说话，便是和少林灵音之类的高手相斗，也只有自己戏要别人，何尝有这等黄口竖子在他面前大言不惭的吹擂？只是念在对方是朝廷命官，不能将之杀害，但今日若不能狠狠地让他出丑一番，日后传扬出去，这张老脸要他如何放去？

卓凌昭繫好腰带，微笑道：“杨大人口称不忍伤坏两派情谊，我看是多虑了。蒙贵派灵音大师错爱，至今玉趾仍在我派盘桓小歇。有了大师宝驾光临，这少林崑崙两派情谊，自是一日深过一日，岂会伤了和气呢？照本座看，杨大人既然想与本座切磋剑法，不妨出招赐教，”

灵音大师在西凉失踪一案，本已轰动武林，杨肃观自是深知，江湖盛传灵音已被崑崙门人幽禁，没想到卓凌昭竟会在此直承其事，看来卓凌昭老谋深算，一来想要激怒自己，二来便要藉机宣扬崑崙威望，打压少林名声，用心端是阴毒险恶。

杨肃观不愿多做口舌之争，他森然道：“卓掌门见笑了，灵音师兄之事，自有本派方丈出面，轮不到杨某人说话。只是卓掌门何等身分，既然有意指点在下剑法，肃观岂敢不从？”当下深深吸一口气，挽起一个剑花，朗声道：“卓掌门，我下一招使的便是达摩剑法最后一式，名唤『涅盘往生』，此招一出，共计三百四十三剑，我师曾告诫此招凶狠残戾，当世无人可挡，故命我出招前务必奉告对手，令其迷途知返。”

崑崙众门人听杨肃观说得狂妄，纷纷怒骂：“他妈的小狈放臭屁！”、“要你师父回家吃屎吧！”、“我师尊当世无敌，小子你才是积重难返！”

众人怒骂中，卓凌昭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本座这把年纪了，若要迷途知反，却要我返到何处？大人请赐招吧！”

杨肃观神色凝重，向南方微微躬身，一旁韦子壮、金凌霜、安道京等武林耆宿一齐哗然，都知少林门人杀人之前，必先向少室山下拜，乞求原宥，看来杨肃观此举志在必得。

卓凌昭贵为一派掌门，自也是见闻广博之辈，如何不知“涅盘往生”的名头？武林故老相传，都说昔日少林天绝僧出这招“涅盘往生”之前，必先奉告对手，使对方知所趋避，弃剑认输，以免杀生太过。到得后来，只要天绝僧说出『涅盘往生』四字，江湖竟无人胆敢再战，可说是少林寺近三十年来名气最响的一招。这招是天绝僧的独门绝学，除他之外，合寺无人会使，没想到却传给了杨肃观。

饶是如此，以卓凌昭威名之盛，即便天绝僧亲至，也岂有罢手之理？何况眼前放对的也不过是二十来岁的小夥子，他一个堂堂掌门，岂能惧怕示弱？卓凌昭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老朽也听过什么『涅盘往生』，一直想见识见识，杨大人赶紧出招吧，可万万别敬老尊贤，处处让先啊。”

杨肃观摇头叹道：“世间妄人尚知求生，阁下又何必一昧寻死呢？”

说话间，只见杨肃观脚不动、身不摇，手中长剑竟一为二、二为三，瞬间幻化为七剑，众人见了这幅模样，彷彿千手观音降世，莫不大为罕异，便这么一眨眼，杨肃观手中的七剑又各自抖出七只剑花，共计七七四十九朵之多，只见数十朵变换难测、冰寒若雪的剑花，迳自在杨肃观身前摆动。

卓凌昭见了这个势头，也是心中一惊，暗想道：“也怪我过於托大，没把这小子放在眼里，看他这模样，工夫只怕不在灵音之下，这当口我少了兵刃在身，处境大是不利。”

便这么一想，杨肃观手上剑花又各散出七点寒星，共计三百四十三点蓝澄澄的寒星，在他身旁围成一个大光罩，不住来回飞舞。

卓凌昭倒吸一口冷气，他知杨肃观只要运劲一攻，这三百四十三点寒星便会朝自己飞来，到时就算有三头六臂，只怕也难逃一死，当此关头，只有行险！

卓凌昭笑道：“杨大人耍的这许多光点，煞是好看，只不知堪不堪用？”他仰天大笑，轻轻一纵，竟无视那厉害之极的杀招，反朝杨肃观

冲去，杨肃观一怔，万万没料想到世间居然有这等疯狂行径，卓凌昭如此疾冲而来，岂不是自杀？莫非有什么厉害后着？

杨肃观一时受惊，忙向后退了一步，便在这一刹那间，柳昂天身边一名军健忽然腾空飞起，朝剑尖幻出的光网撞去，却是被卓凌昭以袖劲卷起，朝剑网中掷来。杨肃观变招不及，又不愿伤及无辜，连忙向后急退，说时迟、那时快，卓凌昭身形闪动，雷霆万钧之间竟已抢先佔位，杨肃观这一闪躲，不只将后心要害暴露出来，尚且直挺挺地向卓凌昭撞去。

卓凌昭仰天长笑，手掌轻轻一挥，已然制住杨肃观背后要穴，霎时间胜负已分。

杨肃观面色铁青，别说那三百四十三种剑招变化，他居然连一剑也没发出来，就在刹那间被人破解成名绝技，卓凌昭单凭轻移云履，五指妙轮，竟轻轻松松地把杨肃观擒下。

这厢崑崙众人纷纷喝采叫好，安道京却冷笑道："卓掌门，好个声东击西、围魏救赵的高招，你这手究竟是武功还是心机啊？"他虽然有求於卓凌昭，却一直和他争锋夺势，此刻见卓凌昭赢得难看，便出言讥嘲。

卓凌昭这仗获胜，并非倚仗武功，而是凭藉经验行险，他知这"涅盘往生"招式磅礴，气势雄浑，但以杨肃观之年轻识浅，尚加功力不足，定不能运转自若，只要使出计谋，必然有机可趁。果然他扔出一名旁观军健，往剑网中掷去，杨肃观功力不足，若不闪躲，以"涅盘往生"的威力，必会杀死无辜，待得向后闪避，招式的劲力已卸，已然大失先机。卓凌昭算准他趋避的方位，趁杨肃观心神不宁之际，抢先佔位，果然一举成擒。

旁观高手如何不识卓凌昭的妙计？虽觉他有失磊落，但若易地而处，面对这招"涅盘往生"，恐怕也是无计可施，何况卓凌昭仅在刹那之间，便能算定杨肃观闪避的去路，尚且以轻功后发先至，制敌於刹那，也已经是江湖上罕见的武艺，若要指他行骗使诈，未免也太过，怪只怪杨肃观临敌经验不足，这才会上了这个大当。

便在这十万火急的一刻，韦子壮已然赶上，他只手成圆，屏气凝神，运起武当真传"八卦游身掌"，猛往卓凌昭背后袭去。卓凌昭笑道："两个打一个吗？"

韦子壮骂道："无耻小人，胜之不武，还有脸面说话吗？快快放开杨大人！"

韦子壮掌法端凝，内力正大，正是道家七十二洞天的名士风范，卓凌昭哈哈一笑，他左手抓着杨肃观，右掌运使内力，挡住了韦子壮的只掌，二人掌力相接，无声无息，卓凌昭身子微微一晃，韦子壮却气血翻涌，往后退开三步，这才卸下劲力。

卓凌昭笑道："韦护卫这般粗鲁，岂不坏了武当山以柔克刚的名声么？"韦子壮深怕卓凌昭下手毒辣，一下子便要了杨肃观的性命，当即喝道："你少废话！先把人放了！"只掌一推，猛向卓凌昭胸口击去，卓凌昭轻轻转身，卸开了他的掌力，两人以快打快，登时过了十余招，卓凌昭左手抓着杨肃观，但身法仍是精奇无比，丝毫不落下风。

两人正自激战，忽听杨肃观轻啸一声，猛地拔剑回刺，剑刃却是往自己小肮而去。眼看长剑便要戳穿身体，众人大惊失色，纷纷叫道："万万不可！"

卓凌昭一愣，自没料到杨肃观如此烈性，这人虽然落入自己手中，但他年纪轻轻，却也不算怎么折辱了，怎地不到片刻便要同归於尽？一时间也是大为讶异。

正吃惊间，猛地腰间一凉，那剑刃竟已刺破衣衫，霎时已至皮肉，卓凌昭大吃一惊，眼见杨肃观身上没洒出半滴血来，才知他剑上有鬼，当下不容细想，只足一点，往后飘开三尺，这才躲开杨肃观那阴狠毒辣的一剑。

原来这招名唤"割肉喂鹰"，好似先自杀，再杀敌，其实用意却在诈欺二字。这招剑法一旦使出，每多令敌手万分讶异，便在心神微分之刻，那剑刃却贴着小肮掠过，直插敌人腹部，所差者仅不过分毫而已，敌若不察，往往便在错愕中给人杀死。这招快如闪电，出其不意，正是天绝僧亲传的"疯禅剑法"。这"割肉喂鹰"专用於近身搏斗，杨肃观初次使出，果然威力奇大，便让他一举脱出敌手了。

卓凌昭虽然见闻广博，却也是初次见到这等怪招，若非武功高明，见识机敏，早已惨死当场。眼看杨肃观远远飞出，便要逃离自己的掌握，卓凌昭重重哼了一声，心道："好一个天绝僧，教了这么个刁钻徒弟出来。若非我闪避得快，岂不屍横就地？"他大怒之下，便往杨肃观背心击去。

此刻情势紧张，杨肃观甫脱敌手，后背要害仍在卓凌昭面前不远，韦子壮情知危急，当下大喝一声，往前一扑，便朝卓凌昭猛攻，霎时疾攻了七八掌，招招拼命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。卓凌昭被这么一缠，已无暇顾及他人，两人便激斗起来。

杨肃观趁隙跳出战圈，左右急忙上来接应，他喘息片刻，暗道："惭愧！若非师尊传下救命险招，险给擒住了。"他定了定神，转头看场内情势，那卓凌昭步步进逼，几招内已大佔上风，看来韦子壮难以支持。

杨肃观一面调动护卫，将柳昂天层层围起，严加保护，一面抽出长剑，加入战局，与韦子壮并肩应敌，登时变成以二敌一的场面，两人都知卓凌昭武功诡异莫测，都怕他伤害柳大将军，当下全力进攻拦阻，将他逼得离柳昂天越远越好。

卓凌昭高声道："崑崙门下，还不动手夺人！"崑崙众门徒霎时一声喊叫，只见左路两名高手当前冲出，正是"剑寒"金凌霜、"剑影"钱凌异二人，猛往柳昂天身旁护卫杀去，另一边却是"剑蛊"屠凌心、"剑飙"许凌飞等人，这几人下手毒辣，狠狠地朝伍定远杀去，硬是要将他从乱军中夺出。

杨肃观心中醒悟，这卓凌昭明的是要伤柳昂天，暗的却是要夺人回去，杨肃观虽然知晓阴谋，但己方两名高手已被卓凌昭缠住，顷刻间难以脱身，实在不能分心护人，只有徒呼负负了。

这厢安道京虎视眈眈，他见局面凌乱，众人混战不已，心中大喜，便率锦衣卫众杀入乱局，只想趁乱捡些好处，最好崑崙山与柳昂天人马同归於尽，自己却轻轻松松地带走伍定远，好向江大人交差邀功。

须臾间，上百人竟在街道中斗殴起来，原本安详的王府胡同，竟成了厮杀屠戮的修罗场。

杨肃观见情势大坏，猛地卖个破绽，跳出战圈，摸出一枚火箭，便往天上掷去，只听那火箭砰地一声巨响，爆出一条长长的蓝色火焰。

卓凌昭笑道："大人想要搬救兵吗？怕有些迟了吧！"说着掌法一变，招式古拙，劲力却是奇大，韦子壮知道他急於分出胜负，也催动内力，手上加劲，丝毫不让他佔先。他年纪与卓凌昭相若，两人功力

悉敌，卓凌昭所发的大半掌力，都由他承受，一旁杨肃观只攻不守，凭着师传“菩提三十三天剑”的威力，不停搅扰卓凌昭的攻势，几次想使出“涅盘往生”的绝招，却怕自己难以驾驭，伤及韦子壮，只好眼睁睁见卓凌昭肆虐。

忽听啊地一声惨叫，杨肃观急忙回头望去，只见金凌霜、屠凌心等人已然大佔上风，几名侍卫正拼死守住伍定远，其中一人肩上中剑，血流不止，另有三、四人软倒在地，杨肃观知道单凭几个侍卫，实在不能抵挡崑崙一流高手，金凌霜施展“剑寒”神技，直如虎入羊群一般，竟无人能挡他一招半式。

杨肃观大急，他虽不知伍定远的底细，但也知道此人事关重大，绝不能任凭崑崙门人把他带走，当下清啸一声，转往伍定远处奔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杨肃观才一走脱，这边韦子壮就左支右拙，接连遇险，杨肃观一咬牙，高声道：“韦先生多担待，我去去就回！”只要韦子壮能多撑片刻，待得援兵一到，便有望大获全胜，眼下还是保住伍定远要紧，杨肃观大喊一声，提剑冲入人群，登时与屠凌心激斗起来。

卓凌昭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韦子壮，我瞧你能支撑到几时？”说着缓缓推出右掌，韦子壮见这掌力道雄健，不敢硬挡，忙向一旁闪去，卓凌昭哈哈一笑，左袖使个天女散花式，往韦子壮身侧扫去，逼得他无处可退，非要他接下这掌不可。

韦子壮自知武功逊於卓凌昭，但眼前局势，却叫他不得不拼死一战，只有硬接卓凌昭这掌，他紮下马步，运起师门所传的心法，划掌成圆，想要以逸待劳，至柔剋至刚。

两人掌力未接，韦子壮已觉呼吸不顺，胸口气闷异常，他心下一凛，暗道：“我向来听说卓老儿剑法高明，想不到内力也这般了得。”韦子壮待要闪避，两处去路却又给封死，直是无处可躲，他暗暗叫苦，知道今日凶多吉少。

两人只掌堪堪相接，忽然一只粗壮的臂膀横在自己身前，韦子壮大吃一惊，这条臂膀好似天外飞来一般，事前竟无半点徵兆，不知是何方高人驾临，他正自疑惑，只觉背后一股劲风猛地袭来，却是向卓凌昭冲去。这掌力雄浑刚猛，竟有数十年深厚功力，登时化解卓凌昭

推来的劲道，那掌力游刃有余，非但消解来势，还往前疾冲出去，端的是凶猛刚硬，兼而有之。

卓凌昭伸掌一挥，化解袭来掌力，随即飘开三丈，微笑道："看来本座孤陋寡闻，不知少林武当已成一家，还请大师指教。"

韦子壮连忙侧头望去，只见一名满面红光的胖大僧人，两手叉在腰间，正对卓凌昭怒目而视。那僧人大声道："姓卓的，你莫说长道短，和尚今日不把你生剁了，便跟你姓！"说着五指成爪，虎啸一声，猛向卓凌昭攻去。

韦子壮惊疑不定，急向杨肃观望去，却见他好整以暇的站在场边，一幅太平无事的模样，一旁"剑蛊"屠凌心、"剑寒"金凌霜二人却满头大汗，正联手向一名白鬚老僧围攻。那老僧笑容可掬，脚步轻飘飘地，赤手空拳地应接两大高手的攻势。

韦子壮见那老僧一脸平和，兀自面带微笑，虽在敌手的剑招夹攻下，仍是行有余力，不禁心中骇异，寻思道："武林之中能有这般身手的，可说屈指可数，究竟这两人是谁？"

正惶惑间，那满面红光的胖大僧人已大步奔上，正对卓凌昭痛下杀手，那僧人出手刚猛，攻势劲急，使得全是外门的硬功，韦子壮啊地一声，猛地想起两个人来，不由得心头大喜，忙转头看向杨肃观，笑道："杨郎中，你两位师兄既然上京来了，怎地不先知会一声？也好让我尽蚌地主之谊？"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"我两位师兄应紫云轩之邀，前去讲说佛学，我也是今早才得知此事。"

韦子壮心中大喜，眼见那胖大僧人手上工夫异常了得，使得是"少林虎爪手"，看来这人八九不离十，应是"四大金刚"中人称虎爪金刚的灵真和尚；另一名和尚白鬚飘飘，武功博而不杂，纯而不滞，已至化境，这人应是罗汉堂首座、佛法渊深的圣僧灵定。这当口有两大高手助阵，那是有胜无败的局面了，他见两名高僧兀在动手，一时间不便参拜，当下只手抱胸，含笑而立。

灵真虽然身材胖大，但脚下却毫不含糊，卓凌昭退一步，他便进一步，只逼得崑崙掌门连连后退，一时颇为难看。

灵真冷笑道：“狗贼！不知你用了什么卑鄙手法，这才胜过我灵音师兄，今日我要为他报仇雪恨，让天下人知道你崑崙派何等卑鄙无耻！”说着化抓为指，挺起两手拇指，硬向卓凌昭胸前戳去。

灵真多年来钻研少林一十二门硬功，其中尤擅刚猛指功，一指之力，足以捏金生印，坏石裂木，虽然空手与人相斗，却好似飞舞尖刀利刃，再加招式凶猛，实是大佔便宜。卓凌昭武功虽强，见到这霸道至

极的指功，但少了兵刃护身，一时也只有遮拦招架的份。

两人堪堪激斗数十招，忽然人影一晃，一名老僧站在场中，隔开了二人，却是罗汉堂首座灵定大师。灵真见师兄下场，便先收住了手，卓凌昭虽不明这老僧的用意，但他恃障自己宗师身分，便也停手不动，将两手拢在袖中，斜目睥睨他师兄弟二人。

灵定口宣佛号，说道：“昔日铁剑山庄一役，我灵音师弟与门下弟子至今音讯全无，江湖上都说卓掌门涉入此事，不知传言是真是假？”

卓凌昭回头看去，只见自己几名师弟都已退在一旁，人人神情骇然，想来他们适才与这名老僧动手，已是大败亏输，这罗汉堂首座果然了得，想来传闻不虚，此人武功当是世间罕有，已入化境。

卓凌昭估量形势，心中已有计较，当下避重就轻，淡淡地道：“大师莫要迷信传闻，西凉道上都说贵派灵音大师好端端的，乃是自愿到敝山修炼挂单。崑崙门下敬重灵音师父，更是竭力招待，不敢冒渎。绝非如江湖妄人所言，此处大师不可不查。”

众人听他当面说谎，心下都是气愤不已，灵真大怒道：“你奶奶的下贱狗贼！姓卓的，你有胆杀人放火，杀害燕陵满门，此刻当着我们师兄弟的面前，却又没种招认，你也算江湖好汉吗？快快把我师兄交出来，和尚可以留你一个全屍！”

这灵真虽是出家人，但性子向来火爆，说起话来更是毫不忌口，场中侍卫不明此人的性情，听他口出秽言，无不暗暗讶异。

卓凌昭笑道：“这位大师啊，你灵音师兄偏爱上崑崙挂单，乃是自愿，你却怎要硬派不是？看你口口声声叫嚷，好似本座真个击败了灵音大师，这才将他囚禁起来？你可别信口雌黄，坏了灵音大师数十载的武名啊！”

卓凌昭这话中意思甚是厉害，要是这帮和尚直承灵音为人所败，甚且失手被擒，必定毁坏少林千载声名，但若不坦言其事，直承少林弟子技不如人，却要如何勒逼卓凌昭交出人来？果然灵定低眉垂目，灵真瞠目结舌，一时都是语塞。

卓凌昭见几句话说得他二人哑口无言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"两位大师，在下一向敬重少林弟子，若有人挑拨是非，胡言生事，贵我两派定要揪出此等败类，免伤彼此和气。"

灵定武功虽高，但应对机智却只平平，不知该如何回话，灵真却跳了起来，正要破口大骂，灵定却拉住了他，示意他不要冲动。

灵定不愿在柳昂天面前谈论江湖恩怨，只合十道："卓掌门，江湖上的事，自有是非公道，佛法讲求因果报应，你差人杀害燕陵镖局满门在先，抢掳少林门人在后，就算此刻逃脱公理制裁，他日也难脱轮回报应，良心责备。"

卓凌昭听了这话，只嘿嘿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杨肃观见两方人马不再动手，当即走了上来。他打量情势，此时若与崑崙山一决雌雄，一来对方人多势众，己方未必能稳操胜卷，二来柳昂天便在身旁，出手时不免要顾忌他的性命安危，当下便有意揭过这个场子。他拱了拱手，道："安统领、卓掌门，今日道上巧遇，得你二人赐教，杨肃观受益匪浅。将来若有良机，必当投桃报李，以报两位大德。"

杨肃观交代这几句话倒也不是应付场面，以武功而论，若要对付这个厉害至极的剑神卓凌昭，他自是有所不能，但凭藉家世官职，若要好好地修理安道京一顿，却也不是什么难事。

果然安道京脸上变色，知道自己拦截朝臣，王府胡同里刀枪相向，已是犯下重罪，要有人奏上一本，恐怕大祸临头，他面色如土，此时翻脸也不是，求情也不是，只好急急召回大批下属，灰头土脸的走了。

众人见卓凌昭神色俨然，兀自停留不走，一只鹰眼盯住伍定远不放，不知他是否尚有阴谋，灵定口宣佛号，道："卓掌门，江湖恩怨，宜解不宜结，还望你能深思。早早让我灵音师弟回山，交出杀害燕陵镖局的元凶巨恶，那才是正道。"那灵真却是火爆脾气，当下呸地一

声，大声道：“姓卓的，咱两派若要一决胜负，和尚当场奉陪，只怕你不敢下场哪！”

杨肃观听他出言挑战，忍不住脸上变色，正要出言阻止，只见卓凌昭袍袖挥出，劲风到处，一名卫士忽地摔倒，手上长剑好似活了一般，直直向他手上飞去。

卓凌昭伸手接住，仰天笑道：“大师这般瞧不起卓某，姓卓的若不献丑，岂不让天下人笑话了！”

场中诸高手见他手握长剑，无不心下一凛，卓凌昭近几年来从不用兵刃，方纔即使面对“涅盘往生”的绝招，也还是空手应敌。他自号“剑神”，剑法究竟高到何等境界，武林中已然成谜，江湖传言“崑崙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”，更显得他的气势。此时卓凌昭手握剑柄，虽然站得老远，人人神情还是戒慎恐惧。

灵真哼了一声，正要出言相讥，只见卓凌昭面色阴沈，剑光一闪，长剑竟直直地向灵真飞去。

众高手大吃一惊，众人见卓凌昭站在三丈开外，万万料想不到他竟会暴起伤人，只见那剑去势飞快，看来剑上所附内力极是惊人，灵真暴喝一声，运起“大力金刚指”，他外门功夫早至巅峰，寻常兵刃已伤他不得，赤手便往剑身抓去。

灵真胸有成竹，只手成抓，眼看便要将长剑拦下，手指甫一触剑，猛地一股暗劲传到，那内力既寒且邪，竟硬生生地将他震开。灵真吃了一惊，却见那柄长剑势头一偏，转了个弯，竟朝伍定远飞去。

众人吃了一惊，这才知道卓凌昭使的是声东击西的招式，韦子壮站的近，急忙抢过钢刀，便往卓凌昭掷来的长剑砸去，杨肃观心思甚是机敏，一见卓凌昭神色阴森，便知其中有诈，忙叫道：“韦护卫快带人闪开！千万别硬接！”语声未毕，韦子壮已然出招，兵刃触及剑身，却是迟了一步。

只听“噹”地一声轻响，那长剑忽尔断裂，竟硬生生地碎成千百片，便向场中众人飞去，霎时有如无数暗器来袭。韦子壮首当其冲，惊吓之余，连忙飞身闪避，一旁侍卫纷纷着地滚开，人人自危，乱成一片。

众人慌乱间，只见卓凌昭快速绝伦地冲进人群，却是朝伍定远飞去，众人万万料不到卓凌昭还有这手，无不惊慌叫嚷，乱成一片，却无人来得及救援。便连灵定、灵真等人也都给攻了个出其不意，一时都是束手无策。

眼看得手，一个黄影闪过，阻住了卓凌昭的去路，众人只听“嘿”、“哼”两声轻响，那黄影半空一晃，落下了地面，便这么一缓，伍定远已被旁人抱了开来，没让卓凌昭得逞。

卓凌昭往后一纵，冷笑道：“好一个兵部杨郎中！了得！”话声未毕，已如鬼魅般地飘远。众人吃惊之间，忙往地下看去，只见一名年轻男子摀住肩头，鲜血正不住冒出，却是那兵部郎中杨肃观。灵定见他肩头流血，连忙抢上，点穴止血，跟着几名侍卫奔来，急急替杨肃观包紮伤处。

杨肃观面色凝重，望着空荡荡的街心，道：“这卓凌昭着实可畏，他武功高明，心计细腻，咱们这跤摔得不轻。”

原来方纔卓凌昭掷剑之时，便已料到灵真会以“大力金刚指”阻拦，竟然在剑上暗留阴劲，预下伏笔，便以声东击西之策，借灵真的指力转剑势於先、再借韦子壮的刀让剑身碎裂於后，等剑身断做细小暗器，众人方寸大乱时，他自能趁机带走伍定远了。卓凌昭心机深沈，一旁虽有少林圣僧、武当高手保护，但无人看破卓凌昭的用心，若非杨肃观料敌机先，从中阻拦，只怕伍定远已给他轻轻巧巧地夺去。

眼看杨肃观破解卓凌昭的诡计，韦子壮、灵真等人对望一眼，心下都是暗暗惭愧，想道：“这杨郎中年纪轻轻，却比咱们心细得多，若非他出手拦截，这仗可真丢脸至极了。”

先前杨肃观给卓凌昭一招制住，面上无光，但这次识破他的计谋，总也算吐了一口怨气。那灵真给卓凌昭耍了一场，心下自感愤怒，只是崑崙派众人已随卓凌昭远去，却也无处发泄，只得低头咒骂不休。

这场恶斗之后，两方人马间的胜负很是难说，但彼此的憎恶怨恨，却又加了一层。

眼看强敌退去，杨肃观顾不得自己有伤，一把抱住了伍定远，捏了捏他的人中，内力到处，伍定远本该醒来，此时却丝毫没有反应。

灵定见状，忙道：“这人伤势沈重，须得赶紧救治。”

杨肃观点了点头，忙将伍定远抱起，便在此时，他怀中落下一物，掉落在地，一旁韦子壮眼明手快，登时将那东西抄起。

众人一齐伸头来看，却见那东西是张白色羊皮，约有半尺长宽，削得极薄，韦子壮茫然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杨肃观也是大惑不解，两人对望一眼，都感奇怪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一人深深吸了口气，跟着抢了上来，韦子壮回头看去，那人却是他们的顶头上司，大名鼎鼎的善穆侯柳昂天。

韦子壮见他神色有异，忙道：“侯爷怎么了？可是这羊皮有古怪？”

柳昂天不答，只伸手接过羊皮，霎时面上悲痛，泪水滚滚而下，颤声道：“朝廷有救了……朝廷有救了……”

众人见他神色大变，无不诧异吃惊，杨肃观虽不知这东西的来历，但想来此物惊动无数朝廷高官、武林高手，必然重大异常，想到此处，抱着伍定远的只手竟是颤抖不止，良久不能宁定。

众人正要带着伍定远离开，忽听一名侍卫叫道：“这里还有个人，咱们要怎么处置？”韦子壮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名男子口吐鲜血，昏倒在地，已是人事不知。韦子壮看了一阵，也猜不出这人的身分，当下沈吟道：“不管了，先带回去再说吧。”

过不多时，众人便将伍定远、卢云二人带回柳府。那卢云给卓凌昭打了一掌，早如烂泥般倒在地下，只是他出身卑微，身上也没带什么要紧物事，崑崙门人懒得理会，这才留他在街心，没曾杀害。若非如此，柳昂天的侍卫也不能将他带走了。

柳昂天情知伍定远来历不凡，便急急延请大夫诊治伤势。那大夫看了病情，回秉过来，说那伍定远胸口中剑，肺叶有损，但好好调养一阵之后，应无性命之忧。反倒是卢云背上挨了卓凌昭一记重手，恐怕有些难办。

柳昂天等人听伍定远并无性命之危，心下甚喜，都是放下心来，便命人好好照顾疗养。

三日后，伍定远悠悠转醒，他一醒来，只见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，房内全是些不相识的人，都在盯着他猛瞧。伍定远清醒过

来，惊道：“我……我这是身在何处？”

一人面带微笑，走上前来，握住了伍定远的手，温言道：“这位兄台不必惊慌，你现下平安周全，再也没人动得了你。”

伍定远不解，奇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那人道：“在下姓杨，草字肃观。阁下便是西凉伍捕头吧！”

伍定远听他识得自己，心下颇为惊奇，忙道：“在下正是。是兄台你出手救我的么？”

杨肃观不愿邀功，只微笑道：“这些事不忙说。你现下安心养伤，此处是当今征北大都督、善穆侯柳昂天侯爷的府邸，追杀你的人虽然凶狠，但也不敢来此放肆。”

伍定远听得自己已脱险境，心下一宽，但随即想起卢云，想起自己那日山洞昏迷之后，便失了知觉，不知卢云性命如何？他心中担忧，连忙问道：“我……我那卢云兄弟呢？”他语带惊恐，就怕卢云已遭人杀害，死得不明不白。

杨肃观沈吟道：“卢云……便是同你一起逃亡的那人？”伍定远急道：“正是，不知卢兄弟现在何处？”杨肃观询问一旁下人，跟着向伍定远一笑，道：“伍捕头的那位兄弟现下平安无事，也在咱们柳侯爷官邸养伤，待伍兄休养几日，我们再过去瞧他。”

伍定远猛地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不成，我定要现在去看他！”

一旁家丁急劝，伍定远甚是坚决，非要亲眼见到卢云安好无恙，否则他这颗心就是定不下。众人拗他不过，只好扶他起来，一同前去探望卢云。

众人领着伍定远，走进一处房间，伍定远见到卢云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，脸上肌肉深深地陷了下去，他心中激动，想起两人一同犯险，历经无数生死大劫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杨肃观道：“这位兄弟受伤虽重，却没有性命之忧，伍兄不必多虑。”

伍定远只膝跪倒，向杨肃观拜去，哭道：“这位卢兄弟乃是我生死至交，请杨公子定要救他！”

杨肃观慌忙扶起，叹道：“伍兄说得是什么话？你这般义气深重，看在我心里，真是感佩无比！别说你这般吩咐，就是没有交代半句

话，我也会竭心尽力，命人好好看顾这位兄弟。”

伍定远拭泪站起，回思前尘往事，真有不堪回首之感。

他二人走出房外，正说话间，忽听一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！好！这个伍定远身子骨挺硬朗，居然可以下床走动啦！”伍定远急看那人，见是一名老者，身长七尺，一脸浩然正气，行止间威仪自若，正向自己行来。

只见众人躬身下拜，都称：“属下参见柳侯爷。”伍定远料得来人身分必高，不知该当如何见礼，慌忙间便要只膝跪倒，那柳侯爷抢上扶住，笑道：“你不要乱跪！到时伤口又破了，太医非把老夫怪死不可！”说着硬把伍定远架了起来，看来他年岁虽老，手劲却是不小。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伍兄，我给你引荐引荐，这位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善穆侯柳昂天柳大都督。”

伍定远大吃一惊，原来这老者权重一时，正是当朝之中可与江充、刘敬鼎足而三的征北大都督柳昂天，他跪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只张大了一张嘴。

柳昂天笑道：“别说这许多废话，大夫怎么吩咐的？这伍捕头可以喝酒了么？”

杨肃观还没回答，柳昂天已然拉住伍定远，笑道：“看你身子骨健壮，便喝个两杯也死不了，走，走，咱们喝上几杯，给你压压惊！”说着大笑连连，看来是个十分豪爽的人物。

伍定远见柳昂天待他亲厚，心中感激，霎时之间，猛地想起一桩桩的血海深仇，他热泪盈眶，登地跪倒在地，哭道：“侯爷，您定要替小人主持公道，伸张冤屈！”

柳昂天本在大笑，见了他这幅悲愤神态，不由得一惊，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

伍定远拜伏在地，便将燕陵镖局如何被杀、齐伯川如何在庙中被刺死，知府如何对他栽赃陷害等节，一一全盘托出。众人听了，都是眉头紧锁，神情凝重。

杨肃观将伍定远托起，低声道：“此处非说话地方，我们到大人书房去。”伍定远见众人关心自己，只觉心中感动，抹去泪水，便随着众人走进书房。

那书房陈设简单，只有几张桌椅，两个书架，除此之外，便是一张大弓，迳自挂在墙上，看来不脱武人豪迈粗犷的本色。三人走入房中，柳昂天便返身吩咐韦子壮，命他率人把守四周，一旁杨肃观则掩上了门，神态甚是凝重。

伍定远生平从未与一品大员对面说话，不由心中忐忑。

柳昂天见他神思不属，当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温言道："你先别担忧，坐下再说。"说着亲自替伍定远拉过木椅，伍定远吓了一跳，忙躬身行礼，这才就座。

众人方在书房坐定，杨肃观便低声道："伍捕头，其实你的遭遇，柳大人早已明白。"伍定远啊地一声，惊道："原来……原来大人已知我的来历！"

杨肃观点了点头，又道："那日我们救你回来，按察使江充便立刻派人来府要人，说你是朝廷钦犯，贪赃枉法云云，要柳侯爷立刻交你出去。侯爷一向秉持正义，自是不肯放人，江充大怒，说要立即上奏皇上，弹劾侯爷。"

伍定远惊道："有这种事，这……这该怎么办才好？"

柳昂天拊鬚微笑，说道："江充色厉胆敛，嘴上说得厉害，其实怕得要命，这节伍捕头不必担忧。"说着轻拍伍定远的膝头，替他压惊解忧。

杨肃观见伍定远仍是一脸忧虑，便道："正是如此。那江充虽然嚣张，此刻却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，伍捕头出身捕快，想来此事定然逃不过你的眼去。"

伍定远沈吟片刻，道："江充不敢对我们下手？这……莫非是那块羊皮？"

柳昂天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没错，正是那块羊皮！江充卖国，无所不为，不过这小子的把柄落在老夫之手，日后恰好把他制得服服贴贴，动弹不得！"说着抚鬚长笑，甚是得意。杨肃观点头道："正是。这回伍兄千里迢迢，将羊皮送到侯爷手上，正制住了奸贼江充的命脉，从此再也不怕这人为恶了。"

伍定远大喜，他奔波一场，便是想带着证物前来寻访王宁大人，哪晓得王宁给人整得死了，自己在绝望之际，却又遇上了另一位权臣

柳昂天。此人是朝中武人首脑，料来权势比王宁更加显赫。伍定远喜出望外，正要说话，忽见柳昂天神情有些轻慢，他心下一惊，想起知府梁知义被人暗杀的往事，眼看柳昂天如此疏忽，莫要走上这些朝官的老路，当下霍地站起，慌道："侯爷有所不知，江充手下高手如云，崑崙山一众高手都听他驱策，武林中难逢敌手，这些人本性邪恶之至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侯爷务必小心日常起居，千万别给这干人可趁之机！"

柳昂天笑道："我是武举出身，不同於那些科考文官，非但自己使得上铁戟大刀，手底下更是猛将如云，勇士如雨，谅那江充高手虽多，却奈何不了我，伍捕头却是多操心了。"

伍定远还待要说，只听杨肃观道："江充手下确实高手无数，暗杀谋害，时有所闻，这我也是知晓。不过江充虽然厉害，但侯爷周遭难道没有武林人物？他身边有一位韦子壮韦护卫，此人出身武当，武艺精熟，有他在侯爷身边，那是高枕无忧，万无一失了。"

柳昂天呵呵一笑，说道："不说别人吧！就说肃观贤姪好了，他自己是进士出身，官拜兵部职方司郎中，却还拜少林高僧为师，学了一身的好武艺，文武全才，当朝找不到第二个。有他在老夫身边，那是什么宵小也不怕了。"

伍定远没料到杨肃观乃是进士出身，那可是朝廷的大官，慌忙拜倒，说道："草民伍定远，拜见杨大人，适才言语间如有得罪，还请杨大人责罚！"

杨肃观道："伍兄说的是什么话，日后大家同朝为臣，又分得什么彼此了？"

伍定远心中一奇，问道："同朝为臣？定远不解大人的意思？"杨肃观笑道："伍兄，柳大人已经去函兵部，保荐你为同武举出身，直隶征北检教制使。"

伍定远全身一震，惊道："直隶制使……那可是从九品的官啊！"伍定远过去是地方捕头，只有薪俸，不按品级，在朝廷的编制上，称作"不入流"，这下若成了制使，等於连升了十七八级，足与知县相比。

杨肃观笑道："将来咱们要推倒江充，重振朝纲，全都着落在那块羊皮上。伍兄立此大功，侯爷当然不会亏待你。"

伍定远呆了半晌，想起自己已给通缉，不禁长歎一声，摇头道：“可那凉州知府陆清正已发出海捕公文，将我视为匪徒，小人待罪之身，大人如何保举我为官？”

柳昂天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说到此处，便是官场中的事啦！你想想，老夫手上握有江充的把柄，我去函刑部，江充如何敢啰唆？”

眼看这场辛苦奔波，终於有个收场，伍定远霎时心中激荡，眼泪几欲垂下。

柳昂天又道：“江充为了湮灭卖国证物，不惜残杀平民百姓，陷害朝廷大臣，可说人神共愤。不过此人老奸巨滑，咱们虽然有了这块羊皮，还是需要走访查明，日后才能将其定罪。此事倒是要好好准备一番。”杨肃观闻得交代，便点头称是。

伍定远垂泪道：“侯爷，草民忝为西凉捕头，却无能解救百姓痛苦，任凭江充杀害燕陵镖局满门，此事实乃生平之恨，至今夜半回思，犹未能心安阖眼。小人求您主持公道，务必将这批罪囚绳之以法。日后有用得到定远的地方，侯爷只管吩咐。”

柳昂天道：“定远贤姪莫要烦忧，你好好养伤，先在京城住定，什么都不要想，过得几个月，等江充防备之心日减，我们再行定夺。”

伍定远点头称是，忽地想起杨肃观出身少林，忙道：“杨大人，适才柳侯爷说您是少林门人，我这里有件事相告，还请转上少林方丈。”

杨肃观察言观色，已然猜到伍定远所说之事，当下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伍兄所言，想必是灵音师兄被俘之事吧！”

伍定远紧紧握住拳头，咬牙道：“那日为了救我，灵音大师不惜与卓凌昭决战，以致受伤被擒，我……我始终挂念他的安危，不知少林寺可曾将他救出？”

杨肃观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现今合寺上下争辩不断，全都是为此事烦恼，有人主张大动干戈，直接杀上崑崙山，有人却希望循江湖公道，只要卓掌门交出杀害镖局满门的凶手，两家就此罢斗。众说纷纭，至今未决。方丈几次送信给卓掌门，请他放了灵音师兄，但卓掌门却置之不理，态度还蛮横之至。”

伍定远惊道：“这些贼子竟然如此狂妄，那灵音大师岂不要糟？”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节倒不必多虑，卓掌门虽然蛮横，但

在我寺千年武名之下，想来还不敢随意加害我派门人，一时之间，灵音师兄当不至害了性命。”他怕伍定远平添担忧，便不说灵定已与卓凌昭照面交手一事，便模糊交代过去。

伍定远点头称是，说道：“灵音大师是为我被俘，日后如果有用得到在下的地方，还请杨大人吩咐一声，也让我一尽棉薄。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锄强扶弱，乃是义所当为，更是少林弟子的本分，伍兄不必客气。”

伍定远闭上了眼，轻声道：“只盼灵音大师早日回归本山，否则若有个万一，却要我如何对得起他？”说着连连摇头，叹息不已。

自此之后，伍定远便在柳昂天住处长居，只等朝廷公文下来，他便要走马上任，接下直隶制使的重任。至於那羊皮一物，从此交在柳昂天手中，想以争北大都督的能耐，也无人敢过来啰唆抢夺。

第三卷 京城之会 第五章 尚书府上

那日卢云也是昏晕在地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中，只觉有人搬动自己的身子，似乎有人在叫嚷说话，只是听不真切，想来自己大概死了，也算了却悲惨一生，卢云忽地有种安详之感。

也不知昏晕了多少日，这一日卢云醒转过来，他勉力转头，见到自己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，周遭却黑沈沈的，一时之间，好似回到扬州顾家大宅，又像回到山东潍县故乡，他疲累至极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便又昏昏沈沈的睡去。

又过数日，卢云忽感饥饿，他睁开了眼，只见阳光耀眼，灿烂明亮，却从窗格儿透入房里，卢云心道：“我到底在哪里？伍兄呢？他人又上哪儿了？”头晕脑胀间，实在无法思索，那腹中却又饥肠辘辘，咕噜噜地直叫，卢云强坐起身，只想找些吃食，迷迷糊糊也不管身处何处，他一手抚胸，叁步一停，缓缓擦擦地往门口走去。

卢云缓缓推开房门，乍见好一座大宅院，那庭院草木却已积满白雪，耀眼日照倒映院中，加倍衬得白雪灿烂刺目。卢云心中一惊，自己那日重伤之时，不过八月中秋方过不久，怎地一下便到了隆冬？他不知自己晕昏多久，更不晓得伍定远下落如何，便想找个人过来询问。

卢云抬头看去，只见前头一座长长的曲廊，当是朝内厅通去，卢云见此处府邸宏伟，自知身在豪宅之中，却不知是何方的达官贵人。他心念一动，突发奇想："莫非……莫非是顾伯伯救了我，我和伍兄都住在他家中麽？"心思恍惚间，想起了顾家小姐，忍不住心头危颤颤地，眼眶迳自红了，两脚虽是酸软，但还是半爬半拖、高高低低的往内厅走去。

行不了几步，听得一阵阵说话喧闹声，正从内厅轰隆隆地蹦出，卢云想到顾倩兮就在眼前，不由得又是心焦，又是喜悦，忙喘嘘嘘地穿过曲廊，朝厅中抢进。

踏入内听，只见几个男子围坐着说话，并无一人识得，众人抬头看他，都有诧异神色，卢云满脸失望，知道自己所料大错，他掩不住难堪，忽又感到胸口一阵剧痛，双腿一软，立时昏晕在地。

再醒来时，却见到伍定远坐在床边，他满脸感激，紧握了卢云双手，微笑道："卢兄弟，你可大好啦！"

卢云见伍定远面色红润，全不似那日身带重伤的模样，心中也是一喜，缓缓说道："伍兄……你……你好了！"

伍定远哈哈一笑，道："天可怜见，咱两人终究逃脱大厄。"他话腔忽低，哽咽道："卢兄弟……你为了区区在下，甘冒如此生死大险，却要伍定远如何还你……"

卢云挣扎起身，道："济弱扶倾，说什麽还不还？伍兄恁也见外了。"

伍定远嘿地一声，扶住卢云的肩头，将他放回床上，道："伍某打西凉到此，一路何曾欠下什麽人情？那日却多亏卢兄弟以命换命，将我抛向柳大人，不然我早早死於非命了，卢兄弟这份情，哥哥非还你不可。"

卢云听他提到柳大人叁字，想起那日昏迷前见到的官兵，便截断话头，问道："伍兄，你方才说了个柳大人？莫非便是柳昂天吗？"

伍定远连忙俯身过去，轻声在他耳边道："卢兄弟说话检点些，不可直呼大人名讳。"

卢云点头会意，说道："这处所是他的宅子？"伍定远道："兄弟所料不错，这儿便是柳大人的宅邸。"

卢云嗯了一声，虽知此处绝非顾嗣源的府宅，但心里还是一阵惆怅。他轻叹一声，忽又觉得腹中饥饿难忍，当下道："伍兄，我饿得紧了，可有什麽吃食的？"

伍定远哈哈一笑，道："当然有，只不过比不上兄弟亲煮的面罢了！"

两人相对大笑，那日伍定远过来吃上一碗面，却捡回一条性命，说来实在幸运之至。二人回首前尘，都有恍若隔世之感。

自此卢云的伤势一日日好转，不到半月便可离床活动，还好他内功根柢极佳，要是常人受了卓凌昭石破天惊地一掌，早已当场毕命。伍定远感激卢云救命之恩，每隔几日便来看他一会儿，有时更带些名贵药材来给他进补。

卢云见他意气风发，料知他必然受柳昂天重用，心里也不禁为他高兴。

一日阳光普照，气候甚佳，伍定远喜啾啾地赶来，说道："兄弟，今日我带你去见一位要紧人物。"

卢云察言观色，笑道："伍兄这般高兴，可是要去面见柳大人？"

伍定远哈哈大笑，轻拍卢云的臂膀，笑道："兄弟果然聪明，一点就透，柳大人向来惟才是用，不计较出身，兄弟要在京中为官，也不是什麽难事。"

卢云猛地省起自己仍是逃犯，哪能讨什麽功名？但此时也不便言明，

只好推却道："伍兄，小弟这人个性粗疏，岂能见识场面？这柳大人还是不见的好。"伍定远一股劲儿的摇头，道："卢兄弟，你本是读书人，理应报效朝廷，不当再遭埋没，你就听哥哥的话，和柳大人好好见上一见，有利无害哪！"

卢云拗不过好意，伍定远半强半哄，要卢云换上他买来的新衣裳，虽是大病初愈，但卢云经一翻梳洗整理後，仍透出一股英气勃勃。伍定远见了大声喝采，说道："兄弟丰神如玉，这般整齐人物，柳大人必然喜爱！"说着替卢云束了束腰带，如同对待亲兄弟般亲。

此时卢云仍在柳府养病，伍定远便带同卢云，往大厅行去，走到厅门，卢云把目一招，只见数十人早已坐在厅心，或戎装革履，或又

宽袍缓带，想来都是柳昂天的手下。众人正自谈笑风生，聊得正是兴起时候。

卢云正看间，伍定远已拉住了他，低声道："咱们别惊动这些军老爷，从旁边进去吧。"不待卢云答应，便伸手拉着，便从侧门一处闪身进去。

一入厅门，猛听一人哈哈大笑，大声叫道："伍制使，今儿个你气色挺好啊！"

厅上众人闻言，一齐转头注目，直朝二人望来。伍定远打了个哈哈，做了个十方揖，抱拳道："不敢劳动诸位大人垂询，定远这里给您请安了。"

卢云听那人称伍定远为制使，不由得一惊，向伍定远道："伍兄，你已经……"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"蒙柳大人恩赐，如今力保我清白，已向朝廷上奏荐举，提拔我为直隶征北检教制使。"

卢云吃了一惊，连忙拱手做贺，说道："恭喜伍兄，总算否极泰来了。"伍定远哈哈一笑，附耳道："卢兄弟今天好好表现一番，柳大人绝不会亏待你。"

卢云想起自己的贼出身，只是微微苦笑，不置可否。

忽听家丁朗声道："征北大都督柳侯爷到！"众人连忙起身，只见一人面如冠玉，相貌俊美，神色俨然，当先走了出来。卢云一愣，不知何以柳昂天这般年轻俊美，却听伍定远低声道："这位是柳大人手下第一爱将，乃是杨肃观杨大人，此人文武全才，是京师里第一等的人物。"卢云见这位杨大人如此人品，心下也是肃然。两人说话间，一名满面正气的老者走了出来，却是善穆侯柳昂天到了。

众人行礼道："见过柳大人！"

柳昂天一摆手，众人依次坐下。伍定远身居制使，自有位子可坐，卢云见厅中众人依着尊卑，早把坐处占满，他也不以为意，自站伍定远身後，静静聆听说话。

柳昂天见众人坐定了，便咳了一声，道："今日老夫邀请诸位前来，乃是商议征北情势，诸位若有高见，尽避秉来商议，不必客气。"

伍定远转过头来，低声对卢云道：“当今瓦剌势大，朝廷连年用兵，恐怕今年还要增援，柳大人便是为此邀集将领商议。”卢云点了点头，并不多言。

只听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都在争执当前情势，一派主张即刻增援，另一派却说战情颇有和议馀地，不必多费公帑，卢云不明军情，自也不知究理。那杨肃观却不时与柳昂天交头接耳，足见地位非凡，颇受见爱。

忽听一人道：“诸位听我一言。当今北境由左从义总兵、秦仲海先锋驻守，情势如何，恐怕大人们未曾亲赴战地，有所不明。这里有一幅北境要塞图，待诸位参详过後，再行定论。”说着取出一幅地图，高高挂在墙上。

那人指着一处山丘，面有得色，说道：“此处名叫『鹰扬山』，居高凌下，凭险可守，山後又有小溪取水，一涧之隔，也易於设防，凭此山水天险，再工事後，料得数月内鞑子不敢妄动，只是兵员不足，若要开寨攻敌，怕有所为难。倘若朝廷增援叁万步军，此处当可为铜墙铁壁，永为京师屏障。”众将见左从义布防奥妙，都是点头暗赞。

卢云本感无聊，待见那幅地图，却大感滑稽，忍不住噗嗤一笑。此时厅上众人安安静静，都在听人解说，听得笑声，无不转头望来。伍定远本来好端端地坐着，却给卢云这麽没来由的一笑，吓得是心肝俱裂，他见众人眼神中颇有责备之意，大感尴尬，忙站起身来，歉然道：“我这位兄弟有些伤风，打了个喷嚏，得罪！得罪！”

那解说地图之人名叫石凭，官拜中郎将，这时无端被一个无名小卒讪笑，这口气如何吞的下去，当即怒道：“什麽打喷嚏，明明是在讥笑！到底有什麽好笑的！”伍定远面色大变，忙道：“石大人责备的是，兄弟你快道歉。”轻推卢云，要他道歉了事。

卢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石大人，在下愚鲁的很，擅自发笑，还请大人恕罪。”

石凭见他毫无诚意，心下更怒，只不知这人来历，看他仪表不俗，别要是什麽权贵子弟，得罪不起，当下哼地一声，向伍定远道：“伍制使，你在直隶任职也有个把月了吧？咱们探讨军机大事，向来不许外人参与，恕我眼生，这位公子是什麽来历啊！”

伍定远忙道："回石大人的话，我这位朋友名叫卢云，与在下是生死至交。"石凭道："哦！原来是生死至交，我道是仗着谁的势头了，卢公子，你府上何处啊？现下在何处为官啊？"

卢云听他说得轻蔑，心下也不生气，坦然道："在下不过是个卖面的小贩，石大人有什麽责备，便请直说。"石凭一听之下更是发火，怒道："好哇！区区一个卖面小儿，居然在这里大言不惭，这像什麽话！伍定远，你倒给我说说看！"

伍定远大惊失色，没料到好好一场会面，竟然搞成这般模样，当下连连赔罪。

原本众人只是旁观，这时见石凭话说得重了，都皱起眉头，只听一人插话道："石大人，伍制使不过上任月馀，官场上的道理还不很明白，便算他的下属说话不得体，你也多包含则个！"

众人听这人说话颇有排解之意，言语间自有一股威仪，都转头望去，只见说话人潇从容、一派的玉树临风，却原来是柳侯爷手下杨肃观杨郎中。石凭见杨肃观出头，不便再向伍定远为难，对卢云戟指骂道："卖面小儿！我这幅图有什麽错！你老老实实的给我说出来！要是你说不出，老石的刀难道不会杀人吗！"

卢云见石凭说话蛮横至极，也动了真怒，一股傲气陡生，心道："我卢云本就不为求官而来，哪容得你这般辱我！"自知为伍定远出生入死，倒也不要他还这个人情，当下朗声道："石大人，你若真有肚量听我一言，我倒也不客气了，依你这阵势，要是叁月之内还不被人攻破，我卢云这颗脑袋寄给你了。"

众人听得卢云这般说话，都是一惊，彼此交头接耳，打探这人来历，柳昂天双眉一轩，说道："你这年轻人说话尔也狂了，你倒说出个道理看看。"

卢云走到那地图边，指着左从义的阵形道："在下虽未亲赴战地，但山中立寨，自以为高处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其实部队往来困难，徒增困扰而已。若真有战事，山中险道出入不便，如何调派部队？"他见众人纷纷点头，又道："山中立寨，看似敌方难攻，实则己方难守。若我来攻，只需用火计，大火蔓延上山，我再守住下山要衢，不需十天，左大人全军覆没。"

石凭怒道："胡说八道，区区火攻，左大人早已有备，你不见他刻意立寨在溪边吗？"

卢云大笑道："靠涧立寨，看似取水容易，实则大谬，我若蓄水多日，待得春暖雪融之时，一举将大水淹下，另一边夹以火攻，将军又待如何？要不，我若截断上游水源，逼得山上军马口渴困乏，却又严守下山道路，将军又待如何？"

石凭大怒道："放屁！放屁！"一时竟口不择言，旁观众将默然。柳昂天轻叹一声，双眉紧锁，久久不发一言，大厅静得叫人慌。

饼了良久，柳昂天微微摆手，道："好了，时候不早！请诸位到府里用饭。"诸将一齐称是。柳昂天望向伍定远，沈声道："定远，你过来一趟，我有几句话同你说。"伍定远慌不迭地答应，跟着向卢云连使眼色，便和柳昂天进了书房。

众将走进内厅，大厅上空荡荡地只剩卢云一人，初冬时际，华灯初

上，更觉厅中幽深。卢云悄立许久，柳府中竟无一人前来招呼。卢云饱经患难，自知如何，当下苦笑一声，心道："卢云啊卢云，看你这张嘴多会说，这不又得罪人了麽？"想来自己个性易於激愤，几句话便得罪了大批武官，只怕令得伍定远左右为难，里外不是人。

卢云独自站在厅内，听得远处众人正自喝酒谈笑，轰饮之声不绝传来，让人倍感凄清。他走到院中，抬头看着天上星辰，莫名之间，一股孤寂袭上心头，泪水竟已盈眶。

卢云轻轻一叹，心道："我这是做什麽？能够活着，不已经挺好了麽？"他抹去眼泪，不觉有些饿了，摸了摸腰带，幸喜钱囊里还有几两碎银，看来伍定远极是体贴，早为他安排了银两使唤。卢云微微一笑，正要转身离去，忽又想到伍定远，想两人生死一场，非同小可，便又转回厅里，要等他出来再说。

又过了小半个时辰，伍定远这才走了出来，他猛见卢云独个儿站在厅里，奇道："怎麽？没人招呼卢兄弟吃饭？"

卢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伍兄，别说这些了，我该走了。"伍定远点头道："卢兄弟敢情是饿了。也好，做大哥的请客，咱们上街吃酒。"卢云摇了摇头，道："伍兄，也是你我有缘，共经患难一场。现

今你已平安周全，卢某心事已了，这便告辞了。”说着一拱手，便要往门外走出。

伍定远大吃一惊，料不到他会这般说话，一时心下大急，猛地拉住卢云臂膀，硬扯到院中，悄声道：“卢兄弟，你怎麽说这般话！莫非你是怪哥哥待你不好？”

卢云笑道：“伍兄与我肝胆相照，共过患难，我岂会嫌你？”

伍定远苦着一张脸，不知该如何启口。过了良久，才道：“兄弟我们可是自己人，今日不论如何，有些话哥哥要跟你明说。”

卢云点点头，坦然道：“伍兄，有话只管说。”

伍定远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卢兄弟，你今天让那个石大人下不了台，柳侯爷很不高兴，他说你才高傲物，除非改头换面，好自为之，否则不愿用你。卢兄弟，为官之道，和气为贵，不是哥哥说你，你……你又何必这样为难大夥儿呢？”

卢云仰头看着星空，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伍兄的教训很有道理，卢云自省得。不过卢某年近叁十，无妻无子，孑然一生，伍兄的话要在十年前听来，那可是醒世良言，但今日今时，一切都晚了。”

伍定远见了他这幅神气，更是苦恼，摇头道：“不管怎麽说，我这个鲍叔牙是作定了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见不得你回去卖面。走！苞我喝上两杯！”说着硬拉着卢云同去喝酒。

两人到了一处小酒家，伍定远叫了一斤白乾，几碟小菜，拼命来灌。卢云不忍败坏伍定远酒兴，也就压下话头，捡些旁的事闲聊。饮到酣处，卢云问道：“伍兄，那日我们在街上给江湖人物追杀，我记得背上挨了一记重手，後来却又昏了过去，不知究竟是谁救得我们？”

伍定远笑道：“这也是上天安排，造物神奇，我们本来是难逃一死，天幸那日杨郎中也在柳大人身边，那杨郎中认得锦衣卫的统领，见他们当街行凶，便出手救了咱们。”

卢云奇道：“那杨郎中一脸斯文，又是文举出身，怎能有这般武功？”伍定远笑道：“那杨大人文武全才，名动公卿，自不是我们这些个凡人理会得。其实柳侯爷身旁高手如云，那日除开杨大人，还有一位韦子壮韦大人，那人武功也是出神入化，在这两人面前，料那安道京不敢造次。”

卢云嗯了一声，道："那现下这许多人马，却都不再围捕伍兄了？"伍定远沈吟片刻，道："我这回之所以受人围杀，倒不是我和他们有什麽仇怨，主要还是为了我身上有样东西关系重大，这才被人千里追捕。"他顿了顿，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道："现下我已把东西交给柳大人，料来这些人也不会再来为难我。"

卢云颔首道："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真是苦了大哥。"

伍定远微微叹息，说道："我以前在西凉城做个小小捕快，倒也知足常乐，哪知道莫名其妙的卷进一场大案子，现下得了这个唾手荣华，不知怎地，心里就是觉得不安。征北检校都制使这种大官，旧日是想也不敢想，现今居然让我碰上了，还真像那麽回事，唉！"他又替卢云添上一杯酒，道："卢兄弟，我在京城里实在没有什麽谈得来的朋友，就算做哥哥的求你，留下来陪你哥哥吧！可别回去卖面度日了！"

卢云听他说得诚挚，心下也是叹息不已，暂且压下辞别之意。

伍定远酒意上涌，说话也毫无遮拦，卢云却内力深湛，连饮数斗也无分毫醉意，他听伍定远唱起西凉小曲，说些昔年办案的风光，少时，终於醉倒，卢云扶着伍定远，慢慢街上踱着，忽想起数月钱两人曾一同度过患难，那时自己不也这般搀扶他?

卢云心中百感交集，冬夜寒空落下一朵朵雪花，伴着两人走回柳家大宅。

过了数日，伍定远在京中找了处住所，充作制使府邸，规模虽不能与朝中大员相比，但起居宽敞，花木扶疏，倒也有些气派。伍定远每日公务繁忙，便在府里请了几个帐房师爷来相帮，卢云则充作伍定远的马弓手，平日随他赴校场鲍干，有时也出些主意，只是每逢柳府诸将大会，卢云自知他与众将已有过节，不愿同去，伍定远也不勉强。

忽一日，伍定远与卢云正在校场操练兵士，营中守卒匆匆忙忙奔来，说道："伍大人，杨郎中驾到。"伍定远一惊，对卢云道："杨大人来了，我得亲去迎接！这儿你替我看着。"说着急忙奔出校场，却听一个清朗的声音道："伍大人留步，我刚巧路过此处，只是想顺道来瞧瞧你。"伍定远与卢云一齐向那人望去，只见此人俊美潇，身形修长，宛若玉树临风，正是杨肃观。

杨肃观向伍定远微微一笑，道："伍大人，近来军务还可顺利？"伍定远忙道："多谢大人关心，最近营中兵士习练如常，末将不敢有怠职守。"杨肃观官居职方司郎中，比伍定远的制使高了数品，是以伍定远不敢稍有怠慢。杨肃观点点头，见卢云自站在一旁，问道："这位朋友好眼熟，敢情是……？"

伍定远连忙道："这位是下官的知交好友，姓卢名云，大人若不健忘，那日在柳侯爷府上见过他一面。"杨肃观啊地一声，颔首笑道："原来就是这位兄台，难得！难得！"

杨肃观外貌英俊，看来还比伍定远小上几岁，但说起话来却老气横秋，一派练达的模样。这时听他口称难得，却也不知是褒是贬。

杨肃观不再理会卢云，转头道："伍大人，你来京城也有好一阵了，始终没能和京中名流结交，过得几日，朝中有个一品大员要办寿宴，你好好打理准备，别失了这个良机。"伍定远忙道："这个自然，多谢杨大人提点。"

伍定远久在官场，自知应对进退之道，他知朝廷大员若有喜庆婚丧，职级较低的官员自须打理，拉拢关系，他初来京师不久，这种应酬尤其要紧，莫要被人闲话惹上，说他是个不晓事的，日後岂不无人照应？

伍定远满脸兴奋喜悦，卢云却默上了心，不置可否。

到得寿宴那日傍晚，伍定远备了礼品，却是一柄东瀛来的竹骨摺扇，扇面精美，画工优雅，这类玩物颇受当时士人喜爱，只是所费不赀，足足花了伍定远半月饷银。

伍定远看看时辰将届，便招来下人，说道："你们叫卢公子梳洗准备，这会儿就要走了。"下人答应了，自去叫唤卢云。

饼了良久，伍定远枯坐一阵，仍不见卢云出来，看看时候已晚，忍不住心火焚烧，往日捕头的脾气一股涌上，他走到卢云房前，大声叫道："卢兄弟，怎麽这般慢手慢脚的，又不是女人家，你给快些了。"

伍定远叫了一阵，卢云才打开了门，只见他蓬头垢面，竟然全无梳洗，伍定远又气又急，踱脚道："卢兄弟啊，今天是咱们结识京中显

贵的大好日子，你怎麽这般德行？”卢云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伍兄，你自个儿去成了，兄弟我上不了抬盘，别给你出丑露乖了。”

伍定远伸手搔头，急道：“卢兄弟啊！你怎麽这般不识好歹？像这样做人做事，只怕这辈子都别想出头了，我不能放你胡搅下去，快些来了，这就跟哥哥走！”说着强迫卢云更衣洗面，硬要携他同去。

卢云原本躲在房中读书，见伍定远发了脾气，心想他也是一番好意，何必惹他不快？也就从了。两人匆匆打点，见天色已黑，便快步赶去赴宴。到得那官员的宅邸，家丁正要掩上大门，伍定远连连挥手大叫，急忙奔入，这才没误了时辰。

才进到大厅，只见黑压压的都是人头，厅上挂着寿联，张灯结彩，好不热闹，卢云目光扫过，只见厅里坐着十来个老者，看来都是当朝要紧人物，人群当中坐着一名老者，红光满面，精神健旺，正自高声谈笑，却是柳昂天。他身後站着一个年轻男子，面目看来与柳昂天颇为神似，当是他的子侄辈。

柳昂天身边坐着一名老者，看来略带病容，卢云一见之下，忽地全身剧震，不禁往後退了一步，那人竟是当今兵部尚书、钦点状元顾嗣源。

卢云万万想料想不到，他竟会在此时此地见到顾嗣源，一时脑中嗡嗡作响，想起在扬州的诸多往事，忽地一阵伤感，又想到顾家二姨娘的势利无情，卢云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只想转身离开，忽地一人把他拉住，却是伍定远，只听他道：“等会儿就要开席了，你可别到处乱跑，这是兵部尚书的宅子啊！”

卢云颤声道：“今儿个是顾……顾大人做寿吗？”伍定远微微颔首，说道：“不是他却又是谁？这顾大人日前才接下兵部尚书，朝廷谁都要卖他面子。就连咱们柳侯爷也来祝寿，可见一般了。”

卢云心神杂乱，只见来往宾客衣着光鲜，举止有礼，只觉自惭形秽，伍定远的话连半句也没听进，只唯唯诺诺的敷衍。过了片刻，顾家家丁见宾客齐聚，便开宴入席，众大官你推我让，人人笑容满面，一阵拖拉，终於照着官职年岁坐定。卢云挤在人堆中观看，一时怔怔出神，只见顾嗣源比当年分别时老了几分，背也有些驮了，脸上虽然堆着笑，但那满脸皱纹，却加倍衬得老态龙钟。

忽然一名家丁走来，向卢云道：“这位公子高姓大名，请您入座吧！”卢云一愣，回头一看，伍定远不知跑哪去了，卢云深怕顾家家丁识得他，连忙转过头去，也不答话，自行在偏厅找了位子坐下。

那日他以盗匪之身被逐出顾府，自知对不起顾嗣源的一番厚爱，实在不愿和顾家的人再见面，此刻的他坐立难安，却又舍不得走，那是为了什麽？卢云心中一酸，用力的摇摇头，他不能多想，也不敢再想。

席上菜肴甚丰，众宾客畅怀谈笑，卢云这桌地处偏听，坐的多是一众大人的侍卫随从，只见他们交谈敬酒，看来彼此相识已久，卢云自无心思听他们说话，只低头沈思。

一人见他闷闷不乐，道：“这位朋友有些面生，不知高姓大名？在何处高就？”卢云心神不宁，摇头道：“在下无名无姓，现在伍制使手下教练士卒。”

那人见卢云不想多言，却也不动声色，只道：“原来是军中将官，失敬！失敬！”说着向卢云敬酒，卢云嗯的一声，也不推拒，随口饮了。

那人笑道：“老兄看来初到京城，想来对咱们京城的人物不甚相熟，待我替你引见一番。”同桌宾客一一向卢云敬酒，众人见他面色愁苦，满脸爱理不理的神气，都是暗怒在心。

正饮酒间，一名宾客忽然站起，神色兴奋地说道：“啊呀！大家快看！扬州第一美人出来啦！”众人面带欢容，争先恐後的涌到厅上观看，卢云自不和他们起哄，仍坐在席上，自斟自饮。

只听众人低声谈笑，品头论足，一人赞道：“这扬州第一美人果然名不虚传，可把我们京里的姑娘都比下去啦！”另一人道：“扬州自古地灵人杰，美女无不聪颖过人，才貌双绝，这下总让你见识了吧！”

又一人笑道：“这美女是何来历？可是寿星顾大人的小妾？这般福，顾大人可消受得了吗？”

一旁宾客忙拍了那人脑门一记，骂道：“你可别胡说八道，这位姑娘就是顾大人的独生爱女，堂堂的千金小姐，你别乱放狗屁了！小心惹祸上身！”那人忙道：“该死！懊死！看我这张狗嘴多会惹祸！”

众人嘻皮笑脸，争先恐後，种种神态，却难一一描绘。

卢云听到这里，手上酒杯竟掉落在地，当地一声，打成粉碎，他站起身来，远远往大厅看去，只见一名美女俏生生的走了出来，那女子身形婀挪，美目流盼，向顾嗣源盈盈下拜。

卢云已然认出这女子便是他朝思暮想，无日或忘的顾倩兮，相别经年，顾倩兮更出落的美貌动人，卢云心神混乱，全身微微颤动。

一旁宾客低声谈笑，说道："这位顾家千金这般美貌，可对了婆家没有？"另一人笑道："咱们京城里风流公子还怕少了吗？谁不是卯足力气，好求这桩亲事？""是啊！那些达官贵人的公子们，哪个不是叁天两头往顾家跑？"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嬉闹不休。

卢云往厅上看去，果然几名俊雅的年轻公子纷纷围拢，正与顾倩兮谈笑说话，只见她容光焕发，神态大方，果然是官家大小姐的气派，几名贵公子往她身边一站，众人都赞男方轩昂，女方娇美，好不匹配。

卢云别过头去，心道："我怎麽还有这非分之想，不是太痴太傻了吗？顾大小姐是什麽身分，我又是什麽出身？卢云啊卢云！你还看不开吗？"

他坐回席上，一言不发，便即喝乾了一壶酒，酒入愁肠，分外醉人，

饶他内力精湛，这时也是不胜酒力。同桌几名宾客有意戏弄他，更是连连敬酒，卢云酒到杯乾，来者不拒，霎时喝了百来杯，远处宾客轰闹声不住传入耳中，卢云心中悲苦，只想借酒浇愁，想起自己不过是个小小面贩，今日能在此处饮酒，还是靠得旁人提拔，他心中有个声音不住地嘲笑自己，好似在笑他自不量力，痴心妄想，浑浑噩噩间，再也支撑不住，醉眼惺忪，终於趴倒在桌，动弹不得。

一旁宾客叫道："喂！快起来啊！咱们再喝！"卢云咕哝一声，含糊地道："再喝！来！乾了！"口中不住嚷嚷，却是爬不起身来。

卢云醉倒席上，自是无人理会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只听一个男子的声音道："啊呀！怎麽有个人醉倒在这儿？"那人口音带着浓浓的南方味儿，似乎是顾府家丁，卢云醉得人事不醒，也不理会。那人啧了一声，将卢云扶起，说道："这位公子，你醒醒，该回去啦！"

卢云张开双眼，只见厅上空空荡荡的，宾客已都告辞，只有一名家丁扶着他，卢云斜眼看去，那家丁却是当年的旧友阿福。

卢云吃了一惊，酒醒了大半，天幸阿福看向一旁，二人并未正面相对。卢云怕给人认出，当下急忙起身，举袖掩面，勉强走了出去。只是酒喝得多了，猛地一阵头晕，双腿一软，竟尔滑倒在地。

阿福皱眉道："这位公子，你可还成吗？要不要请人送你回去？"

卢云倒在地下，摇头道："不了……我歇一会儿就成……"阿福低声咒骂："哪来的醉鬼，真烦人。"走上前去，便要拉他起来，那卢云却不争气，忽地恶心呕吐，只弄得偏厅腥臭无比、满地肮脏。

阿福惨然道："这位公子你赶快走吧！不要弄得我们这儿乱七八糟的！"其他几名家丁见有人倒在地下，便也围拢过来，议论纷纷。众人正嘈杂间，忽听一个女子娇柔的声音道："你们去倒杯茶来，让这位公子歇一会儿。"

这声音好不娇柔亲切，却让人心中一震。卢云趴倒在地，偷眼看去，却见一名美貌女子朝自己望来，他心头大震，那女子清丽绝俗、淡雅宜人，不是顾倩兮是谁？

卢云本就不愿见顾家小姐，何况他这时满身污秽，丑态毕露？他急忙举袖遮了头脸，嘶哑地道："多谢小姐好意，在下已然好些了，这就告辞。"说着站起身来，背对着众人，急急往厅外奔去。

彼倩兮见他举止好生无礼，料来醉酒未醒，却也不以为意，便轻声道："公子酒醉未醒，行路时请多小心。"

卢云听她这麽一说，霎时之间，忆起两人在扬州分别的情状。他一时悲从中来，不禁泪如雨下，只把头低了，疾疾冲了出去。

一名家丁道："这人好生古怪，醉成这幅德行，真是莫名其妙。"顾倩兮看着卢云的背影，也是摇了摇头。

卢云一路东倒西歪、高高低低，好容易才闯出顾家大门，他独个儿站在街中，黑夜幽深，难辨方位，也不见伍定远的踪影，他长叹一声，索性找了处街角，迳自躺平，此时他心中愁闷，远远瞅着对街顾家大门，明知心上人近在咫尺，但贵贱相隔，却叫他情何以堪？相别年馀，顾倩兮早已是无数名士心仪追求的才女，自己却仍是穷困潦倒的逃犯，言念及此，卢云胸口发闷，只想立时便死。

忽然一人向他奔来，喜道：“太好了，这可找到你了。”卢云睁眼一看，却是伍定远的管家。那管家道：“老爷吩咐，叫我过来接公子回家，老爷说他今晚有应酬，恐怕不回府了。”

卢云点点头，心道：“难怪我在宴席上找不到伍兄，原来他自去交际了。唉！我到处给他惹祸添忧，他还这般待我，也真难为他……”卢云任凭管家将他扶起，一同回府。

第三卷 京城之会 第六章 火贪一刀

打从顾家寿宴後，卢云竟似变了个人，整日都在市坊酒肆里鬼混，连校场也不去，每月饷银倒不曾少领分文，尽化为美酒落肚，伍定远看在眼里，自是忿怒，只是他公务缠身，难以管涉，有时忍不住责备他几句，见了卢云那幅掉儿琅当的神气，也知道无法可施。

这夜卢云又喝得醉醺醺的，满身酒气的回到制使府中，此时天色已晚，卢云不想歇息，一人拿著酒瓶，独自坐在院中，怔怔出神。

正醉沈沈之际，忽听书房里有人说话，却是管家的声音，只听他道：“这位卢公子做事也太轻浮了些，每天不上工也就罢了，那马弓手的饷银倒也照领不误，整日喝酒玩乐，看他一脸读书人的样子，真不知他书读到哪里去了。”书房中另有一人，听来颇似帐房的声音，说道：“这个卢公子好像是我们老爷的救命恩人，老爷这么纵容他，也是想报答他的恩情。”卢云听他们说到了自己，虽然无意探听，但一句句对答自己钻入了耳中。

管家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年头好人难做啊！听说老爷费了好大的工夫，想把这小子送入柳将军府中做官，谁知道这小子目不识丁，居然敢在将军府中大发谬论，害老爷被狠狠刮了一顿，你说可不可笑？”那帐房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我和这位卢公子谈过几回，此人确实有些见识，怎么会如此不晓事，惹出这种祸端来？”管家哈地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他有见识？我告诉你，这小子本来是在王府胡同外卖面的小贩哪！你这人眼珠可生哪去啦！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可知道，那天在柳侯爷府上，咱们伍大人可是给那些军官老爷下跪，磕头求情哪！不然那姓卢的小子这般说话，那些军老爷还能容他活到这时候吗？”卢云听到这里，全身有如泼上了一盆冷水，酒醒了七八分。寻思道：“原来那天还有这么件事！想不到伍兄为了维护我，竟然向那些军官老爷

磕头下跪，我实在对不起他。”他转念一想：“我如何能留在此处？伍兄对我仁至义尽，我又何必再给他添麻烦，让他为这些虫蝇小事心烦？”卢云站在院中，整理一下衣衫，一股傲气由然而生，心道：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京城便有怎地？我便回去卖我的面，却又如何？”随手把酒瓶一扔，大踏步地朝大门走去。

卢云此时於世情看得极淡，人生悲欢离合，匆匆数十载，於他已是过往云烟。他缓缓走出制使府，此时伍定远尚未回府，卢云自知此番离去，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此时卢云连书信也不想留下，萍水相逢，路见不平，这般的朋友交的也算值得，又何必再去添扰人家？就这样走吧！卢云离开制使府，独自走在街上，一路想著自己的心事，不知不觉中，却又经过顾家大宅门口，他心中一惊，暗道：“我就这么放不下顾小姐吗？莫非我直念著她，就怕再也见不到她？我……我到底怎么了？”卢云看著顾家大门，知道顾倩兮便在里头，他心中有个声音呐喊著，去见顾倩兮一面吧，哪怕是看一眼也好。凭他此时的武功，若要翻墙而入，实在轻而易举。只是想要移动脚步，双腿却如灌满了醋，竟是举步维艰。

“她……她还记得我吗？当年我也不过是个低三下四的小斯，又不是她什么亲人……京里那些贵公子谁不是强我百倍，我又何必自寻烦恼？就算她还念著我，现下的我又能如何呢？一个穷困潦倒的逃犯，不过是惹她伤心罢了。”卢云心中一酸，叹了口气，缓缓走开，他见到街旁有个小酒铺，里头冷清清、空旷矿，正合了他此时性情，卢云坐了进去，吆喝了一壶酒，满怀心事之中，只有自饮自酌。

卢云以手支额，往对街望去，只见顾家的楼宇在夜色中依稀可见，酒入喉头，一时自伤身世，不由深深的叹了口气。

忽然“拍”地一声，一把刀重重的摔在桌上，卢云一惊，猛地抬头起来，只见一条大汉双手环胸，目光如电，正自望著自己。

卢云一怔，正要说话，那大汉却笑道：“老兄无病无痛，为何长吁短叹？”

卢云尚未回答，那大汉迳自坐了下来，道：“趁著夜色不坏，咱们喝个两杯如何？”

卢云细看那人，只见他三十来岁，长得是高鼻鹰目，身高膀粗，神态极其威武，却不知是何来历。那人取出一锭银子，扔给店家，

道："今夜我和这位朋友喝上几杯，你给伺候著。"那店家大喜过望，连连哈腰，赶紧做了几个热炒出来。

卢云微一拱手，问道："阁下贵姓大名，如何来到此间？"那大汉目光一扫，脸上露出剽悍神气，说道："在下姓秦，双名仲海。"卢云啊的一声，只觉这名字很熟，不知在何处听过。

秦仲海道："我目下在左从义总兵麾下，恰从北疆归来。"

卢云脑中电光雷闪，想起那日在柳府中谈论军机，那中郎将石凭曾提过一名年轻副将，正在边关辅佐左从义，似是唤做秦仲海，莫非就是眼前这人？卢云不知他为何会找上自己，难不成是要报自己当日言语无礼之仇？当下微微戒备。

秦仲海道："我打边关回来，方入京师数日，听旁人说道，有一名公子在柳府生事，都说此人在柳将军府上言语狂妄，讥嘲石凭大人，可有此事？"

卢云心下一凛，知道他说上正题了，暗道："看来又是一个寻事之人，我反正京城也不想留了，便是当今圣上为难我，却又有何惧之？"当下不惊反笑，淡淡地道："在下见那石大人言语可笑，无知至极，一时之间狂性发作，便多说了几句。我自小就是这幅脾气，对错是非，含糊不得。"

秦仲海不动声色，说道："照公子这么说来，左总兵布下的阵形确实大错特错，一无是处？我还听人说起，公子曾言此阵三月之内必然为敌所破，可有此事？"

卢云心中一动，想起那日自己曾夸下海口，说道三月之内，若是左总兵的山寨未被攻下，自己这颗脑袋就不要了，莫非这人真是来取自己的首级？但此时卢云早已看开身外之事，听得秦仲海提起此事，只是微微一惊，便又镇静如常，笑道："秦将军若是想为石大人出气，要好好教训一下小可，卢云倒也不会推拒，自当奉陪。"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伸出手去，给卢云斟了一杯酒，卢云举手接过，正待要喝，猛地一阵掌风袭来，秦仲海竟出掌来攻，卢云见他掌法精妙，斜斜地往自己胸口劈来，已是不能不守。

卢云一声轻啸，伸手向那人手腕格去，用上了三成真力，秦仲海笑道："来得好。"招式一变，三指拢起，使个鹤嘴翘，迳往卢云腕上

穴道点去，手法快得不可思议。

卢云细看秦仲海的招式，自己无论怎么攻守，手腕上下九处穴道都会被点中，慌忙之中，不及细想，霎时握紧五指，化手刀为正拳，直直向秦仲海门面打去。这拳若是打实，以卢云此时的功力，便是一头牛也能给打得骨断筋折，何况一个活人?

这招一出，秦仲海也是一愣，原本卢云以手刀来攻，无论如何攻守，穴道必然受制，本来秦仲海以为胜负立判，想不到卢云又有这种怪招生将出来。

秦仲海大喝一声，手腕一翻，化鹤嘴为虎爪，一瞬间手臂暴长，也是往卢云门面抓落。这招後发先至，不待卢云的拳头碰及门面，便能将卢云重创，端是厉害无比。

两人交手数招，卢云心中已是骇异无比，他生平动手之人中，自是以昆仑掌门卓凌昭武功最高，自己险些在他手下送命，这秦仲海只比自己大了几岁，变招之多之快，竟不比卓凌昭稍逊，委实可畏可怖。

卢云这时满心疑问，手上又连连遇险，脑筋忽地清楚起来，知道自己如果比拼招式，决计讨不了好处，不如以内力见真章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回掌向内，运起十成真力，呼地一掌，重重向秦仲海推去，拼著自己脸面给抓伤，也绝不让秦仲海占得上风，使得是两败俱伤、玉石俱焚的绝活。

秦仲海见他这般硬拼，不敢怠慢，横掌当胸，以逸待劳，硬生生接下卢云开碑裂石的雄浑内力，刹那间两人掌力相交，砰地大响。

卢云只觉秦仲海内力刚猛至极，一个个浪头冲向掌心，重重叠叠，无止无尽。此时卢云习练内力已有两年余，仗著“无绝心法”的大威力，内力已不弱於江湖一流好手，虽在秦仲海强攻之下，勉力承受，却也不见得为难。

约莫一柱香时间，秦仲海仰天大笑，将掌力一撤，道：“好！想不到公子内力如此深厚，佩服！佩服！”

卢云见秦仲海如此说话，心中讶异，正待回话，只见秦仲海忽地离桌，向卢云躬身，拱手道：“在下做事向来莽撞，惊吓了公子，还乞海涵。”

卢云见他前倨後恭，不知他真意如何，正感奇怪，秦仲海已坐了下来，跟著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笑道：“本以为公子只是个读书人，万万料想不到武功如此了得，佩服！佩服！”

卢云疑惑之间，只是嘿嘿两声，不见其他。

秦仲海笑道：“我才回到北京，将军府里那一大群蠢蛋就围上来，在我面前把你胡骂一通，这些人说你怎生狂妄，怎生无知云云，嘴上说得真个难听！”

卢云听他以蠢蛋描述柳昂天的部将，倒似有意为自己分辩，不禁一愣，忙道：“秦将军此言何意？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他奶奶的，此言何意？老子一听将军府的白疑骂得你狗血淋头，又把你说的话话转述一遍，我原本蛮不在乎，哪晓得越听越惊，全身凉了半截，想不到世间还有如此精辟见解！这个叫卢云的小子未赴战地，单凭一张臭图，便能洞悉军机至此，真乃是旷世奇才！他妈的，咱们再喝一杯！”说著竖起大拇指，又替卢云斟上了酒。

卢云听他称许自己，只呆了半晌，跟著叹了口气，黯然道：“卢某一向口快，从来都是得罪人多，讨好人少。秦将军何必为我开脱？”

秦仲海呸地一声，道：“卢公子不必过谦，那就显得虚伪了！古来名士豪杰，岂能与凡夫俗子共处？对便是对，错便是错，何必讨谁人情？”他举起酒杯，道：“本以为天下太平多年，已然无人能知兵法，谁晓得陋巷之中，方有卧龙！来，秦仲海敬你一杯！”说著举起杯来，一口喝乾。

卢云听他以“卧龙”相比，心中忍不住震汤，卧龙哪！那是多少读书人心中最高的境界？助楚则楚胜，助汉则楚亡，天下有更快意的事吗？他一时怔怔出神。

秦仲海夹了块牛肉，大口咀嚼，囫囵地道：“我听那群王八蛋骂了你一通，一时心中大喜，心想这种奇才不能不见。连夜打听之下，赶到伍定远那儿，谁知他的管家说寻你不到，怕是出京去了，我想万万不可错过了时机，问了你的相貌打扮，赶忙在京城里四处寻找，天幸给我在这儿遇上啦！看来老子运气不坏，半点不坏！”说著哈哈大笑，又喝了一杯酒，模样甚是随兴。

卢云听他说得真挚，又对自己如此推崇，虽与此人并不相熟，心中仍是十分感动。

秦仲海笑道：“将军府这些酒囊饭袋，除了吹牛拍马，还能做什么？全都瞎了狗眼！卢公子允文允武，旷世奇才，乃非常人也，来来，咱再敬你一杯。”

卢云拱手谦逊，慌忙道：“秦将军错爱了。”这回终於举杯起来，两人一饮而尽。

秦仲海喝了这杯，却是愁眉苦脸，只听他唉声叹气，说道：“唉！这伍定远真是好福气，有你这等豪杰相随，想我秦某征战多年，至今连个像样的帮手也没有。卢公子，不知你现下做的是什么差事？可是禁军虎轿营参军？还是兵部车驾？”

卢云听他所言，都是上了品级的官爵，自己不过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小职位，连“官”这个字都称不上，忍不住苦笑道：“承蒙伍制使提拔，我目下在他身边任马弓手。”马弓手不过是马军小卒，连编制也无，领得是小兵小卒的饷。

秦仲海愣了半晌，慢慢眼光中蕴起怒火，忽地在桌上重重拍了一记，只震得木桌四分五裂，碗盘掉落满地。那小二先前见他们打起架来，已是担心害怕，这时又见秦仲海这等模样，更是吓得缩在一旁。卢云见他无端发怒，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话，也是大吃一惊，急忙退开，怕他又暴起动手。

秦仲海怒道：“他奶奶的！伍定远要你当个马弓手？那何不让诸葛武侯去扫大街？又为何不叫张子房去挑大粪！”一时怒斥连连，如同猛虎狂啸。

那武侯就是昔日三国的诸葛孔明，张子房则是汉初三杰中辅佐高祖的张良，卢云听他话中之意，竟是如斯抬举，言下之意更是替他打抱不平。只是这人行事出人意表，实在不知要如何应付，卢云张大了嘴，不知该如何相劝。

猛见秦仲海沈肩弯腰，刷地一声，拔刀出鞘，刀上竟带著火红的光芒，黑夜之中分外夺目。秦仲海说道：“放我『火贪一刀』在此，就见不得虎落平阳之事！卢兄弟，你日後出路，著落在秦某身上便了。”

卢云呆了半晌，道：“秦将军不必如此，我反正要离开北京了，你千万别为小人费神。”

秦仲海还刀入鞘，奇道：“你要离开京城？那又是为什么？”卢云叹了口气，满是无奈之意，一边把木桌扶起，一边收拾地下的碗盘，店家连忙抢上，给两人换上了碗筷。

秦仲海见卢云满腹心事，料想一时套问不出，便道：“卢公子，反正你便是要走，也不急於一时，你跟我来，我让你见识些新鲜把戏，到时卢公子若是要走，却也不迟。”说著转身出门，示意卢云过来。

他见卢云兀自坐著，迟迟不举步，似有迟疑之意，便朗声道：“卢公子智勇双全，何必畏惧？秦某难道会害你吗？”

卢云见这人处处透著怪异，可又不像要对自己不利，他沈吟片刻，暗想：“看这人的模样，当是个豪迈果敢的人物，不同於将军府那些势利之辈，与这种人物交往，也不算枉然。”

想起过去数年来的历练，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的知交好友，与伍定远虽曾共历患难，但两人日後际遇相差过大，已有话不投机之感，眼前这个秦仲海看来英风爽飒，绝非小气无耻之徒，想来人家何等身分，尚且簧夜来访，又何必拒他於千里之外？

他霍地站起，道：“承蒙将军错爱，在下岂敢推拒？”

当下卢云便随秦仲海出门，两人一前一後，在大街上缓步而行。

行不片刻，街旁一人朝他二人奔来，身著戎装，向秦仲海躬身行礼，跟著牵过两匹高壮骏马，秦仲海道：“卢公子，请上马吧！”卢云不疑有他，轻轻一纵，便即翻身跨坐，秦仲海一驾缰绳，纵马先行，飞驰而去，卢云紧跟在後。

双骑奔至城门，守城的军官一见秦仲海，立时奔上来，喜道：“秦将军来啦！可是要找小人喝酒？”秦仲海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过两天我再找你寻乐，你先开了城门！”他取出令牌，让那军官验过，两人飞马出城。

秦仲海一路往城郊驰去，深夜之中，月光映在道上，别有一番凄清，卢云回首望著北京城，一会儿想起顾家小姐，一会儿又想到伍定远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行不多时，只见秦仲海往一处荒僻山丘驰去，银白月色下，只见山道荒烟，地下兀自积著残雪，卢云心中犯疑，不知秦仲海为何要领著自己到这人烟罕至的地方，莫非是要对自己不利？但他转念一想，寻思道："这人看来是个豁达大度、不拘小节之人，绝非卑鄙无耻的小人。如果他真要对我不利，大可在酒店中与我破脸，又何必大费周章，把我引到荒山野岭再动手？"言念及此，心中踏实许多。

行到峰顶，秦仲海斗地翻身下马，卢云忙勒住疆绳，也跳下马来，只见此处荒凉寂静，实在看不出什么特异之处。

秦仲海似乎知道卢云的心思，说道："我想这儿空旷宁静，是个说话谈心的好处所，倒没什么用意。卢兄弟随意坐吧！"说著仰天卧倒。

卢云也不说话，只离鞍下马，自坐地下。

秦仲海道："今夜月色明亮，你瞧这北京城，清清楚楚的在你脚下哪！"卢云从丘上望下，只见月光照耀著北京城，楼台房舍，城墙瓦弄，莫不在眼前。卢云想分辨出顾家大宅，一时却看不真切。

秦仲海哪知道卢云牵挂心上人，只道他要找皇帝老儿，笑道："卢公子要瞧紫禁城吗？你瞧，就在那儿了！"说著朝一处指去，卢云引颈眺望，只见大小宫殿重重叠叠，煞是雄伟，这京城历经数朝整建，规模宏大，早非天下任何名都可比。

秦仲海仰天长笑，说道："卢公子，任他皇帝老子再大，这时也在我们两人脚下睡觉！哈哈！哈哈！你奶奶个雄！"

卢云惊得呆了，他虽然个性激亢、多遇逆境，却从未说过如此大逆狂言，一时呆呆的看著秦仲海。

秦仲海仰天吟道："少时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，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"

卢云知道这几句词出自"鄱阳楼记"，过去曾盛极一时，只是三十年前朝廷因故查禁，就甚少人再敢提及，这几句词意思是说"我年轻时候读过多少经史子论，长大以後又屡经历练，好像一只老虎伏在荒野里，磨著爪子，等待发迹的一日。"

秦仲海又吟道："谁知刺纹双颊，那堪配在江州，他日若得报冤雠，血染鄱阳江头！"

这几句的意思不难了解，正是“哪知道我变成罪人，流放到江州做囚犯，脸上还被刺上了花纹，如果有一日我能洗雪我的冤屈，我一定要用仇人的血，染红那鄱阳江头啊！”

卢云想著这几句话，这几年自己饱受世人嘲笑排挤，空有一身文武干才，却被迫卖面维生，浪荡江湖，忍不住一声清啸。

秦仲海道：“大丈夫当执三尺青锋，血战南北，纵横当世，这才不枉了此生！卢公子，你说是吗？”卢云想到自己被人陷害，莫名其妙的成为逃犯，断却他一生出头之路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秦仲海伸过手去，握住卢云的双手，朗声道：“卢公子，你我素未谋面，秦某却为何找上你来？”

卢云尚未回答，秦仲海却自问自答道：“一来只为秦某看不惯世间凉薄，最恨英雄不得志，听闻兄弟的处境，颇有惺惺相惜之感，这才作兴相邀；二来我征战多年，手下虽有猛将，却无一个运筹帷幄的策士，日昨听人提及兄弟，星夜便来相寻，卢兄弟，我实话实说，你可愿意在我麾下效力！”

月光下只见秦仲海情真意切，卢云心下感动，情知秦仲海确实见重，只是过去不是没有人赏识自己，想那兵部尚书顾大人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卢云心中一阵激汤，他遥望星空，寻思道：“我自始至终难忘功名，却阴错阳差地成了罪人，以致今日有国难投、有家难奔，糟蹋了这一身的抱负，我……我当真一世卖面度日？可我……我一身是罪，却要我如何答应他？”他咬住了牙，良久不语。

秦仲海见他沈默，忍不住道：“卢兄弟为何不答应？莫非看不起秦某？”卢云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对不住秦将军的好意，我不能答应。”

秦仲海嘿地一声，大声道：“你打算这样过一世么？就这般做个无足轻重的面贩么？”

卢云身子一颤，耳边忽地响起自己在山东大牢里说过的几句话。

那日狱卒百般打他，只想要他低头认罪，但抵死不从的他，却从嘴里吐出了心中的志愿，在生死交迫、苦难袭身的一刻，他仰天哭叫：“我要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！”那临危的一刻，他清楚地明白了一件事。

他之所以能熬过苦难，忍人之所不能忍，只因他求的是一颗圣贤心。

卢云出身微贱，父母都死在贫病交迫之中，一个佃农之子，靠著在庙里做粗工活了下来，十余年寒窗之苦，只为平反自己，平反天下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如今却是一个毫无将来的逃犯。

卢云泪眼朦胧，猛地低下头去，叹道："秦将军，我也不瞒你，卢云三年前科举不中，沦落江湖，方今有案在身，已是待罪之人。"他擦去泪水，望著脚下的京城，续道："非是卢云不识相，不懂得将军的好意，但想我卢云一个亡命之徒，一身罪孽，你却要我如何担当？"说著把当年如何受人诬陷，如何被迫逃狱，如何奔波南北等节，一一都说了，只略掉扬州顾家一段，以免连累顾嗣源。

也是卢云这几日心中闷的狠了，他自扬州以来，不论是亲厚如顾嗣源、患难如伍定远，他都坚忍身世不说，谁知这时却对一个素未谋面的朝廷命官说了，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。

秦仲海听罢，忽地仰天大笑，卢云从未与人吐露身世，这时竟遭讪笑，不由得大怒，喝道："秦将军！我把隐私说与你听，你却这般发笑，是何意思？"

秦仲海收敛神态，庄容道："卢兄弟息怒，我只是笑你好生脸嫩，我军里十个八个都是囚徒，犯下迷天大罪、杀人放火的，秦某都收留了，还怕你这点小小事情？"

卢云闻言一愣，奇道："竟有这等事？秦将军领得可是天兵禁军啊！"

秦仲海笑道："说是天兵，名唤禁军，还不都是个扛刀卖项的苦力？都说好男不当兵，你想，谁放著好好生计不干，却在军中晓行夜宿，烂命一条，富贵也没瞧个影儿？要不是犯了教条，落得有家难归，谁想冒那生死大险啊！实在话一句：便是街边乞食，也强过远配边疆。"

卢云摇头道："边疆辛劳、沙场战死，在我都是小事，只是我身上有罪，即便投身军旅，只怕也不能出头，到死都是无名之辈，想来不知有多少闲气要受。不如回江湖度日，倒还落得自在。"

秦仲海伸出蒲扇般地大手，重重一记拍在卢云肩上，大声道："卢兄弟这是什么泄气话？他日咱们干下大事业，北灭匈奴，西破羌戎，到那时甭说你那一点小小过错，就真个杀人越狱，还怕皇帝老儿不赦你那一点小罪么？届时不但还你一身清白，说不定封侯受爵，叫你一生富贵荣华！"

卢云原本心灰意懒，此际听得秦仲海点醒，他心中一震，寻思道："是啊！我怎么没想到这节？倘若我为朝廷立下大功，获旨赦罪，

还我清白之身，他日何愁不能再赴科考？”

卢云抬头望去，只见秦仲海眼中尽是激励神色，他心下感激，颤声道：“什么官禄爵位，我也不在乎，只要能重见天日，还我清白，在下决不忘你今日之恩。”他心神激汤，竟尔流下泪来。

秦仲海见他如此神情，心下甚喜，他紧握住卢云双手，大笑道：“卢兄弟只要愿意拔刀相助，凭公子一身谋略武功，还怕不名动公卿吗？”

卢云泪流满面，仰天长啸，似要把那满腹冤屈，直抛青天三千丈。秦仲海大喜，也是狂笑不止，这两人均是内力深厚之辈，这时啸声震天，那冈上本有鸟兽栖息，都教他二人啸声震醒，只惊得群鸦悲鸣，小兽乱走。

却说伍定远这日刚自回府，那管家却忙不迭地来报：“老爷，你那姓卢的庄客不知怎地，昨晚独自走了。”伍定远吃了一惊，急问道：“这……这却从何说起？我这几日没工夫瞧他，怎便生出事来？”

管家劝道：“老爷，这姓卢的不过有些小恩情与你，就在府里白吃白喝，正事也不见他做上一件两件，这种人去便去了，你又何必著急？”

伍定远闻言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！这人是我生死弟兄，同过甘苦，共历患难，我能有今日，全是他舍命换来的！如今他不告而别，定是觉得我亏待了他，叫我如何不愧疚？”管家见伍定远发了这许多脾气，只有唯唯诺诺而去。

伍定远慌张间奔出门去，便去寻访卢云下落，他连著上了几处酒家，都是卢云平日惯常去的地方，却全然找不到人，整整费了一日的工夫，却一无所获。他叹了一声，走进一旁的客店，自要了一壶老酒，自饮自酌起来。伍定远喝了两杯，心道：“也是我这几日烦恼公务，却把我这个弟兄给疏忽了。我和卢兄弟是过命的交情，想不到他却不告而别，唉，真是从何说起……”

他喝了口酒，又想：“自从黄老仵作给人杀了之後，我在这世上已无亲人，好容易才有这么一个生死至交，他却这样离我而去。自今而後，我又是一个人了。这漫漫京城岁月，无亲无故，却要如何排遣？”百般无奈中，想到自己举目无亲的景况，猛灌了一口苦酒，眼角却有些湿润。

伍定远自小父母双亡，一直在凉州衙门里打杂维生，本来便要平平庸庸的渡过一生，谁知到了十六岁那年，遭逢了一个奇遇，他偶然间帮助了一名落难的侠士，那人为了躲仇家，竟在西凉长居下来，感恩图报之余，便传了伍定远一身武艺，到得他二十五岁那年，那人也病死在西凉城，死前吩咐伍定远，要他作一名正直的捕快，为世间伸张正义，伍定远悲痛之余，感念师恩，便立誓做一名公人。

伍定远二十八岁那年接任西凉府捕头，三十四岁便威震黑白两道，连破无数大案，只是他为官正直，虽不至不通人情的地步，却远比那帮贪官污吏来得严明，如此一来，朋友却少了，没有半个知心。属下又多是奉迎拍马之徒，那日在西凉马王庙外，便已见识了世间冷暖，相较起来，路见不平的卢云是何等的可贵。

他喝了一口酒，想起了卢云的许多好处，忽地想道："我这卢兄弟平日难得一笑，镇日价愁眉苦脸的，好像什么也不在乎，想来他过去必有什么伤心事。唉……卢兄弟这人脾气太强，从不吐露他的来历，每次我问他，他总是支支吾吾的，难不成他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可他怎么不跟我这个做哥哥的明讲？"

他灌了一杯酒，连连摇头，又想道："我们初识之时，他还是个顶有骨气的人，怎么到得後来，却变成好吃懒做的醉鬼一个？回想起来，好像打那回拜寿之後，他就成了这个模样。究竟那天有什么事发生？莫非顾尚书府里的人欺侮了他？还是怎地？"他是捕头出身，外表虽然粗豪，但凡事却极为把细，此时便细细思索起来。

忽然一旁有人说话："店家！看座！"

伍定远一怔，斜目看去，只见十来个锦衣卫装扮的人走了进来，他心中一惊，暗想道："这些牛鬼蛇神又出来了！不过我现下是朝廷命官，想来他们也不敢拿我如何！"话虽这般说，但仍不愿与这帮人朝相，当即背转身子，低下头去。

只听一旁锦衣卫中有人说话，说道："安统领，此次江大人交代了几件大事，想来没一件好办，你老可有什么对策？"却见一人面如重枣，腰悬宝刀，正是安道京，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猛灌下一口老酒，一人道："老云啊！你就少说两句，省得大家心烦。"

伍定远斜目偷眼，只见进店来的校尉共有十来人，但与安道京同桌的只有三人，认得都是锦衣卫里的好手，一人生得高头大马，一张

大脸煞是吓人，名叫“雷公轰”单国易，一人油头粉面，脸上生了些麻子，唤叫“九尾蛟龙”云三郎。伍定远这几个月来与京城人物斯混，人面已是极熟，便把这两人认了出来。

他转目再看，却见余下的那人举止端凝，气势不凡，伍定远一见这人，忍不住咦地一声，心道：“怎么这人也入了锦衣卫？”眼前这人颇有来头，与伍定远照过几次面，乃是昔日刑部重金聘来的枪棒教习，人称“蛇鹤双行”郝震湘。这人过去专教天下诸省武艺，也曾远赴甘肃，点拨过伍定远的武功，只是此人个性正直，不知为何和锦衣卫的人混在一起？伍定远心中颇感奇怪，但他见安道京就坐在眼前，如何敢相认？当下静坐不动。

伍定远佯装喝酒，却听那云三郎道：“想来也真呕的，原本伍定远那混蛋便要给咱们拿住，谁知道半路给那姓杨的劫走，真他妈的不是东西！”伍定远听他们提起自己，心中微微一惊，想道：“隔了这许多时日，这些人还是念念不忘那张羊皮，看来我平日还是要多加留意，以免著了他们的毒手。”

那“雷公轰”单国易接口道：“是啊！想不到杨郎中居然敢在我们面前出手，瞧他年纪轻轻的一个书生，却有这个胆子。”云三郎笑道：

“他妈的，区区一个杨肃观，要不是瞧在他老子杨远的面上，便十个也杀了，统领大人，您老说是不是啊！”安道京面带不豫，只低头喝酒，却不接口。

那“蛇鹤双行”郝震湘一直低头不语，这时忽然道：“两位适才所言，实是大谬不然。”云三郎脸露不悦之色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郝教头此话怎说？”

郝震湘虽已四十来岁，但投入安道京麾下的时日却不甚长，不过他武功高强，办事周到，这几个月来积功升等，上去得比谁都快，原本只是外省的校尉，目下已是安道京身边的得力助手，云三郎等人看在眼里，自是又妒又恨，老早便对他心生不满，此时又听他说话无礼，对前辈毫无礼貌，忍不住便想发作。

郝震湘道：“这位杨郎中身怀绝艺，万万小看不得。倘若两位心存轻视，恐怕日後要吃上大亏。”云三郎冷笑道：“听你把他吹上天去啦！这杨肃观有什么本领，你倒给我说说。”

郝震湘道："这位杨郎中的师父不是别人，正是少林寺达摩院首座天绝僧，想来各位也听过他的大名，江湖公认此人为少林第一高手，杨郎中是他的关门弟子，武艺如何，可想而知了。"

云三郎嘿黑一笑，说道："什么天绝僧、地绝僧，这老和尚久不在江湖上行走了，不过是废人一个，少林寺除了这个老东西以外，大概也拿不出什么好手来吓唬人啦！"郝震湘摇头道："『达摩院中三宝圣，罗汉堂前四金刚』，这两句话大夥儿听过吧！少林寺的四大金刚，人人武艺高绝，四人的武艺都足以开山立派，扬名江湖，何况寺中第一高手天绝僧？云都统说话可得小心些了。"

云三郎心下狂怒，正要发作，忽听单国易笑道："喂！你倒说说，若以我的武功与四大金刚较量，胜负如何？"郝震湘面无表情，道："若以真实武艺较量，寻常门派的掌门都与四大金刚相差甚远，更别说是单兄了。实在话一句，便是你们几人合力，也不见得讨得了好。"

伍定远听这位枪棒教头侃侃而谈，言语之间，颇具气度，丝毫不以赞扬敌人为耻，可说是极厉害的将才，心道："听说锦衣卫近年来江河日下，用的都是江湖上第三流的人物，便如这云三郎之类的家伙。不知这安道京怎地开窍，居然懂得重用郝震湘这等高手，真是奇怪至极。只是这郝教头个性刚直，很容易得罪人，想来他这话已然开罪这几人。"

果然云三郎怪眼一翻，气往上冲，怒道："好家伙！你说我们几人合力也斗不过少林和尚？那么你呢？凭你郝教头的手段，可是四大金刚的对手？"

郝震湘面无表情，道："凭我的『蛇鹤双行』，足与少林灵真的『大力金刚指』一拼。"

云三郎大怒，与单国易互望一眼，两人一起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既然郝教头如此悍勇，我们两人决定联手向你请教几招。"

郝震湘望了安道京一眼，看他如何吩咐，云三郎看出他的用心，冷笑道："姓郝的你听好了，有货有料，何不现在见个分晓？又何必找人撑腰？你有种便出来单挑，生死由命，愿赌服输，要给活活打死了，也算自己祖上不积德。怎么样？"

郝震湘神色俨然，伸手往门外一指，道："既然如此，大夥儿外头说话。"说著便要站起身来。

伍定远心下暗笑："锦衣卫里全是些酒囊饭袋，如何容得下郝震湘这等人物？且看安道京如何调解是非，息止干戈？"

眼看锦衣卫众人便要自己干起来，安道京连忙伸手拉住郝震湘，温言道："郝教头请坐。"跟著向云三郎喝道："你们两个给我坐下，郝教头是什么手段，你们过几日便能见识了，猴急什么？"

云三郎心下不服，大声道："统领！你这般维护这个小子，如何让兄弟们服气？他进来得晚，升得却比谁都快，平日讲话又狂妄自大，若不能教训他一番，只怕这姓郝的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啦！"

云三郎平素最爱颜面，见郝震湘说话时没给他面子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居然在京城客店之中，大暴门户中的长短事。

安道京见众人都有不满神色，笑道："怎么了，兄弟们这样小气？郝教头是我一手提拔的，你们有何不满？"

云三郎哼了一声，道："统领千对万对，就是弄错了这个混蛋。凭他也配当什么教头？要跟他过招，却像只缩头乌龟似的。"

郝震湘猛听此言，双目一翻，两眼精光暴射而出。一旁"雷公轰"单国易见他这幅模样，冷汗流了一身，那云三郎却浑不自觉，兀自大声数说。

安道京这几日心烦无比，为了江充交代的公事，已然焦头烂额，深怕有所闪失，这才找来郝震湘这等硬手，希望他能化腐朽为神奇，把几件大事办得妥妥切切。待得杨肃观上了奏章，在皇帝面前数落他的不是，说他在王府胡同如何胡作非为，如何骚扰王公大臣，更让人感到忧心烦闷。想到近日连遇艰难，属下还闹成这等模样，心中气愤已极，不觉大喝一声："他奶奶的雄！"众人听他怒喝，都是一惊，纷纷安静下来。

安道京猛灌了一碗烈酒，大声道："郝教头是什么身手？你们两人购得上资格去领教吗？那日为了伍定远走脱的事，昆仑山硬派我们的不是，和咱们说僵了，在江大人面前大打出手，结果人家不过出来了两个人，就打下咱们十八名教头，看得江大人连连摇头！那时你们两个畜生在哪里？"

云三郎咳了一声，似要说话，安道京用力一挥手，把他的话头压了下去，跟著站起身来，指著云三郎的鼻子猛骂：“你这死小子给我搞清楚些，要不是那日郝教头恰巧在场，出手抵御，你们又有谁挡得下『剑蛊』屠凌心？他这种手段，难道不该升为枪棒总教头么！你们两人既混蛋又糊涂，给我好好反省了！”

这事伍定远也颇有耳闻，听说昆仑山火并锦衣卫，在江充面前把十来名好手打成重伤，锦衣卫闹了个灰头土脸，成了京城里的大笑柄。原本锦衣卫已然全军覆没，要不是台下忽然跳出一名校尉，和“剑蛊”屠凌心激战数百合，安道京早已被革职查办，哪能坐在这里发号施令？只是伍定远万万没想到，那名校尉却是旧日刑部聘来的枪棒教习，人称“蛇鹤双行”的郝震湘。

云三郎道：“那时我不在京城，要是我在哪！哼哼，连卓凌昭都一并拿下！”安道京大怒，重重在桌上拍了一记，骂道：“放屁！放屁！光吹牛皮的混蛋！”云三郎吃了一惊，低头不语。

郝震湘低声道：“统领息怒，这里耳目众多，不宜谈论公事。”

安道京叹息一声，又喝了一大碗烈酒，云三郎等人被数落一阵，面上无光，但心中仍是不服，犹在咬牙切齿，两眼直觑著郝震湘，心里说不出的痛恨。

安道京心烦意乱，眼见属下不和，前途未卜，只有借酒浇愁，当下连尽十来碗烈酒，犹觉不足。

众人吃喝一顿後，便欲离去，云三郎叫过掌柜，喝道：“这顿饭全算在直隶衙门的帐上，你们几时去收，爷爷都会给你们方便！”掌柜陪笑道：“是！是！爷台们肯来小店光临，已是小人三生有幸，怎么敢要爷台坏钞？”

郝震湘冷眼旁观，忍不住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鼠窃狗偷之辈，便是这种行径！”云三郎怒目暴喝：“怎么样？看不惯吗？我操你奶奶！”

郝震湘冷笑道：“我们若是缺钱花用，只管上大户人家取去，富老爷他们有的是钱，如何坏了这些穷苦百姓的生意？想安统领乃是当朝从六品的大官，昔年武举的榜眼，怎能到处吃白食，做这等小气之事？咱们锦衣卫的名声，全是给你们这种人搞坏的！”

云三郎想要动手，却是不敢，只气得他吹胡子瞪眼，郝震湘掏出钱包，叫过掌柜，算了钱给他，那掌柜如何敢收？只不住发抖。

安道京走了过来，拿出一个金元宝，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记，大声喝道："郝教头说得对极！咱们若要使钱，便该上豪门县官去讨，怎能吃这些老百姓的白食？以後你们这几个人的陋规恶习，该给我改改啦！"

伍定远凝目望去，那安道京随便一掌拍下，那只金元宝竟牢牢地箝在檀木桌上，这份手劲确实惊人，无愧锦衣卫统领之名。一旁那掌柜又惊又喜，身子飕飕发抖，两眼却直觑著桌上的金元宝，好似口水都快流下。

伍定远见锦衣卫众人走得远了，这才走出店来，他甫一出门，却听背後一人叫唤："伍捕头！请留步！"

伍定远自来京城以後，人人都称他伍制使，或唤他伍大爷，从未有人再叫他伍捕头，这下听得亲切，一股他乡遇故知的体会，忽地涌上心头，伍定远回头望去，只见一名汉子双手环胸，正自站在门前。

伍定远凝目看去，却是方才在店里见过的"蛇鹤双行"郝震湘，他大吃一惊，连忙戒备，脸上却装作没事，笑道："原来是郝教头，还真是巧啊，咱们好些年没见了吧！"

郝震湘嘿嘿一笑，说道："伍捕头说得是什么话，适才咱们不是在店里照过面了吗？你什么时候也来这一套虚伪工夫了？"

伍定远尴尬一笑，看来郝震湘目光锐利，已然见到自己，虽然心头发寒，但面上不能稍露恐惧，当即微微一笑，道："既然大家有缘，不如到寒舍小坐片刻，闲聊几句如何？"

郝震湘淡淡地道："难得伍捕头如此念旧，我就不客气了。"

伍定远见他答应的直爽，心下更是忌惮，两人昔日不过相互认识，称不上什么好友，现下郝震湘忽然找上门来，却不知是吉是凶，但他向来沈稳，当下不动声色，一路引领，将他带回府中。

两人入得屋里，郝震湘老实不客气地坐了下来，伍定远命人奉上茶来，也陪坐在旁，心下却暗自戒慎。

良久之後，郝震湘仍不启口，只是端坐一旁。伍定远心道："看他模样，说不定真是过来叙旧。我可别太小气了。"他咳了一声，找了个

话头，道：“不知郝教头何时入了锦衣卫？原本教头不是在山东任职么？”

郝震湘喝了口茶，忽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全是命运捉弄，那是由不得人的。”

伍定远听他有意叙旧，心中略略放心，便问道：“此话怎说？莫非郝教头得罪了什么人？”听郝震湘此言，倒像是走投无路，这才委屈在锦衣卫麾下办事，但此人行事向来沈稳，照理不会有这等情事生出，伍定远不由得暗暗奇怪。

却听郝震湘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不瞒伍捕头了，前两年我在山东路见不平，见了一名富家公子调戏少女，便当场出手阻拦，把那一夥小子狠狠惩戒了一顿。”伍定远自知郝震湘本领了得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群无赖欲上郝教头，可真倒楣了。”

郝震湘苦笑道：“谁倒楣还不知道哪！我那么一出手，揍的却是个一不能碰、二不能骂的人，我那一顿好打，打的却是山东提督的儿子。”

伍定远久在公门，自知郝震湘惹上大麻烦了，他惨然一笑，摇头道：“这可惨了，想来教头定要遭殃。”

郝震湘苦笑道：“那提督好不他妈……好不凶狠，非要我赔命不可，还要我全家一起充军，我一家老小给衙门逼得无路可走，只得连夜逃亡，前去河南投靠亲戚，谁知世态炎凉，我那亲戚硬是不收留我们，逼得我们一家子沦落街边乞讨。”

伍定远心下恻然，摇头道：“世间冷暖，总要到患难之际才看得出来。所谓日久见人心，便是这个意思了。”说著想起卢云，不由得长叹一声。

郝震湘续道：“眼见全家挨饿受冻，想我郝震湘练了一身武功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著全家饿死吧！也是如此，只好拉下脸皮，在街边卖艺维生。”伍定远叹道：“真折煞教头了。”

郝震湘叹息片刻，又道：“也真是命运乖离，都已沦落到这个田地，那日还冒出十来个无赖寻晦气，硬赖我欠他们的钱，非要咱拿闺女来偿，我气愤不过，当场出手打死了两人，连夜就被抓入大牢里。全家哭得呼天喊地，却没法子救我。”

伍定远骂道：“这群无赖真他妈的丧尽天良，要是我当捕快，非把他们一网打尽不可！”

郝震湘苦笑道：“想我自己旧日还是捕头们的教习啊！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河南牢里好一顿毒打，把我折磨得厉害，每日里连饭也没得吃，整整过了五日，那县官便把我押出去问斩。”伍定远听他如此下场，不由得长叹一声，默然不语。

郝震湘又道：“那日在刑场之时，我知道自己非死不可，索性就豁出去了，一路嘻笑唱歌，路上见到全家老小站在街边哭泣，心里虽然难过，但反正要死，也不想拖拖拉拉的，把心一横，想就此解脱。到了刑场，却有两人监斩，一人是县官，另一人却穿得锦衣卫的服饰。”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便道：“那人便是安道京吧！”

郝震湘颔首道：“正是安统领。那日我反正要死，也懒得理会谁是谁，便趴在地下，口中催促刽子手，要他下手俐落些。那刽子手见我唠叨，便与我口角起来，夸他自己刀法如何漂亮，武功何等高强云云，我听得心头火起，骂道，『小子懂什么了？我才是用刀的祖宗！砍脑袋的学问大著很，砍头之前，先摸好颈椎，记得下手要快，入肉後再使劲，不然脑袋砍不掉！』旁观众人听我如此说话，都是大笑不止，安统领拍手笑道，『你这人很有意思！来！来！喝两杯再死吧！』说著斟上了酒，命人端给我喝，我那时跪在地下，那人想喂我，弯下腰来，酒水却洒了出来，我哈哈一笑，说道，『别糟蹋了好酒！』跟著运起内力，凌空一吸，那酒水虽然隔了数尺，却还是给我吸到了嘴里，我舔了舔唇，连连大笑道，『好酒！好酒！』”

伍定远也是大笑不止，说道：“天下之大，大概只有郝教头一人有胆如此！”

郝震湘乾笑两声，道：“伍捕头见笑了，那安大人原本坐著不动，待得见我使出这手功夫，立时站了起来，冲到刑场之中，大叫道，『好一条汉子！好高明的武功！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』”

伍定远听了这席话，方才明白郝震湘何以投入厂卫，便乾笑两声，道：“想来安统领敬佩你的武艺，这才起了惜才之心。说来郝教头真是命大啊！”

郝震湘摇头苦笑，道：“可不是么？自那日以後，我便追随安大人左右，以前你也晓得，我是如何看待这些厂卫之人……唉！谁知我现

下也成了一员……”他自知话多，忙举起茶碗，一饮而尽。

伍定远心下了然，明白安道京对郝震湘有救命之恩，否则以郝震湘的硬脾气，如何能与这帮狐群狗党混在一起？只是两方敌我分明，他虽与郝震湘有些交情，但形势禁格，只怕也由不了人。

伍定远轻叹一声，取过茶壶，替郝震湘斟上了水，淡淡地道：“郝教头，听你这般说，你今日会找上我来，纯是因为安道京的缘故？”

郝震湘轻轻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伍捕头说的没错，我今日找你，不是为了说这些唠叨事情，却是为安大人传话而来。”

伍定远知道他说上正题，当下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教头有话直说，不必隐瞒。”

郝震湘皱起眉头，似在思索如何启齿，伍定远也不催促，只是皱著眉头，等他开口问话。过了良久，只听郝震湘道：“据说伍捕头入京之後，已将那东西交给朝中大员，是也不是？”伍定远嘿地一笑，道：“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”

郝震湘不动声色，道：“伍捕头，你可知现下有多少人被押在昆仑山？”

伍定远想起少林寺灵音大师、李铁衫等人舍命相救，心中一痛，缓缓地道：“也是在下命大，好些成名豪杰为了伍某，不惜与卓凌昭一战，伍某至今深感盛情。”

郝震湘点头道：“伍捕头难道不关心这些人的安危？”

伍定远心中一惊，寻思道：“听郝震湘的语气，倘若我不交出东西，昆仑山便要杀人泄恨，莫非他便是传这等讯息来的？”他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郝教头若想传话，却是找错了人，眼下东西不在我的手上，已然转入柳侯爷手中，郝教头若有话说，该去找侯爷才是。”

郝震湘摇头道：“我只是奉命而来，把几句话转给定远兄，至於定远兄欲待如何，那也悉听尊便。”伍定远冷笑道：“好吧！念在我们还有几分交情的份上，我就听阁下把话交代完，也好让你回去交差。”他把交差两字拉得特别长，著意讥讽郝震湘。

郝震湘脸上神色微微一变，随即宁定，说道：“江大人有令，若是你一昧倔强，眼下形势禁格，他虽然动不了你，但只要局面一转，日

後不管你做得多大的官，发多大的财，他一定买通杀手，不杀你满门老小，誓不为人。”

这几句话极具恫吓之力，伍定远登时惊出一身冷汗，此时江充若要杀他，柳昂天手握证物，必然有法子报复，但若柳昂天一死，或是在朝失势，伍定远必然大祸临头，想到成家立业之後，每日尚须提心吊胆，忍不住脸上变色。

伍定远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就是这几句话，没有别的了？”郝震湘点头道：“便是如此了。”

伍定远低头不语，忽然叹了口气。

郝震湘道：“伍捕头若是担忧，何不送上东西，也好图个平安？”

伍定远忽尔大笑，说道：“郝教头啊郝教头！那日我若是贪恋荣华富贵，早在西凉便屈服了，何必拖到现在才死？你回去转告你的主子，就说我伍定远的脑袋早就洗好了等他，有种的随时来拿！”

郝震湘听他说话渐渐无礼，便板起脸来，冷冷地道：“我念在旧识一场，该说的也说完了，伍捕头自重。”说著站起身来，走到门口。

伍定远看著他的背影，想到此人方才与锦衣卫之间有些不睦，忍不住道：“郝教头，这些日子委屈你啦！”郝震湘全身一震，头也不回，说道：“伍捕头此言是何意思？”

伍定远道：“都说你是一条汉子，现下和猪狗混在一起，难免沾了一身屎，我说你委屈，那是看得起你。”

郝震湘转过身来，大怒道：“姓伍的！我不过是混口饭吃，你又何必侮辱於我？”

伍定远装作满脸不在乎的神气，说道：“郝教头何必动怒？若是心中无愧，便当我是一个妄人，也就罢了。”说著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若是心中有愧，你便杀了我，也是心中有愧。”

郝震湘双手握拳，全身骨骼劈啪作响，眼中布满血丝，只听他咬牙道：“我是有愧！原来我那日便该死在刑场，好让我全家沦落街边行乞，好让我老婆女儿靠著娼户卖淫的肮脏钱来养家活口，伍捕头，你何曾可怜过我这种人的处境？”

伍定远见他这幅模样，想他一条铁峥峥的汉子，却要如此度日，心中感慨。

郝震湘越说越响，大声道：“这世道有多难啊！你要见不平了，出头了，随时落个不得好死，谁倒楣？谁可怜啊？全都是自家人！伍捕头，我自山东一路打到河南，在天牢里早想通了，我日後只本本份份的度日，忠君报国，把一身本领献出来，别的什么也不想！”

伍定远摇头道：“别说了，你现下为虎做怅，死时臭名万古，终究没有好下稍！”

只见郝震湘怒目望向自己，伍定远寻思道：“凭郝震湘的武功，倘若此时要伤我，只怕易如反掌，不过大家总算相识一场，想来他也不会这么小气。”

忽听郝震湘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伍捕头，你口中说得漂亮，口口声声骂我无耻卑鄙，你可知道外头把你多得有多难听啊！”

伍定远心中一凛，但脸上仍装得毫不在乎，笑道：“竟有此事？只要不是教头编排我的阴损话，但说无妨。”

郝震湘摇头道：“本来定远兄为了燕陵镖局的血案奔走，弄到了丢官亡命，江湖好汉，无不敬服。连我远在山东，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。待得各方好汉都给昆仑山擒下，只有你一人走脱之时，天下英雄都为你庆幸，直说老天有眼，保住好人的性命。谁知过了几个月，江湖上便出了一种说法，难听之至。”

伍定远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什么说法！你说清楚点！”

郝震湘道：“本想伍捕头为人行侠仗义，独自逃走之後，必会回头搭救旧日弟兄，谁知伍捕头到得京城後，摇身一变，成了大名鼎鼎的伍制使，却不见他苦恼忧心当日为他出生入死的好朋友，只记得自个儿过好日子，干自己的肥差，买楼进仆，好不威风？霎时飞上枝头做凤凰了！”

伍定远听他如此说来，只气得脸色铁青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郝震湘续道：“原本四处可见的海捕公文，莫名其妙地，一发全给衙门收拾了，朝廷还加官晋爵，好不快活。这中间若非有诈，却怎会如此？江湖上都说你给奸党收买，临到头来，乖乖把东西交出，好换个芝麻绿豆的小官，同流合污，卑鄙无耻，直教江湖好汉齿冷！可怜少林寺灵音师徒、李铁衫庄主一家，全给人做了富贵功名的垫脚石！”

伍定远一张脸变得惨白，万万没料想到自己的名声已是恶劣至此，他心如刀割，废然坐倒。

郝震湘冷冷地望著他，道："你说的没错，我是朝廷奸党的走狗，是小人，是畜生，但伍捕头你呢？你便是这么理直气壮么？"

伍定远颓然道："那日我命悬於人手，幸好一名好汉相助，辗转逃亡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才被当朝大将军柳大人救起，眼见御史王宁大人已被抄家，除了托庇在柳大人之下，天下已无人能救得我，我这般做，难道有错吗？"

郝震湘摇头道："伍捕头，传言如此，你同我说这些缘由，我也帮不上你。无论如何，我话已带到，言尽於此，你好自为之。"

伍定远正待回答，忽听管家叩门道："老爷，柳侯爷府上来人传话，说有大事会商，要你马上过去。"

郝震湘面无表情，拱手道："伍捕头公务繁忙，我这就告辞。"说著转身出去，伍定远看著他的背影，心中一动，忽道："郝教头听我一言，再走不迟！"

郝震湘停下脚来，回头道："伍捕头还有什么吩咐？"

伍定远道："阁下是一条铁峥峥的好汉，何必和江充、安道京这些人鬼混？待我替你引荐引荐，日後投效柳侯爷如何？"

郝震湘身子微微一震，跟著眼中闪过一丝感伤，但这神色一隐而去。他摇了摇头，道："北京的官场就这么点大，岂能容得下一个反覆小人？伍捕头的好意我心领了。"他走出大门，忽道："咱们来日再见，只盼不必杀个你死我活。"

伍定远听他这么一说，心中忽然想到两句话："宁为太平狗，勿为乱世人"，活在此时此刻，真叫人情何以堪？

伍定远心烦意乱，却听一旁管家连连催促，说侯爷府上催促甚急，伍定远怕延误军机，急忙赶赴将军府。

伍定远甫进柳宅大门，一旁就有人急拉他衣袖，伍定远定睛一看，却是平日相熟的一名军官，那人姓赵，也是个制使，平日常与伍定远一起喝酒，算得上有些交情。

那赵制使悄声道："伍兄啊！看来大事不好，今儿个早朝时，江充大人向皇上进了谗言，连上几本奏章，说咱们柳侯爷府里不乾净，收

留好些穷凶极恶的逃犯，怕要意图不轨哪！”

伍定远忽有不妙之感，郝震湘前脚刚走，弹劾後脚便到，他颤声道：“什么收留逃犯？此话怎说？”

那赵制使摇头道：“详情我也不太清楚，只知道江充指名道姓，好像提到你老兄的大名，说你在西凉残害良民，无所不为，弃官逃亡後竟然跑到京城来，不知用了多少银两，向柳侯爷捐了个制使，又在京城大摇大摆，无法无天起来。”

伍定远全身颤抖，也不知是气是怕，咬牙道：“岂有此理？我一路千辛万苦，便是为了一桩沈冤血案，这江充实在恶毒，到这刻也不放过我！”

赵制使叹道：“也是你老兄倒楣，不知道你和江充之间有何过节，反正这江大人的奏章上说得是阴刻无比，只把皇上气得七窍生烟，现下派了个御史来府里探查，你可要小心应对。”

伍定远一听，全身毛孔都竖了起来，心中只是叫苦连天，寻思道：“那日杨大人救起我时，便说柳侯爷拼著头上顶戴不要，也决意保我一命，要我先在京师安定下来。果然这些日子也没人敢来扰我，本想柳侯爷势力雄大，昆仑山也好，东厂也好，没人再敢来害我，谁知先是郝震湘找上门来，现下又生出这种事端……我命运怎地如此坎坷……”

倘若自己真给江充派人杀死，那也就罢了，眼前若给御史大人提审定罪，不免污臭名声，死後怕还要被人冷言冷语。想起自己江湖名声已然难听，更感痛楚忧惧。

正想间，一人长身玉立，缓缓向他走来，正是杨肃观。

伍定远慌忙间急急奔上，叫道：「杨大人，江充谗言上奏，你可要救我一救！”这次江充上奏陷害，御史大人专程为此到府查案，只要一个应对不慎，不只这个制使官职不保，恐怕还要牵连入狱，流放边疆，伍定远心念於此，更感惶急，只拉住杨肃观的手，不住拜托。

杨肃观眉头紧锁，用力握住伍定远的手，低声道：“伍大人不必惊慌，反倒叫人小看我们。你只要行得正，做得端，就不必怕那些奸佞小人的胡言乱语。”

伍定远听他这番话，多少定下，忙道：“大人说得是，我伍定远向来正直，本不怕他们诬陷，皇上英明，定会还我清白。”

两人说话之间，已然走进大厅，只见一名老者坐在上首，看来便是御史大人了，柳昂天则坐在下首相陪，伍定远心下忐忑，不知吉凶如何。

杨肃观进得厅里，便即下拜，口中言道：“下官兵部职方司郎中杨肃观，拜见何大人。”伍定远连忙随著跪倒，伏身低头，不敢言动。

那御史何大人道：“杨贤侄辛苦了，快快请起。这一旁跪的，便是那伍定远么？”伍定远伏倒在地，颤声道：“贱名有辱大人清听，下官正是伍定远。”

何大人道：“好啦！抬起头来说话。”伍定远连忙抬起头来，只见那

何大人年纪也不甚老，约莫五十来岁，一双眸子紧盯著自己，像是要掘出什么私密来，伍定远只给他看得全身难受，忙将目光转向地下。

何大人道：“伍定远，你在西凉为官时，可曾杀害燕陵镖局满门老小，贪污窃盗官银十万两？快快从实招来！”

伍定远大惊，连呼冤枉，正待解释，却听杨肃观道：“启禀何大人，这伍定远乃是为人构陷，其中另有隐情，大人若要细查案情，不妨上西凉走一遭，调阅公文详查，届时是非曲直，必有公断。”

伍定远听了杨肃观为自己的辩驳，心中只是起伏不定，就怕何大人不信。正担忧间，却见杨肃观向他眨了眨眼，似乎要他放下心来。伍定远心道：“看杨郎中这个样子，好像胸有成竹，难道他有法子对付这个何大人么？”

那何大人听了杨肃观的说话，只咳了一声，斜目看向伍定远，一时难见喜怒。

伍定远见他神情如此，心中仍感不安，忽听柳昂天道：“我说何大人哪！我手下这伍制使，可是老实不过，若有谁说他杀害良民，偷盗府库钱财，这老夫决计不信。”

伍定远听柳昂天也为自己说话，略感安心，自拊道：“柳侯爷如此份量，连他也出面担保，说不定我这次能够逢凶化吉。”

何大人哦了一声，走下台阶，细细打量伍定远，伍定远给他看得全身难过之极，两人眼光相对，伍定远跪在地下，除了乾笑几声，实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过了良久，何大人忽地发出一阵笑声，跟著转身走回座上。伍定远不知性命如何，耳听他发笑，不知吉凶如何，只是担忧不已。

却听何大人笑道："好啊！既然柳侯爷都出面求情了，还有什么假的？我看这个伍定远面相正直，浑不似穷凶极恶之辈，江大人这次举发事端，恐怕有些言过其实了。"

伍定远听他这么一说，心下大喜，忙叩首连连。何大人端起茶碗，笑道："好啦！看你怕得，快起来说话吧！"伍定远却只拜伏在地，不敢稍动。

柳昂天走下厅中，亲自将伍定远扶起，道："伍贤侄，你不必惊慌，老夫知道你是忠肝义胆之人，定会维护你到底，朝廷奸党虽多，却没人能动你分毫。"

何大人点了点头，道："侯爷说得是。想侯爷与我是什么交情，他江大人又不是不知，皇上会把这个案子交给我，用意就是八字，所谓『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』，说来江大人也该识趣，别要惹是生非啦！"

伍定远啊地一声，这才知道柳昂天早有安排，当下又是跪倒在地，哽咽道："多谢两位大人爱护，小人肝脑涂地，也不足以报答深恩於万一。"

柳昂天捻须微笑，道："我看你也受惊啦！你先下去坐坐，晚间一块儿留下用膳，我有几件事要交代你。"伍定远急忙叩首，跟著匆匆走出。

伍定远出得大厅，冷汗已湿了一身。他给家丁带著，行入偏厅用茶，他脑中纷乱，虽说逃过眼前危厄，但心中就是定不下来，想起郝震湘日间找他之事，更添烦忧。

正想间，只见一人身著军官服色，正向自己走来，伍定远心乱如麻，无心理会，谁知那人却停下脚步，直挺挺的站在他面前。

伍定远抬头看去，见那人高鼻阔口，腰悬弯刀，却不相识，伍定远站起身来，拱手道："在下伍定远，敢问阁下可有吩咐？"

那人不答，只把一双眼瞅著伍定远，伍定远心下疑惑，不知高低，忽见杨肃观走来，向那人道：“秦将军来得早了，柳侯爷这当口还忙著，你且先歇会儿。”

那大汉也不回话，只上下打量伍定远，伍定远不知这人来历，虽给他瞧得浑身难受，却也不便发作，只不住的向杨肃观使眼色。

杨肃观意会，忙道：“伍兄，让我为你引见一位英雄人物。”说著向那大汉一指：“这位便是左从义总兵麾下头牌猛将，秦仲海秦将军便是。”

伍定远虽到京中不久，但也听过秦仲海的名头，忙拱手道：“伍定远见过秦将军！”秦仲海回了半礼，道：“不敢。”

三人坐了下来，秦仲海道：“伍制使，我想向你借样东西。”

伍定远一愣，随即笑道：“将军有何吩咐，下官无有不从，就怕下官贫寒简陋，没的让大人笑话。”

秦仲海道：“伍制使切莫疑心，我并非要向你讨钱，也不是要寻你晦气，我今日是想向你借个人一用。”

伍定远心中一奇，道：“我营中将士自有数百人，秦将军若想调遣，自当遵命，只不知将军要借何人？”秦仲海说道：“我要借的人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文武全才，不知制使肯借否？”

伍定远不知秦仲海用意，只陪笑道：“秦将军说笑了，我军中岂有这等人物？”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兄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！想你身边有这等人才，你却是不知，这岂不作践好汉、让人齿冷吗？”

伍定远听他说得严厉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久久不敢回话。

杨肃观道：“伍制使初来京城，诸事繁忙，若有什么疏失，也非他刻意所为，秦将军切莫因此见责。”

秦仲海道：“两位大人，秦某不是来寻你们的晦气，说正格的，我只是看不过英雄落魄，有志难伸的模样，这才多说了几句。”

伍定远忙答道：“蒙秦将军不吝教诲，伍定远定会深加反省，只不知大人究竟要借的是何人，还请示下。”他不愿多做争辩，沾惹纷争，便赶紧蒙混认过。

秦仲海道：“伍大人身边有一人，姓卢名云，不知大人是否相熟？”伍定远一愣，随即叹道：“卢兄弟这几日不告而别，至今音讯全

无。”

秦仲海冷冷地道：“这倒不劳伍大人烦心。”说著往门外叫道：“卢兄弟快进来！大夥儿叙叙旧吧！”

伍定远一征，只见一人缓步走进，正是卢云。伍定远张大了嘴，健步向前，一把抱住卢云，大声道：“兄弟！你怎地不告而别？可急坏了哥哥啊！”

卢云适才在外，不知他们对谈内容，此时歉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子前些日子酗酒慢事，给伍兄添了许多麻烦，心想如此下去，也不是办法，便自个儿走了，还请伍兄海涵，恕我卤莽之罪。”

伍定远低头叹道：“都是我耽误了兄弟的前程，没能叫你飞黄腾达，全是做哥哥的错……”歉疚之情，形於言表。

卢云忙道：“伍兄千万别自责，是小弟自己不长进，这些日子若无你照顾提携，我却又能上哪去？”

秦仲海本来对伍定远极是不满，这时见他真情流露，倒也不是作假，气也消了许多，打岔道：“好啦！日後卢公子为朝廷运筹帷幄，必有出人头地的一日，伍兄也不必难受啦！”伍定远奇道：“运筹帷幄？这又从何说起？”

众人正待要说，却听一名家丁道：“老爷有请，诸位官人内厅用饭。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这些话再说不迟，吃饭要紧！”说著携了卢云的手，迳自拉他进厅。

一旁家丁急急拦住卢云，问道：“这位公子是……”

秦仲海知道卢云与柳府的人有些疙瘩，怕卢云脾气一来，竟又大摇大摆的走了，忙将那家丁一推，不待卢云说话，两人并肩走了进去。那家丁知道秦仲海官拜游击将军，向来是柳昂天手下的大将，哪敢伸手拦阻，眼睁睁的看他们走进内厅。

柳昂天排了一桌家宴，宴请御史何大人，邀了门下众将亲信相陪，秦仲海等人走进时，只见何大人与柳昂天已然坐定，正自说话。

那何大人双眼一转，上下打量了秦仲海等人，转头向柳昂天笑道：“柳大人，我看你门下真是人才济济啊！尽是文臣武将，英雄豪杰，你老真是眼光过人哪！”

柳昂天大笑，忽然见到卢云站在桌旁，不禁一愣，心下不悦，暗道：“这伍定远也真是的，怎么又把这人带来？”但他不愿在何大人面前责骂部属，当下不动声色，要下人给他们排上位子。

卢云本来就不愿再来柳府，但秦仲海力邀之下，只有随他一来，谁知不只进到柳府，尚要与柳昂天同桌共饮，他心中不宁，待见柳昂天面色平和，似乎浑不在意，这才心下稍定，便也坐了下来。

那何大人向伍定远一笑，举杯道：“伍制使，适才外头说话得罪，全是为了公务交代，你可别见怪啊！”

伍定远赶忙道：“大人明见万里，替小人洗刷冤情，下官感恩戴德尚且不及，怎会怨怪大人？”柳昂天笑道：“定远这杯该喝，这可是压惊酒，何大人喝的这杯就冤枉了，替人出头，还倒罚一杯。”

何大人笑道：“柳侯爷说的是什么话，在座英才济济，都是朝廷的未来中坚，我岂能不多敬两杯？”众人大笑声中，一齐举杯喝乾。

何大人见秦仲海身著军装，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这位将军可是姓秦？”秦仲海点头道：“正是，末将姓秦，双名仲海。”何大人喜道：“都说『柳门二将，文杨武秦』，这杨贤侄我是熟识的，他父亲杨大人与我更是世交，只是老夫一直无缘识得咱们这个秦将军，来来，今日有缘，我们喝上一杯。”

秦仲海见无人理会卢云，怕冷落了他，当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大人不忙喝酒，待我为你引荐一人如何？”说著拍拍卢云的肩膀，道：“我这位卢云兄弟，乃是当朝兵法名家，大人不可不识。”

何大人见卢云丰神如玉，早留上了神，本以为这年轻公子是柳昂天的子侄辈，待秦仲海如此介绍，更是欣喜，向柳昂天道：“好你一个柳侯爷啊！手下奇人异士、文臣猛将，我看你这大都督坐的可稳啦！”

柳昂天原本不喜卢云，待听得秦仲海这般介绍，那何大人又很是钦羡，怒气也渐消了，连连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

众人饮得酣畅，何大人忽道：“老夫看西疆贼势日大，这帖木儿汗国拓地千里，并国数十，已有昔年铁木真的气势，莫要进犯中原，再成大祸啊！”

柳昂天明白何大人要说到了正题，便点头附和道：“是啊！近来北境征战不休，我朝与瓦剌称得上势均力敌，要是西境也有乱事，中国

腹背受敌，大军调度困难，倒真是朝廷的心腹大患！”

何大人望著席上多位青年，道：“昔年西夏侵犯中土，大宋靠著韩琦、范仲淹两人镇守，有道是『西贼闻之心胆寒』，物换星移，几百年过去了，今日本朝有你们这许多英雄少年，咱们还怕什么？”说著拿出一道公文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当今圣上有命，我不数月间，就要出使帖木儿汗国。”

众人啊地一声，甚感意外。

何大人面色凝重，说道：“此次皇上希望老夫能赶在瓦剌之前，与西疆连络交往，以免蛮夷包围中国，老夫今日来此，除为定远贤侄之事外，便是想请各位相助此事。”

柳昂天点头道：“大人的事便是我柳昂天的事，有什么吩咐，只管交代下来便是。”

何大人见柳昂天一口承诺，立时安心许多。杨肃观问道：“朝廷交代大人出使汗国，可曾拟定什么良策，足使两国交好？”

那何大人面上露出无奈的神色，说道：“说来惭愧，此次我们是去和番。”

众人听得和番两字，忍不住一齐站起。这和番自古便是天朝之辱，将王家之女送至蛮夷，行婚姻之约，以期两国修好，皇女公主若能生子嗣位，日後蛮夷可汗念在身上的华夏血统，也当尊重中原，消弭边疆祸患。

柳昂天不愿手下大将出轻侮之言，连忙道：“既然大人下月便要出使西疆，我看事不宜迟，明日早朝我便上个奏章，建请皇上派兵保驾，到时大人若是不弃，我自会加派几个干练手下，随您一同出关。”

何大人点头道：“我先前担心道路不宁，蛮夷凶狠残暴，但现下得了侯爷的亲口金诺，那就万无一失了！”

柳昂天问道：“此次和番，却是哪位公主出嫁？”何大人轻咳一声，说道：“这次的重责大任，全落在咱们银川公主身上。”

柳昂天啊地一声，叹道：“可惜了，银川公主高贵秀美，乃是皇家典范，想不到却要流落他乡。”

何大人道：“满朝之中，自来只有银川公主最识大体，若不是她，却又有谁担得起这个大任？”

众人叹息不已，饮至深夜，方才散去。

第三卷 京城之会 第七章 羊皮玄机

眼看柳昂天送了何大人出去，杨肃观又拉著伍定远悄声说话，似有什么大事商量。秦仲海见无人过来理会，便也起身告辞，忽见一名家丁匆匆奔来，道："秦将军，柳大人请你到书房说话。"秦仲海哦了一声，对卢云一笑，道："看来柳大人想与你我深谈，咱们一块儿去。"便要拉著卢云一齐入内。

那家丁忙道："老爷只吩咐请你一人。"卢云一怔，正待说话，那秦仲海已双眼望天，冷冷地对家丁道："若是这样，你回去转告侯爷，就说秦仲海走得急，没能找到。"说罢竟转身就走。

那家丁怕秦仲海说走便走，到时被责怪下来，怕是吃罪不起，忙伸手拦住，陪笑道："将军莫生气，您怎么高兴怎么成，您要带这位爷台进去，都随您吧！只您得在老爷面前打点几句，可别说是小人疏了职守。"秦仲海取了一小锭银子出来，塞在那家丁手里，笑道："他奶奶的，这么多废话。"迳自拉著卢云的手，走入屋内。

两人刚转进内堂，忽见一名美妇站在内院，面带愁容，似在沈思，秦仲海见了那妇人，脸上神色微微一变，脚步便自停下，卢云知道那妇人必是柳家亲眷，若非柳昂天子媳，便是他的女儿晚辈，深夜相见，大是无礼，便也停步。

那女子听到脚步声，幽幽地转过头来，一见秦仲海，娇躯登时一颤。

秦仲海弯腰拱手，沈声道："秦仲海见过七夫人，只因侯爷深夜相邀，是已冒昧入内，得罪莫怪。"那美妇婀婀挪挪，往前走上几步，卢云见这女子明眸皓齿，肤色雪白，虽然有些年纪，但更衬得风情万锺，却是绝代佳人的风范。

那美妇正待说话，柳昂天已然走出书房，道："仲海还不快快进来，还在这做什么？"那妇人见柳昂天出来，迳自转过头去，俯身赏玩花草。

柳昂天见到卢云也在一旁，不由得眉头一皱，秦仲海察言观色，笑道："末将知道侯爷求才若渴，搜罗天下名士，是已带同卢云兄弟前

来，不过是一片举才之心，绝无其他。侯爷出将入相，肚里能撑船，想来我这点小小罪恶，侯爷也不会放在心上。”他这番话说出，登时挤住了柳昂天，让他难以发作，果然柳昂天嘿地一声，伸出手指，往秦仲海额头一点，道：“仲海啊仲海！你就是这幅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，这百来个朝中大臣，也真只有老夫容得下你！”秦仲海哈哈大笑，却也不以为意。卢云看两人举止亲匿，应是极为相熟。当下柳昂天也不再多说什么，便自行走向书房。

秦仲海见卢云神色不宁，便自一笑，道：“卢兄弟别发呆了，快快过来吧。”他不容卢云胡思乱想，一把便将他拉了过来。

众人走进书房，柳昂天示意二人坐下，卢云正自迟疑，柳昂天沈声道：“所谓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老夫自来是这个脾气，既然仲海三番两次的举荐你，我便当你是自己人了！我要你坐便坐，不必虚伪客套！”卢云一怔，称谢坐下。

秦仲海听了柳昂天这番话，心下甚喜，笑道：“侯爷卖我这个面子，仲海日後必定报答。”柳昂天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凭你这小鬼也和我买卖面子，过往你要用什么人，老夫何时干涉过？”他摆摆手，算是把卢云的事一笔揭过。

秦仲海跟随柳昂天已久，知道他已不再计较，心下甚喜。

卢云见秦仲海多番推举，就怕柳昂天不用自己，心念於此，不由得极是感激。

过了半晌，柳昂天喝了口茶，道：“今夜我找你来，为的是一桩大事。”秦仲海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可是为了何大人出使和番这档子事么？”柳昂天摇头道：“那是朝廷公务，咱们不过是受命护卫，算不上什么大事情。我所说的大事，日後必然牵连天下气运，兹事体大，不可不慎。”秦仲海听他说得严重，不禁一怔。卢云也是留上了神。

柳昂天道：“前些日子，老夫座驾正要回府，忽然见到有大批人马团团围住王府胡同，老夫见是锦衣卫的安道京在捉拿人犯，本不想干预，但不知为何，那人犯却往人堆里冲来，杨贤侄奉命护卫，他怕那人冲扰了老夫，便将他擒下。”

秦仲海点头道：“这事我有听说过，那逃犯便是伍定远伍制使吧！”

柳昂天道："仲海所料不错，那逃犯正是伍定远。为了肃观贤侄拿下伍定远，双方因此而起了争执，後来少林寺的高僧来到，这才止息干戈。"卢云听他们说起当日情况，回思那时的惊险，至今仍是不寒而栗。

柳昂天顿了一顿，又道："待得锦衣卫人众退去，肃观贤侄急急向我呈上一些东西，说是伍定远转交给我的。我接过东西一看，见是羊皮一张，上头密密麻麻的写了好些外国文字。我一见之下，登时心头大震，知道这东西终於给人掘了出来，江充这批人横行无阻，终有覆亡无日的一刻！"

柳昂天声音微微颤抖，可见当时当地，他是何等激动。秦仲海跟随柳昂天已久，甚少见他这般激亢，心知柳昂天要交代的事情实非小可，他双眉一轩，问道："侯爷这话可怪了，不过是区区一张羊皮而已，怎能除去江充这一帮人？这实在叫人难以信服。"

柳昂天嘿嘿一笑，说道："朝廷中稀奇古怪的事，那还少得了吗？倘若这张羊皮平平无奇，江充又何必千里迢迢的派人追查？一路从西凉赶到京师来？"

秦仲海点头道："此事属下正要请教。"柳昂天听了这话，忽地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"唉……说来话长……要谈这羊皮的来历，却该要从四十年前开始说起了。"秦仲海一愣，道："四十年前？"

柳昂天却不接口，烛光掩映，照在他老迈的脸上，只见他低下头去，似有说不尽的回忆追思。

过了良久，柳昂天怔怔地道："四十年前，我那时不过二十岁年纪，正是英雄少年，比你们还年轻个几岁，不过老夫蒙先帝宠爱，早已是朝廷的车骑将军，官拜都指挥使，驻防北疆。"柳昂天说到这里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似是想起当年的春风得意。秦仲海见了他的神色，自知他在回想少年时的风流事迹，当下也是微微一笑，不加打扰，任凭他呆呆出神。

柳昂天道："说起昔年往事，当时局面可与现下大大不同。那时北疆太平宁静，不似这些年来征战不断，朝廷所忧者，反倒是西域一带。"秦仲海嗯了一声，他这几年戍守北疆，打了个血流成河，尸积如山，想不到过去朝廷居然与瓦剌相安无事，颇出他意料之外。

柳昂天续道："其中最令朝廷烦恼的，乃是一个不世出的枭雄，名唤也先。此人野心勃勃，屡次侵扰边疆，杀伤军民无数，弄得西疆百里之内全无人烟。朝廷被这人长年滋扰，甚是烦忧，先後派人前去安抚，但使臣都被割去双耳，痛哭而返。"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道："这么狂妄？那可真该死了！"

柳昂天点了点头，又道："先帝看这也先狂妄傲慢，自是震怒无比，接连调兵遣将，开关出征，扎扎实实地打了几场大仗，只是这也先雄才大略，朝廷派遣出征的几名大将，竟是或降或死，无一得归。先帝见也先如此厉害，若要恶斗下去，只怕情势更加不利，但要言和，咱们先帝乃是性高之人，实在忍不下这口气。过不多时，终於下了圣旨，命当朝第一武勇的侯允文大都督出征。侯大都督率军二十余万，与也先可汗激战百余合，这场大战打得天地变色，史称『玉门关之役』。"

秦仲海奇道："玉门关之役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"

柳昂天轻轻叹了一声，续道："侯大都督率军血战，双方打了半年，最後在玉门关外展开一场生死斯杀，这场野战足足打了七天七夜之久，也是天夺其魄，也先可汗居然以寡击众，击破了侯大都督的阵势，侯大都督力战不敌，兵败自杀，二十万大军尽遭屠戮。"

秦仲海心下嘻笑，暗骂道："难怪我没听过这场大战，原来败得如此之惨，无怪朝廷要遮掩了。嘿嘿，都说本朝今日这许多废物是从何而来？原来早在三十年前就云集朝廷，先皇要一次找齐这么一大群无用废人，也真难为了他。"

卢云转头一看，见秦仲海脸带笑意，一时猜不透他何事莞尔。

柳昂天没注意他二人神情，道："侯大都督死後，先帝见情势大坏，不敢再开关出战，便改攻势为守势，每年增援西疆，建造碉堡防御。只是也先用兵如神，虽有大军镇守，依旧侵扰不断，几年来不断攻破关卡，杀人斩首，可怜了千万将士葬生异乡，死於蛮族之手。到得後来，只要是朝中大将，任你勇猛无敌，英雄盖世，一听要调至西疆前线，莫不震恐，那时的玉门关，真可比鬼门关还可怕哪！"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"可惜我生错时辰了，要是在那时候，我定然第一个请调西疆。"

柳昂天呸地一声，骂道：“无知小儿，言语间这等狂妄！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英雄豪杰，本该战死边疆，那才是痛快之事，我岂是那些贪生怕死之辈可比？”

柳昂天不去理他，自顾自地道：“眼看也先日益坐大，几番侵略骚扰，我朝君臣却无法抵御外侮，只有眼睁睁地看著强敌肆虐。先帝心中难过，自觉对不起列祖列宗，每日里不断自责，他原本甚是开朗豪迈，几年烦忧苦恼下来，竟然变得郁郁寡欢，时时悲声叹息。一次西域邻国来使，提到也先二字，先帝手上的酒杯居然无故掉落下来，打得粉碎，满朝文武无不震动。众臣见皇帝忧惧悲痛，却不能丝毫分忧，莫不痛心疾首，从此朝廷上下，都以西境安宁为第一要务。”

说到这里，柳昂天的脸上现出了一丝光辉，微笑道：“就在群臣束手无策之时，京城里来了一个年轻人，传闻此人以前是个道士，学有武艺法术，後来不知发生了何事，他忽地决定还俗。这人丢下闲云野鹤般的岁月，独自闯荡到京城来，立志轰轰烈烈地干下一番大事业。”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道：“听了这许久气闷的话，可终於来了个好样的。”

柳昂天续道：“此人万里迢迢，赴京赶考，也是因缘际会，英雄当起，是年此人大魁天下，高中了一甲进士状元。那年甫一放榜，满朝文武无不震惊，人人都称荒唐，谁知我朝的状元竟叫一个道士出身，名不见经传的人取了去。更奇的是，那人在金銮殿面见圣上之时，先帝见他骨格清奇，又知他练过武艺，便叫他露个两手，原本以为是玩笑话，谁知那人谈笑自若，只手便举起殿前石狮子，纵跃飞奔如常。

“这下惊动了百官，一众文臣都当他怪物一样，避之唯恐不及，武将也因他是科考中举，不愿与他太过亲近，到得後来，连那年阅卷的主考官也不愿保荐此人。俗话说得好，『朝中无人莫为官』，眼看满朝文武凉薄至此，那人在朝中无亲无故，就这样给送去翰林院编修史籍，可怜他一身武艺，便要给终身埋没了。”秦仲海情知世情如此，只得叹息一声。

“也是老天有眼，一日机缘巧合，先帝驾临翰林院听讲，无意间竟与这人闲聊起来，先帝自从侯大都督惨败之後，每日里读的都是兵书，无论是『太公韬略』还是『孙子兵法』，都能朗朗上口，那日先帝与此人聊得兴起，便向他垂询几处兵法难题，那人胸有成竹，侃侃

而谈，竟使先帝叹服不已，对他是推崇备致。不到一年，这人便被调到兵部，官拜左侍郎。同年西域再度大乱，金銮殿中先皇征召名将迎击，满朝文武噤若寒蝉，竟无一人敢答，皇上大失所望之时，座下两人跃众而出，大呼『某愿往』！一人便是那名英雄了，另一人嘛……”

卢云猜到柳昂天的心意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另一名英雄，想来便是老爷子了。”

柳昂天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不敢，正是区区在下！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侯爷英雄盖世，当朝除你之外，还有谁敢这般玩命，拿富贵荣华开玩笑？”

柳昂天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当我是亡命之徒吗？”

秦仲海问道：“听侯爷一路说来，我却是满头雾水，究竟那人姓啥名谁，怎么朝中从来不见这号人物？”

柳昂天脸上闪过一丝阴影，苦笑道：“这说来话长了……唉……有些事还是不说也罢，此人後来官拜『武德侯』，咱们便这般称呼他吧……”

柳昂天说到这里，忽往秦仲海凝视而去，脸上闪过一阵奇异的神情，但只一瞬间，便又宁定如常。只听他他续道：“那时先皇见我们两人胆气豪勇，应允西征，心里很是高兴，便拜他为征西指挥使，我为总兵大将，两人各率五万大军，急急往西疆而去。”

秦仲海摩拳擦掌，道：“侯爷亲征西疆，想来定是精彩绝伦了！”

柳昂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也是我二人命中该发，自到西域之後，我与武德侯并肩作战，与也先部将交战五十余合，莫不大获全胜，夺回不少失土。我朝声威之盛，直比汉唐之时。先帝大喜过望，对我二人大加封赏，勒封武德侯为征西大都督，再封我为征北大都督，两人自此一守西境，一防北疆，那时朝中朋友捧我们的场，都说，『西霸先、北昂天！』。咱们两人就这样过了五年好时光。”

秦卢二人遥想当年的英雄事迹，都是神往不已。只恨生不逢时，没能赶上那天地震汤的时代。柳昂天见他们面带钦羡，自也知道他们心中所思，他点头微笑，道：“有为者亦若是，你们年轻人好生奋发，将来也有这么风光的一天。”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“那也要有这般强劲的对手才成啊！那瓦剌虽然凶狠，却与也先差得远了。”说著竟是唉声叹气，好似惋惜不已。

柳昂天续道：“自我与武德侯主事以来，也先可汗的气焰已然大打折扣，版图更是缩小不少，一年关外大雪，气候变得酷寒异常，也先军民死伤惨重，牲口流离失所，泯王爷见天赐良机，便极力劝谏，要先帝御驾亲征，一众文臣都是大加附和。”

秦仲海惊道：“御驾亲征！那可不是小事啊！”

柳昂天挥了挥手，要他别打岔，又道：“咱们先帝一心雪耻复仇，听了他弟弟的说话，自是兴奋异常。可这御驾亲征岂同等闲，只怕耗费国力至钜，我与武德侯自是反对，都劝先帝打消念头。谁知却有人告了我们一状，说我与武德侯两人想要独占功勋，就怕先帝夺了我们的风采。这道奏章上来後，先帝对我俩虽未加以责备，但也不甚高兴，对我等大为猜忌。”

柳昂天又道：“我与武德侯明白人言可畏，只好噤若寒蝉，不敢多言。是年二月春，先帝终於决定御驾亲征，他自率六十万大军，朝中猛将百余员，点将台前赐下御酒，誓言踏平西疆，生擒敌酋。

“武德侯见先帝执意亲征，便毛遂自荐，自请为前军先锋，为六十万大军开道，只是朝中小人对他颇为忌惮，深怕他轻易击破敌寇主力，一人独占功劳，都不愿他同行。武德侯深怕皇帝有失，自是不依，众臣为此争执不休，都是好生不快。最後先帝圣裁，命武德侯随军同去，但不得担任先锋，改为後部防守，镇守玉门关，未得圣上指示，不可擅自出关接战。众臣还觉不足，都怕武德侯另逞奇兵，别有计谋，便派了一个叫江充的军官监军，就怕武德侯自行离关建功。”秦卢二人听到江充的名字，都是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柳昂天面色凝重，道：“这道诰命很是诡异，想那江充不过是个校级小官，怎可去监督朝廷大臣？有人为此请问皇上，他却说这是泯王爷的意思，要我辈多加忍让。”

秦仲海皱眉道：“泯王爷？到底这人是谁？”

柳昂天拱手道：“泯王便是先帝的亲兄弟，当今的圣上。”

秦卢二人啊地一声，都是吃惊不已。

秦仲海问道：“这次御驾亲征，侯爷没跟著一起去吗？”

柳昂天摇头道：“那时有人向先帝建言，说怕北方瓦剌趁机偷袭我朝腹地，先帝便命我驻留北方，严加防范。我虽想抗命，但有武德侯的前例在先，先帝如何能容我放肆？当场便把我送去放马牧羊了。”

秦仲海叹道：“这些人心胸狭隘，真个成不了大事。”柳昂天面露苦笑，道：“这也不能全怪他们。那时我年少气盛，平日里从不让人，遇上这些妒贤忌能之辈，若不给送去充军，还能如何？”他说到这里，转头便往卢云看去，说道：“咱们卢贤侄的脾气也是不小，几与老夫年轻时一个样，日後若还不知收敛，只怕将来有得苦头吃了。”

卢云心下一凛，道：“卢云必会反省，请侯爷放心。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侯爷你脾气虽烈，还不是干得这么大的官？怎么职位一做得高，便今是昨非起来了？”

柳昂天略有不悦，镇道：“我自教训年轻人，你插什么嘴？你这小子也是不学好的东西！平日里满口粗话，衣衫不整，一股脑儿的粗鲁肮脏！你不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，还敢来顶嘴胡说！这像什么样子！”

秦仲海嘿嘿乾笑，跟著向卢云做了个鬼脸。他跟随柳昂天已久，两人情感深厚，说话间绝少顾忌，无论是出言顶撞，还是疾言痛斥，都不曾伤了真感情。

柳昂天喝了口茶，降了火气，又道：“此次御驾亲征，兵多将勇，足足六十万大军压境，光是载运粮食的车马，绵延便达百里。眼见皇帝亲临前线，三军将士个个精神抖擞，莫不希望能在御前耀武扬威，日後名震天下，绝非昔年愁眉苦脸的模样。消息传出，也先大吃一惊，知道亡国灭种的大祸便在眼前，他降尊屈就，星夜遣人求和，著实向先帝讨饶。先帝意气风发之余，如何愿意饶过这多年宿敌？当场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命人割下使臣的两只耳朵，将他乱棒打了出去，自是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。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痛快！痛快！”

柳昂天道：“先帝有意一举荡平也先，将之灭国，众将私下衡量局势，都觉此次亲征必胜，就算不能一举消灭也先，也能使其元气大伤，几年内不能兴风作浪。那时两国的形势高下如何，便三岁小儿也知道。也先见大势已去，亡国便在眼前，索性尽起举国之兵，合计二十万大军，准备轰轰烈烈地决战一场，绝不轻言投降。

“两军交战，我朝势如破竹，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，大军兵临城下，直杀到也先都城之外十里处。也先见亡国无日，只有冒险出城野战，要与先帝来个困兽之斗。只是双方强弱实在太过悬殊，也先虽然骁勇善战，但仅凭一己之力，如何抵挡六十万大军攻势？激战三日三夜之後，也先终於不敌，亲卫部队惨遭我朝大军冲破，眼看性命危急，也先可汗竟尔弃国而去，独自带著两万残部败逃。”秦卢二人拍手叫好，都觉痛快至极。

柳昂天又道：“那时先锋大将见也先可汗落单，心中登时大喜，立即带队追杀过去，只要能将也先可汗生擒回来，那可是名标青史的大功劳。谁知便在这个紧要关头，竟然来了个混帐之极的跳梁小丑，在其中兴风作浪起来。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兴风作浪的小丑？侯爷说得是江充么？”

柳昂天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江充那时只是玉门关的一个监军，那时的他无权无势，不过是泯王的一个客卿，想要玩上这等把戏，那还差得太远了。”

秦仲海奇道：“不是江充，却又是什么人？莫非是刘敬么？”

柳昂天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那人说起辈分，可比这些人高多了。他是先帝平素最为宠信的宦官，名叫王英。”

秦卢二人摇了摇头，都未曾听过此人的名头。

柳昂天续道：“这王英仗著先帝平日里的宠爱，竟在紧要关头里乱传圣旨，要那先锋大将立时回营，就怕他抢了头功。那先锋大将如何不知王英那点心眼，还不就想便宜自己人？那大将是个烈性之人，性子甚是执拗，王英越是怕他抢了功劳，他偏偏追赶得越急。王英见情势不妙，赶忙派出他的义子率军追出，想先一步追上可汗。”

秦仲海久任军职，深知这等抢功之事，脸上神情甚是不屑。

柳昂天道：“这两路人马在战阵上你推我挤，互不相让，都怕对方抢了功劳，但王英的义子甚是庸懦，岂能与能争惯战的老将争先？双方赶了几里路，王英义子便已坠後，眼看那大将已然追上也先可汗，他一马当先，沈肩弯腰，便要将可汗生擒上马，立下不世奇功。

“就在这当口，王英的义子心下不忿，居然命人放箭，却是朝那先锋大将射去，他心狠手辣，下手毫不容情，登时将那大将连人带马射

成刺猬。可汗见机不可失，慌忙间便冲入小径，逃个无影无踪。”秦仲海与卢云同时啊地一声，只觉那王英义子狠毒卑鄙至极。

柳昂天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那先锋大将无辜惨死，他手下将士自是憎恨愤怒，立时反戈相向，猛朝王英义子杀去，两路人马形同拼命，便在敌阵前斯杀起来，一时间只打了个昏天暗地，血流成河。也先可汗死里逃生，见我军行为荒唐透顶，哑然失笑之余，立即整兵回杀。那两方人马正自相互残杀，如何能应付可汗的攻势？登时被杀得尸积成山，大败亏输。”

秦卢二人连连摇头，秦仲海更是大怒不已，骂道：“操他奶奶！宦官误国，莫此为甚！”

柳昂天轻叹一声，道：“王英义子武艺虽低，但逃命功夫却十分了得，他丢盔弃甲，独自逃了回去，加油添醋的在先帝面前胡说一番，竟把事情黑白颠倒了讲，先帝不暗军务，闻言大怒，待得那先锋大将手下残部归来，竟将他们尽数处死，这一来离心离德，众将齿冷，士气更是低落。也先可汗探查情报，知道我朝将帅不和，便趁机大捞好处，他查知几名大将向来是王英的死对头，便分兵包围，全力猛攻。王英虽然近在咫尺，但他心机深沈，意图借刀杀人，居然视若无睹，几名大将向皇帝告急，都被他隐瞒军情，将告急文书焚毁。一时间敌寇接连得胜，几名大将惨遭围剿，莫名其妙的战死沙场。”秦仲海低头咒骂，眼中似欲喷出火来。

柳昂天又道：“我朝兵马虽有六十万之众，但麾下各将独自应战，便不过区区三五万之数，反倒变成以寡击众之势。王英借刀杀人，借著也先可汗之手，连除好几个心腹之患，自己一边胡乱上报军情，将先帝蒙在鼓里。到得後来，我朝大军已然三去其二，原本六十万大军，经此死伤折损，仅余下二十万人不到，已无丝毫优势可言。王英虽是狂悖无耻之徒，但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，他见势头不妙，便想与残余众将修好。只是到了这个田地，众将对他早已深恶痛绝，无人愿听指派。王英气得跳脚，但也无计可施。

“也先见机不可失，趁著我朝将士相互仇恨之际，连忙集中大军，朝王英主力攻去，众将有意袖手旁观，竟无一人发兵去救，眼睁睁地看著王英惨遭包围，众人心下暗叫痛快，都恨不得王英被杀。这王英嚣张一世，却没想到有这般下稍，真可说是报应循环，屡试不爽了。

“待得也先得胜，处死王英之後，此时先帝身边才无人隐匿军情，众将夜奔帅营，跪地痛陈王英之非，先皇方知真相如何。他眼见情势恶化至此，想不到原本必胜之局，竟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，悔痛之余，君臣抱头痛哭。”秦卢二人叹息一声，都是挽惜不已。

“眼看情势危急至此，也先可汗不断挑衅，先帝自也豁了出去，他亲自上马督军，决意与之一决死战。葫芦谷外一场大战，两国君主各率二十万大军火并。只是到了这个时候，先帝虽想弥补大错，但军心已乱，败象早成，实在无力回天。数日之间，就传出我方大军惨败的消息。”

秦仲海颤声道：“终究还是输了吗？”

柳昂天叹了一声，道：“武英十五年秋，先帝御驾亲征惨败，流言传出，玉门关首当其冲，一时人心惶惶，不知所措。当时玉门关大将便是武德侯，守军虽只三万余人，但武德侯自恃兵法高明，武艺渊深，却是丝毫不惧，他闻讯之後，便要开关出征，前去营救先帝。谁知此时江充却表反对之意，他以未得先帝圣旨为由，竟尔抗拒出兵。武德侯狂怒不已，但先帝命这人前来监军，他若是公然反抗，那便是叛国反乱的大罪，眼见江充如此迂腐曲解，武德侯却是毫无办法。余下几名将领也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一见两方强弱悬殊，自是希望躲在关内，不要前去犯险。”

秦仲海怒道：“这群狗杂碎只会耍权弄势，全无真本领，要是我在那儿，一刀便把他们全砍了！”

柳昂天面色大变，喝道：“匹夫之勇！此事休得再提！”他喘息片刻，转头面向卢云，温言道：“倘若你是武德侯，这江充死命不肯开关，你会如何应对？”

卢云沈吟片刻，道：“我若是武德侯，必会假造讯息，好令众将以为先帝安然无恙，只躲在平安处所等待臣子救援。这些人见到情势还有可为，谁不想捡那救驾的大功？定会答应出兵，随武德侯前去救人。小人想江充虽然狂悖，但各人好处在前，谅他也不敢触犯众怒。”

柳昂天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小子，无怪仲海直夸你，当年武德侯所用的计策正是这条！”他顿了顿，道：“那时武德侯捏造消息，说也先可汗与我朝大军正自激战，两边打得难分难解，不分胜负。只有圣上一人躲在葫芦谷旁的一处小客栈，却不知如何回关，众将闻言大喜，

眼看天大的功劳就在眼前，自己不必冒一丝一毫的危险，便能将先帝迎接回来，立时主张开关出兵。三万兵马飞奔而去，就怕稍迟片刻。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这帮人真是混帐无聊，实在是本朝之耻。”他见卢云初露锋芒，柳昂天赞叹不已，心下也甚得意。丝毫不以柳昂天方才的责备为意。

柳昂天又道：“众将自以为有便宜可捡，其实不过是中了武德侯的计策。此刻三万兵马孤军深入，几如飞蛾扑火，若想平安救出皇帝，可说难上加难。也先可汗那时正自围剿先帝大军，待见这个多年宿敌杀来，心下直是狂喜，他自恃手握二十万大军，加之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无一不备，当时便对臣下言道，『若不能将武德侯生擒，使之归顺我朝，我便算是败了』。武德侯如何不知情势凶险？但他乃是一方枭雄，绝非易与之辈，当下布定奇阵，与也先可汗一决生死，以图救驾。”

秦仲海听得兴起，忙问道：“後来呢？却是谁输谁赢？”微弱的烛光映下，却见柳昂天面露悲伤之色，良久不言不语，秦卢二人对望一眼，心下都甚奇怪。

秦仲海问道：“之後到底怎么了？先帝平安回来了么？”

柳昂天摇了摇头，凄然道：“没有，他没有回来。”

秦卢二人都是大吃一惊，齐声道：“没有回来？先帝战死了吗？”只见柳昂天极轻极轻地点了点头。

卢云惊道：“先帝驾崩了？可是死在也先手里？”

柳昂天凄然摇头，秦仲海沈吟片刻，道：“他是不堪屈辱，自杀殉国？”

柳昂天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他是被自己人杀死的。”

秦卢二人张大了口，都是不敢置信，骇然道：“是谁这等狂妄大胆，胆敢下手弑君？”

柳昂天叹道：“是武德侯，是他一刀把皇上杀死的。”

秦仲海喃喃地道：“这怎么可能……他可是忠心耿耿的大臣啊？难不成他失心疯了……”

柳昂天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武英十五年腊月，京城里传来一个令人震动的消息，说此次御驾亲征已然惨败，武德侯更不知为了什么缘由，

竟然将先帝一刀杀害了。先帝驾崩的消息传出，满朝大臣莫不震惊，一时哭声震天，京城里更是人心惶惶，乱成一片。”秦仲海与卢云对望一眼，两人眼神都甚惊惧。

柳昂天又道：“消息传来不久，又有谣言过来，言道也先可汗不日间便要包围京畿，兵临城下。众大臣深自震骇，眼见先帝已然驾崩，国家如同危卵，实在不可一日无君，由於先帝不曾育有子嗣，便议定由御弟泯王接替皇位，便是今日的皇上了。”

秦仲海惊道：“想不到有这段史事，我怎地从未听闻？”

柳昂天叹道：“这等丑事，天下有谁想要张扬？”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已然会意。这场御驾亲征的历史虽然牵连甚广，但文武百官不愿丑事声张，几年来一直极力遮掩，是已秦卢二人竟是第一次听闻此事，直到此时才得以一窥全貌。

秦仲海又问道：“後来查出先帝怎么死的吗？真是武德侯杀的？”

柳昂天仰天长叹，眼角湿润，摇头道：“不知道……我也不想知道……”

秦仲海奇道：“侯爷这话太也奇怪了吧！这武德侯既是杀害皇帝的疑凶，你怎能不查个清楚？”

柳昂天叹道：“还查什么？消息传来的第二日，武德侯满门四十二口人，已然全数被诛。三亲等内，一率凌迟处死，三亲等外，枭首示众。连武德侯最小的孩子也不放过。”秦卢两人啊地一声，甚感同情。

秦仲海叹道：“想他好好一个大都督，本当忠贞爱国，怎能忽然反叛？这传言恐怕不尽不实，这话到底是谁说的？”

柳昂天喟然一声，低声吐出了两个字：“江充。”

秦仲海冷笑道：“又是这王八蛋！难道大夥儿任凭他两张嘴皮胡搅，却没人出来与他对质么？”

柳昂天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当年御驾亲征壮烈无比，前後调动的百余员将领都已殉国，天下间除江充一人以外，无人得以脱身。”

秦仲海惊道：“怎么？当年只有江充一人走脱么？”

柳昂天面色凝重，点头道：“正是如此。百余员猛将都已战死，只有江充一人走脱。”

秦仲海沈吟道：“这话不对，江充说那武德侯只为求一己的身家安危，已然反叛弑君，照此推想，武德侯断无战死之理，江充此言定然有诈。”

柳昂天嘿嘿苦笑，道：“你说得没错，这武德侯并未死在西疆，只是他虽生犹死，只怕比战死沙场还要难堪。”

秦仲海双眉一轩，奇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柳昂天摇头道：“关於武德侯的所有记载文献，朝廷已然全数查封，反正他现下也不在人间了，你就当他早已战死西域了吧！也许这样，还能令他高兴些……”

秦仲海皱起眉头，一时搞不清他言下之意。

柳昂天眼望烛火，似在追忆往事，只听他哽咽道：“唉……可怜天妒英才，那武德侯二十八岁入朝为官，前後不过十三年，便遇上了这种事……如果他至今还在，也该有六十来岁年纪了……”说著摇了摇头，凄然叹息，看来他与这人的交情定是不浅。

秦仲海等人见他神情如此，都觉不好再加追问，一时静默无语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柳昂天叹道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所谓汗青，便是留芳万古了。至今武德侯是奸是忠，那是无人知道了。只是好人不长命，奸臣却能长命百岁，福禄寿无一不全，那江充自从逃得性命之後，一路扶摇直上。他本就是泯王的爱臣，待得泯王继位後，更是受宠，几年内便已手握兵政大权。朝中再也无人能挡。”

秦仲海骂道：“这狗日的，总有一天将他碎尸万段。”

柳昂天叹道：“先帝驾崩後，转瞬间几十年便过去了，朝中无人再提起此事，当今皇上不喜我们这些武人，便听从江充的计策，把我等一率调到边疆去，也好图个耳根清静。”

秦仲海轻叹一声，道：“若非侯爷这几年连败瓦剌，立下好大的功绩，只怕现下还在北方牧羊放马哪！”

柳昂天微微苦笑，续道：“後来也先内乱，几个儿子自己打成一片，不待我朝加诸一兵一卒，便已自行灭亡，待到此时，昔年御驾亲征的惨祸更被忘得一乾二净，好似从来不曾发生过这件事一般。满朝文武虽然薄幸，但天地间仍有正气，终於出来了一个有胆有为的名

臣，暗里与江充对上了。此人姓王名宁，官拜左御史大夫，风骨凛然，傲绝当世。”

柳昂天见卢云口角微动，问道：“怎么？你识得王大人？”

卢云摇头道：“我曾听定远提过此人的名字，那时定远离乡逃亡，便是要赴京寻找王大人。”

柳昂天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卢贤侄所言不错，定远东来京城，便是要寻访此人。

他顿了顿，道：“这王大人一向是个硬脾气，当年御驾亲征过後，他见无数猛将中只有江充一人回来，这王大人姜桂之性，登时怀疑其中有诈，便暗中盯上了江充。他面上与奸党敷衍，其实私底下四处寻访，一心一意地寻访当年事情的前因後果。”

秦仲海赞道：“王大人孤臣丹心，真是叫人好生敬佩。”

柳昂天道：“十余年下来，王大人不断派人到西疆查访，可说费尽心血，只是当年惨祸隔得也太久了，一时间很难查出端倪。待到後来，王大人只有请出他的同窗好友梁知义，将他荐举到西凉当知府，好来就近查访。那梁大人也真够意思，放著清贵的翰林不当，真个儿远赴边疆去了。这招棋果然大是高明，过不多时，王大人他们便有所获，已然查出若干可疑之处，却是关於当年御驾亲征的内情。”

秦卢二人忙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柳昂天道：“据王大人他们查访所知，当年武德侯离关之後，直接率军前去天山，那江充也曾一同前去。”

秦仲海奇道：“天山？这天山离玉门关有数百里之遥，武德侯他们去哪儿干什么？去采他妈的天山雪莲么？”

柳昂天摇头道：“这正是奇怪之处，想那江充後来百般陷害武德侯，怎会随他一同前去天山？莫非其中有什么隐情？王大人料知这是关键所在，便全力走访，只是辛苦多年，却也找不到内情。想来方今天下之间，只有江充自个儿明白了。”

卢云道：“莫非他们去到天山，莫非与皇上有关？”

柳昂天道：“那倒不是。先帝那时在葫芦谷决战，这葫芦谷与天山相隔数百里，他们若要救驾，那可是全然搞错方向了。”

柳昂天见众人不再言语，又道：“这还只是王大人查出的第一件奇事，第二件事更是怪异，据传言所称，江充当年逃出西疆前线，并非直接从战场回来的，而是由也先可汗护送回来的。”

众人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怎会如此？”

柳昂天道：“这便是悬疑之处。我本以为王大人他们痛恨江充已极，是以出言作假。後来我打听之下，知道这讯息是从也先可汗身边的侍卫透露出来的，这才明白王大人所言不虚，那江充确曾与也先可汗在一块儿，足足有三日之久。”

秦仲海重重一拍大腿，道：“好一个奸臣，果然是卖国的东西！这小子早与也先可汗勾结在一起，定是他下手害死先帝的！”

柳昂天摇头道：“那倒不尽然。据王大人他们查出的史料来看，那时江充不知怎地，居然与武德侯分开，孤身一人在西域战场游走，身边军马全无。一个不巧，撞上了也先的部将，便给抓了回去。原本也先可汗打算将他一刀斩死，便如当年王英一样。照理江充断无活路可言。临刑之前，可汗按照往例习俗，要江充说出个心愿，不管他要喝酒也好，吃肉也好，都一率照办。哪晓得江充却什么也不要，他只求大汗恩准，与他私下一谈，他便死而无憾了。也先可汗是个重然诺的人，既然答应过他，也就应允了。”

秦仲海冷笑道：“这个小小奸臣，死前还有这许多阴谋诡计。”

柳昂天道：“两人进帐谈话後，众大臣都在外面等著，原以为一时半刻便要出来，连刀斧手都给预备好了，谁知这一谈却没完没了，直拖到第二日清晨才出帐。两人密谈之中，有大臣要进去探视，却给可汗轰了出来。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江充这龟儿子口才定是厉害得紧，马屁功夫做得到家，可汗听得好生舒畅，这才不容旁人打扰。”

柳昂天道：“据那侍卫所言，那夜江充与可汗深谈之时，他也是在场。依他的转述，那夜两人密谈时，江充当场献出一块羊皮，也先可汗原本不屑一顾，但江充却在他耳边嘀嘀咕咕，说了好大一篇。可汗听完之後，居然脸上变色，当场跳了起来，便与江充细细地谈了起来。後来他不仅免去江充的死罪，还对此人礼遇有加，一切全是为了这张羊皮的缘故。”

秦仲海奇道：“真是奇哉怪也，想不到小小一块羊皮竟有这等功用，居然还能当作救命符，他奶奶的，这到底是什么宝贝？”卢云悄然沈思，那日伍定远曾将那块羊皮托付给他，此时回想起来，那时只是往身上随手一放，倒也没有注意有无特异之处。

柳昂天道：“江充日後势力越大，我朝大臣知晓内情的，莫不倾全力寻找那块羊皮，据王大人所称，那羊皮便是江充卖国的证物。依他的见解，这羊皮上应当绘著一面地图，乃是我朝与也先之间的国界，当年江充为了保住自己性命，便在也先面前应允，答应回京後买通边政司的人，重新篡改我朝兵部所藏的地图，好将国界往後挪移数百里。也先知道他与泯王交好，日後必为重用，便答允所求，将他开释回去。”

秦仲海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羊皮便是江充与也先可汗订下的契约罗？”柳昂天点头道：“大家都这么说，应该便是。”

秦仲海满心疑惑，道：“说实在话，我朝与也先之间的土地又不是什么良田宝地，根本是鸟不生蛋的万里荒漠，不知也先可汗要这些地做什么？此说大是奇怪。再说两国之间的地界不过是些石碑，趁著夜黑风高的夜晚，就算往东往西地挪动数百里，也是无人知晓，也先若想占地，找几个小兵搬搬石头就好，何必如此费事？”

柳昂天道：“仲海说得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搬动石碑这等下流伎俩，你能做，旁人自然也能做，相较之下，若由江充买动边政司的人，也先可汗不费一兵一卒，便得以拓地千里，只要我国地图所载如此，两国日後也无争议。这般便宜生意，他如何不做？”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搔了搔头，却是不置可否。

柳昂天续道：“正因如此，朝廷大臣始终坚信不移，认定这块羊皮就是江充卖国的佐证。其中以御史王宁、知府梁知义两人最是相信。也先灭亡後，这羊皮便流入坊间，不知所踪，但梁大人丝毫不加气馁，他费尽心血，花了无数金银财物，终於将羊皮发掘出来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这江充嚣张一世，终有祸亡无日的一天。”秦卢二人纷纷点头，心中都感到快意。

柳昂天叹道：“谁知梁大人一掘出羊皮来，立即惨遭横祸，莫名其妙地暴毙任内，梁大人的公子极有血性，认定其父是被江充所害，他逃亡到国外後，一心为父报仇，便托燕陵镖局，将这羊皮护送到京，

想交到王大人手上。想不到东西还没出得西凉，却又害死镖局满门老小，更连累咱们定远贤侄丢官亡命。最後定远一人带著羊皮亡命天涯，逃赴京城。这证物前後辗转十余年，终於落到老夫手中。”众人谈到此处，都觉这羊皮不祥至极，看来只要与之有所牵连，必会有奇祸异灾，不止西疆变色、也先亡国，甚至知府大臣、江湖豪士，莫不因此而丧命。

秦仲海大笑数声，道：“到底这张羊皮有什么希罕？不妨拿出来看看，好让咱们也见识一番。”柳昂天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仲海若是要看，又有什么难了？”说著从书柜中打开一处暗格，旋转数下，只听咯咯轻响，一处暗门打了开来，柳昂天小心翼翼、慎而重之的将之取出，拿到秦卢二人面前。

卢云心中震动，寻思道：“柳大人确实是个豪杰，他一说用我，便不再把我当外人，连如此重大的机密也让我与闻，此人颇有古风，确实值得我投效。”秦仲海却想道：“这侯爷恁也托大了，如此机密宝贝，怎能放在这种地方，若是遇上武功高强之人，裂石碎墙如同家常便饭，这区区暗格，如何防得住他们？”两人各怀心事，一齐上前观看。

柳昂天面色凝重，将那羊皮展在桌上，只见羊皮上画著一幅西疆地图，图上花花绿绿，还密密麻麻写著许多外国文字，秦仲海笑道：“说了这许多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神奇的宝贝，却原来是天书一张，这文字弯七扭八，却有谁识得了？”柳昂天摇头道：“那倒没什么好怕的，你们看这条红线。”说著朝地图上的红线指去，只见那红线从天山开始，一路到玉门关为止，颇见迂回曲折。

柳昂天道：“这红线便是江充与也先订下的国界，这国界与朝廷所绘的差距极大，足有数百里之遥，若非也先已然灭亡，只怕咱们会莫名其妙地少了数千里土地，几处关山险要更会落入敌手。”秦卢两人点了点头，已然意会。

柳昂天又道：“虽说也先已然灭亡，两国疆界也已废去，但只要咱们能够翻译上头的文字，再指出江充擅改国界的事证，皇上定会将他定罪。”

卢云知道朝廷太常寺设有通译，当即问道：“侯爷如今可曾找人通译了？”柳昂天面色凝重，道：“这上头的文字是以也先国的文字所

书，当今也先已亡，太常寺中无人可识。”卢云叹道：“既然上头的文字无人识得，那这羊皮岂不失了功用？”

柳昂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事不必多虑。那也先灭亡至今虽已十载，但他旧日子民还有些许人聚居在西凉一带，只要能找到他们，必可译出上头的文字。”

秦仲海取过烛火，笑道：“那倒不用麻烦，或许这羊皮有些奇异，需用火烤方知肚名。”

柳昂天骂道：“这东西得来如此不易，将来铲除奸臣，重振朝纲，全著落在上头，仲海如何开得这种玩笑？”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若要铲奸除恶，讲究的是实力，谈论的是拳头，没听说一张羊皮便能推倒一株大树。侯爷，我看咱们别枉费心思，多谈谈军务是真！”

柳昂天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找你们来，为的本就是军务。我已吩咐肃观与定远二人，近日便带著这张羊皮，速速前去西凉访查详情。定远是西凉的地头，自能派上用场。至於仲海你嘛，老夫也有重任给你。”

秦仲海霍地站起，躬身拱手道：“末将听命！”柳昂天道：“十日後你领五千兵马，护卫何大人出使帖木儿汗国，公主千金之体，若有那么一点损伤，我惟你是问。”

秦仲海单膝跪地，大声道：“仲海出生入死，誓言保卫公主一路周全平安，必使何大人圆满竟功，绝不负大人所托！”

柳昂天微笑抚须，道：“你这次西行，不妨带著这位卢公子，让他历练一番。”

秦仲海大喜，与卢云一齐叩谢。卢云见柳昂天颇有见重之意，两人一扫过去的不快，心下对秦仲海的提携更是感激。

秦仲海正要告辞，柳昂天又拉住了他，低声嘱咐道：“这回肃观与你分头办事，须得多番照应连络。他那里只要生出事来，你只管率军入关，便宜行事。”秦仲海点了点头，这才明白柳昂天调派自己出使西域的用意，想来他对杨肃观一行仍是放心不下，这才派自己率军就近呼应。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侯爷你放心吧！我定会全力以赴。”柳昂天拍了拍他的肩头，以示激励。

两日後，柳昂天大宴一场，给众将送行，他环顾座下，杨肃观、秦仲海分坐左右，伍定远、卢云自坐下首，韦子壮站立身後护卫，其余未能到席的诸大将，各自戍守边关。柳门一系，真可说英才济济，允文允武，柳昂天酒兴甚高，不住劝酒助兴。

宴後柳昂天细细吩咐杨肃观，将羊皮交予他，言道："这东西牵连甚广，你可要小心在意。到得西凉，定远自是地头，你二人细加查访，找人翻译羊皮上头的文字，瞧那江充是否真的擅改边界，做那大逆不道之事。至於那凉州知府陆清正，此人既是江充的孽党，你顺道看看有何不法情事，倘若罪证确实，老夫日後自会将他料理。"

杨肃观点头答应，又道："我等前去西凉调查，江充必会派遣大批高手拦阻，只怕凶杀难免。下官想先返嵩山少林寺一趟，向方丈求助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"柳昂天曾见过灵定、灵真两名神僧，素知少林高僧的本领，喜道："如此甚好。为免道上意外，我请韦护卫随你一行。"当日杨肃观带同伍定远、韦子壮，便速速出京。

又过数日，秦仲海率同卢云，点齐五千兵马，护送银川公主西去和番，大军押送数十车金银宝贝，都是预备送给帖木儿汗的礼物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出京。两路人马约定了，待得和番大事一了，便於正月十五在西凉城齐会，然後一同返京。

第三卷 京城之会 第八章 战云密布

西岳华山，嵌崎秀峦，相传宋太祖曾以此山为注，与仙人希夷先生对奕，之後希夷先生赢得此山，并在此长居，从此华山便为道家修炼之地，是为七十二洞天之一。

冬日的华山一片萧索，大雪如鹅毛般地落下，厚厚地铺在地上，漫山遍野间都是白色一片。忽地一阵山风吹来，激起了大片飞雪，猛往三名路人扑去，前头两人缩起身子，拉紧衣领，就怕寒风从领口灌入。但後头那人却浑然不觉寒冷，但见他身穿青袍，脸上神色甚是平淡，丝毫不以眼前的酷寒为意。

三人走出片刻，只觉风雪越来越大，道上白雪深积，已然过膝，每步都要费上偌大的劲儿。前头两人气喘吁吁，只觉费力劳苦，那青袍客神态却极从容，脚下轻盈无比，只见他足不点地，轻飘飘地踏在雪面上行走，好似全不费气力。

行出里许，忽见那青袍客停下脚来，抬头叫道：“宁掌门亲自相迎，却叫我如何克当？”声音尖锐，远远传了出去。

前头两人一愣，喃喃地道：“宁掌门？”他俩同时抬头望上，霎时见到一名男子站在松树枝干上，正自低头看著众人。狂风吹来，只见那松树阵阵摇摆，如欲断折，那人身子却牢牢地黏在树干上，随著松涛上下起伏，武功大见不凡。

那树上男子拱手道：“刘总管既然过访华山，我执掌华山门户，岂有不来相迎之理？”那青袍客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宁掌门不日便要退隐，我此番还来冒昧来访，真是过意不去。”两人隔著数丈遥遥相对，四下山风大作，但说话声仍是清晰可闻，足见二人的内力都极为深厚。

那男子道：“那也不必见外，阁下此行既是琼贵妃授意，我自也不能推却。”说著身子一颤，一溜烟地落到树下，身法快得不可思议。

青袍客颔首道：“掌门好高明的轻功，无愧『天下第一』的称号。只是掌门以此大好身手，却要退隐山林，岂不辜负了英雄美誉么？”那男子摇头道：“不必说这些了。大家丑话先说在前面，这可是我最後一次为阁下办事。”青袍客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说，只要能将天山那人找出来，咱们一切都好办了。”两名随从听到“天山”二字，脸色忽地大变，连忙走到远处，就怕多听了一个字。

那男子见那两名随从走得远了，压低声音道：“隔了这么久，你说天山那人还能活么？”

青袍客长叹一声，忽地面露忧郁，淡淡地道：“本想过了三十年，我心也该淡了，谁知我年岁越老，越是难以忘怀此人。我此生若不能将他找出，便死了也不能瞑目。”

那男子却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倘若这人已然死在天山之中了，你待要如何？”

青袍客身子一颤，道：“他便是死了，我也不容他暴尸荒野，定要将他带回京师，好生安葬。”

那男子看了那青袍客一眼，轻轻地道：“倘若人都死了，你又何必惹起这么大的风波呢？那便随他去吧！”

青袍客面上闪过一阵杀气，森然道：“住了！我只知做我份内之事，其余风波纷争，我一概不理。”

那男子点头会意，又道：“此间秘密，天下可还有谁知晓？”

青袍客冷笑道：“还会有谁？”

那男子哦了一声，登时意会，说道：“又是江充么？”

青袍客不答，只远远望向东方京城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森然道：“江充啊江充，咱们这场大战是难免了……”

便在此时，紫禁城上也有一人往西方望去，此人身穿蟒袍，看来当是朝廷一等一的要员。夕阳西下，将他的身影拉成长长一条，直往文华殿映去。落日余晖斜照在他的脸庞上，只见他容貌阴沈，颇见肃杀，不时皱起两条斑白的眉毛，似在苦思什么。

忽听脚步声响，一名副官道：“启禀江大人，昆仑山卓掌门昨晚已照大人的吩咐，前往凉州神鬼亭公干。”那身穿蟒袍的男子笑了笑，道：“卓凌昭已然去了么？有这人做帮手，想来事情会好办些。”他伸手一招，沈声道：“安道京！”一人猛地跪了上来，大声道：“小人在！”这人身穿红袍，面如重枣，正是锦衣卫统领安道京。

那蟒袍客弯下腰去，轻轻地拍了拍安道京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安统领，这次我秘密派你到西凉去，用意非同小可，这你可知道么？”

安道京跪下叩首，道：“卑职戮力以赴，决不敢忘大人的吩咐！”那人微微一笑，淡淡地道：“你要好好的干，将所有物证一一夺回，凡事千万小心，尤其别让人发觉天山中的秘密。”

安道京用力叩首，大声道：“大人放一千个心，属下赴汤蹈火，再所不惜。”

红红的夕阳照来，只见安道京尚在地下磕头连连，那面目阴沈的男子似乎见惯了官场的奉迎，竟连看也不看一眼，只远远地望向天边。

忽然之间，他嘴角微微上扬，颇见冷傲，冷笑道：“无论天山那人是死是活，此番决计逃不出我的手掌，届时咱们才能真正高枕无忧。”霎时之间，只见他仰天狂笑，良久不止，朗声道：“柳昂天啊柳昂天，你以为掌握羊皮之後，便能拿江某人奈何吗？你这老家伙可曾知道，你反而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！”那笑声有若夜枭，惊起了远处栖息的寒鸦，霎时群鸦乱鸣，四散飞去。

第四卷 神鬼亭外 第一章 九华门人

却说杨肃观奉柳昂天之命，率同韦子壮、伍定远等人，前去查访羊皮祕密。为免崑崙山与锦衣卫高手滋扰，杨肃观便带同众人先赴河南嵩山少林寺，找齐帮手后，再往西疆而去。

三人晓行夜宿，只因身怀要物，不愿招惹是非，路上见到江湖人物，更是远远避开，只顾匆匆赶路。

这日气候转寒，忽地落下冷冰冰的大雨，众人都给淋湿了。那雨打在身上，凉到了骨子里，众人虽然内功不弱，迳自抵受的住，但湿冷的衣衫贴在肉上，滋味却也不妙。

三人躲在一株大树下，商量行止。杨肃观抬头望天，皱眉道："看来这雨还有得下，只怕一时三刻停不下来，我们不如先找地方歇息，待大雨停后再走。"

韦子壮沈吟道："前头是郑州，向来武林人物众多，咱们可要小心些，别招惹纷争。"

杨肃观道："不如这样，我先乔装易容，前去察看一番，如此可好？"

韦子壮知道自己识得的人太多，一进城里，只怕还没说话，便会给人认了出来，那杨肃观武艺高强，见事机敏，向不出半点差池，想来由他前去，定会加倍妥当。当下道："如此辛苦杨大人了。"便让杨肃观先行探查，自己则与伍定远在原地等候讯息。

杨肃观换下行装，扮成一个说书先生，行进城去。郑州地产丰饶，向为棉花集散之地，自来多有高人居住於此，杨肃观来此不下数十次，但都是公务出巡，自个儿来郑州却是头一回。只见他面带微笑，手摇摺扇，装作漫不经心，自在街上闲逛，他面上一派无事散漫，其实却不住四处打量察看，不怕江充派人在此埋伏，就怕粗心大意，没察觉出来。

正走间，只见前头有几名轿夫抬着一顶轿子，一旁尚有众多仆僮扛着行李，正往街心走去，看来是行路中的官宦人家。杨肃观想道："近来道上不太平静，时时有强人出没，这种大户人家不可能独自行走，附近必有保镖随行。"

他凝目看去，果然那轿子后头远远散着几人，一人年近中年，身材肥胖，另二人却是青春芳华的少女，三人都是腰悬长剑，步履轻盈，显然身怀武艺。杨肃观细看他们的配剑，上头都镶着『九华山龙吟阁』六个篆文，他心中一凛，知道遇上了武林中的同道，当下跟随在后，察看他们的行踪。

只听那胖子叫道："好了，前头有间客店，大夥儿进去歇歇！"抬轿众人登时欢声雷动，看来这群人一路挑担扶轿，确实累得狠了。那胖子又道："大夥儿今夜歇宿，明日出了郑州，得加紧脚步，赶过了黄土冈！"

众人听得此言，都喊吃不消，那胖子暴眼圆睁，喝道："休再啰唆！又要吃鞭子吗？"神态凶狠无比，众挑夫飕飕发抖，急忙闪到店里去了。

众挑夫进了客店，各自忙里忙外，安排物事，那胖子却叫了几样小菜，自在角落坐下喝酒。杨肃观尾随进店，也找了张桌子坐下，他叫了些酒菜吃食，眼角却瞅着那胖子的动静。

那胖子正吃食间，随行的两名少女走了过来，便在胖子身边坐下，一名少女约莫二十岁上下，生得是张清秀瓜子脸，容貌甚是动人，另一名少女稍小几岁，大约十七八，鹅蛋脸上还露着一丝顽皮，大大的眼睛甚是灵活动人。

那胖子瞪了那两名少女一眼，道："累了一天！怎地还不去歇息？"

那年岁略小的女孩道："太阳还没下山哪！怎能睡得着？"

那胖子哼了一声，骂道："你就不肯多学学你师姐，一路上喊累叫疼的不都是你，怎么这会儿又精神奕奕，到处想找玩乐？"看来这两名少女还是师姊妹，艺出同门。

那师妹瞋道："都怪你把阿傻留在山上，若是他来，定会帮我挑担稍重，我也不会那么累啦！"那胖子怪眼一翻，又骂道："你啊！咱们这回下山，为的是什么事，你倒给我明明白白的说上一遍！"

那师妹嘟起小嘴，低下头去，说道："咱们是为了护送高大人返乡的，待到二月初一，我们还要到玉清观参拜。"

那胖师叔闻言气结，大声道：“不是参拜，咱们是去观礼的！小妮子，我们可不是出来玩哪！那宁不凡是何等人物，他要封剑归山可不是件小事，你这孩子能亲眼目睹观礼，那可是三生有幸啊！”

杨肃观听到宁不凡三字，忍不住只眉一轩，留上了神。

这“宁不凡”声誉何其崇隆，传闻武功冠於四海，华山之颠至今还插着两面锦旗，一书“长胜八百战”、一书“武艺天下尊”，足见其傲视江湖，睥睨群雄的气势。十几年来赶赴玉清观讨教的人多如过江之鲫，却没听说谁能胜过这位掌门。

哪晓得这宁不凡方值壮年，却忽地要退隐归山，真可算是当今武林的第一等怪事。杨肃观虽是朝廷命官，但他出身少林，听闻这位天下第一高手退隐一事，自也关心起来。

那师姐听了师叔的责备，忙劝解道：“师妹是小孩子心性，师叔就不用计较了。倒是这黄土冈有何要紧，为何师叔定要明日抢过？”

那胖师叔皱起眉头，道：“这黄土冈不比别的地方，当地山贼出没，连官府也没法子，要是明日傍晚前过不了，只怕山贼真要抢劫，到时真刀真枪的干上了，定会杀伤不少。”

那师妹给骂了一顿，却还是嘻皮笑脸，丝毫不以为意。只见她举起玉葱般的手指一晃，笑道：“那时咱们师叔大喊一声，我『快剑』张之越来也！一招『飞帘剑法』使去，贼子们大叫『我的妈呀！』，满地找牙乱滚，师叔好不神气！”

那师叔与师姐给这么一逗，忍不住都笑了起来。

那胖师叔强压脸上的笑容，装出正经模样，道：“咱们这趟护送高大人返乡，可得小心行事，你给我乖乖的，切莫惹出事端，到时掌门责备起来，你师叔可要挨骂啦！”

杨肃观心下暗想：“原来这几人是护送大臣还乡。近来姓高的大臣中，只有太常寺卿高定一人告老返乡，我等事情了结后，倒可前去拜访他老人家一番。”杨肃观出身名门，家世非凡，朝中王公大臣都是看他长大的，是以他与大臣名门交情深厚。

那师妹老气横秋地道：“师叔啊！都说我们九华山是江湖好汉，向来是『独来独往』、『独步武林』，这高大人不过是个朝廷大臣，咱们何必为他这样出生入死的。”

听得那师妹满口江湖、好汉等语，和她玉雪可爱的外表大不相称，杨肃观忍不住暗暗摇头，心道："好好一个可爱的小泵娘，却落得草莽一般。"

那胖师叔喝了一口酒，说道："这说来话长了，你可知咱们掌门在入山学艺之前，却是做什么的？"

那师妹拍手笑道："师父准是做官差的，你看他平日凶巴巴的模样，不像个捕头像什么？每回我做错了事，总觉得师父好像要扛个虎头铡什么的，给我那么一下子！"

胖师叔大笑道："胡说八道！胡说八道！对付你这小小表灵精，扛把狗头铡来，喀喳一下也够了。"

那师姐看来文文静静，说起话来也是温柔斯文，她轻轻拍了师妹的脑门一记，笑道："傻姑娘！师父以前是个教书先生，听说还是秀才呢！"

那胖师叔摇头道："岂止如此！岂止如此！他还入过殿试、见过皇帝，在朝廷里做过官呢！"两名少女睁大了圆圆的眼睛，忍不住目瞪口呆。

那胖师叔续道："你们师父青衣秀士是何等人物？哪只是个小小秀才？他这般唸书作文章的功夫，你们这两个小娃子可要多学着点！"

那师妹吐了吐舌头，缩头道："我们是女子，怎能赴京考试？师叔乾脆叫我们做太监好了。"

胖师叔听得此言，一口酒倒喷出来，杨肃观虽然低头不语，但也不禁莞尔。

那师姐点头道："原来师父有这等了不起的来历，那他又为何上九华山学艺？"

那胖师叔摇头道："距今二十年前，朝廷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你师父也牵连在里头，这才弃官离去……"他怔了半晌，举起酒杯，轻轻啜了一口，又道："还记得当年是我看守山门，那时见你师父一个人骑了只驴子上山，我一见了他，嘿，就觉得不对，好似他身上有种很特别的气味，叫人一看之下，便知不是普通人。"

那师妹吐了吐舌头，道："敢情是师父从不洗澡，身上气味臭得紧。"

胖师叔骂道："小表头！我说得气味是人的气魄，哪是什么体臭！"

那师妹笑道："原来如此！不然旁人闻到师叔身上的味儿，定也觉得师叔是不同凡响的大人物。"

那胖师叔笑道："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笑你师叔身上臭！"两名少女相顾一笑，想来那胖师叔身上确实髒臭得紧。

那胖师叔倒也不以为意，只道："那时我见你师父来了，便迎上前去，问他有什么事。你师父却对我笑了笑，说道，『小兄弟，我要见九华山的道长。』我听他这般对我说话，便赶忙替他引荐，之后你师父便留在九华山上学道学武，原本他是个文弱书生，便扛柄斧头都难，待到后来，武功却越练越高，高到深不可测，终於接下掌门衣钵，自称『青衣秀士』。我一来尊他年纪比我长，二来敬佩他聪明绝顶，便照着年纪排辈，自居师弟了。"

那师姐轻声问道："究竟师父的真名是什么？怎地从没听人提过？"

那胖师叔脸色微微一变，嘿地一声，道："这我也不知道了。你师父非但不愿让人知道他的来历，连面目也不愿示人。每回下山，老戴着一个面具，好像说不愿见昔日的旧人，总之是稀奇古怪一大堆。"

那师妹嘻嘻一笑，道："是啊！我说师父长得这般俊，却不知为何要遮住面孔，我一直以为他是欠了人家姑娘的情债，怕给人抓去逼婚呢！"

那胖师叔笑骂道："小表头胡说八道，你师父这么高的武功，谁有能耐抓住他？"

那师姐道："照师叔这么说来，便是因为师父曾经在朝为官，所以和那位高大人相熟，这才要我们护送他还乡吗？"那胖师叔道："那倒也不尽然，你师父平日留意朝政，他说那高大人是个难得的清官，知道他要告老还乡，便要我们来护送一程，让他平平安安的。"

杨肃观留神听他们几人说话，暗道："原来九华山的掌门有这么一段奇特的往事，此人既然与朝廷渊源如此之深，想也不难查出他的来历。待我回京后，不妨托几个吏部的朋友，好好查访一番。"

正想间，那胖师叔重重地咳嗽了一声，跟着提声道：“那位老兄啊！”杨肃观低头沈思，没留意那胖子喊的便是他，忽然脚步声响，杨肃观连忙回过头去，却见那师妹蹦蹦跳跳地走到他身前，说道：“说书先生，我师叔请你过去，替我们好好说段故事。”

原来那胖子见杨肃观一路尾随，方纔脸上神气又有些古怪，便想来试试他，也好探一探是敌是友。杨肃观假扮成说书先生的模样，想不到真要给人说段故事了。

杨肃观不动声色，只轻咳一声，道：“我今日喉头有些疼，不能说话，还请姑娘原宥则个。”那师妹对他眨眨眼，清纯的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，她低声道：“哎呀！这可糟了，我师叔刚才说你必定是假扮的，搞不好是黄土冈上的强人来打探消息，说要好好的对付你一下。我看你还是来虚演两招吧！”

杨肃观自知行藏已然败露，但他艺高人胆大，此时丝毫不惊，兀自神态潇洒，他站直身子，笑道：“承蒙令师叔看得起，在下这就从命吧！”那师妹向他轻轻一福，示意他过去。

杨肃观手摇摺扇，缓缓走了过去，迳向那胖师叔颔首示意，笑道：“这位爷台想听段故事，却是什么故事合您口味呢？”

那胖师叔冷笑道：“我看你就给我来段『生辰纲』好啦！”这“生辰纲”是水浒里的桥段，说得是“青面兽”杨志押运拜寿的贡品，却在路上被晁盖等人抢劫，逼得他转投山寨为寇的故事。这几句话当然是在讥讽杨肃观，明里暗里指他是歹人。

杨肃观哈哈大笑，笑道：“这段不好，来段『宿太尉颁恩降诏』如何？”这段说得是朝廷太尉宿元景向皇帝进谏招安，使江湖草莽得为朝廷效力的故事。言语之间，颇有点明自己身为朝官的意思。

那胖师叔一愣，道：“你这小子口气不小，看来有些意思。”

众人正待说话，忽然一名老者走了出来，那胖师叔一见这老者，连忙站起，一旁两名少女也急忙直起身来。杨肃观冷眼旁观，见那老者约略七十来岁，面貌却仍清秀，果然便是太常寺卿高定了。

他见九华山门人神态恭敬，自己倒也不必惊慌，便只面带微笑，手摇摺扇，一脸的潇洒闲适，兀自站着不动。

那老者走到胖师叔面前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张先生啊！我那几个家丁都来找我，说你管教他们时好生凶霸，又打又骂，把他们吓得厉害。真有此事？”

那胖师叔听高定如此说，登时涨红了脸，道：“打骂是有……不过他们一路偷懒拖拉，要晓得道上不宁静，不比家里，随时都能有盗贼出没，我若不管教严厉些，只怕早出了乱子。”

那师妹插口道：“是啊！斑大人你可要明察秋毫，你底下那些家丁又懒又笨，整天只会说些废话，『啊呀！口渴！啊呀！肚饿！』，一路上哼哼哈哈，你说该不该打？”

那老者高定给这番话一逗，不由得微微莞尔，但只片刻，便又面色凝重，摇头叹道：“张先生啊！蒙贵山掌门『青衣秀士』爱护，一路对我保护照顾，可说无微不至，老朽自然感激盛情。只是你若再这般毒打下去，我那些老仆都要给折腾死了，我看贵山的这番好意，老朽还是无福拜领。”言下之意，倘若胖子不从他的意思，高定自将逐客。

胖师叔嘿嘿一声，正想发作，只见一旁那师姐急使眼色，猛地想到掌门交代，只好忍下气来。胖师叔强按怒火，说道：“高大人说得很是，我自会检点一二。”

高定嗯了一声，正要说话，忽听一人道：“忠奸不分，小人当道，难啊！难啊！”高定听这语气好熟，回首凝目一看，却是个说书先生。

高定有些不悦，一个小小的说书先生，怎能在此指东道西？当下也不理会，迳自道：“既然张先生答应善待我那几个老仆，老朽这就放心了。”

正要转身进去，忽又听得杨肃观道：“小丑跳樑，圣主蒙蔽，大凶啊大凶！”高定听这话颇有深意，急忙转头，却见那说书先生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。

高定正要发火，猛见这说书先生样貌有些眼熟，连忙仔细一瞧，登时大吃一惊，喜道：“唉呀！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！这不是肃观贤姪吗？怎么装成了说书先生的模样？”九华山三人吃了一惊，都没想到高定居然识得这位说书先生。众人正猜疑间，只见高定已然拉住杨肃

观的手，大笑道：“想不到你会来河南公干，是柳侯爷的请託，还是皇上下的旨啊！”

杨肃观本就有意让他点破自己的来历，此时便只哈哈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那师妹张大了嘴，茫然道：“高大人也听过他说书么？怎么你也识得他？”

高定轻拍杨肃观的肩头，向九华山诸人一笑，道：“这位哪是什么说书先生？他便是堂堂兵部五品郎中，杨肃观杨大人！”

一旁九华山三人惊呼出声，都是看傻眼了。那师妹笑道：“我是朝中大官，你也是朝中大官，大家都是朝中大官啦！”那师姐低声道：“师妹说话不可无礼，别惊扰两位大人说话。”那师妹做了个鬼脸，笑道：“我们是九华山的好汉，怕他们朝廷中人做什么？”

高定要与杨肃观叙旧，杨肃观却道：“高世伯不忙於这一刻，小姪眼下有些大事要办，想与这几位朋友谈谈。”说着朝九华山几人看去。高定微微一愣，想起杨肃观也有武艺在身，忙问道：“这位张之越张大侠，也是贤姪的好友吗？”

杨肃观笑道：“正是。”这句话却是替张之越撑腰之用，杨肃观在朝廷人面不小，便是锦衣卫统领也要怕他三分，此时自称与张之越有旧，这高定对他多少要客气几分。

果然高定听了这话，脸上表情一阵青，一阵红，他方纔数落张之越的不是，杨肃观定都听在耳里，此刻听他自承与张之越相熟，只不知他是否会为他出头?

正担忧间，听得杨肃观道：“高世伯啊！这位张大侠千辛万苦的护送你，绝非贪图金银珠宝，官场名利，只为敬重你的清廉，这才舍命相护。你若听信几个家丁的怠惰之言，岂不令得好汉心冷？”

这几句话说得高定面红耳赤，连连应道：“是，贤姪说话有理，有理。”

这高定告老还乡，已然退隐，算得上无权无势，但杨肃观却是从五品的朝官，官拜兵部职方司郎中，再加乃父又是中极殿五辅大学士，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，高定虽是两朝老臣，却也不能与之相比，

一时满脸尴尬，说了几句场面话遮掩，便急急进了客房，不再出来了。

张之越见杨肃观为他出头，心下甚喜，只上下打量着他，啧啧讚道："真瞧不出小子你还有这几手，居然还是做官的？"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拱手道："晚辈嵩山少林杨肃观，还请诸位多多拜上贵派掌门，就说杨肃观甚是仰慕他老人家。"他见高定离开，立时把官架子收得一乾二净，仅以江湖道理应对。

张之越见他行止稳重，虽然身居要职，却不见丝毫骄气，心下更是喜欢，却听那师妹嘻嘻一笑："原来你也是江湖中人，还是什么少林寺的。"

杨肃观微笑道："不敢。在下正是少林弟子。"

那师妹嘻嘻一笑，跟着往杨肃观头上望去，忽地奇道："咦！你怎么有头发，少林寺的和尚不都该是光头吗？还是你是带发修行的头陀？"

杨肃观哈哈一笑，道："小泵娘见笑了，我是少林的俗家弟子，幼时代父在少林出家，十八岁还俗，返京赴考，所以才有这一头的头发。"

那师妹笑道："照这般说，你可以讨老婆了？"杨肃观听她这话说得太也卤莽，便只微笑不答。那师妹皱眉道："你怎么不说话？难不成你已娶了三妻四妾？还是已经六根清净了？"

那师姐听自己师妹口无遮拦，忙抢了上来，向杨肃观轻轻一福，歉然道："这位杨大人，我师妹说话向来莽撞，你可别见怪。"

杨肃观见此女雪白的瓜子脸蛋，身形苗条玲珑，忍不住心下暗讚："好一个清秀美女。"正要回话，忽听张之越问道："杨大人此来郑州，究竟有何公干？"

杨肃观向那师姐一笑，回话道："此事正要向各位禀告，不过在下还有几个朋友候在城外，待我们住定之后，再叙不迟。"

张之越道："如此正好。大家住在近处，也好有个照应。"

杨肃观点了点头，便向众人拱手起身，缓缓出门。张之越与那师妹迳自喝酒，那师姐却低下头去，满面娇羞，眼角只觑着杨肃观的背影。

行到城外，一路细雨纷飞，待与韦子壮、伍定远碰头，却见两人早已淋的全身湿透。

韦子壮皱眉道:“怎地去了这么久？可是遇上了什么麻烦事？”

杨肃观道:“那倒没有，路上遇到了几个正派人物，都是九华山的朋友。”

伍定远听了“九华山”几字，忍不住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出来。说道:“九华山！我恰巧识得几人，可有一个张之越？”

杨肃观颔首道:“我遇见的正是此人，伍兄果然交游广阔，相识满天下。”

伍定远回想那日与张之越相见的情景，又想到那姑娘艳婷，一时颇想与他们相见，叙一叙旧话。

众人进了城里，便在张之越他们住下的客店打尖，谁知那店小二苦着一张脸，说这店已然住满了。杨肃观闻言一奇，先前过来时，这客店冷清清的，怎能忽地住满了？他唤过掌柜，奇道:“方才我来的时候，店里还有好些空房，怎么才片刻之间，便给人占满了？”

那掌柜努努嘴，低声道:“刚才忽然来了好些个番僧，强霸霸地硬把客人赶走，就是不许别人住。你瞧瞧，这不就在作怪么？”

杨肃观抬头看去，只见门外走进几名高壮魁梧的番僧，正自对店中客人斥骂，店里客人见他们个个身高体壮，焉敢与之作对，连忙抱头鼠窜，慌不迭的逃出。

韦子壮冷笑道:“这些番僧不知是哪里冒出来的，居然敢在中原啰唆，莫非活的不耐烦了？”杨肃观不愿多生纷争，便道:“咱们且静观其变，不要招惹江湖人物，免得多惹是非。”

韦子壮点了点头，对店家道:“我看咱们也不住房了，你且准备几个小菜，我们先吃一顿再说。”那店家忙去张罗，众人便自坐下。

那几名番僧到处吼叫，把客房内的几名客人都给揪出来，杨肃观心道:“咱们高大人也住在此处，且看张之越怎么应付。”

只听那几个番僧连连捶门大叫，说的汉语夹缠不清，没半句听得懂，过不多时，一名番僧便往一处门上踢去，喝道:“滚出！滚出！”

却听房里传出一个少女的声音，嘻嘻笑道:“滚出？滚出？这就滚出来啦！”跟着房门打开，一张板凳骨溜溜地滚将出来，撞在那番僧的

脚上。杨肃观微微一笑，知道房内住客定是九华山众人。

那番僧大怒欲狂，骂道:“你，小姑娘，滚出！凳子，不是的。”那番僧不精汉语，意思是“小姑娘你快快滚出来，不是凳子滚出来。”

那少女却笑道:“我小姑娘，滚出凳子不？是的。”她一字不漏的转述那番僧的说话，却把断句给改了，意思登时改变，变成了“是不是我小姑娘把凳子滚出来的？当然是的”，她还顺便再丢出一张凳子，只听碰地一声，打得那番僧头晕脑胀。

那番僧大怒，吼道:“你，死的！我，杀的！”跟着冲了进去，却听砰地一声，那番僧却滚了出来，那少女在房里笑道:“你，滚的！我，踢的！”

余下几名番僧见自己人吃亏，抄起戒刀，便往房里走去。

一名番僧大叫:“你一个，出来的。”那少女也叫道:“你五个，爬来的。”那番僧一愣，不明“爬来的”是什么意思，与另一人以番话交谈起来，几人的声音都是咕噜噜来，咕噜噜去，那少女学着他们的声音，笑道:“咕噜咕噜，师姐我肚子饿了。”

那师姐银铃般的笑声传了出来，说不出的清脆悦耳，笑道:“这些人说话当真难听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？”那少女嘻嘻笑道:“准是咕噜噜鸟国，说起话来这样咕噜噜，活像是鸟叫，我们抓一个回去给师父瞧瞧，他一定知道！”

伍定远听得那师姐的声音，忽地面色一喜，便要过去替她们解围，杨肃观连忙摇手，低声道：“这里有张之越主持场面，咱们不必多事。”伍定远只得嗯了一声，又坐了下来。

正闹间，忽然一名番僧说道:“两位姑娘，我们欲借此店一用，还请两位姑娘回避片刻，惊扰得罪，尚请见谅。”

众人听这话温文得体，都是讶异，想不到番僧中居然有人说得如此汉话。只见那人高目鹰鼻，身上披着红挂，看来不太像是汉人。

只听客房内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，道:“这店是我们先来的，你焉有道理赶我们走？阁下有别的公干，自去找其他所在，郑州城客店数百间，又何必来和我们挤。”

说话之人正是张之越，这太常寺卿高定此时带着无数家当住下，如何能任意搬动？要是给人见了财宝，岂不另生枝节？张之越脾气不

小，不喜旁人霸道，那日对昆仑山的“剑影”钱凌异尚且如此，何况这几名妖僧?

忽见一名年老番僧走来，拿了一只金元宝出来，对那精通汉语的番僧咕噜噜的说了几句话，那番僧意会，向房内叫道:“几位朋友听好了，我师叔吩咐，只要阁下速速离去，我们自有重酬奉上。”

谁知张之越哈哈一笑，迳自从房门中丢了两只金元宝出来，骂道:“若要比钱财，你老张家里不见得少了。快快滚吧！”

伍定远与韦子壮对望一眼，两人都是微微一笑。只有杨肃观低头不语，似乎不甚关心。

原来九华山的掌门青衣秀士聪明绝顶，乃是不世出的奇人，自他上山学道后，便细心栽做九华山附近的农地，种植了无数奇珍异果，尚且自酿药酒。山上蟠桃参果，无奇不有，灵芝药酒，更是延年益寿，真可说是远近驰名，京城王公莫不重金抢购。是已九华山不同于其他武林门派，乃是富甲一方的豪杰，便是为此，张之越出手从不寒酸，更不把几两金银放在眼里。

那番僧把张之越的话传译出去，那老僧脸上泛出一股青气，咕噜噜的说了好一大段话，那番僧传译道:“我师父说道，他奉帖木儿汗国可汗之命，前来天朝晋见天子，使两国敦亲睦邻，和气相处，谁知遇上了你这种霸道流氓，他定要奉告官府，将你绳之以法。”

张之越闻言大笑，忽然也咕噜噜的胡说八道一通，然后道:“娟儿，你给我通译一遍。”那娟儿知道师叔有意损他们两句，便笑道:“我师叔说道，他奉玉皇大帝之命，前来凡间探视百姓，使人鬼之间不要互相做法，和气相处，谁知遇上了你这种霸道妖僧，他定要奉告释迦牟尼，将你就地正法。”

那番僧知道说笑，迟迟不敢翻译，那老僧却不住催促，很是生气。

杨肃观听了他们的说话，心下一惊，暗道:“这些人原来是帖木儿汗国的使者，可不能轻易得罪了，待我去调解一番。”眼下皇帝意欲和番，岂能得罪对方派来的使臣？他正要走出，却见一名僧人走上前去，傲然伫立房门口，冷冷地道:“你们，让开的！”

那师妹嘻嘻一笑，说道:“又来了一个！”跟着丢出一张凳子，往那番僧脸上飞去，那番僧摇头道:“没用的。”伸出一只小指，在那凳子上一点，那凳子忽然粉碎，变成一团木屑也似的东西，落在地下。

杨肃观心中一惊，暗道:“这是什么邪门功夫？”韦子壮与伍定远见那僧人武功特异，也都站了起来。韦子壮低声道:“这人武功走的是阴劲，把内劲打入物事之中，到了里头才爆发，方能把凳子毁成这个模样。”

伍定远见过“剑蛊”屠凌心坏人心脏的绝招，也是把内劲钻入敌人的体内，然后破伤敌体，看来这番僧的武功也是大同小异。

众人正自惊疑，那番僧已然走入房内，张之越喝道:“大胆妖僧！给我滚出去了！”

猛听兵器挥动的风声大作，跟著有吐气呼喊的声音，显然已经动上了手。只是他们在房间里头激斗，旁人看不见过招的情形，伍定远等人暗自焦急，却也无法可施。

忽听两名少女惊呼一声，张之越显已遇险，伍定远想起过去的渊源，一时情急，手上“飞天银梭”飞出，“砰”地一响，登把薄薄的照壁打穿，露出碗大的一个洞来。

众人从洞中看去，只见张之越手上的长剑仅剩一半长短，余下的一半却断裂在地，杨肃观心中一惊，暗道:“我少林寺的“大力金刚指”乃是天下一绝，足以捏金生印，坏木裂石，但眼下看来，怕还不如此人的指功厉害！”

那僧人嘿嘿一笑，说道:“女子，美貌的，乖乖的，做老婆的。”说着伸手往那师姐抓去，那师姐惊呼一声，急忙闪避。伍定远见情势危急，急忙冲向房门，但房门口有人把手，如何冲得进去？几名番僧大呼小叫，举起戒刀便砍，伍定远呼喝连连，登与他们斗在一起。

杨肃观打个眼色，韦子壮会意，当即运起双掌，使出“八卦游身掌”的功夫，便往照壁上用力拍去，那照壁不甚结实，不过薄薄一片，立时被他的掌力打裂，当场四散纷飞。

那番僧正往那师姐抓去，脸上神情淫秽，忽见照壁给人打破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忙回头看去，却见韦子壮一抬腿，已从断壁中跨了进

去，喝道:“大胆妖僧！竟敢在中原行凶！不怕死么？”说着一掌刷地劈去，那番僧冷笑一声，两指戳来，两人以快打快，霎时连过七八招。

韦子壮忌惮那人诡异的指力，不敢与他的手指相触，运起武当的“八卦游身掌”，连连出手，手法绝快，那番僧眼花撩乱，勉力守住要害，身上腿上却接连中招。那番僧吃痛不过，霎时虎吼一声，伸起手指，猛地冲向前来。

韦子壮不敢硬接指力，连忙闪避，那番僧一时间用力过猛，收势不及，手指登时插入房内的木柱，却见那木柱的背面却啪啪两声，裂了开来。韦子壮心下一惊，心道:“这厮好厉害的指力，不过他除了指力了得，其他武功甚是平庸，我且以快攻打他，当可在招式上占便宜。”他身形微蹲，一个扫腿，猛地往那僧的小腿踢去，那番僧往后一跃，避了开来，韦子壮却不容他逃脱，右手在地下一撑，胖大的身子弹起，肩头便往那番僧胸口撞去。

那番僧没见过如此怪招，慌忙间如何挡架？只听“喀啦”一声响过，胸前肋骨已然断裂，跟着口吐鲜血，摔倒在地，韦子壮正要补上一脚，结果了他的性命，却听杨肃观道:“且慢杀人！”韦子壮连忙收住了脚，快如闪电的往那僧身上点去，转瞬之间连点十来处穴道，手段端的是精彩绝伦。

杨肃观跨过照壁，走了过来，说道:“韦护卫手下留情，这些人有些来头，万万不可害了他们性命。”跟着对那师姐道:“姑娘受惊了。”

那师姐抬头看着杨肃观，脸上现出一抹晕红，微微笑道:“多谢杨大人救命之恩，小女子这厢有礼了。”说着又是一福。

杨肃观哈哈一笑，道:“好说，大家都是武林一脉，不必客气。”

韦子壮见伍定远仍在缠斗，便走上前去，呼呼几声，连出三掌，瞬间便把三名番僧打翻在地，久久起不了身。

伍定远闪身进房，急忙道:“姑娘可还好吧！可曾受伤？”那师姐转头道:“没事的，多亏了这位杨大人……”她见伍定远满面关切的看着自己，忽地认出他来，喜道:“原来是胡元胡大哥！怎地这么巧？”

那日伍定远用的是“胡元”的化名，几连他自己也忘了，这时听她说起，却才记了起来。

伍定远笑道:“事隔多日，想不到姑娘还认得在下。”那师姐道:“那日与胡大哥在大同府相会，我们一直记在心里，怎能忘了呢？”伍定远心下甚喜，道:“姑娘这般念旧，当真难得。”

杨肃观见伍定远与他们熟识，看来一时间不需要自己上去应酬，便自行走向那群番僧。

众番僧见同伴受伤倒地，又见对方武功高强无比，早已慌了手脚，待见杨肃观走来，都是又惊又怕，只是吓得发抖。却听杨肃观温言道:“在下几位朋友多有得罪，还请诸位原侑则个。”

这几句话用的竟是极流利的回回话。众番僧本以为他有意出手伤人，待听他精擅回语，又兼言语温文有礼，宛若遇上了救星，都是叽哩咕噜地拉着他说个不停。

那师妹听杨肃观满口番话，心中不由惊讶，说道:“师姐！这位杨大人也是呼噜噜鸟国的子民哪！你听他也会说呼噜噜话呢！”

那师姐自也感到惊讶，只凝视着杨肃观，伍定远见她两姊妹惊奇讶异，当下笑道:“这位杨大人无所不能，说几句鸟话算什么稀奇？他是进士出身，官拜兵部职方司郎中，做的是五品的大官，自然天文地理，无所不知了。”那师姐只凝视着杨肃观的背影，却似没听见伍定远的说话一般。

过了片刻，杨肃观缓缓走了回来，对张之越说道:“张大侠，晚辈有个不情之请，还请你老原谅。”杨肃观年纪轻轻，但说起话来自有一股威仪，叫人不得不从。张之越嗯了一声，道:“杨大人有什么话，只管说便是。”

杨肃观道:“我们请高大人移个驾，好让这些大师父住店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”

张之越嘿地一声，道:“咱们明明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，却又何必再让这些人？”

杨肃观摇头道:“张大侠有所不知，这些番僧有些奇怪习俗，他们每住一个地方，便需布一次法，很费功夫。这些人过去来到中原之时，住的都是此间客栈，因此不愿到别的地方投宿。我们与人方便，也是自己方便。”

原来这些番僧确实是帖木儿汗国国师的门人，只因公主和亲之事，便来中国晋见天子，杨肃观知道这些人来头不小，不愿正面开罪汗国，便想退让一步，不要让对方过分难看。

张之越哼了一声，破口骂道:“他们也不过十来个人，却如何占了整间店？”

杨肃观道:“他们怕咱们身上肮脏，会坏了他们身上的法力。”

张之越很是生气，骂道:“操他奶奶的，这算是什么东西！老子身上脏，也脏不过他们的屁股去！”

那师妹吐吐舌头，笑道:“师叔又说粗话啦！我回去定要和师父说去。”张之越骂道:“小鬼头！”跟着沉吟片刻，道:“也罢！实在搞不清你在想什么，不过也算是卖你一个面子，咱们这就走人！”

适才杨肃观曾在高定面前替他解围，张之越很是感激，此时便卖他一个人情，算是回报。

杨肃观大喜，道:“多谢张兄玉全，以后有用得到在下的地方，便请吩咐一声。”

那师妹抬头看着杨肃观，笑道:“这下我们有兵部大臣当靠山了，嘻嘻！”

原来那群番僧乃是帖木儿汗国的使臣，东来中原弘法，其时朝廷有“正一真人”、“正一天师”之职，乃是正二品的大官，专封道教真人，佛教则有“僧录司左右阐教、左右讲经”等职，多是正六品、从六品的官，多给中原诸宝刹的名僧。这次预备新立一个名目，封给此次东来的群僧，增进两国邦宜。

杨肃观深知这些人的身分重大，万万为难他们不得，适才情不得已，将他们打伤，只怕已坏了两国交谊，他这人向来周到，早已替那番僧接好肋骨，跟着重重赔罪，更答应即刻离开客店，好方便他们起居。那老僧见他执礼甚恭，又将伤者包扎妥当，看来确实有意道歉，待得听他一口好番话，更增好感，这才转怒为喜，不再计较。

高定听说要改投其他客店，心中不喜，唠叨半天，迟迟不移脚步，但一来杨肃观乃是世家之子，高定不得不卖面子，二来杨肃观亲口承诺，要护送他到陕西，直到平安返乡为止，这位高大人才勉强屈就，稍移玉趾。

众人找了一处住下，晚间便一同用饭，杨肃观自与高定谈天，两人同坐一桌，伍定远与韦子壮二人便与九华山等人共饮。

席间那师妹问道:“这位大哥，上回听你说姓胡，可是他们又说你姓伍，到底你是几个爹生的？这么多个姓？”

这话要是别人说来，伍定远非翻脸不可，但这师妹天真无邪，别无恶意。伍定远笑道:“姑娘说笑了，我当然是一个爹生的，其实在下姓伍，草字定远，那日说姓胡，只是一时权宜，还请诸位莫怪。”

那师妹名叫娟儿，一派的天真烂漫，只听她笑道:“原来你乱编一个名字骗我们，还好那日我没借你银子，否则日后怎么讨得回来啊！”

众人闻言大笑，伍定远道:“那时我遭人追杀，千里奔波，已是九死一生，这才不得不编个假名，倒不是有意欺瞒各位。”

张之越心下一凛，知道这种江湖上的恩怨知道越少越好，便截断他的话头，举杯道:“无论如何，今日大家难得相逢，来来，喝了这杯！”

众人举起酒杯，正要一口喝干，却见那师姐呆呆的望向一方，似有什么心事。

伍定远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只见杨肃观正与高定低声交谈，两人似在商量什么。

伍定远心下一奇，只不知她为何如此关心杨肃观，正想出言询问，那张之越眉头一皱，道:“艳婷，怎么如此无礼？快把杯子举起来了！”

那师姐名叫艳婷，平日一向乖巧，此时却不知为何失态，忙举起酒杯，向众人歉然一笑。

伍定远往她脸上看去，见她清秀的脸庞似有一丝淡淡的忧郁，浑不似那日山西见面时的健谈模样，忙道:“姑娘可是日间被那些番僧打伤了？要不要请大夫诊治？”

艳婷忙道:“小女子没事的，多谢伍大爷关心。”伍定远嗯了一声，连声道:“没事便好，没事便好。”

艳婷听出他话中的关切，便自微微一笑。这笑容一现，便如玫瑰初绽，艳丽不可方物。

伍定远见了她姣好的容颜，身子不由微微一颤，心道:“几日不见，这姑娘可又长大许多了，竟然出落得如此标致动人。”

席间众人相谈甚欢，直至深夜方散。

第四卷 神鬼亭外 第二章 蛇蝎女子

第二日清早，九华山众人便要离去，高定忙拉住杨肃观，道：“杨世侄，你可得和我一起走啊！咱们昨日说好的！”杨肃观笑道：“高世伯放心，小侄说话算话。”

韦子壮走上两步，凑上嘴来，低声道：“咱们身怀要务，可别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了，到时人多口杂，怕坏了大事。”

杨肃观摇头道：“官场上讲究的是人情两字，我既然答应了人家，便不能反悔，还请韦护卫多担待，路上小心提防。”

韦子壮只是柳昂天的护卫，如何能与朝廷官员争执，此时听杨肃观坚持，只得清了清喉咙，淡淡地道：“杨大人放心，我自会打理，咱们这便走吧！”

众人兼程赶路，要在午时之前赶过黄土冈，张之越不住催促挑夫，叫道：“大家赶快些！赶过了黄土冈便能歇息啦！”

伍定远见他神情紧张，便问道：“这黄土冈到底有何古怪？莫非此处有强人拦路？”

张之越点头道：“伍大爷所料不错，这黄土冈的土匪聚众数百，时时下山打劫，很是厉害，寻常路人都要隐藏金银，结伴而过，我们带了这许多家当，更需小心提防。”他又叫道：“大夥儿快点！入夜後此处埋伏极多，可得加快脚步啊！”

众挑夫一路挑担，神疲力乏，不久行到一处上坡，更感吃力，忍不住便停下歇息，张之越拿著藤条，走上前去，用力抽落，喝道：“还不快点！”

一名挑夫吃痛不过，骂道：“操你奶奶的！老子不干了！”说著躺在地下，打死不动。张之越大怒，连连在那人身上抽打，那人却理也不理，只当自己死了。

艳婷见那几名挑夫太过可怜，忍不住插口道：“师叔啊！这坡太陡，东西又重，这些人好生可怜，你就让他们歇歇吧！”

张之越怒道：“怎地你却帮著外人说话！这些人不知好歹，要是给歹人趁虚而入，我们岂不糟糕？”

艳婷给他数落一阵，一脸尴尬，只得垂下俏脸，低声道：“我只是见他们可怜，不是有意顶撞师叔。”

伍定远见她楚楚可怜，插口道：“我看这些人也真是累了，便打死了也动不上一步，我看大夥儿还是歇一歇吧！”张之越摇头道：“这里风声太紧，要歇也过了这冈再说。”

杨肃观一直沈默不语，此时忽然开口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！我与韦护卫先去打探声息，你们先在此处歇息，要是前头有什么古怪，我们也好有个防备，如此可好？”

张之越虽没见过杨肃观动手，但知道此人乃是少林子弟，想来武功根柢必佳，那韦子壮的功夫更是不用说了，这两人便是遇上了全夥强盗，也能全身而退，当下喜道：“如此甚好，那就劳烦两位的大驾了！”

杨肃观正要走出，却听艳婷道：“我也去！”杨肃观微一迟疑，说道：“我们此去多少担些危险，姑娘还是在此歇息吧！”艳婷还没回话，那师妹娟儿已然叫道：“我也要去！这里恶山恶水的，无聊死啦！”

杨肃观向张之越看去，伸手一摊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张之越恶起脸来，吼道：“都不许去！给我乖乖地守在这里！”艳婷低声应道：“是。”娟儿却做了一个鬼脸，自去树下歇著。

伍定远见二人去得远了，也找了一处地方，坐下歇息，只见远处张之越兀自大呼小叫，要众人把推车担子摆好，不可胡乱放在地下云云，伍定远不由得为之失笑，过去他在西凉干捕头时，什么大案子没见过？只觉张之越大惊小怪，小题大做。也是昨晚睡得晚了，伍定远呵欠连连，此时入冬不久，天气还未严寒，温暖的日头照来，他睡意更浓，闭上了眼，便自沈沈睡去。

忽听远处传来娟儿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师姐你看！这里有好多漂亮的花儿啊！还有果子呢！”

艳婷笑道：“是啊！这些看来像不是咱们中土的东西呢！居然这个时节还能开花！”跟著听得众车夫家丁都道：“竟有这种事，在哪里？

在哪里？快带我去见识见识！”脚步声响，纷纷跑了过去。

张之越怒喝连连，叫道：“别胡乱走动！快快给我回来了！”一阵吼叫後，便也追了过去。

伍定远知道那师妹又在胡闹，双眼虽然闭著，仍是微笑不已。

过了片刻，却再也听不到声音，伍定远捕头出身，凡事谨慎，猛地一惊，心道：“怎么没半点声音了？可别是歹人埋伏，中了人家的暗算！”

伍定远深怕他们出事，连忙坐起，拿起“飞天银梭”，往声音来处走去，他小心翼翼，放低了身子，从树丛间穿了过去，便要察看众人情状。

走到近处，听得人语低低传来，他心惊胆颤，运气护身，弯下身子，缓缓地往前走去。

走进树林，凝目望去，却见好大一片花丛，虽在冬日，却还百花盛开，只见红的紫的，绿的黄的，灿烂锦绣，美不胜收，众家丁有的摘果而食，有的低头赏花，手上却都拿著一朵鲜花，不时嗅著。人人脸上陶醉，竟无一人大声说话叫嚷。

却见张之越铁青著一张脸，一脚踏在林子里，一脚踩在林子外，还不住回头望著满坡的行囊家当，就怕有人前来偷取，模样大煞风景。

伍定远走上前去，笑道：“原来你们都在这里玩耍，那高大人呢？”张之越道：“高大人在轿子里歇著，此时大概睡著了。等杨大人他们回来後，咱们可要赶紧上路啦！”

伍定远见他神色紧张，便打量附近地势，说道：“张大侠别再担忧了。前头是个山坡，贼子若要暗算我们，定要埋伏在那儿，我去守在上头，包你万无一失！”张之越嗯了一声，却是不置可否，只敷衍道：“如此多劳了。”

伍定远见张之越神色间满是烦忧，知道他不信自己所言，忍不住道：“张大侠啊！天大的案子我没见过？你别这般提心吊胆的，小心吓了自个儿！”张之越不知他是捕头出身，听了这话也不在意，只哦地一声，没有回话。

便在此时，娟儿做了一个花冠，奔向张之越，笑道：“师叔，这个花冠给你戴！”

张之越伸手接过，骂道：“小鬼头！你是出来玩的？还是来办事的啊！”说著将花冠扔在地下，便要一脚踩下。

娟儿低下头去，眼中噙泪，低声道：“人家只是想给你做个花冠……”说著啜泣不已。

张之越心中一软，咒骂一声，自行将那花冠拾起，娟儿破涕为笑，立时帮他戴上。只见张之越满脸尴尬，肥大的身形却戴了个少女也似的花冠，甚是可笑，伍定远忍俊不禁，笑了出来。却听娟儿道：“伍大爷，我也帮你做一个！”

伍定远双手连摇，忙道：“不必了！”就怕自己也戴了顶花帽子，到时不免大大丢脸，他满面尴尬，急急便往林外走去。

出得树林，伍定远见众人犹在玩耍，那张之越则在看守行李，看他这幅模样，想来也不须自己的帮忙，倒也不必拿著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。当下打了个哈欠，自去树下歇息。这回闭上了眼，很快便睡熟。

正睡间，梦到自己风风光光的回了西凉，与众多好友大吃大喝，正自风流快活的时候，忽听脚步声响，那知府陆清正冲了进来，喝道：“伍定远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还敢回来！”伍定远大吃一惊，登时惊醒过来，霎时全身满是冷汗。

伍定远摸了摸脸，心道：“我离开西凉也快一年了，不知道那些老属下可好？”想到他们昔日在马王庙前翻脸无情，心中不禁一阵黯然。

正自胡思乱想，忽听远处传来脚步声，一人说道：“他妈的，这几日生意不好，都是太湖双龙寨搞的鬼……”

伍定远心下犯疑，这声音听来颇为耳生，挑夫家丁中无人操得这等口音，他猛地一惊，当下完全清醒了过来。他缓缓起身，偷眼朝远处望去，只见数十人正从山坡上走了下来，手上还拿著白晃晃的刀子，伍定远心中一惊，连忙往一旁草丛滚去，隐身在长草之中。

他才一藏好身形，便见几名喽罗簇拥著一名大王，大剌剌地走向高定坐的轿子。

伍定远心下大惊，想道：“张之越呢？怎么还不过来保护高大人？”他见情势不妙，连忙往树林奔去，要唤张之越出来。走不数步，却见一群喽罗成群结队地走来，手上却还拖著张之越、娟儿、艳婷等人，人人闭上了眼，似在熟睡。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暗道：“瞧他们这模样，准是中了迷魂香之类的毒药，可是此处地势空旷，这些贼子怎能一次迷倒如此多人？”

正自心下起疑，猛听远处那大王道：“那『百花仙子』说得果然没错，这些毒花只要闻上一闻，嗅个两口，任凭大罗金仙下凡转世，也要昏个一时半刻。咱们以後专靠这花丛发财了！哈哈！哈哈！”众喽罗也是哈哈大笑，颇见欢欣。

伍定远心下骇然，想道：“原来这些花里喂有迷药，可怜张之越千提防万提防，还是栽在这些古怪手段上！”又想道：“不知这『百花仙子』是何许人物，居然有这等怪异招式，以後遇到此人，定要小心提防。”

只见艳婷、娟儿等少女也给拖了出来，扔在轿子之旁，几名歹徒色眯眯地瞧著两人，却是不怀好意。伍定远心道：“且想个办法把他们救出来，决不能让这些花朵般的女孩儿落到歹人手里，否则後果不堪设想。”

他向来干练，心念一转，立生一计，当下躲在草丛中，拿出火石火刀，跟著点著了一根木头，便往那树林里扔去。此时节气入冬，地下积满落叶枯枝，火星燃去，登时烧了起来。不多时，火势蔓延，浓烟飘起，已将毒花毒草烧著。

伍定远知道这些匪徒全靠这些毒花发财，必定来救，果然火势一旺，便听得众匪大惊小叫，全都冲进树林，竟无一人在树林外留守。

伍定远忙从草丛爬出，急急奔向众人，只见那高定已被打昏在地，其他人等则被牢牢绑住，他拍了拍张之越的脸，却见他兀自沈睡不醒，

正慌忙间，又听匪徒叫道：“定是有人纵火！咱们快回去瞧瞧！”

伍定远见情况危急，匪徒足足有数十人之多，所谓好汉难敌人多，只有躲上一阵。心道：“这两名少女年方稚弱，万不可落入匪人手

中，先救她们再说。”赶忙一手一个，将两人抱起，跟著运起轻功，便往坡上奔去。

伍定远身形才动，便听後头有人大声叫嚷：“大家注意啦！这坡上有人！”

伍定远只听背後风声劲急，袖箭、铁菩提、青莲子等暗器不停打来，他提起真气，夹著两人奋力一纵，已然跳上坡顶，霎时背後杀声大起，十来名喽罗正往坡上爬来，伍定远举起“飞天银梭”，呼地往下打去，猛地正中一人的脑门，那人大叫一声，骨溜溜地滚下坡去，眼见不活了。

其余几人纷纷大叫：“小贼放暗器！大家小心！”

群匪训练有素，登从背後取出盾牌，护住头脸，仍是不绝往坡上爬来，伍定远接连使出“飞天银梭”的绝技，都给他们用盾牌挡开了。他见一旁大石无数，倒是天上掉下来的厉害兵器，当即举起一块茶几大小的大石，奋起臂力，用力砸下。

那大石轰地一声，滚了下去，压倒无数灌木小树，对著群匪冲去，众人大叫一声：“妈呀！”纷纷逃散，但几人来不及奔逃，立时给压死撞飞，死得惨不堪言。余下几名匪徒心惊胆颤，不敢逞强，急忙退了回去。

那大王骂道：“死小子！这般奸滑！”他拿出一柄大刀，亲自往坡上攀来，伍定远举起大石，接连往那大王丢去，那大王轻身功夫不弱，左右闪避，跳高伏低，都给他躲开了。

眼看那大王便要上来，伍定远连忙取出火刀火石，连烧了十来只火把，待那大王走近，猛地全扔了出去，那大王吓了一跳，左支右拙，胡须给烧掉了一片，便在此时，伍定远抛出“飞天银梭”，射中了那大王的肩头，可惜慌乱间仓促出手，准头略差，否则立时便要了他的性命。

那大王中了暗器，也是往下一滚，摔的鼻青脸肿，他挣扎爬起，站在底下狂骂：“狗杂种！有种的便下来与你爷爷斗上一斗！操你祖宗！快快给我滚下来了！”

伍定远见他们一时攻不上来，自己也无法下去，寻思道：“眼下是个僵局，谁也奈何不了谁，不过贼子手上握有咱们的人，一会儿要胁

起来，怎生是好？”

正发愁间，只听一名少女道：“这是哪里？我怎会在这里？”却是艳婷幽幽转醒。

伍定远喜道：“你可醒了！”

艳婷揉了揉眼，见自己倒在一处山坡上，不由得一奇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伍定远正要说明，忽见那大王指挥几路喽罗，分从左右两边绕来，料想伍定远只有一人，必然只能顾到一方，到时攀上坡来，便能仗著人多势众，一举将他制住。

伍定远急道：“现下没时间多说了！咱们杀敌要紧！”说著举起一块大石，对著众匪丢下，大石急速滚动，猛烈撞去，一名匪徒正爬间，猛地首当其冲，当场毕命。

另一边的喽罗却爬行甚快，眼看便要到坡顶，伍定远大急，叫道：“快！举起石头往下丢！”艳婷连忙走向一块大石，运劲搬起，但她功力浅薄，膂力又弱，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的，只见喽罗已然上坡，举刀狞笑而来，伍定远大叫道：“你把手松开！”

艳婷吓了一跳，双手一放，那大石便落了下来，伍定远一个箭步上前，举脚狠命踢去，那大石登时飞起，直撞向第一名上坡的喽罗，那人见到大石撞来，吓得脸无人色，急忙往坡下一跳，连滚带爬的逃开，那大石却往下乱滚，底下无数喽罗正往上爬，忽见又是一块大石滚来，惊叫道：“妈呀！”又压死了几人。

伍定远惊魂不定，望著艳婷，忽听底下传来张之越的斥骂：“他妈的狗贼！下毒害人，不是好汉！”看来这张之越终於醒来了。艳婷听了师叔的声音，极感关心，连忙走到坡旁往下探看，却见自己的师叔已给人牢牢绑住，犹如粽子般地坐在地下，兀自在那儿破口大骂。

艳婷见师叔被俘，慌道：“伍大爷，你可想个办法，救救我师叔！”

伍定远正要说话，忽然一只长箭射了上来，猛朝艳婷飞去，艳婷“啊”地一声惊叫，往伍定远怀里一钻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

伍定远轻抚她的背脊，温言道：“不过是一支箭！没事的。”伍定远见她花容失色，不禁摇了摇头，想来九华山这几名女弟子都没什么

江湖阅历，临到打斗时，竟都吓得手软脚软，不知青衣秀士派她们下山做什么。

正想间，艳婷想起自己正与男子紧紧相贴，一时心下大羞，忙从伍定远怀中挣扎出来，只见她娇美的脸蛋上透著红晕，煞是动人。

伍定远道："姑娘别怕，贼子一时攻不上来的。"

艳婷嗯地一声，眼看远方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调宁气息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转头问道："究竟怎么回事？怎么大夥儿一下子全给迷倒了？"语气已然大为宁定，恢复了江湖儿女应有的架势。

伍定远心下暗赞："便要这般神气，才是大师姐的架子。"口中便道："方才那些花朵蕴有迷药，你们一时不防，闻了之後，便此昏厥。"

艳婷大为讶异，骇然道："原来如此。这些贼子手段百出，还真是防不胜防！"

伍定远叹道："所谓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这些歹人下手的招式总是推陈出新，真要提防他们，只怕大为不易。"艳婷叹了口气，走上前去，摇醒了师妹，那娟儿一场好睡，满眼惺忪地道："怎么啦！天亮了吗？"

艳婷苦笑道："出事情了，师叔他们都给抓起来了，只有我们逃得性命。"

那娟儿大为吃惊，连忙走到山坡之旁，探头望去，眼见师叔被俘，急道："下头好多贼子，师叔又被他们抓了，可要怎么办呢？"说著流下眼泪，却是又急又怕。

艳婷安慰她道："娟儿乖乖别怕，有师姐在这里保护你。"

娟儿哭道："有你在又有什么用？你又打不过他们！"

艳婷神色尴尬，转头往伍定远看去，道："你别要担心，就算师姐不成，还有伍大爷在这儿呢，他武功高强，见闻广博，定会替我们想办法。"娟儿却不理会，只是啼哭不止。

伍定远见她二人稚弱，心下大怜，暗道："无论如何，我总得保护这两位小姑娘，至少让她们平安离开此处。唉！这当口杨大人怎么还不回来？"

他见山下喽罗聚集商议，显然又有新的花头，更感烦心。

过不多时，果见群匪抓起一名家丁，喝道：“男女小贼听了！老子先操你奶奶雄！你们若不丢下兵刃投降，老子立刻宰了这小子！”

那家丁吓得面无人色，求饶道：“诸位好汉，我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小，你们千万别杀我！”

那大王哈哈大笑，朗声道：“上面的朋友，你们听好了，只要我数到三，你们若还不下来，我便把他宰了！”伍定远与艳婷互相一望，都不知如何是好，倘若现在下去，那是自投罗网，但要眼睁睁地看著家丁被杀，却又於心何忍？

伍定远面色铁青，只听那大王口中报数：“一、二……”眼看那家丁就要死於非命，艳婷的小手紧紧的抓住伍定远的臂膀，她不敢再看，猛一转头，把脸埋在伍定远的怀里，不住发抖，娟儿哭道：“怎么救他们一救？”

伍定远叹了一声，转过头去。那大王喝道：“三！”只听那家丁惨叫一声，已然被杀。

那大王走到张之越身边，冷笑道：“你们再不下来，我就要杀这个胖子啦！”他见张之越的长剑上镶有“九华山龙吟阁”六字篆文，知道他是武林人物，想来身分必然重要，上头那几人不能不救。

那大王虚晃手上钢刀，狞笑道：“还是老规矩！一！二！”张之越满脸愤怒，此时被牢牢绑住，徒然有一身高明武艺，却全然派不上用场，当下大骂道：“下贱的狗贼！有种便放我，大家真刀真枪的干一场！不要玩这些无耻把戏！”

那大王却不理他，口唇微动，便要喊出那最後一字。

艳婷抬起头来，泪眼汪汪地看著伍定远，垂泪道：“伍大爷，求求你救救我师叔一命，我日後做牛做马，一定报你的大恩大德！”那娟儿早已哭得泪人儿似的，啜泣道：“都是阿傻没跟著来，要是阿傻在这里，他一定有办法！”

伍定远心道：“我现下勉强下去，那大王是无耻盗匪，绝不会依言放人，只有害苦了自己，这可要如何是好？”眼见两名少女泪眼汪汪，那大王不住计数，一时心乱如麻，伍定远见了艳婷伤心的模样，内心也是翻搅，心道：“也罢！总不能让这孩子恨我一世！”那大王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三！”举刀砍下，艳婷惊叫一声，几欲晕厥。

伍定远喝道：“住手！”跟著从坡上跳了下去，他双手叉腰，怒喝道：“你们速速放开这位大侠，否则有得好看了！”

张之越见他冒险下坡，那是豁出性命了，忙叫道：“你快走！一会儿杨大人到了，自会替我们解围！”

那大王狞笑道：“什么杨大人、杨小人，全都不许走！”众喽罗发一声喊，朝伍定远攻来。

一名喽罗骂道：“你这贼子杀了我们好些弟兄，看你爷爷来报仇了！”跟著往他身上抓去，伍定远使出师传拳法，呼地一拳，正中那人脸面，那人被这拳一打，登时摔了出去，晕倒不动。一旁几名喽罗一齐大叫，举刀向前冲来，伍定远喝道：“来得好！”他举脚侧踢，肘锤後打，一阵拳打脚踢之後，已然打倒了五六人。一时之间无人敢上。

那大王举刀架在张之越的颈上，冷笑道：“你站著别动！”伍定远叹了口气，知道要糟，他乖乖地垂下双手，寻思道：“我今儿个是怎么了，往日在西凉，我是何等小心谨慎，便是比这些小贼凶狠万倍的大盗，我也曾手到擒来，怎么今日这般无端犯险，平白送了性命？倒似个冲动小儿一般？”

他抬头往上看去，只见艳婷一双妙目凝视著自己，眼中泪光闪动，显是十分关心，伍定远心下一阵安慰，心道：“只要能维护这位姑娘平安周全，我便死而无憾了。”

他心念於此，全身却猛地一震，霎时懂了自己的心事，想道：“原来是这小妮子！我却是著了她的蛊！想我伍定远昔日何等的手段，今日行事如此荒唐，却原来是为了她！”一时张大了嘴，远远望著艳婷娇美的脸庞，也不知自己是喜是忧，竟似痴呆了一般。

伍定远今年三十又五，一生都在公门之中打滚，很少亲近女人，过去虽有几位上司想替他安排婚事，却都因故拖延，直至今日，还是孤家寡人一个。也是这样，这个西凉名捕居然连自己的心事也搞不清楚，直到生死关头，才晓得自己对这位姑娘已然颇有情意。

那大王冲上前来，举起手上钢刀，大喊一声：“操你奶奶的混帐东西！你杀了我好些手下，该死之至！看我为他们报仇！”

伍定远不闪不避，仰头往艳婷看去，叫道：“你们快逃吧！请杨大人来救我们！”

却见艳婷不往後逃，反朝下头一跳，急急朝伍定远奔来，伍定远大惊，叫道：“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快快逃走！找杨大人来救我们！”

艳婷大声道：“我不要逃走！大家一起拼命吧！”只见她美丽的脸庞上带著坚毅的神情，竟是丝毫不让。

那大王笑道：“小妮子挺辣的嘛！”艳婷大怒，挥掌便往那大王打去，那大王狞笑道：“你这小小美貌姑娘准是想汉想疯了，自个儿来给我做老婆啦！”他口上讨便宜，但脸上却猛地挨了一个耳光。

张之越见那大王吃亏，一时大笑不止，喝彩道：“艳婷打得好！不愧你师父平日教导之功！”

那大王狂怒不已，挥拳便打，谁知艳婷身法轻盈，那大王膂力虽强，但一时间居然奈何不了她。伍定远心下惊奇，想道：“这小姑娘二十岁不到，想不到竟有如此高明的轻身功夫！”

原来“九华山”的武功向有两大特长，一在剑法，二在轻功，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弟子入门後更是先学轻功，再学剑法，这艳婷剑法虽然火候不足，但轻功却已是一流高手的境界，那大王虽然也会些武功，但这艳婷身轻如燕，如何抓她的到？

伍定远正自惊奇，那大王却甚是无耻，他大叫一声，举刀架住了张之越，喝道：“小姑娘乖乖别动，不然一刀杀了这胖子！”

张之越骂道：“人家不过是个小小姑娘，你比武不胜，居然还要出此无耻计谋！你还算是男人吗？”

那大王呸了一声，淫笑道：“我管你这许多！老子想干什么，便干什么！这小丫头武功不弱，将来正好做我的压寨夫人！”众多喽罗冲上前去，便要抓住艳婷，人多挡路，艳婷身法施展不开，她惊叫一声，躲到伍定远背後。

伍定远低声道：“姑娘别怕，我们一起杀出血路！”艳婷点了点头，朗声道：“伍大爷，艳婷今日与你同生共死，并肩杀敌！”

伍定远听得这话，虽然大敌当前，心头还是感到喜悦甜蜜，跟著对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伍定远竭心尽力，定当护你周全。”

那大王见两人兀自谈笑，不由得大怒，骂道：“你们这两人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说笑？”跟著喝道：“你们再不投降，我便把这胖子一剑杀

了！”说著开始数数，只等数过三下，便要将张之越一剑杀却。

伍定远心念一动，当即著地一滚，便朝那大王脚下扑去，那大王怒道：“你找死么？”手上钢刀狂斩而下，情势大见危急。

眼看伍定远性命堪虞，艳婷尖叫不止，忽听後方喽罗惨叫连连，那大王心中一惊，收住钢刀，往後跃开，却见一名青年公子手提长剑，神态潇洒，正旁若无人地向前行来，几名下属蹲在地下，手腕流血，看来都是被他所伤。

伍定远见了此人到来，心中大喜，急急翻身起来。艳婷更是心中怦怦直跳，恨不得冲上前去，将那公子紧紧抱住。

那大王惊道：“又有人来了，快快把他拦住！”众喽罗举刀往那人挥去，都被他快若闪电的剑术给杀伤，如同虎入羊群，无人可挡他一招半式。

那大王又惊又怕，顾不得理会伍定远，提刀奔了过去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公子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少林杨肃观。”

一剑轻轻抖出，刺入了那大王的喉头。那大王还想说话，却没了声音，转眼间喉头鲜血狂喷，身子软倒在地，手脚痉挛，登时了帐。

却说是谁这般好武艺？原来是杨肃观到来。

场中众人见那大王毕命，心下无不大喜，众喽罗见头目给人杀了，更是吓得屁滚尿流，跪了一地讨饶，都道：“壮士饶命！我等原是附近的庄稼汉，都是给掳了上山，这才做那打家劫舍的勾当！还请大爷饶命！”

一人从後走出，正是韦子壮，只听他高声喝道：“我已烧了你们的巢穴，全给我滚下山了吧！”众喽罗闻言大惊，眺目望去，却见远处黑烟冒起，显然所言不虚，众喽罗发一声喊，一齐冲下山，速速逃命去了。

杨肃观不愿多杀人命，只走向众人，问道：“大家没事吧？可有人受伤？”

伍定远苦笑道：“还好，只是高大人的一个家丁被杀，有劳杨大人去慰问一番。”

杨肃观点头道：“天幸只有一人出事，若是伤了高大人，那可糟糕至极了。”说著便往高定的轿子走去，好来温言抚慰，替他压惊。

伍定远喘息片刻，向艳婷道：“艳婷姑娘，咱们总算脱险了。”

那艳婷却没听到他说话，一双妙目只是紧盯著杨肃观的背影，目光闪动，竟似柔情无限。伍定远不觉有他，又再把话说了一次，却只听艳婷嗯了一声，双目仍在凝视著杨肃观的身影，对伍定远的问话，直是充耳不闻。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脑中电光雷闪，登时醒悟：“这小姑娘十分爱慕杨大人！”

那杨肃观却浑然不觉，迳自扶住高定，只见那高定鼻青脸肿，已给人狠狠地打过一顿，杨肃观温言抚慰，跟著替他包扎伤势。

却见艳婷一双妙目紧盯著杨肃观，他走到东，艳婷便看到东，走到西，便瞄向西，一时大为失态。忽见杨肃观转过头来，却是往艳婷看去，艳婷深怕两人目光相接，脸上一红，连忙低下头去。谁知杨肃观只是走向张之越，与他交谈起来。

艳婷见杨肃观忙碌无比，全没时间理睬她这个小姑娘，打回来开始，竟连正眼也没看过她一眼，压根儿便没想到她这个人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脸上忽地露出十分寂寥的神情。

伍定远冷眼旁观，把这些情景一一瞧在眼里，霎时只觉心中一酸，自知他这份情意定要付诸流水了。杨肃观外貌英俊，武功又是高强无比，自己如何与之相比？再加上自己的年纪甚长，足足比这小姑娘大了十来岁，却要如何追求她？一时心中烦忧，竟也叹了口气。

伍定远正自哀愁，忽然之间，猛地想起了燕陵镖局，想到当年齐伯川死在自己怀里的情景，他全身一震，心道：“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你大仇至今未报，昆仑山的贼子依旧逍遥法外，怎有空闲在此胡思乱想？你这般贪恋女色，还算是西凉的一条汉子么？你还有脸面对燕陵镖局满门老小么？艳婷这孩子比你小了十来岁，便如你亲妹子一样，你怎可想要染指於她？你还算是人么？”想著想著，自责不已，脸上现出十分别扭的神色。

那娟儿蹦蹦跳跳而来，赫然见了伍定远的神情，不禁骇然问道：“伍大爷！你龇牙咧嘴的干什么？可是肚子疼么？”

伍定远一惊，忙道：“没什么！我没事的。”娟儿茫然道：“真的么？你若是肚疼，可要说啊！我行囊里有药呢！”

伍定远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，寻思道：“既然艳婷这孩子喜欢杨大人，我可想个法子帮帮她，听说杨大人还没娶亲，或许能结成这门亲事也说不定……”

眼见艳婷苗条的身影在眼前不住走动，伍定远忍不住心中一酸，当下用力摇了摇头，心道：“这些事且别管了！待我们推倒江充，办完大事之後，再谈这些儿女私情吧！”

此时韦子壮正忙著替众人解开绑缚，那张之越气愤至极，兀自骂不绝口，韦子壮笑道：“这群歹人连寨子也给我们烧了，还有什么好气的！”娟儿道：“我师叔定是在气你们来得太晚！你老实说，你们刚才是不是睡著了？还是也闹肚子疼？”

韦子壮正待回答，却见杨肃观已然走来，接口道：“还请姑娘见谅，适才我们见到了锦衣卫的人，两方人马动了手，这才耽搁许久。”

伍定远此时已然宁定，也已走来同众人说话，他听杨肃观提到锦衣卫，忍不住奇道：“锦衣卫？他们也追到这里来了？”这伍定远是个经过场面的人，虽然一时被儿女私情搅扰，但片刻间便压抑下来，这几句话说得平稳宁定，心事半点不露。

杨肃观道：“岂止追来而已，这处山寨便是给他们买通，好来暗算我们的！”

伍定远点头道：“方才听他们说了一个什么『百花仙子』，莫非这人也是来对付我们的？”

杨肃观倒吸一口冷气，悚然道：“『百花仙子』也来了，这下事情可难办了！”

娟儿奇道：“『百花仙子』？这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啊，想来是一个美貌的女人，那又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杨肃观叹了口气，正要解说，忽听一个温柔的声音道：“小姑娘错了，越美貌的女人越可怕，你可要记好了。”

众人大吃一惊，急忙回头，却见一个黄装美女笑吟吟地站在树下，那女子年约三十，一脸的温柔斯文，竟是个十二分容貌的美女。只不知她是何时来到此处的，场中好手虽多，却无一人察觉。

杨肃观见了这女子的面貌，赫然一惊，低声向众人道：“大夥儿小心，百花仙子来了。”

众人听了“百花仙子”四字，也感讶异，纷纷举起兵刃护身。

杨肃观心中急速盘算，这“百花仙子”名叫胡媚儿，乃是武林中成名的使毒宗师，用毒功夫独步中原，所下之毒匪夷所思，无人能解。此女自来与江充交好，甘做鹰犬，仗著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毒伎俩，害死不少朝廷大臣、武林高手，比之卓凌昭的正面出手，更令人头痛三分。想不到一入河南，便遇上这名女魔头，可要如何是好?

那娟儿却不知道害怕，迳自对著那美女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就是『百花仙子』么？果然是很美的女人。”那百花仙子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也很美啊！”

娟儿吐了吐舌头，说道：“不过我可没你那么厉害。”

百花仙子娇声大笑，腰枝乱颤，说道：“好可爱的小姑娘，你嘴巴这么巧，不如跟我回山吧？等我传你一身本领，你便又美貌、又了得啦！”两人对话之际，彷佛市坊闲谈，浑不把张之越等人瞧在眼里。

果然张之越心下不满，冷笑道：“你想要带小妮子回山？那可得问过我才行啊！”

百花仙子笑道：“你是谁？这般又丑又胖的人物，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？”

张之越呸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是谁？我便是小妮子的师叔！你这徐娘半老的黄花闺女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看？”

百花仙子听他此言，脸色忽地泛白，显然很不高兴。只见她沈下脸来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们是谁身上带得羊皮的？若是要活，便赶紧送上，免得仙姑开杀戒！”

杨肃观心下一凛，看来这百花仙子也是听命於江充，前来劫夺那羊皮。照此观之，这帮贼人不夺回证物，那是绝不甘休的。

众人想起百花仙子的辣手毒功，心下都是暗自忌惮。

张之越却丝毫不怕，听得百花仙子出言威吓，反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什么牛皮羊皮、狗皮膏药？老太婆啊！胖子我劝你一句，趁著还有两分姿色的时候，赶紧找个男人嫁了，别再打打杀杀，免得将来孤零零地做尼姑啊！”

百花仙子森然道：“你若有种，便再说一句试试。”

张之越嘻嘻笑道：“老贼婆、死虔婆，没人要的烂货，这可是你要我说的，还要多听两句么？胖子随时奉陪。”

张之越市井出身，骂起人来难听至极，百花仙子找他斗口，那可是自讨没趣了。

那百花仙子一向自负美貌，听得张之越连番阴损调笑，如何不勃然大怒？忽地银光一闪，一丛银针飞了出来，张之越说得正高兴，怎料得暗器突然来袭？只听他啊呀一声，肩头已然中针。一来百花仙子的暗器太过细小，肉眼甚难察觉，实是防不胜防；二来众人没料到这百花仙子竟然会暴起动手，一时大出意外，竟无一人来得及阻拦。

那毒针好不霸道，张之越中针不过片刻，转眼脸色便已泛黑，只倚在树旁喘气。

百花仙子冷冷地道：“这便是辱我的下场。”

众人见张之越脸色迅速泛黑，实是拖延不得，艳婷担忧师叔，当下急急拔出长剑，便往“百花仙子”攻去，口中喝道：“快快交出解药！”她怕众人出手太晚了，便抢先出招。

果然韦子壮立时抢上，运起“八卦游身掌”，也往百花仙子劈去。百花仙子哼了一声，身形闪过，便在两人的招式中钻来摆去，韦子壮忌惮她身上的剧毒，不敢侵逼太过，只能在她身旁游走，艳婷武功有限，更是连连遇险。

伍定远见情况危急，当下大喝一声，掏出“飞天银梭”，正要加入战团，忽听张之越啊地一声，摔倒在地，脸色漆黑如墨。众人见这毒发作得如此之快，无不大惊失色，纷纷停下手来。

杨肃观始终一言不发，待见己方人马难以取胜，自己已是不能不出面。他走下场中，口气放软，温言道：“请姑娘快快赐下解药！羊皮是在我身上，你若是要讨，只管找我便是，何必害那无辜之人？”

百花仙子看了他一眼，尚未回话，忽听一人喝骂道：“贼贱人！没人要的烂货！你出手暗算老子，卑鄙无耻，一会儿把你砍成两截，看你还猖狂什么！”却原来是张之越出言去骂，看他身中剧毒，兀自骂不绝口，真是不要命的勇性了。

百花仙子听了这话，脸上怒容陡现，森然道：“这胖子如此嘴贱，那是自找死路了！明白告诉你们，这胖子说话辱我，你们便想拿羊皮来换解药，姑娘也不绝饶他！”

众人听她这般说话，都是为之一惊，看此女脾气古怪，自命不凡，绝非其他江充手下可比，说来张之越真是祸从口出了。

杨肃观皱起眉头，这张之越言语虽然过分，但也不过是调笑了几句，怎能就要了他的性命？情势危急，杨肃观乃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，眼看对方自视甚高，便顺著话头道：“我这位朋友说话不得体，得罪了仙姑，实非故意。仙姑您大人大量，这就请赐下解药吧。”说著连连作揖，模样甚是谦恭。

这杨肃观身分崇隆，朝廷上他是兵部郎中、五品大员，江湖上他是天绝僧亲传弟子，向与四大金刚平辈，甚受武林耆宿敬重，此时对百花仙子如此说话，已是给足面子。

那百花仙子妙目流转，上下打量杨肃观几眼，见了他潘安也似的好模样，又听他语气谦恭，一时颇有好感，便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杨肃观拱手道：“在下少林杨肃观，请仙姑高抬贵手，放过我朋友的性命。”

那百花仙子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原来你就是风流司郎中，嗯，果然是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。”说著斜目看向张之越，冷笑道：“要是人人同你一般，江湖定会少死一半人。”

杨肃观心下担忧，深怕张之越不明不白地暴毙此处，更是连连作揖，恳求道：“今日仙姑若能给在下一个人情，肃观他日必定登门拜访，也好来拜谢仙姑的恩泽。”一来百花仙子与众人毫无恩怨，二来对方自视甚高，也不当场强索羊皮，杨肃观便来拉拢交情，好让这女魔头回心转意。

两名少女本以为杨肃观出身名门，定是心高气傲的人，哪知却能为旁人这般低声下气，待想起他是为了师叔才低头求人，佩服之外，却又多了几分感激。

百花仙子听他左一句仙姑，右一句仙姑，直把自己当作世外高人来看，气已消了几分，她凝望著杨肃观的俊面，心下暗暗喜欢，翩然

一笑，便道：“也好，一切都看在你的面上，我就饶过了这个死胖子。”

杨肃观大喜，正要道谢，却见她向杨肃观回眸一笑，竟是风情万锺，无尽妖娆。道：“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饶过这胖子，却绝不放过你杨郎中。你可记著了。”这几句话说得娇嗲柔媚，直是让人汤气回肠，只不知她如此说话，究竟是要抢夺羊皮，还是另有打算，那是无人得知了。

百花仙子走到张之越面前，冷笑道：“胖子，你出言辱我，这就快快开口求饶，姑娘便放你一条生路。”说著双手叉腰，站在张之越面前，等他出言哀告。

哪知张之越性格最是顽固，他过去曾为了一张客栈里的桌子，便与昆仑山的钱凌易大打出手，上回也是为了住房之事，与番僧火并一场，此时众目睽睽，如何要他低头？他虽在垂危，仍是骂道：“贱货！你可以杀了我，想要本大爷向你这贼贱人低头，那是万万不能！”

艳婷冲了上去，叫道：“师叔，你便低头认错吧！性命要紧啊！”说著便要抱住他。

百花仙子冷冷地道：“他身上有毒，你若是碰了，便要和他一样。”

杨肃观赶忙劝道：“张大侠，自古英雄多能忍辱负重，你何必争这口血气呢？”

一旁众人纷纷称是，各自出言相劝。哪知张之越实在固执，只是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杨大人不必来教训胖子。人生在世，求的不过是一口通畅气，一身的凛然骨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老张可没那个本领做乌龟！”说话之间，气息渐渐微弱，脸色更是黑得怕人，宛如浇上墨汁一般。

艳婷见张之越仍是不从，深怕他忽然死去，便转而哀求百花仙子，只见她跪下道：“仙姑！求你高抬贵手，饶过我师叔吧！”百花仙子冷著一张脸，说道：“你跪著也没用，要他求我才算数。”说著扬起下巴，神态甚是高傲。

娟儿平日甚是机敏，但此时也吓得无计可施，急忙奔向前来，央求道：“仙姑，我求求你，我师叔向来就是这个牛脾气，请你饶过他

吧！要是你不高兴，我跟你回山便是了。”

二姝跪在地下，不住磕头，都是哀求不止，那百花仙子却抬头望天，毫不理睬，神情傲慢冷峭。杨肃观想要劝谏张之越，看他那死硬脾气，却不知如何开口才是妥当。

忽然间，一道暗器闪过，猛朝百花仙子掷来，却是伍定远以“飞天银梭”出手暗算。

百花仙子骂道：“班门弄斧！不自量力！”她毫不在乎，微微侧身，便闪了开来，跟著手上银光一闪，十来枚毒针便往伍定远门面射去，伍定远急忙著地滚开，这才闪过她的剧毒暗器。

韦子壮见伍定远遇险，深怕他又遭了暗算，当下一掌劈出，猛朝百花仙子击去，百花仙子腰枝一颤，霎时飞上树枝，冷笑道：“你们有种便再动手，看这胖子还有谁能救？”看来只要有人再发招，她便可从容离去。此女轻功颇佳，料来也无人追她的上。

杨肃观见张之越命在旦夕，忙奔了上去，求恳道：“仙姑，今日算是杨某人求你，你快些交下解药吧！”

百花仙子冷笑道：“杨大人，你要求我，不如去求那死胖子。我胡媚儿说出来的话，从不曾收回半句。”

杨肃观知道武林人物惜面如金，但像张之越这般干法，却也罕见，一时计策连转，却也想不出法子解开僵局。

两名少女见师叔倔强不从，只怕真要死去，登时哭倒在地，韦子壮忍耐不住，奔了过来，劝道：“张兄！你这是何苦？你若要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这两个孩子谁来照顾啊？”

张之越见了师姊妹二人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登时想起了掌门人的重托。他咬住银牙，转头望向百花仙子，内心直是翻搅不定。

百花仙子冷笑道；“要活命便快快开口求饶，愣在那儿做什么？”

张之越听著二女的哭泣声，权衡利害，自知万万不能任性，当下深深吸了口气，忍气道：“我……我适才说话没……没……分寸，你……你……饶……饶……”他想出言告饶，却又不知如何开口，竟是结巴起来了。

百花仙子跃下树枝，骂道：“不过两句话也说不清楚，真是道道地地的一头猪！快给姑娘说明白，别想蒙混！”

张之越心下狂怒，想道：“我这般低头，这贱胚却还要折磨於我，她恁也恶毒了！”大怒之下，勉强撑起身来，便朝百花仙子瞪去。只是此时身体渐渐僵硬，手脚已不甚灵光，只是这样支撑身子，已让他气喘吁吁，看来真是命不久矣。

百花仙子从怀中拿出一粒淡黄色的药丸，蹲在张之越身边，冷笑道；“死胖子，咱两家无冤无仇，姑娘本就不想杀你。你若是识相，现下立刻开口求饶，我便把解药给你。”说著将药丸拿到张之越面前，轻轻抛了抛，道：“你还等什么？要是怕死，快快开口说话啊！”却是极尽逗弄之能事。

旁观众人见张之越大受折辱，心下无不气愤，但百花仙子已放了同伴一条生路，便也不能再上前喝骂，免得多生枝节。

两名少女知道师叔脾气古怪，忙哭道：“师叔，你快快开口啊！”伍定远也叫道：“张兄，蝼蚁尚且偷生，你快别逞强了！”

张之越抬头望去，只见“百花仙子”面上挂著一幅轻蔑的笑容，好似轻视自己到了极点，心中更是大恨，只张大了嘴，却是迟迟发不出声音来。众人见张之越身体僵硬，似连眼皮也眨不动了，心下无不焦急，看来只要再拖延片刻，便有解药入口，也是无救了。

百花仙子冷笑道：“胖子，姑娘没功夫和你耗，你到底要死要活，快快说吧！”

二女大哭道：“师叔，别再倔了！快求她啊！”

只见张之越嘴角牵动了一下，似想说些什么，只是声音微弱，无人听的清楚。百花仙子哈哈大笑，她知张之越气力不济，便俯下身去，笑道：“快快求饶吧！本姑娘在这儿听著。”

百花仙子弯腰低身，让耳朵贴近张之越口唇，便要来听他的哀告，忽然之间，猛听暴雷般的一声怪吼：“操你妈的贼贱人！滚你祖宗的十八代！”这声音宛若春雷乍现，只震得百花仙子尖声大叫，掩耳跳起，几乎给他震聋了。

众人骇异之间，张之越已然翻身跳起，暴吼道：“你去死！”刷地一声，腰间长剑猛地出鞘，“飞濂剑法”使出，直往百花仙子喉头戳去。

百花仙子吓得花容失色，万万想不到张之越重伤下还能出招伤人，她心下慌张，急急侧身闪避，但这剑来势实在太快，竟在她脖子上画出一道淡淡的血痕。

眼看百花仙子神色张惶，张之越登时哈哈大笑，骂道："下贱烂货，老子这回没杀了你，算你好狗运！"

百花仙子慌忙後退，怒道："姓张的，你这是自己找死！莫怪旁人了！"霎时身影闪过，已从树林中飞出，模样狼狈无比。

张之越见强敌给自己吓退，当场仰天大笑，甚是得意，他将长剑插在地下，正要说嘴，陡然间，身子一颤，竟尔仰天倒了下来。

众人大吃一惊，急忙围拢过来，只见张之越面色漆黑，身子全然僵硬，看来他方才贸然运劲，那毒性早已攻入心脉，这下伤势过重，已是无药可救了。

亲人将死，二女跪倒师叔脚边，痛哭失声。众人都是摇了摇头。

适才那剑虽然大折敌人气焰，却要赔上自己的性命。说到底，竟是自杀之举。

张之越虽然性命垂危，却仍满面堆笑，他看著两名少女，强笑道："对不住，师叔脾气太坏，就是没法子做乌龟，你们……你们可别怨师叔……"他胸口一痛，猛地口中鲜血疾喷而出，染红了自己大半衣衫。二女见了他的惨状，更是哀哭不止。

张之越情知自己死在眼前，当下眼望韦子壮，道："韦大人，我派遭此生死大变，已无力保护高大人返乡，请你念在武林同道的义气，施予援手。"他虽不提两名稚女，但旁人心下明了，都知他言中之意，已在托孤。

韦子壮握紧双拳，慨然道："张大侠放心，武当弟子，义气为先，你不必担忧。"

张之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眼望众人，道："诸位朋友，张之越虽然学艺不精，误中奸人之手，但死前仍是条光明磊落的汉子，不曾辱及九华之名。"

眼看他气息渐渐微弱，娟儿猛地尖叫一声，霎时扑了上去，哭道："不可以死！师叔！你不可以死！"众人大惊，一把将她拉开，就怕她也沾染了毒气。

张之越望著娟儿清秀的面孔，猛地心下一痛，这才想起这女孩儿日後长大成人、出嫁生子，自己都无缘见到了。只因一时快意恩仇，竟尔落个中道分手的下场，却要任凭这些孩子流落江湖，受人欺凌。

霎时之间，张之越只感悔恨无比，忍不住流下了两行清泪。张之越天性诙谐，生平从未落泪，此时却陡现悲伤之色，两名少女看在眼里，更是放声大哭。

泪眼朦胧中，张之越低声道："两姊妹听了，你二人小小早孤，日後江湖艰辛，你俩人定须相互扶持，努力活自己，知道了么……"娟儿年方稚弱，平日虽是鬼灵精，但当此生离死别，只能伏地痛哭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艳婷泪流满面，哽咽道："师叔放心，弟子竭心尽力，便算性命不在，也要保护师妹平安。"

黄昏时分，晚霞映照，瑰丽灿烂。张之越情知将死，便自行抹去泪水，颤巍巍地直起身子，跟著面向西方九华，神态庄严肃穆。众人知道他便要毒发身亡，心下无不感伤，二女更是悲声大哭。

张之越仰望天边，轻声道："人生在世，苦多乐少，何异禽兽……气节而已。"说罢，头一偏，竟尔含笑而去，身子却仍长立不倒。这位以快剑闻名於世的好手，竟为了"气节"二字，倔强而死。

晚霞映照，张之越的影子映在地下，成了长长的一条，但那影子的主人，却早已不在人世了。二女见师叔亡故，当场大哭出声。众人也是为之鼻酸。

一片哭声中，只听杨肃观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悄声道："死有重於泰山，也有轻如鸿毛，张大侠，你实在太傻了……"

第四卷 第三章 嵩山少林寺

众人埋了张之越，忙了一日，高定见江湖仇杀不断，吓得飕飕发抖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当晚各人忙碌已毕，便各在山坳露宿歇息。只是众人心情烦乱，又听得两名少女不住啼哭，却没一人睡得好。

第二日清早，伍定远便与众人商议，道："这两名孩子很是可怜，路上没了照顾，不如咱们带了她们同去西凉，回程时再将她们送回九华山，如此可好？"

韦子壮也有此意，说道：“伍兄之言甚是，大家都是武林一脉，岂能不相互看顾？”

杨肃观盘算一阵，目下点子现身，料知此行凶险必多，当下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成。这江充前头不知还埋伏了多少人马，咱们自顾不暇，如何能照护这两个女孩儿平安？”

韦子壮眉头一皱，先前杨肃观为了官场交情，便应允护送高定返乡，但现下遇上了两名柔弱孤女，却显得有些不够爽气。他嘿地一声，拍了拍胸脯，道：“杨大人只管放心，路上若有什么差池，我便赔上这条性命，也会维护她们平安。”

伍定远也道：“杨郎中快别操心了。这儿离嵩山少林寺不过十日路程，倘若路上再也什么差错，咱们大援已近，也不须再担心受怕了。”

杨肃观听他二人坚持，自也不便再说，只好道：“既然两位这样说了，咱们这便出发吧！”两名少女听说要离去，如何肯走，只在师叔坟前痛哭。

众人半哄半骗，说道：“你两人若不回山，你师父定要心急，到时他岂不伤心难过？”如此温言相告，好容易才说得她们离去。

一路行向嵩山，两名少女悲悲切切，路上不断啼哭，韦子壮与伍定远只好不住劝慰，每日里哄她们开心。杨肃观却满心担忧，深怕再中伏击，所幸路上平安，没有再遇上什么江湖人物。

数日後来到一处县城，杨肃观见多带了两名少女，那张之越又已死了，实在没空再去理会高定，便取出兵部令牌，命当地县官派人护送高定回乡。

那高定本已无权无势，县官根本懒得理会，但杨肃观的父执辈都是大员，那县官如何敢抗拒？立时便从了，自去调人护驾。

这日终於到得嵩山脚下，众人都松了口气，杨肃观道：“总算到了少室山脚，大家不必再躲躲藏藏的，可以好好歇息一番。”当下便携著众人行上山道。

伍定远走上几步，忽见韦子壮与娟儿、艳婷都驻足原地，不见跟来。

伍定远奇道：“你们三人不来么？”韦子壮尴尬一笑，摇头道：“不了，我们还有些事情要办，你随杨郎中去吧！”说著带著艳婷、娟儿两

人，自往山脚小镇去了。

伍定远更感怪异，忙问杨肃观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怎地韦护卫不跟著一起来？”

杨肃观却丝毫不感诧异，只淡淡地道：“韦护卫是武当真武观的亲传弟子，自张三丰祖师以降，武当弟子皆不准入少林。此乃本寺遗规，更改不得。”

伍定远大是惊奇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倒不知有这个规矩。”

杨肃观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少林另有一个规矩，千年来从不接待女客，是以这两名姑娘也不方便进去。”

伍定远哦地一声，他也听闻过少林门规森严，却不知严苛至此。

行到山腰，两人见到一处凉亭，里头站著几个僧人，杨肃观走上前去，自道名号，那几名僧人闻得“杨肃观”三字，赶紧下拜磕头，口称师叔祖，忙不迭的向寺内通报。

伍定远心中一奇，这杨肃观不过二十五六年纪，只怕比自己还小个十岁，怎能有如此高的辈分？心中对这位杨郎中更感敬畏。

两人甫一上山，十来名僧人便快步走出，当前两名和尚，一人年老瘦小，另一人却胖大高壮，杨肃观拱手下拜，道：“肃观见过灵定、灵真两位师兄。”伍定远心下一凛，知道少林四大金刚到了，连忙拱手见礼。

那身形高大的乃是“虎爪金刚”灵真，说话声若洪钟，只听他大笑道：“杨师弟来得好！不知昆仑山那几只兔崽子可有找你罗唆？他们若还敢阴魂不散，看老子生剥了他们的皮骨！”灵真数月前曾与卓凌昭交过手，一直念念不忘此事。他虽是出家人，但一想起昆仑少林两派间的恩怨，竟然言语粗俗起来，全不像个有道高僧。

杨肃观笑道：“有师兄出手相助，谁敢老虎嘴上拔毛？师兄倒是多虑了。”

灵定面露微笑，道：“杨师弟，我们先到罗汉堂坐坐，方丈师兄现下有客来访，一会儿才有空闲。”

杨肃观闻言一怔，低声问道：“可是寺里有事？”

灵定淡然道：“少林寺与世无争，来者皆是友，师弟不必过虑。”

众人来到罗汉堂，伍定远见众多僧人正在习练武功，有枪有棒，或站或坐，他自知这是少林寺的私密，不可多看，当下低头疾走而过。这罗汉堂向来是少林寺传授本门武艺之处，寺里不论年纪老少，都在罗汉堂待过，灵定位居罗汉堂首座，自是少林寺中数一数二的大高手，杨肃观幼年时也蒙他点拨过武艺，两人甚是熟稔。

众人坐定了，杨肃观便道："我这趟西去，实有大事待办，此事关乎朝廷气数，需得回寺禀明方丈。"说著将柳昂天吩咐的事情约略提过。

灵定听罢，说道："杨师弟此去凶险异常，那江充绝不会轻易放你过去，必定派遣无数高手追杀，却要如何抵御？"

杨肃观道："这便是我回寺的缘由了，还盼师兄念在同门之情，能给肃观一些援手。"

灵定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这几年少林盛名凋零，给人欺侮得好生厉害。想那灵音师弟数十载修炼，现下都给囚在昆仑山，老衲决不容少林子弟再受折辱，只要方丈允可，此次当与师弟同往。"

杨肃观心中一喜，他知道灵定武功高绝，江湖上罕有敌手，只要他能与自己同去西凉，不论遇上大小事情，自能逢凶化吉。

两人说话间，走廊间传来一声佛号，众人眼前一亮，只见一名隽雅清贵的中年和尚从外走进，伍定远虽是第一次拜访少林，从未见过这名大师，但看他举止非凡，宝相庄严，当是少林方丈，人称四大金刚之首的灵智大师，当下急忙站起。

杨肃观见这僧人来了，当即站起，合十道："弟子杨肃观，拜见方丈。"

灵智点头微笑，说道："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"

众僧见方丈到来，纷纷与之见礼果不出伍定远所料，这和尚正是少林方丈灵智，只见他不过五十出头，尚比灵定、灵音还小了十来岁，但言语之间，自有一股威仪，叫人不得不敬重三分。

少林四大金刚，合称"智定音真"，掌门方丈便是灵智，他入寺最晚，但天资聪颖，悟性最高，成就反在其他师兄之上，四十余岁便位居方丈，至今已有十余年。灵智精通典籍，慈悲之心尤重，上任以来

力改少林强悍作风，极力遏制门下弟子介入江湖纷争，自己更是不喜与人争斗，是已武功虽高，名气反不如灵定来得大。

灵智见到伍定远时，微微一奇，凝视良久。杨肃观忙道：“这位是弟子的朋友，现下也在柳大人麾下为官。”

灵智点头，忽地伸手过去，细细抚摸伍定远的头顶，伍定远不知少林方丈意欲如何，待要闪避，又怕失礼，只好低头忍耐。杨肃观、灵定等人心下也甚奇怪，但方丈何等尊贵，行事定有他的道理，便也一言不发，静静等候。

过了片刻，灵智方丈拍拍伍定远的肩膀，示意他坐下，庄容道：“施主受惊了，和尚非是无礼，只是见施主面相奇特，当与仙佛有缘，是已冒昧探究。”

伍定远奇道：“我与仙佛有缘？此话怎说？”

灵智道：“和尚方才看过，施主头角峥嵘，三奇盖顶，若非大富大贵，便是佛道中人，可喜可贺。”

伍定远心中甚喜，他不是什么佛道中人，那定是大富大贵了，自己虽没想过日後会有啥美好际遇，但既然方丈嘉言称颂，必有深意，赶忙合十称谢。

灵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施主福缘深厚，远非常人所及，不知自小到大，可曾遇过不可思议之事？”

伍定远回想过去一生，虽不能说是庸庸碌碌，但都在刀头上打滚度日，甚是艰辛，便摇头道：“在下虚度光阴，至今三十有五，仍是平凡。”

灵智淡淡地道：“也许福缘未至，施主不必心急。”

伍定远点头称是，却听杨肃观咳了一声，向灵智方丈道：“弟子有些要紧事，想请方丈相助。”

灵智方丈皱眉道：“方才我在门外便已听说了。可是为了朝廷中的争斗？”

杨肃观颔首道：“方丈所料不错，此次西去，便是为了铲除本朝奸臣江充，还望师兄们成全。”

灵智叹息一声，摇头道：“当今皇帝乃是好斗逞勇之人，别说去掉一个江充，即便尽换内阁大学士，只怕朝政仍是沈苛难起。”

杨肃观的父亲乃是当朝五位大学士之一，他听灵智这般批评，那是连他父亲也牵扯上了，杨肃观心下不悦，转头向灵定道：“适才灵定师兄已经答应了，他说此番有意陪我同去西凉，不知方丈是否放行？”

杨肃观察言观色，他见方丈似乎无意参与朝中斗争，但凭著灵定方才的一席话，便想敲砖定脚，这趟来寺只要能拉得灵定这名大高手同往，便算得大功一件了。

一旁灵真是个莽撞之人，他位居四大金刚之末，但平日却极为暴躁，一听方丈有意推拖，立时大著嗓门，叫道：“他妈的！近年来昆仑山越来越不成话，先是杀害燕陵镖局满门，视我派俗家弟子如猪狗，还把灵音师兄囚禁起来，简直把我们少林弟子当作木头，这还像话吗？只要方丈你一声令下，看我第一个冲进昆仑山，一把火烧光他们的狗巢穴！”

灵定老沈持重，忙道：“师弟卤莽！不可在方丈面前说这些无礼言语！”

灵真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灵音师兄给关了好几月，咱们还不派人去救，这不是缩头乌龟是什么？”

灵智把这些话听在耳里，如何不知灵真的用意，无非是嘲讽自己软弱谦卑，不敢与敌人冲撞。他淡淡地道：“我辈学佛之人，第一求的是普渡众生，第二求的是修成正果，非到不得已时，决不妄开杀戒。昆仑山势力日大，几次派人挑衅，甚且扣押我派门人，这些我并非不知，只是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本已修书数封，送交卓掌门，谁知他始终不加理会……”

灵真大声道：“卓凌昭自称『剑神』！怕是把自己真当作神啦！方丈你这样委曲求全，他岂能理会你？”灵真早已不满甚久，此时趁著杨肃观来寺，便趁机发作出来。

灵智轻轻一叹，道：“近日我静观天象，天下必有大变动，不数年间，朝廷将出一大奸臣，只怕比江充更狠，比东厂更辣。所谓一物降一物，奸雄既出，草莽枭雄便要活跃。我看昔年怒苍山反逆蠢蠢欲动，只怕又将乱起。到时两雄相争，生灵涂炭，可怜千千万万的百姓便要落入水深火热之中了……”

众人听他没来头的这席话，都是摸不著头脑，彼此互望一眼，杨肃观更是轻轻咳嗽。

灵智方丈不去理会他们，自顾自地道：“近日武林盛传，说道：『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』。想来天下即将大乱，朝廷政争更要再起，我虽想力挽狂澜，但怕人力有时而穷，到时错估形势，反倒助纣为虐，是已按兵不动，希望能看清时局……”

他还待要说，却听灵定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方丈，你听我一言。”

灵定位居罗汉堂首座，在寺中年月甚久，说话一向极具份量，灵智听他截断话头，倒也不以为忤，便道：“师兄有何高见？”

灵定口宣佛号，说道：“方丈佛法渊深，一向慈悲为怀，不愿四处结仇，自然是天下苍生之福。只是我少林弟子行走武林，不可受人无端轻辱，更不能被人任意打杀。方丈以天下为己任，固是目光远大，但眼下火烧眉毛，方丈若不顾全我寺的威名，他日又如何降妖伏魔？”

灵定这番话说出，众人都是心里暗暗叫好，方丈所说的什么夜观天象云云，未免不著边际，迂腐迷信，难以令人信服，不如灵定所言来得爽快。

灵智听了这番指责，情知无法一意孤行，只得叹了口气，点头道：“师兄所言甚是，我忝为方丈十余年，却不能保住少林令誉，实在有愧。”他眼望灵定，淡淡地道：“你们此去西行，须得小心谨慎，切莫胡乱杀人，多添罪孽。”言下之意，已答应了灵定所求，让他陪同杨肃观前去西凉。众人互望一眼，都是喜不自胜。

杨肃观喜出望外，正要开口称谢，忽见灵智方丈从袖中取出一张帖子，交给灵定，道：“这里有个约会，师兄此去西凉，回程时不妨代我过去观礼。”

灵定伸手接过帖子，定睛一看，脸上神情大变，竟然站了起来。一旁灵真颇为讶异，忙探头来看，霎时也是一惊。众人见他两人神情如此，都感诧异不已。

杨肃观皱眉道：“是谁做的约会？难不成是卓凌昭下的战帖么？”

伍定远听到卓凌昭三字，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哪知灵真嘿嘿冷笑，道：“卓凌昭算个什么屁？这人比他强的多了。”众人哦地一声，都是不信，却见灵真夹手抢过师兄手上的帖子，送到了杨肃观手上。

杨肃观低头看去，见署名处却是“华山宁不凡”五个烫金小字。灵真冷笑道：“这是宁不凡送来的帖子！杨师弟，在他面前，卓凌昭那兔

崽子又算得什么？你说是么？”灵真之言虽有些夸张，但也不能说是毫无凭据。“常胜八百战，武功天下尊”，这正是天下第一高手宁不凡下的名帖，邀请少林僧众前去见证封剑大礼。在这天下第一高手面前，想来卓凌昭也要退让几分。

杨肃观回想那日听张之越的言语，九华山门人也曾受邀前去参加封剑大礼，看来此事已经轰动武林。江湖公推此人为“武功天下第一”，为了这个名头，想来这次宁不凡要归隐，不知会有多少大事生出，多半是腥风血雨不断了。

灵智道：“这位宁掌门定二月初一行『封剑归山』大礼，你们几位路经陕西，便代本寺僧侣过去观礼。”

灵定问道：“这位宁掌门武功正值巅峰，却为何要退隐？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么？”

众人也感奇怪，这宁不凡好端端的至尊宝座不坐，却为何要退出江湖？莫非真如灵定所言，有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？

灵智摇头道：“这我也不知了。不过听适才来访的华山长老说道，这位宁掌门厌倦江湖争斗的日子，不想再舞刀弄剑，这才起了归隐的想法。倘若所言是真，那可真是大智大慧，可喜可贺啊。”说著口宣佛号，露出神往之情。

灵真听了方丈又来那套谦退言语，当即冷笑道：“太好啦！咱们乾脆也一起退出江湖，一股脑儿把少林寺的招牌拆啦！那更是喜上加喜，大慈大悲哪！”方丈给他这么一顿讥嘲，神色有些难堪，当下低头念佛，恍若不闻。

伍定远坐在一旁，也感尴尬，他本不是少林寺的人，自知听了许多不该外人听闻的话，只得别过头去，假作不知。

堂中一片寂静，只闻远山传来一阵阵钟声，甚是悠扬动听。正宁静间，忽听杨肃观道：“我师何在？我想拜见他老人家。”

灵定微微一奇，不知他何事欲找天绝僧，说道：“不巧的很，师叔还在达摩院闭关，吩咐不得打扰。”

杨肃观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师父若知宁不凡退隐，必定觉得可惜，江湖上又少一个对手了。”堂内众僧闻言，人人脸上变色，一齐站起身来，直把伍定远吓了一跳。

众僧凝视著杨肃观，神情甚是复杂，却见杨肃观缓缓端起茶碗，轻啜一口，对众僧的骇异视若无睹。

“达摩院中三宝圣，罗汉堂前四金刚”，江湖上盛传这两句话，说的便是少林寺中武艺最强的几名僧人。所谓“四大金刚”，自是“智定音真”四大神僧，但那“三宝圣”，却不是三人，而是独独一名老僧，此人法号“天绝”，辈分尚且高过四金刚一辈，生平只收过一名弟子，便是杨肃观。

这名神僧武功高极，练有“拳掌剑”三宝，数十年来不出寺门一步，连方丈之尊，等闲也见不到他，乃是少林的镇寺之宝。当日京城之战，杨肃观仅凭着师传绝技“涅盘往生”，便足与卓凌昭放对，做弟子的尚且如此，天绝僧的武艺如何，自是可想而知了。

只是天绝僧武艺虽强，但他二十年前因故受戒，从此不离寺门，如同退隐一般。这些年来，武林中好手辈出，先有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，后有“天下第一”宁不凡、“昆仑剑神”卓凌昭，代代都有人自称武艺冠绝当世，为免天绝僧再动争竞之念，灵智始终告诫僧侣，莫让这些传言入寺，否则以天绝僧好强好胜的性格，必会再次下山，寻访高手对决，到时江湖又要多增杀业了。

此时杨肃观这般说话，竟要把宁不凡退隐之事告知天绝僧，那是犯了少林寺的大忌讳，众僧不由得脸上变色，便连灵真这般莽撞之人，也感骇异。

灵智道：“杨师弟年岁尚轻，许多事情还不知晓，千万别妄自生事。好容易师叔定下心来，清修佛法，不造杀业，那是何等的大功德？你千万小心了，切莫让他知晓宁不凡封剑之事，到时他若要下山比武，又有谁制他得住？”

杨肃观虽是天绝僧的弟子，但对乃师年轻时的事迹却不甚明了，当下只有连连答允，心下却不以为然。

众人用过斋后，杨肃观推称公务紧急，便即告辞，灵智方丈请便出灵定、灵真两名高僧随行，并交亲手书信一封，请师弟面呈卓凌昭，期望卓凌昭交出杀害燕陵镖局的罪恶元凶，并释放灵音等少林弟子，两家得以修好，共同主持武林公义。临行前再三吩咐，非到必要之时，绝不可妄起干戈，多造杀业。

众人下得山来，韦子壮早已备妥马匹乾粮，带同两名少女守候。他见杨肃观邀得灵定、灵真两大高手同行，心下更是高兴，这行人中同有少林武当的硬底子高手随行，阵容之强，想来当世已无敌手，便算“昆仑十三剑”会集，一样无所畏惧。

众人离了嵩山，各乘骏马，浩浩荡荡地往西凉前去。沿途经各路县城，都在朝廷驿站歇息，每到一处治下，杨肃观都取出兵部令符，地方官员无不千依百顺，好酒好肉的招待。

那艳婷与娟儿则心伤师叔之死，一路都是闷闷不乐，伍定远看在眼里，只有心疼担忧，却也无法可施。

又过十来日，已进陕西省境，韦子壮便道：“此后向西行去，都在江充的势力之内，咱们可得多多小心，最好改走小道。”

灵真扯起嗓门，大声道：“陕西省这般大，怎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地头？”

韦子壮苦笑道：“这陕西提督不是别人，正是江充的胞弟江翼。此人心狠手辣，贪财好色，人称『江横虎』。江翼不只担任提督一职，尚且兼任总兵，手握雄兵十万，势力庞大无比。我们若是贸然与陕西省辟兵照面，少不得一阵纠纷。”

灵真大声道：“我少林僧行走江湖，从来不怕什么横虎、直虎，还是什么歪歪斜斜、花花绿绿的东西，韦大人要是怕了，自改小道走便是了，我们师兄弟决不会向江充低头！”

灵定见韦子壮脸色难看，深怕师弟这番莽撞言语已然得罪了他，连忙打圆场道：“我们此次西来，一是为了解救灵音师弟，上昆仑山讨回公道；二来是保护肃观师弟，使他平安抵达西凉。依老衲看，我们不宜招惹是非，还是依韦大人所言，改走小路为上。”

灵真也是个老江湖了，如何不知师兄顾全大局的用意，当下不敢违背，只是自顾自地骂道：“江横虎？若要让和尚遇上，把他一身虎骨熬了煎药。”

娟儿听他们连连大骂江充，问道:“到底这江充是谁？怎么大家都那么讨厌他？”

伍定远嘿地一声，道:“此人乃是大大的奸臣，举凡有志之士，莫不恨透此人。”

娟儿忙道:“原来有志之士都讨厌他，那也算我一份好了，不然到时我可孤单得紧，还变成『没志的士』，那多没面子。”众人听了哈哈大笑，一扫口角的阴霾。

韦子壮一路走来，见艳婷楚楚可怜，娟儿娇憨可爱，早把她们当作是自己的亲人一般，此时听娟儿说话，更有为自己打圆场的用意，心下甚喜，便道:“多谢两位大师顾全大局，咱们此后便走山路，也好避开官军。”

当下众人商议了，自陕南一路行去，尽皆改行山道小径。寻常人出得远门时，多走阳关大道，就怕小径里遇上了歹人，但杨肃观这行人却恰恰相反，他们武功高手众多，尽是少林武当里的顶尖儿人物，哪怕什么宵小歹徒？反而是怕厂卫官长前来暗害。

七人自走小路之后，果然不见有何江湖人物出没，朝廷官军更是少之又少，一路行来，风光虽不见得明媚，但没人来惹是生非，再恶的风景，也算是好山好水了。后来行到一处小镇，杨肃观更买了两辆马车，供众人路上乘坐，更少掉无数奔波劳苦。

行出半月有馀，时节入了大寒，众人也近凉州，四下不再见到丘陵山脉，极目所望，都是旷野一片。甘肃气候乾燥，此刻虽然酷寒，地下却甚少积雪。夜晚时沙漠里更结了薄薄的冰霜，月色中望去，沙海宛如水晶所就，直是晶莹剔透，彷佛仙境。众人多是中原人士，自不曾见过这些景致，伍定远地头出身，便一路上为众人解说，也好打发无聊时光。

这日众人已到西凉城外，伍定远忽地面色凝重，一言不发，杨肃观看在眼里，猜知他顾虑自己逃犯的身分，便道:“伍兄切莫担心，你现下非但是朝廷的制使，更是柳侯爷的手下爱将，倘若这知府陆清正要为难你，自有我出面担待。”

韦子壮也劝道:“正是如此，杨大人官拜兵部郎中，有他在此，官场上的那些琐事，还有啥好担忧的？”

却见伍定远摇了摇头，道:“我不是怕那知府找我麻烦。便算找上了我，伍某一条烂命，也没什么值得忧心。”众人听他语气沈重，心下都是一凛。一旁娟儿问道:“你既然连死也不怕了，还有什么烦心？”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，看着漫天黄沙，道:“自燕陵镖局的案子发生以来，至今已有年馀。我忝为西凉捕头，非但不能将昆仑山凶徒绳之以

法，还落得亡命天涯，每回深夜自思，真教人情何以堪？”他握紧双拳，咬牙道：“我……我这回若不能替苦主报仇申冤，我……我死也不瞑目！”说着说，眼眶竟有些红了。

杨肃观劝道:“伍兄万莫自责，这群人非比寻常，这案子莫说是你扛不起，便是刑部尚书、六部会审，恐怕也是力有未逮。”

伍定远长叹一声，摇头道:“但愿此番西来，能替柳大人找出有力证物来，盼能推倒江充这个奸臣，也算是为苍生除害了。”众人无不点头称是。

当下伍定远便带同众人进城，他怕陆清正别有居心，若知自己返抵西凉，定会设下阴谋圈套，等着对付众人，便只悄悄入城，没敢惊动当地衙门。

进得城里，只见西凉城不甚宏伟，街上也只三五间客栈，韦子壮皱眉道:“这西凉城不太热闹，咱们几个外地人一投店，便给人知觉了。”

伍定远道:“此事不需担忧。大夥儿可到寒舍住上几日，反正我们也不会在此耽搁太久，勉强还能应付一阵。”便引着众人，自往府邸行去。

路上经过一处街道，只听远处一人呼喝连连，道:“死杂碎！我说你偷东西，你便是贼了，还敢说东说西的！”一人哭道:“我不是贼啊！不是贼啊！”

众人听得这两人的对答，心下都是一奇，便往声音来处走去，行出数步，便见一名身着捕头服色的官差，手上拿着威武棒胡乱撕打，地下跪了一名摊贩模样的男子，口中呼天喊地的叫疼，四周挤满黑压压的人头，都在议论纷纷。

娟儿提起脚跟观看，眼看那捕头凶恶无比，忍不住皱眉道:“这捕头怎能当街打人，这世上怎有这样的官儿？”

两旁街坊听得艳婷此言，面色一颤，都是惊骇不已。

娟儿略见讶异，奇道:“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”

一名老者压下嗓门，悄声道:“这位姑娘说话可要小心了。这新上任的捕头好不凶狠，才接任一年多，就把百姓整得苦不堪爷言，他说

你老子是母的，你老子便要成你娘，整日价作威作福，只会鱼肉乡民。你这话给他听了，准吃不完兜着走。”

艳婷听这捕头如此狂妄，也感骇异，便问伍定远道:“伍大爷，那捕头你可认识？他以前便这般坏么？”

伍定远面色铁青，冷笑道:“嘿嘿，这小子以前不过是个丑角，想不到我离开一年，廖化便能做起先锋了。”两名少女心下甚奇，不知他在说些什么。

原来那新任捕头不是别人，正是旧日伍定远的手下阿三，这人是衙门师爷的小舅子，从不曾讨人欢喜，资历既浅，功夫又差，却不知陆清正何以提拔此人。他见阿三作威作福、恶形恶状，只怒得七窍生烟，恨不得当场三两拳打死阿三出气。

杨肃观是个明白人，他见伍定远额头青筋冒起，想来他已然按耐不住，只怕旋即就要出手揍人，他往前一靠，伸手往伍定远肩上搭去，低声道:“咱们走吧，莫要多惹事端。”

伍定远狠狠地往阿三看了一眼，想起这衙门也是自己多年的苦心经营，想不到今日风纪却败坏至此，心下甚是不忿，虽给杨肃观拉着，却还不情愿走。杨肃观与韦子壮两人半拖半架，这才把他拉离现场。

众人到了伍定远的旧居，正要开门进去，伍定远抬头一看，赫然见到门上贴着知府的封条，当常烘色惨澹，颤声道：“陆清正，你好厉害啊！”

当年他给人诬告陷害，落个丢官亡命的下场，这也罢了，哪知这陆清正实在狠辣，竟连自己的房子也要查封，众人见他全身发抖，想来真是气得厉害。

伍定远狂怒之中，便要将封条撕下，杨肃观连忙拦住，道：“伍兄不忙！这封条还是留下的好，以免打草惊蛇。”伍定远闻得此言，只有长叹一声，停下手来，众人便自翻墙进去。

是夜众人住得定了，各自商量日后行止，杨肃观道：“眼下咱们兵分两路，我与定远一路，前去查访昔年的案情线索。另请韦护卫与灵定师兄在城里打探，看看是否有人知道当年也先的旧部遗址。”

众人正要答应，忽听灵真大声道：“杨师弟，大夥儿都有事干，你怎么漏了我？”

那灵真听得伍定远与杨肃观一路，韦子壮与灵定一路，事情分派已毕，却独漏他一人，情急之下，便自叫了出来。

灵定知道师弟行止粗鲁，若要进城访查，只怕三言两语间便露出马脚，连忙劝道：“师弟你这几日多歇歇，若要立功，也不忙在这时候。”

灵真大声道：“老子要立什么鸟功？我来此处，只想找卓凌昭那老儿厮杀，谁管什么狗屁功劳了？你们干什么都好，就是不许把我关在这房里，否则老子明日便回少林！”众人见灵真蛮横起来，都不知如何是好。

杨肃观面色如常，只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谁说咱们要把师兄留在此处了？师兄若要出门公干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”灵真哈哈大笑，大声道：“这还像句人话！”

灵定见杨肃观迁就师弟，忙道：“灵真天性粗鲁，杨师弟不必拿他的话当真。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摇了摇手，道：“师兄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安排。”

说着向艳婷伸手一招，唤道：“艳婷姑娘，请你过来。”

艳婷脸上一红，低声道：“杨大人有何吩咐？”杨肃观微笑道：“姑娘切莫称我为大人，那太也生份了，便叫我大哥好了。”艳婷脸上更红，嚅嚅地道：“杨…杨大哥…”

伍定远犹在气愤陆清正的狠毒，但一见艳婷对杨肃观的神情，还是不甚舒坦，急忙转过头去，只做视而不见。那韦子壮却只笑了笑，好似见惯了姑娘家对杨肃观的羞态，却是不以为意。

杨肃观向艳婷微微一笑，跟着朝灵真一指，道：“我这师兄生性好动，怕在房里呆不住，只是咱们此来西疆，不能没有一个居中策应、发号施令的人，在下推来想去，怕要劳烦姑娘担待则个了。”

艳婷惊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我居中策应、发号施令？”

众人也是惊奇不已，忙问道：“杨师弟此言何意？”

灵真一向好大喜功，听这职务如此要紧，却又派给了这小泵娘艳婷，便也留上了神。

杨肃观向众人眨了眨眼，微笑道："咱们这些时日都在外面奔波，不能没有一人居中号令。只是这人一来要武功高强，见识明白，二来要能定得住心神，牢牢留守此地，这才能掌握大夥儿的行踪，随时出手救援。"说着拿出几枚火炮，交在众人手里，道："这几日要有什么凶险厮杀，请各位向空放炮，艳婷姑娘见到火焰冲天，自会从府里赶来接应。"

艳婷面色惨白，心中怦怦直跳，一旁灵真却舔了舔嘴，好似大为艳羡。

那韦子壮也是老奸巨猾之辈，一听杨肃观说话，便知他有意戏弄灵真，好激得他自愿留守府内，便佯笑道："正是。艳婷姑娘武功高超，正该担当这个大任。"

艳婷虽然聪慧，却是个直性人，如何识得破这些机关？急忙摇手道："这么大的职责，我是不成的……"

杨肃观皱眉道："连你也不肯，唉…这可如何是好？想这居中接应的人甚是要紧，实在不能没人来干，咱们这几人中以你耐性最好，武功最高，本想只有你能守住此地，哪知你却又不肯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呢？"

艳婷一愣，道："我…我武功最高？"杨肃观不去理她，自对娟儿道："你师姐不肯，便由姑娘你来吧。我看姑娘定力过人，这居中策应一职，我看是非你莫属。"

艳婷闻言，不由得骇然出声，这娟儿自小猴儿一般，什么时候与"定力"两字扯上边？她正要劝阻，忽见韦子壮向她眨了眨眼，好似要她不要多事。艳婷一脸茫然，只得欲言又止。

娟儿也是个小猾头，情知杨肃观有意说笑，当即笑道："好啊！我最喜欢当要紧的差了，你放心交给我，想本女侠武功高强，见事机敏，那小小贼子，自然手到擒来！"跟着比手画脚，嘻笑不绝。

杨肃观哈哈大笑，道："太好了，有九华山的女侠出头，大事定然无忧！"

猛听一人暴喝道：“不成！”众人听得怒喝，连忙回头过去，只见灵真怒目圆睁，大声道：“杨师弟你在搞什么？这么要紧的大事，怎可交给小孩儿办！”

杨肃观皱眉道：“可大夥儿都不愿留在此地啊，只有娟儿姑娘最识大体了。”娟儿装着一张苦脸，叹道：“是啊！只因你杨师弟百般求恳，本女侠才义不容辞，义薄云天一番，唉……大师父你还说东道西，世道不古啊！”众人听她胡言乱语，假作大人模样，无不心中暗笑。

韦子壮也皱眉道：“娟儿说得是。想这居中策应的人要紧无比，我虽然想干，但功夫却差上一大截，唉…还不如娟儿这孩子来得手脚俐落。”

灵真胀红了脸，喝道：“他……他那个的，既然你们都不成，让我来吧！”

杨肃观故做诧异，惊道：“师兄你不是要出门么？现下忽然要你留在此处，岂不太勉强了些？”灵真大声道：“不必废话了，这居中策应一职非同小可，除我灵真的『大力金刚指』外，无人可以担当重任，你们放心去吧！”

杨肃观装得满脸勉强，叹道：“好吧！只是这居中策应之人当得稳坐中枢，可不能擅离职守，否则我等遇险，一时讨不得救兵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

灵真暴跳如雷，喝道：“你休要看不起我，这几日老子只要离开这大门一步，便是乌龟王八灰孙子！”

杨肃观喜道：“师兄此言当真？”

灵真怒道：“你还怀疑啥？老子说话算话！”说着拍胸连连，就怕旁人不信。

娟儿见灵真落入圈套，当即嘻嘻一笑，便来落井下石，说道：“话可是你说的，连上街溜躂、买个糕饼也不成哦！”

灵真生平最爱甜食，猛听此言，心中大惊，颤声道：“连出门买块糕饼也不成？”

娟儿哼了一声，斩钉截铁地道：“不成！”

灵真想起日后的苦日子，面色已成铁青，慌道："糟了，我这张嘴最会发馋，这下怎么办？"他满脸为难，只想反悔，但见众人神色轻蔑，只有硬生生的忍住了。

娟儿见他害怕，当即冷笑道："你是堂堂的四大金刚，说话算话，绝不能偷偷出门。日后若想讨块糕饼吃，只有哀求姑娘我了！"

灵真大喜，当下转求娟儿，老佛爷小佛爷的乱叫不休，就怕日后没了糕饼吃。

众人见他这个模样，都是大笑不止，灵定只觉丢脸已至极点，气冲冲地走出房去了。

众人住定下来，这几日便分头行事，杨肃观与伍定远两人负责案情查访，便昼伏夜出，一同在城里打探讯息。

这夜到了三更，两人换上夜行装，便要出门查访。杨肃观问道："若要找出这羊皮的秘密，伍兄可有什么主意？"伍定远道："这羊皮是前任知府梁知义找出来的，我想他府中定有什么线索留下，咱们今夜不妨去打探一番。"杨肃观喜道："定远兄果然是捕头出身，见识大为不凡。"

两人翻上屋顶，伍定远在前引路，便往梁知义故居而去。

当年伍定远调查燕陵镖局的疑案时，未曾查到梁知义的家中，后来听得齐伯川所言，方知这羊皮与梁知府有关，但知晓秘密之后，自己便给陆清正派人追捕，始终未有机会前去查访，此时回到西凉，查访旧日上司的府宅便成了第一件待办要务。

他二人脚步细碎，各自在民房屋顶上飞身跳跃，不多时，便已行到一处大宅之前，杨肃观低头看去，只见这宅子深沈幽暗，想来久无人居。伍定远道："自从梁知府在任内暴毙之后，他的夫人公子便已搬离此地，这房子已然闲置三年无用了。"

两人脚下一点，便往下跳去。在屋外绕行一圈，见此处确然无人，这才闪身进屋。

进得屋去，只见屋中满是灰尘，但家具桌椅却不曾搬走，不少家当都好端端的留在房中，伍定远低声道："想不到梁公子走得这般急促，居然连东西也不曾收拾。"杨肃观点头道："看这个模样，确实如此。"两人各自在屋中上下翻看，四下寻找可疑物事。

正忙碌间，忽听门外有人道：“此处便是梁知府的旧宅了。”跟着有人道：“好！我们进去看看。”杨伍二人大吃一惊，没料到深夜之间有人过来，急忙往书房里闪去，各自找了个角落躲起。

只听脚步声响，一人当前走进，伍杨二人从门板中偷眼望去，只见那人面如重枣，正是锦衣卫统领安道京。伍定远倒吸一口冷气，心道：“这人也来了！”杨肃观也是眉头一皱，显然也没料到会见到这人。

安道京身后跟着三人，伍定远凝目认去，一人生得高头大马，名叫“雷公轰”单国易，一人白净脸皮，唤叫“九尾蛟龙”云三郎，另一人面相不凡，肩宽膀粗，一双浓眉极有威势，却是“蛇鹤双行”郝震湘。

伍定远心道：“连郝震湘也来了，看来安道京对这羊皮是志在必得。”

四人走进屋来，尚未察看，那单国易与云三郎却各拉了张板凳坐下，安道京瞪了他们一眼，沈声道：“你们怎地这般懒？东西都还没开始找，你们却坐了下来，这算是什么？”

两人闻言，只打了个哈欠，懒洋洋地站起，便往房里晃动，东一翻、西一搅，全在敷衍。

安道京怒道：“你们搞什么！傍我好好地干！”云三郎陪笑道：“统领别发这么大火，小的好生地找，一定把那玩意儿找出来。”安道京骂道：“快去了！少在这里贫嘴！”

正责骂间，忽听郝震湘道：“统领大人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模样？单凭梁大人手稿这几字，想来很难找它出来。”

安道京叹道：“没法子，咱们江大人亲口下命，说这份手稿很是要紧，万万不能落入旁人手里。不管怎么样，总之是得尽力找。”郝震湘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安道京走到书柜之旁，道：“听说梁知府读书甚多，说不定是将那手扎夹在书里。”郝震湘闻言，便走了过去，细细翻动房中藏书。

伍杨二人听了这话，登时心念一动，他二人身在书房，眼看外头四人尚未搜进，便也开始翻动书籍，想先一步将那手稿找出。

两人身子微微一动，声响虽低，却已被郝震湘听见。他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房里有东西。”安道京听他这么一说，忙提起内力倾听，果

然也已听见低微声响，他向郝震湘使个眼色，低声道：“过去瞧瞧。”

郝震湘不及打话，当下双足一点，便往书房里奔去。杨肃观面色一变，想不到此人内力如此深厚，片刻间便已察觉他们所在，他取出手帕，将脸面一遮，示意伍定远也遮住本来面目。

伍定远才一遮面，两人便听得郝震湘已然奔近，杨肃观举掌向书架推去，只听轰地一声，房中书架登时倒塌，挡在房门之前。

郝震湘奔到门口，见房门已被重重的书架挡住，房里却站着两个蒙面怪客，他冷笑道：“哪来的贼子？三更半夜在此作怪？”他凝力在胸，双掌一推，已将挡在门口的书架震飞，只听轰然大响，偌大的书架撞在墙上，只震得屋顶沙尘飕飕而下，无数书籍在空中四散飞舞。

杨肃观见他武功如此高强，连忙取剑在手，刷地一声，长剑已向郝震湘刺去。郝震湘冷笑道：“好贼子，剑法不弱。”他脚下一扫，将一本书踢了起来，那书势道猛急，直往杨肃观脸上飞去。杨肃观听得风声呼啸，知道书上所附的真力非同小可，若要受实了，只怕会受内伤。他不敢怠慢，眼见书本撞来，急忙往旁一闪，那书啪地一声，撞破了一面窗格，朝院外落去。

郝震湘见杨肃观身法灵动，霎时双掌连挥，劲风到处，地下无数书本随着气流飘起，掌风一送，便朝杨伍二人飞去。

伍定远见势头不好，急忙往地下一滚，闪身躲开。杨肃观不愿输招，他“嘿”地一声，长剑急挥，幻成一个偌大光球，顷刻间已将无数书本斩为两截，郝震湘见他剑法精奇，当即手上加劲，只听呼呼之声不绝于耳，书房里的藏书全成了他手上暗器，一一往杨肃观飞去。

此时安道京已然赶到，他见郝震湘大占上风，一时不忙进去，只在门外掠阵。眼看杨肃观剑光霍霍，一剑挥下，已将一本缮本书斩为两段，那书在空中裂开，跟着有东西飘了出来，赫然是两截纸片。

安道京眼尖，当即叫道：“快！快！就是这玩意儿了！快将那纸片抓起！”郝震湘右手暴长，已将下半截纸片抓住。

杨肃观闻言大喜，心道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他知道那纸片异常要紧，急忙运起小巧身法，旋即往前一扑，身子如飞燕般地掠过半空。手中长剑刺出，已然刺中了从空中落下的上半截纸片。

郝震相喝道："放手！"双掌画了个半圆，便朝杨肃观击去。杨肃观提起真气，身子在半空一个转折，闪开了郝震湘威猛无畴的双掌，回剑胸前，伸手一抓，将纸片塞入怀里。

安道京按耐不住，举刀冲进，急道："郝教头！千万别让这两人走了！"

杨肃观见东西到手，不愿再与他们缠斗，猛吸真气，剑光一闪，幻出了七点寒星，便往安道京身前要害点去。安道京识得厉害，连忙闪到一旁。杨肃观见机不可趁，急忙往后退开，当场便要撤走。

郝震湘见他立时便要离开，连忙双手挥舞，右手鹤嘴，左掌穿出，正是"蛇鹤双行"的绝招，猛地掌力一吐，便朝杨肃观胸前袭去，杨肃观见他招数精妙，只怕自己长剑尚未刺出，身子已要重伤，只有举掌在胸，硬挡他这石破天惊的一掌。

只听"轰"地一声大响，两人掌力相撞，杨肃观身子倒飞出去，已然撞破了一面土墙，郝震湘与安道京见四下土石飞舞，烟尘弥漫，看不清眼前景况，不敢贸然上前，各自退后一步，运气戒备。

安道京怕敌人趁机逃脱，忙提气叫道："来人！快到外头拦截！"那云三郎与单国易早已听到房中异响，此时急急答应一声，便从大门奔出，前去拦阻。

伍定远见杨肃观吃亏，忙趁乱从窗中跳出，眼看他倒在地下，不由吃了一惊，急忙上前扶起，低声道："怎么样？可曾受了内伤？"

杨肃观睁开双眼，微微一笑，道："不碍事。"说着翻起身来，还剑入鞘。

便在此时，后头有人叫道："在这儿了！"

只见云三郎提着兵刃，匆匆向他二人奔来，伍定远正要取出银梭御敌，杨肃观却摇了摇头道："东西到手了，咱们不必硬拼。"

他提气凝力，扶着伍定远的腰间，双脚一点，两人一同跃上屋顶，飞也似的走了。

安道京等人追了出来，却已迟了一步，一时间叹息不已。

郝震湘看着黑漆漆的夜空，沈吟道："方才那人年纪轻轻，武功却好生了得，不知是何来历。"

安道京皱眉道："不管他是谁，咱们可得把他揪出来了，不然定会惹来无数麻烦。"说着向郝震湘道："把纸片给我。"

郝震湘赶忙答应了，依言把纸片交了出来。

安道京道："这纸片上的文字，你还没看到吧？"

郝震湘心下一惊，忙道："属下忙着追敌，哪有工夫去看。"

安道京松了一口气，他往纸上一瞄，脸色登时惨白，道："没错，便是这张玩意儿了。"他紧闭双眼，就怕多看一眼，跟着把口一张，便将那纸片吞落肚中。

众人见他行径如此怪异，忍不住骇异出声。

却说杨肃观与伍定远两人提气直奔，一路逃回屋里，旋即惊动了灵定等人，众人走出房来，只见杨肃观面色苍白，盘膝坐在炕上，已在运气疗伤。

灵定走上前去，伸手贴住杨肃观背心，将浑厚纯正的内力输了过去。片刻之后，只见杨肃观面色转红，体内郁闷之气大减。

这灵定功力确实深厚，不到一柱香时分，便将杨肃观的内伤压住，想来伤势已无大碍，韦子壮、伍定远等人在一旁观看，无不感到佩服。

灵定问道："是什么人有此功力，居然将你打成这样？"杨肃观道："是一名锦衣卫士，只不知是何来历。"

伍定远忙道："这人是锦衣卫中的枪棒教头，姓郝，双名震湘，旧日里是刑部的总教习。便是他把杨肃观伤成这样的。"众人听说这人是锦衣卫的枪棒教头，心下都是一凛，看来安道京此次是势在必得，连这等好手也请出来了。

杨肃观笑道："不论如何，我这掌都没有白挨。"说着从怀中取出那半截纸片，在众人面前一招。

韦子壮奇道："这又是什么东西？"

杨肃观道："这纸片是从梁知义的府中夺出来的，据说是他生前的手稿。想来很是要紧。"

众人都甚感兴奋，忙道："快点读来听听了。"

杨肃观点了点头，就着烛火读去，念道；“君子之道，首重天德，其上曰义，其下曰法……”看来这纸条所载，都是梁知义平日读书时所做的眉批。这梁知府文采飞扬，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堆，众人哪有心思理会，只听得气闷无比。伍定远叹道；“看来这纸片全无用处了。”

杨肃观却不理会众人，自往下读去。他念着念，忽地读到一行蝇头小字，却记在眉批之旁。杨肃观精神一振，知道这行字必有来历，忙挥了挥手，示意众人专心聆听，跟着朗声道：“余经访查玉门关兵卒得知，江充于十五载内二赴天山，其因不详。景泰五年三月，江贼自率军五万，分二路前赴天山，仅馀二万人得还，馀皆失踪。另景泰十年六月，再率三万人前赴天山，惨馀三千人还。”

伍定远甚感讶异，奇道：“江充连着两次出兵天山，他是去干什么的？莫非去抓也先可汗么？”

杨肃观摇了摇头，低头往纸片看去，又道：“据老卒所传，江贼多年寻访一人未果，是以甘冒生死之险，屡犯难关。盖其人非同小可，牵连天下气运，若其未死，江贼寝食难安矣。吾问其人来历，老卒示以姓氏，吾闻言大笑，此人已逝多年，焉能还在人世？又，其人若在人间，天地纲常岂不乱矣？满朝群臣，却又何以自处？故此事绝不可信，当误传所致……”

灵定沈吟道：“这人到底是谁，怎会如此了得？”

伍定远心下焦急，催促道：“这人究竟是谁，快往下看吧！”

杨肃观举起纸条，摇头道：“纸片到此便已断裂，下头的文字瞧不见了。”

众人啊地一声，甚感失望。

伍定远皱眉道：“到底梁大人所言是什么意思，真叫人猜想不透。”

杨肃观道：“照字面上来看，天山里定有什么要紧人物，却叫江充日夜悬心。”

韦子壮问道：“难道这人也与羊皮有关么？”

杨肃观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这就不知道了。反正这手稿出自梁大人的手，必来有些来历。咱们这几日可得多多留神。”

众人又谈说一阵，只是猜想不透，过了半个时辰，眼见天已大明，便各自回房小憩片刻。

（待续）明日请看第四回、武勇煞金

第四卷 第四章 武勇煞金

之後的几日，众人便在西凉一带打探讯息，访查地界。杨肃观与伍定远找出当年的界碑，与羊皮所绘的地线一一核对，只是一来也先早已灭亡，多数界碑荒芜湮灭，很难做出比对；二来那红线位置怪异，照地形观察，有些红线深入国境，画到了中国的山岭河川之内，也先可汗便拿下这些土地，也是无险可守，著实不合常理，再看几处红线画得比往昔界碑还要偏西，更不合卖国内情。两人看了几日，都感茫然。

伍定远摇头道："照梁大人奏章所载，江充该当割地千里才是，可这红线实在太怪，实在很难看出道理，这可怎么办？"

杨肃观叹道："不管这许多了，先找人把羊皮上的文字通译一遍，再做论断吧！"

杨肃观、伍定远这边毫无进展，韦子壮那边却已打听出也先旧部的讯息，众人回到府中商议，韦子壮道："据城里的老人说，十余年前有一批人归化我朝，现下都聚居在三十里外的一处小镇上，这些人牧羊维生，留著胡人的习气，说不定便是也先的遗民，咱们明日就过去瞧瞧吧！"

杨肃观等人闻言大喜，第二日早，韦子壮便带同众人，一齐朝那小镇前去。灵真这几日都死守房中，听得要让他出门，喜得冲天跳起，众人见他这幅模样，一时都觉好笑。

行到午间，已然来到那处市镇，韦子壮问明了去路，知道此地回人都聚居在镇西，众人便前去探访。行不多时，果见道旁无数帐篷，居民穿著大异汉人，杨肃观知晓回语，便取出羊皮，向当地居民询问，连问了几人，众回民面目茫然，竟无一人识得上头文字。

正发愁间，一名汉子走来张望，他看了一阵，忽用汉语道："几位爷台打中原来的吧？"

众人陡然间听到汉话，都是为之一喜。韦子壮却甚警觉，他见这人商贩打扮，满脸江湖风尘，别是江充派来的奸细，当下眯著眼道：“兄台有何指教？”说话间暗凝功力，神态大有敌意。

那汉子见他面有忧色，便自一笑，道：“这位大爷别多心，我也是个汉人，只因祖上落脚於此，便一直住在此地了。难得见同胞到来，便来关心则个，倒没别的用意。”

杨肃观走上前去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位大哥这般好心，在下先谢过了。只不知大哥可曾识得此地的耆宿长老，能否为我等引荐一番？”

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们要找长老么？遇上了我，那可真是找对人了。”

他见众人满面狐疑，颇有不信之色，忙解释道：“不是我自夸，家父年过八旬，过去曾随先皇大战葫芦谷，要说通晓典故，方圆百里内，怕没人比他更强了。”

杨肃观听得“葫芦谷”三字，心下立时一凛，想到柳昂天说过的御驾亲征一事，他与伍定远对望一眼，便道：“烦请大哥带个路，让我们得以拜见令尊，也好示上敬意。”说著深深一揖，掏出百两银票，往那人手上一塞，道：“年节将至，咱们仓促之间拜访，无以为敬，还请大哥笑纳。”

那汉子大笑摇头，将银票还了回去，道：“家父最爱数说年轻时的英勇事迹，你们肯来，他高兴都来不及了，怎好收你的银子呢！”

众人见他豪迈爽快，颇有边疆豪杰之风，对他更加敬重。

当下那汉子便带领众人，往村内行去。那部落甚是简陋，四处都是布屋帐篷，想来当地生活必定困苦。

走不多时，行到一处篷屋，那汉子掀开布幔，大声道：“爹爹！有远客来了！”他连著大喊了几声，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来啦！来啦！”

那汉子回头向杨肃观等人一笑，道：“我爹爹年岁大了，有些耳背，非这般喊叫，不然听不见说话。”

帐内缓缓行出一名老汉，只见他身材高大壮硕，虽然痀偻著身子，还是比常人高了半个头，众人心下一凛，想道：“看这老人年轻时，定是战场上的一名勇将，他儿子倒没有吹嘘。”

那老汉朝杨肃观等人望了一眼，向那汉子道：“就是这几人要见我？”那汉子粗著嗓门道：“就是他们！他们是打中原来的，有事要问爹爹！”

那老汉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却等老头子行将就木才来。真他奶奶的！”众人给他这么一顿胡乱数说，都觉尴尬，杨肃观忙道：“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咱们现下来拜访老丈，也不算晚了。”

那老汉上下打量他几眼，笑道：“听你说话有礼，是读书人吧！”灵真听了这话，只哼了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告诉你吧！我杨师弟不是别人，正是当朝的……”耳听灵真便要说出身分，杨肃观急忙拦住，道：“在下是生意人，刚巧来西疆做些买卖，这才路过贵宝地。”

那老汉将信将疑，低头细细看著杨肃观身上打扮，忽地往後倒退一步，惊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是兵部的人！”众人闻言大惊，都没料到一个村间老汉，竟能看破杨肃观的来历。

那老汉指著杨肃观的腰间，大声道：“你快说，这令牌是哪儿来的！”

杨肃观低头往腰间看去，见那兵部的令牌好端端地挂在上头，却不曾取下。此地偏远荒芜，居民多是蛮夷，丝毫不懂中国文物，事先便没取下，没料到竟有人能认出令牌来历。他自知不能再有隐瞒，便坦然道：“老丈好眼力，一眼便看出我的身分，在下兵部职方司郎中杨肃观，拜见老丈。”

那老汉又惊又恐，道：“你真是兵部的人，我……我已经离开军旅多年了，你……你难道要抓我回去？”说话语声颤抖，全不似先前的豪爽，那汉子也感害怕，父子两人挤在一起，都在飕飕发抖。

杨肃观不知他父子为何惊恐，忙道：“两位切莫担忧，在下此次来到此地，纯为调查一件旧案而来，绝无他意。”伍定远见那父子仍感恐惧，也插话道：“是啊！咱们初次相见，老丈的公子若不自道身分，咱们连老丈是什么人也不知道，怎能是专程来拿人的？”伍定远是捕头出身，最是明了犯案之人的心事，三言两语，便已说得那老汉连连点头。

那老汉松了口气，道：“这般最好。我年岁已老，经不起折腾了。”说著抹抹脸上汗水，一幅惊魂未定的模样。

那汉子咳了一声，压低嗓门道：“老实向各位说吧！当年家父的上司曾犯下重罪，成了朝廷钦犯，家父虽然定居此地多年，还是怕朝廷的人马过来抓他，是以方才有些失态。尚请莫怪。”

伍定远听得这话，忙道：“老兄说的朝廷钦犯，可是当年的征西大都督武德侯么？”那老汉跳了起来，惊道：“你也知道他？”

伍定远向杨肃观看了一眼，两人微微颔首，知道找对了人。

伍定远低声道：“老丈既然追随过武德侯，定与也先可汗交过手，是也不是？”

那老汉原本担心受怕，一听“也先可汗”四字，猛地用力点头，双目发出精光，大声道：“那当然！我与大都督出生入死，和也先这番贼打了十多年的仗，他那帮强盗便是化成飞灰，我一眼便能认出。”

杨伍两人闻言大喜，杨肃观朝篷屋一指，向那汉子道：“这位大哥，我有件重要东西要给令尊一观，不知可否借屋一用？”那汉子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诸位莫要客气，尽管进来。”说著伸手肃客，引著众人入内。

那汉子甫一走进，杨肃观便向韦子壮等人吩咐道：“请韦护卫、两位师兄到帐外守卫，千万别让闲杂人等走近。”三人答应一声，便自行到帐外守护。

那艳婷也甚乖觉，自知杨肃观与伍定远有大事商量，便道：“这里头有些气闷，我们师姊妹就不进去了。”说著自带娟儿出去。

帐中只余几人对坐，却是杨肃观、伍定远、那老汉与他儿子四人。诸人方一坐定，杨肃观便从怀中取出羊皮，交到那老汉手上，道：“老丈可识得上头的文字？”

那老汉手持羊皮，反覆端详，伍定远与杨肃观二人心头都是怦怦直跳，就怕他说出个“不”字，那这次西疆之行，可就一无所获了。

过了半晌，那老汉迟疑道：“也先的文字不是很难懂，大致与回回文差不了太多，但这皮上的文字看起来实在不像，我也不知是不是也先文。”

杨肃观长叹一声，扼腕道：“这可糟了，连老丈也不认得这文字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那老汉沈吟良久，喃喃地道：“这文字很奇怪，不过我好像看过类似模样的东西……”

伍定远忙道：“老丈若有主意，便请说吧。”

那老汉皱眉道：“以前咱大都督随身带著一柄剑，那剑鞘上的文字，好像与这羊皮有些相似，都是这样歪歪曲曲，一个又一个圈儿，我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。”

杨肃观听他说话太怪，不禁皱起眉头，那大都督武德侯早已死去多时，若要找他出来询问详情，不如把这羊皮一把烧掉算了，伍定远见他面色郁闷，忙问道：“这位老丈，除你之外，当今天下还有谁能识得也先的文字？可否引荐几人给我们认识？”

那老汉低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煞金，说不定煞金大人看得懂……”

杨肃观听得“煞金”二字，不知是何方神圣，急问道：“煞金？他是什么人？”

那老汉望著地下，却是欲言又止。良久良久，终於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也先死了，大都督死了，当年的英雄豪杰，都成了过往云烟。嘿嘿……连咱们煞金大人也投效敌国去了……还说这些干什么呢？”他闷闷不乐，发了一会呆，迳自在帐内角落躺下，跟著闭上了眼。

杨肃观与伍定远叫了几声，那老汉却全不理睬，只自顾自地睡了。

那汉子见自己父亲无礼，歉然道：“对不住，我爹爹向来想说什么，便说什么，一向就是这个脾气，请两位自便吧！”杨伍二人长叹一声，只得起身离帐。

众人离了帐篷，那汉子一路送了出来，杨肃观问道：“方才令尊提到『煞金』，好似有什么话要说，只不知这人是谁？”那汉子奇道：“你不识得『煞金』？”伍定远见他神色有异，忙道：“恕我俩孤陋寡闻，还请直说。”

那汉子笑道：“说起这煞金来，方圆百里内，可说是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这『煞金』在回话里的意思，便是天下第一武勇英雄，乃是号称打遍西域无敌手的大将军。只因他经常命人接济此地汉民，深得众人爱戴，此地百姓都当他活佛一样。”说著朝路旁帐篷一指，道：“你们进去看看，便是这户人家，也供奉著此人。”

伍定远与杨肃观探头望去，果见一张画像贴在帐上，下头供奉著羊奶乾肉，看来此地居民真把这“煞金”当活菩萨来拜。伍定远见这画像上这人长须及胸，神威凛凛，背後还绑了两把长刀，模样颇不平凡。

顿时之间，伍定远心中忽起异样之感，似乎这“煞金”的样貌有些不对头。杨肃观见他双眉挑起，好似看出什么来了，便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有何不妥之处？”

伍定远心思急转，一时却也理不出头绪，便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见他这般容貌，好似天将军一般，这才多看了两眼。”杨肃观点了点头，不再多问，便与那汉子挥手作别。

二人离了蓬屋，与众人会合，娟儿见他二人神色郁郁，奇道：“怎么啦？没问出来么？”杨肃观摇头道：“恐怕这回是白来了。”

韦子壮道：“到底这羊皮是怎么回事，怎能如此怪异？”杨肃观摇头叹息，道：“我看除了江充之外，没人知道这羊皮的秘密了。”众人心下沮丧，只得回去镇上。

行到小镇，已是下午，众人一日未食，早已饿了，便想找间客栈歇息。只见一名夥计站在店门口，见到众人走来，大声吆喝道：“几位客倌快点进来！小店的红烧牛肉远近驰名，乃是甘肃一绝哪！”此时虽近年节，但此地回民聚居，习俗不同於中土，便大过年时，生意也是照做不误。

韦子壮见这夥计目光涣散，下盘虚浮，显然毫无武功，便放下心来，问道：“我们这里有两位师父，素菜可有得吃？”夥计忙不迭地道：“有哪！敖近宝来寺的斋菜全是小店包办，什么菜式我们不会？包君满意，包君满意！”韦子壮点头，要夥计给配了两桌菜色，一荤一素，七人各自分桌吃食。

过不多时，夥计送上香喷喷的菜肴，众人正待要吃，韦子壮忽道：“且慢！”拿出了银针，每盘菜肴都先以银针试过，待见菜肴无毒，这才放心。

杨肃观问道：“这家店可有怪异之处？”韦子壮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担心江充派人过来作怪，这才多加一道提防。”众人想起百花仙子狠毒的手段，无不称是。

灵真身材胖大，此时早已饿得前心贴後背，一见菜肴无毒，赶忙取过筷子，夹了素斋便吃，边吃边赞："好味道！比咱们少林的素斋还强得多！"

娟儿见他这幅贪嘴吃相，不禁笑道："本以为和尚都是瘦瘦的老头子，整天只晓得敲木鱼、念弥陀。真要见了大师父，那才算是开了眼界。"

灵真一边大嚼，囫囵道："小姑娘懂什么？和尚我真饿时，只要火一上来，连供品都先吃光了，还怕怎么地！便佛祖责怪，我也喊声『一佛出世，二佛涅盘，爷爷肚饿，算我最大』，却又怎地？"

娟儿忍俊不禁，哈哈大笑起来。灵真嘴中塞满食物，大声道："怎么你们还不吃？可别叫和尚我全吃完啦！"灵定见师弟举止粗俗，说话无礼，一时甚是生气，当下转过头去，不再理他。

片刻之间，灵真已连尽三大碗饭，仍觉不足，吃著吃，忽觉手掌微痒，便伸出左手搔挠，但口中仍是大嚼，不以为异。看来便是老天爷猛打三个霹雳，他还是照嚼不误。

众人莞尔微笑，却不忙著动筷，自去谈论来日行止。

灵定问道；"杨师弟，咱们此来西凉，却落得一无所获，你要怎么向上司交代？"

杨肃观沈思半晌，道："临走前我曾与侯爷商议，侯爷说这羊皮乃是江充出卖朝廷的证物，上头画的是地图国界。可我们此行查访，却全然找不出其中奥秘。我看这羊皮恐与传言不同，未必真是什么卖国物证，须得再行研究一番。"

韦子壮沈吟道："这羊皮倘若不是江充卖国的证物，却怎会惹来大批武林好手抢夺？那江充、刘敬又何必这般重视这块羊皮？难不成其中另有隐情么？"韦子壮此言甚是有理，倘若羊皮与江充无关，根本不是什么卖国物证，他又何必劳师动众，派遣大队人马抢夺？

杨肃观摇头道："那倒也未必。我曾与仲海研究过这块羊皮，照仲海所说，我朝与也先之间的疆界，不过是一片荒漠，上头土地毫无用处，当年江充若要以这片荒芜土地换得性命，恐难取信可汗。照此看来，梁知义与王宁他们的说法未必可信。这羊皮定然另有古怪。"

灵定叹道："这羊皮倘若什么都不是，岂不叫我们空跑一趟？"

杨肃观道：“这倒不怕。我听那老汉说了一个名字，唤做『煞金』，

说不定这人知晓羊皮的来历。我看该从此人著手。”他见伍定远始终沈默不语，便问道：“伍制使，你说是么？”

伍定远自从见了这“煞金”的画像以来，心中一直有个古怪念头，好似觉得煞金有些特别之处，但又捉摸不定。此时杨肃观向他说话，方才醒觉，他嗯了一声，却也没回话。

杨肃观见他眉头紧锁，料知有异，便问道：“伍制使，你好似有些心神不宁，可是这『煞金』真有什么奇怪之处么？”

伍定远低下头去，沈思半晌，道：“这煞金看起来有些面熟。”

众人大喜，忙道：“莫非你识得他？”伍定远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我是听过一个朋友的转述，这才觉得此人有些特异。”

杨郎中哦地一声，问道：“朋友？他是谁？”伍定远叹息一声，黯然道：“他便是燕陵镖局的最後遗孤，齐伯川。”

众人听得此言，都是啊地一声，叫了出来。伍定远叹道：“这『煞金』识不识得羊皮的文字，我是不知，但我方才见到此人的画像，反覆推想当年齐少镖头的一番话，恐怕这『煞金』与托镖之人有关。”

杨肃观精神大振，忙道：“伍制使请说。”

伍定远道：“这燕陵镖局一案之所以难破，关键便在找不到托镖之人。当年我从齐少镖头口中得知，那托镖客人约莫五十来岁，长须及胸，背後还绑了两柄长刀，齐总镖头更以『使三刀的』相称。那时我听得这人模样不凡，便暗暗留上了神……”他话尚未说完，杨肃观已是一惊，道：“你说那托镖之人背後还绑了两柄长刀，这……这煞金不也这样么？”

伍定远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没错，我看了『煞金』的画像，一见他背後绑著两柄长刀，再加须长及胸，岁数也约莫五十好几，实在太像那托镖之人，才有了这番联想。”他是捕快出身，自来把细，果然见人所不能见。

杨肃观大喜，点头道：“伍制使所言甚是。当年那羊皮是价值十万两白银的重镖，若不是帖木儿汗国的大将，谁付得起这等价码？”

韦子壮沈吟道：“听你们这么说来，莫非这『煞金』就是托镖之人？可他与梁知府有何关连？”

伍定远摇头道：“此事我也不知，咱们只有详加查访，先把这『煞金』找出来，一切再从长计议吧！”杨肃观点头道：“正该如此。反正仲海奉命护驾和番，我们两路人马不妨早些会合，到时自能入得帖木儿汗国，找到『煞金』了。”众人纷纷称是。

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的兴高采烈，灵真却只顾著吃，丝毫不加理会。

吃了半晌，已然酒足饭饱。他打了个饱嗝，正要伸手剔牙，忽见右掌有些异样，他低头细看，登时吓出一身冷汗。

只见手背上窝著一只小小的蜘蛛，色做木黄，正不住吸血，却不知是从哪里爬出来的。

须臾之间，灵真的手掌已然自黑转肿，由肿转痛，如同泡进墨水一般，可见蜘毒何等厉害。灵真惊骇恶心，无以复加，当场大叫一声，一抖手，急急将那毒虫摔落在地，跟著一脚踏死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家小心，这菜里被人下毒了！”

其余几人原本聚拢说话，忽听灵真忽地大叫，急忙转头，待见了灵真的手掌，都是惊骇出声。韦子壮大惊道：“怎地会这样？方才我才用银针试过，这酒菜都是乾净的东西啊！”

灵定心下领悟，将筷桶翻倒，里头跌出十来双筷子，众人一奇，不知他此举何意，灵定喝道：“大家看！”

众人定睛看去，只见每只木筷上都攀著一只小小的蜘蛛，那蜘蛛生作木色，与木筷颜色极为近似，若不细看，根本难以察觉。数十只蜘蛛见了光，受了惊吓，登时满桌乱爬，娟儿惊叫一声，急忙起身相避。

韦子壮举脚上桌，连踩了几下，把众蛛尽皆踩死，忙道：“这店有些古怪，大夥儿千万小心，别碰店里的东西！”

伍定远见那夥计兀自呆在一旁，当下哼地一声，一个箭步跃去，将他一把扣住，喝道：“你为何下毒害我们？快快招来！”

那夥计吓得直打哆嗦，忙道：“大爷您错怪小人了！我们……我们从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……”

此时情况紧急，只要拖延片刻，灵真便有性命之忧。伍定远想起张之越的死，如何容得那夥计推搪？他手上用力，将那夥计拉到身前，喝道："还敢狡赖！你看看那位师父，给你们毒成什么样子？快把解药交出来，否则大爷便要了你的狗命！"他运功加劲，内力到处，那夥计登时疼痛起来，连连大叫："救命啊！救命啊！"

那夥计一叫，立时惊动了店里的其他客人，众人聚拢围观，纷纷叫道："你们这群人是干什么的？这般毒打一个夥计！"都有不平之意。

韦子壮忙道："诸位客倌，这间客栈下毒害人，是间黑店，眼下已然害了咱们的一个朋友，我们得讨个公道回来！"一名客人骂道："放屁！我打小就在这里吃饭，什么时候出过毛病？你这几个外乡人，准是想吃白食！在这里胡乱搅和！"十来名看热闹的客人跟著起哄，各自大叫起来。

伍定远见灵真的右手越肿越大，只怕迁延疗伤的时机，他不去理会旁人，冷冷地对夥计道："小子你若不把解药交出，休怪我下手不容情了！"说著指上运劲，只把那夥计的手骨捏得喀啦作响。

那夥计给捏得疼痛不堪，只是痛得大叫，正惨嚎间，忽然头一偏，凄厉叫声从中断绝，霎时间软倒在地，已然昏晕过去。

伍定远哼了一声，道："这小子昏了，咱们先把掌柜的找出来。"说著运功推拿，将那夥计救醒。谁知推拿良久，那夥计仍是直挺挺的不动，竟如死了一样。

伍定远心中犯疑，忙将那夥计的脸面扳过来，伸手探他鼻息，只见那夥计面色发黑，已然莫名其妙的死了。伍定远看了众人一眼，低声道："大家小心，他也中毒了。"众人闻言，忍不住大吃一惊，连忙站起身来，就怕给人暗算。

旁观客人见出事了，纷纷大叫道："出人命啦！贼子杀人啦！咱们赶快报官啊！"言语之间，却把伍定远等人当成了凶手。

此时已要过年，店中客人本都在喝酒划拳，喜气洋洋，待见店中有人惨死，不由得大为惊骇，一时间乱成一片。

伍定远放脱那夥计，喝道："你们不要胡乱嚷嚷！这夥计是给人毒死的！"

他话声未毕，忽觉背上微微一痛，好像被蜜蜂叮了一下，他回过头去，只见同伴们睁眼看著他，似乎不明白他为何忽然转头，伍定远正觉奇怪，猛听艳婷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伍定远回头望去，只见店里客人大叫大嚷，有人向他扔了张板凳，伍定远想要闪避，猛地一阵头晕传来，天悬地转之下，扑倒在地。

艳婷惊叫一声，正要将伍定远扶起，灵定眼尖，急忙拦住她，说道：“先别碰他，他好像中毒了！”他借过艳婷的配剑，刷地一声，已将伍定远背上的衣衫割破，他剑上造诣大为不凡，虽然裂衣破衫，却丝毫没伤到皮肉。

众人急看伍定远背後，只见一只斑斓蜈蚣咬住了他背上的一块肉，正自努力啮啃，却把伍定远当成了美味食料。两名少女见了这恶心模样，不禁尖声惊叫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
灵定举剑过去，想将那毒虫挑起，谁知那虫啮咬甚猛，只牢牢地咬在肉里，灵定长叹一声，口宣佛号，长剑抖动，登将那毒虫戳死，脚尖一点，将伍定远的身子翻了过来。众人急看他的脸色，只见他面泛黑气，便与那夥计无二，恐怕已是命在旦夕。

艳婷又惊又怕，正要说话，忽然之间，那夥计的尸身下钻出十来条蜈蚣，在店里四下爬动，艳婷俏脸惨白，急急往後退开，韦子壮深怕毒虫害人，冲上前去，两三脚便都踩死了。

此时己方已有两人不明不白地中毒，无数旁观的客人却还在那里大喊大叫，都把他们一行人当成歹徒，杨肃观虽然老练，却也难以找到下手之人，眼看过不多时，官府的人马便要赶到，到时便连脱身也难。

杨肃观召来韦子壮，低声道：“据我猜想，这些毒虫必是有人驯养，放在店里害人，只怕下毒之人还在此处，劳烦你和灵定大师保护伤者，我这就去揪他出来！”

韦子壮答应一声，便与灵定一同守护伤者，店内客人不住丢些木椅板凳过来，都给两人轻描淡写的挡开。杨肃观则躲在角落，冷眼细观，便要在乱糟糟的人群中找出那下毒之人。

杨肃观正自观看，忽见几个莽撞之徒大声叫嚷，却是朝著自己冲来，似想将他一把抓住。杨肃观“嘿”地一声，长剑出鞘，运起“菩提三十三天剑”的无上心法，瞬间点出七七四十九点寒星，便朝那十来个客人飞去。

艳婷见那几名客人性命堪虞，不禁惊骇出声，正要出言拦阻，一旁韦子壮已向她摇了摇手，低声道：“你放心，杨郎中出手有分寸。”

杨肃观身为朝廷命官，行事向来稳重，现下他出招攻敌，意不在伤人，而是在逼出那下毒者。照他料想，这下毒之人身怀武艺，行止定与常人大不相同，只要性命危急之际，必会闪躲逃避，露出原形，届时定然无法逃脱他的法眼。

长剑闪过，这群客人连眼皮都还来不及眨，只觉剑光一闪，胸口一凉，众人讶异之间，纷纷低头望向胸口，待见衣衫已被割破，又看杨肃观手中白晃晃的家伙，不禁吓得大叫，霎时魂飞魄散，急急往门外奔去。有人被杀也好，谋财害命也好，全不关自己的事了。

杨肃观眼尖，适才长剑攻出，店中客人大多浑然不觉，却只有一人斜身闪过，显然身怀武功，但一来店中客人太多，二来剑出之际不过刹那，很难看清那人的面貌，一时却也找之不著。

正看间，忽见一人低头掩面而过，状似惊惶，但胸口衣衫却丝毫未破，杨肃观心念一动，喝道：“哪里走！”跟著剑光一闪，已将那人圈住。

那人大惊道：“壮士饶命！小人只是路过的客人，与你无怨无仇，你千万别杀我啊！”

杨肃观手中长剑一颤，从他颈旁削过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别装疯卖傻，快快把解药交出！”那人吓得傻了，丝毫不敢还手，只是磕头讨饶。

杨肃观见他模样卑贱，不像假装，心下暗道：“我可千万别卤莽了，待我试他一试！”长剑一闪，便向那人头颈部位刺去。

那人见眼前寒光闪动，只“啊”地大叫，双手捂面，束手待死。杨肃观见他神态如此，忙将长剑刺向一旁，心道：“看来这人真的不会武艺，绝非作假。”自来武功高强之人，任凭你武功多高、拳脚多俐落，

仗得全是一双招子，这人却在危急时刻紧闭双目，想来真是不会分毫武功。

杨肃观沈吟片刻，料来自己确实找错了人，便道：“你起来吧！放你过去了。”那人磕头连连，千恩万谢，忙朝店外奔出。杨肃观转头往店里看去，眼见还有几名客人躲在桌下，不住飕飕发抖，说不定下毒之人便在其中。

杨肃观沈声道：“你们几人都站出来，我有话要问你们。”

那几名客人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都是犹疑不出。杨肃观正要上前，忽听灵定叫道：“小心暗器！”杨肃观不即细想，身形斗地拔高三尺，只听背後风声劲急，跟著“哆哆”之声连响，一旁的照壁竟插满了蓝澄澄的银针。

杨肃观身在半空，急忙回头看去，只见刚才出店的那人满脸狞笑，不知何时，竟又溜回店里，杨肃观冷笑一声，原来下毒之人便是此人，没想自己竟然给这人骗了过去，若非他武功颇有根柢，岂不早已尸横就地?

正气恼间，只见那人十指扣满了银针，显然又要发出暗器。杨肃观何等手段，如何容他再度造次?身形不及落地，清啸一声，便在半空中拔剑出鞘，对著那人疾斩而下。

那人见杨肃观变招如此之快，也是骇异，暗器居然来不及出手，便往门外退出。一旁韦子壮大喝一声：“往哪走！”身形一晃，後发先至，已然拦在门前。

那人腹背受敌，情势大为不妙，杨肃观喝道：“快快将解药交出，我们饶你一命！”那人骂道：“就算把我千刀万剐，也没有东西给你们！”

韦子壮伸掌出去，往那人後心拍落，那人斜身避开，一个回踢，往韦子壮胸口踹去，韦子壮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运起内劲，伸指在那人腿上一点，已将他穴道封住，那人浑身酸麻，摔倒在地。

韦子壮一脚踩住那人胸口，喝道：“把解药拿出来！”那人冷笑一声，全不理睬。

韦子壮冷笑道：“在我面前耍狠，有你受的了。”伸指往那人腋下一点，一股真气透体而入，那人登时浑身麻痒，大笑起来。

韦子壮淡淡地道：“我不必把你千刀万剐，只要替你呵呵痒，你这小子就乖得很了。”

那人痒得在地下打滚，连下唇都咬破了，看来韦子壮逼供却有独到之处，瞬间便把那人整得要死不活。

韦子壮沈声道：“你把解药交出，我便替你解穴止痒，如何？”那人笑声不止，眼角都流出泪来了，喘道：“我没有……解药……”韦子壮摇头叹息，说道：“那我可没法子帮你了。”便要转身离去，任凭那人活活笑死。

那人大笑声中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是真的……真的没有……哈哈……”韦子壮双目一亮，道：“那解药在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在……哈哈……在我师父那里……哈哈……”

韦子壮心下一凛，急问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

那人正要说话，忽然一道细小的蓝光闪过，那人身体一颤，喉头上立时见血，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出，便自死去。众人见了这暗器来势狠毒，无不大惊，纷纷戒备。

猛听窗外碰地一声大响，一人飞身入店，众人急看，却是一名美貌女子，正是那日见过的“百花仙子”胡媚儿，只见她身穿杏黄色的道袍，手中多了只拂尘，眉宇间露出一股淡淡的煞气，正自冷峭地望向众人。

杨肃观面色一变，与灵定互望一眼，都知道正主儿来了。

两名少女见“百花仙子”到来，想起师叔命丧在她的手中，登时冲了上去，神色愤恨不已。

艳婷悲声道：“又是你！看我为师叔报仇！”抽出配剑，便要上前拼命，娟儿虽然武功低微，也是眼中含泪，举剑在手。

韦子壮深怕她们莽撞出手，反而中了暗算，连忙拦在她们身前，低声道：“两位姑娘稍安勿躁，别急著出手。”艳婷抹去了脸上的泪水，狠狠地盯著“百花仙子”，一双妙目尽是悲愤。

百花仙子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那不成器的徒儿真没出息，居然在那里哼哼哎哎，一时看不习惯，便将他解脱了。”韦子壮冷笑道：“都说虎毒不弑子，百花仙子的毒功果真了得，连禽兽也要退让三分。”

“百花仙子”名唤胡媚儿，生性最是霸道阴毒，一听韦子壮出言讥讽，便朝他瞪了一眼，眼中满是憎恨怨毒之意。

灵定听说这“百花仙子”行事狠毒，前几日便曾辣手害死九华山的张之越，哪知现下又连害了伍定远与灵真二人。他不容此女再行作孽，当下提起内力，真气鼓汤，往前走上一步，合十道：“老衲少林灵定，请女施主速速交出解药，不然伤者延误解救时机，施主罪孽又更重一层了。”说著两手成圆，随时便要发掌伤敌。

杨肃观见师兄出手，便对韦子壮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也不约而同地走上两步，与灵定分立三方，三大高手鼎足而立，将这“百花仙子”团团合围。

一旁艳婷提剑在手，此时她有如一只小小豹子，不住的磨爪等待，随时伺机出手。她外貌温柔，性子却甚是刚毅，向能沈著忍耐，只盼能亲手报得师门大仇。艳婷武功不高，可这幅模样却不敢让人小看，韦子壮怕她贸然出手，忙对她连使眼色，要她稍安勿躁。

这胡媚儿浑身是毒，暗器阴险，寻常江湖人物与她敌对，往往连一招也走不上，便不明不白的死在她手中，再加上她颇有智计，是以这几年正派人物屡次围捕，却都给她从容逃走，这次三大高手联手围攻，已是志在必得，不管胡媚儿多大的本领，多坏的心机，终要手到擒来。

胡媚儿见自己处境极是不利，却是不以为意。只见她淡淡一笑，反往武功最强的灵定走近了两步，媚笑道：“你们三个大男人欺侮我一个弱女子，若要传将出去，大师不怕江湖上笑话吗？”灵定铁著一张脸，向韦子壮、杨肃观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们退下，沈声道：“女施主也算是一代宗师，老衲以一对一，这总成了吧。”

胡媚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想你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和尚，净找我一个小小弱女子的麻烦，还说不是笑话？”

眼前虽然强敌环伺，她说话语音仍是娇羞柔嫩，媚态无限。众人见她白腻的肌肤上带著淡淡的红晕，心中都想：“这女子虽然妖异，其实倒也算是个美女。”

胡媚儿见场中几名男子喉头微微滚动，料知他们都为自己的美色所震慑，当下更是浅浅一笑，露出了万锺风情。

娟儿见她兀自卖弄风骚，当场大叫一声，骂道：“老妖妇比谁都奸恶，却还装得弱不经风！你这丑妖婆、老贼妇！世上没女子比你更丑恶了！”

那日张之越只为了几句话得罪她，便落得惨死的下场，娟儿心中忿恨，自是破口大骂。

胡媚儿气愤至极，大怒道：“小丫头，早知那日便让你死了乾净，省得今日在这罗唆！”一道银光飞出，正是她的成名暗器“追魂针”，便往娟儿喉头射去。

灵定身为罗汉堂首座，哪容她再次得手，当下断喝一声，呼地一掌拍出，掌风所及，那银针立时转向，射到地下去了。

这掌功力深厚，竟能用无形无质的掌风逼开小小一枚银针，所蕴内力可说雄浑无比，旁观众人无不又惊又佩，暗道：“少林寺领袖群伦，果然非同小可！”

韦子壮自知害死胡媚儿的徒儿，两人间的仇恨已然结下，便想趁著人多势众，一举了结这段怨仇。当下道：“大师稍待片刻，让我来教训这个妖妇！”

灵定尚未答话，韦子壮已单足高举，右掌向後提起，呼地一声，全身旋转，飞足向胡媚儿踢去，这招正是“武当鹤点头十三式”，乃是擒拿敌手的绝招。

胡媚儿见他这腿势道刚烈，便往後头让开，韦子壮不容她有所喘息，右足甫一落地，左足便穿插踢出，抢攻连连，丝毫不落下风。

胡媚儿虽给他接连抢攻，不过仗著轻身工夫了得，倒也不见得慌张。她掠了掠额头发丝，兀自好整以暇，娇笑道：“韦大护卫啊！你便要找姑娘动手，迟早轮得到你，却又何必这般猴急？莫非是怕人家少林寺盖过你武当山的风头啊！”

这挑拨言语一出，灵定脸上便即闪过一阵阴影，韦子壮也是颇感尴尬，竟然停下手来。胡媚儿则哈哈大笑，颇见欢欣。

原来这少林寺与武当山之间颇有嫌隙，自武当开派祖师张三丰以降，至今已达百年之久，江湖上可说是人尽皆知。虽说两派间的交情日益好转，但此刻猛给胡媚儿一阵挑拨离间，还是令人感到难堪狼狈。

韦子壮大吼一声，喝道：“贼贱人！休在那里指东道西，手下见真章吧！”他怕灵定真以为他别有所图，当下呼喝连连，拳脚并出，更见杀气。胡媚儿冷笑一声，身子一侧，已让过韦子壮的攻招。

眼看胡媚儿不敢正面抵挡，韦子壮双手一张，使个“鹤展翅”，快速绝伦地往胡媚儿上身十三处穴道点去，这招由外往内，双手如同合抱。

胡媚儿见这招大是轻薄，不禁俏脸生晕，骂道：“亏你自称名门出身，却专出这等淫秽招式，也不知你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龌龊念头，真是卑鄙无聊！”她哼了一声，身影闪动，便要窜出店中。

韦子壮看出她要离开，登即喝道：“没留下解药，休想要走！”说著一掌劈去，胡媚儿双足一点，急急飞上了屋顶，那灵定身手更快，霎时後发先至，已赶在她的前头，跟著双掌一并，喝道：“下去！”猛烈的掌风扑出，竟硬生生将胡媚儿逼了下去。

胡媚儿落下地来，登时呸了一声，大声道：“说好了一个对一个，怎么又来了个老和尚？”

灵定淡淡地道：“施主要单打独斗，老衲这就奉陪。”双掌一合，正是“大慈千叶手”的起手式，功力到处，身遭三尺内的灰尘竟都往外飘开，脚下立时现出个三尺开外的正圆。

胡媚儿见了这等势头，心下也感骇异，寻思道：“这老和尚如此了得，武林间有谁能奈何得了他？”她自知眼前两人乃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自己若凭真实本领，只怕一个也打不过，更何况一旁还有个虎视眈眈的杨肃观？

韦子壮冷笑道：“贼贱人，若想要活命，早早把解药交出，否则一会儿把你大卸八块，要你给张大侠偿命。”

眼看灵定一步步走来，胡媚儿自知敌他不过，当下往後跃开，冷笑道：“你们要解药么？好，姑娘这就给你们。”说著从怀中取出十来只瓶罐，红的绿的，长的扁的，无奇不有，朗声道：“全都拿去吧！”手一挥，十来只瓶罐便往韦子壮扔来。

韦子壮正要伸手去接，艳婷怕瓶子上有毒，急忙拦住，提醒道：“此女诡计多端，千万别信她了。”韦子壮连忙缩手，任凭那几只

小瓶从面前飞过，心下暗暗叫险，想道：“亏我行走江湖多年，今日却靠一个孩子救命。”

只见那十来只小瓶摔在地下，却没破裂，只骨溜溜转著，一时也看不出哪瓶是真的解药。

胡媚儿见无人敢接解药，不禁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韦护卫何必这般小气，我那十来瓶都是解药啊！你又何必怕呢？”韦子壮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少罗唆，快说哪瓶才能解毒！”

胡媚儿娇笑连连，道：“你自个儿猜啊！”

灵定怒道：“女施主若有诚意赐下解药，怎不规规矩矩的来，又何必这般故作姿态？”

胡媚儿笑道：“我哪是故作姿态？只是身上瓶瓶罐罐实在太多，这当口有些忘了，不知哪瓶才能解毒。”此女向来大胆，从不把人放在眼里，竟然在两大高手面前撒痴撒泼起来。

韦子壮怒道：“你快说，别要戏弄我们！”

胡媚儿笑道：“嗯，我想起来了，是红色的那瓶。”她见韦子壮便要过去俯拾，忽又道：“等等，好像是绿的。”

韦子壮狂怒不已，大喝道：“你给小心了！”

灵定哼了一声，摇头道：“别理她了。咱们每瓶都试上一试，总有一瓶是真的吧！”

胡媚儿笑道：“成啊！我这儿共有十来种不同解药，你们不妨一瓶一瓶地试。不过姑娘我心地好，先提醒一句，你们一旦用错解药，你那两个朋友便会七孔流血而死，要不要试试？”

韦子壮与灵定对望一眼，都知她说的是实情。这百花仙子下毒功夫异常了得，一旦中了她所下的怪毒，非得要她亲手赐下解药，否则万难救治。看她这个神态，除非自愿交出解药，否则便算杀了她，也是无济於事。

众人见灵真盘膝坐地，正自全力运功驱毒，那伍定远则面色漆黑，看来再不多时，便要追上张之越的脚步，活生生的死在这恶毒女子手里。

灵定心念急转，自知双方若要硬拼，定是两败俱伤的场面，便道：“这位施主，此间与你有仇的人物极多，若是再打下去，你必然讨

不了好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老衲也不想多杀生，不如你先将解药交出，咱们自会放你平安离去。”他本想一举生擒此女，也好送交九华山裁断，但眼前情势如此，只好退让一步。

胡媚儿伸出食指，轻轻抵住脸上的酒涡，摇头道：“大师父这个主意不好。”

灵定沈下脸来，道：“和尚的主意不好？那照女施主的意思，却该如何？”

胡媚儿伸出纤纤素手，向杨肃观一摆，笑道：“扬大人，只要你交出怀里的东西，我自会给你解药。”众人脸上变色，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果然要的是那块羊皮。

灵定见她得寸进尺，便皱眉道：“要是我们不给呢？”

胡媚儿向伍定远与灵真望了一眼，微笑道：“那这两人只有死了。”

一旁韦子壮跳了过来，怒道：“你自身难保，还敢讨价还价么？”

胡媚儿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自身难保？你们恁也小看姑娘了！”

笑声未毕，只见胡媚儿右手微扬，一丛细小至极的银针脱手而出，直朝韦子壮门面射去。这“百花仙子”身怀百毒，武功深浅无人知晓，但论到暗器，却是一等一的名家，既毒又狠，中者必死，饶他韦子壮武功高超，一来站得太近，二来给人攻其不意，却要他如何闪避？

眼看韦子壮一个不慎，也要中了暗算，但此人身为武当玄武观真传的俗家弟子，武功岂同凡俗？他使一个铁板桥，两足牢牢的定在地下，上半身却陡地後仰，间不容发之际，已然闪过了无数细小银针。

胡媚儿啐道：“这么大年纪也使得这般功夫？不怕闪了腰吗？”她见韦子壮向後仰倒，胸腹间门户大开，如何放过这个良机？拂尘扫下，便往他下腹击去。

此时韦子壮上半身向後仰倒，两足定在地下，胸腹间已然不设防，一旁灵定大惊，赶忙出掌抢攻，其势却有所不及，只见“百花仙子”的拂尘便要扫到身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韦子壮两手往地下一撑，胖大的身子倒立起来，双腿猛往半空踢去，胡媚儿娇声惊叫，险些给他踢中了下颚，连忙往旁闪开。

这下双方短兵相接，心下都甚明了，灵定等人若要将胡媚儿活活杀死，并非什么难事，但此女毒功高明，若要将她一举生擒，只怕大为不易。

眼前是个谁也奈何不了谁的局面，韦子壮等人无法逼她交出解药，但胡媚儿也无法走脱，双方已成僵局。

灵定怒道：“女施主好不晓事，你今日若不交出解药，还想活著离开么？你早些送出解药，以免自误！”

胡媚儿哈哈一笑，她斜目看著灵真与伍定远二人，笑道，“这两人没有我的独门解药，决计活不过今晚，反正姑娘有两个高手陪葬，已算是件便宜生意了，又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众人又急又气，却都不知如何是好，要说平白无故送上羊皮，这口气如何吞得下？可若不交出羊皮，只怕伍定远与灵真当真莫名其妙地死在此处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没理会处。

正惶急间，忽听一人淡淡地道，“灵定师兄、韦护卫，请你们出去，我自有话与这女子说。”众人听这声音淡泊清雅，正是杨肃观，不由都是一愣，不知他为何突出此言，连胡媚儿也是微微一奇，不解杨肃观的用意。

灵定走到杨肃观身旁，低声道，“杨师弟，咱们好容易大占上风，你怎能要我们出去？可别让这女子趁机逃走了。”

却见杨肃观轻轻地摇了摇手，示意众人不必多言，韦子壮与他相识多年，知道杨肃观做事沈稳，向来谋定而後动，此刻这般说话，定有他的用意，当下拉住灵定，低声道，“杨郎中既然这般吩咐了，咱们就先出去吧。”

灵定甚感奇怪，但也不便公然反驳，只有随著韦子壮离开，两名少女虽然报仇心切，不过此刻情势紧张，也容不得她们多言，只能跟著离店了。

众人鱼贯走出，偌大的客店中，仅余杨肃观与胡媚儿面对面站着，此时店中伙计早已不知逃到何处，除了西凉独有的潇潇风声，一时别无声响。

胡媚儿是个身经百战的女魔头，虽见杨肃观行径奇特，却也不感畏惧。她浅浅一笑，道，“杨郎中单独留我下来，难道不怕我一溜烟的

飞走么？还是有什么体己话要同我说？却怕外人来听么？”她声音柔腻，荡气回肠，这几句话说得加倍妖娆，叫人心中不得不荡。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忽然解下兵刃，扔在桌上。

胡媚儿俏眉一轩，冷笑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杨肃观不答，迳自坐了下来，才道：“难得有缘，坐下来喝杯茶，再走不迟。”说着替胡媚儿拉开板凳，示意她坐在自己身边。

这下胡媚儿便再镇静十倍，也不禁诧异万分。前些日子她辣手害死张之越，现下又毒伤对方两员大将，岂料杨肃观竟会毫不设防？还邀她一块儿饮茶？

过了半晌，杨肃观见胡媚儿犹有迟疑，当即淡淡地道：“胡姑娘，坐下来吧。等喝过茶后，你若想离开，便请自便，在下绝不阻拦。”

胡媚儿睁大了媚眼，忍不住道：“你是说真的？你不怕你的朋友白白死了？”

杨肃观却不答腔，只取过茶碗，斟上了水，便等胡媚儿过来喝。

胡媚儿见他有恃无恐，心中便道：“这姓杨的不知要弄何玄虚，且看姑娘接招。”

她缓缓走到板桌旁，却也不坐上板凳，只一股脑儿坐上了桌子，跟着粉腿交叠，腻声道：“杨郎中要我坐，奴家怎好不坐？这不是来了么？”

两人相距咫尺，胡媚儿身上擦得香腻，一股媚人香气全飘往杨肃观鼻端，胡媚儿心下暗笑：“这杨肃观不过几岁年纪，姑娘面前，任他定力再高，也要把持不住。”说着更俯下身去，一抹酥胸若隐若现，煞是诱人。

正魅惑间，杨肃观已然替她倒了杯清茶，跟着奉到面前。胡媚儿心道，“这小子怎么这般客气，莫非在茶里下了毒么？”

她自己是用毒高手，天下罕逢敌手，杨肃观便算真把大碗鹤顶红倒入茶水，她也不见得怕，当下便只淡淡一笑，伸手接过了茶碗，要看杨肃观有何计谋。

杨肃观端起自己的茶碗，喝了一口，道：“胡姑娘，你我素昧平生，一来无怨，二来无仇，不知你为何要抢我的羊皮？”

胡媚儿喝了口茶，将发稍一掠，笑道：“杨郎中说呢？我为何要抢这块羊皮？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个字，江充。”

胡媚儿放声大笑，腰枝乱颤，道：“你说得对！正是为了江大人！若不是他过来请托，本姑娘何必淌这混水！”

杨肃观静静坐着，待她笑罢，才道：“姑娘你可曾想过，你跟着江充，又有什么好处？”

胡媚儿冷笑道，“杨郎中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了？江充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手掌军政大权，天下无不景仰！我胡媚儿生平只为强者办事，举世之中，没一个男子胜过江大人！这样的人物，我若不追随身侧，岂不是傻？”

胡媚儿正待唠唠叨叨地再说，忽见杨肃观弯下腰去，从桌脚边拾起一枚石子，握在掌中，胡媚儿哼了一声，道，“杨郎中，你若想用暗器伤我，那是大错特错了。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却不打话，只见他中指一弹，那石子猛地向上飞出，“碰”地一声大响，竟尔打穿了屋顶，飞了出去。

胡媚儿心下奇怪，寻思道，“这小子到底要干什么？难道要声东击西么？”

正想间，只见杨肃观抬头起来，看着屋顶，午后阳光顺着屋顶的缝隙照了进来，登令昏暗的客店中满是光辉。胡媚儿越来越觉得奇怪，深怕屋顶有人埋伏，便顺着他的眼光望去。

胡媚儿抬头向上，只见屋顶上开了个尺许见方的破洞，洞外一抹宝蓝天，望之深邃如大海，除此之外，倒也没人埋伏，她呆了半晌，不知这人到底意欲为何，当下低头看着杨肃观，眼光中满是疑问。

杨肃观啜了口清茶，淡淡地道：“胡姑娘，你看见了什么？”

胡媚儿一愣，抬头望着深邃如海的蓝空，呆呆地道：“天……我看见了天……”

杨肃观放下茶碗，俊目回斜，微笑道：“胡姑娘，天，会比江充小么？”

话中深意无限，登叫胡媚儿心头一震。

客店中一片昏暗，只有一抹阳光照在杨肃观身上，看来倍感庄严，好似神佛降世一般。

杨肃观站起身来，缓缓走到胡媚儿身旁，霎时之间，两人四目交投，胡媚儿只觉眼前的男子不能逼视，饶她天性豪放，情场百战，此时心中也只怦怦直跳，霎时只得转过头去，不敢多看。

杨肃观慢慢伸手出来，轻抚胡媚儿的面颊，胡媚儿何等荡性，平常勾引男人如同家常便饭，这时却有茫然不知所措之感，她全身酸软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要做什麽？"

杨肃观低下头去，看着她的眸子，柔声道："胡姑娘，跟着江充办事，名声决计好不了，转投柳侯爷门下吧。"

胡媚儿听了这话，又是吃惊，又是骇异，她怔怔地道："我……我害死你的朋友，如何还能帮你们办事？"

杨肃观淡淡地道："有我在，凡事莫担忧。"

胡媚儿听了这话，忽感心中宁定安全，好似这人随口的一句话，便有偌大的威力，叫她不得不从。她呆呆的看着杨肃观，忽尔满脸晕红，却是欲言又止。

杨肃观正等她回话，忽听店中传来一阵极细微的脚步声，杨肃观不由一怔，连忙抬头看去，猛见一柄长剑疾刺而来，直朝胡媚儿背後挺去！

杨肃观吃了一惊，连忙把胡媚儿推开，胡媚儿尚未察觉危险，便在此时，长剑已至背心，杨肃观出手虽急，但那剑来的太快，还是划破了胡媚儿背後的衣衫。

胡媚儿吓了一跳，急忙往地下一滚，跟着转身站起，只见眼前站着个高挑美女，正是艳婷。她眼中满是泪水，正自怒目望向杨胡二人，却是有叁分恼怒，七分悲伤，想来方两人的对话举止，全给她看在眼里了。

胡媚儿满身是灰，神情大是尴尬，但随即转为恼怒，她指着艳婷骂道:"小小年纪便学得这般阴毒！以後怎麽得了！"

艳婷不去理她，仍是举剑疾刺，胡媚儿怒道:"放肆！"一丛银针飞射而出，艳婷见银针来势猛恶，脸色一白，她满腔热血，只知杀敌报仇，却失了防备，眼看便要丧生毒针之下。

便在此时，灵定、韦子壮、娟儿等人也都奔了进来。娟儿见师姐性命堪虞，慌忙冲出，惊叫道:“师姐！”杨肃观站在一旁，眼见情势危急，顺手便将艳婷拦腰抱起，他运起轻功，两人一起飞上梁去。那大把银针呼呼数声，便从他们脚下飞过，钉在墙上。

艳婷抬头望去，只见杨肃观俊美的面孔便在眼前，她枕在杨肃观的胸前，不由得脸红心跳，但一想到他适才对百花仙子那番举动，心下忽地一阵气恼，挣扎道:“你放开我！”

杨肃观怕她行事莽撞，反把手臂一紧，牢牢地抱住她，说道:“等这女子退开，我自会放！”他怕艳婷复仇心切，一旦放开她，不知她又要做出什麽事来？艳婷又羞又气，连连挣扎，杨肃观却全不理睬。

胡媚儿见了他们这幅情状，冷笑道:“原来这小妮子是你的心上人？好得很，好得很哪！”言语之间竟是大有醋意。她冷笑一声，又换上了一幅冷冰冰的面孔，道:“既然如此，咱们也没什麽好说的，你们要解药，便拿羊皮来换吧！”说着便要离去。

韦子壮伸手拦去，喝道：“没交下解药前，不能放过去！”

胡媚儿俏脸生怒，厉声道：“老娘没发威，你真当我是病猫吗？”也是她打翻醋子，手段大见狠辣，霎时伸手一挥，一股优雅的香气登时弥漫客店之中，众人不知是否有毒，连忙闭气，便这须臾间，胡媚儿已然轻轻巧巧地跃出窗口。

韦子壮叫道:“哪里走！”他飞身而起，追了上去，只见胡媚儿背向自己，要害暴露，猛地吸一口真气，运起“八卦游身掌”的功夫，便要出掌伤人，谁知便在此刻，肺部一阵火烫，却是那香味顺着一口真气，居然吸入肺里，那味道一进体内，便如火烧一般，只炙得韦子壮大声呛咳，他真气一，已然摔倒在地。

胡媚儿哼地一声，手一挥，又是大把银针飞出，便往韦子壮身上射去，一旁灵定见势头不好，解下僧袍一抖，内力鼓之下，僧袍犹如一张盾牌似的，护住了韦子壮，须臾间便已将无数银针接去。

胡媚儿冷笑道：“和尚好俊的功夫！不过任凭你武功再高，也救不了我『百花仙子』下的毒！”

杨肃观站在梁上，叫道：“仙姑究竟想要如何，且放下话来！”

胡媚儿冷冷地道：“杨大人，你这人很好，我很愿意交你这朋友。只要你今夜叁更前拿着江充大人要的东西，到城外十里的凉亭找我，本姑娘自会奉上解药。”说着眼望韦子壮、灵定二人，厉声道:“不过你记好了！只要这几个贼秃牛鼻子再生事，你那几个中毒的朋友，只怕活不过明日此时！”话声未毕，人已如溜烟般地遁去。

灵定待强敌一走，连忙察看灵真与伍定远的伤势，灵真坐地盘膝，运功驱毒，头上却水气缭绕，有如蒸笼一般，足见运功已至关键时分，万万惊扰不得。

杨肃观带着艳婷跃下梁来，两人一落地，他便放脱艳婷，拱手道:“在下多有得罪，还请姑娘见谅。”

艳婷甚是气恼，想起师门大仇未报，自己作为师姐，非但不能保护师妹，还要被杨肃观如此看轻，这要她如何对得住死去的师叔？心中一悲，只感自己无能至极，不禁泪如雨下，痛哭出声。

原本胡媚儿已然有意投效，但给艳婷这麽一打扰，一切尽为灰烬。只是念及艳婷师仇未报，却也怪她不得。杨肃观叹了口气，道:“姑娘别气恼了，我绝不是有意得罪。”说着便要走上前去安慰。

娟儿抢上前来，伸手把他推开，冷冷地道:“你去找你的『百花仙子』吧！满口仙姑长，仙女短的，也不怕丑！”扶住了师姐，温言安慰。

杨肃观见二姝对自己大有敌意，忍不住长叹一声，料知日後定须大费功夫调解了。

第四卷 第五章 戊辰岁终

众人正要离去，忽听客店外阵阵马蹄声传来，跟着人声喧哗不止，有人大叫道：“贼子便在里面了！大夥儿小心！”

韦子壮往外一望，道：“有官差前来捉拿我们，还是避上一避。”灵定摇头道:“不成。我师弟正在运功驱毒，万不可行走移动，否则毒性侵入心脉，那便无药可救了。”

杨肃观略为整理衣冠，缓缓说道：“大家不必担忧，且让我来应付这些官差。”众人素知杨肃观之能，纷纷点头。

说话间，只见一名捕快冲进店来，喝道：“大胆盗匪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放火？快快投降自首，可以留给你们一个全尸！”

杨肃观一声清啸，双足一点，已然站在那捕快身旁。

那捕快大惊失色，连忙往旁闪避，但杨肃观出手更快，他伸手一抓，猛地按住那人头上顶门，冷冷地道：“我只要手上运劲，你立时脑浆迸裂，死得惨不堪言，要不要试试？”

那捕快没料到来人武功如此高强，显然十分惊骇，忙道：“壮士高抬贵手。”

杨肃观见他面色发青，便道：“你不用怕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你我无怨无仇，岂会加害於你？”那捕快吞了口唾沫，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
杨肃观双眉一轩，反问道：“你真要听？”

那捕快闻言一惊，正想改口，转念又想：“我此番无缘无故给人抓住，若连名号也不得而知，未免太过丢脸。说不得，总要拿个名字回去交差。”他嘶哑着嗓子，道：“看阁下这个模样，当是绿林中的一号狠将，却不知上下如何称呼？”

杨肃观道：“在下姓杨，双名肃观。”那捕快脑中念头急转，想道：“杨肃观？绿林中有谁是叫这个名字的？”一时搜索枯肠，却都想不出此人的来历。他乾笑几声，道：“恕在下眼拙，认不出壮士的门派渊源，还请示下如何？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打北方来，日里去的唤兵部，夜里睡的叫王府。紫禁门前见天子，皇宫之畔便是家。”他谜语说罢，拍了拍那捕快的脸颊，道：“老兄猜出我的来历了麽？”

那捕快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是谁？”

杨肃观一笑，跟着正色道：“不瞒诸位。我正是朝廷命官，方今兵部职方司郎中杨肃观。”

那捕快张大了嘴，随即摇头道：“阁下若不想明说身分，我不问也就是了，何必开这个玩笑！”杨肃观微笑道：“区区一个郎中，也没什麽了不起，我又何必顶冒？”说着摸出身上令牌，在那捕快面前一晃。

那捕快见到令牌，脸上变色，嚅嗫地道：“你……你真是……”

杨肃观眯起了眼，道：“你家提督与我有仇，见我一进甘肃省境，便派人叁番两次前来陷害。不过我杨郎中也不是善与的人物，这场争

斗还不知鹿死谁手。大家不妨走着瞧吧。”说着对那捕快笑了一笑，道:“这位大哥，这场大战有趣得紧，你可想牵连进去？”

那捕快闻言大惊，急忙道：“这位大人！咱们提督生得什麽模样，长得是高是矮，我连见也没见过，你们两家喜欢相斗，自管去斗个痛快，可别连累我这个芝麻绿豆官啊！”

杨肃观见他甚是乖巧，微笑点头道：“你命人撤去这些官差。”

那捕快怕得要命，一来对方是朝廷命官，二来自己又落入人家的掌握之中，连忙挥手，喝道：“是自己人！大伙儿快快退开！”

众官差急忙後退，登时让出一大条路出来。

杨肃观又道：“叫你属下牵过五匹马来。”

那捕快连忙叫喊，众官差哪敢违背，急忙牵了五匹长腿骏马过来。那捕快陪笑道:“这位大爷，马匹已给您牵来，你老人家可以走了。”

杨肃观转头望向灵真，见他仍在运功抗毒，看来仍不能走动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:“不忙，不忙，这里酒菜不坏，风光明媚，咱们来喝上两杯。再走不迟。”说着命小二打来一白酒，亲自给那捕头斟酒。

那捕快强自镇静，勉强举起酒杯，但酒水却不住泼出来。杨肃观自坐他身旁，手掌却不离他的脑门。

过了一顿饭时候，灵真忽地睁眼，他手掌肿起的部位虽然未消，但却有逐渐缩小之势，他见众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便自笑道：“老子死不了的！这毒虽然厉害，却耐我不得！只要再几个时辰，老子必可将这鬼毒驱出。”众人闻言大喜，杨肃观点了点头，道:“太好了，咱们这就走吧！”

只是伍定远却没这等好功力，他内力远逊於灵真，无法自行驱毒，脸上黑气只有越来越重，已然昏迷不醒。

韦子壮伸出手去，正要抱起伍定远，灵定连忙提醒：“别碰他身子！”

韦子壮一怔，低头细看，只见一只蚊子飞上前来，在伍定远身上微微一停，不待飞起，便即僵毙在地。韦子壮倒吸一口冷气，道：“好霸道的毒药，这般阴毒！”

韦子壮解下外袍，垫在伍定远身上，又用几块布将自己的双手紧紧裹住，这才把他抱起，以免沾染毒气，灵真内力深厚，中毒後仍可活动，便自行站了起来。

杨肃观走到那捕头身旁，道:“这位大哥，有劳你送我们一程，不知方不方便？”

那捕快惊道:“我还要随你们走啊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

一旁娟儿走上前来，冷笑道:“你不高兴麽？那我们直接送你到阎王地府去好了，省得你还要来回奔波！”众人见她神情稚嫩，却来说这等狠话，都忍不住好笑。

那捕快颤声道:“我送……我送……除了阴曹地府，哪里都送……”

杨肃观笑道:“有劳大哥了，咱们这就走吧。”

众官差正在外头守候，眼见那捕快当先走了出来，叫道:“大夥儿快些让开了，这几位是兵部的官员，是来咱们这儿巡视的，一切都是误会！”

一名官差低声道：“捕头，这……你这话是真的麽？”他见捕头给人拿住，这几句话未必是真心所言，当下便出言探询。

韦子壮向来明白道理，他从怀里掏出一锭黄金，便往那官差扔去，大声道：“诸位不必多心，此番劳你们捕头的大驾，陪我们走上一遭，去去就回。这点小意思专给差爷们喝酒。”那官差拿了金银，脸上仍满是犹疑。

那捕快忙道:“朝廷大员给的打赏，你们还不快快收下？你们一会儿自管去喝酒，今日之事，可别宣扬出去了！”众官差见杨肃观等人出手豪阔，确实是一副官场气派，急忙让出路来。

杨肃观拍了拍那捕快的肩膀，道:“你这人很是乖觉，等我回京之後，不妨给你些好处。”

那捕快原本担心害怕，这时听得杨肃观如此说，禁不住又惊又喜，只不知他此言是否真心，忙问道:“大人有意提拔小可？”杨肃观微笑道:“咱们先走吧，有话一会儿再说不迟。”

众人一路飞驰，奔到荒郊时已是傍晚，杨肃观放脱那名捕快，点头道：“你姓什麽？我回京之後，不妨替你打点打点，也好方便你升官。”那捕快听他如此一问，真是有意提携，喜道：“小人姓何，只因

性爱喝酒，人称白乾何！大人只要到吏部去查，自会看到小人的姓名。”

杨肃观挥手笑道：“好，甘肃道上的白乾何，我给记住了，你走吧。”

那捕快大喜之下，连连叩首。这杨肃观是朝廷大员，世家之子，等巴结不到，此番能结识这等尊贵人物，也可算是因祸得福了。

那捕快又拜了几拜，这才准备离去，杨肃观见他转身走开，忽地想起百花仙子的约定，忙喝道:“等一等！”

那捕快吃了一惊，以为他另有什麽打算，连忙拜伏在地，颤声道:“大人有何吩咐？”

杨肃观道:“我与一个朋友约在十里外的凉亭相见，你可知道去路？”

那捕快面露惊讶，道:“大人说的凉亭，莫非便是『神鬼亭』麽？”杨肃观听得“神鬼亭”叁字，忍不住双眉一轩，心中忽有异感，便问道:“怎麽，这亭子有什麽古怪麽？”

那捕快面露为难之色，低声道:“说古怪，是有那麽一点。这亭子本是城外十里处不远的一座凉亭，风景挺好，不过……不过最好白日去，千万别夜间过去游玩。”却是欲言又止。

一旁众人听他们交谈起来，各自过来聆听。韦子壮听那捕快说话吞吞吐吐，好似有什麽难言之隐，忍不住问道:“怎麽啦？那亭子有盗匪出没麽？”那捕快摇了摇头，道:“盗匪倒是没有。只是听乡民说道，那神鬼亭有些不乾净，好像闹鬼闹得厉害。”

娟儿听他说得悬疑，道:“听你唬人唬的，这世上哪有什麽鬼怪？”

那捕快乾笑几声，道:“这我也不知道了。只是乡民说得神灵活现，都说二十年前一个钦命要犯死在那儿後，以後便不太乾净，时常现出异象。”

娟儿哼了一声，道:“什麽异象？天上掉下金元宝麽？”

那捕快陪笑两声，道:“金元宝倒是没见到，不过神鬼亭附近的几里沙漠时常生起沙暴，夜里还有些奇异光芒，跟幽灵也似。前些日子蛇也不冬眠，全都跑了出来，硬生生的冻死。过两日便要过年了，诸

位没事可别去那儿，免得沾惹晦气，讨不到彩头。”这捕快是汉人血统，自也熟知中原习俗，便想以此相劝。

众人闻言，纷纷哑然失笑，竟是无人相信。杨肃观却面色凝重，丝毫不以为好笑。他点头道:“多谢你了，此去我自会小心。”说着细细问过去路，这才放那捕快回去。

众人找了座破庙，稍事歇息，杨肃观见伍定远昏迷不醒，心下甚忧，只是愁眉不展。

灵定见他焦急，便劝慰道：“师弟不必过虑，我看这位伍施主面相不凡，此番定能逢凶化吉。”

这话杨肃观也曾在少林寺中听方丈说过，说伍定远有什么仙佛之缘云云，但此时人家性命危急，说这话未免不着边际。杨肃观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别说这些了，眼下咱们只有尽人事，听天命了！”想起柳昂天所托之重，更感心头沉重。

韦子壮见杨肃观若有所思，便问道：“杨郎中，方纔那捕快把神鬼亭说的活灵活现，好象那地方真有些古怪，照你看来如何？”

杨肃观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这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百花仙子与咱们约在那地方，说什么也得过去看看。便真有什么鬼神传说，也顾不这许多了。”众人纷纷称是。

说话间，忽听灵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跟着站起身来，挥舞拳脚，活动筋骨。众人知道他已把剧毒逼出，都是面露喜色，韦子壮赞道：“大师功力果然不凡！”这灵真不愧为少林四大金刚之一，果然功力非同小可，连“百花仙子”的剧毒也耐他不得。

灵真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好一个天杀的『百花仙子』，咱们直接杀到那鬼亭子里去，这女人若不肯拿出解药，咱们只管把她砍成烂泥，给老子出口恶气，也给伍制使报仇！”

灵真伤势稍复，那又多了一名高手出阵，众人议定行止，由杨肃观与韦子壮分头出去打探消息，查清楚『百花仙子』有多少帮手，有无机关埋伏等请。灵定则与灵真坐镇庙中，保护伤者弱女。待午夜之时，再到『神鬼亭』会合。

商议妥当，杨肃观正要离开，忽听娟儿叹道：“师姐啊！今天不是除夕么？咱们这顿年夜饭还吃不吃啊？”艳婷叹道：“唉……兵荒马乱

的，哪有心思想这些。”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两姊妹想起逝去的师叔，不由得眼睛一红，竟是眩然欲泣。

杨肃观听她们这么一说，便自停下脚来，想道：“是啊！今天真是除夕。她们不提，我倒忘了。”这个把月他都在为公务繁忙，全没想到年节将至，不过他自小在少林出家，年节欢庆于他是可有可无，此时只淡淡想过，便抛到一旁去了。

韦子壮本也要离庙，待见娟儿伤心，便转回身来，温言慰道：“小泵娘别伤心啦！你虽然不能回山过年，但眼前这许多叔叔伯伯陪你一起，不也挺热闹么？”

娟儿破涕为笑，道：“那你可得给我个大红包才行。”韦子壮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成！包管你满意。”说着摸摸娟儿的小脑袋，甚是怜爱。

一旁灵定见岁末将至，想起岁月如梭，也不禁有些感伤。他轻轻一叹，道：“时光好快，这戊辰年转眼就过了，又是岁末年终啦……一年复一年，何时方能修成正果呢？”

杨肃观原本已跨出庙门，听得灵定的说话，忽地心下一凛，好似听到了什么极为要紧的东西，可一时又想不明白，便停下脚来，低头沉思。

韦子壮见他举止有异，便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么？”

杨肃观不答，只闭上了眼，低声道：“神鬼亭……戊辰年，戊辰年岁末，戊辰岁终……”众人见他自言自语，行止怪异，都是暗暗留心。

灵定皱起眉头，问道：“杨师弟，究竟怎么了？”

杨肃观不去理会众人，只皱眉苦思，娟儿见他实在太怪，忍不住便道：“他到底怎么了？难道也中了百花仙子的毒么？”艳婷见杨肃观面色凝重，便对师妹摇了摇手，示意她不要打扰。

陡然间，杨肃观双眼一亮，大声道：“对了！便是这句话！”

韦子壮忙问道：“杨郎中想到了什么？”

杨肃观舒出一口长气，道：“诸位可曾听过四句话，叫做『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』？”

灵定想起那日返回少林时，也曾听方丈提过这四句话，当即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听是听过。不过这四句话太过奇怪，像是什么谒语。杨师

弟怎会问起此事？”

杨肃观道：“师兄若是记心明白，可还记得方丈那时说的话么？”

灵定回想那日方丈的言语，霎时一惊，面色已成惨白。

韦子壮不明究理，眼看两人神色紧张，忙道：“贵寺方丈究竟说过什么？”

灵定口宣佛号，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那日杨师弟返寺求助之时，方丈便提过『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』这四句话。

他说待得『戊辰岁终』之日，天下即将大乱，朝廷政争更要再起，便要咱们把局势看个明白，不要急着介入朝廷争端。我那时听了这几句话，也不以为异，此时听杨师弟说起，这才想起今日便是除夕，那『戊辰岁终』已在眼前。”

韦子壮哦地一声，虽然不信这等荒诞言语，但一来这话是少林方丈所言，多少有些学问，二来今夜恰是戊辰年岁末，说不定真有什么名堂，便问道：“戊辰岁终……神鬼自在……这神鬼自在是什么意思？指的便是神鬼亭么？”说着往杨肃观望去。

杨肃观凝望地下的伍定远，只见他仍是昏迷不醒，性命大为可忧，当即沉声道：“不管这四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为了伍制使，眼前便是刀山油锅，咱们也得硬闯了！”众人纷纷称是，既然今夜是戊辰岁末，那神鬼亭又在左近，届时有什么变故，自能一目了然了。

杨肃观与韦子壮离开破庙，各自朝东西两方而去，要查看百花仙子是否另有帮手。杨肃观往东方行去，那是回镇之路，路上他仍旧装扮成说书先生，以免给人认了出来。

回到镇上，只见四处仍是乱烘烘地，那客店老板在店门口指天骂地，叫道：“从没见过这般狠的土匪，杀人不算，还连屋顶也给打破了！他妈的，大过年的，真是晦气！”那屋顶破损却与百花仙子无关，而是给杨肃观打破的，说来真该赔人家银子才是。

一人幸灾乐祸，取笑那老板，道：“你算是走运啦！要真见到狠的，连你家老婆也抢去做压寨夫人哪！”那老板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放什么狗屁？”另一人笑道：“别生气，搞不好尊夫人成了压寨夫人，镇日

给人这么压一压，说不定乐不思蜀哪！”却不知那老板为何人缘如此之差，居然到了这个田地，还要遭人奚落。

那老板听了嘲讽，登时狂怒攻心，朝着那两人就打，众人嘻笑不绝，便自乱成一片。

杨肃观心下暗笑，眼看客店没有什么可疑之处，便自转身离开。

正走间，忽见迎面一人昂首阔步而来，身上却穿著锦衣卫的服饰，杨肃观一惊，连忙让在道旁，凝目看去，来人正是锦衣卫统领安道京。

杨肃观躲在一旁巷中，探头出去，只见三人跟在安道京后头，他凝目认去，一人生得高头大马，名叫“雷公轰”单国易，一人白净脸皮，唤叫“九尾蛟龙”云三郎，另一人面相不凡，却是锦衣卫教头郝震湘，都是在梁知义府上照过面的。

杨肃观心下一凛，暗拊：“看来江充这帮人已然有备，今晚必有一场硬仗。”

他心中了然，明白锦衣卫众人定是给胡媚儿约来作帮手的，此刻若不能查出来人多少、有无机关埋伏等情，今晚约会定是输面大于赢面，届时不只抢不到解药，恐怕连羊皮也保不住。

安道京停在客栈门口，呼溜一声口哨，十余人从里头窜了出来，也都穿著厂卫服饰，众人一言不发，便往城外走去。

杨肃观小心翼翼，跟随在后。只见那群人左转右绕，过不多时，便走出城外，杨肃观知道锦衣卫好手如云，不敢跟随太近，一行人出城后，四下一片旷野，无法再行跟踪，杨肃观便跳到树上，待他们走远后方才跟随，好在此处地势平坦，也不难找到他们的踪迹。

又过片刻，只见锦衣卫人众来到一处凉亭，只见那亭子颇为破败，八方亭柱已垮了三只，只余五角支撑，里头的石桌崩坍了一方，桌旁空荡荡的，别无石椅摆设。

杨肃观伏在山坳，从高处往下窥视，心道：“看来这就是什么『神鬼亭』吧！”想起日间捕快所言，都说这凉亭颇有些灵异怪事，但乍看之下，也瞧不出神奇之处。

杨肃观抬头望天，此时星月初升，离胡媚儿的约定还有几个时辰，自己不妨先布置一番，以免着了敌人的道儿。正看间，杨肃观忽

觉有些不对，他凝视夜空，只见天上云层颇为奇异，全数状做直条，向南北延伸而去。杨肃观从未见过这等怪云，心下不禁暗暗罕异。

便在此时，两旁树下洞穴中爬出几只青蛇，四下乱窜，好似惊惶不堪。当此异状，杨肃观不免大吃一惊，寻思道："此时方值冬日，蛇虫应在冬眠才是，怎能忽然爬出洞来？"

陡然间，身子微微震汤，地面竟然微微跳动，跟着远处沙漠飘起一阵烟尘，月夜之中，彷佛鬼影重重。杨肃观双目睁得老大，暗道："好一个『神鬼自在』。今晚是戊辰年除夕，必有什么稀奇古怪之事，我还是小心为上。"

过了半晌，不见再有什么异状出来，他松了口气，便向安道京等人看去。

点点星光照下，凉亭旁一片凄清，锦衣卫众人席坐在地，或倒或睡，只有安道京与郝震湘二人抱胸而立。杨肃观看了暗暗摇头："这安道京武功虽高，却毫无治军才干，等候不过片刻，他属下便散漫成这个模样。"黑暗之中，安郝二人似在交谈，但杨肃观与他两人隔得远了，听不真切。

杨肃观默运"达摩神功"，气运丹田，登时耳聪目明。原来这"达摩心经"乃是少林嫡传的绝世武学，修行者若练到上乘，不止内力浑厚扎实，尚能兼得佛门中"天耳通"、"天眼通"的秘法，堪称少林镇寺之宝，足与"易筋洗随经"匹敌。杨肃观此时默运神功，便如天耳开通，附近十余里的声响都瞒不过他去。

杨肃观神功发动，登时将安道京等人的对话听去，只听安道京道："这胡媚儿真是不晓事，怎能把杨肃观他们约到这里来？要是江大人交代的秘密给这些人察觉，咱们还有得玩吗？"

郝震湘道："大人所虑极是。"杨肃观听他们语气不对，心下顿时一凛，留上了神。

安道京咳了一声，说道："郝教头，这凉亭有个大秘密，你想不想知道？"郝震湘是个见多识广的人，甚是精明，他一听"秘密"二字，便道："大人小心谨慎，既然是秘密，此处耳目众多，千万别声张。"

杨肃观心下暗笑："这郝震湘不仅武功非凡，做官的本事也是了得，他这么一说，明摆的便是不想知道什么秘密，以免牵连在内。不

过安道京这老狐狸狠是厉害，他既然说了秘密二字，定有什么阴谋，郝震湘是非听不可了。”他自也关心安道京所称的“秘密”，当下专心守志，深怕漏听了一字。

果然安道京道：“其实也说不上什么秘密啦，不过是江大人交代的一件事，我只是猜想不透江大人的用意，眼下无事，便想请教郝教头。”

郝震湘面有难色，欲言又止，安道京却不容他推托，说道：“我这番西来，肩负几个重大任务，其中一项，便是要夺回羊皮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郝震湘道：“血战沙场，乃是英雄本色，属下必当赴汤蹈火，以死回报大人的厚爱。”

安道京甚是高兴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笑道：“听你这么说，真不枉我当年把你从刑场救了出来，你好好干！我绝不会亏待你的。”郝震湘低下头去，拱手道：“统领救了属下一家老小的性命，恩同再造，属下自当戮力以报，绝不辜负统领的期望。”

安道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说得好！日後有你追随左右，便遇到卓凌昭那王八蛋，我也不怕了！”他笑了一阵，低声道：“江大人私底下吩咐我，他说拿回这羊皮之後，要咱们好好地收起来，千万别毁损了，日後还有一件大事，全着落在这羊皮上头。”

郝震湘奇道：“不是说好一拿回羊皮便要立时销毁吗？怎地又有旁用？”

杨肃观心下起疑，不知他们说的是真是假，那羊皮是江充被俘时所绘的国界图，乃是江充卖国的契约，这种东西留着一日，便有一日的害处，越早销毁，对江充越是有利，如何能有其他用途？真是奇哉怪也。他不由自主的摸了摸怀里，待觉那羊皮仍是好端端的收在他怀中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安道京道：“这详情我也不是挺清楚，但江大人吩咐，他说腊月三十的午夜，这凉亭里会有一个大秘密跑将出来，要我好好注意，替他带了回去。”郝震湘奇道：“什么秘密会跑将出来？属下是直性子，听不懂这许多玄机禅语，还请统领明说。”

安道京摇头道：“江大人放的…说的那个…话，我也是搞不明白，反正他亲口交代过，说我拿到那羊皮之後，到了神鬼亭，自会晓得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他这般吩咐了，难道我还能推托么？地方是『神鬼

亭』，时辰便是今夜子时，地方对了，时辰对了，想来到时我便能一目了然。”

郝震湘苦笑道：“这真是天机谜语，谁也参不透。”

安道京乾笑数声，又道：“不过麻烦的在後头，胡媚儿那婆娘把点子约到这里，到时又是少林和尚，又是武当高手，乱糟糟地打成一片，却要我如何找那秘密？还真他奶奶的作怪！”

杨肃观参详不透，只觉得安道京的言语夹缠不清，直是七荤八素，忽听一名女子的声音从半空传来：“什么婆娘？什么作怪啊？你们两人还真是有种，只会躲在暗处中伤旁人！”说着半空落下一个女子，容貌娇艳，却又冷若冰霜，正是“百花仙子”胡媚儿到了。

安道京见了这女子到来，脸上神情老大不自在，锦衣卫众人原本或坐或躺，见了胡媚儿那美若天仙的容貌，登时都站了起来，人人抹脸梳发，都盼眼前的美人能多看他一眼。

胡媚儿冷冷地道：“怎么才来了这几个人？待会儿打起架来，如何讨得了好？对方可是少林寺的罗汉金刚啊！”

安道京正要回答，那“九尾蛟龙”云三郎却是个登徒浪子，眼见美女在侧，英雄气概斗生，当下大笑道：“姑娘别要担心了！莫说少林寺的几个罗汉金刚过来，便是天绝老僧亲至，姓云的一样为姑娘手到擒来。”

杨肃观听他说话辱及师门，忍不住气往上冲，但此时高手环伺，如何能犯险？只有强自忍耐了，但他心下暗暗立誓，一会儿定要这人好看。

胡媚儿斜目看了云三郎一眼，迳自走到安道京面前，冷笑道：“锦衣卫里就这几个吹牛皮的货色？凭这几个饭桶，却要如何与人斯打？”

单国易大怒道：“你嘴里不乾不净的说些什么！”

安道京将他一把拦住，陪笑道：“仙姑责备的是，我这次西来没带够人手，请仙姑将就点用吧！”

胡媚儿往众人看了几眼，连连摇头，冷冷地道：“全是不中用的东西，到时打起架来反而碍手碍脚的，我看你们还是滚回去好了。”

安道京忙道：“仙姑万万别这么说，要是您给贼子们伤了这么一点，江大人那儿却要我怎么交代。”

郝震湘见他卑躬屈膝，不禁心中一奇，这“百花仙子”不过是个善於使毒的江湖中人，以安道京的身分，何必如此怕她？莫非有什么把柄落在这女子手中不成？郝震湘心下起疑，只皱起了眉头，瞅着眼前这女子。

那“雷公轰”单国易是个莽撞性格，如何容得了胡媚儿的污辱？当下大吼一声，高高跳起，举起手上的狼牙棒，便往胡媚儿脑门上砸去，安道京急叫道：“万万不可！”说着急忙抢出，深怕伤了胡媚儿。

谁知“百花仙子”的武功着实阴毒，那单国易的狼牙棒才一砸下，胡媚儿只是浅浅一笑，道：“便这么点玩意儿，也敢拿出来献丑？”说话间，忽然成百上千的银针猛地飞出，直直往单国易的脸面射去，单国易啊地一声大叫，闪避不及，眼看一双招子便要给废了。

便在此时，却有一人伸手出来，揪住单国易的领子，硬生生地将他从半空中拉开，大把的银针连连从单国易脸颊旁飞去，却没伤到他分毫。众人急看，却是“蛇鹤双行”郝震湘出手救人，此人在万险之中，凭着单手将人拉开，眼力之准，手劲之雄，已达武林第一流境界。人人心下叹服，登时暴喊一声：“好！”

杨肃观心道：“此人武功非凡，实在是个劲敌。”那夜他在梁知义的府上与此人交手，险些给他打伤，此时又见他手段如此了得，不由暗暗担忧。

胡媚儿见他这手神功，登时“哦”了一声，冷冷地道：“失敬失敬，原来锦衣卫里还有这等好手啊！”说着一双媚眼不住向郝震湘上下打量。

安道京见郝震湘出手建功，心下暗自得意，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这是咱们锦衣卫里才来的弟兄，姓郝，双名震湘，使得是『蛇鹤双行』的武功。”

胡媚儿笑道：“安大人哪！我说你是越来越长进啦！居然懂得重用这等高手，我看锦衣卫的事业定是蒸蒸日上。”

安道京听她这么夸赞，心中更是高兴，一时大笑不止，道：“多承仙姑金口谬赞！安某人这厢谢过了！”

胡媚儿走上前去，站在郝震湘面前，抬头看他，只见郝震湘铁打一样的身材，一张面孔颇有风霜之色，端的是真男儿的神气，她心下

喜欢，提起脚跟，在郝震湘的耳边道：“这位大哥可娶亲了没？”

郝震湘心道：“这女子好不无耻浪荡，却来调戏於我。”当下抬头望天，毫不理会。

胡媚儿心中一愣，自来锦衣卫中的卫士谁不是抢着巴结讨好於她，什么时候见过这等神气的男子，她转头望向安道京，笑道：“这位大哥好大的架子啊！”

安道京深怕郝震湘脾气高傲，可别要得罪了百花仙子，忙道：“仙姑说笑了，我这兄弟脾气有些顽固，一向见不了世面，仙姑莫怪。”说着朝天边明月望去，道：“仙姑你来瞧瞧，这月亮好大啊！咱们来赏月好了。”

胡媚儿却不理会，只往郝震湘瞅去，夜色中只见他仰天不语，满脸正气，一股莽莽苍苍的气概油然而生，胡媚儿见了这个神态，心中更是爱煞，反把郝震湘适才的无礼当作了气概，丝毫不以为意。

她掠了掠发稍，向郝震湘走近几步，笑道：“安大人，我想向你借这个人一用。”说着伸出手去，便往郝震湘胸膛摸去。

安道京连连摇手，苦笑道：“咱们锦衣卫就这几个人，仙姑别开玩笑了。”胡媚儿冷冷地道：“那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我便是要借这个人一用。”说着拉住郝震湘的臂膀，满脸娇羞，道：“郝教头，以後你便跟着我啦！保管你平步青云！”

星光下但见胡媚儿貌美如花、肤白胜雪，锦衣卫众人见了这上好肥肉，心中都是又羡又妒，云三郎更是大恨：“他妈的郝震湘，什么便宜都给他占尽了！”

哪知郝震湘真是个傲性的，只听他哼地一声，潜运神功，一股内力激出，登时将胡媚儿震退一步，跟着冷冷地道：“男女受授不亲，还请仙姑放尊重点。”他虽然口称仙姑，但神色间直把胡媚儿当作是无耻女人，全然不给她面子。

胡媚儿听得此言，不由吃了一惊，这女子平日自视甚高，结交的都是王公大臣，寻常男子前来追求，连看也不看一眼，但只要遇上喜欢的，千方百计也要与他相好，情场上一向无往不利，哪知却会吃上这等排头。须臾之间，一张俏脸煞白发青，接着由青转红，竟是又羞又恼，一张脸更不知往哪儿搁去。

她心下狂怒，想道：“这姓郝的好不识相！京城里的王公贵族谁不是整日价的想我？便是江充也不敢对我这般狂傲！郝震湘，给你几分颜色，你便开起染房来啦！”

她缓缓地把头发一掠，脸上的红云褪去，换上了一幅冷若冰霜的面孔，众人见她面带杀气，不知她心里想法，一时鸦雀无声，无人敢发一言。

郝震湘仗着自己武功高强，却也不来怕这女子，只仰天抱胸，傲然而立，场面甚是肃杀。

安道京怕生出事来，连忙抢了上来，“啧”地一声，骂道：“郝教头啊！人家仙姑有意提点你，你怎么拒人於千里之外？快快向仙姑赔罪了！”说着拉住郝震湘的臂膀，要他出言谢罪。

郝震湘哼了一声，心道：“也罢。看在统领面上，且让这无耻女子一步。”他勉强躬身，冷冷地道：“仙姑在上，下官若有失礼之处，还请海涵则个。”说话时眼角却撇向别处，不见分毫道歉诚意。

安道京正要再骂，却见那郝震湘已自行走开，只留了胡媚儿一人在场，全不给人留面子。安道京只感尴尬无比，连忙向胡媚儿一躬身，弯腰拱手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咱们郝教头旧日是刑部出身，性子容易得罪人。请仙姑别跟他计较了。”众人见胡媚儿满脸煞气，都是暗自为郝震湘担忧，那安道京明白胡媚儿与江充有染，更是掌心出汗，心里直是七上八下。

过了良久，却见胡媚儿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算了。我何等身分，何必与他生气。”

安道京闻言大喜，当场嘘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仙姑心胸宽大，下官万分佩服。”

胡媚儿笑了笑，似乎不再计较，她望向郝震湘，道：“安统领，你方才说这位郝教头出身刑部，莫非他以前是个捕快么？”

安道京听她又来询问郝震湘之事，不禁心中暗暗忌惮。他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倒不是。咱们郝震湘以前是刑部聘来的武功教头，曾是中原三千捕头的总教习。”安道京不愿两人再有冲突，便想找个话头带过，这几句话说的更是快极。

哪知胡媚儿一听此言，便即掩嘴惊叫：“啊！原来郝教头这般大的来头！”

安道京心下一凛，乾笑道：“仙姑说笑了。”

只见胡媚儿面带迷惑，一双妙目凝视着安道京，皱眉道：“安统领，我想请问你一件事。”

安道京又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仙姑有话请说。”

胡媚儿眼望郝震湘，笑道：“安统领，不知这位郝教头的武功如何，比起你来如何呢？”

此言一出，场中众人无不尴尬，连郝震湘也转过头来了。杨肃观窥伺在旁，心道：“这胡媚儿好辣的手段，存心要挑拨是非。”

眼看胡媚儿笑吟吟地望着自己，安道京自己也是搬弄是非的高手，一听胡媚儿如此说话，如何不知她有意离间？他乾笑两声，说道：“我不曾与郝教头较量过，想来是在伯仲之间吧！”

胡媚儿佯做诧异状，道：“啊呀！安统领真是了不起哪！你这郝教头名震两湖，大名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，想不到统领居然能与他打成平手，真是叫人料想不到呢！”她着意讽刺，更是把“平手”两字拉的极长，着意让人难堪。

安道京听了这话，顿时心头火起，想道：“这贼贱人，说起话来真是狠毒。”

胡媚儿见他面色难看，只管掠了掠面上的发丝，笑道：“安统领啊！其实你何必难为情呢？你打不过人家，那也是应该啊！你看看郝教头体魄多威武，旁人不知，还以为他才是锦衣卫的统领呢。我看你手下有这等人才，日後事业定然越做越大。安统领自也加官晋爵，步步高升啦，哈哈！哈哈！”说着大笑起来。

银铃般的笑声中，只见安道京面上阴晴不定，郝震湘也是一脸尴尬，其余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摇了摇头。

杨肃观冷眼旁观，心道：“胡媚儿这几句话杀人不见血，可比什么毒药都霸道，这『百花仙子』果然是一等一的使毒高手。”他素知安道京的性情，知道此人气度最小，前前後後不知道害了多少属下，弄得锦衣卫中别无高手，这几句话定然点中他的要害。照此看来，这位枪棒教头的前程已然蒙上阴影。

果然这几句话深深刺伤了安道京，他平日里气量不甚宽宏，对自己日益发福的身材尤其苦恼，此时听得此言，心下便自计较：“这郝震湘的武功确实高强，只怕我真的差他老大一截，江充那老狗子一向喜新厌旧，要是与这人相处久了，必定喜爱他的武勇，这点我不可不防。”

转念一想，又道：“锦衣卫里好容易来了个高手，我可不能中了这贱货的挑拨离间，这个郝震湘除去容易，但要再找这么一个将才，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”话虽然这般说，但心中仍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，真叫他难以决断。

心中善念恶念正自交战不休，一旁郝震湘察言观色，已知自己闯下大祸，他大踏步过来，猛地单膝下跪，拱手道：“统领大人明监！大人对属下有救命之恩，郝震湘有生之年，不敢稍忘大恩，更不敢与统领动手。旁人的无聊言语，请大人不必放在心上。”说着怒目望向胡媚儿，似是要一刀将她斩成两截，方能消解心头怒火。

安道京听了这话，心下稍安，正要回话，却听胡媚儿笑道：“了得啊！咱们这位郝教头真会做人，明明武功比人家高，却懂得礼让自己的长官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，这般懂事，江大人定会喜欢。”

安道京听了这话，心中又是一震，满腔想法全往坏处去了。郝震湘见长官脸色大变，料知情势不妙，赶忙低头道：“统领莫听旁人信口开河。统领大人武功高绝，一手刀法冠绝京城，这等高深武学，属下便算大胆十倍，也不敢与统领争辉。”

众人听他奉迎十足，心下都是暗赞，明白这名教头极懂官场道理。

安道京见他卑颜屈膝，在众人面前如此推崇自己，登时放下心来，想道：“这人对我很是忠心，看来不必提防他了。”他哈哈大笑，当场将郝震湘拉起，往胡媚儿看了一眼，大笑道：“我与郝教头肝胆相照，旁人的无聊言语，咱俩可不要放在心上啦！”安道京这话用意明白，自是要她省点气力，别再想挑拨离间。

胡媚儿听了这话，却是不动声色，只是笑了笑，神情平淡。旁观众人见她神态如此，反而更加担忧，不知她一会儿又有什么阴谋。

那郝震湘则满脸不忿，怒目便往她脸上看去，眼中如同喷出火来一般。

胡媚儿对众人的神色不加理会，她抬头望天，眼看离三更尚早，便自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不知道那几个和尚躲到何处了，怕就怕他们弃下同夥，独个儿走了，那今晚的约会可无聊得很了。”

云三郎先前没机会说话，早已气闷之至，连忙接口道：“仙姑说得对！那少林寺的和尚定是怕死了仙姑，临到关头，准是逃走无疑。”当即连连陪笑，就盼赢得美女芳心。

胡媚儿横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三郎说得是啊！只要咱们三郎投入少林寺，这种弃友逃亡、背信忘义之事，那定是经常有之，日日上演。”

云三郎听得讽刺，却只嘻嘻一笑，不见其他。此人实在好色无比，两只贼眼只顾着瞧，一会儿看看胡媚儿的脸蛋容貌，一会儿看看她的手脚身材，哪理会她说东道西，神情迷乱之间，还不住的点头称是，似不知人家正在讽刺自己。

安道京见了下属的熊样，忍不住心下一悲，暗想道：“他妈的，锦衣卫里尽是这些酒囊饭袋，难怪东厂的刘敬越来越不把老子放在眼里，江大人对我也越来越差。”转头一看，又见那郝震湘满面杀气，似乎只想出手教训胡媚儿，霎时又是一声叹息：“不成材的废物乖巧听话，硬里子的高手却又高傲难驯，真没半个手下好带。唉……这年头统领真不是人干的……”说着长吁短叹，烦闷不已。

眼见云三郎连连搓手，好似口水也快流了下来，胡媚儿虽然历经千帆，但见了这人的猴急模样，仍是感到诧异好笑。正要出言作弄，忽然间心念一动，想到个计谋，便把话头压下，向云三郎走上几步。

胡媚儿把发稍一掠，微笑道：“三郎，你过来。”

云三郎又惊又喜，先前他给胡媚儿百般讥讽，全无半点好脸色，此时听她温言召唤，直是魂飞魄散，七窍生晕，他颤巍巍地行向胡媚儿，软言道：“仙……仙姑有何大事指教？”声音细软，好似全身没了半点气力一样。

胡媚儿拿出一个小小布囊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先前骂了你，很是过意不去，来，你把这布囊收下，算是给你陪罪吧。”

那云三郎乃是无比好色之徒，一见百花仙子对他笑脸盈盈，如何不叫他兴奋难抑？急急伸手出去，先把布囊收在手里，跟着狠狠地在胡媚儿手上摸了一把，只觉她手腕滑腻柔嫩，端得是绝色天香。他酥麻了好一阵子，这才笑道：“仙姑，你给我这东西是什么来历啊！可是你贴身的要紧物事，要我替你好好看守？”说着吃吃地淫笑起来。

安道京见他这等无耻，只气得七窍生烟，恨不得冲了上去，重重打他两个耳光。

胡媚儿却不以为意，只横了云三郎一眼，道："你想哪里去了！这布囊里装的是少林和尚望眼欲穿的解药，一会儿打斗起来，我怕有所闪失，想放在你那儿保管片刻。三郎你武功高强，要护住这个布囊，自是绰绰有余。"

她眼波流动，说不出的娇媚可人，云三郎给她这样瞧着，一时连自己姓啥名谁也忘了。

这厢云三郎风流好色，只顾着口水直流，那厢安道京老奸巨猾，郝震湘机警过人，两人对望一眼，都觉此事有诈。

郝震湘心下起疑，低声道："这女子靠着毒功活命，等闲不让解药亮相，怎会托给旁人看管？这事很有点问题。"

安道京也感疑惑，点头道："没错，我看这女子有点阴谋。郝教头你过去问问，别让咱们弟兄吃亏了。"他知道胡媚儿来历不小，自己不能正面开罪，便要郝震湘出面询问，一会儿便算两人言语不和，自己也能出面解围。

郝震湘点了点头，当下走到胡媚儿面前，沈声道："江湖都说『百花仙子』武功非凡，独门绝学更是冠绝武林，凭着仙姑这等高强武功，这解药如此要紧，仙姑怎不自行看管？一会儿咱们若有什么闪失，却要如何向你交代？难道仙姑另有所图么？"他哼了两哼，斜目望向胡媚儿，神态满是肃杀。

那安道京本在怀疑胡媚儿的用心，也不加干涉，任凭他出言质问。

云三郎是个糊涂的，只顾讨女孩儿欢心，如何管得到这许多？胡媚儿尚未回话，他已然大怒，指着郝震湘，喝道："姓郝的！你瞧着人家对我好，你便在那儿眼红！你要脸不要！"说着冲上前去，便要揪住郝震湘的衣衫。

郝震湘左掌轻挥，劲力到处，已将云三郎震开两步，摇头道："仙姑武艺非凡，咱们锦衣卫不敢班门弄斧，还请将锦囊收回去吧！"

胡媚儿给他逼问一阵，只哼了一声，道："你这人好生奇怪，我不过是托个东西，哪有什么图谋了？看你们这样推三堵四的，半点不像

男子汉，羞也不羞！”

郝震湘听她冷言嘲讽，当场沈下脸去，冷冷地道：“仙姑不必拿这些话相激，我们男人行走江湖，靠的是赌胆赌命，比不上仙姑的年轻貌美。这解药如此要紧，还请仙姑自行保管吧！”他血气上涌，说起话来居然毫不相让。

胡媚儿听了说话，忍不住怒道：“等一等！什么叫做比不上我的年轻貌美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郝震湘淡淡地道：“仙姑不必动怒，一个人行得做得，就不怕别人说得。郝某说你一句年轻貌美，那是恭维的意思，何必往坏处想？”

胡媚儿见他神态傲慢，当下更是大怒欲狂，喝道：“你……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你……你是说我靠着陪人睡觉，才能在江湖立足吗？”气愤之下，说话竟有些结巴，眼角更是泪光闪动。

郝震湘面带不屑，抬头望天，他一言不发，但脸上神色却是轻蔑至极，竟是把胡媚儿当成妓女般的下贱女子看待。

胡媚儿气得全身发抖，她生性风流，别人若以此阴损几句，她也不会怎么生气，但她生平一向自负，从不许旁人轻视自己的武功才识。郝震湘可以骂她淫荡，却绝不能轻视她的本领，方才所言，已重重犯了她的忌讳。

胡媚儿大怒之下，尖声道：“姓郝的！我不过托个东西，你却这样出言损我！你……你给姑娘记住了！你今日敢胆辱我，总有一天，我……我定要你向我下跪赔罪！”

郝震湘斜目看了她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凭姑娘的武艺，怕还要练上几年。”

胡媚儿见他这幅神气，那是根本瞧不起她这人，她面色铁青，一时眼泪夺眶而出，咬牙道：“你……你这人好生可恨！”霎时泪如雨下，已是泣不成声。

安道京见郝震湘三言两语之间，便已激得这女魔头当众哭泣，他心下虽感快意，但也怕生出事来，急忙上前道：“诸位快别如此，大敌当前，还分什么彼此？三郎小心把东西收好，别辜负了仙姑的重托。”

这当口双方已近破脸，也管不到胡媚儿有啥阴谋了，只有让云三郎收下锦囊，至於一会儿有什么事情生出，只好再做打算。

云三郎把解药塞入怀中，向郝震湘狠狠一瞪，骂道："狗杂碎！"郝震湘却只闭目养神，不做一声。

良久良久，那胡媚儿只低头不动，似乎悲愤到了极点。旁观众人又惊又怕，都不知她是否会暴起伤人。

安道京心下暗暗担忧，忙往郝震湘看去，希望他过来道个歉，但郝震湘仍是抬头向天，丝毫没有认错的意思。

安道京唉声叹气，心下不住叫苦。那胡媚儿与江充关系匪浅，她若怀恨生事，郝震湘定会吃些苦头，安道京不免也给牵连上。只是现下是用人之际，便拼得给江充责备，也得保住郝震湘的顶戴，否则锦衣卫中尽是云三郎之类的不入流人物，却要他这个锦衣卫统领如何与人争锋?

又过一柱香时分，胡媚儿终於缓缓擦去泪水，跟着扬起头来，神色已然宁定如常。

安道京嘘出一口长气，心道："好险哪！咱们郝教头三番两次得罪这女人，日後可别让他们见面了。"

正想间，胡媚儿已走向云三郎，向他福了一福，道："有劳云三哥了。三哥如此英雄气概，定能将小女子的解药好生保管。"

云三郎仰天大笑，道："仙姑放心吧！我又不是姓好姓坏的猪狗之辈，定会把仙姑托下的事情办好。"说着又淫笑一声，道："不过事情一了，仙姑你可得赏我些什么。"伸手出去，便想搂住胡媚儿的纤腰。

胡媚儿闪身开来，笑道："你想得美哪！"旁观众人见她转瞬间又恢复了千娇百媚的神色，实难回想这女子方才低头啜泣的模样。

云三郎收了布囊，跟着哈哈大笑，便往山坳旁的树丛走去。单国易叫道："你要去哪儿？"云三郎没好气地道："老子要去撒尿，你要跟着来么？"

安道京见他举止粗俗，骂道："有外人在旁，你怎好随地便溺？"

云三郎淫笑道："就是因为仙姑在旁，我这裤档儿才系不紧啊！"这话太也低下，只气得安道京喘息不定，胡媚儿俏脸生白，众人嘻笑出声。

杨肃观伏在山坳，一见云三郎走来，想到此人身怀解药，如何按耐的住？心下大喜："天助我也！"凉亭旁虽然高手众多，但他仗着自

己武功高超，趁着攻人不备、出其不意，若要夺物走人，也不算过分为难，当即飞身而下。

那云三郎正自撒尿，眼见山坳上竟然隐得有人，吓得他大呼小叫，一时来不及收起裤档，猛往众人冲了过来。众人见了他兀自撒尿不停，一时惊吓四闪。

杨肃观身影闪动，跟着伸手过去，便朝云三郎背後抓落，这抓招式老练，劲力沈稳，正是少林“虎爪手”的绝技，眼看他便要将云三郎抓在手上，顺利夺得解药，一旁郝震湘眼见同伴危急，当场暴喝一声，跟着飞身而出，半空中一掌击去，杨肃观见他出手如此快狠，心下一凛，便往後头跃开。

云三郎趁此空隙，急忙着地滚逃，侥幸躲过了杨肃观这一抓。他心有余悸，慌忙站起身来，戟指骂道：“大胆狂徒，居然敢来暗算你爷爷！你给我记住了！”他口中喝骂，但裤子却不曾穿上，看来极是怪异可笑。

百花仙子见杨肃观一人前来，心下大喜。她自见杨肃观後，无时或忘，爱煞了这名武功高强的年轻进士，这下杨肃观自投罗网，她非但能夺得羊皮，还可把这英俊清贵的小白脸囚禁起来，想来便让她心动不已。当下更是眉开眼笑，一股脑儿地瞅着杨肃观。

锦衣卫众人见强敌来到，顿时发一声喊，拔刀便往杨肃观砍去，郝震湘见众人飞奔过来，他自恃宗师身分，不愿与人一同围攻敌手，当即双足一点，退出圈外。

杨肃观见众人举刀来攻，当下一声清啸，也是拔剑出鞘，霎时间刺出七七四十九剑，有如万点寒星，几名校尉如何是他对手，当场中剑倒地。

“雷公轰”单国易见势头不对，虎吼一声，举起狼牙棒便打，他左砸右劈，势道猛烈无比，杨肃观举剑刺去，单国易浑不闪避，只举棒硬砸，使得是不要命的绝活，杨肃观双眉一轩，剑刃沿著狼牙棒削下，只要单国易不放脱兵刃，右手五指便要给削落，谁知那单国易极是悍猛，手指转向内侧，避开了五指要害，竟然用手背硬接杨肃观锋利无比的剑刃，右手登时给切出了一个缺口，他大喊一声，鲜血淋漓中，左拳挥出，正中杨肃观的胸口。

杨肃观内功深厚，胸口虽中了一拳，但他调息呼吸片刻，便自无碍，他转身一剑，朝单国易的喉头刺去，谁知此人打斗起来全不要命，只微微闪开要害，让杨肃观的长剑在脖子上画出一条血痕，手上的狼牙棒却当头砸下，杨肃观大吃一惊，急忙向後跃开。

单国易虎吼一声，往前急冲，挺起手上的狼牙棒，直直向杨肃观撞去，杨肃观喝道："你不要命了么？"举剑往他额头刺下，单国易猛往地下一滚，挥棒往他小腿砸去，逼得杨肃观再度往後闪躲。

只见单国易势如疯虎，攻势不断，竟连嘴也用上了，直是张口便咬，杨肃观空有一身高深武功，竟然连连後退，丝毫占不到上风。

百花仙子笑道："安大人，你手底下的高手打起架来真是好看，你瞧这招狗嘴咬人的功夫，想来是你安大人亲传的武功吧！"安道京耳听胡媚儿的讥嘲，心下甚火，但忌惮胡媚儿与江充之间非比寻常的情谊，却也无可奈何，朗声叫道："大夥儿还等什么，快快把这小子宰了！"锦衣卫众人听了统领的号令，都纷纷加入战团，十来人围住杨肃观，刀枪剑戟的乱砍一气，一时之间打得难分难解。除了云三郎守护解药、郝震湘自恃身分，其余都加入围攻行列。

杨肃观这人武功底子虽高，在少林寺学得都是一等一的高明武学，但他艺成以来，都是在朝为官，什么时候和人真刀真枪的打过架？说来临敌经验实在太少。那日与卓凌昭放对，一个好好的绝招"涅盘往生"，便是因为经验不足，轻轻易易地被卓凌昭破解，现下对手个个是不要命的无赖狂徒，杨肃观种种高明的武学难以施展，都被不要命的下三滥打法破解，霎时大落下风。

胡媚儿笑道："杨大人，我看你早早弃剑投降，何必拼什么命呢？等会儿我们好好煮上一壶酒，化敌为友，畅谈天下大事，岂不快哉？你快快下来歇息吧！"语音娇柔，直是汤气回肠。众人听得此言，心中都是一动。

杨肃观专心应敌，这些言语一概充耳不闻，他虽落居下风，却不慌乱，仗著生性聪颖过人，数十招间，已看出对手乃是粗鲁疯狂之辈，不能与之文斗，当下口中吆喝一声，使出天绝僧所授的一十九路"疯禅剑法"，这套剑法全然不能以常理臆测，剑到左侧，却又转後，一剑削下，忽改横切，有如疯汉一般，全然无法趋避。

单国易狂吼一声，冲向前去，举棒往杨肃观击去，杨肃观也不闪躲，只是举剑刺向敌人的小腹，单国易极为武勇，毫不避让，仍是大踏步的冲来，眼见两人都要两败俱伤，忽然杨肃观剑尖扬起，已然指向单国易的喉头，这剑若是刺实了，单国易非得当场毕命不可，果然单国易不得不避，他大叫一声，滚倒在地，但为时已晚，肩膀上还是被刺出了一孔。

其余众人见单国易受伤，连忙补上，一齐举刀乱砍，杨肃观斜身闪过攻势，跟著长剑劈出，削向一人的手臂，那人毫不退让，也是举刀砍向杨肃观的脑门，形同拼命，使的也是两败俱伤的无赖招式。杨肃观微微一笑，剑势忽然一变，转朝那人下盘刺去，只听“啊”地一声惨叫，那人大腿中剑，登时摔倒在地。

杨肃观指东打西，变幻无穷，竟无人挡得一招半式。这“疯禅剑法”果然威力奇大，怪招层出不穷，锦衣卫众人纷纷倒退，身上溅满鲜血。

当年杨肃观曾为这套剑法难看丑恶，不愿学习，但天绝僧却道：“武学之道，正奇互变，『菩提三十三天剑』可算是正派的武功，这『疯禅剑法』却算是奇门的武学，他日你融会贯通，平平凡凡的一招中，都能『奇中有正，正中有奇』之时，你必可成为武林中的一大宗师！”直到此时，杨肃观方才明白天绝僧的用意，心感师恩，手中长剑更是如疑如狂，无人可挡。

胡媚儿笑道：“好好一个清贵隽雅的贵公子，这会儿却如同疯狗咬人一样，岂不可惜了『风流司郎中』的美名？待我来会会你！”说著缓缓走下场中，笑吟吟地看著杨肃观。

杨肃观见她下场，登时戒备，那日有韦子壮在一旁守护，尚且险象环生，今日自己独立御敌，千万不能著了她的道，杨肃观见了胡媚儿手上的拂尘，立即想起江湖上的各种传言，都说这个拂尘机关重重，有时发射银针，有时喷洒毒粉，端看胡媚儿心意如何，他心下发毛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出招。

胡媚儿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弟弟你不过来，姊姊我可要过去了！”身形闪动中，已向杨肃观欺去。杨肃观右足一点，向後跳跃，跟著举剑一封，护住中宫，这招攻守兼备，严密无比。旁观众人都是识货的，忍不住大声喝采。

胡媚儿见他长身玉立的模样，想要多看几眼，镇道：“人家不许你用那难看的疯狗剑法，要用好看的！”杨肃观心道：“此战若不能胜得爽快，江湖上必会传得难听，说她放水云云，那时却要我如何做人？我可要打起精神了！”他言念於此，右手攒了一个剑花，连划三个圆圈，向胡媚儿身上削去。这剑有个名目，称作“三入地狱”，出剑又快又狠，异常霸道，三剑连环，却是一剑快过一剑，若是杀伤敌人，必然三剑齐中，所谓“三入地狱”，便是这个意思。

胡媚儿笑道：“这招还真是好看，似你这样的人品，就要用这般的武功才好。却不知是不是银样蜡头枪，中看不中用啊！”她笑脸盈盈，举起拂尘挡架，却见那三个剑圈越转越快，几令人眼花撩乱，胡媚儿嘴上轻薄，脚下不敢托大，眼见这招威力惊人，慌忙间腰枝轻颤，往旁闪躲。

杨肃观清啸一声，剑尖又抖出了一道长虹，来势宏伟，气象万千，旁观众人登时惊呼出声，此招名唤“帝释须弥山”，乃是“菩提三十三天剑”中威力次大的绝招，仅仅逊於“涅盘往生”的威力，已是江湖上难得一见的杀招。他见胡媚儿败象已成，便要一举将之击败，不再保留看家本领。

胡媚儿花容失色，要往後退，必无杨肃观的剑快，要往旁闪，又怕他会忽然变招，情急之下，使出她成名已久的“救命三连环”，只见“百花仙子”手上一撒，无数细小毒粉直往杨肃观脸上飞去。

杨肃观急忙闭气，跟著猛往後闪，这毒粉只要沾上一点，必会肤烂目盲，惨不堪言。好容易闪开，胡媚儿又撒出大把银针，银光闪耀中，不知多少暗器飞到身前，杨肃观见暗器快绝，难以闪避，只好举剑快打硬拼，霎时闪出七七四十九点寒星，将无数银针击落，但那银针实在太过细小，猛地从剑网中穿过，往他目中插来，杨肃观眼明手快，急忙把头一偏，鼻中却闻到一股腐败的味道，当是从那银针传来的，可说惊险已极。

杨肃观脸色发青，正待稍歇，那“救命三连环”却是一招接著一招，不容他稍息片刻，只见胡媚儿身形一闪，手上拂尘晃动，又朝他门面打来，杨肃观举剑欲挡，忽然拂尘中喷出一股奇特至极的香味，杨肃观略略闻到味道，脑中便已晕眩，连忙往後跳跃，但头晕脑胀之

中，脚下居然一个踉跄。胡媚儿算定了杨肃观闪避的去路，後发先至，趁著他头晕目眩、心神微分之时，竟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。

杨肃观啊地一声惊叫，深怕中毒，慌忙间伸手拭颊，只见满手红腻，不知是什么毒药，只惊得一身冷汗。胡媚儿嫣然一笑，说道："那是人家唇上的胭脂，你怎地抹去了？"杨肃观不由得羞愧交加，心道："这女子如此待我，却要我日後如何在江湖行走？我师乃是少林第一高手，我今日如果败了，如何对得起少林千年武名？又如何对得起师父的教诲？"他狂怒之中，出手更不成章法，慌忙之间，居然又被胡媚儿亲吻面颊，只觉软软的柔唇在脸颊上轻触而过，一阵香味飘入鼻间，虽在恶斗之中，心中仍是一荡。锦衣卫众人多是好事之徒，一时哈哈大笑，叫道："好香啊！"杨肃观勃然大怒，只是他越斗越是疲累，眼见这女魔头尚且脸带红晕，含情脉脉的看著自己，真是情何以堪。

杨肃观羞愧之余，跳出圈子，提剑喝道："大胆妖女！若还知道生死，便速速投降，否则我绝招使出，休怪刀剑无眼！"胡媚儿面带柔情，笑道："毕竟你还是疼惜奴家，说这番话与我知晓。"杨肃观已无手下留情之意，摇头道："无知妄人！『涅盘往生』之前，尚要造次！"他一生令名，全在於此，当下不再隐藏，吞吐几下罡气，使出"少林天绝"所传的"涅盘往生"，此招既出，已至最後关头。

长剑抖动中，只见杨肃观脚不动、身不摇，手中长剑竟一为二、二为三，瞬间幻化为七剑，彷佛千手观音降世，转眼之间，杨肃观手中的七剑又各自抖出七只剑花，共计七七四十九朵之多，只见数十朵变换难测、冰寒若雪的剑花，迳自在杨肃观身前摆动。

胡媚儿虽然屡屡作弄杨肃观，此时见了这个架式，心头也是一震，颤声道："这便是大名鼎鼎的『涅盘往生』么？"杨肃观不答，手上剑花又各散出七点寒星，共计三百四十三点蓝澄澄的寒星，满天星光照映之下，宛如一个大光罩，在他周身来回飘动。

这招尚且为难过"剑神"卓凌昭，区区"百花仙子"，如何抵挡这等高深的武学绝技？她花容失色，向後退了一步，那"九尾蛟龙"云三郎是个见色不要命的浪子，此时顾不得强敌当前，一见到眼前的美人害怕，连忙抢上，将她搂住，笑道："仙姑莫慌，还有我云三郎在此护住你哪！"胡媚儿娇声道："三郎，替我出这口气，把他给我杀了！"云三

郎大喜，先前见她戏耍杨肃观，似是对这个小白脸有情，心中醋海生波，如何按耐得下？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他大喊一声，拔出双刀，竟然无视“涅盘往生”的威力，直挺挺的硬往杨肃观冲去。

杨肃观知道解药便在此人身上，心中大喜，光网一圈，将云三郎罩在里头。

云三郎尚不知死活，喝道：“我已冲破你的剑网，这就要中宫直入啦！”正要举起双刀，手腕却被长剑刺中，接著肩头、大腿等处无一不中，全身鲜血淋漓，倒在地下。

杨肃观伸手到云三郎怀中一掏，找出了百花仙子所托的布囊，登时大笑数声，说道：“解药到手，如此少陪了！”跟著跳出圈子，便要往山坳奔去。

锦衣卫众人正待要追，百花仙子却缓缓走出，脸上带著似笑非笑的神气，说道：“这小子中了我的计啦！”

杨肃观奔出几步，忽觉一阵头昏眼花，脚下一晃，几欲软倒，他心下大惊：“这布囊有鬼！”仗剑拄地，勉强立定身子，喘道：“你……在布囊上动了手脚？”

胡媚儿笑道：“杨郎中果然聪明，我那布囊外抹着一层剧毒，凡是摸过的人，没有不死的，你看看那姓云的小子！”

众人依言望去，只见那云叁郎满脸乌黑，已然僵毙，显然身中剧毒。

杨肃观大吃一惊，道：“你这是什麽毒？怎会这麽怪？”刚才他见胡媚儿亲手将布囊交在云叁郎手里，那云叁郎拿着布囊，良久也不见有事，眼看如此，杨肃观才起意抢夺，哪知自己一沾上手，便即毒发。

胡媚儿微笑道：“我这毒药有些特别，名叫『奇门鹤顶』，中毒者只要不动内力，再久也不会有事。所以这云叁郎虽然摸过布囊，不过他没有运使内力，自然没事。但你杨肃观碰了布囊之後，却连番下场动手，血行加速之下，如何不发作的快？”她嘻嘻一笑，又道：“可惜云叁郎太也好强，非要找你拼命不可，这麽一动内力，便断送他的一条校狐啦！”

杨肃观又惊又怒，大声道：“还敢说？若非要他向我挑战，他怎会毒发身亡？这人好歹也算是你的同伴，你……怎能眼睁睁看着他自杀？”云叁郎是锦衣卫的好手，照理胡媚儿便是再狠辣十倍，看在锦衣卫的面上，也不能将之毒杀，谁知她心狠手辣，只为了暗算杨肃观一人，竟然不惜牺牲自己人的性命，说来着实凉薄狠毒。

胡媚儿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若不叫他出手，这布囊要如何交到你杨大人手里？他这等低叁下四的东西，能换得你杨郎中毒发倒地，也不算白死啦！”

须臾之间，杨肃观已然气喘连连。眼看胡媚儿旁若无人地走来，杨肃观心念急转，只想找出脱身之计。

胡媚儿见他自眼神锐利，忍不住笑道：“你别瞪着我，怪吓人的，一会儿不跟你好啦！”

杨肃观听她调笑，只是撇开了头，不去理会。

正危急间，忽见锦衣卫众人面带不忿，都在低声议论，杨肃观立时领悟，当场想了条计谋，他大声叫道：“安统领！”

安道京只等胡媚儿夺过羊皮，便算大功告成，自己也能交差了，哪知杨肃观忽然发声叫他。

安道京一愣，道：“你干什麽？想交代遗言麽？”杨肃观运起残存功力，大声道：“安统领！这妖女为了害我，不惜害死你的手下，你堂堂的锦衣卫六品统领，便这样算了麽？”

安道京听他这般质问，不由得面色微微一变，不知该如何回话。

胡媚儿知道杨肃观有意挑拨离间，便向安道京一笑，说道：“安统领啊，今夜杀了你一个属下，算是欠你一个人情，日後姑娘必定报答。”言语之间，竟把人命当作牛马一般。

杨肃观喝道：“安道京！她说这话，全不把你看在眼里，你还配做朝廷命官吗？”他说完这话，已没半点气力，当场摔倒在地，全无还手馀力。

这厢锦衣卫众人听了这番责问，无不点头称是。先前锦衣卫众人已与“百花仙子”有些冲突，但终究没闹出人命，但此刻胡媚儿下手害人，把锦衣卫的性命当作粪土一般，却要众人如何吞下这口恶气？当下众人纷纷转头看向安道京，要看他如何吩咐。

安道京见一众下属怒气冲冲，心知自己不能太不像话，否则日後要如何服众？可这胡媚儿身分非凡，等不能得罪，局面着实为难。安道京心念急转，想找个法子混过，他连咳了几声，含浑着嗓子，道："百花仙子，这般蛮干，却也太过分了些。今夜胆敢杀害我安道京的部属，我安道京日後定会……会……"他会了半天，却不知道要会些什麽。

胡媚儿见他嚅嚅，便啐了一口，道："云叁郎这种废物值得你费什麽心？我杀了他，你还应该谢谢我哪！不然这种废物成日糟蹋食粮，什麽时候才赶得出去啊！"

锦衣卫众人听得此言，纷纷怒喝："大胆妖妇！说话小心点！"

安道京见属下满面怒气，连忙鼻中一哼，提声喝道："是啊！这女子怎能这般说话？咱们锦衣卫有自己的规矩，这云叁郎便算有些过错，怕也轮不到仙姑动手吧！如此逾越，放着安道京在这里，我……我定要……要……"

他原本声音提得甚高，待到後来，想起胡媚儿与江充非比寻常的关系，又如气皮球一般，越来越是软弱，终至支支吾吾起来。

胡媚儿哼了一声，道："这区区一个云叁郎，算什麽玩意儿？你要真觉得可惜，明日我送个千娇百媚的姑娘来，算是赔给你的。这姑娘不只生得美貌，还使得一手高明的毒功，包管你锦衣卫重振声威！你说可好？"

安道京听得美女到来，心下大喜，但脸上却不动声色，深怕属下看他不起。他急急打量，便想找个话头揭过，也好转移部属的注意，待得时日一久，大夥儿忘了眼前的这挡事，这桩生意也就水到渠成了。

众下属见安道京神色凝重，都以为他另有打算，众人心中虽恨，但少了上司号令，谁也不敢贸然上前动手，众人不发一言，只等着安道京吩咐。

胡媚儿见安道京默然不语，知道他已动心，便朝杨肃观走去，要将羊皮抢夺过来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一人喝道："且慢！"

胡媚儿一愣，回头望去，却见一人怒目望向自己，脸上全是肃杀之气，正是“蛇鹤双行”郝震湘来了。

胡媚儿冷笑道：“又是你这人，这当口你还想怎样？”

郝震湘冷冷地道：“仙姑蔑视我锦衣卫的性命，随意下毒杀人，这等行径如何得了？在下要一只手还债。”左手拢起，右掌一挥，一阵劲风扫过，正是“蛇鹤双行”的起手式。

原来这“蛇鹤双行”是个血性的，先前他见胡媚儿将布囊交给云叁郎，已然看出她另有阴谋，待见事情果如自己所料，更感自责不已。

不待统领吩咐，便已自行出手，要砍了胡媚儿一只手还债。

胡媚儿丝毫不怕，只哈哈大笑，尖声道：“你要我一只手？你疯了麽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一时大笑不止，纤腰乱颤，更显得媚态横陈。

郝震湘哼地一声，双手一握，真力流转，全身骨骼登时发出劈啪之声，此人武功由外而内，可说是武林中的异数，这手功夫一露，更是威震当场。他沈声道：“不必再说了，接招吧！”说着左掌虚圈，幻化为一只鹤嘴，正是湖南郝家的正宗绝艺“蛇鹤双行拳”。

锦衣卫众人见过郝震湘使刀使枪，却从未见过他使本门武功，当日这人与“剑蛊”屠凌心激斗数百招，用的也不过是柄寻常的鬼头刀，此时见他这幅神气，看来真要杀人。

胡媚儿见他杀气腾腾，倒也不敢小看了，当下一挥拂尘，便要接招。

安道京知道此人武艺渊深，向来言出必行，出手极重，只怕这“百花仙子”立时要糟。赶忙抢到两人中间，低声向郝震湘道：“郝教头，江大人最是疼爱这个女子，你可千万饶过她了。要是你真的伤她肢体，我这统领也不必再干下去啦！你快快收手，向她道个歉，免得大家为难……”

郝震湘一愣，大声道：“统领，咱们死了个兄弟啊！我们若要吞下这口气，以後还有谁看我们得起？”适才他见安道京沈默不语，以为他是碍着江充的面子，这才不便发作，哪知这安道京心中念头全在江充身上，丝毫没为自己弟兄设想，言念於此，心里已是凉了半截。

安道京见他自犹疑，放低嗓子道：“你还愣在这儿干什麽？那姓云的和你没半点交情，死便死了，你替他出什麽头啊！快快撤手吧！”

郝震湘叹息一声，他低下头去，望着云叁郎的身，摇头道：“安大人，不管这云叁郎与我私交如何，只要这人身在锦衣卫，便算是咱们的兄弟啊！他今夜无端被杀，念在弟兄一场，你我怎可置之不理？若是他家里人问起来，咱们却要如何对人家交代？”

他手指云叁郎的身，连着几个问题问下，安道京如何能答？众属下看着云叁郎七窍流血的首，都觉郝震湘言之成理，一时大声附和。

安道京给他连连逼问，情急之下，竟尔口不择言，大声道：“这种人要多少有多少，他死他的，却关你郝震湘什麽事！你听我的没错，别再多管事啦！”

锦衣卫众人听得此言，只觉安道京说话凉薄至极，不免大吃一惊，郝震湘也是为之愕然。一时之间，血性发作，怒目转头，便向安道京瞪去，目光中全是愤怒责备。

安道京吃了一惊，以为他要动手对付自己，猛地往後退了一步，慌道：“郝教头你可想清楚啊！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”

果然这句话正中要害，郝震湘一听之下，便已愣在当场，良久不动。

安道京低声道：“郝教头，为了你自己的前程，为了你救命恩人的乌纱帽，算了吧！别再为难自个儿啦！”

郝震湘听得此言，想起安道京解救全家的恩义，於情於理，自己都不该让他为难。郝震湘咬住了牙，迟迟不动，半晌过後，只听他终於长叹一声，放下了双手，显是屈服了。

安道京见他让步，忍不住拍了拍心口，松了口气。

胡媚儿见郝震湘一脸垂头丧气，笑吟吟地走上几步，双手叉腰，有恃无恐的站在面前，娇笑道：“好一个威风凛凛的教头啊，竟要我卸下一只手赔罪？快来动手啊！怎麽又不敢了呢？”言语中全是挑。

郝震湘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过头去，不愿看她。

胡媚儿冷笑道：“不带种的东西，你不敢动手，以为我会放过你麽？”她尖叫一声，手上拂尘挥出，直往郝震湘头顶击去，这拂尘满是机关，阴毒无比，若要打实了，只怕郝震湘也经受不起。

安道京吃了一惊，没料到胡媚儿会暴起伤人，正要上前劝架，只见郝震湘身子一侧，已然闪开杀招。胡媚儿见他闪躲的甚是轻松，似

乎还行有馀力，不禁又惊又怒，当场呸地一声，喝道：“受死吧！”霎时发动暗器，拂尘中陡地喷出千百只银针，全数往郝震湘身上射去。

郝震湘不避不让，登地吐气扬声，顷刻之间，全身衣衫如同充气一般，高高鼓了起来，银针刺在衣物上头，宛如撞上铜墙铁壁，竟全数给挡了下来。

胡媚儿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这怪物武功当真了得！凭我一己之力，决计对付不了他。”

胡媚儿毒针阴狠，无往不利，不知多少武林高手栽在她的手下，哪知全然奈何不了郝震湘。看两人过招情状，若非郝震湘手下留情，不到十招，便能杀了胡媚儿。

安道京见郝震湘大占上风，就怕他一个把持不住，误伤了胡媚儿，忙隔在两人中间，劝道：“大家别闹了，咱们办正事要紧啊！”

胡媚儿哼了一声，她自知无法独力对付郝震湘，便厉声喝道：“安道京！你到底帮谁？”

安道京轻咳一声，陪笑道：“仙姑您先歇歇吧，别再动气了。”

胡媚儿呸了一声，恨恨地道：“你少跟我废话！我今晚就是要杀了这姓郝的混蛋，你若是不帮我，咱们到江充面前说明白！看我怎麽对付你！”锦衣卫众人听她公然挑拨，无不大惊失色，都是哗然出声。郝震湘听得此言，也是心下一凛，转头便往安道京看去，要看他如何回话。

只见安道京面如死灰，颤声道：“仙姑万别如此，你俩又没什麽深仇大恨？何必见生死呢？”

胡媚儿骂道：“不知好歹的东西！”她走了过去，紧挨着安道京的肩头，低声道：“姓安的，你没看到那姓郝的眼神麽？那是根本瞧不起你这人哪。这位郝教头如此会做人，武功又比你高，现下生出反心，你啊你，日後怎还压他的住？我劝你一句，杀了他吧！”

她见威逼不成，便改软攻，硬是要说得安道京与郝震湘破脸。

安道京听了这话，面色青红不定，显然胡媚儿这番话已打中了他的心事。旁观众人见他二人低声交谈，神态颇不寻常，也都留上了神，只不知他们谈的是何大事。

胡媚儿凝视着安道京，压低嗓子道："安统领，我劝你一句吧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这郝震湘根本看你不起，你又何必拼死护着他？他日後会感激你麽？爽快一点，把他做了，否则，哼哼，大家不妨走着瞧吧。"

安道京百般震恐，心知胡媚儿若要向江充猛咬耳根，自己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他低低叹了口气，转头往郝震湘看去，只见他自站立当场，面上神色颇见悲凉，料来以他的武功，胡媚儿说话声音虽轻，却已一字不漏的落进他耳中。

胡媚儿哼了一声，低声道："安统领，你自己想清楚吧。"话声冰冷，尽在催促他下手。

场中众人一齐望着安道京，要看他如何示下。

忽然之间，猛见安道京双膝一软，竟是向胡媚儿跪倒！他脸上泪水纵横，哭道："仙姑，我求求您！您就饶了郝教头吧！今日之事您大人大量，万万别向江大人提起。若在气头上，便打我骂我出气，可别为难咱们郝教头啊！"

锦衣卫众人见安道京忽尔下跪，都是大为讶异，一时议论纷纷。

胡媚儿冷笑道："好你个安道京，到死都还护着这姓郝的！你当老娘是好欺侮的麽？想要替他出头，大家不妨看着办吧！"

她厉声数说，那安道京却只磕头如捣蒜，面上泪水纵横，真可说是惶恐到了极点。

郝震湘原本甚是鄙夷安道京的为人，这时见他为了自己的安危，竟不惜向胡媚儿下跪求情，看在他的眼里，心中如何不感动激？郝震湘大叫一声，冲上前去，大声道："大人何必为我如此卑屈？想郝某人不过是一介武夫，便算死了，那也是一条烂命，大人如何为我低头？"

安道京跪地哭道："都怪我这个统领无用，徒然做得六品朝官，却不能保住下属性命，眼下这女子要我下手害你，我如何能做得下手？只是这女子若向江大人嚼舌根，你日後定然要糟。郝教头，今夜拼着江大人责罚，我也要救你一命，你快快去吧！"

郝震湘全身颤抖，伸手将安道京扶起，咬牙道："这些时日来蒙大人照顾，下官永感深情，今夜我自个儿走了，也好杜那女子之口。大人你千万保重。"

两人紧紧抱在一块儿，安道京哭道：“郝教头，对不起，咱锦衣卫容不下你了，你快快走吧！”

郝震湘虎目含泪，低声道：“统领，郝某人连累你了，日後定会回报。”说着抱住了他，言语之间，真情流露。

两人正自悲伤，忽然之间，只见安道京面色一沈，嘴角似带狞笑，跟着抽出腰间匕首，猛地往前刺来！

郝震湘正自流泪，尚未察觉有异，只听扑地一声，那匕首已然插入他的小腹中！

郝震湘便再精明百倍，也没料到安道京竟会暗算自己，他低头看着腹间的匕首，全然不敢相信眼前事实。一旁锦衣卫众人也是惊骇万分，只张大了嘴，呆呆的看着两人。

过了良久，郝震湘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显然这刀已经伤及脏腑。他自知性命垂危，低声问道:“为什麽？”

安道京双目睁得老大，森然道:“你还敢问我为什麽？他妈的郝震湘！我今夜为了你叁番两次求情，你却来反咬我一口，那云叁郎算什麽东西，你干麽为他出头？你想培养声望，赚买人心麽？还是想干掉我这个统领，自己当老大？郝震湘啊郝震湘，这锦衣卫就是个大染缸，你想出迂泥而不染，那可是犯了天条啦！”

看来安道京早已隐忍多时，方才的泪水，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。他说到狠处，更把手一抽，将匕首拔了出来。郝震湘惨叫一声，鲜血疾喷而出，染红了沙漠。

将死之际，郝震湘仰望星空，耳间忽然响起伍定远那日所说的话:“你为虎作伥，日後定然没有好下稍！”他惨然一笑，身子慢慢软倒，终於瘫倒在地，一动不动了。

锦衣卫众人虽然凶狠毒辣，但如此残害自己弟兄，却也是首次见到，不禁骇然出声。

胡媚儿又惊又喜，万没料到安道京早已图谋杀人，当下大声道:“安大人干得好！”安道京干了这天大的亏心事，也不好夸口，只乾笑两声，却不知该说些什麽。

胡媚儿走了过来，哈哈大笑，举脚往郝震湘身一踢，呸道:“这人好生狂妄，如此死法，算是便宜他了。”

安道京虽然下手毒辣，但终究是给人逼迫的，眼看自己的大将惨死在地，心中也不能无感，他咳了一声，朝杨肃观一指，道："现下人也杀了，仙姑的气也该消解。咱们快去取羊皮吧！"

忽听胡媚儿哈哈一笑，道："安道京，你恁也天真了，你这里的十来个弟兄，个个都见你亲手杀害自己兄弟，将来传扬出去，只怕於你名声不好。咱们乾脆一次做翻了。"

安道京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"说什麽？"

胡媚儿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我替你打算，你还犹豫什麽！把这几个人除掉，省得日後有人背後骂你，锦衣卫若要找属下，江湖上还怕少了吗？"跟着取出拂尘，便往众人走去。

原来胡媚儿心机深沈，今夜她先毒杀云叁郎，後又间接害了郝震湘，日後江充那里问起来，自己也不好交代，索性便找个因头，逼迫安道京亲自过来杀人，也好拉他一块儿下水。

众校尉见胡媚儿满脸杀气，不知她意欲如何，都往後退了一步。

安道京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心道："往常我还以为自己狠毒，遇上这女子，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"他看着众属下，想到了昔日的情份，一时竟尔心软，叫道："且慢动手！"

胡媚儿冷笑道："你又要干什麽了？难不成还要替这些人求情麽？亏你还是个统领，连这点胆识也没有，真是个废物！"

安道京心下一凛，自知不能得罪胡媚儿。他脑中念头急转，猛地想到胡媚儿即将送来的如花美女，心中立时一荡；不旋踵，又想到江充御下的残暴手段，登出了一身冷汗。他自知难以对抗胡媚儿，一狠心，别过头去，咬牙道："杀吧！全杀光吧！"

胡媚儿笑道；"你自己不动手麽？"安道京心中大怒，想道；"这贱人怎能如此狠心？"他勉强按耐，喘道；"这要我如何下得了手？百花仙子，行个好，替我把这些人杀了吧！"

胡媚儿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原来你也有下不了手的时候啊！等我替你办完事，你要如何谢我啊！"安道京挥了挥手，道："随吧！"

杨肃观见眼前奇祸不断，这些人莫名其妙的自相残杀，一时之间，竟无人理会他的死活，也无人来搜身，他勉力支撑，坐倒在地，运功护住心脉，只要灵定等人早来片刻，局面便有逆转的希望。

“百花仙子”轻飘飘地走向锦衣卫众人，举起拂尘，如切瓜切菜般地大开杀戒，一人举刀架住她的拂尘，却见里头忽然放出银针，登时射瞎那人的双眼，胡媚儿举起拂尘一扫，那人脑浆迸裂而死。几名校尉武艺甚高，交手不过几合，胡媚儿身上连中数拳，但出拳者甫一沾上她的衣衫，连大气也不及喘上一口，便口吐白沫，当场倒毙。众人见实在抵挡不住，纷纷退後。

“雷公轰”单国易全身颤抖，不知要如何抵敌，手持着狼牙棒，护住了平日弟兄，这些人虽是一起吃喝玩乐的恶友，但患难之际，那友谊却也不见得少了。

胡媚儿笑道：“你们越是反抗，姑娘杀来越是过瘾。”

她轻摆手上的拂尘，满面春风的走向众人，神情好似市集逛，全然不像个杀人女魔头。她拂尘扫出，单国易大叫一声，手中狼牙棒挥出，已然以死相拼。只见眼前银光一闪，又有无数细小银针飞来，看来这次是死定了。

忽然地下尘沙飞扬，如同一片土墙挡在眼前，竟挡下了无数银针，单国易死里逃生，转头望去，却见一人扶着小腹，满脸惨白，正自向他走来，却是“蛇鹤双行”郝震湘！

锦衣卫众人见他尚未倒毙，纷纷欢呼，知道多了一分活命机会。

胡媚儿骂道：“死小子，怎麽还没死透吗？”郝震湘嘿嘿冷笑，骂道：“没杀了这个妓女之前，郝某如何便死？”说着往安道京一指，怒目圆睁，暴喝道：“安道京！我为你出生入死，你如何听这妓女教唆？你这卑鄙无耻的东西，只要我一口气还在，天涯海角都要取你狗命！”

安道京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看来那刀插得不够深，没叫你死透。”说着拔出宝刀，道：“好运没有第二回啦！郝教头，你安心上西天去吧！”

郝震湘伤势着实不轻，他拼着最後一口气，这才勉力踢出那脚，救了众兄弟的性命，眼前若要与安道京放对，两人功力相差不远，郝震湘便是完好无伤，要胜他也要百招之後，现下如何是对手？郝震湘摇摇晃晃，却仍是提刀向前。

安道京笑道：“匹夫之勇！”说着一脚飞起，重重往郝震湘胸口去。

郝震湘欲待挥出钢刀，但忽然间丹田大痛，真力不纯，这刀便缓了下来。安道京见机不可失，当场化腿为掌，将他拍倒在地，跟着一脚踩住，狞笑道："郝教头，你还有什麽话说？"

郝震湘眼冒金星，仍是骂不绝口，喝道："快快给我一刀，我不愿见你这幅无耻德行！"

安道京大笑，道："你真没事求我？你的妻小呢？你死之後，谁来看顾他们？"

郝震湘一听此言，已是面如死灰。安道京位高权重，若要为难他家老小，那真是捏死一窝蚂蚁般的容易，心念及此，原本的英雄气魄全散了。他呆呆看着夜空，想起了一家老小，不由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"我死就死了，念在过去为你效力的份上，别为难我家中老小。"

安道京哈哈一笑，道："郝教头啊郝教头，毕竟你还是求我！"

郝震湘虎目含泪，脸上露出哀求的神气，低声道："统领，我死之後，求你饶过我全家。"

安道京见他神情如此，想起了他为自己尽心尽力的好处，便点了点头，正要答应，忽见胡媚儿走将过来，笑道："怎麽，原来这人还有妻小啊？"

安道京心下一凛，知道这女子又有害人毒计，但反正事不关己，也不必隐瞒，便道："是啊！此人有个妻子，家中还有两个孩子。"

胡媚儿喜道："当真？"她笑了笑，对郝震湘道："你方骂我是妓女，又说没杀我之前，你这人决不会死，是也不是？"

郝震湘怒道："妓女！有种便杀了我！我郝某人便与这种妓女多说一句话，也是脏了我的嘴！"

胡媚儿笑道："好硬的嘴啊！既然你说我是妓女，靠着陪人睡觉才能在江湖立足，这样吧，你死之後，我倒要看看你老婆怎麽过日？我这人很是好心，将来非引你老婆一条活路不可，我看京城的宜花院很是缺人手，不如到那里干活去吧！"

郝震湘大怒，霎时大吼一声，口中直喷出血来，那叫声直震山冈，远远传了出去。

胡媚儿又问道："他孩子多大岁数了？"

安道京道："两个孩子，男的七八岁，女的十五六。"

胡媚儿笑道：“好吧！就这麽办，男孩给送到宫里，阉了做太监，女孩送来我这里，将来让她做个人尽可夫，江湖上最淫荡的贱人。我要武林中人人知道，她的老子便是什麽……什麽来着？”

安道京接口道：“『蛇鹤双行』郝震湘。”

胡媚儿笑道：“对了，就是这个人。”说着对郝震湘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种自以为硬汉的男人，我是见得多了，只要两下子陷害，包管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郝震湘倒在地下，已是咬碎银牙，满头都是冷汗，安道京见了他这模样，心下虽隐隐有不忍之意，但此刻如何敢惹祸上身？当下转过头去，不再看他。

胡媚儿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姓郝的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让我高兴，我可以放你家人一条生路。”

郝震湘此时已无骨气可言，只想保住家中老小，忙道：“说……要什麽……”

胡媚儿笑道：“你倒忘得快，方才我说过，日後定要你下跪求饶，你那时说什麽来着啊？”

郝震湘双目中似要喷出火来，但形势比人强，只有低声道：“我说……我说凭姑娘的武艺，只怕还要练上几年。”他倒在地下，声音微弱已极。

胡媚儿纵声大笑，说道：“就是这句话！姓郝的，你这自大狂妄的家伙，自以为武功天下第一吗？我告诉你，凭着我的容貌姿色，多少王公大臣都拜倒在我裙下？我就算不会半分武艺，一样能叫武学高手跪地讨饶，向我磕头道歉！”

郝震湘失血过多，自知死在倾刻，谁知却要受这侮辱，他闭上了眼，默默忍耐，只听胡媚儿笑道：“快过来，向本姑娘下跪求饶，否则要你祸延子孙！”

郝震湘面无人色，恨恨地瞅着胡媚儿，只恨不能早点死去，但为了家中老小，无论如何总得吞下这口气。他红了眼睛，趴倒在地，喘道：“求求仙姑高抬贵手，饶了我全家老小。”

胡媚儿两个耳光过去，骂道：“求人也不懂得哭？给我哭！”

郝震湘咬住了牙，嘶哑着嗓门道：“仙姑……请放过我们……”

胡媚儿掩嘴大笑，道：“蠢死了！看你这傻呼呼的模样，真笑死我啦！”

郝震湘猛地抬起头来，颤声道:“……说什麽？”

胡媚儿笑道:“都说你这种人最是好骗不过，你以为这样耍个猴戏，我便会放过你家人吗？笑死人了！姓郝的，你就乖乖地在阴曹地府等着看吧！看看你老婆小孩是何等的惨法？哈哈！哈哈！”

郝震湘情知受骗，霎时间只觉肝胆俱裂，他惨叫一声，用力往胡媚儿撞去。

胡媚儿举脚踢去，将他踢倒在地，冷笑道：“愚昧狂妄的死东西，赶紧去死吧！”举起手上拂尘，便要往他脑门击落。

郝震湘满腹冤屈，蓦地想起一生抱负，本以为自己学了一身高明武艺，此後便能忠君报国、扬名立万，想不到却落到如此下场，他悲愤至极，不由得纵声大叫，泪水更是滚滚而下。

第四卷 第六章 江东帆影

眼见郝震湘便要死於非命，忽然一支弓箭射来，定在凉亭的柱子上。这箭力道雄浑，只震得亭上灰尘飕飕而下。

胡媚儿吃了一惊，尖声叫道：“什麽人！”

只听一个苍凉的声音吟道：“他日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！”

众人闻言，无不大惊，纷纷抬头望上。星光下只见一人站在树顶上，背後背着一只铁胎大弓，正自看着树下的芸芸众生，漫天夜色中，满天繁星高挂树後，那人双手抱胸，神情傲然，宛若天将下凡。

胡媚儿骂道：“你不就是武当山的韦子壮吗？装神弄鬼的干什麽？快快给我滚下来了！”

那人毫不理会，弯弓搭箭，刷地一声，对着胡媚儿射来，胡媚儿冷笑一声，转身躲开，谁知那箭忽地在空中转了一圈，竟然朝她追去，胡媚儿花容失色，她生平从未见过这等厉害的箭法，霎时只有着地滚开，弄得狼狈无比。

安道京猛见如此邪门的箭法，直是大吃一惊，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何不报上姓名？”

那人冷笑道：“无耻狗官，下贱妓女，如何配问我的姓名！”

安道京立刀摆个门户，叫阵道：“阁下若是不敢报上姓名，那也就罢了！我安道京从不杀无名之将！”

那人朗声道：“好吧！你定然要问，听了就别後悔！你爷爷乃是江东太湖双龙寨的彪将，『火眼狻猊』解滔便是！”

众人听到“江东太湖双龙寨”七字，不禁互相看了一眼，都知那是江南一带的土匪，却怎地跑到西北来了。杨肃观虽在中毒之际，也睁开眼来，想要看清眼前的变故。

胡媚儿爬起身来，冷笑道：“什麽江东太湖双龙寨，真是荒唐，这里可是西北地方啊！你若要讨饭，乖乖地在老家蹲着，却怎地闹到此处来了！”

那人听了这话，也不生气，只纵身下树，轻飘飘地降下地来。众人见他落地时泥沙不起，轻功造诣大是不凡，心下暗自喝采。

安道京与胡媚儿都怕他出手伤人，只是暗运内功，全力戒备，不敢稍喘一口气。

忽见那人转过身去，面向远方，朗声喝道：“江东陆爷到！”

忽然远处山丘一亮，无数火把高高举起，竟有千军万马埋伏在内，众人脸上变色，都往後退了一步，便在此时，丘上号角声响亮，无数只马蹄拍打，卷天动地而来，有如一条火龙狂奔疾驰。

安道京见了这等威势，脸上变色，连忙向胡媚儿道：“快快拿东西走人，别再拖延时间！”胡媚儿急忙转身，却见解滔举起手上大弓，冷冷地道：“咱们头领还没到之前，都给我安分点！”胡媚儿领教过他手上弓箭的厉害，听了这话，怕他背後放箭偷袭，竟不敢稍移脚步。

那条火龙来得好快，只一瞬间，便已奔到众人眼前，黑夜中数千只马蹄践踏震，宛若雷震，安道京几个纵跃，急忙逃走，“火眼狻猊”举起大弓，刷地一箭射去，登时射中安道京顶上的帽子，箭势强劲，带着那帽子远远飞了出去，直中凉亭的木柱。安道京知道无可抗拒，惨笑一声，只有站立不动。

星空下大队人马向两旁让开，火光闪耀中，正中一骑缓缓行出，一匹浑身通黑的骏马上，坐着一名五十来岁的中年人。那人浑不似草莽打劫的强人，满脸雍容华贵之气，竟如王公贵族般的气派。

解滔抢上前去，躬身道：“陆爷！”那中年人点点头，举起马鞭，指着众人道：“这些人是谁？簧夜之间，如何在此聚集？”

解滔道：“这名女子浑号『百花仙子』，此女卑鄙下流，丑陋无比，是个无耻娼妇；另几人则是朝廷的鹰犬，都是锦衣卫的人，一个个都罪该万死。”

胡媚儿大怒欲狂，她生平最恨别人瞧不起她，说她卑鄙无耻，那是毫无干系的，但要说她容貌丑陋，轻蔑於她，她拼了命也会报复，那时的张之越，後来的郝震湘，都是犯了这个忌讳，这才给她害得如此下场。胡媚儿大叫一声，千百枚银针激射而出，都往解滔背後射去。

那中年人伸出马鞭，轻轻吐了一口气，不知用了什麽法门，那马鞭竟像有吸力一般，无数银针飞到半路，竟然自行转向，全射在马鞭之上。胡媚儿心中震动，骇然道：“你……你这是什麽邪术？”

那中年人不去理会，指着躺在地下的郝震湘，问道：“这人又是怎麽回事？怎麽伤得如此厉害？”解滔道：“这人名叫郝震湘，乃是当今锦衣卫的枪棒总教头，人称『蛇鹤双行』便是。属下赶到之时，此人正受那娼妇的折辱，我不忍一条好汉如此夭折，一时情急，便出手救人。”

那中年人啊地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『蛇鹤双行』在此，不能不见上一面。”说着提声喝道：“来人！掌灯！”大批人马中立时跃出两人，点上了孔明灯，用竹竿高高挂起。

杨肃观此时已然坐起，他头晕眼花，但此刻生死关头，来人敌友未明，仍是力图清醒，灯光照映下，只见那“陆爷”须长及胸，一身紫衫，指间戴着汉玉指环，腰上插了一根马鞭，看来十足是个王孙公子。他竭力保持清醒，心想：“这……这人怎会忽然出现在此处？难道……难道他便是『煞金』，那羊皮便是他交给燕陵镖局的麽？”但眼前这陆爷样貌与那老汉所描述的颇有差异，他猜想不透，只有暗暗留神。

那陆爷翻身下马，将郝震湘扶起，说道：“素闻壮士大名，今日有幸相会，也是福缘。”郝震湘腹中插着短剑，血流不止，已然出气多入气少，勉强问道：“尊驾究竟是谁？”

那陆爷伸指在他小肮上一点，血流立缓，说道：“郝教头，你我虽然素不相识，但众生万物，都依着天道而行。老天爷见你沦落至此，便差我下山，将你带回寨里。”说着命人将他抱起。

郝震湘听得此言，又是什麽山、什麽寨的，这“陆爷”必是土匪强盗无疑，他忽然清醒，喝道：“快快放我下来！你们是土匪！郝某岂能与盗贼为伍？”

陆爷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郝教头投身官府，自然瞧不起我们这些土匪，不过你回头看看，这些官府中人是什麽模样？值得你效忠一世麽？”

郝震湘回头望去，只见安道京面色惨然，但眉头不住抖动，显然在算计什麽阴险至极的图谋，“百花仙子”仍是大摇大摆的神气，嘴角斜起，脸上露出高傲的笑容，丝毫不减一丝狂妄。郝震湘寻思道：“我自问对得起朝廷，对得住弟兄，没干过一丝一毫的坏事，可是这些人却残忍毒辣，千方百计的害我，连我家人都不放过，我……我效命皇上，讲忠尽义，竟是这个下场吗？”心念於此，忍不住张口大叫，鲜血狂喷而出。

那陆爷伸手在他胸口轻轻一拍，一股温暖纯正的内力透了进去，登时止住他的吐血。

陆爷道：“走吧！上山去！自今而後，天下没人为难得了你！”

郝震湘心中一酸，想起自己一生用功，图个精忠报国，谁知却要落草，以打家劫舍维生，他摇头道：“别说了！郝某死便死了，也绝不辱祖宗之名！”

解滔走上前来，劝道：“郝教头，人生在世，图的是什麽？是名？是利？我说图的便是『痛快』两字。你今日不与我们走，便是自杀！那些无耻男女能放过你麽？你的家人妻小，以後还能度日麽？”

郝震湘情知如此，但也不愿落草为寇，心烦意乱间，不禁大叫一声，晕了过去。

那陆爷叹道：“先把人带回去，请大夫诊治。”几名下属走上，将郝震湘抬走。

此时狂风吹来，彤云满布，似要下雪，那陆爷抬头望天，道：“也是有缘，今日却救了一条好汉的性命，咱们这趟来到甘肃，却也是不

枉了。”

解滔应道：“能救得一条好汉的性命，那比抢上十箱黄金也值得。”那陆爷点头道：“说得好！”

杨肃观看着眼前这群土匪，只见他们举止气度大为不凡，不像是寻常的下叁滥盗贼，数千军马各自按阵式排列，黑夜中竟无一人随意说话乱动，可见治军有方，谨谨有条，连朝廷禁军也未必及得上，心下更是暗暗忌惮。

那陆爷看了锦衣卫众人一眼，道：“此时离叁更尚早，你先去把这些人料理了。”

解滔大喜，说道：“属下正有此意，可怜郝教头被这狗官捅了一刀，待属下回敬他一下。”说着朝安道京走去。

安道京吓得屁滚尿流，其实以他的武艺较量，未必便输，但此人生平只驶顺风船，一见苗头不对，立时便想投降。

解滔举刀走去，安道京连忙陪笑，说道：“人不是我害的，都是那女子叫我杀的，你该先杀她才是。”说着往胡媚儿一指，“百花仙子”喝道：“无耻小人！亏你说得出口！”

安道京哪里有空理她，只连连陪笑，说道：“这位大爷，我真的是身不由己。”

解滔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哪来那麽多废话？你乖乖受死吧！”

眼看便要身首异处，安道京吓得魂飞魄散，惊叫道：“我上有高堂！”

解滔全不理会，刀光闪起，便要落下，安道京大哭道：“我下有妻小！”

解滔凝刀不动，满脸的鄙夷，说道：“你有点骨气吧！亏你还是朝廷的统领！”

安道京喘气连连，说道：“壮士饶命！我知道大批密，只要你饶我不死，我定会全盘拖出，你说可好！”

解滔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无耻之徒！谁有空听你的！”跟着便要一刀砍下，安道京见软求不成，总不能坐以待毙，急忙往旁一滚，身法快得异乎寻常。

解滔哦了一声，道："原来你武功如此了得，来！大家比上一比吧！"说着丢了柄刀给他，安道京不去捡拾，只拜伏在地，说道："小人不敢与壮士比武，只求壮士高抬贵手，放我回去。"

那陆爷甚是不耐，道："阁下好歹也是锦衣卫的统领，直隶都指挥使以下，京城便属你兵权最重，现下怎麽成了这幅模样，倒似个贪生忘义的小人？"安道京乾笑道："我本来就没当自己是个君子，大爷说我贪生忘义也好，卖友求荣也好，我都无所谓，在下只要保住这个脑袋吃饭，那就於愿足已了。"解滔骂道："卑鄙小人，无耻之尤！亏你还做得官！"

安道京双手一摊，笑道："古往今来，做官的都是这个模样，否则如何平步青云？应对进退？这位兄弟未免见责太过。"说着陪笑道："诸位大哥，小的真有一件大密奉告，还请诸位大哥听了之後，饶了小人一命。"

那陆爷道："似安统领这般真小人，江湖上也不多见。好吧！你有什麽买卖，这便说吧！"其实安道京哪有什麽密可以奉告，不过是随口乱说而已，此时他脑中念头急转，寻思道："这人是江东太湖双龙寨的土匪，却怎地会来到甘肃？又怎能这麽巧，半夜叁更地刚好跑来此处？此中必有缘由，等一等，这些人必是为了『神鬼亭』而来，就和江大人一样！"他想到此处，喜孜孜地道："这个『神鬼亭』有个大密，唉！我死之後，天下就没人知道啦！"

解滔骂道："操你奶奶的大密，谁来听你放屁！"跟着一刀挥下，安道京大惊失色，心道："此番料错了！看来今日要糟！"他紧闭双眼，闭目待死，好好一个武学高手却沦落到不敢还手的地步，真是奇哉怪也。

忽听那陆爷喝道："且慢！"解滔听得此言，登时住手。那陆爷道："你方说知道这『神鬼亭』的密，却说来听听吧！"

安道京大喜，知道计策奏效，便笑道："说到这『神鬼亭』，那由来可多了……"他正要胡说八道一通，也好拖延时间，那陆爷却使了个眼色，解滔登时会意，举刀架住安道京的脖子，冷冷地道："你若有一句谎言，我便一刀给你，知道了麽？"

安道京吓得面无人色，嚅嗫道："是……是……这『神鬼亭』的由来很多，这要从黄帝开国，蚩尤大战时说起……"解滔大怒，重重哼了

一声，手上加劲，安道京脖子上登时给勒出一道血痕，安道京慌道：“是，小人废话太多，废话太多。”

耳听手下不住喝骂，那陆爷忽地叹了口气，似乎颇有感伤。他走上两步，望着眼前的“神鬼亭”，轻轻地道：“安统领啊！其实我们见过面的，不知你记不记得？”

安道京咦的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我们见过面？却是在何处？北京的宜春院吗？”解滔骂道：“他妈的！说正经的！”

安道京叫道：“我根本不识得你们老大啊！我怎麽知道他在哪见过我！”

那陆爷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也是有缘，咱俩上回也是在这里碰面的，你忘了吗？”

安道京心下一凛，收拾起小丑的心情，沈声道：“他们叫你陆爷……陆爷……莫非你便是陆孤瞻！”

那陆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没错，我就是陆孤瞻，二十年前的『江东帆影』陆孤瞻！”

安道京“啊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二十年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！”解滔骂道：“废话！我们头领当然还活着！”说着手上又是一紧。

谁知安道京却不理睬，他原本一直跪在地下，似个无耻小丑，此时却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原来这二十年来你人一直躲在江南，难怪江大人一直找你不到！”

解滔心下一奇，想不到安道京真的识得他们头领，当下还刀入鞘，站在一旁监视。

陆孤瞻眼望“神鬼亭”，淡淡地道：“是啊！时光飞逝，一转眼就二十年过去了，昔年的杀手『九转刀』安道京，现下也成了脑满肠肥的朝廷命官了，你说可不可笑？”

安道京忽然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个人有个人的造化，没有昔年的拼命叁郎，哪能换来今日的脑满肠肥呢？”说话之间，似乎牵动了自己的心事，竟也露了叁分悲伤出来。

陆孤瞻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咱们别说废话，你到底为何来此，快快说吧！”

安道京嗯地一声，道：“我奉江大人之命，前来此处查办一件大事。”

陆孤瞻听得江大人叁字，似乎心有所感，叹道：“江充啊江充，你这个大奸臣，时至今日，你名也有了，利也有了，还妄想什麽？想当天子麽？”

安道京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江充大人想不想当天子，这我不知。不过便算他真想当皇帝，要把当今圣上谋害了，那也是他们这些王公大人的事，小人我是万万不想知道的。”

陆孤瞻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就算给你不幸知道了，只怕你也会立刻忘掉，免得惹祸上身。”

安道京笑道：“是啊！我只要住豪宅、吃美食，娇妻美妾，长命百岁，谁管皇帝是谁啊！只要谁给我好处，谁就是我的皇上！”

解滔站在一旁，冷笑道：“无耻啊无耻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屁！”

安道京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说实在话，今夜我来此处，是来取一样东西的。”

陆孤瞻奇道：“东西？什麽东西？”

安道京摇头道：“你若真要知道，非放我一条活路，否则我便是死了，也决不明说。”

那陆爷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你想跟我讨价还价？你够这个本领麽？”

安道京虽处危境，但求生之欲却远胜常人千百倍，当下居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的赌本只有这颗脑袋，大不了给你一刀砍死，你说我够不够本领？”

解滔听他们说得悬疑，安道京又一昧的卖关子，他心难搔，忍不住便道：“陆爷，到底这『神鬼亭』有什麽来历？您若是知道，便请说说吧！”

那陆爷轻轻一叹，说道：“这神鬼亭的由来可大了，不是叁言两语便说得完的。”

解滔眼看这神鬼亭破破烂烂，实在不像是个名胜古迹，但老大既然这般说了，总也不能公然顶撞，只有点了点头。一旁安道京却是若有所思，神情更是凝重异常。

陆孤瞻眼望远方，轻轻地道：“解兄弟啊，我在创立『双龙寨』之前，曾经跟随一位当世大豪杰，在中原狠狠地干过一番大事业，这你可知道麽？”

解滔哦地一声，面露吃惊之色。陆孤瞻对安道京一笑，道：“安统领，这些旧事你总还记得吧？”

安道京点头道：“是啊！当年的『江东帆影』，乃是座下五虎大将之一，那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狠将啊！”

陆孤瞻哈哈一笑，忽然豪气干云，朗声道：“当年的狠将岂是我一人！左龙右凤，座下五虎，内叁堂，外五关，那条好汉不是名震当世！”解滔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你们在说什麽？什麽左龙右凤？什麽座下五虎？那又是什麽？”

陆孤瞻猛地撕破衣衫，露出背上一大片刺青来，夜色下只见一条猛虎走下山来，旁书“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”，那猛虎额上却刺了一个“东”字。

只听他仰天长啸，提声喝道：“我乃怒苍山五虎上将陆孤瞻！”这陆孤瞻原本有如一个没落王孙，此时却变了个人似的，一时豪气震天，宛若霸王再世。

解滔心头一震，喃喃地道：“怒苍山？”杨肃观猛地睁眼，心下也是一惊：“怒苍山？便是二十年前大战朝廷的怒苍山麽？”

场中众人慑於陆孤瞻的气势，竟无一人敢言敢动，一时间静谧无声。

过了良久，安道京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陆兄还是老样子，其实怒苍山已经毁败了，你自己也已当家作主，又何必对往事念念不忘呢？”

陆孤瞻听了这话，有如泄气皮球一般，他猛地低下头去，跟著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奸党啊奸党，你们至今还好好的活在世上，只可怜我那龙头大哥，唉……”说著眼泪忽然滴了下来，显然伤心无比。

解滔追随他多年，从未见过他流泪，当下指著安道京，暴喝一声道：“你再敢多言，小心我一刀杀了你！”

安道京陪笑道：“这位小哥，你别这么大火气嘛！你们头领是触景伤情，与我没半点干系。”解滔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伤你奶奶的雄！”挺刀便往安道京走去。

安道京慌道：“真的是触景伤情啊！你可别乱来！”解滔呸了一声，正要一刀砍下，却听陆孤瞻道：“他说的没错，我是触景伤情。”

眼看解滔面带讶异，陆孤瞻伸手往凉亭一指，叹道：“我这位大哥一生命运多艰，二十年前的此时此刻，便是在这座『神鬼亭』中过世。”说著叹息良久，神态甚是萧索。

安道京本是个薄幸之人，此时见了陆孤瞻的神气，居然不知怎地，竟也叹息了一声。

杨肃观心下一凛，想起白日里那捕快所言，心道：“那捕快说有个钦命要犯死在此处，想来便是这人了吧。”

解滔眼望那座凉亭，道：“陆爷，究竟那位大英雄是怎么死的？可是受人暗算么？”

陆孤瞻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他是明刀明枪，受人围攻而死的。”

解滔奇道：“围攻？是谁那么大胆？”

陆孤瞻抬头看天，苦笑道：“大胆的人可多了，何止一两人呢……”

星光下只见他出神良久，怔怔地道：“那夜大雪纷飞，山寨里其余弟兄生死不明，只剩下我和龙头大哥两人，我那大哥给人打了一掌，已然焉焉一息，我一路背著他逃亡，且战且走，那时後头追杀的高手还有十来人，这安道京也在其中。”

解滔呸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种人也算是高手？”

安道京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昔年我可是勇将一名啊！现在武功高了，反倒是胆子小了。”

陆孤瞻道：“那时我见情势危急，便拼起余力，杀死了几人，背著龙头大哥，一路往前逃去。我沿途激战，心神已然憔悴，实在难以为继，便在此时，见到了一座凉亭，连忙滚了进去。余下的几名高手不敢硬拼，全都躲在亭外窥视。”旁听众人听他说起凉亭，料来便是这座神鬼亭了，众人转看凉亭，都在遥想当年的情景。

陆孤瞻又道：“我抱著龙头大哥躲到亭中，见他全身中箭，背後又挨了一记重手，眼看是不成了，想起他一生文才武略，却要如此死去，眼泪忍不住滚滚而下，心里很是难过……”安道京收拾笑脸，叹

道："你那时胸口也挨了一掌吧！好像是仙鹤道长打的，想不到你竟然挺了下来。"

陆孤瞻惨然一笑，说道："若不挺下来，焉能替大哥报仇？"

安道京摇头道："这个担子太重，你挑不起的。"

陆孤瞻双目精光暴射，冷冷地道："挑不起？我陆孤瞻没有挑不起的东西！"

安道京嘿嘿一笑，还想再说，眼见解滔面色不善，连忙闭上了嘴。

那陆爷沈默片刻，又道："那夜大雪不停的下著，静得很，白净的雪花不住飘进亭来，但都被我们身上的血给染红了，龙头大哥倒在我怀里，眼看不成了，谁知贼子还不停的跳进来，想要捡便宜，真个是趁人之危，无耻之至……"

安道京摇头道："怪不得他们，你那龙头大哥的脑袋可是无价之宝啊，谁杀了他，谁就封为国公，外加皇上御赐的铁卷丹书，那可是超品的大官哪！"

陆孤瞻听了这话，也不动气，只叹息一声，苦笑道："是啊！那时天下没比他的脑袋更值钱的东西了，唉……"

安道京道："说起来，你们这位龙头老大真是非比寻常的人物，每回江大人提到他，总要心惊胆跳一阵子，我跟随江大人已久，从来不曾见他这般害怕。陆兄啊，你真该为你们老大感到自豪了！"

解滔神驰当年，想像这位当代英豪，忽然道："听来这位龙头大哥真是非凡人，却不知他葬在何处，改日也好去凭吊祭拜一番。"

陆孤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中原地方是决计葬不了他的了，若是被朝廷的狗贼发现，他的尸身也会被掘出来鞭打毁损。唉……我把他的尸身带回关外，葬在他当年起兵造反的地方，那是一株参天大树……"

安道京哦地一声，道："原来是你把尸身偷走的，难怪大夥儿怎么都找不到。想来你老兄也真费功夫啊！你们老大的尸身给弄得四分五裂，真不知你怎么把他拼凑起来的。"

解滔听他说得难听，虽然情知如此，但仍是怒道："你给我住口！"

解滔深怕这几句话又伤了老大，赶忙转过话头，问道：“後来呢？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陆孤瞻叹道：“那夜情势危急，贼子见龙头大哥已然不行，想捡现成便宜，我见贼子大胆，拼了命的干了几下子，杀了两人，余下的人这才害怕，往後退开，龙头大哥见我全身是血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，『孤瞻，我对不起你，却叫你年纪轻轻的，便跟我吃苦受罪。』我大声道，『大丈夫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，本是英雄所为！有什么对得起、对不起的！』龙头大哥苦笑一阵，叹道，『唉……你真是年轻……』他出神良久，低声道，『孤瞻啊……如果我当年乖乖的做道士，没有赴京赶考，便没有後来的这许多事，天下也不会生灵涂炭了……你告诉我……我是不是做错了？』”

解滔心下一奇，问道：“怎么，原来他也曾赴京赶考？莫非是名落孙山，心怀不忿，这才起兵造反？”

陆孤瞻摇头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唉……不提也罢……那时我听大哥说话这么沮丧，深怕他支撑不住，心里一急，说道，『大哥你没错，半点也没错，这些年来你做得对极了！』龙头大哥没有回答我，他的眼神越来越黯淡，呼吸也越来越低，眼看就不成了，他忽然道，『孤瞻，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』我那时哪知这亭子是什么鬼地方，连忙伸头出去，往亭上匾额看去，便在这时，一人射了飞刀过来，差点没把我射死，嘿嘿，安道京，你那刀好阴险啊！”

安道京脸色一变，陪笑道：“你老武功高强，区区飞刀怎么射得死你？”解滔骂道：“操你奶奶！”举脚往安道京头上踢去，安道京不敢闪躲，登时给踢倒在地，半天爬不起身来。

陆孤瞻不去理他们，自顾自地道：“我九死一生之际，终於看到了亭子上挂的那块匾额，只见上面写著『神鬼亭』三字。”

众人往那凉亭看去，只见那匾额已然斑驳，上头的字迹模糊不清，颇难辨识，但依稀可见“神鬼亭”三个楷书。

陆孤瞻又道：“我那时便对龙头大哥道，『大哥！这里叫做『神鬼亭』！』我那大哥听到『神鬼亭』三字，登时啊地一声，叫了出来，我心下一奇，不知这亭子有何古怪，我那大哥却满脸喜色，道，『天怜吾也，咱们九死一生，终於还是到了神鬼亭……』我很是奇怪，大声道，『大哥你在说些什么啊？你可要清醒啊！』”

众人遥想当年事迹，心中都敢沈重，一时无人说话，除了马匹偶尔喘气鸣叫，偌大的沙漠上静得叫人慌。

陆孤瞻又道：“雪花从外飘进，落到了他的脸上，龙头大哥嘴唇都白了，他忽然笑了笑，道，『孤瞻，你扶我起来！』我见他身体虚弱，心下担忧，但在龙头大哥的积威之下，还是将他搀扶起身，不敢稍有违抗。龙头大哥道，『你退开些！』我心下奇怪，但大哥既然如此吩咐，只有往後站开了几步。便在那时，龙头大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跟著全身发出一阵青光，我知道他要使出毕生功力，急忙叫道，『大哥！你快歇歇，别再耗损内力了！』但其势已晚，我那大哥已然一掌轰下，打中了亭子里的石桌，霎时石屑纷飞，给他轰坍了一角。”

众人往那亭里看去，果见石桌少了一角，原来是给一名大流寇打坍的，那石桌坚硬无比，想来这位龙头大哥的武功定是非同小可。

过了一会儿，陆孤瞻又道：“龙头大哥一掌打下，眼见那石桌崩坍了一角，他竟如泄气皮球一般，身子一软，便倒在我的怀里，我急忙抱住他，就怕他断了气息。龙头大哥喘道，『孤瞻啊孤瞻，想不到我受伤如此之重，竟已无力取出此地的秘密，唉……这可怎么办才好？』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，只急忙道，『大哥你先歇歇吧！快别说这些了！』龙头大哥喘息道，『天下间除我之外，无人能开启此处秘密，除非……除非等到二十年後，那戊辰岁终之日……』”

杨肃观心中一惊，想起安道京受江充之命，前来此地取出一个不知所云的秘密，看来绝非杜撰，而是真有此事，杨肃观见那安道京也在喃喃自语，料来也有所领悟。

陆孤瞻却没注意众人的神情，只道：“我见龙头大哥气息急促，连忙按住他的丹田，将内力输了过去，大哥给我传了一阵内力後，忽地眼露光华，也清醒了许多，他抓住了我的双手，低声道，『我身边五虎大将之中，自来以你见识最高，我现下就把一个大秘密传给你，这个秘密牵动天下气运，你好自为之，千万不能放弃了……』”

众人听到此处，都知谜底便要揭晓，杨肃观虽然伤重，仍是竭力倾听，不敢漏了一字。安道京、解滔、胡媚儿等人更是掌心出汗，只觉兴奋之至。

陆孤瞻轻声道：“我这大哥一生豪迈武勇，文采飞扬，乃是天地间一等一的大人物。谁知他死前却留下一个偌大谜团，这二十年来我反

覆猜想，至今不解，也许你们之中有什么才高八斗之人，也好替我解开。”众人听到这里，心中都是一凛，料来那秘密定示非同小可。

解滔躬身请示，说道：“属下虽然鲁钝，也想为陆爷分忧，这就请您示下。”

陆孤瞻面色凝重，叹道：“龙头大哥死前，拼著残存力气，缓缓站起身来，他指著这神鬼亭的匾额，说出了一十六个字。”众人屏气凝神，无人敢说上一句话，就怕打扰了陆孤瞻。杨肃观更是全身绷紧，大为紧张。

万籁俱寂中，只听陆孤瞻一字一顿，道：“你们听好了，这一十六字，便是『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』这四句话。”

众人听了这几句话，都是面露不解，各自低声询问。杨肃观却暗暗讶异，想道：“原来这四句话是这般来的，绝非江湖妄人凭空捏造。”

想起方丈提及的天地巨变，更感心惊不已。此时已近午夜，看来再过不久，这戊辰年便要过完了。届时究竟会有什么大事发生，自能分晓。

陆孤瞻叹道：“大哥说完这十六个字，当场紧抓我的双手，叫道，『孤瞻！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参透秘密，替我取出这亭子里的谒语，把那人带出来了，天下气运，全都在此一举，你…你可要好自为之……』龙头大哥说完这最後一句话，头一偏，便自死了。”

解滔颤声道：“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？这……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陆孤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别说是你，我也是猜想不透。那夜我见龙头大哥惨死此地，只好自行杀出重围，後来经过无数劳苦，终於辗转逃到江南。也是日子太过艰辛，始终没仔细去想他的遗言。待到几年以後，细想这四句话，这才觉得不对。想我这龙头大哥文武双全，至死前也是灵台清明，只是他死前既没交代後事，也没什么遗憾感慨，只交代了这几句话，料想这四句谜语必是重大异常，蕴有深意。待得今岁戊辰，我想起『龙皇动世』四字，心中更是惊惧不安，便亲率大军，一路从江东打到陕南，一切都是为此。”

解滔道：“听陆爷说来，这几句话确实玄得很，也许只有道士才解得开。”

陆爷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不巧的很，我这龙头大哥来历甚奇，他在二十六岁之前，正是个道士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到底什么是『龙皇动世』，二十年来我反覆猜想，却始终参详不透，反正不管如何，今年岁至戊辰，今夜更是腊月三十，我却要看看什么才是『龙皇动世』！”

第四卷 第七章 赌约

杨肃观听到此处，忍不住心下暗惊，寻思道：“这陆爷说话好生奇怪，到底什麽叫做天下气运？他又要带什麽人出来？这到底是什麽意思？”他隐隐约约觉得怀中羊皮与亭里的谒语有关，但片刻间却又参不到其中的窍门，一时苦苦思索。

正想间，忽见“百花仙子”往他走近几步，神情鬼鬼祟祟，不知意欲如何。杨肃观神疲力乏，难以动弹，要是她起意抢劫羊皮，那也莫可奈何了。

忽然“百花仙子”伸手出来，竟是塞了粒丹药在他口中，杨肃观吃了一惊，正想吐出，却觉那药清凉，一入口中，头晕立减。胡媚儿低声道：“杨大人，咱们打个商量。我已把解药给你吃了，等你神功恢复，定要救我一命，带我离开此处！”双龙寨众人正自交谈，浑没注意他二人的行止。

杨肃观缓缓地道：“羊皮呢？还想要吗？”胡媚儿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想是想，但现下性命危急，那个土匪头武功高得出奇，看他们那幅模样，八成会杀我愤，我还是保住性命要紧。”胡媚儿是个心狠手辣，爱恨分明的女人，爱她敬她虽然讨不了什麽便宜，但恨她咒她却只有死得惨不堪言，适才郝震湘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星光下胡媚儿美丽的脸庞上尽是狡猾的神色，但杨肃观别无选择，只有轻轻地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我还有朋友中了的毒，等会儿把解药一块交出，我自会助脱险。”胡媚儿嘻嘻一笑，道：“看在你待我好的份上，便依你的了。”说着竟又在他脸颊上一吻，杨肃观嘿地一声，想要推开他，却少了气力，只有任凭她轻薄了。

胡媚儿正自含情脉脉，忽听那陆爷道：“离叁更还有些时候，总不能在这乾耗着！现下便来为民除害吧！”胡媚儿闻言大惊，与杨肃观对望一眼。那解滔伸手一挥，数千骑兵慢慢聚拢，往众人靠去。

安道京脸上变色，心道：“真是倒楣！要是刚才不捅郝震湘那刀，凭着我们两人合力，定能杀出重围！看来什麽都完了！”他回头看去，只见残馀的锦衣卫部属都蹲在地下，不住发抖，显然害怕至极。

杨肃观见势头不好，他虽不是锦衣卫一夥，但也是朝廷命官，这些土匪强盗视官如仇，杀害朝官如同家常便饭，到时若被他们押上山去，就算留得一条性命，师门颜面必也尽失，当下急急运转神功，使药力加速。

安道京忙道：“诸位大哥，我们的买卖还没做完哪！我还有一个大密奉告啊！”解滔拔出腰刀，不耐烦地道：“有话快说，有屁便放，像你这种狗官，我是看一眼都嫌烦！”安道京慌道：“是，是，小人这就说啦！”他咳嗽一声，心道：“我其实所知甚少，只晓得叁更时有一幅什麽狗屁图出来，这种荒诞不经的话很难骗人相信，却要如何是好？”解滔走上两步，喝道：“你说是不说！”安道京灵机一动，指着杨肃观，叫道：“这人身上有一件宝贝，只要把东西拿出来，站到凉亭里，叁更时真相便会大白啦！”双龙寨等人听了此言，无不心下一凛，纷纷转头朝他望去。

杨肃观此时毒性已解了大半，但要运剑伤敌，仍是不能，听得安道京这麽说，知道他要嫁祸自己，心下暗怒，眼见双龙寨的几个人朝自己走来，他不愿示弱，自行站起身来，朗声说道：“少林弟子杨肃观，拜见双龙寨陆先生。”他刻意运使内力，语声嘹亮，声闻数里。

众人都是一惊，想不到这样一个斯斯文文的青年，竟有如此深厚的内力，其实杨肃观只是藉此发声求援，希望灵定等人及时赶到。

陆孤瞻听他自称少林弟子，当下微笑点头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少林门下，你祖师爷天绝僧可还好吗？”他见杨肃观年纪轻轻，不知他的武功乃是天绝亲传，便以祖师爷之称相询。

杨肃观道：“多谢陆先生问候，我师父他老人家身子骨健旺，一切安好。”众人听他以师父称呼天绝僧，无不讶异，解滔奇道：“师父？天绝僧是你师父？”杨肃观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正是。天绝神僧乃是家师，我与灵字辈诸位高僧平辈。”陆孤瞻吃了一惊，奇道：“想不到少

林天绝竟有传人，那可是大事一件！”一旁安道京见杨肃观自承身分，连忙趁火打劫，道：“他岂止是天绝传人？此人还是当今内阁大学士之子，本朝兵部职方司的杨郎中哪！此人乃是一大奸臣，你们千万别放过了他。”他猜想这群土匪必定恨痛朝廷命官，便揭穿杨肃观身分，让他们自相火并，到时便有逃命希望。

陆孤瞻哦了一声，打量杨肃观几眼，说道：“原来阁下是兵部职方司郎中，嗯，这职位向来为征北都督办事，照理说，你该是柳昂天的手下。”杨肃观心下一奇，想不到陆孤瞻对朝廷之事如此熟恁，不知此人在干土匪前是何来历。

解滔低声禀告，说道：“江湖上有言，都说柳昂天手底下有两人甚是了得，一人名叫秦仲海，外号叫做『火贪一刀』，另一人叫杨肃观，人称『风流司郎中』，合称『柳门二将，文杨武秦』。这两人武功了得，近几年名气响亮，连东厂也怕他们叁分。”陆孤瞻点头道：“好一个『风流司郎中』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宇非凡，当真是英雄出少年。”杨肃观万万想不到对方识得自己，拱手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”安道京见他们竟然寒暄起来，深怕挑拨伎俩无用，急忙道：“这人身上带着宝贝，你们赶快搜出来！要解开这凉亭的谜底，非要他身上的东西不可！”其实他也搞不清楚羊皮的来历，便来胡言乱语一番，只要能拖延一时半刻活命，也算不坏。

陆孤瞻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究竟阁下身上带的是什麽物事？可否借来一观？”杨肃观道：“此物乃是本朝征北大都督亲手所交，在下职责所在，恐怕有些不便。”陆孤瞻微笑道：“杨兄如此说话，不也太过见外了？我过去与柳大人颇有渊源，如今不过是相借片刻，看完便还，杨郎中又何必小气？”杨肃观摇头道：“在下身受重托，恕难从命。”陆孤瞻淡淡地道：“我敬重杨兄是位难得的好官，本不想为难你，但杨兄一昧地拒人於千里之外，可教我齿冷了。这样吧！与其我们杀个血流成河，不如打个赌！你说如何？”杨肃观依旧摇头，说道：“在下生性胆小，从来不与人对赌。”陆孤瞻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杨兄这般胆怯，以後要如何在朝廷上混？你若与我对赌，赢了你只管走，谁也不会拦你，若是输了，嘿嘿，那也坏不到哪去，不过是把东西交出来而已。”杨肃观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如果在下坚持不赌呢？”陆孤瞻大笑

道："你若是不赌，这里叁千兵马都要取你的命！"看来赌上一局还有一线生机，若是坚拒不从，只怕万军杀来，立时横就地。

杨肃观嘿地一声，情知别无选择，只得说道："好，我便陪阁下赌上这局，不过规矩如何，你且放下话来！"陆孤瞻笑道："好一个杨郎中，这才爽气。你赢了，只管走人，你输了，我也只不过取物一观，依旧放你走路，如何？"杨肃观点头道："阁下很是大方。"陆孤瞻微笑道："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你的东西要是我瞧得好了，便往包袱里一放，那是不会还你的，这你心里要有个底。"杨肃观点头道："这个自然！却不知咱们要赌什麽？"陆孤瞻道："赌什麽？嘿嘿，我这个赌局一不讲运气，二不用作弊，大家凭手上真工夫较量便是。"杨肃观虽在困顿间，仍不失架式，当下傲然道："莫非阁下要考较我的剑法？"陆孤瞻哈哈一笑，说道："杨兄是少林天绝的弟子，剑法乃是阁下所长，我又何必自找麻烦？"说着往凉亭一指，说道："那处地方名唤『神鬼亭』，我在亭里放上些东西，先拿到的便是赢了，如此可好？"杨肃观点头道："也好，阁下既要考较我的轻功，少林弟子也不见得弱了！这就来吧！"陆孤瞻笑道："倘若只是这般比法，怕显不出杨兄的绝世武功来！"他指向"百花仙子"，说道："胡姑娘，我要借你银针一用。"胡媚儿一愣，说道："什麽意思？"陆孤瞻道："从此处开始，一路在地下插上银针，直到凉亭之畔为止。"胡媚儿虽不知他所欲为何，但形势比人强，当下不敢多言，只有照办。她拿出锐利至极的毒针，沿途插在地下，众人见那银针细若发丝，隐隐泛着蓝光，显然剧毒无比，都是心下发毛。

陆孤瞻道："我把东西放在凉亭之中，谁先拿到谁先赢，不过有个规矩，身子不可沾地。若要身上任一处碰到地下，便算是输了。"杨肃观一愣，道："若是身上衣物碰到地下呢？"陆孤瞻道："一般的算输，便是毛发衣带，足履头冠，都不能着地。"众人见此处距凉亭有数十丈之遥，都觉此言不可思议，陆孤瞻见众人面带讶异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"不过天下虽大，也没人练得这等的好轻功，为此我特地容情，如果人在半空，支撑不过，便可在『百花仙子』的毒针上踩个几下，也不算违规，如此可好？"众人见那银针锋利已极，蓝澄澄地甚是怕人，如果硬跳上去，只怕会立时戳穿脚底，何况上头沾满剧毒，刺伤後实在不堪设想，忍不住议论纷纷。

杨肃观嘿地一声，道：“好！在下舍命陪君子！陆先生这就下场吗？”陆孤瞻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若与你比试，岂不是以大欺小？我这人一向公正，绝不会欺负於你。”他伸手一挥，说道：“解兄弟，你下场陪陪杨郎中，好好玩一玩！”解滔大喜，当下拱手道：“谨听陆爷吩咐！”说着束紧衣衫，走下场中。

杨肃观见过解滔的武功，方此人从树上射过一箭，箭法颇见神妙，倒是一号劲敌。他心下寻思：“无论这人武功如何，这局我是赌定了，只要能拖延些时辰，等灵定师兄到来，两边实力旗鼓相当，到时带着胡媚儿逃命，也不见得危难。”陆孤瞻见他低头思量，知道他别有阴谋，笑道：“杨兄啊杨兄，我也是个诡计百出的人，你可别在我面前玩花样！你先把怀中的东西拿出来，放在凉亭之中，先得者胜，拿了东西便走，免得你输了反悔。”杨肃观悚然一惊，心道：“此人果然攻於心计，确实是个厉害角色！”他哼地一声，将怀中羊皮掏出，便要往凉亭走去，寻思道：“我且想个法子，将这东西掉包。不然便做些手脚也是好的。”陆孤瞻看出他的用意，说道：“不敢劳驾杨兄！这区区的几步路，便由我代劳吧！”说着手上马鞭一挥，直往他手上羊皮卷来，杨肃观连忙转身相避，跟着拔剑出鞘，要往鞭上削去。谁知那马鞭有如灵蛇一般，居然躲开了剑刃，在空中略一弯曲，昂起鞭头，活像一只毒蛇似的。

那长鞭微微摆动，呼地一声，沿着杨肃观手上长剑打下，丝毫不与剑锋相触，杨肃观大惊，心道：“这是什麽鞭法！怎能如此厉害！”他急忙往後一跳，那长鞭猛地伸直，像一柄长枪似地戳向杨肃观脸面，来势猛烈，全然不似一根软绵绵的鞭子，杨肃观待要闪避，那长鞭突然转向，已然卷住了羊皮，跟着往後一抽，快速绝伦的退了回去。

杨肃观脸上变色，正要去追，却听陆孤瞻笑道：“你放一百个心！我绝不是抢你的！”长鞭一送，那羊皮稳稳地往前飞去，轻轻巧巧地落在凉亭的石桌上。

锦衣卫众人见他随手一挥，便将羊皮送上十来丈外的石桌，这人鞭法通神若此，实是难能之至，无不暗自骇异。杨肃观心下也是惊叹，暗道：“此人武功高不可测，只怕不在灵定师兄之下，好在不是与他比试，否则还没出手，胜负便已分了。”正想间，解滔已走向前来，

说道："在下『火眼狻猊』解滔，特来领教杨郎中的少林神功！"说着解下脚上鞋袜，赤脚站在地上。

杨肃观不明他此举何意，正待相询，却见解滔已然轻飘飘地跃起，单脚落在一根银针之上，那银针锋锐无比，解滔以拇指立在上头，却不流血，竟如御虚凌风，稳稳的站上针头。

这手轻功一露，已是威镇当场，霎时场中众人无不大声喝彩，都感无比佩服。

杨肃观见了此人的轻功，心下也是一惊，暗道："这人轻功如此之高，我要如何胜他！"看来这人脚下定是练了什麽外门功夫，这银针才刺不穿脚板，自己若要依样画葫芦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

这解滔本是双龙寨的马军小彪将，自来以轻功箭法双绝成名，他故意脱掉鞋袜，更是有意卖弄，要令杨肃观知难而退。

杨肃观面色凝重，此时双方协议已定，说好足发冠带不能沾地，先到凉亭者为胜，这规矩如此偏向解滔，两人若要比试，孰强孰弱，便叁岁小儿也看得出来。自己剑法虽高，却是难以取胜。

胡媚儿心向意中人，大声道："这算什麽比试？都是你们自己人占尽了便宜！"说着拿出银针的解药，说道："杨郎，你先吃了解药，到时银针便是刺伤了脚，那也只是皮肉之伤！"陆孤瞻看在眼里，却不阻止，脸上神情甚是轻蔑。

杨肃观不愿示弱，对胡媚儿道："姑娘放心，我此役定然获胜。"他走上两步，微笑道："解兄好高明的轻功，且看少林弟子身手如何！"他猛吸一口真气，长剑出鞘，整个人飞身而起，犹如一只大鸟般往凉亭飞去，解滔嘿地一声，竟从无数银针上快步而过，宛若"草上飞"的绝技，杨肃观虽然早他一步跃起，但人在空中，无从借力，眼看便给赶过。

陆孤瞻笑道："杨郎中，只要身子落地，你便算是输啦！"果然杨肃观旧力已尽，人便往地下坠去，眼看双脚就要触地，忽听他笑道："只要身子不着地，便不算犯规吧！"内力狂涌之中，手上长剑挥出，只见剑尖在胡媚儿的针尖上一点，身子又重新高高飞起。

众人见他这招死里逃生，登时暴雷也似的大叫："好！"这招剑法实在不易，想那针尖何其之小，便在神定气之时，要以长剑对准针头

一点，也非易事，何况此时正在激斗之间？更何况此时要以剑针相抵之力，让身子高高弹起？若非使剑之人内力浑厚，剑法高超，决计无法办到。众人心下赞叹，想不到杨肃观年纪轻轻，剑法内力却有如此造诣，绝不让解滔专美於前，忍不住大声叫好。

陆孤瞻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好你个天绝僧，竟能教出这样的徒弟来！好了得！好了得！"说话间，杨肃观藉着剑尖一点，快若飞鸟般地纵去，每当旧力已尽，他便又挥出长剑，在针头上一点，藉着这新生之力，身子便又重新跃起，居然快逾奔马。

解滔见他竟有如此奇招，也是一惊，他心下冷笑，想道："你靠着长剑跳跃，手上没了兵刃，看我一箭射去，你却要如何抵挡？"弯弓搭箭，刷地一声，一箭直朝杨肃观射去。

杨肃观大叫一声："来得好！"跟着伸出长剑，往解滔射来的箭上一点，这下借力打力，长剑不必落地，反而更往前飘出数尺，霎时已然超过解滔。

解滔见他赶在前头，却不惊慌，举起弓来，劈劈啪啪地连着射出五箭，这五只箭准头甚差，没有一只朝向杨肃观射去，胡媚儿见了这等情状，忍不住笑道："哎呀！可是天上有凤凰，这会儿却打起猎来啦？"她话声未毕，却见那五只箭在半空转弯，分朝杨肃观上下左右射去，正中一只，却朝杨肃观心口疾射而去，这五箭都附上浑厚内力，来势非同小可。

杨肃观此时身子已然下坠，眼见两脚便要触地，待要以剑抵地，重新跃起，却又见上下左右已然被飞箭锁住，不论自己往哪一方跳跃，都会被来箭射中，正中间那只飞箭，更是射向自己要害，他见情势不好，猛地剑花一挽，半空中闪出七七四十九点寒星，登将身遭飞箭斩落。

但他挥剑抵挡，身形便自一沈，两脚几乎触地，慌忙间杨肃观猛提真气，运起"涅盘往生"的绝招，剑上真力涌出，只听轰地一声大响，剑风到处，地下竟给他斩出一个大坑，两脚虽然垂下，但却避开了地面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总算没有违规。身子更借着"涅盘往生"的力道，重行高高跃起。

但杨肃观给解滔这麽一缠，已然坠後，眼看解滔已然冲出，便要进了凉亭，杨肃观情急之下，手中长剑用力掷出，便朝解滔扔去，解

滔听得後头风声劲疾，知道杨肃观以长剑来袭，连忙弯腰闪避，呼地一声，那长剑刺了个空，便朝凉亭飞入。

解滔见那长剑直直飞入亭中，心下大惊，暗叫："不好，中计了！"果然剑风所及，已将羊皮倒卷出亭。原来杨肃观这剑另有用意，不只是要拦阻解滔，还要靠着剑上的劲风，将羊皮带到身前。

眼看羊皮飘来，杨肃观飞身向前，急忙伸手去抓，解滔如何容他得手，伸起大弓便往他背上砸去，杨肃观运起少林嫡传的"落叶旋风脚"，瞬间连出十八腿，都朝解滔身上踢去。

杨肃观变招快极，又是事起突然，解滔闪避不及，胸口连中数脚，身子便往地下摔去，他见杨肃观已向羊皮扑去，情势大为危急，心道："便拼个两败俱伤，我也不能让你平白得手！"他搭起弓箭，一箭便往羊皮射去，只听刷地一响，那箭射中羊皮的上角，箭势劲急，远远往山坳处射去。

这下羊皮远远飞出，两人都无能为力，只有徒呼负负了。

眼见那箭带着羊皮，便要定在树上，忽然树後伸出两只指头来，轻轻巧巧地将飞箭夹住。众人大吃一惊，想不到此处尚伏得有人。

解滔身中数脚，先行坠地，杨肃观见胜负已分，便也落下地来，他不知树後那人是敌是友，连忙对解滔道："承蒙解兄一时相让，这场却是在下胜了。"说着对陆孤瞻一拱手，叫道："解兄武艺超绝，在下大开眼界，佩服佩服。还请赐还在下的物事。"想来双龙寨之人豪迈磊落，应不至食言侵占，便赶紧敲砖定脚，以免夜长梦多。

陆孤瞻却不回答，只对着树後那人叫道："这位朋友有缘来此，何不现身一叙？"杨肃观脸上变色，原来树後之人不是双龙寨的人马，却不知羊皮落到何人手里。他拾起长剑，急急往那山坳奔去。

忽听一声长笑，一人从树後转了出来，只见他手摇摺扇，宛若饱学宿儒，满面微笑地看着众人，却是昆仑掌门"剑神"卓凌昭。

这下大出众人意料，杨肃观见得此人，心中只是叫苦，只见卓凌昭缓步向他走来，杨肃观吃过他的苦头，不知他意欲如何，连忙往後退了一大步。

陆孤瞻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失算啊失算！想不到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後，却让卓掌门捡了个便宜。"卓凌昭不动声色，淡淡地道："素闻

『江东帆影』陆孤瞻智计过人，今夜本座侥幸得手，实感意外。”他这几句话说得谦抑稳重，好像认得陆孤瞻一般。

陆孤瞻冷冷地道：“卓掌门既然驾临『神鬼亭』，想必也是为那十六字箴言而来，大夥儿不如一同参详参详，也好解开这个谜团。”卓凌昭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『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』，人死之际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当年你们的龙头大哥留下这几句谜语，只怕是故弄玄虚，作弄後人的。”

陆孤瞻听他如此侮弄，心下愤怒，正要说话，却听解滔在耳边道：“老大小心点，听说这卓凌昭打败了几个少林和尚，很是了得。有一个叫灵音的，还有一个使大铁剑的，都给他抓了起来。”

陆孤瞻心下一凛，道：“你说有个使大铁剑的人，这人可是姓李？”解滔不知他何以惊讶，便道：“是啊！那人好像叫做李铁衫。”

陆孤瞻深深吸了口气，神色忽地激汤，他双眉一挑，猛地向前跨上一步，大声道：“卓凌昭！『铁剑震天南』已然多年不问世事，立誓不再与朝廷作对，你却如何下手害他！他现下人在哪里，你可是把他害死了！”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那日我奉江充江大人之命，前去收取一样物事，谁知他却帮著一个捕快，连番与我为敌。我把他擒下，那也是为他著想，免得再惹是生非。”

陆孤瞻知道多说无益，若要他放出李铁衫，非以武力强夺不可，当下冷冷地道：“今日怒苍山还有我陆某人在，你想要欺辱我们弟兄，还得多练几年剑法！”卓凌昭摇头道：“景物依旧，人事已非，转眼二十年便过去了，陆兄现下自己开山立寨，逍遥快活，又何苦再与昔年人物扯在一起？”

陆孤瞻长眉一挑，森然道：“这便是我与你不同之处。义理之前，便是性命不要，也必维护周全！别说见不得过往兄弟受人欺侮，便是路边的一条狗，我也看不得它受人践踏为难！我明白告诉你吧，天下只要有不平事，便有我陆孤瞻出头！”说著走上一步，戟指喝道：“快快把人放出！否则便要你昆仑山全夥赔命！”

卓凌昭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义理人情，又是这种论调。你那龙头大哥之所以一败涂地，便是为此。”解滔怒道：“大胆狂徒！说话检点一二！”他挽弓搭箭，刷地一声，便朝卓凌昭射去。

卓凌昭不闪不避，等那箭飞到面前时，忽地伸出两根指头来，轻轻一拨，那箭忽尔转向，反朝解滔飞去，破空之声劲急无比，更发出呜呜地鸣响，竟比解滔用大弓射出的力道还为猛烈。

解滔心下骇然，眼见成名绝技竟然轻而易举地被人破解，他满脸讶异，一时之间竟忘了闪避抵御，只呆呆的站著。

陆孤瞻站在一旁，见属下势危，当即挥出马鞭，便往来箭打落，只听轻轻一响，鞭头与箭身相交，陆孤瞻虎口发热，只觉一股霸道至极的内力猛地传到手上，长鞭险些给震落。他吃了一惊，当下急运内劲，只听啪地一声，那只箭已被他的鞭头奋力击落，竟尔断成两截。

陆孤瞻寻思道："几年不见，想不到这人的功夫练到这等境界，当今之世，只怕没几人制得住他。"

适才两人交手，虽然陆孤瞻打断了飞箭，但明眼人都看出他手腕晃动，显然内力稍逊，照理已算输了一招。

卓凌昭无意与他斯拼，他今夜前来此地，只是为了劫夺羊皮，此时东西到手，便想抽身走人，当下笑道："今夜也是有缘，与诸位在此相会，本座已拿到羊皮，算是一偿夙愿。陆寨主日後若想与本座较量，在下自在昆仑山相候便了。"说著拱手道："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诸位再会了。"他虽然大敌当前，却仍是闲适潇洒，只见他缓缓转身离去，丝毫不以强敌为惧。

陆孤瞻伸手一挥，三千兵马缓缓移动，已然阻住去路，卓凌昭见了这个场面，却只微微冷笑，全不放在心上，似是成竹在胸。

只听陆孤瞻冷笑道："卓掌门，你还有几位好朋友在此哪！怎么连他们也弃下不顾啦？"

卓凌昭长声大笑，说道："卓某人自来只有仇家怨家，何时会有什么朋友？那几人阁下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吧！"他艺高人胆大，竟无视於三千军马挡在前头，仍是缓步向前走去。

安道京听他这么一说，心下凉了半截，暗自咒骂道："这姓卓的真是混蛋，明明看到了我，还说出这等话来！只要我今夜活得性命，定要把他整得死去活来，否则出不了这口恶气。"但转念又想道："火烧眉毛了，我怎地还想害人，还是先保命要紧。看来这批匪徒不杀我决不甘心，这该怎么办？"当下烦躁不已，左右探看有无逃生之路。

猛见杨肃观拔剑而出，挡在卓凌昭身前，说道：“还请卓掌门留下东西，不然别怪在下出手伤人。”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杨大人啊！大人要我留下手上的东西，却是凭什么？就凭手上那把长剑吗？”杨肃观一怔，知道自己的武功与卓凌昭相距甚远，只怕不仅拦他不住，还有性命之忧，竟为之结舌。

卓凌昭道：“我要是当朝的臣子，也许还卖你杨大人一个面子，不过本座乃是闲云野鹤，见了金峦殿的皇帝老儿，也不过点个头、拱个手，杨大人这就让开吧！”说著竟从杨肃观身边走过，浑不当他是一回事。这卓凌昭确实是一代宗师的气势，先视三千大军如泥尘，後视杨肃观手中长剑如粪土，直是高傲绝伦、睥睨天下的神气。

杨肃观正自犹豫，不知该不该动手，忽听前头传来一声长笑，跟著一人朗声说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偷人东西便是贼，抢人东西便是盗，又偷又抢、又杀又奸的，咱们统称叫做禽兽！姓卓的禽兽，你可给我站住了！”

卓凌昭大怒，抬头望去，只见一名僧人高高站在山丘之上，这人身形肥壮，高胖异常，正是少林寺的灵真和尚。杨肃观大喜，叫道：“师兄！”眼见大援已到，杨肃观自知胜卷再握，不必再强出头了，当下走到一旁，静观其变。

卓凌昭调息片刻，压下了怒气，淡淡地说道：“京师匆匆一会，想不到又在此相逢，咱俩当真有缘。不过听说大师中了百花仙子的剧毒，怎地还不回寺调养，却在这里吹风受寒？”

灵真大声道：“奸佞小人的毒药，只怕还为难不了和尚！姓卓的，你别顾左右而言他，今日狭路相逢，那是再好不过，也省得和尚千里奔波，上你的狗窝去揪你出来！”

他两人说话之间，只见几人快步走下山丘，当前一人身材略胖，正是武当韦子壮，另一人身材矮小，却是少林灵定。

杨肃观抢上几步，对灵定道：“师兄，羊皮现下落入卓凌昭手中，一会儿定要夺回来。”

灵定颔首道：“伍制使中毒已深，性命垂危，师弟可找到解药了？”

杨肃观点了点头，急忙往山丘上奔去，只见伍定远裹在一张厚厚的毛毯里，面色发黑，全身僵直，一条命已经去了七八成，看来撑不了多久。

艳婷急道："伍大爷快不成了！你赶快求求你朋友，请她赐下解药吧！"

杨肃观一愣，道："我的朋友？"

艳婷咬牙道："便是那个百花仙子啊！"

杨肃观恍然一悟，随即想到自己与胡媚儿调笑之事，看来这艳婷仍在误会，他轻咳一声，连忙道："她不是我的朋友，姑娘万万不要误会！"

一旁娟儿听了这话，只哼了一声，冷冷地道："我看她对你颇有意思哪！怎么不是朋友呢？"

眼看娟儿冷笑不休，艳婷娇躯颤动，似乎心中激汤，杨肃观百口莫辩，伸手抱起伍定远，叹道："下头危险，你们两个站著不要动。解药的事，我自会去想办法。"

众人说话间，只见安道京鬼鬼祟祟，却要寻路逃走，解滔冷笑道："狗官想要逃走么？没那么容易吧！"安道京慌忙跪下，说道："壮士饶命！"解滔骂道："无耻狗官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"说著一刀砍下，却听安道京冷笑一声，忽然从地下捡起刀子，狠命往解滔一戳，解滔一时大意，差点便给他结结实实地捅中，还好他轻功非比寻常，一时间只给划破了衣服。

安道京狞笑道："他妈的！算你这狗杂种命大！"他见场面混乱，立时行险，先前伪装成无耻废物，为的便是这一刻的暗算。

解滔怒喝道："你这人无耻至极！纳命来吧！"举起腰刀，迳自往安

道京身上砍落，安道京是使刀名家，功力非凡，此时搏命相扑，两人立时打得难分难解，转瞬间连过数十招，一时分不出胜负。

眼见解滔与安道京打了起来，胡媚儿心中一喜，便想趁势逃走，韦子壮几个纵跃，将她拦在道上，喝道："你这贱女人，今日若不交出解药，休想活得性命！"他运起"八卦游身掌"，猛往胡媚儿的脑门击

去，胡媚儿尖声道：“你干什么拦我！”身影一闪，拂尘扫去，与韦子壮打了起来。

艳婷尖叫道：“她不给解药，咱们便杀了她搜身！”她与娟儿报仇心切，当即拔剑奔下，一心想要杀死胡媚儿，一来为师叔报仇，二来为伍定远搜出解药。

杨肃观见底下乱成一片，韦子壮更与百花仙子打做一团，当即叫道：“百花仙子，我这位朋友不成了，你先把解药给我吧！”

胡媚儿见韦子壮缠住了自己，一双肉掌咄咄进逼，如何腾得出手来取解药，忍不住骂道：“你这位朋友一见面就出手打人，却要我怎么帮你，快叫他退开了！”

韦子壮喝道：“妖妇还在哪里废话什么？快快束手就缚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！”艳婷见杨肃观一昧向胡媚儿讨好，心里又气又妒，登时叫道：“不能饶她，今天定要为师叔报仇！”灵定见众人打得激烈，不知该帮哪边才是，只得站在一旁，伺机出招。

陆孤瞻凝望卓凌昭，冷冷地道：“卓掌门，你若不放出我兄弟来，只怕你今夜不能生离此处。”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正待回话，却听灵真叫道：“且慢动手！这人杀我少林子弟，屠戮燕陵镖局满门老小，这等无耻禽兽，和尚要亲手炮制他！”

只见灵真满脸杀气，昂首阔步，迳自向卓凌昭走去。

卓凌昭见两大高手围住了他，情势颇见凶险，他平日虽然自负，但也知道“江东帆影”陆孤瞻的厉害手段，何况一旁还有个虎视眈眈的灵真和尚，他解开腰间环扣，举起手上长剑，只见那剑黑漆古拙，窄薄削长，看来是他惯用的配剑。

卓凌昭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自神功初成以来，已有三年未曾用剑，不知功力还剩几成？”

灵真骂道：“老贼！你若要动手，快快拔剑，少在那里装模作样，大放狗屁！”

陆孤瞻却是老谋深算之人，他见“剑神”举剑在手，忍不住暗自心惊，他与卓凌昭相识甚久，深知他武功底细，此人近年功力大进，便是与江湖第一流高手过招，等闲也是不用兵刃，此时若是拔剑出招，

必然是石破天惊的威力，当下暗自运气，无论如何都要挡下他狠恶的一击。

杨肃观见众人打成一片，彼此用的都是最狠最恶的招式，稍不留神，便要惨死当场，他一时劝解不开，又见卓凌昭要与诸大高手过招，心急之下，连忙将伍定远抱进凉亭，放在石桌之上，以免对敌时还要分心护他。

杨肃观说道："伍兄你稍待片刻，我这就为你找来解药！"伍定远此时神智全失，只紧闭双眼，喘气不休，杨肃观替他拢了拢衣襟，叹息一声，便自奔出凉亭。

陆孤瞻凝聚真气，那马鞭忽地竖起，有如银枪铁戟，他双眉一轩，道："卓掌门便请赐招吧！"灵定深怕师弟中毒後功力不纯，挡不住卓凌昭凌厉的剑法，连忙上前，将灵真护在身後，待见了陆孤瞻的架势，心下暗赞道："此人不知是何来历，武功大是不凡，这等身手当与卓凌昭一拼。"

灵定位居少林罗汉堂首座，平日指导门下弟子习练武功，自己的武学修为自然深湛无比，合寺中除了方丈灵智与天绝僧之外，便属他最高，以他眼光看去，熟强孰弱，自是一目了然。

灵定转头往卓凌昭望去，只见他右手一横，长剑连鞘平举，黑暗中却见他的剑鞘里竟然透出一股淡淡的青光。灵定心下一惊，寻思道："江湖传说道，倘若昆仑高手练至绝顶功力，剑上能生出三尺剑芒，卓凌昭这人委实可怕，看来他已练就这套传言中的剑法，此战谁胜谁败，倒难说得很了。"

众人正要动手，忽然一阵狂风吹来，漫天大雪纷纷落下，陆孤瞻脚下微动，身子已然飞起，手上长鞭急速旋转，绕成一个个大小圈子，便往卓凌昭身上卷去。

卓凌昭躬身弯腰，只见精光暴闪而过，长剑已然离鞘，灵定大惊失色，所谓"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"，看来今夜之战，必定精彩绝伦。

第四卷 第八章 龙皇动世

眼看两大高手便要出招，便在此时，只听劈啪啪的声音响起，却是远处城镇传来爆竹声，杨肃观心中忽地一惊，想道：“此刻已是戊辰岁终，方丈说这时辰天地会有巨变，这是真的么？”一旁灵定、陆孤瞻、卓凌昭等人听了爆竹声，也是神色微微一变，各自缓下手来。

过了半晌，不见有何动静，卓凌昭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都说人死之际，最容易胡言乱语，你们龙头大哥总也有妄言的一日。”

陆孤瞻大怒，正要回嘴，忽地脚下一阵摇晃，跟著天摇地动起来。霎时之间，轰隆隆之声不绝於耳，好似天神发威，众人大惊失色，纷纷大叫：“地牛翻身！地牛翻身！”数千只马匹登时高声嘶叫，惊慌乱窜。

忽然天空忽地一声霹雳，打下一道闪电，此际天降大雪，焉能有闪电雷击？莫非是鬼神降临？众高手见了这股天威，不由得脸上变色。

那凉亭承受不住震动，忽地崩塌下来，杨肃观惊道：“糟了！定远还在里头！”

艳婷急急奔向凉亭，口中大叫：“伍大爷！伍大爷！”

忽然之间，一团白影映照在半空之中，那影子色做青白，状似圆球，众人大骇，惊道：“鬼！有鬼！”杨肃观向来不信鬼神之说，但此时想起日间捕快所言，说这“神鬼亭”闹鬼，冷汗不由得涔涔流下。灵定等高手急忙运气护身，都被眼前诡谲的异象所震。

众人中只有卓凌昭神情宁定，脸带冷笑，但拿著羊皮的双手却微微颤抖。

陆孤瞻看著眼前的异象，怔怔地道：“『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』，天哪！这世间当真有龙么？”

便在此时，向来平静的嵩山忽尔骚动。天摇地动之中，只听後山传来大声哭嚎，如鬼如魔，声声凄厉。合寺高僧莫不震动，众僧云集大雄宝殿，诵经之声不断。

灵智方丈站在达摩院之外，合十道：“师叔，天降异象，莫非妖孽真要再起？”

达摩院中传来一个低沈的声音，说道：“我二十年来镇守於此，便是为了此事。只要潜龙不起，即便妖孽云集，亦属无用。”

灵智眺望天边，只见西方远处泛著一片红光，他双眉紧锁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但愿如师叔所言，否则天下又将大乱……可怜百姓又要流离失所了……”

也在此时，远在西凉的白龙山也是震汤不已，止观和尚冲出寺门，却见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早已站在山巅之上，驻足远眺天边的一片红光。止观惊道：“方大侠，天生异象，究竟主何吉凶？”方子敬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正道当衰，正是群魔乱舞的时候，自今而後的三年，天下必有巨大变动。”

止观惊道：“莫非要改朝换代了？”方子敬不答，只淡淡地说道：“我不数日便要下山，老夫却要看看，华山玉清宁不凡之後，谁该是当世真龙！”

止观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这『九州剑王』重出江湖，武林只怕多事了……”

玉门关外，十万守军无视天摇地动，一齐跪下，口称：“参见江大人！”

彤云满布的夜空中，一名面目阴沈的男子独自站在长城上，傲然望向天边。只听他问道：“卓凌昭人呢？”

一旁副官慌道：“卓掌门现下已赶到神鬼亭，想来已夺到东西，不日便要来参见大人。”

那面目阴沈的男子忽地露出一丝笑容，说道：“只要羊皮落入了我的手中，天下再也什么好怕的，这一切全是天命！全是天命！哈哈！哈哈！”

十万守军不知他为何发笑，只伏在地下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。

伍定远本已昏迷，但此时天边霹雳，阵阵巨响，却把他也惊醒了。他勉强爬起身来，只见身遭四处一片红光，头顶之上，又有白色幻影，他喃喃自语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莫非是地狱么？我一生正直，却怎地下了地狱……”

猛听喀啦一声巨响，身下石桌粉碎，伍定远陡地摔落在地，只震得他疼痛不已。正要爬起身来，忽见地下的青石板上刻著有字，他勉

力看去，登见石板上雕著一幅圆形石刻，却是个人首蛇身的怪物。伍定远满面讶异，心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他细目再看，那石刻旁另有两行子围绕，左首写著“神胎宝血符天录”，右首写著“一代真龙海中生”，文意难解，全无一句话能辨。

正待再看，忽听嘎嘎怪响，那石板竟朝左右两边缓缓分开，须臾之间，已自行裂成两半，伍定远吓了一跳，忙探头去看，只见石板下现出个深井也似的窟窿，却不知通往何处。

伍定远正自讶异，忽听呜哇一声怪叫，眼前红影一窜，窟窿中竟有一物冒出，猛朝伍定远门面扑来！

伍定远见那东西生满鳞甲，双眼幽幽生光，不知是何怪物，他大骇之下，连忙伸手去挡，但中毒下身手迟缓，右手还是给那怪物一口咬中，右臂当场一阵剧痛，伍定远“啊”地一声惨嚎，再也立足不定，摔倒在地。

此时百哀齐至，正感痛撤心肺，忽尔头上乱石崩塌下来，全数往自己身上压落。

亭外一名少女见状，急急奔了过来，伸手叫道：“伍大爷，把手给我，我拉你出来！”正是艳婷来救。伍定远见艳婷关心自己，心下一喜，只想挣扎坐起。

忽然间，又是轰隆一声大响，艳婷大叫：“伍大爷！伍大爷！你撑住啊……”

【《TXT论坛》www.txtbbs.com，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！】

【《TXT论坛》www.txtbbs.com，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！】

第五卷 西出阳关 第一章 银川公主

初冬的朝阳缓缓升起，一点一点照亮了轻烟薄雾的北京，城楼的影子覆在青石大道上，有如帝皇无所不在的天威。昨夜残雪渐渐消融，但掩不住的寒意却从光秃秃的树枝上透了出来。宁静寒冷，和煦中自有一股肃杀。

冬日的京城，原来是这幅景象。

一名年轻将校坐在一匹高大的骏马上，用着多愁善感的眼神望向远方的京城，他腰上配带钢刀，肩上披覆胄甲，紧锁的长眉下似有说不完的心事，挥之不去的书卷气，略略消弭了一身戎装的腾腾杀气。

“卢参谋！卢参谋！”

一声声的叫唤敲破了初冬的宁静，雪地上一名小兵快步奔跑着，向那名年轻将校奔去，显然身有急事。那小兵气急败坏，大声地叫着：“卢参谋！”

那年轻将校陡地转过头来，脸上还带着一丝疑惑，好似还不熟悉旁人如此称呼，那小兵浑没注意这些细节，只大声传令道：“启禀卢参谋，秦将军有急事相寻，请你快快回到本营。”

那年轻将校点头道：“我立时便到。”两腿一夹马腹，如离弦之箭，纵马飞驰而去。

马蹄急踏，不过一眨眼工夫，好大一片营帐已在眼前，只见正中一座帅营，两旁高挂黄色大招，上书“御赐善穆侯征北大都督柳昂天”十三个血红大字，正面悬着一面迎风招展的旌旗，上头却是一个大大的“秦”字。

帅营的布幔猛地掀开，一名高壮的大汉斜弯着腰，当先走出帐来，那人抬头看着初生的朝阳，眯起了双眼，朗声道：“好暖的日头！”此时日光映上这人的脸庞，却见他高鼻阔口，浓眉斜飞，脸上兀自带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气。那大汉见了奔驰而来的飞骑，嘴边忽地挂上了淡淡的微笑，挤出了腮边几条深深的皱纹，足见是个饱历风霜的豪杰。

那大汉大声笑道：“不坏！不坏！我命人传你回来，不过从一数到五，兄弟你便赶来啦，嘿嘿，卢老弟还真给我面子。”那年轻将校翻身下马，道：“所谓军法如山，军纪为治军之本，我身为参谋，又岂会坏了秦将军的规矩？”

那大汉甚是高兴，说道：“江湖上都说你桀傲不逊，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？”

那年轻将校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在秦将军治下，便是天王老子都要乖顺，卢云不过是个硬气的小伙子，岂敢造次呢？”

两人相顾大笑，满是惺惺相惜之意。

那大汉正是“火贪一刀”秦仲海，眼前那年轻将校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费尽苦心寻来的参谋卢云，两人此次奉命保驾和亲，现下正等待着公主的仪仗车队出城。

秦仲海道：“此时已过卯时，看来公主便要驾到，咱们得准备准备。”说着命人吹起号角，只听呜呜的声音响过，众军士陡地齐声大喊：“拔营！”声音豪壮，仿佛要震醒睡梦中的北京城。五千兵卒开始拆卸营帐，只见他们动作划一，习练有素，足见治军之严。

不到片刻，五千骑兵已然穿戴整齐，安安静静地排列在雪地上，等待秦仲海的号令。日光下只觉刀光耀眼，盔甲明亮，人人精神抖擞，说不出的整齐划一。

秦仲海笑道：“我军气势如虹，卢参谋以为如何？”

卢云赞道：“往日只听说秦将军治军森严，想不到一精如斯，真无愧将军威武之名。”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们老拍我马屁，这样下去怎生了得，你该说些话来骂骂我才是。不然老子狂了起来，以后谁还敢说我一句半句？”

他正待要说，却见传令兵驾马狂奔而来，叫道：“公主玉辇已到城外一里！”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大军前队变后队，这就开拔，迎接公主圣驾！”

众军士暴吼一声：“是！”五千军马奔腾向前，蹄声隆隆，如击大鼓，如震天雷。

行不数里，只见远处两面大招高高的举着，上书“回避”、“肃敬”，前头百来名宫人手持丝鼓乐器，正自吹奏乐曲，乐声中公主的座车缓缓向前行来，玉辇漆金镶玉，宝异非凡，十六匹长腿白马分作四列，在前头放蹄慢跑，拉着座车前行。一名大臣跟随车旁，此人脚跨青葱玉马，身穿锦缎红袍，正是御史何大人。

秦仲海翻身下马，跪倒在地，道：“末将辽东游击秦仲海，特来迎接公主圣驾。”何大人点了点头，喜道：“有仲海在此，咱们此去定然平安，快快起来吧！”秦仲海应道：“末将竭心尽力，绝不敢有违圣旨，请何大人放心。”

何大人笑道："仲海不要多礼了，快快平身吧！"

秦仲海正要站起，忽听一个尖锐的声音道："你这小子好生无礼！只看见何大人，却没见到我吗？"秦仲海一怔，抬头一看，却见一人脸上扑着厚厚的白粉，嘴唇擦得红亮，怪模怪样的盯着自己，随即认出他便是东厂的副总管薛奴儿，,只见他身边散着十来个太监，想来都是东厂的人。

这薛奴儿武功高强，再加生性怪异，不知整垮过多少朝廷命官。秦仲海眉头一皱，想不到这人也跟着公主前来，倒是麻烦一件。

薛奴儿冷冷地道："你现下见到我，却怎地不拜见？"

要是其它武将见了薛奴儿，必然卑躬屈膝，就怕得罪了此人，谁知这秦仲海一向胆大包天，此时见了这名"花妖"，却只皱了皱眉，不见其它。薛奴儿见他良久不动，当即怒道："姓秦的，你楞在那儿做啥？还不知道过来请安么？"

秦仲海心下暗道："这不男不女的老妖不知在神气什么，且先给他一个下马威，压压他的气焰再说。不然这人愈加蛮横，日后要怎么办事？"他笑了笑，道："原来是薛副总管驾到，方纔一时没瞧见，还请原恕则个。"说着便站起身来，一幅懒洋洋的模样。

薛奴儿见他也不叩拜，更不向自己请安，当下大怒道："你这该死的！怎么这般不知体统？我没叫你站起来，你怎敢直挺挺的站在我眼前？"秦仲海有意激他，当下更只打了个哈欠，微微弯腰道："哦！这我倒忘了，薛副总管你早啊！昨晚睡得可好？"说着哈欠连连，便自走开。

薛奴儿怒极欲狂，伸手揣住了他成名的兵器"天外金轮"，便想动手杀人，那日他曾靠这个兵器杀了好些个昆仑派好手，连"剑浪"刘凌川的一只手也给卸了下来，足见威力何等之大。

薛奴儿正想动手，却听公主玉辇中传来一个柔和至极的声音："众卿休得争执，此去西行，正要戮力一致，不可无端生事争吵。"那声音听来年纪也不甚长，却有高贵不可轻侮的气象，正是银川公主开口说话。众人听了此言，一齐翻身下马，跪下道："属下共力以赴，不敢有违公主教诲！"

薛奴儿跪在地下，满口答应，却狠狠地瞪了秦仲海一眼，秦仲海却咧嘴一笑，乔装痴呆，浑不把薛奴儿的狠模样放在眼里。

其余五千将士见主帅跪倒，也急忙下跪。蓦地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，却是众将腰上兵刃碰地之声。众人心道："这位银川公主的声音很是秀气端庄，想来是十分出色的美女。"

此时朝政混乱，朝中三派中以江充势力最为雄大，军政大计多由他这派人马把持。不过江充势力虽大，却管不到宫内的大小事务，这宫中权柄一向逃不出东厂之手，多由京城十二监之首、东厂总管刘敬掌控。江刘两派人马互不相让，争权夺利，遇上纷争，总是相互陷害打击；若有好处，更是争个你死我活，没一日善了。

此次和亲事关重大，刘敬奉旨打理公主行程，自是加倍小心，倘若皇上的爱女有什么闪失，恐怕他这颗脑袋也安稳不了。刘敬深怕江充设计陷害，便派出武功高强的副总管薛奴儿亲自压阵，一边借何大人的口，请出柳昂天的大军护送，以免中了山贼盗匪的埋伏。如此万事具备，料来也没啥好再担忧了。

谁知两方人马真个不同道，再加上薛奴儿的脾气实在太坏，以致双方首脑人物一见面，便是一阵口角纷争，彼此看不顺眼。

众人听了公主的责备，一时都不敢发作，只有默默地护驾前行。

大军出发，行出数里，卢云骑在马上，正与秦仲海商量军情，忽地见到薛奴儿在远处吆喝，不知在为什么事情大发脾气。卢云乍见此人，蓦地大吃一惊，低声问道："秦将军，那不是薛奴儿么？这人来这儿做什么？"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"皇上派他与何大人一同主持和亲。咱们可要和他好好相处一阵子了。"

卢云听到自己要与这太监一同办事，不由皱起眉头。那日他在王府胡同也见过薛奴儿，此人武功阴毒，行事残暴，谁知皇上却要他与何大人共来主持和亲，真是万万料想不到了。

秦仲海却仍笑嘻嘻地，浑不在意。

五千兵马缓缓地护送公主坐驾西去，所过之境都有各地兵马接驾，公主夜晚则住宿在各地衙门预备的豪宅中，一路平安无事。只是薛奴儿派头甚大，一见接驾官兵，先来上狠狠一顿臭骂，这才舒服痛

快，眼看这名副总管傲慢之至，各地将领莫不暗恨在心，却也莫可奈何。

路上闲来无事，何大人便请随行的太常寺乐舞生，教习众人帖木儿汗国的语言。此时京城翻译之事多由太常寺为之，设蒙古、女真、西天、回回等八馆，里头的通译统称乐舞生，这次和亲需与汗国接洽，自需征召几名翻译随行。秦仲海读起书来甚是随性，只强迫乐舞生教他几句骂人的粗话，便懒洋洋地提不起劲儿，但那卢云却万分认真，学的极是勤快。

秦仲海见他如此努力诵习，便笑道："卢兄弟，你练得这么一口好番话，莫非是想移居蛮族，永不回中土啦！"

卢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日后我们见了可汗之面，若无一人能说他们的番话，岂不让人看轻了？"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"说得好！咱们是天朝上国，怎能让这些番人小看了？"

他见卢云温文儒雅，心中更想："他妈的，老子军中都是流氓无赖，没几个识字。说来真要个读书人主持局面。看老子找卢兄弟过来相助，可多有眼光。"想到此处，更是得意洋洋。

饼了半月，已出直隶省境，大军沿着长城一带行走，路上渐渐荒凉，秦仲海吩咐众人小心在意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。有时赶路不及，夜晚找不到歇宿之处，只有委屈公主玉体，在野外搭营露宿。若遇外宿，深夜中兵马守卫更是森严无比，就怕有什么风吹草动。秦仲海与卢云两人轮流看守公主香帐，经常一夜不得好睡，

这日傍晚，好容易来到一处县城，众人松了口气，都想："看来今晚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！"

当下卢云领着一小队人马，率先进城。他甫进城内，凝目望去，猛见道路两侧黑压压的全是人头，不知所欲为何。他心中一惊，深怕有失，连忙勒马停住，急命传令回报秦仲海，霎时之间，城里城外五千兵马一齐停下。

秦仲海忽见大军停步，又见传令兵气急败坏地奔来，不待细听回报，便飞马入城，前去救援。待见卢云好端端的坐在马上，他心下稍定，急忙问道："可有什么事？怎么忽然停下不动？"

卢云尚未回答，秦仲海已见到城里黑压压的一片人海，也是一惊。

卢云低声道："这些人是怎么地？怎会挤上街来？莫非要对公主殿下不利？"

秦仲海也是不解，当下提声喝道："此地知县何在！"跟着拔刀出鞘，纵马向前，道上人众见他来势猛恶，急忙让出一条路来。

秦仲海正自吼叫，忽见一个瘦小的男子，急急忙忙地从人群中赶出，躬身拱手道："下官刘彰仁，在此迎接公主圣驾。"

秦仲海哼了一声，道："这许多百姓是怎么回事？怎第拦住了道路？"刘彰仁见他面色不善，慌忙道："将军切莫担忧，这些人全是百姓，只因爱戴公主，便想过来拜见公主圣颜，绝无恶意，绝无恶意。"

卢云很是奇怪，照理大军过境，百姓无不退避三舍，却怎地如此真诚拥戴，莫非其中有诈？忙往秦仲海望了一眼。秦仲海会意，当下哼了一声，说道："少来这一套。我看八成是你怂恿百姓上街，也好来拍公主的马屁吧！"

刘彰仁吓了一跳，急急往地下一趴，大惊道："将军明鉴，这些百姓听了公主要来，全是自动自发的上街拜见，想来叩谢她的恩德，绝非下官唆使安排，还请将军明察！"

秦仲海冷笑道："是么？咱公主长在深宫，有啥恩德给你们？"

刘彰仁道："去年本县犯大水，百姓穷得连饭都没得吃，急忙上报朝廷，但户部衙门却说没钱赈灾，逼得此间百姓流离失所，易子而食。

银川公主听说此事，便从自己的积蓄中拨款出来，送了十万石白米给此间百姓，这才救活了这里千万户人家。百姓感恩戴德，都把她当作活菩萨来看。"

秦卢二人哦地一声，倒不知银川公主有这等善心。照此看来，真对此地的百姓有些人情，便也都放下心来。

秦仲海向卢云一笑，道："看不出来，咱们这位宝贝公主挺有见识，嘿嘿，说不定比她老子还强些。"卢云轻咳一声，低声道："将军说话小心，莫让旁人说你语气不恭。可要惹祸上身了。"秦仲海却只笑了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两人说话间，后头一骑飞驰而至，蹄声中只听一人尖叫道：“是谁拦住了道路？真是罪该万死！”正是东厂副总管薛奴儿到了。

刘彰仁走上前去，跪下道：“下官刘彰仁，见过公公。”薛奴儿喝道：“你叫这许多该死的贱民上街拦路，却是何用意？难道想要行刺不成！”刘彰仁吓得全身发抖，惊道：“下官不敢！”

薛奴儿冷笑一声，正待要说，却听丝竹之声挠绕，公主玉辇已然进城，薛奴儿眉头一皱，深怕百姓惊扰了公主，连忙向秦仲海喝道：“你们楞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快快把死老百姓赶走！等会儿吓了公主，谁吃罪得起！”众兵士听了他的喝骂，却无人动上一步，看来这批兵马军纪严明，未得秦仲海号令，无人能指挥得动。

薛奴儿见无人理会他，登时大怒，尖叫道：“秦仲海，公主马上要来了，你这小子还不快快下令？你到底干什么吃的！”秦仲海哼了一声，正要回嘴，忽听公主柔和的声音从车中传了出来：“众卿又有何事？却为何这般高声说话？”

薛奴儿正要答话，却听众百姓轰然道：“公主殿下来了！鲍主殿下来了！”纷纷往玉辇挤来，薛奴儿大惊：“反了，反了，这许多死百姓怎敢这般目无王法？秦仲海，你快快派人赶走！”秦仲海见人多杂乱，自也担忧公主的安危，忙低声传令道：“大家保护公主，将百姓隔在外头。”

众军士正待上前，忽见无数百姓一起跪倒在地，对着公主座轿叩首，众京官见他们忽尔下跪，都是为之一楞，不知他们所欲何为。秦仲海沉声道：“长枪手！抢前站位！”

众军士趁着百姓跪下，奋力挤去，急急占住轿前地方，一面将百姓挡在外头，一面团团护卫公主。秦仲海亲自举刀把守轿前，就怕有人图谋不轨，行刺公主。

只见刘彰仁拜伏在地，朗声道：“臣知县刘彰仁，率同本县万名百姓，叩见公主殿下千岁，千千岁。”众百姓也大声叫道：“公主娘娘万岁，万万岁！”这些百姓不知万岁、千岁之分，便张着嘴胡喊，虽然乱糟糟的不成章法，但众人满面感恩，颇见真诚。几名老太婆更是默默祝祷，泪流满面，可见银川公主深得百姓的爱戴。

刘彰仁拜了一阵，道：“去年若无公主护佑，此间百姓早已死于饥荒之中，岂能再见天日？公主之恩，如日月之辉，我等永感五内。今

日得知公主大婚，行经本县，臣便率同百姓前来叩拜献礼，一睹天颜。”

只听轿中传来一个温软的声音，说道：“本宫身为皇族，自须体恤百姓，此乃份内之事而已。刘知县何必如此多礼？”众百姓听了公主说话，登时欢呼起来。

眼看锦帘微微晃动，银川公主竟要出轿，几名宫女连忙上前服侍，众人屏气凝神，都等着看京城第一美女出来。刘彰仁更是大喜，与众百姓同称尊号，连连叩首。

秦仲海见公主便要下辇，不觉大吃一惊，急忙拦在轿前，跪下道：“公主千金之体，万万不可随意离车，倘有什么闪失，属下就难辞其咎了！”一旁御史何大人也是着急，忙接口道：“秦将军所言极是，公主乃是万金之体，岂能在此抛头露面？还请三思。”

鲍主坐在玉辇内，温言道：“这许多百姓都是为我而来，本宫岂能不见他们一面？众卿休再多言，烦请退下。”秦仲海只拜伏不动，却无移步之意。薛奴儿见猎心喜，趁机挑拨道：“秦仲海！你这大胆狂徒，居然敢阻扰公主行动？你不想活了吗？”

却听公主道：“薛公公，请你一起让开。”薛奴儿脸上变色，急忙闪在一边。

锦帘掀起，那公主即将下车，秦仲海叹息一声，自知拗她不过，只有往旁让开，他找来卢云，低声吩咐道：“卢兄弟，你赶紧攀上对街屋顶，倘若下头有人举止异常，只管杀无赦。”

卢云点了点头，急急飞身而去。秦仲海另又调动大军，分四方团团守护玉辇，他自己则拔刀出鞘，贴身护卫。

卢云依言飞上民房屋顶，往下监视，只见下头黑压压的全是百姓，满街人众跪了一地，众官兵则围成一个圆圈，保护公主坐驾。便在此时，一名宫女掀开车幔，但见一双纤纤玉足伸出车外，跟着一名女子缓缓地从玉辇中走下，当是公主本人了。

卢云远远望去，只见她肤色白腻，身着宫装，身形颇见婀挪，但两方距离过远，却看不清楚她的五官面貌。

只见公主对百姓挥了挥手，众百姓大喜，都是叩首纳拜，大声称颂公主恩德，公主神色如常，一派的和蔼可亲，没半分骄气，只看得

卢云暗暗点头。以当今皇族的霸道而论，银川公主这般谦逊温柔，可说难能可贵。看了半晌，卢云怕耽误职责，便移转眼光，改朝四下人群望去，他全身布满功劲，只要一见情势不对，便要扑前救驾。

只听公主的声音道："众位乡亲辛苦了。今日本宫能与诸位见面，大慰生平，只盼日后此地年年丰收，永远丰衣足食，大家都有好日子过。"

众百姓听她诚心诚意的为众人祝祷，无不大为感动。一名乡绅奔了上来，口中大喊大叫，直朝公主奔去，却不知要干什么。秦仲海吃了一惊，便要伸手拦住，忽见那乡绅往地下一扑，大哭道："本县百姓听说公主远赴西域，恐怕终身再也不能见面，只求上苍庇护，保佑公主日后平安喜乐，早生贵子，吾等心愿足矣。"说着连连叩首，其情真切，令人动容。

银川公主听了祝祷，身子忽地微微一颤，秦仲海偷眼望去，见她眼眶微红，似要坠下泪来，但转眼之间，便即宁定。秦仲海见她颇能自制，心中便道："这小娘儿很有忍性，不是一般人。"看公主不过年值芳华，能有这等见识，当真难得至极了。

正暗赞间，又听公主道："难得诸位乡亲有这份心，本宫此去西域，定不忘今日之情。"

一名老者手上捧着些物事，上前道："若无公主殿下的恩泽，焉有今日的我们？本县百姓筹了几日的钱，为公主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礼物，还希望公主笑纳。"刘彰仁怕公主以为自己趁机大捞游水，忙道："公主请勿多心，这些全是一些不成敬意的土产，绝非什么民脂民膏。"

那老者赶忙奉上物事，见是些竹篮竹椅，都是平贱的东西，秦仲海察看一番，便命人收下。

公主却也不以为意，微笑道："真是劳烦大家了。"说着往众百姓细细看去，脸上神情似是十分感动，一旁宫女低声道："外头风大，公主赶快进去吧！"

公主微一颔首，依言弯腰，便要坐进车中。

众人见她总算回到车里，都是松了一口气。秦仲海还刀入鞘，向卢云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下来。

众人正自松懈，忽听人群中传了一个女子的声音，大喝道：“假仁假义的东西！”跟着白光一闪，一物从人群中射出，猛朝座轿飞了过去，势道极为猛烈。

秦仲海大惊，连忙举起腰刀，往那东西用力劈下，只听当地一声，火光四溅，那物事落在地下，却是枚蓝澄澄的飞镖，显然喂满剧毒。那女子一见出手不中，急忙往人群中窜去。

秦仲海又惊又怒，大声道：“大家保护公主！”众军士急忙聚拢，将公主团团围在中间。众百姓见有人行刺公主，吓得到处乱窜，街上都是奔跑的行人，老弱妇孺慌作一堆，登时哭声震天。何大人本就文弱，一见这等场面，早吓得心惊肉跳，不知高低。

远处卢云见刺客窜逃，当即飞身跃下，急急追了过去。

那县官刘彰仁呆在当场，两腿不住地发抖，只见薛奴儿扑了上去，将他一把提起，尖声道：“咱家早知你这厮不是好东西！居然敢勾结反贼，找死么？”当下便命人将他押了下去。

刘彰仁嘴角颤抖，念念有词，喘道：“完了……我的仕途可算完了……我怎会如此背运……”

秦仲海见此地太过混乱，若有人趁势作乱，必然要糟，当下举起腰刀，喝道：“众将官听命，速速保护公主退出城外！”几名副官急急上马，五千兵马将公主玉辇夹在中间，火速便往城外退去。何大人吓得面无人色，也给兵马保着，忙不迭地逃出县城。

卢云不待刺客走远，急忙冲入人群，几个起落，已拦在那行刺女子面前，卢云喝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要行刺本朝公主？”那女子低呼一声，伸手一抹，脸上已然多了一幅青面獠牙的面具。

卢云喝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怕人识得你的面目么？”那女子不加理会，便想往人群中逃去，卢云哪容她从容逃走，使出“无双连拳”，一拳便往她门面挥落，眼看得手，忽然两旁掌风袭来，没想到此女尚有同伴埋伏在侧，卢云急看左右，只见来者是两名男子，脸上却也戴着面具，他举起双手，护住身周左右，凝神与那两人各对一掌，四掌交接，卢云大喝一声，掌中发力，那两人哼地一声，连退数步，显然功力不逮。

卢云喝道：“大胆狂徒，快快投降！”说着又拍出两掌，那两人举掌应敌，只听碰地一声，却又被卢云的掌力震退一步，一人更是口吐鲜血。

卢云默运“无绝心法”，正要再补上两掌，却听后头有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卢云心中一凛，知道还有高手埋伏，此人呼吸绵长，看来内功了得。他不待那人发招，连忙抬腿回踢，那人嘿了一声，毫不闪避，却举掌往他腿上拍去，掌风劲急，只怕一下子便要给他打断了腿骨。

卢云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此人功力精强，不能与他硬拼。”当下急忙收腿，身形略转，猛地一拳便往那人门面打去，那人“呜啊”一声大叫，举掌挡格，两人拳掌相交，内力相互激荡，都被对方的劲道震退一步。卢云调匀气息，往那人看去，却见这人身形高大，脸上也挂着一幅面具。

秦仲海见来人武艺精熟，深怕卢云吃亏，一边吩咐手下保护公主出城，一边驾马回奔，赶来救援。那几名刺客见秦仲海到来，慌忙转身，硬往人堆中钻去，霎时逃个无影无踪。

卢云喝道：“哪里走！”也往人群中挤去。忽然一枚钢标飞了过来，直朝卢云射去，卢云一个闪避不及，便要中镖，只见一刀砍了过来，已将钢镖斩落，正是秦仲海出手来救。

卢云忙道：“这些贼人还没走远，咱们快快去追！”

秦仲海见百姓四散奔逃，把道路塞满了，情知此刻难以抓人，若要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只怕公主有失，便道：“咱们出城保护公主要紧，先别追这些刺客了。”卢云情知如此，便也答应了。

两人正待离去，却见一人拦在路上，大声叫道：“你们这些死老百姓，全都不许动！没抓到贼子前，谁也不许走！”正是薛奴儿在那大发雷霆。此时百姓惊惶失措，男女老幼挤成一堆，都在夺路逃命，听得薛奴儿的怒喝，更是跑得快了，薛奴儿尖叫一声，霎时人影飞闪，重重几个耳光打下，已将几名百姓打得摔倒，跟着喝道：“再敢动上一步，公公就要杀人啦！”

一众百姓吓得魂飞魄散，急忙跪倒，都在飕飕发抖。

只见东厂众人拖着那县官行走，还不住地踢打，那刘彰仁大呼冤枉，却无人理会。

秦仲海与卢云对望一眼，两人都皱起了眉头，正要上前阻止，忽见一名男童哀哀哭泣，正往薛奴儿走去，身旁却没大人陪着，看来这孩子一时找不到母亲，便一路寻找亲人。

薛奴儿冷冷地道："小婴儿！给咱家站好别动！"这小小孩童年幼无知，听到薛奴儿说话，还以为是自己的亲人，竟往他身前走去，口中不住啼哭，泣道："妈妈！妈妈！"

薛奴儿脸上杀气大盛，厉声道："都叫你不要动了，你还动！"那孩童听他口气忽然转恶，吓得更是大哭起来，两只小脚不停乱颤。薛奴儿怒喝道："你还敢动！"举起手上金轮，大见威吓。

这薛奴儿是天下第一等霸道之人，眼里容不下一粒沙，这孩子虽是小小稚童，但若不守他的规矩，也是一样要打要杀，绝无丝毫分别。那孩子见他面露凶光，吓得转头跑走，薛奴儿冷笑道："小小贱民，兀自找死！"说着寒光一闪，便要丢出"天外金轮"，杀鸡儆猴。那男童兀自不知大祸临头，只不住地哭叫着："妈妈！妈妈！"

眼看薛奴儿便要将之斩成两断，陡地一人跳出，喝道："且慢动手！"此人长方脸蛋，身披胄甲，正是卢云。薛奴儿冷冷地道："你想干什么？造反么？"

卢云抱起那男童，大声道："贼子早就走远了，这些人不过是无辜百姓，你怎能随意妄开杀戒？京城里就是有你这种不恤百姓的官，天下间才有这许多反贼！"他越说越怒，右手直指薛奴儿，神态俱厉。

薛奴儿长眉挑起，森然道："我告诉你吧！咱家便是错杀一千，也不放过一名贼人，你给我退开了，否则休怪我连你一起杀。"卢云心下犯火，怒道："我虽只是小小参军，却也见不得你屠杀百姓，你动手吧！"

薛奴儿冷笑道："你当我不敢么？"说着举起金轮，便要对卢云下手。

卢云知道他武功高绝，那日以"剑浪"刘凌川的武功，尚且挡不下他"天外金轮"的一击，自己现下手无寸铁，手上还抱着一个孩童，却

要如何抵敌？眼见他便要动手，卢云心下忌惮，忍不住倒退一步，举起右掌，护住胸前要害。

薛奴儿尖声叫道："受死吧！"

冷不防一人靠了过来，举刀架住薛奴儿的颈子，冷冷地道："他奶奶的，只要你敢动我秦某的人马，我便要你的人头还债。"正是秦仲海出手来救。原本以薛奴儿的武功而论，秦仲海万无可能在一招之间制住他，但一来薛奴儿盛怒之下失了防备，二来秦仲海这刀也是快绝，攻他一个出其不意，竟然一举占得上风，将他牢牢的制住。

薛奴儿倒吸一口冷气，森然道："你们敢胆以下犯上，等会儿我禀告公主，看你们个个死无葬身之地！"秦仲海嘿嘿冷笑，说道："你再多说一句，老子马上割下你的脑袋喂狗，你信不信我有这个胆？"说着手上用力，登时将薛奴儿的颈子割破，留下一道细细的血痕。

薛奴儿平素狂妄自大，但见了秦仲海满脸的凶悍神气，忍不住脸上变色，嚅嗫地道："有话好说，你……你何必这样动刀动枪的？"手上的金轮便放了下来。

秦仲海冷笑道："老子今日明白告诉你，日后只要你这没鸟的再嚣张一次，你亲爷爷手下五千兵马可不是摆着好看的，立时将你乱箭射死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你信也不信？"薛奴儿鼻孔喷气，情知他绝不是说着玩的，但嘴上仍不愿示弱求饶，只闷哼了一声。

场面正自紧张，忽听传令兵来报："城外何大人很是焦急，要几位大人快快出去保护公主。"

秦仲海放脱薛奴儿，冷冷地道："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干各的，大家便好相处，请薛副总管记下了。"说着拉住卢云的手，道："咱们走吧！"

卢云回头望去，见那薛奴儿咬牙切齿，显然心中怀恨，忙道："此人诡计多端，将军今日如此待他，想来他日后必会报复。"秦仲海冷笑道："随他了，他要有这个种，我秦仲海一定奉陪到底。"

话声未毕，果然薛奴儿大喊一声："秦仲海！你给我站住了！"跟着取出"天外金轮"，满脸怒气的看着秦卢二人，他双眉高高轩起，脸上神情诡异莫名，看来已动了真怒，随时都会出手杀人。一时之间，情势危急之至。

卢云大为紧张，不知薛奴儿欲待如何，只好摆出“无双连拳”的架式，随时准备动手。秦仲海却满脸的不在乎，只耸了耸肩，迳自掉头走开。薛奴儿狂怒无比，大叫一声，道：“秦仲海！你如此辱我，便想这样揭过去么？你给我转过身来，大家杀上一场！”

秦仲海打了个哈欠，竟是理也不理，只顾往前行走。薛奴儿见秦仲海兀在激他，只气得脸色发青，颤声道：“姓秦的，咱家要你后悔一世！”手上暗自运劲，便要出招杀人。

卢云吃了一惊，运起“无双连拳”，便要上前接招，秦仲海却一把拉住，跟着转身过去，斜目看向薛奴儿，冷冷地道：“姓薛的，你可知为什么刘敬大人做得了总管，你却永远干这个副手吗？”

此时情势紧张，薛奴儿万万没料到他会忽出此言，不由得一怔，尖声道：“我东厂的事不用你管！你拔刀出来，我们杀上一场！”他高举金轮，满脸杀气，一步步朝秦仲海走近。

秦仲海却浑不在意，自顾自地道：“副总管啊！你之所以扶不上正位，多年来屈居他人之下，不是因为你武功不够高，也不是因为你年资不足，便是为了你这幅古怪脾气！你却想想，今日要是刘总管人在此处，以他的老谋深算，他会为了这点小事发威吗？他会为此破脸吗？”这话却把薛奴儿说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一时呆立当场，迟迟不见动手。

秦仲海见薛奴儿脸上神色阴晴不定，又道：“你今日要杀我不难，但你凭什么护送公主到西域去？我那五千兵马会听你的吗？你当前的大敌究竟是谁？是我还是江充？你自己想清楚吧！”说着掉头离去，竟无视“天外金轮”偌大的威力，把背心要害卖给了薛奴儿。

那薛奴儿似乎心有所感，却只垂首不语，更不见运功出招。

卢云心下讶异，不知这不可一世的薛奴儿何以变得如此，他不明究理，只得护在秦仲海背后，就怕忽有变故生出。

卢云却不知道，秦仲海的一番话已深深打中薛奴儿的心事，这才让他难以发作。这薛奴儿进宫以来，仗着武功高强，忠心护主，数十年来积功不断，好容易才做到东厂的副总管，但卡着刘敬的缘故，却再也升不上去。薛奴儿虽对刘总管敬服有加，但这件事总是在心中盘旋，叫他耿耿于怀。此刻听秦仲海提起，更感心头沉重。

只见薛奴儿呆呆看着地下，寻思道："这秦仲海所言不错，我武功比刘总管高，进宫的年资也比他久，却为何是他做总管，我只能当他的副手？看来真是我的脾气太过暴躁，屡次犯下大错所致。"

他叹息一声，望着秦仲海的背影，想道："这秦仲海固然混蛋，但也不急着杀他，眼前还有大事要倚仗此人，只要江充不倒，绝不能与柳门一系破脸。唉……我何时我才能升上总管一职……"他低头沉思，良久良久，不言不动。

众人出得城外，大军见主将归来，忙搭起帐篷，立寨安歇。众人累了一日，便各自回帐歇息。秦仲海正要脱靴，一名宫女走进帐来，说道："公主殿下有请，劳烦秦将军前去一叙。"

秦仲海颔首道："我立时便到。"宫女一离去，他急忙差人找来卢云，不多时，传令已将卢云带来，卢云忙问道："将军有何吩咐？"

秦仲海道："等会儿公主要找我们几人说话，想来要谈些军务公事，你也一块来吧！"卢云心下感激，知道秦仲海有意让自己参与军机，当即拱手道："多谢将军提拔。"

秦仲海忽地想起卢云个性刚硬，忙道："咱先提醒在先，这位公主不懂军务兵法，只是个长在深宫的女人家，一会儿要是提到军情，她若有什么荒谬看法，听过便算，万万不可冲撞于她。"秦仲海担心卢云性子刚直，会冒犯了公主，便事先提醒，以免闯下大祸。

卢云点头道："秦将军莫要担忧，这我理会得。"两人商议一阵，便跟着那宫女走进锦帐之内。

卢云随着秦仲海走进，何大人、薛奴儿等人已然到来，众人脸上神情颇不耐烦，显然等候已久。那帐篷内挂着一张竹帘，将内外人等隔开，帘内只有银川公主一人独自坐在里头，蒙蒙胧胧中看不清她的面貌。卢云知道深宫中男女有别，垂帘之意便是要将男女隔开，当下迳自站立一旁，垂手听命。

银川公主见众人到齐，便道："诸位卿家，这便请坐吧！"众人一齐跪下称谢，纷纷坐定。卢云自知官低职卑，只站立一旁，秦仲海却已拉了把椅子，放在卢云面前，示意他也坐下。

过了片刻，公主开口问道："咱们离京已有一月之久，何时方能进帖木儿汗国？"

何大人道："启禀公主，车队预定十二月十五抵达天山，到时可汗便会遣王子前来迎接。"

公主掐指一算，说道："现下是十一月，看来不到一个月时光，我便要永远离开中土了。"

众人听她语意萧索，尽皆默然，心中都对她有些怜悯。

何大人怕公主愁思不断，到时别在路上生起事来，忙道："公主殿下不必伤心，日后若要返国省亲，只要禀明可汗，他定会应允。"银川公主叹息一声，良久没有接口，何大人忙对薛奴儿连使眼色，要他说些中听的，以免公主心烦。

薛奴儿点头会意，当下转过话头，尖声道："启禀公主，日间那群刺客可恨得紧，眼前虽然逃走，但咱家不日定替公主把他们抓来，碎尸万段，以泄公主心头之恨！至于那知县刘彰仁已经押起，咱家明日便将他斩首示众，以儆效尤！"说着连连冷笑，神态凶狠之至。

银川公主悚然一惊，道："千万不要杀人！这些刺客定有他们的可怜苦衷，你们若是抓到这些人，万万别杀他们！只管把他们解来，我自有话要问。听到了么？"

众人听公主颇有同情刺客之意，不禁颇为讶异，那薛奴儿哼了一声，甚是不以为然。

何大人陪笑道："公主殿下，这些事情交给臣下办理便是，您就不要操心了。"

银川公主察言观色，知道没人把她的话当真，不禁嗔道："不成！你们这些人个个心狠手辣，从不曾体恤百姓。薛副总管，你马上把那名县官放了，千万不要为难他！"

薛奴儿抬起头来，尖声道："这人怠忽职守，罪该万死，怎能放过他？"

公主很是生气，怒道："怠忽职守的是你们，不是他！快快把他放了！"

薛奴儿心中不满，只是哼了一声，却不打话。

其余众人互望一眼，脸上的神情甚是苦恼，这公主是善良女孩儿，满脑子都是仁民爱物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那套，做起事来全不顾朝廷规矩，却要众臣如何是好？竟无一人出声答应。

公主见无人理会他，当下转过头去，迳对秦仲海道："这位秦将军，你且告诉本宫，你若抓到那几个刺客，却要如何办理？"

秦仲海尚未回话，薛奴儿已向他怒目而视，看来两人的芥蒂仍深。秦仲海斜目看了他一眼，心道："这薛奴儿天生死脑筋，说起话来活像白痴，看你亲爹把他活活气死。"当下嘻嘻一笑，道："公主圣明。末将以为这些刺客本领不小，来日若得擒服，待殿下感化他们的戾气之后，末将自当编入禁军之中，使他们一身本领得以报效国家。不知公主以为如何？"

果然这话深得公主欢心，只听她赞叹道："秦将军一心为国，本宫甚是安慰，要是天下官员都同你一般想法，国家就太平了。"

秦仲海笑道："多谢公主谬赞。"偷眼看去，果见薛奴儿气得眼中冒

火，好似恨不得将自己千刀万剐，以泄心头之恨。

其实秦仲海这几句话倒也不是违心之论，他军中多有出身逃犯匪寇之人，便连参谋卢云也是其中之一。倘若这几名刺客加入军中，以他们的身手而论，定是助益匪浅，如虎添翼。公主要他不可妄杀无辜，那是正中下怀了。

却听银川公主道："薛副总管，你平日多学学秦将军，对你才有好处。"她听薛奴儿勉强嗯了一声，便又道："那县官是无辜之人，你即刻放了他，让他赶紧回家，别再为难人家了。听到了么？"

薛奴儿悻悻然地站起，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但公主有令，也只好吩咐手下放人。他缓缓走到秦仲海身边，偷偷一肘朝他背后撞去，想让他吃些苦头，秦仲海微微一笑，假意朝卢云说了句话，身子往旁闪开，薛奴儿那肘缩不回去，竟尔撞着几上茶碗，当场打了个粉碎。

何大人颇感不悦，沉声道："薛副总管，公主之前，怎能如此无礼？"薛奴儿满脸涨得通红，嚅嚅喏喏地说不出话来，却听秦仲海笑道："薛副总管前些日子差点中风，手脚不太灵便，何大人别怪他了。"何大人惊道："真的么？薛副总管武艺高强，身子怎会这般弱？"

秦仲海向薛奴儿一笑，道："当然是真的。薛副总管，你说是不是啊？"

薛奴儿大怒，但口中不敢反驳，免得下不了台，只好恨恨地道："没错……我…我前些日子头晕，险些中风，手脚不灵光……"

公主颇见关心，忙道："这几日天气渐冷，薛副总管定要小心，千万保重身子啊！"

只听秦仲海嘻嘻一笑，薛奴儿又羞又恨，大怒欲狂，当场大叫一声，低头冲出锦帐，一路还撞倒不少宫女侍卫。

何大人见公主愁眉不展，以为她不喜薛奴儿的无礼，便道："殿下莫怪薛副总管，他这人性子一向高傲，受不得骂，可别记在心上了。"

公主摇了摇头，道："他对本宫一向忠心，我不会怪他的。"她忽地幽幽叹了口气，道："日间那刺客出手之时，我听她骂我假仁假义，唉……本宫每一想到这四个字，心里便感难受，只觉好生对不起百姓。"

何大人听她颇有自责之意，慌忙道："公主别这般想，银川公主待民如子，那是天下皆知的事情，这些匪人吃了熊心豹子胆，冒犯圣驾，他们的无耻言语，公主千万不必当真。"

公主不去理他，只轻声叹道："其实父皇近几年来不甚得民心，我在深宫中也有听闻，唉……我一心一意，只想替父皇补过，但税赋沈重，盗贼四起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我一人之力，又能如何呢？她骂我假仁假义，也不算过分了……"说着语音哽咽，竟是心痛已极。

众人听她批评父皇，那可是诽谤当今圣上，大逆不道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敢接口。此时只要一个说话不慎，日後传开，便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当下无人敢出一语，香帐中静谧无声，只闻得众人沈重的呼吸。

过了良久，只听银川公主轻轻一声叹息，低声道："此行西去，一路艰难，还望诸卿能戮力共进，别再为细故争吵，知道了麽？"众人松了一口气，大声答应道："属下凛遵法旨！"

公主点了点头，转入内帐，不再出来了。众人见公主心情不甚舒坦，也便速速离帐，以免再惹是非。

走出帐外，薛奴儿已在等候，他一见秦仲海的面，登即一耳光打来，骂道："秦仲海！你这狗日的只知拍马屁，无耻之极！"

秦仲海急忙架住，嘿嘿乾笑道：“公主要大家和气相处，公公别再叫骂啦！”

薛奴儿抽手回去，怒道：“放屁！都是你护驾不力，这才扯出这许多事来！居然还敢怪我！”说话间神色极为气愤。

秦仲海深深一揖，笑道：“好啦！一切全是我这混蛋不好，下次万万不敢了。”却是嘻皮笑脸，浑不在意。薛奴儿重重一哼，恨恨而去。

这保驾一事确是秦仲海职责所在，薛奴儿却也不算错怪他，秦仲海性子豁达，错了便是错了，也不再多加辩驳，便自认错道歉，也算个了局。

只是经此一事，众人都知银川公主个性仁慈，深知以後若要杀人放火，绝不能让她知晓，免得碍手碍脚，徒增困扰。

第五卷 西出阳关 第二章 西出梁山第一人

又过数日，朔风大起，气候转为严寒，一众宫女太监都穿起皮裘，众军士虽也添加衣物，但身上的铁甲却结了一层薄薄的寒霜，倍觉辛苦。

自出事以来，秦仲海加倍小心，他听从卢云建议，调出五百兵士，分为百支小队，每五人一队，半里一支，散布中军前後左右，一遇有事，便举狼烟为号，果然此法一用，大小情事都不脱中军掌握，路上甚是平静。

这日行到一处地方，忽见远远一座高山，甚是雄伟壮阔，云雾缭绕中颇有孤高之感，秦仲海坐在马上，提鞭指去，问道：“这却是什麽山峰，居然生得这般险峻？”

一旁薛奴儿冷笑道：“连这个也不知道，亏你还是朝廷的游击将军。”

秦仲海哈哈笑道：“薛副总管若是知道，便就爽快说了，我向来『不知便是不知』，从不装模作样。”薛奴儿嘴上占了便宜，心下甚是爽利，笑道：“既然你自承愚蠢，我这便告诉你吧！这山不是别处，正是昔年大名鼎鼎的『怒苍山』！”

秦仲海听了“怒苍山”叁个字，不免心下一惊，说道：“此处便是昔年聚兵叁万馀人，与朝廷大战一场的怒苍山吗？”

薛奴儿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那还有假吗？当年诛灭匪寇，我也立过汗马功劳，这座山便是化成了灰，咱家也认得。”

秦仲海抬头望去，只见山顶彷佛还有些房舍，忍不住惊道：“难不成这山上还有匪徒聚集？要是他们在此设下伏击，我们岂不糟糕？”

薛奴儿笑道：“怒苍山早已给朝廷剿灭了，馀下的人死的死，散的散，二十年前便成了一处废墟，还有什麽好怕的？”

众人说话间，忽见远处举起狼烟，卢云忙道：“前头出事了，我们这就去瞧瞧！”秦仲海颔首道：“我也过去看看。”便请何大人坐镇中军，守卫公主，两人快马加鞭，一同前去察看。

两人飞马向前，过不多时，便见手下几名兵卒躲在一处山坳，不住探头往外看去，卢云与秦仲海二人翻身下马，急急向前走去，一名小兵慌忙来见，低声道：“前头有一群模样奇怪的江湖人士，正自聚集在一处破庙前面，不知所欲为何，我们怕这些人别有意图，便请人回报将军。”

秦仲海微一颔首，也探头去看，却见远处有一座破庙，看来年久失修，已然破败至极，那庙旁却围着四名男女，在庙门附近来回走动，不知在做些什麽。

秦仲海道：“我下去瞧瞧，一会儿便上来，卢兄弟你在这接应着。”

卢云答应了，秦仲海便飞身下去，他低着身子，往前奔了百来尺，跟着隐在一处山石後头。卢云见他身法奇快，心道：“秦将军的武功深不可测，号称『火贪一刀』，却从没听过他的师承来历，不知他是什麽门派出身？”

秦仲海藏好行踪，探出头去，只见一名女子俏生生地站着，约莫叁十来岁年纪，此女容貌甚是娇，但满脸愁容，不知有什麽天大的伤心事，居然神情哀痛如斯。

秦仲海转头看去，只见另叁人长相奇异，一人长得白白净净，原本该是个美男子，谁知两颗门牙却突了出来，看来活像只兔子；另一人身材肥矮，头颈甚短，身躯却甚庞大，有如一只乌龟一般；最後一人身材异常高大，一张长脸灰黝黝的甚是怕人，两只小眼向上斜起，鼻孔却又朝天仰起，直如蛮牛般的长相。

秦仲海寻思道："这些人外貌诡异，个个怪里怪气的，却不知是什麽来历？此处是当年怒苍山的本寨，莫非有江湖人物在此约会聚集，那可大事不妙。"

正想间，忽听那女子叫道："项老啊！你再不出这个庙门，却要我们几个如何是好？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山寨荒芜下去麽？你快出来主持大局啊！"一旁那兔子般长相的男子叫道："是啊！你就忍心看我们自生自灭吗？你快快出来啦！"

秦仲海心中一奇，想道："原来这几人与怒苍山有关。听薛奴儿说起，这山寨不是荒废了二十年麽，怎地还有残党？真是怪的可以。"当下专心观看，要把事情查个明白。

过了良久，那庙中却无人说话回答，良久良久，仍是寂静无声。

秦仲海暗想道："若有人伏在庙里，却怎地无人回答？莫非这些人故弄玄虚？"正看之间，那乌龟也似的男子大声道："你再不出来，我便要进去了！"说着便往庙门冲去。

那人脚步奔出，身子甫触大门，忽地莫名其妙的往後一摔，连翻了几个斗。秦仲海大吃一惊，方虽只一瞬间，但他已见到庙中飞出一枚小小石子，猛往那乌龟也似的男子身上打去，登时便把他震飞出去，这份内劲实在非同小可，只看得秦仲海暗暗心惊。

那女子怒道："不出来便不出来，你这样打陶老四是什麽意思？连兄弟义气也不顾了吗？"

一旁那兔子也似的男子大叫一声，只见他高高跳起，直直往屋顶跃去，轻功竟是不弱。忽然间，庙中又是一枚石子飞出，那兔子也似的男子连忙伸手挡格，但手掌一触飞石，全身如中电击，赫然从半空中摔了下来，跌了个狗吃屎。

那乌龟也似的男子喝道："小兔儿，咱们一起上！"那小兔儿大叫一声，两人一齐冲向前去，忽地庙中又飞出两枚石子，打中了他们的脚踝，两人啊地一声，扑地倒了，口中哼哼哎哎，半天爬不起来。

秦仲海心道："庙中之人的武功甚是高明，只怕胜过这两人百倍。看这人的武艺，倘若真要杀人，一出手便要了他们的性命。"

眼看同伴良久站不起身，那铁牛般的汉子发出呜呜的吼声，似乎甚是愤怒，只见他大踏步的向前走去，神态武勇，竟是丝毫不怕。秦

仲海见他脚步沈稳，下盘扎实，心道：“此人外门工夫练得极是道地，绝非方那两人可比，不知庙里那人要如何应付？”

只见那铁牛般的汉子伸手推门，便要闯入，忽然又是一块小石子飞来，往那人身上撞去，那人呜哇一声大叫，胸膛往前鼓起，硬生生地接下那枚飞石，只听碰地一声，如击大鼓，那铁牛却只喘息片刻，便又伸手推门，看来他定是练有“金钟罩”、“铁布衫”之类的外门硬功，不然要如何挡下飞石上所附的雄浑内劲？

听得“嘎”地一声，那门已给推开一缝，秦仲海心下好奇，想看看是什麽人躲在庙里，便在此时，又见一块飞石掷来，这次掷来的小石力道雄强，激起的风声劲急无比，显然其中所蕴的内力远非方几枚飞石可比，秦仲海心道：“这下可要糟糕了，倘若这铁牛硬要抵挡，只怕当场便会毕命。”

那飞石快速而去，铁牛却浑然不挡不避，只是高高地挺起胸膛，简直把命横了出去，只听飞石声响甚急，只要撞上铁牛的胸口，定是开膛破腹的大祸。

忽然那铁牛往旁跌开，秦仲海定睛看去，却是那女子出手相救。只见她用力往铁牛身上撞去，已将他推开了数尺，那飞石扑了个空，直冲出去，猛地撞在秦仲海身旁的大石上，只听啪地一声轻响，霎时石屑纷飞，溅到了秦仲海脸上，火辣辣地煞是疼痛。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寻思道：“好厉害！这人的手劲很有些门道，足与少林寺的硬功相较。”

秦仲海正自惊叹，忽听那女子放声大哭，胸顿足，哀伤不能自己。那女子哭道：“我的命怎麽这般苦啊！我丈夫二十年来下落不明，自己的亲兄弟又战死在沙场之上，二十年来我已年华老去，大仇却始终不能报，老友却还凉薄至此，这要我如何是好？”她越哭越是伤心，一旁那铁牛甚是焦急，口中不住发出呜呜的声音，似乎想要劝解什麽，但却说不出话来。秦仲海心下领悟，才知那铁牛是个哑巴。

陡地那女子大叫一声，手上已然多出一柄匕首，她惨然道：“本想靠着昔年的老友，也许报仇雪恨还有一线希望，谁知道他竟然无情无义，连自己的兄弟也要杀……呜……呜……我生不如死，不如今日就一了百了吧！”说着便往自己心口插落，手法快绝。铁牛虽在一旁，也是阻拦不及。那乌龟般的人大哭道：“大姊不要啊！”却为时已晚。

忽听庙中之人一声叹息，一枚飞石射了出来，猛地击中那女子的手腕，那女子手一麻，匕首掉落在地，她凤眼圆睁，怒道：“你既不出来相助，也不许我死，到底想干什麽？”

庙中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，说道：“二十年了，唉……你们这些人年年都来烦我，到底想要做什麽？”那小兔儿与乌龟般的男子大声欢呼，都笑道：“他开口了！项老总算开口了！”

那女子却殊无笑意，厉声道：“你说我这二十年来在此搅和，那麽你呢？你二十年来伏在这破庙里，像那缩头乌龟一般，又是想干什麽！”

庙中那声音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我是身不由己，莫要怪我。”那女子大声道：“你身不由己？天下又有几人能够由得自己了？你只要一日缩头不出，我就每日都来烦你！”

那人低声道：“别再扰我，於人於己都没有好处的。”言语中似有无限伤心，无尽的难言之隐。

那女子叫道：“我懂了，你是不是给人囚禁在这里？我帮你打破庙门，一起讨回公道，怎麽样！”

她浑然忘记庙中之人武功远胜自己，若有人能将自己的老友囚禁在此，武功必然出神入化，凭她几人有限的武艺，又岂能是人家的对手？

那人叹道：“别说了，快快去吧！我此番开口说话，已然犯了忌讳，你们快走吧！”

那女子叫道：“什麽忌讳？凭你的武功，还怕什麽忌讳？”

忽听一个声音笑道：“既然是忌讳，那就不得不叫人怕，否则也不叫忌讳了！”那声音尖锐，颇有不男不女的味道。众人回过头来，喝道：“什麽人？”

只见一人足不沾地，如鬼魅般飘来，脸上擦着重重的白粉，唇上却又涂得红亮，看来妖异无比。秦仲海陡地心惊，暗道：“怎地这『花妖』也跑到这里来了？他与这些人相识不成？”

来人果是东厂的副总管，人称“花妖”的薛奴儿。

只听薛奴儿嘿嘿冷笑，对着庙门说道：“项天寿，没想到你真的一诺千金，二十年来一直待在这座小庙里，无愧是当年『大勇堂』的堂

主啊。”听他这般说话，真是认得庙中之人。秦仲海寻思道：“原来那人叫做项天寿，怎地还与薛奴儿相识？不知两人以前有什麽过节？”

那庙中之人听了问话，却只嘿地一声，便即沈默。

薛奴儿见那项天寿不敢回话，登时哈哈大笑，往那几名男女一指，尖声道：“你们这几个又是什麽来历？为何在这里哭闹不休？”

那女子大声道：“你又是什麽人？凭你也敢在这儿发号施令？”

薛奴儿嗤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咱家面前，没有什麽不敢的事。”

那女子怒道：“大胆！你可知此处是何地方！”她见薛奴儿说话蛮横狂妄，也动了真怒。

薛奴儿听了这话，猛地尖声大笑，其状直如夜枭，他笑道：“这里是什麽地方？不就是什麽『怒苍山』的总舵麽？不过是破铜烂铁一样的废墟，却嚷嚷什麽？便是『白沙帮』、『五毒门』的总坛，也比这鬼地方称头多了。”

那“白沙帮”与“五毒门”都是江湖上第叁流的小门派，薛奴儿言下之意，却是轻视贬抑“怒苍山”已极。

小兔儿涨红了脸，大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不许你污辱我们怒苍山！”

薛奴儿双眉斜起，咦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怒苍山？”他侧着头打量那小兔子几眼，道：“听你这般说，你与怒苍山有些渊源罗？”

小兔儿朗声道：“没错！昔日怒苍山排设宴席的就是我！人称『小兔儿』哈不二便是！”

薛奴儿笑得直打跌，说道：“听你说得认真，咱家还以为你是何方神圣，原来不过是只烧饭厨子。有啥好夸口的？”

小兔儿气愤至极，怒道：“你可以小看我哈不二，可决不能轻辱咱们怒苍山！”

薛奴儿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口口声声地说咱们怒苍山，敢情这几只都是怒苍山的人马了？”

小兔儿大声道：“没错！”神态甚是骄傲，似乎颇以自己的出身为荣。

他还待要说，忽听庙里那人道：“哈兄弟，不要和他罗唆，你们快快走吧。”

薛奴儿哼地一声，冷笑道：“项天寿啊项天寿，当年有胆子造反，现下却怎地胆小怕事起来了？我看怒苍山里全都是些不中用的废物！”

那乌龟也似的男子跳了起来，怒喝道：“你这人说话好生狂妄！我今日便告诉你这不男不女的老妖怪，你老子便是怒苍山监造酒醋的『金毛龟』陶清！你可给记好了！”

薛奴儿哦地一声，笑道：“看来喝酒划拳之类的勾当，你这人的本领定是大得紧了。那铁牛般的汉子，却又是什麽人？”

金毛龟昂然道：“说出来可别吓坏你啦！我大哥便是怒苍山里打造军器铁甲的第一好手，咱们『铁牛儿』欧阳勇欧阳大哥！”那铁牛呜哇一声大吼，颇振声势。

薛奴儿忍俊不禁，噗嗤一声，登时笑了出来，他笑道：“一个厨师，一个酒保，一个铁匠，怒苍山就剩下你们这几个废物吗？”

却听那女子冷冷地道：“不管你是什麽来头，既然来到怒苍山脚下，就不容你这般污辱人！否则休怪我们下手不容情！”

薛奴儿脸上青气一闪，狞笑道：“这女子好大的口气，却又是什麽来头了？却是山寨里陪酒的，还是卖唱的啊？”跟着耻笑连连，神态轻蔑之极。

小兔儿冲上前来，大声道：“你休得胡言乱语！我告诉你吧，咱们大姊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镇守五关的『红粉麒麟』言二娘！你嘴里最好放尊重点！”

薛奴儿长眉一挑，轻轻地咦了一声，这怒苍山昔年有“内叁堂”、“外五关”，镇守外五关的将领通称“镇关小彪将”，看来这“红粉麒麟”颇有来历，绝非其他人可比。

薛奴儿颔首道：“原来你是『镇关小彪将』之一，其他的几个兄弟呢？怎麽没瞧见半个人影？”言二娘听得此言，眼眶儿忽地红了。薛奴儿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敢情一个个都战死了吧？只留下你们这几只不成气候的孤魂野鬼，在这儿丢人现眼、露丑卖乖！”

这几句话虽然难听，但言二娘听了却没动气，她悄悄地低下头去，脸上泪珠滚滚而下，显然此言触动了她的心事。其馀几人也是红

了眼，尽皆泪下。

秦仲海远远看去，见了这女子伤心欲绝的模样，想起她自承丈夫下落不明，兄长又战死沙场，看来这俏生生的弱女子二十年来必是辛苦倍尝。秦仲海心中一动，心下忽起怜悯之感。

眼见其余几个弟兄放声大哭，其状甚哀，言二娘率先抹去泪水，恢复了女中豪杰的神态，厉声说道："你休得猖狂，倘若本山五虎上将任一在此，定会将你斩成两截，让你知道厉害！"

薛奴儿耻笑道：﹁口说无凭，快弄几个来和咱家过过招吧。还是要朝阴间招魂做法，把他们的尸首弄上阵啊？哈哈！哈哈！咱家可杀不了死人哪！﹂言二娘尖叫一声，怒道：﹁告诉你吧！我言二娘便算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也要为兄弟们报仇雪耻！今生今世，如不杀光朝廷里的卑鄙小人，便是死也不瞑目！"

薛奴儿咦地一声，说道："你要杀光朝廷的卑鄙小人？听你这么说来，这些年你们这些残兵败将依旧死性不改，还是在跟朝廷作对造反嘛！"

小兔儿哼了一声，说道："没错！我们只要见到贪官污吏，一定下手把他除去！倘若遇到朝廷重要的人物出巡，那更是绝不放过！"秦仲海恍然大悟：﹁好啊！暗杀公主的刺客便是他们！﹂那时动手的人有三男一女，看来便是眼前这几人了。

薛奴儿听了这话，登也察觉有异，他两条细细的眉毛缓缓挑起，森然道："那日有人暗杀公主，却原来是你们这几只孤魂野鬼干的好事？是也不是！"

小兔儿见了他阴森的面目，一时不敢接口，只回头看著言二娘，却听"红粉麒麟"大声道："没错，下手的就是我们！这贼皇帝一家子都是假仁假义的无耻之徒，人人皆可杀之！只恨我学艺未精，没能将这欺世盗名的公主杀死！"她坦承其事，那是把性命豁出去了。

庙中那人听了此言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似想劝谏什么，却又欲言又止。

秦仲海寻思道："想不到真是这几人下手暗杀公主，却不知他们与朝廷有何深仇，居然会怨恨到这个地步？"他望著言二娘等人，心下虽然不忍，但已是不能不出手擒拿他们了。

只见薛奴儿摇头连连，道："你们这些贼子非但大逆不道，尚且无知可笑。你们要杀朝廷的要紧人物，何不去杀奸臣江充？那人是个万死莫赎的无耻败类，早该死了，却为何找一个无关紧要的公主开刀？真是毫无见识！"他这番话理直气壮，连秦仲海听了也暗自点头。只是薛奴儿却忘了自己也是出身歪邪，东厂的名声不见得比江充来得高明，乃是朝廷里两大罪恶渊薮。只是谁喜欢自认十恶不赦？世人每每以为自己站在道理正义的一方，却总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滔滔罪孽，薛奴儿这个大魔头自也不例外了。

只听言二娘哼了一声，说道："先杀後杀都是杀，江充也好，公主也好，反正我一个也不会放过！"这几句话听来怨毒至深，众人都是毛骨悚然。

薛奴儿冷笑连连，霎时杀机已动。他原不打算与这些人动手，但既然这几名男女曾下手暗杀公主，那是决计不能留活口，以免後患无穷。他冷笑道："杀啊杀啊！死婆娘，你自己已然命在旦夕，怎么还有心思在那里说嘴？咱家看你们几个一起上吧，省得还要一个个追杀，那多累人哪！"

言二娘怒道："你好狂妄！"跟著手上白光一晃，一柄飞镖对著薛奴儿射去。

薛奴儿呵呵一笑，说道："就这点东西么？怒苍山真没人才了。"忽然青光闪耀，霸气绝伦的"天外金轮"随即飞出，两件暗器半空相遇，言二娘的飞镖立时给切成两折，落在地下，那金轮势道不缓，仍朝她脸上飞去，眼看锋锐已极的边缘便要割伤她的脸蛋，那庙中登地飞出一枚小石子，撞在那金轮上，将之震了回去。薛奴儿伸手接住，一股大力传来，只觉胸口一热，往後退开一步。

那庙中男子叹了口气，道："薛副总管，我们怒苍山只剩下这几个不成气候的弟兄，看在我二十年来信守诺言的份上，你便饶过他们吧。"

薛奴儿冷冷地道："你要咱家饶过他们？日後这些人又去骚扰公主，上头怪罪下来，那时却有谁来饶过咱家啊？"

庙中那人一声长叹，不知如何劝解。薛奴儿道："原本咱家看在你一诺千金的份上，不想再为难这些小朋友，只是他们不知悔改，仍是满口大逆不道的言语，那可是自找死路，却怪不得咱家！"

庙中那人大急，忙道：“二娘，你一个女人家是斗不过朝廷的，你发个誓，就说以後安分守己，不再做反逆之事了。”

言二娘怒道：“你们两人不必在那里唱双簧！我言二娘岂是受人相饶的人物！我一日不杀奸臣，一日不能痛快。”说著朝薛奴儿一指，叫阵道：“你要有种的，便上来决一死战，死也好，活也罢，大家痛痛快快的杀上一场！”

其余几人热血上涌，纷纷掏出兵刃，大声道：“大夥儿决一死战！死後流芳万古！”

薛奴儿摇头道：“不自量力的一群妄人，项天寿，不是咱家不给你面子，你这几个弟兄一昧求死，怪我不得了！”

庙中那人慌道：“二娘你快快走吧，薛奴儿手段毒辣，你们决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言二娘厉声道：“我们便是战死此处，也不要你来收尸，你好好龟缩在那鬼庙里，度你的下半生吧！”说著向薛奴儿道：“阁下不必留情，这就动手吧！”

薛奴儿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当年这么蠢，想不到二十年後还是一般蠢，真不知你们这些人脑袋里装的是什么？”他脸上带著一抹兴奋神色，轻轻转动手上的金轮，随时都能暴起伤人，言二娘等人已有必死决心，毫不退让。

薛奴儿正要动手，却听一人说道：“公公且慢出手，却让我来会会他们如何？”众人细看过去，只见一人从大石後转身出来，正是秦仲海。

薛奴儿呸了一声，骂道：“你想捡现成的吗？”

秦仲海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公主交代过，这几人万万不能杀却，她要亲自加以审问。我怕公公武功太过厉害，一出手便把他们杀个尸横就地，到时咱们如何对上面交代？”

薛奴儿听他奉承自己，心中暖暖的很是受用，他尖声笑道：“好吧！就让你的『火贪一刀』试试威力吧！也让公公开开眼界。”

原来秦仲海不忍这几人命丧薛奴儿手下，那庙中之人又不愿出来相救，只好亲自下场，他决意将这几人擒下，一来见他们个个义气凛

然，实在不忍杀却，只想留下他们性命，日後劝降；二来他对怒苍山也甚好奇，便想从这些人口中探知一二。

秦仲海走下场中，环伺众人，拱手说道：“在下辽东游击秦仲海，这厢有礼了。”

言二娘见他英雄气概，虎背熊腰，倒不似奸佞小人的模样，又听他说话有礼，心中多了几分好感，便道：“这里没你的事，我们只要会会那死太监，请将军退开。”

秦仲海摇了摇头，拔刀出鞘，说道：“娘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在下乃是朝廷命官，职责所在，不得不请诸位一同回去，这就请赐招吧！”

言二娘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想要生擒我们，只怕没那么容易吧！”

秦仲海道：“在下见各位一身好本领，却如何做那反逆叛国之事？秦某只想请各位回营一叙，绝无加害之意。日後诸位若能答应归顺朝廷，公主仁厚，我敢担保各位一身富贵功名，如此可好？”

言二娘正待要说，却见那小兔儿大叫一声，喝道：“朝廷鹰爪，无耻下流，休得再那里哄骗！”说著举起一柄链子枪，便往秦仲海上三路攻去，一旁“金毛龟”也不遑多让，扛起双斧，猛往地下一滚，朝他下三路砍去。这两人招式配合的紧密无比，一攻上路，一袭下盘，彷佛一套习练有素的阵法。

陡地狂风扫来，一道火龙也似的红光闪过，小兔儿与金毛龟大叫一声，只觉脸上身上火烫烫的，跟著一股大力撞向手上兵刃，两人身不由主，咕溜溜地滚了出来。霎时之间，他二人的兵刃已然折断，身上衣衫焦黑，都是一脸的狼狈。

言二娘转头看去，只见秦仲海手挺钢刀，斜身弯腰，全身运满功劲，一动不动。

言二娘惊道：“这就是『火贪一刀』么？”薛奴儿心下骇然，暗道：“这人好霸道的武功，以前只听说此人打仗了得，没想到手上功夫也这般精到。”

秦仲海的武功甚是奇特，全然不同於中土武林的招式，他的师父是江湖上使剑的大名家，曾经威震中原十余载，谁知某次与人交手，

竟然被人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他狂怒之余，弃剑从刀，遂自创一套奇异刀法，号为“火贪一刀”，将之传给秦仲海。

秦仲海当时年幼，不明“火贪一刀”四字之意，遂问其师，得回几字教诲：“侵掠如火，舐血成贪，杀人何用第二刀？”足见此套刀法的霸气。

那庙中之人武功高出余人甚多，早看出秦仲海所出的那刀意不在伤人，否则他那两个兄弟早已身首异处，性命不在了。他心下感激，便道：“这位将军，多承你刀下留情，饶过我两位兄弟的性命。”

秦仲海拱手道：“不敢。在下勉强占了一招半式的上风，纯粹运气。”

那人道：“将军刀法出类拔萃，不似凡间之物，这等武功，少林武当都是没有的，不知阁下师承何处？”那人身处破庙，却对秦仲海的武功如此好奇，薛奴儿看在眼里，不禁冷笑连连，道：“项天寿，你自顾不暇了，还有空管人家的闲事？”

秦仲海却不敢失了敬意，只拱手道：“前辈垂询，不敢有瞒，但家师谆谆告诫，命我不得与外人提起他的姓名，还请见谅。”原来秦仲海的师父脾气怪异，早教诲秦仲海不可泄漏师承来历，此时他身在是非之地，更是加倍提防，一个字儿也不露。

庙中之人听他口风甚紧，便只“哦”地一声，似想说些什么，但既然秦仲海不愿明说，料知多问无益，便也不再言语了。

只见小兔儿从地下爬起，对秦仲海叫道：“死狗官！你别得意洋洋的！告诉你吧，胜负还没分呢！”

秦仲海摇头道：“这位朋友，千万别为难自己，跟我回去吧！”

小兔儿怒道：“我们怒苍山只有战死的弟兄，没有投降的无耻败类！”他兵刃已折，便抡起拳头，猛往秦仲海挥去。

秦仲海眉头紧皱，心道：“这只兔子不知好歹，非给他点苦头吃不可。”他将钢刀插回腰间，轻轻一掌打去，内力所及，已然拢住了小兔儿全身要害，小兔儿兀自拼命，叫道：“我和你同归於尽！”秦仲海掌力一吐，小兔儿只觉胸口一闷，脚下踉跄，穴道立刻被点中，摔倒在地。

金毛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大声叫道：“放开我兄弟！”说话间冲向前来，秦仲海伸手一招，却是擒拿手的架式，金毛龟不识厉害，一脚踢去，却给秦仲海抓住脚踝，跟著把他身子重重往下一摔，脚尖一踢，已然点中他腰间的穴道。

秦仲海有意收服这几人，不愿伤了他们的自尊，当下连连拱手，说道：“承让，承让！在下绝无恶意，还请诸位不要见怪。”

薛奴儿说话一向尖酸，便朗声笑道：“好厉害的武功，好脓包的贼子，哈哈！哈哈！真是闹剧一出啊！”说著放声大笑，神态轻蔑之至。

言二娘又惊又怒，正要动手救人，那“铁牛儿”欧阳勇却已抢先一步，只听他大吼一声，举掌挥去，势道雄浑，绝非小兔儿之流可比。

秦仲海见过此人与卢云对掌，知道他力气奇大，不能与之硬拼，当下双掌轻飘飘地拂出，有如武当山的“绵掌”功夫。

薛奴儿见了这招，忍不住心下一奇，寻思道：“这秦仲海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怎么武功这般驳杂？”他虽与秦仲海相识，此时却是第一次见他与人放对，想不到武功竟如此渊博，心下不禁好奇。

欧阳勇蒲扇般的大手拍下，猛与秦仲海的手掌相触，却觉他手中空荡荡地，全然没有气力，此时欧阳勇正以一身刚猛力量硬拼秦仲海，却找不到受力之处，一时用力过猛，便即向前倒下。这便如同一名大力士使尽吃奶气力，却去举一只轻飘飘的羽毛，如何不摔得人仰马翻？

这道理与武当山“以柔克刚”的功夫全然相同，都是借力打力的法子。

欧阳勇力气使空，身子往前扑倒，秦仲海见机不可失，连忙伸手出去，往他背上穴道点下。欧阳勇“呜哇”一声牛吼，不甘就此被俘，虽然身体向下跌去，却不顾一切地往後挥出一肘，猛朝秦仲海胸口打去。

秦仲海心道：“我得赶紧把这人擒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否则等薛奴儿那斯插手，这些人只怕性命不保。”他不愿多加拖延，当下运气在胸，喝地一声吐气，接下欧阳勇刚猛无畴的铁肘，只听得“碰”地大响，秦仲海身体一晃，脸色忽地潮红，似要滴出血来，但他天生神

武，此刻虽然吃亏，但手指却不稍缓，反而加劲点下，霎时点中欧阳勇背上穴道，将他制服在地。

秦仲海胸口烦恶，气血翻腾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欧阳勇这肘确实刚猛，打得他烦闷欲呕，良久不能宁定，他尚未调匀气息，只见言二娘已然踏步走出，狠狠地盯著自己，便要上前挑战。

秦仲海见她眼神满是怨恨，心下苦笑，寻思道："我这是何苦来哉？老子挨了这肘，无非是想救这些人一命，结果非但没人感激，还要受人怨恨，真是犯贱得可以了。"

薛奴儿见他满脸血红，似已受了内伤，当下幸灾乐祸地笑道："这肘可不轻哪，却不知秦将军还成么？可要我下场相助？"

秦仲海怕他一出手便杀了言二娘，摇头道："多谢副总管好意，在下还使得。"

忽然山坳中跃下一人，往众人奔来，正是卢云，先前他未得秦仲海指示，遂只不动声色，冷观众人相斗，待见秦仲海胸口中招，恐怕情势不妙，便赶来助拳。

卢云走到秦仲海身旁，低声道："将军还好么？可曾受了内伤？"说著伸手过去，握住了他的手掌，将一股温和的内力送了过去。这内力如冬日朝阳，又如暖和春风，温暖精湛，泊然纯正，瞬间便解开秦仲海胸口郁闷。

秦仲海向卢云一笑，以示谢意，心道："卢兄弟不过三十不到的岁数，内力却练到这个田地，倒真个是武林异数，想来这人的来历也是个谜。"

他藉著卢云传来的内力，瞬间便已调匀气息，胸口烦恶之气大减，便道："卢兄弟，你先退开一步。"卢云低声道："将军千万小心。"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当即走下场中，朗声对言二娘道："这位女侠，你手下三名弟兄已然被我制住，这就请你赐招吧！"

卢云深怕秦仲海身上带伤，便在一旁掠阵，只要情势一坏，他便要上前出手。

言二娘转头看去，此时小兔儿、金毛龟、欧阳勇等人都已被擒，兀自在地下扭动，薛奴儿、秦仲海、卢云分占三方，已将自己包围，

她细看这三人的脚步架式，都是武功高强之士，非比寻常人物。想来此刻情势凶险，只怕自己也是难以逃脱。

小兔儿见状况危急，深怕言二娘也被擒住，急忙叫道：“言姊姊快走！别管我们！”欧阳勇也是哇呜呜地喊叫，口中虽不能言语，脸上神情却焦急无比，自也希望言二娘走脱。

言二娘见了他们的模样，陡地心中震汤，想起了生平往事。她心下暗暗悲苦，想道：“二十年前也是这样，那时大家都叫我走，他们却一个个都死了……只留我一人在世上受苦受难……我……我好难受……”她神思恍惚，忽又想到下落不明的丈夫，心中更是大恸，此际三大高手虽已合围，泪水仍已盈眶。

秦仲海如何知道她心中痛苦，见她兀自发呆，便催促道：“请阁下出招吧！”

言二娘听了他低沈的声音，心下一惊，抬头起来，见到秦仲海正自举刀对著自己，好似奇怪於自己的失态。她连忙定了定神，深深吸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将军久等了。”

秦仲海不愿失礼，立刀摆了个门户，拱手道：“秦某谨接女侠高招。”

言二娘轻轻点头，从怀中拿出一枚飞镖，那镖窄扁细薄，仅有小指长短，比寻常的匕首还轻薄许多，开锋处雪亮锐利，上头蓝森森地喂满毒药，显然是极厉害的暗器。

言二娘举起飞镖，忽地往半空一丢，秦仲海心下一奇，不知她所欲为何，只见言二娘又拿出第二枚飞镖，也自丢上半空，另一只手却接住原先丢出的那只飞镖，如耍魔术般的在镖柄一托，将之掷回半空。

却见她手脚越来越快，第三枚、第四枚不住掷出，怀中好似藏著无数飞镖，直是无止无尽。她一枚枚飞镖掷出，转瞬间上百枚飞镖在她手中上下跳跃，竟都飞舞在天，每当其中一枚飞镖力尽，她便又在底下一托，那飞镖便又重行飞上。

须臾间，言二娘身周已全是飞舞不定的飞镖，密密麻麻的不知有几百枚，有如一大群蜜蜂围绕在她身边飞舞。她两手飘动，快得叫人看也看不清了。

薛奴儿心下暗赞：“这『红粉麒麟』果然有些门道。若非如此，当年看守五关的小彪将个个武艺高强，言二娘一个女流之辈，如何与他们平起平坐？”

猛听言二娘嗤地一声，喝道：“看镖！”一枚飞镖从中疾射而出，猛朝秦仲海飞去，秦仲海见那枚飞镖喂满剧毒，不敢怠慢，连忙举起手上钢刀，猛地挡去，只听当地一声，那飞镖已然被他斩成两截。

言二娘叫道：“好俊的刀法！再试试我这招！”话声未毕，两枚飞镖狂射而来，势头更快上许多，秦仲海不待暗器近身，他凝目看清暗器来路，手中钢刀便即劈出，只见刀光一闪，又将来袭的两枚飞镖斩落。

言二娘却不气馁，猛地又是两枚射来，秦仲海眉头一皱，寻思道：“这般打下去，却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，我且想个法子把她一举擒下。”

眼看那两枚飞镖已然飞近，秦仲海正要举刀砍落，却见白光一闪，後头竟又射来两枚飞镖。这两镖後发先至，居然快过前两枚飞镖，赫然飞到了秦仲海胸前。

秦仲海一惊，原来前两枚镖乃是诱敌之用，趁著敌人击打之时，後两枚镖却後发先至，只要敌人看不破这个计谋，必然为之所伤，看来“红粉麒麟”的暗器功夫玄妙神奇，工於心计，实在是一等一的好手名家。秦仲海不敢大意，将钢刀舞得密不透风，泼水不入，只听几声连续不断的轻响，这才挡下四枚前後来袭的飞镖。

言二娘赞道：“好一个游击将军，居然挡得下我的『四巧燕子』！”说著纤手一挥，叫道：“且看你怎么破我的『七星聚会』！”七枚飞镖如闪电般的朝秦仲海射来，迅疾无比。

秦仲海细看那七枚飞镖的路径，只见七镖分为两前五後，分打自己上中下三路，他心下大惊，倘若挡开前两枚飞镖，後五枚便会趁隙而入，实在不知要如何抵挡，慌乱间急忙解下头盔，使劲往那几枚飞镖扔去，只听当当几声响过，已然挡下其中四枚，但仍有三枚朝自己飞来。秦仲海挥刀挡去，又击落了两枚，但最後一枚飞镖却已到眼前，实在挡无可挡，秦仲海急忙往地下一滚，这才躲开紧追而至的最後一镖，那镖插在他脸颊之旁，端的是凶险至极。

言二娘见他狼狈，却不追击，说道：“这位将军小心了，我这『七星聚会』一过，跟著便是『十三太保』、『十八罗汉』两招，你可准备好了。”

言二娘一身的武艺全在暗器上，她苦练飞镖有成，当年更是以一招﹁十三太保﹂打遍武林好手，端的是厉害至极，眼看七枚飞镖已然难挡，若要十三枚、十八枚同来，却不知要如何抵挡，秦仲海听了说话，只是嘿嘿乾笑，神色颇为难看。

薛奴儿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上回丢了只头盔出来，这次只怕连鞋袜裤子也要用上了。”

卢云见他幸灾乐祸，心中有气，怒目便往薛奴儿看去。

薛奴儿见卢云怒气冲冲，双手一摊，笑道：“公公我可没说错啊，模样难看总比叫人杀死得好，好死不如赖活嘛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秦仲海脸色凝重，知道对方的暗器实在了得，自己站在远处，那是挨打不还手的局面，他寻思道：“眼下是个必败之局，我需得逼近她身前三尺，方有取胜可能。”当下大吼一声，猛往言二娘身前奔去，这下转守为攻，行的是九死一生的险招。

言二娘摇头道：“没用的。”跟著白光一闪，十枚飞镖同时射来，暗器路径已然罩住秦仲海周身四处，眼看是个无处可躲的局面。秦仲海虎吼一声，飞身跃起，十枚飞镖便从脚下飞过。谁知言二娘已然算定他闪避的路线，双手一送，又是三枚飞镖射来，这三枚镖後发先至，猛朝秦仲海上中下三路射去，正是所谓“十三太保”。

秦仲海人在半空，无法闪躲，只得拔刀在手，当当两声过去，已经连著挡开了两枚飞镖，但後头那枚来得实在太快，直往他喉头射去，他大吃一惊，急忙低下头去，陡地张嘴咬去，竟将那枚飞镖咬住，猛力传来，只震得他满口牙齿隐隐生疼。

一旁卢云见他这招大是行险，忍不住啊地一声惊呼。薛奴儿笑道：“好一招狗咬吕洞宾啊！秦将军果然高明！”卢云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人怎么如此无聊，大家都是为公主办事，也算共事一场，你却如此讥讽於人！”

薛奴儿自知理亏，不愿答腔，迳自笑吟吟地看著秦仲海。

秦仲海吐出钢镖，面色惨澹，不知是否要上前抢攻，言二娘却不容他喘息，双手连挥，说道：“小心了，十八罗汉来了！”一十八枚飞镖射来，秦仲海凝目望去，见飞镖来势快绝，正要举刀挡格，那十来枚飞镖却歪歪斜斜，竟朝地下落去，准头甚差，只落到秦仲海身周左右。

秦仲海心下正自疑惑，不知言二娘有何计谋，忽见那十来枚飞镖往地下散落的石堆一碰，竟都反弹飞起，猛朝秦仲海身上射来，一时之间，却见前後左右、四面八方都是暗器。

原来这招已然算定秦仲海身边地形，藉著暗器撞在地下的反弹力道，以之攻敌，颇有出其不意的威力。秦仲海见避无可避，挡无可挡，心道：“说不得了，我再不使出绝招救命，如何得了？”

霎时大吼一声，举刀狂挥，一条火龙疾驰而过，众人眼前一亮，只见秦仲海刀上燃起一团熊熊的火光，火焰燃烧半空，那十来枚飞镖已然落在地下。

言二娘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这是什么邪门武功？”

秦仲海挺起钢刀，说道：“这招称作『贪火奔腾』，乃是吾师所授绝技，已至火贪刀第七重功力。”他话声甫毕，喝道：“小心了！”便即拔足直冲，直向言二娘身前奔来。

言二娘见他高举钢刀，满面狰狞，忍不住心下暗惊，双手一招，她身周无数飞镖忽地转向，全往秦仲海身上射去，言二娘叫道：“我这招叫做『万马奔腾』，却看你如何接招？”这下钢镖飞来，有如蜂群来袭，密密麻麻，令人心生惧怕，再加事出突然，距离又近，却要秦仲海如何抵挡?

卢云大叫道：“秦将军！快退开！”声音惊慌，就怕秦仲海难以自救。那薛奴儿却掩嘴偷笑，他对秦仲海殊无好感，此人若是死了，虽说出关和番会有些不便，但能见此人被杀，乱镖钉死在地，那份痛快还是有的。

此时万镖飞至，眼看秦仲海便要死得惨不堪言，卢云大声叫道：“快点躲开啊！”跟著便要飞身抢出，但其时已晚，无数飞镖已然射向秦仲海。

猛地一阵熊熊火光燃起，秦仲海竟如一只大陀螺似的仰天冲去，他全身不住旋转，钢刀上红艳艳的火光登时裹住全身，声势煞是惊人，无数飞镖给这劲风一逼，立时往外飞散。

秦仲海虎啸连连，彷佛一条大火龙般的扑向言二娘，言二娘脸上变色，惊叫道："这……这是什么武功？"秦仲海此时招式使出，不及打话，刀锋猛往言二娘头上劈去，言二娘吓得花容失色，闭紧了双目，惊声尖叫。

一旁小兔子等纷纷大叫，却救不了言二娘，卢云握紧双拳，手心出汗，就怕这刀真的劈下，言二娘娇滴滴的身子不免给当头劈成两截。

众人惊慌失措，却只薛奴儿面带冷笑、庙中之人静悄悄别无声响，看来这两人武功高强，见识非凡，似知秦仲海这刀并无伤人之意，便都袖手旁观，不做一声。

果然秦仲海不愿出手杀人，他断喝一声，沈雄的腕力使出，登把刀势收起，他举刀架在言二娘颈中，说道："女英雄已然输了，这就跟我走吧！"

言二娘睁开眼来，面色惨澹，竟不接话。

秦仲海知道她定是心高气傲，不愿服输，当下道："娘子并不是输在武功不及，而是输在运气不及。我方才那招乃是『火贪一刀』第八重，名叫『龙火噬天』，其实我并未练熟，适才情急拼命，误打误撞，想不到一举建功，实乃天幸。"他这番话给足了言二娘面子，谁知她仍是紧闭樱口，一双凤眼满是泪水，神色甚是悲戚。

秦仲海道："劳烦女英雄随我一行，公主殿下还等著问你话。"随即又对小兔儿等人道："你们放心，只要诸位能忠顺於国家，答应不再作乱造反，公主殿下仁慈宽厚，必不会重罚。日後各位投效朝廷，戴罪立功，岂不是美事一件？"说著向言二娘道："走吧！"钢刀一收，离了言二娘的颈子。

忽见言二娘泪水滴下，咬牙说道："我此生报仇无望，又何必活在这世上？"竟猛往刀锋撞去，却是要当场自尽！

秦仲海大惊道："万万不可！"但言二娘一心求死，这一撞之势甚是猛急，秦仲海连忙往後纵跃，叫道："生命可贵，你可想清楚

啊！”言二娘扑了个空，摔落在地，小兔儿等人大哭道：“姊姊不要做傻事啊！”秦仲海见她独自趴倒在地，便要伸手去拉，忽然言二娘一跃而起，便往山峰上奔去。

秦仲海怕她远走，忙道：“卢兄弟，你先押这几个人回去，我去追这女子下来。”薛奴儿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那倒不用麻烦！”说着手上金光闪耀，那“天外飞轮”倏地飞出，朝言二娘背後射去，秦仲海举刀劈去，将金轮挡开，喝道：“你别捣乱，我要生擒这名女子！”那薛奴儿内力实有独到之秘，秦仲海便这麽一挡，右臂已然酸麻无力。

薛奴儿举手一招，将金轮接了回去，尖声笑道：“秦仲海，你可是看上了这名寡妇？”秦仲海呸了一声，道：“等会儿再跟你算这笔帐！”他嘴上说话，脚下不停，转眼间便已奔出十来丈。

卢云一声清啸，传令给上头军健，过不多时，十来名兵士急急走来，押解欧阳勇、小兔儿等人回去，薛奴儿对着破庙道：“项天寿，你的朋友咱家带回去啦！日後你好好躲在这里，包你平安无事，直到老死。你可听到了？”庙中之人听了说话，却沈默无声，似乎不甚关心。

小兔儿骂道：“姓项的！你这卑鄙无耻的东西，比奸臣宦官都还下流！你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被俘，却连救也不救，你还算是人吗？”一旁金毛龟冷冷地道：“不必和这种人多费口舌，他长年躲在那鬼庙里，早已失心疯了，以後他独自死在里头，连替他收尸的人也没有，只怕比我们还惨上百倍。”那人听了讽刺，却仍默不作声，良久没有声音传出。

薛奴儿笑道：“走啦！还在这里做什麽？”说着往小兔儿身上一推，小兔儿独自大叫：“姓项的，你不救我们也算了，好歹去把言姊姊救出来啊！”众人拉拉扯扯，叫声渐渐远去，已然走远。

却说秦仲海飞奔上山，却不见言二娘的踪影，他一路细心寻找，寻到山腰时，天候已比平地为冷，天上雪花一片片地落将下来，山上积雪直达数尺。他四处寻找可疑痕迹，忽然看到地下有着淡淡的脚印，心下大喜，便寻着那脚印上山。

这山峰又高又陡，一路走去，已是黄昏时刻，秦仲海运起轻功，在雪地上轻轻行走，以免双脚深陷於积雪之中。

又行片刻，已然攀赴山顶，只是此时气候变换不定，山顶起了一片大雾，白茫茫的看不清路径，秦仲海举脚出去，陡地踢到一根柱

子，他抬头一望，忽见眼前好大一片木造牌楼，但已然毁败不堪，牌楼左侧崩坍塌陷，基座也是腐朽破烂，看来随时都会崩倒。

秦仲海摇了摇头，正要往前走去，忽见地下有一块巨大的匾额，连忙俯身去看，他抹去上头厚厚的积雪，从左朝右地看去，却见到了叁个朱红大字："怒苍山"。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这才想起自己已然登上怒苍山顶。

转念想道："不知言二娘跑到这处废墟做什麽？莫非她在此伏下帮手不成？"当下手握钢刀，随时提防偷袭。

他向前走去，眼前白蒙蒙地一片大雪，实在看不到什麽人影，过不多时，他身上也覆了厚厚一层，他寻思道："这雪下得实在凶，恐怕今日很难找到言二娘，不如来日再派兵搜山，到时必然方便许多。"正想退下山去，忽地见到一栋高高的楼阁，大雪中也辨别不清模样，秦仲海心下一喜，暗道："这下可省事多了，看来言二娘必然躲在里头，我且前去看看。"他加快脚步，抢进了那楼阁之中。

甫一进去，却见大门已然崩毁，只留下门口空旷矿的一个大洞，那门板却不知落到何处去了，秦仲海大声叫道："言女侠，快别躲了，和我回去吧！"喊了一阵，里头仍是静悄悄地，全无回应，秦仲海叹了一声，找了几枝木条，点上火把，便往深处走去。

跨过内门，却见眼前偌大的一座深厅，此厅空旷深远，梁高柱宽，足与禁城文华殿相比，想来是怒苍山首领们议事的地方。

秦仲海左右探看，念及此处的许多传说，寻思道："听道上人物说，二十多年前，此处曾聚集叁万兵马，与朝廷轰轰烈烈地大干数场。虽说都是反贼，但也说得上是当朝风流人物，今日倒要好好凭吊一番。"秦仲海走到厅内，见内堂高高一处殿台，台下正方摆着五只石雕老虎，手工甚是精细，足有半人高矮，正中那只却被人敲去了头。秦仲海看了一会儿，瞧不出个所以然，当下一跃而起，跳到厅内殿台上，猛地脚下一空，那殿台竟被他踏崩了一块，险些摔了一跤，足见这处所年久失修，早已毁败得不成话。

秦仲海叹息一声，想道："烂成这模样，当真是英雄气短了。"他摇了摇头，举起火把，见殿上高挂着一幅匾额，幸喜尚未破烂，他凝目望去，见是"忠义堂"叁字。

秦仲海心道："忠义堂？这批匪人也知道忠义麽？"他低头看去，见匾额下正摆着一张石椅，左右另置两张较小的木椅，看这叁个位子如此摆设，过去坐的必是怒苍山最重要的几个人物。只是叁张椅子都已腐朽破烂，好似只要伸手一触，便会破碎崩塌。秦仲海心道："这正中的大位，当是以前怒苍山的头目所坐。那左右两旁的座椅，坐的应是两名襄赞军师，便似左右丞相一般。这开立怒苍山的豪杰，必是饱读诗书之士，却不知为何造反？"他举起火把，缓缓走近，忽见叁张椅上都刻得有字，秦仲海心下一喜，忙探头去看，只见正中那张座椅刻着两行字："东辞白帝叁万里，西出梁山第一人"，两旁座椅後也刻的有字，一张刻的是"左龙"，一张却是"右凤"，秦仲海冷笑道："好大的口气，左龙右凤，这头领不成了皇帝麽？"他跳下台去，小心翼翼地在四周走了一圈，却不见有什麽异样之处，他站在石老虎旁，正自思量，顺手将手掌摆在那石虎头上，轻轻地拍着。

秦仲海看着眼前破败凄凉的景象，想道："都说怒苍山过去何等强盛，曾把朝廷打个狗血淋头，谁知今日却破败成这幅模样，看来传言太过夸大，还是眼见为信的是。"他今日见到怒苍山旧日人马，都是些小兔子、金毛龟之类的人物，不是什麽了不起的豪杰，便觉传说有些言过其实。待见到怒苍山总舵大殿已然倾颓，更有英雄气短之叹。

正想间，手指轻轻抚摸石虎的额头，忽觉上头刻着有字，急忙举火照去，只见那虎头上刻着一个"南"字，他细细察看，却见虎背上另有一行字："马军五虎上将，铁剑震天南李铁衫"。

秦仲海心下一奇，自言自语地道："李铁衫？便是为定远出头的那人麽？怎地此人也是怒苍山的旧部？"这李铁衫以一柄铁剑力战群雄，赢得一个"铁剑震天南"的封号，一年前还曾为伍定远出头，大战卓凌昭等人，却原来是怒苍山的一员大将，倒真是料想不到了。

秦仲海见馀下还有四只石虎，心下大感好奇，便想看看怒苍山还有什麽英雄豪杰，曾在此地共商平生义。

他举起火把，转朝另一只石虎看去，他靠近虎身细看，猛见虎头写着"西"字，跟着读道："马军五虎上将，应州指挥使西凉小吕布韩毅。"秦仲海大吃一惊，道："应州指挥使？怎地此人还是朝廷命官？"这韩毅官拜应州都指挥使，当是朝廷的猛将，却怎地上山造反？

当真令人猜想不透。不过看这人名列五虎之一，武功绝不在李铁衫之下，想来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。

又看另一只石虎，宁目看去，只见虎头上刻着一个“东”字，石虎背上刻着“马军五虎上将，水军总教习江东帆影陆孤瞻”，他不识得此人，更不知是何来历，武功高低等情，便摇了摇头，往下一只看去。

只见这只头上刻着一个“北”字，背上另刻“马军五虎上将，气冲塞北石刚”，这人秦仲海也是不识，他叹息一声，想道：“我看这些人早已销声匿迹，再不便已作古，却不知除了李铁衫之外，还有几人活着？”此时已看过东西南北四方石虎，仅馀正中一只断头虎未看，当下便俯过身去，细细查看。

秦仲海凝目去看，却见石虎背上的字已被利刃削掉，切口处极是光滑平整，这石虎材质甚是坚硬，下手之人若不是用宝剑宝刀，便是武功奇高的好手，只不知为何要遮掩石虎上的字迹？难不成是怕官府知晓他的身分麽？还是与怒苍山有仇？他想了片刻，一时不得其解，便转身离殿，正自走着，忽听一声轻响，远远地从殿外传来，秦仲海一惊，心道：“糟了！此处若有匪徒隐藏，到时争斗起来，敌众我寡，那可大大不妙。”连忙弯腰低身，放轻脚步，缓缓走出殿外。

他甫出殿门，赫然见到一人挂在树上，两脚凌空漂荡！秦仲海心下一惊，连忙往那树下奔去，却见一名女子舌头外吐，双目紧闭，脖子上却绕着绳圈，竟是在此上吊自杀。秦仲海往上一跃，举刀割断绳索，将那女子救了下来，他就着火光看去，那女子容貌甚美，约莫叁十来岁年纪，不就是“红粉麒麟”言二娘麽？秦仲海大吃一惊，言二娘就算在此设下埋伏暗算，甚且邀集高手来此助拳，他都不会讶异，谁知她拼死逃到山上，却是要在此处上吊自尽，这岂不荒唐可笑？他见言二娘良久不动，连忙为她把脉，只觉她的手腕冰冷僵硬，已然死去多时。秦仲海颓然坐倒，心中忽有惆怅之感，原本见此女英风爽飒，颇有与她结交之意，谁知她却这样死了。

秦仲海望着她惨白的面孔，心下又生怜悯之感。他叹息一声，忽地大声道：“不行！老子绝不能任她这般死去！就是死马，你爷爷也要当活马医！”当下顾不得男女嫌疑，迳自将手放在她的胸脯上，把一股内力输入她的体内，此法以内力直接刺激心脉，乃是秦仲海师父所授，过去秦仲海从未用过，但此时情状危急，也只有贸然一试了。

过了片刻，那女子还是一动不动，秦仲海大急，知道再拖一时半刻，言二娘定然无救，便救活也成痴呆，他举起刀柄，运起“火贪一刀”的刚劲，陡地往胸口戳下，只听啪地一声，言二娘胸口肋骨已然折断，但仍然一动不动。

秦仲海急道：“说不得，只有从权了！”便把言二娘上身脱去，露出赤裸裸的胸脯，忽地地下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，却是言二娘怀中的飞镖落了出来，几十枚飞镖落一地，此时镖在人亡，更是说不出的凄清。

秦仲海寻思道：“这次若再救不活她，那就连大罗神仙也没法子了，唉！只有一赌吧！”他小心翼翼，摸准言二娘心口的方位，再次用刀柄击下，这次力道已然小了许多，只见言二娘上身一震，手脚微微动了一下，秦仲海大喜，连忙盘坐在她身前，两手抓住她的掌心，将内力源源不绝地输了过去。过了小半个时辰，言二娘脸色由白转红，慢慢地开始呼吸，秦仲海不敢怠慢，更是全力施为，头上冒出袅袅白烟。

大雪不绝落下，在两人身上，但给秦仲海的刚猛热气一逼，全数化为阵阵水气，在两人身遭围绕。

又过了半个时辰，只听言二娘嘤咛一声，张开了眼。

秦仲海大喜道：“活了！活了！”言二娘自不知身在何处，一双凤眼朦胧胧地看着秦仲海，说道：“这是哪里？可是地底冥府麽？”秦仲海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！我便是牛头马面，却是那专灌汤药的孟婆！”言二娘逐渐清醒，猛地觉得身上寒冷，低头看去，却见胸前衣衫已被人剥去，她又羞又急，登时一个耳光往秦仲海脸上打去。

秦仲海急忙闪避，喝道：“你现在身体尚虚，千万不要动手！”言二娘掩住衣衫，叫道：“你…你这登徒浪子，居然趁我昏迷时非礼於我…我…我跟你拼了！”说着扑上前去，便要抢夺秦仲海脚下的钢刀。

秦仲海往後纵跃，喝道：“不要错怪好人，我见你命在旦夕，这才出手相救，别恩将仇报！”言二娘身子一动，胸前肋骨忽地剧痛，她侧着身子，缓缓地仰天倒下。

秦仲海忙道：“现下觉得怎样？可是胸前疼的厉害？”他方才出手过重，居然将言二娘的肋骨打断，心下甚是过意不去，这时便想上前察看。

言二娘见他走近，尖叫道：“你走开！不要看我！”秦仲海慌道：“我若不看，却要如何替接骨治疗？”言二娘知道他说的是实情，但此时上身裸露，如白雪般柔嫩的胸脯已被外人看去，霎时心中一悲，忍不住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你不要管我，让我死了吧！”秦仲海叹息一声，走上前去，蹲在言二娘身边。

言二娘又羞又急，惊道：“你的脏爪子不要碰我，我是出嫁的妇人，你万万不能靠近我！”秦仲海叹道：“唉……他奶奶的『嫂溺援以手』，若是这般迂腐，今夜必然活活冻死在这里，要不便给痛死。”言二娘垂泪道：“我是有丈夫的女人，全身到脚都是他的，绝不许别的男人看上一眼，你若是辱我，我只有死给你看！”秦仲海见雪势渐大，忙道：“我只是想要救，绝无歹念，你不要多心了。”说着伸出手去，抱住了她，便要替她接上胸脯的断骨。

言二娘又羞又怕，忽然啊地一声，猛地尖叫，那尖叫声震山冈，惊传数里。

秦仲海恼羞成怒，嘿地一声，站起身来，大声道：“你这女人家好不识相！想我秦仲海走遍叁山五岳，谁不当我是一条好汉？只有你这女人，硬是把我想成登徒浪子，在此做那淫秽肮脏之事！死的吧，我自走了！”他火气犯起，当下大踏步离去，心道：“这女人好不麻烦，一下要死，一下要活，居然还把我当成下叁滥的小人，真他妈的白做好人。”他快步离去，却迟迟听不到那女子的声音，想来她定是硬气倔强，不肯出言相求。他心下刚硬，毫不理睬，便自离去。

谁知又走出几步，忽然听到那女子悲悲切切地哭了出来，那哭声甚是低沈，好似隔了什麽物事，想来这女子甚是高傲，不愿自己的哭泣被秦仲海听到，必是用手掌遮掩哭声。

秦仲海听了一会儿，想起那女子柔弱可怜，二十年来却要肩负血海深仇，实在让人怜悯同情，他叹了一声，低身捡了几根平整的树枝，一会儿好替她接骨，跟着转身回去。

言二娘正自啼哭不止，忽见秦仲海回来，陡地大叫道：“你回来干什麽！快给我滚开！”她脸上自挂着泪水，一幅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谁知说话还是一脸凶狠泼辣。

秦仲海更不打话，一个箭步抢过，跟着手上运指如飞，霎时将她穴道点上，言二娘动弹不得，但嘴上却还能说话，她大声惊叫道：“非

礼啊！非礼啊！”秦仲海冷冷地道：“若要再说，老子一刀砍了！”言二娘怒道：“要砍便砍，我怕你不成！”秦仲海嘿地一声，搂过她的腰，将她放在自己腿上，跟着伸手出去，将她肋骨扶正。

酥胸被抚，言二娘又羞又怒，想要抗拒，但身上穴道被点，却苦於无法动弹，只有任凭旁人轻薄了。她泪水涔涔而下，哭道：“呜呜……姓秦的……等我伤好之後，我定要杀了你……”秦仲海怒喝道：“想要伤好，现在就乖乖地别吵！”言二娘一时娇羞难抑，登时晕去。

待她转醒之时，却见自己已然躺在忠义堂上，身上痛楚大减，想来秦仲海已为她点穴止痛，她把头颈举高，却见秦仲海正自背向自己，却在那儿生火烤肉。

一阵阵地香味飘来，言二娘只觉饿极，但又不愿出口相求，想到此人曾经对自己无礼，心下更是大恨，她悄没声地拿出飞镖，猛往秦仲海背後射去。

忽听秦仲海说道：“你要醒了，这就吃点东西吧，多省点力气休养。”身子一让，那飞镖便自射进火堆。言二娘见他识破自己的诡计，却只哼地一声，不知要说些什么。

秦仲海站起身来，手拿烤熟的兔肉，走向言二娘，说道：“趁热吃了吧，味道不坏。”

言二娘一来也是饿极，二来又对秦仲海束手无策，她恶狠狠地瞪著秦仲海，接过兔肉，吃一口，瞪一眼，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。

秦仲海蹲在她身边，看她把烤肉吃完，说道：“看你胃口不坏，当可早日复原。”他见殿外雪势已缓，便站起身来，道：“我这就走了，公主殿下还等著我回去保驾呢！”

秦仲海原本一路追捕言二娘，只想拿她回营，待见她性子刚烈，身世又甚悲苦，自己若真把她擒拿回去，不免把她活活逼死。当下便有意放她过去。

言二娘哼地一声，恨恨地道：“朝廷鹰爪，卑鄙无耻！”秦仲海不去理她，伸手拖过了几只兔子，都是方才打来的，说道：“你现下身上有伤，动弹不得，这几只兔子足够你吃上几天了。”他走向殿门，便要

离开。此时秦仲海离军已有半日，心下颇为担忧，便想早点赶回营中，免生意外。

言二娘看著他的背影，心中忽然一阵莫名的惆怅，但随即想起被俘的弟兄，她尖声大叫：“秦仲海！”秦仲海此时尚在门外，听她叫唤，却不再进来，只站在门外道：“娘子有何吩咐？”

言二娘喝道：“你把我兄弟放出来！不然我定和你没完没了！”

秦仲海知道这些人仇恨朝廷，若不能把他们降伏，只怕日後必有後患，言二娘身上有伤，移动不得，只有放她过去了，但好容易拿下其他几人，怎能随便放走？当下摇头道：“此事恕难从命。”

言二娘无计可施，此时她身上重伤，难以动上一步半步，更别谈出手救人了。她见秦仲海对她颇为周到，忽想开口求恳，但心下一阵倔强，急忙把这个念头压下。她厉声道：“姓秦的，你这人眼里就只有升官发财吗？非把我的弟兄送到官府里杀头，你才能称心如意吗？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！”秦仲海听了一阵，自知她挂念弟兄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从门外走了回来。

言二娘见他回来，心下没来由的一喜。秦仲海迳自在她身边坐下，说道：“我白日里劝你归顺朝廷，那是真心诚意的，你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？”

言二娘呸了一声，往秦仲海脸上吐了一口唾沫，秦仲海斜身避开，轻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仇恨，你非要如此反叛朝廷？你若肯归顺我朝，他日我向咱上司柳侯爷建言，你等必受重用。到时你我同朝为臣，一同为国，岂不快哉？又何必这般流亡江湖，度那暗不见天日的岁月？”

言二娘转头看他，只见火光下秦仲海情真意切地望著自己，她心下忽地一恸，伸手掩面，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秦仲海见她一会儿发怒，一会儿哭泣，不知如何劝解，心道：﹁这年头疯婆子恁也多了，老子可要加倍小心。﹂他咳了一声，便只一言不发，任凭她哭著。

只听言二娘泣道：“晚了……一切都晚了……”秦仲海奇道：“晚了？什么晚了？吃饭吃得晚了么？你说清楚些！”

言二娘摇了摇头，凄然道：“你说这些话，全都晚了……我亲哥哥被官府害死，我丈夫给人重重打了一掌在脑门上，二十年来下落不

明，你说……我……我要如何归附朝廷？我若真的无耻投降，死後怎对得起他们？”

秦仲海一惊，问道：“你这两位亲人，却也是怒苍山的人吗？”

言二娘抹去泪水，昂然道：“没错！我丈夫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的『西凉小吕布』。”

秦仲海方才见过这人的名字，知道他是“马军五虎上将”中的一员，他凝目看去，只见言二娘满心的向往爱慕，显然心中思念丈夫，他心中忽地有些异样，连忙咳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翁婿可是官拜应州指挥使，大名叫做韩毅？”

言二娘喜道：“你也知道他？”秦仲海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先前在殿里看过他的名字。”

言二娘征征地道：“我丈夫神武英俊，武功高得不得了，只怕比你还要厉害，我嫁他时不过十五岁，那时我们一起入山……”她正待唠唠叨叨地说下去，秦仲海连忙打断话头，问道：“方才你还提到你大哥，他又是谁？”

言二娘一听此问，想要坐起身来，但她肋骨折断，难以动弹，秦仲海伸手过去，搂住了她的腰，将她轻轻扶起。这秦仲海乃是豁达豪迈之人，不似卢云那般拘泥顽固，对男女之防本就不看重，此时便少了许多无聊顾忌。

言二娘给他抱在怀里，却浑没注意这些细节，她脸泛红晕，说道：“我大哥言振武，外号『赤血麒麟』，排名『五关小彪将』之首，昔日我们兄妹俩一守云龙关，一守懿德关，说有多威风，那就有多威风哪！”她回忆昔年往事，露出了神往之情。

秦仲海道：“那朝廷何以害死你兄长？又何以打伤你丈夫？”

言二娘悲从中来，又哭了起来。秦仲海惨然一笑，心道：“老子大冷天的，却专在山里听疯婆鬼哭，这几日千万不要赌博，否则定会输光裤子。”

秦仲海哪里知道，言二娘十多年来深居简出，每日里总得戴上一幅冷冰冰的老大姐面孔，从不曾在外人面前吐露心事，便是小兔儿那几个弟兄，也不曾与闻，谁晓得她深夜无人时，总是潸然泪下、泪湿孤枕？此时秦仲海这般真心诚意的问她，居然是她二十年来头一回谈论当年惨事，却叫她如何不哭？

言二娘越哭越悲，牵动了胸口伤处，呻吟出声，秦仲海嘿地一声，摇头道：“你别哭了，再哭怕要哭断骨头了！”言二娘骂道：“自来只有哭瞎眼睛，哪有哭断骨头？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只怕娘子便是头一个！”言二娘骂道：“贫嘴！”一时忙著发怒，却忘了悲伤。秦仲海看著她娇艳的脸庞，心道：“这般美人儿，还是少哭为妙，否则成了丑八怪，岂不糟蹋？”心里调笑，嘴角便泛起了微笑。

言二娘见他笑吟吟地，料知没有好事，便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我笑你生的美貌，武功也强，谁知却恁也爱哭。”言二娘听他赞自己美貌，不禁大羞过耳，忙低下头去。过不半晌，眼中忽又泪光闪动，似要哭泣。

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心中便想：“这女人是个外刚内柔的性子，实在不能做老大，想来她这二十年必定到处吃憋，走投无路，这才起意自杀。”

过了良久，只听言二娘幽幽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秦将军，你是朝廷中人，自然看不起我们这些造反逆贼，可是我们若非有说不出的苦衷，又何必这般流亡江湖、漂泊四海啊？”

秦仲海听她这几句话，知道她心境悲凉，便慰解道：“眼下山寨也毁了，你过去兄弟走的走，散的散，你又何苦念念不忘这里呢？不如和我回朝廷去，另闯一番天地，如此可好？”

言二娘望著门外飘进的雪花，颤声道：“秦将军，你可知道么，每当夜半三更之时，我大哥临死前的模样，便会在我眼前徘徊出现？”

秦仲海叹道：“真生受你了。”

言二娘喃喃地道：“原本一切都是那样美好，大家每天劫富济贫，为善除恶，日子好生快活。如果不出那事……如果不出那事，我大哥与夫君现下都还好好活著，山寨也不会毁了，呜呜……”说著又痛哭起来。

秦仲海心道：“不知那时发生了什么事，却能把这么大的一个山寨给毁了？这怒苍山成名不是一两日，想来也有些人才，却怎会不能抵御？”

秦仲海见她心思恍惚，知道她心情悲痛，一时不敢多问。

两人默默相对，忽听山腰处传来一阵阵的叫声：“秦将军……秦将军……你在哪里啊？”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知道卢云派人前来寻找自己，他怕两方人马照面，忙道：“有人来找我了，我这就要去了，你好好歇息吧！”他明白言二娘不愿投效朝廷，若把她硬拉回去，恐怕又会自尽，秦仲海本意不在杀戮，自不愿如此。当下站起身来，朝殿门外走去。

言二娘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这就要走了吗？”秦仲海颔首道：“女侠多多保重，咱们来日再见！”他见言二娘凝视著自己，想来她还是放心不下她那几个弟兄，便道：“娘子放心，即便你那几个兄弟不愿投诚，我也不会任凭奸人加害他们。”

忽听山顶一声长啸，此人来得好快，当是卢云本人。秦仲海回头道：“再会了！”

却见言二娘低头看著火堆，脸上表情甚是孤寂。

秦仲海无暇理会，便冲出殿外，霎时一阵大雪扑面而来，秦仲海眯起双眼，叫道：“卢兄弟，我在这里！”

果听卢云的声音道：“太好了，你果然在山顶上！”跟著抢了上来，握住秦仲海的手。

秦仲海见他不顾风雪，璜夜来寻，心下大慰，暗道：“这卢兄弟是个义气深重之人，我能得他相助，实乃天幸。”当下道：“这里风雪太大，咱们先下山再说！”

卢云问道：“那女子呢？将军可曾找到？”秦仲海摇头道：“先别管她了，咱们这就走吧！”说著一同攀下山顶。

路上卢云召回兵士，对秦仲海说道：“我见将军夜不归营，深怕出事，便起兵千人上山寻找。事出紧急，未得将军号令，还请责罚。”

秦仲海大笑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！我是这么小气的人么？你记得来找我，我已是感激万分了，怎么还会责怪你呢？”

两人回到营里，几名兵士送上酒来，让他二人暖暖身子。

卢云道：“将军抓到的那几人，现下已被关起，公主明日要亲自审问。”秦仲海点头道：“等会儿我去看看他们三人，倘若他们明日说话冲撞了公主，到时薛奴儿又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这几人必然要糟。”

忽听帐外一人尖声道：“咱家在一旁煽风点火？姓秦的，你别背後毁谤我的名声啊！”一人装腔作势地走了进来，正是薛奴儿。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公公这么好兴致，深夜还不去睡？”

薛奴儿冷笑道：“你这大将军没回来前，公主安危没人保护，谁又睡得著啊？”他话锋一转，又道：“怎么你上山许久，居然还没把首谋拿住？你到底在上头做什么？”

秦仲海道：“上头风雪太大，我只好躲在一处山洞里避雪，倒没看见那女子。”

薛奴儿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这倒可惜了，那寡妇长得是羞花闭月，楚楚动人，年岁虽然大点，但也将就得过去。”

秦仲海怒道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！你嘴里不乾不净的说些什么！”

薛奴儿笑道：“将军年过三十，尚未娶亲，难得有佳人前来投怀送抱，将军又何必害臊呢？”

秦仲海呸了一声，沈声道：“你别胡乱编排，人家好好的名节，全坏在这几句话里。”卢云见薛奴儿说话阴损，也插话道：“薛公公，你半夜来访，便是为了说这几句无聊话么？”

薛奴儿脸上青气一闪，尖声道：“哼！不过闲聊几句，看你们正经八百的样子。”他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与何大人商量好了，咱们明日从嘉裕关出塞，直接赶到天山脚下去。”

秦仲海吃了一惊，大声道：“胡搅！胡搅！关外强敌环伺，我们怎能轻易出关？”

薛奴儿哼地一声，说道：“秦仲海，今儿个是几号了？”秦仲海道：“今日十一月十五。”薛奴儿冷笑道：“咱们与人约好腊月十五在天山脚下会合，照这般走法，怎能如期抵达？关内道路迂迂回回，到处都是山野丛林，怎比得上关外一片平野荒漠，赶起路来又快又顺？”

秦仲海摇头道：“这我不能答应，关外凶险无比，要是给人设下伏击偷袭，那我可对不住公主了。”

忽听何大人的声音道：“便是因为仲海你在，老夫才敢走这招险棋啊！”

众人抬头一看，只见御史何大人走了进来，秦仲海连忙起身，请安道：“何大人。”

那何大人迳自坐下，说道：“这几日朝廷里传来消息，说帖木儿汗心意有变，朝廷方面很是紧张，要我们赶紧抵达天山，两方人马尽速会面，千万别让他变卦。”

秦仲海奇道：“两国通婚，这是天大的喜事，怎能说变就变？这可汗行事太也奇异了。”

何大人道：“前些日子可汗派了几名番僧觐见天子，谁知路上被几名江湖中人欺侮凌虐，打伤了好几人，消息传回汗国，可汗自是震怒无比，以为我朝看轻他们，恐怕此事便是关键所在。”

秦仲海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却不知是哪些不晓事的江湖人物干的，打伤邻国使臣，那可不是小事哪！”

秦仲海哪里知晓，这几名番僧正是伤在韦子壮等人手下，那日为了抢夺客房，番僧与九华山的人起了争执，两边大打出手，一来也是那些番人行事不当，二来也是为了张之越脾气暴躁，便把使臣给伤了。那时杨肃观虽已出面调停，却无法完全抚平。两边这么一搅和，弄到两国邦谊受损，几至和亲告吹。

何大人道：“反正已经出事了，我们只得尽力弥补，希望可汗不要计较太过。说不得，为了赶路，咱们只有冒险出关。”

秦仲海沈吟未决，却见卢云附耳过来，低声道：“关外路途艰辛遥远，伏击又多，此去必然有失。若无我朝友军援助，将军万万不可答应。”秦仲海赫然醒悟，颔首意会，对何大人道：“末将有个请求，只要大人能做到，仲海自当悉听尊便。”

何大人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贤侄只管说，只要老夫力之所及，必不使贤侄失望。”

秦仲海道：“请何大人下令，命玉门关守军往关外推进三百里，若不如此，末将不敢出关。”

秦仲海估计形势，只要玉门关的部队能往外推进，占据关外几个重点要塞，到时即使遭遇敌国伏击，也能全身而退。

何大人听他如此要求，却啊地一声，说道：“这……这事有些难办。”那玉门关向由江充人马掌握，除了江充本人以外，朝廷之中向来无人指挥得动。

何大人转头往薛奴儿看去，问道：“这事很是为难，不知副总管可有什么法子？”

薛奴儿见众人都望向他来，心下甚是得意，暗笑道：“你们这些大官平常神气得不得了，临到头来，还不是要求我这个公公？”

秦仲海知道请将不如激将，当下摇头道：“何大人别要为难人了。这江充势力何等庞大，即便声望高如薛总管，恐怕还是无法可施。我看我们还是另想办法吧！”

薛奴儿气往上冲，尖声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！只要我薛奴儿亲自出马，谅那些死小子也没狗胆得罪我！”薛奴儿是东厂副总管，刘敬之下，便属他权位最高、威望最重，便是当日昆仑山的“剑寒”金凌霜，也不敢当面得罪他。若是由此人亲自出马，谅江充手下也不敢太过放肆。

何大人喜道：“如此多谢公公了，来日回京，我一定重重答谢。”

薛奴儿心中一喜，他平日脾气古怪，满朝大臣厌恶他的多，喜爱他的少，以致多年来始终屈居副位，想不到此次护送公主出京，却能结识何大人这样的重臣。他尖声连连，频频笑道：“份内之事，哪里敢当，哪里敢当。”

以他这等狂性，居然也说了几句谦逊话，倒真是难能之至了。

第五卷 西出阳关 第三章 昭君出塞

第二日清晨，薛奴儿带了几名贴身太监同去，另又挑选了一百名军士随行，便往玉门关进发，秦仲海等人送他离去，两边约好在天山

会合。众人心中都道："这太监生平不知残害过多少忠良，想不到今日居然能做上一件好事。"待得薛奴儿走後，大军也即出发。

众人正走间，一名军士走了上来，说道："启禀将军，公主传唤。"秦仲海驾马过去，行到公主玉辇之旁，大声问道："末将秦仲海，敢问公主有何吩咐？"

只听公主柔和的声音道："据闻将军昨日已捉到了那几名刺客，不知他们此刻身在何处？"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暗道："公主消息当真灵通，这会儿便知晓了。"他轻咳一声，道："末将已命人将他们押起，现下都给关在囚车里。"

公主道："本宫想见见他们，秦将军可否安排？"

秦仲海双眉一皱，沈吟道："眼下我们赶路要紧，能否过几日再说？"他知道银川公主乃是金枝玉叶，若由她来审案，不知会搞出什麽奇怪名堂出来，便有意推拒，至不济也要拖个几日。

公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如此也好，你保证绝不会伤害他们？"

秦仲海心道："小娘皮中计了。"口中却大声道："公主只管放心，末将岂是这种小人？"

公主吁了一口气，不再说话。

轿旁众人听了两人的说话，却想道："这公主马上便要出嫁，她不担忧自己日後的处境，还替旁人着想，真是个天真善良的女儿家。"过不数日，众人已然出关，这次公主离境，惊动了无数大小地方官员，只是嘉峪关守军不多，不过区区两万多人，实在不能轻易调动，否则秦仲海定要他们分兵护驾。

自嘉裕关出发後，大军日夜赶路，原本公主出巡时必有乐人吹奏，但此时马奔车驰，这些排场也都免了，一路舟车劳顿，宫女太监大喊吃不消。银川公主生长宫内，什麽时候吃过一点半点的苦，但她性格刚毅，纵然自己颇感辛劳，只是体念将士的辛苦远过自己，自始至终不发一句怨言。秦仲海等人看在眼里，都是暗暗佩服。

这日已至腊月十叁，大军日夜飞奔，已到天山脚下，反比预定之时早到了两日，想来薛奴儿已命玉门关守军出关占险，才有如此便利。

众人都是第一次到来西域，只见天山雄奇壮阔，绵延不断，此时天候大寒，大地一片萧条景象，西域地属乾燥，虽然甚少下雪，但天空却灰蒙蒙的，似乎连天上云层也要结冰了。

众人赶路之下，都是面有菜色，疲累困顿，当下便赶紧搭起帐篷，喝酒怯寒。

何大人喝了几杯酒，兴致颇佳，便笑道："再过两日，帖木儿汗国的王子便要前来接驾，到时我们的重责大任便可卸下了。"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道："正是如此。"心中却想："不知杨郎中那边查得如何了？可曾抓到江充的罪证？"正想间，忽见卢云快马赶来，叫道："将军，借一步说话。"

秦仲海闻言，连忙出帐，道："有什麽事麽？"卢云低声道："秦将军过来看看，便就知晓。"秦仲海见他面色沈重，自也留上了神，当下翻身上马，随他前去。

一旁何大人冷眼旁观，见他们仍然毫不放松，不禁心下一奇，这护驾之旅眼看便要功德圆满，不知他们何以这般紧张戒慎？卢云带领秦仲海奔去，两人停在一处山谷口，卢云指着远处道："将军请看，此地生有异象，不知主何吉凶？"秦仲海眺目远望，只见远处烟雾缭绕，夹杂着一股淡淡的硫磺味，不知是从何处传出。

秦仲海摇了摇头，道："确实有些怪，咱们下去瞧瞧。"说着与卢云一同驾马下山，两人驰出数里，往那烟雾来处驰去，只觉硫磺味冲鼻，身上越来越热，一开始只是脱下皮裘盔甲，到後来连外衫也穿不住，索性都脱去了，只穿着贴身内衣。

又走出数里，两只马匹不知怎地，抵死不前，秦仲海提鞭打去，座骑只是左右闪躲，却不敢向前行去，秦仲海奇道："我这『云里骓』甚有灵性，它不愿过去，莫非前头有什麽古怪？"

卢云颔首道："想来是前头太热了，这些牲口知道熬不住，这才不敢望前走。不如我们弃马步行吧。"

秦仲海道："也好！"说着跳下马来。

两人甫下地来，只觉脚上一烫，足底彷佛踩到了烧热的铁板，热烫烫的叫人生疼。

卢云一惊，连连跳跃，疼道：“怎地地下这般火烫？”却见秦仲海自环胸而立，竟是全然无事的模样，卢云目瞪口呆，道：“怎麽？你不怕热麽？”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我练得是『火贪一刀』，火都不怕，又怎会怕热？”原来秦仲海习练的内力属阳刚烈火一路，运功发劲时，手上钢刀竟能燃出火花，体内自有抗热的法门，此时脚下虽烫，却奈何他不得。

他见卢云上下跳脚，便道：“卢兄弟，不如你守在这里，我一人前往便了。”卢云摇头道：“那不成。”当下解下腰刀，另向秦仲海借过钢刀，把两只刀柄绑在足上，有如踩高撬般地前行。他的模样虽然好笑，但两人被眼前的异象所震，都是面色凝重，沈默无声。

两人又走片刻，烟雾已然封路，看不见前後左右，硫磺味更是奇臭难言，薰得两人眼睛都张不开了。秦仲海又往前跨上一步，忽然脚下一空，掉落下去，卢云惊叫道：“小心！”跟着伸足过去，让秦仲海抓住脚踝，秦仲海手上使力，这才闪身上来。

秦仲海低头往下探看，霎时惊叹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造物神奇至此，卢兄弟你看！”

卢云极目望去，眼前竟是一处巨大无比的悬崖。他从怀中取出地图，惊道：“这悬崖是从哪冒出来的？怎麽地图上没有？”

秦仲海摇头道：“不是悬崖，你看仔细点。”

卢云勉力望去，赫然见到对岸也有一处悬崖，原来此处竟是一座大峡谷，烟雾正从下面一处巨大无比的裂缝中冒将上来，这峡谷宽约数里，又深又远，彷佛是老天爷用斧头硬劈出来的。卢云细看地图，霎时一惊，道：“不对！这地方是新生出来的，以前没有这处峡谷。”他怔怔看着秦仲海，满脸都是茫然不解的神色。

秦仲海蹲在地下，只见下头岩浆翻腾，一阵阵可怕至极的热气喷将起来。卢云忽然叫道：“将军！你的鞋袜！”

秦仲海低头看去，却见鞋袜已然烧了起来，他急忙脱去，忽听後头轰隆一声，竟有岩浆喷射出来，卢云大惊，叫道：“咱们快走！”秦仲海赤脚在地下奔跑，饶他“火贪一刀”习练有成，但此地如同火烤，炽热更胜前头数百倍，登时痛撤心肺。

卢云连忙伸手将他拦腰抱起，两人武功虽然高强，但在天地威力之前，也只有狼狈奔逃的份了。两人赶回马匹之旁，急忙驾疆逃走，行了一阵，才敢回头看去，只见那峡谷又恢复平静，不再有岩浆喷射出来，两人惊魂未定，商议一阵，却也说不出什麽道理来，只好悻悻然的回营。

甫一回去，却见一名太监押着小兔子、金毛龟等人，正自往公主营帐走去，秦仲海跳了过去，喝道："没老子的号令，谁敢叫你带这些人出来？"

一名太监道："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吩咐的。"秦仲海知道公主终於要审讯这几人，当下点头道："好吧！既然如此，我也跟你们一同前去。"当下招过卢云，一起押送小兔子叁人进帐。

进得公主营帐，公主已然坐定，正自隐身在幕後面。秦仲海见小兔儿等人垂头丧气，心道："这几个家伙最好识相点，一会儿倘若说话骂人，公主的面子可不好看。"

正要向公主请安，忽见小兔子面色一颤，抬头问道："好似有硫磺味儿，你们闻到了吗？"这小兔子是厨师出身，嗅觉远比常人灵敏，那峡谷距离此处有十来里，自是无人闻到气味，但秦卢两人方从附近回来，身上自然沾了味道，便给小兔儿察觉出来。

一名太监喝道："什麽硫磺不硫磺的？跪下说话！"

小兔子忽然全身发抖，颤声道："今儿个是几号了？"卢云与秦仲海对望一眼，都甚感奇怪，不知他在弄什麽玄虚，忽听公主柔和的声音道："今日是腊月十叁。"

小兔子如中雷击，软倒在地，口中念念有辞，颤声道："『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』！惨了！天下即将大乱了！"

秦仲海大奇，连忙问道："你在说什麽？什麽甲乙丙丁的，把话说清楚些，什麽又叫龙皇动世？"那小兔子却不回答，全身不住发抖，浑然不似前些日子勇敢的模样。

秦仲海转头看着那"金毛龟"陶清，只见他脸色也是惨白，秦仲海急忙道："你知道什麽？快快说来！"

金毛龟铁着一张脸，声音颤抖不止，说道："那是……那是我们头领大哥留下的遗言，意思是说……是说今年会天降异象，然後……然

後天下大乱……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迷信妖妄，无稽之谈。”他见卢云沈吟不语，知道他才见卓越，此时必有见地，便笑道：“卢兄弟，难得公主娘娘也在，不妨一抒高见，也好破解迷信。”

公主也甚感兴味，问道：“正是。这几句话很是奇怪，你几位若有见地，不妨说来一听。”

只见卢云口中念念有词，似在推算什麽，秦仲海嘻嘻一笑，原本只是玩笑之言，没想到卢云真有见地，便催促道：“卢兄弟，别装神弄鬼了，有话快说，有……有那个快放吧！”

卢云沈吟一会儿，道：“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……嗯……这几句话有点道理，不是虚妄杜撰的。”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道：“是麽？”

卢云迳自道：“众位可知今年生肖何属？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属羊，你属狗，他属屁。卢兄弟啊！这当口问这无关紧要的玩意儿做啥？”

公主听他说话粗鲁无比，忍不住咳了一声，跟着回答道：“今年当是肖龙。”

卢云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是了，今岁时值戊辰，所谓辰年，便是龙年之意。诸位当听过卯兔、午马、丑牛等说法吧？辰这一字，在地支中行五，龙这一物，在十二生肖中也排在第五，是故辰者肖龙。凡属戊辰之龙，自来便是阳龙之属。”他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是哦地一声，连金毛龟、小兔儿等人也留上了神。

秦仲海问道：“什麽阳龙？难不成还有什麽阴龙麽？”

卢云笑道：“天下只有阳龙，没有阴龙。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没有阴龙？那龙怎地繁衍啊？”说着嗤嗤嘻笑，神态轻蔑。

卢云知道秦仲海不信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，当下也是一笑，道：“这些话都是书本里来的，这世间是否真有龙这一物，谁也不知道。”

他又道：“天干地支交会，一向只有阳阳之交，却无阴阳之交。戊者天干行五，乃是单数，是为阳；辰者，地支行五，乃是单数，也是

为阳。龙者辰属，自来只与天干奇数相交，是故天下只有阳龙，没有阴龙。”

秦仲海打了个哈欠，摇头道：“玄之又玄，实在听不懂。”

公主却道：“卢参谋看来对术数颇有研究。”

卢云忙道：“皮毛而已，卑职随口胡言，尚请公主见谅。”

公主嗯了一声，指着小兔子等人道：“那麽方这几人说的那几句话，却又是什麽意思？”

卢云思索片刻，道：“这我也不甚明了，但今岁龙年，又值戊辰，想来『龙皇动世』这四字，便从其中而出。”

卢云屈指一算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说道：“他们说戊辰岁终，若岁终指的是腊月叁十，若依天干地支排来，却是申子辰、寅午戌……”他不住推算，忽地“啊”地一声，道：“烦请取过纸笔，这四句话里大有奚窍。”

众人都是一奇，问道：“什麽奚窍？”

卢云摇了摇头，将那四句话写了下来，只见是：戊辰岁终龙皇动世天机犹真神鬼自在卢云反反覆覆地念了几遍，霎时猛地一惊，说道：“你们看这四句话。”

众人靠了过来，口中念了几遍，摇头道：“没什麽奇怪的啊？”

卢云道：“请诸位由右上往左下念去。”

秦仲海念道：“戊皇犹在，这是什麽屁啊？”

卢云又道：“请再从左上往右下念去。”

秦仲海又念道：“神机动终，这又是另一个难解的屁。”秦仲海言语粗鲁无比，便在公主面前，也是肆无忌惮的模样。

卢云道：“戊皇犹在，神机动终，秦将军，你听出玄机了麽？”

秦仲海口中喃喃自语：“戊皇犹在，神机动终？”他咦地一声，道：“莫非是『吾皇犹在，神机洞中』这八个字？这……这是什麽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？”

公主惊道：“『吾皇犹在神机洞中』？皇上现下好端端的在北京城里啊？这到底是什麽意思？”

卢云摇头道：“这四句话太过奇怪，但若不是这般读解，实在也找不出旁的意思来。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他奶奶的，反正一到腊月叁十，自然会有一条什麽狗屁龙皇生出来，是也不是？”

公主听他说话粗俗，忍不住道：“秦将军，在本宫面前说话，需当检点一二。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是，臣自理会得。”

公主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“想来这些天外神机，也不是我们凡人所能理解。我所挂心的，向来也不是这些玄学道理，乃是众民百姓的生活疾苦。”

卢云听公主如此说，那是仁民爱物的想法，他心中暗自称许，颔首道：“公主所言，正合我心。所谓玄学术数，仅能参详应证，却不能用来经世济民，若想天下大治，还是得本着儒术儒心，修身治国，方能见效。”

公主叹了口气，良久不语，她隐身在子之後，旁人也看不到她的神色。

过了半晌，公主转过头来，问小兔子等人，道：“你们叁位壮士，却为何要暗杀本宫？莫非我有什麽不得民心之处，你们非要为民除害不可？”

那小兔儿先前给硫磺气味吓着了，此刻自害怕，不能言语，“铁牛”欧阳勇又是哑巴，只有“金毛龟”陶清一人能言。他低头想了一会儿，答道：“银川公主从无害民之处，向来很得民心。”

却听一旁太监喝道：“跪下说话了！”

陶清哼地一声，不去理睬，众太监蜂拥上前，便要将他按倒在地，那公主却道：“没有关系，你们就让他站着说。”众太监不敢违旨，便都退开了。

公主柔声问道：“既然本宫还算对得起百姓，那你们又为何要来刺杀於我？”

陶清看了看左右，猛地闭上了眼睛，公主从内望去，立时会意，便对一众宫女太监道：“你们先下去歇着。”

众人急待要说，却见银川公主脸色一沈，这些宫女太监随她日久，深知她的脾气，连忙退了下去。

待众人离开，公主便道：“此处没有别人，你只管说。”

陶清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不是我们要杀你，是你爹爹要杀你。”

那公主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不要胡说，父皇……父皇怎麽会要杀我？”秦卢二人听了这话，也是深为震惊，一齐站起。

陶清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爹爹纵容八虎胡作非为，弄得天下民不聊生，他自己却每天躲在豹子房里玩乐，想来这做女儿的也是瞧在眼里，倒说说，这皇帝老子像话吗？四海之内的侠客义士，谁不想取他的人头？但他每天躲在紫禁城里，又能拿他奈何？”

他脸上露出愤慨之色，道：“我们这些人杀不了他，有气没地方发，只好找这个做女儿的出气了。我说爹爹要杀，不是他真的提刀杀，而是他卑劣无耻的作为害了，这懂了吗？”那公主忽地松了一口气，拍了拍胸口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原来如此！”说话间，猛地哽咽，泪水流了下来，心中似有无尽哀痛。

众人见了她的神情，都是为之一惊，看来皇上与银川公主这对父女有些不对头，但这等深宫家务事，便有十个脑袋，如何敢问？秦仲海与卢云对望一眼，两人都低下头去，不敢言动。

银川公主叹道：“父皇一心建功立业，虽说是为百姓好，但他只想进讨蛮夷，与太祖相提并论，却苦了你们这些老百姓了。”秦卢两人听公主当面编排皇帝，互望一眼，只见彼此的神色都是颇为尴尬。

陶清忽地道：“银川公主慈和仁厚，皇族之中，无出之右者。其实这人很好，若是由来当皇帝，我们也不会造反了。”

公主撇过头去，低下声音道：“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语，此後休得再提。”

陶清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说了又怎地，大不了一死而已。我『金毛龟』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无用东西，便死了也没什麽可惜。”

公主听了他这话，沈默片刻，忽道：“秦将军，本宫有事相托。”

秦仲海躬身道：“谨领公主谕旨。”

公主指着金毛龟等人，说道：“本宫想请你放了他们，好不好？”

秦仲海一愣，那日他费尽力气抓来这几人，用意便是要将他们收服，日後好留作己用，谁知公主却要他胡乱放掉这几人，当即皱眉道："这……这恐怕有些为难，这些人目无法纪，聚乱结党，倘若不能收降，久後必有大患。"

公主摇头道："乱臣贼子不会无端生出，若不是朝廷愧对百姓，这些人也不会走上这条路。你现下抓了一个，日後又生出百个千个，那是永远抓之不尽的。若不能从根本救起，把乱源去掉，你就算杀了他们也是无用。"

卢云饱读诗书，精研治国之术，此时听了这话，心中登地一惊，暗赞道："此女绝非寻常人，她这等眼界见地，当朝有几人能及？"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心下暗骂道："操他奶奶的，死小娘皮胡言乱语，乾脆把全天下的牢门统通打开，大大方方的让贼子们回家好了。"

子里却听公主叹了口气，她腰枝轻颤，盈盈站起，说道："秦将军，你这就带他们走吧！"

秦仲海心中暗叹，口中却不能稍违，躬身道："末将领旨。"他悻悻然地望向陶清等人，讪讪地道："叁位朋友，既然公主这麽大方，你们这便随我走吧！"

陶清看着公主後的苗条身影，想到此女即将送去和番，心下忽然一动，说道："公主殿下，这几日便要出嫁了吧？"

公主嗯地一声，道："本宫受命和亲，不数日便要与王子成亲。不知壮士有何指教？"

陶清低声道："可知道，再过几日之後，便永远不能回归中土了？"

公主身子一震，但随即宁定，只听她淡淡地道："我一人的生死苦乐何足道哉？只要能使百姓生活安康，我便是死在西域，也是值得了。"这几句话说得真诚无比，众人脸上都露出感动神色。

陶清听了这话，心中也是感慨，寻思道："这公主当真良善。"他面向竹，弯下腰去，躬身道："草民一生，光明磊落。生平唯一做错之事，便是暗杀公主。"这几句话颇见诚挚，帐内诸人闻言，都是为之一动，都想："也只有银川公主这般仁德，才能感化这群恶徒。"

陶清眼望竹，道：“此去汗国，千山万水，请公主多加保重，良心不要太好了，要知那後宫之中，可是争权夺利的所在啊！”言语之间，满是为公主祝祷之意。

公主站在内，似乎深有感伤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别无他愿，只盼你们今後造反杀人之际，有时能想起我这人。”陶清听了这话，只是沈默无言，似在深思什麽。公主见他沈默，也不再多说什麽，便转身离帐。

第五卷 西出阳关 第四章 天朝国威

又过了两日，总算到了腊月十五，这日汗国王子便要来迎亲，众人上下忙成一团，却始终不见薛奴儿赶到，照理他从玉门关赶来，应当比车队早来数日才是，谁知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他这副总管仍是不见人影。

秦仲海与卢云商议，实在猜想不透薛奴儿去了何处，秦仲海咒骂道：“这老太监难得出宫，好容易有这个良机叫他神气一番，他定是玩乐去了！”

少了薛奴儿，虽然做起事来不甚便利，但也少了人罗里罗唆，众人忙里忙外，宫女赶著替公主上妆更衣，太监里外清点礼品宝贝，真个忙得不亦乐乎。秦仲海则率人四下巡逻察看，这日天气更是忽地放晴，阳光普照，里外都是一片喜气洋洋。太监们为玉辇盖上大红玄毡，更显出新嫁娘的风采。

卢云看著众人里外忙碌，心道：“这公主今日便要被迎娶，她的亲人却无一人在旁相陪，看来即便身为皇家之女，也有外人不知的苦处。”秦仲海见他若有所思，便走将过来，笑道：“皇家嫁女，绝非等闲可见，卢兄弟有幸相逢，也算开开眼界了。”

卢云望著公主的座轿，叹道：“公主眼下就要远嫁番邦，终生不能回归中土，可不知她此时心境如何？”秦仲海摇头道：“这就不是你我所能知晓的。自古以来，可怜莫过和番，昭君出塞，文成入藏，众女都是一般的苦处。她们心中的悲欢离愁，想来除了她们自个儿，其他人也不明白。”

一旁何大人走上前来，听了他们的说话，却重重地咳了一声，道："今日是公主大喜之日，你们却怎地说起这等话来？"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"难道我所说的不是实情么？何大人庙堂上多少年阅历了，怎会不知这些道理？"

何大人摇了摇头，叹道："你说的没错，公主的心境当然可怜。只是咱们做臣子的既然帮不上忙，就不要再闲言闲语的，要是给她听去了，她不知要有多伤心。"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"何大人啊，此次你出使和番，想来最为了解内情，不知咱们公主嫁去之後，处境如何？"

何大人闻言变色，将秦卢二人拉到一边，低声道："说起这事，老夫就心烦头疼。"

秦仲海一奇，问道："公主嫁过去之後，最坏不过是给番王冷落，这种深闺之事，最是平常不过，大人又有什么好烦恼的？"

何大人叹道："冷落也算小事。要知咱们银川公主不是寻常女子哪！她知书达礼，美貌过人，乃是当今皇族的第一美女，一向自视甚高，唉！谁知她此次嫁的男子，却是个粗鲁流氓的人物。老夫一想起这事，便感心烦。"秦卢二人都哦地一声，甚感好奇。

何大人道："公主要嫁的男子，名叫达伯儿罕，乃是当今可汗的长子，封为喀喇嗤亲王。此人虽然贵为王储，却毫无修养，好色无礼，绝非良善之辈。"秦卢二人对望一眼，都觉公主日後处境大是不妙。

何大人道："你们想想，以她如此尊贵的妙龄美女，却要嫁给一个连高矮胖瘦也不知道的番人，尚要与此人终身斯守，想来她定是抗拒得紧。老夫只怕他们小俩口子一见上面，彼此看不对眼，这门亲事便要吹了。那时皇上看著你我的脑袋，就怕会有那么点不顺眼吧！"

秦卢两人听了这话，都"啊"地一声，叫了出来。何大人道："你们几个年轻人可要好好想个办法，别让这门亲事吹了。公主从未出过远门，老夫怕她日後水土不服，难以习惯当地的风俗人情，你们这几日多跟她说些好的，别要让她想家。"

秦仲海微微颔首，说道："这个自然。公主使命重大，当前我朝的军备微弱，远不如汉唐之时，西疆一带的安危，那是全看她一人了。

虽说此次和亲必会毁去她的幸福，却能救千千万万将士的性命。说来是门值得的生意。”

何大人叹道：“是啊！两国联姻，本就谈不上什么情情爱爱，只求公主嫁後，帖木儿汗国能念在亲家的情份上，不再与瓦剌结盟。”秦仲海长年驻守北疆，自知瓦剌的厉害，当即大声道：“正是如此。若是西北两路番人连成一气，恐怕大祸临头，到时株连祸结，不知要打多少仗！”

三人说话间，猛听得丘下传来阵阵的马蹄声，轰隆隆、轰隆隆地，宛若雷震，秦卢两人听到这等大军奔驰的声音，不禁脸上变色，知道帖

木儿汗国的军队已然前来迎亲。

前方哨兵急忙上丘，回报道：“启禀将军，前方约有十万大军，正向我们疾驰而来！”秦仲海点头，登高远望，果见十余里外黑压压的一片人海，如潮水般涌来，看来确有十万之数。大军气势奔腾，阳光照来，映在无数刀枪之上，阵阵眩目反光，望去极是刺目。

秦仲海皱起眉头，说道：“怎么迎个亲要带这许多兵刃家伙？莫非是要给咱们一个下马威？”

只见一名番王一马当先，脸上都是浓浓的胡须，神态狰狞，口中不住呼喝，想来便是可汗之子，封为“喀喇嗤亲王”的达伯儿罕。

秦仲海见那番王无礼，当下嘿嘿冷笑，伸手一挥，喝道：“三军一字排开，布长蛇大阵！”五千兵马暴喝一声，只见众军士挥刀举旗，人奔马驰，登时在山丘上摆出偌大阵式。

何大人慌忙道：“他们可是来迎亲的啊！你布这阵势要做何用？”

秦仲海摇头道：“只要来人携带刀枪，我等护驾有责，必以刀枪相报。”

何大人嚅嗫道：“也对……也对……”他怕两边不加自制，别要生出事来，慌忙道：“谁去把老夫的名帖送上，请王子他们稍安勿躁？”他说了两遍，但一众太监都已被汗国的雄壮军容吓得腿软心慌，如何能上得了抬盘，竟无一人出声答应。

卢云拱手上前，对何大人说道：“卢云讨令，愿为大人一行！”

卢云自离京以来，两个月内用功不坠，日夜不断的研习帖木儿汗国的语言文字，汗国的语言乃是回回一系，不甚难学，再加卢云用功极是勤勉，太常寺的乐舞生也是指导有方，居然已能将回回话朗朗上口。

此时他见无人敢上前送帖，便自行讨令前往。

何大人知道卢云足智多谋，又兼通晓回回话，当下大喜道："有劳卢参谋了！"卢云披上胄甲，挂起腰刀，脚跨雪泥宝马，手提郾月大刀，山冈上大喝一声，拍马飞驰而去。众人见了他这幅神采，心下暗赞："也只有这样的人品，才配得起天朝的国威。"

卢云驾马上前，只见十万大军轰隆隆地冲向前来，一时间泥尘飞扬，扑天盖地，闷雷也似的马蹄声中，尚且夹杂著番人的狂野呼喊，不禁使人神为之夺，气为之馁。但卢云生平不知遇过多少艰难困苦，此时见了汗国大军的这幅嚣张气焰，也只微微一笑，不为所动。他提缰勒马，傲然看著眼前的十万番军。

忽听远处传来番将的吼叫："兀你那中国蛮子，快快滚开！不然大军把你踩成肉泥，你就後悔莫及啦！"番军有意威吓，刻意狂驰侵逼，势头丝毫不缓，可说狂妄之至。

卢云见无数军马已然冲到身前，此时若不避让，必会给乱蹄采死，但若让开了，定会狼狈惊慌，反教番人小看。他冷笑一声，当下气运丹田，猛地吼道："天朝银川公主驾到！"他用回回话将之喊出，登时声闻数里，竟将无数马蹄震汤的声音都给压了下去。巨响轰去，宛若霹雳雷震，一时人惊马鸣，当前十余名将领摔下马来，大军前队一停，後队立时冲撞上来，呼爹喊娘之声不绝於耳，十万兵马居然乱做一团。

秦仲海站在山冈上，环顾众人，扬鞭笑道："好一个卢云！这等力拔山兮的气势，只怕及得上长板坡前的张翼德吧！"

公主听了卢云的震天大吼，连忙掀开营帐，往山下望去，问道："这人是谁？"

一旁宫女道："此人便是秦将军身边的参谋，好像叫做卢云。"公主与他说过话，原本以为此人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想不到却有这等气概，当下轻声娇呼道："此人文武全才，真是难得！"

那番王满脸狼狈，虽没给震下马来，但也是头痛耳鸣，他叫道：“兀你那中国蛮子，怎么说话如此大声！操你奶奶的！”

卢云虽然学习回回话不久，但也听得出此人说话粗俗，他寻思道：“怎地这番王一点教养也没有，公主是神仙般的人物，日後如何容得这种人？”他心下虽如此想，但对方是汗国王储，不能无礼，脸上便不敢露出不满之情。他翻身下马，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下官奉我朝何御史之命，特送此帖与王子。”说著双掌高举过顶，平放在手掌之中。

那番王也不下马，只嘿嘿地直笑，伸起马鞭，便要将卢云手上的名帖卷去，神态甚是无礼。自古使者便是代表本国，便是可汗亲至，岂有不下马相迎之理？何况这区区一个王子？看来这番王真没把中国放在眼里。

卢云心下大怒，暗道：“我奉何大人之命前来送帖，那是代表我朝与之交涉，岂能任凭他侮辱作弄？”他运起“无绝心法”，掌心生出偌大黏力，将名帖牢牢吸在掌心之上。那番王鞭术甚精，连著使劲卷了几下，那帖子却好端端的停在卢云掌上，竟然文风不动。他大叫一声，喝道：“古怪的！”跟著翻身下马，走向卢云，便要伸手去取。

这番王先前几次甩鞭，却卷不起这张薄薄的名帖，旁人只道他鞭术拙劣，连张帖子也卷之不到，弄得他面上无光，无地自容。他大踏步走向卢云，想要争些颜面，伸出右手，牢牢抓住名帖，用力往後掀去，谁知那帖子还是牢牢地黏在卢云的掌心。

那番王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！岂有此理？”跟著使上吃奶的力气，两手抓住帖子，用力回夺，卢云掌上加劲，那番王只有一身蛮力，如何能动之分毫？他气喘吁吁，脸色胀红，口中不住喝骂。

众番将见王子大呼小叫，不知他声嘶力竭地做些什么，却无人知道卢云手上搞鬼，一时间都是议论纷纷。

卢云见番王恼羞成怒，当下把掌上内力一撤，那番王正自猛力向後回夺，忽然对方掌上的劲力消去，登时往後摔倒，跌个四脚朝天。众将大惊失色，慌忙下马来救。

那番王站起身来，手上抓著名帖，神色狂怒，喝道：“你使的是什么邪法？”卢云低头不动，说道：“下官乃是天朝使者，岂会使用邪术加害大王？”

那番王挥了挥名帖，怒道：“那为何这一张小小帖子，竟会如此沈重？”

卢云道：“这是上天要磨练大王之意，大王此去迎亲，如果路上太过平顺，怎能显出大王的英雄风采？”那番王大喜，说道：“说得对，没有摔跤，哪有光彩！你说得很好！”跟著翻身上马，便要率军出发。

卢云拦在马前，说道：“公主殿下生性喜爱清静，请大王的十万大军在此相候，不然惊扰了公主，下官吃罪不起。”那番王笑道：“不给蛮子公主看看我的雄壮大军，她以後怎么会乖乖地听我的话？”说著吃吃淫笑起来。

卢云摇头道：“公主性子烈得很，大王如果拿大军吓唬她，她是决计不从的。”达伯儿罕笑道：“这公主呛得很，很好，很好！本王最爱小辣椒，吃起来才带劲儿，嘿嘿！嘿嘿！”

卢云见他言语粗俗无聊，实不似西域第一强国的皇储，皱眉道：“不知大王可否一人前来，随小人前去迎亲。”达伯儿罕是个粗俗好色，胸无点墨之人，当下淫笑道：“美人在前，什么都好说。”跟著回头叫道：“你们听好了，全都给我等在这儿了！”便要随卢云离去。

忽听一人道：“且慢！”卢云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人黝黑粗壮，约莫四十来岁，满脸的精悍神气，正自拍马前来。

那人道：“我朝王子何等尊贵，怎能孤身一人前往迎亲？若有什么危急情事，我等如何向可汗交代？”这人说话十分得体稳重，想来是汗国的要紧人物。

卢云摆起天朝的威仪，沈声道：“中国习俗如此，汝等前来迎亲，自当遵守中国的规矩。”

那大臣见卢云气焰颇高，有意吓唬他一下，当下使个眼神，一旁跳出一个大汉，喝道：“依照我国习俗，使臣必须先挨一顿好打，然後才能说话！”卢云如何不知对方有意欺压，他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好奇妙的风俗，想不到世间竟有这等情事。不过在下入境随俗，既然贵国习俗如此，自当给汝等一个方便。这就请吧！”说著挺胸凸肚，满脸讥嘲之色。

那大汉见他神态傲慢，颇有轻视自己之意，心道：“你这个白面书生得什么用？等一会儿我把你打得求爷爷告奶奶，看你还嚣张个什么

劲儿！”当即狂吼一声，用力一拳打去，正中卢云小腹。

卢云不动声色，潜运内力，发动“无绝心法”，登时把拳力化去，跟著小腹一缩，将那人拳头吸住，那人想要将拳头拔出，却动弹不得，卢云将内力传了过去，在那大汉周身穴道游走，那人立时麻痒不堪，想要跪地讨饶，却又压不下脸面，想要忍耐支撑，可又难以忍受，只见他满脸发红，模样狼狈，卢云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放你去吧！”跟著黏劲一松，那人正自猛力拉扯，忽觉对方放松力道，陡地往後滚去，连翻了十来个斤斗。

卢云拱手道：“贵国习俗自来殴打使臣，在下方才入境随俗，不敢有违，已让贵方将领打过一阵。所谓礼尚往来，宾主方能尽欢，我国迎亲时向由新郎一人前去，还请各位也能尊重我国礼法，让王子一人随下官前去面谒公主，感激不尽。”

那大臣见手下奈何不了卢云，只好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乃是帖木儿汗国左丞相，阿不其罕便是。敢问阁下尊姓大名？官居何位？”卢云躬身道：“下官征北游击随军参谋卢云，见过丞相。”

阿不其罕原以为此人定是六品以上的官职，想不到只是个小小的随军参谋，不由得一怔，随即颔首道：“都说天朝人才辈出，果然如此，想不到你区区一个参谋，居然也有这等武功见识，难得！难得！”卢云道：“多谢丞相谬赞。”

阿不其罕道：“这样吧！咱们两家谁也不压谁，你有五千兵马，我也一个不多，五千兵马随喀喇嗤亲王前去迎亲，其余大军在此相候，你说如何？”卢云心下一凛，暗道：“这丞相果然厉害，我们有五千兵马随行，他居然也知道了，看来这人很是难缠。”这阿不其罕说出五千之数，一来是要安卢云的心，表明他无意强压中国的势头，二来双方都是军马人数相当，也有平等相待的意味。

卢云伸手肃客，说道：“丞相之言甚佳，如此便请吧！”

秦仲海远远望去，见到番王的十万大军停下不动，跟著一小搓人马缓缓出队，任由卢云领向小冈，秦仲海心道：“这卢兄弟真不简单，居然能说动大军停下，真有他的一套。”他提声喝道：“撤去长蛇大阵！”众将士听命，立时回归本队。

那番王的五千兵马来得好快，一下子便涌上小冈，卢云见何大人已然带著通译，自站道上相迎，他便闪到一旁，好让两方首领说话。

何大人见番王来到，连忙陪笑道：“亲王驾临，我等深感荣宠……”谁知他一句话还没说完，那番王便大呼小叫，口中嚷著些奇怪番话，直直地冲上冈去，将他冷落在一旁。

何大人转身追了过去，惊道：“亲王等等啊！我话还没说完……”

只听那番王大笑道：“我的新娘子在哪里？你老公来瞧你啦！”跟著在车队里到处游走，每遇宫女，便伸手在她脸蛋上一摸，臀上一捏，淫笑道：“你是不是我的新娘啊？”他满口番话，自也无人通晓意思，一众宫女惊慌失措，都是四散奔逃，眼见那番王便要冲向公主的营帐，几个太监连忙冲了上来，想要将他挡下，那番王却一脚一个，将他们踢得直滚了出去。

番王大踏步走向营帐，满脸淫笑地去寻银川公主。秦仲海心下暗骂：“倘若薛奴儿人在此处，却该有多爽快？这番王定会给他打得头破血流！谁知这老妖怪却溜得不见人影。”他叹息一声，正要拍马去救，却见一人大喝道：“无礼！”跟著那番王胖大的身子飞起，竟被那人摔了出来。

秦仲海心下一惊，只见那人剑眉星目，身形高大，正是卢云，他心下暗暗叫苦：“卢兄弟这番出手太重了，等会儿定然有事。”

果见帖木儿汗的五千兵马登时大吼，个个拔刀出鞘，随即便要出手，秦仲海见对方凶暴，当即虎吼一声，喝道：“众将官搭箭！有敢妄动者，杀无赦！”五千兵马立时举起弓箭，指向可汗大军。两边剑拔弩张，情势凶险之至。

那丞相阿不其罕甚是乖觉，他见双方人马互不相让，急忙上前，缓颊道：“自己人！自己人！大夥儿不要乱来！”一旁传译官急忙翻译了，何大人也陪笑道：“是！是！正是自己人！”跟著命秦仲海收起弓箭。

秦仲海悻悻然地道：“撤去阵势！”众兵官喝地一声，收起弓箭，整齐的声音远远传了出去。阿不其罕盯著秦仲海，心下暗道：“看来这人很会用兵，日後当是一个大大的劲敌。”

那番王站了起来，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！是谁在这捣乱？老子要看新娘，却怎么不给你老子看？”跟著对何大人戟指骂道：“老番官！你若不让我见一见公主，我这门亲事也不要了！老子这就回家抱小妾，要女人我家里还不多吗？”

何大人见他怒气冲冲，不知他为何发怒，急忙要乐舞生传译过来，何大人猛听番王要退婚，吓得魂飞天外，惊道："大王千万不要如此，若是要见公主，今晚洞房花烛时便能见到了，你可别急啊！"这言语颇为粗俗，乐舞生脸带尴尬，不知该如何翻译方好。

卢云咳了一声，以回话道："何大人方才说道，只要等公主与大王完婚，到时双方必能见上一面，大王不必急於一时。"那番王哼地一声，骂道："我家里女人成千上万，如果不是美女嫁来，老子连要都不要！"何大人不知如何是好，眼望秦卢二人，不知他们有无办法解围。

却听一个柔和的声音道："他若要见本宫，却有什么难的？"只见公主营帐忽地掀起，当先娉娉婷婷地走出一名美女来，众人见了她的面貌，不觉都是"啊"地一声，叫了出来。心中都想："好一个美女啊！"

冬日暖阳照下，只见这银川公主温雅秀美，星目回斜，艳丽中自有一股端庄，小小樱口红颤颤地，惹人千般怜惜，却又不敢心存妄念。卢云虽然情有所锺，也还是惊叹於她的高贵美艳，想道："人称她为京城皇族第一美女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"秦仲海嘿嘿冷笑，心道："这般标致的美女，却怎地送到了猪窝去，真他妈的糟蹋。"

那番王见了她唇红齿白，桃笑李颜的可人模样，更是"啊"地一声，张大了嘴。只见他目瞪口呆，傻傻地道："好美！好美！蛮子公主，你是我生平见过最美的女人！"跟著大叫一声，急色地冲上前来，要将她一把搂在怀里，好好地怜惜一番。

卢云见番王冲向公主，却不知该拦还是不拦，毕竟他们俩人以後便是夫妻，自己怎可管得这种家务事，他眼望秦仲海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却见秦仲海双手一摊，也是没理会处。

两人正自犹豫，忽听公主柔声道："你们传译过去，就说我今夜便是他的人了，到时他想如何，我自会相从。"乐舞生照说了，达伯儿罕嘻嘻直笑，连连搓手，淫笑道："咱们现在就洞房花烛，不要等到晚上了。"

公主见他满脸淫秽，不需猜想，也知他心里的肮脏念头，她俏脸一板，声音忽地提起，变得又冷又冰，道："请诸位转告殿下，他若是不理会礼法教养，想在此地欺辱本宫，银川宁死不辱，惟有自尽，以

谢吾皇。”这几句话说得不卑不亢，众人心下纷纷暗赞，这银川公主确是天朝皇族的典范。

一旁乐舞生连忙翻译了，达伯儿罕听得此言，惊道：“美人儿别生气，我怎敢欺负你了，你可万万不要自寻短见啊！”乐舞生忙依言转告了，银川公主听後轻轻颔首，脸色已然和缓，当即走向前来，向番王轻轻一福，说道：“贱妾见过王子。”达伯儿罕看著她秀美绝伦的脸蛋，闻著她身上淡雅宜人的香气，只觉得全身酥麻，通体舒泰，整张大脸忽地飞红，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

那宰相阿不其罕心下暗赞：“此女聪明机敏，识得大体，不愧是皇家的公主。此番嫁来我朝，所生子女定是出类拔萃之辈。”待见了王子急色攻心的模样，心下又忍不住叹息，这王子与银川公主虽同是皇族出身，但行为举止间的风范，却是天差地远，全然不能相比。

当下两国重臣按著礼俗，便请银川公主上轿，由八名太监抬下山去，何大人命人抬上所备的礼物，呈给达伯儿罕，说道：“吾皇与银川公主父女情深，他体恤公主出嫁远邦，相距天涯，特地送上十箱嫁妆，以供公主平日之用。另备有十车珍贵礼品，请王子转送贵国国主。”

一旁赞礼官宣念礼品上的细目，只见珍珠玛瑙，珊瑚宝石，鹿茸人参，无一不是罕异的珍品，寻常人家一生也难得见上一样。众军士什么时候见过这等排场，珠光宝气之下，只逼得连眼睛也睁不开了。

达伯儿罕贵为喀喇嗤亲王，什么宝贝没有看过，那赞礼官念得口乾舌燥，他却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。此时他的眼角儿只顾瞅著银川公主的轿子，一路从冈顶看到冈下，喉头不停滚动，想来是馋涎直直流到肚里，口中不住念道：“他奶奶的，太阳还不快点下山！搞什么鬼！”却是急著洞房花烛，好来一亲芳泽。

众人见他双眼发直，口中念念有辞的模样，都觉得好笑。秦仲海暗骂道：“俗话说得好：一朵香香鲜花，却要插在那臭屎牛粪上。看这王子无耻的模样，当真是凤凰配乌鸦，牡丹伴杂草。”

何大人心下也是暗叹，想道：“可怜银川公主如此年轻貌美，日後却要受这禽兽折腾。都说此人好色异常，看他这幅下流模样，传闻当是不虚。”

只见公主花轿抬到山下，达伯儿罕点过礼物嫁妆，便自率军离去。秦仲海等人见大功告成，都是松了口气。秦仲海站在何大人身边，笑道："大人此番功德圆满，当真可喜可贺。"

何大人摇头道："此话还说得太早了些，公主一日不到汗国都城完婚，一日不被册封为太子妃，老夫就一日放不下心来。"

帖木儿汗国的风俗与中国颇为不同，太子可有四个王妃，此乃沿袭铁木真时代的蒙古习俗。照理来说，银川公主完婚後，定当被封为太子妃，但诰令未曾发布之前，没人敢说得个准。尤其朝廷现下势力衰弱，在西域毫无国威可言，公主少了祖国的屏障，不免会受些闲气，届时是否另有变数，那是无人可知的。

秦仲海当下率领五千兵马，保护著何大人，便朝帖木儿汗国都城进发，预计在汗国观礼後才准备返国。这何大人年近六旬，连著数月马上奔波，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，秦仲海便吩咐下属准备座车，让他上车安歇，反正公主的安危已由汗国接手，不必再由自己操心烦忧。

众人牵著马匹，下马步行，远远地跟在十万大军後头。只见公主的花轿夹在无数军马之中，看来有若汪洋中的一条小舟，宫女太监垂头丧气，有若囚犯般地跟随在花轿之旁，彷佛便是中国在西域的写照。

何大人从车中望去，心下喟然，想道："我朝在西疆的势力衰弱至此，倘若不靠和番，在此地几无立足之地，皇上这几年来纵容群小，不只害苦了百姓，也害苦他自己的女儿。"

行出十来里，日头已然偏西，卢云看了地图，说道："前头是汗国的边界要塞，名唤拉耳恪关，必有汗国的大军出来相迎。我们可得跟近点，免得入关时起了纷争。"秦仲海点头道："兄弟此言甚是。"跟著朗声道："众将官听命，全军上马！"五千兵马一齐翻身上鞍，等待号令。

秦仲海提声喝道："全军西进，开抵拉耳恪关！"众将暴吼一声，全力冲锋，此时少了宫女太监的拖累，大军更如脱缰野马，扑天卷地般的朝西狂奔，震耳欲聋的马蹄声中，夹著何大人的惊叫，朝西疾驰而去。

众军飞驰之下，不一会儿便行近番王兵马，相距不过半里。秦仲海怕番王误会，以为自己要率军从後袭击，便命人前去知会。

传令兵正待出发，却见前头番王的十万大军忽地停下，秦仲海一愣，不知番王何以忽然停步，他与卢云正要商量，猛地前方杀声喊起，那番王大军赫然掉头，跟著朝後冲来，转瞬间十万大军便冲到眼前，烟雾弥漫中，不知多少兵马掩至。

秦仲海大吃一惊，搞不清发生了何事，莫非番王忽然起兵来杀？他见南方远处有处小丘，当可坚守，忙下令道："前方有变，众将官急往南行！"卢云也是一惊，说道："怎么会这样？莫非番王误会我们意图不轨，要从後袭击他们？"

秦仲海自也不知，忙率领兵马，急往南面一处山丘冲去，先避开番军的冲击再说。

大军甫上小丘，卢云见公主的坐轿给夹在乱军之中，心中极是担忧，想道："公主安危不能没人理会，我得过去看看。"当下一提缰绳，四蹄腾腾，须臾间已然冲下小丘。

秦仲海见他忽尔离丘，忍不住一惊，叫道："卢兄弟！你做什么？"

卢云远远回答，道："现下公主还在番军手中，我这就去接应，请将军自行布阵御敌！"秦仲海如何能让他孤身犯险，当下大声喊道："卢兄弟快快回来！前面太过危险，你别莽撞啊！"卢云听了说话，却只伸手过顶，连连挥舞，要秦仲海不必理会於他。片刻间，便已离开小丘里许，朝番军疾驰而去。

何大人见变故连连，急忙从车中探头出来，慌道："怎么回事？可是有盗贼土匪？"

秦仲海摇头道："不是盗贼土匪作怪。方才不知怎地，番王的大军突然回向我们杀来，看来情势很是怪异。"何大人惊道："怎会如此？咱两家好容易才结成亲家，王子岂能做出这等荒唐事？"

秦仲海紧皱眉头，却没回答，只见滚滚荒漠，卢云孤身一人驾马飞奔而去，远处却有无数兵马杀来，实不知吉凶如何。

卢云骑在马上，眼看番军冲向自己而来，斯杀呐喊之声更是不绝於耳，他心中疑惑，寻思道："倘若这番王有意杀害我们，意图不轨，何不在迎亲时动手？难不成另有什么隐情？"他见不远处有座小山，足以了望情势，便纵马朝山丘而去。

过不多时，已到山顶，卢云慌忙下马，朝山下眺望，这一看之下，心头登时大震。

却见那十万大军四散奔逃，到处离散，已有分崩离析之相。卢云心中大惊，不知何以如此，急忙再看，却见沙漠远方出现一只黑甲军马，正自疯狂地向番王攻击屠戮。

只见那黑甲军人数不多，仅有番王兵马的一半，但杀起人来却习练有素，勇猛无比，番王大军与之交战，刹那间便已溃不成军。双方将领交手，番王手下无人能挡一招半式，都是十合中便给杀死，几名黑甲大将举刀乱杀，腰间挂满了人头，神情狰狞至极。那番王保著公主花轿，急急逃奔。

卢云大骇，心道："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帖木儿汗国忽地受人袭击，可这里是他们的要塞所在啊，怎能有人在此埋伏？"

只见番王手下万余人马力战不屈，正自护卫公主的座轿，但黑甲军实在勇猛，两方人马甫一交锋，番王的兵士几无招架之力，登给杀死在地，黑甲军连续冲锋数次，终於给他们冲出了一处缺口。卢云深自担忧，只怕公主落入歹人手里，後果必然不堪设想，但此时兵荒马乱，便求自保也不成，如何能救得了人？他心中难受，一时旁徨无策。

两方军马杀了一阵，那番王达伯儿罕眼见不敌，率了一小队人马逃走，丞相阿不其罕见主帅逃亡，深怕军心动摇，急忙叫道："王子别走啊！公主还要你保护啊！"

达伯儿罕胆小怕死，如何敢回去应战？听了丞相的叫唤，反而更是抱头鼠窜。

黑甲军中站了一人出来，朗声说道："有活抓喀喇嗤亲王者，赏城池一座，美女百人！"

黑甲军高声欢呼，当即弃下公主不顾，转往番王追去，达伯儿罕吓得直欲昏晕，连连抽动马鞭，恨不得插翅飞去，後头数万黑甲军追赶不停，无数弓箭不住射来，真把沙漠射得如同箭海一般。

混战之中，黑甲军里冲出一只彪军，喝道："让开了！我们要生擒喀喇嗤亲王！"这支彪军看来武艺远胜其他，不旋踵便已奔到近处，登将黑甲大军抛在後头。

眼看敌军便要追上了番王的小队，番王身边的百名禁卫军见情势大坏，急忙转身招架，但那彪军人马太过凶猛，快马狂奔中，数千只长矛一齐戳来，当场将数百名禁卫军戳死在地。

达伯儿罕吓得面无人色，竟从马上摔落下来，那彪军大将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如此没用的东西！亏你还想继承皇位！"跟著伸出大手，便要将他活捉上马。

丞相阿不其罕叹息一声，知道大势已去，转头不愿再看，两边交战人马见皇储即将被俘，也停下争斗，一齐往番王看去。

霎时之间，天地间只剩呼呼地风声，大地之上的数万人彷佛冻结一般，人人静默无声。

那彪军大将伸手过来，正要将番王擒拿上马，猛见一团火影闪过，跟著一颗人头血淋淋地冲天飞起，那彪军大将惨叫一声，霎时身首分离，坠下马去。众人揉了揉眼睛，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却见一名虎背熊腰的大汉，一手提著柄大刀，另一手却夹著番王飞奔而去，那大汉浓眉鹰目，威武过人，正是"火贪一刀"秦仲海。

那彪军残部见队长被杀，急急朝秦仲海围来，要为队长报仇，秦仲海狂啸一声，大刀一劈，刹那间连杀了数十人，鲜血狂喷中，只见他有若猛兽狂龙，勇猛至极。

秦仲海大喝一声，叫道："全军戮力向前！冲锋！"山丘上五千兵马杀声大起，猛从小丘上卷杀下来，直朝那只凶狠彪军杀去。两军相接，如同风卷残云，又如秋风扫叶，须臾间将那路彪军杀得一个不剩。

丞相阿不其罕见状大喜，喝道："三军回防，保护喀喇嗤亲王！"

卢云站在小山上观看，一听此言，心中暗暗著急，这彪军人数不多，仅不过千余之数，便杀光了也没什么，但後头黑甲本队却有五万余人，秦仲海好容易令他们气势稍馁，丞相却在这关头回防，那是犯了兵家的大忌。当下大叫道："不要回防啊！趁机冲杀过去！"

但两边隔得远了，丞相已率大军朝後退却，那黑甲军原本气势略顿，忙趁丞相退军之时，重新整顿阵式，稳住了军心。看来丞相不明兵法，已然错失反败为胜的良机。

那黑甲军见喀喇嗤亲王已然脱险，恐怕抓他不到，又见秦仲海五千兵马悍勇，甚难拾掇的下，当即转向战场上第二个要紧人物杀去，那便是天朝的银川公主了。

何大人见公主危急，心下大惊，叫道：“谁去保护公主啊！”

此时秦仲海的兵马与公主相隔甚远，中间尚夹著丞相的部队，除非插翅飞去，否则如何救得？那丞相自顾不暇，又如何分兵去救？眼看黑甲军全力冲杀，包围公主座轿猛攻狂杀，片刻之间，无数兵卒尸横就地，公主轿旁的宫女太监一个个都被捉了起来，也有四下奔逃而去的，一时人仰马翻，乱成一片。

黑甲军士纵马疾驰，直朝公主座轿驰去，当头的将领脸上露出狞笑，色眯眯地不怀好意。

卢云见公主便要受贼子挟持玷污，心下大惊：“公主要被这些人劫持了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此刻情势紧张，只要稍慢片刻，公主的清白恐怕便要不保，慌张之间，心道：“说不得了，只有行险一途！”

此时卢云处在山顶，恰好在敌军头上，他急急从马背上解下行囊，取出绳索，牢牢绑在自己腰间，又将另一端缚在大树上，他大喝一声，竟从百来尺高的山顶跳将下去，如天将军般地扑向黑甲军。

坠到半途，绳索已然放尽，霎时腰上一阵剧痛，止住了下跌之势。卢云低头一看，身子离地还有五十来尺，他见距离仍远，不知该如何下去，正犹疑间，那黑甲军喊叫连连，仍是前仆後继地冲向公主花轿。

卢云一咬牙，心道：“不成！我受柳侯爷所托，便是性命不再，也不能见公主受人侮辱！”自知不能再有拖延，当下取出匕首，割断了绳索，身子一松，便即飞坠而下。

黑甲军听得头顶上传来一声喊叫，众人心下奇怪，陡地抬头，猛见卢云自天而降，正朝众人急坠而来，一时都吓得傻了，不知如何抵御阻挡。

卢云见黑甲军众已在脚下，当下“嘿”地一声，屈起膝盖，放松脚踝，轻轻在一名将领头上一点，数百斤力道灌下，那将领当场头骨破裂，脑浆飞溅而出，死得惨不堪言，卢云趁势转向，此时身体下坠力

道已然轻了许多，他又往一名兵士肚上一踹，那人大叫一声，肚破肠流而死，卢云藉著这一脚之力，已然稳稳地站在花轿旁数十步的地方。

卢云喘息一阵，抬头看著山顶，心道：“还好带有绳索，不然定会活活摔死。”正想间，一名黑甲将领叫道：“放箭！快放箭！”众军弯弓搭箭，嗤嗤嗤地声音齐响，霎时万箭齐发，朝卢云射去。

卢云惊慌失措，飞身便朝一旁马儿腹下钻去，只听那马儿悲鸣一声，已被射成刺猬，卢云运起神力，将那只死马举起，如盾牌般地往花轿推进。

卢云行到花轿之前数丈，大声叫道：“公主殿下！卢云前来救驾了！”

便在此时，一名黑甲将领驾马冲来，他见弓箭奈何不了这名怪客，便亲自举刀来战，他狂吼一声，举刀猛朝卢云背上砍落，卢云叫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双足一点，登时高高跃起，躲开了劈来的大刀，跟著一脚踹在那人胸口上，将他踢落马下。

卢云坐在马上，冲向公主轿前三尺，此时众太监已然逃得一个不剩，只留下乱军中孤零零的一顶轿子，卢云在鞍上一点，直往花轿扑去，便在此时，那马儿身中数百只弓箭，又被射成烂泥一般，死在当场。

卢云陡地钻进轿子里，忽然一柄匕首当面刺来，他夹手夺过，便要一掌挥出，猛听一名女子娇呼一声，卢云凝掌不发，举目望去，却是公主本人。

卢云连忙放脱公主的手腕，低声道：“外头歹人无数，咱们得想法子突围！”却见银川公主睁著一双清澈的凤眼，正自瞧著自己，眼神中颇有讶异，想来她也没料得会有人突然来救。

卢云掀开廉子往外看去，只见轿旁挤满了兵士，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头，兀自举弓对著花轿。

卢云慌道：“大军已然合围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眼下万军环伺，只要一出花轿，便会被乱箭射杀，饶他足智多谋，聪明机敏，此时也无计可施了。

忽听公主道：“别怕，他们要的不过是我一人，不会下手杀害我们的。”卢云听她言语宁定，全不惊慌，心中一怔，想道：“这公主好生了得，居然镇静若此。”

看来这些番兵过来劫人，无非是为了银川公主的绝世美色，要不便是想挟持公主，好向朝廷要胁黄金财宝，一时间确实不会杀害她。

卢云沈思片刻，想通了其中关节，寻思道：“若真如此，这些人动手时必然顾忌良多，投鼠忌器，咱们或有机会突围。”他不顾花轿里不过见方大小，忽然跪下道：“卢云一会儿冒犯公主，万死莫辞，还请见谅。”公主一怔，不知他为何如此说话，但一瞬间，只见卢云伸出右臂，环住公主纤腰，跟著往外疾冲而出。

那公主原本甚是镇静，便是乱军包围、命在旦夕的时刻，也不见她惊慌失态。此刻被卢云夹手抱起，心下却登地大羞，不由得娇声惊叫。

银川公主一生中只见过几个男人，除了父皇与几个兄长外，便只看过宫里的宦官太监。直到这次随军西来，才见识到世间千奇百怪、各种各样的男子，但她一直以廉相隔，除了适才与番王会面以外，从不曾正眼与一名男子相对。谁知此时却被卢云抱在怀中，却要她如何不羞？如何不急？

公主叫道：“你快快放开我！”卢云哪有工夫理她，他此时脚踢不绝涌来的兵士，掌格倏忽而至的长矛，只要稍有疏忽，便会当场毕命，任凭公主尖叫连连，也无暇回画了。

公主却管不得这些，她只知自己的身子绝不能这样紧靠著男子，那可是有违礼教大法，她挥拳连连，猛往卢云胸口打去，尖叫道：“你放我下来！”

便在此时，一点热热的东西溅到她脸上，她急忙伸头看去，却见到卢云背上鲜血淋漓，已被弓箭射中，箭尾的羽毛尚在晃动。

公主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你流血了！”卢云却不回答，汗水和著鲜血不停的滴下，公主抬头望去，只见他脸上双目炯炯地看向远方，公主吓了一跳，顺著他的目光看去，却见十来名高壮的番僧，脸上神情狰狞，双手舞著弯刀，正朝向他们俩人走来。

原来那黑甲军的主帅甚是精明，知道若是放箭射杀卢云，难免连公主一起杀死，便派出武功高强的好手前来击杀。

卢云心道：“这些番僧看来武功不弱，我可要小心应付。”他抬头远远望去，只见番王的部队不住败退，不知秦仲海的兵马去到何处了，眼下只有靠自己冲出重围，救出公主。

那十来番僧走向前来，猛地举刀往卢云砍下，这群番僧手中所持都是弯刀，乃是大食国武士所用的兵刃，刀刃弯曲至极，有若一个弧形，出刀时攻守之距极短，刀光挥舞中，与敌手间呼吸可闻。卢云见番僧刀势猛恶，直往自己顶门劈落，出手便是杀招，连忙举掌去挡，呼地一声，刀锋闪过，登将卢云的衣袖割了下来。卢云急忙退後，众番僧已将他团团包围，此刻他右手抱住公主，只余左手御敌，身手大打折扣，情势更是不妙。

公主生平心肠最好，她见卢云不敌，深怕此人会因此被杀，低声在他耳边道：“你若是打不过他们，只管自己走。这些蛮番要抓我当人质，决不会加害本宫。”

卢云摇头道：“在下受柳大人重托，岂能弃公主於不顾？”忽听一名番僧大吼一声，举刀冲来，卢云伸脚一踢，正中那番僧脸颊，他喝地一声用力，转瞬间便将那人踹了出去，那番僧摔在地下，眼看颈骨断折，已是不活了。

便在此时，却见一僧挥刀奔来，上三刀、下三刀，刀势大开大阖，手法极是刚猛，但此人出刀势子过大，每回挥刀过肩时，胸前都露出了偌大空隙。卢云抱起公主，低声道：“请殿下闭上了眼。”公主不明他的意思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卢云伸手盖上了她的眼皮，运力在肩，趁著那番僧挥刀的空档，他嘿地一声大叫，双足在地上用力一撑，便往那番僧身上撞去，那番僧闪避不及，被他撞个满怀，弯刀兀自举在半空，胸口肋骨却已折断，口吐鲜血而死。

公主双目被卢云遮起，急道：“你别遮了我的眼睛！”跟著推开卢云的手，刹那间却见到那番僧双目翻白、吐血而死的惨状，忍不住惊叫出声。

卢云此时急於逃命，无暇理会公主怕是不怕，他往外冲出，只见到处都是追赶而来的人马，一时之间，也不知往那逃去才好。

正烦恼间，几名番僧已然奔来，想趁他犹豫时下手杀却。众僧举刀挥下，便往他背後砍落，公主趴在卢云肩上，眼见情势危急，惊叫道：“留神！”卢云一惊，用力向前一跃，远远纵了出去，这才闪开背後袭来的那几刀暗算。

几名番僧见他逃脱，连忙来追，卢云从尸身手中抢过兵刃，转身面对众僧，他嘿地一声，著地滚落，只听惨叫之声不绝於耳，几名番僧的双足都已被他砍断，都是摔倒在地。公主被他抱在怀中，虽给他的衣袖护住了头脸，但仍从空隙中见到眼前的残酷景象，惊叫声中，急忙闭上了眼。

卢云听得後头杀声不绝传来，不知还有多少兵马赶到，心道：“我若不想个计谋，只怕今日定要毕命於此。”他打量四周，赫见公主座轿旁停著几辆推车，知道里头装的都是金银珠宝，本是要送给可汗的，但此时太监宫女已然逃得无影无踪，几辆推车无人看管，迳自停在一旁。

卢云灵机一动，当即抱起公主，猛往那几辆车冲去，众番僧急忙追来，却见卢云将推车踢翻，举刀砍破木箱，霎时地下金光闪烁，珠宝耀眼，几千两黄金滚落在地，无数玉器古董还源源不绝地从箱中翻滚出来，众番僧见了无数财宝，心下大喜，登时往地下抓去。

卢云运气喝道：“大王有令，这些珠宝是要分给三军将士的，你们不要一个人全拿完了！”他有意挑拨叛军，这番话远远传了出去，叛军士卒也不知是谁在发声说话，一听有金银珠宝可分，纷纷向前挤来，一见地下真有金银散布，无不大喜，急忙向前抢夺。

卢云见众人抢红了眼，更是趁势大叫，：“黄金宝贝多的很，大家不要抢，人人都有得分！”後头军士闻言，更是争先恐後，你抢我夺起来，却无人过来追杀卢云。

正乱间，一路彪军驰向前来，纪律严整，队形丝毫不乱，看来大非常比。当头的队长喝道：“专心应敌！不准乱捡地上的东西！”但众军士如何听得劝？一时仍是抢夺不休，那队长大怒，喝道：“给我打！”百来名士兵取出马鞭，便朝众人头上打落，要将他们驱散开来。

卢云知道叛军中的精锐已然赶到，他哼了一声，从地下拾起长矛，倏地一扔，长矛便朝那队长飞去。

那队长正自叫骂，忽然长矛飞来，一个闪避不及，登给戳下马去，一旁副将大怒欲狂，以为这批军士下手谋害长官，忍不住怒道：“好大胆！造反了么！”忙命手下取出兵刃，便朝那些捡拾珠宝的军士杀去。

这些军士早已疑心来人眼红珠宝，一见他们亮出兵刃，更是大怒，纷纷举刀回杀，霎时双方打了起来，大军乱做一团。

卢云趁著混乱，急忙抱住公主，从人群中冲出，他见几名落单的兵卒骑在马上，当下举刀冲去，便要夺马逃亡，那小兵叫道：“中国蛮子！”话声未毕，已被一刀砍死。卢云抱起公主，翻身上马，朝己方立寨之处逃去。

奔出百来丈，忽听後头杀声大起，卢云回头一看，只见黑压压地好大一片军马，正向自己奔驰而来，看来黑甲军纪律严整，虽给扰乱一阵，却难以持久。卢云远远望去，只见一路彪军拦住了前方道路，卢云若想与秦仲海会合，那是绝无可能的了。

眼看敌军三方包夹，形若马蹄，将自己这一骑围在核心。卢云心下惊慌：“糟了，这当口该往哪里去呢？”他见北方尚未被围，慌忙间不及细想，只得驾马急奔，朝无人处奔逃。

奔出数里，卢云眺望过去，猛见前方已无道路，只有一处光秃秃的山峰。

卢云拉住了马，抬头望去，只见那岩壁高耸入云，直有百来丈高，不禁扼腕叹道：“前无退路，後有追兵，可要如何是好？”公主回头看去，眼见追兵不停追来，此刻已不能再等，当即说道：“生死有命，我们攀上去！”

卢云大喜道：“正该如此！”两人翻身下马，公主看著高耸入云的岩壁，自己手无缚鸡之力，不知该要如何攀上。正想间，忽然有人板过她的肩头，跟著一把将她抱入怀中，公主大吃一惊，正要喝骂，猛见那人正是卢云。她娇呼一声，往後退开一步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做什么？”

卢云道：“臣要攀爬上峰，想请公主委屈片刻。”银川公主一怔，不知他欲待如何，正要责备，忽见卢云解下腰中衣带，张开双臂，道：“请公主过来一步。臣将公主绑在怀中，定可攀上悬崖。”

公主脸上一红，知道他要抱住自己，嚅喘地道：“难道……难道没有别的法子么？”

卢云见敌军已然追来，这当口实在不能有所拖延，他伸手过去，轻轻将公主拉到身前，跟著矮下身去，将她一把抱住。公主用力挣扎，尖叫道：“你大胆！快快放开我！”卢云道：“请公主别动。”他不顾公主连连搥打，当下用腰带将两人紧紧地缚住。

卢云将公主牢牢缚在身前，跟著站起身来，只见他身高手长，已将公主的娇小身子护住，一会儿攀岩上峰时，身上便是中箭，最多也只能伤了他的皮肉，却决计伤不了公主。

卢云低声道：“请公主忍耐片刻，等到了平安之处，臣自会解开衣带。”

公主倚在卢云的怀中，脸颊贴在他的胸前，只觉卢云的身体说不出的温暖，此刻虽然身处险境，脸上还是羞得通红，她想要挣扎，身上却没了力气。

卢云见敌军已然逼近，此时正在生死关头，无暇顾及公主的女儿心事，他大喝一声，猛往岩上扑去，跟著双手双脚爬行如飞，霎时便攀上十来丈。

叛军见他逃走，纷纷叫道：“放箭！放箭！”无数弓矢飞来，有的射在远处岩壁上，有的却落在卢云身旁，可说凶险之至。卢云心道：“只要再攀上十丈，他们便射我不到了！我可得加把劲！”他内力雄厚，寻常奔驰十来里也不疲累，但此时攀岩而行，手指甲却是血肉之物，卢云没有练过外门硬功，手指便即淤血。越是往上攀爬，越是疼痛难言。

正爬间，陡地一箭射来，卢云忍不住闷哼一声，公主惊道：“怎么了，你可是中箭了？”卢云摇头道：“我没事！”他咬牙切齿，奋力往上攀去，额上却流下一粒粒的汗珠，滴落在公主的脸上。

公主被卢云的汗水所溅，不由得轻轻一呼。卢云怕她也中了箭矢，急忙低头望下，恰好公主也往他看来，霎时间四目交投。

此刻两人目光相接，呼吸可闻，公主见到卢云一双俊目望著自己，莫地一羞，急忙低下头去。卢云微感奇怪，但此刻情势危急，眼看她完好无伤，便也不再多问，自行朝上头攀爬。

公主见他专心攀岩，便又抬头起来。她凝视著卢云的脸庞，心道：“这人忠心护主，等一会儿平安了，我定好好奖赏他一番。”她见卢云汗如雨下，心中微感不忍，便想取出手帕，替他擦拭。这念头方动，心下便自一惊，想道：“我与这人如此亲近，已然大违伦常，有背教养，岂能再为他做这些亲匿事？”当下便苦苦忍住了。

两人爬了一阵，箭矢仍是如雨点般射来，只是飞近时力道已尽，仅斜斜地落在一旁，看来两人攀缘已高，已然没有性命之忧。又爬了片刻，忽见上头有处小小平台，当容两人歇息片刻，卢云奋力一撑，连滚带爬的攀去，跟著解开身上绑缚，放了公主下来。

卢云气喘吁吁，单膝跪地，道：“臣卢云冒犯公主天威，罪该万死，还请重重责罚！”

公主想起方才两人的亲匿模样，脸上一红，心道：“还好母后没有跟著一起来，不然要见到我与这人如此亲近，非把他杀头不可。”当下点了点头，温言道：“卢参谋救驾有功，方才一时从权之举，本宫自不会见怪。”

卢云跪在地下，道：“臣叩谢公主。”跟著拜了下去。

公主微笑颔首，正要唤他平身，忽见卢云背上插了两只箭矢，忍不住惊叫出声，说道：“你…你怎地伤成这样！”原来适才卢云激战时早被弓箭所伤，後来攀岩时又连连中箭，眼看入肉甚深，仅露出半截箭杆，若不将其拔出，伤口定会发炎，到时溃烂起来，恐有性命之忧。

卢云调匀气息，缓缓地道：“臣体健如牛，区区几支弓箭，还要不了命。请公主莫要烦忧。”当下伸手到背後，折断了箭杆，随手丢在地下，但那锐利至极的箭头，却仍钳在肉里。

公主心下骇异，忙道：“这样不成的，快快转过身去，让我瞧瞧！”说著便要走上。

卢云知道她要为自己治伤，急忙退後一步，道：“公主乃是金枝玉叶，正所谓千金之体，岂可为臣子做这等卑下之事？”他身上中箭，若要取出箭矢，定须触到肌肤，说来大是不可。

公主听他劝谏，心中忽地一醒，暗道：“他说的没错，我乃清白女儿身，又是皇室尊贵之女，确实不能为他做这些事，否则日後传扬出

去，於我於他都是不好。”正要置之不理，心中却又想道：“这男子为了救我，不惜出生入死，甚且中箭受伤，我岂能如此回报？”

这公主生性仁慈，自小便为他人打算，眼看卢云为自己受伤，若要她视若无睹，恐怕大为不易。她连转了几个念头，一时间不知该要如何是好，先前她身处乱军之中，悬空於万丈悬崖之上，却都没有此时心慌。

卢云见她一会儿发愁，一会儿担忧，当即道：“公主快快坐下，稍歇片刻，等会儿咱们还要攀上崖顶，先留些体力吧。”

公主嗯了一声，终於坐了下来，脸上神色还是十分犹豫。

卢云无心理会她的想法，他自站平台之旁，低头往下看去，只见下头云雾缭绕，叛军的面目已然看不清楚，看来自己这阵攀爬，已到百丈之高，一时间当无人攻得上来。

卢云略感放心，便也坐倒在地，闭目养神。

卢云略感放心，便也坐倒在地，闭目养神。

却说秦仲海上前救驾，将喀喇嗤亲王救回军里，只是那丞相不谙军务，原本大好的反攻良机，却忽地下令退却，反朝自己这面退来。秦仲海叫道：“丞相别给贼子喘息的机会啊！快快攻打过去！”

那丞相如何听得懂他的言语，仍是急急退却而来。秦仲海暗自焦急，却是无用。正焦急间，果见敌军稍事整顿，便又整军再起，如潮水般地往丞相那边杀去，此时公主已被卢云救出，黑甲军连番失手，更觉丢脸至极，一时攻势更是猛恶。那丞相给黑甲军连番冲击，阵式已见不稳。黑甲军见有机可趁，更是加紧攻势，要一举冲破丞相的阵形。秦仲海见丞相举止慌乱，只怕片刻间就要战败，到时只有靠自己了。当即喝道：“三军听命！布鹤翼大阵！”

五千兵马答应一声，当即布下鹤翼大阵，守在小丘之上，便等著敌军前来斯杀。

过不多时，果见那丞相不善用兵，连连犯错，队形瞬间被人冲破，秦仲海虽想出兵帮忙，但两边距离太远，再加上自己这方兵马不过五千之众，也是爱莫能助了。

那丞相见阵形被破，慌忙间惊道：“大家快走啊！”他精通政务，却不熟习兵法，此时率人後撤，却未派人断後，後方顿成空城。

秦仲海站在小丘上，不禁大急，叫道：“别只顾著逃，快派人守住後头啊！”

但两方相隔数里，语言又是不通，那丞相如何听得清楚？一时逃得更加快了。黑甲军见胜利不远，更是全力猛攻，阵势一阵阵扑来，後方无人指挥，大军登遭敌军冲破，一时局面溃乱，後方败军立时涌向前来，撞上前方部队，霎时两厢人马相互推挤，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。

秦仲海面色惨澹，心里不住叹息，却是无能为力。何大人见了这个情状，早吓得躲到小丘之後，不住念佛祈祷。秦仲海正自率人观看战局，那丞相忽地发现秦仲海等人，霎时如同海中抱住浮木，急忙驾马逃来，口中大叫：“救命啊！救救我们啊！”

无数败军见丞相往小丘逃窜，便也大叫一声，随著丞相的身影，纷纷朝小丘退来。秦仲海见这批败军神色惊慌，有如潮水般地涌上，不禁心烦不已。这群人如此慌张，一旦冲上小丘，不免冲散他精心布下的鹤翼大阵，到时敌军趁势杀上，定会全军覆没。

一旁副官姓李，跟随秦仲海已久，自也看出情势糟糕，连忙问道：“秦将军，他们若再退来，只怕咱们的阵势会给冲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秦仲海皱起浓眉，心道：“卢兄弟会说番话，若他在此处，当可命这些番兵散开，现下却怎生是好？”他正自发愁，却见一名乐舞生匆忙逃来，却是教他说过回回话的那人，秦仲海大喜，一把将他抓住，说道：“你快些通译，要这些败军向两旁散开！”那乐舞生原本被敌军吓得心惊胆跳，屁滚尿流，只顾著往前逃跑，此时见了游击将军在此，心下稍定，当下把他这两句话通译了，朗声叫了出去。此刻兵荒马乱，到处都是哭嚎斯杀之声，乐舞生毫无内力，徒然叫得声嘶力竭，这几句话却万万传不出去，只见败军神色慌张，仍是不绝地冲向前来，竟无一人往旁散开。

眼看乱军便要上丘，秦仲海急骂道：“操你奶奶的！快跟我翻了这句话，『散开！散开！』一会儿我自己来喊！”

此时人声嘈杂，那乐舞生没听清楚，不免一愣，道：“什么？将军要我翻什么？”

秦仲海怒道：“操你奶奶的！快给我翻啊！”

那乐舞生大惊，连忙咕噜噜地说了几句话，秦仲海骂道：“什么唧哩嘎啦的，这么难听！”

那乐舞生面色难看，忙把话再说一遍，秦仲海举起双手，示意他们以手捂耳，跟著仰天狂吼道：“咖哩啦歪歪儿！”这声音直若雷震，远远地传了出去，战马听了这声巨吼，吓得人立起来。秦仲海内力尚且略胜卢云一筹，两人一吼一啸，都有天威一般的气势，此时这么一喊，果然声闻数里，掩住了无数斯杀之声。

那番军本在败逃，猛听了这“咖哩啦歪歪儿”，却只呆立不动，不知高低，秦仲海一愣，问一旁的乐舞生道：“我可是发音不对，不然他们怎地不动？”

那乐舞生苦笑道：“将军骂他们粗口，他们当然呆立不动了。”

秦仲海怒道：“我不是叫他们散开么？怎么是骂他们粗口了？”

那乐舞生“啊”地一声，歉然道：“方才将军满口操你奶奶的，我便以为……以为……”

秦仲海脸上一红，嘿嘿笑道：“好小子，所以你便以为老子要你翻了这句操你奶奶，是也不是？”

眼看那乐舞生扭扭捏捏，轻轻点头，秦仲海忍不住仰天大笑，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好一个『我操你奶奶』！好一个『咖哩啦歪歪儿』！”他狂吼一声，喝道：“三军听命！随本将军下去杀敌！”跟著举刀冲下，口中大喝：“咖哩啦歪歪儿！”那丞相败军原本如潮水般地涌上丘来，见他口中不住高喊“我操你奶奶”，脸上神情凶恶，登时吓得滚在一旁，居然不必命他们散开，也能达此成效。

秦仲海见这“咖哩啦歪歪儿”竟能一语多用，心下更喜，高喊一声：“大家一起随我叫！咖哩啦歪歪儿！”

五千兵马冲下，一齐狂喊道：“咖哩啦歪歪儿！”登朝敌军掩杀过去。敌军原本气势甚高，已然大获全胜，谁知忽地一群蛮子杀来，口中大呼“我操你奶奶”，前头部队登时心惊肉跳，两方人马一交接，气势已然馁了，当下人头飞滚，战马悲鸣，前队已有松动迹象。秦仲海回头望著小丘，对著喀喇嗤亲王吼道：“咖哩啦歪歪儿！”双手却不住向前比去，那番王甚是恼怒，骂道：“这人为何骂我！”

此时丞相阿不其罕已然赶上小丘，站在番王身边，他见秦仲海已将敌军前队冲破，口中还连连对二人大叫，双手不住地向前挥动，当下猛地醒悟，说道："请大王下令，三军一起向前攻杀！"达伯儿罕啊地一声，也已醒觉，当即喝道："全军往前冲锋！"当下两路军马合成一处，人人随著秦仲海狂吼"咖哩啦歪歪儿"，一齐杀向前去，叛军见他们气势勇猛难敌，急忙往後撤退，秦仲海如何肯放过？当下率军追杀数里，斩杀敌军数千，终於一畅心中的郁闷之气。

达伯儿罕等见敌军退开十来里，已然扭转战局，便即回丘歇息，过不多时，秦仲海也率军归来，那丞相阿不其罕急忙迎向前去，躬身道："多蒙将军武勇，救了我们的性命。"

秦仲海命人翻译了，笑道："丞相不必多礼，我们两国乃是友好盟邦，岂能见死不救？只不知大军死伤如何？"那丞相点军一算，十万大军给这么一阵斯杀，已然元气大伤，仅余二万余人不到。此时後头山丘走了一人出来，神色慌张，颤声道："敌军可是退去了？"正是何大人。他方才吓得屁滚尿流，已然躲起，一见情势稍定，便又出来说话，待听死伤惨重，两脚忍不住又抖了起来。秦仲海听得十万大军死伤极惨，五停中只余一停，叹道："敌人凶狠狡猾，却也怪不得这些士兵了。只不知贵国究竟发生何事，怎地来了一群如此嚣张凶狠的蛮子，连皇储也敢追杀？"

那丞相正要回话，却听远方号角声响，叛军纷纷向两旁散开，跟著中间涌出数百面黄旗，正中一面巨大黄幡，长达丈余，上面写著几个弯弯曲曲的字儿，看来必有大人物过来。秦仲海不识得番文，正待要问，却见那丞相满脸惊恐，颤声道："四王子叛变，这下可要糟了！"

番王达伯儿罕也是身体发抖，口中念念有辞，两眼只盯著正中黄幡猛瞧。秦仲海召过乐舞生细问，心道："看这个模样，这四王子当是厉害无比的人物，不然这番王与丞相不会怕成这样。"

丘上众人见敌军到来，一起举目望去，只见黄幡下一人纵马而出，那人须黄眼碧，身高膀粗，形貌威武过人，当是汗国四王子了。此人单以外表论，便比喀喇嗤亲王强上不知多少倍，想来确实是个要紧角色。那四王子纵马上前，四下叛军一齐跪下，大声喊道："勃耳嗤亲王千岁，千千岁！"数万叛军一起叫来，真是声闻数里，四座皆惊。

那丞相见四王子领军有方，神情更是凝重，只良久不语。一旁何大人见了这阵式，只感心惊胆跳，但见他脸色惨澹，颤声道：“看来敌军尚未退却，本人先回避一阵再说！”说著脚底抹油，又缩到小丘後躲起。上回他祈祷时念的是法华经，看来法力不够，未能震退敌军，这次便改念愣加经，想来功效必会大些。

黄沙滚滚，四王子大踏步而来，傲然看著莽莽穹苍。只见他神色武勇，直是气宇非凡，他环顾四周，忽然振臂高呼道：“诸位帖木儿的兄弟们听了！我们汗国的国威，是不是天下第一？”

众叛军大声道：“是！”

四王子又喝道：“我国是不是当今的天朝上国？”

众叛军大声应道：“是！”

四王子驾马上前几步，朗声道：“既然我国是天下第一的上国，诸位啊！为何我们要降伏在中国的淫威之下，去做卑鄙无耻的奴隶？为何要把我们的土地献给北京的皇帝，好来换取他一人的高兴？为什么！为什么！”

漫山遍野中只闻呼呼地风声，数万兵马一动不动，静静聆听他一人说话。那四王子指著达伯儿罕，高声道：“只因为喀喇嗤亲王达伯儿罕贪财好色，喜欢中国皇帝送来的金银珠宝，喜欢搂抱中国的娇艳美女，这才把我们的国威置於不顾！勇士们，你们说吧！喀喇嗤亲王只为了自己一人的珠宝，却把我们的土地献给中国皇帝！只为能搂抱中国美女，便把我们的妻儿子女的生命丢弃！你们说他可不可恨？”

众叛军暴喝道：“可恨！可恨！”人声喧哗，竟有人立时想要上前斯杀。达伯儿罕听了这番煽动，只嚅喘地道：“没有……我没有……”

此时乐舞生不住地在秦仲海耳边通译，使他知晓情况，秦仲海听了几句，便知道这四王子甚是厉害，只怕才干远在喀喇嗤亲王之上，此人口才便给，又明了将士心情，才几句话便撩拨得大军狂怒，看来确是一号劲敌。

那四王子又大喊道：“眼前中国国势不振，我们正应该将中国占领，把咱们汗国的疆界推到大海旁边，把我们的军旗插在中国的都城上！各位！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众叛军热血沸腾，狂吼道：“是！”

那四王子叫道：“喀喇嗤亲王贪图美色，每天只知道抱著外国美女，在皇宫里饮酒作乐，这样的亲王，能做我们汗国的主人吗？”

众叛军狂喝道：“不能！不能！”

四王子驾马奔到阵前，扬鞭指向喀喇嗤亲王，喝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说！”

达伯儿罕颤声道：“你说的话不是真的……不是真的……”声音微弱，彷佛身犯重罪的囚犯一般，秦仲海不等通译说话，便已暗暗摇头。

四王子狂吼道：“你这个出卖汗国的奸细小人！你还有什么话说！你敢有什么话说！”

他知道喀喇嗤亲王口才甚差，料来便给他说话机会，也不敢多说一言，果然达伯儿罕神色恐慌，面看丞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四王子见他胆怯，当即大笑道：“你若是知道错了，便快快自杀！我念在兄弟一场，自会留你一个全尸！”说著仰天大笑，颇有不可一世的狂傲。

却听山丘上一人也是哈哈大笑，跟著大叫道：“咖哩啦歪歪儿！”正是秦仲海出言去骂，丘上数万兵马哄堂大笑，杀去不少四王子的锐气。

那四王子大怒欲狂，怒道：“哪里来的狗杂碎？”当下亲率三军，直往丘上杀去，万马奔腾中，只见他手执长枪，一马当先，看来真是久历战场的老将。

秦仲海见敌人气焰嚣张，登时站上山丘，提声喝道：“弓箭手准备！”土丘下登时现出千名箭手，全都埋伏在沟渠之下。只听蹄声隆隆，沙尘飞扬，无数敌军杀向前来，千名弓箭手却面无惧色，显然习练有素。

秦仲海待前锋兵马接近，大喝道：“放箭！”只听刷刷之声不绝於耳，四王子的前锋军马转瞬间便给射倒小半，只是余下军马仗著人多，数量远胜中国军队，仍是不绝上丘。

秦仲海却不惊惶，猛地喝道：“弓箭手伏倒，长枪手准备！”沟渠内登时爬出千名枪手，手上举著一丈左右的长矛，秦仲海待敌军马兵

逼近，大喝道：“刺！”

千名长矛手戮力向前，长矛寒光闪闪，霎时戳中千余匹马的腹部，众马悲声嘶鸣，翻倒在地。

秦仲海见叛军前锋折损大半，大喝道：“全军预备！”

五千名兵士一齐抽出兵刃，齐声答应，秦仲海仰天大叫：“冲----锋！”

他一马当前，率先冲下，举刀乱杀，五千兵马见主将出阵，跟著大吼道：“杀啊！”举刀挺枪，纷纷从丘上杀下。

鲜血横流，人头乱滚之中，只见秦仲海虎入羊群般地冲杀，霎时见人就砍，毫不手软，神色凶狠至极，半边盔甲都给染成血红。叛军见他武功实在太高，无人敢挡，竟让出一大片空地来。秦仲海虎啸一声，直如火龙般地杀向四王子，四王子见状大惊，连忙叫道：“撤退！撤退！”前锋部队急速败逃，撞上了後面源源不绝跟随而来的大军，两下冲撞，阵势大乱。

秦仲海喝道：“纳命来吧！”飞马往四王子追去，四王子虽然慌乱，但他毕竟是战场老将，当下转身搭箭，一箭猛向秦仲海射来，秦仲海举刀挡开，便这么一阻，禁卫亲兵已然向前，将他接回阵去。

四王子惊魂未定，这时才知秦仲海的厉害，只敢躲在阵後叫骂，却不敢上前斯杀叫阵。五万叛军围住小丘，仗著人数较多，几次举兵攻打，却都被秦仲海挡下。双方人马顿时陷入僵局。

天色渐渐暗去，一轮新月缓缓生起，两军仍是对峙不动。

那丞相阿不其罕见了这等情势，摇头道：“这四王子平日与王子交好，两兄弟感情甚笃，谁知他趁著王子迎亲时前来攻打，真个狼心狗肺，太过恶毒。”

帖木儿汗国承袭蒙古旧制，皇储向由推举而来，从不依长下尊卑，只是此法疏陋，每当皇帝驾崩，便致国家内乱丛生，可汗想要一举革除这等陋习，便模仿中国之法，以长子“喀喇嗤亲王”达伯儿罕为太子，希望日後国家能得以永享太平。谁知此举却重伤了四王子，这四王子乃是那勃耳嗤亲王，名唤莫儿罕，过去颇立汗马功劳，手握雄狮五万余人，深得三军爱戴，他见皇位便要由庸庸碌碌的大哥接去，

如何忍得下这口气？便趁喀喇嗤亲王迎亲之时，前来击杀，想要一举政变。

秦仲海命通译乐舞生过来，道："丞相大人，贵国可汗是否知晓四王子叛变？"阿不其罕道："这我也不晓得，若是大汗知道此事，绝不能任凭我等让四王子欺凌，必然率兵来救。"

秦仲海见夜色已深，当是遣使求援的良机，便道："趁著此刻两方人马安歇，不如丞相赶紧派人回去求救，如此可好？"阿不其罕连连点头称是，当下挑选十名勇士，命他们从小丘後绕道回国，将眼下情势报与可汗知晓。

何大人见战事稍定，这才从山丘後转了出来，跟著众人一起说话。只是每逢风吹草动，便把他吓得屁滚尿流，良久不能宁定。秦仲海忙命人送上酒水，让何大人压惊。

何大人喝了几口，颤声道："怎地好好一场亲事，竟会弄成这幅样子？"

秦仲海摇头道："刚巧不巧，咱们遇上人家内乱，真是始料未及了。"

何大人双手抱头，道："那……那公主现下又到何处去了，可曾落入番人手里？"

秦仲海见他担忧，温言慰道："何大人放心，卢参谋已前去救驾，想来此时已将公主救出，只不知他二人躲在何处？"

秦仲海口中敷衍何大人，心下却是十分忧虑，不知卢云与公主景况如何，可曾落入叛军之手？

深夜之中，卢云站在平台旁，远远地看著两军交战，知道秦仲海领兵有方，一时当不至落了下风，便放下心来。公主见他兀自凝立不动，便问道："到底为了何事，那些人却要追杀我们？"

卢云内力深厚，虽然相隔甚远，但那四王子的一番言语却仍叫他听在耳里，他转述道："这四王子不忿喀喇嗤亲王与我国通婚，藉此举兵造反，想要取而代之。"

公主面带怜悯，摇头道："为何这些人定要自相残杀，连兄弟骨肉也不放过，唉……当皇帝又有什么好了？"说著叹息不已。

卢云见她甚是疲累，道：“请公主小憩片刻，等会儿咱们再攀上峰顶。”

公主却也真累得很了，这日她黎明便起，一路挨得辛苦，此时听卢云一说，当下便斜倚在石壁上，沈沈睡去，卢云见她睡得香甜，当即解下外袍，披在她身上，跟著持刀把守一旁。

满天星光，照耀大地，卢云看著熟睡中的公主，心中不禁感慨，想不到一日之内，变故忽起，不知这场和亲的下稍究竟如何？他怕夜半有人偷袭，只是挺刀坐在崖边，睁大双眼，时时提防。

约莫挨到天明，远远照来初升阳光，卢云眯著眼，只觉疲累不堪，正想歇息一阵，忽听下头人声嘈杂，竟有几名番僧攀爬纵跃，正往崖上爬来。

卢云心中一惊，暗道：“这些番僧来得好快，说不得，咱们得快些走了。”他俯下身去，叫道：“公主您醒醒，番人又攻来了！”

昨夜心烦意乱，公主深夜方得阖眼，此时好梦方酣，又被卢云叫醒，她睡眼惺忪中，张头往下一看，只见几名面目凶恶的番僧正往上爬来，手脚迅捷之至，转眼便爬上十来丈，忍不住惊道：“他们又来了！”

卢云趁著曙光望去，只见崖顶已然不远，他心下暗自盘算，料来只要没人阻扰，应可一次攀缘而上，当下道：“请公主上前一步。”跟著解下腰带，便要将她绑在自己怀中。

公主满脸通红，沈吟不决，卢云回头望去，只见番僧已然攀近，忙道：“公主，番人已在不远处，请你快快过来。”

公主又羞又怕，勉强跨出一两步。卢云见情势不妙，急忙将她抱住，跟著以衣带牢牢系住。

公主嘤咛一声，双颊羞得火红，这已是第二次给卢云抱在怀里，娇羞却不减反增，霎时只觉全身发烧，心跳加快。

她抬头望向卢云，只见他双目如火如炬，正自往下探看，阳光照来，他脸上现出十分刚毅的神情，公主心中一动，忽想和他说话，却不知说些什么才好，一时间欲言又止。

卢云低头看去，见公主的脸蛋红扑扑地，似乎不甚舒坦，忙问道：“可是臣绑缚过紧，致使公主殿下不适？”说著便要松开腰带，公

主急忙摇头道："没事的，咱们快上去吧！别让贼子追来了！"

卢云手脚用力，急速往岩上攀去，每遇石子溜滑，他便运起"无绝心法"，以掌中的一股黏劲吸住岩石，如壁虎般地往上攀去。

公主低头看下，此时攀爬已高，崖下的物事已然瞧不清楚，要是卢云手脚一个不灵光，不慎失足坠下，两人便要跌成一团烂泥，死於非命。此刻虽然凶险之至，但她望著卢云的脸庞，不知怎地，心中却觉得安详宁定，好似在此人怀里甚是平安。

也是方才未得好眠，此时便枕在卢云肩上，沈沈睡去。

第五卷 西出阳关 第五章 西疆第一武勇

却说那四王子一夜未睡，只与众将商量情势，他见秦仲海治军有方，一时间拾掇不下，深夜间便传令恪耳嗤关的守军援助。

此时天色大明，秦仲海这厢也在商议情势。那丞相听探子来报，言道四王子回塞求援，当即面露愁容，惨然道："这下糟了！四王子若能说得几名勇将一起叛变，咱们定然要糟。"

秦仲海听了翻译，只是冷笑道："任他求救去吧！老子只管来一杀一，来二宰双，怕他这许多？"

他传令下去，五千军马一字排开，秦仲海自己则搬了张椅子，大剌剌地坐在丘上，只等番人来攻。

待到辰时，果然沙尘扬起，四王子的援军已然驾临，番王与丞相都是心惊胆颤，连头也抬不起来了。只听鼓声隆隆，众叛军欢呼声中，当先走出一名大将，此人身高十尺，雄伟高壮，更兼黄发赤眉，血盆大口，虽不至青面獠牙的地步，却也是大异常人的长相。

秦仲海手下兵卒从未见过这等面相之人，都是暗自骇异。番王身旁的将领叫了起来，大声道："是他！乌力可罕！"语气甚是惊恐。

秦仲海命传译问道："这人是谁，怎地大家怕得如此厉害？"

丞相摇头道："这人名唤乌力可罕，乃是镇守吾国东方第一关的猛将。素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敌国将领与他过招，不曾撑过十合。唉！过去此人为我国之屏障，今日却成了仇寇，真是从何说起……"

只见四王子在乌力可罕耳边说了几句话，不知两人有何阴谋。

过不多时，那乌力可罕拍马前来，站在小丘下，手上举著一根长长的旗杆，上头却挂著女人的亵衣，正自招摇晃动。只听乌力可罕笑道：“你们这些人好歹也是我们汗国的勇士，却如何追随达伯儿罕这个没用的女人家？你们快快离他而去，弃暗投明，四王子定会重重封赏。”那乌力可罕神态轻蔑，言语张狂，直视丘上将领於无物。达伯儿罕脸色灰败，气得直发抖，叫道：“谁替我杀了他！快！快！”秦仲海正要下丘迎战，却听一名将领喝道：“中国将军请止步，这人言语轻狂，辱及我主，且看我将他斩死！”那人名唤兀里科夫，乃是喀喇嗤亲王禁卫军的队长，武艺也甚了得，一旁传译了，秦仲海拱手道：“在下恭睹将军神技！”兀里科夫大叫一声，拍马冲下，那骏马好不快绝，霎时便已冲至丘下。

兀里科夫一提缰绳，怒目朝乌力可汗看去，扬鞭喝道：“大胆乌力可罕，你本是汗国子民，却为何投靠叛逆，做此大逆不道之事？你不怕可汗惩罚么！”乌力可罕笑道：“四王子英明神武，神机妙算，天下有谁是他的对手？”兀里科夫怒道：“放著可汗在前，你敢说四王子天下无敌？”乌力可罕笑道：“可汗那老人家成什么用？现今他已经是我们的阶下囚啦！只等把达伯儿罕这女人家处斩，咱们四王子便要继位为可汗了。”兀里科夫闻得此言，忍不住一惊，回头便往丘上望去，要听番王的示下。谁知番王与丞相两人闻言破胆，早已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。

秦仲海命人通译，听後也是大惊，心道：“倘若此人所言是真，咱们此下必然要糟。”兀里科夫得不到指示，情知只有快快杀死这名叛将，好来打消敌寇猖狂的气势，他奔马向前，怒吼道：“卖国奸臣，竟敢篡谋大位！我要将你就地正法！”他膂力颇大，刀舞甚急，用的却是柄三十六斤重的乱环铁镔刀，那刀沈甸甸地，颇为笨重，兀里科夫却能如斯挥舞，果然是名将风范。

敌我两方暗自点头，都想道：“此人不愧为禁卫军首领，武功不弱。”却见那乌力可罕嘻嘻一笑，好整以暇地取出一只黑黝黝的大斧，跟著单臂举起兵刃，笑道：“女人家的手下，定然是个嫩货色。”他轻轻地举起大斧，只听当地一声，火花四溅，大斧已然架住兀兀里罕的乱环铁镔刀，这乌力可罕仅凭单臂之力，便接下了三十六斤重的铁镔刀，神力非凡，远非常人所能及。却见他神态轻蔑，懒洋洋地道：“回

家多吃点羊肉再来吧！这般小的气力，便给你爷爷搥背也嫌不足。”兀自打了个哈欠。

兀里科夫心中一惊，心道：“素闻乌力可罕勇力过人，本以为传言夸张，想不到力气真的大到这个地步！”他连下杀手，乌力可罕却脸带笑容，笑嘻嘻地挡下攻势，兀里科夫见他轻视自己，两手更是拼命挥杀，左一刀，右一刀，转瞬之间连出十来刀，只是在乌力可罕的神力下，如何能讨得了好？每次兵刃相撞手腕便是一阵酸麻，他面色灰败，神色惶恐，慢慢地刀法渐渐散乱，败象已成。

一旁却听得一声喊，跟著一名少年将军冲出，大叫道：“哥哥！我来帮你！”却是兀里科夫的弟弟，禁卫军副统领莫里科夫。那乌力可罕笑道：“两个打一个吗？”莫里科夫怕他哥哥有失，急忙冲来，举枪往乌力可罕戳去。

兀里科夫知道弟弟不是对手，他兄弟情深，急忙叫道：“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快快退下！”乌力可罕大笑一声，叫道：“来不及啦！”大斧一挥，竟在兀里科夫的面前，将他弟弟连人带马地砍为两段。

兀里科夫见状大悲，也是手足情深，只听他垂泪叫道：“我和你拼了！”举起刀来，陡地冲向前去，乌力可罕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成王败寇，谁力气大谁就是主子，你死吧！”跟著大斧闪动，直劈而下，剥地一声轻响，竟将兀里科夫剖成两半，当场死於非命。

众人见这两兄弟一瞬间便惨死在斧下，脸上都有不忍之色。达伯儿罕与这两人交好，此时见他们死於非命，眼泪更是流了下来。秦仲海见他流泪，心道：“此人也不是全然一无可取，看他为下属流泪，想来是个仁慈性格的人。”叛军见乌力可罕旗开得胜，当下连连击鼓，为之助阵添威，四王子笑道：“你们见到了没有？这就是不顺服本王的下场！”乌力可罕举起血淋淋的大斧，向丘上众人指去，大笑道：“你们之中却是谁有胆下来，为这两兄弟收尸啊？”他连问三声，见无人敢答，便举蹄往那兀里科夫尸身踏下，笑道：“再不下来，可别怪我把他踏成烂泥喔！”只听得马嘶一声，火龙闪过，一骑飞驰下丘，乌力可罕笑道：“有人来送……”他正要张口说出那个“死”字，猛地脖子一凉，人头已然凌空飞起，鲜血狂喷之中，嘴角居然还挂著笑，兀自把那“死”字说了出口。

丘上丘下两方军马登时大骇，直往出手那人看去，只见他双目炯炯，手上提了柄血淋淋的钢刀，正是“火贪一刀”秦仲海。

山丘上两万将士登时暴了一声采，众人齐声喝道：“好啊！”心下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丞相阿不其罕心道：“这秦将军好厉害的武艺，日後若能为我朝所用，必使我汗国天威大振。”但随即想到此时身处险境，如何还能顾及来日的景况？当下苦笑一声，只有打消了念头。

掌声雷动中，秦仲海命人将兀里科夫两兄弟的尸首收下，跟著举刀挑起乌力可罕的脑袋，冷笑道：“这种三流的角色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，你们听好了，趁早派人过来收尸，不然你爷爷便要拿这猪脑袋去喂狗了！”却也来依样画葫芦一番。秦仲海见良久无人过来，霎时大喝道：“这猪脑袋没人要么？还给你们！”猛地举刀挥出，那乌力可罕的脑袋顺势飞了过去，如同皮球般地冲向四王子大军，四王子神色大变，惊道：“这……又是这人！”四王子身旁一人虎吼一声，举起大铁锤挥去，刹那间便将乌力可罕的脑袋砸了个稀巴烂，脑浆血水沾黏在铁锤上，看来甚是骇人。只见那人秃发长鼻，坐在一头大象上，身长足有十尺，眼小如鼠，耳大如兔，长相真个是怪异无比。

那人喝道：“大胆中国蛮子，我就是御赐『象王』封号的铁力罕！现下就要把你的脑袋像泥巴一样打烂！”这『象王』果然其貌甚像只巨象，若要站下地来，只怕足足比秦仲海高了一个头。只听他发一声喊，巨象鸣叫声中，猛向秦仲海冲来。山丘上无数马匹给这么一惊，登时嘶鸣起来，看来都为这头巨象所震，一时惊惶无比。

秦仲海跨下的座骑却甚神骏，巨象当前，却是丝毫不惧，竟也人立起来，向前冲去。秦仲海听不懂那“象王”的大呼小叫，只笑道：“什么乱七八糟的机哩嘎拉，要放屁去地狱放去，阎王老爷或许还听上你一句两句！”一象一马相互靠近，铁力罕脸上露出狞笑，抡起手上的大铁锤，便往秦仲海脑门用力砸去，这下若要敲实了，只怕秦仲海脑袋立成粉碎。

谁知秦仲海却面带微笑，他手按刀柄，胸有成竹，却是不闪不避。

双骑交叉而过，刀锤两样兵器穿插攻出，猛听“啊呀”一声大叫，那大象忽地高声悲鸣，那不可一世的“象王”竟被秦仲海单手掀起，从象背上直捉了下来。

原来秦仲海练有一项刀法，称为“慈悲刀”，乃是用来擒拿敌人之用，其师见“火贪一刀”杀气太重，深怕徒儿一出手便致人於死地，便将这刀法传授给他，盼他日後能善加运用，以免杀生太过。果然方才刀光一闪，直朝铁力罕喉头砍去，当场逼得他回锤自救，便在这空档之间，秦仲海已将他从象背上擒下。

秦仲海单手提著铁力罕，跟著将他往地下重重一摔，只把那“象王”震得五脏六腑一齐翻转，秦仲海见他满脸惊惧，不禁一笑，道：“你我并无深仇大恨，看你不似方才的乌力可罕那般嚣张，这就放你回去吧！”说著挥了挥手，示意他离开。

那“象王”不明秦仲海说话的意思，眼见他神态猖狂，似在侮辱自己，当下大叫一声，抡起铁锤，又向秦仲海冲来。

秦仲海摇头道：“你若要自找死路，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了！”挥掌探出，右手一抓，已将他凌空擒住，跟著向叛军叫阵道：“还有人要出来挑战么？”他等了一阵，见无人敢出来放对，便自哈哈大笑，将“象王”提在手上，拍马回阵。

四王子面色骇然，见属下无人敢出阵去救，当下大怒道：“全都是饭桶，快去找『煞金』来！”众将慌忙间急急冲出，自去找那『煞金』前来，不知这人又是何方神圣。

秦仲海不懂他们说些什么，只是面带不屑，驾马回营，何大人连忙赶了出来，送上一杯酒，赞叹道：“将军如此武勇，实乃本朝之幸啊！”秦仲海笑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”跟著举杯一饮而尽。

那丞相抓住了铁力罕，重重地打著耳光，不知在喝问什么，那铁力罕全不理会，神色颇为轻蔑，那丞相大怒，当即命人拖下去斩首。

闲来无事，秦仲海便问起那“煞金”的来历，乐舞生道：“这『煞金』一词在汗国语言来说，乃是『勇士』之意。此人必是帖木儿汗国第一武勇之人。”秦仲海颔首笑道：“管他是什么煞金煞银的，反正都差不了太多。”那丞相一听煞金要来，却是面有忧色，只请乐舞生提醒秦仲海小心。

秦仲海却是哈哈一笑，不以为意。他连著与乌力可罕及那“象王”交手，已知帖木儿汗国武将的底细，这些人多凭天生勇力斗殴砍杀，与中原武功高手相比，高下何止道里计，说来实是不足为惧。当

下便在阵前饮酒谈笑，只等四王子召来那个叫做“煞金”的武将，再一刀把他了帐。

到得傍晚，远远地飞来一阵烟尘，那“煞金”终究还是赶到了，秦仲海极目看去，来人不过是千余骑兵，想来也不成什么气候，他打了个哈欠，道：“这般慢，真是叫人闲得慌。”那丞相阿不其罕却面色凝重，摇头叹道：“『煞金』向来忠义武勇，忠於我主。连他也投降给四王子，看来陛下真给四王子这孽子囚禁起来了。”秦仲海不去理会丞相，他远眺著煞金，只见他缓缓下马，并不急於过来。秦仲海站起身来，笑道：“我酒已喝乾了一坛，这『煞金』却还在那里拖拖拉拉的，莫非要把本将醉死在地，他才肯出来啊！”众士卒一齐大笑，声彻云霄。

只见那四王子对著煞金低声说话，那煞金仰头向天，神态甚是倔强，似是不从。四王子面色难看，不住求恳，又往秦仲海指指点点，不知在说些什么难听言语。

秦仲海见他二人兀在拖延，当即指向煞金，笑道：“喂！你这番人野兽，便是什么『煞金』了吧？怎地还不过来斯杀，莫非是怕了本将不成？”那煞金见了秦仲海轻视的神态，霎时双目一亮，重重地哼了一声。

秦仲海搔了搔头，道：“你若想打，那便快些过来。老子喝酒喝得累了，正想找人斯杀一场哪！”那煞金见他神态无礼，伸手便把四王子推开，跟著翻身上马，向前冲来，秦仲海大笑数声，抛下酒坛，也是驾马上阵，双目虎视，提刀飞驰而去。

两骑行到近处，那煞金已在数丈外，谁知秦仲海胯下那马却陡地停步，跟著向後退却，口中更是不住地啡啡嘶叫。

秦仲海一愣，心道：“我这『云里骓』跟随我已有七八年之久，转战南北，大小战不下百余合，从未见它这般害怕，今日却是怎地？”当即弯下腰去，对那马儿道：“乖乖好马！一会儿杀了这人，咱请你契酒吃菜！”那马甚有灵性，听得主人吩咐，便自站立不动，但模样仍是十分恐惧，好似那煞金是什么吃人怪兽一般。

那煞金来得好快，不多时，便已神威凛凛地立马在前，却见此人生得一张紫膛国字脸，颏下黑须长几三尺，挂在胸前，两眼飞斜，炯炯有神。那人手上提的兵刃更是奇特，却是柄十二尺长的大马刀，刀

刃奇长，几与刀把相等，背後却另缚了两柄钢刀，各有五尺来长，一人身上携著三柄长刀，却不知他要如何运使。

秦仲海见了此人的神态长相，心下也是一奇，暗道："这人相貌不似西域人，却不知是何方人士？"他正自惊奇，却听煞金喝道："大胆小儿！说话好生狂妄，快快报上名来！"说得竟然是道地的汉话。秦仲海一愣，回话道："你说得一口汉话，莫非是汉人不成？"那煞金却不打话，反而上下打量了秦仲海几眼。

秦仲海笑道："才夸你不是蛮夷，却又说不出人话来了！"那人听他说话无礼，"嘿"地一声，双目生出神光，跟著单臂举刀过顶，呼地一声，猛向秦仲海脑门劈来。

秦仲海见他单手举刀，胸前破绽已露，当下笑道："这么急著死么？"火光飞溅，火贪刀第七重功力使出，一招"贪火奔腾"，宛若一条火龙般地对著煞金胸口砍去。他这招後发先至，要在煞金当头那刀劈下之前，先将他斩为两截。

那煞金点了点头，似乎甚是嘉许，举刀挡在胸前，便要接下这招"贪火奔腾"，秦仲海大喜，心道："我这刀中蕴著雄浑功力，霸道异常，寻常人接了非死即伤，看来胜负已分！"两刀正要相接，那煞金赫然吸了一口气，那十二尺长的马刀莫名其妙地裂成数截，前端刀锋更如飞刀一般，猛往秦仲海门面飞去，秦仲海大骇，不知他这刀好端端地，怎能突然断裂，他一时不及闪躲，慌忙间只好翻下马去，这才躲过这天外飞来的怪刀。

秦仲海滚落在地，随即翻身爬起，他凝目细看那煞金手上的马刀，只见那刀已然变成十二来截的刀索，刀锋与刀锋间以铁链相系，原来这马刀是件神妙武器，无怪会有这等诡异的变化。照这怪刀的模样来看，尉迟敬德的二十四节钢鞭无此灵动，湖南阮家的三节棍却又无此犀利，端是厉害无比的奇门兵刃。

那煞金单手一振，那十二截钢刀登时啪地一声，却又结合回去，变回寻常马刀模样，可说怪异莫名，威力无穷。

秦仲海喝道："奇门兵刃何足道哉！且看我火贪一刀的真功夫！"他不急於上马，只双脚一点，便即飞身过去，"喝"地暴响，举刀便往煞金头顶砍落。这招刀势甚为广阔，乃是"火贪一刀"第五重功力，"火云八方"，威力笼罩之下，已将那人头顶、左右双肩、胸前等

四面要害都罩在里头，不论是阻挡任何方位，其余部位都有可能因此中招。

那煞金却浑然不知此刀的厉害，只举刀在顶，护住了脑门，秦仲海见他招式疏陋，自信此刀必中，心道：“你守得住头顶，却守不住其他几个罩门，看我这刀砍掉你的左肩！”

刀势一斜，便往煞金的左肩砍下，眼看便要见血，只听“当”地一声响，那马刀又尔散成一条刀索，十二段刀锋闪动连连，正中一片恰好挡住秦仲海砍向左肩的那一刀，便在此时，那刀索的首节刀锋却从後方无声无息地绕来，跟著往秦仲海背後刺去。

秦仲海听得刀风劲急，连忙回头看去，只见刀锋已然刺到背後三尺，他大吃一惊，此时回刀挡架已有不及，急忙中左手举起刀鞘，便往刀锋挡去，料来这刀锋不过短短一节，力道当不至过重，凭著手上的刀鞘，当足以挡下攻势。

两物正要相触，忽听“啪”地一声响，那十二节刀索猛地一震，机关锁紧，竟又变回一柄沈甸甸地大马刀，只是这刀砍来的方位依旧不变，仍朝秦仲海背後砍去，但刀上的劲道何止大了十倍？秦仲海见那人变招实在太快，已然惊得面无人色，慌忙间举起刀鞘，挡住马刀，喀啦一声脆响，一股雄浑至极的大力撞来，立时将秦仲海震飞出去。

秦仲海摔在地下，只见手上刀鞘已然粉碎，只余下手中握的小半截，慌忙间煞金刀索又至，秦仲海急忙著地滚开，只见泥沙飞扬，地下已给那煞金劈出一个深沟，秦仲海眼见不敌，急忙转身飞奔逃走。

那煞金驾马去追，跟著以番话叫道：“敌将已倒，全军冲锋！”叛军高呼一声，士气大振，千军万马直往丘上杀去。

秦仲海见煞金驾马冲向自己，连忙狂奔跑走。煞金喝地一声，马刀又变为十二节刀索，便往秦仲海背後袭去。

秦仲海用力一纵，勉强躲过煞金的杀招，跟著呼啸一声，那“云里骓”听得呼唤，立刻放蹄奔来，秦仲海运起轻功，快步冲刺，左脚踩上马鞍，正要翻身上马，那煞金又举起刀索，啪地轻响，十二节刀索向前飞去，猛往秦仲海脚踝砍来，这招若是中了，双脚不免给砍下一截。

秦仲海两手放在鞍上，跟著手掌用力，身子立时打横腾空，横挂在马背上，刷地一声过去，他两脚悬空，刀索便砍在地下，没伤到他的足踝。

好容易闪过了脚下一刀，那煞金却又冷笑一声，他把手一招，那刀索原本力尽，刀头又忽地扬起，从下方飞起，直往秦仲海小腹戳去。秦仲海挂在马背上，猛见刀索往自己腹部戳来，招式灵活无比，已是避无可避，他猛拍爱马，急急叫喊："快跑！快跑！"

那"云里骓"甚是神骏，听得主人催促，四蹄放空，腾云驾雾般地飞跃而去，那刀索登时戳了个空，只从秦仲海身边擦过，可说惊险之至。

那煞金见秦仲海连连逃过自己的绝招，心下也是暗自惊奇，喝道："好一匹宝马！这般神骏！"说话间，仍是驾马急冲，追向前来。达伯儿罕与丞相站在山丘上，见这煞金已然打败秦仲海，还在率军往阵地冲来，不禁脸上变色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那"云里骓"脚程迅捷，不多时，便已奔近山丘，秦仲海回头望去，那煞金却也来得快，已然追到两丈远近，神色狠恶，看来不杀自己誓不甘休。

秦仲海怕他又施杀手，连忙叫道："弓箭手！"己方阵地闻得召唤，登时爬出千名箭手，秦仲海大喝道："放箭！"千余只羽箭当即往煞金射去，那煞金一惊，想不到秦仲海还有这手救命绝招，急忙举刀挡隔，他挥刀急转，泼水不入，居然挡下无数弓矢，看来此人武功太过神奇，连弓箭也耐何他不得。不过便这么一缓，秦仲海已然趁隙上丘，躲开了煞金的追杀。

方才逃得性命，忽听山丘下杀声大起，却是四王子的军马赶来。秦仲海急急叫道："全军听命，保护番王与何大人，急驶玉门关！"那乐舞生忙把话传译给丞相阿不其罕，阿不其罕此时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急急叫道："大家听了！快退到中国的玉门关！"

喀喇嗤亲王带头第一个狂冲，後头何大人大呼小叫："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啊！"两万番军乱成一片，慌忙往丘後逃亡。

秦仲海见叛军不绝上丘，他翻身下马，喝道："弓箭手退上高处，组『三角连射』断後！"

他自行站在山丘高处，举起铁胎大弓，带头往下狂射，只见他一箭一个，箭无虚发，刹那间便射死十余名叛军，千名弓箭手攀上高处，当即分为三小队，一队站在秦仲海身旁，守住正中要道，另两堆占住山丘左右两翼，分三路往下放箭，正是秦仲海的“三角连射”。只见三方箭手同时攻击，弓弦连响，霎时箭如雨下，虽只千人之众，却如千军万马一般，叛军前锋纷纷中箭落马。

叛军前锋死伤惨重，不绝摔下马背，大军攻势便即受阻，四王子惊道：“煞金！你快想想办法！”那煞金喝道：“你休要命令我！”四王子厉声道：“可汗的生死在我手上，你敢不听我的！”

煞金呸地一声，舞起马刀，猛向山丘右翼冲去，口中喝道：“随我来！”

众叛军跟在他後面，只见他十二尺来长的大马刀挥舞连连，竟如一柄大伞一般，将无数飞来弓矢挡下，众叛军躲在後头，随他一起杀上山丘。

眼见那煞金武艺著实不凡，便要破解“三角连射”，秦仲海不再恋战，高呼道：“全军撤退！往玉门关进发！”此时马军与长枪手已然逃远，那喀喇嗤亲王所率的军队更不用说了，早已奔得不见踪影。

秦仲海见本队已然逃出数里，当即率领余下的箭手，一齐翻上马匹，放蹄狂逃而去。

四王子叫道：“大家追啊！别放过了一人！”叛军呼喊连连，急往玉门关杀去。

第五卷 西出阳关 第六章 忠义之心

卢云此时爬在悬崖上，听得下头杀声大起，回头远远眺望，却见秦仲海的兵马开始败退，他心下一惊，不知发生了何事。

忽听下头有人呼喝，卢云连忙望下，却见四名番僧已然攀近，看来武功不弱。想来叛军不拿公主势不罢休，他深知使命重大，只有奋力爬上。

正爬间，忽然身旁风声劲急，一人来得好快，竟已飞身来袭，卢云见这名番僧手持弯刀，武功竟似十分精强，轻身功夫尤佳，不禁骇然。

那番僧抓住岩壁，待见到睡在卢云怀中的公主，脸上忽地露出邪恶笑容，说道：“小娘子美得很，无怪四王子要活捉她，嘻嘻！”

他大笑数声，举刀便往卢云喉头砍去。弯刀锋锐至极，若是中招，看来不仅喉管断裂而已，怕有身首分离之祸。

卢云此时全身凌空，只凭右手五指之力，紧紧抓住岩石尖角，山间狂风吹来，两脚更是悬空晃动，情状凶险至极，眼见那番僧举刀砍来，却要他如何闪避抵挡、动弹跳跃？卢云脸色一变，实不知如何闪躲这柄白晃晃的弯刀。

慌忙间，那弯刀已然砍向颈子，眼看不过数寸差距，卢云一咬牙，陡地放开右手五指，整个身子失了支撑，登时往崖下摔去，那刀从他头上掠过，砍在岩石之上，只听当地一声，火光四溅，可说凶险之至。

眼看卢云便要坠落深谷，摔成烂泥，不过他还有救命法宝，却见他不慌不忙，将双手按在光滑的岩壁上，跟著深吸一口真气，霎时间内力发动，竟以“无绝心法”的一股黏劲，止住了下坠之势。

猛听呼啸一声，左侧又爬上了一名番僧，那人浑不在意公主的安危，举刀便往卢云的双手砍去，招式阴毒至极，要一举将他劈下悬崖。卢云大惊失色，左腿微扬，便往那番僧踹去，这腿後发先至，立时踢中那番僧的胸口。

那番僧中了一脚，身子猛地飞了出去，远远飘出，眼看便要坠下深谷。卢云松了一口气，正要爬上，岂知那番僧竟然不曾坠下，只在半空一晃，又往卢云飞了回来。卢云一惊，不知他如何使得这般法术，急往他身子看去，只见他身上缚了根绳子，上端绑在突起的岩石上，竟是靠著绳索绑缚，这才来去自如。

那番僧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哪里走！”身子一摆，竟如汤秋千般的飞向卢云，手上弯刀一闪，削向卢云的左臂。

卢云伸出右掌，牢牢黏住山壁，左手拔出夺来的弯刀，便往那番僧手上挡架。只听当地一声，两刀相交，清脆作响，那番僧叫道：“中！”卢云的左手立即给他划出一道口子，一时鲜血淋漓，甚是疼痛。卢云急於扳回一城，他大喝一声，举刀砍向那番僧的腰间，那番僧用力往山壁一蹬，身子一摆，立时往外飞出，躲过了卢云这刀。

那番僧冷笑一声，身子在山壁外一晃，又飞了回来，这次却是举刀往卢云脑门劈落。卢云连忙去挡，两刀交撞，他闷哼一声，又被那番僧割伤了肩头。他左支右拙，辛苦异常，每次只要一还击，那番僧便将身子远远汤去，轻轻松松地躲开卢云的攻招。可卢云却要紧靠山岩，丝毫动弹不得，那是挨打不还手的局面，料来时候一久，必然支持不住。

只见那最早爬上的番僧，此时早已有样学样，也将身子用绳索牢牢系住，在悬崖间汤来汤去，他呼啸一声，猛往卢云飞汤而来，只见白光一闪，卢云此时正急於挡架左侧番僧的攻势，眼见右侧又是一刀砍来，却要他如何抵挡？他啊地一声惨叫，後背已然中刀，鲜血激射而出。他一人抵御两名番僧的围杀，立刻险象环生，大有性命之忧。

公主本已睡着，此时听了卢云的惨叫，陡地惊醒，待见他身中数刀，流血不止，左右两方都有凶狠无比的番僧杀来，慌忙道："你怎么了！要不要紧？"卢云咬牙道："不打紧！"说话间左右两刀齐至，卢云手脚并用，左足踢出，右手挥刀，这才勉强逃过一劫。

公主见脚下是万丈悬崖，两旁是豺狼虎豹，虽然她生性端庄，此时还是禁不住惊恐，她叫道："怎么办！我们就这样死了吗？"

卢云闪避正急，如何能答，慌乱中背上又中一刀，鲜血立时染红了外衣，公主吓得泪眼汪汪，急忙伸出纤纤素手，环胸抱住卢云，用双手压住卢云背上的伤口，就怕他流血过多而死。

眼见情势危急，只要稍一不慎，便要摔落悬崖，卢云心道："我护驾不力，死有余辜，只是公主乃是尊贵之体，岂能死在此处？"想起柳昂天的嘱咐，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公主的性命，此刻只要保她不死，来日尚可设法将她救出。

卢云心念于此，低头往公主看去，说道："公主殿下，再这样恶斗下去，只怕我俩都会死在此地，不如我们暂且投降，应当还有一线生机。"

公主摇头道："我不答应。这些人残忍凶暴，我宁死不辱。"

卢云不愿公主枉死此地，忙道："公主殿下，要知道好死不如歹活啊！你便稍忍片刻，日后朝廷定会将你赎出。你便忍耐一时屈辱，却又有什么打紧？"公主也知情势危急，一时沉吟不决。

卢云见她不语，以为她已经答应投降，当下对番僧叫道：“你们别再过来了！咱们要投降！”

两名番僧互望一眼，耳听卢云出言投降，都是面有喜色。一名番僧叫道：“投降可以，不过我们只准公主一个人过来。你得先跳崖自杀。”

原来这两名番僧忌惮卢云武功厉害，怕他出尔反尔，以计诈降，便要他先行自杀，也好防他另有诡计。

卢云闻言一愣，心道：“这两人好不狠辣，非杀我不能甘心，难道……难道我真要跳下悬崖，这样一文不名的死了吗？”霎时之间，想起了顾倩兮，不禁心中一痛，想道：“老天爷啊！我连见她一面也不得，如何能死在西域？我不要，我不要啊！”

卢云心下伤痛，正自万分难受，公主见他面色凄惨，便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他们为何不动手了？”

卢云听得她垂询，霎时清醒过来，他望着公主娇嫩的脸庞，心道：“我现下若不自杀，只有害她一起惨死异域。卢云啊卢云，世间谁人无死？眼前一命换一命，只要能保住公主的性命，你便是死在此处，也是值得了。”

心念于此，已有死志，便低声道：“公主殿下，臣与他们讲和了，希望请您能忍耐则个，暂且投降。”公主惊道：“你要我投降？那你自己呢？”

卢云眼望悬崖，苦笑一声，摇头道：“臣自有去处，请殿下不必担忧。”他知道公主生性仁慈，便不言明自己即将自尽。

公主见他神色悲苦，料来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，一时惊疑不定。忽听番僧喊道：“他妈的！你快快跳下去啊！还在那里拖拉什么？”他怕卢云听不懂自己的番话，这话却是以汉语说出。

公主听得此言，已知卢云要以命相代，当即惊叫道：“不能这样！卢参谋，你决不能答应他们！”她个性仁慈，生平从不杀生，听得那两名番僧要卢云自杀，如何忍耐得住，便急急出言阻止。

卢云不去理会，自向那两名番僧叫道：“好！我便依着你们的约定，这就跳下去了。不过你们可得答应在先，务必善待公主，否则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！”

两名番僧笑道："你放心吧！四王子有令下来，说要将她活捉回去，谁敢害她的性命？"

两人有意要安公主的心，此刻都以汉语回答。

公主听卢云已与他们说妥了，一时大惊失色，只一股脑儿地摇头，卢云却视而不见，自做不知她的神色，叫道："一言为定。我这就把公主送过去了，你们给接好了。"他左手用力，紧紧抓住岩壁，右手便去松解两人身上的衣带。

眼看卢云便要将她交出，公主知道他一放开自己，便会跳崖自杀，她一时情急，便大声叫道："参谋卢云听旨！"

卢云听她声音满是威严，不由一愣，道："公主有何吩咐？"

公主厉声道："你听明白了！本宫宁愿从这万丈悬崖掉下摔死，也不愿被贼子俘虏！你若把我交出去，你……你便是叛国奸臣！"

卢云见她忽使小性，忍不住嘿地一声，低声道："公主殿下，这生死之事，岂同寻常。这当口你若执意不降，只怕咱们便要一起摔下万丈深渊，死得惨不堪言，您怕不怕？"

公主双眼一眨不眨，往卢云双眸凝视而去，缓缓说道："你听好了，本宫宁死不降。你若把我交出去，我立时撞壁自杀，本宫向来说得出，做得到。"语意坚决无比。

一旁番僧甚是不耐，喝道："你们快一点，别在那里拖拖拉拉的！"口中不住催促，卢云叹息一声，低头往公主看去，眼见她点了点头，神色间毫不惧怕，看来真有必死决心。

卢云已知公主心意，当下压低嗓子，道："既然公主有意决一死战，咱们便来行个险，把他们骗上一骗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"

公主听他另有诡计，不禁大喜，低声问道："怎么骗？"

卢云悄声道："公主放心，一切看我的。"他抬起头来，高声向两名番僧叫道："公主便要来啦！你们接好吧！"

右侧那名番僧狞笑道："小子艳福不浅，居然可以对公主搂搂抱抱，他奶奶的，快快跳下去吧！"

卢云叫道："马上就跳啦！"他假意解开腰间衣带，霎时伸脚往山壁一踹，身子扑出，右手便朝一名番僧身上的绳索抓去。公主见自己

已在万仞高空之上，不由得心下大惊，连忙闭目咬牙，一颗心怦怦直跳。

那番僧伸手来接，笑道：“你俐落点，可别让公主掉下去了。”这人脑筋不甚灵光，居然还没看出卢云欺骗的用意，还伸手来接卢云的身子。

卢云见机不可失，急忙举起脚来，狠命一踢，大脚飞去，正巧踢中那番僧的胸口，只将他踢得口吐鲜血，骨断筋折，当场死在绳上，脸上却还挂着一幅莫名其妙的神情，好似不知卢云为何杀他。

卢云正要抓住绳索，只听一人喝道：“无耻骗子！去死吧！”话声甫毕，猛地背上一痛，已然狠狠地挨了一脚。卢云身在半空，陡地回头望去，却是另一名番僧趁机暗算。

卢云见情况危急，蓦地大叫一声，虽然背后疼痛，仍是不顾一切地回击一掌，“啪”地一声轻响传过，手掌正中那番僧顶门，掌力发动，登时将那番僧打得头骨碎裂，那番僧痛得惨叫，已是不活了。

卢云右手暴长，手指竟已沾到绳索，他五指正要收拢，谁知那番僧悍勇无比，此时头骨虽已碎裂，仍是虎吼一声，狂叫道：“大家一起死！”他一脚飞出，当场踢中卢云腰间，一股大力传来，已将他远远地踢了出去。卢云身在半空，无可凭借，便从万丈高空摔下。

卢云见死在眼前，忍不住心中一悲，煞那间一生大小事情都在脑中转过，自己这一生颠沛流离，四海漂泊，此刻便要死在此处，想起父母深恩，又念及顾家小姐，心中悲苦难言，眼泪便要夺眶而出。

便在此时，只觉怀中一紧，却是银川公主用力抱住了他。

卢云心中一动，这才想到了公主，心下暗道：“唉！方才她若是肯听我劝，此时便不用陪我一齐死了。”

卢云心下难过，低头看着公主，却见她一双水汪汪的大眼望向自己，脸上神情颇为奇异，虽在临死之际，却不见惊慌恐惧之情，尚比自己来得镇定。卢云轻叹一声，怪就怪他武功低微，护驾不力，却要累得公主要与自己一齐摔为烂泥，实在对不起柳大人的付托。

两人急速摔下，卢云在她耳边道：“公主殿下，臣罪该万死，对不住你，愿来生再做补报。”

公主紧紧抱着他，柔声道：“你别这么说。你对我很好，连番为我出生入死，如果我俩有来生，当是我回报你才是。”说着把头枕在他胸膛上，闭目待死。

卢云心下难过，不知如何安慰，只觉身子急速下坠，全身血液猛往脑门流去，几欲昏晕。

便在这生死刹那，忽见一名番僧攀在岩上，背向着自己，卢云大喜，叫道：“我们有救了！”跟着左手疾探，一把将番僧抓住，他凭借这一抓之力，已将坠下之势减缓，那番僧却被这股大力一扯，当场摔下崖去。

卢云趁着身形略略稳住，急忙伸出右手，大吼一声，便往一块尖角抓落，此时下坠之力仍大，五指与岩石相撞，当场鲜血迸出，指甲更是断裂翻起，一时痛撤心肺。他咬牙忍耐，双手连抓，终于稳住身形，直把掌心擦破了皮，这才止住了下坠之势。

忽听下头大呼小叫，卢云抓落的那名番僧急速坠下，猛往另一人头上撞去，卢云急忙伸手掩住公主双眼，只听“碰”地一声大响，二僧惨嚎一声，脑浆迸裂，一齐滚下悬崖。

卢云见两名番僧已然滚落山崖，料来公主也看之不见，这才从她脸上缩回了手。他吁了口气，道：“托公主殿下的福，咱们又起死回生了。”说着抹了抹头上的汗水，低头往公主看去，此时公主的一双妙目也正望向自己，两人眼神相会，都是微微一笑。

公主凝视着卢云，笑道：“卢参谋客气了。也许是你自己福大命大，让本宫托你的福气呢！”说着掩嘴轻笑，颇见欢畅。

卢云自离京以来，从未见过她这等开心，想起自己这番死里逃生，忍不住也是哈哈大笑。

正笑间，忽听公主正色道：“卢参谋，以后若是再遇到一命换一命的情况，本宫绝不许你擅自作主，你听到了么？”说话声音竟是微微发颤，好似深为不满卢云方才的举措。

卢云心下一凛，忙正色道：“微臣凛遵公主谕旨。”他不敢再说笑，便又往崖上攀去。

爬了一阵，卢云只觉五指渐渐发麻，全身力气就要离体而去，恐怕自己半路支撑不住，摔下悬崖，当即拼着一股余勇，咬牙奋力而

上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峰顶便在半尺不到，但手脚已感脱力，他大吼一声，拼出最后一丝力道，连攀带爬，这才滚上平地。

一上山峰，卢云如同虚脱，便即摔倒在地。公主惊道："你怎么了！"卢云却一动不动，好似死了一般。

公主又惊又怕，急忙解开身上绑缚，将卢云从地下扶起，只见他身中十来刀，背后兀自插着两只箭矢，全身流满鲜血，右手五根指头的指甲更已断裂脱落，新伤旧伤，实在惨不忍睹。

公主心下震荡，垂泪道："你……你为了我伤成这样，却要本宫怎么还你？"

卢云趴伏在地，道："臣卢云奉旨护驾，万死不辞，请公主莫要如此说话，真折煞小人了！"

他撑在地下，只觉全身伤口疼痛难忍，有如火烧，再也支撑不住，白眼一翻，身子缓缓软倒，已然晕了过去。

公主心中慌张，只见崖顶无草无木，除了光溜溜的岩石外，什么也瞧不见，现下自己仅孤身一人，又不明医理药石，实不知如何救他。

公主急道："卢参谋，你可要撑住啊！"说着连连摇动卢云身体，但卢云此刻早已昏迷，如何听她的到？

卢云昏晕在地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忽觉背后一阵剧痛传来，他猛地惊醒，举掌往后挥打，猛听一声娇呼，却是公主的声音，卢云吃了一惊，连忙缩手，回头看去，只见公主手上拿着自己夺来的弯刀，正满脸关怀地凝视自己。

卢云啊地一声，惊道："公主，你……你这是做什么？"公主微微一笑，拿过一支箭簇，道："这里全无人烟，我若不为你治伤，却有谁来帮你呢？"

那箭簇上血淋淋的，当是公主亲手替自己除下的。

卢云见公主降尊屈贵，亲手为自己治伤，心中感动，忙跪下地来，拜道："臣一介平民，岂能让公主做这等粗鄙之事，卢云罪该万死，还请快别如此了！"说着叩首不止，神态大见惶恐。

公主轻轻摇头，道："我现下若不救你，你定然撑不到明日。"她慢慢走来，伸手往卢云背上触去，道："你别动，让我帮你包扎伤口

吧！”

卢云把身子一缩，颤声道：“臣不敢劳动公主！”他白日里救驾之时，行止间颇有逾礼之处，只是事出紧急，虽在千军万马之前，仍是泰然自若。反倒是此刻四下无人，他却心惊胆颤，就怕自己踰矩。

公主见他躲了开来，方知他这人甚是古板，摇头道：“你明日若是死了，却有谁来保护本宫，莫非你要我孤伶伶一人，受那贼子折辱吗？”卢云大惊，拜扶在地，慌道：“臣不敢！”

公主伸手过去，轻轻地抚摸他的背后，柔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别动。”

卢云不便再出言拒绝，便低下头去，小声说道：“臣多谢公主。”

此刻本朝公主为己疗伤，卢云心惊胆颤，只把头来低，眼来闭，大气不敢喘上一口。

公主找到了箭簇入肉的位置，当即用力一拔，卢云咬牙不动，身子却陡地颤抖，大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。公主从怀中取帕出来，在他额上轻轻擦拭。

香帕拭汗，先前让银川百般挣扎，却还不能出手，此时却想也不想，顺手便替卢云擦抹热汗，这中间的转折变化，连公主自己也没注意到。

卢云深知此举大大不妥，心下有些害怕，忙道：“公主深恩，臣卢云万死难报。”

公主微笑道：“万死难报我的深恩？你真能死一万次么？”

卢云听出公主言中的调侃，忙道：“卑职出身低微，今日能得公主厚爱，便死也是应该。”

公主见卢云满口官话，一会儿自称臣下，一会儿自唤卑职，丝毫不敢缺了庙堂礼数，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人说起话来老气横秋的，倒像是文华殿里的那些书生，我看你文质彬彬的，怎么不去考进士、中状元，却来做秦将军的参谋？”

卢云轻咳一声，正要回答，公主忽道：“小心了！”跟着手指用力，又把另一处箭簇挑了出来，卢云剧痛攻心，猛地纵声大叫。

公主惊道：“对不住，我下手太重了，可是痛得厉害？”

卢云自知失态，忙道：“臣一时情不自禁，脱口叫喊，还望公主原宥。”

公主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世间男子都是这般要强好胜，你若是疼痛，本当叫喊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为何硬要强忍？”

卢云低声道：“公主圣驾之前，臣岂敢胡乱叫喊？若是如此懦弱，怎能保护公主周全？”

公主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你昨日不是在喀喇嗤亲王的千军万马前叫喊么？那时你可以胡乱大叫，怎么现下却又不行了？”

那时喀喇嗤亲王的迎亲大队甚是嚣张，卢云奉何大人之命前去送帖，曾以长啸大折番军锐气，想不到公主也看在眼里了。

卢云轻咳一声，道：“臣那时见亲王大军来势汹汹，怕他对公主无礼，情急之下，这才出声吓阻。与现在大大不同。”

公主微微一笑，她将手帕撕了开来，替卢云包扎伤处，道：“我听你回回话说得极为流利，却是何时学得？”卢云道：“臣在路上闲来无聊，便向乐舞生学了几句。”

公主哦了一声，颔首道：“嗯，你才学了个把月，便能如此流利，真不简单。”言中满是钦佩之意。

卢云听她这几句话也是用回回语言说出，只觉字正腔圆，竟比自己还要顺畅清楚，不禁心下一奇，道：“原来公主殿下也说得一口好回话。”

公主轻轻点头，道：“我未离京城之前，早已开始学习回语。”她见卢云满面诧异，便自一笑，道：“不过我没卢参谋那么聪明，一个月便能朗朗上口，至今已学了半年之久。”

卢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是皇上要公主学的么？”

公主淡淡地道：“是啊，我日后要常居汗国，不会人家的语言成吗？”

卢云听出她话中带着些些愁意，想起公主便要西嫁和番，不禁微有同情之意。

公主见卢云望着自己，目光中颇有怜悯，便自转过话头，笑道：“你下了山后，可别向人说我会讲回回话，以后我住在汗国皇宫

里，假装听不懂那些大臣宫女说话，这些人不加提防，定会露出不少马脚，想来真是好玩得紧。”她吐了吐舌头，露出少女顽皮的神情。

卢云只见过她威严端庄的一面，这时见了她小儿女的神态，不由得一愣，想道：“其实这公主年岁甚轻，看她模样，也不过比顾家小姐大个两岁而已。”但不知为何，自己始终把她当作个老太婆一般，从没想过她也是个妙龄女子。

公主见他发呆，便问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卢云忙道：“公主圣驾之前，臣焉敢胡思乱想？”

公主微微一笑，不再说话，只轻轻按住卢云背后的伤口，替他包扎伤处。

卢云看她手法轻柔，包扎时颇见娴熟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公主殿下，你以前替人治过伤么？”

公主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小时候我那几个弟弟们顽皮得很，每回跌伤了脚，不敢让父皇知道，便都来找我这姐姐，要我帮他们清洗包扎。”她看着卢云的伤口，轻叹一声，道：“不过我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伤口，希望别耽误你的伤势才好。”

卢云见她脸上现出温柔慈爱的神色，心中忽觉一阵感动，脱口便道：“公主殿下，似你这般人品，实在不应出使和亲。”

公主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卢参谋何出此言？”

卢云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这世间的富贵人，多是奸险凉薄之辈，似公主这样好心肠的，十个也遇不到一个。可你却要嫁到国外去了，唉……这次和番，皇上为何偏偏选上了你？难道没有旁人可代么？”这番话虽有不妥之处，但字字句句，却是出自肺腑。

公主听了这话，忽地双眉紧皱，良久不发一言。卢云见她神色不悦，吓了一跳，只低下头去，不敢再多口。

过了良久，公主轻轻叹了口气，她扎好伤口，走到卢云面前，轻声道：“卢参谋，我奉旨和番，本是心甘情愿，没有什么选不选、代不代的事情。你以后休得再提此事，知道了么？”

卢云听她语气郑重，忙道：“臣一时失言，请公主原侑则个！”一时默默无语，自行走到角落歇息，不敢再有多口，就怕令公主再次不悦。

过了半晌，公主见卢云面色凝重，忽地问道：“卢参谋，你生气了么？”

卢云本在闭目养神，听她此问大是逆乱，忍不住张开双眼，惊道：“公主折煞小人了，臣身居下属，只怕惹公主不快，焉敢来生公主的气？”

公主听他说得自责，温言道：“其实我方才不是生你的气，只是你那么一说，好像显得我满心都是不甘。这要传扬出去，于我于皇上都是不好，所以我才希望你别再提了，你知道么？”

卢云听她提起宫廷之事，自知不该多听，忙道：“小人理会得。”

公主微微颔首，又道：“其实为了和亲，宫里闹得很不愉快，几位公主相互推诿，没一个肯去。我看这样下去，终究不是个办法，我身为皇上的长女，也只有自告奋勇，接下这个重责大任了。”她说到这里，忽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唉……要是我朝能够强大一点，那该有多好……”

卢云听出公主的无奈，便也一叹，道：“是啊！若非那年御驾亲征惨败，公主殿下也不必去和亲了。”

公主嗯了一声，颔首道：“你知道的倒不少。连御驾亲征的事情也晓得。”

卢云道：“臣是听柳侯爷说的。”

公主听了柳侯爷三字，忽尔沉吟片刻，轻声问道：“柳侯爷？你说的是柳昂天么？”

卢云听她直呼名讳，颇为无礼，但随即想起此女乃是本朝公主，说来满朝文武都是她的臣子，她要直言其名，自无不可，只好嚅嗫地道：“正是柳……柳大人。”

公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当年御驾亲征时，我还没生下来呢。可怜我这伯父英明神武，却在前线驾崩，留下了这幅社稷重担给我父皇……唉……”

卢云奇道：“伯父？”

公主道：“我父皇便是先皇武英帝的弟弟，武英皇帝当然是我的伯父了。”

卢云醒悟，立时连连点头。

只听公主幽幽地叹了口气，道："父皇继任时只有十八岁，那时国家风雨飘摇，先帝又给奸臣杀了，天幸父皇出来主持局面，不然兵凶战危，军临城下，真不知今日朝廷会是什么样子。"卢云点头道："那年也先可汗已然包围京畿，想来皇上确实是大仁大勇的英雄，才敢接下这个重责大任。"

公主微微一笑，道："你这话是真心的么？还是随口奉承阿谀？"卢云脸上一红，忙道："殿下明鉴，臣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焉敢行此无耻之事？"

公主笑了笑，道："你别怕，我知道你忠义武勇，要不是如此，你方才……方才也不会为我舍去一命了……"说到这里，她脸颊上忽地现出一抹红晕，跟着望向卢云一眼，缓缓低下头去。

卢云心道："看公主这个模样，当是受惊未复，须得休息一番。"当下躬着身，道："公主殿下劳累一日，还请休息片刻。"

公主抬起头来，往卢云望去，两人四目相接，卢云只觉公主的目光满是关怀之意，心道："这位银川公主果然爱民如子，便对臣下也是呵护备至。我为这等人舍身，却也不枉了。"

公主取过手帕，在他额头上轻轻擦抹，柔声道："你流血过多，是该休息一阵，快去歇着吧。"卢云答应一声，自去崖边坐下，他运功疗养，慢慢地物我两忘，反空照明。

"无绝心法"发动，深厚内力在体内流动，霎时间四肢百骸无一不畅。想来此次外伤虽重，但内力却丝毫无损，当不至有大碍。

公主见卢云运功休养，也自去崖边坐下歇息。

四下一片静寂，除了山风呼啸，丝毫听不到一点声息，公主望着天边若隐若现的晚霞，想起日后命运未卜，不知能否再返中土，心中也是思绪如潮。其实此次和番本不该她出嫁，嫁的是幼妹玉宁公主，这位小公主的母亲名唤颜贵妃，早已在皇帝面前失宠，这玉宁又与皇帝不甚亲近，便嫁出去也无啥心疼。孰知颜贵妃连夜哭求银川公主，希望她能劝说皇帝收回成命。也是玉宁年小稚弱，银川公主不忍她孤身嫁到异乡，便亲向皇帝请命，由自己替代玉宁和番。只是她万万料想不到，好好一桩婚事，竟会阴错阳差的成了一场大斗争，真是始料未及了。

正想间，忽见卢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她连忙抢上前去，将他扶住，说道：“不是要你歇息么？怎地又起来了？”卢云道：“臣已然复原许多，不碍事的。只是公主殿下一日不可无食，待臣去张罗些吃食的来。”说着便提起弯刀，要在崖顶上寻找吃食。

公主怕他伤重难行，急忙道：“你要去打猎么？我与你同去。”方才两人共经生死大难，公主已然不把他当外人看待。她心地本就善良，此时患难相依，对卢云更是和善亲切。

卢云自知危难间已有极多不妥举止，此刻两人俱都平安无事，岂能再有逆乱举措？当即摇头道：“这等贱役粗活，岂敢劳动公主？还请公主稍事歇息，臣自去寻找便了。”

公主正待要说，卢云却已转身离开。只见他躬着身子，缓缓倒退几步，这才转身离开，举止间甚是恭谨，全不同悬崖上的果敢自在。

公主见了他的拘谨模样，忽地一笑，心道：“这人一会儿大胆包天，便是我的话也敢违背，一会儿却又小心翼翼，像是怕极了我，当真奇怪得紧。”

想到方才在悬崖上生死一线的情景，心中忽又怦怦直跳，好似卢云的手臂还环在自己的腰间，将自己紧搂在怀中一般。

卢云哪里知道公主的心事？他此时全身疼痛，只因心悬军情，这才难以安歇。抬头看上，见天色已晚，便急急走到崖边，从峰上遥望而去，想找出秦仲海部队所在。

放眼望去，只见四野间一片雾茫水气，远处山岚隐隐飘舞，好一片雾蒙蒙的美景，却看不到秦仲海的军马何在。卢云心下发愁，暗道：“不知秦将军他们退到了何处？眼前若要脱险，非找到他们不可。”

他心中反覆打量，都在思索如何逃脱此地，然而眼前情势实在太坏，山下敌军云集，崖上无草无木，实在不知如何逃生。他长叹一声，只有先去打猎，填饱了肚子再说。

卢云提刀走去，见到几只雪鸡在地下来回走动，当即大喜，飞身去捕，他身上虽然带伤，但身手仍是十分敏捷，当场便抓到了两只。他在崖上找了些干草生火，就地烧烤起来。卢云过去干过一年多的面

贩，烹调的手段甚是高明，想起这鸡是要给公主吃的，更是着意炙烤。过不多时，那雪鸡已然嫩熟，肉香四溢，引人垂涎。

卢云撕下半只雪鸡，便返身去寻公主，行到崖边，只见她兀自坐在石上，若有所思。

卢云提着雪鸡，走到公主身前，跪地道："公主殿下，这就请用膳吧！"双手奉上香喷喷的鸡肉，神态极为恭敬。

公主听到他的说话，脸上忽地泛起一阵没来由的晕红，跟着低下头去，好似有什么心事一般。

卢云眼光朝地，没见到她的神色，只举起雪鸡，道："殿下，这雪鸡是臣为您烧烤的，快请吃些吧！"

公主伸手接过，只闻扑鼻肉香，令人垂涎欲滴，拿在手上还有些热烫，她见四周无草无木，荒凉一片，看来卢云要为自己张罗吃食，定是费了不少气力。

她望着卢云的双眸，柔声问道："卢参谋，你为什么对我这般好？"

卢云面露诧异之色，忍不住"咦"地一声，他只知自己是臣子，公主便是天，便是神，岂能不对她好？这一问只把他愣在当场，半晌作声不得。过了良久，才道："臣下侍奉公主，乃是本分之事，焉有好坏之分？"

公主听了他四平八稳的回话，只嗯地一声，低下头去，既无点头嘉许，也没出言询问，却是一幅欲言又止的神色。

卢云见公主一言不发，想来是自己说得太过含混，这才教她难以明白，便单膝跪地，庄容道："启禀公主殿下，臣侍奉主上，实乃天经地义。想臣本是乡野布衣，蒙柳大人与秦将军拔擢，才得以随军效力。临行前柳大人再三嘱咐，决不可使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。臣感恩图报之余，便是性命不要，也不敢使公主受伤受辱。请公主万莫记挂在心。"

银川公主听他说了一大篇，都是些什么不负所托、尽忠职守之类的情由，不知怎地，总觉心口闷闷地，好像有些不开心，只是究竟有何不开心之处，却又说不上来。

她四处张望，神色间竟有些慌张，半天回不上话。

卢云见她神色不定，以为她惊吓过度，当下轻咳一声，说道：“公主殿下，这鸡肉凉了便不好吃了，还请快些用吧！”

公主手拿雪鸡，却不张口去吃，似乎若有所思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忽听她道：“卢参谋，我想问你一事，希望你据实相告。”说话声音微微颤抖，似乎这事颇为要紧。

卢云听她说得郑重，忙道：“殿下请说。”

公主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问道：“卢参谋，倘若这次和亲，不是我奉命过来，而是我妹子玉宁公主嫁到西域，你……你也会这样拼死保护她么？”

卢云见公主脸上神情略显激动，似在等待什么，心中便想：“眼前情势紧张，看公主这般神情，必是心中害怕。我可要好好安抚一番，也好让她安心了。”当下点头道：“公主所言不错。无论是哪位公主出嫁，都是我朝威望之所寄，四海观瞻之所在，臣自当全力保护，绝不敢有丝毫懈怠。”

公主听完他这番话，忽地低下俏脸，眼中珠泪欲垂，低声道：“所以……所以不管是玉宁还是银川，对你都毫无差别，是不是？”卢云颔首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不管哪位公主，都是皇上的爱女，对臣而言，也都是一般的尊贵。”

此话一出口，公主脸上立时闪过了一阵阴影，原本的一抹晕红慢慢褪去，转为毫无血色的苍白。她转过头去，低声道：“很好，你对朝廷如此忠心，皇上日后定会奖赏你。”

蓦地眼眶一红，两行泪水竟流了下来。

卢云见她神态如此，忍不住心中疑惑，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。他见公主兀自拿着雪鸡，便道：“公主，这鸡冷了便不好吃了，请您快快用膳吧！”

却见公主轻轻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不饿，你先去吃吧。”说着将雪鸡还给卢云，跟着转身走开。

卢云陡地一愣，不知这公主本来好端端地，何以突然变得如此奇怪，想起柳大人重托，连忙追了过去，道：“公主乃是尊贵玉体，一日不可无食，要是这雪鸡不合公主胃口，臣这便为您捕些兔子来。”

公主不来理他，自坐悬崖一角，一双美目望着崖下，神态颇为冷漠。

卢云呆立当场，心道："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话了么？"回想自己所言，自觉并无不妥之处，不禁摇了摇头，此际兵凶战危，令人忧虑不已，公主又使小性儿，更叫他不知如何是好，卢云将雪鸡用树枝串起，走到公主面前，说道："臣将雪鸡留在这儿，您一会儿若要饿了，便请吃些。"说着便将雪鸡插在地下。

那公主却浑似不觉，只远眺着崖下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便在此时，一阵寒风吹来，卢云忽觉身上发冷，他抬头看天，只见夜幕将垂，彤云密布，一会儿怕要下起雪来，此处地势甚高，冬夜定然酷寒，自己虽然内功深厚，也未必熬得起，更何况公主自小金枝玉叶，如何抵受得住？当下便赶紧寻找栖身之处，也好熬过今晚。

过了小半个时辰，天色已然灰暗，卢云在崖上攀高伏低，上寻下觅，总算见到一处岩壁下有个洞穴，想来足以让公主遮风避寒，卢云心中大喜，只是怕里头藏有野兽，便举起刀来，入洞察看。

待见洞中全无野兽踪影，地下也无兽粪臭气，心下更是高兴，当即引火铺草，将洞里洞外打理一遍，他知道公主出身皇室，从小过惯养尊处优的日子，更是着意打点，就怕她不能习惯了。

忙了好一阵子，待见洞内火光暖和，诸事具备，这才停下手来，便要回去召唤公主，让她入洞歇息。

行到崖边，只见公主仍坐崖边，那雪鸡依旧插在地下，竟然一口未动，已然冻成冰块一般。

卢云急忙抢上前去，问道："殿下怎不吃点东西？若是身体不适，便请吩咐一声，臣略知药石，必可为公主怯病。"他想昨夜霜寒露重，公主莫要受了风邪，眼下敌军环伺，那可是雪上加霜了。

公主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"我没有生病，你别担忧。"神色间甚是萧索。

卢云见她消沉，心下颇为自责，当即跪倒，说道："臣罪该万死，不能照护公主周全，竟使公主忧虑感慨，难以畅怀，还请重重责罚。"公主轻轻一叹，低声道："这一路走来，你已不知说过多少次罪

该万死，多少次罪不可恕？你真有那么多过错吗？我又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人么？”

卢云不敢接口，只不住地点头，口中连连称是。

公主又叹了口气，脸色已然平静如常，她淡淡地问道：“秦将军回来了么？本宫想要下崖了。”

卢云叩首道：“启禀公主，此刻贼势浩大，我军已然暂时撤退，想来秦将军必是入关求援，待到会齐大军，必会起兵来救。臣以为公主这几日需在崖顶歇息一阵，以待大援到来。”

公主点了点头，却不言语。

卢云道：“前处不远有个洞穴，可以御寒怯冷，臣已将之打扫清洁，这就请公主过去安歇。”便欲上前扶起公主，却见公主将身子一缩，躲开了卢云，自己站起身来。

当下卢云引着公主走向山洞，此刻雪云已至，忽地降起大雪，两人加快脚步，冲风冒雪，急急往前奔去。却见公主脚下一滑，竟要扑倒，卢云急忙伸手拉住，免得她滑跤。两人手掌相触，公主身子忽地一震，小手急急地缩了回去，跟着快步走开。

卢云心下奇怪，低头望向公主，却见她不住回避自己的眼光，他心下疑惑，不知公主为何变得如此，却也不敢追问。

两人行到洞口，卢云向内一指，道：“就是此处洞穴了，请公主委屈几日，暂且在此安歇。只是里头陈设简陋，臣怕公主不能习惯。”银川公主默然不语，缓缓走进洞里，只见地下已然扫除乾净，洞中火光映壁，暖和如春，与外头的酷寒相比，别有一番温馨天地。她见卢云确实用心照顾自己，心下甚是感动，想说些话嘉勉，待见卢云垂手立在一旁，神态恭谨无比，霎时心中又是一阵郁闷，便只坐到了炕边，低头看著地下。

卢云道：“请公主歇息一阵，臣再去为公主准备些吃食。”公主摇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不饿。”卢云见公主心事重重，不愿多加搅扰，便道：“臣告退了，请公主好生安歇。”过不多时，却见他又烤了只鸡，自行放在洞口，以备公主不时之需。他见大小事情都已打点妥当，便自去洞外安歇。

深夜露浓，两人一处洞外，一处洞内，各怀心事。

卢云守在洞口，看著里头的火光，寻思道：“这公主好生奇怪，早些时候见她豁达生死，丝毫不怕，现下都已经平安无事了，怎地她却忽然变得消沈悲伤，真叫人难得其解。”一时反覆猜想，却始终不明情由。

寒风冷月中，银川公主独自坐在洞里，正自悄悄发愁。她看著红艳艳的火光，忽地忆起了京城繁华的景象。若在去年此时，紫禁城中已然张灯结彩，自己则率著宫女四处打理，众人欢度岁末，好不温馨。谁知现下却是这幅凄凉光景，自己孤身一人躲在这凄冷的山洞里，明日尚不知生死如何。她看著手上的玉镯，忽地想起母亲的慈爱，临行前她谆谆叮咛，两人抱头痛哭的景象，霎时飞入心中。

她自知离国已远，只怕直至老死西域，终生都不能再见娘亲一面，一时心下悲痛，眼泪扑飕飕地流了下来。

卢云何等功力，他坐在洞外数丈地方，耳听低低啜泣之声，知道公主正自暗暗垂泪，他心中担忧，悄悄地走到洞口察看。

卢云低声叫道：“公主殿下，你还好么？臣卢云来给你问安了。”良久良久，却不见有人回应。卢云见公主不答，不知她此时如何，只怕已然受寒晕倒，一时心急，急忙抢进洞里。

卢云走入洞中，只见公主趴在炕上，背脊微微起伏，显在低声哭泣。

卢云心中惊骇，急忙走上前去，慌道：“殿下这是怎么了？可是有什么不舒坦的？”公主见他进洞，连忙擦去泪水，低声道：“我没事。你自去歇息吧。”卢云见那雪鸡兀自插在地下，仍是一口未动，当下道：“公主，您不吃不睡，身子定然不行，卑职甚是担忧。”公主轻轻摇头，叹道：“你担什么心？也许咱们明日便要给叛军拿住，到时生不如死，还不如死在此处乾脆。”卢云听她说话如此消沈，心下一惊，劝道：“那日臣听公主言道，只要百姓能平安度日，便是牺牲自己也不足惜。臣心下甚是钦佩，怎地公主现在却消极沈沦，叫臣好不难过！”公主再也忍耐不住，眼眶一红，泪珠滚落，泣道：“我……我也不想这样……”卢云见她又哭，心下只是发慌，想要上前摸摸她的小脑袋安慰，只是自己又没这个胆子，一时连连搓手，不知该当如何。

便在此刻，忽听远处传来细细的脚步声，卢云大吃一惊，低声道：“有人来了！定有敌人上崖！”看来那群番僧毫不死心，竟又派人

上崖搜捕。公主听他一说，想起那群番僧的凶狠，也是面色一变。

卢云伸脚踏息火堆，挺刀便往洞外走去，他悄悄行到崖边，只见一人探头探脑，正在崖上四处张望，後头还有同伴不绝爬上，竟有五、六人之多，这些人身穿侍卫服色，当是四王子身边的贴身卫士。

卢云偷偷走到崖边，眼见那人走来，登时一脚猛力踢去，大力传到，那人胸口肋骨喀地一声，当场断折，跟著身子远远飞出悬崖，一声未发，便已死於非命。

一旁武士低声道："克拉儿，你在哪里？"卢云隐在大石之後，那人东张西望，走到卢云身前，卢云当下飞身跳出，一刀挥去，已然割断那人喉管，那人双手连连乱挥，但却没了声音，挣扎一阵，便摔在地下，一动不动了。卢云地将他尸身拖过，悄悄丢下悬崖。

其余几人不见了同伴，都是低声叫唤，卢云伏在暗处，瞬间又料理了两人，也依老法子办理，将他们尸身一一丢下悬崖。

此时料理了四人，只余一名武士待在崖上，卢云见强弱易势，当下也不再躲藏，便大踏步走了出来，以回话喝道："兀你那番人，却怎地跑来此处送死！"那人陡地见到卢云，霎时神色惊慌，颤声道："我…我……你…别杀我……"言语间骇异失措，不知所云，卢云喝道："你的同伴都给我杀了，已经丢到悬崖底下，你可知道？"那人跪下哀哭道："大爷饶命，小人家有老小，实在不能死啊！你饶了我吧！"卢云举起钢刀，正要杀人，猛见这人神情卑微，心下忽生不忍，便缓下刀来。想道："看来这人甚是可怜，不如我把他绑起，关在山洞里好了。"但转念一想，此刻情势已然危急之至，若还要分心看守此人，定要招惹无数麻烦。耳听那人连连乞求，卢云举刀一挥，摇头道："不行，两国交战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你快快捡起地下兵刃，我们斯杀一场吧！"那人哭道："我不是你的对手啊！你饶了我吧！"卢云叹了口气，指著悬崖，说道："好吧！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来动手，你自己跳下去吧！"那人哭得更加大声了，卢云见他如此懦弱，摇了摇头，举刀便要砍去。

忽听公主的声音道："且慢！"卢云回过头来，只见公主已然站在崖边，正自凝视自己。

卢云连忙躬身，说道："启禀公主，这人是四王子派来的刺客，臣正要将他就地处死，以免多生困扰。"公主道："这人也有父母妻小，

你没听他说得可怜吗？卢参谋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放他走吧！”那人听了这话，宛若遇上了活菩萨，拼命在地上磕头。

卢云嘿地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公主啊公主，此时情况凶险，不比秦将军在的时候啊！那时大军随行保护，你要将刺客放走，我们自无异议，但眼前性命攸关，你千万不要使性子了！”他虽知公主生性仁慈，但此刻只要一个不慎，公主便会落入番人之手，卢云想起职责重大，绝不能让公主犯险，心急之下，说起话来竟略有教训之意。

公主俏脸生怒，说道：“本宫不管这些，我要你放了这人，你现下立刻放！”卢云又惊又怒，不知该当如何。

那侍卫连连哭道：“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，小人日後定会感恩戴德，再也不敢侵犯尊驾了。”说著又朝卢云磕头，哭道：“小人知错了，求大人高抬贵手啊！”公主见他兀自害怕，便微微一笑，向前走上几步，说道：“你不要担心，有本宫在此，没人敢害你的。”卢云见她忽地上前，已在那人面前数尺，急忙扑了上去，惊叫道：“走开！不要靠近他！”话声未毕，只见那人腰杆一挺，猛从地上跃起，武功竟似十分精强。卢云大惊，想要拦在公主面前，却已差了一步。霎时之间，那人已一把抓住公主，跟著仰天大笑，甚是得意。

公主见变故忽起，吓得花容失色，饶她教养出众，也不禁尖叫一声。

卢云以手支额，只感懊恼不已，怪只怪自己一时心软，疏了防备，竟被这人偷袭得手，他伸手指向那人，大声喝道：“你快快放开公主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！”那人呸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你还敢罗唆？现下谁听谁的，你给老子搞清楚点！”说著往公主粉脸瞧了瞧，淫笑道：“你再敢招惹你老子，弄得我心情不好，当场来个先奸後杀，你信也不信！”

卢云又恼又气，道：“有话好说，你可别要乱来！”那人指著卢云，破口骂道：“死小子，你要老子跳崖自杀？他妈的，你先给我跳下去了！省得老子杀你！”他见卢云不动，当即淫笑道：“你再不下去，难不成我这两只手不会摸女人么？你可要看我和你的公主娘娘亲热啊！”公主大怒，但那人举刀架住了她，一时间毫无办法。

卢云恼怒至极，他走到崖边，回头往那人恶狠狠地瞪了一眼，陡地跳落，公主大吃一惊，尖叫道：“卢参谋！卢参谋！”

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无知小儿，也敢上战场搏命！”说著放开了公主，淫笑道：“蛮子公主，多亏你救我一命，一会儿我来疼疼你，也算报答恩情啦！”公主想到卢云已死，忍不住两腿一软，坐倒在地，哭道：“卢参谋……都是我害了你……”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哭什么？你手下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，本就该死！现下他死个乾净，没人打扰！看老子怎生炮制你这小淫妇！”公主生性刚毅，她听此人言语粗俗，残忍好色，非但不怕，反而激起了天朝皇女的傲性，只见她站起身来，怒道：“你好大胆！敢与本宫如此说话！”那人见了公主这幅派头，心下忽地一惊，但转念一想，此时只有他一人在此，那是为所欲为的局面，当即淫笑道：“公主啊！你想清楚了，现在我就是你的皇上，你可要好好服侍我，嘿嘿……”说著便往公主脸蛋摸去，公主虽然怒叱连连，但那人色心已生，如何按耐得住？眼看大手往身上逼来，只吓得公主惊叫连连，慌忙闪避。

当此危急之时，忽听後头一人道：“无耻小人，你要是皇上，我便是你的祖宗。”那人怒道：“是谁？”此言甫出，喉头一凉，已被割断了喉管，跟著一脚踢来，把那人直踢下悬崖。

公主急忙回头去看，却见那人满脸怒容，手挺弯刀，却是卢云来了！她欢叫一声，扑了上去，将他紧紧抱住，喜道：“是你！你没死！你没死！”欢喜之间，泪水流了下来，竟是喜极而泣。

卢云连忙退开一步，躬身道：“臣方才并未真个跳下山崖，只是攀在悬崖之旁，此人行事疏漏，不曾前来察看，便给臣偌大的暗算机会。”公主满脸喜容，一时间忘了种种不快，只眉开眼笑地望著卢云，欢喜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卢云低头往崖下看去，说道：“明日我得做几个陷阱，可别让这些人再来偷袭。”公主忽地走上几步，拉过卢云的手，微笑道：“别说这些了。我有些饿了，咱们一齐吃饭吧！”神态竟是极为亲匿。

眼见公主换上了一幅笑脸，卢云不禁吓了一跳，忙往後头退开一步，不知公主为何转变得如此之快，直有摸不著头脑之感。他将雪鸡拖过，迳自烤了起来。火光红艳中，只见公主满脸喜容，笑吟吟地看著自己。

卢云心道：“这公主忽地高兴，忽地忧愁，看来有些奇怪，可别是受了风寒，神智不清起来。我可小心应付了。”他烤好了鸡，撕下鸡

腿，说道：“公主趁热吃吧。”

银川公主面带微笑，伸手接过，轻轻地咬了一口，卢云怕她吃不惯野味，连忙道：“臣随手所就，只怕不合公主胃口。”

公主嚼了一嚼，只觉满口肉香，滋味颇美，便笑道：“好吃得紧，便是禁城的御膳房，也没那么好的手艺。”

卢云面贩出身，最爱旁人称赞自己的手艺，一听公主之言，欢喜得好似要飞了起来，大喜道：“蒙公主谬赞，实乃臣生平荣华。”

公主见他神情如此，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你这样好手艺，莫非以前是个厨子？”卢云听她垂询，想起生平往事，忍不住神色微微一变，跟著点了点头。

公主奇道：“敢情你真的是？”

卢云尴尬一笑，道：“说来不怕公主见笑。在下连厨子也还够不上，只是王府胡同里的一个面贩。”

公主哦地一声，道：“面贩？那是什么？”这公主娇生惯养，什么时候在外头游荡过了？听得面贩二字，竟是不知。

卢云苦笑一阵，心想：“这公主不食人间烟火，我又何必与她多说？随口敷衍两句吧。”他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面贩就是卖面的生意人，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他见大雪又要落下，便起身道：“公主殿下，时候不早了，请早些入洞歇息吧！”

公主虽然不明世事，但生性仁慈，甚会体察人心，一见卢云神色，便知他心中有痛，想来不愿明说自己的过去。当下轻声道：“卢参谋，我们屡次共经患难，生死攸关，可是我却连你的来历也不知道，眼下无事，你不妨说说吧。”

卢云听她垂询再三，不禁心头苦笑，他摇了摇头，又缓缓坐下。

他自离开江南以来，辗转奔波，四海为家，从未与人提及往事，想不到第一个问他的人，却是当朝的公主。念及自己背负莫名罪孽，终身都要郁郁寡欢，不由得一阵悲哀，又想起当年在扬州与顾倩兮分手的情状，忍不住心中一酸。

他不愿露出心事，只凝望著星空，微微一笑，那笑容中却满是苦涩之意。

公主一愣，道：“什么事这般好笑？”

卢云低下头来，拨弄著火堆，轻声道：“臣出身寒微，不是什么体面人，还是别说的好，免得污了公主清听。”

公主听他语音悲苦，又见他神情特异，料来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心道：“这人的来历好生奇怪，我若能生离此地，定要查访一番。”

火光闪动，卢云照料著火堆，神色无喜无悲。公主则好奇难抑，一双清澈大眼眨啊眨的，尽是盯著卢云看。两人各怀心事，都是默默无言。

过了良久，卢云道：“公主殿下，外头冷得厉害，请你回洞里歇息吧，可别受凉了。”

公主回眸看著他，说道：“那你呢？你便要在外头吹风受寒么？”

卢云淡淡地道：“臣体健如牛，区区寒风冷雪，丝毫不能奈何分文。”

公主点了点头，轻轻道：“如此辛苦你了。”说著便走进洞里。

卢云看著公主的背影，心头竟有种温暖之感，那是离开扬州以来，前所未有之事。他心中立誓，定要保护公主顺遂平安，绝不让她落入敌人之手。

第五卷 西出阳关 第七章 天苍苍兮临

却说那煞金武勇厉害，秦仲海与他放对，登时不敌，阵势更给人率军冲破，慌忙间只有退向玉门关。

眼看後头沙尘飞扬，却是四王子率军追杀而来。秦仲海等人只有加紧逃命，希望早一步赶到玉门关。想起薛奴儿已在当地守候，更是快马加鞭，疾驰而去。

众人一连数日，都在率军撤退，夜间只敢在马背上眯眼歇息，谁敢在乱军中搭营休憩？只是马匹连日奔驰，不堪操劳，纷纷倒毙路旁。

众人面色如土，精神不济，料想撑不到玉门关，便会被四王子赶上。

这日已至腊月三十黄昏，秦仲海兀自率军赶路，却见前头一骑慌忙而至，秦仲海一愣，不知是什么人在此奔逃，急忙停下军马，却见来人脸若白纸，披头散发，正是东厂的副总管薛奴儿！秦仲海心下惊骇，这薛奴儿此刻该当身处玉门关，以来监视江充的兵马，却怎地仓皇逃来此处？秦仲海急忙叫道："薛公公！怎么回事？"薛奴儿快马冲来，骂道："大夥儿快走啊！江充的人马翻脸不认人，在後头紧追不舍，只怕要杀人了！"秦仲海与众属下面面相觑，都是说不出话来。

过不半晌，只见前头烟尘大起，竟有部队急奔而来，看这声势，少说也有万人。

秦仲海浓眉紧皱，万没想到江充竟在这危急时刻举兵杀来，虽不知他用意如何，但这玉门关却去不成了。薛奴儿见秦仲海迟迟不动，登即骂道："叫你逃啊！你还愣著做什么？"

秦仲海指了指背後，苦笑道："番国四王子作乱，不杀我们绝不甘心，现下正在後头追赶，公公却要我们退往何处？"

薛奴儿也是一惊，呸道："到底在搞什么？怎么这儿那儿都在造反作乱，真是荒唐透顶！"一旁何大人见大军忽地停下，连忙赶上前来，惊道："怎么了？我们不是快到玉门关了么？怎么忽然停下了？"

薛奴儿急道："没时光多说了，等江充的狗来了，大夥儿都要糟！快快转向！"说话间，前方蹄声大作，万马奔腾而来，秦仲海与属下虽然疲惫不堪，但情势危急，还是一起举起兵刃，护住了一众高官王族。

行到近处，大军陡地停下，只见银盔闪耀，刀刃如雪，端的是纪律严明的精兵。来人果然是玉门关守军，直隶於江充的人马。

何大人知道薛奴儿脾气不小，八成是他得罪江充，这才被人追杀。他见性命危急，如何愿意牵扯在东厂与江充的恩怨间？当下拍马冲出，对著江充的兵马叫道："我是御史何大人，奉命保护公主和亲，快快放我们过去！"只见大军中行出一名将领，他脸露冷笑，说道："管你什么何大人，何小人？江大人下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关，否则一率杀无赦！"跟著弯弓搭箭，呼地一声，对著何大人射来一箭，却把他的官帽射落在地，何大人吓得屎尿俱出，慌忙逃回阵中。

秦仲海大怒，登即举刀叫骂道："你这将领好不蛮横，胆敢不放我们进关！你快快报上名来，来日大家金銮殿前分说明白！"

眼看那将领冷笑不答，薛奴儿骂道：“高颜你这死杂碎！想你不过是江充手下的一条狗，居然敢招惹东厂，看咱家回京之後，不杀光你全家满门老小，公公便跟你姓！”那高颜脸上变色，得罪东厂确实不是小事，他面露犹豫之色，一旁走上一名副官，在他耳边低声说话。高颜闻言，似乎心神稍定，当即喝道：“老妖怪！你少在那里说嘴，先等你活得了性命，再来你爷爷面前放屁！”

薛奴儿气得脸色惨白，尖叫道：“找死！”猛地身影一闪，便要冲上前去，高颜知道薛奴儿武功高强，急忙命人放箭，万箭横空，只把薛奴儿射的东躲西藏，狼狈不堪，只有缩了回去。

高颜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还有谁敢过来？”他见良久无人敢动，便布阵立寨，按兵不动，绝不许秦仲海他们稍越雷池。

秦仲海见情势大坏，前方高颜驻军把手，後头番兵驾马来杀，禁不住叹道：“前无退路，後有追兵，却要如何是好？”

薛奴儿尖叫道：“你是将军，该是你来想办法啊！怎能问我呢？”

秦仲海心念一动，想起过去柳昂天曾经言道，说昔日朝廷有一位不世出的名将，名唤“武德侯”，曾在玉门关外与也先可汗激战一场，那时他被受人陷害，不得入关，便埋伏在十里外的“葫芦谷”决一死战，若能赶到葫芦谷，定能据险而守。想到此处，急忙叫过军中老卒，问道：“你们过去镇守西疆时，可曾听过一个『葫芦谷』？”那老卒应道：“当然有。那『葫芦谷』离此不远，只在东方十余里。”秦仲海大喜，忙命那老卒领路。

当下秦仲海命前队先转东行，後队防守，以免高颜率军偷袭。奔出数里，远远望去，却见四王子军马已然追来，只从高颜阵旁冲去，高颜却视若无睹，任凭大军疾驰而过。秦仲海心下犯火，这高颜身为朝廷命官，肩负西疆安危，岂能任由敌军在边界随意奔驰？莫非两方人马早有协议？当下问道：“薛公公，究竟在关里发生了什么事，怎地这些人一路追将出来？”

薛奴儿尖声骂道：“我那日赶抵玉门关，要这姓高的畜生开关出兵，掩护公主的车队，天晓得这贼娘生的，白日里对我好酒好肉的招待，夜里就派兵来围杀我，哼！这群自不量力的东西，当晚便给我杀了百来人，只是咱家势孤力单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便暂时撤退，谁知这狗贼高颜还不放过，率军追赶出来，一路追杀到此处来啦！”秦仲海心

下疑惑，江充若要追杀薛奴儿，大可请出手下奇人异士为之，何必劳师动众，出动这许多军马？莫非他有意参与汗国政变？还是另有更为重大的阴谋？著实令人费解。

秦仲海虽然精明，却不知江充本人早已抵赴西疆，更不知卓凌昭早在神鬼亭旁埋伏，此时更与杨肃观等人激战，这高颜开关出兵，不过是种种机关的一环而已。

大军一路奔逃，慌忙间赶出数里，忽听後头杀声大起，四王子军马已然赶来，两方人马短兵相接，斯杀几回，互有折损。达伯儿罕见四王子已然追到，吓得面无人色，更是纵马奔逃，大军狂冲疾驰，把四王子远远抛开。

秦仲海知道此刻已然危急，若不派人敢死断後，全数人马定要断送此处。此行中有汗国皇储、本朝御史等重要人物，绝不能任凭他们落入敌军之手。秦仲海心念已决，当下对薛奴儿道："薛公公，劳烦你保护何大人。我要留下来断後。"薛奴儿一愣，摇头冷笑道："秦仲海啊秦仲海，都到这个田地了，你还要硬充英雄好汉？凭你这点人马，如何是他们两路军马的对手？你这般蛮干，不过是徒然送死而已。"

秦仲海昂然望向远方，道："死也好，活也罢，我决不能任凭大家坐以待毙。说什么也要拼一拼！"薛奴儿嘿嘿一笑，摸出"天外金轮"一晃，冷笑道："凭你这点武功想要断後？我看你还是省省力气，不如让本座的『天外金轮』显显威力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"其实薛奴儿有意相助，与秦仲海并肩御敌，只是两人一向不和，心中这样想，嘴上仍是讥嘲不休，尽说些不中听的。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多谢公公好意，这次很承你的情。不过带兵打仗可不是比武较量，这你是不成的。快快保著何大人走吧！"薛奴儿听他言中带有轻视之意，忍不住哼地一声，说道："这可是你自己去送死的。临死之际，可别怨天尤人，说公公没来帮你。"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不再理他，自去召来百名敢死勇士，人人携带刀斧，与自己一同埋伏，等四王子前来，便要举兵偷袭。只要能阻拦他们几个时辰，料来己方大军必可从容赶抵葫芦谷。

秦仲海并非卤莽之辈，他此刻留下断後，绝非一意孤行，自杀救人，心中早已算定脱身奇谋，他事先命人挑选百匹骏马，躲在数里外相候，只等他啸声一起，便来过来接应刀斧手逃走。

秦仲海率人伏在一处沙丘之後，随时准备上前斯杀。耳听马蹄声阵阵，四王子大军匆匆从旁而过，毫无防备。他见机不可失，振臂高呼道："兄弟们！上前杀敌啊！"

他当先冲下，著地滚去，众刀斧手也随他向前滚动，众人呼啸一声，一见马脚，便即砍落，只见秦仲海凶狠无比，他刀光飞舞，著地乱滚，有如一个锋锐至极的大圆盘，猛往万马蹄下撞去。

番兵见他势头厉害，急忙掉转方位，但其势已有所不及，转眼间哀号四起，竟被秦仲海等人砍下百来只马脚。群马哀鸣不已，翻倒在地。前部人马翻倒，後头兵马却已撞来，众人惊慌失措，齐声大叫："让开！快快让开！"轰地一声，数万只马蹄踏来，硬往前队大军踩落，两相一撞，後队大军也即翻倒。一时间人声马鸣，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，阵势已然大乱。

秦仲海见四王子的幡旗已在不远处，心下大喜："擒贼擒王！若能把这四王子抓住，定能扭转乾坤！"心念甫动，随即往四王子麾下军马滚去。

四王子见秦仲海朝自己滚来，心中慌张，扬鞭叫道："快！快！谁替本王杀了他！"

众军拿起长矛乱刺，但秦仲海身形灵动至极，左一滚、右一翻，有时更钻到马腹之下，众人坐在马上，如何刺他的到？秦仲海几个翻滚，已然滚到四王子座骑之旁，他虎吼一声，拔刀跃起，便要斩落！

四王子惊惶掩面，大叫道："来人啊！快快保驾！"

眼看四王子危急之至，两旁军士猛地窜出，奋力举起手上盾牌，替王子挡下这雷霆一击，火红的刀锋压下，"当"地巨响，几名军士虎口破裂，盾牌登时落下。秦仲海横刀一挥，一招"火云八方"，几名当前的卫士胸口中刀，鲜血激喷而出，霎时翻倒在地。

秦仲海见无人看守四王子，猛地狂吼一声，举刀冲向主帅，四王子拍马逃走，慌忙大叫道："煞金！快来救我！"秦仲海骂道："来不及啦！"钢刀追魂，便要将四王子腰斩两段。

便在此刻，一条刀索从後飞来，硬生生地往秦仲海喉间戳去，势道好不凶恶，秦仲海见来势太快，忙滚倒闪开，他倒在地下，只见一名大汉拍马前行，神色傲然，却是煞金来到。

秦仲海见他出现，眉头登时皱起，知道情势已无可挽回。

四王子吃过秦仲海几次亏，知道他凶猛狡猾兼而有之，连忙道：“煞金你听好了，我们先绕路离开此地，这里的几个人都留给你了！”煞金神色不豫，却无法抗命，只有点了点头。

四王子叫道：“传令下去，大军绕道，往东方转进！”马蹄隆隆声中，四王子慌忙离开。

四王子率军离开後，荒野上只余下煞金独率千名骑兵，却是奉命过来料理秦仲海，好让主力部队从容离开。

一名属下问道：“将军，咱们现下怎么办？”秦仲海心下打量，既然自己这方人马已然从容远走，自也不必留在此处，单独与煞金这怪物硬碰硬的斯拼，他传令道：“众军听命，咱们往葫芦谷退去！”一众刀斧手大声答应，霎时间，秦仲海仰天长啸，远远烟尘飞起，马蹄隆隆，却是自己埋伏的手下带领百只骏马，正自赶来接应。

秦仲海喝道：“大家一起冲出去！”当下带著众人往外冲杀，便要与马队会合。

煞金见秦仲海已要离去，伸手一挥，千余骑兵缓缓行来，已将秦仲海等人合围。秦仲海见敌方训练有素，真是精锐雄狮，急忙传令道：“大家往马蹄砍去，一有机会便逃！这煞金武功太高，千万不要和他拼命！”

他当先著地滚去，举刀乱砍，众刀斧手随即滚倒在地，也往马蹄砍去。

煞金冷笑一声，摇头道：“区区地堂刀，何足道哉？且看我的『金勾阵』！”他喝道：“布阵！”一声令下，千名部众便即散开，跟著从鞍囊取出一只奇形兵刃，其长如刀，弯曲似勾，却不知用在何处。秦仲海骂道：“妖魔鬼怪的伎俩，何足道哉？”众刀斧手不惧强敌，仍在马蹄中乱滚乱翻，伺机下手。

煞金喝道：“动手！”千名骑兵斜身低下，却是以双脚勾住马鞍，将身子紧贴马腹，便往地下的刀斧手攻去。

秦仲海心下一惊，心道：“这就是金勾阵么？”他曾听人说过这个阵势，却不曾亲眼见过，想不到却在蛮荒之地遭遇了。看来煞金不只武功厉害，连带兵打仗也高明若斯，秦仲海心下惊惶，正要喝退属

下，却见千名骑兵已然举起手上金勾，往马蹄下的刀斧手掠去。秦仲海手下之人多是悍勇之徒，虽见敌人厉害，仍是不惧，举起手上的铁斧，便往马脚砍去。

煞金喝道："勾！"却见骑兵举勾削来，刀斧手脸上变色，待要逃命，却已不及，登时给人勾住脚踝，金勾尖锐，霎时透骨而入，千名骑兵随即狂奔，数百名刀斧手便给拖在地下滑行，一时惨叫连连，钢刀砍落，不少人更是身首异处。

余下众人见情势大坏，连忙左右窜逃，已是溃不成军。

秦仲海面色惨澹，眼看这煞金好不厉害，竟已将地堂阵法破去，他虎吼一声，大声叫道："大家跟我冲！"大怒之下，也不在地下翻滚爬行，站起身来，便往金勾阵冲去。

只见秦仲海带头冲锋，他举起大刀，运起"火贪一刀"第八重功力，一招"龙火噬天"，猛如火龙般地扑去，他全身旋转，有如陀螺，刀光上却带著熊熊烈焰，好似妖魔一般，群马见了火光焚烧的模样，吓得四处乱窜，秦仲海狂啸一声，喝道："杀我手下，全给老子赔命来！"

狂刀乱斩，几名勇猛之徒挡住去路，当场给他砍死，金勾阵被他这么一冲，立时撞出一处缺口，秦仲海见机不可失，急忙喝道："刀斧手听命，全军後撤，葫芦谷内再行会合！"

一名属下见他自己犹在杀敌，惊道："将军，那你呢？"秦仲海喝道："罗唆什么？立刻走！"军令如山，秦仲海一声令下，那人不敢再说，瞬间便与众人狂奔而出，煞金的手下要出手拦人，都给他三两刀劈死。

不多时，远处奔来大群马只，却是秦仲海安排的人马过来接应，众下属死里逃生，急急翻身上马，慌忙逃离。

秦仲海见众人逃走，自己也要上马遁去，忽然一刀从後劈来，势道浑雄至极，正是煞金出刀来砍。秦仲海急忙翻下马去，著地滚开，却见那煞金正自冷冷地看著他，道："你手下可以走，你却不能走！"煞金部众见他落马，趁势杀来，想将他一举格毙，但秦仲海何等武功，那"金勾阵"只是战阵所用的套路，岂能擒服武林高手？他刀光闪过，瞬间斩掉三只马脚，四下打探逃走之路。

煞金见属下惊惶闪避，情知无人奈何的了他，当即森然道：“你们去追那些刀斧手，这个人交给我来杀。”

煞金手下军士见秦仲海杀人如麻，满脸凶狠神色，直是可怖可畏，听得上司如此吩咐，如遇皇恩大赦，急忙驾马离去。

煞金坐在马上，傲然看著秦仲海，道：“你站起来，放手一搏吧！”

秦仲海缓缓起身，此时天地间仅余风声萧萧，偌大战场上只剩下他与煞金二人，两人动手在即，那煞金兀自坐在马上，只斜睨著秦仲海，脸上挂著一幅冷笑，直是胸有成竹的架式。

秦仲海心下合计，自拊不是此人对手，只不住打量脱身之计，心道：“看此人的模样，当有十二分把握杀我。方才与此人过招，他的武功确实高不可测，今日之战，能免则免，当逃则逃，否则明年今日，只怕真成了我秦仲海的忌日。”

一阵风沙吹来，秦仲海见风势颇劲，心念一动，他本来站在东首，此刻便缓缓移动脚步，往北方的上风位占去。那煞金却不理会他，只坐在马上，满脸睥睨神气。

煞那间一阵狂风袭来，刮起满天黄沙，却往煞金脸上吹去，只见他两眼微微一眯，秦仲海大喜，他占住北首方位，图的便是此刻的地利，当即运起“火云八方”，挺刀往煞金砍去，刀势笼罩煞金身上六处要害，此招夹著地利之便，颇有攻敌不意的味道。

却听马刀“当”地一声响，陡地变成一十二片刀锋铁索，刀锁飞舞之中，急往秦仲海身上绕去。秦仲海吃过这刀索的亏，自知颇有不及，这刀索奇妙至极，头尾间相互呼应，倘与之硬拼，一十二片刀锋切来，当场便能将他斩成十来段。煞金双手连舞，刀索忽上忽下，钻前翻後，猛地切向秦仲海胸口，秦仲海脸上变色，急忙落地趴伏，不敢正面接招。

煞金见他无胆硬拼，当下手腕使劲，只听啪地一声，那刀索又合在一处，变回了十二尺大马刀，当场直劈秦仲海脑门，秦仲海兀自趴在地下，忙往一旁滚开，轰地一声，沙地上赫然被劈出一道深沟。

秦仲海面色惨澹，急急翻起身来，往後倒退一步，那煞金却仍坐在马上，只冷冷看著他。

眼见煞金武功高得出奇，秦仲海自知此战端无胜机，他眼观四面，不住打量四下地形，忽见远处十来里外有丛树林，想来里头隐密曲折，只要躲入其中，当可仗著自己身法灵便，逃脱性命。他心念甫动，便往地下猛力一踢，激起无数沙尘，朝著煞金座骑的眼中飞去，虽说马儿的睫毛可挡风砂，但这沙非比寻常，附上了秦仲海浑厚的内力，那马儿如何经受得起，眼珠猛被沙粒袭中，当场惨鸣一声，人立起来，虽然未瞎，却也疼痛不堪。

秦仲海见机不可失，急忙使出轻功，往那树丛方向逃去。

煞金气得脸色惨白，喝道："好卑鄙，如何使得这般下三滥的手段！"秦仲海更不打话，只是发足狂奔。

煞金叫道："卑鄙小人，我若不杀你，日後不知有多少人要害在你的手中！"说话间翻身下马，踏步追来。

秦仲海不愿他识破自己埋伏在树林的计谋，当即迂迂回回地奔了一阵，不住地绕著圈子，那煞金却只在自己背後缓缓而行，并不快步疾追，想来此人甚是自傲，不愿与自己一般狼狈。他弯曲迂回地逃跑，足足奔了一个多时辰，眼见天色已黑，便转向树林奔去，料来夜间更易於偷袭暗算，此战尚有一线生机。

秦仲海外表粗豪放浪，看似不拘小节，其实他这人甚是机警狡猾，阴谋百变，每当敌我实力悬殊之时，必以偏锋险棋求胜，全然不顾风评如何。也是他个性如此，才以丢沙包这种第三流的手段逃得性命。

柳昂天手下向有两名大将，一是秦仲海，另一人便是杨肃观，若将两人相较，那杨肃观却远比秦仲海来得高傲自好。杨肃观生性颇为自负，向来看重面子，即便敌强我弱，也不愿掉了面上的威风。便是要输，也要输得面子周全，皮相好看。若要出阴招、使狠棋，也会私下偷偷使用，绝不敢如秦仲海这般明目张胆。

秦仲海逃了一阵，冲进树林，只见枯枝满地，一片萧条，一幅冬日严寒景象。他边走边看，想要寻找藏身之处，行了片刻，忍不住"咦"地一声，月光下只见一物高高耸起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行到近处，定睛望去，才知是一株参天古木，高约十余丈，足有十人合抱粗细，虽在大寒冬日，仍是苍绿劲节，在一众枯树中格外醒目。

秦仲海一愣，不知何以在此荒漠沙地之中，居然能有这般高大的树木。只是此时身在危境，哪有心思去看这些身外之物，他不及细看，转身便躲到古树後头，只见树後有座圆圆小丘，上头生了些杂草，此外别无长物。正察看间，陡地见到一人站在大树前方，正自举头仰望，那人面色紫膛，一张凛然的国字脸，正是煞金到了。

秦仲海心下一惊："老小子，这般神出鬼没！"方才见此人远远落在後头，怎地一瞬间便已赶到，直是不可思议。

秦仲海手持钢刀，隐身在大树後头，偷眼往外望去，只见煞金两眼眯起，正自仰望那株大树，一阵狂风吹来，只吹得煞金颏下长须迎风飘舞，月色映在脸上，神色竟似十分悲凉。

秦仲海见他举止有异，心中颇感奇怪，但眼下活命要紧，哪管这许多，他屏气凝神，只等煞金失了防备，便要使出师传绝招，以"龙火噬天"将之击毙。

却说那煞金走到大树之旁，竟似忘却了眼前的斯杀，只见他仰头看著参天大树，脸上神色苍凉，紫膛脸上居然有著泪痕，秦仲海正自讶异，忽见煞金戟指向天，狂叫道："老天爷啊老天爷！我辈英雄肝胆，俯仰无愧，你……你怎能这样待我们！你好忍心！你好忍心！"

月色下煞金虎目含泪，举刀问天，似有无尽悲怆。秦仲海虽要斩杀此人，但眼见他举止怪异，还是留上了心，暗道："这煞金恁也瞧不起我，明知我便在此地埋伏，却在这儿装疯卖傻，不知他是否另有阴谋。"

却见那煞金疑疑地凝视天际，似要老天给他一个回答。良久良久，他凝立不动，四下更是一片宁静。秦仲海暗自忍耐，心中咒骂不停。

忽听那煞金哈哈大笑，大显狂态，仰天疯言道："这世间焉能有神？便有神明，我石刚就是神！"他双手往外一振，有如神鹰展翅，那马刀登时化为刀索，双手急舞中，刀索卷起地下无数沙尘，宛若一条土龙，在大树前来回飞驰。

煞金口中连连喊叫，似要发泄心中怨恨，悲歌道："天苍苍兮临下土，胡为不救万灵苦？英雄便该凌迟死，悲愤垂泪苦无语？我自横刀向天叫，忠义孤臣枉痴心，安得大千复浑沌，莫叫我辈知天命！"他神情激亢，大叫一声，使劲将马刀插在黄沙上，轰地一声，地下登时现

出尺许深坑，沙尘飞扬中，弦月如勾，高挂身後，更显出他莽莽苍仓的英雄气概。

秦仲海心中一动，暗道："这人绝非普通番将，他必然身怀千古奇冤，这才如此悲愤狂啸。"秦仲海此刻虽要暗算煞金，但见他如此行径，已知此人必是慷慨激昂的人物，他生性最爱这等豪杰，一时之间，心中忽有亲近知己之感，竟有些下不了手。

秦仲海心中叹息，但只一转瞬，便又宁静如常，心道："我不杀他，他必来杀我，我秦仲海何等人物，岂能有妇人之仁？"心念已决，等他一失防备，便要下手。

那煞金双膝下跪，对著那大树说道："都督在上，属下二十年来远渡外国，沦落异乡，至今尤不能为你报仇，为枉死兄弟雪恨。想我光阴虚度，一事无成，有若沧海一渺舟，日後更要只身客死异乡，唉……这便是我的命么？"说著唏嘘不已。

秦仲海心中一奇，听他言下之意，此株古树当是某人的葬身之地，却不知葬的是什么人。

那煞金又道："今日机缘巧合，属下追杀朝廷贼孽，却又来到都督墓前，唉……二十年来，都督坟上荒烟蔓草，却不知还有谁来祭拜了？都督啊都督，我们昔年效忠朝廷，为的又是什么？朝廷待我们，却又何其残酷狠毒？"他一时悲痛，难以自已，竟然哭出了声。

猛见煞金泪流满面，低下头去，大是偷袭良机，秦仲海心中一喜，当下提刀飞去，喝道："纳命来吧！"一招"龙火噬天"，全身旋转劲急，宛若火龙昂首，一刀猛往煞金颈子砍去。

眼见钢刀便要砍中煞金的顶门，他却仍是拜伏不动，直似不知，虽说已下决心，此刻秦仲海还是心下一软，寻思道："此人武功盖世，英雄了得，我若如此杀他，却也太过卑鄙。"当下刀势一偏，劲力略收，便要放他过去。

只听"当"地一声大响，煞金手上的马刀忽地裂开，如活物般地扬起，直往秦仲海喉间削来，原来他早已见到秦仲海。

秦仲海大惊，著地滚开，心下不住地骂著自己："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怎地心软手轻了！这煞金早有防备，你还自以为是，今日定要毕命此地啦！"

煞金拜伏不动，面朝地下，口中兀自道：“朝廷狗官，无耻奸贼，你既然到了此处圣地，却如何不跪？”

秦仲海呸了一声，讥嘲道：“什么圣地啊？这里是他奶奶的道庙还是佛堂，你却要我跪谁啊？跪那玉皇大帝么？还是跪老兄你啊？”

煞金跪在地下，重重一哼，手上刀索却如活了一般，趋前斩後，上攻下击，无往不利。秦仲海左支右拙，辛苦异常，只把手上钢刀使得密不透风，泼水不入，这才挡住煞金的攻势。

煞金缓缓起身，刀索更是灵活百倍，呼地一声，猛往秦仲海双腿砍去，秦仲海跃起避过，那刀索在地下一转，竟从他背後绕来，削向他的後心，秦仲海往前跳跃，扑倒在地，那刀索在半空一昂首，跟著往下啄去，秦仲海急忙滚开，气喘甚急，心道：“这样打下去，今夜必输无疑。我招式不如他，难道内力也不如他？说不得了，此时只有跟他硬拼内劲，否则万无生机！”言念及此，翻身站起，便想伺机抓住刀索。煞金面无表情，手中招式更是加紧，刀索直来横去，霎时连变七八个方位，越来越是凌厉，秦仲海几次想要出手，却不得其法。

煞金冷笑道：“想你这等年轻，却能练到这般功夫，也算是不容易了。谁知你专替朝廷办事，行径又卑鄙无耻，那可怨不得我了。”

秦仲海心神专注，无法回话，煞那间那刀索猛地朝他喉头袭来，秦仲海心念一动，暗道：“此时若不行险，却待何时？”当即冒险出手，举刀架住刀索，煞金冷笑道：“总算要放手一搏了吗？”刀索一滑，便往秦仲海手腕切去，秦仲海把心一横，心道：“便废了一条手，也要抓住这玩意儿！”他举臂往刀锋压去，只见眼前一阵血红，上臂已被刀索砍伤，立时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

天幸刀索入肉，刀势便即缓了下来。秦仲海心下一喜，钢刀急往刀索上的铁练绕去，叮当一声响，已将刀索缠住。

秦仲海心道：“我招式拼不过你，便以内力一决雌雄！叫你尝尝『火贪一刀』的刚猛内劲！”他提起真气，火贪一刀的刚劲发动，便从两人的刀刃间传了过去，霎时连连催动不休。

煞金脸露微笑，颔首道：“你有胆与我比拼内力，真不怕死，有种。”

秦仲海见他开口说话，丝毫不怕真气不纯，那是轻视自己到了极点，当下更是催动全身内力，如铁锤般敲向煞金体内。

煞金脸露微笑，坦然而受，秦仲海的刚猛内劲竟如泥牛入海，有去无回。秦仲海心下震惊，当即运起全身内劲，奋力发出。

煞金喝道："来得好！"脸上红光一闪，反将秦仲海的内力震了回去。秦仲海面色惨白，心道："惨了，这老东西内功高强，我可惨了！"这煞金不但兵刃奇特，招式诡异，连内力也是刚猛无俦，秦仲海的内功纯是阳刚一路，眼看无隙可趁，这番计谋只有付诸流水了，一时叫苦连天。

此刻两人比拼内力，已是生死立判的硬碰硬，丝毫含糊不得。秦仲海比煞金小了二十余岁，功力自无他深厚，只是他的受艺师父乃是武学大宗师，可说是不世出的奇人，所传内功也是深奥渊博，临敌时更是威力奇大，是以秦仲海功力虽逊於煞金，全身内劲却能有十二分的发挥，一时间尚不致落了下风。

约莫一盏茶过後，只觉那煞金内力源源不绝地冲来，一波接著一波，有如怒涛翻江，又若霹雳雷震，真是雄浑刚猛，世所罕见。秦仲海运起师门密法，将丹田内劲全数搬运而出，自知自己这般运功，只要稍有疏忽，便会走火入魔而死。当下更是专心凝志，不敢有失。

又过片刻，秦仲海脸色发紫，已感难以支撑，双膝渐渐软倒。煞金嘿嘿一笑，道："来到此处圣地，不由得你不跪！"秦仲海心中大怒，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如何能受这等屈辱？他猛提真气，激发了英雄肝胆，内力狂涌而出，蓦地生出一股大力，竟然将煞金的马刀震开。煞金微微一奇，啪地一声，马刀散为十二节刀索，便往秦仲海身上砍去。

秦仲海方才一时激愤，用力过猛，此刻如同虚脱，眼见马刀砍来，却已无力招架，慌忙间往旁一跳，躲了开来，但气力已然用尽，摔在地下，动弹不得。

煞金哈哈大笑，道："朝廷狗官，无耻奸臣，今日拿你活祭都督。"跟著一刀劈去。这刀来得好快，秦仲海勉强爬起身来，却又摔倒在地，已然无力回避。

秦仲海见性命不保，只得长叹一声，自遇这煞金以来，不只武功不及他，阵法兵法也被此人破去，眼看更要命丧此处，秦仲海心中悲

凉，索性闭目待死。

煞金大笑道：“都督英灵在上，收下这狗官的性命！”刀索飞来，刀锋已中秦仲海後背，只要再入一寸，秦仲海立时便要横死当场，死个惨不堪言！

第五卷 西出阳关 第八章 明月出天山

却说公主与卢云攀上悬崖，连番击退强敌，总算平安无事，便各自在崖上安歇。好容易熬过第一个夜晚，到了第二日早，卢云情知尚未脱险，便起了个大早，察看有无逃生道路。

清晨时分，山顶上自是极冷，卢云见公主尚未起身，知道她这些日子饱受惊吓，想让她多睡会儿，便不去叫唤，只自行攀上一处高台，眺望此处地势。

极目看去，只见此处悬崖三面凌空，只有东面紧邻一处高原之旁，中间却隔了一道峡谷，约莫二十丈远近。卢云望著峡谷，心道：“我若能带著公主跳将过去，便有再多番人，那也不怕了。”但对面高原距此足有二十来丈，天下间有谁能一跃而过？只好打消这个念头。

眼看难以逃走，只好加强防御了。卢云细看地形，算来敌人若要攻打此处，定会从西北两面山崖爬上，便把两处山岩挖松，只要敌军再次爬上，必会失足跌落，摔死山下。

他自知东面山巅乃是最後防守之地，便细细布置陷阱，先将若干大石架起，高高堆起，下头垫以枯枝，只要将枯枝抽走，大石便会滚落，定能杀伤不少。另捡崖边险恶处作手脚，在险处泼水成冰，撒上泥土，将之伪装成一片平地，只等敌军一来，便要他们好看。

卢云心下了然，倘若这些陷阱全数用凿，敌军还不退去，只有往那宽阔至极的峡谷一跳，至於生死存亡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一连几日，卢云都在挖弄山崖，制作陷阱，费心思量脱身之道。但公主却逍遥快乐，一会儿往山洞里搬过圆石，说要当作桌椅，一会儿又打扫布置，将洞里装点得美仑美奂，好似甚为开心。有时卢云打来雪鸡，公主更主动学著烤食，好似每件事都让她兴味盎然。

卢云看在眼里，心中想道：“这公主当真怪异得很，明明死在眼前，却还有心思玩耍，皇家之女，果然不同凡人。”但无论如何，公主这般开心，却远比愁云惨雾，坐以待毙得好，心念於此，也就坦然了。

在这深山荒岭中，两人朝夕相对，捕鸟为食，虽说一个金枝玉叶，一个穷困潦倒，但性命攸关，谁也不知能否活著下崖，便也渐渐少了无谓拘束，卢云与公主说话时，慢慢不如先前拘谨，公主与他说笑，他也敢应上几句。有时卢云回想起公主在中原的尊贵，对照今日的言笑晏晏，直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这日傍晚，公主拉著卢云，要他看自己的精心杰作，卢云走进山洞，只见地下摆著奇石怪岩，有若庭院，石壁上挂著些树枝，却如窗花一般，他哑然失笑，说道：“殿下还真能苦中作乐，臣甚是佩服。”

公主摇头道：“谁说我苦中作乐了？我喜欢做这些事呢！”说著摸摸亲手布置的岩石树枝，脸上露出温柔的神色。

卢云微微一笑，想道：“这公主平日定是给皇上管死了，难得有自己的住所，便来胡闹一番。”

公主见他嘴角含笑，便问道：“卢参谋，你喜欢我的布置么？”

卢云尴尬一笑，道：“殿下的巧思当然是好的，只是这些杂事太过劳累，下次若要布置，不妨让臣代劳吧。”

公主忽然轻轻叹息，转过头去，幽幽地道：“下次？还有下次么？”

卢云见她伤心，想她定是忧心番僧来攻，忙道：“殿下莫要担忧，臣便算性命不保，也会让殿下平安离开此地。”

公主轻叹一声，她缓缓坐在炕上，轻抚自己亲手铺上的乾草，叹道：“离开这儿？去哪儿呢？”

卢云应道：“离开这儿，自是回中原了。眼前帖木儿汗国大乱，我看公主的亲事很难安排，只好先返回中原再说了。”

公主听他这么一说，双目透出喜悦的光芒，便往卢云看了一眼，但随即满脸晕红，又低下头去。

卢云见她神色颇不寻常，不禁心下一凛：“这公主神情好怪，难道是病了么？”

正想出言相询，忽听崖顶传来轰隆一声，却是有人触动了陷阱，卢云无暇细想，急忙道：“公主你在此躲避片刻，我出去看看！”

正要出洞，却听洞口传来一个阴侧侧地声音道：“银川公主，区区几个陷阱奈何不了人的。快请出来吧，四王子等著见你呢。”

卢云与公主脸上一齐变色，方才听得陷阱触动，须臾间这人却又倏忽而至，看来武功高得出奇，却不知是何方神圣。

卢云挡在公主身前，低声道：“公主莫慌，咱们一起冲出去。”跟著搂住了她的纤腰，随时准备冲出。卢云举刀在手，向洞外喝道：“是什么人在此大呼小叫，公主圣驾在此，怎敢惊扰！”

只听洞外一声长笑，跟著走进一人，那人头顶光秃，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身穿深红袈裟，手中握著念珠，却是一名中年僧侣，想来方才便是那人说话了。

只听他道：“小僧乃是帖木儿汗国大僧正，法号罗摩什，奉四王子之召，前来请公主下山。”说著双手一摆，竟是伸手肃客。

卢云冷笑道：“这位大师，银川公主乃是我朝的公主，便是太子要见她，也需三催四请。你家四王子不过是个小小番王，凭他区区一句话，便想请动咱家的公主么？”

国师罗摩什笑道：“这位将军说得是什么话？四王子只是仰慕公主大名，早思拜见，岂有他心？自来两国交往，都是平等相待，不知阁下何以如此自高身分？”此人说得一口流利汉语，再加口才便给，看来学养大是不凡。

公主听他说话温文有礼，不似那几名番僧的粗鲁恶俗，便请卢云退开，说道：“深夜之中，本宫不便见外人。无论是王子也好，可汗也好，碍於礼教，本宫都不能相见，否则岂不让人背地讥讪？为了本宫的名声，也为了四王子的声望，还请国师自回吧。”

那喇嘛原本装著一幅有道高僧的模样，有意卖弄口才，谁知公主这几句话甚是厉害，登即堵住他的嘴，教他难以接口。他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公主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？当前兵荒马乱，四王子怕你有什么损伤，便命我将公主早些接回。公主万万不可自误。”

卢云冷笑道：“兀你这和尚，说话何以如此无耻？明明便是前来劫驾，何必说这些无聊言语？这就上来动手吧！”

罗摩什合十道："施主所言差矣。公主若不听从小僧劝告，眼前只有两条为难路了，只怕公主承受不起。"

卢云冷笑一声，正要说话，却听公主道："什么为难路，你倒说来听听。"

罗摩什道："便算公主这次得已逃离大难，只怕日後仍要与喀喇嗤亲王成亲，此人无聊无耻，公主已然见过。想公主花样年华，却要与这人成亲，这却如何使得？"

公主叹息一声，道："别说这些了，第二条路呢？"

罗摩什道："第二条路更是艰难。倘若公主一昧与四王子作对，不肯喝这杯敬酒，照四王子的性子，必将公主火焚而死，祭拜我国战死边疆的英雄。那是更加可惜了。"

卢云大怒道："大胆番僧！居然敢出此言，眼里还有天朝王法吗？"

公主叹道："这位大师，除了这两条路，本宫别无选择了么？"

罗摩什微微一笑，道："公主不必担忧，只要公主能随小僧而去，小僧非但保住公主的性命，日後成就更是不可限量。"

卢云与公主对望一眼，都不知他"不可限量"四字是何意思。

罗摩什看出他们的疑惑，便自一笑，道："眼下我们四王子便要登基即位，接任可汗，照小僧的意思，公主何不趁势嫁给吾皇？公主此次西来，只是奉命和亲，说的难听些，大汉天子本就不在意公主嫁的是什么人，只要能使中国边境安稳，他便放心了。我主四王子英明有为，年少英俊，远非喀喇嗤亲王所能相比，还请公主深思。"

公主脸色一变，想不到四王子居心如此，居然想趁势接收乃兄未过门的妻子，无论这个达伯儿罕多么差劲无聊，她也不能做这等变卦逆伦之举。只听她森然道："国师所言差矣，本宫虽只是一介女流，却也知道礼法教养，自来兄嫂不可戏侮，四王子叛逆在先，已是万分不该，现下又要据嫂为妻，这是何等失德之事，本宫宁愿一死，也不能答应。"卢云听了这话，不禁暗暗喝采："好一个银川公主，无怪天下百姓对她如此敬爱仰慕。"

罗摩什摇头道："公主不为自己打算，也该为中国百姓合计合计啊！四王子大军开抵玉门关後，便要杀入中原，据土为王。你若是做

他的王妃，日後中国军民的待遇定然好上许多。”

卢云听了这话，不禁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！玉门关守军五万，屏障天险地势，岂是你们区区几万军马可以打破的！”

罗摩什淡淡地道：“天命在我四王子，日後他入主中原，称霸当世，你便知道厉害了。”

卢云与公主听他语气满是自信，不由得对望一眼，心下都是暗自骇异。

罗摩什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言尽於此，这就请公主随我走吧。”卢云跳了出来，沈声道：“你想带走公主，要看你本领是不是够得上。”说著挥动手上弯刀，傲然看著罗摩什。

罗摩什摇头道：“可惜啊可惜，既然好言相劝不成，小僧只有得罪了。还请两位小心了。”

只见他缓缓伸指出来，朝卢云点去，招式平庸至极，指上更是全无力道。卢云不知他有何玄虚，当下举起弯刀，往他手指削去，堪堪砍到罗摩什手上，却见他屈起指头，轻轻往刀上一触，只听“当”地一声大响，弯刀忽尔碎裂，跟著一股奇异的阴劲传向卢云掌中。

卢云心中讶异，他曾与卓凌昭、安道京等人对招，也曾中掌受伤，却不曾被这等怪异阴劲袭体，他见这番僧武功怪异，当下深深提起一口真气，跟著掌上发劲，想化解掉敌人的阴劲，谁知那阴劲虽然微弱，但却凝聚一点，有如尖针，卢云连连使力，却是消之不去。忽然掌中一痛，那阴劲更是穿入掌心，硬往卢云体内钻了进去。

罗摩什叹道：“施主太过托大了，居然硬接本座的『幽冥玄气』，和尚虽无杀人之意，但施主却要因此而死，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”

说著口中竟念起“往生咒”，已然开始替卢云超渡，真可说是傲慢至极。

这个罗摩什的武功乃是吐番国一路，名唤“幽冥玄气”，擅以阴劲伤人，武功家底与杨肃观等人遭遇的番僧大致相同，那时韦子壮便曾骇异於众僧的指力高强，杨肃观更以几名番僧的指上功夫厉害，足与少林“大力金刚指”相匹敌，足见这“幽冥玄气”的威力。只是郑州所遇的几名番僧乃是眼前这罗摩什的徒子徒孙，此刻卢云不幸遇到这个宗

师人物，恐怕性命堪忧。果然甫一接指，罗摩什便开始为他超渡，可说自信之至。

卢云面色铁青，只觉那内劲如同毒虫般地钻入经脉，说不出的痛苦难熬。这武功便如昆仑山的绝招“剑蛊”一般，也是以阴劲裂心破肺，杀人於五脏六腑间。若是伍定远在此，定会知道厉害，绝不敢与此人硬拼，但卢云江湖阅历甚浅，如何识得？性命已然堪虞。

一旁公主见他神情痛楚，更是惊叫连连，拉住了卢云的手臂。卢云深怕阴劲传到她身上，便轻轻一挥手，把公主推了开来。

卢云只觉那阴劲甚是怪异，直延“手太阴心经”往上钻来，所过之处，无不难受酸麻，看来不多时，一等转入心脏，便会裂心而死。卢云不干束手待毙，他提起内劲，“无绝心法”登地发动，要知他这心法乃是自创，虽然尚有若干缺陷，但以威力而论，已不下於任何当世内功。他察觉这内力细小无比，如针似发，“无绝心法”使出，便只在自己的身体内缓慢游走，不能汹涌直上，想来这内力虽然阴毒，劲道却有所不足。

心念於此，自信已有破解之方，当下一股勃然纯正的内息从丹田涌出，也是运往“手太阴心经”，他凝力发劲，一波波内力便往“肩井穴”运去，有若设下重重关卡围墙，死守心脉，寸尺不让。罗摩什见他专心运气，却也不加偷袭，只淡淡地道：“施主莫要自误，死前徒增痛苦而已。”

卢云哼了一声，只专注运功，对他的言语不加理会。

那细小阴劲往上冲去，登给冲破了第一关，卢云咬紧牙关，加紧行功，内力到处，渐渐的压住了那股阴劲，两相对耗，那阴劲越来越是微弱。卢云见强弱逆转，当下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大喝一声，内力更从丹田中涌出，那阴劲被卢云刚猛的内力所逼，竟从手掌中倒喷而出，猛向罗摩什飞去。

那阴劲原本有质无形，但凝聚之後，已然变为小小一点，如针尖大小，有若实物，此时被卢云内力所逼，竟如暗器般地射向罗摩什胸口。

罗摩什此刻正自念经超度，哪料到卢云年纪轻轻，内力竟如此深厚，只听啪地一声响，胸口已然被自己的阴劲打中。罗摩什抬起头来，满面惊讶。

卢云见他目瞪口呆，一时失了防备，当即抱起公主，便从他身侧绕过，冲出洞口，罗摩什见他从身边逃走，这才定过神来，急忙喝道：“哪里走！”一指伸出，往卢云脑後“玉枕穴”点去。

卢云矮下身子，举足踢向罗摩什脚踝，罗摩什自高身分，不愿跃起相避，只抬脚来挡，岂知卢云这脚只是虚招，用意在於诱敌，他见罗摩什举脚，重心略向後移，胸腹间现出弱点，眼看大好良机，如何能错过？他本已将右足踢出，此时却忽地重重一踏，竟把右足放落，以为支点，跟著“嘿”地一声怒喝，身子陡向罗摩什撞去。

这招撞肩绝技甚是怪异，不是当世任何拳法路数，却是卢云胡乱自创的招式，直到後世，世间方有八极拳“震脚”的功夫，堪称相仿。罗摩什虽然渊博，但怎能识得这等新创武功？“碰”地一声响，胸口登即被卢云的肩膀撞中，这一撞之力好不厉害，直有千斤之力，罗摩什硬给逼退了一步，登时满脸尴尬。他身居汗国大僧正，乃是一代武学宗师，想不到却被一个後生晚辈打退，却教他如何不羞？一时间气恼连连，深为自责。

卢云见他呆呆的站立不动，连忙抱起公主，冲出洞口。

卢云一出洞口，大雪已然扑面而来，他眯起双眼，正待辨别方位，忽觉风声劲急，刷地两声响，左右两侧已有兵刃砍下，洞口竟然隐得有人。卢云抱住公主，往前用力一扑，闪了开来，便往崖边冲去。

大雪之中，只听远处有人呐喊道：“贼子跑出来了！快把他拦住！”卢云心下一惊，回头一看，竟有十余人追来，四下还有无数人声喊叫，不知有多少好手上峰。

卢云这几日都在勘查附近地形，对地势甚是熟稔，当下背起公主，急急往前些日子布置的高台爬去，甫一上台，便转身躲到巨石之後。

须臾间，後头追兵已然赶来，待见他躲在石後，登时叫骂道：“贼子滚出来！你那该死的陷阱坏了咱们几十个弟兄！没把你细剐了，定然跟你完！”

十来人发一声喊，纷纷朝上攀来，卢云嘿嘿冷笑，伸手在地下一抽，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，只听轰地一声，无数乱石朝下滚落，那十来人见乱石冲来，吓得脸色发白，急忙闪避。

卢云大叫一声，趁著乱石滚下，便即趁势奔出，他手起掌落，霎时杀了五六人，余下的也被乱石压死。

忽听一人叫道：“大胆狂徒，还敢顽抗！”那人光头秃顶，却是罗摩什亲自来杀，此人身法灵动飘逸，转眼间已欺近卢云身旁，两人立时斗在一块儿。

只见罗摩什运起“幽冥玄指”，举指疾点而下，有若天女散花，已将卢云全身要害锁住，卢云心中一惊，他吃过这番僧的亏，知道此人的武功十分阴毒，他接一指、退一步，护体内力满布全身，就怕阴劲袭体。十余指接过，已退到悬崖边缘上，却是退无可退之局。

罗摩什适才给他打退，脸面无光，此时急於折服敌人，便冷冷地道：“施主切莫自误，快快投降吧！”卢云喝道：“休想！”右拳一晃，往罗摩什脸面打去，罗摩什正待举臂去挡，却见卢云左拳闪动，後发先至，竟比右拳更快了分毫，已朝罗摩什胸口打来。

罗摩什双手成圈，想一次挡下连环攻招，卢云左足向前重重一踏，口中大吼一声，右脚已然猛力踢出。罗摩什没料到他左右连拳都是虚招，不禁一惊，暗道：“这是什么怪异武功？”他见识渊博，颇识江湖各门绝技，但却从未见过这等胡乱攻势，他心中惊骇，双掌护胸，硬接卢云这一脚，这一踢力逾千斤，罗摩什身子一震，立时向後滑开，地面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足印，这下面子上虽未输招，但已踢得罗摩什胸口隐隐作痛，肋骨如同断裂。

这招正是出於当年江东陆爷所授的“无双连拳”，名唤“拳腿双绝”，此时卢云忽地使出，果然大收奇效。

卢云见快攻颇占上风，当下又挥出右拳，往罗摩什小腹击去，两人劈劈啪啪地连过数十招，卢云手脚并用，全力施展，罗摩什被他快攻得手，一时只有招架之力，全然无法还手，两人手臂相击，清脆有声。公主躲在大石之後，被他们内力一逼，只觉得气也喘不过来了。

数十招一过，罗摩什心中惧意渐去，他武功根柢深厚，绝非卢云之比，此时已然看出卢云拳脚间的空隙，知道此人所知招式有限，只要再过几招，非要重复攻势不可，果然数招过後，卢云左右连拳打来，这招方才已然用过，罗摩什脸露冷笑，知道他左足便要往前踏出，罗摩什先发制人，不待卢云攻来，已然伸脚出去，挡住了卢云的攻势，跟著右掌发劲，重重一击，已将卢云震飞出去。

卢云给掌力一震，身子远远摔出，便往一旁滚去。还好他一来内功底子厚，二来顺著掌力往外扑开，这招才没要了性命。

此时後头已追来十余人，眼见卢云摔倒，便想捡现成便宜，只听众人大喊一声："中！"便往卢云身上砍去，卢云不及调匀内息，慌忙间著地滚开，跟著急急起身，便往一旁急奔而去，只见他落脚处光亮滑溜，却是一大片薄冰。

众番僧见他逃跑，不疑有他，连忙追了过去，此时罗摩什也已追到，他喝道："小子还逃什么！"伸手便往卢云背後抓去。

便在此时，卢云用力一跳，纵出五六丈远近，闪过了那片冰层，後头追兵怎知其中巧妙？纷纷追赶过来，呼喊连连，直往冰上踩下，猛听"喀"地一声脆响，十来人脚下一空，那层薄冰竟尔碎裂，露出了下面的万丈深渊。众人心中一惊，才知脚下薄冰乃是虚物，却是卢云前些日子做成的陷阱。只听得惨叫连连，一众番僧便从万仞高空摔跌下去。

那罗摩什混在人群之中，此时也正摔落下去，但他武功精强，远非其他人可比，他见一名弟子落在身前，使劲猛往那人头上一踩，身子一借力，便往上飞起数尺，那弟子惨叫一声，兀自大叫道："师父！救救我！"

罗摩什冷笑一声，道："我救你？那谁来救我啊？"匆忙间只见那弟子远远掉了下去，口中仍是喊叫不休。

罗摩什身形往上飘去，又听一名弟子正自惨叫，正落在他身旁，罗摩什大喜，心道："天助我也！"两脚往那人胸口重重一踹，身子如纸鸢般地飞出数丈，藉著这一脚之力，已上到悬崖附近，他伸手往上一抓，慌乱间捉到了一根树枝，"嘿"地一声，奋力握紧，便朝崖顶上头汤去，不旋踵便已踩上实地。

罗摩什死里逃生，自不免又惊又怒，他抬头看著高台上的卢云，不知他还有多少陷阱阴谋，当下喝骂道："小贼！有胆子便下来决一死战，不要玩这些无耻伎俩！"口中叫骂凶狠，但忌惮卢云手段厉害，却也不敢贸然上去。

卢云见罗摩什非但武功高强，行事更是狠辣无比，靠著自己的弟子垫脚，这才逃得性命，他不屑这妖僧的为人，也戟指回骂："无耻东

西，连自己徒弟也不放过，有种的就上来决战啊！休在下头说长道短！”

两人隔空叫骂一阵，却是谁也不敢妄动。罗摩什心下思量，这高台上到处是陷阱，不能硬攻，便想从另一侧爬上悬崖。他命余下弟子过来，吩咐道：“你们准备好弓箭暗器，一会儿听我命令，只管朝台上射去，其余的人跟我来！”

卢云远远望去，只见罗摩什分兵有方，一队人马举起弓箭，另一队人马却要从後抢攻，料知这妖僧定有厉害阴谋。卢云心下明白，今夜若不能战退强敌，自己与公主定然性命无存。

卢云忧虑烦心，正低头往下头探看，忽然一个温软的身子靠向他的手臂，卢云一惊，连忙回过头去，月光下银川公主一张俏脸柔美动人，正自怔怔地望向自己。

此刻两人呼吸可闻，肌肤相亲，卢云心道：“公主与我这般亲近，可别传了出去，不然我十个脑袋也不够杀。”

正想轻轻推开公主，转念一想，眼前死面多於活面，公主恐怕心中害怕，这才要依偎在自己身边，当下便只轻轻一咳，不再多说什么，以免让公主尴尬。

公主浑不知卢云心中想法，她秀目低垂，轻声问道：“我们便要死了么？”

卢云听她问得直接，倒不知该如何回话，只得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都是臣护驾无方，不能保护公主，臣实在无颜面对柳大人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公主的纤纤素手已然掩到他的嘴上，摇头道：“别再说这些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今日咱们便算死在此处，我也绝不怪你。”

卢云见她神态安详，只好苦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臣一会儿便是碎尸万段，也要多杀几个番僧，为公主殿下出气……”

公主截断他的话头，她指著天边的月亮，赞叹道：“你看这月儿，好美啊！”

卢云抬头望去，果见一轮月弦高挂天际，此时月轮如勾，银光洒上天山层峦，远远望去，倍觉壮阔。卢云被眼前辽阔的景致所震，一时间忘却了生死，脱口吟道：“明月出天山，沧茫云海间，好一幅雄奇的气象！”

公主远远望去，那月色照耀下的天山闪烁银辉，天际无数繁星，点缀山後，有若梦境一般，她幽幽地道：“天地虽是辽阔，但不管行到何处，都还看得到同样的明月。以前我在禁城时，从没仔细看过月亮，现下生死只在刹那，唉，才知这月儿是多么的美……”说著轻轻抱住卢云的臂膀，将脸蛋儿枕上他的肩头，神色彷佛痴了一般。

卢云听她言语间颇多喟然，一时也是触动心事，他望著天边明月，叹道：“是啊！当年我从山东南下扬州，转赴京城，这几千里路形单影孤，天地间陪伴我的，也不过是这轮明月而已。”

公主靠在他的怀抱中，低声道：“卢参谋……那日我问你的来历，你始终不肯说，眼下我们就要死了，你能告诉我么？”

卢云苦笑道：“臣贱命一条，实在没什么好说的。”公主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卢参谋，我知道你是个有志气的人，你别要妄自菲薄。好么？”说着抬起头来，往卢云脸上看去，一双澄澈的大眼眨啊眨的，竟似蕴着无限深情。

卢云见她一张小脸美艳绝伦，一双大眼秋水如波，饶他自命刚硬，也为这京城第一绝色所动，霎时心道：“这公主好美！”一时间竟有些把持不住。待想起自己身在险地，连忙收慑心神，当下撇开头去，更不敢多看一眼。

公主枕在他胸膛上，轻轻搂住他的臂膀，低声道："我听秦将军说过，好像你是山东人氏，还是个书生？是不是？"

卢云听她提起自己的来历，忍不住心中一阵感伤，他看着星空，心道："也罢，说不定这西域便是我毕命之处，又何必再隐瞒什么？"想起了顾倩兮，更感心酸，他叹息一声，点头道："公主所言不错，臣过去是个穷困潦倒的书生。只因科考未第，流落他乡，这才投入军中，唉……实在没什么光彩事好提。"说着自嘲似的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

公主微微颔首，道："难怪你一身的书卷味儿，原来是个读书人。"

卢云苦笑两声，道："乱世文章不值钱，说来说去，便属落第秀才人头儿最次。"他仰头看着天际繁星，幽幽地道："那年我科考不中，四处碰壁，终于沦落到江南当书僮，没想到……没想到却爱上了富家小姐，唉…真是从何说起……"

公主啊地一声，道："你爱上富家小姐？她又是谁？"

卢云低下头去，淡淡地道："她姓顾，乃是当今兵部尚书的千金。"

公主见他神色甚痴，显然对那位顾小姐念念不忘，蓦地心中一酸，竟是有些难受。她连忙摇了摇头，又问道："既然你如此深爱这名小姐，却又为何转赴京城，前来投靠秦将军呢？"

卢云惨然一笑，道："不瞒公主，我在山东时惨遭奸官陷害，胡乱把我派为匪人，现下还是逃犯一个。我在顾家待不下去，只有亡命天涯，卖面糊口。若非秦将军收容，只有继续卖面维生了。"

此刻两人命在旦夕，他说话也不再顾忌，竟把过去遭遇一一说出，却没想到此事若要传扬出去，秦仲海却要如何向朝廷交代了。

公主听了只是淡淡一叹，摇头道："奸官害民，不过是随手之举，却没想不到误了你的一生。"她顿了顿，忽又问道："那位顾小姐呢？你们还见过面吗？"说到顾小姐三字，语音竟然微微发颤。

卢云道："顾小姐对我极好，只是我……我出身微贱，难以与她相配，唉……其实我便不是个逃犯，也不该识得她，更不该对她念念不忘……"说到此处，泪水滚滚而下。

公主见他神情如此，不由得面露悲悯，伸出手去，紧紧握住他的手掌。

卢云浑然不觉，怔怔又道："那日在京城里又见到她，这些年来，她更出落得美丽动人了，可我卢云还是一事无成，穷困潦倒，却怎么还有脸再出现在她面前？我……我真恨不得立刻死去……"

公主微抚卢云的手掌，轻声道："卢参谋，你别看轻自己。似你这般人品才学，天底下没有你配不上的女子。"

卢云闻言一愣，这才醒觉，连忙转过头去，待见公主握住自己的手，赶紧抽手回来，跟着单膝跪地，惶恐道："公主殿下，臣失态了，请您莫要见怪。"

公主凝视着他，轻声道："卢参谋，人生在世，得失间不要放得太重了。也许你与这顾家小姐日后仍有良缘，那也难说得很。"

卢云听她替自己祝祷，虽知前途茫茫，心中仍是感动。他低下头去，叹道："多谢公主金口祝祷，只是臣不敢再有痴心妄想，眼前若能救出公主，臣便心满意足了。"

两人相对无言，万籁俱寂中，二人想起一会儿罗摩什便要率人来攻，都知今夜凶险之至，生死如何，只怕难言。

公主望着天边明月，忽道："卢参谋，今生今世，我决不会忘了今晚的月儿。"

卢云心下一凛，沉声道："公主待臣如此，臣性命不要，也要保护公主平安。"

忽听刷刷数响，半空中却有弓箭射来，卢云知道敌人已然来袭，这些人挺弓射向卢云，但中间隔了大石阻挡，便转朝半空射去，改为由上往下攻击的路数，虽然准头甚差，但百来只箭射去，总也能射中一两箭，他急忙将公主按倒，挥刀抵御。

远处听得罗摩什的声音道："你们快点投降，我们这里无数弓箭射将过去，实在太过危险，你们若想活命，便出声答应。"

卢云朗声道："妖僧休要啰唆！我们便是死在此处，也不需你多言一句半句！"

罗摩什喝道："你们若要继续反抗，我便要亲自上去了。到时你们可别怪我出手太重，把你们打下万丈深渊！"卢云大笑数声，叫阵

道："妖僧有胆便上来决战，莫要在那里装好卖乖！"他自恃还有几处陷阱未用，也不怕罗摩什来袭。

罗摩什喝道："好！休怪我下手不容情了！放箭！"霎时成千上万的箭雨射来，满天都是银晃晃的箭头，实在无处可逃，卢云连连挥动手上弯刀，挡下了当头飞来的箭矢，但手臂肩头，无一不中，一时鲜血淋漓，公主惊叫道："你……你受伤了！"卢云见下头番僧一面射箭过来，一面缓缓向前行进，看来只待片刻，便会冲上坡来，那罗摩什更是满脸阴谋神气，兀自在下头徘徊不定，显然随时要给卢云最后一击。

公主见他们便要攻上，又见卢云身上负伤，虽说看破生死，但临到危急，还是惶恐忧惧。

卢云心道："看这帮人的模样，一会儿定是兵分两路，前后夹攻，这里是守不住了。"他伸手拉过公主，指着高台后头的一片高原，道："公主殿下，只要咱们能跳到那儿，必可逃过一劫。"

公主见两处相距极遥，不禁惊道："两地相隔几十丈，却要如何跳过去？"

卢云道："我自有办法，等会儿若是性命危急，公主自管跳过去，臣担保你性命无忧。"

公主看了他一眼，低声道："只要我们能一起脱身，再大的危险我都不怕。"

眼见罗摩什大喝一声，率领十余名番僧，猛向大石冲来，跟着下头杀声大起，坡下十来名番僧也已朝上攻来，看来已是两面夹攻的局面。

卢云凝视公主，说道："此处距崖边共有七步，你从此处冲过去，每跨一步，便数一下。数到七时，你就用力跳出去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，知道了么？"

公主转头看着悬崖，只见两边相隔实在太远，自己连半丈也跳不过，怎能一次飞跃这极宽极远的悬崖？但既然卢云如此说了，她也不再多言，当下咬牙道："好！只要数到七，我便用力跳出去！"卢云脸露喜色，颔首道："正是如此。"

忽听大喊大叫，下头人马已然冲上，几名番僧轻功不弱，距两人不过数尺，卢云哼地一声，用力掀过机关，霎时又是乱石崩下，他大声叫道："公主快跑！千万不要回头！"公主惊叫道："你呢？你不走么？"卢云喝道："你只管跑，我一会儿就来！"

公主急忙冲出，却听后头有人叫道："公主要跑了，快把她拦住啊！"公主吓了一跳，便想回头，却听卢云大声道："殿下快走！切莫回头！"

公主闻言，只得紧咬牙关，慌忙奔走。她一路奔去，只听卢云的声音道："你们这些妖僧，一个也甭想过去！"话声一停，却听罗摩什的声音喝道："让开了！"跟着"嘿"、"哼"两声闷响传来，似与卢云交上了手。

公主大吃一惊，急忙转头去看，却见卢云的身子已被罗摩什重重踢起，口中鲜血狂喷，公主大急，眼泪便欲流下，卢云口吐鲜血，回头叫道："跑啊！快跑啊！"

公主一咬牙，用力往前奔出，她心中正自计数，忽然后头杀声大起，兵刃相击声不住传来，霎时一阵鲜血喷上半空，只溅得她满身都是，公主看着满手鲜血，心头大震，不知卢云生死如何，她哭叫道："卢参谋！卢参谋！"

泪眼朦胧中，仿佛听到卢云叫道："记得！第七步时跳！"公主心下又悲又乱，早记不得自己踏过了几步，慌忙间两脚一空，身子便坠下万丈深渊。公主尖声大叫，双手乱挥乱舞，叫道："卢参谋！卢参谋！"想到自己就要孤零零地摔下悬崖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

便在此时，耳边忽地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，道："殿下别怕，臣来护驾了。"公主转头去看，只见卢云不知怎地，竟已落到自己身旁，她"啊"地一声，伸手拉住卢云，将他紧紧抱住，俩人身在半空，都是急速落下。

原来卢云算准了时间，先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罗摩什，好让公主脱身，尔后再快步跳下悬崖，追上公主，果是有备而来，绝非卤莽之举。

公主抱紧了卢云，哭道："卢参谋！我们死在一起！"

卢云摇头道："臣答应过柳大人，岂能令公主死于西域？"

他抓住公主的双手，“喝”地一声大叫，腰间扭过，全身运劲，霎时奋起毕生功力，狠命将公主丢出。原来卢云前些日子便已算定，只等性命危急之时，便要以自己做垫脚石，好让公主逃生。

公主只觉一股大力传来，身子不由自主的飞起，有若风筝般地往崖上飘去。卢云将公主抛出，自己落得更快了，一时往崖下急急坠去。

银川公主人在空中，低头看着往下坠去的卢云，想要伸手去拉，却见两人相隔越来越远。当即尖叫道：“不要啊！你不要死啊！”

卢云抬头看着公主，见她已然脱险，心下一阵安慰，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。眼下自己舍去一命，但能换了公主的尊贵清白，一切也都值得了。他看着公主渐渐远去的娇嫩脸庞，心道：“公主殿下，咱们来生再会了。”霎时间，身子直往深谷急坠，再也看不见什么了。

公主惊叫一声，但卢云的身子越坠越快，已然成为小小的一个黑点，便在此时，忽觉身上一痛，原来她终于飞过悬崖，摔在地下了。

公主慌忙爬起，跪在悬崖边，尖叫道：“卢参谋！卢参谋！”只听下头风声潇潇，满山遍野间只听得自己的叫声，幽暗的深谷却哪有卢云的影子，此刻定已摔死崖下了。

公主心中一冷，知道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此人了，她只觉眼前黑暗，心中更是支离破碎。想要哭泣，眼泪却似干沽了一般。

忽听对面有人大声呼喊，她抬头望去，崖边站着几十名番僧，正自暴跳如雷，却是罗摩什等人。银川公主无心理会，她呆呆的站起身来，一时竟不知自己要做什么，她看着天边的明月，心中好似死了一般，全然没有知觉，浑浑噩噩地往高原下走去。

忽然天边爆出巨响，远处的天山冒出剧烈的火花，跟着脚下震动，却把银川公主娇小的身子震倒了。

银川公主摔在地下，对身周天地的巨变全然不觉。大地波涛，她心中也如狂涛奔腾，脑中尽是这几日与卢云生死相依的景象，想起方才卢云临死前凝视她的眼神，霎时喉头一哽，好似有什么东西噎住了，想要哭，却又哭不出声，只闷得胸口疼痛，痛楚难言。

罗摩什见卢云死前奇招百出，心下深恨，但公主已然逃出险地，他又能如何？他心有不甘，对弟子叫道：“你们跳过去试试看，说不定

可以跳到对面！”

众弟子见他神色不善，就怕给他扔过去了，都急忙向后退开。

罗摩什口中念念有辞，忽然间，只听轰隆隆、轰隆隆地巨响，跟着峡谷中喷出一股气流，脚下更是震动不已，罗摩什往天际望去，却见夜空满布红光，已然笼罩峰顶。

众弟子心中惊骇，指着天边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可是世界末日么？”

罗摩什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不是什么末日，只是要改朝换代而已。”他凝视着夜空，摇了摇头，迳自率人下峰。

第五卷 西出阳关 第九章 大难不死

却说秦仲海与煞金比拼内力，登时不敌，眼见秦仲海倒地不起，无力再战，煞金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朝廷狗官，无耻奸臣，今日拿你活祭都督。”猛然一刀飞劈而去。秦仲海想要躲开，却无气力起身，只得闭目待死。

煞金回头看着大树，高声笑道：“都督英灵在上，收下这狗官的性命！”

刀索飞来，砍中秦仲海后背，这位朝廷猛将的性命，已在须臾之间！

“轰隆！”

忽听一声巨响传过，跟着地面猛烈震动，强震传来，煞金忽尔立足不定，手上刀锋一偏，这下没能将秦仲海杀死，却只把他背上衣衫划破，露出一片光溜溜的背脊。

煞金看着旷野，只见地面翻腾，天边红光闪耀，宛若神佛降临。

煞金先是一愣，跟着又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大地震荡，天生异象，看来老天有意留你性命。不过我告诉吧，只要是朝廷狗官，天留我不留！”

狂啸一声，举刀猛劈而下！

天地震荡之下，万物莫不为之变色，却只有公主一人浑然不觉，她哭红了双眼，缓缓站起身子，失魂落魄般地往高原旷野走去，一时

之间不知何去何从，回到何大人那里么？那又要做什么？回到中土么？就这样孤独一人回去吗？忽地脚下一绊，摔在地下，却是被乱石绊住了脚，银川公主趴在地下，再也忍不住泪水，大声哭道："卢参谋！你为什么要死！"月色下只见她娇小的身躯伏在苍凉的高原上，悲戚的哭声登时远远传了出去。

银川公主出生皇家，自小要什么便有什么，却少了一样姑娘家最渴望的东西，那便是世间的情爱。深宫中除了皇帝太监，便是宫女妃子，她从未见过真正的男子，少时她也曾情窦初开，常自想像将来的爱侣，但随着年岁渐长，慢慢也知道这是痴心妄想，作为朝廷的公主，将来若不是许配给王公大臣，便要远嫁异邦，决不可能有真正的知心爱侣。直到性命攸关的刹那，她才有了生平第一个心上人，但在这一刻，尊贵的她也失去了心中所爱，今生今世，永难再见了。

罗摩什等人下得峰来，行出片刻，远远地听到哀戚的哭声，众人正没好气，听得那哭声悲悲切切，心中更添惊扰。一名番僧骂道："他奶奶的，大半夜的，是什么妖魔鬼怪在此啼哭？"另一人道："听来是只雌的，待老子过去看看，一刀给她个爽快。"

罗摩什忙道："噤声，这声音说不定是银川公主，你们可别把她吓跑了。"当下吩咐众人躲在沙丘之后，过不多时，果见一名少女哭哭啼啼、失魂落魄地向前走来，那女子好生美艳，容颜中更带着三分高贵，不是公主却又是谁？

罗摩什心下大喜，暗道："这女子娇生惯养，居然不懂得躲将起来，还在这血淋淋的战场上乱走。嘿嘿，可怜那姓卢的小子枉自送了性命，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富贵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哈哈！哈哈！"他驾马向前，越想越是得意，跟着哈哈大笑，叫道："公主殿下，我又来了！"

公主却似不知，只喃喃自语，垂头丧气地向前走着，罗摩什行到她身边，大声叫道："公主殿下，本座前来引领道路，带你去见四王子，这就请公主上马！"

公主抬头看着他，脸上神情甚是茫然，罗摩什哈哈一笑，将她一把拉上马来，跟着驾马朝旋玉门关行去.

罗摩什笑道："早叫你投降了，你定是不肯，现下还不是一样乖乖地随我走，还饶上你手下的一条性命。你说说，这不是蠢得很么？哈

哈！哈哈！”

他坐在前头，却听不到公主的声音，罗摩什心下得意，想要看看公主惊惶的表情，他低下头去，却见那公主低垂凤眼，竟是泪流满面。

却说卢云身在半空，不断坠下，想来命不久矣。他朝下看去，只见身子与地面已然相距不远，月色下雪地银光湛然，煞是美丽，正飞快无比的往自己面前冲来。地下景物原本只是小小一点，此刻却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，看来再过须臾，自己便要栽在雪地之中，筋断骨折而死。

便在此刻，远处忽然传来轰隆隆、轰隆隆地爆炸声，天山之旁火花飞溅，陡地冒出血红岩浆，黑夜中格外夺目，却不知发生了何事。卢云自知将死，心道：“都说死后还有阎罗地狱，牛头马面，这当口天生异象，莫非真是地狱开门，前来迎接我的么？”

他把两眼睁得老大，就怕错过了死前刹那。

忽然眼前一花，脚下景物快速绝伦地倒飞过去，不再冲向眼前，卢云大吃一惊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忽然背后一痛，竟有无数大小石块撞向后背，却不知是从哪儿飞出来的。

正疑惑间，一股强韧至极的气流猛从背后卷来，将他带上半空，卢云人往上飘，脚下无数石块猛然撞向山壁，烟尘弥漫中，一时轰然有声。

卢云瞠目结舌，心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上天不忍见我死，特来相救么？”

他身处空中，正自旋转不定，赫然间，却见到远处天山明亮异常，满天红光中，无数岩浆硫磺正从一处地方激射而出，正是那日自己曾与秦仲海同去的峡谷，卢云一惊，心下登时雪亮：“侥天之幸，原来是火山爆发，却是这气流将我卷起！”

便在此时，却见上头岩壁生了一株松树，卢云心下一喜，知道有救，连忙伸手去抓，但此时身子快速飞上，却只小指碰到那树枝，他运起“无绝心法”，以一股黏劲吸住树枝，猛听喀啦一声，那树枝几欲断折，但飞上之势却缓了下来。卢云运劲抓住树干，但背后冲来的气

流依然强猛，身子被气流所激，登时打横飘起，脸上身上如同刀割，难受之至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那气流才慢慢止歇，卢云心中骇异，跟着想到小兔儿等人所言的那句话："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"，他心下微一沉吟，寻思道："那日我算过时辰，今夜必有重大异象，想不到真有火山爆发。看来这几句话定有什么重大秘密，绝不是胡乱杜撰出来的。"

他挂在树枝上，慢慢地攀向岩壁，又想："公主此刻应当离了高原，我却怎地去接应她？"想到方才坠下前公主望着自己的神情，知道她甚是关心自己，便想早些回去与她聚首。

卢云顺着岩壁攀滑而下，这次攀岩无人阻扰，身上又没负人，不多时便踩上实地。

卢云甫一站上平地，便觉全身疼痛，筋骨好似散开了一般，先前他腹部被罗摩什踹了一脚，五脏六腑翻搅难忍，想来已受了内伤，除此之外，全身上下更是外伤无数，他浑身是血，早已精疲力尽。

卢云疲倦难耐，当下躺倒地下，仰望满天星空，想起公主终究逃脱大险，心中甚是喜乐，便沉沉睡去。

约莫睡得一个时辰，已是三更时分，忽听远处传来一人的笑声，显是狂妄至极，卢云心中一动，这笑声听似罗摩什所发，连忙往声音来处行去，行到近处，只见一名少女满面悲容，已被罗摩什抓在马背上，卢云心中大惊，暗道："怎会这样，好不容易才救她活命，怎地又落入那番僧的毒手？"

他又悔又痛，想来公主定是独自一人下山，这才中了罗摩什的埋伏，寻思道："早知如此，我该叫她留在高原上，不可随意行走，唉，我怎会如此大意？"其实他那时舍身救主，早已不能顾得其他，这番自责却也太过了。卢云情知自己此时身上有伤，若要硬抢公主，只怕自己三两招便会给人杀死，他盘算一阵，想起四王子有意进犯中原，到时公主便是他手上的人质，想来一时间性命无忧。

他来回思索解救之道，寻思道："当前之计，还是先和秦将军会合，再做打算不迟。"他远远跟在罗摩什军马后头，情知这妖僧好容易抓到了公主，必是去找四王子邀功，自己只要找到了四王子，必能也遇上己方的大军。心念及此，便一路相随而去。

行出数里，忽见眼前黑压压的一丛军马，正朝罗摩什等人行近，看来四王子的部队已然赶上接应，卢云心中感叹，这两股妖魔汇在一路，若要救出公主，只怕是难上加难了。

那只军马见了罗摩什，便自停下，为首将领喊道："国师怎么去了这许久？可曾拿到公主？"罗摩什笑道："侥天之幸，终于给我拿回来了！"众人闻言大喜，霎时都是狂笑不止，不一时，两路人马汇做一处，便朝东方疾行。

卢云叹息一声，只得跟随在後，行不几里路，忽见前头好一座山谷，四周高山险要，想来是个驻军的好所在。那谷外立著无数帐篷，当是四王子的驻军，但此时看去，营帐中只余小半人把守，主力大军却不见踪影，卢云心下起疑，连忙找了一株大树，攀到高处眺望。

卢云登高望远，登时倒吸一口凉气，只见远处谷口烟雾弥漫，却有无数人马齐聚谷口，正自翻滚恶战，外头一侧的军马不住往里冲锋，正是四王子的大军，看来秦仲海与番王的军马必然死守谷中，仗著地势险要，才勉强挡下敌军攻势。

看了一阵，罗摩什一行人的身影已隐没在四王子的营帐之中，卢云救人心切，也急於与秦仲海会面，他见谷口斯杀猛烈，不能直进，便绕过谷口，从山谷左翼攀缘入谷。

攀了两个多时辰，已至山脊，卢云举目往下看去，却见谷内大军的营帐东一堆、西一堆的，居然毫无章法，与谷外四王子的整齐营帐相比，那可是天差地远了。那番王达伯儿罕的部众更是自立营寨，与众人离得远远的，卢云皱起眉头，他与秦仲海相处数月，不曾见他御下如此凌乱，不知军中发生了什么大事，否则以秦仲海治军之严，岂能生出这等事来？他心中担忧，连忙攀爬下谷，急於了解状况。

攀缘片刻，卢云已然抵达谷中，他一路走去，经过十来处营帐，却无一人过来喝问，众军士乱烘烘地，各自坐在地下歇息，卢云见他们神情慌张，满脸茫然，心道："看他们这幅模样，莫非主将出了事？"他越想越怕，深怕秦仲海有什么差错，便急急奔向帅帐。

行近帅帐，卢云已然听得里头传出争执声，只听何大人道："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还是投降吧！"那丞相阿不其罕"啊"地一声，慌忙叫道："万万不可！若是投降，定会害死我主，大人此举决计不行。"番王达伯儿罕低声道："莫儿罕是我弟弟，和我也没有什么仇

怨，不过是想当可汗而已。乾脆我把皇位让出去好了！”众人听了此言，急劝道：“千万不能！四王子若是取得皇位，定会找机会将你除去，你可不能轻信於他。”

薛奴儿哈哈一笑，摇头道：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眼下我们又打不过人家，你们到底想要如何？”众人争吵声中夹杂著翻译咕噜噜的说话声，更是杂乱无章，漫无头绪。

卢云听了半天，却不闻秦仲海说话，他心下犯疑，当即走进帅营，众人正自说话，忽然见他回来，都是一惊。何大人喜道：“你可回来了！公主呢？”卢云道：“我本已将公主救出，但後来兵荒马乱，敌方人多势众，公主还是落入番人手里。”

薛奴儿怒道：“废话连篇！公主既然都不见了，你该当自杀谢罪才是啊！你还回来做什么？”

卢云摇头道：“我已然尽力而为，但人孤势单，实在没有法子。”薛奴儿怒斥连连，大声叫骂。其实卢云坠下悬崖时，若不是恰好火山爆发，此刻早已毕命，哪能站在这儿让薛奴儿数落？但他是个直性人，自觉心中有愧，便不提自己如何为公主出生入死、如何以命相代之事，只低下头去，默默忍耐薛奴儿的指责。

卢云低头听了一阵，见薛奴儿骂来骂去都是同一套，已然说不出新花样来，便问何大人道：“秦将军呢？怎么不见他人？”何大人正待要说，那薛奴儿又跳了起来，怒道：“说起这斯来，咱家就有一肚子气！说好要去断後，不知断到哪儿去了，这小子定是自己逃命去了！难怪不要咱家帮他！”

卢云一惊，忙问道：“秦将军去断後了？他带了多少人马同去？”这一问却难倒了帅帐中所有人等，一问之下，竟是无人知晓。

卢云忍不住摇头叹息，知道这些人都是做官的命，却没一人真能办事，当下不再理会他们，自行去找秦仲海的副将。

那副将姓李，人人都唤他李副官，跟随秦仲海已有两年，不多时便已找到，他还未说话，那李副官却已大喜道：“卢参谋总算归来啦，这下终於有人主持局面。”

卢云心下一奇，道：“怎么，秦将军离开很久了么？他究竟去到何处了？”李副官叹了一声，哽咽道：“秦将军独自率领百名刀斧手，前

去伏击四王子的大军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”

卢云心中震骇，怔怔地道：“秦将军只带了百人，就要截击人家五万大军，这……难道没人劝他么？”

两人说话间，忽听谷外杀声大起，无数军马掩杀而至，谷口几百名军士士气低迷，只用弓箭去射，却无人愿意上前抵挡，一时间也是无人指挥，卢云惊道：“怎么这样乱糟糟的？李副官，你怎地不去指挥？”

李副官努努嘴，示意卢云往旁看去，却见薛奴儿在阵前胡乱叫骂，不时从阵地中跃出，杀死一两名番兵後，便又缩了回去，阵前军士见他指挥得离奇凌乱，都不愿听他派遣，自行放箭御敌，却是各自为政的局面。

那何大人不敢上阵，兀自想要指挥调动全局，只见他坐在帅帐之中，一幅决胜於千里之外的模样，不住喝令下属御敌，一众传令兵在他与薛奴儿间奔来跑去，疲累至极。那番王与丞相见他们行事怪异，便自行调动部队，另组阵势，不与中国军队配合，局面更是紊乱荒唐。

卢云看到这里，已然明白李副官为何不愿上前指挥，想来这些人官大学问大，定是说不了两句话，便要给他们骂得狗血淋头。眼看敌军便要冲破营寨，杀入谷来，薛奴儿武功虽高，但在战场中却有何用？

卢云叹息一声，喃喃自语道：“秦将军啊！我们已要全军覆没了，你却身在何处？”

却说煞金一刀砍下，要将秦仲海劈死在地。只见刀锋斩落，其势难挡，秦仲海自知万难反抗，遂只闭目待死。

秦仲海趴在地下，等待良久，那煞金的马刀却迟迟不落下，似乎有意捉弄，秦仲海转过头来，怒喝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如何戏弄你老子！”

只听“当”地一声，煞金双手竟然一颤，手上马刀落在地下，以他武功而论，若非心中震撼已极，绝不可能有此惊慌举动。

秦仲海咦了一声，方才地震连连，这人理都不理，此时又怎惺惺作态，饶他不杀？忍不住奇道：“你干什么，中风了么？”

却听煞金颤抖著声音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这刺青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秦仲海斜过肩去，朝自己背後看了一眼，心道：“他这老小子好生奇怪，这当口两国交战，你死我活，怎来提这无关紧要之事？”

月光照下，只见自己背上刺了一只猛虎，身上长了两只翅膀，神态凶恶，张牙舞爪，却是向天飞去，旁边题了有字：“他日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。”

这幅刺青打小就生在秦仲海背上，三十多年下来，他自是看得熟烂，当下哼地一声，说道：“我自小就有这幅刺青，又碍著你什么了？”

那煞金身子颤抖，颤声道：“你自小便有这幅刺青，天啊……莫非你姓秦？”

秦仲海看他神情奇特，心中自也纳闷，想道：“当年下山前师父再三告诫，要我绝不可让人瞧见这幅刺青。这煞金怪里怪气，看来我这刺青真有些鬼门道。”只是他自己也不知这刺青是何来历，一时好生费解。当下只嗯了一声，答道：“你倒也不算孤陋寡闻，知道爷爷的尊姓。明白告诉你吧，老子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辽东游击秦仲海便是。”

煞金喉头滚动，嘶哑地道：“九州剑王是你什么人？”秦仲海一愣，想不到他认得自己来历，虽说师父不喜旁人得知他的师承，但此时人家既已认了出来，自也不便再瞒，昂然道：“算你好眼力，九州剑王不是旁人，正是家师。”随即又道：“告诉你吧！我今日败在你手里，绝非我师父武学疏陋，全怪我自个儿学艺不精，你心里可要有个底！”

煞金啊地一声，伸手指向秦仲海，颤声道：“是你……原来是你！”秦仲海见他举止怪异无比，冷笑道：“废话，我当然是我，难不成是你祖宗？你要杀便杀，说这许多废话作什么？”

猛见煞金跪倒在地，跟著放声大哭，其状甚哀。秦仲海大为惊奇，想道：﹁这老狗子失心疯了。﹂他偷偷爬起，随时便要逃离，那煞金也不阻拦，只是泪如雨下，朝那大树跪拜不休，神态激动异常。

秦仲海心道：“这怪物杀人不眨眼，怎么先饶了我一命，之後又号啕大哭？莫非老子是他的亲爹，这下万里寻亲，终於叫他找著了？”这煞金年近六十，自己当然不是他的爹，可这人模样实在太怪，著实想不出其中道理，当下便也驻足不动，想把这人的用意看清楚了。

过了良久，煞金止住了泪，缓缓站起身来，跟著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天意，天意。”

秦仲海嘿嘿乾笑，道：“什么天意？你命中注定要中风么？”

煞金听他说话嘲讽，也不生气，只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上天有眼，没让我害了你。只是……只是你既是『九州剑王』方老师的徒弟，却如何做了朝廷命官？害我险些错杀了人……”秦仲海见他意有所指，忍不住嘿地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？照你的话说，九州剑王的徒弟便做不得官么？”

煞金听了这话，登时嗯了一声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看来你师父还没把往事告诉你，你真不知自己是什么人。”他转头望著大树，忽地叹道：“算了，你师父定有他的用意。这样也好，这样也好。”说著拾起秦仲海落在地下的钢刀，递给了他。

秦仲海伸手接过钢刀，忍不住心下一奇，道：“你这是干么？不怕老子反过来杀你两刀么？”先前两人激战斯杀，何等激烈？哪知煞金平白无故便把钢刀交还给他，秦仲海得了这个天大便宜，心里反觉不踏实，便出口来问。

煞金仰望天际，怔怔出神，竟然没听到他的问话，秦仲海见他毫无防备，心下大喜，便想：“老子现下给你一刀，包管你烂死当场。”他偷偷运气，正要出刀，忽听煞金道：“我想向你打探一事，请你据实以告。”秦仲海脸上一红，连忙放下钢刀，乾笑道：“你想打听什么？咱们朝廷的驻军部署么？”他打定主意，煞金若要询问自己隐密军情，便来胡说八道一番，绝不让他知晓朝廷机密。

那煞金深深吸了口气，忽道：“告诉我，那羊皮现在何处？”秦仲海吃了一惊，本以为他要打探一些要紧军务，万万没料到他会问及那块羊皮。

秦仲海诧异之下，反问道：“你问这做什么？”煞金低下头去，似有无尽痛苦，只听他低声道：“一年前我得了这块羊皮，便奉故人之命，将之托付西疆的一间镖局，请他们送到北京城去，不知东西可曾

平安抵达？”秦仲海颤声道：“原来那羊皮是你……你送给燕陵镖局的！”

眼看煞金微微颔首，秦仲海更感讶异，他曾听伍定远转述燕陵镖局一案，知道托镖之人来历不明，曾以十万两白银重托齐润翔，却没想到竟是眼前的番将所为。他呆了半晌，奇道：“老兄你也怪了，此事纯是咱们中国的事情，你这外国人干么要狗拿耗子，多管这趟闲事？”那煞金黯然道：“一切只为了一个老朋友……唉……说来此事我也有愧，若非梁知义的公子流落到西疆，拿著这东西找我，直到现今，我还没能完成故人的嘱托，只有任凭羊皮失落了……”说著又往秦仲海看去，眼神中大有歉意，好似愧对他一般。

秦仲海给他看得莫名其妙，忍不住便道：“你放心吧！那羊皮在我同僚手上，甚是平安，你大可不必担忧。”煞金松了口气，好似安心许多，他叹息一声，收拾起兵刃，道：“小朋友，恕我多言，奉劝你一句，日後在朝中可千万小心，凡事多提防，尤其别给人见到了背上的刺花。知道了吗？”言语间温和慈祥，竟如呵护晚辈一般。

秦仲海一愣，忙道：“等一等，你说这话是何意思？”煞金却不回答，只长叹一声，身形晃动，霎时间已然飘出数丈。

秦仲海见他举止间甚是诡异，当即追了过去，叫道：“他奶奶的，你话别说一半，交代个明白再走不迟！”远远地只听煞金的声音道：“小朋友，你自个儿好好保重吧，等会儿战场再见。”说话间只见他身影闪动，便即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秦仲海提气奔出，那煞金却如插翅飞去一般，已然不见踪影。秦仲海心中疑惑，缓缓而行，心道：“这老小子方才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怎地一见到我背上的刺花，竟尔下不了手？莫非他失心疯了，还是怎地？”当即打定主意，只等此间大事一了，他便要前去寻找师父，请他把这幅刺青的来历说个明白。

神思不属间，行出数里，忽然远远传来一阵血腥气，秦仲海心下一凛，想起何大人与那番王还困在葫芦谷，自己与煞金缠斗这许久，他们别给敌军擒拿杀害了，当下急急奔向谷去。

行到谷口，已然走了两个多时辰，天色渐渐泛白，已是黎明时分。忽听远处传来大军斯杀的声响，却见四王子的大军向葫芦谷里冲

杀，声势猛恶，只是自己的一众属下却各自零散御敌，看来不需多时，四王子便要冲破防御，杀进谷中。

只见远处薛奴儿兀自又跳又骂，正自责备自己的手下，一幅声色俱厉的神情，但他口中号令无人理会，徒然暴躁愤怒，却於事无补。秦仲海暗自著急，只怕转眼间便要全军覆没，可眼前敌军云集，自己如何冲得过去？他忧心如焚，却是束手无策。

正惶急间，忽然谷口给人攻出一处缺口，敌军见缝插针，纷纷涌入，霎时冲入数千人。秦仲海见防御已破，双腿一软，登时坐倒在地，想道："这可惨了，公主与卢兄弟下落不明，我又打了一个大败仗，却要拿什么回去见侯爷？"正想间，忽听谷口传来一声长啸，秦仲海听这啸声气势雄浑，心下便自一凛，想道："这人内力不弱，却是什么人来了？"若说是薛奴儿所发，但这声音低沈浑厚，与阉人说话的尖锐之音大大不同，正起疑间，忽见山上无数落石弓矢落下，转眼便将谷口堵住，先前冲入的数千番兵见有埋伏，连忙反身冲出，但谷口处杀声大起，无数中国士兵涌了上来，牢牢把守出口，登将敌军隔为两段。

四王子见己方部队给人切断，连忙率军狂攻猛打，只想将受困部众抢救出来，但谷口易守难攻，谷外大军连著冲撞几次，却始终打不破防御，过不多时，谷口死尸越堆越高，竟如小丘一般，谷里的杀声却渐渐歇了下去，想来那数千敌军已被尽数屠戮。

秦仲海见情势忽变，心下大喜，暗道："这是谁在指挥？怎能使出这等瓮中捉鳖的妙计？"连忙攀爬上树，要把情况看个明白。

极目望去，果然谷内敌军所剩无几，都被朝廷军队杀戮殆尽，那四王子见情势逆转，便率军撤退，正在此时，谷口忽又打开，一名年轻将领当头冲出，直往四王子的大军杀去，秦仲海见了这人面貌，登时哈哈大笑，竟从树上跌了下来，笑道："难怪了！原来是他，原来是他！"那人容形儒雅，外貌温文，正是卢云到了！只见他胆气豪勇，单骑杀入敌军之中，手上长枪狂杀乱刺，凌厉无比，所过之处无不血流成河，敌军此时正在撤退，给他这么一阵冲杀，阵式登即大乱。

四王子见敌军趁势偷袭，不禁大怒，喝道："大胆小贼！竟敢偷袭！"连忙率人回军杀去，那卢云见敌寇势大，便又奔逃入谷，四王子怒道："小贼！看你往哪儿走！"大军便朝谷内追杀。

秦仲海远远望去，知道卢云另有埋伏，忍不住笑道：“这四王子要吃大亏了。”四王子率军冲入谷中，忽听一声炮响，谷口两侧涌出两只彪军，登将四王子部队截断，跟著卢云率军反身回杀，朝四王子全力攻击。四王子一看又有埋伏，脸上神色大变，急忙掉转方向，往後疾驰逃走，便在此时，谷口上方却又爬出无数番兵，手持弓箭，纷纷往下射去，却是达伯儿罕的部下。

四王子见谷内谷外埋伏不断，又惊又恐之余，只想急急回营防守，他连连呼喊，撤防之势更见焦躁，但他越是焦急，手下人马越是难以从容离开，转眼间便有数千人给杀死在地。

秦仲海正自哈哈大笑，忽听轰隆隆，轰隆隆之声不绝於耳，他趴在树上，定睛望去，只见数万败军如潮水朝自己退来，秦仲海大吃一惊，这才发觉自己身处险地，这乱军一涌上，只怕自己无处可躲了。他连忙跳下树来，待要逃离此地，为时却已太晚，叛军已到树下不远。

一名敌将见了秦仲海，已将他认了出来，当即喝道：“又是这家伙！咱们快杀了他！”秦仲海回嘴骂道：“操你奶奶的，满口番话，谁听得懂啊！”他口中骂人，手上钢刀也没闲著，一刀砍去，立时将那将领劈下马来，跟著翻身上马，四周叛军大叫一声，都朝他杀来，秦仲海避无可避，举刀挥出，左右连砍，当先数人已给他砍翻在地，但叛军为数何止千万，一时杀得手也软了，仍给围在核心，动弹不得。

秦仲海左支右拙，情势大为危急，眼看卢云已率军追来，便提声叫道：“卢兄弟！我在这儿，你快快过来接应！”卢云听到喊话，自也发觉了他，当下叫喊道：“秦将军莫慌！卢云来啦！”他带著千名勇士，驾马狂奔，便要过来接应。

眼看卢云率军杀来，秦仲海长啸一声，策马狂奔，便往卢云方向会合而去，几人过来阻拦，都给秦仲海一刀砍成两截。

两人正要会合，忽然一个身影窜过，从乱军中杀了过来，将卢云拦了下来。这人空著双手，但在卢云长枪的攻势下，仍是行有余力，只见他光头僧衣，正是帖木儿汗国的国师罗摩什。

这人自从擒回银川公主之後，便一直跟在四王子身边保护，他见卢云旁若无人地杀来，如何容得他放肆，当下便越众而出，将他阻拦下来。

只听罗摩什冷笑道：“好你个九命怪猫，明明死在天山里头，怎地又来这儿捣蛋？”卢云想起这人的阴狠毒辣，心下有气，大吼道：“姓卢的没杀了你这妖僧出气，如何便死？”举枪便朝罗摩什喉间刺去，罗摩什伸手隔开。两人闪电般地交手数合，缠斗不歇。

秦仲海本已要与卢云会合，但给罗摩什这么一扰，两人又给隔了开来。眼看四王子的部众不断涌来，秦仲海只有连连後退，他左冲右突，想要杀出阵去，但只凭自己孤身一人，如何是众多敌人的对手？立时便给敌军逼到角落，情况大见危急。

四王子见卢云给人阻挡下来，便调出万名弓箭手，射住了阵脚，跟著又有万名步卒奔出，举起厚重的盾牌，已然立定了阵式。罗摩什见四王子调度有方，已是立於不败之地，便自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死小子，一会儿再来领教你的高招！”说著拍马回营。

卢云等人不见了秦仲海，料知他还陷在敌军之中，忙率军冲杀一阵，但敌人弓箭厉害，实在无法逼近，只有乾著急的份了。

那四王子结阵立寨，牢守阵地，登把秦仲海阻在里头，看来已是四面楚歌了。秦仲海一心要杀出血路，但眼前敌人何止千万，连冲了几次，都给弓箭挡了下来，一时间肩上背上连著中箭，情况大见危急。

四王子见秦仲海给围在人群中，犹在做困兽之斗，便扬鞭大笑，道：“谁能生擒此人，本王重赏城池一座，官拜三关大将军！”这秦仲海虽三番四次想杀他，但此人武艺高强，兵法娴熟，若要死於乱军之中，未免可惜，四王子自负雄才大略，便想将之收降。

众将闻言大喜，大声答应，几名莽撞之辈便已上前杀来。秦仲海大叫一声，全力出招拼斗，“火贪一刀”使出，来将虽多，一时却不至落了下风。

四王子哈哈大笑，命人端来宝椅，坐了下来，驾前站著两名大将，左是罗摩什，右是煞金，几名手下端上酒水，服侍他饮酒观斗，看来真是闲适舒畅，笑拥天下了。

秦仲海踢倒几人，眼见无人再上，便自低头喘息，心道：“他妈的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，老子真要给这群兔崽子抓了，不如自杀！”他正打量脱身之计，忽然後头刀风劲急，却是一员番将从後暗算，秦仲海骂道：“想捡便宜么？”举刀一挥，火光闪过，登时将那人斩为两段。

秦仲海举刀喝道："有种的再来！让爷爷教你个厉害！"

四王子手下虽不乏武勇之人，但众人曾亲见秦仲海一刀斩杀乌力可罕，如何敢上前挑战？一时间人人面露惧色，竟是无人敢上。

四王子叹道："都说我国勇士天下无敌，今日见了中国将领的手段，才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"

一名将领听王子出言相激，如何忍得？大叫道："大王何出此言？且看我生擒此人！"抽出刀来，便向秦仲海冲去，秦仲海也是断喝一声，叫道："来得好！"快马飞驰过去，两骑交错，刀光飞闪，那将领摔下马去，又是一颗人头落地。众将见他凶猛异常，霎时一齐大叫，举起兵刃，百来骑同时杀向秦仲海，料来他武功再高，也无法抵挡这许多攻势。

四王子喝道："不要杀他！大家把他围住，一定要生擒此人！"

众人听得此言，只有悻悻然地停下手来，各人调兵遣将，合成一个圆圈，将秦仲海围在核心，用弓箭牢牢指住了。料那秦仲海武功再高，也无法突围而出。

罗摩什见情势底定，便走了上来，低声道："启禀王子，良辰已届，请王子登基吧！"四王子听得此言，登时大喜，道："时辰到了么？"罗摩什跪倒在地，恭恭敬敬地道："正是。上天眷顾四王子，有意要王子继承大统，重建汗国声威，还请速速登基，免生变数。"

四王子心下兴奋，他从宝椅上缓缓站起，环顾四下，只见部众兵强马壮，战志抖擞，忍不住仰天大笑，道："诸位英雄，本王今日加冕为帝，你们高兴么？"

数万叛军翻身下马，跪倒在地，大声道："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"万人齐喊，气势滂然，只震得秦仲海耳中鸣鸣作响。远处达伯儿罕听他有意自居为帝，忍不住大怒，当下率著两万属下，齐声大叫："叛逆！叛逆！"

四王子见皇兄仍在作怪，便冷笑一声，道："没用的东西，连老婆也看不住，还敢在那儿大呼小叫？来人！把银川公主给我带出来了！我今日便要把她剥个精光，让大夥儿看看，是什么样的红颜祸水，居然会让达伯儿罕玩物丧志？"说著哈哈大笑，神态狂妄无比。

达伯儿罕脸色发紫，咬牙道：“这贼小子，纯心丢我的脸面，实在太可恨了！”

原来四王子早已算定了计谋，他这次起兵作乱，一半的理由便是反对与中国和亲，一会儿便要找个藉口，好来大大折辱公主一番。一来折磨达伯儿罕的斗志，二来锉锉中国的锐气，也好显出自己登基为帝的气势。

何大人等大臣听说公主便要给人押出，无不大惊，此次公主奉旨西来和亲，使命重大，可说是天朝威望之所系，倘若公主给番人羞辱奸淫，非但朝廷的颜面全失，众护驾大臣也都逃不了死罪。

何大人大急，向卢云等武将叫道：“你们几个武功高强，快想想办法救人啊！”卢云不待他吩咐，早已调兵遣将，只想杀向前去，但此时敌军早已定下阵脚，几次弓箭回射，反让己方死伤惨重，如何冲得过去？众人如坐针毡，只有眼睁睁看著情势发展了。

四王子满面冷笑，只等公主给人拖出来，便能好好玩弄羞辱一番，也好让达伯儿罕颜面无光。

他正自得意，忽然场中叛军静默无声，跟著纷纷向两旁退开，让出了一条道路。四王子见了这气势，不觉一愣，心道：“是什么人来了？怎地大家怕成这样？难道……难道父王脱困了么？”想起可汗的手段，不由得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心慌之下，连忙站起身来。

万军屏息当中，一人缓缓向前行来，这人哪里是可汗了？却是一名美丽高雅的女子。四王子凝目望去，只见此女气质雍容，星目回斜之际，一股丽质浑然天成，让人不敢有丝毫妄念。

叛军将士虽然残暴凶狠，但见了这女子，竟也为她的高贵举止所震，一时纷纷让道，无人敢有不敬举动。

四王子见了她的丽色，也不禁喉头乾涩，嘶哑著嗓子道：“这就是银川公主么？”

一旁罗摩什应道：“正是。她便是中国天子的长女银川。”

四王子呆呆的看著公主，原本已打算将此女彻头彻尾侮辱一番，待得亲睹面貌，竟隐隐生出爱怜之意，却是有些舍不得下手。

公主行入场中，向四王子福了一福，道：“银川见过勃耳嗤亲王。”

数万番军听她语音清脆，回语流利无比，更是大为惊叹。

四王子见她雍容华贵，虽在敌手，言语仍是自若，丝毫不见旁徨哭泣之情，忍不住深深吸了口气，颔首道："好，这女人当真有种，不是一般人。"罗摩什见他目瞪口呆，当即道："此女号称中国皇族第一美女，生性仁慈，容貌绝美，可汗您若要临幸，也无不可。"

四王子生平见识美女无数，却从未遇有如银川公主胆识者。他见此女神态自若，心下更是大爱。想道："都说此女倾城倾国，容貌秀美，想不到也能有此胆识，这银川天生气度如此，当可母仪天下，为我汗国皇后。嘿嘿，现下若要屈辱於她，倒也糟蹋了。自古英雄配美人，我不如顺势把她夺过来，一会儿便洞房吧！"想到得意处，登时哈哈大笑。

卢云此时站在远处，待见公主好端端的出来，不禁悲喜交集。喜的是公主完好如初，不曾受伤，悲的是公主落入敌手，只怕性命危急。他看了一阵，又见公主面色苍白，比之当日分手时憔悴许多，心中更感难过。

何大人抓著薛奴儿的臂膀，叫道："薛公公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"

薛奴儿老脸惨白，他虽然武功高强，但当此森严情势，却也说不出半句话来了。

四王子望著公主，便招了招手，笑道："银川，你过来，让朕瞧瞧你！"言语甚是轻薄。

公主听了这话，却不移步。四王子有些不悦，沈声道："朕要你过来，你怎敢不从？"

公主轻轻一福，淡淡地道："银川奉天子之命，嫁与令兄为妻，说来算是王子的兄嫂，王子若重礼法，当知兄嫂如姐，万万不可戏侮。"

四王子听了这话，不禁一愣，罗摩什走上前来，道："银川公主，你可知四王子已然继位为帝？"

公主摇了摇头，道："银川不知。"

罗摩什朗声道："奉天承运，我汗国四王子莫儿罕已继大统，是为我朝第八代可汗，汝等使臣军民，面见天颜，须行叩拜之礼。"跟著率先跪倒，向四王子纳头便拜，场中无数将士同时翻身下马，跪地大呼："吾皇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"声若雷震，远远传了出去。

达伯儿罕立马阵前，见了四王子自称正统，登时大怒，将马鞭奋力抽在地下，喝道：“乱臣贼子！没有王法了么？”一旁丞相等人却心下了然，此时可汗已落在四王子手中，他又掌握了汗国的军政大权，实在无可抗拒，只有摇头叹息的份了。

眼看叛军跪了一地，场中只余两人长立不倒，一人手持钢刀，神色凶狠，正是秦仲海；另一人容貌娇艳，却是银川公主。只见风砂吹拂，她身上的衣衫随风飘舞，更显出尘之气。除了这两人以外，场中数万人无不口称吾皇，跪地叩拜。

罗摩什见公主毫无下拜之意，便上前劝道：“公主殿下，中国皇帝命你前来西域和亲，用意便是止息干戈，调解两国战端。眼下四王子手掌兵政大权，接任可汗法统，你为何还不参拜？莫非想要挑起两国纷争么？”

公主轻轻摇头，道：“银川此次西来，只是奉父皇之命，嫁与贵国喀剌嗤亲王为妻，无意介入贵国纷争。除了贵国国主木里诧可汗，本宫不能任意向人跪拜。”

此言一出，登令四王子狂怒不已，他大声道：“你好大胆！朕现下手握汗国兵政大权，便是一国之君，你眼里没有朕，难道不怕被杀么？”

公主淡淡地道：“两国交兵，不杀使臣，何况兄嫂？银川虽未过门，仍算是四王子的长辈，倘若四王子执意要杀，本宫自也无话可说。”

众叛军听她侃侃而谈，虽在四王子盛怒之下，仍无恐惧害怕之情，心下都是佩服万分。秦仲海虽然不懂番话，但也暗暗称许，想道：“银川不愧为皇上的长女，果然见得了大场面。”

四王子听他这么一说，倒也有些踌躇，这公主身分重要，若是轻易杀害，不免提早与中国开战，届时皇位尚未稳固，东境已成一片焦土，不免引起朝中大臣议论，对自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。何况这女子容貌绝美，他早有意收为宠妃？四王子哼了一声，沈吟片刻，便道：“算了，这女人不识抬举，朕宽宏大量，也不来计较。先把她带回锦帐，一会儿朕再来看她吧！”

罗摩什点了点头，正要答应，忽听敌阵中传来一声大叫，却是达伯儿罕的声音，只听他叫道：“莫儿罕，你给我听了！你有胆动我的新

娘子一根寒毛，回头我一定将你砍成肉泥，为她报仇！听到没有！”这达伯儿罕见自己的新娘落入弟弟手中，早已惶急不堪，待见莫儿罕色眯眯的冷笑，更是按耐不住，便自大声吆喝起来。

四王子听了皇太子的威吓，面色顿成铁青，罗摩什心下一惊，深怕四王子发怒，忙看了公主一眼，道：“来人，赶紧把公主带下去了。”两旁随从急急走上，便要把公主监下。

达伯儿罕见四王子无意杀害公主，更是得意洋洋，以为他怕了自己，便大叫道：“知道怕了吧？老四啊！我劝你快快把你大嫂放出来，否则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达伯儿罕还待喋喋不休，猛见四王子双目一翻，如恶狼般望向银川公主，跟著重重往腿上一拍，目中全是杀气。罗摩什心下惨然，想道：“完了，银川公主死定了。”

达伯儿罕正自威风凛凛，场内秦仲海，场外卢云，无不大惊失色，那何大人更已搥胸顿足，痛哭失声。达伯儿罕茫然道：“你们干什么，我这是在救人啊！”

丞相阿不其罕掩面叹息，想道：“这个白疑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咱们公主死定了。”

那薛奴儿狂怒至极，猛地冲上前去，一耳光便朝达伯儿罕打去，两旁亲随急忙抢上，一齐拔刀指著薛奴儿，达伯儿罕摸著脸颊，怒道：“你这疯子想干什么？”

阿不其罕看了他一眼，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殿下啊殿下，你还不了解你的亲弟弟么？你这句话说出，把他逼得没路可走了。”

达伯儿罕又惊又怒，正要开口询问，猛听四王子哈哈大笑，大声道：“好你个达伯儿罕！你要把朕砍成烂泥，替你的新娘报仇？明白告诉你吧！朕今日若不杀了这女人，旁人还以为朕怕了你哪！”说著提声喝道：“来人！把银川绑起来了！”达伯儿罕吃了一惊，跌坐在地，这才知道众人所言是真。

敌我双方心下明了，新王继位，绝不容旁人一言侮辱，这达伯儿罕出言威吓四王子，却要四王子如何忍得下这口气？倘若他此时让步，岂不表示心中胆怯，怕给达伯儿罕报复？除了烧死银川公主一

途，再无其他法子挽回脸面了。达伯儿罕这番好心，反倒活生生的害死公主了。

四王子离座站起，凝视著公主，森然道：“银川！不是朕要杀你，是你自己的丈夫害死你的！”公主听了这话，却是默不作声，也不求饶。四王子一挥手，喝道：“搭木架！朕今日若不火焚这名女子，不能教乱臣贼子知道厉害！”身旁亲兵听了吩咐，立时开始搭设高台。

达伯儿罕惨叫一声，当下哭得呼天抢地，叫道：“别杀她啊！”

薛奴儿怒道：“白疑！全是你搞的把戏，你还敢再哭！”他心下大怒，当下抢过马来，竟然单枪匹马冲向敌营，叛军将领见他不要命般地扑来，连忙叫人放箭，霎时万箭齐发，猛朝他身上射去。

卢云大惊，急忙扑上前去，将薛奴儿从马上拉了下来，只听刷刷之声不绝於耳，薛奴儿的座骑已被射成刺猬一般，惨死当场。

眼看薛奴儿怒骂连连，随时都要冲将上去，卢云连忙将他架住了，道：“薛副总管不要莽撞！徒然送了自己的性命！”

薛奴儿怒道：“你还敢说！咱们就这样见公主活生生地烧死么？”

两人争吵间，几名番僧已将公主绑在木桩之上，送上了高台，只等一声令下，便可将温柔秀美的公主烧为灰烬。

卢云极目望去，只见公主远远眺望天际，脸上带著淡淡的愁容，似对生死毫不挂怀。远处何大人哭叫道：“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我的殿下啊！”

这次西行和亲如此收场，莫说何大人、薛奴儿等人官位不保，便连秦仲海、卢云也要给牵连入罪，在场中国士兵，至少有一半以上要给关入牢笼，众人满脸惶急，都在思索救人之道。

秦仲海与卢云两人相隔虽遥，此时心中却都只有一个念头。

“怎么办？”

两人抬头看著公主，霎时同声叹息。

第五卷 西出阳关 第十章 可汗大点兵

眼看公主给绑上高台，霎时天地间一片宁静，敌我双方纷纷安静下来，看著台上的公主。

四王子大踏步走到台下，喝道：“银川！朕现在要烧死你，你有什么遗言交代？”

银川公主低下头去，看著高台下的众人，叛军部众本以为她会惊惶失措，抑或大声哭喊求饶，哪知她面上神情极为慈和，好似在怜悯众生的苦难一般。诸人与她眼神交会，心中都是一震。

公主望向天际远方，只见云烟缭绕，竟不知故国究在何方，她仰天轻轻一叹，道：“银川此次西来，只求西疆再无战事，其他别无遗憾。盼我死之後，两国间得以息止干戈，再无纷争。银川虽死无怨。”

众叛军先前受四王子挑拨，对中国大有敌意，待见这位敌国公主温柔秀美，仁慈博爱，只觉这位公主实不该死於此处，一时竟都有些不忍。除了几名悍勇狂徒兀自兴奋外，其余万人沈默无语，一时鸦雀无声。

四王子虽然凶暴残忍，但听她遗言如此，心下也感沈重。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朕答应你，我日後便算侵犯中国领土，也必会善待百姓，绝不无端加害中国臣民。”先前四王子凶暴，这时却忽出此言，料来多少是为银川的赤诚所感。

听得四王子的允诺，公主面露喜色，点了点头，自知这番身死有了代价。她看著四王子，轻声道：“谢谢你。但愿你登基之後，能做个好皇帝。”

四王子听她语音轻柔，此言绝非作假，忍不住面色一颤，心道：“这女子居然为我祝祷？”一时之间，只想把她放了下来，好好抱在怀中疼惜，但转念又想到帝王霸业，心下复又刚硬，他咬住银牙，道：“公主可还有别的吩咐？”

银川公主扬起头来，只见远处天山巍峨耸立，山上白雪霭霭，说不出的辽阔伟大，她脸上忽尔现出了一丝微笑，幽幽地道：“我死之後，请王子将我的骨灰洒在天山山麓，我好生喜欢那儿的月亮。”

说到这里，想起与卢云共处的短短时光，再也忍耐不住，脸庞微低，两行泪水落上衣衫。

四王子见她神情如此，心下自也怜惜，但他乃是虎狼之性，想到皇位尚未稳固，便把这些柔情抛到九霄云外，当即道：“好！公主交代的这些事，朕都会一一照办。”说著转头叫道：“来人！点火！”

只听轰地一声，高台下的柴草登时燃烧起来，熊熊火焰便往木桩上延烧过去。

众叛军站在近处，眼见公主性命不保，当即转过头去，不愿再看。何大人、阿不其罕等人面露不忍之色，都在暗自祝祷。达伯儿罕伏地大哭道："谁来救救我的公主啊！"

大火窜升，已至高台中段，卢云见不能再拖延，他急急唤过李副官，道："你马上准备投石机，把我射过去。我要救公主出来！"

李副官听他要行险救人，不禁惊道："他们那儿人多势众，足足有几万叛军，这怎么使得？"

卢云见火势延烧，公主已是命在旦夕，急道："别再多说了，快来准备吧！不然公主便要被烧死了！"

李副官叹息一声，只得命人将投石机架好，卢云取过一柄钢刀，绑在腰间，跟著攀上炮台，转头道："你们瞄好方位，对准高台，可千万准确点。"

李副官见两地相距极遥，卢云身子沈重，恐怕不到半路，便要坠下。只得叹道："我尽力一试了。"他奋力拉开机簧，正要瞄准发射，忽听一人尖声道："全滚开，让本座来。"

众人听这声音尖锐，却是薛奴儿来了。只见他把李副官一脚踢开，尖声道："姓卢的，你这杂碎与秦仲海一夥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过今日看在公主的面上，帮你一次！"卢云知道他武功深厚，膂力绝非常人可比，登时大喜，道："太好了！若有薛副总管相助，大事可期！"

薛奴儿啐了一口，向李副官喝道："你给我多架两道机簧，光凭一道，怎么射得过去？"这投石机靠著巨大无比的弓弦，才能以大石投远伤人，薛奴儿见只有单独一道机簧，便知难以及远。

李副官沈吟道："这机簧沈重无比，多加两道，谁能拉得开啊？"

薛奴儿骂道："你管这么多？给公公架好！"李副官吓了一跳，连忙命人照办。

眼看李副官安排妥当，大火也已烧到高台顶端，公主已是命在顷刻，薛奴儿不再打话，奋起内力，嘎地一声怪响，一口气拉开了三道机簧，众人见他神力若此，都是骇然出声。

薛奴儿亲架机台，瞄向公主的方位，猛将机簧放开，喝道：“滚吧！”嗡地一声大响，卢云抱住双脚，将身子蜷缩一团，竟如炮弹般地远远飞出。

却说秦仲海给人围在乱军之中，但心转不休，仍在思索救人之道。他见公主便要给活活烧死，心中忧急，想道：“柳侯爷那日吩咐再三，绝不能让公主这小娘皮有半点损伤，可现下番王却要把她烤成乳猪，这怎么使得？”

烦忧之间，忽见台下叛军神情专注，都在望著火苗腾烧，竟无一人理会他，秦仲海心中一动，自知有了机会，想道：“擒贼擒王，今日端看我秦仲海的运气如何了！”

他举刀在座骑臀上一戳，那马吃痛，惨鸣一声，登时朝高台直冲而去。

此时叛军将领都在注视公主，忽见秦仲海的座骑冲来，转眼已到背後，无不大吃一惊，纷纷让了开来，那马儿狂冲急奔，眨眼便到高台之下。四王子知道秦仲海有意救人，当即喝道：“来人！把那马拦下来！”

众将急忙赶来，但此时火势旺盛，黑烟四起，逼得众人眼睛也睁不开了，那马见火势甚大，惊吓之间，霎时人立而起，啡啡作鸣。

台下黑烟四起，乱马奔驰，罗摩什知道秦仲海武功了得，深怕他趁乱作怪，别给他出其不意的救出公主，当下“嘿”地一声，飞身而出，要将秦仲海一举拦下。

四王子好整以暇，冷冷地望著秦仲海，笑道：“这家伙不过区区一个人，也想英雄救美，真是匹夫之勇。看来朕高估这中国蛮子了，”先前他只想将秦仲海活捉，此时见他冲动单干，枉自送了性命，见识大大不如，便自出言嘲笑。

四王子正自冷笑，忽听背後传来一阵阴侧侧的笑声，轻声道：“喂！加里拉歪歪儿哦！”

这声音嘶哑难听，只把四王子惊得跳了起来，他大骇之下，转头看去，只见一名虎形大汉冲到背後，已至五尺远近，口中大呼：“操你妈的狗贼！老子加里拉歪歪儿！”

四王子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惊道：“你不是跑到台下了，怎么会在这儿！”

那人嘴角冷笑，满面杀气，正是秦仲海。原来他早已算定计谋，眼看众人都在注意高台上的情势，便先以钢刀戳马，让座骑狂奔，好来转移众人的注意，自己却趁乱跳下马背，跟著伏身滚向四王子驾前。此刻叛军诸将无不注视台下，便给他好个偌大良机，教他一举得手了。

四王子见秦仲海快步奔来，惊叫道：“来人啊！快救救朕啊！”

左右亲随举起兵刃，连忙抢上护驾，秦仲海大笑道：“操你奶奶！几只小鬼成什么气候！”一刀一个，当场杀死在地。罗摩什见场中有变，也是大惊，但自己人在高台之下，也没办法出手救人，只有看著秦仲海大步冲向四王子。

秦仲海正要下手，忽然一条刀索横空飞来，挡在四王子身前，秦仲海大吃一惊，往後退开一步，想道：“他妈的，我怎么忘了这家伙？”

来人须长及胸，不怒自威，正是煞金出手来救。

四王子见煞金救了自己一命，当即又滚又爬，奔到了他身旁，喘道：“煞金，你这般忠心，朕回国之後，必定封你做护国大将军，不，那还不够，朕要裂土封王，让你一辈子享不尽荣华富贵……”

这煞金一向与他不睦，若不是靠著挟持可汗，自己根本无法驾驭此人，哪知当此危急之刻，煞金竟然不计前嫌，出手相助自己，四王子心念於此，更是感动万分，连连道谢。

煞金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四王子这么大方，煞金何以客当？”忽见他双目精光暴射，跟著狂吼一声，右手一探，竟单手将四王子提了起来。

四王子惊得呆了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”

煞金不去理他，将他高举过顶，喝道：“大家莫要乱动！四王子已在我手里！”

几名将领本已赶来接应，忽见煞金反叛，无不吃惊骇异，不知他何以忽然反叛，纷纷向两旁退开。秦仲海也是诧异不已，当下站立不动。

四王子又惊又怒，大声道：“大胆煞金！你难道不知父皇已给我擒住了吗？你若敢动我一根毫毛，可汗便要大祸临头啦！”他虽在煞金掌握之中，但此人生平一向沈著武勇，立时便出口来骂，丝毫不见害怕。

煞金冷冷地道：“你少来威胁我。你这逆子胆敢碰可汗一根毫毛，那就玉石俱焚，大家一齐死吧！”

四王子见他凶狠残暴的神气，霎时额头冷汗流下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真不顾我父的安危？”

煞金嘿嘿冷笑，道：“我深受可汗大恩，他若是因我而死，我必当自杀以报。不过你听好了！在我死前，嘿嘿，却看我怎么回报你这忤逆子！”一张紫膛脸上满是杀气，教人不寒而栗。

秦仲海见情势急转直下，心中也是乱成一片，想道：“这煞金为何豁出去了？他先前不是乖乖听这四王子的话么，怎地又忽然反叛？”隐约觉得此事与自己的刺花有关，但片刻间又参详不透，只得皱眉苦思。

罗摩什见煞金抓住了四王子，只惊得他魂飞魄散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待要奔回，忽见天边飞来一个圆球，直朝高台而去，罗摩什满面诧异，颤声道：“这又是什么怪东西？”只觉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一片，竟没半件事能够掌握明白。

却说公主独自给绑在桩上，远眺天山，一会儿想起故国，一会儿想起往事，但脑中浮现最多的，却是卢云坠崖前的身影。

她见台下烈焰烧来，心中竟是无忧无喜，好似忘却了生死。她抬头看著远处天际，想道：“我死以後，父王会怎么说？他会为我报仇吗？唉……但愿他不要杀人……希望母后也不要太过伤心……”转念又想：“曾听高僧说过，好似人死之後，真有来生。倘若真有此事，但愿我死後，能做只自由自在的飞鸟，那该有多好？”

她见火焰越来越近，便要把自己卷入，索性闭上了眼，心道：“卢参谋，我也要死了。但愿幽冥世界中，没有贫富贵贱。你我相见之时，我不再是公主，你也不再是什么参谋……”

想起卢云，蓦地心中一酸，眼泪还是流了下来。

公主正自垂泪哭泣，忽听一个声音大叫：“公主殿下！臣来救驾了！”

公主听这声音很是耳熟，连忙抬起头来，只见一个人球从天边飞来，其状怪极，猛向高台落下，她心中一奇，不知那是什么东西，若是天使前来接驾，却怎地缩成圆球一般，模样当真难看。

正惶惑间，只见那圆球伸出一只臂膀，手上却还拿著柄钢刀，刹地一声，已将她身上的绑缚割开，跟著身上一紧，一条臂膀伸来，已将自己紧紧抱住。

公主给这么一抱，只觉熟悉之至，她娇躯一颤，惊道：“卢参谋，是你么？”

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臣救驾来迟，请公主重重责罚。”

公主听这话声正是卢云的声音，登时热泪盈眶，泪眼朦胧之间，转头望去，果见眼前这人长方脸蛋，挺挺的鼻梁，不是那跳崖身死的卢参谋，却又是谁?

她猛见这已死之人，霎时大哭道：“卢云！”纵身入怀，将他紧紧抱住，激汤之间，竟然昏晕过去。

卢云见她晕眩，连忙在她人中拿捏几下，唤道：“殿下，快醒来啊！”

公主给他内力一激，便自醒来，待见卢云好端端的站在眼前，不禁哭道：“我这是死了么？不然……不然怎能见到你？”

那日卢云坠下深谷，她亲眼所睹，此时见这人又出现在自己眼前，若非自己已给烧死，如何能够相会?

卢云见她如此激动，心中自也感动，忍不住伸手轻抚她的脸颊，柔声道：“公主莫要担忧，臣是九命怪猫，打不烂、摔不死的。”

公主只觉心中喜乐至极，她紧紧抱住卢云，啜泣道：“我……我还以为你死了，老天爷啊……你总算开眼了。”泪水洒下，竟是喜极而泣。

卢云见台下火焰不住窜上，连忙往後闪躲，低声道：“这台子耐不住烧，怕要倒塌。咱们可得下去了。”此时下方火焰腾空，数万叛军团团包围，这一下去，不知要如何脱身，自也旁徨无计。

公主却丝毫不见忧虑，她枕在卢云怀中，柔声道：“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跟著你。就是不许放开我。”神色间竟是爱怜备置，好似下头是刀山油锅，只要能与卢云在一块儿，她也是甘之如饴。

卢云无暇深思公主的说话，当下大喝一声，奋力朝下跳去。

罗摩什见这卢云从天而降，只觉气恼之至，大声道：“又是你这人！”脸上神情又怕又气，运起玄功，便要上去抢人。

卢云抱著公主急坠而下，眼看便要掉落地面，摔个筋断骨折，卢云忙飞起一腿，猛往高台踢去，那高台已给烧得摇摇欲坠，给卢云重脚踢下，立时倒塌，卢云藉著这一脚之力，下坠之速已然减缓不少，但裤脚鞋袜也当场烧著，只是慌忙之间，也已顾不到疼痛了。

罗摩什正要抢上，忽见高台往自己倒下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急急闪开，便在此时，卢云已带著公主落下地来，此时场中满是番兵番将，一见卢云过来，便举刀砍来，要将他拦住。

卢云左手抱住公主，单手接战御敌，情势大见紧张，罗摩什大声道：“小贼快快束手就擒，免得饶上你一条性命！”说著便要赶上。

忽听一人笑道：“妖僧还在乱放狗屁，不怕说乾了口水么？”罗摩什吃了一惊，回头看去，只见秦仲海不知何时也已下场，正自提刀往自己砍来。

罗摩什哼了一声，骂道：“一群小鬼，成啥气候？”秦仲海哈哈一笑，回骂道：“一窝老贼，专放狗屁！”虎吼一声，杀向前去。

秦仲海不识得此人便是汗国国师，看他神情阴沈，武功必当不俗，当下抢攻几招，红光闪过，那“火贪一刀”使出，登将罗摩什逼开一步。

罗摩什沈声道：“好厉害的刀法，让老衲来会会你！”他身形晃动，运起“幽冥玄指”，猛朝秦仲海刀刃点去。

秦仲海回肩斜劈，刀势凌厉，罗摩什闪身避开，赞道：“好刀法！”刹那间秦仲海连劈十来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却是火贪一刀第三重的功夫，名唤“飞火十二式”，罗摩什运起轻身功夫，在刀前摇摆飞舞，一时刀锋难以及身。

便在此时，大批将领也已杀来，只见一人架起弓箭，刷地一声，一箭便往秦仲海背後射去，竟是有意偷袭。

卢云看在眼里，忙道：“将军快快避开！”但他自己抱著公主，也在抵御众将的攻击，无法分神相护，秦仲海哼了一声，连忙回刀去挡，刀箭相交，已将飞箭斩落，那罗摩什见机不可失，当即欺身过来，举指往秦仲海胸前点去。

秦仲海举刀护住要害，“当”地一声，那钢刀被“幽冥玄指”的阴劲所震，居然断为数十截，落在地下。

罗摩什正要补上一指，忽听马蹄声响，一骑缓缓行来，马上乘客手上还提著一人，直如老鹰抓小鸡一般。只听他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罗摩什啊罗摩什，你还敢作怪？不要四王子的性命了么？”这人长须及胸，正是煞金来了。

罗摩什见煞金到来，气已馁了。这煞金武功通神，只要一个使劲，便会把四王子活生生捏死，一时心下惶急，叫道：“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好说。你快把四王子放下，咱们从长计议吧！”他不知煞金为何反叛，只想将情势和缓下来再说。

煞金坐在马上，冷笑道：“罗摩什，你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，还在这里罗唆什么？”

罗摩什劝道：“你想清楚点，你若下手杀害四王子，到时四王子的亲信定会害死可汗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大家各让一步吧？”

煞金看向四王子，冷笑道：“这妖僧说的话是真？我若害了你，你便会杀死可汗？”

四王子怒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你快快放我下来！否则看你怎么对得起可汗？”

煞金哦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对不起可汗？这么说来，你这小子便对得起他罗？”

四王子大声道：“你少说废话，快放了我！”

煞金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今日为可汗惩戒你这不孝逆子。”伸指向四王子腰间一点，一股劲气透骨而入，陡地在四王子穴道间游走。这手法阴狠，能叫人全身麻痒疼痛，连内脏也能酸痛难忍，这四王子如何经受得起，煞金冷笑道：“你撑不过去的，快快命人放出可汗吧！”

四王子呸了一声，他强忍片刻，不发一声，但片刻过後，只觉内脏又麻又痒，跟著恶心难过，直欲昏晕。煞金知道他在苦撑，便捕上

一指，加重劲道，这下力灌筋脉，直痒到内脏里去了，四王子立时面色发紫。

煞金冷冷地道："还要来么？要不要再捕上两指？"

四王子全身麻痒难当，恨不得一头撞死，咬牙道："煞……煞金，你有种便杀了我，想要……我放出可汗，那是休想……"

煞金冷笑道："我也不会杀你，只要看你出丑露乖就够了。"他有意让四王子大大丢脸，更是连加数指，过不半晌，四王子终於按耐不住，大声哀号起来。

煞金冷冷地看著他，道："你还想撑么？"四王子大声惨叫，竟是神智不清起来。

煞金提起四王子，转头看向众叛军，大声喝道："汗国勇士们听了，这四王子胆小懦弱，此时居然哀号求饶，这种人能做你们的可汗吗？"

汗国武士向来武勇，便死也不求饶，众人见四王子大声嚎叫，都是面有惊讶，深觉他不该示弱。罗摩什自知再过片刻，本部士气必然瓦解，他大叫一声："大家别怕，咱们人多势众，快过去抢人啊！"身影闪动，运起本门心法"幽冥玄指"，双手一幻，便往煞金攻去。

此时形势禁格，倘若煞金下手害死四王子，四王子的亲信得不到指示，必会害死可汗，两大要角一死，便只会便宜达伯儿罕。等这人继位，罗摩什相助篡位，定是五马分尸的大罪，他心念於此，说什么也不容四王子投降。只有赌上一赌了。

煞金冷笑道："罗摩什，你的主子已落入我手中，你还硬撑什么？快快认输吧！"手中马刀一闪，变为一十二节刀索，便往罗摩什袭去。他自恃武功高强，竟不下马，只坐在马背上出招，饶是如此，刀法还是变幻莫测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这两人乃是当今帖木儿汗国武功最顶尖的人物，一个是御前国师，阴毒险刻，暗助勃耳嗤亲王政变；另一人却是武勇大将，赐号煞金，一心忠义为主。两人各逞绝学，便在万军前打杀起来，两大高手翻翻滚滚，霎时数十招已过，只见煞金右手提著四王子，仅余左手御敌，不甚灵便，但他手中多了奇门兵刃，罗摩什却是空手，两人一加一减，谁也不吃亏。

罗摩什自知情势险峻异常，此时拖延越久，对己方越是不利，当下对众叛军叫道：“你们还等什么？等达伯儿罕接位，你们这些人还有命在吗？大家快快杀敌啊！”众叛军心想不错，皇太子心胸不广，自己相助四王子叛变，定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，众人越想越怕，纷纷拔出刀来，奋不顾身地向煞金杀去。

煞金喝道：“你们别执迷不悟了！四王子挟持可汗，大家会叛变，都是情不得已，你们快别听罗摩什挑拨！”众人原有不少忠於可汗，本就是为人所逼，一听这话，便又停手下来。

秦仲海与卢云见众叛军一会儿动，一会儿停，都搞不清他们在做什么，两人面面相觑，也不知应否该上前相助。

两大高手正自逞威，忽然远处沙尘弥漫，似有军马行来，煞金与罗摩什见了变故，一起停下手来，抬望远方。众叛军见了前方的滚滚烟尘，心下也是一惊，不知什么人忽尔驾到。

天地交接处隐隐现出一个黑点，慢慢那黑点越行越近，众人定睛望去，赫然是一面大旗，上头以番文写著一个金黄色的“天”字。

煞金大喜，当即喝道：“罗摩什，可汗过来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罗摩什见到这面旗帜，全身冷汗飕飕而下，颤声道：“不可能……这……这怎么能够？定是有人装神弄鬼！”

烟尘弥漫中，大旗已到里许之外，战鼓咚咚地响起，远处有人唱道：“我们有青草绿地，我们有肥壮牛羊，我们有兵器男子，可是却没有英雄引导。”歌声一转，忽尔高亢，又唱道：“天上神明可怜我们，天上神明赐予我们，啊！英明神武的铁木真家族，请你引领我们，直到世界的尽头。”

此时汗国的文字仍然疏陋简单，朝廷礼仪多以歌唱表达，若有重要人物出巡，也是一般办理，卢云听了那歌声，便知有汗国的大人物前来。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卢兄弟啊，这歌儿是什么玩意儿，怎地他妈的难听？快给老子译上一段吧！”

卢云身处险地，仍旧抱著公主，正要通译，忽觉怀中的公主身子一动，连忙低头看去，怕她有啥损伤。却见公主脸上堆满笑意，低声

道："都说汗国子民纯朴粗犷，其实还不是喜欢歌功颂德。你看他们这个模样，说不定比咱们朝廷还要迂腐呢。"卢云听她说笑，心中忽地一动，便自低下头去，望著公主娇艳的脸庞。不过两日没见，她已然清瘦许多，虽在欢笑间，脸上还是显出风霜之色。

卢云心下怜惜，低声道："公主殿下，这几日辛苦你了。"

公主抬头看著他，柔声道："我这几日天天祝祷，希望你能平安无事。上天待我真好，你终於平安无事。"只见她眼中泪光闪动，这几句话竟是深情无限。卢云心中感动，只觉能为这等人物效力，自己便是粉身碎骨，也是应该了。

歌声一歇，满天沙尘渐渐落下，现出了扑天盖地的大军，看这黑压压的人头，少说有二十万军马，众叛军见汗国主力部队到来，都是惊骇无比。众人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都不知如何是好。几名悍勇之徒平日虽多凶狠，但在可汗多年的威望之下，竟也不敢稍动。人人垂头丧气，气势全失。

罗摩什知道要糟，不禁扼腕长叹，道："这是怎么回事？可汗不是给关了起来吗？怎么又跑出来了？"

煞金冷笑道："现下才知道後悔么？晚了，一切都晚了！"说话间，数十名旗手奔了出来，排成两列，跟著有人在地下铺上红毯，抬出一张珠光宝气的黄金宝椅，往红毯上放落。一阵铜锣敲过，唱官喝道："帖木儿汗国的英雄，引领我们的伟大豪杰，木里诧可汗驾到！"

煞金早知来人必是可汗本人，当即抢先跪倒，拜道："臣煞金，叩见吾皇万岁、万万岁。"众亲兵环绕之下，一名矮小男子当先走了出来，迳往宝椅上一坐，正是当今帖木儿汗国的国主，木里诧可汗。

卢云见他身材矮小，虽在叛军环伺之下，脸上仍是笑眯眯的，倒像是一名客店掌柜，全然不似名镇西疆第一大国的领袖，不禁颇感诧异，那公主也是目不转瞬地望著可汗，显然也在上下打量此人。秦仲海则双手抱胸，笑嘻嘻地看著好戏上演。

罗摩什心中诡计急转，眼看煞金已然跪倒，霎时往前一扑，也向可汗拜倒，大声道："天幸可汗平安无事，臣等听闻四王子叛变，正要赶回京里救驾，幸好可汗吉人天相，自行脱险！臣万分喜悦，感念上苍眷顾。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"说著叩首不已。

煞金听他胡言乱语，知他必有阴谋，等会儿定会设法脱罪，当下先发制人，叫道：“可汗在上，国师罗摩什与四王子一同叛变，不只将陛下囚禁，还前去截击喀喇嗤亲王，想将皇储杀死。此人罪不可恕，还请陛下将他诸却！”

罗摩什大声道：“煞金一派胡言，他与四王子一同作乱，达伯儿罕亲眼所见！请可汗将他立时处死！”煞金听他血口喷人，只气得眼前金星直冒，但他确实曾为四王子效力作战，众目睽睽之下，难以辩驳，一时不知如何回话。

卢云与公主见这罗摩什无耻之至，都想替煞金说话解围，但一来不知可汗性情，二来也不明了汗国内部情势，只有苦苦忍住。秦仲海却连一句番话也听不懂，只好摸著脑袋发呆了。

可汗听了两人的指责，却不动声色，道：“你们不必急於分辩，朕一会儿自会公平审讯。来人！先把四王子带上来！”言语之中，满是威仪，料来定是精明无比的人物。罗摩什面上阴晴不定，不知自己能否瞒过可汗的眼去。

可汗吩咐未毕，左右已抢上十名侍卫，秦仲海见他们太阳穴高高鼓起，身形壮硕异常，料来都是各地前来投效汗国的勇士。一名侍卫走到煞金面前，道：“煞金将军，请把四王子送上。”

煞金点了点头，拖过四王子，解开他身上的穴道，那四王子本已昏晕，被煞金内力所激，便即清醒。

四王子甫一醒来，猛见可汗已然驾临，当场吓得魂飞魄散，他急忙往後逃去，叫道：“大家快快出手！决一死战吧！”煞金任由他跑开，此刻皇帝已然驾到，四王子已无法造次。果然四王子叫得声嘶力竭，但手下将领却无人理会，众人只是跪在地下，默然不语。

可汗见四王子仍是如此桀傲不驯，不禁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养子不教父之过，这孩子今日猖狂至此，朕也有过错。来人，把他擒下了！”众侍卫答应一声，正要出手，忽见罗摩什飞身而出，竟比他们还要快上一步。“幽冥玄指”点出，登时点中四王子腰间穴道，将他擒服在地。

四王子见他出卖自己，大怒道：“罗摩什，你……你怎地如此无耻！”罗摩什怕他多说，当下运指如飞，点住了他的哑穴。

煞金见罗摩什卑鄙至极，居然临危卖主，心下不忿，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喝道：“罗摩什！你以为这样蒙混一番，便能逃过制裁了么？”罗摩什不答，只是跪在一旁，神态甚是恭顺。

煞金正要再说，可汗已伸手制住，道：“你们不必急於争吵，谁忠谁奸，朕自会裁断。”罗摩什听了这话，额头冷汗滴下，更是不敢稍动。

可汗命人将四王子带上，让他跪在自己脚前。可汗低下头去，看著四王子的脸庞，道：“莫儿罕，你叛乱谋反，如今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四王子跪在地下，口中却作声不得，可汗眉头一皱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，你说不出话来？”煞金知道罗摩什点了四王子的哑穴，当下走上前去，往他身上轻轻一拍，一股内劲传了过去，登时解开他身上被点的穴道。

四王子跪在地下，眼见父王已然脱险，此刻更已掌握全局，他眼中现出怒火，摇头道：“我输了，全然的输了。你快快杀我吧！”

可汗叹道：“孩子啊，我不只是你的可汗，也是你的亲生爹爹，你起兵谋反，将我监禁起来，难道只有这几句话说？”

四王子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什么父子亲情，全是胡扯。今日你我成王败寇，还有什么好说？快快将我处死吧！”

可汗见他毫无悔意，不禁摇头道：“诸子之中，朕自来最疼爱你一人，你却为何反叛？你可知道，朕有多伤心！”

四王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最疼爱我？那你为何把皇位传给哥哥？达伯儿罕懦弱无知，这种人怎能当得可汗？”

可汗叹道：“孩子啊孩子，到现在你还不明白朕的苦心吗？正因为你野心勃勃，一心想要进犯中原，我才立下长子继位的规矩。若是你能谦恭一点，仁慈一些，这皇位还脱得出你的手吗？”

四王子脸上神情大变，颤声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正是因为我能力太强，见识太高，你怕我日後成就超过了你，才把皇位传给达伯儿罕……”

可汗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还是这么目中无人，一心只想作成吉思汗。唉……你可知道，朕早在你身边安排心腹，将你的一切都掌握住了。孩子啊孩子，你自以为谋略胆识天下无双，其实你还差得远了。”

四王子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在我身边埋伏心腹？那却是谁？”

可汗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定要知道吗？朕怕你承受不起。”

四王子恨恨地道：“我若不知是谁害我一败涂地，便死也不甘心！”

可汗叹息道：“孩子啊，朕安排在你身边的探子，便是你最宠爱的小妾。她见朕给人关了起来，便替朕连络皇后，这才辗转把朕救了出来。”说著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之所以会识得这名女子，一切都是朕的安排，你可知道朕前後花了多少力气，才培养了这名死间？”

四王子闻言大怒，惨叫道：“这个贱人！我平日待她不薄……她怎能害我……啊呀！”想到自己枕边的至亲挚爱，居然会如此设计自己，一股恨意涌上心头，登时口吐鲜血，昏倒在地。

卢云与公主对望一眼，两人都见到彼此眼中的惊讶骇异，心中均想：“政争之前，便是亲如父子，也要尔虞我诈，何况其他了？”

可汗望向众人，叹道：“这四王子平日就狂妄自大，虽然才干颇高，但量小气躁，朕一直深以为忧，谁知竟然干下这等逆乱恶行。”他叹息一阵，垂询众人道：“四王子造反叛逆，你们说说，朕该如何处置他？”

罗摩什见四王子晕倒在地，现下是个全无对证的局面，急忙跪下道：“可汗明察，四王子之所以反叛作乱，一切都是煞金带头教唆，请可汗先将煞金凌迟处死，再将四王子枭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”

煞金见罗摩什兀自搬弄是非，不禁大怒道：“你这无耻奸臣！如何说得这无耻言语？等会儿喀喇嗤亲王到来，咱们当面对质，看看是你为虎作伥，还是我图谋不轨？”

罗摩什冷笑道：“你自己说说，你有没有率军追杀喀刺嗤亲王？你这人好生卑鄙，明明是你教唆造反，居然还敢嫁祸给我？是谁无耻啊？”

煞金闻言气结，但自己确曾为四王子出手杀敌，若说自己是受人胁迫，不得不为，罗摩什也可以依样画葫芦，以此开脱罪名，一时也想不出法子指证。

可汗见他们争执不休，却不知谁忠谁奸，但眼前两人都是自己的元老爱将，他们尚且介入此事，其余大臣更想而知了，看来此次乱事

牵连甚广，若要重重惩戒一众叛臣，只怕汗国会元气大伤。

众叛军飕飕发抖，只跪在地下，无人敢动上一动，倘若可汗下令杀死四王子，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，自己定也逃不了死罪。众人越想越怕，已是面无人色。

银川公主见可汗沈吟未决，又见叛军面色如土，便想："看可汗这个样子，未必有意大肆杀戮。且让我来说情一番，必能保住无数性命。"当下便缓缓上前，道："银川奉汉天子之命，前来拜见可汗。可汗政躬康泰，万事如意。"说著盈盈拜倒。卢云与秦仲海见她跪倒，也一齐下拜。

可汗哦了一声，道："你就是银川公主？"

公主微微一笑，道："不敢，臣妾正是银川。"可汗见公主肤色雪白，美艳动人，行止间更是落落大方，心下甚喜，连忙走上前去，将她扶了起来，道："公主快快请起。"公主腰枝一颤，轻轻巧巧地站了起来。他两人本该在十余天前见面，哪知汗国忽生内乱，这场会面才拖延到今日。

罗摩什见公主拜见可汗，自是大惊，心念急转，便想找出计谋，一举扭转情势。卢云见他神情诡异，只睁眼瞪住了他，只要他稍有异动，便要上前出手。

可汗见公主毫不怕生，更兼说得一口好回话，心里很是高兴，说道："我这逆子作乱犯上，却教公主受惊了。天幸你平安无事，不然这孩子的罪孽又深了一层。"说著重重朝四王子踢了一脚。

公主见可汗如此气愤，忙道："可汗莫要生气，四王子作乱造反固然不对，但可汗你也有错。"

众人听得此言，都是一惊，这可汗领袖群轮，虽然模样平和，其实是个极厉害的角色，银川公主这般直言犯上，定然有事。罗摩什见公主一出口便顶撞可汗，登松了口气，想道："还好这公主是个天生不晓事的，不然我今日定然要糟。"

果然可汗面色一变，沈声道："你说朕也有错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"他万没料到公主会在众目睽睽下指责自己，惊讶之外，言语间已透出一股怒气。

公主听出他言中的怒意，当下缓缓向前一步，柔声道：“臣妾虽然不知贵国的私事，但适才听陛下言道，陛下早已买通四王子的爱妾，将她当作眼线内奸。试想国主对儿子尚且提防至此，上行下效，四王子又怎能安心地让哥哥接位，自己屈做臣子呢？臣妾说陛下有错，正是在此。”

可汗哼了一声，森然道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公主此论未免太过天真。”

公主眼中露出不忍神色，道：“一国之中，若是国主生性深沈，臣下必也会算计心机，四处提防。陛下若不能以诚待人，天天防备自己儿子，又如何希望四王子能推心置腹，接纳乃兄为帝呢？”

可汗嘿地一声，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四王子之所以造反，却是朕不对了？”口气甚是不悦，卢云深怕可汗气愤之下，便要对公主不利，霎时掌心出汗，只觉担心无比。

公主叹道：“银川外国之人，不敢妄断是非。但陛下试想，倘若四王子全然不顾父子之情，他将陛下囚禁之时，何不直接下手杀害？又为何要给陛下举兵再起的机会？也许四王子心中很是可怜，只觉失去父亲对他的宠爱，这才起兵叛乱，未必真要对可汗不利。”可汗原以为四王子之所以不杀害自己，用意只是挟持皇帝，好来胁迫大臣，但此时听公主娓娓道来，却多多少少有些父子亲情在里头。

他低头往儿子看去，想起他小时经常趴在自己腿上玩耍的模样，谁知此刻父子却反目至此，一时心中感伤，不能自已。旁观众人见他神情凝重，更不敢多说一句两句，就怕惹祸上身。

过了良久，可汗的目光慢慢移开，只听他一声长叹，道：“公主说得很是。若不是朕算计在先，提防在後，这孩子也不会觉得芒刺在背，非反不可。说来此事朕也有些过错。”公主见她一番话竟能说动可汗，心下大喜，正要替众叛军开脱罪名，忽听後头一个声音不住大叫：“父皇！父皇！”

可汗举目望去，达伯儿罕正与丞相驾马疾行而来，他心下一喜，连忙走上前去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忽听一人大叫：“陛下小心！”话声未毕，一人冲了过来，将他扑倒在地，只闻一阵腥风冲鼻而过，一柄乌漆如墨的飞刀从身旁擦过，射中了後头的宝椅，可说凶险之至。

可汗大惊失色，颤声道："谁？是谁要暗杀朕？"只听煞金嘿地一声，大喝道："罗摩什！你胆敢犯上，还想活么？"刀索飞出，已与罗摩什斗在一起，可汗瞠目结舌，没料到罗摩什会忽放飞刀，暗算自己，两旁护卫连忙赶了上来，将他扶起。

可汗定了定神，凝目看去，只见救他的那人面目英挺，气质儒雅，正是公主身边的随从卢云。

可汗惊魂未定，道："是你出手救了朕？"卢云跪下道："臣大胆妄为，惊扰可汗，还请恕罪。"

公主见卢云大大露脸，一时甚是开心。秦仲海乾笑两声，心道："老子不会说外国话，竟变成白疑一个了。他妈的！加里拉歪歪儿！"原来卢云趴伏在地，一听喀喇嗤亲王等人驾马到来，已知罗摩什定会伺机出手，以免与人对质。果然一眨眼间，便见他射出飞刀，卢云早有防备，便扑前救驾，这才保住可汗的性命。

此刻薛奴儿、何大人等人也已赶来，待见可汗驾到，四王子也被制服，形势已定，都是安下心来，便转头看煞金与罗摩什相斗。

那煞金虎吼连连，刀索如飞，已将罗摩什打得全然无法招架。先前他坐在马上，右手还提著四王子，尚且能与罗摩什斗成平手，此时空著双手，又下得马来，威力何止大了十倍？片刻间便已占得上风，若非要留他性命审讯，早将罗摩什毙於刀下。

薛奴儿见煞金大逞威风，心下甚是艳羡，也有意在可汗面前摆弄手段，他伸手一挥，"天外金轮"登时朝罗摩什背後射去，罗摩什此刻正与煞金激战，冷不防背後金光闪动，一个圆盘猛向他飞来，罗摩什大吃一惊，急忙伸指去拨，却听他惨叫一声，右手食指已被砍断。

这薛奴儿的金轮霸道异常，所附真力非同小可，便是昆仑山的掌门卓凌昭亲至，也不敢空手去接，这番僧如此托大，怎能不吃亏？霎时间只见他手指流血，脸色惨白。

煞金生性自负，动手时向不喜旁人相助，此刻便收回刀索，冷冷地站在一旁。

罗摩什见大势已去，当即跪倒在地，面向可汗，忍痛道："臣鬼迷心窍，大胆犯上，罪不容诛，只是念在臣过去尽心效忠的份上，请陛下留臣一个全尸！"可汗哼了一声，尚未说话，罗摩什已运起"幽冥玄

指”的阴劲，猛往自己的心口戳落，他“啊”地一声惨叫，脸色发白，手脚痉挛一阵，便自死去。

众人看著罗摩什的尸身，心下无不喟然。此人学问渊博，武功深厚，又是西疆第一大国的国师，谁知他身居高位，却还意存不轨，心有玄机，竟然落得惨死的下场，一时都是感叹良多。

薛奴儿冷笑道：“这人死得如此轻松，真是便宜了他。看咱家把他五马分尸，为公主出气！”他知道这名番僧有意劫夺公主，心中甚是不满，此刻便想毁尸泄愤。

煞金摇头道：“此人过去曾有功於汗国，又是我朝大臣，我决不容你下手毁他尸身。”说著站上了两步，挡住薛奴儿的去路。

薛奴儿嘿嘿冷笑，正要说话，却听秦仲海道：“薛公公，这是人家的家务事，要怎么处置这个番僧，可汗自有定论，你可别多此一举。”薛奴儿脸色一变，正要说话，却见可汗正往自己看来，眼神威严凛然，他心下一惊，想道：“这老头貌不惊人，怎么眼神这般厉害。”他大惊之下，连忙退到一旁，不敢多发一言了。

可汗命人将四王子监下，跟著见过了何大人，道：“有劳大人一路辛苦了。都怪我教子无方，害得贵客惊扰，朕先向你谢罪了！”说著深深一揖。

何大人忙道：“陛下万万别自责，我等如何经受的起？”

可汗微微一笑，转头看向银川公主，对何大人笑道：“贵国公主实在了得，非但长得美貌标致，尚且心思细腻，见识非凡，真是难得一见的好女孩。咱们两家此次和亲，朕这桩生意真是赚得很了。哈哈！哈哈！”

何大人陪笑道：“臣只希望王子日後善待公主，那臣便於愿足以了。”

可汗嗯地一声，自知儿子达伯儿罕生性粗俗下流，当即唤他过来，只见他一双贼眼兀自在公主身上乱转，一幅色眯眯的样子，可汗心下生气，喝道：“达伯儿罕！你给朕听好了！今後可要好好善待公主，不得再花天酒地，听到了没有！”

达伯儿罕摸著脸上的胡子，嚅嗫地道：“是……是…我……我一定乖乖的听老婆的话。”说著往公主娇媚动人的脸庞望去，忽然间，一张

大脸陡地飞红，竟是有些害羞。

可汗自知此子平庸懦弱，见不了抬盘，当下甚是羞惭，不敢与众人的目光相接。若以才干来论，喀喇嗤亲王实不能与四王子相比，但一来他是长子，二来心地仁厚，也只有把皇位传给此人了。

众人说话间，却见公主的神情有些异样，竟是欲言又止，口唇不住颤动。秦仲海走上一步，躬身道："公主有何吩咐？"

银川公主眼中泪光闪动，道："我……我想……我想……"却迟迟说不出话来。秦仲海心下奇怪，走到卢云身旁，问道："方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怎地公主的神情有些奇异？"

卢云茫然摇头，说道："这我也不知，当是惊吓过度，这才心神不属。"秦仲海颔首称是。

此时可汗已与何大人说话交谈，交换见闻所得。却听两人笑语不断，想来相谈甚欢。这何大人虽然不会回语，全靠乐舞生通译，但此人做官的本事著实了得，当场便把可汗服侍得服服贴贴，笑声连连。

却听可汗笑道："朕今日敉平乱事，又得一名温柔美丽的媳妇，可说是双喜临门，朕甚是高兴。"

何大人陪笑道："不只是双喜临门哪！陛下今日还得了咱们中国这个盟邦，日後汗国定是太平安康了。"可汗点了点头，笑道："说的好！"他神情忽地变得严肃，沈声道："银川公主、喀喇嗤亲王，你二人跪下接旨。"

喀喇嗤亲王心下大喜，知道父皇便要当场应允这门亲事，慌不迭地趴倒在地，直是五体投地的模样。银川公主却站立不动，寒风吹来，只见她娇躯一颤，好似痴了一般。

何大人见她神色有异，急忙上前，低声道："公主殿下，可汗有旨，请公主快快跪下了。"银川公主回眸往卢云一看，只见他正也往自己看来，霎时两人四目交投，公主热泪盈眶，勉强转过头去，盈盈跪倒，颤声道："银川凛接可汗圣旨。"

可汗朗声道："承汉天子之意，我儿喀喇嗤亲王达伯儿罕，与中国银川公主结为夫妇。我汗国自今而後，与中国永结同心，共为兄弟之邦。两国君主彼此交心，永世不渝。"

达伯儿罕大喜若狂，连连叩首，道：“多谢父皇！”他今日铲除政敌莫儿罕，又娶了中国皇帝的美貌皇女，可说幸运之至。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心中喜乐，便往银川公主吻去。

银川公主惊叫一声，急忙相避，却是又羞又急。

可汗见儿子如此好色，心下气恼，当即举脚踢去，将喀喇嗤亲王踢倒一旁，喝道：“混帐东西！便连洞房花烛也等不到么？”待见公主眼中泪光颤动，知道她心念故国，心下甚怜，便想奖赏她一番。他伸手将银川公主扶起，道：“朕已决意，等你们完婚之日，便封你为喀喇嗤亲王妃。日後等达伯儿罕这浑小子接任皇位，你便是我国的皇后了。还望你能秉持仁心仁术，辅佐我儿主持朝政。”何大人等闻言大喜，知道公主在汗国中的地位已然无可动摇，一齐跪下拜谢。

可汗见银川公主娇躯颤动，一时竟然泪如雨下，他温言慰道：“好孩子，以後便把这儿当作是自己的祖国吧！朕定会好好待你，如同亲生女儿。别再想家了，好不好？”何大人见可汗甚是怜爱公主，心中更是大为欢喜，料来公主日後定然位高权重，非比寻常。

是夜可汗带领众人入关，宴请中国将士一行，是夜席开千桌，好不热闹。汗国民风豪放，男女之隔不似中国森严，可汗便请公主、何大人、薛奴儿等人上座，与汗国众大臣同席。秦仲海、卢云等武将则与一众将领同桌。席间喧哗吵嚷，好不热闹，秦仲海与卢云各自经历无数艰险，死里逃生之余，眼见结局圆满，心下自是欢畅难言。两人与汗国将领放怀痛饮，酒酣耳热之余，索性便比起手劲角力，以助酒兴。

那煞金却不与众人饮酒，只孤身一人到营帐外歇息，想来他生性高傲，向来如此。

卢云正自畅饮，忽见远远一双妙目凝视著他，他仔细一看，却是银川公主。只见她的眼神中似有淡淡的哀愁，好似有什么话要说，卢云心下一动，便要过去问安，但想起两人身分不偕，当下便忍住了。

第五卷 西出阳关 第十一章 劝君更尽一杯酒

第二日下午，可汗见功德圆满，便命中国大军先行回朝，向皇帝禀告情况。他修书一封，著实表彰众人的功绩，更致赠秦仲海、卢云

等人记功金牌一面。除此之外，尚且送上十车的黄金珍玩，当作是对中国皇帝的谢礼。他感念秦仲海、卢云等人参与平乱，更亲自送到关外，那公主坐在玉辇中，也一齐前来送行。

何大人笑道："请陛下留步吧！贵国大乱甫息，朝中不可一日无主，还请陛下赶紧搬师回京。"可汗笑道："请何大人放心，经过此次内乱，我已知待人以诚四字。今後对待臣下，定当以此自戒。咱汗国要再生出内乱，只怕不容易哪！"这"待人以诚"四字箴言，却是他从银川公主处听来的，言下之意，竟是对此女推崇备致。

众人正要离去，忽听公主道："诸君且慢。"说著从车中缓缓走出，向可汗福了一福，道："臣妾有物事想转交敝国国主，不知可汗能否应允？"可汗想她父女情深，忙道："这个自然！你只管去。"公主轻声道："多谢陛下。"她向可汗一福，自带了几名宫女，便往远处山边行去。

过了片刻，一名宫女走了过来，问道："哪位是卢云参谋，公主有话要吩咐。"卢云哦了一声，稍稍整理衣衫，便随那宫女走去。

何大人心下一奇，不知公主为何召见卢云，便对秦仲海使了个眼色，秦仲海懒得理会，只搔了搔头，转过头去，装作不知。何大人见他一派懒洋洋的神气，连忙附耳过去，低声说道："这公主是出嫁的女儿家，卢参谋又是年少英俊，你给我好生看守，别让喀喇嗤亲王胡思乱想。"秦仲海哦地一声，心道："操你奶奶的，这般无聊差事，却落到老子头上。"当下打了个哈欠，便随卢云前去。

卢云行到山坳，只见公主俏生生地站在山边，眼望东方，似是若有所思。树林间满是积雪，淡淡的阳光照来，显得倍加宁静。卢云望著公主的背影，自知这是最後一回为她办事，一时也是思绪如潮。

良久良久，公主始终背对著卢云，既不言语，也不转过身来。万籁俱寂中，只闻风刮枯枝，其他别无声响。卢云等候一阵，见公主仍是不言不动，便轻咳一声，正要说话，忽听公主叹息一声，道："卢参谋，谢谢你。"卢云一愣，望著她的背影，不知她何出此言。

只听公主轻声说道："这几日你为我出生入死，几次舍身相救，说来我真该报答你才是。"卢云嗯了一声，躬身道："此乃微臣本分，公主不须客气。"其实两人在山崖上相处数日，共过生死患难，早已熟

稔，但不知为何，一回到大千世界中，卢云又觉得生份起来，言语之间，自也恢复当初的拘谨。

公主听了他的说话，忽又沈默，卢云见了她孤独的背影，心中忽起怜悯之感，想道："我们这些人眼下便要回归中土，却要把公主一个人留在西域，难怪她会难受。"想起这些日子的相处情景，不觉眼光也已湿润，霎时之间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公主听了他的叹息声，忽地缓缓转过身来，望向卢云，轻声道："卢参谋何故叹气？"阳光照下，只见公主脸上挂著一抹淡淡的笑容，更显得艳丽不可方物，卢云想起离别在即，心中一阵酸楚，便只摇了摇头，并不接口。

公主走上两步，望著卢云的脸庞，道："卢参谋，你不该叹气的。你救我性命在前，保护可汗在後，立下如此不世奇功，今後定是否极泰来，还有什么事好心烦呢？"卢云听了她的嘉言慰勉，只低下头去，摇头道："臣不是为自己叹气。"这话意思明白，他不是为自己叹气，那便是为公主叹息了。只是这话仅能说个一半，若要说全了，否则不免招惹是非，却又无济於事。

公主淡淡地道："快别这么说。今日以後，我是汗国的皇妃，你是中国的将军，咱们两人各有美好未来，说来真该开心才是，你说对么？"说著轻轻一笑，也不知是喜是愁，是哀是乐。

卢云见公主强颜欢笑，心中更是难过，心道："公主当真可怜，都到这田地了，她还是得强装没事模样。也真生受她了。"他嗯了一声，顺著话头道："公主说的对。那可汗很是喜欢公主，想公主此去汗国，必定三千宠爱在一身，这一生必然幸福，什么也不用烦心了。"却是有些言不由衷。

公主听了这话，忽地低下头去，一动不动。卢云想说些什么话安慰，片刻间却又想不出来，只得泯住下唇，默不出声。

忽地一阵山风吹来，此时正值严冬，登时让公主打了个哆嗦，卢云见她发冷，忙将身上皮裘解下，便要替她披在肩上，但转念又想："我是她的臣子，此举不也太过亲匿了么？"自知不甚妥当，便又忍住了，只怔怔地拿著自己的皮裘，模样颇为尴尬。

公主见卢云拿著皮裘，神色有些为难，她抬起头来，淡淡笑道："卢参谋，其实你何必这么拘谨，反正……反正这是咱们最後一次

见面了，你说是么？”卢云听她这么一说，心中猛地一醒：“是啊！过了今日，我再也见不到她了。”想起两人从此再不得相见，卢云心中一悲，低声道：“公主此去汗国，定要多加保重。臣远在中国，必为公主日夜祝祷。”公主听了这话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泪水滴下，登时啜泣出声。

卢云惊道：“公主，你怎么了？”公主泪流满面，悲声道：“卢参谋，今日以後，我……我也会为你日夜祝祷。”卢云颤声道：“公主殿下，你……你……”只听公主垂泪道：“那日我见你摔下悬崖，我只觉得全身好冷好冷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我好想哭，可又哭不出来。你可知道，待我见你完好无事，我心里可有多高兴……”卢云啊地一声，往後退开了一步，他呆呆地听著公主诉说心事，万没料到自己在公主的心中竟有这等要紧，一时百感交集，茫然站立。

万籁俱寂中，只听公主幽幽地道：“卢参谋，打你我见面开始，你始终把我当是个尊贵的公主，其实你可曾知道，我一生下来，便要受皇家礼法的教养，肩上得担著黎民苍生的疾苦，便连婚姻大事，也要受人安排，大家都以为我是金枝玉叶，风光无比，其实……其实我也只是个平凡姑娘啊……”说到此处，悄悄转过身去，扶住自己的双肩，身上不住颤抖，好似寒冷无比。

卢云走上前去，凝视著她，只见公主面上满是泪水，好似两人回到了天山之畔，眼前的公主还是那日自己绑在怀中、需要百般护持的可怜女孩儿。卢云心中一阵伤感，只想再为她做些什么，当即抬起手来，轻轻将皮裘披在她肩上。

公主双手紧紧揪住身上的皮裘，泪水又滑落面颊。

卢云见她满面悲苦，心下大怜，只想把她搂在怀中，好生疼惜一番，但两人身分相差实在太远，自己便是大胆百倍，也不敢如此，一时只有低头忍耐，不敢稍动。

山风吹拂，倍感寒冷，两人相对无言，都是一动不动。

良久良久，公主终於拭去泪水，跟著缓缓转身，轻声道：“此去千山万水，卢参谋定要保重。”说著转过身去，便要走出树林。

卢云脑中嗡地一声，心道：“这……她真的要走了！”他奔上前去，叫道：“公主殿下，等一等！”公主缓下脚来，回眸望著卢云，眼神中好似在期待什么，却又不能启齿。

卢云见她神情如此，心中自也难过痛心，他沈吟半晌，似在考量什么，霎时之间，只见他咬住了牙，大声道：“公主殿下！臣知道你不喜欢西域，让臣带你走！”

公主听了这话，登时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出来。她倒退了一步，颤声道：“你此话当真？”

卢云脑中电光雷闪，此刻自己若真带公主逃亡，不免是抄家灭族之祸，但反正自己一穷二白，本就是个逃犯，再加上家中也没什么人剩下，倒也没啥好怕的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握紧双拳，奋然道：“公主殿下，人生在世，求的不过是顺心二字！你要不喜欢西域，又何必勉强自己，让臣送你回北京吧！”

公主听得“北京”二字，身子忽地一震，只见她低下头去，黯然道：“北京是回不去了。我若失约不嫁，父皇一见到我，便会杀了我的。”

卢云见她神色满是悲苦，不知从哪冒出一股勇气，当即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北京回不去，那也饿不死人！圣上既不体恤，那就委屈公主一阵子吧。咱们先到山东乡下躲个一年半月，等皇上气消了，再做打算不迟。”

公主眼中现出喜悦的光芒，颤声道：“卢参谋……你……你真愿带我走？”

卢云用力点头，大声道：“正是！卢某虽非王公贵族，但自来一言九鼎！今日要我见公主孤身远赴西域，如何使得？臣不辞艰难，屡次舍身相救，绝不是贪图什么封赏，只求公主这一生都能平安喜乐！今日应允，绝非随口之言！”

公主见他满面激愤，料知所言是真，大喜之下，竟尔哭泣出声，霎时泪湿衫袖。

卢云见她又哭，忙弯下腰身，望著公主的脸庞，柔声道：“殿下又怎么了？”公主忽地纵身入怀，紧紧抱住卢云。卢云抱著她的娇躯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一时大感尴尬。

正想轻轻推开公主，只觉她凑上嘴来，在耳边轻轻道：“卢参谋，有你这几句话，银川虽死无憾。”说著在他脸颊上深深一吻。

卢云吃了一惊，正要出言相询，公主却已放开了他，跟著往後退开一步，眼中柔情无限。

卢云不解公主的意思，茫然道：“殿下，你……你这是……”公主凝视著卢云，柔声道：“卢参谋，我能识得你，已是今生最大的福份，但愿来生能报。”

卢云惊道：“咱们不是说好了么？你怎地又不走了？”

公主淡淡一笑，摇头道：“有你那一番话，已经足够了。你若真的带我走，不免对不起秦将军、柳侯爷，那终究是不成的。”她转过身去，背对著卢云，轻声道：“但愿老天有眼，让你与顾家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待你成婚之时，请人稍个信送来汗国，我自也替你欢喜。”

卢云这才明白公主的心意，他泪如雨下，哽咽道：“公主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公主低下头去，轻声道：“卢郎啊卢郎，你自己保重了，咱们有缘再会。”她话声虽然平稳，但却隐隐有著哽咽之声，料来定是伤心至极，却不愿卢云知晓。

北风凛冽，只见公主慢慢行出树林，路上却再没回头过来。

卢云眼看她娇小的身躯一步步远去，便要隐没不见，他心下大恸，叫道：“公主殿下！”双足一点，便要追出，忽见一人双手抱胸，斜倚树旁，脸上神情懒洋洋的，正是秦仲海来了。

卢云见了他来，忍不住心下一悲，道：“秦将军，我……我……”秦仲海看了他一眼，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卢兄弟，快别追了。现下可汗等在外头，你若贸然追了出去，却叫公主如何不哭？如何不失态？现下的她，也只是个娇弱的女儿家啊！”看来秦仲海已然守候多时，早把两人的对话听在耳里，只是他不愿打搅二人，这才没有现身，直到这关键一刻，方才出手拦路。

卢云听得这话，有如大梦初醒。想到公主从此便要永居西域，再也不能回归中土，一时心如刀割，只呆呆地站著，有如痴了一般。

秦仲海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道：“走吧！别再多想什么，该是回国的时候了。”卢云望著树林，自知此生再也见不到公主的身影，饶他多历风波险恶，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第六卷 一代真龙 第一章 神胎宝血符天录

又开始连载英雄志了，讲武堂能否支撑下去，也看这一年了。相当愧对出资者的厚爱，但我尽力而为。知道不少读者喜欢这部作品，让我也感到安慰。不多废话，下面便开始英雄志第五十五万字的连载。

秦仲海与何大人挥别可汗后，便率军返回中土，众人一路缓缓行去，不再赶路。路上薛奴儿提起玉门关总兵高颜，兀自气愤不已，誓言定要诛杀此人，否则决不罢休。也是为此，他与何大人都不愿再行玉门关，免再受江充手下之气，众人便改绕山路，以进关内。

行近西凉，已是正月十一，秦仲海道："何大人，我等与杨郎中约定了正月十五日，两方人马一同会集西凉。大人若是公务繁忙，还请先走一步。"

何大人听得此言，知道他们另有公干，只怕是冲着江充而来，此人老谋深算，他虽与柳昂天交好，却不愿正面卷入朝廷的斗争中，当下忙道："贤侄有啥大事，自管只去办就是。老夫这便先行进京，向皇上禀告和亲详情。"

薛奴儿听了二人的说话，登时猜中了几分，他脸上青气一闪，冷笑道："秦仲海，你们是要去对付江充的吧？"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"公公若是心里明白，那也不必说出来了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岂不是美？"

是夜何大人宴请秦仲海与卢云二人，慰劳他们一路辛劳。第二日清早，秦仲海分兵一半，便请手下李副官随行保护何大人。此时众人已在关内，料来此行返京，无人胆敢向大军出手，便是道上有事，也可请地方州郡派兵相援，此节不必担心。众人安排妥当，便即作别。

大军开往凉州，这日军马已然行到城郊，秦仲海指着西凉城的满天黄沙，对卢云笑道："西凉城古来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不知兄弟知否？"他见卢云一路上郁闷不语，若有所思，知道他思念公主，便想藉着闲聊，让他忘却此事。

卢云见到一片滚滚黄沙，忽地想起了患难之交伍定远，竟然未曾接口。

秦仲海笑道："西凉一带，自古英雄豪杰辈出，东汉开国之时，名将马援便驻守在此。他的后人，便是人称小吕布的马超将军。这两人英雄豪迈，想来你必定听过吧！"

卢云叹了一口气，摇头道：“马孟起英俊年少，乃是公侯之后，不意英年早逝。唉……便如帝王将相，尤有不如意之时。”

秦仲海知道他在感慨公主被迫和亲一事，当下长叹一声，重重拍了卢云肩头一记，大声道：“毁了一人的幸福，却救得千万将士的性命，卢兄弟啊！这门生意很是值得啊！”

卢云眼望天际，不知公主现下可好，可汗待她却又如何？一时竟似痴了。

众人进得西凉城，那知府陆清正慌忙来接，秦仲海当即下马，走上前去，拱手道：“末将辽东游击秦仲海，见过大人。”陆清正知道秦仲海等人方才护送公主和亲归来，日后必要高升，当下满面堆欢，陪笑道：“秦将军难得来到西凉，却让下官一尽地主之谊，为大人接风洗尘。”

秦仲海笑了笑，他知陆清正曾经陷害伍定远，也是江充的走狗之一，实在算不上什么好东西，他不愿与之多说，便淡淡地道：“陆大人好意心领了。末将只求能把这几千兵士安置在城外，待到十五日之后，我们便自行返京，其余之事，不敢劳动大人。”

陆清正脸上闪过一阵惊恐，深怕秦仲海此行另有对付他的阴谋，但秦仲海既已出言婉拒，自己也不便多说，只好悻悻离去。

秦仲海率军扎营歇息，自与卢云乔装了，待到夜间，两人便即进城。

此时方在年节，西凉虽是小城，但四处仍是张灯结彩，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。秦仲海在各处客店打听，探访杨肃观等人的下落，一连问了十来家，却都没有找到人。秦仲海心下奇怪，与卢云找了处地方饮酒，商量大事。

卢云道：“也许杨大人他们还没进城，那也说不定。”秦仲海摇头道：“他们此行便是专程查访江充叛国之事，怎能尚未进城，莫非路上出了什么意外？”

两人说话间，却见一名男子走了进来，手上拿了个酒壶卢，便要店家打酒，秦仲海撇眼过去，只见此人身材发福，脚步沈稳，显然身怀武功，他细看过去，却是柳昂天身边的头牌护卫韦子壮，心下大乐，知道找到人了。

秦仲海悄没声地走到韦子壮身边，轻轻一咳，韦子壮正自无聊，忽尔见到秦仲海，登时大喜，说道："你们可来了！事情还顺利吧！"

秦仲海笑道："托福！托福！还算圆满竟功。"他正要再说，忽见韦子壮神色有些异样，他四下看了一眼，拉住秦卢二人，低声道："此处不是说话地方，你们跟我来。"

当下秦卢两人跟着韦子壮离去，连过几处小巷，来到一处民房，秦仲海奇道："韦护卫怎么不住客店？这又是谁的房子？"韦子壮道："此处是伍制使的旧居，客店中人多口杂，我们不愿招惹是非，便搬到此处来住。"

秦仲海不见杨肃观等人出来，当即问道："杨郎中他们身在何处，怎地没有瞧见人？"韦子壮正要回答，却见房里走出一名少女，蹦蹦跳跳地前来，那少女见到秦卢二人，心下甚是好奇，不住地打量他们。

秦仲海心下一奇，此处既是伍定远的旧居，这女孩想来定是他的亲人，便拱手道："伍姑娘，在下秦仲海，这厢有礼了。"说着往卢云一指，又道："这位是我的兄弟卢云，他与定远也是旧识。"

那少女轻轻一笑，学着秦仲海的模样，粗声粗气的道："秦老兄，在下娟儿，这厢有礼了。"说着往韦子壮一指，道："这位是……不知是谁的爸爸，他与定远应该也是旧识。"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小姑娘好不调皮，却不知与定远如何称呼？"那女孩吐了吐舌头，笑道："怎生称呼？反正他不喊我娘，我不喊他爹便是。"

卢云虽然郁闷不乐，听了这话，也是噗嗤一声，笑了出来。秦仲海心道："哪来的疯婆子，这般小年纪，症状却恁了得。"他涎着嘴一笑，心里却把人骂的难听。

韦子壮忙道："这姑娘是九华山的弟子，不是定远的亲人。只因路上巧逢，她师叔途中又遭奸人所害，我们便一路携来凉州，只等大事一了，便要护送她们回山。"

秦仲海哦了一声，点头道："杨郎中他们呢？怎么不见人影？"卢云也问道："是啊！怎么说了这许久的话，还没看见他们？"

韦子壮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"此事说来话长了。来来，我先替你们接风，再说不迟。"跟着吩咐娟儿，道："你先去外头玩去，我与这几

位朋友有话要说。”娟儿甚是机灵，一见他们的神色，便知有些大事生出，当下三步两步地跳出门去。

韦子壮招呼两人坐下，取出菜肴，三人一齐举杯干了。

秦仲海吃了几块牛肉，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韦护卫快说来听听。”

却听韦子壮叹道：“说来甚是惭愧，那日我们方离嵩山少林寺，才行到陕西，便遇上了江充手下的埋伏，这回来的人是名女子，名叫百花仙子……”

秦仲海听得百花仙子四字，登即放下筷子，说道：“百花仙子？便是那妖精胡媚儿吧！这女子下手毒辣，行事诡异，使毒功夫十分了得。若是遇上此女埋伏，那可真是糟糕透顶。”

韦子壮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秦将军所言不错。这女子行事确实十分歹毒，方才你们见到的那名女孩，她的师叔张之越，便是给这百花仙子活生生地下毒害死。”秦卢二人啊地一声，甚是讶异。

韦子壮道：“这百花仙子直是阴魂不散，她害了九华山的张大侠后，还一路尾随而来。一日我们在客店打尖，不意又遇上了这名女子。大伙儿一时不慎，中了她的毒计，弄得定远中毒受伤，昏迷不醒。”

卢云惊道：“伍兄却中了毒？他现下何在？可曾治疗妥当？”

韦子壮叹气不答，迳道：“那夜我们为了定远中毒，与百花仙子在一处凉亭激战，逼勒她交出解药，她自也约集了不少帮手，大家稀哩哗啦的大打出手，那时场面混乱无比，卓凌昭又忽然来到，他武功高强，出其不意，居然把羊皮给劫走了。”

秦仲海与卢云两人一齐站起，惊道：“羊皮给劫走了！”

韦子壮脸露苦笑，摇头道：“为了保住这张羊皮，杨郎中连师门的前辈都一起请出来，谁知还是栽了个斤头。”

卢云忙道：“那伍制使呢？他现在何处？”

韦子壮叹道：“那夜到了子时，忽尔地震，一阵天摇地动之后，卓凌昭与定远两人一齐消失无踪。当夜我们四下寻访，结果非但找不到定远的踪迹，还连九华山的一名女弟子也失去踪影。想来他们定是给卓凌昭捉去了。”

卢云闻言大惊，想到伍定远与自己的交情，忍不住脸上变色，颤声道：“定远身上中毒，此番又是落在仇家手里，定然凶多吉少。”他霍地站起，大声道：“走！咱们这就上昆仑山去，向卓凌昭要人！”

秦仲海点头道：“没错，眼下事不宜迟，咱们趁早上昆仑山去，否则定远要有什么差池，我们如何对得起他。”

韦子壮忙道：“你们先坐下。杨郎中与他两名师兄已然赶赴昆仑山去了。”

秦仲海一奇，问道：“这么大的场面，你怎么没一同前去？”韦子壮神色尴尬，苦笑道：“杨郎中怕误了约会，担心你们进了西凉，找不到我们几人，便要我在此相候。”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面上不动声色，心下却暗骂：“原来如此，这少林寺也太好面子了。”

秦仲海是老江湖了，自知少林寺领袖群伦，称霸武林，乃是武林中的第一大门派。此次少林与昆仑山交手，自不愿韦子壮这等外派之人介入，以免江湖上的好事之徒乱传一通，说少林寺靠得武当山相助，这才能对抗昆仑山云云。这些阴损传闻若要宣扬出去，定会损及少林千载武名，也是为此，这才放着韦子壮这等好手不用，将他冷落一旁。

秦仲海甚是老练，这等难堪事自也不必点破，当即转过话头，问道：“杨大人他们去了多久？”韦子壮道：“打腊月底算起，他们去了将近半月有余。”

秦仲海又问道：“杨郎中有多少帮手？”韦子壮道：“少林寺灵定、灵真两位大师陪伴在侧。”秦仲海嘿地一声，道：“就只他们三人？”韦子壮颔首道：“正是。”

秦仲海听后暗暗摇头，心道：“昆仑山高手众多，虽然肃观他们几个武功不弱，见闻也广，但直捣昆仑山老巢，那可是硬闯龙潭虎穴，岂同等闲？他们三人不见得讨得了好去。”他沉吟半晌，便道：“虽说少林寺高手如云，好手众多，不需要咱们这些外人相助，但这卓凌昭劫走羊皮，又掳走定远，此事不能袖手旁观，咱们这就杀上昆仑山去。”

众人闻言大喜，纷纷称是。韦子壮是柳昂天的护卫，那日杨肃观请他留在西凉守候，他心下虽然不愿，但碍在柳昂天的面上，自不能与杨肃观争执，此时听秦仲海这么一说，便道："如此也好。咱们与杨郎中他们分批过去，将来武林之中，自也不会生出什么难听话来。"

秦仲海点头道："今晚请大家收拾收拾，咱们明早就出发。老子把两千军马一起带去，他奶奶的一把火烧掉卓凌昭的老巢，替定远出这口鸟气！"

秦仲海性格爽直，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，他见自己这方已然大败亏输，此时便顾不得少林寺的颜面，只管上山相助。卢云悬念伍定远的安危，更是义愤填膺，大声道："正该如此！咱们明日就走！"

众人说话间，却听门外一个清越的声音道："秦兄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不过还请各位暂留尊步。"

众人举目望去，却见一人面如冠玉，样貌英俊，正自站在门外，却是杨肃观。

众人见他到来，纷纷起身，拱手道："见过杨郎中。"

秦仲海见他愁眉不展，便笑道："怎么样？没抓到卓凌昭那王八？"

果听杨肃观叹了口气，点头道："卓凌昭不在昆仑，却不知上哪儿去了。"跟着走进房中，韦子壮忙取过凳子，让他坐下。

杨肃观自行取过酒杯，斟上了酒水，道："诸位护送公主和亲，路上可还顺利？"

秦仲海哈哈笑道："托福！托福！可汗金口应允，要将公主封为喀喇嗤亲王妃，咱们总算对得起皇上重托。"

杨肃观大喜，道："这可太好了，侯爷听了定然高兴。"

秦仲海道："我已飞鸽传书回京，柳侯爷这几日定可知道讯息。"

说话间，又听脚步声响起，秦仲海听得来人步履轻缓，每一迈步距离甚远，料知来人定是绝顶高手，他心下一凛，忙撇眼望去，只见门外走进两名老僧，看他们的模样，当是灵定、灵真二大金刚了。

秦仲海含笑站起，拱手道："在下秦仲海，敢问两位师父大名。"

灵定合十道："老衲灵定，见过施主。"

一旁卢云也抢上来拜见，三人正自寒暄，那灵真却已大剌剌地坐在秦仲海的位子上，神态甚是傲慢气恼。秦仲海见这胖大和尚模样高傲，心下也不爽利，当即眯着眼道："这位大师腿酸啦？可要我替你捶上一捶？"

那灵真找不到卓凌昭，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，兀自犯火，此时听秦仲海说话嘲讽，竟连话也不搭一句，只管盯着屋顶，神色甚是无礼。

秦仲海嘿嘿干笑，上下打量他两眼，跟着咳了一口脓痰，便要往地下吐出，韦子壮见状不妙，忙将他拉到一边，说道："这位灵真大师向来便是这个脾气，他不是冲着你来的。你可别和他当真。"

他知秦仲海也是火爆脾气，到时与灵真一言不和，不免大打出手，忙把话说在前头，为两人调解一番。

却听杨肃观道："我们这些时日都在昆仑山上搜索，却不见了重要人物，只余下几名弟子在山上看守。我抓了几人拷打询问，才知昆仑山尽起五城十二楼所有高手，押解我灵音师兄与其他几名江湖人物，一并往天山去了。"

秦仲海奇道："这倒是怪事一件。卓凌昭又不是白疑，他在陕西神鬼亭已见到你们这几人，他便再笨十倍，也知你们必会上山寻他晦气，怎能不留高手驻守？日后若是传扬出去，岂不是江湖上的大笑话？"

灵真叫道："这死小子定是怕了我们，这才跑得一个不剩！"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正要说话嘲讽，却见韦子壮连使眼色，叫他不要与之斗口。却听杨肃观道："师兄与将军所言都是，也都不是。"

秦仲海心道："他奶奶的，你小白脸到底帮谁？"口中却笑道："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？"

杨肃观道："我看卓凌昭这次之所以忽然离山，恐怕无关于少林昆仑两派之间的恩怨。依我所见，他之所以千里劫夺羊皮，也是为了"龙皇动世"四字而来。"

卢云原本静坐一旁，此时听得"龙皇动世"四字，忙插话道："杨郎中所言的龙皇动世，便是从那"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"四句箴言中转出的么？"

杨肃观心下一奇，道：“卢参谋这几句话是从何得知的？”

卢云道：“秦将军在保驾途中，曾擒来几名刺客审问，当中一人便曾说了这几句话。”他说到此处，心中又想起公主，只觉一阵惆怅。

杨肃观道：“原来这几句话流传甚广，连一般江湖人物也知晓。”

秦仲海打断他二人话头，道：“杨大人，莫说这些题外话了，现今羊皮不见踪影，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卓凌昭，咱们却要如何对侯爷交代？”

杨肃观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一想到此处，便心烦不已。侯爷重托此物，可说要紧之至。现下却不见了，唉……不知秦将军有何高见？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他可不愿扛这个烂摊，当下说道：“我高见没有，低见倒有一些。其实那羊皮根本是无稽之谈，我打一开始便不信这些东西，掉了便掉了，大家何必穷紧张？倒是定远失踪一事，我们可得费心寻访。”

杨肃观叹道：“羊皮给卓凌昭夺走，我自需扛下这个罪责。回头我向侯爷领罚便是。”说着闷闷不乐。

秦仲海道：“其实杨大人不必心烦，想那二月初一之时，华山玉清宁不凡便要退隐，此人自称武功天下第一，那卓凌昭如此猖狂，定会前去招惹挑战，届时再找他问个明白便是。”

灵真大声道：“正是如此，老子早已手痒，不把他打死，决计放他不过！”

灵定点头道：“我少林与昆仑仇深似海，大家届时不妨做壁上观，且看我少林子弟身手如何。”

秦仲海嘻嘻一笑，与卢云对望一眼，想道：“罗汉堂首座大战剑神，咱们有好戏看啦！”

第二日秦仲海传令出去，命属下两千兵马在西凉一带四处打探，希望找出卓凌昭等人的行踪，他们几人则四处探访江湖人物，看看有无蛛丝马迹，卢云心悬伍定远的安危，更是废寝忘食的寻访。

不过秦仲海与卢云哪里知道，他们打何处来，卓凌昭便往何处去，此时昆仑众高手不在别处地方，正是在那天山脚下。

夜深幽静，万籁俱寂，月光洒在碎石路上，伍定远哼着小曲儿，独自在路上走着。今夜对他来说，可是个大日子呢，接任捕头六年

来，知府大人终于让他准假返家，一享天伦之乐了。想起父亲疼爱自己的亲情，伍定远嘴角泛起了微笑，打小爹爹就盼他成个男子汉，今儿个他终于坐稳西凉第一把缉匪交椅，深受万民景仰，爹爹见了他的成就，定也要为他欢喜。伍定远左手携着瓶茅台，右手拎了些菜肴，心道："今夜咱们父子欢聚，非喝个烂醉如泥不可。"想到此处，嘴角更是泛起一抹微笑。

他走着走，脚步渐渐加快，穿过了熟悉的小巷，伍定远脚步停下，站在一栋破旧污秽的木屋前，他望着给炊烟熏黑的大门，心下叹息："爹爹还是老样子，我每月寄回来的银子，他都拿去赌掉了吧。"他摇了摇头，不愿兴致被这些琐事打扰，伸手打门，叫道："爹爹！定远回来看你了！"叫了两声，门里传来一个老迈的声音，叫道："定远，真是你回来了么？"这声音激动中带着喜悦，正是父亲的声音。

伍定远更是欣喜，答应道："是啊！是孩儿回来了！"嘎地一声，大门打了开来，伍定远急于见到父亲，连忙奔了进去，叫道："爹爹！"

只见大门内一片漆黑，堂上也没有灯火，望之幽暗阴森，却不见有人。伍定远心中微感疑惑，当即叫道："爹爹，你在哪里啊？"叫了几声，忽听内堂里传来父亲的声音，低声道："定远，我在这里……我在这里……"伍定远吓了一跳，先前父亲的声音爽朗明亮，此时却何以如此微弱，急忙朝内堂奔进。行到堂中，只见一人背对自己，坐在地下，正自不住喘气，伍定远心下一惊，急忙蹲下身去，叫道："爹爹，你怎么了？哮喘犯了么？"

那人呼呼喘息，摇头道："不是哮喘……不是哮喘……"

伍定远忙伸手过去，便要将他扶起，手指碰上后背，忽然那男子回头过来，凝目望着自己，森然道："伍捕头，你还认得我么？"

伍定远见了那人的面孔，登时惨叫一声，双腿一软，险些跪倒。黑暗之中，只见那人七孔流血，正是惨死在马王庙的齐伯川！伍定远猛见这已死之人，只吓得魂飞魄散，大叫道："救命啊！"霎时间跌倒在地，双手连连挥舞，已是肝胆俱裂之态。

齐伯川怒道："你不是说要帮我报仇吗？怎么连我都认不出了？伍定远，你说话不算话！"

伍定远见了鬼怪，如何不心慌意乱，他两腿发软，站也站不起了，双手撑地，连连往后退开，口中喃喃地道：“你的案子我尽力了，你……你别过来害我……”

齐伯川怒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那昆仑山的贼子明明好端端的活着，你怎能说替我尽力？伍定远，你对得起我家满门老小吗！”

他狂怒之间，猛地站了起来，只见他身材变得异常瘦削，黑暗间极是诡异。伍定远定睛一看，齐伯川下身裸躯，双脚早已不见，成了条长长的蛇尾，身上还覆着鳞甲，竟然变成了人面长尾的蛇身怪物！伍定远大吃一惊，全身飕飕发抖，正要逃走，忽然那怪物身子一长，人头伸来，竟已到了伍定远面前，两人额头相抵，那怪物冷冷地道：“伍定远，你卖友求荣，忘了自己的职责，我今日要把你杀了，替天行道。”

伍定远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双手乱挥，那怪物森然一笑，蛇身蠕动，步步进逼，只对着伍定远连吐蛇信。

伍定远登地想道：“对了，我还有飞天银梭！”他伸手入怀，想要取出银梭御敌，忽又找不到东西，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只想出言求恳，忽然间，那怪物呜啊一声大吼，猛对伍定远右手咬下，将他右臂咬做两截。伍定远惨嚎翻倒，滚在地下，手臂上的鲜血飞洒半空，望之极是残酷。伍定远正嘶嚎之间，刹那间鲜血凝结，在半空中化成几个血字，见是：“神胎宝血符天录，一代真龙海中生”伍定远张大双眼，只觉怪异莫名。忽然间，鲜血四下飞散，洒上脸面，伍定远只觉腥臭难言，正要抹去血水，又见怪物朝自己窜来，眼看便要咬上自己的颈子，登即惨叫道：“不要啊！”

咚地一声，身上忽地一痛，好似从什么地方跌了下来，伍定远趴在地下，睁眼看去，只见一旁放了张床铺，自己却倒在地下，竟是从床上滚落在地。

伍定远尴尬一笑，心道：“原来是场恶梦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”他转过头去，只见自己身在一处帐篷之中，四下一片明亮，已是白日，伍定远回想梦境，想到那人头蛇身的怪物，只觉不寒而栗，他抚摸脸颊，心道：“我为何会做这个怪梦？难道是因为这燕陵镖局的案子始终没破，我自觉对不起齐少镖头，才有了这匪夷所思的怪梦么？”

转念想到父亲，心中更是一酸。他亲生父亲嗜赌好酒，在他八岁时便已谢世，不论伍定远做了捕头还是制使，他的父亲都是看不到了。伍定远叹息一声，只觉眼前仍有红影飞舞，好似梦中所见的血字仍在眼前来回盘旋，他回想梦中的那两行血字，霎时心念一动，想到了神鬼亭中见到的那块青石板。当时他性命垂危，迷迷糊糊间，见到了一块石板，那板上刻着人头蛇身的图样，左右两边各刻着一行字，正是那“神胎宝血符天录，一代真龙海中生”想到此处，伍定远猛地醒悟：“原来如此，原来我早已见过这两句话，无怪会梦到这般可怕的怪物……”他嘘了一口长气，眯眼看着帐篷外的日光，心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现下我终究是脱险了，先找到杨郎中他们再说吧。”

正要起身，忽听一人笑道：“好个伍制使，居然这么快便醒来了，真是身强体健，非常人所能及啊！”

伍定远转头急看，却见一人面带微笑，从帐篷外走了进来，那人身材瘦削，面带病容，正是昆仑山的钱凌异。伍定远见此人到来，心下大惊：“这家伙怎会在这里？杨郎中他们呢？”

他吓了一跳，匆匆跳起，便要朝外头奔出。脚下才动，便听背后一声叹息，说道：“伍捕头啊，你身上伤势未愈，何必走得这般急呢？”

伍定远听这声音好熟，急忙回头去看，只见说话那人坐在帐篷一角，正自摇头叹息，却是那昆仑掌门“剑神”卓凌昭。伍定远惊慌大叫：“杨郎中！韦护卫！灵定大师！你们在哪里？”

一人道：“别叫了，他们不在这儿。”

伍定远抬头望去，又是一人走进帐来，此人神态老沉，六十来岁年纪，正是昆仑山第二把交椅，人称“剑寒”的金凌霜，身旁另站着一人，却是“剑蛊”屠凌心。伍定远颤声道：“杨郎中他们人呢？也给你们抓起来了么？”

金凌霜摇头道：“那倒没有。腊月除夕那夜，咱们掌门在千均一发之际，将你从神鬼亭救了出来，你现下是和本派好手在一块儿，不必再想杨肃观他们了。”

伍定远面色惨白，跌坐在地，此时昆仑十三剑齐聚一堂，自己便有天大的本领，也无法逃出此处，看来已是无幸。

卓凌昭见他神态满是恐惧，当即微微一笑，走了上来，在伍定远身边蹲下，说道：“伍制使不必害怕。本座找你过来，绝不是有意害你，你大可放心。”

伍定远心神本已大乱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心中略略定下，往日干捕头时的灵敏心思又转了起来。他见卓凌昭神态和蔼可亲，全不似过往冷冰冰的模样，心中便想：“这人想做什么，难道还在打那羊皮的主意么？”

他有意试探，便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卓掌门，老实跟你说吧，那羊皮不在我的身上，你现下抓了我，怕也没什么用处。”

卓凌昭淡淡一笑，从怀中取出一件物事，往伍定远眼前一晃，说道：“伍制使所说的羊皮，就是这东西么？”

伍定远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羊皮还是落入你手中了……”

卓凌昭道：“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这宝物前后辗转，终究还是叫我拿在手里。”说着喜上眉梢，神情甚是愉快。伍定远呆呆看着卓凌昭手中的羊皮，神色颤抖不定，慢慢地从讶异转为无奈。

伍定远仰天长叹，想起燕陵镖局满门惨死的情状，更觉万念俱灰。卓凌昭见他消沉，当即一笑，道：“伍制使啊伍制使，你过去公务在身，这才不得不与我卓某人作对，你现下也不是捕头了，那羊皮便算给烧成了灰烬，也不关你的事，你又何必这般死心眼呢？咱们交个朋友吧？”

伍定远想起适才梦里的齐伯川，蓦地心中一悲，想道：“这些人凉薄无耻，眼里只有财富权势，什么时候把人命放在眼里了？杀个八十三条人命，在他真如鸡毛蒜皮一般。”

伍定远心中厌恶此人，但一来身上伤重，使不出气力骂人；二来命悬人手，也不得不忍气吞声。便只叹息一声，摇头道：“卓掌门不必这般说话。我伍定远福薄，没敢高攀你这个朋友。你既然有了羊皮，何必再留我这条烂命？快快动手杀我吧。”

卓凌昭轻笑一声，道，：“伍兄啊伍兄，我若要杀你，何需动手？你身上毒伤如此沉重，我只要袖手旁观，还怕你不一命呜呼么？”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想起自己中了胡媚儿的剧毒，尚未服食解药，当即道：“什么毒伤？你是说百花仙子下的毒么？”

卓凌昭却不打话，只微微一笑，向一旁门人使了个眼色。钱凌异会意，登将伍定远的右臂拉起，跟着一把将他的袖子拉下，冷笑道：“你看看自己的右手吧！”

伍定远依言去看，霎时神色大变，身子更是飕飕发抖，只见右手色做深紫，那紫气一路从手腕行到肩头，看来骇人之至，几处肌肤更已腐烂，白骨森森外露。他心下震骇，嘶哑着嗓子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当时他身中百花仙子的怪毒，性命已然垂危，但也不见右手伤成这个模样，难道是毒伤加重，这才烂成这个可怕形状？卓凌昭道：“这毒与百花仙子无关。那夜在神鬼亭中，你给亭子里的一只怪蛇咬中，右手便成了这个模样。那百花仙子毒功虽然了得，但与这只怪蛇相比，那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”

伍定远回想那夜情景，确有一只蛇虫类的东西从石板下冲出，往自己手上咬了一口，只没想到这蛇虫如此剧毒，竟将自己的右臂毁成这个模样。他看着自己的手臂，面色惨然，忽然一阵剧痛传来，右臂中隐隐有热气冒起，竟在手臂上的经脉盘旋冲撞，好似有千万只毒虫啮咬，实叫人难以忍耐。伍定远疼痛万分，霎时滚倒在地，张口大叫起来。

金凌霜惊道：“糟了，他身上的毒伤又发作了！”

伍定远呼喊之间，那热气如飞箭一般，沿着右臂经脉冲向心口，所过之处，如同火烧，金凌霜见他面色痛苦，急忙伸手出去，按在他的背心，登时催动内力，一道冰寒的气息便从伍定远背后灌入。那热气给这么一撞，便又倒缩回去，缩到右臂筋脉之中，金凌霜头顶水气袅袅，已在全力行功。两股气流相互激汤，在伍定远的右臂间来回冲击，好似在激战一般，伍定远只觉全身痛苦之至，想要扭动身子，却没半点气力。

卓凌昭见金凌霜奈何不了这个剧毒，便道：“二师弟让开，让我来吧。”

金凌霜见他要出手，便自让到一旁，卓凌昭走上前来，伸手在伍定远肩头一拍，猛地一道真气送出，雄浑至极的内力冲入经脉，瞬间

便将毒气压了下去，硬生生地退回右臂之中。

众门人见卓凌昭浑若无事，随手一掌挥出，便有如此妙用，功力不知高过自己多少倍，忍不住赞道："掌门功力深厚，佩服！佩服！"这话衷心称颂，倒也不是随口奉承。

只是卓凌昭的内力太过霸道，虽将两道寒热之气压下，却也将伍定远震得内脏翻转，他身上一软，倒在地下，心里空荡荡地，好似死了一般。一旁屠凌心见伍定远伏地不动，粗声道："怎么样？他的性命保得住么？"

卓凌昭摇了摇头，道："他身上的毒性太猛，我只有暂时压下他体内的毒性，免得蔓延到内脏。"

钱凌异皱眉道："这毒伤怎地如此之怪，逼不出，消不去，实是生平从所未见。"

卓凌昭看了伍定远的手臂一眼，摇头道："其实他也算是命大了。若非他先前受了胡媚儿的剧毒，恰能与蛇毒相克，否则这怪毒一入体内，当场便断送了他的性命。"

忽听伍定远呻吟一声，缓缓睁开双眼，已然清醒过来。

钱凌异笑道："这小子当真耐命，这却又醒来了。"

伍定远头晕眼花，仍感虚弱，两手在地下一撑，却又跌了回去，金凌霜走了上来，将他一把抱起，送回床上。卓凌昭见伍定远面带苦楚，气喘不已，便向门人道："你们先出去一会儿，我有话同伍制使说。"众门人都是乖觉之辈，眼看掌门有话要与伍定远单独去谈，定有机密之事相商，纷纷躬身行礼，走了出去。

偌大的帐中，只余卓、伍两人留在里头，四下一片宁静，只闻远处风声潇潇，吹在帐篷之上。

伍定远见卓凌昭面带笑容，上下打量着自己，不禁叹息一声，道："卓掌门，你羊皮到手了，伍某也落入你的手中，你若要下手杀我，那便快快动手吧。"

卓凌昭摇了摇头，背身坐上床沿，淡淡地道："我与你又没有血海深仇，何必杀你。"

他此时背心正对着伍定远，相距不过半尺不到，却是把要害卖给敌人了。伍定远自接下燕陵镖局一案以来，从未与凶手如此接近，他

见卓凌昭背心暴露眼前，全不设防，直是怦然心动。想道："我若此时暗算于他，便算他武功再高十倍，也难免给我一掌打成重伤。"心念于此，便缓缓提起右掌，卓凌昭却似不知，兀自望着前方。

伍定远心下大喜，若能一掌打死卓凌昭，自己便要给人当场杀死，那也值得了。正要全力击出一掌，忽然手臂上一阵发热，跟着剧痛攻心，全身气力半点不剩，登即倒在床板之上，不住喘息。

卓凌昭听他呻吟，头也不回，迳自道："伍制使省点力气养伤吧，我还有无数大事等你去办呢，可别无缘无故地死在这里啊！"

看他满脸闲适，当是知晓伍定远身上伤重，根本无力出手偷袭，这才故意试探。伍定远抱住手臂，喘息道："你……你到底要怎么样？"

卓凌昭拍了拍他的脸颊，道："我明白跟你说吧，你身上的毒性太怪，我只是用内力替你压住毒性，暂且保住你的性命。现下你周身的剧毒全数聚集在右臂之上，迟早会蔓延到内脏，到时全身腐烂，死得惨不堪言。"

伍定远听他说得可怕，忍不住面色惨澹，卓凌昭见他面有忧色，便笑道："你也不必慌，这毒不是解不开，不过嘛，嘿嘿，你若要将毒性全数消解，得看你是不是愿意听话了。"

伍定远强忍痛苦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想怎么样……"额头冷汗落下，滴到了嘴边，看来真是疼痛至极，难以忍耐。

卓凌昭眼望地下，神情忽地严肃，道："伍制使，你若想活命，唯有进到"神机洞"，参悟其中天机，否则天下无人能够救你。"

伍定远喘道："神机……洞？那……那是……什么？"他身上痛苦，竟连话也说不清了。

卓凌昭见他嘴唇咬得出血，只摇头道："你不必问这么多，这几日你只管养好身子，等进了天山，找到了神机洞，大家各有好处可分。"说着便往伍定远肩上一拍，功力到处，登将他右臂的毒性镇住了，跟着又道："在我卓凌昭面前，你别想弄鬼，于人于己都没半点好处。"他嘿嘿冷笑，站起身来，转身便走出帐中。

伍定远给他一掌拍下，只觉身上暖烘烘地，手臂上的痛苦大为减轻，他缓缓坐起，却不敢再用右臂使力。伍定远回想卓凌昭说的话，

只感满心疑问："什么是神机洞？卓凌昭为何说这地方可以解我身上的毒？昆仑山千里劫夺羊皮，为的就是要进神机洞么？"转念又想："我武功有限，见识也比不上这些无耻之徒，他们为何要找我一起办事？难道有什么图谋么？"他摇了摇头，自知有太多疑惑不曾解答，便只叹息一声，重又倒下。陡然间，脑海中浮现了"神胎宝血符天录，一代真龙海中生"那两句话，这两句话是自己在九死一生中见到的，料来定有些秘密。

伍定远心思缜密，登想："对了，定是这两句话！这帮人天性凉薄，绝不会平白无故救我，说不定便是因为我知道这两句话的缘故！"他心念急转，想道："若真如此，这两句话便是我的护身符了。我可万万不能漏了口风，否则少了这两句话护身，不免替自己招来横祸。"

正想间，只见钱凌异带着两名弟子走了进来，冷冷地道："伍定远，咱们要走了，你快快起来吧！"伍定远尚未说话，那两名弟子已将他拉起，跟着拖了出去，神态甚为无礼。

伍定远给人押了出来，垂头丧气地走着，忽见前方地下蹲着几名弟子，正自察看地面。伍定远心下一奇，也往地下望去，只见地下生了条裂缝，宽约小指，里头还飘出硫磺的气味，闻来极为刺鼻。伍定远一怔，想道："这地下怎会有一条裂缝？难道是前几日地震时生出来的么？他们却又在看什么？"正看间，忽见众弟子站了起来，向他后方躬身行礼，伍定远转头看去，却见卓凌昭手持羊皮，也自走了上来，正低头看着地下的裂缝，脸上神情若有所思。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："好啊！这裂缝与羊皮有关！终于给我找到线索了！"心头正自兴奋，忽又想到自己落入敌人手中，此时便算破解全部疑团，还不是要送命此处，心念于此，不由得叹息一声。此时昆仑弟子已将他架到一辆大车之前，一名弟子往他背上一推，喝道："进去了！"伍定远手上无力，攀爬不上，忽然一只手从车中伸了出来，将他拉了上去，伍定远抬头看去，只见那人面目慈和，正是少林四大金刚之一，人称"慈悲金刚"的灵音大师。

第六卷 一代真龙 第二章 玄关叩险

待到夜间，昆仑众人扎营歇息，一名弟子走了过来，叫道：“几位朋友请来吃饭吧。”

灵音等人听他说话口气颇为客气，居然用了个“请”字，不由暗自惊奇，伍定远心中了然，料知这“天山神机洞”定有重要无比的机密，否则以昆仑山门人的嚣张，早将他们折磨得不成人形，焉能如此客气周到。

众人下得车来，伍定远见此处一片平野，已在西疆关外。正看间。昆仑门人已然煮好一大锅米粥，便要奉给众人吃食，伍定远吃了几口，忽觉右手又传来一阵剧痛，只疼得他面色惨白，身子一晃，倒在地下，手上那碗粥登时翻倒在地。

艳婷见他神色异常，惊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她正要上前，忽听一人喝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，嫌伙食不好么？”艳婷转头去看，却见钱凌异双手叉腰，正站在后头指骂，艳婷知道此人凶暴好色，吓了一跳，缩到灵音背后去了。

李铁衫抢了上来，伸手将伍定远扶起，冷笑道：“姓钱的杂碎，你有种再骂一句试试。”

钱凌异见他嘴角斜起，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，当即怒道：“你这老东西没了武功，还敢神气什么？看我揍死你！”说着便要过来责打。

金凌霜见师弟与人争执，想起掌门吩咐，急忙拦住，低声道：“掌门人吩咐过来，要大家客客气气，你怎地强凶霸道的？”钱凌异嘿嘿冷笑，却也不敢多口，自行走到一旁去了。

金凌霜走了过来，蹲在伍定远身边，温言道：“伍制使怎么了？可是手上伤势发作么？”

伍定远额头汗珠滚落，竟已说不出话来，那疼痛有如万蚁钻入皮肤，麻痒酸疼，实在难以忍受，金凌霜伸手出去，轻搭在伍定远肩上，跟着运起内功，替他镇压毒性，过不半晌，头上已是白气缭绕。

灵音与李铁衫对望一眼，两人心下都是惊疑不定，不知伍定远受了什么伤，居然这般厉害。艳婷更是俏脸惨白，妙目紧盯着伍定远，就怕他忽然死去。

过了良久，伍定远嘘出一口长气，只觉右手疼痛已然缓和下来，金凌霜低声道：“你好好歇息，若再疼痛，只管跟我们说，千万别强忍

了。”

这金凌霜面色惨白，看来适才疗伤之举大耗功力，竟也让他颇为疲倦。

伍定远知道他们之所以出手相救，其实另有居心，绝非是在乎自己的生死。当下只别过头去，并不答话。

忽见一名弟子走了过来，道：“伍制使，掌门人请你过去。”

伍定远抹去脸上汗水，不知卓凌昭又有什么事，但此时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便站起身来，随那弟子离开。

艳婷怕昆仑众人要对伍定远不利，忙拉住伍定远的手，大声道：“你们找他做什么？又想伤他吗？”

一旁金凌霜已然调匀气息，只见他缓缓起身，道：“姑娘不必担心，我们这回有要事要托伍制使去办，绝不会下手害他的。”说着将艳婷轻轻一推，让伍定远离开。

灵音等人见昆仑诸人行径怪异，一时议论纷纷，都在猜测卓凌昭的用心。

伍定远随那弟子走去，行到营地一角，伍定远斜目看去，只见卓凌昭手上拿着羊皮，正自沉思，那弟子躬身道：“掌门人，伍制使来了。”

卓凌昭抬起头来，挥了挥手，示意那弟子退下。伍定远见他神情凝重，料来找自己定是有事，便站在一旁，等他说话。

卓凌昭望着羊皮，怔怔地道：“伍制使，你可知这羊皮是什么东西？”

伍定远一愣，没料到他会问自己这个问题，便道：“这羊皮不是江充卖国的物证么？卓掌门何出此问？”

卓凌昭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卖国物证？要真是这种无聊东西，我何必过来淌这混水？”他取过羊皮，摊在伍定远面前，指着上头的红线，道：“伍制使，既然你说这羊皮是江充卖国的证物，那这红线是什么意思？”

伍定远心下起疑，这卓凌昭一向为江充办事，怎会忽然关心起羊皮的秘密？莫非卓凌昭劫夺羊皮，乃是另有打算？当下咳了一声，

道："据我所知，这红线是江充与也先可汗定下的卖国地界，当年他给也先可汗抓住，便是靠着这新定疆界，才得以脱身逃命。"

卓凌昭哼了一声，道："这种传闻谁不知晓？你们拿到羊皮也非一两日，还没看出真正内情么？"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想道："看他这个模样，绝非说谎，这羊皮定是另有玄机。"

当时伍定远与杨肃观几番察看地形，却始终与羊皮上的红线衔接不上。若说这红线是新定国界，有些地方却画到了中国山脊之内，无险可守，大大不合常理，除此之外，有些红线所过之处，竟比往昔界碑还要偏西，更不合卖国内情，伍定远心念于此，更觉卓凌昭之言蕴有深意。

卓凌昭嘴角斜起，摇头道："看来你也不知道其中详情，算了。"说着挥了挥手，命人带他离开。

伍定远也想套问出一些内情，忙道："听掌门这么说，这红线可是另有什么秘密？可否说出来，大家一起参详明白？"

卓凌昭望着伍定远，道："伍制使，你相信风水么？"

伍定远听他忽出风水之说，不由得呆了半晌，道："风水之说，向来渺茫。这与羊皮有关吗？"

卓凌昭凝望羊皮，道："不瞒你吧，江大人亲口所言，这红线便是我朝的风水龙脉。只要过了戊辰除夕，这龙脉便会自行出现，只要依着羊皮指示，循着龙脉西行，便能找到神机洞了。"

伍定远张大了嘴，这话太也荒诞不经，霎时哑然失笑，道："卓掌门这般高的武功，却也信这无稽之谈，不太也可笑了么？"

卓凌昭听他讥讽，也不生气，只摇了摇头，道："你过来一趟。"说着拉住伍定远，往营地外行去。

两人走了几步，卓凌昭指着地下一处，道："你看这儿。"

伍定远低头看去，只见地下生了条裂缝，约莫小指粗细，里头隐隐有着硫磺之味飘出。他眺头看去，月光下但见这裂缝一路自东朝西，不知连绵了多少里路，他想起出发时卓凌昭也曾带着门人弟子察看地下，想来便是找这条裂缝了。当下问道："这裂缝是地震生出的，便是掌门口中的龙脉了么？"

卓凌昭不答，伸手指着一处红线，道："这是咱们现在的地方。"

伍定远低头看去，点了点头，卓凌昭伸手指向红线的另一端，道："你看那儿。"

伍定远低头看去，只见那红线画过了一处湖泊，他哦了一声，道："怎么？龙脉跑到水里了？"说着说，嘴角露出微笑，虽然不想嘲讽，还是忍不住露出不屑的神色。

卓凌昭不答，沿着裂缝走了几步，伸手指着远方，道："你仔细看着。"伍定远依言望去，只见那裂缝一路蜿蜒，朝西而去，过不百尺，忽地银波荡漾，竟然隐入一处湖泊之中。

若要照着红线行去，众人不免淹没湖底。

卓凌昭道："依江充所言，这羊皮可以指引我们找到龙脉。可现下红线行到湖里，却要咱们如何是好？"

伍定远咳了一声，道："卓掌门何不绕湖过去，等到了对岸，再沿红线找龙脉不迟。"

卓凌昭道："这龙脉宽不过指，一路忽有忽无，极难寻找。现下又进到水里，咱们便算过去对岸，要如何再找出来？"

伍定远听他说得愁苦，不禁心下暗笑，想道："这帮乱臣贼子费尽苦心，却给阻在这儿，真是自找苦吃。"正感好笑，忽又想起自己身上带伤，若要解毒，非得找到神机洞不可，他叹息一声，便蹲了下来，察看地下情状。

伍定远细目看去，见那裂缝不过手指粗细，料来确是如此，他趴在地下，把裂缝两旁的土拨开，忽听卓凌昭叫道："小心些！这裂缝烫得紧！"话声未毕，伍定远猛觉左手一阵疼痛，竟已给烫出水泡。

伍定远干笑道："这龙脉真是怪异莫名，居然还会烫人。"

卓凌昭淡淡地道："这神机洞是道家七十二洞天中最为神奇的地方，若不带些悬疑，怎能让人敬服？"

伍定远不知他在胡言乱语什么，便只嗯了一声，正要起身，忽见裂缝深处隐隐有物，他心中一奇，便又蹲回地下，找了个石块，便往裂缝深处去抠。

石块一碰地下，猛然间一声怪响，好似有什么东西鸣叫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"里面有东西！"卓凌昭也是大吃一惊，急忙抢身

过来。

便在此时，地面缓缓隆起，似有岩浆要冲将出来，卓凌昭与伍定远面面相觑，都是满心震骇。忽然间，轰地一声大响，地面猛地裂开，一只庞然巨物冲了出来，伍定远吓得手脚发软，不知如何闪避，眼看那东西便要咬掉脑袋，卓凌昭眼明手快，登将伍定远拉到一旁，那物咬了个空，咻地一声，又钻入地下。

风声咻咻，地面裂开一个大缝，伍定远与卓凌昭虽是生死对头，当此怪异巨变，两人还是忍不住互望一眼，面色俱成铁青。

方才虽只一瞬间，两人却已清楚见到那东西形状诡异，约莫十尺来长，满身金鳞，宛若一只大蟒。伍定远颤声道："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"

卓凌昭深深吸了口气，摇头道："我不知道……看那模样，好像是……好像是……"

两人不约而同，心中同时闪过一个念头："龙！"

正不知高低，忽然一声巨响，脚下竟然震荡起来，远处昆仑弟子大声惊叫："他妈的，又地震了！"伍定远大吃一惊，急忙蹲了下来，就怕给震波掀翻。

轰隆隆、轰隆隆，巨响不断，大地宛如活了起来，上下摇摆震荡中，夹杂着人群马匹的惊叫声，饶那卓凌昭自号剑神，当此天地之变，也是面色惨澹，全无血色。伍定远更是口唇颤抖，说不出半句话来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大地渐渐平静，伍定远蹲在地下，颤声道："过去了么？"卓凌昭吞了口唾沫，正要回答，忽听众弟子叫道："湖不见了！湖不见了！"

二人听了这话，登感讶异，连忙抬头眺望，这一看之下，也不禁大吃一惊。

只见原先那小指宽的细缝已然裂开，变成十尺宽的巨缝，望之深不见底，一路沿绵入湖。那湖水倾泻，正不住朝巨缝流入，好似老天爷在湖底砍了一斧，要让湖水干涸一般。

卓凌昭与伍定远都是面色苍白，呆呆的看着眼前怪异至极的景象。

过不多时，湖水全数干涸，现出一处十尺来宽的裂缝，湖底泥泞水藻尽现，不少鱼只仍在地下跳跃窜动，望去着实诡异。

远处传来钱凌异的声音，大声笑道："他奶奶的，老天爷给咱们开路，真是痛快哪！"

伍定远与卓凌昭互望一眼，两人都不觉钱凌异所言夸张，若非上天有意指引，怎会有这等怪事生出？

眼看道路自行现出，卓凌昭不敢拖延，忙命弟子驾车前行。艳婷、李铁衫等人见了这天地怪象，都感惊骇无比，灵音则率领众僧低头念佛，似在祝祷什么。

一连几日，昆仑山众人不停地赶往西行。越向西去，那裂缝越变越大，时而凿穿山腹，时而干涸河谷，有时虽会隐没不见，但众人依着羊皮上的红线略略查访，便在不远处找到。

路行辛劳，几名昆仑弟子吃苦不过，都给屠凌心、钱凌异等人重重责打，伍定远等人坐在车中，反而无所事事。但众人念及处境堪虞，不知日后处境如何，都是愁眉不展。

只有李铁衫每日笑口常开，茶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闲暇时还找钱凌异斗口相骂，日子过得甚是来劲。众人见他如此达观，无不暗自叹服。

路上艳婷想起师妹没人照料，不免担忧难过，伍定远看在眼里，只不住口地安慰，车中众人见他二人亲昵，夜间便让艳婷睡在伍定远身旁，也好让她有些温暖照护。

又过两天路程，这日忽起风雪，阵阵暴风吹来，车篷好似要给掀破了，拉车的驴子更是悲鸣不已，难以前行。伍定远等人正躲在车中取暖，却听一名弟子喝道："快快下来了！"

艳婷本已熟睡，听了众人的喊话，揉着惺忪睡眼，问伍定远道："怎么了？他们又找不到裂缝了么？"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他本想让艳婷再睡一会儿，待见李铁衫等人都已下车，只得拉着艳婷的小手，一同走下车来。

两人一出车外，大雪便即扑面而至，他见艳婷飕飕发抖，连忙解下外袍，披在她肩上。

艳婷却似浑然不觉，手指天边，颤声道："伍大爷，你看那儿！"

伍定远极目望去，狂风暴雪中，眼前竟是一片雄奇险恶的奇景，只见一处十来里宽的大峡谷，往南北两面绵延而去，直是无止无尽。

伍定远见了这壮阔至极的景象，也是骇异不已，他探头望去，却见峡谷中红艳一片，竟是翻滚不息的岩浆。硫磺扑鼻，热气逼人，端是吓人。阵阵暴雪不住吹来，大雪甫一落到峡谷之中，立时被岩浆的热气蒸发，化为一大片水气，有若浓雾一般，笼罩在众人眼前。灵音等人从未见过这等异象，也是惊诧不已。

艳婷颇为惊叹，低声道："这是什么地方？怎能有如此宏伟的峡谷？"

一旁屠凌心听了，只冷笑一声，说道："什么峡谷，这就是咱们一路跟来的那条小裂缝哪！"

众人听得此言，都是大为吃惊，那裂缝窄不过指，过去只要稍不留意，便会消失无踪，哪知一路越走越开，竟成这宽逾数里的大峡谷。

卓凌昭望向峡谷，赞叹道："照这羊皮指引，这神机洞就在峡谷对岸了，嘿嘿，'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'，这秦霸先当真非同小可，竟然算得出这等天地变动，不愧是一代奇人。"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寻思道："谁是什么秦霸先了？他跟此地有什么关系？"

正想间，金凌霜走了上来，道："掌门，这峡谷地势如此险峻，咱们要怎么过到对岸？"

卓凌昭冷笑一声，道："干大事岂能惜身。今日无论是飞是爬，咱们都得冒险一试。"

众人听他如此一说，不禁为之变色。此地岩浆窜动，热气逼人，却要如何过去？

金凌霜听出掌门的焦躁，忙道："这峡谷约莫二里远近，凭轻功是过不去的，我看咱们不要行险，还是绕路走吧。"

卓凌昭道："我们若要绕路，这峡谷长约二百余里，一来一往，只怕拖延太久，又要误了时机。"

金凌霜道："那可怎么办？莫非真要飞渡过去么？"

卓凌昭沉吟半晌，正自思量办法，忽听浓雾中传来一个阴沉的声音，道："卓掌门，你终于来了。"

众人见此处竟然隐得有人，无不大惊，纷纷喝问道："什么人？"

伍定远急忙将艳婷拉到身后，举掌护住了她。却见卓凌昭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安统领，你好啊！"他耳音灵敏，已然将来人的声音认出来了。

那阴沉声音嘿地一声，显然也甚吃惊，当下冷笑道："卓掌门好耳力！"峡谷旁转出一个人来，那人身形肥胖，正是锦衣卫统领安道京。

众人惊疑不定，不知安道京怎会在此出现，却听他道："卓掌门，你那日从神鬼亭中夺走羊皮，怎地不来西凉与我们会合，却独个人来到天山？难不成别有所图么？"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任凭是谁知道了羊皮的秘密，谁还会把朝廷放在眼里，你说是么？"

伍定远听得两人的对话，心下登时一凛。这卓凌昭不与江充会合，一路自行摸索到天山来，定是有意吞没羊皮的秘密，不过这江充奸诈无比，自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居然派人来到此处相候，看来定有好戏可看。

安道京摇头道："卓掌门，江大人一向视你如知己，你可想清楚了。"

卓凌昭仰天大笑，却不答话。

屠凌心走了上来，见安道京兀自挡在众人面前，登即冷冷地道："安统领，京城里苦头还没吃够么？快滚开了吧！"

安道京听他口出不逊之言，脸色顿时一变。这屠凌心曾寻过锦衣卫的晦气，一举打下他们十八名教头，若不是郝震湘恰好在场，只怕锦衣卫要一败涂地，此时安道京人孤势单，那郝震湘更被他自己下手害了，如何能与这许多高手放对？只是他奉命来此，岂能退让，当下硬着头皮，勉强站立。

屠凌心冷笑道："还不滚，真的要找死么？"

正要动手，卓凌昭却已伸手拦住，微笑道："安统领，江大人呢？他也到了吧？"他知道安道京胆小怕事，等闲不会犯险，此刻孤身来此，后头必有大援。

安道京见他料事如神，心下一惊，道："卓掌门所料不错，江大人正在附近。"

伍定远听得此言，也是不禁一惊，暗道："怎么江充也来了！"想起此人的种种事端，一时间又惊又怕。

卓凌昭心道："这江充果然了得，少了羊皮指引，居然还是比我先到了一步。"他心中讶异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只微微一笑，道："既然江大人也在附近，咱们不能不见上一面，这就请安统领带路吧。"

安道京见卓凌昭满不在乎，心道："你这厮私吞羊皮，一会儿到了江大人面前，看你还有何话说？"他咳了一声，道："诸位高贤若要面见江大人，便请随我过来。"转身便朝峡谷走去。

金凌霜走到卓凌昭身边，低声道："掌门人，你真要与江大人破脸么？"

卓凌昭道："你莫要担心，我自有分寸。"

金凌霜虽然暗暗担忧，但掌门面前，实在没有自己说话的余地，只得退到一旁，默默跟着卓凌昭前去。

众人暗怀鬼胎，各有忌惮，脚下却一齐向峡谷靠近。

安道京行到峡谷旁，忽然凌空跳下，众人惊呼一声，眼看他便要摔入峡谷深处，惊呼声中，却见他仍好端端地站着，众人连忙细看，却见那峡谷中搭着一座木板，约有一人肩宽，颇见窄小。

安道京站在上头，转头道："请各位过来吧，我们要到对岸去。"

硫磺热气中，众人见这木板又窄又长，衔接两岸，极目望去，竟然长达十里许，足见工程浩大之极。

卓凌昭笑道："多谢你们搭了座桥出来，倒省了我不少气力。"他哈哈一笑，便也跃了下去。

屠凌心转头过去，对灵音等人喝道："你们跟着来！"金凌霜架着灵音，钱凌异架着李铁衫，一人跟着一人，鱼贯而下。

伍定远下得木桥，回头道："艳婷姑娘，你小心脚下。"

艳婷道："不打紧。"她腰枝轻颤，身影一闪，已如飞燕般地落在木板上，那木板却只轻轻一晃，丝毫不见颠抖。

艳婷轻身功夫一露，众人都是大声喝彩，钱凌异赞道：“小娘儿，真有你的！”

众人有的卖弄功夫，飞身而下，有的自知轻功普通，便老老实实地攀下。

众人走在桥上，一连走了半个时辰，却还到不了对岸，足见此桥宏伟至极，若非发动军士前来建造，一时却要如何造就？看来天下之大，也只江充有能耐架得起这座桥来。

伍定远心下暗暗惊叹，想道：“看这桥的工程如此浩大，想来一人的武功练得再高，也比不上朝廷里权势薰天的大臣。”

众人面带敬畏，都是暗暗纳罕。只有卓凌昭漫不在乎，脸色一如平常。

走了片刻，只见前头一名军官站在木板上，却在等候众人到来。那人见了安道京，不顾木桥窄小，便自拜了下去，道：“卑职玉门关总兵高颜，见过安大人。”

安道京回过头去，向卓凌昭等人道：“这位是玉门关高颜高总兵，为了搭建这座木桥，高总兵特从玉门关调来五万将士，咱们可要谢谢他的辛劳。”

卓凌昭嗯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安道京向高颜使了个眼色，问道：“江大人呢？”

高颜低声道：“江大人等得有些不耐烦，便要我过来看看。”

安道京贴在他耳孔上，小声道：“你快快回去禀告一声，就说昆仑掌门到了，请江大人多加防备。”

高颜哦地一声，他见卓凌昭一脸高傲神气，不知此人是何方神圣，料来不是易与之辈，慌不迭地赶回去通报。

卓凌昭见高颜面带惊恐，当即笑道：“高总兵小心脚下，可别摔了下去。”

安道京见他有恃无恐，心道：“你这乡野村夫恁也狂妄了。这会儿任你嚣张，一会儿你见了江大人的手段，看你还敢造次么？”当下低头不语，快步而过。

伍定远不知眼前那位高总兵的来历，更不知此人曾有追杀薛奴儿，得罪秦仲海等情，只随众人行向前去。他担心艳婷，不时回头往

后看去，就怕她脚下失足。不过这艳婷轻身功夫着实了得，一路稳稳走来，全不当一回事。

正走间，一名昆仑弟子低头往下探看，说道："他奶奶的，这峡谷真是怪异莫名，不知是怎地生出来的？"说着往下吐了一口浓痰，神态甚是轻蔑。

峡谷下岩浆翻腾，燥热无比，那痰尚未落下，已被蒸发，那人正自惊讶，忽然岩浆中窜起一个火头，足有百来丈高，有若一只大火龙，直朝那人卷来，那人吃了一惊，叫道："啊呀！"话声未毕，转瞬间火舌一卷，竟将他吸落下去，几名高手想要去救，却都晚了一步。

那人惨嚎一声，惊叫道："救命啊！救命啊！"他全身着火，手脚不住乱挥乱舞，已然坠下深谷，身子摔在岩浆之上，双腿立时溶解，只是一时不得便死，仍是张口大叫，凄厉的呼声远远传来，直是惊心动魄。

众人见他这幅惨状，忍不住脸上变色。安道京回头道："这神机洞不是普通地方，请诸位心存敬意，万万不可行止不恭，否则若有什么意外生出，别怪我未曾提醒。"

卓凌昭嘿嘿一笑，说道："安大人对此地很是详熟嘛，是听江大人说的么？"

安道京淡淡地道："卓掌门若想知道其中奥秘，等会自去问江大人便了。"

伍定远听了他们的对答，不由得心下起疑，不知这"天山神机洞"究竟有何秘密，居然神秘至此。他满头雾水，又怕被峡谷中忽然窜起的火苗吞噬，一路心惊胆跳，拉着艳婷快步而过。

众人踏上实地，便随安道京往前行去，只见眼前浓雾阵阵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众人深怕脚下失足，走得都是既缓且慢。过不多时，众人只见眼前现出了偌大一面红色石壁，将前方去路堵死了，那石壁色作朱红，不似天然生成的模样，不知这荒山野领之中，如何现出这等奇怪物事。

钱凌异笑道："这石壁的颜色很是奇怪，好似我家的大门一般。"却见众人脸露诧异之色，抬头向上，眼光发直，钱凌异心下奇

怪，不禁笑道：“不过是面石壁，却有什么好看的？”当即抬起头来，随着众人的目光望去。

谁知一望之下，连他也是惊诧无声。眼前那红墙哪里是什么墙了，真是一扇偌大的门，横达三十丈，高约百余丈，正中两个门环离地极高，约莫有五十人高矮，只是颇为古旧斑驳，当有千年以上历史。门上另绘着两幅神像，二神人面蛇身，左首男神，右首女神，蛇尾交缠，各有百丈高，面目颇为阴森，好似正俯视着众人，观看人间隐密，望之令人生畏。

钱凌异见那这门如此巨大，却不知是给谁用的，莫非里头住着巨人不成？当即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鬼地方？”

静寂无声中，却听一人道：“此处名唤南天门，相传只要进得此处，便会参透天机，获取震动天地的大秘密。”

众人一惊，急忙转头，却见浓雾中坐着一人，那人神态闲适，正坐在一张太师椅上，安道京双膝跪下，拜道：“属下安道京，参见江大人。”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心道：“原来……原来这人便是江充！”他急忙去看，只见那人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身穿貂裘，唇上留着短髭，富贵中更透出一股肃杀的气色，看来是个顶要紧的人物。

江充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卓掌门，京师匆匆一别，想不到又见上面啦。”

卓凌昭也是一笑，淡淡地道：“多日未见，大人气色依旧。”

两人隔着浓雾喊话，却不急于靠近，显然彼此心中都有忌惮。

却听一人道：“卓掌门，你这许多门人弟子见了江大人，如何不知道跪下？你平日是怎么教的？”

众人转头去看，那人却是个道士，身形极高极瘦，有若一根竹竿，正从峡谷旁飘来，武功大是不凡，想来若非一派之掌，便是帮会首领。

卓凌昭见了那人的面貌，只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原来是九幽道长，可有什么指教么？”

那人正是九幽道人，乃是江充搜罗而来的一名高手，他见卓凌昭识得自己，心中甚是得意，当即冷笑道：“江大人乃是当今太师，一人

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们这些百姓见了他，如何不跪？”

卓凌昭头也不抬，淡淡地道：“我派门人见了神佛也不下跪，如何跪得凡人？”

九幽道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卓凌昭，你在皇上面前也是这般说话么？”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何不可？”

九幽道人狂怒不已，尚未说话，江充身边一名武士清啸一声，拔刀出来，冷冷地道：“卓凌昭，你说话太也狂了，今日让你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”

众人转头过去，只见说话那人气宇非凡，太阳穴高高鼓起，手上大刀沉重异常，想来必是江湖上的第一流高手。金凌霜等人见了这人的异常形貌，都知此人必是江充身边的十八名云都尉之一，这云都尉平日里专责保护江充，形影不离，乃是大内里千中选一的绝顶高手。

卓凌昭双目半睁半闭，对那高手毫不理会，浓雾中江充也是笑吟吟地，翘着二郎腿，抱膝看着眼前的好戏。

伍定远冷眼旁观，心道：“看江充这个模样，当是要给卓凌昭一个下马威，且看卓凌昭怎么应付了。”

场中众人屏气凝神，都要看两大高手对决，当下纷纷让开，空出了偌大地方。

那高手冷冷地道：“卓凌昭，接招吧！”长啸一声，快刀连连使出，招式大开大阖，虎虎生风，正是“神刀门”的嫡系刀法。

众人见他刀法如此，心下无不暗赞，都想：“江充搜罗天下好手，果然身边卧虎藏龙，大有能人异士。”

卓凌昭毫不惊惶，他只微微一笑，伸出两指一夹，刀光飞舞中，已然轻轻巧巧地捏住刀锋，众人见他眼力神准，出手奇快，无不大为哗然。那高手自也大吃一惊，虽知卓凌昭武功厉害，岂料竟然一招不到，便已拿住他的兵刃？

那人刀身被敌人拿住，脸面无光，当下死命抓住刀柄，用力回夺。

卓凌昭见他拼死夺刀，便只微微一笑，两指捏住刀锋，手腕轻轻扭动，霎时一个翻转，将那好手连人带刀的转过一圈，摔在地下。

灵音心下一惊，暗道：“好厉害的工夫。”原想以“神刀门”的刀法，定可与卓凌昭相抗百来合，至不济也能撑上一柱香时分，孰知片刻之间，胜负已分，看来这卓凌昭的武功深不可测，远在想像之上。

卓凌昭举脚过去，将那好手踩在脚下，沉声道：“江大人，卓某自称剑神，行事作风如何，大人自当知晓。今日你们若想以官压民，欺辱本座，那是大错特错了。”

他举脚一挑，那好手的身子猛往江充飞去，势道猛烈无比，安道京急忙跳了出来，伸手接过那人身子，便在此时，一股大力朝他身上撞来，安道京急忙运气抵受，但这内力好不霸道，只震得他胸口隐隐作痛，良久不能宁定。只是主子江充便在眼前，却要他如何示弱？当下咬牙忍住，一张脸只痛得发白做青。

屠凌心哈哈大笑，大踏步走了出来，朗声道：“我们要进南天门了，闲杂人等一率让开吧！否则休怪手下不留情了！”

九幽道人见他旁若无人，神色嚣张，当即哼了一声，沉声道：“你们这群家伙要在昆仑山里称王，没人会来管你，但放着江大人在你眼前，还想放肆么？”

伸手一招，背后立时窜出十余人，都是平日保护江充的云都尉。只见众人手持奇门兵刃，有的太阳穴高高鼓起，有的全身肌肉暴起，料来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好手。

九幽道人冷笑道：“昆仑山的朋友们，我好心劝你们一句，千万别冲撞了江大人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安道京接口道：“正是如此。卓掌门，咱们除了这几十余名好手外，山下还驻扎着高颜总兵的万余部将，要是动起手来，我们决不会吃亏的。”

金凌霜眼望卓凌昭，见他极缓极缓地点了点头，金凌霜登即意会，他走上两步，低着嗓门道：“弟子们！拔剑！”

只听刷刷之声连响，这厢昆仑好手也已执剑在手，两方已是剑拔弩张之势。

第六卷 一代真龙 第三章 南天门

此刻情势紧张危急，稍一不慎，便是一场好杀，双方人马相互凝视，只等主帅各自令下，便要动手。

伍定远心道："看这两帮人的模样，这洞里的秘密定然非同小可。只不知里头到底有什么物事，值得他们双方破脸。"

正危急间，却见一人缓缓起身，走上前来，这人唇上留着短须，神态潇洒，正是江充。

卓凌昭沉声道："江大人，你真要拦阻本座么？"

江充哈哈一笑，走到卓凌昭面前，伸手搭上他的肩头，亲亲热热地道："卓掌门啊，咱们是什么交情，你又不是不知，我这几个手下言语间不得体，你就不要和他们计较了，何必生这么大气呢？"说着挥了挥手，示意众人退下。

此刻两方人马剑拔弩张，凶险万状，这江充却毫不在乎，居然这般与卓凌昭亲热作态，众人都是一惊。

伍定远心道："这江充下盘虚浮，看来全无武功，这剑神比老虎狮子更加可怕，他怎能如此大胆！"转头朝灵音望去，只见他脸上也满是诧异之色。

九幽道人急道："大人，咱们和他们一拼，未必便输，何必放这些人过去？"

江充摇摇头，要他别再多言，迳自向卓凌昭一笑，道："卓掌门要进南天门寻幽访胜，我该替你高兴才是，怎好扰了掌门的兴致。"说着往旁一让，脸上挂着笑容，道："卓掌门请便吧！"

卓凌昭心念微转，料来江充也是怕了自己，他哈哈一笑，拱手道："江大人果然英明，本座先谢过了。"说话却也客气许多。

江充让在一旁，笑道："好说，好说。"

卓凌昭使了个眼色，两名昆仑弟子当即快步抢上，便往巨门推去。

便在此时，江充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，卓凌昭一愣，心道："看他模样，这门定有机关！"便要喝住两名弟子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两名弟子已往巨门推落，他二人手掌甫触门板，霎时一阵雷击般的巨响，那二人连惨叫声也不及发出，便已倒在地下。

两名弟子甫一摔倒，众人鼻中便闻到一股焦臭味，只见那两名弟子的身子已然蜷起，如黑炭般地烂死在地。昆仑门人心下一惊，不知那门有何古怪，都往后退了一步。

卓凌昭哼了一声，这才明白江充何以这般大方，他走上两步，冷笑道："江大人果然是老狐狸，等闲不露出风声，却让我派门人白白死在此处。"

江充笑道："我景泰十年过来此地，整整死了八百名兵卒，这才撞开这鬼门，只是知道卓掌门性子一向高傲得紧，劝了也是白劝，只好饶上贵派的两条性命了。"

众人听说这门如此可怖，都是吓了一跳，一时连连退后，就怕里头冲出什么怪物，自己不免小命不保。

卓凌昭眼望巨门，虽不知上头有何机关，但总不能因此大打退堂鼓，当下道："三师弟、四师弟，你二人上去试试。"

钱凌异一惊，嚅嗫地道："这…这门很有些古怪……"那屠凌心却是悍勇之徒，他举起地下大石，用力朝巨门扔了过去，只听轰地一声巨响，巨石登时震成碎片，四下纷飞，那门却是分毫未损。

江充道："南天门是天人交界之地，若无大智慧、大造化，只一昧想凭蛮力硬闯，那是进不去的。"

卓凌昭抬头望着巨门，情知单凭自己一人之力，决计无法进得此处，当即道："江大人究竟想要怎地，还请吩咐吧。"他眼望江充，又道："只要大家打的商量公平，不是你一人独吞好处，一切都好谈。"

江充笑道："什么好处不好处的，这话不太见外了么？掌门与我这么深厚的交情，想进这南天门，我自然乐意相助。你便要带走里头的金银珠宝、武功秘笈，全都悉听尊便。"

伍定远听了这话，立时想到李铁衫之言，看来这"神机洞"真是武学殿堂，绝非妄言。转头望向李铁衫，只见他神情专注，自也在留意江充与卓凌昭的对话。

卓凌昭冷冷一笑，他与江充相识多年，情知此人精明厉害，向来不做亏本生意，当下沉吟片刻，道："好！等取出其中的秘密，咱们一人一半，谁也不多取分毫，你说怎么样？"

江充面带惊异之色，讶异道：“一人一半？”旋即一笑，道：“看来卓掌门对里头的物事所知有限。也罢！咱们进去再说吧！”

伍定远见江充不费一兵一卒，须臾间便逼得狂妄无比的卓凌昭让步妥协，心下也是暗自佩服，看来此人真不愧是一代奸臣，绝非常人能比。一旁灵音、李铁衫等人见江充轻易化解一场大厮杀，比之卓凌昭而言，可说更有见识，心下不禁暗自点头。

卓凌昭眼望朱红大门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要如何进去，还请大人示下吧。”

江充伸手出来，笑道：“若要进得此门，还请掌门相借羊皮一用。”

这几日卓凌昭都把羊皮带在身上，视作性命一般，听得江充出言索讨，如何愿给？一听此言，登见犹豫之情。

江充见他犹疑，便自一笑，道：“卓掌门，凭你的绝世武功，我还能吞没了你的么？”

这几句话甚是厉害，一出口便使卓凌昭毫无下台余地，卓凌昭嘿地一笑，跟着伸手入怀，取出羊皮，交在江充手里。

那羊皮甫一到手，只见江充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脸上忽地现出兴奋至极的神色，但这神情只一闪而过，随即宁定如常。伍定远见他神色如此，不禁暗暗心惊，料来这羊皮便不是他卖国的物证，也与他有莫大关系。

只听江充笑道：“当年我拿到这张羊皮时，还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子，想不到光阴飞逝，现下却已是个中年人了。嘿嘿，整整三十年岁月过去，羊皮啊羊皮，咱们真是久违了。”

卓凌昭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江大人莫顾着笑，咱们要如何进去南天门，还请示下吧！”

江充笑了笑，跟着手指门环，道：“若要进得此间，需得上到那处门环。”众人抬头望上，只见那门环离地约有五十余丈，实非人力所能及，一时都是骇然出声。

钱凌异低声道：“爬到那门环干什么？难道要去敲门么？”

屠凌心大笑道：“没错。打个两下门，喊声爷爷回家了，便有巨人过来开门啦！哈哈！哈哈！”昆仑众人顿时哄堂大笑。

江充见众人不信，当即笑道：“你们别要怀疑，我所言句句都是实情。”

屠凌心还想出口讥讽，卓凌昭向他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屠凌心干笑两声，丑脸一皱，便把话缩了回去。

江充在门前踱了几步，指着门上的两幅神像，道：“你们之中高手众多，可曾有人知道，这门上画的是什么人？”

众人抬头望去，只见两幅神像都是人面蛇尾，面貌阴森，再加古旧斑驳，实在难以辨认，都是摇了摇头。

忽听一人道：“这女神是太古炼石补天的女娲，左首的男神则是位列三皇的伏羲，这两位人首蛇身，都是宇宙初开时的神明。”

众人听这说话声音苍老，连忙转头去看，只见他光头僧衣，正是“慈悲金刚”灵音。看来他平日多研典籍，对这等神佛之事甚为明了。

江充啧啧赞道：“好见识，不知这位大师法号上下？却在何处宝刹出家？”

灵音合十见礼，道：“老衲少林灵音，见过江大人。”

江充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少林寺的大师啊！难怪这么高明的见识。”他上下打量其余俘虏，笑道：“这几位朋友，敢情都是大师的弟子门生了？”

灵音不愿无端得罪这位权臣，便向弟子道：“大家都过来吧。”几名弟子走上前来，躬身道：“参见江大人。”

江充回了半礼，脸上挂着一幅笑容，看来少林寺身居武林名门之首，江充虽然嚣张，却也不敢失了敬意。一旁卓凌昭只是冷眼旁观，不加干涉。

江充又往其余众人看了一眼，待见了艳婷的绝艳容貌，心下暗赞，笑道：“这位姑娘好标致啊，可是哪位大师的女弟子啊？”

灵音干咳一声，道：“江大人说笑了，我寺只有和尚，焉来女弟子之有？”

江充哈哈一笑，正要说笑，忽听一个声音冷笑道：“江充，你还记得我么？”这人白须怒张，说话声音粗豪，正是李铁衫。

江充转过头去，只见一名白发老者对着自己冷笑，细目看去，却认不出他来，当下笑道：“恕我眼生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”

李铁衫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不认得我了么？‘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’，奸臣，你想起来了么？”

灵音听了这话，脸色大变，急忙扯住李铁衫的袖子，低声道：“不要惹祸上身。”

李铁衫却傲然望天，满脸的桀傲之气，浑不把这个奸臣放在眼里。

江充猛地醒觉，面色登成铁青，大声道：“好啊，原来你们这群反贼还没死光！来人！给我拿下了！”

安道京等人暴喝一声，纷纷奔向前来，便要对李铁衫动手。灵音急得连连搓手，却不知如何是好。

李铁衫丝毫不怕，冷冷地道：“一群狗官，来得刚好。”双手立了个门户，便要出手御敌，只是他穴道被制，内力全失，想来在锦衣卫众高手围攻之下，决计讨不了好。

伍定远见状不妙，急忙挡在李铁衫身前，将他护在身后，跟着向卓凌昭叫道：“卓掌门你答应过的，只要我听你的话，你便保我们一行人平安，你说话算不算数？”

卓凌昭尚未回话，却听江充冷笑道：“这反贼曾经反叛朝廷，罪该万死，谁敢保他平安？”

伍定远听了恐吓，更是大急，忽见卓凌昭走了上来，淡淡地道：“江大人，这位李庄主是我派擒来此处的，江大人若要动他，须得先问过本座。”

这话全不给江充面子，宛若当众打了他一个耳光，安道京怒道：“这人是朝廷钦犯，你怎敢替他说话？”

屠凌心斜目看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我杀了你锦衣卫不少人，也是朝廷钦犯。你想如何？”

安道京听他说话狂妄至极，一时又惊又怒，却又不能破脸，只是气得气喘吁吁，难以忍耐。

江充见卓凌昭满脸杀气，知道他有意与自己一别苗头，此时有事在身，不便与他计较，便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好吧！谁叫咱们卓掌门的

面子大呢？看在剑神的面上，我先不来计较这些往事了。”

这话给足卓凌昭面子，登让他欣喜异常，当即微微颔首，冷冰冰的脸上竟也露出一丝笑容。

江充见卓凌昭得意，却只笑了笑，不再多言。他转头往伍定远看了几眼，道：“这位兄弟喜欢打抱不平，又是什么人了？”

安道京识得伍定远，连忙走了上来，道：“启禀大人，这人名唤伍定远，便是他把羊皮带到柳昂天手中的。”

江充哦地一声，走到伍定远身边，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伍制使啊！真多亏你了，若不是你辛辛苦苦地把羊皮带来京师，我们哪能来到神机洞啊。说来真该谢谢你才是啊！”霎时大笑起来。

伍定远听他讥嘲，只感心下愤怒，灵音怕他也如李铁衫一般惹事，连忙握住他的手掌，要他稍安勿躁。

江充见伍定远忿忿不平，便自行问向卓凌昭，道：“这人不是在柳昂天底下办事么？怎地也到这儿来了？”

卓凌昭道：“腊月三十那夜，这人恰在神鬼亭畔。当今之世，只他一人看过神鬼亭中的秘密。”

江充听了这话，猛地神色大变，颤声道：“一代真龙！”脚下一晃，竟要摔倒，后头安道京连忙抢上，一把将他扶住。

众人见他神情如此，心下无不大奇，不知他何以失态。

这江充何等身分，自露面以来，说话始终温和潇洒，便与卓凌昭濒临破脸之时，也是从容不迫，哪知听了伍定远的来历，神态竟尔变得如此惊骇。昆仑众人不知他与伍定远之间有何过节，也是暗暗奇怪。

伍定远自也奇怪，不知江充何以这般惧怕自己，正自猜疑间，忽见江充凑过脸来，凝视着自己的脸庞，好似他脸上有什么奇怪之处。伍定远给他看的难受，忍不住往后退开一步。

江充叫道：“别动！”霎时伸出手来，竟尔摸上伍定远的脑门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举脚便踢，转瞬间眼前人影晃动，胸腹要害已被卓凌昭按住，喉头却被安道京以刀逼勒，背心更被九幽道人揪起，不过一眨眼的时分，全身要害便被众高手制住。

艳婷见伍定远命在旦夕，急道：“卓掌门，你们不是有求于他吗，怎么把他架住了？快快放开他！”三大高手不加理会，只等江充令下。

只见江充一双手掌不住地在伍定远脑门上抚摸，脸上神色更是阴晴不定，好似又妒忌，又惊叹，众人不知他意欲为何，心中都感奇怪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江充轻轻舒了一口气，将手缩了回去，叹息道：“天意！天意！”三名高手见他缩手，这才放脱伍定远，各自退开。卓凌昭见江充举止有异，更是暗暗留神。

伍定远心下奇怪，但随即想到当日在少林寺时，那方丈灵智也曾抚摸自己的头顶，还说自己与仙佛有缘，莫非这江充也如灵智一般，精擅相人之术？他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江大人以为我骨骼如何？我可是三奇盖顶，富贵不可一世之人？”他此时命在旦夕，还给一帮奸人绑架至此，这话说来，却是自嘲的意味多，询问的意味少。

江充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位兄弟，我不懂什么面相，不过看你一表人才，是个人物，等离开此地之后，你便跟着我吧。我保你官至大将军，封侯万代，富贵满门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锦衣卫众人听得此言，无不大为艳羡，安道京则留上了心，不知江充何以忽出此言。众人各有所思，一时都望着伍定远与江充二人。

伍定远听了这话，登时想起这人正是杀害燕陵镖局的幕后主使，只听他摇头道：“江大人错爱。我伍定远虽非什么贞烈义士，但要我与你手下这帮人同流合污，那是万万不能。”

伍定远身中剧毒，生死不知，哪还有心思去谈什么加官晋爵，更何况他千里亡命，正是肇因于这批贼人，却要他如何答应？当下一口回拒江充的邀约。一旁李铁衫等人听了，都是大声叫好。只有艳婷满脸担忧，想要出言相劝，却又不知如何劝起，只是暗暗焦急。

江充听他出口拒绝，不禁一叹，道：“可惜啊可惜，兄弟这么好的人才，盼的不过是一个识才惜才的上司，唉……可千万别误入歧途啊。”

他劝说了几句，便走到卓凌昭身边，道：“卓掌门，一会儿咱们取出洞里的秘密后，你把这人交给我，算我欠你一个大人情，可好？”

卓凌昭心下起疑，道：“江大人，这伍定远有何古怪之处？”

江充抹去额上的汗水，干笑道："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是想拿到羊皮的是他，看见秘密的也是他，觉得有些巧而已。"

卓凌昭哼了一声，料知他没有说出实话，寻思道："这江充过去曾说，只要能找出神鬼亭的谒语，再加上羊皮一物，便能找出神机洞的宝物。伍定远的确见过神鬼亭中的东西，但除此之外，也没其他了得之处，怎能让江充这般见重？不对，这中间定有什么隐密。"说着上下打量伍定远，好似要把他的脏腑剖开，好好检查一番。

江充见他沉默不语，便笑道："卓掌门，我江充生平从不欠下人情，你给我个方便，我日后自会重重回报。"

卓凌昭哼了一声，道："这事慢慢再说，咱们还是先进神机洞吧。"

江充笑道："也是，我见猎心喜，难免有些失态了。"

他缓缓走到巨门之下，向上仰望而去，忽地道："伍制使，你为了羊皮千里奔波，几次甘冒生死大险，你可知这羊皮究竟是什么东西？"

伍定远想起此人杀害梁知义、王宁等人的罪行，当下冷冷地道："这羊皮是阁下出卖朝廷的证物，朝廷中谁不知晓。"

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"这羊皮是我出卖朝廷的证物？真是一派胡言，亏你们想得出。"他转头问向卓凌昭，道："阁下为了这羊皮杀害江湖同道，落个难听至极的名声，可知这羊皮究竟是什么物事？"

卓凌昭听他出言调侃，登时哼了一声，道："这羊皮不就是寻找武林秘笈的藏宝图么？本座若不是照着羊皮指示，焉能来到此间？江大人这一问却也多余了。"

江充莞尔一笑，摇头道："你们全都错了，大大的错了。"众人都是一奇，却见他指向巨门，道："这羊皮不是别处取来的，正是这门上的符咒，人称'镇邪天符'便是。"

众人听了这话，只感吃惊骇异，一时议论纷纷，伍定远也是皱起眉头。

江充不去理会众人，他自行举起羊皮，手指门环，道："这门上有个玄机，只要将羊皮贴在两处门环之中的印痕，这门便会开启。如同锁匙一般。"

屠凌心哈哈大笑，大声道："这是什么鬼扯蛋？骗谁哪？"

伍定远更感荒唐，心道：“这人怕别人知道他卖国的丑事，便在这儿胡说八道。”当年这羊皮曾经落入也先可汗手中，而后又给朝廷大臣挖掘出来，可说重要无比，怎能说是锁匙一般？这话荒诞不羁，一时众人连连摇头，脸上都现出怀疑的神情。

江充淡淡地道：“不管你们信不信，这羊皮的作用真是如此。”他抬头看着巨门，道：“我和这神机洞是老相好了，三十年来，前后到这里三次，还能说话骗你们么？”

众人听得此言，登时哗然，这江充好端端的京官不干，为何要来此处吃苦受难，一时更是不信。伍定远却心下一凛，暗自点头，他曾在梁知义府中见过一张纸条，得知江充曾经三访天山，料来此言非虚，他真是来过此地。

江充又道：“过去二十年来，不知多少人想要进到洞里，把里头的秘密带出来，却都无功而返。也先可汗也好，我江某人也好，大家都弄得灰头土脸，锻羽而归。好容易去年羊皮现世，又恰逢戊辰岁终，我想洞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，定会重现人间，这才千辛万苦的赶来此地。这般艰辛故事，你们却当笑话来听，这不是毫无见识么？”

众人没料到神机洞有如此多的渊源典故，一时交头接耳，都在猜测此言真假，钱凌异听得心痒难搔，便问道：“江大人，听你说了这么多，这洞里究竟有什么古怪，可否告诉我们？”

众人听得此言，都是安静下来，卓凌昭一心要求洞内的绝世神功，伍定远有意调查羊皮的来龙去脉，更是专心聆听，深怕漏了一个字。

江充听了钱凌异的问话，忽地嘴角斜起，森然道：“不是我要吓唬大家，这洞里的秘密太过重大，绝非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听得的。你们要拿武功秘笈，自管去取，至于其他东西么……嘿嘿，各位原本清清白白，未曾牵涉其中，那就别过问了吧。否则便是做到柳昂天、刘敬这么大的官，怕也经不起这个麻烦。”

钱凌异听了这话，只是吓得脸色惨白，不敢多说一字，一旁安道京、九幽道人更是飕飕发抖，神色甚是恐惧。

卓凌昭寻思道：“看这江充的神色，这洞里的秘密必定非同小可，绝不只是武学秘笈这么简单。说不得，一会儿非把它搞明白了。”

这剑神一向贡高自慢，心里什么时候有过“怕”这一字？江充越是这般说，越使引他心痒，当下立定心愿，有意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。

江充见众人默不作声，便自行转身，指着门环道：“诸位若信了我江某人的话，现下便推举一人出来，把羊皮放上门环。不知诸位之中，谁的轻功最是高强？可否出来一试？”

江充连问几次，却都无人回答，要知江湖中人最是在意排名高低，若是有人自承轻功第一，不免得罪他人，便算是推举某甲，也会开罪某乙，一时间竟无一人作声。

江充嘿地一声，向卓凌昭道：“卓掌门轻功如何？可否一跃而上？”

卓凌昭眼望门环，自知轻身功夫有限，摇头道：“我派武功不以轻功见长，本座上不去。”

江充道：“我第一回来到此处时，靠的是攻城用的大云梯，这才把羊皮贴上去。现下连卓掌门也没法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眼看众人都无对策，江充伸手召来高颜，道：“高总兵！你即刻去监造一只五十丈的大云梯，明日午时前给我赶出来。”

高颜慌忙下跪，急道：“大人啊！这里荒山野岭的，却要属下如何做得出来？”

江充怒道：“做不出来也要做！你快给我去办妥了！”

高颜慌忙磕头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声道：“属下尽力而为，大人莫要生气。”

卓凌昭见江充一昧吓唬下属，登即微笑道：“江大人别摆官架子，说个有用的法子来听听吧。”

安道京大声道：“卓掌门，你若有办法，那便快快说来听听，不要冷言冷语的。”

屠凌心哼了一声，骂道：“把你这肥猪一把扔上门环，不就得了么？”

安道京怒道：“你说话小心点！谁是肥猪了？”

众人互相叫骂，却都无计可施。那门环确实高耸，绝非轻功可及，现下又没有云梯之类的物事，想来真是难为。

伍定远见众人吵闹不休，心下暗笑：“这帮奸臣贼子杀人放火，费尽千辛万苦，却给这门环堵在这儿，看来老天爷真是有意捉弄他们了。”

他抬头看着南天门，忽觉那两幅神像好似眨了眨眼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全身冷汗涔涔而出，便在此时，右手臂上一股热气冲起，直向脑门而去，霎时灵光一闪，想到那日在铁剑山庄灵音与李铁衫比试内力一事，伍定远脑中晕眩，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跌倒在地。

艳婷急忙扶住，低声道：“伍大爷，你怎么了？”她见伍定远摸着额头，好似身子难过，当下连连叫唤，就怕他身上毒伤又自发作。

过了半晌，伍定远身子一震，好似清醒过来，艳婷见他双目生光，面上神色颇为古怪，不禁担忧，忙道：“伍大爷，你身子又不舒服了么？”

伍定远哈哈一笑，转头望着艳婷，道：“艳婷姑娘，咱们若要入洞，全看你一人了。”

艳婷吓了一跳，惊道：“全看我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伍定远摇了摇手，示意她不必多问。

众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正自相互叫骂，忽听一人道：“诸位不必麻烦，我有办法。”众人听这嗓音低沉，回头看去，说话那人却是伍定远。

场中众人见他眼中神光湛然，都感一惊，纷纷安静下来。

江充见了他这幅自信满满的神态，便问道：“听兄弟适才说话，可是轻身功夫厉害，能够一次翻上那门环？”

伍定远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。我轻功甚差，便翻过一座墙，也有些难处，何况此处高约数十丈，我岂能上得？”

安道京跳了出来，戟指怒骂道：“死小子，你这不是消遣人吗？”

伍定远道：“我是说有法子让旁人攀上，倒不是我自个儿要上去。此处不可不察。”

安道京喝道：“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少卖关子了！”

伍定远不去理他，自向江充道：“江大人，我这法子若行得通，可否请大人应允一件事。”

江充急于进去，当即道：“你只管说，天下虽大，但我江充无能为力之事只怕不多。你便是要天大的官职，我也有办法给你。”

伍定远摇头道：“大人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求官的。”他指着艳婷等人，说道：“在下的法子若是行得通，请大人放我这几个朋友离去。”

江充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是这等事，不过这些人是卓掌门擒来的，我不能作主。”说着往卓凌昭望了一眼。

伍定远望向卓凌昭，道：“卓掌门意下如何？”

卓凌昭会意，答应道：“好，本座一言九鼎，只要伍兄的法子有用，我定会放他们离开。”

伍定远大声道：“卓掌门快人快语！咱们击掌为誓！”

两人走上前去，轻轻拍击手掌，灵音等人多与伍定远熟识，知道他武功平庸，此时见他胸有成竹，心下倒也奇怪，不知他究竟有何法门能攀上门环。

江充见两人约定了，当即轻轻一咳，说道：“这位兄弟，你可以说了么？”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指着艳婷，道：“这位姑娘轻身功夫很是了得，咱们眼下便要着落在她身上。”

江充哦地一声，上下打量艳婷，显是不信。

艳婷急道：“伍大爷，那地方太高，我是不成的！”

伍定远摇头道：“我不是叫你跳上去，当世之中，只怕没人练得这等轻功。”他又指向灵音与李铁衫，说道：“这两位朋友的内力高深，只要加上他们两人相助，艳婷姑娘定可上去。”众人心下一奇，更是不信。

钱凌异冷笑道：“伍制使，饭可以胡吃，话却不能乱讲。你倒说说，他们却要如何上去？”

伍定远眼望江充，说道：“请江大人务必相信在下。”

江充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信得过你。你只顾说，莫管他人如何啰唆。”

伍定远见江充信任自己，当下信心大增，说道：“请各位男子脱下上身。”他率先脱下上衣，露出一身精壮肌肉。

安道京见伍定远举止怪异，忍不住笑道：“这小子失心疯了。”说话间，却见江充凌厉的目光望来，喝道：“你怎么不脱？”安道京给上司一吼，心下惊慌，急忙脱下外衣，交给了伍定远，露出了肥大臃肿的肚子。一旁锦衣卫众人见安道京平日颐指气使，在江充面前却低声下气若此，都是忍不住好笑。

伍定远伸手接过，道：“多谢了。”跟着将两件外衣绑起。众人不知他要如何，都是暗自罕异。

伍定远将两件外衣交在灵音手里，说道：“请大师运气，将内力灌注进去。”

卓凌昭登时醒悟，当场啊地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灵音摇头道：“我身上穴道被制，使不出内劲。”

伍定远道：“卓掌门，你若想进洞，劳烦你解开这几位朋友的穴道。”

钱凌异叫道：“掌门人，别中了这小子的计，他想骗你放开这几个家伙，你可千万别信他啊！”

卓凌昭毫不理会，伸手往灵音与李铁衫两人肩上一拍，热气冲来，立即解开了二人身上被点中的穴道。灵音与李铁衫对望一眼，眼见卓凌昭功力如此深厚，心下都是暗自佩服。

灵音伸腿举臂，略微活动筋骨，让身上血脉畅通，过了片刻，只见他微笑道：“老衲一年来每日里穴道被制，不知内力还剩多少。”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将内力灌入那两件衣衫里，只见那两件衣衫渐渐挺起，有若活物。过了片刻，更有如旗杆般地高高立起。众人见灵音内力如此深厚，都是脸上变色，连卓凌昭也是暗自赞许。

直到此时，众人方知伍定远用意如何，原来他要将各人的衣衫结成一条大绳索，以内力灌注其中，使其直立如杆，到时艳婷便能一举攀上了。众人连忙脱下衣衫，须臾间便结成一条五十来丈的大绳索，迳自铺在地下。灵音走上前去，将内力灌入，但那绳实在太长，饶他内力深厚，也是分毫不动。

李铁衫走到灵音身后，将手搭在他的肩上，他猛提一口真气，将内力源源不绝地传了过去，霎时那绳索忽地一动，慢慢地离地而起，但只举起了十来丈，便自不动。余下的绳索都垂在地下不动。

江充道："安统领，九幽道长，请你二位上去相助。"

两人依言向前，提起内力，搭在李铁衫肩头，将内力传了过去。这两人内力不弱，却远逊于李铁衫与灵音二人，两人合力，那绳索只又上升两丈不到，便已力尽。眼看五十丈绳索中，只有十二丈立起，却还相差甚远。

卓凌昭有心要本门显出锋头，当下道："三师弟、四师弟，请你二人过去。"只见屠凌心与钱凌异二人猛提真气，举掌搭在安道京肩上两侧，这两人功力加上，那绳索慢慢地上升，只见又升起约莫两丈长短，便自不动，看来与安道京、九幽道人联手相若。

卓凌昭道："二师弟，麻烦你上前。"金凌霜依言走去，伸手搭在屠凌心背后，跟着发劲过去，转瞬之间众人只觉身上一冷，一股阴寒至极的内劲从各人体内行去，跟着传到了绳索之上，只见那绳索如同活了一般，猛向上挺起五丈有余，看来金凌霜的内力甚是深厚，竟不在李铁衫之下。

眼见地下还有三十来丈的绳索未起，江充皱起眉头，摇头道："怎么办？咱们好手出尽，举起的绳索却连一半也不到。"却见卓凌昭走到灵音背后，轻轻搭上他的肩头，跟着吐气扬声，喝道："起！"

霎时那绳索如同昂首毒蛇，又如旱地拔葱，陡地向上举起，只见一丈、两丈、三丈，原本垂下的绳索不住向上升去，众人耳中猛听"啪"地一声响，五十丈绳索竟然全数立起，直挺挺的有若旗杆。众人震于卓凌昭的绝世内力，脸上忍不住变色。

伍定远道："请江大人把羊皮赐下，咱们艳婷姑娘要上去了。"旁观众人纷纷点头，眼前诸人中以艳婷身子最轻，就算她轻身功夫平庸至极，也比旁人占了许多好处。

江充拿出羊皮，交在艳婷手里，说道："请姑娘上去，把羊皮放在门环之上，等大门开启时，便可将之取下。"

艳婷点了点头，说道："我理会得。"她眼望伍定远，又道："伍大爷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丢份。"说着身子一颤，腰枝轻摆，登时往绳索

上攀去。

只见她有若一只花蝴蝶，左舞右旋之中，已然飞上数丈，众人见她身轻如燕，体态轻盈，心下都是暗赞："都说九华山轻功高绝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"

不过一柱香时分，艳婷已攀到绳索的顶端，她向两个门环望去，只见那门环高约一丈，约莫有一人长，两环正中却有一个方形印痕，大小恰与羊皮一般。艳婷心下一凛，当即伸手出去，将羊皮轻轻地贴在印痕上。

便在这时，只听轰隆隆的声响传来，那门竟然缓缓向两旁开启。众人见这怪门打开，登时目瞪口呆。

伍定远转头去看众人的神情，只见江充兴奋异常，卓凌昭冷笑连连，他心下暗笑，想道："看江充这鬼样子，好似里头有绝世美女等着他去搂抱，不过那卓凌昭也是馋涎吞落肚，我看这两条疯狗等会儿一定会打起来。"

他正自好笑，忽听一声低响，门内传来一个声音，唤道："你来了……你来了……我们等你好久了……"

那声音低沉可怖，彷佛妖魔鬼怪的嘶喊，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忍不住身上一颤，转看四周众人，却见人人神情专注，却没人听到方才的声响，好似只有他一人听到门里的呼唤。

伍定远张大了嘴，想道："到底这门里有什么东西，怎会这般奇怪？"

他抬头看着门上的神像，心中更增恐惧之感。先前他想到攀上门环的法子，全是因为刹那间的灵光闪动，连他自己也不知为何会有这般灵感，似乎他体内有些奇怪变化，连他自己也难以知觉。

伍定远心下正自罕异，场中众人专注天门开启，却无一人注意到他的神色。

此时八大高手分为两列，各自运力凝住绳索，八人看似齐心尽力，其实各怀鬼胎。

李铁衫一见大门打开，想起自己身上功力已复，便有逃脱之意。寻思道："老夫整整给这群王八蛋关了一年有余，现下穴道解开，说什么也要杀他一两只兔崽子，否则怎么吞下这口恶气？"他心念甫动，立

时对灵音眨了眨眼，灵音会意，两人相处已有年余，默契早已非常，已知李铁衫有意伤人。

灵音生性虽是慈悲，但好容易等到这个脱身良机，心中便想："这卓凌昭卑鄙无耻，虽说会放了我们，但他心意如何，却是难说。求人不如求己，先脱离险境再说。"

他见艳婷飞快地下来，当即凝运功力，便要趁她脚踏实地的那一刹那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刚猛手法往后袭击，此时他与李铁衫的穴道已解，只要两大高手联手一搏，凭他二人深厚至极的武功，定有一场好打。

只见一丈、两丈、三丈，艳婷的身子已然落下大半截绳索，灵音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左掌平举在胸，已是"大悲降魔杵"的起手式。

卓凌昭一向阴险奸滑，他见灵音摆了这架式，已知他与李铁衫另有打算，他微微冷笑，寻思道："看这两人模样，只要那小姑娘一落地，他们定会动手伤人，好来脱身。我不如将计就计，把场面一次制住了。"只见他口唇低念，向众门人吩咐言语，却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安道京也是个既奸又恶的人，他见卓凌昭口中低念，跟着屠凌心等人身子轻轻一动，心下一惊，知道卓凌昭定是使出"传音入密"的功夫，吩咐门人来干见不得人的事。当下寻思道："看这卓凌昭的模样，准是另有阴谋。我可得小心在意了。"当下凝力在足，要在艳婷落地之时，一脚往后踢出，好甩开屠凌心的手掌。

那九幽道人却是个老实头，兀自专心运气，全然不知防备。

此刻灵音、李铁衫站在第一列，背后站着安道京、九幽道人，这两人之后又站着钱凌异、屠凌心二人，最后才是金凌霜、卓凌昭。八人分作两列，一个搭着一个，都在运气凝力，使长绳直立如杆。

眼见艳婷离地约莫十丈，想来不过一眨眼时光，便可踏上实地，她娇声叫道："我要下来了！"她往下又溜了一阵，跟着返身一纵，轻轻巧巧地半空一个转折，有若飞燕凌空，又似黄莺振翅，煞是好看，刹那间便已踩上实地。

灵音与李铁衫两人对望一眼，同时喝道："动手！"往前一扑，便要着地滚开，背后九幽道人一怔，不知他二人何以如此，那安道京却

甚是警觉，他矮下身子，以右足为支点，左脚往后踢出，袭向屠凌心小腿。

却见卓凌昭微微冷笑，忽地吐气扬声，猛然一喝，一股真气汹涌而至，猛向前头传去，却见金凌霜、屠凌心、钱凌异三人脸色一青，额上冷汗落下，三人体内真气狂涌，却是掌门人正将偌大内力传入体内，随即顺着他们搭在前头的手掌，向前狂喷而去。

那九幽道人见前头灵音与李铁衫两人忽然暴起伤人，他心下正自骇异，忽然后心又是一股内力撞来，背后彷佛被铁锤重击，霎时眼前一黑，喉头一甜，鲜血已然喷出，那凌厉至极的内力顺着他的手掌，却又往灵音身上袭去。

灵音此时正要扑出，猛地肩头一股巨力压来，煞那间五脏六腑一痛，他心念如电，已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本想出其不意，一举脱身，谁知竟遭卓凌昭暗算。但他内力深厚，此时虽有外力袭体，体内真力也自发动，护住了体内各处经脉，将来袭内力驱出。

灵音知道此刻凶险无比，若不能反败为胜，只怕所有人都要给卓凌昭制住，他向前扑倒，如同圆球般地在地下一转，双脚便已朝后踢出，忽然眼前人影一晃，却是卓凌昭亲自来攻，灵音还来不及站起，已被印上一掌。

灵音口吐鲜血，身子缓缓软倒，便在此时，只听李铁衫嘿地一声，也自弯腰倒下，显然也给卓凌昭暗算得手。

灵音摔倒在地，却见金凌霜等三名昆仑好手已在盘膝运气，灵音心道：“好一个卓凌昭，为了要擒住我等，竟不惜弄伤自己门人。”他只觉胸口气血翻涌，当即盘膝坐下，运功疗伤。

八人之中，只余二人站立不倒，一人满面惊惶，口中不住叫骂，却是锦衣卫统领安道京，另一人两手环胸，傲然地看着众人，却是昆仑掌门“剑神”卓凌昭。

伍定远见了这等变故，只惊得呆了，他身上穴道虽未被制，但他武功低微，实在帮不上什么忙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江充察言观色，他虽不知武学奥妙，但见卓凌昭双掌一推之后，他身前三名昆仑高手身子缓缓坐倒，跟着九幽道人、灵音、李铁衫等人纷纷摔倒，想来定是被卓凌昭掌力所伤。

江充微微冷笑，心道：“这卓掌门好小的心眼，一心就想独吞这里头的物事，嘿嘿，他可把我江充看得太扁了。”

卓凌昭虽然大占上风，但江充仍是毫不在乎，只双手拢在袖子里，静观此人的动静。

八人中只有安道京最是机敏狡猾，他眼明手快，一见苗头不对，便已闪躲开来，未曾受伤。只听他戟指骂道：“卓凌昭！你这反覆无常的小人，方才咱们不才说好，要一起进去神机洞么？你却怎地出手暗算？”

卓凌昭笑道：“安大人抬举了。若说忘恩负义，反覆无常，只怕我还得向你们多讨教几招。江大人，你说是么？”说着往江充看了一眼，眼神满是杀意。

江充嘿嘿一笑，却不回话。安道京大叫一声，喝道：“大家快快保护江大人！”他暴喝一声，举刀冲向卓凌昭，虽知自己武功弱于卓凌昭，但情势如此，已是不得不战。二十余名好手拔刀出鞘，团团围在江充身边。

眼见安道京出刀来攻，卓凌昭连剑带鞘的往前一点，冷冷地道：“躺下了！”安道京知道他剑法厉害，此时长剑虽不出鞘，但以他深厚的内力使来，一样能断臂杀人，他急忙举刀防守，脚下一点，急急往后退开。

谁知卓凌昭提剑飞出，却往江充身前的十来名好手而去，这些武士见卓凌昭举剑来攻，一时还不知发生了何事，急忙拔刀还招，众人兵刃方才出手，但卓凌昭身手实在太快，剑身挥动，如同狂风暴雨，霎时连剑带鞘地点了过去。

只听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，众武士手腕一痛，手上兵刃纷纷落下，原来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，卓凌昭已然点中这十来名好手腕上的穴道！

这份武功实在惊世骇俗，寻常人若能在刹那间胡乱刺出十来剑，已算是当世第一等的武功，何况要认穴伤人，与武林高手对敌？众人见到卓凌昭剑法如此之高，忍不住脸上变色。

安道京见手下给人一举击败，登时面如死灰，这批云都尉乃是大内中的最精锐，向来镇守直隶，负责守护朝廷要员，这次江充私下出

京，才将他们调离京城，以便随行保驾。谁知遇上了真正的绝世高手，这批属下还是不堪一击。

一旁玉门关总兵高颜眼见大势不妙，便想偷偷摸摸地下山，调动山下部队前来救人，他脚步略动，屠凌心却已站起身来，跟着拦住了他，冷冷地道："你想去哪儿啊？"

高颜干笑一声，道："我……我肚痛，想要拉屎。"

屠凌心冷笑道："肚痛？一剑下去就不痛啦！"高颜吓得屁滚尿流，不敢作声。

霎时全场数十人，上起江充、下至艳婷，无不落入卓凌昭掌握。

卓凌昭冷笑一声，向门下道："把这些人押下去。"

金凌霜是个老江湖了，情知得罪江充非同寻常，只要处置稍微不当，恐怕极是凶险，当下问道："掌门要如何处置他们？"

卓凌昭道："等我找到了天山里的秘密，再行定夺。"

屠凌心走上前去，对江充道："江大人，先委屈你一下了。"

江充嘿嘿冷笑，却是不言不动，神色竟是丝毫不怕。

屠凌心皱起眉头，正要伸手去拉，忽听一人道："卓凌昭啊卓凌昭，你怎地如此不晓事？江大人所求的是富贵平安，卓掌门所求却是绝世武功，实在犯不着相冲。"

众人急忙转头，却见一人光头秃顶，身穿袈裟，却是一名喇嘛，他口宣佛号，站在巨门之旁。众人都是一惊，都不知这和尚是何方神圣，焉能在此忽地出现？

江充哈哈大笑，伸手向那喇嘛一摆，道："我来给各位朋友引荐引荐。这位便是帖木儿汗国大僧正罗摩什，他佛法渊深，武功更是高强，大家多和他亲近亲近。"

昆仑众人见这喇嘛宝光盈面，神采非凡，料来定是江充人马。诸人心下一凛，寻思道："好一个江充，原来还有这手伏兵。难怪无所畏惧。"卓凌昭却只闭目养神，浑不在意。

原来这喇嘛正是罗摩什，他眼看四王子兵败，深怕与皇太子对质，便佯装自杀谢罪，实则趁机诈死，以之骗过可汗。天幸那日薛奴儿要毁坏"尸身"时，煞金念在过去同朝为臣的份上，替他出言阻止，

否则这罗摩什定给薛奴儿砍为烂泥，到时假死不免成了真死，可就真要上西天念经去了。

不过罗摩什在中原名气不响，此间并无人识得他，更无人知晓他怂恿汗国四王子叛变的事迹，都只暗暗猜测他的来历。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原来这位便是大僧正。却不知大师为何来得如此之巧，莫非也是觊觎此间的秘密？"

罗摩什道："卓掌门多虑了。老衲化外之人，岂有此心？我此来只为保护江大人，还请卓掌门高抬贵手，大家和气为贵。"

卓凌昭哈哈一笑，道："和气为贵？做生意的可以和气生财，我是武林中人，却要这和气做什么？"

罗摩什摇头道："卓掌门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卓掌门若要与江大人破脸，那是不给老衲面子了。"

卓凌昭哦地一声，道："大师的面子？那又有多少份量啊？"

这话猖狂无比，便是江湖上的小角色，恐怕也经不起一激，果然罗摩什眼中生出怒火，但这愤怒之色只微微一现，便已隐去。他轻轻一叹，道："阁下既然执意如此，老衲也只有背水一战了。"

卓凌昭自恃神剑无敌，当下一笑，道："凭大师的武功，只怕还不需我亲自动手。"说着向屠凌心使了个眼色，屠凌心哈哈大笑，迳自往前一站，道："在下'剑蛊'屠凌心，谨领大师的高招。"

屠凌心的"剑蛊"阴狠毒辣，那罗摩什虽有"幽冥玄指"护身，怕也讨不了好去。

罗摩什口宣佛号，道："贵派高手神剑盖世，老衲岂敢不敬？"

屠凌心冷笑道："不敢不敬？那便快快滚啊！"

罗摩什笑道："那也不必。不能力敌，便当智取。"他举手一挥，只听洞外一声喊，霎时现出了整整齐齐的两百名武士，只见人人手上拿着火枪，正往昆仑门人身上瞄准，却是帖木儿汗国的火统队。

罗摩什合十道："这两百名火枪手个个神准无比，卓掌门若是一昧相逼，大家只好兵戎相见了。"

昆仑门人心下一凛，这江充果然心机深沉，除了安道京与大批锦衣卫好手外，居然还留下这群硬底子的火枪手，眼前若要硬拼，未必能讨得了好。

江充对罗摩什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还真有办法，居然还能弄出这几百人来，真有你的一套。”

罗摩什道：“我日后投靠江大人，若不带些见面礼来，以后怎好开口吃饭？”两人一齐哈哈大笑，看来是老相识了。

卓凌昭气定神闲，笑道：“大师若想考较我的武功，本座是求之不得。听说西域的火枪厉害，我今日倒要领教一番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都是暗暗骇异，这西域火枪厉害无比，比之暗器飞镖更是快上千百倍，这卓凌昭言语如此狂妄，莫非真自以为是神了？

罗摩什听了这话，也不受激，只淡淡道：“卓掌门武功高强，区区火枪自然奈何不得，却不知您这些徒子徒孙身手如何？可快得过枪子儿去？”

昆仑门下知道罗摩什说的是实情，只怕火枪发射，昆仑山高手至少要死伤半数，众人心下忧惧，忍不住脸上变色。卓凌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
罗摩什道：“老衲来此，要的不是什么绝世武功，更不是玄奥天机，老衲来此，只是想辅佐江大人，令他心想事成而已。卓掌门若是一昧偏狭固执，容不下旁人共享江山，不如大家死在一起吧。”

卓凌昭冷笑一声，并不接口，却也没有反驳。

江充见卓凌昭沉默无言，料来颇有让步之意，便笑道：“卓掌门，我江充是干大事的人，今日小小不快，我也不会与你计较，咱们两家握手言和，共襄盛举，你说可好？”说着走上前去，便往卓凌昭肩上拍落。

忽见卓凌昭身形微动，罗摩什惊道：“大人小心！”霎时之间，江充的手腕已被卓凌昭抓住，眼看卓凌昭只要内力一吐，江充便会心脉断裂，死在当场。

罗摩什喝道：“卓凌昭！你快快放开江大人，否则大家一齐死！”

卓凌昭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先把火枪撤下了。”

罗摩什脸上变色，他若是撤去火枪，便是任凭卓凌昭为所欲为的局面，可若不听命于此人，只怕江充便要大受折磨，一时犹豫不决。

便在这僵持一刻，忽听一人淡淡地道：“快别闹了，大家办正事要紧，好么？”

这声音平淡清和，在这满是肃杀的时刻，听来更如石上清泉，让人清醒不少。众人心中暗自吃惊，往那说话之人看去，却见他唇上蓄着短须，神色一派从容，正是那大奸臣江充！

卓凌昭冷笑道：“江大人，你性命只在我股掌间，还敢这样轻松么？”

江充耸了耸肩，笑道：“卓掌门，别再胡闹了，赶快进洞吧！”

卓凌昭见他毫无惧色，沉声道：“江大人，我卓凌昭生平杀人如麻，你不是不知，难道你不怕一剑给我杀了么？”

江充摇头微笑，说道：“不会，你不会杀我。”

卓凌昭冷冷地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霎时精光暴闪，只见他手中长剑已抵住江充的眼珠，只要再近一分一毫，江充的右眼便要废去。

罗摩什等人给这剑吓出一身冷汗，良久不能宁定。

卓凌昭撤去长剑，冷冷地道：“阁下还是这么笃定么？”

只听江充哈哈大笑，那笑声直若夜枭，远远地传了出去，竟是丝毫不怕，众人见他大胆至此，都是讶异无比。

卓凌昭怒道：“江大人何故发笑？真不怕死么？”

江充摇头笑道：“卓掌门啊卓掌门，我笑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你以为天下人都同你一般么？你便是把武功秘笈摆在我眼前，我还懒得多看一眼呢。”

卓凌昭听他说得轻蔑，当下脸色一沉，森然道：“江大人，那日本座答应你劫夺羊皮，为此我昆仑山杀人如麻，得罪天下武林同道，背负无恶不作的丑名，你以为我图得是什么？真的是你的一纸封诰么？你太也小看我了！”

卓凌昭大怒之下，说起话来语声激昂，不觉运上了内力，虽然无意伤人，却已震得众人耳中嗡嗡作响。

江充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卓掌门图的是武功天下第一，江湖上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”

卓凌昭森然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那却为何耻笑于我？”

江充笑道："掌门何等人物，我江充岂敢起耻笑之意？只是卓掌门啊，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我清楚你来此的用意，那你可晓得我为何来此？"

众人听了这话，都是咦了一声，卓凌昭来此，求的是天山里传说的武功秘笈，但却没人想过江充为何要来此处，伍定远深知此人多番前来此处，定有所图，当下便留上了神。

卓凌昭嘿地一声，道："神机洞中藏着一套惊动天下的武学秘密，你若是不屑取之，谁又知道你要什么了？莫非里面还有什么金银财宝不成？"

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"金银财宝？我富甲一方，雄霸天下，当朝文武无人能挡，你说我还缺金银来使么？你连我的用意都搞不清楚，却如何这般折腾我呢？"

卓凌昭哼地一声，道："阁下名也有了，利也有了，我本就想不出你为何犯险来此。"

江充淡淡地道："我只是放心不下一个人。"

卓凌昭哦地一声，道："什么人叫你放心不下？可是哪家的闺女么？"

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"卓掌门说话有趣的紧！"他指着朱红大门，道："这门里住了一个人，二十年来叫我吃不下、睡不着，我若不把他找了出来，如何能高枕无忧？"

卓凌昭心下一凛，寻思道："我只知道这处所藏有武林秘笈，想不到还有这等悬疑，他此刻命在旦夕，料来此言无虚。"他哼地一声，问道："那人究竟是谁？"

江充笑道："我劝你最好不要知道，否则便有十个脑袋也不够赔。"

先前钱凌异询问他时，也曾得回这几句恫吓之言，只吓得众人全身发抖，但卓凌昭武功高强，当世罕有敌手，此刻听得江充威胁，只冷冷一笑，道："只要不是江大人说来骗人的，本座都想见识见识。"

江充见他漫不经心，便微笑道："昔年怒苍山惊动天下，一样为此覆灭。卓掌门，人家山寨的高手不见得比你弱了，你莫道自己武功冠绝当世，来到此处，多少留点敬意才是。"

李铁衫本在运气疗伤，听得他提起怒苍山，不由得身子一颤，显得甚是关心。

卓凌昭嘿地一声，冷冷道："说了这许多，阁下还是莫测高深，快把话交代明白吧！"

江充叹道："那朝廷反贼留下这四句谜语，叫做'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'。你可曾猜透其中的用意了？"

卓凌昭冷笑道："那不就是神鬼亭里的谜团吗？现下早已被人解开了，江大人想要以此故弄玄虚，岂不笑坏人家的大牙？"

那日他也隐在神鬼亭旁，听过陆孤瞻说过这四句谜语的典故，后来果从神鬼亭中裂出一条龙脉，此刻听江充又提起这四句废话，忍不住出言嘲笑。

江充叹道："这四句话的秘密不在字面上的意思，唉……当年那人费尽苦心，却被你们这群妄人小看了，真是让人感慨啊！"

却见他在地下写了四行字，正是那四句谜语：

戊辰岁终

龙皇动世

天机犹真

神鬼自在

江充压低声音，道："你从右上念到左下，再从左上念到右下。"

这几句话说得直如蚊响，若非卓凌昭内力深厚，也是听之不闻。卓凌昭低声念了几遍，忽地神色大变，跟着脚下踉跄，竟尔退开几步。众人见卓凌昭这等神情，心下也都骇然，想这剑神武功深厚至极，便是耳边忽起几个霹雳，也当是老天爷放屁，绝不至如此失态，不知这洞里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。

卓凌昭颤声道："江大人，你…你是在开玩笑么？"

江充叹道："二十年来我前后来这神机洞三次，甚且一次被蛮夷俘虏，我费尽苦心，却始终没能找出这人。你说我是说笑么？"

卓凌昭点了点头，道："倘若江大人所言是真，卓某人自当向你谢罪。"众人听他口气，已信了江充所言。

伍定远心中一震，寻思道：“看卓凌昭吓成那样，里头那人定是大有来头的人物。”想起这人关乎“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”这四句话的奥秘，又与羊皮的来历大有干系，定是非同小可的人物。他心念急转，一来想不出有什么人物具此份量，二来也不知道有谁会躲在这奇怪至极的地方，忍不住暗自心焦。

只听江充笑道：“卓掌门想要绝世武功，进了这大门之后，你只管去取，我绝不会多说一句半句。你我二人各取所需，不必兵戎相见。卓掌门，我这可是真心话哦！”

卓凌昭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既然江大人如此大方，连这等秘密也让我与闻，卓某自无异言了。”当下伸手出去，与江充击掌为誓。

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卓掌门好聪明啊！你当你的天下第一，我享我的平安富贵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日后我还封你一个大官做做，想来岂不是两全其美么？”

卓凌昭笑道：“愿江大人心想事成，你我各得其所。”两人一齐仰天大笑。

伍定远与灵音对望一眼，眼见卓凌昭与此人狼狈为奸，虽不知他们图的是什么阴谋，但想来绝非好事，忍不住同声叹息。

却听江充笑道：“好啦！咱们既然再次握手言和，便不要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，这就进去吧。”他走到伍定远面前，说道：“伍制使，既然你看过神鬼亭的秘密，进了这门之后，一切全看你的了。”

伍定远看了身旁的艳婷，道：“请大人遵守诺言，放我的朋友离去。不然在下宁死不从。”

江充双手一摆，往卓凌昭指去，意思甚是明白，若无卓凌昭同意，他自也无权放人。

伍定远轻咳一声，问道：“卓掌门，方才我们击掌为誓，不知你现今意下如何？”

卓凌昭沉吟良久，似在考量什么，伍定远见他不爽利，大声道：“卓掌门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！你可别食言！”

卓凌昭咳了一声，伸手朝艳婷一指，道：“这几个老老小小都可以走，不过这个姑娘却要留下。”

伍定远胀红了脸，怒道：“你……你方才与我击掌为誓，说要放了我的朋友，你贵为一派掌门，怎能出口骗人？”他没料到卓凌昭以一派掌门之尊，竟会公然撒谎，一时怒不可遏，恨不得冲上前去，重重打卓凌昭两个耳光出气。

原来这些时日卓凌昭冷眼旁观，早知伍定远对艳婷颇有情意，只要掌握这女子，伍定远必会乖乖听命于他。一来是为个情字，对伍定远来说，这女子既是心上人，自比灵音等人重要；二来却是为个力字，这艳婷武艺低微，远比灵音、李铁衫等高手来得易于掌控，当下便属意此女为人质。

伍定远兀自破口大骂，却听钱凌异道：“死小子，咱们先前击掌为誓，只说要放了你的朋友，没说要把你的姘头一起放了。你可想清楚了！”说着淫笑连连，神态卑劣。这人先前给掌门内力震住，经过片刻疗养，已将气息宁定，便又来说话讥嘲。

伍定远大怒欲狂，他手指钱凌异，对卓凌昭大声道：“这人说的话你听见了？你也和他一般无耻？”

卓凌昭淡淡地道：“等事成之后，我自会放此女离去，请伍兄放心吧。”

伍定远大声道：“你食言而肥，欺骗于我，还要我再信你一次么？卓凌昭，你羞也不羞！”

江充站在一旁，他略一沉吟，已然明白卓凌昭的顾虑，他怕伍定远进去后乱指一通，害得大家一起送命，这才以艳婷为胁。他走了上来，缓颊道：“卓掌门，不是我要教训你，咱们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现下你要伍制使领路，便该相信于他，大可不必再找人质。”

卓凌昭个性高傲至极，江充这话虽在劝谏，对他却如出言侮辱一般，他脸上寒气一闪，伸手拉过艳婷，说道：“咱们进去了，不必再多说什么！”率先走入巨门之中。

艳婷惊惶大叫：“伍大爷！伍大爷！”但卓凌昭抓着她的臂膀，却要她如何挣脱？便给押了进去。

伍定远又气又恨，全身微微发抖，但眼前敌人个个毒辣无比，他又能如何？只有默默忍受了。

江充给卓凌昭一顿排头，只僵在当场，模样颇为尴尬。他明白卓凌昭心胸狭窄，故意让自己下不了台，便摇了摇头，向罗摩什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便并肩走进。安道京忙道："大家一起过来，保护江大人！"当下火枪手、云都尉等好手也都依次走入洞中。

这厢昆仑高手见掌门走入，便也要入洞。钱凌异大声叫道："咱们还等什么？快快走啊！"他就怕武功秘笈给人看个饱，自己却无缘望上一眼，便一溜烟地奔入洞中。

金凌霜斜目望去，只见锦衣卫还有不少好手留在洞外，他这人甚是老谋深算，深怕这些人在外头搞鬼，到时满门高手都在洞中，不免失了照应，便命"剑豹"莫凌山、"剑浪"刘凌川带同几名弟子留在洞外。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便入洞过来知会，以免受人暗算。那刘凌川虽然断了一臂，但左手仍能使剑，要与一般江湖人物放对，还是行有余力。

屠凌心走向伍定远，大声道："伍捕头，该你进去啦！"说着举剑向他挥了挥，神态大是无礼。

伍定远气恼至极，但此刻艳婷已被带入，又能如何？他站在巨门之下，向灵音等人逐一拱手告别，说道："在下这就进去了，倘若不幸身死，还请灵音大师转告杨郎中，就说定远力战不屈，不敢辱命。"说着转身走进巨门。

灵音勉力站起，叫道："伍捕头等一等！"便想追赶，刘凌川喝道："掌门人有令，不准外人进洞，你们快快滚下山吧！莫要逼我们开杀戒了！"那刘凌川虽然断了一臂，但言语间仍是十分嚣张。

李铁衫怒道："你说话客气点！"若非他身上受伤，内力有损，此时定然出手教训这刘凌川，可惜就这么一大声，牵动内伤，已咳嗽起来。

一旁莫凌山是个有侠义心的男子，这一年多来多是仗着他从中斡旋，灵音与李铁衫才得保性命，他走上前去，低声向李铁衫道："各位的性命是伍制使换出来的，还请赶紧离去吧。在此多生争执，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。"

李铁衫等人都知卓凌昭狡猾无耻，若要变卦，于他真如吃饭喝水般简单，不由得长叹一声，眼下只有离山一途，至于伍定远与艳婷的生死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第六卷 一代真龙 第四章 万莫回头

过不多时，伍定远、艳婷、江充手下武士及昆仑门人，都已走进巨门之中。众人极目看去，只见巨门之后竟是偌大的一个山洞，望之幽静黑暗，竟有深不见底之感。进洞人数虽达数百人之多，却无拥挤之感，足见这洞何等宽阔。

钱凌异笑道："这就是神机洞么？武功秘笈在哪儿？快快拿来啊！"说着大摇大摆，四处行走，好似在自家后院闲逛一般。

江充见他神态轻狂，当即叹息一声，道："卓掌门，你是武林人物，也该知道神机洞的厉害，请你约束门下弟子，千万别心存狂念，否则必然死无葬身之地。"

卓凌昭点头，吩咐道："从现下开始，大家三人一路，没我的号令，不准随意言动。"耳听众弟子高声答应，钱凌异心道："又来玩这些鬼把戏了，真个无聊。"但面上不敢稍失恭敬，便也跟着大声喊诺。

江充道："安统领，点上火把。"安道京忙打着火石，往洞内照去，众人极目眺望，山洞岩壁光滑平整，似是人工琢磨而成，一时都感惊奇不已。

江充走到卓凌昭身边，道："从此处开始，请大家专心往前走，千万千万不要回头。"他发声说话，远处便传来无数回音，不知此洞究竟多深。

卓凌昭问道："可是此处有何古怪？"

江充颔首道："不瞒各位，此洞已非凡间，乃是通往天机奥秘的处所，等会儿若是见到什么异状，千万不要吃惊害怕。"

众人听得这话，都是一惊，几名胆小的人便向后挤去，无人敢胆领队前行。那钱凌异吓了一跳，更是速速躲到金凌霜背后，不敢再出来招摇了。

江充见众人害怕，便眼望卓凌昭，双手一摆，却是示意他先行进去。卓凌昭艺高人胆大，天地间又有什么能令他为难？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"好！本座却要看看，这洞中到底有什么古怪？"他袍袖一拂，喝道："取我剑来！"

一名弟子连忙抢上，跟着从包袱中取过一柄长剑，只见那剑鞘漆黑，形式古拙，当是卓凌昭惯用的配剑。

卓凌昭将长剑悬在腰间，当头领路，便往里头走去。江充紧跟在后，一行数百人纷纷往里行去。

艳婷心下害怕，紧挨着伍定远，伍定远见她俏脸惨白，便握住了她的手，只觉她小手柔嫩滑腻，直若无骨，虽在生死之间，心中仍是一荡。

卓凌昭等人行出里许，仍不到尽头，那洞竟是无止无尽，好似通到地狱一般。众人中有胆小的，都想退出洞去，江充喝道："我已经说过了，千万不可回头！只要回头，必有大祸临身！大家专心向前走！"

众人听得此言，只有默默向前行去，手中却紧握兵刃，就怕有何闪失。

一名昆仑弟子心下害怕，对同伴道："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掌门人为何带我们来到此处？"另一人道："专心走路，不要说话。"

那弟子回头骂道："你娘的，你这小子倒很听话！"

一人惊道："你…你方才回头了！"

那弟子笑道："回头就回头，他奶奶的，又有什么了不起的！"

此言未毕，忽听一声惨叫，那弟子的颈子莫名其妙的折断，鲜血狂喷中，无头身子缓缓倒下。众人不知发生了何事，都是大声惊叫，骇异万分。

却听江充大声道："不要管这人！大家万万不可回头，往前走！往前走！"

那弟子的无头尸身兀自倒在地下，人头却不知落到何处了，后头的人惊恐万分，只得绕道而行。

艳婷靠在伍定远胸前，只吓得全身发软，却又不敢回头逃走。伍定远伸手扶住了她，说道："别怕，没事的。"但心下也是骇然，冷汗涔涔流下。

众人绕开尸体，继续前行，正走间，一名锦衣卫的好手脚下踢中了一个东西，连忙弯腰去看，那东西却是一颗人头，正是那名弟子的脑袋，脸上还挂着惊骇的神色。那好手吃了一惊，火把掉落在地，忽听旁边发出咻咻的异声，他抽出兵刃，转头喝道："什么人！"

此时伍定远与艳婷紧挨着行走，恰巧站在那人身后，眼见他转头过来，伍定远急忙道：“不要回头看！快转回去！”

那好手愣道：“什么？”

话声未毕，一物急闪而过，那好手连惨叫也来不及发出，脑袋便已不见，无头尸身便往艳婷身上倒下。

艳婷啊地一声，高声尖叫，便要回头，往伍定远怀中躲去，伍定远急忙喝道：“不要转头！往前看！”艳婷脸色惨白，眼睁睁地看着无头尸身倒在脚下，只吓得她几欲昏晕。

伍定远不敢妄动，他拾起那好手的钢刀，藉着光滑的刀身，便将后头的景象照进。

艳婷挨在他身上，低声道：“伍大爷，你看见了什么？”

却觉伍定远身子一阵颤抖，颤声道：“我不知那是什么，不过……不过那绝不是人。”

方才虽只煞那间，伍定远已从钢刀的倒影中见到一个东西闪过，那物事形状奇特，绝非人形，实在不知是何方怪物。

伍定远不敢多说，当即带着艳婷，两人跨过锦衣卫好手的尸身，继续往前行去。

正走间，一名昆仑弟子一个不察，竟尔绊到了那好手的尸身，登往前摔倒，那弟子武功不弱，伸手往下一撑，身子一转，已然站定。

谁知此时，那弟子忽地全身发抖，他眼望金凌霜，惊恐万状地道：“师伯，我……我刚才回头了！”

金凌霜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大家快抽兵刃！”

便在此时，一物忽地飞来，猛往那弟子脑门抓去，金凌霜大惊道：“快趴下！”那弟子双脚一点，往地下扑倒，闪了开来，但他躲得快，那东西来得更快，只听“啊”地一声惨叫，那弟子的身子摔在地下，人头却已不见，无头尸体兀自在地下爬动。

其余昆仑弟子大惊，无不飕飕发抖。屠凌心此时也已赶到，待见了这般惨状，饶他生平凶暴残忍，也是为之骇然。

金凌霜大怒不已，他双足一跨，猛地转头望去，怒目望向黑暗的洞中，喝道：“何方妖孽在此作怪！放马过来！”他恃仗自己剑法高明，竟然故意回头，有意引得妖魔来杀，却是丝毫不惧。

昆仑门人心中又是佩服，又是骇异，霎时一齐举起长剑，护住了金凌霜，却无人敢胆回头过去。

金凌霜正自高声叫骂，却听洞中传来“吱啊”、“吱啊”的怪叫，他心下一凛，举目望去，只见岩壁旁爬着一只怪物，其状如猿，长手长脚，全身长满长毛，手上正玩弄弟子的人头，模样残忍至极。

金凌霜退开一步，骇然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那怪物双眼一翻，便往他身上看去，跟着啾地一声大叫，陡地朝下冲来，伸手便往金凌霜的脑袋抓去。

金凌霜急忙拔剑出招，却是慢了一步，屠凌心站得近，当即喝道：“不要硬拼！快退开了！”他眼明手快，急忙将师兄拉开，便这么一拉，那怪物登时抓空，没能揪下金凌霜的脑袋。

那怪物睁着绿溜溜的双眼，眼见昆仑众人一齐举剑对着它，似乎甚是恼怒，当下虎吼一声，猛往前头咬去，一名弟子首当其冲，惨叫道：“妈啊！”霎时之间，惨叫声从中断绝，脑袋已被抓落。

一连死了四人，其余弟子又惊又怕，无人再敢硬拼，纷纷夺路逃走，那怪物连连鸣叫，举爪乱杀，只见人头满天，鲜血狂流，一时濒死呼号不断，死伤惨重。远处锦衣卫好手见昆仑门人与那怪物硬干起来，如何愿意倘这个混水，急忙向前逃走。

伍定远见无人能挡这怪物一招半式，连忙拉住艳婷，低声道：“咱们快走！”两人便往前头窜去，不敢多看一眼。

屠凌心见众人死伤狼藉，那怪物纵跃如飞，仍在那里乱扑乱咬，他嘿地一声，使出“剑蛊”阴劲，一剑便往那怪物刺去，这剑快绝，那怪物正自扑杀一名弟子，岂知后头已有高手来袭，待到警觉，已是闪避不及，霎时被屠凌心一剑刺中。

屠凌心连连催动“剑蛊”阴劲，往那怪物体中灌去，那怪物呜地一声悲鸣，摔到地下，屠凌心追了上去，正要一剑刺落，那怪物“啾”地一声，猛往岩壁下的一处岩穴里钻去，身法快得异乎寻常。

屠凌心追了过去，眼见怪物躲藏起来，登即叫道：“这怪物跑到洞里了！”他守住洞口，对着洞中大声叫骂。看来此人当真勇冠三军，便在妖魔鬼怪之前，仍是一派凶狠暴戾。

前头江充正与众人行走，忽听后头惨叫连连，跟着无数下属神色慌张，都在往前奔来，江充停下脚来，问道："怎么了？"

一名好手全身发抖，颤声道："怪物跑出来了，杀了好些人……"

江充骂道："不是要你们别回头看么？怎地不听劝告？"

那好手低下头去，嚅嚅喘喘，不敢作声。此时伍定远也与艳婷匆匆逃来，他听了江充的责备，便道："这倒怪他们不得，这怪物好生凶狠，见人就杀，实在没人挡得住。"

安道京骇异无比，道："那到底是什么怪物？"

江充叹道："不瞒你们说吧，这怪物便是山海经里头记载的妖怪，名叫'长右'。其状如猿，满身长毛，只要有人回头看它，它便会扑上咬杀。当年我带兵进洞，给他整整吃掉数百人，这才逃过一劫。"

安道京惨然道："咱们还是快逃吧！"

罗摩什听了两人的说话，便走了过来，道："安统领这话不太对。此刻若不硬拼，死伤定然惨重。咱们想个办法，把这长右料理了。"

江充点头道："大师说的是。"他伸手向安道京一指，道："安统领，你率人过去，把这怪物解决掉。"

安道京面色惨澹，心中大骂罗摩什，想道："死光头，你要宰那怪物，为何不自己上，却要老子干这苦差事。"虽然不想过去，但江充之命不可违，便只咕哝一声，大声道："大家随我来！"锦衣卫众人虽然害怕，却也只有硬着头皮，随他走去。

众人一路走去，只见屠凌心、金凌霜两人正自把守洞口，神态大为戒备。金凌霜见安道京到来，便道："安统领，这怪物跑到洞里了，咱们可要将它赶出杀死？"

安道京心中害怕，暗想道："你要杀，自管去杀，问我做什么？"但他是锦衣卫官长，下属面前，如何坠得威风，他哼了一声，道："我奉江大人之命，前来扑灭妖物，你们让开，看我们的手段。"

昆仑众人又惊又喜，连忙让了开来，屠凌心咧嘴一笑，拱手道："屠某恭睹安统领神技。"

安道京正要往洞穴行去，忽听洞里传来一声怪吼，只吓得他魂飞魄散，安道京忙向两名手下一喝，厉声道："你们两人过去看看。"

那两名高手吓了一跳，颤声道："我……我们不成的……"

安道京暴喝道：“不成？留你们人头做什么？吃饭么？”

那两人咕哝一声，心中当然是一千个不情愿，但公门之中，官高学问大，职卑性命微，长官有命，只好勉力上前，他两人小心翼翼，握紧兵刃，便朝那岩穴走去。

两名好手趴在洞旁，极目朝内看去，只见洞穴深处一片幽暗，不知高低。

一人名叫李三，生平最是胆小，当即道：“你爬进去，我在外头掩护你。”另一人唤做张四，闻言怒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为何不是你进去！”

两人争执一阵，谁也不敢往里爬去，两人索性就地商量，最后取出暗器，不住往里头投掷，只见袖箭、飞刀、钢镖等不绝而去，无一不是喂满剧毒。

两人丢了一阵，全身暗器都已掷出，那岩穴里却悄无声息。两名高手有意敷衍，见那怪物不再出来，当即转过身去，对众人道：“大家不要惊慌，妖怪的一切举措已在我等掌握之中，它若胆敢来犯，咱们还有十八套武功可以对付它，大家这就走吧！”

这却又是公门中的另一个奇景，称为“见怪不怪，永胜不败”，若是一意孤行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，则是“见怪自怪，未战先败”了。

金凌霜嘿地一声，道：“你们这般胡闹一阵，便算混过去了么？”

张四冷笑道：“这怪物既然龟缩不出，咱们何必硬逼它出来？那不是伤了和气么？要知‘和比战难’啊！咱们若非有大智慧、大仁大勇，怎能有这等胸襟放它过去？”

昆仑众高手听他胡言乱语，都是冷笑一声，神态甚是不屑。

李三见众人面带冷笑，忙道：“这怪物如此珍罕，想来当与飞龙、麒麟、神龟、凤凰等四大祥瑞并称，该算是第五号祥瑞，你硬要逼我们把它杀死，到时孔子孟子等圣贤地下有知，岂不难过伤心？”

金凌霜长叹一声，转头问向安道京，道：“安统领，这便算了事么？”

安道京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怪物早已死在里头，你们啰唆什么？要是不信，自管把它的尸首找出来啊！”

金凌霜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随便你们了，既然这怪物不再出来，咱们便走吧。”

那两名好手对望一眼，都是嘘了一口长气，当下转身便走。

谁知才跨出一步，岩洞里又传出吱吱尖叫，众人大吃一惊，蓦地黑影一闪，那怪物又冲了出来，那两名好手大惊失色，正要举刀挡格，但手臂尚未举起，脑袋已被抓下。

那怪物形貌可怖，乱鸣乱叫，手上提着两个人头，四下纵跃如飞。那怪物冲进锦衣卫的人堆里，几人摔跌在地，登时给它一爪抓住，掀断颈子。锦衣卫众好手齐声惊叫道："安统领，快来救我们啊！"安道京哪来的胆子厮杀，听得属下哀号四起，反往前头逃走。

众人见那怪物如发疯一般，此时不论有无回头，已是见人就杀，众人吃惊骇异，吓得转身就逃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都往洞内深处逃命。

金凌霜拔出长剑，喝道："大胆妖魔，吃我一剑！"屠凌心也举剑在手，朝那怪物杀去，那怪物嘶嘎怪叫，飞身跃走，顺手又杀了几人。

只见金凌霜在前，屠凌心在后，两人拼起毕生功力去追，但那怪物手脚实在太快，每每长剑及身，它便远远纵开。两人追赶不及，只得见它四下屠杀，一时间各路人马到处乱窜，哀号四起，有若人间地狱。

那卓凌昭原本走在最前头，听得弟子仓皇来报，急忙运起轻功，转了回来。待见怪物嚣张凶狠，洞中却无一人拦它得住，心中也是骇异。

众人见他到来，无不大哭道："卓掌门，救救我们啊！"

卓凌昭喝道："全给我站开了！"

昆仑诸高手见昆仑掌门到来，急忙让出一大片空地，那怪物站在场中，双手各提一个人头，仍在吱啊鸣叫。

卓凌昭将长剑悬在腰间，空着双手，缓缓走到那怪物面前，只见它毛色深褐，双眼却做绿黄，实是怪异难言，卓凌昭从未见过这等妖怪，忍不住双眉紧皱。

众人屏气凝神，不知卓凌昭要如何对付这怪物，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。

那怪物也侧头打量卓凌昭，好似颇为奇怪此人的大胆。

金凌霜低声道："掌门小心，这怪物行动如飞，趋退若电，只要见人回头，立时下手将他杀死。"

卓凌昭颔首道："好，原来如此。"他有意要引怪物过来，当下转过身子，背对着怪物，跟着回头望去，口中兀自冷冷一笑。

众人见他如此大胆，无不骇然出声。

那怪物见卓凌昭如此挑衅，当即吱地一声尖叫，身影一闪，便向卓凌昭头顶掀去。那怪物手劲甚大，轻易便可将人头拔起，端是凶狠厉害，众人见卓凌昭无备，急叫道："小心啊！"

眼看那怪物便要抓来，卓凌昭只哼了一声，刹那间伸手出去，往腰间剑鞘一按，内劲吐出，那剑登时离鞘飞出。

刷地一声，众人眼前一亮，洞中竟然满是光辉。只听"吱啊"一声惨叫，那怪物硕大的身躯向前跑动，陡地撞在石壁上，跟着倒在地下，手脚还在不住颤抖。

卓凌昭这剑实在太快，众人虽不乏高手，却无人看清楚他的招式，一名锦衣卫好手问道："那怪物呢？死了么？"另一人骂道："他妈的，我怎么知道，你过去看啊！"众人怕得要命，如何敢过去察看，一时相互推诿，都在指责对方。

忽然之间，半空中坠下一物，赫然便是那怪物的首级！

众人爆出一声彩，大叫道："好啊！"都是鼓起掌来。

卓凌昭这剑精彩绝伦，快若闪电，所谓"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趋黄河黄"，果然此言无虚，连妖魔鬼怪也杀得。此时无论敌友，这声喝采都是发自真诚，自知若无卓凌昭这等武功，不知那怪物还要杀死多少人。

远处安道京心惊不已，心道："想不到卓凌昭剑法如此了得，方才那剑狠辣快绝，若是由我来挡，却挡得住么？"他本来一直与卓凌昭争锋较劲，待见他剑术如此，才知自己的武功与之相比，实在天差地远，一时面若死灰，口中仍在喃喃自语。

卓凌昭还剑入鞘，道："大家走吧！"

锦衣卫众人对他敬若天神，连忙躬身弯腰，快步走开，安道京根本不敢与他目光相接，急忙向前行开。只有昆仑诸人面有得色，甚感光荣。

这一仗昆仑门下死了八人，锦衣卫死了十五人，其余受伤不计其数，算得上死伤惨重。

众人与江充会合，将情事说了一遍，江充又惊又喜，笑道："多谢卓掌门诛杀妖孽，为我等除害。"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"好说，还请江大人往下带路吧！"

众人听说还要往下走去，心中都是无比害怕，只想掉头逃走，至于神机洞中到底有什么秘密，自己也不想知道了。

江充沉思一会儿，道："如果我记得不错，前头该是一处隧道，请大家小心脚下，这就随我来吧！"

众人随他走了一阵，却见前头已然是面死墙，无路可走。卓凌昭正待要问，却见江充矮下身子，从岩壁下一处小缝钻了进去，卓凌昭一愣，也跟着进去，接着罗摩什、安道京、屠凌心等人一一走进。众人见江充对此处地形熟悉之至，心下都暗自纳罕，看来他确曾三赴此洞，绝非妄言。

伍定远正要举步，忽然手臂上的热气又有窜动之象，他心下一惊，便停下脚来。忽听背后一人催促道："伍制使，这就请进去吧！"却是金凌霜来了。

伍定远点了点头，拉着艳婷的小手，两人一前一后，鱼贯走进。

金凌霜见百余人都已进缝，这才往里行去。他是昆仑山第二高手，武功仅次掌门，每回出门在外之时，总担负着最是要紧的功课。先前有了"长右"为孽的先例，此时更由他亲自断后，以免再遭不测。

众人钻进缝里，只见里头有一条隧道，宽不过数尺，仅容一人通过，两旁岩壁不时有水流滴下，地下湿滑。那隧道一路朝下，甚是陡峭，却不知通往何处。

又走片刻，只觉身上慢慢热了起来，这条隧道炎热无比，又兼密不透风，宛若大蒸笼一般，人人汗流浃背，气喘连连。几名昆仑弟子熬不住热，更将外衣解了下来，打着赤膊行走。此时乃是严冬，照理不该如此闷热，实不知此地气候何以如此异常。

众人行了数百尺，只觉气闷之至，脚下渐渐加快，都想早点离开。伍定远一路走去，只觉手臂热气越来越甚，似乎毒伤随时都要发

作，艳婷见他额头冷汗不住滴下，忙道："伍大爷，你的手又痛了么？"

伍定远不愿她替自己担忧，只摇了摇头，佯笑道："我好的很，没事的。"

艳婷取出手帕，替他擦了擦汗，神态甚是怜惜。伍定远心下大慰，倒也忘了身上的种种苦楚。

过不多时，众人脚下已然踏上平地，跟着呼吸一畅，已然行出隧道，两旁道路更是宽了许多，已容数人并肩而行。忽听流水淙淙，众人举起火把照去，却见石壁旁竟有一条小河，火光照去，那河竟是水质清澈，湍流不息。

江充走得有些累了，便道："大伙儿坐下歇歇，一会儿再走吧！"他平日养尊处优，此时步行已久，体力已有不支，锦衣卫众人忙端过一块圆石，让他坐在上头歇息。

一名昆仑弟子燥热异常，口渴难耐，当下趴在溪边，便要饮水。一旁同伴忙道："小心点，可别又有什么怪物。"

那弟子举起长剑，在那水里搅弄一阵，过了许久，却不见有何异常。他吁了一口气，放下心来，道："看来这水干净得很，没事。"当即掬水去饮。

他喝了两口，大声赞道："这水好甘甜，你们也来喝吧！"跟着更把头埋在水里，大口去饮。众人原本担心害怕，此时见他没事，都是大喜，几名弟子早已口干舌燥，纷纷向前，便要趴下去饮。

江充本已坐在角落歇息，此时见了昆仑弟子的行径，当即惊道："你们在干什么？快快退开！"

众弟子闻言一惊，急忙往后退开，一人急急去摇那饮水弟子，叫道："你快点起来，别喝啦！"那弟子伸头出来，湿淋淋地道："干什么？有事么？"

便在此时，水面忽地裂开，一只大鱼跃出水来，那怪鱼生得有如乌贼，色做金黄，背上却连着一只大壳，模样怪异难言，直往那弟子头颅咬去。

那弟子大吃一惊，慌忙闪开，只听"喀啦"一声脆响，手臂已被咬中。只要他稍慢片刻，脑袋便要给那怪鱼咬掉，可说惊险至极。

那弟子痛得惨叫，一时呼爹喊娘，急忙往金凌霜奔去，急叫道：“师父！救我，救救我！”手上却还连着那只怪鱼，也不知有无毒性。

那弟子是金凌霜的爱徒，两人情同父子，平日里感情甚好。金凌霜心下惶急，叫道：“天儿别怕，师父来了！”刷地一声，长剑登时出鞘，便要把那鱼斩死。

江充见状，更是大惊，忙道：“这‘蚌贼’杀不得，快把这弟子推下水去！”

众人闻言，都是一愣，江充又叫道：“你们还等什么？快快拦住啊！”

罗摩什心下一凛，急急举起铁禅杖，当地一响，架过了金凌霜的长剑。

安道京见机不可失，一脚便朝那弟子踢去，这脚力道好大，那弟子啊地一声，远远飞入溪心，跟着摔入水中。只听他口中兀自大哭大叫，喊道：“师父！师父！”

金凌霜见那安道京踢落爱徒，心下气愤，但此时弟子泡在水里，性命大是危急，他无心理会安道京，健步飞去，便要下水去救，忽见水底涌出无数蚌贼，不知有几千几万只，正自翻腾游窜，个个都长着怪模怪样的龟壳，全往那弟子游去。

那弟子吓得惊叫，大声道：“救命！救命！”

金凌霜惊叫道：“天儿，快点上来！”这孩子他从小看养到大，两人有若亲父子，眼见他命在旦夕，如何不急？他双脚一点，便要跳水去救。

江充急道：“千万不要下去！快快拦住他！”屠凌心眼明手快，一把将他拉住。

那弟子双臂急振，忙朝岸上游去，但见后头鱼群急急追来，他吓得面色惨白，加速朝岸上游去。金凌霜推开屠凌心，怒道：“你不要拦我，让我去救天儿！”

屠凌心叹息一声，指着水面，摇头道：“二师兄，来不及了。”金凌霜吃了一惊，连忙去看，却见那群怪鱼已将那弟子咬死，水面上满

是鲜血，只剩一柄长剑飘浮。无数怪鱼仍在争夺尸身，水面上翻翻滚滚，模样恶心之至。

金凌霜惨叫道："天儿！"霎时老泪纵横，心痛之下，竟然晕眩在地。那弟子平素人缘甚佳，眼见他死得如此之惨，众人无不掩面啜泣，连屠凌心这等狂徒也坠下泪来。

伍定远眼望金凌霜，想道："报应不爽，那时昆仑山何等残忍，杀人家满门老小，竟连眼皮也不眨一下。现在自己也要尝到生离死别的滋味，唉！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现世报吧！"

忽听一旁传来女子的哭声，伍定远转头去看，却见艳婷也是泪流满面，显然方才生离死别的景象打动了她，令她想起师叔之死。

伍定远轻摸她的秀发，温言道："别哭了，这些都是坏人，他们这是罪有应得。"

艳婷抹去了眼泪，说道："我知道。不过我……我还是想哭。"

屠凌心抹去泪水，一时凶性大发，当即冲向安道京，喝道："姓安的，你凭什么把我派弟子踢到水里？"

安道京一愣，道："你没听江大人吩咐么？他说这怪鱼杀不得，只好牺牲你门下弟子啦！"

屠凌心暴喝一声："放屁！我们对付得了'长右'，为何便对付不了这群怪鱼？难道在你们这群王八蛋眼中，我派门人的性命还比不上一条鱼么！"这话隐隐牵到江充身上，已不给半点面子了。他说到此处，眼中有如喷出火来，满身都是杀气。

安道京咳了一声，说道："昆仑门人天下知名，谁敢不敬？屠兄千万别这么想了。"

屠凌心走上两步，冷冷地道："安统领，别说这些废话了。今日我一路走来，好生气闷，只想活动一下筋骨，不知统领能否指点几招？"说着手按剑柄。

安道京往后退开几步，摇手道："大家来此是有正经事，你可别找麻烦。"

屠凌心丑脸一寒，森然道："我只想请安统领指教几招，到底敢不敢？莫非你是银样蜡头枪，摆着好看的？"

安道京气往上冲，大声道：“你上回在京城打伤我好些手下，别以为我忘了！他奶奶的，要打便打，我怕你不成！”说着冲上前去，便要厮拼一场。

忽然一人拦在两人之中，两人一怔，同往后头退开一步，只见那人满面富贵之气，却是江充。

他缓缓地举起手来，道：“安统领，你退下。”安道京不敢有违，只好退在一旁。众人见江充行止有异，都是一凛，霎时静了下来。

江充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蚌贼凶猛危险，你若杀了它一只，其余便会凶性大发，爬上陆地，袭击于人。这里不知有几千几万只这种怪鱼，咱们只好牺牲贵派一条人命，换取大家的平安，还请屠三侠谅解。”

屠凌心暴吼道：“你以为说这几句废话便算交代过去了么？老子告诉你，休想！”这几句话凶狠至极，全然不理江充位高权重，众人都觉骇然。

罗摩什见卓凌昭缓步行来，忙上前道：“卓掌门，请你劝劝屠三侠吧！大伙儿和气为贵啊！”

卓凌昭哼了一声，淡淡地道：“我三师弟心疼弟子之死，难免有些心浮气躁，本座虽居掌门之位，却也不便过问。”

罗摩什听他这么一说，料知卓凌昭心中也是不满，只要江充一个应付不当，便是一场好杀。心念于此，更是焦急异常。

江充见昆仑门下个个面带气愤，都在望着自己，他轻叹一声，缓缓低下头去，低声道：“多年之前，我为了抵达此处，整整害了三万将士的性命。贵派至今不过死了数人，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我本不想多说往日丑事，只是屠老师既然问起，我也不得不答。”说着向金凌霜躬身一揖，道：“金老师，害了你的爱徒，真是对不住了。”

此时金凌霜已给人救醒，待见江充这般礼数，也不便多说什么，只得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天儿命薄，怪不得谁，请江大人不必如此。”

江充摇头道：“话不能这样说。这位天儿的家人亲属，从此都由朝廷照顾，算是我江某人的赔罪。”说着又是深深一揖，以示歉疚之意。

眼看这奸臣执礼甚恭，卓凌昭甚是满意，便道：“既然江大人这般说话，天儿也不算白死了。大伙儿这就走吧！”

众人见卓凌昭也已让步，都嘘出一口长气，料来不会再生出什么事，便纷纷向前行去。

耳听掌门这么吩咐，屠凌心也不敢造次，他长叹一声，将金凌霜扶起，两人一同走了。

忽听一人道："屠凌心，你以后说话给我放尊重点，否则有你受得。"

这声音傲慢自大，正是脑满肠肥的安道京，他先前给屠凌心一阵数落，面子有失，此刻便来讨些口头便宜，以免属下看他不起。

屠凌心怒道："妈的，你找死么？"说着按住剑柄，随时都要出手杀人。

金凌霜拦住了他，叹道："算了。天儿人都死了，不必与他计较。咱们这就走吧。"

安道京哼了一声，道："还是金老二懂事，你可得多学着点。"

屠凌心嘶嘶冷笑，斜眼朝安道京望去，他脸上杀气腾腾，霎时重重还剑入鞘，便跟金凌霜走了。

安道京心下一凛，知道此人已与自己结下梁子，他日狭路相逢，定有一番厮杀。

众人又走片刻，眼前出现了一堵照壁，已将前方堵死，仅余左右两条路可走，江充点头道："身入玄宫，天机犹真，谒语相随，神鬼自在。这该死的反贼好不可恨，尽在里头摆满了机关险恶，就想害人害民。"他转头过去，对伍定远道："伍制使，当今天下唯有你一人读过神鬼亭的谒语，从这里开始，就全看你的了。"

卓凌昭问道："怎么？这地方江大人也没来过？"

江充叹道："怎会没来过？只是下面这迷宫太过可怕，只要走错一条路，便会有千人惨死，要过这关，非得解开神鬼亭里的谒语不可。"

原来当年开辟神机洞的豪杰乃是不世出的奇人，他知道神机洞里的物事非比寻常，不只藏着绝世武学，更有牵连天下气运的秘密，便将进洞的秘诀一分为二，一段传于陆孤瞻等人，令其宣扬江湖，一段却写在羊皮之中，使其隐藏在内。若无法同时掌握羊皮与神鬼亭的谒语，便有天大的本领，也无法凭着暴力武功闯入。只是这羊皮先是落入也先可汗的手中，二十年来不曾被人发现，那神鬼亭的秘密也一直

无人参透，便无人能破解谜团。直至此刻，终于有人手握全数诀窍，前来此地叩关探密。

伍定远心念一闪，想到“神胎宝血符天录、一代真龙海中生”两句话，心道：“看来那日我读到的两句谒语，当是进得此地的不二法门。他们若无我的指引，必定找不到想要的物事。我可要出言相骗，还是怎地？”

卓凌昭见他沉吟不答，当下对屠凌心使了个眼色。屠凌心冷笑道：“姓伍的，你可别想弄鬼，一会儿叫你后悔莫及了。”说着把艳婷抓了过来，在她雪白的颈子上比了一横。

钱凌异笑道：“别弄死了，大伙儿走得好生气闷，不如先乐上一乐吧！”

伍定远见了他们无耻的模样，只得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江大人，那第一句谒语叫做‘神胎宝血符天录’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你自己参透吧。”

江充闻言一凛，低声念道：“神胎宝血符天录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罗摩什沉思半晌，道：“神胎宝血……照这字面的意思来看，应是要应用鲜血才是。”

江充啊地一声，道：“听罗摩大师的意思，莫非是要在羊皮上擦抹鲜血么？”

罗摩什点头道：“说不定便是这样。”

江充大喜，便往锦衣卫众人叫道：“哪位自告奋勇，自愿伸手过来，我重重有赏。”

锦衣卫众人此时都远远站在一旁，没人听到罗摩什与江充的对答，待听得江充召唤，无不大喜，他们平日里只想拍这个大奸臣的马屁，只是不得其门而入，一听他这么一唤，如何不争先恐后？霎时无数条手臂伸将过来。

江充笑道：“一条手臂就够了！”众人听了这话，却不伸回。

只见江充拿出一柄短刀，随手便往一条手臂刺下，一名卫士大声惨呼，当场鲜血横流，众人见了这幅惨状，赫然一惊，心道：“他妈的！好险不是我被刺中，这小子真是倒楣！”无数手臂便缩了回去。

江充见那名卫士状极痛苦，温言道："你忍一忍，一会儿我升你做参将。"那人大喜，点了点头。众人听得"参将"两字，心下大为艳羡，心中都道："他妈的，怎么不是我被刺中，这小子真是幸运！"无数手臂又伸了出来。

江充取过羊皮，便将鲜血抹在羊皮上头。伍定远凑头去看，只见那羊皮染上了血，那歪歪曲曲的怪文慢慢隐去，过不多时，竟然显出一个又一个的汉字。伍定远心下一凛，暗道："原来这才是机关所在，我怎么都没想到？"那时他与杨肃观四处奔波，甚且去找也先旧部通译文字，原来药不对证，无怪什么也看不出来。

江充拿起羊皮去读，只见第一行字写道："神机洞四险四难，长右、蚌贼、肥遗、金鳞谓之四险，天门、玄宫、心栈、冥海谓之四难。欲得神机，需经四险四难，方得指引开悟。"羊皮正中更现出一幅图，看来是指引来人行入洞底的地图。

先前众人已历"天门"、"长右"、"蚌贼"等险难，却不知下头这"肥遗"、"玄宫"、"心栈"、"冥海"等关卡又是什么古怪玩意儿，一时面色都甚惨澹。

江充倒吸一口冷气，他前后来此多次，却少了谒语指引，直至今日，方窥这洞中全貌。他摇了摇头，道："无怪我每回损兵折将，原来有这许多可怕机关。秦霸先啊秦霸先，我今日万事具备，你休想奈何得了我。"

伍定远听他忽然提起这个名字，不由一愣，心道："秦霸先？那又是谁了？"

江充低头看着羊皮，与卓凌昭、罗摩什等人商量几句，便自行朝左方走去，其余众人连忙相随。

行了片刻，只见两旁的墙壁色做深灰，摸去非金非石，不知是何种质料所就。后头几人见前头是条笔直道路，当下便奔在前面，远远地冲了出去，就怕宝藏秘密给别人抢先拿了，自己不免少了好处。

忽听前头有人喊道："又遇到岔路了！"

伍定远缓缓走去，只见面前有九条大小道路，四条笔直向前，四条朝下而去，却只有一条是个上坡，地势甚为陡峭。安道京问道："大人，咱们该走哪条路？"

江充取出羊皮一看，沉吟道："嗯，好像是要下去才是……"

也是锦衣卫中满是凶徒，个个都是狂妄好杀的江湖败类，先前无数人众惨死，但想起洞中财宝秘笈无数，一名武士登时哈哈大笑，大声道："原来是要下去，看老子的！"说着便朝一条路直冲而下。

罗摩什见江充看不出个所以然，便凑头来看，他见一条红线指向上坡处，便道："大人你看错了，咱们该要上去才是。"

江充啊了一声，道："对不住，这图有些模糊不清，我这才看走了眼。"说着吩咐安道京："快把兄弟叫出来，咱们要上去了。"

安道京走到坡道入口，大声叫道："老韩啊！你快快出来了！"却不听那武士回答，更不见人影。

江充道："安统领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咱们先走了。"安道京惨然一笑，脸上神色甚是为难，一众下属见他要守候在此，却无人愿意留下陪他，一溜烟地往上坡道路窜去。

便在此刻，忽听下坡道路传出一声惨叫，那叫声只一刹那间，便已消失无形。

罗摩什心下一凛，登即停下脚来，道："好像有什么东西？"众人正自疑惧，忽听下头又传来一声低吼，似有狮虎之类的野兽。众人心中惊疑不定，纷纷抽出兵刃，如临大敌。

江充听了吼声，一句话来不及交代，便自匆匆奔上，安道京一向逃命不落人后，哪管江充先前的吩咐，当下叫道："大人！等等我，让我来保护你！"便也急急跟随而去。

众人见那江充好一幅大难临头的惨状，方才他被卓凌昭威吓，神情尚且自若，此刻有数百人保护于他，怎会如此失态？心下都觉讶异。

正觉奇怪间，猛听一声巨吼，宛若雷震，跟着下坡通道里闪过一个影子，竟窜出一只大蜥蜴，只见它身上生了六条腿，背上却还长了四只翅膀，约莫两丈长短，竟比鳄鱼还大了数倍，正自飞快地爬向众人。

江充人在坡道之上，远远望见那怪物的模样，骇然道："那是山海经里的怪兽，名唤'肥遗'！你们若还不知逃命，一会儿便要大难临头了！"

众人此时才知害怕，纷纷朝上冲去，人群中只有卓凌昭气定神闲，一手拉着艳婷，另一手提着长剑，缓缓往坡上行去。

那怪物见众人狂奔，忽地仰天一吼，四只翅膀震动，便往众人扑来。艳婷惊叫道："啊呀！"却听卓凌昭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姑娘莫怕，这不过是只小虫罢了。你若是大惊小怪，徒然坠了你九华山的威风。"

艳婷听他这么一说，登时定了定神，她拢了一头秀发，淡淡地道："卓掌门教训的是，艳婷人在'剑神'之旁，便有十只怪物也奈何不得，实在不该惊慌失措。"

卓凌昭一向自尊自大，一听艳婷姑娘这般夸赞自己，实是欢喜到心坎里去了，再见她貌美艳丽，心下更是喜爱，想道："这女孩儿好生讨人喜欢，没到要紧关头，我绝不杀她。"

伍定远此时跟在两人身后，听了他们的对话，只是微微苦笑，不言不语。

那怪兽到处咬人，昆仑一众弟子大呼小叫，急忙往坡上冲来，只听钱凌异怒道："他妈的怪兽，老子一会儿将它煮来吃了！"

屠凌心听他兀自吹嘘，登时骂道："放你妈的狗屁！老四你要有种，那便快快下去宰它啊！怎地还往后逃？"

卓凌昭见门人非只仓惶逃窜，还尽皆满口粗话，实在恶形恶状之至，不由得心生叹息，想道："唉……我昆仑山怎连半个可爱的女弟子也没有，尽是这种不成材的废物……"

眼看昆仑门人逃上坡道，锦衣卫好手却没那么幸运了，此刻那怪物已堵住上坡通道，逼得锦衣卫只有拔刀硬拼一途，但这怪兽着实可怕，一名武士上前搏斗，一刀砍在那怪兽鳞甲上，那怪兽却似不痛不痒，大口一张，登时将那武士咬成两段，鲜血飞洒中，众人飕飕发抖，都已面无人色。

那安道京与江充二人逃得最快，早已奔到坡道顶端，他低头看着手下与怪兽搏斗，心下虽怕，面上却装得没事，转头向江充道："江大人放心，今日属下性命不在，也要保护大人平安。"

江充面无血色，喘道："你给我好好干，回头我升你官。知道了么？"

安道京大喜，霎时嘿嘿干笑，正想自夸，忽听下头众人叫道：“安统领小心！”安道京低头一看，只见那怪物张着翅膀，正朝自己飞行而来。

安道京惨叫一声：“我的亲娘呀！”便往下坡逃去，却把江充一个人丢了下来。

江充惨叫道：“我的皇上啊！”却不知要逃往何处，只吓得全身发抖。

那肥遗飞身扑来，其势快极，转眼已将江充逼到墙角。江充惊叫道：“谁来救我！”那怪物森森嘶吼，只盯着他猛看。江充飕飕发抖，饶他位居高位，口才便给，此刻也无计可施，只吓得屁滚尿流。

那怪兽“呼啊”一声狂吼，便向江充咬下，江充双腿一软，跪地哭道：“怪兽大人饶命啊！我给你黄金十万两！可千万别咬我啊！”天幸他这么一跪，那怪兽便咬了个空，没把他脑袋嚼烂。

这江充仗着聪明机辩，一生无往不利。平日威之以势，诱之以利，即便遇上了武学高手拦路，也从不担忧恐惧，但眼前这只怪物只会吃人，根本不懂得美女香吻、黄金诱人的好处，想来自己对这怪兽来说不过是一块肥肉，除了比旁人肥满些，也无其他差异。他吓得五体投地，哭道：“怪兽大爷在上，你老人家饶小的一命，小的日后定给你烧香膜拜，替你打造金身，只求爷爷饶小的一命啊……”

那怪兽一愣，似乎奇怪这人为何不逃，一时盯着江充猛看，好似遇上了什么怪物一般。

便在此时，罗摩什已然飞身抢上，将江充一把抱起，跟着匆匆奔开，那怪兽狂吼一声，猛朝两人追出，罗摩什抱着江充，两人往旁滚开，霎时喝道：“火枪手！”

两百名火枪手冲上列阵，开枪发射，转瞬之间火光闪动，硝烟弥漫，那怪物身中两百余枪，却只悲鸣一声，仍是不住向两人爬去。

眼看森森利齿便要咬到身上，罗摩什大惊，喝道：“再射！”火枪手填装弹药，又是一枪射去，那怪物又中二百余枪，虽仍呜呜吼叫，却已翻身倒地。罗摩什喝道：“再射！”枪声齐响，那怪物惨鸣一声，火光发射中，枪枪都打在它的鳞甲上，只打得它皮开肉绽，鳞脱甲落，已然烂死在地。

江充嘘了一口长气，急急抱住罗摩什，大哭道："若无大师，江充焉能活命？我日后定为大师打造金身，烧香膜拜，终身不敢忘大师的好处！"登将方才许给那怪兽的好处，全数转给罗摩什。

罗摩什见他失态，忙将之扶起，道："此乃属下本分，大人莫要道谢。"江充不依，只是抱着他啼哭。

忽见安道京急急走上，大声道："属下救驾来迟，请大人重重责罚！"

江充回头见了此人，登即怒从心中起，大声道："你可来了，再晚片刻，我可就死啦！"适才危机之时，安道京独自逃走，可说凉薄之至，江充面露怒色，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昆仑众人心下暗笑，都要看安道京如何为自己开脱。

却听安道京大声道："大人千对万对，只有这句话不对。"

江充怒道："你放什么屁？不怕我杀你的头么？"

安道京跪下道："启禀大人，属下跟随大人多年，早知大人有天命护身，那怪兽便算厉害百倍，也动不了大人的一根毫毛。方才大人之所以让罗摩国师救驾，不过是试炼他的忠心而已。大人说是不是？"

江充先是一愣，跟着眼珠转了转，笑道："此言有理，此言有理，站起来说话吧！"

安道京见马屁管用，便喜孜孜地站起，道："大人这般英明神武，文比孔孟，武比云长，这区区怪兽过来，大人动根小指头，便吓得它屁滚尿流，不敢稍动，只有江湖那些无知小辈，才会以为大人怕了那怪兽呢！大人您说说，小人说得这话，可有没有道理啊？"说着得意洋洋，竟然哈哈大笑起来。

众人心下鄙夷，想道："此人无耻之至，世间难逢敌手。"

哪知江充非但不以为忤，也是仰天大笑，大声道："好！安统领说得好！"他拍了拍安道京的肩，笑道："知我者，非你安统领莫属。回头我升你的官！"

安道京大喜，跪下道："属下拜谢大人恩德！"

两人一同哈哈大笑，却把罗摩什愣在当场。好似他为江充拼死一搏，还不如安道京的几句马屁管用。

卓凌昭见罗摩什神情无奈，当即走到他身边，讥讽道：“大师啊，都说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今日方知这个道理吧！”

罗摩什长叹一声，却不答话。看来自己虽然奸滑，但遇上了真正的中原马屁高手，还是不堪一击。

卓凌昭淡淡一笑，迳自带着伍定远等人离开，朝甬道深处走去。转眼昆仑门人走得一个不剩，只余江充与手下在场。

江充听了安道京的一阵马屁，心头兀自兴奋，他见那怪物已死，举脚过去，猛踹在那怪物身上，笑道：“这区区狗东西，终究还是死在我江某手下。”

安道京陪笑道：“大人说得是，咱们割了两条腿下来，回头也好烧来吃，说不定还挺滋补。”

一名下属笑道：“统领说得对，搞不好吃这怪兽之后，真能养颜美容，壮阳固肾哪！”

一众锦衣卫好手全是好事之徒，登时起哄道：“大人您快快开杀！亲手炮制这狗东西！”江充哈哈大笑，颇见得意。

安道京笑道：“大人，这就请您亲手宰杀吧！”说着把长刀递了过去。

江充举起钢刀，便往那怪物的腿上砍落，他用力砍了几砍，只见刀口已然卷起，那腿却是有如坚铁，分毫不动。霎时骂道：“这是什么怪物！这般难搞！”

一名好手用力往那怪物脑袋踹去，喝道：“操你奶奶雄！死了还敢卖乖！”

那怪物原本双眼紧闭，这时给他举脚一踹，忽然双眼睁开，跟着虎吼一声，猛地扑了上来。那好手大叫一声：“妈呀！”但双脚已给咬中，那怪物张口一嚼，登时把他咬成两截。

江充与安道京见那怪物又活了，吓得拔腿就跑，直往坡上冲去。其余众人也是大惊失色，纷纷往坡上逃去，但那怪物举脚乱踩，张口狂咬，一时间连吃五六人。

罗摩什惊道：“快开枪！”枪声响起，那怪物虽然连连中枪，却仍是四处乱窜，咬成一片，罗摩什叫道：“快射！”

一名士兵道：“启禀国师，弹药已然用尽！”

罗摩什喝道："那快快填装火药啊！"

众士兵急忙从囊中取出火药，跟着用铁管填充，忙乱不堪，眼见那怪物一步步行近，罗摩什冷汗直流，情势禁格，已是不能不下场，他大叫一声，当即运起"幽冥玄气"，便往下头冲去。

第六卷 一代真龙 第五章 各显神通

昆仑诸人走了一阵，只见前头又是一处岔路，便自停下等候。过了良久，仍不见江充过来，卓凌昭心下不耐，便道："二师弟，你回去看看，怎地拖了这么久？"

金凌霜答应一声，正要回去，却见江充与安道京匆匆奔来，面上满是惊恐，卓凌昭哼了一声，道："江大人，羊皮在你身上，请你别耽搁时光。"

江充喘息不定，尚未答话，安道京却颤声道："卓掌门，那怪兽又活了，请你回去看看吧！"

卓凌昭脸露不耐，连应也懒得多应一句，只淡淡地道："江大人既然来了，咱们便走吧！"江充探看羊皮，指定了方向，众人便依言行去。

安道京想起罗摩什等人尚在血战，便在地下做了记号，一会儿他们若能活命归来，应可循着记号前行。

行了一个时辰有余，后头人声沸腾，罗摩什已然领人赶来，卓凌昭斜目去看，只见他身边仅余下四五十人，罗摩什全身浴血，想来经过一场奋战。

安道京上前问道："怪兽死了么？"

罗摩什原本修养甚好，等闲不动怒气，此时听他问来，却是勃然大怒，喝道："你只顾着自己逃命，连自己手下也不顾，你还是人不是！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！"他气愤填膺，运起幽冥玄指，便要上前厮杀。安道京心中有愧，给他数落一阵，不敢还口，急忙抱头鼠窜而去，自去躲在江充身边。

众人心中都想："不知江充为何要重用这个废物？"看来安道京准是马屁工夫了得，这才十余年来稳若泰山，否则锦衣卫高手如云，如何轮得到这小人出头？

卓凌昭哈哈一笑，对门下道：“江大人不是说过么，‘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’。我看这句话该当转过几个字，叫做‘能人不用，用人不能’，这才贴切他的行事作风。”

屠凌心大声叫好，说道：“我看是‘屁人不用，用人如屁’，不知掌门以为如何？”

众人闻言，都是哈哈大笑。伍定远虽与昆仑山有仇，但眼见他们与江充狗咬狗，也与艳婷相视一笑。

江充听得卓凌昭出言讥嘲，只气得他脸色铁青，良久不语，一旁安道京想要拍他几个马屁，却都不得其门而入。

众人又走片刻，忽见前头一处长长的甬道，两旁立着无数石像，有的神情狰狞，手持大刀，有的却面目慈和，手举铁牌，众人暗自骇异，不知此地有啥古怪。

江充见了这个模样，心下也是悚然一惊，急忙取出羊皮来看，朝上头的一行汉字看了看，说道：“此处名唤‘心栈’，自来只有正人君子、心无邪念的人方能通过，否则必遭两旁人像跃出斩死。”

众人都是哦地一声，议论纷纷，甚感惊奇。卓凌昭心下一凛，情知开创此处的大豪杰甚是了得，居然定下此处机关，以防心念不正的人得到神机洞里的秘密，想来江充这批奸徒虽然厉害，却也要给阻在此处。

江充沉吟道：“此道大是艰难，除非正直之人，否则极难通过，不知诸君可有高见？”

安道京问道：“非得生平无愧之人，方能平安通行？”

江充细读羊皮文字，颔首道：“这便是其中难处。”

只见一名锦衣卫好手跳了出来，叫道：“老子生平从不嫖妓，杀人也不多，算是正派人物，让我去试上一试！”也是歹人狂悖，先前无数人等死于非命，却还有人自告奋勇。

众人见那好手满脸刀疤，模样狠辣，都是皱了眉头，劝道：“老兄还是不要吧！”

那人大声道：“他奶奶的，都告诉你们了，老子生平从不嫖妓，算是正人君子，你们还他妈的不信？”跟着往前冲去，众人阻拦不及，只有眼睁睁地看那人奔进甬道。

那人走进两步，不见有事，登时仰天大笑，道："看吧！就说你老子是正派人物，便天王也杀不得，哈哈！老天有眼！老天有眼！"

他正笑间，一旁石像已然跳出，跟着挥刀斩下，那人惊叫道："妈呀！老子没有嫖过妓啊！你们可杀错好人了！"他声音尚未止歇，石像已把那人劈成两半，死在地下，情状甚是可怖。

众人见状，都是一惊。江充又道："谁愿意再试？"

金凌霜道："我们这些人杀人如麻，坏事做尽，敢情没人过得去了。"

安道京呸了一声，道："那是你们啊！我安道京刚毅木讷，正直好学，根本不怕此处难关。"

屠凌心冷冷地道："既然如此，便请安大人过去。"

安道京嘿嘿干笑，道："我一人过去有什么用？要大家都能过去才算数啊！"

屠凌心往地下吐了口脓痰，喝道："全是废话！"

江充叹息一声，道："好容易有了羊皮引路，又有人识得神鬼亭谒语，若要如此折返，实在令人扼腕。"他转头看向众人，问道："诸位中还有谁自信是正人君子，可以通过此处？"

忽然一名锦衣卫武士走了出来，道："我去！"众人见这人也是满脸横肉，神情凶暴，都是急劝。

那人道："你们别怕，我不是要硬闯。"他手持铁索，用力向前掷出，手上铁链顿时勾住一处尖角，那好手道："此处既然是机关发动，便让我飞身过去，只要我双脚离地，不触动地面机关，想来定可平安通过。"

江充道："听来有理，或可一试。你小心在意了。"

那人点头道："属下知道。"

那人手持铁链，大喝一声，已然飞身越出，他人在半空，两手抓着铁索，猛力向前荡去，只等身形下坠之时，便要将铁链再行掷出，如此飞跃不停，应能过得此处甬道。

哪知他飞身出去，还没来得及飞过三尺，两旁石像轰地一声，已然跳出，刀光一闪，那人惨叫一声，身子连着铁链被斩成两段，当场死于非命。

江充摇头道："投机取巧是不成的，看来非要硬碰硬不可。"他叹息一声，回头看着众人，问道："还有谁要过去？"

众人正自犹疑，忽听罗摩什道："我去！"

江充闻言大喜，道："大师是出家人，生平慈悲为怀，必可平安通过。"

罗摩什脸上露出难堪神色，道："这倒不是，老衲只是猜测此处的机关在于心神脚步，自来若是一人心虚害怕，身上便会散出一股热气，心跳更会加快，想来这些石像的机关便是在此，只不知它们是如何测之的。"

江充颔首会意，道："大师可以收摄心神？"

罗摩什点头道："正是。老衲研修佛法多年，禅定一道，甚是详熟。待我来试试。"说着宁心静气，口宣佛号，慢慢地脸上现出一层宝光，这哪里还是个杀人魔头，作乱奸臣？直是有道高僧的模样。

众人见他的神态，都想："看他这幅模样，或许过得去也不一定。"

安道京忽道："大师可要交代遗言？等我离洞之后，定可为你去办。"

罗摩什宝光一褪，大怒道："安道京，你别来扰我！"他一时气愤，竟又恢复原本狰狞面貌。

江充往安道京瞪了一眼，说道："安统领安分点，别要惹人烦心。"

安道京心下暗笑，寻思道："等会儿怎生害死这混蛋。这小子方才居然敢数落老子，说我不爱惜下属，害我好生丢脸，眼前若不把他害死，我真不用做人了，嘿嘿！他奶奶的！"

他脸上露出狞笑，心中恶念连连，颇见凶狠。正想间，忽听轰隆一声，一座石像竟然跳了出来，举刀便往他脑门砍落。安道京此时站在人堆里，尚未往甬道里踏进，谁知竟已惹得石像来杀，只吓得他屎尿俱出，大声叫道："妈呀！老子还没进去啊，这石像怎地就出来杀人了！"跟着远远地逃了出去。

那石像在地下砍了一刀，当地一声大响，火光四溅，又跳了回去。

安道京远远躲在甬道外，吓得全身发抖，良久不敢走进。

江充骇然道："照这羊皮所言，这石像只杀通过甬道之人，却怎地会跳了出来？难道是安统领恶念太重么？"

众人大惑不解，心中都想："这安道京方才想的究竟是什么邪念，怎能这般厉害？"

钱凌异听了这话，忽往艳婷的玲珑身材瞄了瞄，急急拍了拍心口，好似捡回了一条性命。众人见他这幅模样，心中都想："这人真是奇怪，他又在庆幸什么了？"

江充见手下实在太多恶人，那群石像竟有朝外冲出的迹象，忙道："大家快快退后，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尤其不可往那姑娘身上乱瞄，听到没有？"

锦衣卫众人心下害怕，急急往后退开，只余下昆仑诸高手站在甬道入口。

江充怕情况有变，忙向罗摩什道："大师若要过去，便快点走吧！"

罗摩什点点头，道："大人莫要心焦，且看老衲显神通。"当下口宣佛号，一声"阿弥陀佛！"佛号过后，便踏步向前行去，只见他闭眼而行，面上宝光湛然，俨然是得道圣僧的模样。众人赞叹声中，罗摩什竟已通过一半。

江充喜道："大师果然了得！回头我封你做我朝的国师！"

罗摩什心下甚喜，想道："看江大人的意思，真有意赏我高官重爵，等出洞之后，我罗摩什定可在中原觅得立足之地，到时我又荣华富贵，功名不可限量了。哈哈！哈哈！"

正想间，只见两旁石像喀啦喀啦地震动，已然冲将出来，举起大刀，作势欲砍，罗摩什心下一惊，急忙收摄心神，想像自己坐在瀑布里求道的模样，跟着口宣佛号，道："我佛普渡众生，造化万物。"

只听当地一声大响，那石像一刀落下，却从罗摩什身旁数寸砍过，并没伤到皮肉，可说险到颠毫。罗摩什吓得心惊肉跳，拼命念道："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"

眼看石像缩了回去，罗摩什心神略分，忽地想到四王子，寻思道："那四王子不知现下给处死了没？这小子愚昧无知，给我一阵撩

拨，居然背反亲父，说来真是可笑。他还以为我真安好心么？哈哈！哈哈！”

想到此处，甬道间无数石像又冲了出来，罗摩什面无人色，惊道：“啊呀哇啊！阿弥陀佛啊！”石像听得佛号，忽地停住，刀锋却从他身边擦过。

罗摩什不敢再想，只低头急走，他一路行去，在叮叮当当的砍杀声中，整整念了上千个“阿弥陀佛”，只怕自佛祖降世以来，还没人能把“阿弥陀佛”四字念得如此劲急快速，若是灵音在此见了，也要自叹不如。

过不多时，罗摩什总算脚踏实地，已然穿过了长长的甬道。饶他修为不浅，全身仍被冷汗浸透。

他回头叫道：“你们看清楚了！只要心神宁定，不去胡思乱想，便可平安过来！”说着倒在地下，喘息不定。

江充又问道：“还有谁要过去？”众人想着罗摩什刚才的惊险万状，竟是一片寂然，却无一人愿意冒险。

卓凌昭笑道：“世人都说江大人忠勇护国，何不上阵一试？”这话本在讥讽，哪知江充笑道：“卓掌门说的是。我常说自己有天命护身，看我的吧！”

众人见他胸有成竹的神态，都是一惊，不知江充有何打算。

江充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想我江充何等的人物，生平不知欺瞒过多少奸狡阴险的人物，要我骗骗这些石像，那可是杀鸡用了牛刀啦。”他闭上了双眼，口中念念有辞：“愿吾皇万岁万万岁，愿吾皇万岁万万岁……”跟着往前行去，只把自己当作是在金銮殿上，正在皇帝跟前说话。

只见他缓步而行，丝毫没把石像放在眼里，面上满是忠义之气，似乎岳武穆再世，文天祥复生，也比不上他的精忠报国。霎时间，众石像好似震于他的忠义，竟无妄动举刀者，众人心中惊叹，一时鸦雀无声。

屠凌心赞道：“掌门你看，江大人神色多么圣洁，多么忠勇！真叫人赞叹啊！”

江充听了这话，全身好似飘在云端，益发觉得自己圣洁忠勇，脸上更露出纯洁赤子般的笑容。

众人心中都想："看江大人这个模样，搞不好他真的是忠臣孝子，原来我们都错怪他了。"

忽听屠凌心话锋一转，皱眉道："掌门人啊，咱们江大人忠义过人，实是本朝的典范楷模，谁知江湖上有一群无耻小人，到处宣传江大人强奸民女，陷害忠良，无恶不作，这些妄人可恨之至，非拖出来杀了不可！"他有意陷害，说得更是激昂无比，气愤填膺。

昆仑众人闻言惊道："是谁这般恶毒？"

江充听了这话，不由得大怒欲狂，自己无恶不作是有的，陷害忠良是有的，可那强奸民女一节，却是从何说起，当下转头喝道："是哪些人说的？看我把他斩成细片！"

霎时一座石像陡地跃出，举刀便砍，江充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叫道："愿吾皇万岁万万岁！"那石像一顿，便缩了回去，江充知道昆仑众人有意说话刺激自己，心下暗恨，寻思道："等我离开此间，非杀了这群王八不可。"

他恶念甫动，猛地又是一刀砍至，江充急忙大叫："愿吾皇万岁万万岁！"那石像便又不动。江充连忙收摄心神，快步而过，跟着摔在罗摩什怀里，身上全是冷汗。

江充休息一阵，压住心中的怒火，远远叫道："你们快快过来吧！"

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迟疑不动。却见伍定远往前一站，道："换我过去了。"他回头往艳婷看了一眼，说道："一会儿我有什么意外，你万万不可随他们过去，知道了么？"

艳婷抱住了他，哭道："伍大爷，你千万不要过去！"两人一路相依为命，此时艳婷对他已有亲人般的情感，眼见他以身犯险，却如何舍得？

伍定远见她如此维护自己，心下大慰，温言道："你放心，我生平从不做亏心事，怎能死在里头呢？"他将艳婷轻轻推开，对卓凌昭道："卓掌门，我若死在此地，请你念在我竭心尽力的份上，放这女孩回九华山。"

卓凌昭见他死在眼前，仍在悬念他人安危，也不禁佩服他的义气，当即道："你放心好了，一会儿你若是性命危急，本座必会出手救你。你只管过去。"

伍定远点了点头，不再多言，当下大步踏出，走入甬道之中。

他闭上双眼，心中想着燕陵镖局当年的惨案，霎时如同回到当年的马王庙，想起齐伯川死在自己怀里的惨状，耳中彷佛听到当日他的遗言："伍捕头，我便要死了么？我还要替我爹娘报仇，我要重振燕陵镖局，我…我不会死…我不会死……"

伍定远眼眶忽地一红，此时虽是试炼心境，但想到当年的惨事，内心里的悲愤痛绝，仍是油然而生，心道："天道无常，无数好汉任人作践，这些奸恶之徒却一个个好鱼好肉，这世间还有天理么？"想到自己一年多来奔波劳苦，却还不能为人报仇，伸张正义，眼前还要为虎作伥，替他们前去寻觅物事，他心下自责，眼泪忍不住便流了下来。

便在此时，远处一个低沉的声音道："你来了……你来了……"伍定远睁眼一看，霎时心下一惊，只见左右身周无数石像竟都跪下，整整齐齐的列在甬道两旁。恍惚间，只见一众石像竟都在垂泪。

伍定远神情激荡，颤声道："你们这些石人，也知道众生的疾苦么？"只见一众石像竟都在点头，好似回应他的说话一般。伍定远泪流满面，大叫一声，顿时只觉右手热血烧烫，有如火龙般地冲向内脏。

众人见两旁石像好端端的站在原地，那伍定远却大声叫嚷，不知是在做些什么。江充叫道："你快快过来，别要耽搁了！"伍定远迷迷糊糊地走到罗摩什身旁，跟着往前一摔，罗摩什急忙将他接过，手掌一碰伍定远的身子，蓦地只觉一烫，竟如触到了烧铁一般，吓得他往后退开。

伍定远脑中一片晕眩，霎时咚地一声，便自摔倒在地。

江充叫道："还有谁要过来？你们若不敢过来，咱们便要走人了！"

卓凌昭哈哈大笑，道："且慢！本座要过去。"

江充笑道："昆仑掌门杀人如麻，居然有胆过来？"他先前听卓凌昭讥讽嘲笑，此时也出言回敬，毫不相让。

卓凌昭笑道："一代奸臣都能过去了，本座又有什么好怕的？"他面带微笑，向前行去，心中想道："这江充未必真的有意与我合作，等会儿怎么支开他才好？我这次重重得罪了这人，以后可要如何应付朝廷？"他心中不住算计，面上便露出阴沉至极的神情，一旁石像登时喀啦巨响，便自冲了出来，朝他身上砍去。

众人大声惊叫中，卓凌昭却只微微一笑，跟着说道："你们要降魔护法吗？在本座面前，连鬼神都要低头！"

刷地一声，长剑登即出鞘，跟着吟道："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！"只听轰地一声，无数石像已被他斩成无数小块，烂摊在地。

卓凌昭向后一打手势，说道："都过来吧！"众人见他神剑如此，都是骇异无比。安道京听得轰然巨响，连忙探出头来，待见石像已成粉碎，喜道："可以过去啦！"他一马当先，急忙穿过甬道，百忙中还不忘吐出两口唾沫。

众人跟在卓凌昭身后，也穿过这个神奇难言的心栈甬道。

第六卷 一代真龙 第六章 生死一线

过了"心栈"之后，建筑中已无迷宫，众人往前行出片刻，忽地闻到了一阵浓冽的血腥味，江充看了手上的羊皮，脸色竟尔变得甚是凝重，道："前面就是最后一关了，大家留神些。"

众人走出百来丈，只觉那血腥味越来越浓，直是中人欲呕，忽听江充颤声道："到了，就是这里……"

众人凝目望去，眼前赫然是一片血色的湖泊，宛如鲜血所成，昏暗中湖涛阵阵，轻轻地拍打岸上，看来有如地狱奇景。江充细读羊皮，咬牙道："此处叫做冥海，凡人只要沾上一点湖水，立刻全身溃烂而死，你们要不要试试？"

众人又无疯颠痴呆，如何拿性命开玩笑？霎间都往后疾退，说道："不……不了……"

卓凌昭摇头道："这处所如此险恶，却要如何过去？"

江充皱眉道："上回我也是阻在此地，看来若不搭上一座桥，决计过不去。"

便在此刻，远处传来低沉的闷响，一阵阵地连绵不绝，跟着地下跳动震荡，众人脸上变色，都道："又地震了！"

各人脚下站立不稳，一时间各找扶持之物。那低沉的闷响越来越近，也越来越清晰，有若鸣炮，又似落雷，由远而近，阵阵不绝。山洞被这巨响所震，一时灰飞落石飕飕而下，众人见了这幅异象，都怕这洞旋即崩毁。

江充面色惨白，喃喃自语道："这…这羊皮上没记载这种怪象啊……"

霎时"轰"地一声巨响，人人耳中嗡嗡鸣响，几欲聋聩，艳婷掩住双耳，高声尖叫："啊！救命啊！"但这娇唤却被一阵阵传来的巨响掩盖，连她自己也听不到了。伍定远把她拉到胸前，轻轻搂住她的肩头。

便在此时，冥海的湖水被余震波及，陡地掀起滔天巨浪，便往岸边冲去。几名锦衣卫武士逃避不及，立时给卷下湖去，霎时便哀号起来。

眼见那湖水不住往上淹来，众人脚下鞋袜被湖水腐蚀，立即破烂，伍定远喝道："艳婷姑娘，跳到我背上！"艳婷惊叫一声，急忙趴负上去，伍定远负着她，急急往高处奔去。

便在此刻，地下轰地一声大响，众人都觉身子往下一坠，地面竟已陷落崩塌，成为一个深坑，蓦地湖水猛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众人宛若置身血海，纷纷惊叫。

安道京叫道："糟了！连出口处也给淹没了，这下咱们出不去了！"眼见湖水已然淹上，众人或以长枪柱地，或以铁索缚壁，各显神通，纷纷逃难。

罗摩什见不远处有座高地，在潮水中有若孤岛，他急忙背起江充，急急往那处奔去，正跑间，脚下湖水已然高涨，罗摩什不即细想，随手抓起一名锦衣卫好手，便往湖水中扔去，跟着在那人身上一踩，猛地向前跃出一丈远近。

那人给他丢在湖水里，立时惨嚎起来。安道京见下属被杀，大声喝道："罗摩什，你好狠毒！"他正自说话，谁知脚下大浪打来，猛往

他身前冲到，安道京吃了一惊，急忙伸手一抓，却也是依法炮制，把罗摩什的火枪手扔在水面上，当作了垫脚石。

这两人狠毒自私，霎时两人四手连连乱抓，竟把众人当作垫脚石，不绝丢在水面上，众下属惊慌失措，纷纷逃命而去。

此刻昆仑山门人也是惶急无比，一众门徒眼见湖水奔至，一时惊骇莫名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卓凌昭审度形势，知道此际已然逃不出去，他叫道："大家跟着我来！不要慌！"便自带着众人往外奔出，只跑了百余丈远近，却到了一处岩壁旁，已是退无可退的局面。

钱凌异叫道："掌门人！这可怎么办？"

卓凌昭道："大家莫慌！"提气一纵，伸足在岩壁上一点，身形拔高十来丈，便往岩壁上飞掠过去，他提起长剑，用力在岩壁上一戳，长剑立时穿入岩壁，牢牢钳在上头。

卓凌昭叫道："你们看清楚了么？快用这个法子上来！"

卓凌昭武功高绝，什么事情难得倒他？眼看这岩壁滑溜平坦，弟子们功力有限，如何攀越的上？一时间听得惨叫连连，已有数人给湖水冲激，当场惨叫起来。

卓凌昭见情势大坏，总不能任凭昆仑全派覆灭于此，他低身飞下，一剑一洞，连连往壁上戳落，岩壁上登时现出数十个碗大深孔。卓凌昭左手牢牢攀住孔穴，双脚悬空，右手暴长，喝道："你们快快过来！"

眨眼间，潮水淹来，几将道路淹没，钱凌异见势头不好，当先冲出，一把抓住卓凌昭的手，提劲一纵，便往岩壁上的孔洞踩去，他连连踩过数十孔，身子已然高高攀在石壁上。

金凌霜悬念弟子的安危，不愿如钱凌异那般自己逃生，当下叫道："掌门人，你接好了！"说着将身边弟子一个个丢出，都往卓凌昭扔去，屠凌心忙随他一同丢掷。卓凌昭一手一个，不停将弟子接住，跟着将他们往岩壁上放去。

众弟子逃得性命，急忙伸手抓住孔穴，一个个如蝙蝠般地挂在岩壁上。金凌霜见几十名弟子已然脱身，急忙伸手出去，叫道："三师弟，你快快过来！我把你扔过去！"

屠凌心大声道："那你呢？你要怎么过去？"金凌霜不再打话，他右手倏忽探出，已然拉住屠凌心的衣衫，用力将他掷出。

屠凌心身在半空，猛见金凌霜已被湖水包围，惊叫道："二师兄！你快上来啊！"

金凌霜惨然一笑，霎时湖水已朝他冲来，便要将他淹没，他看着滚滚红水，心中忽有悔意，想道："我派作恶多端，杀人如麻，今日我金凌霜死于此处，也算是报应了。"

想起爱徒惨死，更是心如刀割，浑然不知闪避。便在此际，一物往他腰间卷去，跟着一股巨力传来，将他冲天带起，却是卓凌昭解下衣带，以之救人。金凌霜身在半空，便朝屠凌心飞去，屠凌心伸出右手，用力将他抓住，两人连作一串，登时挂在岩壁上。

此刻罗摩什背负江充，也已攀到孤岛顶峰，一旁只有安道京相伴，他们那儿地势较低，湖水早已涨得通天高，眼见湖水还在不住上涨，一众下属慌张逃来，罗摩什见脚下不过寸方之地，如何能站立这许多人？当即一脚一个，把一旁攀爬而来的人都踹了下去，安道京下手更是狠辣，只要有人靠近，立时一刀杀死，毫不手软。

众下属旁徨无策，惨叫道："救救我们啊！让我们过去啊！"

罗摩什与安道京却毫不理会，众多下属眼见死在片刻，前是毒水，后是虎狼，都吓得痛哭失声。罗摩什道："江大人，这湖水怎会这样上涨？咱们可要如何脱身？"江充面色铁青，却也是旁徨无计。

罗摩什心念一动，眼见江充站的地方比自己高了半尺，暗想道："一会儿这水若是还往上涨，说不得，为了多一块立足之地，只有把江大人丢下水中了。"他转头看了安道京一眼，心道："在那之前，我可得先把这人扔到水里。"

安道京见他眼神不怀好意，心道："看这罗摩什的模样，等会儿定会自求活命。我可得抢在他前头，想办法把他推到水中。"

两人心念急转，脚下却是丝毫不停，将一众往上攀爬的下属踢落水中。

此时伍定远与艳婷两人也正性命危急，他背负艳婷，眼见潮水不住涌来，已然掩上脚背，冥海毒性强烈，霎时便将他的鞋袜浸烂，伍

定远见一旁有处岩石，急忙跳了上去，但转瞬间两旁都被湖水淹没，看来只待片刻，湖水便要淹了上来。

卓凌昭见到伍定远的惨况，连忙叫道："伍定远！你快快跳过来，还可以保住一命！"

远远地江充也见到伍定远命在旦夕，也是叫道："伍制使，你快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救你！"他两人虽然救人心切，此时都与伍定远相距甚遥，一时间除了张口呼叫之外，却都无能为力。

伍定远听着两人叫唤，情知他们是有求于己，绝不是在乎自己这个人的生死，心道："我是否该去求他们相救？他们对我仍有所求，绝不会害我。"转念又想道："看这冥海涨得如此厉害，我便算求他们救命，也不过多活片刻，横竖是个死，我堂堂的一条铁汉，又何必在死前糟蹋自己的名声？"

眼看那湖水却不停上涨，想来只需片刻，无论奸恶如江充，还是凶狠似那卓凌昭，全都要给这湖水泡烂，变成黑泥一般，远处尚不绝传来哭嚎，却是锦衣卫好手临死前哭痛叫喊的声音。伍定远极目眺望，却见罗摩什、安道京两人为了小小的一块立足之地，兀自将同伴踢落水中，真是毫无人性可言。

伍定远冷眼旁观，眼见他们只为多活一时半刻，竟然干尽恶事，有如虫蚁禽兽一般，他心中忽地醒悟："人生在世，不过短短的几年，到头来，不都是一个死字么？这安道京如此奸恶，一会儿还不是烂死当场，只怕在阎罗王面前还要多打两下屁股，唉，短短几十年光阴，大家又何必争这许多？"一时之间，竟然呆呆出神，毫无求生欲望。

便在这顿悟的一刻，却听艳婷尖叫道："伍大爷！你别呆呆地站着，我们快想个法子逃走啊！"伍定远转头看着背后的艳婷，只见她满脸惊惶失措，显然被眼前的异象吓坏了，伍定远叹道："艳婷姑娘，你别怕，等会儿大家都要死了，早一刻，晚一刻，都是一样的。"

艳婷看着四周都是垂死哀号的人，一个个都给泡烂在湖水里，想来便算是死了，还要大受剥皮烂骨之苦，她心中害怕，忍不住大哭起来，叫道："我不要死！我不要烂成那个丑样子！师父你在哪里！快来救艳婷啊！"这艳婷虽然生性坚毅，但此刻的景象太过吓人，宛若地狱一般，却教她不得不嚎啕大哭。

伍定远看着楚楚可怜的艳婷，想来她毕竟年岁幼小，实在是熬不得这等苦难，他自己虽然抱定一死的想法，但此时此景，听得艳婷的哭喊，却不得不让他再拼一次性命。

伍定远猛地一咬牙，心道："说不得，我拼了这条性命，也要让这小丫头多活一刻半刻。"

伍定远将艳婷放在肩上，温言道："乖孩子，你别哭了。我带你逃生。"他虎吼一声，只听哗啦一响，伍定远竟尔跳下湖水，直直地朝卓凌昭走去。

众人见他如此干法，都是惊骇无比，卓凌昭叫道："你别泡在里头，身子会烂的！"艳婷哭叫道："伍大爷！你不要这样！"

伍定远脚趾疼痛，似已慢慢地被毒水浸蚀。他忍痛往前走去，一步步都是钻心之痛，他低头一看，赫然见到脚趾已被腐蚀见骨，下半身的衣衫也都烂去。

慢慢地湖水越淹越高，已至伍定远的腰间，伍定远大步走去，眼见卓凌昭已在丈许之外，伍定远抬头看着艳婷，惨笑道："小丫头，咱们再见了！"

艳婷惊道："你……你自己呢？"

伍定远全然不理，当即喝道："卓掌门！求你救她一命！"他猛地一翻白眼，跟着双臂一振，用力将艳婷丢出。只听呼地一声，艳婷娇小的身子便往卓凌昭飞了过去，卓凌昭伸出左手，霎时已将艳婷抱住。

卓凌昭提声喝道："伍定远！你抓好了，本座拉你过来！"他嘿地一声，右手立时抛出衣带，他功力深厚，霎时那衣带便缠住伍定远手臂，卓凌昭右手用力，便要将他拉将过来。

伍定远看着手上的衣带，心道："我身为捕快，非只不能将歹徒绳之以法，为了多活这一刻半刻，居然还要受这贼人的恩惠，我……我是天下最没用的混蛋！哈哈！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你这般可笑，不如去死！去死！"

伍定远看着四下惨叫垂死的人群，霎时惨然一笑，竟将衣带甩开，转身往湖里走去。

卓凌昭惊道："伍定远！你不要命了吗？"

伍定远仰天狂吼：“老天爷！”跟着哗啦一声，已然跳入湖水，霎时隐没不见。

众人心下骇然，纷纷惊叫。艳婷更是惨叫一声，已然昏晕。

卓凌昭茫然不解，心道：“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你为何不让我拉你过来，这样你不就可以活命么？你又何必自命什么清高？”

江充见伍定远跳湖自杀，心下惨然，寻思道：“这领路人死了，却要我们如何过去？”

金凌霜却想道：“这人当真是条好汉，他舍命救了这小姑娘，这等胸襟胆识，世间几人能有？”却听钱凌异大声嘻笑，道：“这人是个白痴！”

众人胡乱猜想伍定远为何跳湖，却无人知道他的真心。

伍定远不是自命清高的人，也不是立志做大事的料子，旁人喜欢沽名卖直，喜爱逢迎拍马，这些事都不是他爱干的。他只是个知所进退的世故捕快。三十六岁的他，早知道什么时候该睁眼，什么时候该闭眼，在这乱世之中，他心中自有一把尺。

可是为了燕陵镖局的案子，这位信守中庸之道的捕头却被动摇了。齐润翔死在他怀中的那一刻，他还只是警觉到大案子来了，但在齐伯川死亡的刹那，他却深深地明白，他心中的公道正义已经被粉碎。

为了燕陵镖局的案子，知府陆清正曾经威吓他，止观、方子敬也都劝过他，大家都叫他放下这个重担，要他不必硬扛这桩涉及政争的大案子。如果伍定远真的放掉这个案子，相信也没有人会来责难。

像他这样一个深知人情世故的捕头，为何会选择一意孤行，还弄到丢官亡命的下场?

因为，伍定远心中的尺被打烂了。

对伍定远而言，你可以在他面前杀一个镖师、甚至杀两个镖师，他都不会拿你当仇人，他最多只是来抓你，办你，但他就是不会恨你。可是，你就是不能在他面前把人家全家灭门，你如果连最后一个遗孤都杀死，他就很难忘了你。

只怕永远都不会。

可惜昆仑派的人做了，江充也做了。在那生死的一刻，伍定远知道自己不能接受卓凌昭这些人的救命恩情，他完全明白，只要他领受了这份恩情，他心中的尺会没办法原谅自己。

伍定远选择一死，是恨自己的弱小无能，是恨老天压在他肩上的担子太重，是恨自己的良心太多，是恨人生的无奈……

可怜这位亡命天涯的捕快，便这般死在神机洞中。

一文不名的死去。

眼见伍定远跳湖自杀，众人正自讶异纳闷间，忽听远处轰隆隆地巨响缓缓止歇，潮水便往后退去，那大水退得好快，转瞬间便退出数十丈。

江充等人见已得救，双腿都是一软，三人一齐坐倒在地。他们转头望去，只见数十名锦衣卫好手已然全数覆没，罗摩什带来的火枪手也无一得免。

安道京抹去头上冷汗，问道："江大人，这神机洞实在太可怕了，咱们还要过去么？"

江充脸现凶残狠毒的神气，凝视远方的冥海，冷笑道："我若见不到那人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绝不罢休的！"

安道京见了他的神情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良久说不出话来。

那厢昆仑众人见大水退潮，纷纷从石壁上跃了下来。卓凌昭脸上神色难看，喃喃自语道："伍定远已死，少了这引路之人，我们却要如何过去？"

余人见了这等天地巨变，脸上神色都是难看至极，只有艳婷一人泪眼汪汪，她眼望赤红的湖水，想起伍定远跳湖自尽的豪举，一时却似痴了。

第六卷 一代真龙 第七章 一代真龙海中生

却说伍定远摔在湖水里，霎时全身火烧般地剧痛，跟着剧痛攻心，他看着自己的身子烂成一团，外皮烂去，内脏心肺竟尔裸露出来，冥海淹来，伍定远双目一痛，眼前一片黑暗，竟也瞎了。

这样一位捕快，竟然落得如此下场?

咣地一声，冰凉的水滴落下，打在伍定远的脸上。

万籁俱寂中，他如同死尸，一动不动，仰躺在一处水池中。天顶紫光闪烁不定，光芒流动，窜成了两行字：“神胎宝血符天录，一代真龙海中生。”正中央闪烁着一个人面蛇身的图样，黑暗中隐隐生辉。

这里不是冥海，也没有奸臣，只有一片幽暗宁静。

良久良久，伍定远一声呻吟，终于睁开双眼。他全身困乏，缓缓坐起身子，猛地见到自己肚腹皮肤早已烂去，五脏六腑竟都暴露出来，心脏正自不住跳动，肠胃也在蠕动不休。

伍定远见了这残酷至极的景象，心下大惊：“我……我当真死了？”霎时放声大叫，惊骇之下，又自晕去。

一股热气喷上了脸，伍定远给这股热气一激，又再次醒来。

身周紫光流动，眼前一对炯炯双眸凝视着他，那眸子幽绿森蓝，说不尽的诡异。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：“阎罗王，阎罗王来了……”

黑暗中，忽地嘴里被人撬开，跟着喉头灌来苦水，伍定远心中大惊：“孟婆汤！他们要我喝孟婆汤！”想起自己身负仇怨，伍定远纵声大叫：“我不要喝孟婆汤！我要报仇！我做鬼也要报仇！”

昏沉之际，汁液灌入口中，却让他不得不吞落，汁水入腹，只觉恶臭无比，正想呕出，猛地腹中一痛，那疼痛感从腹中窜出，缓缓上至胸腹，跟着急冲而下，循心、肺、脾、肝、肾五脏而去。剧痛攻心，伍定远乱滚乱叫，全身如火煎熬，痛苦万状中，终于又昏了过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伍定远做了一个又一个的梦，梦中自己有时回到家乡，有时身在京城，但最多的时候，却是在那燕陵镖局的血案现场。

梦中他在众多死尸中仓皇走避，一个又一个垂死之人不断伸手出来，只想抓住他的脚踝，伍定远掩面叫道：“不要抓我，我没有办法帮你们，不要抓我啊！”

忽然之间，无数死尸消失无形，自己身边缓缓亮起，拢在紫光之中，天上好似传下一个声音，低低说道：“伍定远……伍定远……你被上天选中了，伍定远……伍定远……你不能忘了自己的抱负……”

伍定远茫然望天，喃喃地道：“我的抱负？抱负……”

忽然之间，伍定远双目睁开，已然醒了过来。

四下幽深黑暗，全无人声，伍定远一愣：“我在什么地方？”他回头看去，只见远处一片黑沉，不只没见到艳婷，连卓凌昭、江充、安道京等人都不见踪影。想起先前自己坠入冥海，心下忽地一惊：“地狱，这里该不会是地狱吧？”

念及一众恶徒至今仍好端端活着，自己这个捕头却要掉入地狱，受那无穷无尽的苦难，只觉上苍不公平之至，他心中一悲，抱头痛哭，叫道：“老天爷啊！你的眼生哪儿去了？阎罗王呢？小鬼呢？这里不是十八层地狱么？你们快出来审我啊！”激动之间，只想对天上神佛倾诉心中的不平，竟有些癫狂之态。

过了良久，只听远处回声不断，却无一人回答自己，伍定远狂叫一声，猛地站起身来，才一站起，便觉身上有些寒冷，低下头去，只见自己全身赤裸，正站在一处宽广至极的水池中，但身上完好如初，便连外伤也没一个。

伍定远呆呆看着自己的身体，想起先前自己内脏都已烂出，心中惊疑不定，想道：“我到底怎么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他看着脚下的水池，寻思道：“不管这里是人间还是地狱，先把情况搞明白了。”也是他一路受苦受难，早已豁了出去，不管等在前面的是阎王还是小鬼，反正总须见上一面，当下便要走出水池。

他脚下微微用力，只听轰地一声，水花不起，他竟已飞到了岸上。

这一惊直是非同小可，那水池有三丈长宽，谁知他轻轻一跃，竟能飞过宽广的池面。伍定远呆呆地看着自己的一双赤脚，心道：“我……我是怎么了？我这一跳，便是武林一流高手也未必能办到，我……我怎会变得如此了得？”

略提真气，霎时一阵沸水般的热流从丹田涌出，热烫烫地流经四肢百骸，伍定远大吃一惊，这内力强猛无比，远胜自己过去所练的内功百余倍，一时心下骇然，暗想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模样？”

错愕之中，伍定远回思往事，那时自己本已跳湖自杀，照理早该死在冥海之中，却怎地出现在这个奇妙至极的地方？又怎会变成现下这个奇异模样？他寻思道：“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艳婷呢？卓凌昭呢？他们又到哪里去了？”

他低头望向水池，见池水色做淡紫，隐隐生出磷光，水池前立着一处石碑，上书“伏羲宝池”四字。

伍定远寻思道：“原来这池子叫做‘伏羲宝池’，却不知与我身上的古怪内力有何关连。”

他左右看了一阵，自己身处一座巨大石室之中，室形五角，天顶浑圆，对面石壁上刻着大大的“仁之心”三字，伍定远微微一奇，便往四下石壁看去，霎时只见各面墙上写着“义之肝”、“信之肾”、“智之脾”、“勇之胆”等字，他细细思索：“伏羲宝池，仁义信智勇……这到底是什么地方……”

忽见池水隐隐有紫光反照，伍定远抬头看去，蓦地见到洞顶隐隐有着紫光流动，正是“神胎宝血符天录，一代真龙海中生”两行字。

伍定远一怔：“这不是神鬼亭里的那两行字么？我怎地又见到了？”他张大了嘴，霎时之间，一个念头闪过：“我不是在地狱里，我还活着，而且还是在神机洞中！”

心念于此，不禁大喜过望，想道：“太好了，我还没死，我还没死！”忍不住手舞足蹈，喜乐异常。

过了良久，伍定远慢慢宁定下来，他抚摸自己的脸孔，见自己的身体完好如初，喜出望外之余，心中便生出熊熊求生火焰，只想生离此地，逃出众多魔头的毒手。

伍定远望着远处石门，心道：“我现下若要出洞，定会与江充他们照面，且让我查上一查，看看有无别的出口。”当下恢复了捕快的机警灵敏，便走出室门，想把出口寻找出来。

走出门外，只见眼前一条长长的甬道，却是一片漆黑，难以辨认方位。

伍定远皱起眉头，想返身去找火褶之类的物事，赫然之间，只觉甬道慢慢亮了起来。伍定远呆了半晌，心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怎地黑暗中忽然现出光来？”

正惊疑间，只觉甬道里越来越亮，一切物事清晰可见，他回头往石门内看去，霎时光芒耀眼，令他双目刺痛难当。伍定远猛地醒悟："不是光线亮了，是我生了夜眼！"

他心下惊骇，不知自己的体质还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一时心中忽生莫名恐惧，就怕自己已经变成妖怪，宛如梦中那只人面蛇身的怪兽般。

正走间，忽然背后一阵热气喷来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急忙回头看去，背后一物昂首吐信，生满金色鳞甲，赫然便是一条活生生的金龙！

伍定远吓了一跳，此地怪物极多，一见又有妖魔，猛地往前窜去，远远逃开。

他魂飞天外，奔了一阵，回头看去，却见那条金龙只停留原地，丝毫不见追来。

伍定远心中惊疑不定，想道："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真是龙么？"

那日他与卓凌昭在一处湖边探查地形，便曾见过一只丈许长的蛇虫，倒与这怪物有些相似，伍定远想起江充说过的洞中机密，心中好奇之心大盛，眼看那怪物静默不动，他便大着胆子，往前走上两步。

走到近处，伍定远凝目细看那怪物，只见这怪物约有十丈长短，头做五彩赤红，双目更是粲然生光。看来只要装上两只鹿角，再给六只足爪，便要成了传说的金龙。

伍定远心下一醒，那羊皮上有记载，说这神机洞中向有四兽镇守，那长右、蚌贼、肥遗都已见过，这怪物定是什么金鳞了。伍定远吞了口唾沫，心想："我昏迷时有双眸子盯着我看，该不会就是这只妖怪吧？"

正想间，那大蟒摇晃了一阵，竟快速绝伦地游来，转瞬间便已行到面前。伍定远又惊又怕，当下举脚去踢，想将那蟒蛇吓走。谁知那蟒蛇却只昂首吐信，既不逃走，也不攻击。

一人一蛇，面面相觑，都是一动不动。伍定远满面惊恐，想道："这怪物到底要干什么？莫非要吃了我么？"

伍定远缓缓退后，只想趁势离开，谁知他稍一走动，那蟒蛇却又往前游动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连忙停下脚来，那蟒蛇却又停步不动，只昂首吐信，对着自己连连晃头。

伍定远料知有异，当下拱手道："这位老兄，在下不是有意闯入贵宝地，还请高抬贵手，别再跟着我了。"说着往后退开两步，哪知那金鳞大蟒又游动上前，丝毫不放自己离开，却也不过来攻击，只是摇头晃脑，看那模样，好似要他跟着走。

伍定远心下起疑，暗道："这蛇虫有些灵异，莫非有人将它养驯了，用来看守山洞？我可跟去看看。"他咳了一声，缓缓往前跨了一步，那蛇虫彷佛大喜，便转过身去，朝甬道深处移动，伍定远亦步亦趋，跟在那蛇虫之后。

每当伍定远停下脚来，那蛇也就停步不动，直到伍定远跟上为止，若伍定远掉头跑走，那蛇又追了上来，说什么也不放他离去。

伍定远越看越是心惊，寻思道："这蛇聪颖至此，绝非凡物，到底它要带我去见的是什么人？难不成是神仙么？"

那时江充不停出言恫吓，就是要众人不得深究洞中的秘密，伍定远现下人在洞内，如何不感好奇？想起自己从西凉一路亡命京师，为了羊皮四下奔走，如今终于要找出最后的秘密，忍不住又是兴奋，又是担忧。

那蟒蛇行出百余尺，忽地静止不动。伍定远心下一凛，赫见前方一处石室，里头似乎住得有人。他心下一惊，暗道："这里住得是谁？莫非便是让江充食不落饭、睡不得安的那人么？"

此处名唤"神机洞"，号称牵连天下气运，四险阻隔，四兽看守，所有神奇难解之处，都与此处石室有关。伍定远想起"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"那四句话，忍不住全身发抖。

伍定远站在洞口，大声道："有人在吗？在下西凉伍定远，在此拜见前辈！"他喊了几声，不见有人出来，也没人说话答应。

伍定远此时全身赤裸，不便见人，但总不能这样呆呆站着，他硬着头皮，喊道："前辈，你再不出来，在下只有贸然进去了！"当下伸手遮掩身体，扭扭捏捏地走向前去。

踏入室中，只见四下一片空旷，正中一处高台，旁边有处石碑，上刻“女娲天台”四字，台上却摆着一幅巨大的石棺，棺上隐隐有篮光照下，此外别无长物。

伍定远走上高台，站在石棺之旁，身上也给映成一片湛蓝，宛若蔚蓝海水。他抬头望上，只见洞顶镶着一片琉璃，原来此处的蓝光便是从上头照下的，便如那“伏羲宝池”的紫光一般。

伍定远低头看着石棺，想道：“这口棺材好生神秘，里头不知装的是什么人？”想要打开棺材，转念又想此地怪异难言，一路走来，每多怪兽埋伏，又是长右，又是肥遗，棺中便有僵尸妖怪躲藏，那也毫不稀奇。

伍定远摇头苦笑，不敢再去碰那石棺，只得跳下高台，在石室绕行一圈，他看了良久，一不见有人，二不见有物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忍不住发起愁来。自己多年流亡，辛苦倍尝，一切都为那张羊皮而起，好容易九死一生，来到这最后秘密之所在，若还不能找出真相，却叫他如何甘心？他看着棺材，心道：“说不得，只有开棺来看了。”

虽说要开棺，但此处幽冥可怖，说什么也不能乱来，他先恭恭敬敬地下跪，向石棺喊道：“在下西凉伍定远，只因机缘巧合，冒昧来到此地，绝非有意打扰，还请恕罪则个。”

他在公门当差，这些鬼神之事自是宁可信其有，虽说当年扬刀立约，豪情万丈，但此时身在玄地，饱经妖怪惊吓，自当执礼甚恭，就怕得罪妖魔一类。

伍定远磕头一阵，大着胆子，伸手掀开石棺顶盖，棺盖一掀，忙往后一跃，远远避了开来，就怕有什么僵尸鬼怪跳将出来。

过了许久，不见有任何怪物出来，伍定远松了口气，蹑足走向石棺，大着胆子，缓缓凑过头去。

一眼望去，只见石棺里空无一人，却只有一袭黄衫。

伍定远嘘出一口长气，想道：“还好没有怪物。”转念又想：“连这棺材里也没东西，这可要怎么查下去？”一时颇感失望。

他叹息一声，将那黄衫取出，他全身赤裸，不能没有衣衫蔽体，心道：“说不得了，先借这套衣服一用吧！”想起这衣衫是由棺材里拿

出来的，恐怕是死人的寿衣，忍不住心下发毛，但有衣穿总比赤身裸体强些，当下便套了上去。

伍定远穿上那衣衫，只觉质料轻盈，通体舒适，不由得心下一奇，暗道："这衣服料子剪裁非凡，那死人身分定是高贵无比，不知是什么来历。"他就着蓝光看去，猛见身上的衣服上头绣着一只五爪金龙，伍定远心下大惊，双手不禁微微发颤。

这件衣服来头非小，竟是皇帝的龙袍！

伍定远满面诧异，寻思道："这……这衣衫是帝王所穿，难道这神机洞是古代陵墓么？可这石棺里的尸身呢？为何又不见了？难道已给盗墓者带走了吗？"

正自猜想不透，忽觉背后一阵热气喷来，伍定远心下一惊，急急回头，却见那金鳞大蟒朝他游来，兀自张着血盆大口，似要往他咬下。这蟒蛇先前温驯无比，此刻却怎地变得凶猛无比？

伍定远心下醒悟，想道："糟了，这蛇定是看守陵墓的守卫，它一见我盗取棺中的东西，便要过来咬我。"

只见那大蟒已到自己眼前，蛇嘴便往手臂咬上，伍定远大吃一惊，厉声道："走开！"

那大蟒却不理会，更是急速向前扑过，上下颚张开，伍定远大吃一惊，眼见不能再拖，右掌一挥，登即劈出。

只听啪地一响，这掌正中巨蟒腹部，那大蟒登时飞了出去，猛力撞上石壁。

伍定远见自己掌力大的异常，心下也是骇然，他摇了摇头，随即朝那大蟒走了过去，只见那大蟒兀自在地下扭动，腹部腐蚀出一个大洞，好似被什么毒液浸染般，眼看是不活了。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寻思道："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蟒蛇的肚子怎么烂成这样？"看着自己的右掌，只见掌心隐隐发出一阵紫光，黑暗中倍觉醒目。伍定远心下一惊："我这手掌上蕴有剧毒！"

那大蟒中了一掌，尚未死透，它在地下扭动一阵，又朝伍定远游来，一张嘴仍是大大地开着，伍定远想道："这蟒蛇不怕死么？怎地还来讨打？"他这次不敢卤莽，看着那蟒蛇的大口，忽见它嘴中居然含着一物，似是要交给自己。

伍定远“啊”地一声，才明白这蟒蛇的用意，原来他不是要来咬死自己，而是有东西要呈递给他。伍定远见这蟒蛇腹部穿洞，已是命在旦夕，心中微有歉疚之感。

他蹲在地下，接过了蟒蛇口中的物事，只见那物已然破损得厉害，却是一本陈旧破烂的册子。那蟒蛇见伍定远接过东西，似乎甚是喜乐，它游上了伍定远的腿边，将斗大的脑袋搁在伍定远的膝上，眼中似乎露出了哀伤的神情。

伍定远心中难过，道：“对不住，我出手太重，却把你伤成这样。”

那蟒蛇吐了吐蛇信，慢慢地僵直身子，竟尔死了。

伍定远长叹一声，心道：“我此刻武功非同小可，出手时定要留下分寸，否则日后受我掌力的非死即伤，必定杀生太过。”

他伸出右手，轻抚那蛇虫的脑袋，霎时那大蟒的脑门竟又烂出一个深洞，伍定远大惊，看着自己的右手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我……我的手掌怎会毒成这样？”

自离“伏羲宝池”以来，先是察觉自己内力雄浑，远在昔日之上，后来发觉自己生出夜眼，现下右手又有掌毒，彷佛妖怪一般。伍定远呆了半晌，已是作声不得，他看着金鳞大蟒的身躯，只觉又痛又怜，当下伸出左手，将它轻轻搬开了。

伍定远拿起那蟒蛇交给自己的薄薄的册子，心想：“这本书不知是什么来历，可与这神机洞的秘密有关么？”就着洞中的蓝光读去，只见书皮处写着“披罗紫气”四字，似是武功秘笈之名。

伍定远一惊：“披罗紫气？我右手这般阴毒，便是这披罗紫气么？”他翻开第一页去看，只见此页所载的文字并非练功法门，而是一篇记述，伍定远心知定与洞中奥秘有关，当即小心翼翼，逐字读去。

“汝先得天符，后取谒语，沥鲜血，投冥海，连过四险四难，天命所归，汝已继吾之志，为一代真龙也。”

伍定远呆了半晌，想道：“什么一代真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又往下头翻看，读道：“天道难测，隐讳不明。汝若见此记文，此时业已改朝换代。余虽自命超卓，举世无一抗手，然奸佞炽张，致使亲征锻羽

覆没，国家有若危卵。余情不得已，只有封印此洞，暂迎圣驾于此山神机洞中，以待时局平静，日后重登三宝大位。”

伍定远赫然一惊，寻思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亲征锻羽覆没？皇帝不是好端端的在北京城里享福么？怎地又有什么暂迎圣驾？”他此行受柳昂天之托，意旨在调查羊皮来历，却不知还有这些怪异之事。

伍定远茫然不解，心道：“不管了，等我离山之后，到时再去问杨郎中好了。”想以杨肃观的渊博，定能查知其中由来。

又往下读道：“神机洞隐密至极，若无天符指引，世间无人可得其门而入。只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江充面相非小，隐有三公之相，此人若别有居心，圣上安危可虞也。余为期圣驾平安，遂释放洞中天兽，以图守卫，又于神鬼亭藏下机密，世人若无亭中谒语指引，纵有天符，亦难寻觅圣上踪影。此诚防备之心也。”

伍定远呆了半晌，心道：“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他费尽苦心，到底想要保护谁？难道棺里的人真是皇上？这怎么可能？”

他一时不解，只有往下读去：“汝取镇邪天符在先，复又投身冥海于其后，如此大仁大勇，必有天命护身。念此仙佛机缘，尔当自强自发，报效国家，饮女娲天酒，浴伏羲宝池，得仁心、治义肝、发信肾、取智脾、获勇胆。神胎宝血符天录，一代真龙海中生。”

伍定远心下恍然，方知来龙去脉。那神鬼亭中藏有两句谒语，第一句叫做“神胎宝血符天录”，用意在以鲜血洒上羊皮，便能破解洞中各项机关；第二句则叫“一代真龙海中生”，此刻回想起来，原来是要见过谒语的人跳入冥海之中，这才能够破解神机洞中最后一关的秘密，若非如此，洞中的绝世武功决计无法取出。

伍定远回思当时情景，自己跳海之际，只为一时悲愤，倒也没想过自己这般自杀，却能恰巧解了最后一道难关。

他心中度测，想来那安排洞中机关的前辈极为重视心性品德，非只在心栈中测度来人的品格，最后还用这超脱生死的法子试炼人心，看来这人定是担忧传人日后为非作歹，这才以此相试，谁知竟给他误打误撞，竟以此获传神功。伍定远轻轻苦笑，摇了摇头，心道：“这真是天意了。也许我真如书上所说，是个有天命护身的人吧。”

过去无论是圣洁如方丈灵智，还是奸恶如权臣江充，莫不以自己的面相为异，现下回想起来，倒真有些道理。

他发了好一阵子呆，又想道："这书上说的什么女娲天酒，伏羲宝池，便是我身上古怪内力的由来么？"

自己昏迷时，好似被那金鳞灌下苦水，当时还以为是地狱的"孟婆汤"，哪知却是叫做"女娲天酒"的玩意，至于那浸泡身子的冰冷池水，则是什么"伏羲宝池"了。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，心道："现下我身上的内功，定是卓凌昭朝思暮想的天山武学，这帮奸人无恶不做，算尽机心，却反而让别人捡了个便宜，真是好笑啊！"想起卓凌昭等人必然失望难受，不禁忍俊不禁，霎时间哈哈大笑起来。

伍定远正自大笑，忽见洞中泥沙飕飕而落，竟是被自己的内力所震，连忙收慑心神："我身在玄境，尚未脱险，可别得意忘形了。"

他吐纳片刻，便继续翻看册子，读道："汝身负天命，得传神功，不可或忘真龙之志。圣驾于神机洞一事，天下间只余与江充二人得知，汝万不可外传。此际江充业已叛国，当此国难，尤需竭心尽力，迎吾皇以归京城，使其重登大位，再行仁政，方无愧真龙之名也。"

再看署名，却不见任何字号，只有一行小字："此间情事，不可与外人言，否则徒令朝廷动荡祸乱，奸党反而得利，切记！切记！"

伍定远将那本书细细翻过，只见除这篇记文之外，便是"披罗紫气"的练功法门，他脑中乱成一片，一时无暇细看，便把书本收入怀中。

他看着眼前空荡荡的石棺，喃喃自语道："此际若已改朝换代，则江充业已叛国？这话从何说起？皇上好端端的留在北京，什么时候改朝换代了？"

他想着想，蓦地心中一惊，想起当今皇帝原称"泯王"，这皇上并非以太子登基，而是先皇武英皇帝的御弟，只因武英皇帝英年早逝，泯王才得继位为帝。伍定远心中醒悟，这才明白这洞中所藏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圣上的皇兄，昔年的武英皇帝。

伍定远心下骇然，他看着自己身上的龙袍，寻思道："我这身衣服，莫非便是武英皇帝所穿的么？这……这又怎么能够？"这武英皇帝

早在三十年前便已驾崩，倘若他并未身死，而是躲在此地，想来也过五十岁了。

他心中惊疑不定，寻思道："这武英皇帝不是已死在奸人手上了吗？他死了几十年，怎能又跑了出来？这……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要是这人还在人间，却要我们这些臣子怎么办？"

他越想越慌，便趴到石棺之中，细细察看一番，只见石棺中确无残骸遗骨，除了自己身上的龙袍，实在别无蛛丝马迹。

伍定远心中忽起轻松之感，心道："看来这篇记述不尽不实，连个署名都没有，八成是江湖妄人所为。这神机洞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一个活人如何待得上几十年？只怕闷都把他闷死了。"

他正想哈哈大笑，心中忽有一个声音道："不对……倘若这篇记述是胡说八道，这世上怎能冒出一张羊皮出来，还惹得江充这些人追杀抢夺？"

伍定远呆立半晌，心道："不管怎样，眼下这武英皇帝已然失踪了，他既不在洞里，也不在人间，便跟死了没两样。这样也好，国无二主，他既然死了几十年，便让他随风而逝吧，可别再出来作祟了。"

伍定远看过上头记载后，心中多少有了谱。想来此处山洞必是千年前的贤人建造而成，只不知为了什么原因，曾有人将武英皇帝藏在此中，只是这可怜的皇帝多半在洞中生出了什么意外，竟尔落了个尸骨无存的下场，只余下这身龙袍供人凭吊。

想来武英皇帝若不是给蟒蛇吃掉，便是不小心掉入冥海溶解了，说不定还是因为受不了这洞里的气闷，这才跳湖自杀。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，当下对着石棺膜拜，道："前辈在上，非是晚辈不来竭心尽力，这武英皇帝既已消失不见，连尸骨也找不到，却要晚辈如何效忠于他？不论你是何方神圣，还盼你英灵有知，能够原宥则个，晚辈感激不尽。"说着又磕了几个响头。

伍定远正自下跪祭拜，忽听远处传来一阵声响，伍定远侧耳听去，只觉一个声音低沉，一个声音高亢，好似一男一女在那儿说话，伍定远急急转头，只觉夜眼一闪，似乎飞过了两团灰影，竟是快逾鬼魅。

伍定远见那两个灰影间夹了个东西，便似尾端相连的两只怪物，他猛地想起南天门上绘的一男一女两个神像，登时吓得魂飞魄散，心下大骇："鬼！有鬼来了！"那两个神像人面蛇身，诡异之至，若真要出来作祟，自己如何还能活命？想起梦中齐伯川的怪模怪样，心惊胆跳之余，急急朝甬道奔逃而去。

跑了一阵，伍定远只觉自己脚下如腾云驾雾，飞快无比，他越奔越是心惊，可又不敢停步，这洞中实在诡异至极，只想早些找到出路离开。

正害怕间，忽见甬道前端有光芒洒下，伍定远急忙奔向前去，却见甬道顶端一处破洞，约莫二尺见方，伍定远大喜过望，连忙从洞中望出，此时外头已是深夜，满天繁星，尽在天顶，看来只要从此处爬出，定能逃出生天。

伍定远心下兴奋，只想直接跳出破洞，但这处破损恰在甬道顶端，实在过高，伍定远暗暗忧心，不知自己有否这个能耐上去。

他回头往阴沉的甬道看去，心中暗暗害怕，就怕人面蛇身的怪物忽然出现，他轻轻吐了口气，运起轻身功夫，双脚奋力在地下一蹬，忽觉身子一轻，竟尔高飞而起，如同大鸟般冲天飞起，直朝洞顶而去。

伍定远见自己跳跃过高，忍不住"啊"地一声大叫，心下惊骇无比，他想缓住身形，却又不得其法，只觉自己还在袅袅上升，忽然头顶一痛，已然撞上洞顶，跟着轰隆一声，洞顶竟给他撞坍一块。

伍定远大吃一惊，丹田气浊，当场摔下地来，只跌得全身疼痛不堪。

他趴在地上，看着洞顶的破孔，喃喃自语道："这就是披罗紫气的威力么？"

直到此时，伍定远方知天山武学的无穷奥秘，自己若不小心运使，只怕未得其利，反蒙其害。他看着洞孔，再次跃起，这次他小心许多，不敢用力过猛，轻轻一纵，身子已然飞起，霎时间便已飘出洞去。这次他虽然有备，不曾撞破什么，但见自己身负如此神功，趋退间如同妖怪一般，还是感到骇然。

伍定远飞出洞顶，随即落在地下，他朝四方望去，只见自己身处在一处高原上，数里外一片连绵无际的山脉，想来便是天山了。

此时方值深夜，他上观星辰，看来已近午夜。寒风吹来，空气极尽清新，伍定远深深吸了一口，只觉心旷神怡，此刻不管江充也好、卓凌昭也罢，再也没人奈何得了他。

他看着远处雄奇的山峦，一时心力松弛，倒在地下，痴痴看着天上的银白月轮。

一片宁静祥和中，伍定远静静思索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他闭上了眼，想道："怎么办，这羊皮根本不是江充卖国的证物，真只是张宝藏图而已。凭这张东西，要如何推倒江充？我此番大大得罪这帮奸贼，以后该怎么办？柳侯爷保得住我么？"

眼前情势明白，那羊皮不过是块莫名其妙的神符，绝非王宁、梁知义他们猜想的卖国证物，自也不能藉此推倒奸臣江充。想起自己一年多来奔波劳苦，千里亡命，到底为的是什么呢？眼下身处谜团之中，除了见到一幅空棺，一个空洞，其余什么都不知道，更不晓得这案子要如何查下去，不禁摇头苦笑。

他叹息一阵，心道："既然那羊皮不是什么物证，想来王御史、柳大人都白忙一场了。羊皮既然无用，也无人奈何得了江充这奸臣。我若要继续与他作对，只怕会死得惨不堪言。唉……人生不过百年，眼下我自由自在，何必再回什么京城，不如回西凉去开个店铺，了此残生算了。"一时心灰意冷，只觉气馁无比。此来天山，算是由死到生走了一遭，人世间的荣华富贵，功名利禄，尽成转眼云烟，实不足自己挂怀，此刻便有隐退的打算。

他闭上了眼，正想沉沉睡去，忽地又想到了艳婷，他猛地一惊，坐起身来，寻思道："不行！这小姑娘还在卓凌昭手中，若要受了玷污，我如何对得起她死去的师叔？"想起艳婷楚楚可怜的神色，更感心惊不已，好似她现在正给人撕裂了衣衫，受那帮无耻淫贼的侮辱。

伍定远咬牙切齿，仰望天际繁星，心中浮起齐家满门惨死的景象，更感悲愤，他暗自责备自己，想道："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，当年齐伯川死前，你说了什么？你现下斗不过江充，便只想顾着自己逃命么？当年多少人为你出生入死，你只想平安度日，

你怎么对得起他们？”他猛地跳了起来，凛然看着群山，大声道：“我不能！我不能！”

伍定远热血沸腾，心道：“无论如何，这场仗还有得打。便是没了羊皮，咱们还有柳侯爷撑腰，未必便输那奸臣了。”他望着脚下的神机洞，心道：“当今最重要的大事，便是把艳婷那小姑娘救出来，我现下得了‘披罗紫气’，若要回到洞里，偷偷摸摸的抱她逃走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他轻轻吐纳，更觉体内真气充沛至极，想来只要不正面遇上卓凌昭，便是遇见安道京、钱凌异这些好手，料来自己也还能应付，他心中惧意渐渐淡去，大叫一声，便往破孔跳下。

伍定远走回洞中，慢慢寻着出路，只听远处有着浪涛声，他心下一喜，知道冥海就在眼前，便急急走出。果见远处赤红的湖水拍打岸边，对岸一片黑暗，看来艳婷、卓凌昭他们便在那儿。

伍定远望着冥海，正自盘算如何渡湖，便在此时，忽听对岸传来轰然巨响，跟着湖面水花四溅，却不知发生了何事，伍定远行到高处，极目往对岸看去，霎时惊得呆了。

只见对岸有一人神色阴沉，正自指挥大炮轰击，那人唇上留着短须，面色阴沉，正是江充，只听他大叫道：“给我轰！把对岸的一切都给我轰烂了！”跟着炮声一响，炸到了湖里，煞那间湖水飞溅，激起了偌大水柱。

伍定远一惊，心道：“这江充真是疯了，他自己过不来，便要把这一股脑儿的炸烂。”

却听得一人道：“江大人，你真把对岸炸烂了，却要我如何去拿武林秘笈？”

那人功力深厚至极，虽在炮声隆隆之中，说话仍是清晰可闻，世间有此功力的屈指可数，伍定远不必去看他的面貌，也知他是“剑神”卓凌昭。

江充止住了炮手，道：“卓掌门啊！照眼前的情势看，这神机洞太过难搞了，与其让别人进到此间，还不如几炮轰得稀烂，省得便宜了旁人。你说怎么样？”

卓凌昭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咱们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”

伍定远站在岸边，霎时听到江充狂笑不止，跟着炮声隆隆，不住地往岸上轰来，轰隆一声大响，炮弹正炸在伍定远身边不远处，岩洞耐不住炮轰，顿时开始崩塌。

伍定远心下大惊，急忙沿着甬道冲出，只见一路都是崩塌的石块碎屑，满天尘埃中，伍定远飞身窜到那破损处旁，提气一纵，便往上头跃去。

逃出神机洞，只觉脚下还在震动，他略一停留，便觉地面正在塌陷，只要脚下稍停，便会掉入地下。他惊慌之余，急运轻功飞驰，一路逃难而去。

奔出数里后，他回头看去，只见整片山头已然陷落，想不到江充的炮火如此猛烈厉害，经此一炸，看来这神机洞已成遗迹，从此不能复现江湖了。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，仰头看去，此时已明月高照，凄清的月光照下，映在冷冷的天山上。伍定远想起日后的无数硬战，心下忽地一馁，只觉疲惫不堪。他猛地摇了摇头，心道："不行！我绝不能气馁！我已然获传天山里的绝世武功，岂能再有迟疑之心？"

他运转真气，只觉全身精力弥漫，想到自己武功远胜昔日，不复是当年四处流亡的小小捕头，心中更是一阵激荡。

最早他接到燕陵镖局的案子，只是拼着一股气血，最后竟尔落到丢官亡命的下场，之后遇上柳昂天、杨肃观等人，在侥幸拾回官职性命之余，便有意重作冯妇，再来干一个奉公守法的朝廷命官，至于那燕陵镖局的案子，自也交给上级办理，不再逞强。也因如此，才会被郝震湘等人讥讽，让他倍感困窘。

只是天意难测，再加机缘巧合，自己居然莫名其妙地练成神功，仗着这身"披罗紫气"的威力，或能再扛起这个大案，为苦主申冤也不一定。

无论是福是祸，总之这条命是捡回来了，他想到自己武功大进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身影一闪，便往山崖跃下，伍定远仗着精湛无比的内力，一路从悬崖攀缘而下，竟是快若神鹰，势如妖魔。

第六卷 一代真龙 第八章 披罗紫气

伍定远出得天山，想起与杨肃观等人的约定，要在元宵之夜会集西凉，他进洞已久，早不知时日，只怕错过了与众人会合的时辰，当下急忙起身，连夜赶路而去。

路上想起艳婷尚在卓凌昭手中，伍定远不禁心情烦忧，不知昆仑山众人是否会对她不利。那艳婷说来不过是个孩子，与昆仑诸人毫无仇怨，只盼卓凌昭念在自己宗师身分上，别去为难她一个小小姑娘。

行出十来里后，慢慢真气发动，汹涌澎湃，似是用之不尽，取之不竭，体内好像胀得快炸开一般。伍定远提起真气，往前纵出一大步，身子立时飘出两丈远近，他人在半空，又是一个大步跨出，如此接连不息，竟然快逾奔马。

奔出半个时辰后，竟觉得有些收不住脚，脸上更是劲风扑面，如同刀刮。伍定远心下骇然，只觉体内随时随地都是暖烘烘地，真气可说强韧已极。照这个模样看，只怕自己已有一甲子以上的深厚功力，这天山密藏的武功果然非同凡响。

路上歇息时，伍定远取出洞中携出的秘笈，细读之下，才知这“披罗紫气”的大威力，远在自己的想像之上，至于那练功法门，更是怪异难言，世间绝无第二套武艺足以相比。

只见练功总则上写着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劳苦心志，毁其发肤，是已欲成神功真龙，必先五内俱焚，去心、坏肾、破胆，以孕神胎，无肝无脾，则随心所欲矣。”这段话令人目瞪口呆，伍定远虽已熬过种种苦难，读到此处，还是打从心里寒起。

原来这“披罗紫气”的练功法子怪异奇特，绝不同于世间任何武学，一般练功多由苦练修行而成，不是练内力，便是习拳脚，乃是由内生外，靠的是自己的能耐。但这“披罗紫气”却大大不同，练功者需以种种奇门毒药秘方浸泡，以之改变体质，靠的纯粹是外力，与练功者并无太大关连。

也是为了转化体质，那开辟山洞的前辈才设下“冥海”一关，让人泡烂肌肤，暴露内脏，好使“伏羲宝池”、“女娲天酒”的效力加大，如此一来，练功者方能“得仁心”、“治义肝”、“发信肾”、“取智脾”、“获勇胆”，以之锻造全身脏腑，终得“神胎宝血符天录，一代真龙海中生”的最高境界了。

只是这“披罗紫气”并非人人可练，若体质不当，机缘不巧，定会死于半途，非但练不成神功，反为药酒所害。正是为此，那总则上开宗明义地写着：“凡人一生，披金罗紫，皆命也。成此神功，全仗天命。习功者若非四柱同命、抑或三奇盖顶之人，必死无葬身之地。戒慎、戒慎。”

照此看来，伍定远能成此神功，一半靠的是天生的命数机缘，一半靠的是自己的胆识，若无种种巧合，自己绝无可能破解难关，成为那“一代真龙”了。只是卓凌昭千想万想，却怎么也想不到天山武学竟是这般练法，倘若要他跳湖自尽，恐怕打死也不愿意吧?

伍定远看着那本“披罗紫气”，自知若是依法习练，便能将真气越练越强，招式越练越精。只是他那条泛紫的右臂却仍不听使唤，运使真力时更会泛出一股磷磷紫光，隐隐有着剧烈无比的毒性，这伤是给地底怪蛇咬出来的，书上不曾详载，只不知是否会妨害自己练功。

伍定远看着自己的右臂，心道：“我这手臂上的毒伤好生厉害，不知毒性是否还在？会否伤了我的身子？”他皱眉苦思，颇为担忧，但既然身上毫无中毒之象，行止举动时更有神清气爽之感，也就不再理会了。

伍定远急于与杨肃观等人会合，便连夜赶路，直奔了几个时辰，只见天际渐渐泛白，清晨的沙地上结了淡淡的冰霜，放眼望去，偌大的平原都拢在破晓的浓雾中，倍觉朦胧。此时他已奔出两个多时辰，但仍感精神奕奕，丝毫不觉疲累，脚下更如腾云驾雾，风雷电掣之际，身周景致无不倒飞而过，恐怕比世间最快的千里马，都还要再快十来倍。

又行了一阵，隐隐约约见到前方有一处牌楼，极目望去，只见牌楼上题了有字，见是“玉门关”。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暗道：“我这一夜居然赶了几百里路？这怎么可能？”

他去时被昆仑山高手押在车中，足足乘了十余日的车马才抵达天山，谁知回程时仅用了区区一晚，他看着自己的双脚，心中的骇异直是难以言喻。他呆了半晌，这才朝关内行去。

伍定远走到关隘不远处，自知身穿龙袍，决计不能贸然入关，当下便摸入一旁的民家，想要偷出衣衫换上，谁知才走到门口，便给一

名挑水老汉撞个正着。

伍定远正要闪开，却见那老者吓得魂飞天外，惊声道："这……这是皇帝啊！"当场下跪道："小民叩见皇上！"

伍定远骇然失笑，道："我……我不是皇帝……"

那老汉往两旁张望一眼，低声道："原来皇上是微服……那个龙袍出巡，皇上放心，小民不会出去乱说的……"

伍定远尴尬一笑，道："我……我真的不是……"

那老汉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低声道："这些我都懂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"说着又道："皇上是来找乐子的，还是走失了什么妃子啊？"

伍定远心道："看来遇上了个怪人，我可赶紧脱身才是。"他轻咳一声，道："我……我是来借衣服的。"

那老汉哦地一声，道："原来皇上嫌龙袍穿起来难受，想要换一身衣衫穿啊！"

伍定远喜道："正是，老汉可有衣物借我。"

那老汉心道："难得遇上皇帝，总要敲个竹杠才是。"当下道："借是没什么难的，可老头我总要有个回报。"

伍定远眉头一皱，道："老兄要啥样的回报？"

那老汉心道："老子我一不会读书，二不会做官，难得遇到皇帝，还是讨个皇亲国戚的身分好了。"当即阴侧侧地道："我家有个闺女，三十岁还嫁不出去，拜托皇上了。"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忙道："这怎么使得？你可别乱来。"谁知那老汉已然喊了起来："桂花啊！别睡啦！有大事啊！你快起来看啊！"他喊了一阵，只见一名蓬头垢面的女子冲了出来，揉着眼道："爹，什么事啊？有小偷么？"

那老汉指着伍定远，大叫道："皇上来啦！"

伍定远见那女子血盆大口，虽不至青面獠牙的惨状，但也是难得一见的无盐，只吓得屁滚尿流，全身冷汗狂冒。天幸那女子见了伍定远，只是上下打量几眼，一脸狐疑地道："这人看起来笨头笨脑的，真的是皇上么？该不会是戏台上的戏子逃班了吧？"

伍定远心中一宽，想道：“好险！这女子对我没意思。看来可以借件衣服穿了。”

谁知那老汉道：“自古皇帝都是长得一幅笨样子，不然怎么当皇帝？你快别啰唆了，快上去跪拜啊！”

那女子咕哝一声，便自向前跪倒，口中乱叫道：“民女桂花，参见万岁爷。”

那老汉拉住伍定远，笑道：“皇上快来歇息，你俩好过以后，我便是国丈了……”说着将伍定远拉进卧房里，便要替他宽衣解带。

眼看那女子已然冲进铺被，跟着裂开血盆大口，对伍定远媚笑道：“看万岁爷傻头傻脑，身子骨却是强壮，来！让臣妾好好服侍你吧！保管你销魂蚀骨，马上忘了三千佳丽啦！”

饶他伍定远练成盖世神功，闻到那女子口中的大蒜气味，又见了她的海碗大嘴，此刻也是两腿飕飕发抖，他大叫一声，猛地点中那老汉的穴道，跟着开始扒他身上衣衫，那老汉惊道：“皇上怎么了？莫非不爱闺女爱老汉？”

伍定远虎吼一声，也将自己的龙袍脱了下来，露出一身结实强壮的筋肉。

一旁那闺女大怒道：“你这兔子，枉自练了一身铁打筋骨，谁知不是男人！”说着便要冲来撕打。

那老汉喝道：“桂花不要乱来！”跟着陪笑道：“皇上爱这调调也成，老汉虽老，却还是老而弥坚，您要上下左右都成，便是前后翻转，老汉也可以搏命一试……”他还待要说，只见伍定远已然抱着他的衣衫，疯狂飞奔而去。

经此一事，伍定远更加明白天有二日的可怕，倘若武英皇帝仍在人世，不免引起天地偌大的纷争，天幸此人已死，否则不知要惹出多少祸患。

伍定远穿好衣衫，此时方在黎明，来往行旅不多，玉门关守军尚未开城，伍定远行到关下，左右探看，想找条进关的方便之路，正看间，忽听后头一人喝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！怎么在此地徘徊？”伍定远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名军官带着十来名小卒，正对着自己戟指喝问，想来这些人是在此地巡逻的守军。

伍定远抱拳陪笑道："在下是西域回来的客商，只因赶路赶得迟了，没想到误了进城的时光，是已在此逗留。还请诸位行个方便，让小可早些进城。"

那军官冷冷地道："原来你想要进城啊！随我来！"

伍定远忙道："多谢军爷。"便随那军官行去。走不到三步，两旁军士忽然伸手将他架住，另一名小卒更伸手入怀，在他身上掏掏摸摸。

伍定远惊道："在下是寻常百姓良民，大人此举何意？"

那军官狞笑道："我管你是谁？便是皇帝老儿来此，也要交上一百两白银，这叫做过关性命钱哪！若不是咱们日日夜夜在此看守，你们这些该死的老百姓哪来的好日子过？"

伍定远心中暗暗叫苦，他先前落在昆仑山手中，身上物事早已被人搜走，此刻身无分文，却要他如何行使贿赂？

众小卒搜了一阵，说道："这人身上没有银两，只有他奶奶的一本书！"说着递给那军官，伍定远心中暗暗叫苦，那书不是平常的物事，乃是天山中带出的"披罗紫气"，自己一身武艺全着落在上头，岂可任人拿走？

他正自盘算对策，只见那军官已将书本接过，骂道："死穷酸，连一两银子也没有，居然还敢自称是生意人，老子看你定是敌国的奸细！"说着往书皮看了一眼，又骂道："披罗紫气？老子披你奶奶个头！要带书也带本图文并茂的玩意儿，这算是什么狗屎！"大怒之下，便要把书本撕破。

伍定远忙道："这书是要紧东西，大人万万撕不得！"

那军官狞笑道："死东西，还敢啰唆！"说着用力一扯，便要将书本撕开。

伍定远大喝一声，两手使劲，猛地往后一振，那两名小卒原本拉住了他的臂膀，只听轰地一声，两人的身子如同烂稻草般，远远地飞了出去，跟着脑袋撞在墙上，有如烂泥般地瘫在地下。

那军官一惊，喝道："大胆狂徒，你胆敢拒捕！"抽出腰刀，便往伍定远脑门砍落，伍定远见他这招凶狠劲急，心道："你不过是要些银钱，与我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何必出手就是杀招？"

他有意教训那军官，当下落手也不容情，一招“开门见山”，右拳猛往那军官鼻梁打去，这招拳法甚是常见，便是小孩也识得，那军官骂道：“死小子！”跟着侧头躲开，谁知一股劲风刮来，味道腥臭无比，那军官气息一滞，颈子竟然动弹不得，伍定远的拳头便从那人脸颊擦过，只听“啊”地一声惨叫，那军官滚倒在地，呼号不已。

伍定远冷冷地道：“你莫作死，快快站起来吧！”那军官只在地下打滚，哀号不断，一旁小兵见状，吓得四下乱窜，各自逃命去了。

伍定远眉头一皱，将那军官揪起，却见他已然一动不动，伍定远抡起拳头，作势欲挥，喝道：“大胆贪官，你快快带我进关！”却见那军官的脑袋只剩下了一半，余下的一边已然烂去，有如被强酸腐蚀一般，连头骨都露出来了，伍定远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又来了！我这拳不过是轻轻一打，怎能有这般威力生出？”

原来方才那拳这么一擦，居然已将这名军官活生生的毒死，另两名小卒给他手臂力道一震，也已撞墙而死。伍定远暗暗心惊，知道自己的武功已然高不可测，日后出手之时，可要留下三分余地，否则定会杀生太过。

忽听后头无数军士叫喊道：“奸细在这里，快把他抓起来。”却是方才散逃的兵卒引人过来。

伍定远不愿与之缠斗，他看着城墙，心道：“以我此时的武功，说不定可以一举越过这座城墙。”当下伸足出去，奋力往墙上一点，只听碰地一声大响，墙上的砖石竟给他一脚踢瘫，陷出一个深洞来。

伍定远心下骇异，他放轻脚步，只用了二成真力，轻轻地往墙上轻轻一点，饶是如此，身子还是飘飘凌空，猛往城上飞去。待到力尽之时，伍定远伸脚再点，又往上飞去五丈有余，已如幽灵般飘上城头。

下头军士见他武功高强若斯，都已惊得呆了，众人抬头仰看，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城上守军见伍定远飘身上来，更是吓得屁滚尿流，纷纷惨叫，霎时四散奔逃，跑得无影无踪。

伍定远看着空无一人的城头，不禁微微摇头叹息，想不到这西疆第一等的关隘要塞，军纪竟然败坏至此，守军更是不堪一击。

他飞身下关，便往西凉方向急奔，路上找人问了，此时已是正月十七，他与杨肃观等人约好十五相见，虽然马不停蹄的赶路，还是晚了两日。伍定远心知他们必是朝华山而去，倒也不感心急，只是艳婷还在江充一干人手里，倒是件麻烦事，眼看一时无法与杨秦等人会合，索性便缓缓而行，也好打量情势。

又行了两日，已近凉州城郊，伍定远身子虽不疲累，却已又饥又渴。他见到一旁有间客店，连忙抢进，跟着要了两张面饼，一壶白酒，便即张口大嚼。他这几日都在路上采摘野果，不曾好好吃上一餐，这顿饭只吃得香甜无比，不一会儿，便已吃干喝尽。

伍定远舔了舔嘴，还想再要些吃食，忽地想起囊中羞涩，金银都给昆仑山搜去了，却是一文钱也无，他面色一变，寻思道："这可该怎么办？难不成要吃白食么？"转念又想道："我旧日是此地的捕快，便赊他一顿，那也算不上什么。"当下又要小二送上吃喝的来。

一旁掌柜的见他伸手往怀中一摸，跟着脸上变色，已然看出他身无分文，谁知他还大声叫道："小二，给我切盘牛肉来，再加两张面饼。"

那小二答应一声，从后厨送上菜肴，那掌柜冷笑一声，将小二拦在道中，喝道："慢点送！"他哼了一声，往伍定远这桌走来，冷笑道："这位客倌，咱们是小本生意，请您先结了帐，会了钞，这再吃喝不迟。"

伍定远道："我今日手头有些不便，回头再补给你。"

那掌柜道："客倌啊，莫说我们小气，你手头既然不便，为何又来吃食？小店向来有个规矩，从不施舍乞丐。还请你赶紧付钱吧！"

伍定远听他说得难听，当下面色一沉，道："我旧日是西凉城的捕快，朋友旧识不计其数，绝不会在此白吃白喝，你只管送上菜肴，我回头便送钱过来。"

这种自吹自擂的说话，那掌柜一日里怕没听上百回，当下笑骂道："你若是西凉捕快，我还是甘肃的提督哩！我管你是官是民，有钱便是大爷，没钱便别来吃喝，休在我这里赊上一顿半顿的。"

伍定远给他数落一顿，不禁面色尴尬，寻思道："现下我身无分文，却要如何会钞，难不成大摇大摆的走开么？"

昔日里他最是痛恨这种白吃白喝的勾当，若有下属干了这等恶行，他定会重重责罚，此时他虽已不是捕快，却也不愿坏了自己昔日的规矩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那掌柜道："这位大爷，方才您吃的酒饭共是一钱银子，请您快快付吧！"

伍定远伸手掏摸，却良久摸不出半文钱来，只见那掌柜的脸色越来越是难看，伍定远把心一横，暗道："说不得了，今日权做一回流氓。"

他正要转身逃走，忽见一名女子走了过来，塞了只金元宝在那掌柜的手里，娇笑道："十两黄金给你做饭钱，这够了么？"

其时金贵银贱，这十两黄金足足抵得上三百两白银，那掌柜的大喜道："够了！够了！便买下我这间小店，那也是绰绰有余！"

伍定远颇为讶异，抬头望去，只见那女子媚眼流波，娇笑横媚，却是那女魔头百花仙子，伍定远猛见此女，一时心下大骇，当场跳了起来。

忽然一人举刀架住他的脖子，冷笑道："你乖乖坐下，咱们等了你好久。"这声音说不出的难听冷峻，却是锦衣卫统领安道京。

伍定远依言坐倒，偷眼望去，只见九幽道人、番僧罗摩什等人各站一旁，约计有十来名好手。

远处一张八仙桌上坐着两名汉子，一人满脸的精明强悍，脸上蓄着短须，正是十八省总按察、太子太师江充。另一人身材修长，满脸斯文气味儿，却是昆仑掌门"剑神"卓凌昭。眼看卓凌昭与江充低头饮酒，见了伍定远，面上神色一如平常，似乎早已料到他会生离神机洞。

只见众人穿着寻常商贾客商的服饰，装做了百姓的模样，但脸上却有倦容，想来众人快马加鞭、风尘仆仆，才在区区两日内赶到凉州。

伍定远心下只是叫苦连天，怪自己没能小心谨慎，进店时不曾察看可疑人等，终于还是着了道儿。

卓凌昭笑道："伍制使命大啊！那冥海这般毒性，居然没伤你一点皮毛，天山的神功当真了得啊。"言语间却是无比艳羡。

江充也是一叹，道："命好运好身好，到老荣昌。伍制使果然是三奇盖顶之人，了得，了得，真个成了'一代真龙'哪。"

伍定远听他这么一说，不禁极为讶异，但转念一想，江充既能看出自己面相的特异处，对天山的武学渊源定然详熟，自能说破自己的武功来历了。

伍定远也是老江湖了，眼下虽强敌在侧，但自己有"披罗紫气"护身，那也不必示弱。他想探听艳婷的消息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"托两位大人的福，在下才侥幸逃过一死。说来还要多谢两位。"

此话镇静异常，全不同伍定远往日愁眉苦脸的模样，众人都是一奇，不知他既已落入敌人掌握，居然能泰然若此？实叫人惊疑不定。

江充双眉一轩，大笑道："伍制使说的是，若不是咱们有缘，伍制使也不会因祸得福，获传一身神功了。说来大家正是一家人哪！"只听他哈哈大笑，又道："只是咱们两家这般亲近，兄弟若没金银使唤，怎不吩咐一声？哥哥我什么没有，便是孔方兄最多。"他使了个眼色，一名好手连忙取出两只重重的金元宝，送到伍定远的面前。

伍定远知道他们有意拉拢自己，便不动声色，淡淡地道："大人若是有意款待在下，何不把我颈上的刀子撤下。"

此时安道京兀自举刀架着他，听得此言，便要将兵刃收起，孰知江充摇了摇头，道："天山传人，号为'一代真龙'，我与你同席共饮，便与猛兽同寝无异，岂能不防。"安道京闻言，刀子又是一紧。

却听卓凌昭道："你们只管放开他，有我在此，天下间无人伤得江大人。"这几句话说来豪气干云，众人都是为之动容，看来卓凌昭自负绝学在身，根本没把伍定远看在眼下。

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"卓掌门既然这般说了，你们可以退下啦！"

安道京嘀咕一声，喃喃自语道："他妈的，这般神气。"

却听昆仑山那桌有人喝道："安道京，你嘴里不干不净的放什么屁？"

伍定远见两方人马仍然不睦，当即微微一笑，道："安统领还是这么惹人厌啊？"

安道京哼了一声，却不打话，自顾自地坐了下来。

九幽道人对掌柜小二喝道："你们快快送上酒菜。"

几名伙计连忙端出几盆热炒，抢上服侍。

罗摩什低声向众人道："咱们有要事相商，把闲杂人等都请出去了。"

百花仙子闻言，立时大剌剌地走到门口，朗声道："大家听好了，这间店我们要了，闲杂人等，一律滚开！"

店中客人登即哗然，这客店恰在入关要道上，来往客人甚是众多，如何能一举赶光？一名挑夫忿忿不平，登时走了上来，怒道："婆娘干么这般横行霸道的？叫你相好的出来，我可不打女人家！"

伍定远知道胡媚儿手段毒辣，不禁叹息一声，知道这挑夫立时要糟。

果听胡媚儿哼了一声，霎时一个耳光打去，已将那人满口牙齿打落，跟着一脚踢出，将他骨溜溜地踢出店门，锦衣卫好手见店内客人兀自不走，喝道："看什么？你们找死么？"

一众客人见这几人满脸横肉，手中还提着明晃晃的家伙，当即惊叫连连，赶忙冲出客店，没一个敢留，偌大的客店便空了下来。

锦衣卫众人哈哈大笑，都觉爽快，便在此时，只听角落中传来一声轻咳，众人转头看去，却见一人身穿斗篷，头缠白布，身着异国服色，正独自坐在角落，低头饮酒。

胡媚儿见那人停留不走，喝道："你这人好不识相，快快给我滚了！"

那人低头不语，好似聋了一般。伍定远见他的服饰打扮，想来是个西域人士，听不懂汉语，便只一笑，道："这人听不懂中国话，你向他大吼大叫，这不是白费功夫么？"

胡媚儿呸地一声，道："人话听不懂，暗器总看得懂了吧！我就是要他滚！"她举起银针，正待掷出，却听江充道："仙姑别伤人！既然这人是个外国人士，想来碍不到事，就放他过去吧。"

胡媚儿皱眉道："江大人在此饮酒，如何能被外人打扰？"

江充笑道："不打紧，咱们人在西凉，不比在京城的时候，排场小些无妨。只要这人听不懂汉话，那便不碍事。"

安道京赞叹一声，称颂道："大人果然气度非凡，从来不与升斗小民计较。"这安道京果然了得，随时随地都能生出大堆马屁，想来江充

与他一块儿行走，定是乐趣无穷。

江充哈哈大笑，他喝了杯酒，向伍定远上下打量几眼，道："怎么样啊！当个一代真龙，滋味可是如何？"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道："江大人此言何意？"

江充微笑道："你既然渡过冥海，岂能空手而返？想来定是知道了什么，是不是啊？"

伍定远寻思道："这世间只三人知晓这神机洞的秘密，一人是我，一人是卓凌昭，还一人便是这奸臣了。想以这秘密的重大，他必定把我当成眼中钉，我可要小心应付。"他装作讶异的模样，只是哦地一声，问道："什么秘密啊？江大人的话怎么这般难懂？"

江充何等厉害，见伍定远神情微微一变，已知他掌握了神机洞的奥秘，当下轻咳一声，道："伍制使，你知道了也好，不知道也罢，可你定要懂做人的道理，否则脑袋再多，也不够人家砍。"

伍定远哦了一声，道："什么道理，还请江大人明说。"

江充嘿嘿一笑，森然道："有些话该说，便用唱的也成。有些话不该说，那是杀了脑袋，也不能哼出一个字，这就叫做'守口如瓶'，你懂了么？"

伍定远心道："这江充好生厉害，方才我不过皱了眉头，他便已看出我心里有鬼。且让我探探他的底。"他轻咳一声，道："江大人，我这人没别的好处，一向想说便说，想做便做，那才是正人君子所为。若有人要我藏头露尾，不免让我全身难过，成了无耻小人。"

江充给他这么一顶撞，脸上黄气一闪，森然道："伍制使，你真要与我为敌么？"

伍定远冷冷地道："伍某人行走天下，不曾与谁有仇，从来只是奉公守法，大人若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伍某如何敢得罪？"

那时伍定远在神机洞中不惜跳湖自尽，也不愿受卓凌昭的恩情，此刻他已练成天山里的"披罗紫气"，更万无低头之理，当下出口便不容让。

江充大怒，正要说话，卓凌昭却微微一笑，插口道："伍制使说话这般嚣张，想来是仗着天山里绝世武功吧？不如本座与你讨教几招，也好让伍制使消消火气，怎么样啊？"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这卓凌昭的武功他是见识过的，自己的武艺虽已非往日可比，但与这剑神较量，岂同寻常？实不知自己能否挡下卓凌昭的惊天一击，当即沉默不语。

江充哼了一声，道："当了一代真龙，眼界大概也高了。不过伍制使啊，你倘若记性不坏，应该还记得在京城时，我曾参你一本么吧？"

伍定远吃了一惊，登时想起何大人到柳府查问自己的往事。他双眉一皱，寻思道："听这奸臣说来，定有无耻阴谋要对付我。倘若真的与他为敌，只怕他日后定会想尽办法对付于我，我即便逃出此地，又有什么平安可言？"这奸臣害人之法不只一端，日后三番两头的找碴，每日里参个伍定远一本两本，只怕会给整得死去活来，只要在朝为官的一日，那是再高的武功也没用的。心念及此，面色已成惨白。

江充见他面露忧色，料来已怕了自己，便笑道："你别那么怕我，我江充也不会存心找你麻烦。只要你好好的答应了两件事，从此你我两家不会再来相害。你说好不好啊？"

伍定远料知对方财大势大，高手众多，即便有柳昂天护住自己，也不见得讨好，当即哼了一声，道："阁下有什么要求，一块儿说出来吧。"

江充笑道："第一件事再简单不过了，你把嘴闭紧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那一切都好谈了。"

伍定远心下了然，他知道江充有所忌惮，深怕武英皇帝在神机洞中待过的秘密外传，自己若要大肆渲染，不免引起朝中人士议论。当即道："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我伍定远做得是皇上的臣子，当然是效忠皇上。这张嘴只挑利于国家的事说，绝不会胡言乱语。"

他这话倒不是讨好江充，先皇死于神机洞之事甚为隐密，岂能任人议论，自己若一个不小心，将这些情事外传，非但会引人侧目，恐怕还会引来朝廷动荡，那创制神机洞的前辈高人也曾以此嘱咐，要他不得胡乱外传秘密，伍定远心念于此，自是少提为妙。

江充喜道："懂事！懂事！"

伍定远不愿过分示弱，掉了面子，当即道："话虽然这般说，但伍某对那些专进谗言，整日里污蔑圣聪的人么，我可一个也容不下眼里。"

江充大笑不止，说道：“没错！我老早就看东厂的刘敬不顺眼了，说得好！说得好！”

伍定远见他轻而易举的转了话头，心下也暗自钦佩他的口才机智，他清了清嗓子，道：“江大人，你要交代的第二件事呢？不妨说来听听吧？”

江充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伍制使，这第二件事非同小可，我江充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。只要此事一日不明，我可是吃不落饭的。”

伍定远心道：“看他这个模样，这第二件事定非小可，我得小心了。”他轻咳一声，道：“大人有话便说，不必多言其他。”

江充双眉一轩，神色变得异常严肃，只听他森然道：“伍制使，你见到‘他’了么？”

伍定远听了这莫名其妙的“他”，登时悚然一惊，心道：“好啊！他在问武英皇帝的事！”

旁人不知什么“他”不“他”的，都是一头雾水，只有卓凌昭面色一变，知道江充在逼问关系国运的大事。

江充见伍定远神情如此紧张，料知他情急之下，定会胡言乱语，当下冷笑道：“伍制使啊！我江充做人最是公道，绝不会白问你的。只要你能老老实实地把回答我，我马上给你顿甜的吃。”说着伸手一挥，道：“都带上来了！”

只见一名将领从旁走来，拿出一只小小的锦盒，里头装着厚厚一叠银票。

江充笑道：“这盆是甜的，一张银票一百两，共是一千张，整整十万两白银在这里。”

众人见到这般巨大的数目，忍不住惊叹出声。那安道京更是唾沫横流的模样。只见江充伸手一推，将银票送到了伍定远面前，道：“只要你说出你在神机洞中的所见所闻，这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，嘿嘿，就是你伍定远的囊中物了。”

伍定远向来奉公守法，廉洁自重，但此时见到这厚厚的一叠银票，却也不禁怦然心动，他一年的饷银不过是二百四十两银子，若要赚到这十万两白银，那可要整整五百年的功夫，如何不让他心中惊叹。

伍定远虽非道学君子，但也知这帮匪人的钱财来源肮脏，不是受人贿赂，便是中饱私囊，万万取之不得，便咳了一声，道："江大人此举是白费工夫了。钱财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我伍定远不是什么贪财的人，你不必以此相挟。"

江充冷笑道："哦！不爱甜头吗？那吃点苦头如何？"跟着挥了挥手，道："把苦的端来了！"

伍定远一愣，心道："什么苦的？"一旁锦衣卫众人答应一声，过不多时，只见一名少女给押了出来，却是艳婷。

伍定远又惊又喜，当即叫道："艳婷姑娘！"艳婷也是大喜，叫道："伍大爷！天可怜见，你……你总算没事！"她满面泪水，便要往伍定远扑来，一名卫士将她拦腰抱住，喝道："别动！"

伍定远见艳婷给人抱在怀里，不禁惊叫道："你们别伤她！"

江充何等厉害，在天山察言观色一阵，便知伍定远对这女子有情，他冷冷一笑，道："伍制使，苦的来啦！你若是一个回答不慎，跟我吹牛皮、卖关子，嘿嘿，这儿十来个壮汉，人人都是虎狼之性，放着黄花大闺女在这儿，你知道意思吧？"

伍定远哼了一声，道："你少来威胁我！"

江充笑了笑，登即使了个眼色。安道京笑道："伍制使，看好了！"只听刷地一声，他的"九转刀"已然出鞘，当场削下艳婷肩头的一片衣服，他刀法俐落，没伤到分毫皮肉，饶是如此，艳婷已吓得尖声大叫，伍定远魂不附体。

江充笑道："伍制使，少点废话，多点正经生意，知道了么？"只见角落里的那名酒客身子一颤，似乎颇为骇异于眼前的逼供情状。店中掌柜见了这群凶神恶煞，更早早躲到后厨去了，没半个敢出来问上一句。

伍定远咬住了牙，沉声道："你到底要知道什么？"

江充笑了笑，替伍定远斟上了酒，道："以前朝廷有个人，名叫武德侯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？"

伍定远哪管他说东道西，只摇了摇头，随口道："没听过。"

江充脸上闪过一阵狡猾的神色，笑道："你没听过也好。知道的越多，死的越快，这你懂么？"伍定远心下不忿，但眼前形势禁格，只有

点了点头。

江充道："这武德侯是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所谓忠臣孝子的气节，在这人身上是一点也看不到。这人仗着自己武功高强，意图不轨，当年在玉门关外谋害了先皇，这你晓得么？"

伍定远凝视着艳婷，只见她甚是害怕，眼神中满是泪水，当即道："大人有话快说，我还有事要办！"

一旁安道京跳了出来，喝道："大人说话，你给我专心点听！"便要往艳婷身上出刀，这江充却是十足十的厉害角色，他见伍定远神思不属，不住望着艳婷，便伸手拦住安道京，笑道："想来这椅子太硬，却教我们伍制使坐不住。来人，请这位姑娘坐过去了。"命人搬过椅子，让艳婷坐在伍定远身边。

艳婷甫一坐下，登时抱住了伍定远，哭出了声。伍定远大喜，低声道："姑娘别怕，我们一会儿定可平安脱身。"艳婷抽抽咿咿地道："我本以为你死了，还好老天有眼，没让你死在那鬼洞里……"

伍定远正要回话，却听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"伍制使，这下椅子舒服多了吧！"

伍定远脸上略红，道："大人有话请说。"口气顿时松了许多。

这江充果然厉害，一眼便能看出旁人心里的需求想法，若非如此，天下这般多的豪杰，却怎会一一顺服于他？

江充笑道："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伍制使何必脸红呢？"

他见伍定远面色一沉，知道他甚是脸嫩，便转过话头，道："说起这武德侯嘛，这人真是朝廷的麻烦，好容易把他全家抄斩了，谁知这人还是阴魂不散，定要跟我作对，唉……说起来，这人还算是你半个师父哪！"

伍定远虽然心神不属，一双眼尽瞅着艳婷的小脸，此时听了这话，仍是吃了一惊，他抬起头来，道："什么？我的半个师父？"

江充笑道："你当天山的绝世武功是从何而来的？那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！"

伍定远见卓凌昭脸露钦羡之色，顿时醒悟，他颤声道："这位武德侯，便是他创出神机洞的武学么？"他过去也曾柳昂天提过这位明臣，却万万没料到他竟与自己身上的武功有关，心下自感诧异。

江充笑道：“果然是捕快出身，说起话来还挺聪明的。”

伍定远想起柳昂天转述这位名臣的种种事迹，不由得茫然出神，怔怔地道：“这位武德侯，莫非他并没有死……”

卓凌昭插口道：“这个你大可放心，他早已死了。”

伍定远嗯了一声，虽知这位前辈当如柳昂天所言，早已不在人世，听了卓凌昭这么一说，心下仍感一阵怅然。

江充笑道：“你好像很失望啊？小朋友，这人要还活着，天下恐怕要死一大半的人，他可是当世第一大魔星啊，你却遗憾个什么劲儿？”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人到底要知道什么，赶快吩咐吧。”

江充笑道：“武德侯这个王八蛋，死后还留了几个难题出来，又是什么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又是什么绝世武功，神机鬼洞，成日里就想引人往那洞里钻，想我们卓掌门这么高明的武学见识，也差点中了这人的挑拨离间，就可知其他凡夫俗子如何妄想了。”

卓凌昭脸上青气一闪，沉声道：“江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向来自高自大，岂容旁人出言侮辱，此时便出声质问。

江充拍了拍卓凌昭的肩头，笑道：“卓掌门武功天下第一，到那洞里不过是要找出武功相若的高手，好来切磋一番，哪会是中了人家的圈套？卓掌门，你说是么？”

卓凌昭抬头望天，不发一言，看来着实不悦。

江充不再理他，自对伍定远道：“说这么一大堆，其实不过是要告诉你一句话，你在天山里的所见所闻，全是胡乱杜撰的一派胡言，万万不该传出去，这你懂了么？”

伍定远嘿嘿干笑，不置可否，心中却想道：“他越是这般说，越是显得心虚，看来这奸臣虽然了得，那神机洞还是让他怕得要命。”

江充笑了笑，低声道：“伍制使啊！你倒说说，你进了神机洞里，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你见到‘他’了么？”

这问题已是第二回问出，仍是让伍定远心头大震，知道这重头戏已然上演了。他轻咳一声，道：“见到了如何，没见到又如何？”

江充森然道：“见到了就该死，没见到么，哼哼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伍定远见他神情变得阴森无比，饶他武艺初成，心下也是震惊不已，寻思道："传我披罗紫气的前辈也曾在书上交代，要我决计不可将秘密外传，否则定有奇祸，看江充紧张成这个德行，这秘密定是异常了得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漏口风。"心念及此，便缓缓地道："老实说吧，我没见到什么人。江大人大可不必如此紧张。"

江充面色一沉，道："当真没见到人？"

伍定远摇头道："我要是见到这人，那是何等重大的事，如何还有闲情在小客店里吃食？"这话甚是有力，登让江充放心不少。

江充提声道："说得好。只是此人的尸骨呢？你没见到人，总会见到尸骨。你倒说说，那尸骨呢？"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暗道："看来武英皇帝真的在那洞里待过一阵，不然以江充的精明，决计不会这般紧张。"

江充见他低头沉思，忽地厉声道："姓伍的，你给我说，他的尸骨呢？"艳婷见他须发俱张的恐吓神态，只吓得花容失色，一时惊叫出声。

伍定远却甚是镇静，他只摇了摇头，道："我什么都没见到。"

江充喝道："此话当真！"言语间极尽恐吓。

伍定远冷笑道："江大人！你不必这般说话，你爱信便信，我又能如何？"

安道京喝道："大胆！在江大人面前还敢贫嘴！"

一刀削出，猛向伍定远胸前砍去，眼见安道京这刀来得好不劲急，伍定远此时手无寸铁，慌忙间只有探出右手，便往胸前挡去，只听剥地一声，刀锋已然刺中伍定远的手腕。

刀锋隐没，看来入肉甚深。艳婷尖叫一声，叫道："伍大爷！你的手……"大惊之下，便要过来察看伤势。伍定远也是心下惨然，暗道："我这条右手要废了。"

江充怒道："安统领，谁教你下手这般重！"

安道京陪笑道："是……是他自己伸手来挡的，这可不能怪我……"

说话间，猛听喀啦一声响，那安道京的钢刀不知怎地，边缘竟已裂成碎片，全数断在地下，伍定远的手腕却丝毫不见半滴鲜血。众人

见得这个异状，都是骇然出声。

安道京大吃一惊，他提起刀锋一看，却见刀身已然破损，缺口处更像是给火烧溶一般，黏糊糊地溶成一团。安道京揉了揉眼睛，颤声道："你…你这是什么邪术？"

伍定远自己也是惊骇异常，他张大了嘴，看着自己的右掌，只见手掌除了色做深紫，其他也无异状，不知怎会变得刀枪不入。

众人骇异之间，只听卓凌昭冷冷地道："好一个'披罗紫气'啊，不愧称为天山武学，当世第一阴损的武功。"

伍定远听他叫破自己的武功来历，心下甚是惊讶，只呆呆地看着卓凌昭，一时无语。

那厢江充却甚为烦恼，他见伍定远完好，便不再理会。只见他来回抚摸自己的五官，叹道："这……洞里没有人影，也没有尸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"

卓凌昭端起酒杯，轻啜一口，道："反正炮火打去，便天大的秘密也要湮灭了，江大人何必忧虑呢？"

江充摇了摇头，道："话是这么说没错。唉……总之我没亲眼见了尸首，心里就是放不下。"

卓凌昭见江充烦忧，当即道："所谓吉人自有天相，江大人不必这般折腾自己，来，咱们喝一杯吧！"

江充取过酒杯，忽地长叹一声，怔怔地道："我江充怎地这般劳碌命啊！朝廷那帮混帐，整日里就是想尽办法除掉我。打昔年的反逆算起，直到今日的刘敬、柳昂天，哪个不是打着清君侧的名号？不然明反，不然暗杀，全不知我忠君爱民的苦心。唉！我为何如此歹命啊！"说着一饮而尽，卓凌昭等人都陪了一杯。

伍定远心下暗骂道："这狗官还有良心么？自己不知害了多少人，却还在怨天尤人。"

江充放下酒杯，见伍定远神色不忿，怒目望向自己，便道："看伍制使这般神色，似乎也想喝上一杯啊？来人，给斟上了酒。"一旁安道京抢了上来，为两人各倒一杯。

江充举杯向他一笑，道："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上回我诚心邀你一起共事，今日藉这一杯水酒，从此化解敌意，戮力报国。你说好么？"

伍定远见他笑吟吟地，一幅老奸巨猾的模样，登想起这些年所见的不平事，他心下一横，当场将酒水洒在地下，大声道："谁要化解敌意？你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，杀了多少人？你看看这世间给你整成什么模样？官不官，民不民，每人都只想捞好处，害人害己，无一为善！你却还在这里大言不惭，你羞也不羞！"

众人听他疾言厉色的数说，都是大怒，纷纷抽出家伙，只等一声令下，便要上前击杀。一旁艳婷见他当面顶撞江充，也是吓得花容失色。

谁知江充不怒反笑，只听他拍了拍手，笑道："好一个伍制使啊！这番话说得真是精彩至极。这是柳昂天教你说的吗？"

伍定远戟指骂道："天下间的好汉，谁不知你便是万恶渊薮，你若还有羞耻之心，赶紧退隐了吧！别在那里害民了！"

江充微笑道："万恶渊薮？这太也抬举我了吧？伍制使啊，是非黑白绝不如你想的那么简单，真要把烂帐翻开，朝中没人讨得了好。实在告诉你吧，当朝大臣中我还算是个好人，这你慢慢就会明白了。"

伍定远哼了一声，不愿理会。

江充摇头道："看你这样子，八成还在错怪好人。不过来日方长，我慢慢劝你不迟。"

伍定远听他有意押解自己，当下急转念头，寻思道："等会儿定要找个法子，速速带着艳婷姑娘逃走。否则落入这群贼人手里，沦落到为虎作伥，那可生不如死了。"

江充叹了一声，举起酒杯，慢慢饮尽。他舒了一口长气，道："说了这许多，咱们也该付帐了。掌柜的，过来吧！"

那掌柜连忙奔来，陪笑道："大爷要走啦！可还吃得尽兴？"

江充笑道："吃得尽兴，聊得也尽兴。你这店不坏，我日后还会来光临光临。"说着取出一只重重的金元宝，扔给那掌柜。

这金元宝看来足足有十两之重，那掌柜双手一沉，急忙抱住，大喜道："多谢江大人。"

江充面色忽地一变，沉声道："你叫我什么？"

那掌柜不知他何以发怒，慌道："江大人息怒，我…我只是听他们这般叫，也跟着一起叫了，没别的用意……"

江充叹道：“你可知道，江大人三字不是随便叫得的？”

那掌柜吓了一跳，道：“这……小人不知道。”

江充叹道：“一声江大人，却是来招魂。”

霎时只听得店内传来几声惨叫，店中几个伙计已然身首异处，竟已被江充手下杀死。伍定远与艳婷都是一惊，吓得惊叫出声。安道京怕伍定远出手干预，连忙举刀架住艳婷，示意伍定远不要妄动。

那掌柜吓得魂飞魄散，跪在地下，拱手讨饶道：“诸位大爷，你们高抬贵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求你们放我一条生路。”

几名好手望着江充，等他示下，江充摇头道：“我这次微服出京，决计不能让旁人知道，否则给那刘敬参上一本，那可不是好玩的。这掌柜已然知晓我的身分了，绝对不能留。”一名好手举刀一挥，那掌柜惨嚎一声，倒卧血泊之中。

伍定远忍无可忍，大声道：“你们好生残忍，这人不会武功，你们居然下得了手！”

安道京大声道：“江大人的话便是圣旨，你少说两句，没人会当你是哑巴。”

此时店中只余下一名客人，正是方才头缠白布的那名客商，只见胡媚儿已往那人欺去，她手上银针发出，便要将那人当场结果。

银光一闪，霎时间百来枚银针飞出，便往那客商射去，便在此时，也是一阵金光闪过，竟有一物朝胡媚儿撞来，半空中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，无数银针都撞上那物事，顷刻间洒落一地。

那金光冲破百花仙子射出的银针阵，势道兀自不停，猛烈绝伦地朝胡媚儿身前冲去。胡媚儿见金光冲来，煞那间急忙滚倒，避了开来，一旁安道京叫道："这是天外金轮！"众人闻言，都是吃了一惊。

那客商冷冷一笑，尖声道："安统领好眼力，知道本座已然驾到。"猛见他冲天飞起，窜上八仙桌，举轮乱杀，正是东厂的"花妖"薛奴儿。

江充嘿地一声，显然也没料到此人会在此地出现，他举手一拍，喝道："别让这人走了！快快把他拦下！"只见九幽道人、罗摩什、百花仙子等人已围在他身边，正自激斗不休，但薛奴儿暗器工夫着实霸道，他与三大高手相斗，竟是丝毫不露败象。

罗摩什曾被薛奴儿削去一只手指，此刻更想诛杀此人，以泄心头之恨，但他抢攻过急，冷不防肩上给金轮划出一道口子，登时痛彻心肺。其余两人见他受伤，更是气馁，一时连连后退。

薛奴儿大声骂道："江充！你这千刀万剐的无耻奸臣，你到底去天山干什么了？快快从实招来！"

江充脸色一变，他与东厂的仇怨甚深，那刘敬更非善与之辈，乃是他生平第一号劲敌，这薛奴儿若是逃得性命，今日之言必会传到刘敬耳中，日后刘敬若要查起神机洞的秘密来，只怕株连祸结，永无宁日。言念及此，江充更是暴喝："你们加把劲，快快杀了他！"

众人连连呼喝，暗器兵刃齐上，但薛奴儿身法灵动，金轮倏忽而至，如鬼如魅，一时间无人能挡。

江充转向卓凌昭，求恳道："卓掌门，请你出手吧！"

卓凌昭自恃宗师身分，不愿与胡媚儿、安道京等人混在一起，便自一笑，道："请江大人要这些朋友退下了。"

江充喝道："你们先退开，卓掌门要亲自出手了。"

众人听得卓凌昭此言，那是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一时都是暗恨在心，反而形同拼命，猛往薛奴儿冲去。

江充见无人愿意退让，只急得他连连大叫："叫你们退开了，怎么还不走！"众人听得此言，更是大怒欲狂，只想将这薛奴儿早些杀死建功，攻得更加劲急了。

罗摩什哼了一声，道："江大人要杀这人，何必另求他人，且看老衲的！"他跳出圈外，从怀中掏出一柄物事，道："瞧仔细了。"众人急忙去看，却见他手中拿着一只火枪，却是他从西域重金购得的宝物。

罗摩什举起火枪，"轰"地一声大响，猛往薛奴儿射去。薛奴儿此时恶斗正急，左挡九幽道人戳来的判官笔，右闪百花仙子砸下的拂尘，岂能再有余力闪躲火枪？只听他尖叫一声，腿上已然中枪，须臾间血流如柱。

胡媚儿见有机可趁，拂尘扫出，猛往薛奴儿背后打落，薛奴儿手上金轮奋力掷出，却是朝向江充扔去，众人大惊失色，这江充不会武艺，若给金轮砍中，那是非死即伤的大祸，霎时三人急向江充身边跳去，一齐挡格霸道凶狠的天外金轮。

这江充虽无武艺在身，却是个明白人，他叫道："别中计了，他这是围魏救赵的计策啊！"

罗摩什等人登时醒悟，忽听一声大响，急忙回头去看，薛奴儿却已冲破屋顶，如飞鸟般地遁走了，那金轮却好端端的夹在卓凌昭指上。

罗摩什眼望江充，颤声道："若给这人逃得性命，可会生出什么事来么？"

江充嘿嘿冷笑，眼见薛奴儿已然走远，便是暴跳如雷也无济于事，他向来阴沉稳重，等闲不露本性，此时只摇了摇头，道："算了，等我回京之时，大家再各显神通吧！"只是想起刘敬的厉害之处，还是忍不住皱眉烦心。

伍定远见场面混乱，心道："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"他见众人心神略分，抱住艳婷，双足一点，便往店门外冲出。

安道京登时察觉，喝道："你干什么！"他正要拦截，伍定远轰地一拳，那泛紫的右拳已朝他门面打来，安道京鼻中闻到一股恶臭，知

道拳力古怪，慌不迭地往旁滚开，一旁众多好手见伍定远脱身逃走，急忙赶上截住，将他围在核心。

伍定远拉住艳婷，将她护在身后，他环顾四下，只见众人个个武功高强，无一不是硬手，一时不知如何脱身，忽听一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跟着凌厉的掌风向背后袭来，伍定远急忙转身，只见那人掌做朱砂，使的当是毒掌之类的阴毒工夫，掌力尚未及身，伍定远已然闻到腥臭之气，他急忙挥出右掌，碰地一声，已与那人的手掌对上。

两人掌力激荡，却听那好手惨叫一声，猛地往后滚开，众人只见他右掌冒出阵阵白烟，掌心处已然溃烂，那溃烂越来越深，逐渐往手臂上沿腐蚀而去。那好手惨叫道："好邪门啊！"他拔出腰刀，大吼一声，猛将自己的右掌切了下来。

余下众人大骇，眼见伍定远掌力如此阴毒，连朱砂掌这等工夫都接不下他的一掌，何况其他？众人不敢与他硬拼掌力，都是举刀砍去，伍定远左肘后打，右脚前踢，招式虽然平庸，但势道却是快极，霎时连中两名好手，偌大的劲道灌入，那两名好手惨嚎一声，如脱线风筝般地飞了出去，只见他们的身子撞上了照壁，跟着破墙而出，已然不活了。

江充微微冷笑，道："好厉害，不愧是天山出来的！"

九幽道人惊道："这就是'披罗紫气'么？果然了得！"

罗摩什更不打话，运起"幽冥玄指"，便往伍定远身前攻去，伍定远见他指法精奇，内力深厚，不敢稍有怠慢，一掌猛朝罗摩什门面挥去，罗摩什见他右臂中隐隐有紫光流动，心下一惊，不敢硬接伍定远的掌力，他跳开一步，举起手上火枪，喝道："站着不要动，否则休怪和尚的火枪不长眼！"

伍定远不去理他，当下抱住艳婷，便往门口窜去，罗摩什大喝道："站住了！"

碰地一声巨响，烟硝弥漫中，那枪打在墙上，伍定远却已窜出店门。胡媚儿娇声叫道："让我来！"她举手一挥，百来枚银针便朝伍定远背后射去，伍定远急忙闪避，但银针数量实在太多，还是有十来只射上他的肩头，胡媚儿叫道："你已经中了我的毒针，若要活命，那就乖乖的留下来！"

艳婷惊道："你中毒了，怎么办？"

伍定远把心一横，暗道："死便死了，我也不能任凭艳婷姑娘再度沦入敌手。"当下更不打话，左手夹住艳婷的腰身，放足狂奔。

奔出百尺，远远听到胡媚儿叫道："你越是奔跑，血行越是加快，快快停步了！"伍定远却不理会，体内真气发动，脚下如飞，转瞬间便已奔出里许。

艳婷见离店已远，深怕伍定远毒性发作，急忙叫道："伍大爷，你先歇歇吧！"

伍定远回头一看，不见有追兵过来，当下停住了脚，艳婷急忙抢上，将他肩上衣衫解开，只见中针处色成深黑，艳婷急道："怎么办？我们快去抢解药吧！"

伍定远沉吟片刻，道："这倒不忙。"这百花仙子的剧毒向来阴损险恶，片刻间便能要人性命，但此时他剧烈奔跑之下，却始终没有发作，其中定有隐情。

伍定远提起内力，运转周天，只觉中针处渐渐发热，跟着肩上的深黑色缓缓朝手臂流动，色泽竟是越来越淡，前后约莫一盏茶时分，那深黑之色竟尔消失不见，全数吸入右臂的紫气之中，模样一如平常。

艳婷骇然道："伍大爷，你把毒性都吸到体内了！"

伍定远自也惊疑不定，他举掌一挥，只听轰地一声，掌上竟隐隐有风雷之声，功力竟有提升。艳婷见他这掌功力更加深厚，也是神色诧异，嚅嗫地道："这……你这掌力好像更威猛了……"

伍定远眉头紧皱，寻思道："怎会这样？这银针的毒性何等厉害，照理我该死于非命才是，这掌力怎能增大这许多？"世间原有引毒、驱毒的练掌法门，但能将毒性吸入体内的武功，那却是前所未闻，究竟这"披罗紫气"是什么来历，确实令人大惑不解。

艳婷看了一会儿，道："看来伍大爷只要再练个几年，功夫一定厉害得紧。"

伍定远点了点头，他看着自己的磷磷紫臂，心道："现下我功力大进，自不是昔年的吴下阿蒙，也许……也许我可以找昆仑山的人报仇……"他见自己武功已有如此造诣，想起方才自己对江充的让步，不

禁微微后悔，想道："早知我武功如此，刚才根本不必与江充多说什么，直接夺门而出，料来这群贼子也拦不住我。"

此时伍定远已知"一代真龙"的巨大威力，绝非江湖上虚妄杜撰之言，料来以后遇上罗摩什等人，那是不必再有忧惧了。言念于此，心下又多了几分自信。

正想间，忽听一人笑道："伍兄弟好厉害的武功啊！连百花仙子的剧毒也耐你不得，这世间你还有什么好怕的？"

伍定远听这话声好熟，心下顿时一凛，他抬头看去，只见眼前一人状似饱学宿儒，手上却提了柄长剑，正是自号"剑神"的卓凌昭。

伍定远心道："嘿！才一想到这贼子，他便就来了。"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伍定远立时想起燕陵镖局的案子。他压下满腔怒火，沉声道："卓掌门好快的身手，居然赶在我的前头了。"

卓凌昭笑道："不敢。伍制使手上抱着一人，多少吃了亏。"他二人相互凝视，心下都是忌惮。

伍定远寻思道："眼前可以是个一对一的报仇良机，我只要能杀了他，便算是为燕陵镖局满门复仇了。可这卓凌昭剑法通神，我早在神机洞里见识过了，凭我现在的功力，可能挡得下他的一剑？"

卓凌昭见他跃跃欲试，心道："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这伍定远不过是刚从天山出来，武功却高到这个地步，今日若要放过他，以后怎么制得住？我可得小心了。"

伍定远屏气凝神，暗暗凝聚功力，右手慢慢幻出一阵紫光，卓凌昭伸手按住剑柄，内力到处，剑鞘中也隐隐现出青光。两人心神专一，都是凝视对方的眸子，谁也不敢稍动。一旁艳婷又急又怕，却又无能为力，只得躲在树下，暗自为伍定远祝祷。

两人正要动手，忽听远处有人大声喧哗，却有大批武林人物走来。只听一人道："老张啊！你每日里宁不凡长，宁不凡短，怎知这宁不凡真是有心退隐？"

另一人道："你休要说长道短，讥讽于人。若是有胆，咱们便来赌一把，这不就知道了？"

又一人道："宁不凡退不退隐，关我们屁事？这有啥好赌的？咱们猜猜以后谁才是天下第一，那才是真格的。"

谈话间，只见十余人朝前走来，众人行到近处，一人忽地大叫道：“这不是昆仑掌门，‘剑神’卓大侠么？怎地会跑来西凉啦？”

听这人言语，想来与卓凌昭熟识，果然几人快步上前，纷纷叫道：“卓掌门！好久不见啦！”

卓凌昭听得众人的叫唤，自知不便在此杀人，收手回去，凛然道：“伍制使，算你命大。”

伍定远嘿地一声，只觉全身已被冷汗浸湿。

众人围住卓凌昭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话题都离不开宁不凡退隐，几名好事之徒更是大叫：“天下第一！卓掌门武功天下第一！”卓凌昭听得众人的奉承，脸上忍不住露出了笑容。

伍定远面色铁青，想要上前动手，却又是不敢，直至艳婷伸手来拉，低声道：“伍制使，咱们走吧。”伍定远叹息一声，这才缓缓离去。

卓凌昭远远望着两人，脸上现出一丝冷笑。

第六卷 一代真龙 第九章 浓情蜜意

路上伍定远问起别来情事，艳婷道：“那日江充那些人见你跳到湖里，都气得半死，说少了引路之人，怕再也进不去了。后来那江充从外头调来大炮，说要把岩洞炸掉，我以为你已经死了，哭得好生难过……”

伍定远见她情真意切的看着自己，心下感动，笑道：“姑娘不必哭，你看我不是好端端的么？”

艳婷笑道：“是啊！要知你那么命大，我也不必哭了。”两人登时一笑。

伍定远道：“你想直接回九华山去？还是随我上华山？”

艳婷忽地眼眶一红，摇头道：“我师叔被那妖女害死，师妹不能没人照顾，我还是先上华山去好了，等找到师妹再说。”

伍定远颔首道：“说得也是。你师妹年纪还小，不能没你这个师姐陪伴。”想起娟儿平日乱七八糟的样子，忍不住微笑道：“你师妹打小便是这样调皮么？”

艳婷想起师妹，也是破涕为笑，道：“是啊！这小孩子平日里除了师父的话以外，她是谁也不理睬，每日里都是些鬼灵精的主意，真不知她那小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。”

伍定远笑道：“你姊妹的感情真好，真是叫人羡慕。”

艳婷问道：“伍大爷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可有兄弟姊妹么？”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自小便是孤儿，从没有什么亲人。”说着想起卢云，忍不住又是一叹。

两人走了一阵，来到一处市集，伍定远闻得远处摊子传来一阵香味，却是卖烤肉串的，伍定远见艳婷馋涎欲滴，知道她也饿了，当下笑道：“想吃么？”

艳婷点了点头，嗯了一声，伍定远伸手入怀，谁知半天却掏不出半个子儿，他忍不住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我倒忘了，我身上没带得钱。”

艳婷也是满脸尴尬，低声道：“这下糟了，我的钱包也给昆仑山的人搜走了。”

伍定远叹道：“早知道就拿了江充的十万两白银，现下就方便许多啦！”

艳婷皱眉道：“现下说这些都没用了，咱们可要怎么办呢？一路行乞到华山吗？”

伍定远拍了拍她的头顶，笑道：“别慌，看你大哥的。”说着将艳婷带到一处客栈，吩咐掌柜送上两间上房。

艳婷低声道：“咱们身上连一文钱也没有，怎能住得这等昂贵居所？这可是要钱的。”

伍定远笑道：“我在这里有几个朋友，等会儿便去商借些盘缠，你莫要担忧。”跟着命掌柜整治一桌酒席，给艳婷送到房里，酒席中大鱼大肉，足足有十来碗菜肴，甚是丰盛。

艳婷正要吃食，忽见伍定远匆匆出门，忙问道：“伍大爷，你不一起吃么？”

伍定远回头一笑，道：“你先吃吧！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艳婷嗯了一声，心下甚感奇怪，但也不敢多问，也是饿极了，便自行吃了起来。

伍定远走在街上，随意找了名路人，问道："这县城衙门怎么走？"

那路人听他问起衙门，忍不住一惊，道："衙门？你去哪儿作什么？可是去寻死么？"

伍定远皱眉道："什么寻死？阁下的话好生难懂。"

那路人低声道："老兄是外地来的吧？这衙门老爷有个不中听的外号，人称敛财大魔王，平素最是凶恶不过，只要给他见到，没有不给剥皮的。你没事可别自找麻烦。"

伍定远笑道："成了，我便是要找这种鬼地方。"

那路人白了他一眼，咕哝一声，道："大白天的却见到疯子，真是莫名其妙。"

到得傍晚，艳婷见伍定远回到客栈，手上却还抱着一个大包袱，便笑道："这些是什么东西？这般大包小包的？"

伍定远笑道："都是给姑娘吃穿用的。"说着将包袱一抖，取出一件貂皮袍子，另有些胭脂首饰，都是昂贵之物。

伍定远道："小地方买不到什么好东西，你先将就着用，回头伍大哥再给你挑好的。"

艳婷见那些物事莫不贵重无比，她惊呼一声，道："这些物事样样都贵得紧，我怎生受用得起？"

伍定远哈哈大笑，道："怎会受不起？这些首饰衣物平日尽是穿戴在有钱人家的丑婆娘身上，它们若有灵性，只怕也会哭得厉害。快过来试试吧！"说着将貂皮袍子提了起来，披在艳婷的肩上。艳婷伸手抚摸袍子，果然是一流裁剪，缝工质料无不是一时之选。

伍定远笑道："似你这般美丽的女孩儿，更该穿戴这些名贵的首饰衣裳，那才显得出整齐来。"

艳婷听他夸赞自己，不由得满脸娇羞，低声道："伍大爷谬赞了，艳婷哪里称得上漂亮……"

伍定远笑道："你若不算美人儿，天下还有谁算得？难不成是江充那丑怪家伙么？"艳婷听他这么一说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待到晚间，艳婷果然换上伍定远送的衣裳，只见她身穿蛮腰貂袍，脸上淡淡施了胭脂，耳上更戴了两只玛瑙耳环，艳婷容貌本已极

美，这一打扮之下，更是衬得人比花娇，楚楚动人。

伍定远看得心旷神怡，连连赞道："姑娘果然很美！很美！嘿嘿！"伍定远读书不多，连说了几个很美之后，却也挤不出什么话来赞赏。饶是如此，艳婷也已心下暗暗欢喜。

伍定远道："我一会儿要去买几匹马，难得你穿得这般美艳，不如随我去走走吧！"艳婷欣然答应，当下两人一齐出门。

行到路上，果见满街男子不住往艳婷偷眼打量，显然都是惊叹于艳婷惊人的美貌。那艳婷虽只是个乡下姑娘，未曾见过大世面，但此时给人品头论足，行止却极大方，丝毫不觉腼腆害羞。

两人到马市，伍定远要艳婷稍留片刻，他自去挑选马匹，此处虽只是个小市集，但因靠近西域，颇有良驹，伍定远选了几匹上好骏马，吩咐伙计送到客栈，便回去寻找艳婷。

走到近处，猛见大批男子挤在前头，都在围着艳婷说话。想不到须臾间，竟有这许多油头粉面的男子前来搭讪，那艳婷却板着一张俏脸，一幅冷冰冰的模样，想来这群男子太过庸俗，没一个人入得了她的眼去。

众男子正自争风吃醋，猛见后头走来一条大汉，一张国字脸甚是猛恶，众人发一声喊，喊道："瘟神来啦！"霎时走得一干二净。

那大汉不是旁人，自是堂堂的制使大人伍定远了，他见艳婷大受欢迎，当即笑道："你看看你，不过一会儿工夫，也能倾倒众生啊！"

艳婷脸上一红，低下头去，柔声道："伍大爷说笑了。"

伍定远见了她红通通的粉嫩脸蛋，又看她身材玲珑，腰是腰，臀是臀，双腿修长浑圆，全是北方女郎的高挑身段，忍不住也是怦然心动，想道："这女孩儿当真美丽得紧。"竟是有些浑然忘我。

艳婷给他看的满脸通红，一时娇羞难抑，腻声道："伍大爷，你别这样瞧着我，让人家怪难为情的。"

伍定远急忙收慑心神，干笑道："对不住，可吓坏你了。"

两人正自相互凝视，忽然后头冲来几名官差，便往墙上张贴布告。

艳婷心下一奇，问道："他们在做什么？"

伍定远回头看了一眼，微笑道："他们要抓贼。"

艳婷哦地一声，奇道：“抓贼？这么个小地方，也有贼子出没么？”

说话间，只见官差贴好了告示，朗声向人群道：“诸位乡亲，这只贼子光天化日里进到衙门府库，整整偷了五百两银子出来，大家招子放亮点，只要能抓到此人，县老爷重重有赏。”

艳婷见文榜上画着一名通缉犯，那人生得一张四方脸，满脸都是横肉，模样凶狠至极，不禁笑道：“咱们去把这人抓了出来，那便能赚些盘缠用了，伍大爷你也犯不着去借了。”

伍定远笑道：“是啊！不过这逃犯画得也太差劲，把好好一张俊面孔画成这般凶恶模样，这画师真该打上几十大板才是。”

艳婷往那画像看去，皱眉道：“说得也是，这人画成这模样，倒和伍大爷有些神似，想来那画师定是胡画一通，随便下笔。”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只是哈哈大笑，却不言语。

当夜两人自回客栈睡了，第二日伍定远买了辆大车，更用四匹宝马拖着，他自做车夫，让艳婷舒舒服服的坐在车厢里，艳婷自小随师父住在山上，什么时候经历过这等的繁华安逸，只觉自己如同天上仙女一般开心。

此时还只正月，离二月初一尚有十余日，伍定远自知秦仲海、杨肃观等人必会在华山聚集，两人便一路游山玩水，缓缓朝华山而去。

第六卷 一代真龙 第十章 风云将起

夜已深沉，天山脚下一片幽暗，朝天边望去，那月轮高挂中天，点缀得雄伟山峦满是银辉，望之倍感凄美。

山边偏僻，寒风阵阵吹来，吹拂起满地积雪。只见一名老者蹲在地下，望着一只大麻袋，他面上不带一点胡须，看似仙风道骨，此时脸上却是老泪纵横，显得甚为激动。

远处一名男子手抱长剑，冷冷看着那老者与地下麻袋，他眉头深锁，似是若有所思。

那老者抹去面上的泪水，叹道：“宁掌门，人已经带出来了，你还执意要退隐么？”

那男子道："请恕我任性了。人既然出来，为了我华山百年基业着想，我定须退出江湖，否则……你也知道下稍如何。"

那老者摇了摇头，道："没什么下稍不下稍，讲忠尽义，死而后已，何不放手一搏？"

那男子听了这话，只淡淡一笑，似想说些什么，忽听脚步声细碎，似有大批人马过来。他面色微微一变，轻轻吐了一口浊气，道："算我怕了，此事宁某已然尽力，无愧所托，还请阁下好自为之。"

那老者点了点头，道："不论如何，我都欠你一份情。"他看了看麻布袋，轻轻地道："琼贵妃就要过来了，你真不愿见她一面？"

那男子凄然一笑，道："见了又如何？不过徒增烦恼而已。"说着将长剑挂在腰间，便朝暗处走去，这人身法也不怎么快，但行起路来彷佛足不沾地，须臾之间，身影便已消失在黑暗中。

那老者望着他的背影，低声道："长胜八百战，武艺天下尊，宁不凡啊宁不凡，你这生平最后一战，可要万般小心啊……"

自言自语间，背后脚步声响起，跟着听得一个声音道："启禀总管，属下已照总管吩咐，将琼贵妃请来此处。"

那老者缓缓起身，回头望去，只见几名男子簇拥着一名美女，正自向前行来。

那美女轻轻一福，道："刘老。"

那老者点了点头，道："一路上舟车劳顿，还须东躲西藏，真是辛苦你了。"

那美女淡淡一笑，道："只要能见到'他'，再辛苦我也不怕。"

那老者微微一笑，伸手向地下麻布袋一指，那美女身子一震，霎时泪水盈眶，颤声道："刘老，这……这就是'他'了吗？"

眼看老者轻轻点头，那美女心下大悲，猛地扑向那麻布袋，便要紧紧抱住。

那老者一把拉住，低声道："先别急着过去，'他'住在幽暗洞底三十年，身子非常弱，神智也未复。现下我正以雪莲水替他滋养，你且耐心等着。"

那美女抹去泪水，点头道：“我理会得。刘老，可否让我守着‘他’，我只要看‘他’一眼，那便心满意足了。”

那老者叹道：“都等了三十年，何必急在一时。”

那美女哽咽道：“过去我只当自己死了，今日知道‘他’还在人世，要我如何忍得？”

那老者摇了摇头，他见那女子面容满是期待，便摆了摆手，道：“算了，随你吧。”

眼见那美女满脸欢喜，慌不迭地奔向布袋，那老者不愿打扰她，便自行走到一旁。

十来名属下见他走来，立时围拢上来。那老者神色威严，沉声道：“江充人在何处？”

一名属下禀道：“江充已离开天山，直往华山而去。”

那老者森然一笑，道：“好小子，他想对付宁不凡。”他哼了两哼，又问道：“我要你们去查武德侯后人的下落，你们办得如何了？”

只听远处传来尖锐至极的笑声，道：“公公所料不错，那混帐王八蛋，果然是九州剑王的弟子。我看他脱不了干系。”

众人听了声音，一齐转过头去，只见远处走来一名高瘦男子，脸上擦着厚厚的白粉，模样妖异无比。只是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地，好似腿间受了什么重伤。

那老者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事他自己可曾察觉？”

那高瘦男子尖笑道：“那白痴懂个屁了？我看他自己啥也不知，真个愚蠢至极。”

那老者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如此也好。只要他自己不知，那柳昂天也被蒙在鼓里，这次政变就有希望了。”

众人听了“政变”二字，霎时全体跪倒在地，全身不住颤抖。连那高瘦男子也是面上变色，显得十分忌惮。

那老者不去理会众人，只缓缓抬起头来，仰望夜空。霎时之间，只见他眼中生出异样光芒，好似那熊熊火焰一般，直冲青天三千丈。

第七卷 天下第一 第一章 笨孩子

“动！还动！你还敢动！”

撕裂嗓门的声音赫然吼起，震天价响。

“就是你，还看别人！第三排第二个！手不许动！”

烈日当空，偌大的教场上，一名中年男子威风凛凛，手上提着绿油油的藤条，不怀好意地看着场下百来名稚嫩的孩童。只见孩子们个个汗流浃背，手臂向前伸直，手中握着半尺长的铁棍。那棍身黑黝黝地，看来是精钢所铸，份量着实不轻。

“都叫你别动了，你还动！聋了吗？”

那男子大吼一声，满脸胀得通红，快步奔向行伍之中，一名幼小孩童吓了一跳，左右看了看，似不知那男子怒喝的便是自己。

正惊惶间，猛地耳朵已被拎了起来，那孩童剧痛之下，只是哀哀叫疼，两手连连挥舞，手中铁棍便落了下来。

那男子怒道：“好你个小安子！有胆上华山学艺，居然还敢喊疼！跟我过来！”说着猛拉住那男童，拖往校场旁责打。

耳听那小安子大声啼哭，其余孩童都是吓得心惊胆跳，更是死命支撑，就怕动个一下半下，也要给拖去毒打一顿。

便在此时，校场走入两人，一人身形矮胖无比，好似只大橘子，另一人却瘦如竹竿，一张马脸直是吓人。那中年汉子斜目看了那两人一眼，手中藤条兀自打落，丝毫不加理会。

那矮胖子走了过来，一把拦住，道：“别打了，让孩子们歇歇吧。”众孩童听了这话，无不暗暗松了口气，知道救星来了。

那中年汉子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三师兄，今日弟子们轮我管教，你别来扰我。”说着按住那小安子，更是用力抽打，那小安子呱呱大哭，想要逃窜，却又无能为力，一张小脸满是张惶痛苦。

那竹竿般的男子看不过眼，猛地抢过藤条，一把折断，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你这算是什么？昨晚逛窑子吃了排头是不是？非这般打孩子不可？”

那中年汉子一愣，尚不及回话，众多孩童已是大喜欲狂，手上铁棍便自放了下来。

那中年汉子犯起火来，大声道：“两位师兄！你没见人家少林武当怎么管教弟子，挑水直直挑上山哪！这些孩子不过练个下午，你们便

心疼了，日后咱们华山怎么和人争斗啊？”

他见场中孩童已在偷懒，当下怒目望向众小童，喝道：“七日后祖师爷开关出来，到时便要看你们的进展，还敢偷什么懒！给我练！”

众孩童闻言，又是飕飕发抖，当下各自把铁棒举高，忍耐苦撑起来。

此处便是中州武术重镇，大名鼎鼎的华山玉清观，这百来个孩子不是别人，却都是华山小一辈的弟子，正在师长督促下苦练基本功。

那管教的男子姓赵，门里行五，此时要众小童平举铁棍，用意便是要锻链这些孩子的膂力，免得他们日后行走江湖，剑不能伤人，反先伤己。好容易这番苦心有个收成，哪知却给两名不知好歹的同门打扰，看来一切都要付诸流水了。

那矮胖子人称“肥秤怪”，与那高瘦男子“算盘怪”同为掌门嫡系授业，虽比那中年男子早了两年入门，但两人生性诙谐，行事牛头不对马嘴，是以不甚受人敬重，便给那赵老五痛骂一顿。

又练了一柱香时分，赵老五见众小童确实疲累不堪，便放他们到食堂吃点心歇息。众小童如遇皇恩大赦，登时欢呼大叫，揉着酸疼肩头，一股脑儿溜进食堂去了。那小安子本给责打屁股，此时却跑得快了，方才还大哭大叫，现下却像没事人一样，贼嘻嘻地直冲第一个。

赵老五叹了口气，心道：“现下的孩子没一个吃得了苦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华山以后要如何是好？”正要掉头离开，忽见场上还有个孩子留着，他皱起眉头，道：“小狗子，可以休息了，怎地还不随师兄们走？”

那孩童相貌猥琐，身材矮小，站在同侪之中，却比寻常孩子矮了半个头，明明十二岁年纪，样貌却似只五六岁大，平日用功虽勤，但却鲁钝异常，寻常孩子听一遍就懂的道理，这孩子总要别人苦口婆心讲上半天，是以师长们一见他就头疼。

赵老五见那孩童兀自发呆，嘿地一声，又把话说了一遍。

那孩童呆呆地抬起头来，看了赵老五一眼，脸上兀自挂着条黄浓浓的鼻涕，目光散漫茫然，好似痴呆一般。

赵老五走了上去，摸摸他的头顶，道：“跟师叔走，到食堂吃点心。”

那孩子也不应答，忽然两手高举过顶，如跳舞似的转了个圈，跟着上下跳跃不休，好似跳起了庙会的祭神舞。赵老五伸手掩面，心道："这孩子恁也傻了些。"他微微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正要掉头离去，那孩童却猛地拉住他的手，叫道："跳舞！师叔一起跳舞！"

赵老五见了这傻模样，不禁长叹一声，道："聪明的孩子懒，勤快的却又傻呼，咱们华山再遇不上良材美玉，恐怕日后威名不保啊。"

肥秤怪笑道："想这么多做啥，看你担忧的，走啦！咱们也去歇一歇。"说着一把拉住赵老五，也朝食堂行去。赵老五摇了摇头，扔下手中半截藤条，迳随两位师兄走了。

红红的夕阳照在那孩子身上，只见他双目紧闭，兀自舞蹈不休。

"恭迎祖师爷出关！"

几日过去，终于到了祖师爷出关的日子，只见红日高照，数十名弟子谨身肃立，分列数排，都在一扇大门前等候，观中长老列在第一排，余下各按班辈站定，众人安安静静，并无一人说话，都在等祖师爷开关出来。

华山玉清观属道家一脉，向以剑法闻名于世，开派祖师天隐道人创派数百年，留有精微奥妙的"三达剑"。这"三达剑"虽然威力奇大，但剑谱因故于百年前失传，仅能靠残存的招式拼凑剑法。只是招式残缺也就罢了，最最要命的是少了脚下的一套步伐，这套步伐连贯所有剑招，称为"鹤舞七星步"，少了这套步伐，剑招便成无用。历代掌门费尽心血，每隔三年便闭关苦思一次，但一百四十年下来，还是无人能解开谜团。

百年习俗以降，华山三年一度的大校也在此时举行，众弟子几年来的辛苦所得，便要一一呈现在掌门祖师面前，成年弟子精神抖擞，无不想大显身手，幼小孩童却满脸苦恼，都在瞅着校场上的七只铜环，好似那是什么怪物一样。

原来这华山门规森严，年幼弟子入门前须先熬过三大基本功，一扎马，二松筋，而后再过"七环关卡"，方能正式拜师学艺。这七环关卡说来简单，便是以麻绳串起茶杯大的七只铜环，每隔三寸放置一个，七环之后挂张糯米纸，纸上画着一个红心，只要能举剑穿过七环，不动环身，而又能戳破纸张，该名弟子便算合格；倘能正中红

心，更是特优了。如果剑未过环，反先碰打环身，令得里头的铃铛作响，那便是两下手心。

一环两下，两环四下，三环八下，倘若连第一环都没穿过，那便是场百二十八下的好打了。

众小童看着眼前的铜环，大多面色惨澹，颇见忧虑。却见一名孩童满脸疲懒，正是前些日子给打得死去活来的小安子，他看了看铜环，忽地嘿嘿一笑，从怀中掏出一块白腻腻的东西，拼命往手上擦抹。

一旁孩童见状大奇，纷纷探头来看，问道："这是什么东西？"

小安子低声道："这是猪油球，咱昨晚冒死从厨房里偷出来的。你们先拿来擦擦手心，一会儿打起来就不疼了。"

众小童听得有这等宝贝，无不大喜，纷纷来擦，一旁另站着几名孩童，个个神态傲然，眼看同伴如此无用，忍不住出言嘲笑："你们这帮人真个差劲，不过一个七环关卡，你们便要作弊，趁早回家找娘亲吃奶吧。"

小安子正自擦抹猪油，听了这话，心头火起，登时反唇相讥："你们几个了不起，自管去得意啊！一会儿给打死了，别要叫疼叫娘，省得丢脸！"那几人也是大怒，便吵闹起来。

两路孩童各做一方，相互指责叫骂，吵杂混乱间，却只一名孩童哑然无言，呆呆地看着那七只铜环。看他神情痴呆，正是前几日校场上的那名傻童。

一名孩童推了推傻童，低声叫道："小狗子，快过来擦擦猪油吧，一会儿才不疼啊！"

小狗子听了说话，却只裂嘴一笑，眼光却没离开过铜环。

那孩童见他不理自己，正待要说，小安子已把他拉了开来，取笑道："你新来的啊！这傻狗子一年说不上两句话，就是爱跳舞，白痴也似，你可别糟蹋咱的猪油宝贝。"

众人正笑闹间，猛听一声暴喝："众弟子不得喧哗打闹！开始背经！"

众小童连忙噤声，当下全体肃立，大声诵念："华山剑道天机藏，前三后五转两旁，中有太极乾坤定，攻一攻三占左方；剑转轻灵随意

走，剑落四方真气荡……”

这歌谣乃是华山入门所传，歌词虽然浅显，却是华山武艺的根源，众孩童习得之后，方能循序渐进，以图进展。一旁肥秤怪、算盘怪、赵老五等人自是背得滚瓜烂熟，此时便只哈欠连连，无精打采地听着。

那傻童虽然傻呼，此时却一反常态，竟随着众人张嘴大叫，却也不知背的是对是错。

众童背诵声中，一名道貌岸然的长老当先走出。他举起手来，制住了众人的朗诵，大声道：“午时将届，入门生现下便照门规，开始‘过七环’。”说着击掌数下，率领大批门人立于环后观看。

众小童一听考试开始，无不心惊胆跳，只有几个平素勤修苦练的孩童神色兴奋，摩拳擦掌，只等着上场大逞威风。

当下肥秤怪大声唱名，众孩童听了自己的名字，各自上前试剑，几名弟子手举藤条，只等结果分晓，便要过来打人。

众孩童平日虽然一同练功，但私底下用功不一，此时一加考验，个人的修为深浅、用心造诣，便都一一呈现出来。有的孩童平日偷懒，一剑刺去，过不三环，便将环里的铃铛弄得清脆作响，面色惨然之余，自是给人拖去毒打。有的孩童却甚用功，刷地一声，长剑飞出，正中红心，便在满场掌声中得意洋洋的退下。

青壮弟子等掌门出关之后，也要捉对厮杀、比试武功，此时自然无心观看孩童练剑，只有诸大长老目不转睛，都在细细考察众小童的资质，日后也好因材施教。

考校开始，那小安子平素怠惰，自是心惊不已，便与几名交好孩童缩在人堆里偷看。眼见几个同门给打得呼天抢地，又有不少人轻松过关，众小童心里都是忐忑不定，不知轮到自己时会有啥下场，可别给人活活打死才好。

众童担忧间，猛听赵老五喝道：“今天谁要是最后一名，小心给我打断了腿！”

这几名小童平日最是懒散，耳听威吓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们正自害怕，忽见小狗子口水直流，茫然的望着铜环，神情有若痴呆。众童拍了拍心口，都想：“还好有这个家伙在，否则定要给活活打死

了。”平日不管做什么，这白痴总会先给师长打骂一顿，想起垫底之位已有人先行预定，众童自是松了口气。

半个时辰过去，数十人各自下场归来，有的摸着红肿掌心，在那儿泪眼汪汪，有的趾高气昂，却在那儿大声说嘴。小安子见一会儿便要轮到自己，左右看了看，心下只是害怕，他平常多以打混为乐，从不曾练习过一次半次，眼看已到最后关头，实在没得逃跑，不由得吞了口唾沫，颇有心惊肉跳之感。

猛听肥秤怪唱名道：“吴安正，轮你上来！”

那小安子见师叔伯手上拿着细长藤条，脸上神情狠辣无比，心头大惊：“这下死定了！先拖延一阵再说！”当场小嘴一歪，哎呀呀地叫起肚疼来了。

赵老五大怒，急急奔了过来，喝道：“你这小鬼头又想干什么？该不会想逃吧？”

小安子哪里管他说东道西，只滚倒在地，呼爹叫娘起来。

肥秤怪眉头一皱，道：“吴安正不舒坦，那就换下一个吧。”他看了看手上的名簿，道：“宁旺财，出列！”

众孩童听了名字，无不心下一奇：“宁旺财，好俗气的名字，那又是谁？”

众人正猜测间，却见一名孩童脸上挂着长长的鼻涕，呆呆的走向前头，众人见他傻里傻气，目光发直，已认出他是“小狗子”，这才晓得他的本名叫做什么“宁旺财”。

一名弟子走上前来，将木剑交在小狗子手里，道：“你挺剑过去，把那糯米纸上的红心刺破，只是不能碰到那几只环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，猛见那傻童将长剑举过顶，原地转了个圆圈。那弟子见他模样怪诞，不由眉头一皱，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那傻童啊啊傻笑，手舞足蹈，好似跳起了祭神舞。只见他一跳一跳地往前行走，不多时，便来到糯米纸前，那弟子皱眉道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那傻童流着鼻涕，笑道：“跳舞，一起跳舞。”他举起手中木剑，当场便将红心刺破。众人见他傻到这个地步，都是哈哈大笑起来。

那弟子大怒，猛地一耳光煽过去，骂道："白痴！谁要你走过去的！你给站在这儿，举剑穿过这几只环，听到没有？"

那傻童给这耳光一掴，脸颊登时高高肿起。那弟子指着铜环，大声道："举起剑！穿过这几只环！懂了么？"

眼看那傻童呆呆的说不出话来，那弟子将他拖回原地，喝道："站着，好好给我刺！"

那傻童一脸茫然，缓缓伸剑出去，这剑歪歪斜斜，全无气力，只听当地一声，已然刺中第一只铜环。场中众人看这剑实在荒唐，又是哈哈大笑。

那弟子心头火起，这七环关卡又不是什么大难关，便叫不懂剑法的常人来刺，至少也能过到第二环，他上华山学艺十来年，还没见过这等怪事，当下骂道："混帐！怎会连第一只环也穿不过！你可是听不懂人话！"说着又是一个耳刮子赏去，这掌力道不轻，只打得小狗子滚倒在地，嘴角满是鲜血。

那弟子暴喝道："站起来！再给我刺！至少给我刺过第二环！否则明日就送你下山！"

那傻童摸着肿起的面颊，眼中含泪，呆呆的坐在地下，口中低念："跳舞……一起跳舞……"模样虽然呆蠢，却还是叫人隐隐心疼。

众人见状，无不摇头叹息，肥秤怪走了过去，蹲在那傻童面前，低声道："孩子，你过不了第二环，明日便要给遣下山了。这位师叔虽然凶，其实是在帮你，知道么？"

那傻童听了这话，缓缓站起身来，眼望铜环，却没回话。

肥秤怪拍了拍他肩头，温言道："乖乖听话，若还想留在华山学艺，便好好出剑吧。"

那傻童眼珠歪斜，口中咿啊，也不知听懂了没。他奔到铜环旁边，两手张开，跟着又是一合，只听当地一声大响，剑身已然撞上铜环，这下非但未能过关，还弄得铜环左右剧烈摇晃，叮当作响。那管罚弟子见他荒唐之至，气结之余，竟是说不出话来。

那傻童不知自己闯了祸，还在手舞足蹈，竟又胡乱跳了起来。众长老见这傻童如此愚笨，心下都想："这孩子太钝，练武是不成的。"肥秤怪颇见沮丧，只摇了摇头，迳自退到一旁。

那傻童跳了一阵，见无人理会于他，便回头看着众人，眼见他们或掩面叹息，或面带嘲讽，却无一人随他跳舞，他呆呆地看着，忽然眼眶一红，大声尖叫起来，舞动手脚之余，手中长剑更是不绝撞上铜环，彷佛故意使性一般。

那弟子狂怒之中，抢过同门的藤条，奋力往他背后抽下，喝道："你干什么！想要顶撞门规么！"他左手打人，右手却扯住那孩子的手臂，硬要带他穿过铜环。

混乱之中，那孩童兀自舞动不休，只见他满脸泪水，紧咬牙关，臀上背上给打得劈啪作响，手中木剑却极力抗拒，只把铜环刺得左右摇摆，长剑却迟迟过不了第一环。

一众门人见这孩童资质如此愚笨，性子却又如此倔强，心下都暗暗不忍。

那弟子打到此时，心火犯起，已顾不得是否会伤了那傻童，藤条夹头夹脑地挥落，劈啪声大作，又急又气之间，骂道："你这死脑筋，我这是在帮你啊！"两人闹得极是厉害，那弟子卯足气力，非要逼那傻童穿过铜环不可，那傻童则涨红了小脸，拼命抗拒。

"嘎……"

场上正自打闹不休，忽听一声轻响传过，朱红大门缓缓打开，露出一条缝隙，看来掌门祖师便要出关。

那弟子本在打人，猛见大门打开，忙放落藤条，躬身弯腰，不敢再行言动；其余众人也放下手边事情，同时回身反顾，齐声叫道："弟子恭迎掌门人出关！"

满山门人参见祖师，那傻童却是浑然不觉，只见他眼中含着泪水，手中紧抓木剑，目光却不曾离开那铜环。

时值正午，阳光满地，门里缓缓行出一名老道，只见他须发俱白，望之足有百来岁，如同仙人一般。场中百来人见掌门祖师出关，无不安安静静，静候说话。

万籁俱寂间，忽听场中"当"地一声响，似有人在敲打什么物事，在这静谧祥和的时分，听来极为刺耳。

众人眉心纠起，不知谁在那儿造次，回头看去，却见那傻童又跳起舞来了，他手拿木剑，正对着铜环奋力乱刺，口中还不住呱呱怪

叫。众人本对那傻童有些同情，待见他如此无礼，心下都感不悦。

赵老五见掌门祖师长眉紧皱，神色不善，恐怕生出事来，忙奔向前去，提声喝道："掌门人在前，这是搅什么！快把这孩子拦住了！"

众弟子答应一声，急急去拉，那孩童见有人过来抓他，忽地一声尖叫，往后退开一步，双手紧紧抱住木剑。

众弟子喝道："把木剑拿过来！"

那小童仰头看天，忽然间，双手握住剑柄，高举过顶，转了个圈子，一名弟子伸手去抓，那傻童前走三步，左踏两步，竟给他闪了开来。

那傻童举剑向天，大叫道："跳舞！一起跳舞！"众弟子见这傻童满身是伤，嘴角带血，兀自叫得郑重，一时都看傻了眼。

赵老五见那孩子兀自跳跃不休，只气得没晕过去，大叫道："你们还愣什么？快拦下这小混蛋！"众弟子登时醒觉，暴喝一声，十几条手臂举起，便要一同来抓。

众弟子正要抓住那孩子，忽然背后一痛，好似有怪力拨来，众弟子竟然滚了一地，其余门人大吃一惊，忽见一人白眉长须，急奔向前，正是祖师爷。他站在傻童面前三尺，双目直视，却不知喜怒如何。

赵老五知道祖师爷脾气不小，就怕他一气之下，当场便打死这孩子，向肥秤怪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便要上前劝说。

忽然之间，只见祖师爷双手高举过顶，转了个圈，竟也跳起舞来了。

众人骇异之间，都是不知所以，猛见那祖师爷前走三步，左踏两步，上下跳跃不休，那脚下所跳的步伐，竟与那傻童一模一样！

那傻童见有人随自己起舞，更是泪流满面，悲声大叫："跳舞！一起跳舞！"

蓝天白云在上，一老一少面对面地舞动，彷佛事前经过了无数次习练排演，两人脚步竟是全然一致。肥秤怪惊道："这是怎么了？咱们掌门鬼附身了么？"赵老五自也茫然，撇眼看去，只见诸大长老也是张大了嘴，想来全都看傻了眼。

赵老五咳了一声，正要上前劝说，猛见一名长老快步奔出，拦在自己身前，暴喝道：“别扰他们！他们跳的是‘鹤舞七星步’！”

“鹤舞七星步！”

其余长老闻得此言，登时哗然出声，众人急急奔进场中，张大了眼睛，都在凝视那傻童脚下的步伐。赵老五听了这五字，与肥秤怪对望一眼，也是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故老相传，华山武学尽藏于“三达剑”之中。正所谓“智剑平八方”、“仁剑震音扬”、“勇剑斩天罡”，是为华山失传已久的三大奥秘。其中“鹤舞七星步”，更是练成“三达剑”的重大关键，百余年来华山历代掌门闭关苦修，便是在潜心思索这套步伐，只是这套步伐太过奇特，几代掌门人武功虽高，却始终拿捏不出其中奥妙，走了第一步，却想不出第二步，勉强找到第二步，一口气却又换不过来，始终拟不出一套自然浑成的步伐。哪知今日刚巧不巧，全套的“鹤舞七星步”竟会在傻童脚下重现人间。若非掌门人日夜钻研这套步法，恐怕华山好手虽多，却无人看出傻童脚下步法的玄机。

众长老激动之下，一齐朝那孩子看去，只见他闭着双眼，两手不住上下摆动，正似白鹤展翅，脚下步伐却奇特之至，一时向前，忽又倒后，似有什么神奇道理隐藏在内，片刻间却看不明白。

十来名长老揉了揉眼睛，忙随小童上下跳跃，可这傻童脚下变化莫测，却又跟之不及，只跳个手忙脚乱，错误百出，不少老人还摔跌在地，模样甚是可笑。

一时之间，满山长老随着一名肮脏孩童翩翩起舞，若给不晓事的客人传扬出去，怕要成了华山开派以来的最大笑话。小安子等幼童不解典故，对望几眼，摸了摸脑袋，都是一头雾水；便连二代弟子们也看不出其中奥妙，只感荒谬绝伦。

白云悠悠，四下一片宁静，一老一少相互凝望，都在打量对方。

那老道神态激动，问向门人，道：“这孩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赵老五急急翻阅名册，道：“这孩子叫做宁旺财，是一对老夫妇送来寄养的。”

老道点了点头，蹲下身来，轻抚傻童的头顶，柔声道：“好孩子，你的舞跳得好，我很喜欢。”

那傻童听了称赞，登时抹去泪水，破涕为笑，道：“你也跳得很好啊。”

两旁弟子听他说话无礼，纷纷大怒，正要上前喝骂，那老道却是不以为意，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们退下。他拉住傻童的手，温言道：“好孩子，这舞是谁教你的？”

那傻童抹了抹鼻涕，笑道：“是你教的啊！”

老道又是一愣，道：“我教的？”

那傻童用力点头，霎时张开小嘴，朗声诵道：“华山剑道天机藏，前三后五转两旁，中有太极乾坤定，攻一攻三占左方……”

这歌诀辞意浅显，正是众小童入门时由掌门亲口传下的歌谣。那老道恍然大悟，霎时啊地一声大叫，跌坐在地。赵老五大吃一惊，急急上前：“祖师爷，你怎么了？”

那老道痴痴地望着傻童，竟是泪如雨下。他苦苦钻研鹤舞七星步三十余年，始终无成，直到此时此地，方知本门的最高奥秘，却是藏在那首毫不起眼的入门歌谣中。

任道自然，不做作、不强求，这傻童凭着一颗赤子之心，超乎常人千百倍的悟性，居然从一篇浅显易懂的歌诀中，解开了百四十年无人能答的难题。那老道心神激荡之下，猛地仰起头来，纵声长啸。合山门人听了雄浑的啸声，更感心惊，都是一动不动。

过了良久，那老道歇止啸声，他抹去泪水，凝望诸大长老，叹道：“华山等了一百四十年，终于遇上了真命传人。”他叹息良久，跟着召来傻童，伸手按上他的头顶，轻声道：“念尔如此不凡才能，余特以天隐祖师之名，赐下法号与你。”

阳光洒落，满是光辉。合山弟子无人言动，静听掌门赐号。

从今日起，你就叫做不凡。

不凡，宁不凡，宁死也不凡。

诸大长老知道合派武功即将大进，华山一脉称雄天下，已是指日可待，众人激动之下，无不全身颤抖，泣不成声。

时值景泰二年五月端阳，宁不凡十二岁。

第七卷 天下第一 第二章 长胜八百战

却说杨肃观等人群集西凉，四下寻找伍定远的下落，秦仲海更调派军马各处探访，可伍定远却如凭空消失一般，始终找不到半点踪迹。眼看这日已到正月十七，众人见寻访不果，便在军营中商议日后行止。

卢云与伍定远交情最厚，自是愁眉苦脸。只听他叹道："定远给卓凌昭掳去，咱们又找不到人，别要遭了毒手才好。"

先前娟儿给杨肃观蒙在鼓里，说艳婷与伍定远同去办事了，但终究纸包不住火，还是让她知道了，她本已气愤众人说话欺瞒，现下听卢云一说，想起师姐性命堪忧，登时惶急不堪，当场哭了起来。

韦子壮见他二人悲戚愁苦，忙劝道："你们快别担心了。咱们定远现下是朝廷命官，性命非比寻常，卓凌昭虽然毒辣，但下手必有忌惮，绝不敢无端杀人。"

卢云听得此言，也觉有理，心下稍稍安定。娟儿摇头哭道："就算人没死，但老是找不到他们的踪影，那还不是跟死了没两样？我不管，你们定得把我师姐找出来！"想起同门三人离山，却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人，更是号啕大哭。

韦子壮沉吟半晌，道："娟儿不必烦恼。再过几日，便是宁不凡退隐之日，我看那卓凌昭行事如此嚣张，定会到华山闹事。咱们不如直接前去华山，也好当面找他要人。"

韦子壮平日疼爱娟儿，是以这小女孩儿对他最是信任，果然几句话哄去，已让娟儿破涕为笑，道："韦大叔你可答应我，定要把我师姐平安找出来。"

灵真朗声道："小女娃儿放心！有和尚帮你打架，保管在宁不凡面前杀光那帮畜生，让天下英雄知道咱少林寺的厉害！"

少林寺这一年来真是受尽了昆仑山的气，先是出身少室山的齐家满门被杀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，之后又接连发生灵音受俘、羊皮被夺等大事，虽说灵智竭力遏制两方恶斗，但卓凌昭性格高傲，不愿卖这个面子，少林便算一昧退让，只怕也无济于事。照此看来，少林、昆仑这场大战定是难免。

杨肃观问向秦仲海，道：“秦将军，咱们这趟过去华山，你也一块儿去吗？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既然华山上有架可打，我一个人赶着回京做什么？听侯爷那老头念灶经么？”众人听了此言，忍不住都笑了出来。

当天众人商定了行止，便朝华山进发。此行一来要夺回羊皮，为燕陵镖局满门报仇雪恨，二来要找出伍定远、艳婷、灵音等人的下落，可说责任重大、意义非常。灵真更是摩拳擦掌，只想趁着天下英雄齐上华山之刻，好好扬眉吐气，重振少林威名。

一路行去，众人各怀心事，卢云挂记公主与伍定远二人，总是长吁短叹，杨肃观心悬羊皮下落，也是烦恼不已。便连秦仲海这等豪迈之人，也常无端眉头深锁，好似在思索什么大事。

韦子壮把他三人的情状看在眼里，自也摇头叹息。这趟西行非只失落羊皮，连伍定远也下落不明，算得上大败亏输，但好歹平安护送公主出嫁汗国，却也不能说是一事无成。只是路上想起卓凌昭武功高强，华山上硬战难免，韦子壮自也不免多添烦忧了。

那娟儿小孩子心性，哭没两天，又恢复天真烂漫的模样，每日一得闲暇，便来逗弄众人开心，秦仲海是个粗鲁狂徒，说没两句话便是一个操，整日便找娟儿斗口相骂，那卢云则是古板性子，没事便给娟儿拿来捉弄取笑，只搞得卢云苦笑连连，作声不得。只有杨肃观一本正经，不管娟儿如何招惹，总将她当成孩子，不与理会。韦子壮一旁看着，倒也觉得有趣。

众人随军晓行夜宿，兼程赶路，这日已到二月初一，终于如期赶抵山脚。眼看已到华山，秦仲海不愿惊动地方官，便将军马驻扎山脚外十里，他自己则与杨肃观等人一同上山。

众人赶了几天路，颇见疲累，眼见山脚下有个小镇，倒也算是热闹，便找了间饭馆歇息，等吃饱喝足后，再行上山。

众人坐在店中吃食，只见路上武林人物络绎不绝，有老有少，不过一柱香时分，便达百人之谱，看来宁不凡退隐一事确实轰传江湖。

娟儿见来人极多，过了一群，又来一群，忍不住心下好奇，便问韦子壮道：“大叔啊！咱们现在要去看那个宁什么的人，到底是干什么

的？怎么来了这许多人，活像赶集似的。”

韦子壮笑了笑，摸摸她的小脑袋，道：“小姑娘好歹也是武林人物，怎连宁不凡三字都叫不全？”

娟儿哦了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？不知道宁不凡就不算好汉了么？”

韦子壮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也夸大了些，只是这人贵为天下第一高手，咱们在江湖上行走的，怎能不识得他？”

卢云虽有武功在身，却不算武林人物，他不甚明了江湖事，便问道：“此事正要请教。人人都说宁不凡武功天下第一，究竟这人有何了得之处，怎会赢得这个封号？难道是他自称的么？”

娟儿插口道：“是嘛！天下间高手这么多，宁不凡怎能一个个打遍？要说他真把世上每个人都揍过一次，我可不信。”

秦仲海这几日与娟儿相处，甚爱她的娇憨，便顺着话头调侃：“是啊！宁掌门再了得，也还没和咱们娟儿姑娘交过手，怎能自称是天下第一呢？”

娟儿听了这话，登时大乐，笑道：“秦大叔说得对！说不定宁不凡连我也打不过呢！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是秦哥哥，不是秦大叔。”

娟儿做了个鬼脸，道：“才不是呢！你这般老，不是大叔是什么？”

秦仲海心道：“老子不是大叔，也不是哥哥，老子是你亲爷爷。”心里骂的难听，嘴上却嘻嘻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杨肃观听了他二人的对答，便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二人说的确实有些道理。虽说宁掌门公推天下第一，却有不少成名豪杰尚未与他交手，好比说……”他话尚未说完，秦仲海已嘿嘿一笑，自行接口道：“好比说是你杨郎中的师父天绝僧，对么？”

杨肃观轻咳一声，道：“我师尊当然也是一个，其他像‘昆仑剑神’卓凌昭、九华山的掌门青衣秀士等高手，都未与宁不凡较量过，以此观之，宁不凡这‘天下第一’的封号，多少不能说是实至名归。”

耳听灵真大声叫好，灵定连连点头，秦仲海却是心下暗笑：“这群少林和尚自命为武林至尊，就是见不得宁不凡爬在他们头上。”

韦子壮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话是这样说没错，但宁不凡被公推天下第一，还是有他的一些本领，万万小看不得。”

娟儿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他有三头六臂吗？”

韦子壮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三个脑袋是没有的。不过这人二十年来打了近八百场架，从未输过一招半式，号称‘长胜八百战，武艺天下尊’，这才给人推崇景仰，有了今日地位。”

卢云沉吟道：“打了二十几年的架……宁不凡若是十八岁出道，现下也不过四十来岁。照这么看，这人年纪也不算大了？”

韦子壮颔首道：“二十年前朝廷爆发大祸，怒苍山覆灭，武林好手死伤殆尽，这人便趁势崛起。此人多年来长胜不败，没听说有谁能和他过上十招。”

韦子壮说到“怒苍山”三字，似觉自己多口，忙向灵定看了一眼，灵定与他目光相接，只轻轻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，神色颇见悲悯。

秦仲海见他二人神态奇特，心下一奇，忙问道：“怒苍山覆灭？那又是怎么回事？”其余几人多是年轻之辈，不曾听说怒苍之名，听秦仲海一问，便也凑头来听。

韦子壮往店内张望一阵，跟着尴尬一笑，道：“朝廷反贼，能少提就少提，以后有机会再谈吧！”

秦仲海见他神色凝重，料来逼问不出，便把话头压了下来。

卢云又问道：“既然这位宁掌门如此了得，他好好的天下第一不当，又为何要离开江湖呢？”

娟儿大声道：“是啊！要我是天下第一高手，那多威风啊！打死我都不要退隐呢！”

灵定原本静坐一旁，听了卢云与娟儿的说话，忽地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合十道：“小姑娘这话就不是了。名利二字，最是害人。为了守卫天下第一的称号，宁不凡二十年来不知应付过多少场较量，想来手底下也杀伤不少。照老衲看，他此番有意谦退，便是不愿再惹世俗纷争，免得多增杀业。”

韦子壮叹道：“正是如此。一个人打了八百场架，这辈子也该足够了。若还不知足，难道非要给打死打残，这才甘心退隐么？”

众人闻言，纷纷点头。所谓“树大招风”、“人怕出名”，江湖人物多如过江之鲫，谁不想一举击败高手，藉以成名？以宁不凡名气之响，自是成为众矢之的了。每年高手上山滋扰的不计其数，或明争、或暗斗，谁都想挑倒这位天下第一高手，如此日夜厮杀，想来即便武功高如宁不凡，也是不胜其扰，这才起了退隐打算。

灵定贵为少林寺罗汉堂首座，职责便是与各方来寺的高手放对，自是深知其中甘苦，这番话只把众人说的颔首连连，尽皆称是。

娟儿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天下第一这么辛苦啊！那我还是不要当天下第一好了。我当天下第一万，总没人来打我了吧？”众人听了这话，忍不住都笑了起来。

卢云想起一事，忙问道：“既然这‘天下第一’的虚衔如此要紧，今日宁不凡若真的退隐，武林少了这位泰山北斗，日后天下高手要如何排名？”

众人听了卢云的话，陡地安静下来。诸大高手心下了然，都知卢云这话说中了最最要紧之处。此次宁不凡退隐，天下第一的名号便要空了出来，天下高手定要为此争夺不休，日后究竟鹿死谁手，只怕还有得打了。

秦仲海见少林三人面色凝重，心中暗暗好笑：“这几个贼秃整日都想重夺天下第一的头衔，一会儿上了华山，怎会放过良机？定有一场大架好打。”

韦子壮见了灵定等人的神色，也是暗暗担忧，他轻咳一声，调解道：“其实这天下第一也不是那么要紧。这宁不凡即便退隐，江湖上也不是没人主持局面。方今武林有所谓的四大宗师，四大宗主各有地位，宁不凡退隐后，其余三人也还能压住大局……”

娟儿年轻识浅，一听四大宗师之名，自感兴奋，拉着韦子壮的手，便问：“武林中有哪四个大宗师，韦叔叔快说！”

韦子壮屈指算道：“说起四大宗师，那‘天下第一’宁不凡当然是一个，‘昆仑剑神’卓凌昭是一个，‘九州剑王’是一个……”他正待要说，却听娟儿大声道：“还一个是我师父青衣秀士！”众人闻言，都是微微一笑。

韦子壮微笑道："青衣掌门的武功当然是好的，不过成名的时光晚了点，还没给列入四大宗师的地位。那最后一位大宗师，便是少林寺的天绝大师。"

娟儿听了也不以为意，只笑道："四大宗师打成一团，一定精彩得很。"

灵定咳了一声，摇头道："小姑娘说笑了，我师叔天绝僧闭关修行，这等俗务他是不会来的。"

娟儿妙目一转，笑道："没关系，他不来还有你在啊！灵定大师就代表一位大宗师好了，这样四人才能围上一桌打纸虎啊！"众人闻言，又是哈哈大笑，各自喝酒吃菜。

那纸虎便是"纸老虎"，又称"马吊牌"，玩法与百年后盛行的骨牌大致相仿，也是一家庄、三家闲，娟儿以此相况，自是开个小小玩笑，倒没别的用意。

秦仲海心念一动，想起了自己的师父，心道："照这般看，师父定也会上华山观礼，到时可得找他私下谈谈，好好问问我背上刺青的来历。"

正想间，杨肃观已问向灵定："此次上山群雄中，师兄可知哪些高手会到？"

灵定摇头道："这我也不知情了。宁不凡的帖子撒得甚广，料来成名豪杰都会到来。"

忽见娟儿撅起了嘴，道："别人不来没关系，只有这卓凌昭是非来不可的。我师姐给他抓走了，倘若他不来，我们要去哪儿找人呢？"

众人听得此言，心下都是一凛，想起昆仑高手将临，无不暗暗忌惮。

灵定口宣佛号，道："于公于私，卓凌昭这人是非除掉不可。此番上得华山，老衲便拼了性命不要，也要把这帮狂徒押回嵩山受审用刑，绝不能任凭这许多人命白白牺牲。"

秦仲海听灵定有意押解卓凌昭回山受审，忍不住便是一声冷笑，与韦子壮对望一眼，两人都是摇了摇头。这卓凌昭贵为一派掌门，少林寺至多能杀了他报仇，怎能押他回山审判？听灵定这般说话，少林门人真以武林盟主自居了。

灵真见众人不以为然，当场喝道：“看你们这般猥琐，却是有啥好怕！管他宁不凡、卓凌昭，咱们狠狠地揍，该打的打，该杀的杀，顺手再把这天下第一的名号夺过来！那才叫做过瘾哪！”

韦子壮听了这话，只干笑两声，并不回答，秦仲海、卢云、娟儿则恍若不闻，自管吃酒吃肉。三人你一言、我一语，都是些“嗯，这牛肉很嫩，比我卤的还强”、“来，再喝一杯，这酒京城喝不到”之类的废话，灵真见无人理睬自己，不由得大怒，喝道：“怎么！你们不信吗？”

灵真正自喝问，忽听邻座有人重重咳了一声，跟着几道森厉的目光朝他们这桌望来，显带挑衅意味。

秦仲海口中咀嚼，一见这目光好生凶恶，便伸肘出去，碰了碰杨肃观的手臂，囫囵地道：“你师兄废话太多，有人过来找碴啦！”

杨肃观依言看去，只见邻座坐了几名男女，也正朝他望来。杨肃观凝目细看，这几人身上都带着三节棍，更有几人把兵刃直接置在桌上，颇有肆无忌惮的味道。

一名老者本在饮酒，待见杨肃观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，登时冷冷地道：“可笑啊可笑，‘长胜八百战，武艺天下尊’，咱们宁掌门何等身分，想不到江湖上还有妄人在那胡言乱语，不识天下之大，直如井底之蛙一般，真是可笑啊！”

灵真大怒，用力一拍桌，便要站起，灵定怕他惹祸，连忙伸手拦住。

韦子壮凑头到杨肃观身边，咬耳道：“这几人身带三节棍，定是湖南阮家的好手，咱们不必无端得罪。”

韦子壮见闻广博，知道阮家掌门与华山门下颇有交情，多半是给邀来观礼的，当下便提醒在先，要杨肃观手下留情。

杨肃观微微颔首，表示意会，跟着站起身来，走到那行人座旁，拱手道：“这几位朋友，咱们言语有失，却让兄台们见笑了。”

那老者冷笑道：“这里是华山山脚，便想放屁，也得找对地方，省得丢人现眼，小老弟说是不是啊？”同桌众人听了这番话，都是哈哈大笑。

杨肃观听他口气甚恶，便是一叹，道：“老太爷好大年纪，脾气怎么这般重？”

一名阮家弟子冷笑道：“嫌重吗？担不起重便乖乖在家看顾妹子，少出来丢人现眼！”

灵真狂怒至极，猛地冲了过来，杨肃观将他一把拦住，跟着微微一笑，向那老者道：“看老太爷身带三节宝棍，敢问可是出身湖南？与阮世文阮老爷子如何称呼？”那湖南阮家擅使三节棍，首脑人物便是阮世文，杨肃观一语道破，免得对方更添无礼。

那老者见杨肃观叫破自己的来历，忍不住面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老朽便是阮世文，你这小孩又是谁？”其余几人见他年纪轻轻，但三言两语便叫破自己一行人的来历，忍不住也是一奇，留上了神。

杨肃观见他们面有诧异，只淡淡一笑，回话道：“在下少林杨肃观。”说着又朝灵定一摆手，道：“这位是在下师兄，罗汉堂首座灵定大师。另一位师兄是灵真大师，人称‘虎爪金刚’便是。”

灵定于四大金刚中排名第二，仅次方丈，灵真则以外门硬功名扬四海，两人名声何其响亮，阮家众人一听二人大名，心下都是一惊，霎时全数站起身来。

灵定走向前去，逐一拱手，道：“老衲灵定，见过诸位施主。”

阮家众人见他神光湛然，心下暗暗惊惧，想起适才己方说话无礼，不由脸红过耳，纷纷与之回礼。

两方人马行礼如仪，轮到灵真之时，却只扬起下巴，一幅爱理不理的神气。阮家众人向他抱拳，他只嘶嘶冷笑，全不理会，望之颇为狂傲。

阮世文年岁不小，江湖上辈分甚高，他见灵定外貌谦和，又兼自己言语有亏，这才以礼相见，哪晓得这灵真趾高气扬，全没把人放在眼里。想起方才便是这和尚说话狂妄，现下还要过来摆谱，真个越想越怒，霎时气往上冲，对着灵真冷笑连连，道：“哪里来的野和尚，平日里佛经不知读到哪儿去了？居然敢来华山大发议论？”

灵真怪眼一翻，大声道：“老狗！你放什么狗屁！”说着便要动手打人，灵定吃了一惊，连忙拦住，将两方人马隔开。灵真给人拉着，兀自叫骂不歇。

阮家弟子大怒之下，便有人出来叫阵，只听一名汉子喝道：“死贼秃！你想到华山逞威使能，那还早得很！诚心劝你们一句，你们几人便要神气得意，还得先去昆仑山，把灵音那老秃驴救出来再说！”

这人名唤阮元镇，乃是阮世文的长子，此时这般说话，自是在讥嘲少林寺为昆仑欺压一事。阮家众人听了嘲讽，纷纷笑了起来。

灵定听他们说话带着侮辱意味，当下也动了气，脸色一沉，放开了灵真，道：“这位施主如此说话，却太也阴毒了。”

阮元镇本对少林门人不甚敬服，早有挑衅之意，此时听灵定口气不善，便冷笑道：“你这和尚想怎么样？难不成要动手打人么？”

灵真一给师兄放开，早已按耐不住，他右足往前奋力踏下，一声“战”地暴喝，登将客店地板踏破，阮家几人见他功力深厚，自也吃了一惊，阮元镇怒道：“要打么？”站起身来，跟着摆开三节棍，立了个门户。

灵真理也不理，迳向阮世文勾勾小指，冷笑道：“你儿子不够看，三拳便死，你老头先上。”阮世文狂怒之下，猛地站起身来，双目如同喷火，只恶狠狠地盯着灵真。

卢云见他们一言不和，便要动起手来，忙低声问向秦仲海，道：“秦将军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帮着打架么？”

秦仲海微笑道：“这是他们少林寺自己惹出的麻烦，与咱们侯爷的军国大计无关。你只管坐着，别去理会。”说着替卢云倒了杯酒，一幅好整以暇的模样。

众人正要动手，忽听店门口传来一个阴侧侧的声音，冷笑道：“人家正主儿还没来，你们这群兔崽子干么急着打？一会儿上山去看改朝换代，那才是要紧事啊！”

众人听说话之人言语无礼，等于一举把两方人马编排上了，便转头往门外看去。

只见一名中年男子站在门口，这人手摇折扇，身上服饰甚是华贵，此时初春酷寒，这人身带折扇，若非故做闲适，便是将这折扇当作了兵器。

阮世文阅历无数，登将此人认了出来，沉声道：“西门嵩，我阮家与你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为何满嘴兔崽子、驴崽子，说话这等难听！”

原来这人便是西门嵩，外号“伏牛圣手”，武功颇为了得，乃是河北一带的武林人物，想来也给华山门人邀来观礼。

那西门嵩听了阮世文的指责，便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啦！算我说话不是。只是你们既然吃饱喝足，那便快快走吧！不然还没上山，人家‘剑神’就把宁不凡打下马来，可就看不到新鲜热辣的‘天下第一’出炉啦！”

灵定等人听西门嵩这么说话，自是为昆仑山呐喊助阵，看来卓凌昭也邀了不少帮手，今日华山之上，凶险必多。

阮世文与宁不凡交好，如何容得旁人侮辱老友，当下怒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！你说话有个凭据，怎知这姓卓的便会胜过宁掌门？”

西门嵩冷笑道：“宁不凡若不是怕了人家剑神，他好好的天下第一高手，却又何必退隐？明白告诉你吧，江湖上早已传言，说宁不凡自知不是剑神的对手，便想早早夹着尾巴逃了，也省得华山门下成日给人当成眼中钉哪！”

这些年来卓凌昭行事嚣张，专挑成名人物厮杀，一路击倒不少高手，连灵音大师也给他擒拿下来，说不定武功真已胜过宁不凡，众人听了西门嵩的说话，倒也不以为他言语夸大。阮世文心下气愤，却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，只铁着一张脸。

西门嵩见众人沉默无语，蓦地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难得武林换个老板，咱们遇上这般喜事，须得喝一杯助兴。”

他随手一挥，手上折扇倏地飞出，如圆盘般飞向阮世文身前，阮世文大惊，正要伸手格挡，那折扇忽地转向，只听刷地一响，那扇子竟抄起桌上的酒杯，稳稳地朝西门嵩手中飞回。那酒杯里的酒水，却不曾洒出一点半点。

众人见了他这手绝活，无不大为惊叹，若非此人先前言语无礼，此刻定已喝采连连。

西门嵩右手接住扇柄，左手也不来取酒杯，手腕迳自一振，大笑道：“干吧！”内力到处，酒杯好端端的留在扇子上，但杯中的酒水给内力一激，登如水箭般跃入半空，跟着飞入喉头。这几下手法干净俐落，端的是好看无比。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天桥杂耍的来了。看在剑神的面上，咱可须给点赏银才是。”说着掏出几两碎银，站起身来，已是有意动手。

他正要走出，那杨肃观却抢先了一步，他走到西门嵩面前，淡淡地道：“原来西门先生是卓掌门的好友。阁下与昆仑山如此深厚交情，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真是失敬了。”

西门嵩斜睨着他，道：“知道就好。今日宁不凡想要从容退隐，须问‘剑神’是否答应，等会儿张大你们的小眼睛，好好看着武林改朝换代吧！”说着说，斜目看了杨肃观一眼，朝扇面上的空酒杯一指，傲然道：“小朋友，看到前辈酒杯空了，知道该怎么做吧？”

灵真等人见他太过无礼，莫不大怒，杨肃观却微微一笑，向他们摇了摇手，示意稍安勿躁，跟着道：“西门先生本是前辈，既然吩咐了，在下自该服侍。”说着左手提着酒壶，右手扶着酒杯，替西门嵩满满斟了一杯。

众人不知杨肃观为何如此谦卑，不由得都感诧异。那西门嵩则是哈哈大笑，颇见猖狂。

杨肃观躬身弯腰，拱手道：“难得道上相逢，尚乞先生日后多多提点。”

西门嵩大笑道：“懂事！懂事！”说着张大了嘴，手腕轻摆，便要让酒水飞洒半空，好再来卖弄武功一番。

酒水尚未入喉，忽见秦仲海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恭喜恭喜，阁下见红了。”说话间，拿了只海碗，迳自摆在西门嵩脚旁，众人不知秦仲海此举何意，都感纳闷。那杨肃观却笑了笑，向秦仲海摇了摇头。

西门嵩也不理会，手腕一振，酒水飞洒而出，有如一道水箭，便往他嘴里飞去。

便在此时，猛听喀啦一声响，西门嵩扇面上的酒杯忽尔破裂粉碎，成了粉末般的细屑，霎时伴着酒水，全数飞入西门嵩嘴里。

西门嵩虽然老练，但哪料到酒杯竟给人做了手脚？一个防备不及，已将无数碎瓷吃进嘴里，他“啊呀”一声惨叫，张着大嘴，惶急无比，眼看脚边放个海碗，也不管是哪儿冒出来的，当下弯身蹲地，抱住了海碗，呸呸狂吐起来，转瞬之间，碗里全是红红的鲜血。

众人既感骇异，复又好笑，这才明白杨肃观适才斟酒的用意。

原来杨肃观斟酒之际，便暗留阴劲，趁着倒酒之便，顺势捏破酒杯，仗着手劲精准，西门嵩没动折扇之前，那酒杯只是将碎未碎，等腕力一出，那酒杯便裂为细屑，直直飞入口中，登让西门嵩灰头土脸。场中虽不乏好手，却只秦仲海一人看了出来，当场便放只海碗在人家脚旁，用意自也是在取笑了。

西门嵩满嘴是血，兀自张着“血盆大口”，怒道：“混蛋小子，你……你使阴招！”想要动手，一旁灵真早已抢了上来，双手摆了个门户，脸上满是杀气。

西门嵩嘴中流血，剧痛之下，功力已是不纯，待见灵真架式非凡，料知是个劲敌，便只怪叫一声，抱头鼠窜，急急出店去了。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迳向阮世文拱了拱手，道：“少林弟子与昆仑一脉仇深似海，一会儿山上观礼，大家相互照应。”

阮世文哈哈大笑，拱手回礼道：“阁下好俊的手段，佩服、佩服。”

阮家众人一来惊叹他武功高强，二来见他狠狠整了西门嵩一番，心下大增好感，便也都拱手回礼，先前双方的口角阴霾，算是一扫而空了。

娟儿见杨肃观三两下打发了西门嵩，不禁讶异万分，拉着韦子壮的手，问道：“韦大叔，到底这家伙干什么？他咬了舌头么？”

韦子壮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他不是咬了舌头，只是嘴巴贱了点而已。”

娟儿哦了一声，看着碗里的鲜血，伸伸舌头，心道：“以后我可小心了，没事千万别骂那姓杨的，否则咬了舌头，那可不是好玩的。”

众人走出店门，正要上山，忽见秦仲海停下脚来，好似有什么事。韦子壮走了上去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仲海不随我们上山？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华山脚下酒家妓院太多，我怕咱那两千军马熬不住，别去冲扰了百姓，我想先回去瞧瞧情况，一会儿上山不迟。”原来他算准“九州剑王”定会驾临华山，他自己有意与师父私下会面，便不随众人上山。

卢云是军中参谋，忙道：“我也一同去好了。”

秦仲海奉师之命，不能让旁人知晓自己的师承来历，便道：“不了，你难得到华山来，先随杨郎中上山赏景吧，回来也好做个两篇诗歌什么的。”

卢云嗯了一声，虽然不很情愿，但秦仲海这么说了，也只有答允。

秦仲海见他低头不语，神色有些苦闷，八九不离十，不是为了公主发愁，便是为了伍定远烦心。心中便想：“看卢兄弟这几日的模样，还是伤心未复，一会儿带他去酒楼乐上一乐，省得镇日价愁眉苦脸，看了也烦。”心念及此，便拍了拍卢云的肩膀，不怀好意地笑了笑，这才离去。

众人听秦仲海自称军务繁忙，便不再多言，只管自行上山。

第七卷 天下第一 第三章 天下群英会华山

西岳华山，名列天下五岳，位在秦岭中段，自古以雄奇险峻著称于世。那玉清观位于华山第一峰北峰，路程不远。此刻时辰尚早，众人便一路缓缓行去，倒也不急着赶路。

俗话说“华山一条路”，从山脚到峰顶，仅一条羊肠小径通行，或单侧凌空，或山脊纵走，端的是险恶无比。果然行不数里，所见之处无不陡峭艰难，再看脚下春泥如雪，身旁万丈深渊，路上又别无护栏，只要一个滑溜，便要给活活摔死，土人说的“擦耳岩”，便是如此而来。

不过众人身怀武功，自不在意区区险道，那卢云曾在西域攀峰护驾，更是如履平地。连娟儿那小丫头轻功也有些火候，众人虽在险地，却一路赏玩美景，好不快活。

行到一处平台，略见宽敞，众人便稍事歇息。卢云抬头远眺，但见远处云雾缭绕，奇石怪岩，颇见孤高；那山崖上更长着长青松柏，树枝积着霭霭残雪，望之如同人间仙境。

当此美景，卢云读书人出身，必来咏叹一番。果见他面露怡然之色，脱口赞道：“好一座华山，奇山孤高，卓卓不群，真有风骨凛然之态。此山如此雄健，无怪能孕育天下第一高手！”

娟儿一路跟在卢云背后，听他口述什么“五里关”、“铁门关”、“青柯坪回心”、“韩愈抛书处”，早听得耳中生茧，心中生烦，一听他又来咏叹，忙做了个鬼脸，捂着双耳，叫道：“卢哥哥，你这般啰唆，活像个老太婆！以后谁嫁了你，准要倒楣！”

卢云脸上一红，想道：“我像老太婆么？这我倒没留意。”

韦子壮见娟儿活蹦乱跳，怕她摔下悬崖，忙拉了她一把，却见那娟儿一双大眼溜溜直转，只盯着卢云的俊脸猛瞧，好似又要来取笑他一番。

杨肃观轻咳一声，道：“卢兄说得不错。华山地灵人杰，这些年好生兴旺，非但山水俨然，还出得宁不凡这等英雄人物，以名气而论，这几年已有凌驾武当之势。武林中除开少林之外，当世几无门派可及。”

杨肃观年岁虽轻，但因地位崇隆，结交的多是武林第一流的大人物，见识自非常人所能及，此刻便来剖析江湖局势，果然头头是道。

韦子壮听得这话，虽知杨肃观说的是实情，仍感揪然不乐。他是武当真武观出身，这几年本门势运颓废，他自是深知，一时只有叹息不语的份了。

娟儿给韦子壮牵着手，一见他低头不语，登时有意打抱不平，当下撅着嘴，呸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小一个华山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咱们九华山足足有九个华山那么多，比他们一个华山强得多了。”

众人闻言，都是忍俊不禁。韦子壮摸了摸她的小脑袋，笑道：“这里是人家的地头，你说话可留神哦。”

娟儿哼了一声，正要回嘴，猛听一人骂道：“谁说九华山比华山强！”

众人正惊奇间，忽见路上跳出名高瘦老者，手上拿了只金算盘，怪模怪样的看着众人。卢云昔日与此人有过一面之缘，这时已然认出他来，此人外号叫做算盘怪，乃是华山上一辈的人物，素来玩世不恭，此际定是在此奉命迎客。

算盘怪跳到娟儿身边，大声道：“小小女娃儿，居然敢到华山来撒野，说话可得给我检点一二了。”

娟儿笑道："你又是谁？手上拿着大算盘，可是要到谁家去收帐啊？"

算盘怪呸了一声，骂道："我要去你爷爷家收帐，九二一十八，他一共欠我十八万两银子。"

娟儿听他满口胡言乱语，那是正中下怀了，当即笑道："我爷爷不只是我的爷爷，也是你爹爹的爷爷，你这般收帐不太狠了些么？"

算盘怪一愣，道："你爷爷是我爹爹的爷爷？那你爹爹又是谁的爷爷？"

娟儿笑道："当然是你的爷爷了。"

算盘怪皱眉苦思，道："谁是谁的爷爷啊，怎地这么难懂。"过了片刻，他才忽然醒觉，道："啊！所以你爸爸是我爸爸的亲爹，我该喊你姑姑才是。"

娟儿笑道："好乖，一会儿给你糖吃。"

算盘怪这才知道被占了便宜，大怒道："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戏耍你老子！"

众人掩嘴偷笑，都觉荒唐无比。

耳听算盘怪破口大骂，杨肃观已然走出，拱手道："这位前辈，在下少林杨肃观，应贵派掌门之邀，特来贵宝山观礼，还请阁下通报一声。"

算盘怪手指娟儿，大声问道："这小小女娃儿是你什么人？她说话不知轻重，你们怎地不管上一管！"

娟儿嘻嘻一笑，道："你没听他说么，他是少林寺的，姑娘我可是女儿家，你有看过少林寺的女徒弟吗？咱们两家可没半点关系。"

那算盘怪平日最是疯癫，此时更是驴劲大发，大声道："放屁！老子看你话说得这般多，准是男子乔装成的，八成还是和尚扮成的姑娘！"说着便往娟儿头上掀去，要瞧瞧她是否头戴假发。

娟儿嘻嘻一笑，佯作吃惊状，对杨肃观叫道："师兄，咱们给人家识破了，这可怎么办？"

杨肃观苦笑一声，正要说明，却见算盘怪双手叉腰，大笑道："老夫双目如电，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！你快快除去乔装，否则休想上山！"

韦子壮见娟儿胡闹得厉害，赶忙抢上两步，拱手道："在下武当韦子壮，这位姑娘一时玩笑之言，前辈莫与孩子一般计较。"

算盘怪甚是莽撞粗鲁，他见韦子壮貌不惊人，当即冷笑道："武当？你们这群人又是少林，又是武当，怎么武林各派的人全挤在你们这帮人里头？该不会还有我们华山的人吧？"

灵定见他夹缠不清，当下不愿多理，便道："咱们自行上山吧，别要误了时辰。"

算盘怪哼了一声，摇摆手上的算盘，喝道："你们想要蒙骗上山，没这么容易！这男扮女装的怪物若不除去乔装，谁也不准走！"

众人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不知该要如何解释。

那算盘怪正自呼喝，却听后头一人叫道："师弟，你在做什么？"只见一名矮胖的老者领着几名宾客走来，正是那华山肥秤怪，此人行径素来荒谬，与算盘怪合称"华山双怪"，也是武林中难得一见的为老不尊。

肥秤怪皱眉道："师弟，人家来者是客，你怎么拦在路上，这不太也失礼么？"

算盘怪朝娟儿一指，道："师兄有所不知，这女子是少林派的和尚假扮而成的，她想要蒙骗上山，准是有什么阴谋。我不拦下来成么？"

肥秤怪大吃一惊，他细看娟儿，只见她巧笑明眸，端是美人一个，若说是和尚假扮，倒也是巧夺天工。他舔了舔嘴，道："难得这位师父如此厉害的易容术，倒也是难能的紧。我说少林寺这么多壮年和尚，平日怎生耐得，却原来如此，嘿嘿……"说着合十拜道："阿弥陀佛，想不到少林还有第七十三项绝技，失敬，失敬。"

灵真听他满口污言秽语，心下不忿，怒道："你这人乱七八糟的，却是说什么东西！"

肥秤怪眉头一皱，转头对师弟道："这人如此丑恶，该当好好易容装扮一下，否则岂不吓坏人了？"众人闻言，都是噗嗤一笑。

灵真大怒，运起少林大力金刚指力，便往肥秤怪抓去，肥秤怪急忙闪避，只听剥地一声，一旁的大树竟给他抓落一丛树皮，肥秤怪惊道："大力金刚指！果然是少林寺的人！"

灵真冷笑道：“天下武功出少林。今日叫你们这些旁门左道开开眼界，看看武林正宗的手段！”他吐纳运气，便要出指。肥秤怪见灵真指力异常了得，倒也不敢怠慢，急忙抽出家伙，便要往前厮杀。

灵定见两家便要恶斗起来，己方是客，说来万万不能失礼，连忙拦住师弟，道：“快别这样了，大家不过是口头上的一些小小误会，何必动手呢？”

杨肃观摇了摇头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华山门中没有旁的人了么？咱们观礼要紧，实在没有时光瞎搅和。”

便在此时，山道上一名少年快步而下，眼见胖瘦二佬正对来客叫阵不休，惊叫道：“师伯祖、师叔祖，你们又在胡闹了！”众人眼前一亮，只见那名少年气宇非凡，双目更是炯炯有神，看来是华山小一辈的英杰。

那少年走到双怪身旁，皱眉道：“师叔祖、师伯祖，今日是师父退隐的日子，你们还再捣乱，回头我怎么跟师父交代？”

肥秤怪听他一说，脸上忽地一红，讪讪地道：“我……我可没有捣蛋，都是你师叔祖不好。”说着往算盘怪一指。

算盘怪手指娟儿，大声道：“我才没有捣乱，少林寺派了男扮女装的怪物上山，咱们哪能放她过去？”

那少年叹了口气，摇头不语。肥秤怪见场面不妙，忙陪笑道：“徒孙啊！咱先上去了，这些人就交给你应付啦。”看来他辈分虽高，对那少年却是不敢违逆，他见后头又有宾客过来，连忙抢上招呼，便引着那几人上山。

算盘怪追了过去，叫道：“师兄别走啊！没撕下这怪物的假面具前，咱们如何能走？”

肥秤怪笑骂道：“走啦！别再丢人现眼了，到时掌门师侄又要发脾气了！”

算盘怪咕哝一声，老大不情愿地走了开来，眼角却还觑着娟儿的动静，一幅心有不甘的模样。

那少年见两大妖怪走了，登松了一口气，走向杨肃观等人，拱手道：“在下华山苏颖超，见过几位前辈。”

杨肃观见他举止有礼，心下喜欢，微笑道：“苏少侠，我们几位是少林武当等门派的弟子，应宁掌门之邀，特来贵山观礼，还请你带路吧。”

那少年名唤苏颖超，乃是宁不凡的小徒弟，只因生性聪颖，悟性非凡，深得掌门宠爱，平日里山上大小杂务都由他打点，他微微颔首，当即拱手道：“敢问大侠如何称呼？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杨肃观。”

苏颖超啊地一声，惊道：“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杨郎中！”说着急忙躬身敬礼，伸手肃客，道：“贵客请这边来。”

众人见他老沉持重，都是心下暗赞，卢云见过这名少年，一年前不到，这孩子还是个到处磕头的害羞小鬼，谁知现下却沉稳至此，真是叫人刮目相看了。

众人走了一阵，到了一处山峰，此处三面凌空，峰上一处立着两面石碑，一书“云台峰第一门”、一书“白云仙景”，看来便是华山第一峰的北峰了。

苏颖超当先领路，带着众人走向一座木造塔楼，只见这楼矗立山边，却也不甚高耸，建筑颇见简陋，匾额上写着“玉清”二字。

众人心下一奇，想道：“这儿便是华山玉清观么？”这建筑不甚显眼，若在平常时候上山，倘没见到匾额上的文字，决计想不到此处便是名闻天下的“华山玉清观”。

时近正午，观门里外站满了人，只见点苍七雄到了，峨眉掌门到了，湘西排教的人马到了……一时各门各派的好手莫不云集于此，放眼望去，足有数百人之谱，都是上山观礼的客人。那道观本不宽敞，这时给人潮一挤，更感紧迫。

韦子壮眼尖，已看出来山宾客有不少携带兵刃，只是碍在主人的面上，都将兵刃藏在行囊之中。韦子壮心道：“照这等热闹来看，这些人多半心怀鬼胎，便如那西门嵩一般。一会儿定有几场好打。”

山道上宾客如云，往来行人甚多，杨肃观与灵定走不两步，已有人认出他俩，这少林寺乃是天下第一门派，杨肃观又是朝廷要员，认出他们的无不急急上前招呼，模样热络，就怕失了礼数。

只见数十人围拢上来，你一句、我一句，拉着三人大声谈说。那灵定武功虽高，却是不擅交际，灵真更是莽撞性子，一开口便得罪人，全靠杨肃观周旋谈笑，只听他妙语如珠，逗得群雄开怀大笑，乐不可支。

卢云站立一旁，心下暗暗佩服，想道："这杨郎中果然了得，年纪轻轻，却已相识满天下。"他卢云是个无名小卒，此刻来到武林圣地，自是无人相识。便真有人认得他，那十之八九是以前吃面的熟客了。

韦子壮见少林声势如此崇隆，相形之下，本门武当更是落寞不堪，不禁心下喟然。当年朝廷一场大祸牵连，几使武当山给人查封，为此掌门元清行事极为低调，既不愿招惹纷争，也无意争夺声名利禄，免再受人谗言陷害。二十年下来，堂堂的武当山竟如销声匿迹一般，什么四大宗师、什么天下第一，都与本门无缘了。

他自己虽与不少英雄相识，但伤感本门的衰颓，实在提不起劲应酬，众家好汉过来见礼，他只懒懒地唱声诺，自与娟儿、卢云等人站到角落去了。

三人正自无聊，忽听后头一个声音道："师弟，你也来啦！"

韦子壮听这声音好熟，急忙回头望去，却见一名道人站在眼前，正是师兄元易。

乍见武当同门，韦子壮不禁大喜，忙奔了上去，一把将他抱住，大声叫道："师兄！你到啦！"他提起脚跟，四下寻找其他同门，元易拉了他一把，低声道："别找了，今日除我之外，本门没别的人来了。"韦子壮满面寂寥，点了点头，轻轻叹了一声。

卢云站在一旁看着，心下不禁奇怪，想这武当山开派百数十年，武林地位何等尊崇，怎会衰颓至此？当年自己在扬州时，便是靠着武当掌门元清送给顾嗣源的一本"练气论气"，这才创出独门的心法，有了这一身内功，本想今日得幸拜见这位高人，哪知还是缘铿一面。

卢云虽想上前行礼，待见韦子壮与元易交头接耳，谈论不休，倒也不便打断二人说话，便在一旁等候。

忽听娟儿大声道："师父！师父！"哭叫之间，急急奔了出去，卢云心下一惊，急忙转头，只见山道旁行来一名骑驴老者，正自缓缓上坡，驾旁却有名高壮男子相随。

卢云啊地一声，心道：“看这老先生的模样，当是九华山的掌门‘青衣秀士’。”待要细看面目，却惊觉青衣秀士竟然带着面具，不由得心下暗暗呐罕，想那青衣秀士脸上定有什么隐疾胎记，这才不便见人。

青衣秀士驾临华山，杨肃观、韦子壮等人见了，急忙放下手边事情，纷纷抢上，向他行礼致意。

娟儿拉着师父的手，哭哭啼啼的把往事说了，说到师叔被害，师姐失踪，更是放声大哭，那青衣秀士听后一言不发，他带着人皮面具，也看不出喜怒哀乐，韦子壮等人在一旁陪听，一个个唉声叹气，心下也感悲伤难受。

韦子壮待娟儿陈述已毕，便摇了摇头，凄然道：“想那张之越张大侠铁峥峥的一条好汉，不意命丧贼人之手，那时咱们虽都陪伴在侧，但那胡媚儿奸诈狡猾，却无人救得了他，唉……”想起张之越临终托孤的情状，心中一酸，险些坠下泪来。

青衣秀士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诸位莫要自责。我这师弟生性倔强，从不向人屈服，这才身遭不幸。所谓刚强必折，便是这个道理了。”

卢云听青衣秀士话中蕴有哲理，又见他气度非凡，乍闻噩耗后既不惊慌失措，也不悲伤痛哭，想来此人见识深远，绝非世俗之流，一时颇感佩服。

杨肃观心下却想：“这位青衣掌门等闲不露喜怒，想来心机城府极深，手段定也狠辣。胡媚儿惹上这人，那是自找死路了。”

一样场面，杨卢两人看在眼里，却各有不同解读，看来这两人的性格真是大大不同。

正想间，又听青衣秀士道：“我派遭此不幸，天幸有各位江湖同道相助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娟儿，你快谢过这几位大侠的救命之恩。”

娟儿忍泪道：“还说呢，要不是与他们一块儿，师姐也不会落入坏人手里，至今生死不明，若不是跟着他们，师姐现下还好端端的呢……”说着抱住那中年男子，痛哭失声。

这男子便是当年伍定远照过面的阿傻，只见他呆呆站在驴子旁，听了娟儿哭泣，也不知出言安慰，仍是一脸茫然。

青衣秀士听了徒弟的埋怨，又见韦子壮等人神色尴尬，便向众人拱了拱手，道："小女孩儿胡言乱语，还请诸位莫怪。"

韦子壮叹了口气，道："其实她说得也没错，若不是与我们同行，艳婷这女孩儿也不会落入昆仑山手中。说来真是咱们的不是。"

青衣秀士摇头道："各位不必自责，我与卓凌昭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他是一代宗师，当不至为难一个小小女孩儿。一会儿他到来此间，我自会与他要人，请诸位不必挂怀。"

韦子壮正要回话，忽听一个声音道："青衣秀士果然料事如神，我派掌门何等身分，岂会为难一个小姑娘。"

众人转头去看，只见一名汉子腰悬长剑，身穿白袍，凛然地看着众人，正是昆仑山的"剑豹"莫凌山。

乍见仇敌，卢云登时奔了过去，大声喝道："你们把伍制使带到何处了，快快把人交出来！"

杨肃观见他莽撞，忙伸手拦住，低声道："卢兄莫急，这里与他们有仇的人不计其数，你不必急着出头。"

果然灵定已经大踏步地走出，沉声道："老衲少林灵定，敢问卓掌门何在？"他心急师弟灵音的性命安危，但以他罗汉堂首座的地位，说话间还是不能失了礼数，便有意先礼后兵，一会儿再开杀戒。

莫凌山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位大师莫要心焦，贵派灵音大师已然率着门人离去，这会儿应该回到嵩山了。"

灵真骂道："放你妈的狗臭屁！老子几天前杀上昆仑，你们这帮龟孙子躲得一个不见，怎么现今遇上了面，你们又说把人给放了！卓凌昭到底放得是什么屁，连个味儿也没有！"

只听远处传来一声狂笑，跟着一个冷傲的声音道："你这莽和尚说话小心了！灵音师徒与那李铁衫，老早便在天山滚得远远的，咱们若要杀害这几个家伙，老早可以动手。"

说话间，一人走了过来，那人身形高瘦，面带病容，正是钱凌异。

灵真认出他来，登时怒喝道："你这老狗子还敢大摇大摆的进到中原啊！不说我那灵音师兄，你们杀了燕陵镖局满门老小，这笔血债你

打算怎么还啊？”灵真大怒之下，立时提了这桩公案出来，要看钱凌异怎生回话。

钱凌异冷笑道：“怎么还？强者生，弱者死，这个道理你还参不透么？”

灵真哈哈大笑，霎时卷起僧袍，道：“好一个弱者死，来来来，老子今天就赏你一个全尸。”

这灵真一来脾气火爆，二来武艺高明，存心要横扫全场，是以一上华山便四处寻人斗殴，这时钱凌异说话侮慢于他，那更是自寻晦气了。他抡起醋钵大的拳头，便往钱凌异走去，打算三两拳把他打死。

一名少年跳了出来，拦在两人之中，却是那带路的华山弟子苏颖超。他面露惶急之色，抱拳作揖道：“诸位前辈稍安勿躁，今日上山的客人，全都是家师的好朋友，一会儿若是伤了和气，咱们做主人的面上不好看，各位若有什么私事，可否下山再谈？”

灵真哪里管他，伸手一挥，便要将苏颖超推开，谁知苏颖超身子只微微一晃，竟然分毫不动。

众人见这名少年年岁虽稚，武功竟是不弱，一时甚为吃惊。

灵真也是一愣，他外门硬功勇猛，方才一推只用了半成力，就怕误伤别派的低辈弟子，孰知这孩子下盘功夫练得极是到家，这一推居然奈何不了他。灵真贵为四大金刚之一，这脸面如何丢得起，他往前重重一踏，沉声道：“你让开了！”

苏颖超躬身道：“小子职责在身，决不能让贵客相互斗殴，还求前辈见谅。”口中虽然谦逊，脚下却是一步不让。

钱凌异有恃无恐，哈哈笑道：“灵真啊，你以为这里是少林寺的后院，可以任凭你呼来唤去么？人家是华山门下的高徒，你来这里作客，便要守人家的规矩啊！”说着拍了拍苏颖超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小兄弟好好干，我来给你撑腰。”

灵真见那钱凌异满脸讥嘲，存心要看自己出丑，当下重重哼了一声，往前踏上一步，已在苏颖超面前三尺。此时他若给这名少年一顿话逼开，日后传扬出去，他这“虎爪金刚”要如何在江湖上行走？霎时嘿地一声，右爪伸出，便自抓向那少年的胸口，要将他一举甩开。

灵真右爪挥出，正是少林“龙爪手”的绝招，名唤“抢珠式”，这招厉害之处不在右手那一抓，而是在于左爪的酝力不动。只等对方挡格右手的攻势，左爪便能后发先至，瞬间制敌要害。灵定等人见他使出“抢珠式”这等绝招，都知灵真急于挽回面子，就怕在这名少年手下输了一招半式，日后难以面对群雄。

苏颖超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见了灵真这等厉害的擒拿功夫，心中如何不惧？眼看虎爪抓来，急忙运起师门心诀，霎时单足立地，两臂撑开，一招“双雷灌耳”，双掌便向灵真的耳上打去，这掌若是打得实了，轻则耳膜破裂，重则脑骨粉碎。众人见他这招大见高明，忍不住都是“咦”的一声，颇见惊诧。

灵真原本只等那少年往他右爪挡格，左爪便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式，将他一举擒住，谁知这少年全然无视于眼前这凌厉至极的一爪，反而抢先往灵真的双耳灌去，这招后发先至，巧妙无比，已然将灵真的“抢珠式”破去。

灵真见他出手高妙，当即虎吼一声，索性弃左手暗招不用，右爪加劲，闪电般地探出，硬往苏颖超胸口抓去，要在他手掌击来之前，先一步将他擒拿在手。

众人见灵真变招也是快极，煞那间便已扳回劣势，心下都是赞叹，要不是觉得他有以大欺小之嫌，定会大声喝彩。

苏颖超见灵真这爪势道快绝，想来那“双雷灌耳”已然打他不到，他原本单足立地，此刻凌空的那脚忽地往前踏出，朝灵真双耳击去的双掌便自放落，已然搭上了灵真的肩头。便在此时，灵真也已抓住了他胸前的衣襟，正要将他摔出，却觉肩井穴微微一麻，那少年不知用了什么古怪法门，居然在顷刻间点中他的穴道。

场中众人无一不是高手，登时大为惊骇，万万料不到一个小鬼，竟有如此能耐，一时间都是议论纷纷。韦子壮心下惊讶，与杨肃观对望一眼，两人都想：“小小一个华山弟子，居然能将武功练到这个地步！华山门人还真有些门道！”看来这宁不凡不只自己武功高强，连教徒弟的法门也是了得，这“天下第一”的美誉当之无愧。

灵真脸上一红，情知自己过于托大，已算输了一招，心道：“我若是败在这小鬼手里，以后也不要在江湖上混了。”

他真力激荡，一眨眼便已冲开被封的穴道，这下子倒真是看门本领，若无数十载高深内力，决计难以做到。他大叫一声，右手探出，将那少年高高举起，内力到处，已然封住他周身经脉，就怕这少年另有什么古怪招数。

灵真擒住了苏颖超，急于挽回颜面，当即喝道："小朋友，今日给你个教训，日后遇上了前辈，可需多存点敬意，听到了没有？"

苏颖超凛然不惧，正色道："只要前辈不在本山私相斗殴，小子决计不敢得罪分毫。"这话说来不卑不亢，众人心下都是暗赞。此刻苏颖超虽然输阵被擒，但以他的稚弱年纪，居然能将少林四大金刚逼到这个地步，可说是虽败犹荣了。

灵真听他出言反驳，场中众人都面露赞佩之色，忙呸了一声，大声道："小孩子胡言乱语，懂个什么屁了！"说着手上一紧，内力发动，直朝苏颖超胸口压去，要把他逼得哀号求饶，苏颖超面色发紫，却是咬紧牙关，一幅宁死不屈的模样。

青衣秀士看了一会儿，忽地叹道："素闻少林神僧行侠仗义，怎地今日却来为难一个小孩？若要打伤了他，岂不愧对平日里的侠名？"

灵定脸上一红，道："青衣掌门责备的是，我师弟性子向来粗鲁，且待我上去劝阻。"他自知理亏，说着便要上前，要师弟别再为难人家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一人笑道："少林和尚好大的名头，原来却只会欺侮孩童，做那以大压小之事。"众人转头去看，一人面带微笑，恍如饱学宿儒，正是"剑神"驾到。

灵定尚未抢上，卓凌昭已飘到灵真身旁，轻轻拍出了一掌，这掌轻若鸿毛，却又坚硬似铁，掌力已然笼罩灵真胸腹十三处要害。灵真吃了一惊，急忙举掌挡架，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"放开这孩子了。"

他忽地转掌为指，指法虚幻莫测，霎时已点向灵真腰间，这指功乃是由"剑寒"这套剑法中转化出来的，指力本身并无刚猛可言，厉害之处在于指上的阴寒内力，灵真想要往后闪避，只怕面上无光，想要出掌封阻，又怕慢了一步，他虎吼一声，放脱了苏颖超，跟着两只拇指向前一戳，这才是他的看家本领："少林大力金刚指"。料来两人以指力对指力，灵真绝无吃亏的道理。

卓凌昭只是要将苏颖超截过，用意不在伤敌，他见灵真放脱这名少年，便自哈哈一笑，道："大师很识相啊！"伸手掀住了苏颖超的衣领，如同老鹰抓小鸡般地将他提起，跟着飘开三尺，躲过了灵真的一戳。

众人见卓凌昭轻描淡写，三招内便夺下这少年，心下都是骇然。

卓凌昭单手提着苏颖超，笑道："小朋友，你武功很了得啊！居然接得下少林高僧的龙爪手，你师父是谁啊？"

苏颖超人在半空，脸上却不惊慌，从容答道："家师便是本山掌门，人称'天下第一'的宁大侠。"

卓凌昭哦地一声，道："小朋友，你小小年纪，怎知他是'天下第一'？"

苏颖超傲然道："我师父生平大小八百余战，从未输过一招半式。"

卓凌昭哈哈大笑，将他放落下地，道："好得很，我生平与人相斗，也未尝输过一招半式。"言下之意，竟是有意一别苗头。

苏颖超陡地与这武林大豪对面而立，心中自不免害怕，他想要说几句场面话，但见了卓凌昭眼神中隐隐的杀气，却又不敢作声。

杨肃观与灵定对望一眼，两人心中都甚明白，这卓凌昭上得华山，定也是为了"天下第一"的名衔而来，绝无善意。杨肃观暗自打量情势，眼看己方好手众多，除了灵定、灵真以外，尚有韦子壮、秦仲海、卢云等人，便算青衣秀士两不相帮，己方也是万无亏输之理。

杨肃观正要说话，那青衣秀士已然抢上一步，他轻咳一声，道："卓掌门，据这几位朋友说道，小徒这几日好似在贵山盘桓作客，真是有劳卓掌门管教了。"他话中带刺，却是在讥嘲昆仑山不顾伦理，欺侮后辈。

卓凌昭见此人带着人皮面具，已认出他来了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"原来是青衣掌门到了。在下不知先生驾到，真乃失礼。"说着轻轻一揖，却不去提艳婷的下落。

青衣秀士不置可否，只淡淡地道："卓掌门不必多礼，这就请孽徒出来相见如何？"

卓凌昭叹息一声，道："我这几日与令高徒相处，只觉她秀美可爱，善解人意，好生讨人喜欢，真叫人艳羡不已。唉……这收徒弟的眼光，我还得多向您讨教讨教哪。"说话语气真诚，竟是对艳婷悠然神往，看来倒也不似作假。

青衣秀士见他顾左右而言他，便淡淡道："艳婷这孩子胆小怕生，能得卓掌门一赞，也是她三生有幸了。只不知她现在何处，也好让我这师父带回山上，免再给贵派添忧增扰。"

卓凌昭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"说起这女孩儿，唉……可惜啊可惜……"

众人闻言，脸色都是一变，深怕艳婷已遭毒手，那青衣秀士却是老谋深算之辈，倘若人已死了，徒然惊慌失措，却也无济于事。他不动声色，冷冷地道："卓掌门口称可惜，可是这孩子做了什么坏事么？"

钱凌异站在一旁，此刻便插话进来，笑道："坏事倒没有，只是艳婷这小姑娘不理我派掌门的劝告，擅自与一名匪人走了。这匪人生性凶残，又常色眯眯地盯着这女孩儿瞧，不知这当口可曾生出事来？"说着嗤嗤两声，淫笑起来。

青衣秀士听他语气轻挑，只哦了一声，道："不知是什么人带走孽徒，还请示下。"

钱凌异笑道："这淫贼人高马大，身强体壮，生得一张凶巴巴的国字脸，以前是西凉府的捕快……"

卢云与杨肃观对望一眼，喜道："定远还活着！"

钱凌异笑骂道："废话，这淫贼生龙活虎的，当然还活着。看这淫贼色眯眯的模样，现下准是把人家奸辱了。嘿嘿，艳婷那小妞儿白嫩嫩的一双美腿，他贼小子倒有艳福，真他奶奶的……"说着舔了舔嘴，神态无耻难言。

青衣秀士何等精明，一听卢云与杨肃观说话，便知这捕快是少林友人，想来绝非歹徒，当即安下心来。那钱凌异还待唠唠叨叨地要说，却见青衣秀士袍袖一拂，已然带着娟儿等人离去。

钱凌异叫道："喂！我还没说那淫贼姓啥叫谁啊！你怎地这样就走了？"说着竟追了过去。

灵定往前一跨，一掌挥出，登将钱凌异摔了个筋斗，沉声道：“老衲少林灵定，有几件事请教卓掌门。”

灵定武功超凡入圣，足与卓凌昭一较长短，此时一出手便是绝招，看来有意大开杀戒，那苏颖超职责本在拦阻武林人物私相斗殴，但眼前这位灵定大师气势不凡，功力深厚，远非灵真可比，他便有十个胆子，也万万不敢上前挡架，一时间惶急无比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卓凌昭笑道：“大师又要动手么？你没听这位少侠说了，叫我们不要在山上斗殴，大师怎地又来啦？”

灵定不动声色，伸手往山下一指，道：“咱们不要为难旁人，下山把话说明白吧！”

卓凌昭长眉一挑，笑道：“大师定要见个高低么？”

灵定更不打话，双手撑开，跟着一合，只听轰地一声巨响，宛若天雷劈落，这招称做“雷开天地”，乃是“罗汉铜锣钹”的起手式，自来少林武僧中，只有罗汉堂首座得传此项绝艺。众人见灵定自信满满，已然拿出看家本领，料来两人定有一场好斗。

卓凌昭哈哈一笑，看似不置可否，眼中却生出阵阵杀气，一时两人剑拔弩张，情势甚是紧张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远处传来一声炮响，跟着有人朗声道：“吉时已到，请诸位贵客进厅，一同见证玉清观宁掌门退隐大礼。”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对灵定道：“大师可要进去？还是要下山一决胜负？”

灵定想起掌门交代，自己乃是代表少林前来观礼，此刻若不进去，定会失礼于人，他衡诸厉害，只得哼了一声，冷冷地道：“一会儿大事了结，老衲想请卓掌门喝杯清茶，还请务必赏光。”

卓凌昭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那倒不必麻烦了。大师要喝茶嘛，里头多的很，等会儿咱俩要喝，自能喝个痛快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”

众人心中一凛，都知卓凌昭有意向宁不凡出手挑战，想来今日定是多番仇杀的局面。

卓凌昭见灵定面带杀气，当下微微一笑，袍袖轻拂，迳率门人走了。杨肃观见灵定双目生出怒火，忙上前一步，低声道：“师兄，咱们先进去吧。可别失礼于人了。”

灵定吐出一口浊气，向青衣秀士合十为礼，便也率人走进观门。

群雄进得厅里，只见里头挤满人群，除了厅上七张大位空着，其他席位早已坐得有人。杨肃观眺目看去，只见那七张大位分两排摆设，前三后四，这座位如此摆设，当是给诸大派坐的主位。

方今中原武林以八派为首，分别是少林、武当、昆仑、华山、峨眉、点苍、九华、崆峒等八派，除了少林武当两派的首领未曾到来，其余门派都是掌门亲自与会。

正看间，苏颖超走去禀报，跟着一名神情猥琐的中年男子快步抢出，向众人道："辛苦了、辛苦了，有劳灵定大师、卓掌门、元易道长驾临华山！还请这边来！"

杨肃观见这人面貌丑恶，神情低贱，好似店小二的长相，看来定是算盘怪之流的人物，当即皱了皱眉，便也随灵定向前走去。

走到厅前大位，那猥琐男子道："嗯，少林寺的灵智方丈没来，那便请灵定大师坐首位好了。"当下伸手肃客，便请灵定坐了首席。

杨肃观见本门受人敬重，心下也是暗暗喜悦，想道："我少林声望崇隆，华山虽然号称'天下第一'，在我寺千年武名之前，却也丝毫不敢失了敬意。"

心中正自计较，那汉子又请元易坐了第二把大位。看来武当山近年虽然声势不振，但潜力仍是无穷，叫人不敢小觑。

眼看元易坐上第二把大位，卓凌昭如此气量狭窄，心头定是不痛快，杨肃观侧目望去，果见"剑神"面带冷笑，似乎心有不忿，杨肃观心下暗笑："卓凌昭生平肚量最小，一会儿华山门人若要安排不当，他非要当场翻脸不可。"

果然那猥琐汉子见了卓凌昭冰冷的目光，已吓得咳嗽连连，手足无措，他连连打躬作揖，伸手便朝第三把座椅摆去，陪笑道："剑神驾临华山，玉清观蓬荜生辉，还请上座。"

卓凌昭见自己坐了第三把大位，武林间仅次少林武当，倒也不算太过委屈，便只冷冷一笑，迳自坐下。那猥琐汉子不敢怠慢众人，忙又招呼青衣秀士入座，却是坐在那灵定背后。

武林门各大首领纷纷就座，便连杨肃观、韦子壮、昆仑诸高手都给排定了位子。那猥琐汉子虽然相貌平庸，却是个难得的经理人才，

一时安排的井井有条，他按着众人的资望身分排定座次，来人虽多，却无一人发出半句怨言。

排到娟儿时，那猥琐汉子见她容情稚嫩，便自笑道："小姑娘是娟儿吧？要不要坐在师父身边？"不待她回话，便命人取过一张板凳，搁在青衣秀士座旁。

娟儿听他认出自己，不由喜出望外，欢然道："你识得我叫娟儿？"

那猥琐汉子嘻嘻一笑，道："婷儿娟儿，剑术高超，貌美如花，武林谁人不晓呢？"

娟儿听他把自己夸上了天，登时大喜，忙扯住青衣秀士的袖子，欢笑道："师父！你听人家多夸我！"

那汉子笑道："可惜小姑娘没有外号，不然我定要日夜称颂了。"

娟儿笑道："谁说我没有外号，我老早想了一个呢，你以后只管叫姑娘'玉女神剑小精灵'！那便成啦！"

一众掌门见她娇憨，都是哈哈大笑，连卓凌昭这般面目阴森之人，也感莞尔。

青衣秀士摇了摇头，不去理她，他伸手召来阿傻，道："一会儿这里人多口杂，很是气闷，你自管去偏厅玩去。"原来青衣秀士知道阿傻脑子不对劲，上不了抬盘，便请华山门人带他到偏厅玩耍，以免无端惹祸。

阿傻哦了一声，摸了摸脑袋，茫然道："偏厅？玩什么？"众人见这阿傻身材魁梧，脸上却又脏兮兮的，满是泥尘，不由得暗暗纳罕，都在猜测此人的来历。

娟儿听师父有意遣开阿傻，登感惶急，她与此人形影不离，此番下山已久，不知有多少话儿想说，哪知却又要分开。正想出言阻止，青衣秀士已唤过一名华山弟子，道："我这门人性子急，坐不住，劳烦小兄弟带他去赌两手，消磨时光。"

阿傻听了赌字，鼻孔喷气连连，猛地冲了上去，一把揪起那弟子，大笑道："走！咱们赶紧去赌个痛快，一会儿连出一百把大，让你输光裤子！"

那弟子给抓住衣领，只吓得全身发软，颤声道：“这可不行，我山门规不许赌博……”

阿傻笑道：“好啦！那我赌你一定不敢跟我赌，一百两银子……”啰哩啰唆之间，已拉着那弟子冲出观门，只吓得众宾客闪躲连连，不知哪来的疯汉作怪。

青衣秀士见娟儿泪眼汪汪，当下伸手出去，轻轻握住她的小手，温言道：“傻孩子，师父好久没见你了。留在这儿，乖乖陪师父，好么？”

娟儿听师父疼爱自己，登又破涕为笑，便只缠着他不放。

诸大掌门甫一坐定，众人便自行寒暄，杨肃观凝目看去，只见灵定、元易两人交头接耳，正自闲话家常。杨肃观心下甚喜，想道：“方今武林正道不彰，可说邪魔四起，咱们少林正该与武当连络交往，一会儿若是得空，定要与元易道长聊上一番。”

他看了一阵，转朝卓凌昭望去，只见他脸上带笑，正与峨眉、点苍两派掌门悄声谈话，看这三人言笑晏晏，谈笑风生，好似颇为亲热，杨肃观心下冷笑，这卓凌昭一扫高傲之气，准是想广结善缘，日后也好拉拢群雄，来与少林武当争锋一番。

杨肃观冷笑几声，便朝大厅四周打量。他这人一向精细，今日华山龙蛇混杂，可说凶险异常，此刻便将厅内陈设机关看个明白，以免一会儿着了人家的道。

他四处望了望，忽见大厅右首空荡荡的，却只摆了三张空椅，适才入厅时竟没留意。杨肃观心下一奇，想道：“武林各大派的首领都已到齐，这几张椅子是留给谁坐的？”

那三张椅子样式华贵，上头雕龙画凤，当是预留给最最要紧的贵客所用，却不知还有什么高人未曾到来，杨肃观看在眼里，忍不住暗自揣测。

杨肃观正自思索，忽见身旁卢云回首频频，好似不安于坐，便问道：“卢兄有什么事么？”

卢云转过头来，皱眉道：“我见秦将军迟迟不上山，可别有什么事耽搁了。”

杨肃观抬头去看，见那卓凌昭兀自与人谈笑，自不可能出厅杀人，便放下心来，微笑道："卢兄不必多虑，仲海武功高强，复又精明多智，谁能拿他奈何？"

卢云摇了摇头，自行起身，道："左右无事，我过去大门等候，也好有个照应。"

杨肃观见他固执，倒也不便多说，便自颔首，道："卢兄快些回来了，待会典礼开始，只怕出入会有些不便。"

卢云一笑，应道："这我理会得。"说着挤出人堆，急急出厅，便跬在观门外眺望。

自西疆归来后，秦仲海便似心事烦多，经常一言不发，卢云看在眼里，也是暗自担忧。想道："秦将军待我亲厚，便如亲兄弟一般，我可要好好替他运筹帷幄一番，别再让他这般烦心了。"打从伍定远失踪后，卢云对朋友间的义气看得更加重了，眼见秦仲海烦恼，便有意为他分忧解劳，只不知他为何心神不宁。

正想间，只见两名男子并肩走来，这两人身形高大，左首那人身材颇见瘦削，面目苍老，约莫六十好几，面上隐隐透出一股执拗戾气，却不知是谁。右首那人虎背熊腰，体态壮硕，神情不怒自威，正是秦仲海。

卢云大喜，连忙迎了过去，叫道："秦将军！我在这里！"

秦仲海见卢云到来，忽地一愣，似没料到卢云会在观门等候。他脸上神情有些不自在，干笑道："卢兄弟，你怎么出来了？"

卢云道："我见你老是不上山，忍不住有些担忧，这便出来寻你啦！"

秦仲海伸出拳头，轻轻在卢云胸前一敲，笑道："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瞧你紧张的。"

卢云一笑，转头看向秦仲海身边的那名老者，问道："这位前辈是谁？秦将军可否为我引荐一番？"

秦仲海闻言一怔，神情却是有些犹豫，他嚅嗫地道："这……这位是……"

卢云见秦仲海欲言又止，不禁微感诧异："秦将军一向天不怕地不怕，今日怎么了？"正要相询，却听那老者已自行接口，淡淡地

道：“老朽方子敬。”

先前众人在客店闲聊之时，韦子壮便曾提及天下四大宗师的名号，其中一人便是眼前的这位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。只是韦子壮并未提及他的名讳，是以卢云听得“方子敬”三字，竟不知他便是那位威震四海的绝顶高手，当下只拱了拱手，道：“原来是方老先生，晚辈卢云，这里给您请安了。”

方子敬听了“卢云”二字，倒是微微一笑，问道：“你便是仲海的参谋？”

卢云听他叫破自己的身分，心下登感一奇，道：“原来老先生识得在下。”

方子敬不答，只拍了拍秦仲海的肩头，道：“你们年轻人多聊聊，我先进去了。”

秦仲海拉住了他的手，叫道：“师父！我还有话问你……”

方子敬回头一笑，道：“此地人多口杂，咱师徒俩身分特殊，不宜多说。回头若能见面，再谈不迟。”说话间，身影一闪，已然进厅去了。

秦仲海看着方子敬的背影，忍不住长叹一声，神态甚是沮丧。

卢云听秦仲海称方子敬为师，当即“啊”地一声，歉然道：“原来方老先生是秦将军的师父，方才我恁也无礼了。”

秦仲海摇头道：“不打紧，我师父是出尘之人，从不为这等礼俗之事见怪。”

卢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尊师也是来看宁不凡退隐么？”

秦仲海望着观门，却没正面回话，只说道：“卢兄弟，我的师承来历一事，劳烦你多加保密。我师父性子有些特异，不喜旁人知晓我是他的弟子。”

卢云哦地一声，心道：“这位方老先生真是奇怪，能有秦将军这等徒弟，该当高兴才是啊，怎么不让旁人知道呢？”

他自知这是人家的家务事，心里虽感好奇难耐，但眼下也不便多问，只有出言答应了。

第七卷 天下第一 第四章 真人不露相

秦卢两人走进厅里，典礼早已开始，大厅里坐了近千人，望之黑压压一片，颇为拥挤。只见那方子敬也已坐入人群之中，两眼似闭未闭，似在打盹休息。

秦仲海见师父身边挤满了人，看来很难凑近，他眉头一皱，道："看来位子都已坐得满了，咱们站着好了。"

卢云性爱清静，听了此言，那是正中下怀了，当下两人便站在大门口，远远眺望厅内动静。

二人说话间，忽然一人回过头来，向他二人微微一笑，正是杨肃观。卢云报以一笑，颔首示意，秦仲海却只拧了把鼻涕，跟着懒洋洋的挥了挥手。

秦仲海伸手一抹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迳自把鼻涕抹在前头客人身上，卢云正自骇异，忽听一人大声道："好啦！既然大家都到了，那便开始典礼啦！"

卢云听这声音嘶哑难听，忙抬头去看，只见说话那人身材肥胖，正是上山时遇到的肥秤怪。此时厅前灵定、元易、卓凌昭等人早已坐定，神情专注，都在倾听此人说话。卢云知道肥秤怪是宁不凡的师伯，想以他位望之尊，这等重大的场合自须出来说上几句场面话，当下便也微笑倾听。

大厅上静寂无声，只听肥秤怪粗着嗓子，大声叫道："诸位江湖上的亲朋好友大家好，我是华山双仙之一，人称'肥秤仙人'的神秤子，想来大家都听过我的名字。"

众人只知华山双怪里有个胖子，倒不知他原是什么"神秤子"，当下都哦地一声。

肥秤怪见众人中有不少识得他的，心下大喜，笑道："大家都认识我，那可太好了。一会儿如要我的书法真迹，可以到偏厅索取。"

下头一人喝骂道："你少放两个屁！快叫你师侄出来说话，老子见了你这肥猪就头痛！"另一人嘻笑道："华山之耻又出来丢人现眼啦！"一众江湖豪客登时哄堂大笑。

肥秤怪给人胡乱叫骂，一张大脸胀得通红，但底下几千双眼睛盯着他，却也不能造次，只得强忍怒气道："大家稍安勿躁，且听我说几

句话。”话未说完，又听一人吼道：“死肥猪！有屁快放！”

肥秤怪强抑怒气，连连咳嗽，道：“大家听了。此次我派掌门宁不凡封剑归隐，意在调止干戈，使武林间不再争夺‘天下第一’的虚号，为此我华山门下广邀武林同道，见证大典，用意非小，希冀诸位念及高义，令我师侄……令我师侄……”说到此处，忽然为之语塞，整张大脸更是铁青。

众人听肥秤怪文辞通畅，一席话说来言之有物，与平常疯癫情状大不相同，一时都是暗赞在心，哪知听不几句，便见他喉头滚动，好似口吃一般。众人正起疑间，又听肥秤怪道：“嗯……希冀诸位念及高义，令我师侄……令我师侄……”说着说，猛地伸手挠腮，眯眼歪嘴，却又结结巴巴起来。

下头几人听他吞吞吐吐，登时暴喝：“令你师侄什么？有屁快放啊！”

肥秤怪满脸苦恼，忽地大吼一声，喝道：“拿高一点！”

底下几人嚷得更凶了，纷纷叫了起来：“令你师侄拿高一点？这算是什么屁啊！说清楚啊！”却见肥秤怪提起脚跟，大声吼道：“他妈的，拿高一点啊！”

众人见他行径怪异，都是颇感惊讶。几名心机深沉之辈心下暗自警戒，想道：“这肥秤怪说话好不奇怪，希冀诸位念及高义，令我师侄‘拿高一点’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宁不凡退隐只是个幌子？他还想更上层楼么？”

几人好手精研武功多年，听得此言，心中也是惊扰不定，想道：“宁不凡想‘拿高一点’？他的剑法已经高到不能再高了，还能再高下去么？”

又有几人心思机敏，一听此言，便想道：“好啊！这死胖子终于吐露大秘密了。这宁不凡要捉拿‘高一点’，这姓高名一点的人是谁？此人定有无数秘密在身！我可要钉牢了。”

众人正自猜想不定，肥秤怪却连连跺脚，大叫道：“拿高一点！我看不清楚啦！”众人吃了一惊，急忙回头去看，却见几名华山弟子躲在满堂宾客之后，手上高举着巨大白纸，上头写满了碗大文字，神态鬼祟，却不知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

秦仲海恰站那弟子身旁，当下伸过头去，望着那弟子手上的白纸，一字一顿地念道：“此次我派掌门宁不凡封剑归隐，用意是在调止干戈，使武林间不再争夺‘天下第一’的虚名，此番用意非小，希冀诸位能念及高义，令我师侄从容洗手，退隐山林……”

满堂宾客见了这情状，霎时大笑不止，原来这肥秤怪全无墨水，遇上了这等大场合却又不能不出来说上几句话，也是情不得已，只好命人将讲稿写在白纸上，远远举在厅后，也好让他照本宣科。

肥秤怪听得台下众人嘲弄，不禁大怒，喝道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！把讲稿给我拿过来！”

几名弟子听了怒喝，连忙将“大抄”送上，肥秤怪提着白纸，遮住了脸面，大声念道：“此次我派掌门宁不凡封剑归隐，此番用意非小，希冀诸位能念及高义，令我师侄从容洗手，归隐山林，不再过问世事，承此高义，神秤子铭感五内。想我祖天隐道人开山以来，华山立派数百载，弟子千万，山清水明，威仪四海，群雄肃然。我山道法上承三清，正所谓法天地之正气，御那个…御那个于无形……”

众宾客听他忽然口吃，无不皱起眉头，下头几人喝道：“御你奶奶个雄！连念也念不好！你是猪啊！”

胖秤怪嚅嗫地道：“嗯……法天地之正气，御……御老老于无形……”

众人心下一奇，寻思道：“御老老于无形？那又是什么？”几名凶徒狂笑道：“你师祖御老老于无形？谁是你姥姥，竟给人御得无形啦！”跟着大声淫笑起来。

肥秤怪脸上一红，忙从白纸下伸头出来，回首便往背后诸大掌门看去。他见卓凌昭道貌岸然，形似饱学之士，想来文学必高。忙奔到面前，将手上“大抄”送了过去，低声问道：“这位老师，请问这两个字怎么念？”

卓凌昭接纸一看，跟着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耄耋，念法叫做冒跌。”

肥秤怪喜道：“多谢了，耄耋，我还以为这两个字该念做老老。”他哈哈大笑，又跳了回去，大声念道：“全给我听好了！我山道法上承三清，正所谓法天地之正气，御耄耋于无形，盖正奇八变，旷宇宙之雄烈，是以必露烂露，以建玉清……”

众人心下一奇，都想道："必露烂露，那又是什么意思？"卢云饱读诗书，知道他说的必是"筚路蓝缕"四字，当下微笑不语。

肥秤怪长篇大论，喋喋不休，可又错字连篇，众人见他念了一张又一张，直是无止无尽，忍不住都皱起了眉头。好容易肥秤怪停了下来，众人如释重负，心道："终于念完了。"却见肥秤怪抹了抹汗水，道："好渴，谁去拿杯茶来。"

几名暴躁凶徒大怒不已，狂喝道："操你奶奶！到底念完没有！"

肥秤怪笑道："大家不要急，下面是'华山咏叹颂'，这篇文章乃是旷世奇作，不听实在可惜，请诸位好好享用。"说着摇头晃脑，骈四骊六，开始长篇大论起来。

众人听他废话连篇，都是皱起眉头，几名暴躁之徒索性躺在台前，佯装呼呼大睡的模样，更有人拿出牌九，就地赌了起来，那肥秤怪却装作不知，只自顾自地念着。

只听他洋洋洒洒地念道："华山上起中极华盖，下接文渊天华，西岳之奇之烈，可见一般。君不见华山之峰上乘九天，君不见华山之水下连万川，奇哉！美哉！华山啊！啊吆疼呀！"

众宾客心下一奇，想道："什么叫做'啊吆疼呀'？这又是什么新颖笔法了？"

众人纳闷之余，纷纷抬头望去，只见肥秤怪摸着脑袋，上头却肿起一个疙瘩，却原来是给人暗算了一记，这才冒出个"啊吆疼呀"。他满脸狂怒之色，大喝道："是哪只乌龟儿子王八蛋暗算老子，给我滚出来了！"

肥秤怪见台下众人默然，当即冲上前去，揪起一名宾客，喝道："是不是你？"

那宾客慌张之至，连连摇手道："不是我，不是我……"

肥秤怪大怒，将那人一把推开，跟着手指众人，喝道："龟孙子给我滚出来了！你这人只会躲在暗处偷袭，无耻卑鄙至极！你全家老小、师兄师弟全是乌龟！"

眼见台下众人低头不语，胖秤怪更是暴跳如雷，喝道："到底是谁暗算老子？敢做不敢当吗？有种的便给我站出来！"

便在此时，一人愁眉苦脸的走到胖秤怪身后，道：“你别生气，那石子是我丢的。”

胖秤怪猛地回身，一把将他揪住，暴喝道：“他妈的混蛋！”他一把抓住那人，不觉一惊，眼前这人瘦得马儿似的长脸，却原来是师弟算盘怪。

胖秤怪气得炸了，大声道：“师弟！你在妒忌我！你看我文章念得好，你就不服气了！是也不是！”

那算盘怪慌张摇手，低声道：“不是这样的。”

胖秤怪怒道：“放你的屁！当着天下英雄的面，你还敢狡赖！”

算盘怪小声道：“师兄你念得太多了，这‘华山咏叹颂’是我的稿子，你再念下去，我就没戏唱了。”

肥秤怪见台下众人嘻笑指点，忍不住老羞成怒，暴喝道：“我怎知这是你的稿子！”

算盘怪吃了一惊，奇道：“怎会这样？师兄你没有参加彩排吗？”

肥秤怪脸上一红，道：“我那日肚疼拉稀，忘了去。”

算盘怪摇头道：“不管了，换我念了。”说着伸手出去，便要抢那白纸。

肥秤怪喝道：“不行！我还没念完！”

算盘怪这下也动了气，怒道：“师兄你太可恶了！每次都只顾自己出风头！”

两人大喊大叫，互殴一气，几张白纸登时给扯成碎片，四下飞舞。众人笑得直打跌，华山门下个个满脸通红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忽听一名女子道：“怎么华山门下也有这等人，真是令人惊讶万分啊！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心下都是一奇，连忙转头过去，只见观门口走进一名妖妖袅袅的美女，这女子脸上施着淡妆，身穿杏黄道袍，却不知是何方神圣。

卢云刚巧站在这美女身旁，闻得她身上的香腻气味，不觉鼻中一痒，猛地打了个喷嚏。

秦仲海靠了过去，低声道：“卢兄弟，这女子就是‘百花仙子’胡媚儿，你可小心。”

卢云本在取帕擦抹，待听这妇人便是那恶名昭彰的女魔头，想起她杀害娟儿师叔的狠辣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忙退开两步，就怕着了暗算。

胡媚儿见卢云慌忙退开，便向他浅浅一笑，柔声道：“这位公子慌慌张张的，可是怎么啦？”神态竟是三分娇羞，七分狐媚，让人神为之夺，魂为之摄。

卢云吓了一大跳，脸上青红不定，忙又往后退开几步。

秦仲海见胡媚儿兀自施展邪术，心道：“操他奶奶的骚狐狸，竟敢惊扰咱们卢兄弟。看老子修理你。”胸膛一挺，便走上前来。

胡媚儿见秦仲海貌如虎豹，端的是英雄气概，威武过人，忍不住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今日华山好多英侠。”正要抛出媚眼，忽见秦仲海裂着海碗大嘴，对她打了个酒嗝，恶的一声，扑天酒气冲去，恶臭难言，登让胡媚儿花容失色，霎时皱眉掩鼻，急急逃了开来。

秦仲海心下暗笑：“死小娘，旁人怕你，我秦仲海可不怕。有种天天过来招惹老子，要你哭着回家叫亲娘。”想着想，却又打了个饱嗝，臭气喷出，左右宾客纷纷掩鼻闪避。

卢云见女魔头离开，这才拍了拍心口，松了口气，他凑头过去，低声问道：“这女子怎也来华山了？难道别有阴谋么？”

秦仲海斜目看他一眼，奇道：“你干么遮着鼻子？”

卢云含糊地道：“我这是在遮嘴，咱们谈论机密，不能让旁人听了。”

秦仲海哦了一声，正要回话，忽听观门外脚步声响，似有大队人马过来，他回头往门外望了一眼，霎时嘿嘿冷笑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华山这下多事了。”

卢云不知他何出此言，便也朝观门外看去，这一望之下，猛地出了一身冷汗。

那胡媚儿行事招摇，果然一进大厅，便给人认了出来。娟儿与“百花仙子”仇深似海，一见胡媚儿的面，立时想起师叔之死。所谓仇人相

见，分外眼红，泪水盈盈欲坠，猛拉住青衣秀士的手，大声哭道：“师父，就是这妖女杀了师叔，咱们杀了她，给师叔报仇！”

青衣秀士却是老谋深算之辈，听了徒儿这话，却只叹了一声，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“此女大援已近，咱们眼前不便动手。报仇一事，容后再议。”

座上诸大掌门听得“百花仙子”另有后援，心下都是一奇，眼见胡媚儿孤身站在厅里，哪来的帮手？难道青衣秀士自知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便来以此推搪么？

娟儿听师父有意放过报仇良机，当场便啜泣起来，哭道：“师父！师叔死得好可怜，咱们怎还怕东怕西的？快快过去杀她啊！”泪水汪汪，小脚顿地，只是不依。

青衣秀士见爱徒满心悲愤，便轻轻握住她的小手，要她稍安勿躁。

众人正自猜测不休，猛听门外一声炮响，观外传来数十人的齐声呐喊，大声道：“十八省总按察、太子太师江充江大人到！”

灵定闻得“江充”二字，霎时大惊失色，站起身来，方知青衣秀士口中大援是何意思。卓凌昭却是冷冷一笑，神色更见阴沉。

这厢杨肃观也是多智深沉之人，一见胡媚儿到来，便知安道京定在左近，只是百般算计中，却料想不到权臣江充竟尔亲临华山。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，忙站起身来，眺头往观外望去。满堂宾客听到“江充”二字，自也大感吃惊。只有秦仲海、卢云两人离门口近，早已见到江充的座轿，自是不感惊讶。

这江充虽然身无武功，但权势薰天，举世无双，若要靠着朝中势力斗垮武林门派，直如吃饭喝水般容易，眼看江充便要入观，满堂客人虽都是武林豪客，却无人敢胆怠慢，纷纷起身相迎，连肥秤怪这等滑稽人物也都站起身来。

只见一人脑满肠肥，当先走进，正是锦衣卫统领安道京。他身后还跟了大批好手，那九幽道人、罗摩什等人都在其中。众人往两旁一站，跟着一人缓缓走了进来，这人身穿蟒袍，脚踏云履，大显富贵之气，正是江充本人。

秦仲海见江充到来，不由得嘿嘿一笑，道："都说高颜那王八蛋怎敢得罪薛奴儿？原来江充出京来了。嘿嘿，这家伙无事不出门，出门必惹祸，华山门下要糟糕了。"

那日和亲车队给四王子追杀时，便曾遇上玉门关总兵高颜出关拦路，此刻回想起来，若非江充本人便在附近，那高颜就算大胆十倍，又怎敢招惹薛奴儿？秦仲海心下暗自揣测，宁不凡武功虽高，却只是寻常江湖中人，不知江充何以驾临此间？想来两人定有什么过节。

正看间，忽见一人光头秃顶，紧站江充身侧，正是罗摩什，卢云吃了一惊，低声道："这妖僧不是死了么？怎地又出来了？"那日西疆血战，他亲见这妖僧出指自尽，哪知现下又生龙活虎地出现中原，尚与一代奸臣混在一起，吃惊之下，忍不住揉了揉眼，以为遇上鬼魂了。

秦仲海自也感到诧异，他见罗摩什气色甚佳，不似阴风惨惨的厉鬼模样，再看又是光天化日，已知这贼秃定是靠着装死，这才逃过一劫。秦仲海越想越恼，呸了一声，骂道："他奶奶的，这贼秃无耻之尤，准是靠着装死逃命！这帮妖魔鬼怪花招百出，下次要杀他们，非大卸八块不可，看他怎么拼凑回来！"

秦仲海咒骂不休，卢云却起了淡淡的愁思，想起公主，心下登时一阵惆怅。

江充一到，胡媚儿立时俏眼生波，大显殷勤，她挽着江充的臂膀，娇声道："华山掌门何在？怎么不来迎接江大人？"

话声未毕，一名猥琐的中年男子奔了出来，打躬作揖道："诸位大人，请朝这边来。"

胡媚儿见他容貌猥琐，斜目一瞪，冷笑道："谁要你这种小人物啰唆？快叫宁不凡出来。"

那猥琐男子闻言一愣，陪笑道："仙姑莫要生气，先请坐下再说了。"

胡媚儿见他容貌丑恶，满面堆笑，实在粗鄙到了极点，真连一眼也不想多看。当下怒道："你没听我说话吗？叫你们掌门人出来！"

胡媚儿正自河东狮吼，大发脾气，却见江充向那猥琐男子微微欠身，跟着拱手道："宁掌门，我这几个下属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可别见

怪。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是为之哗然，一时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

众人此来华山，虽说都是来观看这位高手退隐的，但真见过这位天下第一高手的却没几人，本以为此人号称“天下第一”，样貌定是勇猛威武，至不济也是仙风道骨的长相，哪晓得一见之下，宁不凡一身装扮宛若客店掌柜，相貌非只没有半点不凡，简直是平庸透顶，俗气不堪，便是江湖上的第三流角色，怕也比这人体面称头。

众人讶异之余，自不免大失所望，那胡媚儿更是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

娟儿望着宁不凡寒酸的身影，惊道：“师父，这鬼样子也能叫做天下第一，他该不会是冒牌的吧？”

青衣秀士微笑道：“真人不露相，露相非真人。这位宁掌门大智若愚，乃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。你可别小看他了。”

其余在座掌门听了这话，也都点了点头，显然早与宁不凡熟识。便连卓凌昭天生傲性，听了青衣秀士的说话，也只双目森然生光，并无出言反驳之意。

满堂宾客正自讶异，那江充已笑吟吟地走到宁不凡面前，笑道：“宁掌门啊，我这两年诚心诚意，屡次相邀，请你老人家共商国事，你推却不就也罢了，怎么竟要封剑归隐啊？你老是不给姓江的面子，可真叫人心冷了。”说着伸手搭上了宁不凡的肩头，神态颇为亲热。

宁不凡身子一缩，躲开了江充的搂抱，跟着躬身作揖，满面堆笑，拱手道：“不凡年岁已长，身子骨虚，只想早些退隐，颐养天年，江大人多番错爱，不凡只有心领了。”

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宁掌门哪里老了？咱俩年岁相当，你自称年岁已长，那我江充不也算个老头子啦？”

宁不凡听他说笑，便也陪笑两声：“不同，不同，大人神采飞扬，草民如何能与大人相比？咱们一般年岁，大人看来可年轻多了。”

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每天好吃懒做，臃肿的很，怎能和你练武之人相比，宁掌门这是取笑我了。”

两人闲话家常，缓缓朝大厅右首行去，宁不凡引着江充，走到那三张座椅之前，陪笑道：“难得江太师亲上华山，玉清观多有怠慢。这就请您上座歇息。”

江充打量座椅几眼，忽然哦地一声，道：“三张椅子？”

宁不凡拼命作揖，干笑道：“是，正是三张。”

江充听了这话，只是嘿嘿冷笑，他探头过去，猛盯着宁不凡的双眸，目光森厉，竟是一瞬不瞬。宁不凡给他这么一瞪，忙低下头去，不敢稍动。

过了半晌，江充伸手出去，拍了拍宁不凡的肩头，道：“也好。既然掌门有心退隐，姓江的一定成全，绝不勉强掌门出山为官。”

宁不凡大喜，正要称谢，忽见江充面色一沉，口气转得又冰又冷，道：“不过宁掌门，咱有几句话先提醒了。咱们明人不做暗事，你可千万别嘴里一套，手底一套。模样闲云野鹤，自在逍遥，私底下却生龙活虎，什么大事都来插上一脚，那可叫人心寒得很。”

宁不凡抹了抹额上的汗珠，干笑道：“小可真是有心退隐，江大人却是多虑了。”

江充淡淡地道：“你自管去忙吧。我在这儿看着，念在咱俩的交情，江某总要见你平平安安的退隐，这才对得起你。”便自行坐了下来。

宁不凡干笑两声，双手下垂，倒退了几步，方才转身离开，模样异常恭谨。

眼看江充坐定，安道京大声喝道：“大家过来，保护江大人！”锦衣卫众人连忙抢上，便在江充身边护卫，百人涌来，登将大厅右侧挤得满了。

江充随员百名，左有安道京，右有罗摩什，九幽道人傲立在前，百花仙子悄立于后，排场宏伟，富贵非凡，场中年轻一辈从未见过朝廷要员的出入仪仗，一时都有大开眼界之感。

这厢柳门中人听了二人的对答，心下都是起疑，不知这江充为何出现此处，更不知他是否另有阴谋，一时各自猜测不休。

第七卷 天下第一 第五章 封剑归隐

过了半晌，不再有客人进观，华山门人见吉时已到，便取出丈许长的鞭炮，在观门口劈劈啪啪地放了起来。看来玉清观虽是武林门派，但遇上了这些婚丧喜庆，却也不能免去这些繁文缛节。

典礼正式开始，宁不凡身为主人，自须说上几句话，他满面堆笑，缓步走下场中，抱拳道："诸位高贤在上，不凡退隐江湖，说来本是小事一桩，怎好惊动各位高人大驾？只是人生渺渺，难得相逢，请各位典礼后稍留尊步，敝派备有水酒款待，请大家随意用些，千万别客气。"

一名弟子抢上前来，叫道："和尚道士吃素的，请到太极厅；吃荤的，请到两仪厅。晚间若要住房，请找本门弟子登录大名。"说着冒出一名男子，手持笔墨名册，便在人群中四处穿梭，等着抄录名单。

众人皱起了眉头，心想："这玉清观怎地像间客店饭馆一样？宁不凡真是'武功天下第一'么？"众人先前见宁不凡外貌猥琐，本已暗暗摇头，此刻又听他啰里啰唆，举止全无高手风范，更感失望。

摇头叹息中，内厅缓缓走上三名弟子，手上各自托着只铜盘。众人心下一奇："这又是什么古怪东西了？"凝目望去，只见第一只铜盘里放着几本经书，这几本书古旧不堪，多半是华山的武功精要，看来是掌门人的信物。众人心下了然，宁不凡今日非但要封剑归隐，更要在天下英雄面前，把掌门之位一并传出。

第二只铜盘里放了一柄长剑，那剑鞘满是铜绿，剑柄更用麻布紧紧包裹，看来破烂无比，似连西瓜也难以切开，众人乍见之下，不禁皱起了眉头，几名后起之秀更是暗自好笑，都不知武林公推为"天下第一"的绝代高手，怎能使得这般破烂家生？

第三只铜盘里更是奇怪，里头只摆着一段破旧白绫，上头还有点点血迹，却不知是做何之用的，几名心念邪恶之人登时想到歪处，以为这破布是哪家闺女的贴身物事，却拿来此处招揽炫耀。一时交头接耳，各自出言讥笑。

宁不凡见众人面带轻蔑，却也不以为意，他缓缓说道："不凡自出武林以来，已历二十余年，多蒙各方师友提携，使敝人敝派得以立足江湖，念及诸位高义，不凡感激不尽。"说着做了个四方揖，又道："只是念及武林凶杀难免，江湖道路更是艰辛险恶，不凡厌倦了刀头舔血的日子，便起了引退之意，希望众位高贤得以成全。"

众宾客看他面有倦容，神态谦卑，心中都想：“这宁不凡如此庸懦，还是早些引退的好，否则真要遇了绝顶高手上山厮杀，他要如何经受风波？”典礼开始，昆仑门下都在蠢蠢欲动，只等着大闹华山，卓凌昭向他们使个眼色，要他们稍安勿躁。其余各门各派也是暗号眼色满场飞，自是在伺机挑战。

宁不凡见东西预备了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眼前吉时已届，在下便请诸位嘉宾好友一同见证，宁某自此退隐武林，不再提刀论剑。”说着伸手一挥，第一名弟子便托着圆盘，走到宁不凡身前。

宁不凡从铜盘里拿起经书，随手翻了一翻，微笑道：“这几本书是我派的武学奥秘，向来是华山的镇派之宝，今日我退出江湖，自当传出掌门之位，还请新任掌门将这几本经书好生保管，日后永传万世，保我华山威名于不坠。”众人心下一凛，果然这宁不凡有意传出掌门之位，只是这位子何等要紧，却不知他要传给什么人了。

宁不凡眼望门下，神情忽地变得严肃，只听他沉声道：“华山玉清观第十代弟子苏颖超，跪下接命。”

一声清亮的答应响起，人群中走出一名少年，这孩子容貌俊秀，约莫十五六岁，正是先前在山道上见过的苏颖超。

眼见宁不凡有意传位给一名少年，众宾客无不大为讶异，这苏颖超幼小稚嫩，倘使真要继任华山掌门，却不知华山一派日后如何行走江湖？与人争锋？不少人以为宁不凡有意说笑，但看师徒二人正经八百的模样，却又不似作假。众人暗自揣测，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

满场宾客的一片讶异中，苏颖超已然下拜跪倒，垂首道：“弟子苏颖超，跪接掌门法旨。”一师一徒神情庄严，毫无玩笑之意。那苏颖超跪在地下，更是一动不动。

宁不凡叹了口气，他望着爱徒稚幼的脸庞，脸上似有一丝不忍，但这神色一闪而逝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上前一步，凛然道：“余秉天隐道人遗命，特传掌门大位于弟子苏颖超，盼你日后发扬门户，行侠仗义，以天下为己任。苏颖超，你可能做到？”

苏颖超叩首在地，奋然道：“弟子虽不才，亦不忘师尊今日教诲。”

众人哗然声中，华山掌门之位已给一名少年接去，但门下弟子却无一人反对，更无丝毫不满之色，想来事前早已得知此事。

宁不凡听弟子回话铿锵有力，便自一笑，道："江湖险恶，盼你带领同门，以度乱世。"说着将经书递给苏颖超，道："此乃本山绝学三达剑，盼你日后详加习练，定有所成。"

苏颖超跪地接过，跟着叩首九次，这才缓缓站起。

苏颖超行礼已毕，说来已算是武林八大门派的掌门，足与少林灵智方丈、武当元清道长、昆仑剑神卓凌昭、九华山青衣秀士等掌门平起平坐。旁观宾客想起日后要称这位少年一声掌门，忍不住有些为难，一时神态尴尬，良久过后，居然仍无一人上前道贺。

宁不凡望向门中长老，沉声道："赵长老何在？"

一名白发老人快步行出，大声道："赵五在此！"这长老正是当年的赵五，光阴催人老，二十年过去了，这人虽还是一派严厉模样，但当年的满头青丝，如今早已转为如雪白发。

宁不凡望着赵老五，神色郑重，道："本山苏掌门年幼，还望赵长老克尽职守，言所当言，日后多加扶持。可能做到？"言中之意，却是任命赵五为顾命大老，苏颖超日后便遇上了麻烦，也有这位长老出面解围。

只听赵五大声道："掌门放心！赵五便算性命不在，也会护持新任掌门，掌门自管安心退隐吧！"

一旁肥秤怪、算盘怪也都大叫："掌门放心！咱们竭心尽力，也要保住华山威名！"

耳听门人如此说话，宁不凡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笑容，他向厅上宾客逐一拱手，道："新任掌门年幼，还请诸位高贤多多提携照顾，不凡感念深恩，永铭五内。"

几名老江湖见华山满门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少了宁不凡以后，全无像样高手，只看得暗暗摇头，心道："看华山这个德行，今后定是一蹶不振，再也不能与少林武当争雄了。"宾客中另有心机深沉之辈，见宁不凡行径太怪，便暗暗猜想："看宁不凡装模作样，八成是退而不隐，想在幕后指挥，这才找了个小鬼出来主事。"

众人胡思乱想间，宁不凡却已伸手出去，从第二只铜盘取过长剑，道：“此剑名唤‘勇石’，自我正式习剑以来，三十年从不离身。今日宁不凡特此封印，使其永不出鞘。”

长剑封印，便如盖棺入冢。宁不凡轻抚长剑，平庸的脸上现出了一阵伤感，华山门下更是神情悲凉，就连华山双怪这等狂妄滑稽的人物，也都在暗自垂泪。山上举行大典，本该喜气洋洋，可宁不凡一旦引退，华山日后少了这位高手主持门户，定会失色不少，也难怪这些门人弟子脸色这般愁苦了。

只见宁不凡眼光向地，似在回想往事，识得他的宾客无不心有所感，众人感慨之余，纷纷抬头仰望屋梁，只见那梁上兀自悬着两面锦旗，一书“长胜八百战”，一书“武艺天下尊”，想起宁不凡十八岁出道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哪知世事变幻，沧海桑田，这位高手终也到了退隐的一刻。

宁不凡默然垂首，良久无言。过了好一阵子，彷佛大梦初醒，他叹息一声，转头看向苏颖超，道：“此剑伴我行走江湖，如同亲人。待我归天之日，请苏掌门将此剑置入棺木，以作陪葬。”此时华山名义上的掌门已是苏颖超，宁不凡便以掌门之名相称，丝毫不少礼数。

苏颖超听师尊如此吩咐，心中大恸，霎时落下泪来，哽咽道：“弟子凛遵师尊喻旨。”

宁不凡不再多说，伸手一招，人群中走出一名弟子，右手端着烛台，左手提了只金盒，那盒里却盛着火漆。那弟子将蜡烛在金盒下一烤，不多时，便将火漆烤软，连盒交在宁不凡手中。看来宁不凡便要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以火漆封印佩剑，使“勇石”再不能出鞘。

宁不凡左手持剑，右手提起金盒，面向宾客，朗声道：“诸位若无异议，本人就此封剑。”

要知封剑等于自废武功，从此不能再与人动手，也是如此，一个人若要退隐江湖，需得所有恩人仇家一并同意，那才能真正封剑洗手。倘若恩怨未了，封剑之举便形同自杀，非但恩人不能谅解，仇人更会趁机将之杀害，是以宁不凡广邀天下英雄前来见证，便是要同道谅解他退隐的苦衷。只要满山宾客尽皆同意，日后若还有人找他麻烦，那便是天下武林的公敌了。

眼看无人阻拦，宁不凡朗声道：“既然大家别无吩咐，不凡就此退出江湖，从此不问世事。”说话之间，便要将火漆倾在剑鞘上。

忽听一人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这声音也不甚响，却令众人耳中生鸣，料来发声之人定是内力深厚之辈。众人想道：“好啊！终于有人出来挑战了！”

只见一名道士飘身而下，身形甚是飘逸。此人仙风道骨，一对眸子温然纯正，却是武当山的道士元易。众宾客见武当高手出阵，都知双方势均力敌，想来有好戏看了。

杨肃观长眉一挑，转头看向韦子壮，低声道：“韦护卫，贵派师兄是否心存豪情，想与宁不凡争这天下第一么？”

韦子壮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杨郎中说笑了。我师兄只是不忍英雄埋没，这才出言劝阻，绝不是有什么私心。”

杨肃观哦了一声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武当高手下场，宁不凡微微一笑，将长剑火漆交给弟子，拱手道：“道长有何指教。”

元易道：“宁先生武功冠绝天下，正是方今武林的泰山北斗，一言一行，向来动见观瞻，足为同道表率。如此身居要津，宁先生无病无痛，却忽尔宣称退隐江湖，岂不令天下同道心冷？贫道今日斗胆，想请宁先生暂止封剑之举，留待日后再议。”

耳听元易说话正气凛然，果然是为武林正义打算，倒不是来出手挑战的，几名老沉持重之人纷纷点头。只是场中有不少人一心要看高手凶杀，一听元易无意挑战，猛打个哈欠，无精打采的听着。

宁不凡听了元易的劝阻，却只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道长教训的是。不过在下一来体弱多病，二来厌倦刀头舔血的日子，归隐心意已决，亦无变卦之理，此番苦心，还乞道长谅解。”语气坚决，却是回拒了元易的一番盛情。

元易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宁先生一身大好本领，不来救助世人，只想着山林之乐，贫道夫复何言？”说着叹息一声，一拱手，便返回座位，不再多说什么。

华山门下听了掌门的回话，知道退隐一事无可挽回，不禁叹了口气。其余宾客的神情却是大异其趣，有的听宁不凡执意退隐，直是喜

上眉梢，有的摇头不语，似感惋惜。种种神态，却是不一而足。

今日上山的宾客虽然门派不同，但用心却只两种，第一种人泰半是正道人士，这些人不愿现状动摇，自不想宁不凡无端退隐，存的多是劝阻之心，便如武当山的元易一般。第二种人多是新兴门派的领袖，宁不凡退隐也好，复出也罢，他们毫不关心。这帮不速之客摩拳擦掌，就想打败宁不凡，早些功成名就。

这帮人中，自以号称“剑神”的卓凌昭武功最高、筹划最久，颇有势在必得的气势，不过放着正道高手在此，自也不容这群人放肆了。

杨肃观冷眼旁观，心中推想：“宁不凡退隐之后，卓凌昭定会上前挑战，不如请灵定师兄出手，一次把场面镇住了。也好与昆仑山一决高下。”今日少林高手虽只寥寥三人上山，但个个武功高强，不论单打独斗或是车轮大战，己方都无落败之理，当下便细细谋划起来。

元易回座，再也无人打扰，宁不凡便向众人道：“诸君若无异议，在下此刻便要退隐，希望诸位成全。”说话间望着众人，只要无人说话，他便要把火漆倾下，只等封印长剑，终其一生，再也不能动剑比武了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门外一人大叫道：“没我的许可，你决计不可退隐！”

众宾客听这人说话语气十分狂妄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讶异之余，便往观门看去。

只见大门口人影一闪，一名老者当前冲了进来，这老人白须白发，满面红光，身上穿着件绣金大红袍，他甫进厅内，便朝宁不凡手中长剑抓去，这一抓法度严谨，功力老辣，竟也是个武功高手。

众宾客心下一凛，暗道：“这人武功好强，他是谁？”众人往门外瞄去，猛见一顶八人大轿停在观外，看来此人定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却不知是何方神圣。

宁不凡侧身避开那老者的一抓，跟着伸手挥出，挡住那老者手臂，苦笑道：“琼老爷，你就让我退隐吧，何苦再为难我呢？”

众宾客听得这老者姓琼，都是面色茫然，一时纷纷打听。卢云听这老人姓琼，却不晓得来历如何，他知秦仲海人面甚广，便问道：“这老先生是谁？怎地这般大的火气？”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"皇亲国戚，火气自比常人大了些。"

卢云听得"皇亲国戚"四字，心下便是一凛，看那老者身上的红袍绣着只五彩火凤，想来定是位显赫异常的大人物。

正看间，那江充缓缓站起，道："老爷子，人家说过要退隐了，你又何必为难他呢？"

那老者面色气愤，喝道："江充！你休要在那里卖乖！若不是你的缘故，宁不凡好好的一个天下第一，却又何必退隐？"

场中众人闻言，心下都是一凛，杨肃观、秦仲海、卢云等人也是暗暗留上了神。

江充听得那老者的指责，登时哦地一声，笑道："宁掌门是因我退隐？我江充居然有这么大的本领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"说着向宁不凡一笑，道："宁掌门自己说吧，是我逼你退隐的么？"

宁不凡摇头道："此次封剑，是在下自己决定的，与江大人毫无干系。"

江充双手一摊，笑道："看吧，人家都这么说了，琼老爷怎好怪我哪？"

那老者如何肯相信，只抓着宁不凡的臂膀，气急败坏地道："你啊你，有什么苦衷便说吧！让老夫替你出头啊！"

宁不凡低下头去，道："请琼老爷先去歇歇吧，咱们一会儿再聊不迟。"

那老者大声道："胡说！再过一会儿，等你封上了剑，一切全都迟了！老夫说什么也不让你退隐！"说着便要抢过宁不凡手上的金盒。

宁不凡摇了摇头，往后退开一步，闪过了那老者的一抓。

江充见那老者一昧胡闹，不禁一笑，道："琼老爷子别捣乱了，几千人都在等着呢！"

那老者暴喝道："你少给我废话！你逼退宁不凡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大家回京较量，看看谁怕谁！"

江充嘻嘻一笑，道："是么？就凭老爷子的铁卷丹书？还是靠你的宝贝女儿？"

那老者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喝道："我琼武川什么都不靠，就靠我这两只拳头！"说着冲上前去，便要往江充脑门捶落。

宁不凡大吃一惊，身形一闪，挡在他二人中间，道："今日是在下归隐的日子，请两位看在小可的面上，不要在此生事。"

厅上众人见这老者事事冲着江充，丝毫无惧这一代奸臣的偌大权势，却不知这老者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登时议论纷纷，都在猜测那老者的来历。

韦子壮虽是柳昂天的护卫，却也不知朝廷有这号人物，他知杨肃观详熟朝廷之事，便低声问道："这位琼老爷究竟是何方神圣？"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人的先祖便是琼鹰，乃是太祖开国时的大功臣。"

韦子壮惊道："原来是功臣之后！照这样看，江充也未必能对付他了？"

杨肃观道："这个自然。琼老爷的女儿还是先皇武英帝的宠妃，算是当今圣上的嫂子。江充便再嚣张，也不能拿他奈何。"

韦子壮听这老人地位如此显赫，不由得惊叹一声，心下更增敬重。

这厢秦卢二人也是议论纷纷，卢云见那老者出手迅捷，不似一般朝臣，忙问："秦将军不是说这老先生是皇亲国戚么？怎地像身有武功？"

秦仲海笑道："卢兄弟可曾听过紫云轩？"

卢云听了"紫云轩"三字，便点了点头，他曾在河北遇过几个男女，都自称为紫云轩门人，当即道："我过去曾听说过这个名字，好像是在北京附近的书院吧？"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"紫云轩正是这琼武川开立的书院，此人袭爵国公，文武全才，非只练了一身家传武艺，家中还藏有太祖赐下的铁卷丹书，任他犯下多大的罪状，都是刑不加身，罪不及族，端的是皇上也怕的人物。"

卢云一惊，道："皇上也怕？这是什么意思？"

秦仲海道："他有一条上打昏君，下打奸臣的二十四节龙头金鞭，你说皇上怕不怕他？"

卢云惊道：“他真打过皇帝吗？”

秦仲海眨了眨眼，跟着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种东西是摆着好看的，除非皇帝逼奸他老婆，不然这琼武川又没老糊涂了，如何干得这等傻事？”

卢云心下一惊，低声道：“秦将军说话低声些，这话大逆不道，可别给旁人听去了。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怕什么，你看多少人在交头接耳，又不光咱俩在这儿胡说八道。”

卢云探头看去，果见厅上众人谈论不休，连那杨肃观、韦子壮也在低声议论，几名江湖前辈更是抓住机会，对着一众青年口沫横飞，天花乱坠起来。秦卢二人相视一笑，都感莞尔。

场下众人说得口干舌燥，场上却也没闲着，只见宁不凡不住劝说，一心要琼武川坐下观礼，那琼武川却是不依，兀自对着江充破口大骂。

忽听一人大大的打了个哈欠，这人显是有意激怒众人，这哈欠声打得狮吼一般，众人听了，都是为之一惊。

胖秤怪听得宾客无礼，当场冲了出来，戟指叫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大人们在说话，是哪只龟孙子在这乱打哈欠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打个哈欠都不成吗？华山的规矩还真多啊，那放屁可以吧！”众人只听扑噜一声，跟着臭气薰天，那人竟尔放了个屁出来。

胖秤怪怒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！敢在华山放屁！”

却见一人好整以暇的站到场中，这人中等身材，身穿山东大绸，模样甚是富有，一旁有人识得他，叫道：“是他！这人是‘伏牛圣手’西门嵩！他也来了！”

秦仲海见了这人，登时笑了出来，道：“杂耍的又来了。”先前这人在山脚客店卖弄武功，便给杨肃观恶整一阵，想不到才隔片刻，便又上来华山生事。

胖秤怪自也听过西门嵩的名字，知道此人武功不弱，三十六路回风透骨扇颇为了得，这人第一次来到华山，便尔大言不惭的口出恶言，若不好好教训一下，华山岂不让人小看了？当下喝道：“西门嵩！

你的臭屁老子领教过了，果然臭得很！下次要放屁，滚回你自己家里放去，少在这里搅和！”

西门嵩手摇折扇，笑道：“到底是谁的屁臭啊？贵派掌门说好要退隐山林，还劳师动众的请来这许多朋友，谁知临到头来，却又在这里拖拖拉拉，根本是说话如同放屁！宁不凡若不想退隐，赶紧放句话出来，省得大家在这里干耗着。”

几名好事之徒听得此言，都是鼓噪起来。

胖秤怪叫道：“你要不高兴，现下就给我滚出去！”

西门嵩冷笑道：“这就是华山的待客之道么？今日我可领教了。”只听他高声道：“诸位朋友，华山下了逐客令啦，大伙儿可以走啰！”

一众好事之徒登时起哄，叫道：“走啦！什么封剑归山，根本是骗人的玩意儿！”说着人群中站起十来人，便要往厅外走去。

众人喧闹连连，不少人更是口出狂言，宁不凡望着琼武川，凄然道：“老爷子，你真要我做个无信无义的小人么？”

琼武川咬住了牙，道：“我也不想毁了你的一世英名，可是……可是你大好前程，便真的屈服在江充之下么？”

宁不凡眼望地下，叹道：“我职责已尽，世间也没什么好牵挂的。”

琼武川心下一凛，猛觉他话中含有深意，当即问道：“什么职责已尽？这什么意思？”

宁不凡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其中详情，琼老爷不妨去问令嫒吧！”

琼武川惊道：“问我女儿？可是有什么大事么？”

眼看宁不凡神情萧索，欲言又止，琼武川还待要说，宁不凡已轻叹一声，自行转身下场，朗声道：“请各位稍安勿躁，且听在下一言。”他提声说话，运上了内力，竟把全场叫嚣声都压了下去。

宁不凡初展身手，颇显威力，众宾客先前见此人举止如同小丑，本都存着轻蔑之意，待此刻见他运使内力，功力竟似不弱，这才稍稍多了几分敬意。

宁不凡看着众宾客，道："在下今日退隐之事，已成定局，各位若有意留下见证，还请回座安歇。若要先行离去，敝派也不敢阻拦，这就请便。"

西门嵩哈哈大笑，道："冲着这几句话，咱们信你一次！"几名吵闹不休的客人登时奔回座位，笑吟吟地等着好戏上演。

秦仲海指着那几人，低声对卢云道："看这帮狗腿模样，定和西门嵩一样，都是江充找来的帮手。这帮恶徒若不逼退宁不凡，决不甘休。"

卢云点了点头，道："这些人面相狞恶，看来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"

琼武川听宁不凡当众宣布，知道退隐一事已无可挽回，他呆立良久，摇头长叹，一名华山弟子忙走了过来，道："琼老爷请这边来。"跟着带位入座，让他与江充比肩而席。

琼武川坐了下来，狠狠瞪了江充一眼："逼退天下第一高手，你这奸贼可称心如意了！"

江充故做茫然之色，眯着眼道："称什么心、如什么意啊？我怎么全然不知？"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琼武川气得脸色惨白，伸手接过华山门人送来的茶水，大口喝完。

眼见两位大人物同坐厅侧，众人方知这三个位子全是留给朝廷要员的，权臣江充坐了一张，国丈琼武川坐了一张，却不知空的一张又是留给谁。

琼武川甫一坐下，那"伏牛圣手"西门嵩便走下场中，朝宁不凡笑了笑，说道："宁掌门，在你退隐之前，我有一事相询。"

宁不凡见他面带狞笑，心下一凛，拱手道："请阁下吩咐。"

西门嵩咳了一声，道："阁下今日退隐后，当真不再舞刀弄剑？或者只是做个样子？"厅上众人听得西门嵩此言，都知道他有意寻事，登时留上了神。

宁不凡一愣，忙道："西门先生取笑了，小可当然是真心退隐。"

西门嵩冷笑道："是么？手长在你身上，哪天你手一痒，谁知你会不会食言而肥啊？"

胖秤怪冲了出来，指着西门嵩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！我师侄手痒不痒，关你屁事！你有种便与你爷爷大战三百回合，少来欺负我师侄！”

西门嵩笑道：“这么快便忍不住了，宁掌门啊，谁会信你是真心退隐呢？”说着哈哈大笑起来，不少宾客也随之狂笑，看来都有意作弄宁不凡。

宁不凡叹息一声，向胖秤怪挥了挥手，道：“师叔，请你先退下。”

胖秤怪面露不忿，叫道：“这小子不怀好意，决计是个惹是生非的东西，师侄你不要理他啊！”

宁不凡摇头道：“我真是有意退隐，请大家成全。”胖秤怪握紧双拳，神色悲愤，但掌门如此交代，只得走回座位，不再多言了。

西门嵩见肥秤怪垂头丧气的走开，登时面露微笑，道：“看来宁掌门当真有心退隐，在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不过为使武林同道相信宁掌门的用心，我还是得要把话问完，免得宁掌门日后说话不算话，好像放屁一般。”

华山门人听他说话辱及师尊，纷纷站了起来，喝道：“你才在放屁！”

宁不凡挥了挥手，示意门下不要鼓噪，跟着道：“阁下有什么吩咐，这就请说吧。”

西门嵩笑道：“宁掌门退隐之后，若有人前来羞辱欺侮于你，你该要怎么办？”

宁不凡一愣，道：“有人来欺侮于我？我向来不与人结仇，谁会这般无聊？”

西门嵩笑道：“这种妄人所在多有，宁掌门不可不防。”

宁不凡叹了口气，随即向满堂宾客一拱手，说道：“在下退隐之后，请诸位高抬贵手，别再来为难小可。”

武林中人自来最重颜面，别说是天下第一高手，便是华山的一个低辈弟子，也不该出言向人讨饶，众宾客听得此言，不论正邪黑白，都是暗暗摇头。

西门嵩却是丝毫不见放松，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如果在座英雄不愿饶过你呢？你又要拔剑杀人了吗？”

宁不凡目光黯淡，低声道：“阁下大可放心，即便有人看我不顺眼，前来欺侮于我，终宁某一生，也会默默忍耐，绝不再与人动手。”

琼武川闻言，不禁重重地叹了一声，江充斜目看了他一眼，却是笑吟吟的，好似甚为开心。

西门嵩大笑不止，道：“好你个宁不凡！有种。”他转过头去，向众宾客叫道：“这宁不凡说的是真是假，且让我来试试！”说着一口唾沫喷出，竟是朝宁不凡的脸面吐去！

满堂宾客见西门嵩狂妄至此，都是惊得呆了。华山门下齐声惨叫，大喊道：“掌门！”

口水喷来，宁不凡竟是不闪不避，那口唾沫吐中鼻梁，慢慢地滑落嘴角之旁。华山门下悲怒交加，喝喊连连，都要上前厮杀。宁不凡把手一挥，示意他们不可妄动。

华山门下群情悲愤，一齐跪倒，悲哭道：“掌门！你何苦如此！”

却见宁不凡取出手巾，将脸上的唾沫擦去。以他的绝世武功，若非刻意受辱，焉能被西门嵩的唾沫吐中？看来宁不凡定是有意安天下群雄的心，这才唾面自干。

琼武川狂怒攻心，霍地站起，怒喝道：“西门小子，你找死么？”

西门嵩笑道：“是他自己不避的，你怪我什么？”说着走上前去，拍了拍宁不凡的脸颊，笑道：“这下我信你了，你真有意退隐，很好！很好！”

宁不凡低声道：“阁下既然信了，这就请回座吧！我要将长剑封印了。”

西门嵩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得很！好得很！”

众宾客见宁不凡如此卑屈，心中各有评断。有的人心中鄙夷，便想：“这宁不凡根本是个贪生怕死的东西，这种人也配称什么天下第一么？”有的却极是敬佩，心道：“这宁不凡真是大仁大勇的英雄，他这般苦心意旨，定有所图，否则他怎能忍得下这等屈辱？”一时各有评价，莫衷一是。

眼见西门嵩如此嚣张狂妄，不少正道中人都是心下不忿。只听一人轻斥一声，当场站了出来，喝道：“西门嵩，给我站住了！”此人神态不忿，手握三节棍，正是宁不凡的知交好友阮世文。宁不凡有意劝

阻，阮世文却不容他多说，霎时跳到西门嵩面前，摆了个门户，当场就要动手。

西门嵩见他杀气腾腾，只嘻嘻一笑，道："你想干什么？替人出头么？"

这两人早在山脚客店照过面，那时阮世文看这人猖狂，早有意出手教训，此时又见他侮辱老友，那真是自取死路了。阮世文暴喝一声，摆开手上三节棍，冷冷地道："西门嵩，你死到临头还敢放屁么！今日我没把你打得一路归西，便跟你这下三滥一个姓。"棍身飞舞中，左右两截便朝西门嵩腰间砸去。

西门嵩也不来怕他，哈哈一笑，竖起折扇，便往阮世文喉间戳去。

两人正要过招，忽听一声叹息，一人道："安统领啊，这使三节棍的老先生是谁？看他挺有侠义心的，可否帮我引荐一番？"

众人听这声音不急不徐，好似是那江充所发，忙转头去看，果然这奸臣翘着腿，端着茶，好整以暇，模样闲适，却不知有何阴谋。

安道京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，急急翻阅而过，答道："启禀大人，这人姓阮，双名世文，生性武勇，以三节棍法名闻洞庭一带。"

阮世文心下一凛，不知吉凶如何，便先退开一步。西门嵩也不追击，只笑吟吟地看着，似乎有恃无恐。

江充点了点头，道："生性武勇，蛮好的。"他喝了口茶，又问道："他名字里还有个'文'字，可是家里有人念书做官？"

安道京细读册子，道："回大人的话，阮氏本家都在练武，没有功名在身。不过阮世文有个女儿嫁到了江西，翁婿是个知县，姓丁，七品顶戴。"

阮世文听人提起女儿一家，猛地心下一惊，隐隐有着不祥之感。

江充点了点头，笑道："文武一家亲，好了得。难得阮先生生性这么喜欢打抱不平，我可佩服得紧。你快把丁知县的名字记下了，等回京之后，咱们可要好好提拔这位朋友。"

安道京大声喊诺，命部属送上笔砚，问道："请问大人，我们该如何提拔丁知县？"

只听江充笑道："近年北疆一带不甚平安，鞑子四出掳掠，百姓苦不堪言，需要一个父母官过去打理。我看阮师傅这般高明武艺，他的女婿定也差不到哪儿。咱们边疆这个大肥缺，就等着丁知县来干啦。"

安道京摇头晃脑，赞叹道："大人如此体恤百姓，又给了丁知县如此肥缺，真是两全其美啊！"

阮世文听这两人一搭一唱，竟有意将自己女婿流放边疆，想起爱女一家已然大祸临头，饶他武艺精湛，手脚还是发起抖来。众人见阮世文面色惨澹，心下无不暗暗叹息，这西门嵩背后有江充撑腰，阮世文此番贸然出头，下场必定凄惨无比。

琼武川坐在一旁，听这奸臣玩法弄权，如何不怒？当下喝道："江充！放我琼武川在这儿，你还敢作怪？你当我是木头人吗？"

江充哦地一声，道："琼国丈气什么啊？人家丁知县武功非凡，我怎能不为国举才？琼国丈要是看不顺眼，咱们不妨到金峦殿前，找皇上说明白啊。"

眼前北境征战不断，边疆一带确实动荡不安，亟需地方父母官前去安顿，琼武川虽然气得脸色发青，但若以此指责江充弄权舞弊，怕也站不住道理，琼武川徒然咬牙切齿，吹胡子瞪眼，却也无计可施。

西门嵩见那阮世文低头垂手，面色灰败，不禁哈哈大笑，走上前去，捏了捏阮世文的面颊，笑道："老狗子，还想逞威风么？"

阮世文自知一个对答不慎，便会祸延子孙，只好不发一言，任凭作弄。

西门嵩乐不可支，笑道："不敢动手，那便给我滚回去吧。"说着一脚踢上屁股，阮世文下盘工夫扎实，这脚自然踢他不翻，但他不敢出手反抗，一脚受过，便垂头丧气地退开。锦衣卫众人见状，全都大笑起来。

西门嵩望着厅上众人，笑道："还有谁要过来教训在下？快快上啊？"

以阮世文与宁不凡的多年友谊，尚且不敢替他出头，其余各大门派与宁不凡交情平平，谁想淌这混水，与当代权臣犯冲？杨肃观、秦仲海虽曾戏弄过西门嵩，但此一时，彼一时，此刻若要大干一场，自不免把柳昂天牵连进去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肆虐了。

一时之间，场内众人都是默然不语。上起灵定、下至娟儿，无论身分尊如国丈，还是卑似乞丐，只要活在人世间，每日须吃饭喝水，就不能不向权势低头，众宾客心下暗自难受，却无人胆敢出手。

西门嵩见人人面怀忿恨，却无人敢过来啰唆，当下大摇大摆，朝自己座位行去。只见他伸了个懒腰，嘻嘻笑道："能在天下第一的脸上吐口唾沫，这份爽快可真难得啊！哈哈！哈哈！你们要不要试试？"

华山弟子群情悲愤，但明知掌门是故意忍耐，自己若要上前厮拼，只有坏了他的用意，一时只有垂泪忍耐的份了。

西门嵩正自得意洋洋，忽听破空声劲急，竟有一物飞来，西门嵩笑道："啊呀！怎么了？有人看我不顺眼吗？"他抽出铁扇，手腕轻摆，扇面已然张开，当地一响，登将那暗器挡住，铁扇功使来，神态倒有几分潇洒。

西门嵩哈哈大笑，正要说嘴，忽觉那暗器上的劲力大得异乎寻常，扇面虽是精铁所铸，但给暗器一撞，竟尔凹陷下去。西门嵩手腕酸麻，心下大惊："这是什么玩意儿？"忽觉暗器还蕴着第二道暗劲，雄浑力道撞来，他手腕剧痛，再也抓不住扇柄，霎时铁扇脱手飞出，回撞胸膛，喀啦一声，肋骨竟已折断。

西门嵩正自惨叫，那股劲力兀自不歇，撞断肋骨后，还再往前撞击，猛力一震，西门嵩的身子倒飞出去，轰地巨响传过，肥大的身子竟已撞破土墙，直直滚了出去。

满厅宾客震撼之至，都是惊呼出声。罗摩什走上一步，从地下捡起一枚物事，众宾客定睛看去，只见那物状做圆形，中间一个方孔，却是一枚铜钱！

众人心下大惊，仅凭这枚小小的铜钱，竟能传出排山倒海的雄浑力道，说来实是骇人听闻，厅上众人交头接耳，都不知是何方高人出手，居然能有这份能耐。

江充心下大怒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他端起茶碗，轻啜了一口，道："安统领，这又是谁在打抱不平啊？还不快点请人家出来？"

满堂宾客听了这话，都知这奸臣片刻便要发威，那出手之人定然要糟。

安道京笑道：“大人放心，属下这就揪他出来，也好帮他升官发财。”说话间，手挺钢刀，便往暗器来处走去。

哪知一步跨出，忽又倒退回来，只听他颤声道：“大……大人……是……是他……”

江充放下茶碗，皱眉道：“什么他啊我啊的？到底是谁在作怪？”

话声未毕，猛听咻地一声，跟着乒啷大响，江充手上茶碗竟给暗器打得粉碎，只溅得他满头满脸都是热茶，虽没受伤，却也狼狈不堪。一众属下急忙扑上前来，替他擦抹身体。

江充大怒欲狂，一把推开众人，站起身来，怒道：“是谁敢这般无礼！不要命啦！”

只见那暗器是枚铜钱，撞破茶碗之后，势道不休，兀自向前飞出，啪地一声轻响，铜钱撞上了墙壁，跟着反弹倒飞，直朝厅心飞去。这手暗器功夫一露，众宾客无不大为惊叹，若非碍在江充面上，定要大声叫好。

众人目光随着铜钱飘移，只见那枚铜钱旋转不定，半空画过一个弧线，便往人堆急坠而下，众宾客见麻烦飞来，深怕惹祸上身，都是急速让开，厅心只余一人傲然独坐，宛若石像。众人讶异之间，急忙去看那人面目，却不知是何方神圣。

万籁俱寂之间，厅心那人手掌迎空，双眼微眯，一动不动，铜钱半空急速坠落，正掉在掌心之中。霎时那人握住拳头，双目睁开，微笑道：“江大人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侠者之尊，以武犯禁，任你千万人沉醉，天地唯我独醒。此人以绝世武功冲撞当朝第一大权臣，正是那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！

“九州剑王”乃是昔年的英雄前辈，近年早已销声匿迹，众宾客有不少人没看过这人，不由大吃一惊：“这人是谁？怎地如此大胆，居然不怕江充？”满厅少年更是交头接耳，都在打听此人的来历。

秦仲海见师父大大折辱江充，心下甚是痛快，卢云则是张大了嘴，颇感讶异。

众人正惊奇间，猛听江充倒抽一口冷气，跟着暴喝道：“九州剑王在这儿么？来人，给我拿下了！”

话声甫毕，一众锦衣卫士已然冲出，将方子敬团团围起。众宾客见江充忽然翻脸，一见苗头不对，纷纷往旁逃开，都怕惹祸上身。

江充大声道："方子敬屡犯教条，忤逆当今，今日却还敢大模大样的在此露脸，给我抓起来了！"

几名识得方子敬的宾客都是为之一惊，这"九州剑王"向来闲云野鹤，什么时候成了朝廷的眼中钉了？众人都是诧异不已。

秦仲海见师父与江充之间颇有恩怨，心下自也一凛，想道："难怪师父平日要我别提他的名字，原来江充这厮与他颇有怨仇。"以师父天生性子的偏激，八成是路见不平，殴杀了朝廷官员，这才与这奸臣结怨。只不知是何年何月犯下的刑案，却没听他提起过。

卢云也是一惊，忙凑上头来，低声道："看江充的模样，定要公报私仇，咱们绝不能让老先生给人欺负，说不得，我先去调军马过来，保护老先生离开。"

秦仲海素知师父之能，便在千军万马之中，也能来去自如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"卢兄弟不忙，这奸臣虽然厉害，却奈何不了我师父。你且耐心看着。"他一来知道师父武功非比寻常，绝无危险；二来不愿把柳昂天牵扯进来，便叫卢云不必插手此事。

只听江充怒喝连连，叫骂不休，方子敬双目却仍闭着，只不时转动颈椎，彷佛脖子酸疼一般。江充见他神态傲慢，如何忍得？大怒道："方子敬！你死到临头了，还不知怕吗？"

方子敬受了威吓，只笑了笑，跟着睁开眼睛，朝江充看了一眼。江充大怒不已，喝道："好一个逆贼！大伙儿给我上！"

一众好手轰然答应，吼声震得满堂宾客耳中生疼，但这帮人多是老江湖，自然听过"九州剑王"的手段，威名之下，竟无一人胆敢上前，只在那虚应故事。

这"九州剑王"隐退多年，武林中人没有十多年的阅历，决计不知此人的厉害。厅上青年见锦衣卫众人面色惨澹，心下都感奇怪，不知眼前这老者有啥了得之处，却让堂堂的锦衣卫怕成这样？几名老成之辈却见多识广，自知方子敬武功非比寻常，若要与他动手，那可是一脚踩进了鬼门关，自不以锦衣卫众人的神态为耻。

江充见众人胆怯，只气得七窍生烟，怒喝道：“你们干什么！快给我上啊！”

罗摩什闻得召唤，立时缓步上前，他站在方子敬面前，合十道：“这位施主起来说话，江大人有话问你。”

这罗摩什出身西域，过去不曾听过方子敬的名号，此刻便上来逞功立威，说话时更是面带微笑，丝毫没把方子敬放在眼里。

方子敬微微一笑，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罗摩什也是面带微笑，道：“小僧西域人士罗摩什，曾为汗国第一国师。”话声虽然平淡，但言语间却透出一股傲气。

方子敬哦了一声，上下打量他几眼，跟着闭目养神，道：“没听过。”

罗摩什见他神色轻蔑，登时大怒，他森然冷笑：“站起来说话。”盛怒之下，双手运气，只等着出招杀人。

方子敬看了罗摩什一眼，眼神烦闷，好似给孩童纠缠的大人，直是不胜其扰。他叹息一声，跟着缓缓站起，道：“我站起来了。大师有什么吩咐么？”

罗摩什怒道：“你戏侮太师，眼里还有王法么？这就过去跪下道歉！”

方子敬听他说话带有侮辱之意，却不以为意，只微笑道：“成，反正好久没见江大人了，我这就过去。”

眼看方子敬脚步踏出，罗摩什忽然身子发冷，大感不对。要知世间禽兽多有奇妙直觉，小兽豺狼不必亲见猛虎，只要闻到气味，立生恐惧之感，罗摩什生性奸恶，能够活到今日，靠的也是这等生死感应，他见方子敬眼神隐藏猛烈凶性，霎时吃了一惊，心中念头急转：“这人万万不能招惹！”

心念一动，脚下急退，往后飘开三尺，随即双臂高举，拿出成名绝技“幽冥玄指”，左右两手食指急挥而下，这招守中带攻，攻中带守，法度森严，霸而无躁，端的是精妙难言。

罗摩什绝招使出，方子敬若还上前，便是一个死字，罗摩什自知逃过一劫，正想喘上口气，忽然之间，头顶一阵温暖，似有人在抚摸自己的光头。

罗摩什啊地一声惨叫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方子敬不知怎地，竟然站在自己面前一尺，满面微笑，手掌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上，来回抚摸不休，好似在抚弄小狗一般。

罗摩什全身发抖，颤声道："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……"

场中诸大高手看得明白，方才罗摩什出招防御，双手点向敌手太阳穴，这招霸道迅疾，绝无转圜余地，方子敬除了立定脚步，绝无闪避之法，可是他若要停顿，便会让罗摩什趁势逃开。谁知方子敬既不停顿，也不中招，他跨步上前，眼看"幽冥玄指"将触要害之际，脚下忽尔一顿，身形竟硬生生凝住。

这下变故大出众高手意料之外，靠着这么一顿，罗摩什双手便已挥空，他旧力已尽，防御松懈，方子敬脚下却持续上前，这便破解了罗摩什的精彩防守。

方子敬这下看似简单，其实大大不易，要知一个人脚步跨出，后脚跟提起，重心全然前倾，方子敬却能陡然停顿，平衡不动，若非全身筋肉收放自若，否则要如何办到？也是为此，这才一举击溃罗摩什这个武学高手。

举步成招，谈笑破敌，方子敬没有用上一招半式，不过一步行出，竟尔让西域国师出手无功，要害顿成空城。群雄在一旁观战，心下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卢云曾与罗摩什激战天山，生死对决不下百合，深知这番僧的厉害，眼见方子敬举重若轻，浑不在意，转眼便将罗摩什擒住，心下更感震惊。满心惊叹之余，便想道："昔年北魏曹子建七步成诗，这位方先生一步擒贼，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了。"

罗摩什给人制住，自知死在眼前，对方只要五指用力，便会将他捏得脑浆迸裂，目突骨裂而死，想起往事，一时大为悔恨，泪水竟是滚滚而下。

正要闭目待死，忽听方子敬安慰道："乖，别哭，来吃糖果。"说着从怀中拿出一颗煮熟的芋头，塞在罗摩什手里，却是把这位国师当作了婴孩。

罗摩什呆呆的拿着芋头，面色大是尴尬，双脚一软，已然跌坐在地。

只见方子敬缓步走向江充，微笑道："江大人，好久没见了，您气色一样好啊。"

江充吓得心魂俱碎，惊叫道："快拦住他！"

方子敬叹息一声，又拿出一颗煮熟的山芋，皱眉道："大人为何要拦我？方某每日住在山洞里，孤魂野鬼，无妻无子，长年伴着凄惨山风，好生无趣。只想请大人回家作客，煮些好吃的芋薯给您尝尝，大人怎好拒我于千里之外呢？"

江充听他要抓自己回去，想起地狱般的苦日子，登时尖叫道："快快来人啊！"

众好手面面相觑，却无一人敢动。江充越看越怕，便往安道京推去，安道京给这么一推，只得颤巍巍地走到方子敬面前，他全身发抖，竟连钢刀也拿不住了。

方子敬见安道京全身乱颤，只是一笑，兀自向前走来。安道京见他靠近，霎时神态惊惧，双手连摇，脚下更是急急后退。

方子敬看了他一眼，道："安统领，几年不见，你胖了。"

安道京牙关轻颤，眼光向地，颤声道："是……我……我怕了……"方子敬说的是个胖字，那安道京不知听错了，还是舌头大了些，竟把一个胖字说成怕字。

方子敬微微一笑，道："安统领，没事来我家吃点芋头，身形才不会发福。"说着缓缓举起手来，将芋头放在安道京手里。

安道京伸手接过，登感全身发冷，颤声道："不……不了……我喜欢住京城……"慌乱之间，一股尿臊味传出，几名宾客站得近，登见他

裤档湿淋淋的，竟是尿湿了裤子。

这景象虽然好笑，但在“九州剑王”的杀气之前，竟无一人出声嘲笑。秦仲海心道：“师父好了得的霸气，我可得好好学着。”一旁卢云则是满脸讶异，张大了眼，怔怔地说不出话。

方子敬见那安道京无胆放对，当下微微一笑，便朝江充走去。

这下轮到胡媚儿倒楣了。她吓得花容失色，惊道：“你……你不要过来！”她两手扣满银针，但来人举步破敌，武功之高，实是生平所仅见，满心恐惧之间，实在不敢贸然出手。

眼看强敌走来，江充全身冷汗狂流，惨叫道：“卓掌门！请你过来！”

霎时人影一晃，一道白影飞身过来，已将江充护在背后。来人身穿白袍，冷冰冰的脸上满布杀气，正是“剑神”卓凌昭！

锦衣卫好手见“剑神”到来，士气大振，登也拔刀在手，团团护住江充，一旁昆仑好手也抽出剑来，加入战团。便在此时，道观外奔入了百名火枪手，却是罗摩什召来的，一时间，满场武林高手、兵卒将士，全在等着方子敬动手。

卢云吃了一惊，忙问秦仲海道：“怎么办？卓凌昭来了，咱们要帮方老师么？”秦仲海面带微笑，向卢云摇了摇手，示意他莫要惊慌。

剑王剑神，凝目互视，二人相距五尺，都是一动不动。

方子敬看了卓凌昭一眼，淡淡地道：“你也想吃芋头么？”

卓凌昭面色一沉，森然道：“方子敬，卓某面前，你若想装疯卖傻，一会儿可别后悔。”

方子敬听他说话霸气十足，只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自号剑神，到底剑法如何？”

卓凌昭一摆手中长剑，凛然道：“阁下想要知道，不如一决雌雄吧！”

众人听得卓凌昭放话，顿时群情哗然。这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成名极早，几十年前盛名便已传遍江湖，向与少林天绝僧并驾齐驱。只是物换星移，十余年前天下爆发一场大祸，逼得当世两大高手形同退隐。自此大难之后，武林中才崛起了“天下第一”宁不凡，至于卓凌昭

的出现，那更是近几年的事情了。眼下卓凌昭出言向方子敬挑战，这两人各领风骚数十年，若要厮杀一场，那可是轰动江湖的大盛事。

眼看对方毫无退让之意，卓凌昭断喝一声，手按剑柄，长剑便要出鞘，便在此时，方子敬忽地伸手过来，按住了卓凌昭的剑柄，这手法快如闪电，竟不让对方拔剑。

卓凌昭面露杀气，怒道："你怕了！"霎时一股霸气绝伦的内力震出，这股内力世所罕有，足以斩妖除魔，扫荡天地，只怕方子敬也禁受不起。

强悍内力震来，方子敬忽地笑了笑，须臾之间，掌中生出阴阳双气，便以阴柔之力接下卓凌昭猛霸至极的内力，那阳刚之气则顺着剑柄，如一道刀刃撞入卓凌昭体内。竟在一招之间，反守为攻。

卓凌昭哼了一声，心道："这老头儿有些鬼门道，倒也不是唬人的。"当下运起十成十内力，数十载勤修苦练的神功发动，身上顿生一道厚厚的气墙，转瞬之间，已将方子敬发出的刚劲消弭无形。

巨力对撞，一时竟是不分轩轾，两大高手各自退开一步。他二人此番交手，全以无形内力对抗，除了几名绝顶高手之外，无人看得出其中玄机。

卓凌昭冷笑一声，森然道："阁下不让我拔剑，怎比得出剑法高低？"

方子敬微微一笑，道："我这几年弃剑从刀，要比剑法，算你赢好了。"说着将手拢在袖中，竟是蛮不在乎。

卓凌昭冷冷地道："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若是怕了，只管开口说，我也不会强逼于你。"

方子敬摇了摇头，微笑道："方某风烛残年，早已心冷，你也不必出言相激。阁下真想找人打，过去找他吧。"说着伸手出来，却是朝大厅一角指去。

卓凌昭双眉一轩，顺着他的指尖望去，只见厅角站了一名汉子，脸上沾着西门嵩吐出的口水，正拿着手帕擦拭，此人这般猥琐卑贱，不是那宁不凡，却又是谁？宁不凡本在擦抹口水，一见厅上宾客望向自己，忙陪上笑脸，做了个四方揖，彷佛掌柜迎客一般。

方子敬淡淡一笑，道："你便是胜过了我，也赢不了他。"

卓凌昭怒火冲天，厉声道：“我与宁不凡尚未交手，你何以断言胜败！”

方子敬道：“此事无须论断。当今之世，无人胜过宁不凡。”

众宾客听得此言，顿感震惊，先前众人见宁不凡谈吐卑屈，又见他被人口吐唾沫，早已不当他是一代宗师，此刻听“九州剑王”对他推崇备置，好似这人真有什么门道似的，一时都感惊诧讶异。连秦仲海与方子敬师徒之亲，也感纳闷不解，不知师父堂堂宗师身分，何须如斯看重这个貌不惊人的宁不凡？

卓凌昭见这方子敬故做姿态，好似要激怒自己一般，他心下不忿，想道：“这姓方的不知收了宁不凡多少好处，尽想替他拉抬声势。我可得镇静些，免得着了这帮小人的道儿。”

他调匀气息，压下了胸中怒火，道：“剑王既然如此推崇宁掌门，咱们不如请他出来，大家公平较量一场，日后也少纷争。”

方子敬叹道：“你想与宁不凡较量，你那位江大人满脑子权谋好处，他会答应你么？”

卓凌昭重重哼了一声，森然道：“我自号剑神，今日来此，便是为了夺取天下第一的名号，无论是谁，都无法阻拦我与宁不凡动手！”说着往江充瞪了一眼，眼中满是杀意。

卓凌昭这话绝非作假，他为了天山里的绝世武功，可以杀人放火，无所不为，那时在南天门之下，甚且与江充公然反目，这一切所作所为，只为了“天下第一”四字荣衔，倘有人胆敢阻拦他向宁不凡挑战，那可是自找死路了。

江充平日虽然嚣张无比，但在这当世两大高手间，却连一句话也插不下去。给卓凌昭这么一瞪，只干笑两声，不见其他。

卓凌昭睥睨冷笑，道：“听方先生说了这许多，尽在吹捧宁掌门。只是阁下既然自承技不如人，又何必上华山来？莫非是来给人叩首的么？”

方子敬听了讥嘲，也不动气，只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谁是天下第一，方某并不在意。我此番上来华山，只是来看个人而已。”

卓凌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方子敬淡淡地道："'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'。我今日上来华山，纯是来找这条真龙的。"

卓凌昭一愣，道："你说的是天山里的绝世武功？"

方子敬笑了笑，神色有些凄清，道："没错。唯有继承天山的绝学，方能独霸江湖，重振朝纲。天下间也惟有天山传人，方有可能胜过宁不凡。"

宁不凡听了这话，吞了口唾沫，脸上神色甚是尴尬。那卓凌昭却是嘿嘿冷笑，模样甚为不服，其余宾客无人听懂他俩的对答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一头雾水。

众人茫然间，却见江充面色铁青，好似恐惧万分。他回头往观外看去，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好似那人面蛇身的怪物正在外头窥伺，随时要将自己吞噬一般。

第七卷 天下第一 第六章 天山传人

却说伍定远与艳婷一路逢山则赏，遇水便游，真个快活似神仙。伍定远一生光棍，难得佳人相伴，路程中倍感温馨。这区区百来里路，竟足足花了十日时光。只是伍定远的右手时时发出毒性，稍一运力运气，立生磷磷紫光，望之太也古怪，他怕惊吓了艳婷，路上便买了绷带，将右手牢牢扎起。

这日正是二月初一，伍定远亲驾大车，终于来到华山脚下。伍定远坐在前座，反身掀开车帘，笑道："艳婷姑娘，咱们到啦！"

艳婷喜道："真的么？"说着从车帘里探头出来，往雄奇的华山望去。

两人咫尺相隔，呼吸相闻，艳婷娇嫩雪白的脸颊凑来，更与伍定远那张风霜老面相贴。粉香脂香，吹气如兰，伍定远侧目看去，艳婷那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，更增柔美。一时竟有些意乱情迷，只想将艳婷紧紧搂在怀里，好生怜惜一番。

正心猿意马间，忽见艳婷伸手一指，叫道："伍大爷，你看那儿！"

伍定远依言看去，只见远处军营林立，营帐前玄黄军旗正自飘扬，当中帅旗书着朱红"柳"字，营帐两旁另插着几面小旗，上头却是

个“秦”字。

艳婷笑道：“这是你们柳大人的军营吧！看来好威风呢！”

伍定远听得“柳大人”三字，霎时心中一震，想起了杨肃观。心道：“我这几日逍遥快活，却怎把杨郎中给忘了？艳婷姑娘如此专情于他，我可要如何是好？”他全身一颤，冷汗竟尔涔涔而下。

艳婷见他脸色陡变，忙道：“伍大爷，你怎么了？”

伍定远急忙回神，干笑道：“没事的。只是想起公事，心里有些烦。咱们这就上山去吧。也好与你师妹碰面会合。”

艳婷欢容道：“太好了，不知这几日师妹怎么样了。”

伍定远暗自叹气，他心里明白，一会儿上了华山，恐怕两人便要分开，日后要再与艳婷见面，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了。

虽说烦恼，但伍定远毕竟捕头出身，饱历风霜，自来性格颇能忍耐，眼看情势如此，便要泪眼汪汪，还不一样莫可奈何？他一摇头，提起缰绳，便即驾车前行。

到得山脚，那山道颇见艰难，已不便行车，伍定远便与艳婷下车步行。此时天候尚寒，地下还有些冰霜，伍定远怕艳婷着凉，侧头望去，只见艳婷身上还穿着貂皮袍子，暖呼呼的，却是那日自己着意为她买的。

伍定远心下安慰，想道：“这女孩日后便是嫁与他人为妻，我也不后悔对她好。”

那日神机洞中两人遭逢大险，生死之际，伍定远为了救出艳婷，竟不惜烂身蚀骨，拼死跃下冥海。回想当日的豪举，只感热血上涌，一时间，满心都是舍命相救时的一片痴情。

艳婷见他咬牙切齿，忍不住有些担忧，当下握住伍定远的手，身子靠了过去，柔声道：“伍大爷怎么了？可是身子不舒坦么？”

伍定远定了定神，他见艳婷握着自己的双手，深怕自己右手毒性太烈，竟尔弄伤了她，忙抽手出来，干笑道：“伍大哥好得很，怎会有什么病痛？没事的。”

艳婷一双妙目满是柔情，轻声道：“伍大爷快别这样说了。人要是病起来，那可比什么都快，这几日天候时暖时寒，你可得小心风寒哪。”

伍定远心下苦笑：“我现下这种体格，连百花仙子的银针也奈何不得，还能得风寒么？”

自出神机洞以来，伍定远非只夜眼锐利、掌毒惊人，行路间还快逾飞马，与妖怪相比，也不过一步之隔。当日中了百花仙子的毒针，尚且浑然无事，若说日后还会头痛发烧，伤风拉稀，反倒成了怪事一件了。

他心中虽然这样想，但嘴里不方便说，免得吓了艳婷。摇了摇头，正想把话头带过，忽听道旁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，笑道：“小女孩儿好生聪明啊！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管你神佛仙道，妖魔鬼怪，一个不小心，都要弄个身败名裂。怎能不小心哪？”

伍定远听这话声颇为尖锐，有些不男不女的味道，连忙转头去看，却见道旁站着一名老人，正蹲在地下捡拾干柴。这老者身形痀偻，蜡黄脸色，约莫七十来岁，除一身粗布外衫，别无棉袄遮蔽，身上衣衫颇为单薄。想来是个贫苦老人，却来山脚捡拾柴火维生。

那老者见伍定远望着他，便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位大爷可是要问路么？怎么一直盯着老头瞧？”

伍定远对人一向周到，一看这老人穷苦，便解了外袍，递给那老者，道：“这位老丈，山上天气寒，你穿上这件袍子吧。”

艳婷看在眼里，心中便想：“伍大爷模样虽然凶，其实心地很好。”

那老者却不来接，只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位大哥与我素未谋面，如何对老头子这般好？”

伍定远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，老丈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便受些照护，也是应该。”说着硬把外袍塞了过去。那老者起身接过，却只捧在手中，不见穿上。

艳婷连忙上前，温言道：“这位老丈，咱们大哥做人最是诚恳，他请你穿上这袍子，那是真心诚意的，你快快穿了吧。”接过袍子，满面温柔，柔声道：“老丈，我服侍你穿衣。”说着将外袍抖开，让那老者穿上，模样温婉亲切，好似媳妇儿一般。

伍定远看在眼里，猛地想起父亲，心下伤感：“要是爹爹还在人世，我媳妇儿能替他披件衣衫，那该有多好。”便这么一想，眼眶竟忍

不住红了。

那老者见伍定远目不转睛，尽是盯着自己与艳婷，便笑道："两个小孩好心肠，这般体贴老人家，对父母定也孝顺。"

伍定远听他说出自己的心事，更是长叹一声，默然不语。

那老者向艳婷打量了几眼，啧啧赞道："好美丽的小姑娘，可对了婆家没有？"

艳婷脸上一红，道："小女子年方十八，未得媒妁之言，师门之命，如何论及婚嫁。"

那老者哦了一声，向伍定远一指，笑道："这条大汉生龙活虎，相貌堂堂，小丫头老实说，你可曾偷偷喜欢人家？"

艳婷啐了一口，双颊羞得火红，急忙转过头去，不再言语了。

伍定远听那老者如此打趣，那是正中要害了。他心里虽然欢喜，脸上可不能稍露心事。他微微一笑，拱手道："这位老丈，咱们有大事要办，没时光与你多说，这就告辞了。"说着拉过艳婷，转身走开。

那老者笑道："别走得这么急啊！咱们再多聊聊嘛！"

伍定远见艳婷满面羞红，模样可人，嘴角忍不住泛起微笑。两人脚下渐渐加快，直往山上行去。

二人延道上山，伍定远见路上别无宾客，也没华山门人出来相迎，看来已经迟到了。便道："看来咱们误了时辰，这当口玉清观大概开始行礼了。咱们得走快些。"说着携了艳婷的手，运起轻功，顺着山道奔上。

走出数里，那艳婷只低头疾走，并不和自己说话。伍定远见她垂首无语，心下有些担忧："看她这模样，似乎有些不开心。莫非方才那老人的话已惹得她不快？"他一时猜想不透，却又想不出什么因头闲扯聊天，只得加快脚步，免生尴尬。

两人运起轻功，约莫半个时辰，已到北峰，伍定远见远处有座道观，上书"玉清"二字，伍定远心下一喜，正要进观，忽见观前空地摆了几顶轿子，大批厂卫好手挤在门口，望之足有数百人之多，正是江充的人马。

艳婷见了锦衣卫到来，自也骇然，颤声道："这些坏人又来了！"

伍定远停下脚步，暗道：“这帮牛鬼蛇神怎地阴魂不散，这当口又来华山做啥？”

伍定远打量半晌，此时己方高手云集华山，灵定、灵真功力深厚，韦子壮、杨肃观足智多谋，便连秦仲海、卢云也都是身怀绝学之辈，如此人多势众，再加自己武功大进，看来只要与众人会合，无论单打独斗，还是群殴凶杀，都是稳操胜卷。他盘算已定，便道：“姑娘莫慌，只要咱们进去此间，与大家碰面了，那就什么也不怕啦！”

艳婷面露忧色，道：“可门口全是锦衣卫的人，咱们要怎么进去？”

伍定远道：“这节倒不必担忧，看伍大哥的。”伍定远自来行事周密，区区绕道入厅这等小事，如何难得倒他？当下拉着艳婷，便从山边小径绕到观后，寻找入厅道路。

走到观后空地，见了一堵高高的围墙，想来翻过墙头，便能进观，伍定远正要飞身跃过，忽听一人笑道：“啊呀！怎么这般巧哪！又遇上你们两位好心人啦！”

伍定远听这声音好熟，连忙转头去看，只见一名老者缓步行来，却是山道边遇上的那名老人。只见他笑容可掬，身上还穿着伍定远的外袍，模样甚是和蔼可亲。

艳婷向那老者一福，笑道：“又见到老先生了。咱们可真有缘啊。”

那老者笑道：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看咱们这么有缘，下辈子定会一块儿搭船渡河啦！”所谓“十年修得同船度，百年修得共枕眠”，听那老人的说话，自是以此打趣了。

他说着说，上下打量伍定远与艳婷，笑道：“你们两人又在这儿干什么？可是要修那共枕眠的良缘啊？”

艳婷大羞过耳，啐道：“老丈你说话好不正经，看我老大耳刮子打你。”说着一顿足，纤腰轻扭，一转身，不再理会那老人了。

那老者见了艳婷的羞态，只是大笑不止，甚为开心。

伍定远心下暗喜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他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丈说话太也无聊。咱们是来此地找人的。”

那老者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来找人啊。这倒也巧了，咱也是来找人的，不如一起进观吧？”

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忍不住微微一凛。先前他见这老者如影随形，已觉不太对劲，待听他说出这话，更感戒备。他目光炯炯，望着那老人，道：“老丈好眼力，怎知我们要进道观？”

那老者笑道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？北峰光秃秃一片，实在没啥好瞧，你俩若不是要进观参拜，还能去哪儿呢？莫非真要去找床睡么？”说着又是哈哈大笑起来。

伍定远沉下脸来，心道：“今日是宁不凡退隐的日子，来宾都是武林中人。看这老人模样古怪，别是江充的手下，我可小心应付了。”他拉了艳婷的手，迳道：“这位老丈，我们眼前有事要办，没时光与你多说，恕不奉陪了。”说着脚下一晃，便要带着艳婷离开。

那老者追了过去，道：“哎呀，大家一起进观，图个热闹，有啥不好呢？快随我走吧！”

伍定远听他高声叫嚷，可别把江充的手下引来了。他哼了一声，回过身来，森然道：“老丈到底有何指教？”说话间吸了一口真气，暗自戒备，伍定远此际功力通神，早非那个武艺低微的捕快，不过稍稍运功，身遭便出一股气流，竟令衣衫微微胀起，右手更是隐隐幻出一阵紫光，看来着实吓人。

那老者见他面色不善，连忙双手摇晃，惊道：“小老弟可别凶霸霸的。我只是来找人的，可没碍着你啊！”这话高声喊出，好似打雷一般，料来锦衣卫众人定会听到。

伍定远听他大喊大叫，定会引人过来，正要怒责，猛听后头有人喊道：“那里有人说话，咱们快过去看看！”伍定远回头去看，只见三五人快步奔来，来人身穿厂卫服色，却是安道京的手下来了。

伍定远嘿地一声，正要发怒，那老者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快快走吧。一会儿给人看到了，非要动手不可。”说着纵身跃起，一举翻上墙头，身法竟是十分灵便。

伍定远见他身怀武功，心下更感戒备，只是后头锦衣卫人众已然奔近，双方若要照面，定有麻烦生出，他叹息一声，搂住了艳婷的纤腰，提气一纵，轻飘飘地飞了起来。

那墙头足足有三人高矮，伍定远手上抱着一人，不过轻轻一跳，身形尚且高过墙头数尺，竟似御风飞行一般。那老者坐在墙上看着，不由得满脸惊叹，脱口赞道："好了得！这般轻功，不愧是天山来的！"

伍定远听他叫破自己的武功来历，霎时心中大震，便要出言喝问，艳婷手快，连忙掩住了他的嘴。那老者却只嘻嘻一笑，自行翻下墙头。

伍定远听那老者喊破自己的来历，如何不来逼问明白？他半空放脱艳婷，一个纵跃，已然拦在那老者身前，沉声道："老丈刚才说什么来着？"他声音虽低，语气却是十分严厉。

那老者神色茫然，摇头道："你干什么？咱什么都没说啊？"竟是一口否认。

伍定远见他赖皮，霎时高举右掌，脸上满布怒火，道："你莫要戏耍我，你当我是好欺侮的么？"

艳婷怕他出手伤人，急忙拉住了，劝道："这老丈不过多说了几句话，没什么恶意的，伍大爷可别为难他。"

伍定远情知对方绝非平常人，自己若不查个明白，定有后患。当下不去理会艳婷，冷冷地道："老丈说明白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何知道我的来历？"说话间，满面都是杀气，只要那老者一个回答不慎，便有一场好打。

那老者搔了搔头，皱眉道："好啦，你定要问，这就告诉你吧。咱姓刘，是个孤苦无依的老头儿，这样够了么？"

伍定远嘿地冷笑，道："老丈如此敷衍于我，当我是三岁小孩儿么？"

那老者苦着脸道："那你又要如何？想看我家的族谱么？可我放在家里，没给带出来啊！"

艳婷听了这话，忍不住噗嗤一声，笑了出来。伍定远则是面色铁青，一时心念急转，却想不出哪位武林人物姓刘，却又长得这般形貌。

他正自猜疑，忽见大批火枪手往观内涌进，伍定远心下一凛，不知江充是否已与杨肃观等人打了起来。伍定远心悬同伴，顾不得那老

头儿，脚下一点，便朝道观奔去。

那老者笑道："看到江充的人马，你的劲儿就来啦！"

伍定远又是一惊，停步道："你也知道江充！"

那老者笑道："这江贼何等奸恶，天下有谁不识得他？"他口中说话，脚下却甚迅捷，霎时便已奔出数丈。

伍定远随那老者奔出，心下却是暗暗惊惧，寻思道："这老者到底是什么来头，怎么像是样样都知道，却又说是姓刘，到底这人是何方神圣？"他潜心思索，竟尔忘了拉住艳婷，回头一看，却见艳婷亦步亦趋的跟着自己，脚下丝毫不见慢了。

伍定远曾在天山见识过艳婷的轻功，此时看她身法轻盈，自不感讶异，便只含笑点头，艳婷见伍定远目中隐隐有着赞许之意，便也报以一笑。

不旋踵，三人已至道观后门，便各自跃上屋檐，从屋瓦悄声穿过。这三人都是轻功高明之辈，一路走去，未曾发出半点声响。行到一处檐角，却见那老者飞身下去，身影一闪，便已不见，想来下头定有入口。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知道这老者定与玉清观有些渊源，否则岂能如此熟悉地形？他不再多想，当下拉着艳婷，便学那老者下窜。两人身形飞下，果见眼前有处窗格，长宽尺许，当容身子穿过，便一前一后钻了进去。

甫进观内，二人方在屋梁站稳，猛见下头满是黑压压的人头，望之足有千人之数，忍不住都是一惊，转看那老者，却已不见踪影。艳婷低声道："怎么办？咱们要跳下去么？"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尚未打定主意，忽见一座匾额后探出手来，向两人轻挥数下，原来这老者隐身匾后，这才把身形藏得半点不露。

伍定远见那匾额十尺来长，上书"剑舞飞扬"四字，心下一喜："这匾额如此巨大，倒是个藏身所在。"当即带着艳婷，便也躲了进去。

二人躲入匾额，缩在那老者身旁，伍定远见那老者笑吟吟的，心里只有无数话想问，正要开口，忽听一个声音喝道："阁下只敢欺侮身无武功之人么？究竟敢不敢与我较量？"

伍定远听这声音好熟，忙探头去看，只见卓凌昭手按剑柄，盯着厅心一名高大男子。伍定远见卓凌昭模样甚是气脑，不由得暗暗诧异，心道："这贼子无往不利，一向嚣张狂妄，怎会气成这模样？"

伍定远心下好奇，不知厅心那人是何方神圣，只想去看他的面貌，但他背对着自己，一时却看不到五官。

此时场内宾客不分老少贵贱，都在盯着那高大男子猛瞧。只见卓凌昭背后躲着一人，这人身穿蟒袍，面色铁青，正是江充。场边另有大批高手包围，数百火枪手举枪在肩，众人神态专注，都是如临大敌。

便在此时，那人忽然转过头来，却是朝匾额看来。伍定远见那人察觉自己，忍不住轻轻咦了一声，心道："原来是他到了，无怪这般势头。"

那人面貌苍老，却又一脸执拗，正是昔年有过一面之缘的方子敬。

那老者笑了笑，伸肘朝伍定远身上碰了碰，笑道："不愧是剑王，三两下就察觉咱们来啦。"

当年白龙山匆匆拜见，之后自己便流落江湖，远赴他乡，中间不知发生了多少事情，现下自己非但成了京城的制使，还练成一身奇妙武功，伍定远想起昔年往事，不由得百感交集，竟是叹了口气。

梁上伍定远叹息不休，梁下卓凌昭却在连番搦战。只听他喝道："方子敬！你身为剑术高手，江大人身无武功，你为何屡次出言威吓？放着卓某在这儿，过来比个高低吧！"

伍定远听卓凌昭出言挑战，心下一凛，急忙凝神去看。

那方子敬却无意动手，只笑了笑，道："谁威吓他了？我只是想请他吃个芋头而已。"说着又摸出一个芋头，直朝江充扔去。江充吓了一大跳，便往罗摩什背后一缩。那芋头登时打中罗摩什的光头，落到了地下。

方子敬皱眉道："这芋头栽种不易，可别糟蹋了。"说着便要上前捡拾。罗摩什大惊之下，急急把芋头捡了起来，跟着往安道京嘴里一塞，安道京怕方子敬生气，也不敢吐出，连皮吞落，三两口就吃完了。

方子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吃么？”安道京满口食物，只有胡乱挥手，面色却是惨白，想来难吃得紧。

卓凌昭见他兀自戏耍旁人，登时怒火攻心，喝道：“你老是顾左右而言他，莫非是怕了卓某？”

方子敬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跟着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就算我怕好了。剑神武功天下第一，人品天下第屁，老夫自当甘拜下风。”说着拱手回座，竟把卓凌昭僵在当场，直是气炸了胸膛。满听宾客听了嘲讽，想起卓凌昭平日的为人处世，不由得都是面露微笑。

方子敬威风八面，三两下便整得一帮奸贼灰头土脸，登让艳婷目瞪口呆，问道：“这老先生是谁，怎地这么神气？”

那老者笑道：“小妮子记好了。这人叫做方子敬，外号‘九州剑王’，二十年前，江湖上属他武功最高，曾经风光好些年。江充这小子若想招惹他，那是自讨苦吃了。”

伍定远心下也是暗自赞叹，想道：“这才是真英雄、真豪杰的气派，盼我日后能有方大侠的一半气势。”

卓凌昭性格高傲，听那方子敬当众出言嘲笑，如何不气得七窍生烟？只见他双目生光，当场便要出手杀人，忽见人群中穿出一人，急急挡在卓凌昭身前，却是昆仑山第二把交椅，“剑寒”金凌霜。他在卓凌昭耳边低声说话，似在劝说什么。

二人说话声音微乎其微，场中无人听闻，伍定远仗着“披罗紫气”的威力，耳力超越常人千百倍，却是无所不能听。心道：“看这两人的模样，定有什么阴谋，我可不能放过。”神功运出，登将二人说话听去，只听他们对答又急又快，但反覆来去，却脱不了四个字，正是那“武林盟主”！

伍定远面色惨白，正自惊疑不定，只见卓凌昭压下满腔怒火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森然道：“只要方先生不来招惹咱们朝廷要员，念在他是前辈的份上，我也不勉强他动手。”

众人多知卓凌昭性格好胜，听他说话退让，不由暗暗讶异。只是卓凌昭开口让步，那方子敬却不感激，只见他早已坐回席上，这当口却是打起盹来了。

卓凌昭不愿再去招惹方子敬，他转向宁不凡，冷冷地道：“宁掌门，我这里有个不情之请，此事与天下武林同道的身家性命有关，还望你成全。”

众人听他口称天下同道，更感惊奇，这剑神凶狠残暴，凉薄自私，什么时候会以天下人为念？想他如此说话，必有什么计谋，一时都留上了神。

宁不凡知道卓凌昭行事狠辣，为了日后门人安危，如何敢无端得罪？听他有事开口，忙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卓掌门有何指示，不凡自当追随，还请说吧。”

卓凌昭转看厅上众宾客，目中生出光芒，沉声道：“诸位高贤，难得群英聚集华山，本座想趁这个难逢良机，立个武林盟主出来。”

“武林盟主”四字一出，厅上登时哗然，所谓“武林盟主”，便是天下群雄之首，一得推举，言出法随，无人能有异议。众宾客心惊之余，纷纷朝昆仑门人看去，只见屠凌心模样凶狠，钱凌异得意洋洋，倘若武林盟主真落入这群奸贼手中，以这帮人的残酷，江湖哪有宁日？厅内杨肃观、韦子壮，厅外秦仲海、卢云，一时无不肃然。只有伍定远先一步听到此事，自是不感诧异。

宁不凡大惊失色，颤声道：“你要立武林盟主？”

卓凌昭凛然道：“正是！”说着缓缓回首，朝江充看了一眼，两人眼神相对，嘴角都泛起了狞笑。

第七卷 天下第一 第七章 制霸天下

伍定远躲在梁上，把场内情势看的一清二楚，一看这两人的神态，心中立感不妙：“看这帮奸徒的模样，定有什么阴谋。无论如何，定得想个法子阻止他们。”

此刻华山之上，江充手下人多势众，那剑神武功又强，连方子敬号称“剑王”，也不愿与这帮人相斗，卓凌昭提出武林盟主之议，定是志在必得。伍定远虽知自己武功大进，但他过去不过是个小小捕快，若要他在这等千人大会上贸然出头，还是不免有些担忧害怕。

卓凌昭目光炯炯，凝视着宁不凡，微笑道：“宁掌门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可赞同本座这个提议？”

宁不凡身为华山首脑，自知其中厉害，正要出言反对，猛听江充咳了一声，宁不凡话到了嘴边，大惊之下，猛地又缩了回去。嚅嗫地道：“在下待退之身，如何敢有什么看法？”

卓凌昭冷笑道：“阁下号称天下第一，岂能没个主意，还是交代一声吧？”

宁不凡撇眼看去，只见江充目光凶残，正对着自己冷笑不休，他咳了一声，忙朝诸大掌门拱了拱手，陪笑道：“难得各大掌门群聚华山，大家怎么说，不凡就怎么做了。”

宁不凡把烫手山芋扔了出来，诸大掌门立时面上变色，众掌门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情知若不能拦阻卓凌昭的提议，等武林落入他们的毒掌中，日后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自己门户定然要糟。

只听一声长啸，一名道士越众而出，正是武当山的元易。他满心正义，立时发难，朗声道：“中原武林本已纷乱不休，为了一个天下第一的虚衔，不知有多少人打得你死我活。眼下若再设个什么盟主，那不是自找麻烦么？我元易代表武当掌教真人，第一个反对。还请阁下收回此议。”

武当这些年势力虽然不再，但仍是江湖中人仰望的大派，此时元易出言反对，卓凌昭要不正面干上，要不收回提议，已无转圜余地。众掌门都是暗自叫好。

元易武功不弱，太极拳剑堪称双绝，师弟韦子壮又在柳昂天手下办事，卓凌昭若要对付武当一派，软硬两手都不见得有用。他正自思量对策，忽听一人重重叹息，道：“可惜啊可惜，元易师兄武功虽高，但格局太小，目光短浅。想来真让人惋惜啊。”这话纯是为卓凌昭解围之用，众人往说话之人看去，只见那人坐在掌门人席上，却是峨眉金顶的掌门严松。

杨肃观心下一凛：“峨眉地处边陲，向来与世无争，什么时候与卓凌昭勾结上了？”待见严松与江充眉来眼去，杨肃观登时了然，想来此人定是受人指使，否则以卓凌昭的狂冷傲面，这严松贵为一派掌门，又何必为卓凌昭作嫁？

元易看了严松一眼，淡淡地道：“贫道这几年行走江湖，眼见武林人物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一下子抢夺秘笈，一下子争夺地盘，腥风血

雨，纷乱异常，此时咱们不急着正本清源，反而再立一个惹争的武林盟主，这不是本末倒置么？却不知贫道这番看法，可有什么不对？”

严松听他词锋锐利，倒也不慌，只微笑道：“非是我说嘴，元易道兄真是大大错了。江湖之所以会这般纷乱争执，正是少了一位武林至尊前来指挥，倘有一位平息干戈的龙头，凡事秉公处置，替群雄排难解纷，武林还有什么好争的？”

众宾客听他如此一说，都觉有理，立时有人大声附和，昆仑众人更是喜形于色。

元易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严师兄说的也没错。只是贫道想要请问一事，倘若武林至尊自己便是祸乱源头，杀人放火，无所不为，这样的人要如何替咱们排难解纷，平息干戈？此事还想请教严师兄。”

杨肃观等人都知他这话是冲着卓凌昭而来，心下都是暗自叫好。

卓凌昭如何不知他在讽刺自己，他冷笑一声，正要出言反讽，却听严松咳了几声，道：“元易道长这是什么话？在座几位掌门出身正道，无一不是清白人物，哪来的杀人放火，无所不为？照在下看，一个人只要不曾聚众上山，造反作乱，便有资格来争这个武林盟主。不知道长以为如何啊？”

元易本来理直气壮，一听“聚众上山，造反作乱”这八字，登时面如死灰。杨肃观看在眼里，颇感奇怪，正要去问韦子壮，却见他低下头去，眼中竟是噙着泪光。

杨肃观心下一凛，想道：“看韦护卫的模样，难道武当山与朝廷有过恩怨？”

元易听了严松的一番话，好似泄气皮球，他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“反正只要忠于朝廷，就算好人，那就随你们去吧。”

这几句话隐隐有着讽刺之意，只说得满堂宾客暗自起疑，一众朝廷命官皱起眉头。

杨肃观心下暗惊，脑中急急推想，料来武当这几年销声匿迹，定与严松说的那几句话脱不了关系。

严松见元易退了回去，便自一笑，向卓凌昭道：“难得元易道长别无异议，宁掌门又愿追随各位掌门的脚步，这就请卓师兄主持局面，好来推举武林盟主吧。”

卓凌昭见他三言两语便打发了元易，心下也是暗自佩服：“这严松嘴巴厉害，日后倒是个帮手。”他看向众人，微笑道：“既然元易道长不表反对，这就请其他几位掌门说话。”

此刻天下武林门派中，以河南少林、湖北武当、西域昆仑、陕西华山四派最大，另有四派较小，分别是峨眉、九华、以及崆峒、点苍等几个门派。卓凌昭有意一举压倒群雄，便从八派中最弱的点苍问起，只听他冷冷道：“咱们要立武林盟主，敢问海川道兄意下如何？”

那点苍掌门名叫海川子，乃是点苍七雄之一，这人庸庸懦懦，无所作为，门下师兄弟多半看他不起，当此要紧关头，如何敢擅自出头？只干笑两声，道：“大家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不必问我了。”这点苍山虽然称霸云贵，但门下并无绝世高手，要与中原各大派相比，自是有所不如，便有意来个明哲保身。

卓凌昭哼了一声，森然道：“海川道长究竟赞成反对，须得有个主意。”

海川子面色铁青，朝几门师兄弟望了几眼，嚅嗫地道：“我……我就算赞成好了。”

点苍门人见他无端屈服在卓凌昭的淫威之下，不禁面有怒色，但此刻宾客云集，虽有不悦之情，却也不便当众发作，只能闷哼几声，以示不满。

卓凌昭哈哈一笑，甚是满意，便问崆峒掌门邢长老，道：“邢老师怎么说？”

崆峒山位居中原，向与河北祝家庄、岭南赵家庄等几个武林世家交好，算来势力不小，掌门邢玄宝岁数甚老，过去曾奉朝廷之命，随军围剿过反贼怒苍山，江湖中人无不尊他一声老师，说来资望颇为可观，若要与卓凌昭破脸，未必份量不够。

邢玄宝嘿嘿一笑，正想开口，忽见江充眉头紧锁，一言不发，只凝目望着自己。邢玄宝想起不少弟子投身军旅，自己别要一个失言，替他们招惹了麻烦，忍不住又支支吾吾起来。

卓凌昭颇见不耐，道：“邢老师到底想要如何，爽爽快快的说了吧？”

邢玄宝张口结舌，被卓凌昭一瞪，只惊得全身发软。他面色惨白，摇了摇手，卓凌昭森然道："邢老师摇手示意，可是不赞同立这武林盟主么？"

邢玄宝大惊，忙道："我赞同。"可双手还是胡乱摇摆，看来是个东摇西摆的骑墙派。

卓凌昭点了点头，道："既然邢老师这般份量，也赞成在下的拙见，想来在座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不会不给咱们一个面子。"他冷冷一笑，道："那我们便来问下一位，九华山的青衣掌门，你怎么说？"

话声甫毕，千人目光便向青衣秀士望来，娟儿本来站在师父背后，心下一惊，急忙缩到椅子背后了。那青衣秀士自是丝毫不惊，只缓缓起身离座。

那艳婷躲在梁上，乍见师父，心下大喜，几乎要脱口叫唤，伍定远连忙掩住了她的嘴，低声道："现下不急着相认，一会儿情势稍定，咱们再见不迟。"艳婷没有回话，她双目凝视师父，只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伍定远见她望着师父的目光满是仰慕眷恋，他心下羡慕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心道："我今生要给她看上这么一眼，便死也无憾了。"

青衣秀士缓缓下场，迳向众人拱了拱手。众宾客都知九华山掌门乃是不世出的奇人，自他上山求道之后，九华山财富堆积如山，门人武功大进，从第三流的小门派一举跃成武林中的大门户，此时他有话要说，众宾客自是鸦雀无声，只听他开口说话。

卓凌昭冷冷地道："素闻青衣掌门足智多谋，此番咱们推举盟主，掌门定能知所厉害，为天下苍生谋福。这就请说吧。"口气冰冷，话中的威吓之意甚是明显。

青衣秀士淡淡一笑，道："卓掌门不必多问了。这事我反对。"

众人听他口出反对之言，忍不住惊呼出声。此时势力大如华山、武当，都无人敢与卓凌昭为敌，没想到九华山一个小门派却有这个胆识，一时都是又惊又佩。

卓凌昭也不惊惶，冷然道："阁下为何反对？"

青衣秀士道："武林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方今天下武林，有少林、武当等大派主持局面，已然足够，又何必再立什么盟主？请诸位

想了，日后若是几个大门派相互争斗，咱们即便有了盟主，又能奈何？难道盟主还真能上到嵩山，前去捉拿方丈么？照我看来，武林盟主有名无实，徒令大门派假借因头，前来兼并弱小，丝毫无助天下安宁，是以敝派绝不赞成此事。”

青衣秀士三言两语便道破其中机关，场中绝大多数宾客都出身地方，所属多是孤门小派，穷帮弱会，想起日后处境堪虞，无不暗暗点头。

卓凌昭冷笑一声，不再理会青衣秀士，迳自转问峨眉掌门：“严先生平生最是重义，为了武林的安危，您定是赞成了。”

严松先前为卓凌昭说话，此时自是点头大笑，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快开始推举盟主吧。”

卓凌昭皱眉道：“可是九华青衣掌门出言反对，咱们怎好置之不理？”

严松摇头道：“青衣掌门平素带着面具，说起话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咱们要干大事，总不能为了区区三五人，便无端放弃武林盟主这等大计吧？还请卓掌门以天下为重，快快倡议盟主之位吧！”

众宾客心下暗叹：“这严松平日道貌岸然，想不到这么无耻。”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忽听一个声音讪讪笑道：“咱们还倡议什么？卓掌门号称‘剑神’，武功盖世，才德兼备，放着这般天地无双、万年罕见的人物在前，咱们何不先立他为盟主，再来盖个‘剑神庙’，好好拜上一拜。大家以为如何呢？”

众人听这声音懒洋洋的，满是讥讽之意，纷纷回头看去，却见说话那人呵欠连连，两眼半睁半闭，正是方子敬。

卓凌昭满脑权位名声，竟没听出方子敬话中的嘲讽。他听了称颂，心下狂喜，微笑道：“在下自号剑神，纯是几位朋友的玩笑之言，岂能当真？方大侠要为我立庙受祀，那可真折煞在下了。”他心里高兴，竟改口称呼方子敬为大侠，好似忘了先前这人给他的讥嘲。众人忍俊不经，都在暗自偷笑。

卓凌昭又谦逊了几句，道：“八派之中，七派赞成提议，仅一派反对，但咱们以苍生为重，只有请青衣道长委屈则个，这便开始立盟主吧。”

严松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正该如此。还请卓掌门主持大局，咱们要比试还是推举，这便拿个主意吧。”

这两人一搭一唱，便要开始筹划，便在此时，猛听一声佛号，只震得满场宾客耳中嗡嗡作响。一人森然道：“卓掌门，放着嵩山少林在此，你如何置之不理？”

众人不必去看，也知那说话之人正是少林罗汉堂首座，灵定大师。

卓凌昭哦了一声，歉然一笑，道：“真是过意不去，我倒忘了武林间还有少林寺，不知大师有何高见？”少林乃是天下第一门派，卓凌昭怎可能忘掉不提？定是刻意侮弄了。

灵定抑制怒气，沉声道：“盟主一案事前未曾知会我寺方丈，太也仓促。此事老衲不能答应，留待日后再议。”眼看卓凌昭如此无礼，灵定也不想与之多说，迳对宁不凡合十道：“老衲此来华山，只为宁掌门退隐一事而来。请掌门不必理会这些杂事，这就开始封剑大典吧。”

宁不凡松了口气，当下连连称是，便要从圆盘中取出长剑。卓凌昭哼了一声，抢了上来，将他一把拦住，冷冷地道：“灵定大师，我知道你对卓某有些成见，但我此番提议，乃是为天下苍生着想，你可别因私怨而坏公义。”

江充听了这话，也是轻轻咳嗽，料来是为卓凌昭撑腰之用。

厅上宾客心下了然，卓凌昭与江充一伙人勾结，少林若要与昆仑对上，不免招惹了这位大奸臣。果然灵定听得江充连连咳嗽，想起这奸臣的手段，不禁面色微变，不知该要如何回话。

猛听一声轻啸，众人眼前一亮，一名贵公子越众而出，只听他道：“卓掌门，贵我两派之间，虽有些私务待了，但我少林弟子侠义为先，什么时候忘了武林正义？阁下不必借题发挥。”此人面如冠玉，模样潇洒，正是“风流司郎中”来了。

杨肃观面向琼武川、江充，躬身拱手道：“兵部职方司郎中杨肃观，见过两位大人。”

江充见柳门大将现身，只感头疼，当下冷笑几声，不多理睬，琼武川却呵呵大笑，道：“杨郎中不在京里办事，却跑到华山做啥啊？可是替你家侯爷采灵芝来着？”

这杨肃观乃是朝廷五品要员，征北都督第一爱将，又是内阁大学士之子，江充势力再大，对他也毫无作用，看来少林寺有朝廷大臣撑腰，根本不必怕昆仑这一干人。

杨肃观行礼已毕，转头看向卓凌昭，微笑道："卓掌门，神鬼亭一别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"

卓凌昭冷笑道："少林寺不是由灵定大师做决定么？什么时候轮到杨郎中说话了？"他知道杨肃观口若悬河，比灵定更难对付，便有意挑拨离间，让杨肃观自行退开。

灵定素知杨肃观之能，见他上来解围，那是求之不得了，他口宣佛号，道："老衲与杨师弟一体同心，谁来说话，并无不同之处。"

卓凌昭笑了笑，道："可怜啊可怜，咱们灵定大师空有一身道行，在寺里却毫无地位，说话份量还比不上一个年轻人。"

这话纯在激将，灵定如何听不出来，他脸上黄气一闪，登时沉下脸去。一旁灵真也是大怒不已，但此刻不论如何说话，都等于打了自己人一耳光，反给敌人得利。一时气喘吁吁，却也无法可施。

杨肃观听了挑拨，却是丝毫不慌。只听他淡淡一笑，道："卓掌门身居一派之长，见识怎地庸俗若此？我灵定师兄生具佛法，性格谦冲，自来提拔后进，从不曾计较什么地位排名。可惜卓掌门却以小人之见，度量我灵定师兄的君子之腹。如此狭窄浅薄，岂不侮辱了'剑神'美名？"

卓凌昭给他讥嘲一顿，只气得脸色惨白，但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，一时竟哑口无言。一旁昆仑门人暴喝道："放你妈的屁！你才狭窄浅薄！"这些话粗俗无聊，不说还好，一旦出口，更显得卓凌昭的词穷。众宾客见杨肃观口才如此了得，心下都感佩服。

秦仲海看在眼里，登时对卢云咧嘴一笑，道："咱们杨郎中最会耍嘴皮子，卓凌昭号称'剑神'，却要找咱们'屁神'斗口，那可是自找死路了。"

卢云微微一笑，心道："杨郎中口才便给，庙堂之上，定是舌灿莲花，今日可要好好见识一番。"

梁下秦卢二人旁观好戏，这厢伍定远躲在梁上，自也关心场内情势，耳听杨肃观三言两话便逼得卓凌昭封口，心下不由暗暗叫好。

正痛快间，忽听身旁传来一声轻叹，那声音满是心酸，彷佛有无尽哀怨。伍定远急忙转头去看，却见艳婷满脸红晕，紧泯下唇，一双妙目却在凝视望着杨肃观。看她眼中泪光闪动，睫毛一眨眨的，满是相思爱慕，好似要她为杨肃观去死，也是心甘情愿。

伍定远心下一凉，好似被泼了一身冷水："这孩子看我时，从不曾有这等神气，这……怎么分开越久，这女孩儿反倒更加爱慕杨郎中？难道……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相思之苦么？"

看艳婷的神情，已是情根深种，若要她忘掉杨肃观，那是万万不能了。伍定远轻叹一声，心知自己这番深情已然付诸流水，心下一酸，脸上便现出十分落寞的神情。

艳婷听了伍定远的叹息，便望向他来，待见了他神色悲苦，不由得微微一怔，她面露关怀之色，柔声便问："伍大爷，你怎么了？"说话间，身子靠了过来，柔软的胸脯碰到了伍定远的臂膀，二人身子如此亲昵，她却浑然不觉，一双大眼只凝视着伍定远。

伍定远见艳婷对自己毫不避嫌，但望着自己的目光中，只见小女孩儿的恭谨敬畏，好似把他当成自家长辈，便如她师叔一般。伍定远摇了摇头，心下更添烦闷，他把身子一侧，避开艳婷温软的娇躯，轻声道："杨郎中在说话，咱们专心去听，可别错过了。"

艳婷听了这话，登时用力点头，忙去探看杨肃观的动静。伍定远看在眼里，心下苦笑："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你什么事不好干，怎么来爱个小姑娘家？你往日多么精明能干，你啊你，可别害苦自己了。"想着想，竟又叹了一声。

那老者本来一言不发，听了伍定远的叹息，忽然凑了过来，笑道："小子，忘了自个儿是真龙啦？"说着拍了拍伍定远的肩头，好似在激励他一般。

伍定远先是一愣，跟着脸上一红，当下急忙收摄心神，不敢再胡思乱想了。

梁上意乱情迷，梁下却是硝烟弥漫。过了半晌，卓凌昭咳了一声，道："无论少林是谁拿主意，今日天下气数，全在嵩山门人的一念之间。却不知杨郎中属意如何？"众宾客心下一凛，都要看杨肃观如何回话。

却见杨肃观双手一摊，笑道：“卓掌门，此事你问我，我却还想问你呢。”

卓凌昭听他推托，登时面露怒色，道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杨肃观笑道：“卓掌门口口声声要立盟主，却不知这盟主究竟执掌如何？权柄如何？在下虽想答应提议，可你没把执掌权柄说个明白，却要我如何拿捏？我看卓掌门武功虽高，做事却如此粗疏，唉……可真叫我为难了。”

卓凌昭狂怒攻心，森然道：“你说我行事粗疏，那照你之见，却该如何！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武林盟主的权柄何其重大，岂能三言两语定断？依在下之见，须得先拟定一本‘武林盟主权掌建制律典’，分通则、执掌、任免、刑赏等四章，草拟条文之后，再由诸派耆宿一一审阅。待各门各派一致同意，咱们便能召集天下群雄，将之定案了。”

杨肃观为官多年，平日公文往返，尽在推诿卸责，若要拿官场那套对付卓凌昭，那真是杀鸡用了牛刀了。

众宾客听得繁文缛节，无不毛骨悚然，一人问道：“此事须得多久？”

杨肃观微笑道：“草拟条文，在下可以代劳，所需约莫一年。条文订定之后，公文往返各派之间，又须一年。待八派掌门每人各以一年细细眉批，尚须八年。料来十年之后，便能召开大会了。只是各派掌门若有意见不合，尚须召集调解，那时间就抓不定了。”

众人听说十年后方能再开大会，无不脸上变色，柳门中人却哈哈大笑，纷纷鼓起掌来。

卓凌昭知道杨肃观有心推诿，霎时大怒欲狂，但众目睽睽，总不能一剑把他杀了，只气得他脸色惨澹，喘息不止。昆仑门人见掌门气愤，如何忍耐？钱凌异已是大声咆哮，喝道：“黄口孺子也敢大发议论，快快给我滚了！”

杨肃观听得昆仑门人叫嚣，登时摇头叹息：“卓掌门，你门人要我少林退下山去，你怎么说？难道真要我少林门人退出武林么？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，阁下武功虽高，但门人言行不能服众，你便做了武林盟主，也是枉然。”

众人听他言语不带一个脏字，却把昆仑门下说得满脸通红，心下无不暗暗佩服。

灵真大笑道："说得好！剑神武功天下第一，人品天下第屁！"这话却是方子敬用来嘲讽卓凌昭的，便给灵真拿来借用一番。

钱凌异狂怒攻心，骂道："死贼秃，你少放几个屁！没人当你是哑巴！"

灵真回嘴道："放你妈的屁！你这猪狗不如之辈，也敢在这鸣叫！"

两人稀哩哗啦，当场对骂起来，钱凌异满口市井俚语不稀奇，那灵真贵为四大金刚之一，居然说起粗口也是如此顺溜，众宾客不识得他的，都感惊诧万分。

却听一个娇媚的声音道："快别吵了，杨郎中话还没说完，你们吵什么嘴哪？"钱凌异听这声音温柔无比，直是荡气回肠，忍不住心下一荡，忙往声音来处看去。

只见一名美貌女子妖妖娆娆地站在厅旁，却是那妖淫无耻的胡媚儿，她满心爱慕眷恋，只盯着杨肃观猛瞧。那艳婷躲在梁上，一见胡媚儿对杨肃观满脸情意，新仇旧恨全都涌了上来，想起师叔惨死，不由得恨恨地道："又是这无耻女人。"

伍定远见她满脸痛恨，心中便想："我可想个法子帮帮她，让她杀了胡媚儿报仇。"

胡媚儿见杨肃观看着自己，登时娇声道："杨郎中，咱们好久不见。奴家好想你哪！"

众人都知胡媚儿乃是江充这方人马，听她如此说话，无不暗自惊奇。那江充却不见喜怒哀愁，料来胡媚儿天生荡性，爱谁要谁，连他也管不住。

严松见杨肃观口才厉害，打得卓凌昭毫无招架之力，此时便来解围。他看胡媚儿与杨肃观有些暧昧，登时抓住话柄，叹道："看不出杨郎中年纪轻轻，却是交游满天下，更与咱们'百花仙子'如此交好，唉……真是难得啊！"这话甚是阴毒，一举将两人编排上了，果见满场宾客议论纷纷，那百花仙子却开心得很，笑吟吟地瞧着杨肃观，姿容妩媚，神态娇憨。

胡媚儿媚眼抛向杨肃观，柳门四人看在眼里，表情各异，伍定远眉头深皱，秦仲海笑骂不休，卢云则是茫然张嘴，一脸讶异。那杨肃观却是个情场老手，只咳了一声，便自宁定。

卓凌昭森然道："杨郎中，你别来那套官场文章，江湖中人一诺千金，言出必行，你究竟赞不赞成立下盟主一职，这就快快说吧。"

杨肃观笑道："既然卓掌门定然要问，在下就不能不答了。"他转头看着青衣秀士，叹道："方才听了几位前辈高人的说话，有的赞同盟主一职，有的却又反对。在下细细思量，只觉两方意见都是言之成理。只是在下若要赞同青衣掌门，不免得罪同道，可若要同意其他几位掌门所言，不免又伤了青衣掌门的心。唉……可真难为啊！"

卓凌昭面上青气一闪，道："杨郎中说话意思好生难懂，你左摇右摆，到底愿不愿立下盟主一职？"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"卓掌门不必心急。适才在下言道，这盟主立是不立，端看盟主执掌而定。只要卓掌门答应在下所请，一切自都好谈。"

卓凌昭想起杨肃观精擅推托，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"你又想草拟什么通则么？"

杨肃观微笑道："那倒不必，只要卓掌门答应一事，一切都好谈。"

卓凌昭怕极此人的种种怪招，当下咳了一声，道："只要你不来那套官场文章，没什么不能答应的。"

杨肃观收起笑脸，点头道："卓掌门快人快语，在下先谢过了。"他气沉丹田，朗声道："只要卓掌门立誓，日后立定盟主，不论此人是谁，你都愿追随号令，使之行赏管罚，令出如山，如此肃观必然第一个赞同。只不知掌门意下如何？"

听他言下之意，竟是要立个亟具实权的武林盟主，厅上宾客没料到他会如此说话，一时都是哗然出声。卓凌昭更是为之愕然，本想杨肃观定会反对设立盟主一职，哪知他非但开口同意，尚且要扩张盟主权柄，倒是意料之外了。

诸大掌门讶异之余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各自面色凝重，都在推算其中利害。

灵定也没想到杨肃观竟会出言赞成，诧异之下，忙对他急使眼色，杨肃观却自做不知，只望着卓凌昭，等他过来回话。

卓凌昭向来自负，杨肃观就算别有居心，他也不放在眼里，他微微一笑，道："难得杨郎中如此明理，本座先谢过了。既然少林别无反对之意，咱们这就开始推举盟主吧。"

他向宁不凡一笑，道："劳烦阁下稍待片刻，待盟主立定之后，再行退隐不迟。"

宁不凡唯唯诺诺，连连称是，连头也抬不起来了。

这厢卢云也感纳闷，忙秦仲海："杨郎中到底打什么主意？怎像为卓凌昭说话一般？"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"杨郎中语不惊人死不休，平生专门行险，只盼他别砸了手才好。"

秦仲海心下了然，以今日与会群雄来看，有能耐争这武林盟主宝座的，除开自己的师父九州剑王以外，不过是灵定、卓凌昭、宁不凡这几人。眼下宁不凡有意退隐，他师父又早已看破虚名，不问世事，说来便只有灵定与卓凌昭二人有心相争，只要灵定打败了"剑神"，那嵩山少林便要重归武林盟主的宝座。杨肃观看似满腔热血，其实全是替师门打算。

卢云听了情由，暗自心惊，想道："杨郎中此计恁也险了，卓凌昭武功了得，灵定大师岂敢自称必胜？一会儿少林寺若要败下阵来，武林难不成要沦入虎口？"

只是他见过杨肃观办事，知道这人一向谋定而后动，看他自信满满的模样，料来别有计谋，绝不会白白为卓凌昭作嫁。

众人交头接耳间，点苍派中走出一人，这人身穿道袍，模样清健，群雄认得是点苍七雄中的玉川子。只听他道："大家说了这么多，虽然挺有道理，但现下这许多人在场，不知要如何推举武林盟主？难不成来个抽签中式么？"

卓凌昭冷笑道："既是武林盟主，武功自须服众，咱们不妨出手比试。"

此言一出，厅上众人都是大为兴奋，一时纷纷叫道："比武夺帅！比武夺帅！"

元易听了众人的呐喊，不禁一叹，道：“若真要比武较量，在场宾客多达千人，只怕要杀伤大半，这可怎么得了？”

邢玄宝道：“元易师兄所虑甚是，为免杀伤太多，各派推举一人出来比试好了。”

灵定虽不愿设立盟主，但火烧眉毛，也没法子可想了。只听他合十长叹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众位如何比试并不重要，要紧的是不能杀生。”

众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议论不休，各有所见。忽听宁不凡叹道：“武林盟主，天下第一，诸位不知这些虚名何等沉重，在下奉劝一句，还是忘了这些劳什子的好。”

厅上有野心的听了这话，无不暗自冷笑。心道：“这宁不凡好小的心眼，他自己想要退隐，便不容旁人来当武林第一人。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。”

眼看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都想不出一个妥切的法子比试，忽听一人道：“既然嵩山少林也不反对设立盟主，当前七派共议，我九华山自当追附骥尾，为天下谋福。”

众人转头看去，说话之人带着人皮面具，却是九华山掌门青衣秀士。卓凌昭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青衣掌门果然聪明。”

青衣秀士不去理睬，迳自道：“武林盟主日后既要指挥群雄，比试时便不能杀伤太多，免生怨怼。在下不才，这里提个办法出来，一来可以少伤人命，二来也能省下比试时光。”先前他大力反对设立盟主，但既然木已成舟，只得顺势而为，尽力减少杀伤。众人知道青衣秀士聪明绝顶，便都安静无声，只等他来吩咐。

青衣秀士道：“据我估算，在场门派约有八派十七门，其余帮会也有三十余个，即便各门派帮会单推一人出来比试，那也要斗上数十场，方能一决雌雄。那可会大费周章，只怕一个月也比不完。”众人知道实情如此，纷纷点头。

青衣秀士见众人颔首，又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既以武学见高低，照在下看来，不妨设下一处机关，若得通过，方能出手挑战，如此必使较量之人锐减，也免杀伤太过。”

众人大声道：“什么机关？可是考试么？”

青衣秀士颔首道："虽不中，亦不远矣。"只见他纵身跃起，轻飘飘地往厅中飞来，从他的座位到厅心，足足有十余丈之遥，谁知他全然不必落地借力，只如飞鸟般地飘了过去。

九华山向以轻功闻名于世，众人都是久仰了，但乍见这手凌虚横空的轻功，众宾客仍是骇然出声，心道："若以轻功而论，这青衣秀士当称天下第一，独步武林了。"

宁不凡、卓凌昭等人见了这等骇人听闻的轻功，也都是暗暗称异。

青衣秀士落下场中，向宁不凡一拱手，道："请贵派取出道观中的红烛，在下相借一用。"

宁不凡却不答话，只转头望向苏颖超。苏颖超登时领会，想起自己已是名义上的掌门，当下咳了一声，上前道："诸位高贤前来敝山推举盟主，华山玉清忝为主人，自当相助。"便吩咐门人取出观中红烛，好让青衣秀士来用。

众宾客听苏颖超言语得体，已有几分掌门人的火候，心中都想："看这宁不凡确实眼光远大，这孩子眼下虽然不成气候，但日子一久，等他的武功练得好了，凭着他过人的才干机智，华山定可重振声威。"

过不多时，华山门人抱来一只一人合抱的大蜡烛，立在厅心。苏颖超道："这蜡烛乃是敝派逢年过节所用，不知是否合前辈之意。"

青衣秀士颔首道："可以，可以，不过这蜡烛如此巨大，能上场较量的更少了。"

苏颖超奇道："前辈所言何意？"

青衣秀士却不答话，迳道："请诸位点着了火。"

华山门人依言点火，霎时熊熊火光燃起，此刻已值午后申牌，厅上原本有些阴暗，这巨烛点燃之后，登令满室生辉。

青衣秀士站稳脚步，离那巨烛约十来丈，道："请诸位看好了。"他扎下马步，深深吸了一口真气，双掌并合，向前疾推，众人只觉劲风刮面，一股无形劲气凝聚寸方，扑向烛火，霎时火光晃动一阵，跟着轻烟飘起，竟然被青衣秀士的掌风扑熄。

眼见这蜡烛如此巨大，距离又遥，谁知青衣秀士竟以无质无形的掌风将之扑熄，功力之纯，足可傲视武林了。过了半晌，众人才爆出一声采来，竟是久久不息。

人群中一名少女叫得最是大声，却是娟儿，只见她满脸兴奋，显然极是爱慕师父这手神功，艳婷看在眼里，自也倍感骄傲，两姊妹一上一下，都是兴高彩烈。

青衣秀士命人重新点上烛火，道："只要能扑熄烛火的，便有资格来争武林盟主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"

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却都面有难色，要说这法门太过简单，那必会给人出言相激，若是被迫上去一试，看这蜡烛如此巨大，自己多半会大大出丑。可若要说太难，定又给人讥笑嘲骂，当下无人作声。

青衣秀士转头看向江充与琼武川二人，问道："两位朝廷官长意下如何？"

琼武川颔首道："这个法子很好，可以省下不少人命杀伤，老夫第一个赞成。"

青衣秀士微微一笑，道："多谢琼国丈捧场，江大人呢？您意下如何？"

江充喝了口茶，笑道："这些武功的事，我是不懂的。你们自管去干，不必来问我。"言下之意，自是对卓凌昭的武功大有信心，无论何种法子比试，料来难不倒这位"剑神"。

青衣秀士点了点头，道："既然两位官长也无反对之意，那咱们便开始吧！"说着伸手向宁不凡一比，道："在下斗胆，想请此间主人先行试炼。"

宁不凡摇头叹息，道："我即将退隐，乃是五湖废人，又何必再试？"众人听得此言，都是哦了一声，料来宁不凡定是掌力不足，这才不敢下场丢丑。

青衣秀士却不答应，摇头便道："宁掌门就算有意退隐，也不能不顾及华山的颜面。你今日若不下场，华山门人日后不免受人嘲笑，掌门却要他们如何在武林立足？"

宁不凡料知如此，他叹息一声，道："青衣师兄教训的是，在下这就献丑吧。"

他老老实实地站到青衣秀士身边，运气良久，这才双掌一并，往前推出。众人只觉一股细细微风吹来，那烛火摇摆一阵，火势忽大忽小，良久良久，终于火光黯淡，缓缓熄灭了。

众人见宁不凡招式平淡无奇，手法毫无可取，竟连采声也没一个。只有华山门下零零落落地叫好。众宾客看得暗暗摇头，寻思道："这宁不凡枉称天下第一，看他掌力不怎么厉害，不知他那八百胜是怎么来的？莫非是靠剧毒暗器得手的么？"

众人叹息声中，却听一人大笑走出，正是点苍七雄之一的赤川子，只听他道："宁不凡徒然号称天下第一，掌力不过尔尔，看我的！"他呼喝一声，双掌相持成圆，掌中竟有风雷之声。众人心下一惊，想道："点苍山称雄西南，真有两下子。"

那人双掌奋力推出，大喝一声："熄！"

猛见那烛火激烈飘荡，却是微微一颤，丝毫不见熄灭。那人满脸通红，又是用力一推，这下掌风扑去，好似加柴添火，蜡烛反而烧得更旺了。赤川子丢不起这个脸面，一时连连催动掌力，只弄得满身大汗，那火光却是熊熊明艳，丝毫不见黯淡。

宾客中有好事的，当场便笑了出来："好啦！天也黑了，快下来歇歇吧！"

赤川子面红耳赤，更是拼死出力，可那掌风越来越弱，到后来烛火更是一动不动。只听他大叫一声，在众人嘲笑声中奔出观门，看他满脸泪痕，当真羞惭至极。

当下各人纷纷上前试炼，不少人本来自负掌力雄强，但运劲出掌后，多半掌力不足，眼看烛火不动分毫，才知自己原是井底之蛙，只有满脸羞惭的退下。

半个时辰不到，上去了百余人试炼，却无一人有此功力，此时众宾客方知此中艰难，便收起先前狂妄自大的心情。

青衣秀士见良久无人上场，便问道："可还有人要上来试炼？"

杨肃观此时坐在人群里，便问韦子壮："韦护卫可要上去一试？"

韦子壮自拊功力不到，若要上去，只怕丢不起这个脸，便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。

正安静间，忽见昆仑门中跃出一名高手，喝道："我去！"

众人转头一看，却是"剑寒"金凌霜。他走下场中，打坐良久，这才缓缓站起。只见他吐纳几声，跟着双掌一并，奋力向前推去，霎时一股寒冷至极的凉风吹过，那烛火却只一闪，并无熄灭之象。

众宾客大多凉薄，从来见不得别人好，一看金凌霜丢丑，便要出言讥嘲，便在此时，忽见蜡烛旁隐隐现出一层寒霜，跟着烛火明灭不定，终于缓缓熄灭。这掌却是靠着阴寒内力取胜，倒不是掌风本身有何了得之处。金凌霜嘘了一口长气，向卓凌昭一躬身，方才回座。

青衣秀士皱眉道："这下糟了，天下只三人通过此一关卡，难不成武林中别无俊杰么？"

却听一人喝道："大胆狂言！放着嵩山少林寺在此，竟敢如此说话！"一声暴喝传过，跟着一股劲风扑来，众人只觉那风势劲急，竟是面如刀割，霎时之间，烛火应声而灭。

众人心惊之下，转头急看，只见出手之人身材胖大，满脸横肉，正是灵真和尚。

只听他喝道："点上烛火了！我师兄要下场！"华山门人心下一惊，急忙点着烛火，便等灵定过来。

烛火掩映中，只见一名老僧缓缓走下，正是少林罗汉堂首座，素有圣僧美誉的灵定和尚。所谓"达摩院中三宝圣，罗汉堂前四金刚"，这灵定武功仅逊于天绝僧，几与方丈灵智并驾齐驱，众人心存敬意，都要看他的手段。

灵定站在巨烛之前，合十道："非是老衲有意争竞，只因我辈身为少林子弟，不可辜负千载武名。"

只见灵定气随意转，两脚跨步，竟不吐纳运气，单掌推出，猛地一阵狂风吹过，众宾客给这烈风一刮，或立足不定，或衣衫飘起，都是大叫起来。

掌风劲急，宛如飓风雄烈，众人各找物事扶持，几名女客更是紧抓裙摆，就怕泄了裙下春光，只听轰地一声，那巨烛竟给掌风推倒在地，烛火更是早已熄灭。

众人脸上变色，都是骇然发抖，良久无人言语说话。过了许久许久，终于爆出一声喝采，远远从道观中传了出去。远处乡民或在耕田，或在织布，听得这雷动般的声音，都以为打落春雷了，一时出门收衣者有之，回家取伞者有之，道上行人竟是络绎不绝。

宁不凡心下也是骇然，赞叹道："少林寺领袖武林，果然名下无虚，看来我定可让出这天下第一的虚名了。"

青衣秀士看了他一眼，道："宁掌门未出全力，又何必客气？"

过了半晌，又请华山弟子上前扶起巨烛，重新点上了火。青衣秀士问向众人："少林大师已然下场，可还有人要上前一试？"

眼见无人愿意上前，青衣秀士走到方子敬座旁，问道："不知方大侠意下如何？"

方子敬并不起身，只摇了摇头，道："蜡烛是死的，敌手却是活的，掌门的办法虽然立意良好，却不能与真实武功相提并论。"

青衣秀士劝道："以方老师功力之深，若要熄灭这区区烛火，想来易如反掌。放着如此大好身手，老师何不来争武林盟主之位？"

方子敬微微一笑，道："当此风烛残年，何必还求这些虚名？我今日来此，只是想看看当世真龙，掌门的好意我是心领了。"说着将双手拢在袖中，却不出手。

几名好事之徒笑道："说了这许多，原来是怕丢丑！"话声未毕，那几人已给一脚踢飞，滚入场中，跟着一人冲了过来，一阵狂吼之后，只见他身子如同陀螺般转起，霎时火光闪过，劲风急急冲向巨烛，飕地一声轻响，烛火也已熄灭。

众人转头急看，只见来人身着军装，却是一名青年将军，卢云、杨肃观等人纷纷拍手，叫道："仲海好高的武艺！"这人不是别人，却是秦仲海上来试刀。

青衣秀士笑道："这位将军虽不是凭藉掌力，但以刀风灭烛，那也差相彷佛了。可以算得一份资格。"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却是摇了摇头，道："青衣掌门见笑了。以我的浅薄武功，如何来争夺什么武林盟主？在下只是想试试自己的功力是否到家，此外别无他意。"说话时脸面却向朝着方子敬，好似在向他说话一般。那方子敬却只闭目养神，看不出喜怒哀乐。

众宾客中，却只卢云明白秦仲海的意思，他不忿旁人讥嘲师父，便亲自下场试刀，只是苦于师门教诲，无法在众人面前点明师徒情份，但那“徒弟尚且如此，何况师尊本人”的意思，还是浓浓地透了出来。

青衣秀士笑道：“无论阁下是否愿意加入比试，都有这个资格争雄。”他转头问道：“可还有人愿意下场？”

却听一人道：“既然仲海下场，我也上来一试吧！”那人面貌英俊，却是外号“风流司郎中”的杨肃观。他一上前，便听胡媚儿笑道：“杨郎好好干！我在这儿为你鼓掌打气！”

杨肃观轻轻一咳，心道：“她再要这么夹缠不清，旁人还以为我与她有什么奸情，这可要如何分说明白。”他更不打话，迳自往前一站，旋即抽出腰间长剑，当下一剑幻成七剑，七剑闪动中，又自幻出四十九点寒星，正是“菩提三十三天剑”的绝招。

卓凌昭笑道：“好一招涅盘往生啊！”

众人闻言，都是一惊，这招是少林寺近三十年来名气最响的一招，众人都是耳闻已久，却都是第一次见识。只听嘿地一声，三百四十三点寒星向前飞扑过去，刷地一声轻响，烛火竟尔裂成无数小小火花，跟着逐渐熄灭。

众人心下赞叹，一时纷纷叫好，胡媚儿更是娇声大叫，有如莺啼燕叱。

青衣秀士颔首道：“少林寺非同凡响，竟有三人通过试炼，无愧武林第一大派美誉。”

他转看众人，又问道：“还有哪位朋友要上前一试？”

猛听一人喝道：“让开了！”

话声未毕，一股气流猛地往前喷出，青衣秀士脸露惊诧，双足一点，身子急速盘旋而上，已然闪开那股凌厉凶猛的劲风。众人不知发生了何事，却听那巨烛剥地一声，竟然裂成两半，倒在地下。各派掌门中仍有不少尚未试炼掌力，眼看道具毁损，不由得面上变色。

众人不知是谁下的手，各自惊疑不定，却见卓凌昭走下场中，傲然道：“说了这许久的气闷话，实在太也累人。现下本座想要动动筋骨，活活血脉，哪位想上来指教？”

众人心下一凛，却说那巨烛怎地忽尔断裂，却原来是卓凌昭下的手，只是他手法快极，竟无一人看到他如何出剑。

青衣秀士摇头道："阁下怎地如此心急？现下咱们还未排定较量场次，规矩也尚未定出，卓掌门如何能私寻斗殴？"

卓凌昭有意一举压服全场好手，当即冷笑道："老兄说了这许多，想来这张嘴也是累得很吧，反正你我俱有这个资格，不如先开一场杀戒如何？"

青衣秀士嘿地一声，道："阁下要与我动手？"

卓凌昭冷冷地道："你没有三两下功夫，怎敢在此啰唆半天？要打便打，不打便退下吧！"

青衣秀士摇头道："卓掌门怎能如此说话？放着这许多过关英雄在此，你难道要一个个打杀过去吗？盟主之位本在止息干戈，你这样杀人，日后还来调解什么纷争？"

众人听得此言，纷纷点头。此时众高手凭仗绝学，都在争夺武林盟主之位，倘若一个不巧，竟给心术不正之人夺去，天下正道高手不免要听贼人吩咐，厅上宾客想到此处，心下都是暗自担忧。

卓凌昭森然道："我不想杀这许多人，不过若有人妄想打败本座，那是非死不可的。"

青衣秀士摇头道："阁下说话恁也重了。在下虽无意争夺什么天下第一、武林盟主，但卓掌门举止太也霸道，实难令人心服。"

卓凌昭闭上了眼，淡淡道："要就动手，不然废话少说，这里不是给弱小站的地方。"众人见他狂妄至极，心中都是不满。

猛听"战"地一声暴喝，跟着传来轰声巨响，石屑纷飞中，一名胖大和尚推开宾客，走了出来，冷笑道："姓卓的！你还有空找别人麻烦？你亲爷爷在这儿等你好久啦！"

卓凌昭听这人说话狂妄，便即转头，只见那人身形胖大，光头秃顶，正是灵真。他一听卓凌昭说话狂妄，气愤之下，便以偌大腿劲踩裂青石地板，跟着下场挑战。正道高手见他出场，都是暗自心喜："有灵真这莽和尚出来打头阵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"

灵真冷笑道："姓卓的，爷爷每次要教训你，你却三番两次的逃走，我上昆仑山揪你出来，你却脚底抹油，溜得比谁都快。到神鬼亭

揍你，你又逃得稀哩哗啦，好似乌龟长翅一般！你到底有无胆子接你亲爹的招式！”

众人听他把卓凌昭说得如此不堪，一时都是将信将疑。

卓凌昭气得脸色惨白，他压下怒气，道：“你想出手，这就上来吧。咱们不妨在天下同道面前印证功夫，看看谁强谁弱。”

灵真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想要藉此出名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爷爷今日就把你打得鼻青脸肿，让你这小子出名出个够！”

卓凌昭有意在天下群雄一显身手，听灵真放话搦战，那是求之不得了。灵真也是存心威震群雄，双手摆出“大力金刚指”的架式，凝神运气，只想一举击倒卓凌昭。

这灵真和尚虽然粗鲁，其实外门硬功异常了得，拳是“罗汉铁拳”，掌是“大金刚掌”，头锤叫做“天额裂金石”，手爪唤叫“猛爪碎千山”，全身上下共练了一十三处绝技，此人拳头如铁，额角似钢，此刻往下一站，那真是如山之凝，如岳之尊，任谁也要怕他三分。

大敌当前，卓凌昭却正眼也不瞧他一眼，他迳自望向宁不凡，森然道：“宁掌门，请你看清楚了。”

灵真见他兀自向旁人说话，不由大怒，正要说话，却见昆仑门下一齐起立躬身，朗声道：“弟子恭睹掌门人神技！”人人神态恭敬，都在等着卓凌昭出招。满厅宾客见他们如此自信，心下都是一惊。宁不凡则皱着眉头，凝神观看卓凌昭的动静。

灵真呸了一声，霎时跳向卓凌昭，喝道：“姓卓的，你家几只走狗恶心无聊，可真笑死人啦！你放马过来吧！”他运气凝力，呼喝连连，但卓凌昭却只站在原地，脸上似笑非笑，迟迟不上前动手。

灵真颇见不耐，喝道：“你快快过来啊！”

卓凌昭仍是一笑，丝毫不见动静。

灵真呸了一声，喝道：“你要是不敢过来，佛爷可要过去啦！”双手握拳，马步跨出，轰地一声大响，正拳便朝卓凌昭门面打去。他这拳力非同小可，破空之声更是猛烈异常，旁观众人见他拳头隐隐蕴着旋转之力，都知他这拳打中敌体之后，必是一扭，那猛烈刚劲便会破入脏腑，已算是一击必杀的绝招。

眼看得手，灵真脸上露出狞笑，忽听灵定叫道：“师弟小心！”

灵真一愣，那卓凌昭连动也没动上一步，却叫他小心什么？但他知道师兄见识非凡，此时出言叫唤，定有深意，忙用力跨步踏出，轰地一响，震破了地板，硬生生地退开三尺。

他回头撇了师兄一眼，皱眉道："你要我小心什么？可是有什么事吗？"

忽听钱凌异嘻嘻笑道："你师兄怕你给咱家掌门杀了，这才出言警告，懂了么？"

灵真大怒，喝道："放你娘的狗臭屁！姓卓的龟缩不出，你们还不知耻地大言不惭！"

灵真正自狂骂不已，忽见厅上众人都是掩嘴偷笑，一旁灵定与杨肃观两人却是一个叹息，一个脸红，都是垂首不语。灵真奇道："你们笑什么？"

钱凌异笑道："贼秃啊！你看看你的裤子！"

灵真心下一惊，急忙低头去看，霎时全身出了一身冷汗，只见裤带已被利刃割断，整件棉裤已然滑落在地。灵真面无血色，这才明白卓凌昭方才已然出剑，只是这剑快若闪电，自己竟是一无所觉。

灵真面红耳赤，一时不知是否要拉起裤子，猛听钱凌异笑道："这人屁股上的疮好脏，怎地不去治上一治？"跟着厅上众人哈哈大笑，都朝着他指指点点。

灵真心中一悲，回头看着众人，只见人人嘻笑不绝，面上都带着鄙夷之色，灵真虎目含泪，想起自己一生令誉已然断送，恐怕还连累了少林千年武名，想到心酸处，猛地举起拇指，便往胸口戳落，竟是要出手自尽。

旁观众人没料到这等变故，一时都惊得呆了，灵定又惊又急，大声道："师弟快别如此！"他越众而出，一把将他拦住。只要慢了一步，灵真便已惨死当场，卢云、娟儿、艳婷等人见了，都是满身冷汗。

灵真垂泪道："我学艺不精，已辱及少林武名，今日若不自杀谢罪，怎有颜面回山？"他双手挣扎，猛力使去，便要甩脱灵定的怀抱。

灵定知道师弟一身蛮力，恐怕自己也抱他不住，便急急往杨肃观瞧去。杨肃观轻叹一声，他走到灵真背后，五指轻轮，迅即无比的的

点下，灵真此时羞怒交迸，早已失了防备之心，霎时便给制住，跟着软倒在地。

卓凌昭看在眼里，只是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位大师要死要活的，还真是难看得紧。回头贵派定要将他好生看管，免得他又自尽了。"昆仑山众人闻言，都是哈哈大笑。只听钱凌异笑道："掌门人说得对，这家伙若要死了，到时准又赖在咱们身上，那可烦不胜烦啊！"

卓凌昭上前一步，微笑道："解决了一个，不知哪位还想较量？"

一众正教高手见他杀气腾腾，都是心下忌惮，眼前若给卓凌昭夺下盟主之位，以此人的狭窄气量，江湖好汉不知要如何度日。可这人武功如此之高，绝非常人可比，众人心下担忧，都不知如何是好。

猛听一人道："卓掌门，我来接你的招。"

众人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人大踏步的走向场来，正是少林罗汉堂首座，圣僧灵定。

眼看师弟受辱，灵定心中虽是狂怒，脸上却毫无喜怒之情。他面色平静，合十道："卓掌门，老衲无意争夺什么天下第一、武林盟主，但念及敝寺与贵山之间的恩恩怨怨，今日却不能不做一个了断。"

卓凌昭嘴角斜起，冷笑道："大师有意教训在下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"

灵定道："卓掌门纵容门下，屠戮燕陵镖局的性命在前，抢夺我肃观师弟的物事在后，今日若不能逼勒阁下交出真凶，物归原主，老衲如何对得起天下间成千上万的少林弟子？"他面目一沉，厉声道："卓掌门，你今日若要败给了老衲，便需跟我回山受审！"

卓凌昭哦地一声，道："受审？少林寺也有衙门么？"昆仑门下登时哈哈大笑。

哄堂大笑之中，忽听一人道："少林寺没有衙门，但若要成了武林盟主，却为何不能设上一个？"众人回头去看，说话之人却是青衣秀士。只听他道："咱们眼下推举武林盟主，便是要让他号令群雄，调解纷争。此人既是武林至尊，便不能没有刑律权柄。盟主若要设个衙门刑堂，咱们自也乐观其成。"

卓凌昭哦了一声，道："所以灵定和尚若是赢了我，便能把我押解回山审判啰？"

青衣秀士淡淡地道："这是武林盟主的执掌，在下无权过问。"

卓凌昭哈哈一笑，道："青衣掌门好多废话，那我问你一句吧，如果是我做了武林盟主，可不可以杀了你啊！"

青衣秀士听了这话，登时嘿地一声，说不出话了。他脸上带着人皮面具，旁人自也看不到他的脸色，但瞧他身子一震，心下定是震怒。

灵定踏上一步，森然道："卓掌门莫要说嘴，你敢不敢下场？"

卓凌昭笑道："也好，你当了盟主，我卓凌昭任你处置，绝无怨言。不过我从不做吃亏生意，我若做了武林盟主，从今之后，只要少林弟子见了我昆仑门人，必须躬身求饶，绕路而行。不知大师能否答应此事？"

在场众宾闻言大惊，这卓凌昭太也狂妄，竟想藉此机会，一举压倒嵩山少林寺，倘若灵定此战真要败给卓凌昭，少林日后在江湖必无立足之地。

灵定全身冷汗直流，心道："此战干系太大，倘若我有什么疏失，累得少林威名扫地，我必成嵩山本院的千古罪人。"

灵定心下犹豫，方今寺中第一高手乃是天绝僧，若由此人与卓凌昭决战，当可多了几分胜算。他不知如何是好，便回头看向杨肃观，等他裁决。

众人屏气凝神，都在等少林门人说话。万籁俱寂中，杨肃观已然走上。他满面微笑，竟是丝毫不慌。

卓凌昭斜目看了他一眼，道："灵定大师胆小怕事，却不知杨郎中有无胆否？可想打退堂鼓啊？"昆仑门人闻言，都是哈哈大笑。

杨肃观微笑道："卓掌门不必为担忧。今日咱们就此约定，只要我寺夺得武林盟主，卓掌门便需随上嵩山，受我寺长老审判。倘若盟主之位是给卓掌门得去，我寺僧人依着约定，从此见了贵派弟子，一律绕路行走。"

众人听了这话，都是大惊，卓凌昭则是微微一笑，颇见心喜。

灵定骇然失色，附耳过去，低声道："卓凌昭武功非同小可，杨师弟别中了他的激将毒计，等禀明方丈之后，日后再请天绝师叔出手就是。"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摇头道：“非是肃观不听师兄的劝，但眼前情势紧张，咱们若要低头逃避，只怕少林的声誉也给咱们毁得差不多了。日后便算师父扳回一城，那也于事无补。”

灵定眉头紧皱，道：“那咱们该怎么办？就这样贸然一闯吗？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附耳过去，低声道：“师兄，用修罗神功。”

灵定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怎么使得？”

杨肃观低声道：“为了少林千载武名，此役绝不能落败，师兄不必再有顾忌。”

灵定听了这话，却是冷汗直流，不言不动。

卓凌昭见他二人交头接耳，不禁笑道：“到底怎么样了？你们商量好了吗？”

眼看杨肃观已退了回去，厅上宾客数千只眼睛都在盯着自己，灵定自知别无转圜余地，他深深吸了口气，森然道：“卓掌门多担些自己的心事吧，不必为我们烦心。”说着两手合十，沉声道：“少林罗汉堂首座灵定，谨接昆仑‘剑神’高招！”

卓凌昭平举长剑，微笑道：“好说，大师请出招吧！”

众人屏气凝神，都要看看当世两大高手的决战。

方才卓凌昭击败灵真，并将之羞辱一番，虽有些攻敌不备的味道，但剑法之快之狠，已令场上众人骇异耸动。其中惊叹最甚者，却以昆仑门下的“剑豹”莫凌山为甚。原来卓凌昭方才使出的那招快剑，正是出自莫凌山的绝招“剑豹”。只是功力之纯之精，却远远胜过莫凌山的手法。

这昆仑山共有十三套剑法，其中“剑寒”以寒气见长，传于二弟子金凌霜；“剑蛊”阴劲破心，由三弟子屠凌心继承；其余“剑影”、“剑浪”、“剑豹”、“剑飞”等剑法，各由门下弟子习得。这一十三套剑法无一不是博大精深，乃是数百年来无数前辈高人苦心创制而成。只是这十三套剑法相互制肘，难练异常，开派至今，从无一人得以全数练成，直到“剑神”卓凌昭出现。

卓凌昭悟性奇高，自入昆仑山以来，早将所有剑法融会贯通，他虽是贪多务得，但此人的聪明才智实在惊人，每学一套新的武功，必能融入自己原有的武学之中，新招旧招使将起来，每能鬼斧神工，丝

毫不露斧凿痕迹。三年前，卓凌昭武功本已极高，谁知天命使然，竟又让他挖掘出昔年“剑神”古墓，并找出墓中的绝世武功。待他练成“剑神”留下的古传绝招之后，更是狂妄不可一世，从此便开始一连串的厮杀挑战。

卓凌昭照着剑经所载，自知除了天山的绝世武功以外，当世无人可挡他一招半式，也是为此，他一方面与江充约定，亲赴天山，欲将所藏占为己有，若不能得，也要亲手毁去，以除心腹之患；一方面又多方树敌，大肆杀戮，以图创出声势，好向宁不凡逼宫。这一切心机苦劳，全都是为了夺得天下第一的名号，好来制霸天下。

卓凌昭深深吐纳，眼下终于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刻，只要击败这个灵定和尚，夺得武林盟主之位，从此昆仑定可压倒少林，成为武林第一大门派。他想起自己终将名标青史，成为后人景仰的大英雄，忍不住露出了微笑。

此时伍定远隐在匾额之后，眼见灵真惨败，卓凌昭更要与灵定对决，他见底下情势如此凶险，忍不住轻咳一声。

那老者笑道：“怎么了？给他们吓坏了么？”

伍定远尴尬一笑，道：“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推算谁胜谁负，一时沉思难解，这才咳了一声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你是天山传人，照你来看，这场胜负如何？”

伍定远听他又如此称呼自己，忍不住嘿地一声，颇感不悦。

艳婷在一旁听着，便插口道：“灵定大师为什么不用兵刃？他明知卓凌昭是剑术高手，怎么还如此托大？”她心仪杨肃观，自不乐见少林败北，心下隐隐担忧，此时便说了出来。

那老者往伍定远一瞧，笑道：“你说呢？这灵定真是托大么？”

伍定远凝目望去，他自练成神功之后，目力已大非寻常，任何细微的举动都瞒不过他的眼去，他细看灵定的脚步身形，忍不住咦了一声，道：“灵定大师的衣衫有些不对头，里头定有些古怪。”

那老者面露嘉许之色，道：“不愧天山之名，果然有两下子。”

一旁艳婷颇为不解，她见灵定衣衫一如寻常，怎有什么古怪奇特，当下茫然道：“伍大爷在说什么啊？我怎地一句也听不懂？”

伍定远凑到她身边，伸手指去，低声道：“你仔细看灵定大师的僧袍。”

艳婷看了一阵，只见灵定低头念佛，一如平常，便摇头道：“没有什么啊！”

伍定远催促道：“你看仔细些，注意他的袖口。”

艳婷依言望去，霎时一惊，道：“他的袖子怎么缩了起来，好像变短了？”

伍定远点头道：“没错，你再看他的裤脚。”

艳婷急忙看去，果见灵定的裤脚上升了数寸之多，好像大人穿了小孩的衣服一般。

那老者哈哈一笑，拍了拍她的头顶，道：“小女娃懂了么？”

艳婷想了一阵，霎时惊道：“他…他怎么长高了？”

伍定远点头道：“没错。这正是奇怪之处。”

那老者笑道：“你们看着吧！卓凌昭这老小子虽然嚣张，但灵定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这场较量还有得打，你们藉此对照自己所学，保管受用一世。”说着朝伍定远一笑，那笑容中隐隐有着深意。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他矮着身子爬开，转身背对那老者，跟着从怀中取出“披罗紫气”的秘笈。他翻开上头讲授的武学要义，只见第一页写道：“拳之道义在于神，剑之精华见于意，我披罗紫气非拳非剑，却又若拳若剑，剑中藏拳，拳含剑气，是以化天地大法，以为己用……”

一旁还有不少武功招式，伍定远心下赞叹，他看着书上的图形，便要以下头的武功一一印证。

第七卷 天下第一 第八章 比武夺帅

两大高手缓缓地走向对方，转眼便要出手决战。厅上众人虽是事不关己，但眼看当世高人出力相拼，此战如此难得，众人暗叫痛快，都有不虚此行之感。

卓凌昭连番打下灵音、灵真两大金刚，已把少林武学来历看得一清二楚，他心中推算，知道以内功而论，这些少林高手多半内力深湛，比其他门派的高手扎实许多，但若讲到招式的灵巧机变，这群和

尚却又差了一筹，便连俗家弟子杨肃观，也会犯下同样的毛病，若要击败这群硬里子的好手，需当正奇互用，那才能一举建功。卓凌昭面带微笑，心中却是诡计连连，不住推算阴谋招式。

他手按剑柄，正要出鞘去攻，却见灵定低头垂目，口中好似念念有词，不知在使什么邪法，卓凌昭微微一笑，心道："这老和尚不知有什么古怪，死到临头还在念经，真要为自己超度么？"

他吞吐罡气，正要出剑，忽觉灵定的身影有些奇怪，细目看去，赫然发现他长高了数寸！卓凌昭心里发毛，心道："这老和尚到底在弄什么玄虚？"

他越看越惊，霎时呼啸一声，内力狂涌，青光暴闪而出！只见剑光闪动，宛若天雷霹雳，直非常人所能挡。须臾之间，灵定身上连续中剑，喉咙、人中、肩头、小腹、下阴，全身要害无一不中，看来卓凌昭剑法之快之绝，已入化境。

厅上众人武功稍低的，此时还不知卓凌昭已经出剑，真正看清楚他出剑路数的，只有宁不凡、方子敬等高手。

胜负已分，卓凌昭面带微笑，霎时还剑入鞘，跟着转身回去。他心下得意，想不到灵定虚有其表，根本是只纸老虎，居然连他一剑也挡不住。眼看这场胜仗来得如此容易，还真有些料想不到。

正要离开，忽听一人道："转过身来，老衲从不背后暗算于人。"

卓凌昭心中一惊，连忙转头过去，只见灵定双手抱胸，低头看着自己。

卓凌昭仰起头来，惊道："你……你怎地变得那么高了？"只见灵定身形蓦地长高了一个头不止，原本矮小的身材，竟变得高壮无比，足有十二尺之高，便是身材高壮的大力士，也要相形见拙。

灵定本是慈眉善目的圣僧，此刻却如同妖魔鬼怪一般，脸上更泛着浓浓的杀气。厅上众人面露骇异之色，只呆呆地看着。灵定厉声道："卓凌昭！一切全是你自找的！若非你这般逼使我，我却如何违背寺规，使出这禁传的'修罗神功'？"

卓凌昭喃喃地道："修罗神功？"霎时之间，想起了一则典故，忍不住全身冷汗涔涔而下。

少林自古以来，一共传下七十二绝技，其中几套武功威力虽大，但因过于阴狠残忍，与慈悲佛法大不相容，便给寺中高僧列为禁传，这“修罗神功”便是其中之一。这套武功虽然神妙难言，但施用者一旦发功，魔性必定大受催引，百年前一名年轻僧侣习成后，竟尔逃脱下山，杀人奸淫，无恶不作，后经寺中高僧联手扑杀，便将这套神功列为禁传。除了寺中方丈、罗汉堂首座等寥寥数人之外，寺中僧侣一律不得参阅。只为此战关系少林存亡荣辱，灵定只有使将出来，以图立于不败之地。

卓凌昭面色惨澹，不知该当如何，便在此时，灵定捶胸顿地，仰天狂吼，猛朝卓凌昭冲来。众人见灵定不再是个面貌慈和的高僧，不由得心下害怕，纷纷往后退开。

灵定举掌一挥，蒲扇般的巨掌猛地拍下，卓凌昭脚下一动，剑光四射，霎时连出七十二剑，剑剑都刺中灵定胸腹间的要害。但长剑刺下，灵定却全无疼痛之感，鲜血也不曾溅出一滴。卓凌昭心头骇然，自知遇到生平仅见的强敌。

灵定狞笑一声，道：“原来你自称剑神，剑法不过如此而已。”他忽地一声大吼，两拳猛往卓凌昭头顶掼下，卓凌昭急忙闪开，地下土尘四起，顿时被灵定刚猛无筹的拳法击出一个大洞，这两拳若要打实了，只怕卓凌昭骨断筋折，当场死于非命。

这灵定内力本就深厚，若在武林排名，定在前十之列，以他这等功力，此时又用上禁传绝招，体内潜能更是完全激发，一掌下去，力道之雄，恐怕天下无人能挡。

卓凌昭见情势不妙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真气，跟着长剑转绕成圈，钱凌异见了这招，登时惊道：“剑影！这是我的绝招剑影！”

只见长剑转绕越快，直是让人眼花撩乱，全然看不见卓凌昭长剑的去势，剑去无影，剑落无踪，正是“剑影”的最高要旨。那钱凌异尚须凭藉“无形宝剑”方能欺敌，卓凌昭却只靠着绕剑成圈，便使对手无法看清长剑去路，虽在同门学艺，但两人之间的功力差距，实不可以道里计。

忽地青光一闪，卓凌昭的长剑已然激射而出，猛朝灵定双目刺去，正是“剑影”、“剑豹”合而为一的绝招，剑去无影，却又势若雷霆，端的是厉害无比。

卓凌昭心道："便算你练成金刚不坏体，却难道眼球也坏不得？"剑法快若闪电，宛若双剑同出，同朝两眼刺去。

卓凌昭喝道："中！"霎时剑尖飞落，已往灵定目中刺下，却在此时，灵定猛地低下头去，用额头往剑尖撞去，这招若是寻常人使出，那定是自杀之举，只等剑尖入额，断无活路可言，谁知此刻灵定全身坚硬似铁，额头撞下，竟将卓凌昭的长剑撞曲，自也避开了双目要害。

这一撞之力甚是猛恶，幸好剑身柔软，这一撞只让长剑荡开，并未折断。饶是如此，也使卓凌昭全身冷汗直流，惊骇地说不出话来。

灵定虎吼一声，喝道："纳命来吧！"

他双手连挥，无数拳掌击出，有如千手罗汉，又似八臂金刚，拳脚的劲风大得异乎寻常，劲风到处，厅上不少人都给刮倒，众人运功护体，都是强忍脸上刀割般的疼痛。

卓凌昭左支右拙，辛苦异常，脚下连连闪避，身旁地板木柱都给灵定撕烂打碎，一时只有逃命的份。众宾客见灵定全身如同铜墙铁壁，卓凌昭的长剑丝毫伤他不得，但他却能凭着刚猛掌力杀死卓凌昭，看来这场比试的胜负已经分晓了。

灵定神威凛凛地喝道："大家看好了！今日要为燕陵镖局报仇！"左掌挥出，劲风已然拦住卓凌昭退路，他大吼一声，右拳便往卓凌昭脸面打落，这拳来得实在太快，后头又是避无可避的局面，卓凌昭闪避不及，霎时给他这拳击中面颊，只听碰地一声大响，卓凌昭的身子如稻草般的飞出，跟着撞在道观的照壁上，登把照壁撞得粉碎。昆仑弟子都惊得呆了，不知掌门性命如何。

灵定仰天狂吼，声势惊人无比。此刻胜负虽已分晓，但厅上众人仍是呆呆地看着灵定，心中的骇异实是难以言喻。

江充本想亲见宁不凡退隐，再见卓凌昭夺得武林盟主的大位，谁知这人平日只会摆架子，武功却是不堪一击，别说与宁不凡交手了，竟连一个灵定和尚也打不赢。江充摇了摇头，眉头微皱，对锦衣卫众人道："你们上去看看，瞧瞧他死了没？"

锦衣卫众人平素最恨此人，此时幸灾乐祸，便喜孜孜地往前奔去，一人笑道："卓老儿，你还活着么？"伸脚出去，便要往卓凌昭臀

上踩下，金凌霜、屠凌心等人大怒欲狂，纷纷奔了出来，喝道：“把你的脏脚收回去！”

那好手一愣，陪笑道：“开个玩笑而……”那个“已”字尚未出口，只见青光一闪，那好手忽然裂成两断，竟给人从中腰斩，跟着一人披头散发的站了起来，模样阴森至极，正是“剑神”卓凌昭。

金凌霜等人见掌门还有气在，知道这场比试尚未了结，众人心下大喜，纷纷往旁退开。

只见卓凌昭大踏步地上前，手上紧握长剑，灵定见他未死，当下狂吼一声，又是一拳往他身上砸下，拳力刚猛，劲风猛恶，端的是凶狠至极的杀招。

卓凌昭森然冷笑：“你灵定有禁传绝招，我卓凌昭自号剑神，难道没有生死绝学么？”霎时举起长剑，内力到处，剑上猛生三尺青芒，如同熊熊火炬，照耀大厅。

厅上众人都是骇异，大惊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此际天色已晚，夕阳便要西下，厅上颇见黑沉，剑上青芒更显夺目，直逼得众人连眼也睁不开了。

方子敬本来双目半张半闭，对任何情事都不甚在意，便是方才灵定使出“修罗神功”，也不曾让他睁眼，此刻见到这三尺吞吐不定的青芒，忍不住双目神光暴现，霎时站起身来，惊道：“剑芒！好你个小子！”

灵定哪管什么剑芒刀芒，反正自己金刚不坏，宝刀利刃也伤他不得，当下狂吼一声，不顾一切的挥出一拳，却在此时，那卓凌昭也将长剑刺出，那青芒一闪，便往灵定胸口射去，灵定嘿嘿冷笑，不闪不避，拳头仍是朝卓凌昭打落。

只见青芒一钻，竟尔刺入灵定的胸口，但灵定的拳头也已打中卓凌昭的下颚，两人身子都是一动不动，好似僵死了一般。

过了良久，卓凌昭缓缓伸手出去，将灵定打在自己颚上的拳头推开，只听轰地一声，灵定巨大的身子猛然摔在地下，跟着胸口喷出一股血箭，显然身遭重伤，鲜血射出，灵定的身子便开始缩小，不过片刻，竟又变回原本矮小慈和的圣僧模样。

众宾客见这战高潮迭起，最后竟被卓凌昭逆转获胜，心中都是骇然。

卓凌昭还剑入鞘，将头发衣冠梳拢了。朗声道："诸位听好了，从此少林弟子遇得我派门人，一律相避让路，否则这灵定便是个榜样！"

杨肃观、韦子壮等人见灵定命在旦夕，当下急忙抢上，韦子壮叫道："我来止血！"他双手连点穴道，但灵定胸口伤处太深，鲜血仍是激射而出，众宾客见灵定如此年迈，只怕这伤已要了他的性命。杨肃观双手按住伤处，但血箭仍从指缝中喷射而出，全数射在他的脸上，秦仲海、卢云二人见了灵定伤重，也是急忙奔出。

秦仲海从怀中摸出伤药，道："试试这个！"众人手忙脚乱，但却无一对症，眼看灵定流血越多，气息渐弱，杨肃观没料到此战结局如此，一时深为自责，紧抓师兄的手掌，咬牙道："师兄！你可撑住啊！"

一旁走上一人，沉声道："都让开了！"众人回头过去，只见来人不怒自威，正是"九州剑王"方子敬。秦仲海知道师父要出手救人，心下一喜，忙叫众人退开。

眼看无人挡路，方子敬双指凌空一点，只听嗤地一声轻响，劲力透骨而入，穴道受封，灵定血流立缓，厅上众人见了方子敬这手凌空点穴的工夫，登即议论纷纷，颇见骇异。

方子敬眯着双眼，道："听闻青衣掌门医术精湛，便请过来相助吧。"

青衣秀士听他召唤，当即走来察看灵定的伤势，他看了一会儿，道："这剑伤到了脏腑，需得立即救治。"他取出一只又细又长的金针，又从包袱中拿出一只金色的药盒。他将金针在药盒中一抹，沾上了浓浓的黄色膏药，跟着以针送药，将膏药抹在剑伤深处，那膏药灵验无比，伤处一经涂抹，立时开始收缩，不多时，内侧便开始愈合。

众人见那伤药如此灵验，无不大为惊叹，心中都道："无怪九华山财宝堆积如山，这伤药如此宝贝，真比黄金还要贵重。"

青衣秀士又取出一粒药丸，塞在灵定嘴里，道："这几日千万别跑跳纵跃，否则伤口又要破裂。"

杨肃观心中感激，合十拜道：“蒙掌门出手救治，少林上下同感大德。”跟着又向“九州剑王”拜去，道：“前辈高义，晚辈铭感五内。”

两人点了点头，却不言语。

卓凌昭见众人正自救治灵定，当下一声冷笑，转头道：“众位朋友，本座已将少林寺灵定大师击败，可还有人要下场挑战？”

方才这场大战只打得天地变色，四座皆惊，众人见灵定如此神奇武功，尚且败在此人手下，哪还有人自不量力，上前讨战？

卓凌昭凝视着青衣秀士，道：“阁下也是个够资格出手的人物，可要上来活动一下，与本座玩个两招？”

青衣秀士摇头道：“我不是卓掌门的对手。”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人贵自知，青衣掌门果然聪明。”

他转过头去，问向杨肃观与秦仲海二人，道：“你二位少年英杰，可有意与我一决雌雄？”

杨肃观双眉一轩，登时起身，此时两位师兄相继败北，自己的一番计谋已然失效，若还不能上前应战，少林的威名必定荡然无存。

秦仲海知道杨肃观不是对手，若要贸然上前，不过送死而已。忙将杨肃观一把拉住，跟着嘿嘿冷笑，对卓凌昭叫道：“你找我们做啥？你看看后面，那位天下第一的宁不凡正盯着你瞧哪！”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是啊！我怎地忘了他？”他蓦地转头，沉声道：“宁兄！你可要与我一搏？”目光凌厉之至，猛朝宁不凡盯去。

此时方子敬不愿出手较量，天绝僧又未曾到来，四大宗师中，只余宁不凡一人足以对抗卓凌昭，只要宁不凡打垮这嚣张至极的剑神，武林又回到最初局面，那是谁也不吃亏了。众人知道武林气数尽在此战，无不眼望宁不凡，都要看他如何示下。

宁不凡干笑两声，陪笑道：“在下如何是卓掌门的对手？卓掌门神功盖世，天下无敌，这天下第一的美号实至名归。”

众宾客心下鄙夷，想道：“宁不凡是纸老虎，根本不敢应战。”

那卓凌昭却只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宁先生客气了。卓某未曾胜你，如何自称武林盟主？”

宁不凡躬身作揖，道：“盟主千万别这般说。您老人家打败无数强敌，实在让人景仰的很，区区在下如何接得你的一招半式？请您高抬贵手，放我这颗脑袋吃饭吧！”

众人听他说得卑微，登时面露不屑之色，却有人以为他另有些阴谋打算，一时众人脸上阴晴不定，都在揣摩他的用意。

卓凌昭冷笑道：“你真不愿动手？”

宁不凡迳自望向场内众人，朗声叫道：“诸位在此见证，昆仑掌门卓老师武功天下第一，已居武林盟主大位，请各位早日到江湖上宣扬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他从圆盘中取过长剑，大声叫道：“不凡今日封剑退隐，从此不问江湖事，日后大家若有什么指教，请去找卓盟主，不凡在此多谢了。”说着取过火烛，便在金盒下烧烤，看他神色匆忙，好似赶着去投胎一般。

元易等正派人士废然长叹，已知宁不凡无意打这最后一仗，众人想起武林正道气数已尽，忍不住心下叹息。杨肃观更是面白如纸，咬住下唇，全身轻颤。

江充见场面大致抵定，当下走上前来，笑道：“卓掌门既已夺得天下第一名号，我不日回京时，自当送上一份奏章，请朝廷勒封卓掌门为本朝护国天师，永保皇室安危于不坠。”

卓凌昭面露喜色，拱手道：“草民卓凌昭，多谢江大人的知遇之恩。”

江充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卓掌门凭的是真实本领，本该受此天恩，又何必来谢我。”

琼武川原本神情落寞，待听江充此时大言不惭的说话，忍不住站了起来，喝道：“你这小子，护国天师是你说封就封的么？”

江充笑道：“卓掌门乃是一代剑神，皇上将封号赐给了他，却有何不对之处么？”

琼武川呸了一声，道：“宁不凡没给人击败之前，永远都是天下第一！”这句话甚是铿锵有力，华山门下登时鼓掌起来。

宁不凡听得此言，脸上不禁变色，手上一颤，那金盒竟尔落了下来，当地一声响，里头的红漆洒落满地，望之如同鲜血。

江充忽地叹息一声，道："琼国丈啊，一句好话可以救人一命，可一句笨话也能杀死一个人，这你知道么？"

琼武川哼地一声，道："你说什么鬼话，老夫半句也听不懂。"

江充叹道："原本宁不凡可以平平安安的退隐，谁知你这句话一说，他却要大祸临头了。"

琼武川脸上变色，道："你这是什么意思？"

江充叹道："本来只要他乖乖地让出这天下第一的名头，便没人会来搅扰于他，可是你这句话一说，宁不凡只要还在世上，任谁都称不了当世第一，你说是么？"

琼武川心下一惊，往宁不凡看了一眼，只见他脸色惨澹，竟是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琼武川面向江充，厉声道："你到底想怎么样？"

江充微微一笑，道："天无二日，江湖也不能有两个天下第一，否则盟主之位虚有其表，那可难看得紧了。"说着站起身来，便往宁不凡走去。

江充甫一站起，众护卫有了先例，霎时纷纷抽出腰刀，紧挨着江充保护。一旁火枪手更是举枪瞄准，紧紧对着厅上众人，只要有人再行妄动，便是百枪齐发。

江充见属下保护周到，卓凌昭也是提剑在侧，更是有恃无恐。他站到了宁不凡身前，微笑道："宁大侠，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。"

宁不凡面色一变，陪笑道："华山穷困，小人又是身无长物，不知大人要借什么？"

江充却不答话，只往宁不凡的双手摸去，脸上堆满了笑。

宁不凡颤声道："在下双手粗糙的紧，大人万万别摸了，只怕脏了您的手哪！"

江充握住宁不凡的双手，笑道："哪里的话？这双手珍贵得很哪。只是老弟既然自承打不过人，又承诺日后决不使剑，这两只手以后除了吃饭写字，想来也没别的用处了吧？"

宁不凡颤声道："大人…你…你要做什么？"

江充笑了笑，道：“没什么，反正你这两只手没别的用处，这就借我带回京去吧，等你将来入土之时，我自会差人送还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宁不凡一愣，颤声道：“我退隐还不够，你…你还要我的两只手……”

江充笑道：“没错，若不这样，我要如何安心？卓盟主又怎能放心地号令群雄？”此言一出，场内众人一齐哗然，华山众人更是狂怒，只见他们纷纷拔剑，旋即冲了上来。

江充笑道：“把他们拦住了！”霎时胡媚儿、安道京、昆仑门下一齐上前，火枪手也是掉转枪口，对准了华山门人。

厅上宾客打量情势，心下都甚明白，如果华山门下想要硬拼，以他们的区区实力，实在不能与江充手下的众多高手为敌，定会死伤过半。各大派的掌门互望一眼，都是摇了摇头，奸臣为祸，天地无人可挡，自无人胆敢上前助阵。

江充见宁不凡全身颤抖，却只笑了笑，道：“宁不凡，把你的双手砍下来吧！你若想要华山门下平安度日，只有把双手卸下，用你的两手换来华山真正的平安。”

宁不凡眼见合山弟子尽在奸臣火枪之下，只得苦笑道：“用我的双手换得满门平安，说来也算一门便宜生意了。”

苏颖超按耐不住，霎时冲了出来，忍泪道：“师父！我们拼了！”

宁不凡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你有这份孝心，师父已经很高兴了，快些退下吧！”华山满门一齐跪地，哭道：“掌门人！”

琼武川虽想阻拦，但江充手下太多好手，硬把他拦在道上，不让他过去干预。他知道只要宁不凡动手反抗，便无人能拿他奈何，当下大声叫道：“不凡啊，你真要任凭人家砍掉你的手吗？你动手吧，他们奈何不了你的！”

江充斜目看了琼武川一眼，笑道：“琼国丈别怂恿了，他少了两只手，从此快乐逍遥，你可别活生生的害死他。”

琼武川怒道：“你……你这般霸道，我……我绝饶不过你！”

江充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江充霸道也不是一日两日，琼国丈若想整我，只管自便。”他挥了挥手，喝道：“动手！”

华山弟子齐声叫道："众弟子！大家今日一起血溅华山，宁死不辱！"

安道京等人喝道："要死还不快吗！"

秦仲海、杨肃观等人虽想干预，但一来灵定身受重伤，已无实力出手，二来与宁不凡交情平常，都不想淌这个混水，当下也是一言不发。只见华山门下给人用火枪指住，其他高手知道只要一个妄动，便会害死华山门人，看来都是爱莫能助了。

场面危急，方子敬却是面带微笑，好似不甚担心，只见他眼角直觑着一面匾额，上书"剑舞飞扬"四字，却不知匾额后有何古怪。

眼看江充步步亲逼，宁不凡如何愿意门人卷入争斗，他摇了摇头，朗声道："华山门下听命，我今日自愿断手，大家全部退下，不要心存怨恨。"他不顾门人呐喊，自行伸手出去，向卓凌昭道："卓掌门，请你砍了姓宁的两只手吧！从今以后，你便是真正的天下第一了。"

卓凌昭却不愿趁人之危，只见他面色凝重，摇头道："卓某杀人虽多，却非无耻小人，敢问阁下为何不与我一战？莫非是瞧不起我？"

这几句话一出，众人立时暗赞，毕竟这卓凌昭还有练武之人的几分风骨，与江充多少不同。

宁不凡摇头叹息，道："我有我的苦衷，你只管砍吧，不必多说了。"

卓凌昭见他百般逃避，登时嘿地一声，便向厅上众人道："这人一昧不敢应战，我现下提剑砍下他的双手，各位休怪我不得。"他抽出长剑，森然道："宁兄，本座得罪了。"

几名华山弟子惨叫道："不要啊！"想要上前阻拦，却给人拦下了。

伍定远见下头情势连番巨变，卓凌昭便要砍断宁不凡的双手，他正自骇异，心道："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宁不凡不就是要退隐而已，怎地江充这帮奸贼要如此为难他？"

正思量间，忽听一旁那老者轻轻一笑，道："时候到了，咱们下去吧。"

伍定远尚未回话，却见那老者脚上一纵，已然跃了下去。

第七卷 天下第一 第九章 神剑如我

剑光闪动，卓凌昭正要砍下宁不凡的双手，忽听一人哈哈大笑，如飞将军般落了下来，挡在宁不凡身前。

那老者缓步上前，斜眼看了江充一眼，道："江大人，好久不见啦！"

江充吓了一跳，颤声道："是…是你…你也出京来了？"

卓凌昭见来人笑容可掬，约莫七十多岁，他心下一凛，料知眼前这名老者定有什么特异之处，当下便凝剑住手，往后退开一步。厅上众人见这老者貌不惊人，衣着寒酸，不知此人是何方神圣，一时都是暗自起疑。

那老者见众人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，只笑了笑，拍手叫道："都下来了吧！"

众人面带诧异，心道："上头还有人么？"抬头向上，只见人影飘动，一男一女落了下来，那男子一张凛然的国字脸，身形颇见高壮，正是昔年的西凉名捕，人称"伍捕头"的伍定远。那少女身材苗条玲珑，有如出水芙蓉，正是九华山的女弟子艳婷。

这三人一进场，厅上众人登时乱了起来，却见卢云、杨肃观等人纷纷上前与伍定远相认，众人围住他问长问短，一时只把他忙得不可开交。那艳婷自向师父跪下请安，娟儿神态激动，拉着师姐又哭又叫，师门三人相会，自也有一番悲喜。

伍定远、艳婷忙与熟人相会，那老者却也没闲着。只见他走到第三张位子上，迳自坐了下来，跟着向琼武川一笑，颔首道："琼国丈，好久不见啦！"

琼武川哈哈大笑，道："你怎也上山来了？可是皇上准你出京的？"

那老者笑道："这个自然，若没皇上的恩准，难不成咱家还能溜出来么？"他转头看向江充，笑道："倒是咱们江大人好端端的，不在皇上身边办事，却跑来华山吆来喝去，成日价就想砍了旁人的双手，皇上要是知道了，岂不觉得奇怪至极么？"

江充听了嘲讽，竟是不敢答话，面色颇为难看。卓凌昭眉头紧皱，望着那老者，道："尊驾究竟是谁？"

那老者微微一笑，道："咱家姓刘，单名一个敬字。"

"刘敬"二字一出，站在近处的众人立时一震，旁人见这些人呆若木鸡，连忙追问，霎时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原本大厅里唧唧聒聒，登时鸦雀无声。

那老者见满厅宾客神色骇然，登时哈哈大笑，道："怎么啦？咱家不过是个老太监而已，各位何必如此骇异？好像我是什么怪物一样？叫人怪难为情的。"

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哑口无言。眼前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名震天下，足与江充、柳昂天鼎足而三的东厂大太监刘敬！

杨肃观等人都是朝廷命官，见了这位京城十二监之首，随侍当今天子的秉笔太监，心下无不暗自惊奇。

秦仲海咳了一声，低声道："怪了，这老太监等闲不出宫，怎地今日却忽尔来此？"

杨肃观自也感到纳闷，点头道："无论如何，此人出宫必有什么阴谋，咱们可得小心在意了。"

卢云见伍定远低头不语，忙问道："伍兄怎么会与这人一同躲在匾额后？你们约好一起上山的么？"

伍定远见三人一起望向他来，忙摇手道："大家别误会，我上山时无意在道上遇见这人，倒不知他便是刘总管。"众人哦了一声，都是将信将疑。

杨肃观见疑云重重，如何能平白放过，当下便要追问，忽听刘敬道："诸位朋友，我今日上得华山，只是想见识一下各方英豪的英姿，看看谁是当今的武林盟主，现下可推举出来了么？"

杨肃观一听此事，便感头大，方才卓凌昭击败灵定，宁不凡又不愿与他较量，算来这"剑神"已是方今的武林盟主，想到日后少林名声定然毁在自己手上，脸色已成惨白。

江充走了上去，笑道："刘总管问得好，当今公认的武林盟主，便是咱们昆仑掌门卓凌昭卓老师，诸位朋友日后便听他号令吧！"

刘敬笑道："哦！原来武林盟主已经是卓掌门了，这我倒不知晓。却不知咱们宁不凡宁大侠公认天下第一，却是怎么败下来的？可是输在拳脚不及，还是剑术不到啊？"说着往卓凌昭看去，眼中都是询问的神色。

刘敬这么一问，那比什么暴力威吓、阴谋陷害都要来的厉害，果然卓凌昭面上变色，摇头道："卓某不曾与宁掌门较量，倒不知是谁强谁弱了。"

刘敬笑道："原来你二人还没比试过，那怎么卓先生便可以自称武林盟主啦？莫非卓先生天生的料事如神，还是能够未卜先知啊？"

卓凌昭听了嘲讽，面上登时青红不定。同样的一句话说来，琼国丈徒然说得暴躁气愤，但这刘敬却能说得讥讽巧妙，让人无法回击。

江充冷笑道："这事倒与卓老师无关。咱们宁大侠很有自知之明，根本不敢下场较量，须怪卓掌门不得。"跟着转头向宁不凡一看，狞笑道："怎么样？我这话可有什么不对？"

宁不凡轻咳一声，道："江大人所言不错，在下不是卓先生对手，不比也罢。"

琼武川见他一脸懦弱，登时又急又气，大声叫道："你又来啦！你到底在怕什么？"

刘敬伸手出去，往琼武川肩上一拍，笑道："国丈有所不知，他是怕咱们江大人，倒不是怕卓先生。"

琼武川知道刘敬口才了得，此刻如此说话，定有用意，当下便假意接口，奇道："总管这话好生奇怪，咱们宁大侠明明是与卓掌门下场较量，怎会来怕江大人？莫非江大人也练了厉害武功么？"

刘敬哈哈大笑，道："照啊！琼国丈所言不错。咱们江大人正是练了两套神功，一套叫做'铁口随心功'，另一套叫做'御前咬耳功'，这两套神功使出来，便是宁大侠这般武艺，也要甘败下风。"

琼武川如何不知刘敬有意讥笑，当即假意问道："什么是'铁口随心功'？那是什么神奇武功了？"

刘敬笑道："这个'铁口随心功'，顾名思义，便是一张嘴巴神通广大，威力无穷。只要铁口发威，往刑部公堂一坐，两张嘴皮就这么吆

喝几下，嘿嘿，管你本事通天，人家几千张海捕公文贴出，几万名官差抓来，任你逃到天涯海角，也要给他搞掉性命。”

琼武川惊道：“这么厉害！简直比隔山打牛的功夫还了得！”他二人一搭一唱，都在讥讽江充平日的为人处世，众宾客都觉得好笑。

刘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那算是什么，比起‘御前咬耳功’，这‘铁口随心功’还只能算是粗浅的武艺哪！”

琼武川奇道：“御前咬耳功，这又是什么厉害武学了？”

刘敬道：“铁口随心功不过对付区区一人，可御前咬耳功更是非同小可，只要他在金銮殿前咬个几咬，任你几百人、几千人的大门派，一夜之间便会成了天下万民的公敌。他说你是雌的，你便不是公的，他说你是雄的，你便不是母的，黑白是非随他说，红黄绿白任他咬，几口下来，管你精忠报国，还是碧血丹心，一样给送去刑场报到。你看咱们江大人法力无边，却要芸芸众生如何抵挡啊！”

琼武川面露赞叹之色，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无怪宁不凡怕他怕个要死，这天下第一的封号，该送给咱们江大人才是。”

江充满脸通红，嘿嘿一笑，回敬道：“两位话恁也多了。所谓江湖自有江湖理，咱们朝廷中人，还是少说个两句吧。”

刘敬笑道：“我自与琼国丈谈天纳凉，闲聊几句，怎么江大人就不高兴了？好吧！你要咱家闭嘴，咱家就安安静静的好了。诸位有话请说，有屁请放。”

此时众人都知他们有意对付江充，若要出言插话，不免介入两大权臣间的比拼，当下都是默然无语。

琼武川摆了摆手，笑道：“大家有什么事，只管说啊，怎么这般安静呢？”

那钱凌异平日最爱出风头，眼看无人敢答腔，登即冷笑道：“你这糟老头子少放两个狗屁，没人会当你是哑巴。”

众人听钱凌异说话大胆，都是为之骇然。果然刘敬咦的一声，道：“你是谁？怎么对琼老爷说话这般无礼？”

钱凌异冷冷地道：“在下昆仑山钱凌异，外号‘剑影’的便是我。”

刘敬叹道：“原来是钱四侠啊，唉……我以为昆仑山高手见识非比寻常，谁知却如此无知，真可惜了。”

钱凌异仗着有江充撑腰，也不来怕，只怒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！”

刘敬微笑道：“钱四侠，你真以为这位老先生只是个糟老头子么？”

钱凌异心下一凛，这才想起琼武川身分非比寻常，他往金凌霜等人看了一眼，只见众人垂手低头，不敢稍动，这才知道闯下大祸。他咳了一声，嚅嗫地道：“我…我是…”

刘敬叹道：“你以为他是谁？一个可以给你随意作弄的人是不是？”

钱凌异陪笑道：“不是……在下岂有此意……”

刘敬忽地面色一寒，喝道：“大胆刁民！你可知道他家中摆着太祖御赐的铁卷丹书，便是金銮殿上皇爷也不敢骂他一句两句？这般人物，是你一个小小顽民可以骂得的么？你不怕杀头吗！”

钱凌异吓得魂飞魄散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是有意的……”

刘敬厉声道：“他那条二十四节龙头金鞭，连皇上都打得，你却说他是个乱放狗屁的糟老头子，难道你以为自己比圣上还要了得吗？你想要造反是不是？”

钱凌异吓得跪倒在地，叩首道：“求总管饶命，是我这张狗嘴说错话了！我该打！我该打！”说着自行掌嘴，一时劈拍有声。

众人见刘敬一出场，三言两语间便逼得钱凌异磕头下跪，心中都是暗自佩服。伍定远心道：“江充、刘敬这两个奸臣着实了得，个个都有天大的本领，我与他们的机智口才相比，那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了。”杨肃观、秦仲海也是佩服无比，各人心下暗自揣摩，都在学这老太监行事的手段。

卓凌昭见门下给人整治得极惨，便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管教不严，致使门人说话无礼，还请两位大人原谅则个。”

卓凌昭这般说话，已算给足刘敬面子，哪知刘敬丝毫不见放松，只笑道：“卓掌门放心，咱们琼国丈肚量大，绝不和钱四侠计较。不过人家的宝贝女儿是皇上的嫂子，只不知皇上是否这般肚量宽宏，能容得一个小小百姓指骂他的亲家。唉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”

钱凌异听得此言，吓得更是磕头如捣蒜，江充知道刘敬嘴巴厉害，自己若要出言求情，不免被胡乱编排，当下只一言不发。

卓凌昭见刘敬丝毫不给面子，霎时断喝一声，手按剑柄，沉声道："刘总管与琼国丈一搭一唱，到底是想怎么样？若想一昧袒护宁不凡，咱们自行下山便是，也不用看他假惺惺的退什么隐，就当这一切全是狗屁！"

卓凌昭面带杀气，那日为了天山里的绝世武功，这"剑神"尚且不惜与江充翻脸，倘若刘敬真的逼迫太甚，他可是啥也干的出来。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"卓掌门好大的火气啊！"当下对钱凌异微微招手，道："好啦！看这位钱四侠头也磕破了，想来真是有意悔过，这就起来吧！"

钱凌异如遇皇恩大赦，啜泣道："小民得总管相饶，终身不敢忘总管的大恩。"

刘敬笑道："你不敢忘我的大恩？那江大人怎么办？莫非你要投靠到我这儿来么？"

钱凌异偷眼望去，果见江充面色不善，他心下一惊，急急缩到卓凌昭背后去了。

卓凌昭嘿地一声，不再理睬刘敬，迳自怒目望向宁不凡，大声道："阁下到底是要退隐还是要怎地，快快放下一句话吧！我们没工夫陪你闲耗！"

先前江充独霸全场，宁不凡始终处于挨打局面，此刻刘敬现身制衡，照理宁不凡该喜形于色，只是说也奇怪，宁不凡见了刘敬，脸上神色丝毫不见轻松，反有更添烦忧之象。场中宾客看在眼里，都是暗自纳闷。

只听宁不凡叹了口气，道："在下今日退隐，便是为了远离纷争，日后无论朝中恶斗也好，江湖凶杀也好，一律与我宁不凡无关。请诸位大人成全，别再为难我了。"言中之意，真是有意退隐，却与江充无涉。他伸手到第三只铜盘里，拿出了那段白绫，递给了刘敬，道："这块白绫请大人转交琼贵妃，就说宁不凡直到退隐江湖，始终对得起她。"

众人见那段白绫破烂腐旧，谁知竟与当朝贵妃有关，心中都是一奇。江充更是脸色大变，连琼武川也是叹了口气。

刘敬见众人脸上都有猜测的意思，当下将白绫展了开来，众人只见白绫上满是血迹，上头却有一人的题字，琼国丈朗声读道："功在国家，朱炎题。"

伍定远眉头一皱，问道："谁是朱炎？"

杨肃观低声道："这人的名字不能乱叫，他便是先皇武英帝的名字。"

伍定远啊地一声，道："原来……原来宁不凡识得先皇……"霎时之间，脑中一阵混乱，只觉此事大有蹊跷，但一时却又想不清楚，只是皱眉苦思。

一旁江充更是面色铁青，全身轻轻颤抖，好似极为紧张。只见他口唇低颤，喃喃地道："老天爷……难道事情还没了结……不要……千万不要……"

此时卓凌昭有江充撑腰，宁不凡也有刘敬助阵，两方可说谁也不怕谁，就算宁不凡一改初衷，决定放手一搏，甚且下场争夺武林盟主，也无不可。刘敬见他低头不语，忍不住劝道："你真要这样走了？咱们还有多少大事等着干，你对得起自己这身武功么？"

宁不凡听了"多少大事等着干"几字，身体一颤，急急低下头去，拱手道："求总管放了我吧。二十年来，不凡始终效忠朝廷，已然鞠躬尽瘁。日后的事还请总管多多担待了。"

厅上宾客把二人的对话听在耳里，心下无不了然。看来宁不凡与刘敬间的交情定是非比寻常，也难怪江充不惜以大臣之尊，老远赶来此处捣蛋。只是宁不凡一向颇有侠名，却怎地与刘敬搞在一起，想来真是让人不解。

眼见宁不凡执意退隐，刘敬看在眼里，也不便再加阻拦。他凝视宁不凡良久，终于长长一叹，道："好吧，念在咱俩多年交情，你放心退隐去吧！咱家祝你日后平平安安，长命百岁。你这些徒子徒孙，咱也会替你看着，绝不让他们受人欺凌。"

宁不凡听了这几句话，登时大喜过望，当即躬身道："多谢公公成全。"转身又向众宾客一鞠躬，道："多谢各位不吝上山观礼。"转身又向卓凌昭一拱手，陪笑道："盟主在上，日后多多提点华山一脉，不凡感激不尽。"

卓凌昭听他马屁奉承，忍不住露出笑容。一旁杨肃观、秦仲海、卢云等人却都苦着一张脸，知道宁不凡退隐之后，武林气运已尽。想起少林从此受人欺压，杨肃观更感罪责深重，饶他久经历练，仍有茫然不知所措之感。

宁不凡见再无人阻拦自己，便喜孜孜地取过长剑，跟着提起火漆，便要将之封印。此时江充与刘敬相互牵制，卓凌昭又已顺利夺得盟主之位，无论正邪双方，都无人过来干预，想来这回封剑已成定局。

火漆正要落下，忽听一个声音叹道："功名利禄，男女情爱，把人紧紧来缚。枉称是天下第一高手，却沦落到这个地步，真让人没眼看了。"

众人转头去看，只见说话那人神情萧然，自坐一张板凳上，正是"九州剑王"方子敬。他话声平淡，一非指责，二非喝阻，只是飘飘渺渺，好似有气无力。只听他道："小子宁不凡，今日便要以这身武艺行侠江湖，为众生好好做一番大事业，老前辈你是当今剑王，我无论如何要与你一决胜负……"

宁不凡本来兴冲冲地等着封剑，听了这话，彷佛当头棒喝。他停下手来，苦笑道："方大侠好聪明的记性，都十多年了，你居然还记得我俩动手前说过的话……"

秦仲海一听得师父这番言语，便知有异，当下寻思道："听师父这般说话，看来他曾与宁不凡动过手，却不知谁胜谁负……"他正自推想，忽地心中一惊："都说师父是天下有数的大剑客，却怎地弃剑从刀？看来他…他也败在宁不凡的剑下…"一时心中激荡，良久说不出话来。

方子敬缓缓站起，走到宁不凡面前，叹道："当年我敬你是个剑客，这才与你比武，哪料到名缰来驾，利锁来袱，你枉称一代宗师，却连退隐之刻也难能自在。宁不凡，你练武究竟为的是什么？是为了世间虚名？还是为了蝇虫之利？"

宁不凡听了这话，喉头忽然一哽，竟是难以回答。

方子敬凝视着他，伸手取过"勇石"，刷地一声，将剑刃抽出半截，道："你过来看看，你还认得他么？"

剑刃雪白如镜，登时照出了一张脸。宁不凡低头看去，只见剑刃上的那张脸满布风霜，好似受尽世间折磨，眼角皱纹层叠，更似心机无穷。

情欲野心，妒嫉仇恨……那个满面谄媚的中年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你自己，不凡，宁不凡……

宁不凡痴痴地凝望着自己的倒影，满心悲苦中，那剑刃上的老脸淡淡隐去，慢慢的，映出了一张挂着鼻涕的纯真小脸，那小小孩童模样蠢笨，正对着自己傻笑不休。

往事飞入心中，蓦然之间，宁不凡再也忍耐不住，泪水登时滑落双颊。

方子敬幽幽地道："你本是百年难得的练武奇才，一手剑法风华绝代，谁知十余年不见，你竟沦落成这个模样。今日上山宾客有不识得你的，还以为你是华山打杂的长工，是什么折腾了你的志气？是女人情？是财富？还是权势？奸臣过来说个两句，你便乖乖的伸手出去，任人宰杀，你啊你……你枉称天才，你对得起自己这一身天赋么？"

宁不凡听了这话，更是伸手掩面，泪如雨下，众人见了他这幅神情，都是为之愕然。

方子敬还剑入鞘，把剑柄交在宁不凡手中，道："宁不凡！身为一个剑士，就该拾起你的剑来，轰轰烈烈的干一场！死也好，活也罢，都是性命一条！要知今日封剑之后，你无论练成多高的武艺，天下间都没有对手可以较量了啊！"

方子敬武林辈分极高，此时一开口说话，场中之人无不肃穆，几名年轻人更有热血沸腾之感。在这一代剑宗面前，江充等奸臣又如何插得上话，都是哑然无语。

宁不凡缓缓抬起头来，望着梁上的两面锦旗，正是"长胜八百战，武艺天下尊"。宁不凡轻轻一叹，心道："是啊……我本是一名剑客，只知道用剑而已……我什么时候变得这般胆怯无用，这般无耻可笑……我不是为了名利而活…也不是为了华山而活…我生在世间，只为自己的剑而活……"

霎时间，他仰天狂叫，大声道："跳舞！一起跳舞！"只见他握住剑柄，高举过顶，如跳舞般转了个圈子，跟着前走三步，旁走两步，

原地跳跃不休，好似跳起了庙会里的祭神舞。

当年的一舞，舞出了名动天下的绝世高手；今日的一舞，恐怕是世间绝响。华山门下顿时泪洒当场，赵老五、肥秤怪等人想起往事，更是痛哭失声。众宾客不明所以，都是张大了嘴，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方子敬淡淡地道："秦霸先的传人已经出山了，你难道不想与他较量一场？你练了一生的武功，不就是在等这个机会么？"

宁不凡忽地跳了起来，哈哈大笑道："是啊！秦霸先！可惜你早死了，否则我宁不凡定要与你分一个高低！"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暗道："又是这姓秦的，他到底是谁？怎像是挺重要的大人物？"

江充听得这个名字，忍不住脸上变色，跟着恶狠狠地盯向伍定远，心中大恨，想道："又是这帮可恨逆贼，至死都阴魂不散！"

刘敬一直默默旁观，待见宁不凡满脸欢喜兴奋，也是淡淡一笑，道："宁掌门，好久不见你这般喜乐了。"

宁不凡哈哈大笑，道："莫叫我掌门，我此刻只是一名寻常的剑客，一名自求我道的剑客！"他飞上半空，喝道："什么功名利禄，什么权势财富，全给我滚吧！"内力到处，"勇石"已然出鞘，只听"锵"地一声大响，那声音直震屋瓦，梁上泥尘竟尔飕飕落下。

众人面上一惊，方知宁不凡的真正功力。看来他直到此刻，才终于得到解脱，又恢复成天下第一高手的气派。

方子敬哈哈大笑，道："好一个宁不凡！这才是天下第一！"

宁不凡手持长剑，双目竟尔变得明亮清澈，只听他道："多蒙方前辈指点教诲，不凡已然想清楚了。华山日后便遭奸人陷害，自有天命护持，不必我这个凡人再有多言。"他转身看向众人，朗声道："宁不凡自今以后，便当引退，终生不再动剑，诸位若想指教一二，与在下分个高低，这便请下场。"

众人见到他的目光，忍不住都是一凛，原本这人只是个店小二模样的猥琐人物，此刻持剑在手，却如巨人一般，令人无法逼视。江充本想威吓，待与他目光相接，竟是悚然一惊，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。

宁不凡提剑下场，仰天傲视，着实是天下第一的睥睨气派。卓凌昭见猎心喜，眼前他只要击败这个宁不凡，这“武林盟主”的宝座更是实质名归，再无旁人讥嘲，心念于此，便自往前一站，冷冷地道：“宁兄，卓某人今日领教你的高招。”

宁不凡望着卓凌昭，竟是仰天长笑，道：“卓掌门本是一代枭雄，其实若非有人作梗，我早想与你一战了！”这宁不凡原先何等庸懦，此时持剑在手，竟连说话语气也变得自信起来。旁观众人本来看他不起，现下却无一人敢出言讥讽。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蒙阁下看得起，卓某三生有幸。”他夹着击败少林三大高手的名声，已是中原武林声望崇荣的人物，自足与宁不凡较量比试。

两人互望一眼，各挺长剑，同时走下场中。

双雄相互凝视，都在打量对方。宁不凡见卓凌昭目光如火如炬，身上杀气腾腾，便自微微一笑，问道：“剑神凌昭，你告诉我，你的剑是什么！”

卓凌昭双目精光暴射而出，森然冷笑：“神剑如我，吾即剑神！举凡公理正义，无一超乎我手中长剑！”说话间提起剑鞘，平举在胸，更显出剑神的睥睨气势。

宁不凡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狂气！”

卓凌昭嘴角斜起，傲然道：“却不知阁下的剑是什么？”

宁不凡耸了耸肩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打小就笨得厉害，一不会读书写字，二不会手艺雕刻，长大以后也不懂什么权谋霸术、仙佛鬼怪，我只会练剑，也只喜欢练剑。”他轻抚剑柄，道：“我就是剑，剑就是我。”

当世最为知名的两大高手站下场中，相互凝视，大厅中顿时生出一股腾腾杀气。一个是自号“剑神”的西域掌门，昆仑山开派以来最为聪颖的天才剑客；一个是公认“天下第一”的当世最强高手，即将封剑归隐的华山掌门，这一场好斗，堪称惊天动地，震古铄今。旁观宾客被两人间的杀气一逼，纷纷躲到了墙角，场内立时空出一大块地方。

卓凌昭见眼前的绝代高手气势磅礴，确实是中原第一人的气派，寻思道：“此人称霸中原十余年，从无人胜过他一招半式，却不知他剑

法究竟高妙到什么境界，莫非他真已如传言所称，已然体悟天道？”心下不禁微有惧意，但转念一想，胸中豪气斗生：“想我卓凌昭生平会过多少高手？便灵定这般厉害人物，还不是败在我的剑下？这宁不凡不过四十多岁年纪，能有多高的功力？且看我撕下他‘天下第一’的虚名来！”

心念于此，自信必胜，拱手便道：“有僭了！”

刷地一声，长剑闪动，“剑豹”旋即使出，剑雨洒落，如同水瀑飞泉，霎时攻出八八六十四剑，一剑比一剑快，寻常武功中有所谓“三连环”、“七连技”，却从未听过一次攻出数十剑的招式。剑光闪耀，宛若狂风暴雨，直朝宁不凡身前杀去。

杨肃观见了这等快剑，心下也是骇然，寻思道：“我那‘涅盘往生’已是武林间罕见的异数，谁知此人剑法更高更快，那日在京师相斗，天幸他是空手，否则我今日哪有性命留着？”众人给这剑光逼得难以直视，只眯眼观看这天下难得的奇景。

只听当地一声，卓凌昭已然还剑入鞘。

众人满脸茫然，不知这招谁胜谁负。

场中诸大高手却看得明白，方才宁不凡在惊天动地的剑花到来前，竟已平举剑身，在卓凌昭的胸口轻轻地刺了一下，这剑妙到颠毫，去势虽然不快，却攻入了庞大剑网的空隙，所幸卓凌昭轻功了得，在长剑破衣的那一刹那，便已往后急跃，否则此刻早已毕命。

卓凌昭双眉一轩，更不打话，迳自提剑走向宁不凡，刹那间剑光一闪，长剑由左至右，猛朝宁不凡腰间切去，这剑夹带着轰然巨响，宛若狂波怒涛，两旁众人只觉劲风割面，脸上火辣辣地甚是疼痛，以剑风观之，这剑所附的真力实是非同小可。这剑气势雄浑，乃是昆仑十三剑中的“剑浪”。

宁不凡双脚不动，只微微屈膝，手臂伸直，长剑缓缓地指向右前方。宁不凡这剑以逸待劳，卓凌昭若不收手，他长剑力道虽猛，但剑刃尚未触及宁不凡之前，手腕却会先给他割下来。众人心下赞叹，忍不住大声叫好。低辈弟子识不得宁不凡剑法的好处，还以为众人是为卓凌昭霸气绝伦的剑招所喝彩。

卓凌昭见剑招被破，不待招式用老，手腕一振，剑尖立时由下往上疾刺，指向宁不凡的喉头，这剑快若闪电，但去路却又蜿蜒曲折，教人摸不清他那一点剑尖的去处，剑尖颤动，只见宁不凡上半身所有要害都已受制，正是昆仑十三剑之一的“剑蟒”。

杨肃观心下佩服，寻思道：“卓凌昭真不愧是当代四大宗师，看他这般使剑，天下有几人接得了他的一招？”

便在此时，宁不凡右手提起，放在自己的腰上，剑刃却软绵绵地指向左侧。众人看他这剑毫无气势，眉头都是一皱，不知这剑有何作用。那方子敬却暗暗点头，显然甚是佩服。

果然卓凌昭见了这一招看似无用的剑式，只得立即变招，想来宁不凡剑尖的去处，又是卓凌昭剑法的要害。

卓凌昭清啸一声，又已拔剑来攻，一时“剑豹”、“剑浪”、“剑蟒”、“剑飞”纷纷使动，十来种截然不同的剑法使来，竟是毫无斧凿痕迹，彷佛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。众人眼花撩乱，都是目瞪口呆，但宁不凡却足不动，手不抬，单靠手腕颤动，那一点剑尖指去，却逼得卓凌昭立即变招。

卢云站在一旁印证，心道：“当年我与那陆爷约定了三拳较量，他也是手不抬、脚不动地破去我的拳法，看来这宁不凡也是如此，只是他比陆爷的功夫更为高明。兵法有言：‘善战者，攻其所必趋，是以制人而不制于人，至于无形神乎’，照这道理来看，宁不凡已然看清卓凌昭的剑路去势，这才能后发先制，攻敌所必趋了。”

百余招过后，大殿上满是剑神的脚印，可是宁不凡却不曾移动半步。卓凌昭面色铁青，也缓下手来，静静凝思下一招的攻法。

宁不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别急着抢攻。剑神的剑法当不只如此。”口气虽然谦和，但言辞却如长辈指点弟子一般。

卓凌昭大怒欲狂，心道：“我今日若不能逼他移动一步，我日后如何在江湖上行走？昆仑山还有何颜面面对天下英豪？”想起自己已是武林盟主，今日若要莫名其妙地惨败，一切心血不免付诸东流。心念及此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真气，催动身上雄厚的内力，霎时一丝白烟飘过，卓凌昭的剑上竟尔凝出一层寒霜。

金凌霜大惊失色，颤声道：“这是‘剑寒’……”厅上众人只觉身上越来越冷，竟连空气也要凝结成冰，卓凌昭剑上竟似会吸收热气一般，只见剑上寒气大盛，冒出了缕缕寒气，卓凌昭缓缓舞动长剑，白蒙蒙的冰尘飘来，剑身竟然慢慢消失无形，金凌霜颤声道：“这是‘剑寒’、‘剑影’合而为一，天啊！掌门的功力竟已深到这个地步……”

只见卓凌昭身上裹着一团白雾，缓缓地行到宁不凡面前，寒剑森森，看来剑上的内力大有毒性，若要擦破了皮肉，绝不只是流个几滴血这么简单，怕还要被那阴寒毒性所伤。只见薄雾茫茫中，卓凌昭的剑刃已然幻化成模模糊糊的一团白光，殿上寒气大盛，四下都是阴森一片。

卢云心道：“方才宁不凡之所以能胜，靠的全是料敌机先，只是卓凌昭这招太过匪夷所思，竟能隐藏出剑的路数，看这模样，宁不凡看不清对手的剑路，断无法再以逸待劳了。”

原来卓凌昭见对手不断破解自己的剑招，料知这天下第一高手的剑道造诣定然已至神而明之的地步，居然能在瞬间便识破自己剑法中的破绽。也是为此，他便藏去自己的剑路，看这宁不凡目不能视，却要如何破解自己的绝招。

卓凌昭喝道：“去！”猛地剑光一闪，白雾四散，这融合两大剑法的绝招已然使出。

此剑风声萧然，夹杂着猛烈的白雾薄烟，寒气冲来，端的是气势逼人，不知宁不凡要如何抵挡。

猛听“嘿”、“哼”两声过去，众人引颈急看，却见两大高手一言不发，各自退开了一步，两人都已还剑入鞘。只是双方动手太快，加上卓凌昭又使出无形剑法，实在难以看出两人之间到底谁胜谁负。

一阵山风吹入殿内，在众人的惊骇声中，卓凌昭的衣袖落下了一片。这剑已然分出胜负，却是卓凌昭输了。

宁不凡目带怜悯，轻声道：“你败了。”

卓凌昭颤声道：“我已然使动‘剑影’，照理你决计看不见我的剑路，你……你是怎么破去我的剑法的！”

卓凌昭向以心机深沉著称，当年他曾以一招击败灵音、李铁衫两大高手，凭的全是阴谋诡计，谁知此刻费尽心机绝招，却被宁不凡轻

轻松松的破解，似乎还行有余力。

宁不凡道：“你的剑影靠的是内力运使，我眼睛看不见你的剑路，但却感受得到你剑上的杀气，是以能够破去你的招式。”

卓凌昭一声惨笑，道：“剑上的杀气？”

宁不凡点头道：“举凡学武之人的一言一动，我都能从他的杀气查知动作举止，这便是我派武学的精华。阁下心中所思，我自不能尽皆知晓，但若要以阁下的脚步呼吸来猜测招式，那也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卓凌昭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所以…所以不管我出什么招式，你都能事先预料了？”

宁不凡点头道：“不错。不过卓掌门不必因此自责，我此刻虽然胜过你，但我内力不如你，剑术也不如你，所长者，不过是‘制敌于先’四字，倒不是武功真的比你高。”

众人心下雪亮，宁不凡所言只是安慰之意。这剑神确实差了天下第一高手偌大一截。

天下间的武学所求不过二者，那便是“力”与“智”。以“力”而言，求得是超出对手能耐的神技，你的招式能快一步，我便要快你两步，你能举百斤，我便能担千斤，胜负之际，靠的纯粹是力大。无论是灵真那般苦练外门硬功、或是卓凌昭这般逆练玄奇剑法，致胜之道却都是一般的路数：“我的气力比你更大”。

但论到武学的“智”，那便是骗倒对手的技巧了。你要往左，我却偏偏能骗得你往右，你要往右，我却偏偏唬得你往左，等你的招式已被我全然预料，任凭你招数再快再狠，力道再猛再强，我都可以“料敌机先”、“制人而不制于人”，进而轻轻松松地取得胜果。以此练剑，便是一个三岁小孩拿着一根细针，也能打败大力士的千斤铁锤。为了这个“智”字，各门各派无不苦练诱敌虚招，以期能够骗倒敌手。但却无人能练到宁不凡这般境界。

卢云生性聪明，把两人过招的情状看在眼里，心下自有体悟。想道：“只要能制敌机先，无论是何等平凡无奇的招式，都能成为天下最为强劲的绝招。看来宁不凡真是天才，若非如此，他凭什么以最寻常的招式破解人家最繁复的剑法？”

宁不凡的剑上并没有丝毫真气内力，只是寻常的一口利刃，但卓凌昭的剑上却满是阴劲寒气，出招时更是以快取胜。卓凌昭剑招华丽，威力奇大，有如山珍海味的滋味，端的是千奇百怪，无所不有，但宁不凡的剑招却如青菜豆腐一般，平淡无奇，毫无可取之处，一不需内力，二不需轻功，只是把手上长剑缓缓一举，随意刺出，这种剑法便连三岁小孩也会，可是两种剑法相较，居然是宁不凡胜过卓凌昭，这中间差异所在，便是“天才”二字。

这等剑法之妙，已入“天道”，自是天才之所为。卓凌昭费心尽力，以人力弥补剑法的不足，便能练到绝顶之境，至多也只能称的上“人间之道”、“人定胜天”了。

卢云见卓凌昭低头不语，昆仑门下目中含泪，心中隐隐有着一丝同情。想道：“其实这剑神当真不容易了，一柄长剑能使到这等鬼斧神工，天下间恐怕没几个人办得到。可怜他练到这个地步，却抵挡不了宁不凡的随手一刺，这要他情何以堪。”

宁不凡见卓凌昭满面痛楚，垂首无言，便微笑道：“卓掌门，我们不必再比了吧？”他转头看向厅上众人，问道：“还有哪位要来赐教？”

忽听一人森然道：“转过身来，我们还没比完。”这声音冷傲高峻，正是卓凌昭所发。只见他双目生出无限凶光，好似要把敌手吞噬一般。

众人心中都想：“他法宝出尽，人家却连一步都没动，他还想比什么？”先前宁不凡不曾移动一步，便把剑神击溃，两者孰高孰下，已是一目了然，不知卓凌昭还想挣扎什么。只是众宾客碍在昆仑山人多势众，都不敢出言讥嘲。

宁不凡皱眉道：“阁下还要打么？”

卓凌昭却不打话，霎时深深吸了一口真气，只见剑上顿生一股青芒，那青芒不断上涨，一尺、两尺、三尺，慢慢地竟如同一只巨大火炬一般，精光耀目，此时日已西沉，大殿中夜色弥漫，那青芒灿烂耀眼，只逼得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

宁不凡颔首道：“好厉害的剑芒！宁某生平仅见。”

卓凌昭仰天傲视，昂然道：“我之所以自称剑神，意即在此，请宁掌门赐教吧！”他口中说话，那剑芒却丝毫不弱，反而更见光彩夺目。

何谓剑芒？这剑芒自古便是剑客追求的最高境界，乃是剑士以深厚内力逼出剑上的磷粉，使之在空气中燃烧，望之如同火炬，故以谓之“芒”。以此无形剑气所凝聚而成的光芒，非但能断铁裂金，无坚不摧，尚且有无数巧妙变化。若有人以此横行天下，任你带着名剑宝刀，也无法抵挡正面一击。

众人见了如此雄浑的剑芒，纷纷赞叹，老一辈的剑客多闻剑芒大名，却不曾亲眼目睹，只因这剑芒使动起来极耗内力，江湖上练成的直是少之又少，寻常好手只要能运出半尺剑芒，且撑上一口呼吸，便足以傲视江湖了，眼见卓凌昭的内力直如无止无尽，剑芒非只长达三尺，尚且精光炯炯，绝不缓歇，真可谓震古铄今了。得见天地奇观，不少剑客竟尔潸然泪下，只觉不虚此生。杨肃观等人想起灵定便是败在“剑芒”之下，更感肃然。

方子敬虽然看不起卓凌昭的为人，此时见了这等绝学，心下却也暗暗敬佩，想道：“这剑芒如此难使，卓凌昭定是练过什么神奇法门，否则决计无法支撑这般久。”

方子敬却不知道，这“剑芒”正是卓凌昭自古墓中挖出来的绝学，若非前人智慧所积，卓凌昭内力再强，也不能使得这般惊天动地。

卓凌昭手腕轻抖，剑芒闪过，迳自朝宁不凡颈上掠去，以圣僧灵定的金刚不坏体，尚且不能与挡这剑芒的一击，这剑芒若要在宁不凡喉头上一划，那可是断颈斩首的惨祸，宁不凡心下一凛，随即低下头去，那剑芒便往他身后切去，霎时斩断一只木柱。厅上众人惊叫一声，纷纷闪避。

三尺剑芒，加上五尺剑身，威力所及，天地无物可挡。此时卓凌昭仗着剑上无形青芒，远远朝宁不凡进击，两人相隔极远，卓凌昭可凭无形剑气杀人，但宁不凡却无法举剑反击，已是大落下风。

木屑纷飞之中，剑芒一闪，又朝宁不凡背后削下，卓凌昭厉声道：“与我剑神相斗，不容你站立不动！”

宁不凡嘿地一声，当下只有让开一步，只听轰地一声大响，地下竟已给卓凌昭的剑芒劈出一道深沟，这地板乃是青石所铺，坚硬渝铁，谁知却被卓凌昭劈出缝来，想来真是令人心悸。

只见剑芒闪耀，剑气冲霄，转瞬间两人连过十招，二人相距极遥，宁不凡难以还手，只有四下闪避的份，根本出不了一剑，过了一

柱香时分，那剑芒竟越来越盛，全然不见衰弱。

大殿上剑气纵横，众人早已躲到一旁，便连武林高手也是一般，眼看这剑芒如此锐利，谁敢正面抵挡一击？众人只有紧挨墙壁，将后背尽量贴在壁上，以求不被卓凌昭剑气扫及。

卓凌昭喝道："宁不凡！你可以尽破人间所有招式，但这剑芒乃是天界所传，我看你如何来破！"霎时雄浑的剑芒一散，竟幻化为数千条淡淡的青光，猛朝宁不凡身周左右击去。

方子敬吃了一惊，心道："霞光千道！世间真有这等武学！"

宁不凡见这招太过强猛，实在不能硬接，当即往右侧一纵，远远地跳了出去。千道剑芒便从他身侧穿了过去，只听嗤嗤地连声轻响，霎时照壁上竟给戳出数千个小孔，众人见了这等剑气，心下都是骇然，寻思道："这剑法太也可怖！卓凌昭真是剑中之神！"

卓凌昭冷笑一声，又是一招"霞光千道"使出，宁不凡面色惨澹，急急闪躲，模样狼狈无比。

百余招过后，宁不凡仍是左右闪避，全然无法招架，旁观众人有的便皱起眉头，心道："这天下第一高手怎么不敢正面还招，如此不是浪得虚名么？"有的好事之徒便大声喝叫起来："快快决一死战！别只知道逃！"华山弟子登时反唇相讥："你急什么？想要下场过招，一会儿多的是机会！"大殿上争执喝叫，闹成一片。

卓凌昭早在上山之前便已推算明白，只要凭着自己的剑芒绝技，定能使武林人士大为震惊，推崇备致。一会儿宁不凡若还不敢还手，他只要停手罢斗，宁不凡自也不能再上前邀斗，到时武林盟主的尊号便是他的囊中物了。想到自己今日先败少林、再破华山，这份丰功伟业当是昆仑开派以来所仅见，忍不住露出得意的微笑。

卓凌昭大占上风，已是好整以暇的出剑，颇有卖弄的意思。他见宁不凡脚踩七星步，正在自己身旁疾走，好似随时要扑将过来，卓凌昭微微一笑，心道："你剑法再高，也无法抵挡我的无形剑芒，你若硬要挤来，那不是送死么？"

正要使出"霞光千道"，将敌人一举斩杀，忽见地下的足迹有些特异，大部分散乱的脚印都是他自己的，可是却有一圈奇特的足印以他

为中心，已然围绕成圈，似乎要把他包围起来，却是宁不凡踏出来的。

卓凌昭往宁不凡看去，只见他面色凝重，似乎在推算什么，卓凌昭心下微微一凛，寻思道："看他这模样，决计是有什么阴谋，我可得小心了。"

卓凌昭推算两人距离，眼见宁不凡慢慢朝自己走来，已有十尺远近，卓凌昭自拊仗着手上长剑的威力，以五尺剑身加上三尺剑芒，当足以毁去八尺方圆内的所有物事，此时宁不凡缓缓朝自己接近，若再不出剑将之诛却，更待何时?

卓凌昭断喝一声："来吧！"他猛吸一口真气，只听轰地一声大响，"霞光千道"激射而出，剑上青芒如同排山倒海，猛向宁不凡面前冲去，料来宁不凡武功再强，轻功再高，也必成为血肉模糊的一团。

烟消弥漫，大殿上满是飞灰，众宾客站了起来，无不惊叫赞叹，华山弟子见掌门垂危，则是捶胸顿足，哭声连连。卓凌昭见胜负已分，霎时脸露微笑，便要还剑入鞘。

便在这喜气洋洋、胜负已分的一刻，忽地眼前精光一闪，卓凌昭面前忽尔多了一件物事，却是一柄长剑直向门面而来，正是宁不凡的配剑"勇石"!

这一惊直是非同小可，眼看"勇石"已经及胸，卓凌昭急急后退，想要一举甩开宁不凡的进击，宁不凡举步向前，丝毫不让，两人一个进、一个退，转瞬便退出一丈有余。满厅宾客见变故忽起，无不惊得呆了。

方子敬冷眼旁观，心道："好一个宁不凡，居然抓得住这十尺致胜之道。"

卓凌昭的剑芒几可称当世无敌，任你掌力再强，内功再深，都不能抵挡他剑芒的一刺，举凡血肉之驱，全都不能与之争锋。只是这剑芒虽然霸气，却有一个小小的缺陷，便是在"霞光千道"这招使出时，需得有一口换气时间，适才宁不凡不断拖延闪躲，用意并非在于消耗卓凌昭的内力，而是要看清楚这口换气时间的长短。

只是卓凌昭功力实在太深，这口换气只需刹那便可完成，宁不凡以自己的轻功推算，料来需得逼近卓凌昭身前十尺，方有机会搏命建

功，他等待良久，终于放手一搏，总算在“霞光千道”出招前，抢先一步攻入内圈，随即破解了卓凌昭惊动天下的剑芒绝技。

此时卓凌昭也已明了情势凶险，倘若宁不凡逼入身前十尺，他便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攻入内圈。两人若要近身肉搏，卓凌昭的傲世剑芒反成累赘，以宁不凡剑法之高，短兵相接世间无敌，卓凌昭必然惨败。

卓凌昭心念及此，连连往后退避，宁不凡脚步轻缓，也是亦步亦趋。宾客中不晓事的便笑了起来：“他两人是在跳舞么？怎么一个进，一个退，便练也练不到这么合拍！”

这些无知之徒哪知此番局面的险恶，宁不凡若要给甩到十尺之外，卓凌昭便会以“霞光千道”一举将之格杀，但卓凌昭若给宁不凡逼入十尺之内，转瞬间胸腹要害便会受制，两人一个退，一个进，都在鬼门关旁搏斗。

卓凌昭不住后退，眼看便要退到照壁之旁，到时自己如何还有生路？总不能把墙壁撞破，往山下逃之夭夭吧？卓凌昭额头冷汗涔涔而下，他自习剑以来，至今已有四十余年，生平会过高手无数，却从不曾遇过如此怪异的敌手，以内力而论，方才的灵定恐还在宁不凡之上，以招式精妙而言，自己更是胜过他千百倍，可是无论如何，就是没办法破解此人的随手一刺。

卓凌昭面色铁青，心道：“我此战若是败得如此难看，日后还能在江湖上行走么？我…我自幼天才横溢，识得我的师长无不夸赞，三年前又蒙得上天垂青，赐下古剑神的剑法于我，我得此天赋天赐，难道还赢不了他么？我…我绝不能输……”

霎时之间，“两败俱伤”、“玉石俱焚”的念头已然浮现眼前，卓凌昭仰天狂叫，胸腹间的内力登即狂涌，霎时剑尖上幻出数千条霞光，地下青石板给这霞光一激，登时碎裂，旁观众人见了他的气势，一时间无不心惊肉跳，都庆幸与他敌对的是号称“天下第一”的宁不凡，不是血肉作成的自己。

满室剑光缭绕，那千百道剑芒竟不往前方射去，而是围绕卓凌昭身周。众人见这剑芒竟能弯曲，更是骇异惊叫。宁不凡见卓凌昭给剑芒紧紧裹住，全身已无破绽，便也放缓脚步，不再追击。看来这战不见生死，不判胜负，两大高手中定有一人惨死当场。

场上众宾客却无一人知道，此刻卓凌昭已将手上长剑震成碎片，凭着自己雄浑无比的内力，这才使之在身边围绕飞舞。但卓凌昭如此使动内力，已然伤了脏腑，他嘴角流下鲜血，只是在耀眼的光芒下，却无一人见到他的惨状。

卓凌昭心下刚硬，想道："此战若是败了，我也不用活了，今日便把内息耗尽，拼个功力全失，我也要杀掉宁不凡！"他狂吼一声，无数碎片夹着凛冽的剑芒，已然冲至宁不凡身前，直是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气势。

宁不凡见了卓凌昭嘴角的鲜血，已知他为了取胜，不惜拼个功力尽失，只怕这招使完之后，便要成为废人。宁不凡轻轻一叹，摇头道："剑神啊剑神，你既然自称为神，却为何看不破世间虚名呢？"他面露悲悯，双脚站立不动，剑柄抵住额头，口中念念有辞。

华山弟子见了师尊的神态，霎时纷纷惊呼："仁剑震音扬！"众弟子面露欢喜赞叹之色，竟是跪倒在地。旁观宾客不知他们何以如此作态，无不议论纷纷。

方子敬看在眼里，却是轻轻叹息，心道："仁剑出手，胜负要分晓了。"

持剑如持香，宁不凡面露慈悲，只见他两手掌心向外，以黏劲吸住剑柄，内力发动，剑刃旋转如盘，望之如同月轮。这剑转动快速劲急，却不闻分毫破空之声，足见剑上内力之柔之韧，实达化境。远远看去，金轮盖顶，热气飘荡，彷佛佛顶光晕一般，更让人心生敬畏。

卓凌昭见宁不凡还有绝招未出，顿时心头一震，想起了方子敬的话："难道……难道真如方子敬所言，世间惟有天山传人，方有可能击败宁不凡？我不信！我不信！"

想起自己为了羊皮杀人放火，落个丑恶至极的名声，今日却还被人逼到这个田地，心中直是悲苦羞愧，无以复加。此役若要败了，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不免成了可笑至极的闹剧，想到心酸处，忍不住大声狂吼，全身内力更是急速涌出，已到搏命一击的地步。

便在此时，那光晕往外膨胀，登将卓凌昭的剑芒包在圈内，只听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，无数断剑已然跌落地面。

众人满脸诧异，纷纷互问："怎么了？谁赢了？"

话声未毕，猛听一声惨嚎，跟着一人口吐鲜血，跪倒在地，那人满面悲愤，正是昆仑掌门“剑神”卓凌昭！

方子敬叹了口气，心道：“可怜卓凌昭机心算尽，还是过不了‘仁剑震音扬’。”

华山所传“三达剑”，共分三招绝技，称为“智剑平八方”、“仁剑震音扬”、“勇剑斩天罡”，正所谓智剑屈敌，仁剑护身，勇剑斩杀。那“智剑”寻敌破绽，最初两大高手相斗，卓凌昭剑法连番被破，全是败在“智剑平八方”的招数里。而方才决一死战的最后一式，却是王道服人的“仁剑震音扬”。当年方子敬与宁不凡相斗，也是败在这招“仁剑”之下，此刻再见此招，自是不免感伤。

青衣秀士等高手互望一眼，方知这宁不凡不只剑法傲视江湖，连内力也是远超常人，这才能使出“仁剑”压服强敌。以此观之，方才卓凌昭大占上风之时，宁不凡早可凭藉内力取胜，只是不愿而已。

众高手中，自以方子敬最为了解此人，深知宁不凡向来只以招数分胜负，从不喜以力伏人，若非他怜悯卓凌昭自残功力，也不会使出绝招“仁剑震音扬”，一举将之制服。

宁不凡见胜负已分，便缓缓走了上去，低头望着卓凌昭。卓凌昭不愿如此屈服，只运起全身内力，努力想要站起，但他全身如同虚脱，平日霸道绝伦的内力荡然无存，费尽气力，连撑了几下，这才站起身来。

两人对面站立，卓凌昭自知技不如人，已是面如死灰，只咬牙道：“你杀了我吧！”

宁不凡摇了摇头，扶住了卓凌昭的肩头，温言道：“卓掌门快别自责了。阁下的剑法确实高绝，若非热爱剑道已极，绝不可能练成这等剑气。外界虽说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，但以剑魂而论，阁下确实称得上光风霁月，实乃顶天立地的一条好汉。”说着将一股内力输入他的体内，却是在为卓凌昭治疗内伤。

眼看强敌为自己耗费功力，若是一般人，定会感激涕零，但卓凌昭生性高傲，宁不凡为他疗伤，那比打他杀他，还要令人难受。卓凌昭断喝一声，奋起全身之力，袍袖拂出，便将宁不凡震开一步。只是他身有内伤，稍一使动内力，忍不住便要吐血，但卓凌昭自来极好面子，当下硬生生将鲜血吞落，跟着以剑鞘拄地，这才稳住身形。

宁不凡面露不忍，劝道：“人生起起伏伏，胜负之际，何必看得这么重？”

卓凌昭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强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卓某剑术不如你，夫复何言？”

他面露倔强之色，仰头看着梁上的两面锦旗，见是“长胜八百战，武艺天下尊”，他凝目望着，想起自己已成手下败将，霎时心中一恸，泪水滚滚而下，悲声道：“既生瑜，何生亮？”口中鲜血狂喷而出，竟尔摔倒在地。

宁不凡摇了摇头，便要将卓凌昭抱起，金凌霜身为昆仑第二把交椅，掌门惨败，已是不能不出面。他叹息一声，随即抢了上来，自行将卓凌昭抱在怀里，躬身道：“华山掌门果然天下第一，我昆仑山甘拜下风。”

宁不凡面无喜色，只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请转告贵山掌门，便说宁不凡退隐前得与他较量一场，深感荣幸，请他不必再挂怀胜负。”

金凌霜心道：“此人不愧是天下第一高手，举止气度，大是令人心折。”当下又是一个躬身，道：“多谢宁大侠了，在下自会将此言转告敝派掌门。”

眼见卓凌昭以惨败收场，方子敬却是毫不意外，他摇了摇头，心道：“其实这两人之间的差距，在过招前便已看出端倪了。”

适才两人动手前各自喊话，卓凌昭自称“剑如神”，那是霸气绝伦的话，但却失了意境，宁不凡自称“剑如我”，那才是人剑合一的最高境界。方子敬自己是剑术高手，一听两人对话，便知卓凌昭心有窒碍，一心只求声名利禄，练武只为求胜。但宁不凡却已超脱生死荣辱，只在剑术中寻得真我，两人对剑道的见解差异如此之大，走的路子自也不同。同样是克敌致胜，宁不凡求的是自然，卓凌昭求的却是霸气，这两种剑术一旦相遇，胜负自是一目了然。

众人眼见剑神如此收场，心下莫不凄然。数十名宾客原是卓凌昭寻来助阵的，此刻见他败得如此之惨，便悻悻然地离去，口中还不住叫嚷：“他妈的，什么狗屁剑神，根本是纸糊的老虎，全不是人家的对手嘛！”不屑讥嘲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方子敬望着这些凉薄之人，不禁摇头叹息：“便是这些世间毁誉，才会让一代高手做出这许多恶事。卓凌昭若要听得这些人的嘲讽，定会抑郁终生了。”

第七卷 天下第一 第十章 江山代有才人出

此时灵定、卓凌昭都已落败，方子敬又不愿下场，那武林盟主的尊号宛若春梦一场，终究还是要随宁不凡一起退隐了。满堂宾客都想：“宁不凡武功如此了得，等他退隐后，这世间武学又要倒退一步，真是可惜了。”

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武林中本该生生不息，但今朝江湖无人能与宁不凡并肩，不免使人有今不如昔的感慨。

宁不凡退隐在即，典礼便要落幕，不少宾客见大事底定，纷纷起身告辞，几名下山客人经过昆仑众人之旁，便来冷嘲热讽一番，昆仑门人大怒之余，自是恶言相向，屠凌心更要动手杀人，几名华山弟子过来劝阻，一时乱成一片。

金凌霜叹了一声，想起上山的声势，心下倍感难堪。他望着昏迷不醒的卓凌昭，心道:“掌门人一生要强好胜，为了一个虚名，落得无恶不作的名声，唉……这值得么？”

正想间，忽见宁不凡弯腰俯身，指着地下一块东西，问道：“这是你们的东西么？”

金凌霜心下一凛，急急去看，只见地下一块白色物事，恰处宁不凡脚边，那东西薄薄一片，尺许见方，正是将昆仑山一路引向罪恶渊薮、令卓凌昭背负无恶不作名声的那块羊皮。

金凌霜心下了然，想来掌门人重伤之下，无力顾及身上东西，这才从怀中滑了出来。他走了上去，道：“这是咱们的东西，劳烦宁先生还给我们。”

便在此时，柳门中行出一人，朗声道：“且慢！这东西是咱们的。宁先生切莫听他们胡说！”只见说话之人面目英俊，正是杨肃观。

宁不凡听了两方人马说话，只感纳闷，便直起身子，茫然道：“这到底是谁的东西？”

猛听一人道："这是江大人的东西，谁敢来拿！"只见一名番僧快步走出，正是罗摩什。此时神机洞虽已毁坏，但仍有不少大臣视羊皮为江充的卖国物证，这种东西自须早些夺回销毁，免生麻烦，当下便出言来讨。

宁不凡咳了一声，心道："看他们几人杀气腾腾，先把东西收起来，免增无谓杀业。"当下弯腰去捡，金凌霜见状，霎时一惊，想起掌门极是重视这羊皮，当下一个飞身向前，便要去抢羊皮。

杨肃观喝道："撤手了！"运起轻功，也是急速冲出，手中长剑更已出鞘，要将金凌霜挡开。罗摩什见三人出手去抢，如何愿意坠后，身形闪过，也要来拿。

四人同时出手，宁不凡站得最近，但他不知羊皮重要，只是缓缓俯身去拾，其余三人都是志在必得，眼见四人手指都要触到羊皮，那罗摩什手上练有奇功，霎时手臂暴长，已然抓住羊皮一角，杨肃观如何让他得手？长剑出鞘，寒星急急点去。罗摩什哼了一声，侧身让开，手指却已松开，杨肃观见状大喜，急急蹲下，左手已然摸到羊皮一角。

此时金凌霜也已赶上，他大喝一声："放手！"剑寒出鞘，压住了杨肃观的长剑，跟着左指点出，却是向杨肃观眉心点去。罗摩什心下一喜，暗道："天助我也！"左手顺势去抓羊皮，右手却运起"幽冥玄指"，也往杨肃观胸口点去。

杨肃观忽给两大高手围攻，只是他右手剑刃已给金凌霜压住，左手却捏住羊皮一角，实在腾不出手来御敌，看来只有放手退让一途可走。

远处艳婷见杨肃观情况危急，登时大声尖叫，卢云等人也叫道："杨郎中！放手啊！"众人发一声喊，一时纷纷来救，但两边相隔丈许，恐怕来不及了。

杨肃观武艺高明，如何不知情势凶险？只是他心下明白，此时只要一放手，这羊皮便要落入奸人手里，先前灵定受伤，他已深感自责，怎能再失落羊皮？他咬住了牙，眼看敌人招式攻来，竟仍紧抓羊皮，丝毫不让。

便在这生死一刻，猛地一阵紫光闪过，一个影子飞入场中，这影子势如鬼魅，疾若飞鹰，众人惊呼声中，那人已落在四大高手之中，

他右手一推，将杨肃观推出圈外，登让他脱离险境，跟着掌风发出，逼得罗摩什退开一步，夹手一抓，当场夺过了羊皮。

众人见这人手脚之快，动作之准，直如妖魔一般，霎时急急去看他面目，只见他身高膀粗，一张凛然的国字脸，正是伍定远来了！

金凌霜吃惊之余，长剑一圈，便朝伍定远胸口刺去，这剑去势快极，伍定远站得太近，断无闪避之途，只见他身子猛然翻倒，单指倒立，头下脚上，那剑便刺了个空。

一旁罗摩什见状不妙，立时出手抢攻，伍定远此时倒立在地，只见他虎吼一声，单指用力，一个筋斗翻过，左脚踢出，直向金凌霜门面而去，右足更踹向罗摩什胸口，双腿齐用，来势飞快，霎时已将两大高手逼开。跟着稳稳落下地来。

杨肃观站在一旁，眼见伍定远居然凭着单指之力，便能翻身跳跃，身手既强且怪，直是前所未见，讶异之余，颤声道："定远……你……你的武功……"

伍定远自知此事太玄太怪，若要解释，不免多费口舌，他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事一会儿再说，咱们先把东西收起来吧。"说着伸手出来，便要将羊皮交给杨肃观。

伍定远正要取过羊皮，忽觉手上一紧，好似有人扯住羊皮另一端。伍定远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人两眼大大张着，正自凝视着自己。这人手上拉着羊皮一角，却是天下第一高手宁不凡！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忙咳了一声，道："这东西是我们的，请阁下放手。"

宁不凡却是恍若不闻，只听他颤声道："你就是天山传人？"

伍定远乍听这个称号，不免皱眉，他又咳了一声，道："前辈若有指教，可否一会儿再说？请您先把东西放开。"

伍定远见宁不凡扯住羊皮，对他的话不理不睬，两眼更是上下打量自己，好似他是什么怪物一样。此时神机洞已毁，洞中武学也在自己手里，这羊皮已如废纸一般，无须再惹纷争，伍定远心念于此，便松开了手，要让宁不凡把羊皮收去。

便在此时，猛地一剑正面刺来，正是宁不凡的"勇石"来攻！

伍定远不知宁不凡为何要杀自己，大惊之下，伍定远嘿地一声，仰天翻倒，单指着地，跟着以指为支，身子急速旋转，劲风扑过，已然闪过致命一击。满厅宾客见了这招，不由得面面相觑，都已说不出话来。这招之难，全在指上力道。若非指力强若臂膀，绝无可能这般支撑身体。杨肃观满身冷汗："我少林虽有'一指禅神功'，却也只能单指倒立，定远究竟练了什么功夫，指力怎么如此可怕？"

柳门中人正要喝止，但宁不凡的长剑来得好快，不过一眨眼不到，只见宁不凡剑刃一转，后发先至，竟已算准伍定远闪避路线，剑刃以逸待劳，早在一旁等候。伍定远倒翻过来，等于将喉咙要害自行送上剑锋。此人事事料敌机先，登让伍定远心下骇然，先前他看卓凌昭与宁不凡相斗，尚不知此人的可怖之处，待到此刻亲身经历，方知何以卓凌昭的超卓功力，尚无法抵挡此人的随手一击。

剑刃朝喉刺来，伍定远虽想出言告饶，但此刻情势危急，自己身子又处倒立之势，实在没有空闲说话，眼看自己身子倒立，难以左右闪躲，当此穿喉之祸，只听他断喝一声，右手筋肉一紧，爆发莫名力道，霎时身形凝住，竟以倒立姿势直直倒退，躲开了致命一击。

伍定远这下闪躲怪异莫名，转折处形同直角，厅上众人都是惊叫出声，不知他怎么办到的，连伍定远自己也有茫然之感。其实这一切神妙变化，全是因"寒丹宝池"之故。伍定远自浸泡宝池之后，体质筋脉已与常人大相迳庭，一见喉头被制，手中便生新力，这才能往后急速跃开，躲过喉头的关键一剑。

这"智剑平八方"专攻天下各大绝招的破绽，但伍定远武功如此怪异，每到绝境，便有怪招生出，如此一来，破绽便不再是破绽，两人对决虽只一招，但已足以震动天下第一高手了。

果然宁不凡满面冷汗，眼看伍定远朝后逃开，剑尖立即追踪而至，朝着伍定远喉头点去。这剑非但对准身上要害，剑锋在内力鼓荡之下，更是散成弧形，根本看不准落点。这剑寒光抖擞，散若穹苍，料得伍定远若不撒手投降，便是穿喉惨祸等在眼前。

杨肃观等人见情势实在不妙，众人呼啸一声，同声喝道："住手！"四人一齐发招攻去，只见秦仲海在左，卢云在右，杨肃观飞身跃起，韦子壮扑滚在地，四大高手分别出招，全力阻拦宁不凡这招攻势。

只听嗤地一声怪响，场内两人已然缓下手来。杨肃观、秦仲海等人见状，也各自退开一步，要把情况看明白再说。

只见伍定远脸色铁青，右手护住了要害，手上的绷带却已被割裂，露出了赤裸的紫色右臂。看来宁不凡有意相饶，否则勇石只要在往前推进一寸，伍定远的右手必定断折。

柳门中人见情势稍缓，登时全数奔入场中。只见卢云挡在伍定远身前，秦仲海、杨肃观各出兵刃，众人已将宁不凡团团围住。

杨肃观手挺长剑，朗声道："前辈可是有意寻少林的晦气？倘若真有意挑战我派，在下自当禀明师尊，日后再接阁下高招。"韦子壮也走了上来，道："宁掌门何必为难后生晚辈？若要找人较量，在下这就奉陪。"

卢云转头问向伍定远，道："怎么样？手臂有没有割伤？"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当下解开了绷带，露出赤裸裸的右臂，他猛提一口真气，霎时右手紫光闪动，如闪电般弥漫全身，须臾之间，紫光一收，复归丹田。柳门诸人见了这异状，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不知伍定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宁不凡见了伍定远的紫臂，忽地叹息一声，跟着还剑入鞘。他缓缓走下场中，向满堂宾客一拱手，道："多谢诸位朋友来此见证，不凡自此退隐江湖，不问世事，请各位多替在下宣扬，就说武林中已经没有宁不凡这号人物了。只盼日后江湖相逢，各位高抬贵手，别来欺侮在下。"

在众人的错愕中，宁不凡已自行走向伍定远，拱手道："多谢阁下，在下退隐前能与天山武学交手，大慰生平，此生已无遗憾。"说着将羊皮交到伍定远手上。

伍定远差点给人杀了，此时听他过来道谢，只得干笑两声，也不知该说什么。

宁不凡凝视着伍定远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微微一笑，便转向观门，自行走了出去。众人见他离开得急，一时都是为之愕然，苏颖超忙向前追，急道："师父！你要去哪里？"

宁不凡停下脚来，笑道："我要回家。"

苏颖超叫道："师父，这里就是你的家啊！"

宁不凡摇头道："我尘缘已尽，你们好自为之，再会了。"身影一闪，已然走出观门。

苏颖超冲了过去，大哭道："师父！你别走啊！别走啊！"他正自哭泣，忽然之间，半天中落下一枚物事，掉在他手中，却是一枚泥丸。

苏颖超心中一奇，不知这泥丸有何用处，远远传来宁不凡的声音，道："日后若遇上什么麻烦事，将泥丸捏破，你们自会找到解决之道。"

苏颖超知道师父必是留下日后联系的法子，当下大喜，跪地拜道："多谢师尊，弟子定会竭心尽力，以卫华山。"

众宾客见宁不凡已然远去，想起天下第一高手从此行踪杳然，都是一阵惆怅。

苏颖超正自跪地哭泣，忽见一人走来，伸手将他托起，那人面上无须，约莫七十来岁年纪，正是刘敬。只听他道："你师父这次之所以隐退，我多少也要担些责任，念在咱们两家的交情，日后你要遇上什么大麻烦，便差人到京城找我，咱家定会助你一臂之力。"

苏颖超跪下道谢，啜泣道："承蒙刘大人爱护，小子感激不尽。"

刘敬微微一笑，将他一把拦住，道："你现下已是华山掌门，除非是遇上了天子，否则等闲不能向人下跪。"他方才手上一托，已然察觉苏颖超内力根柢极佳，当下道："你武功底子很好，看来悟性也不坏，日后好好习练武艺，定可重新发扬华山门户。知道了么？"

苏颖超忍泪道："多谢刘大人。"

两人说话间，却见琼武川走了过来，苏颖超急忙拱手，道："老爷子也要走了么？"

琼武川朝刘敬看了一眼，大笑道："我能走么？你一个小小孩子，如何料理得了这许多大事？我要在山上住上一会儿。"

华山众人听得此言，心下都是一喜，料来国丈在此，那可是万事不愁了。

伍定远稍一得空，柳门诸人便围了上来，众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都在问他别后之情。伍定远却是心有旁骛，非只说话支支吾吾，眼光还朝一角望去，模样似甚烦忧。

众人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青衣秀士带着两名徒弟，正与其他几名掌门寒暄，却不知有何异状。秦仲海拍了伍定远一记，笑道："他奶奶的！你老盯着人家，可是要找青衣秀士买伤药么？还是要弄张人皮面具戴戴？"九华山伤药灵验，适才众人便见识过了，秦仲海言下之意，自是以此打趣了。

伍定远醒觉过来，忙向众人歉然一笑。此时艳婷便要随师父离山，伍定远也要与众人一同返京，两人离别在即，却连私下说话的机会也找不之着，自不免有些神思不属了。

卢云上下打量他一阵，奇道："伍兄究竟怎么了？可是伤到哪儿了？要不要小弟替你把脉？"

伍定远尴尬一笑，他这病纯是心病，若要把脉，不免得将他灌醉，才查得出其中病因。当下摇了摇手，苦笑不语。

杨肃观见伍定远忽尔练成神功，宁不凡又以天山传人相称，早感疑心，他咳了一声，道："伍制使，你失踪那几日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可否交代则个？"

伍定远想起"披罗紫气"的那篇记载，自知其中秘密不得随意外传，他心下一凛，不知该如何回话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一个阴侧侧的声音道："伍制使，守口如瓶保平安，满嘴妄言招祸来，你可记下了。"

柳门众人听这声音好似江充所发，都是一惊，急忙转头过去，果见江充站在不远处，正盯着伍定远，神态甚是阴狠。

伍定远面色铁青，只掉转头去，避开了江充的目光。江充冷冷一笑，向柳门诸人望了一眼，道："各位小朋友，大家京城再见吧。"说着便走了出去。

安道京伸手一挥，喝道："大伙儿走吧！"大批好手应道："是！"当即前呼后拥，保护江充离山。

秦仲海往地下吐了口脓痰，骂道："这狗贼好神气，看咱们两家以后还有得搞。"

伍定远叹了口气，正要说话，忽听背后一个声音道："义所当为，毅然为之，此乃忠臣孝子的本分。伍制使，这你懂么？"

众人回过头去，只见说话之人满面笑容，正是东厂总管刘敬。众人心下一惊："伍制使怎么变得炙手可热，好似江充、刘敬都在找他？"

伍定远不去理睬刘敬，只低下头去。刘敬拍了拍他的肩头，跟着笑吟吟地离开。众人惊疑之间，急忙凑来询问，伍定远想起此事关系重大，如何能答，只摇了摇头，叹道："大家先别问了，等我回京之后，自会禀明侯爷，到时再请他定夺吧。"

众人不明究理，眼看他心烦若此，料来逼问不出，也只有点头称是。

杨肃观自来缜密，如何愿意善罢甘休，正自打量如何启口，忽听背后传来一个荡气回肠的声音，腻声道："杨郎中，你们慢慢聊，奴家先走了。"

杨肃观回头一看，正是胡媚儿来了。他最怕此女纠缠，急忙拱手道："仙姑慢走。"

胡媚儿一笑，跟着举手一挥，霎时一张纸片飞来，杨肃观不疑有他，随手接过，忽地想起胡媚儿全身是毒，只惊得脸色泛白，冷汗急流。胡媚儿笑道："你已中了我的相思蛊毒，不需再下别的毒啦！"说着掩嘴轻笑，翩然而去。

杨肃观眉头一皱，将纸片展开，却见上头写着短短一行字："三月初八，奴家于京城宜花楼相候大驾，不见不散。"

秦仲海贼兮兮地凑头过来，霎时猛吸一口气，笑道："好香啊！"

杨肃观见他歪嘴斜眼，满脸不正经，忙将纸片折起，拂然道："仲海恁也无聊了。"

卢云却是老实人，一看胡媚儿飞纸传情，忙拉住杨肃观的手臂，劝道："世间好女子所在多有，在下忠言相告，杨大人金玉之体，可千万别受那妖女的蛊惑。"

杨肃观听了劝告，反气得脸色惨白，大声道："你们当我是谁？京城浪子吗？"

忽听一名女子道："没错！你就是京城浪子！"

杨肃观猛地转头回去，只见一名女孩含泪望着他，神色苦苦可怜，正是艳婷。杨肃观心下一凛，忙摇手道："姑娘别误会……"

秦仲海嘻嘻一笑，向卢云眨了眨眼，低声笑道：“又是一笔烂帐！”

杨肃观见艳婷泪眼盈盈，眼神中满是哀怨，一时也感焦头烂额，不知如何劝解。

艳婷俏脸含泪，转过身去，迳向伍定远福了一福，道:“伍大爷，多谢你这些日子照顾，日后若有空闲，定要上来九华山作客。”

伍定远点了点头，想说些什么，喉头却似哽了，发不出半点声音。艳婷抹去泪水，向他一笑，便随师父、师妹走了。

秦仲海看了这群饮食男女的丑态，正自哈哈大笑，忽见一名老者飘然离厅，正是方子敬。秦仲海见师父便要离山，急忙追了出去。

杨肃观拉住了他，皱眉道：“仲海要去何处？”秦仲海身上带着两千兵马的令符，若是奔得不见人影，到时大军无人调度，那可麻烦之至。

秦仲海哪来空闲理他？一脚回踢，将杨肃观逼开一步，大叫道：“他奶奶的！老子出去撒泡尿，一会儿便回来！”他急急奔出观门，眺头望去，却见山门外一片寂静，寒风徐徐吹来，竟已不见了师父的踪影。

秦仲海自幼蒙师父扶养长大，一向情同父子，两人已有五六年不见，此次难得来山，本想与他好好聊上一阵，谁知又是这般来去匆匆。饶他生性粗豪，此时望着空山冷影，心下仍是感喟：“这番分手，却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了。唉……”

晚霞灿烂，瑰丽缤纷，宁不凡站在山巅上，凝望着七彩浮云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
自他十二岁入山以来，至今已有三十年，想起退隐以后，自己便要孤身一人在江湖漂泊，一时之间，竟有不知何去何从之慨。

他见山道上离去的宾客络绎不绝，轰闹之声更是不绝传来，宁不凡心下微微叹息：“日后见到这些江湖人物，可不能再以真面目示人了。”他封剑之后，从此不能提刀论剑，想起今生因剑而不凡，如今少了长剑，宛如残废一般，不觉又叹了口气。

眼看夕阳西沉，不觉有些饿了，宁不凡微微苦笑，过去三十年来，都有人服侍他吃饭更衣，现下退隐了，这些权柄风光自也不再，

他摸了摸钱囊，所幸还有厚厚一叠银票，看来几年内只要不嫖不赌，日子大概还过得去。

正想去找吃食的，忽然之间，树林里飘来甜腻香味，似有什么人在那儿烤食，宁不凡吞了口馋涎，正要反身去看，猛听树林里传来一阵笑声，跟着一颗山芋飞了过来，宁不凡伸手接过，霎时只烫得掌心生疼，不过他身负绝顶内力，掌上稍一运气，疼痛感登已消失无踪。

只听树林里传来一个声音，笑道："怎么样，烫手山芋好吃么？"

宁不凡此时倍感孤寂，听了故人到来，登时大喜，叫唤道："方前辈！"

话声未毕，只听一人哈哈大笑，从树林里转了出来，他手上拿着根树枝，上头插了只芋头，正是方子敬。

方子敬找了块大石，迳自坐了下来，笑道："才当第一天的闲云野鹤，便在那里唉声叹气？你啊你，要真舍不得，那就别退隐啊！"

宁不凡哈哈一笑，道："方前辈别取笑我。当了几十年掌门，一朝恢复自由身，难免有些不对头。"说着剥开山芋，咬了一口，只觉满口香甜，滋味竟是不坏。

方子敬看了他一眼，道："老实说吧，刚才退隐得急，可是给天山小子逼得慌？"

宁不凡闻言一愣，跟着苦笑道："不愧是剑王，瞒不过你的眼去。"他摇了摇头，将"勇石"解下，递了过去。

方子敬拔出长剑一看，只见勇石的剑刃上缺了一处，竟给伍定远的掌毒腐蚀出小指大的缺口。方子敬点头道："若非你眼明手快，没给那小子捏住剑身，不然这柄剑是毁定了。"

适才两人交手，众宾客都以为宁不凡有意相饶，便连伍定远也是这般觉得，却没料到里头竟有这等玄机。

宁不凡点头道："这剑陪伴我几十年，虽非什么宝剑利刃，但多少也有些感情。实在不忍它这般毁损。"他仰头看着晚霞，幽幽地道："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今日却叫我见识了，唉……"

方子敬将兵刃还了回去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笑道："你又没出全力，怕这小子做什么？他真要练到秦霸先那般武艺，那还有得学哪！"

宁不凡微微摇头，叹道：“这人现下拳脚虽然粗疏，但日后若加习练，恐怕不在秦霸先之下。唉……也只有到那时候，我那‘勇剑斩天罡’才派得上用场……”他仅以“智剑”、“仁剑”两招剑法，便已坐拥天下第一的美名，此际言语，自有高处不胜寒的感慨。

方子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还想这些事做什么？该打的仗已经打完了，眼下你便要退隐山林，去过那逍遥快乐的日子，何必还想这些身外之事？”

宁不凡登时醒悟，笑道：“方前辈说得是，过去几十年的朝廷是非，我是听都听怕了。好容易可以自在逍遥，真该为自个儿打算了。”

方子敬听了“朝廷是非”几字，登时眉头紧皱，道：“朝廷的是是非非，那是咱们闲云野鹤的大忌，我劝你还是甭管这些事，连想都不要想，那才是正格的。”

宁不凡望着暮色下的玉清观，忽地微微一笑，转头问道：“方前辈这般洒脱，难道没有牵挂的人么？”

方子敬嘿嘿一笑，却是不愿回话。他拿起手上的芋头，正要低头去吃，猛听远处传来粗豪的吼声：“他妈的！师父你快别躲啦！咱已闻到你在烧芋头啦，快快出来见你徒弟啊！”

这吼叫声来得好快，不旋踵便已来到十丈开外，方子敬尴尬一笑，拱手道：“我的俗务来了，可须先走一步。”脚下一点，已如轻烟般遁去。

宁不凡见方子敬急急逃走，忍不住也是哈哈一笑。他低头看着手上的勇石，微笑道：“朋友啊朋友，此番良晤，甚是有幸，来日再要见你，却不知是何年何月了。”

他仰天长啸，将勇石抛下深谷，跟着将芋头放入怀中，微微一笑，悄然远去。

第七卷 天下第一 第十一章 铁口直断

二月天寒，傍晚时分，刚过完年没多久，街上的人还懒洋洋的提不起劲儿干活。冷清清的街道旁，一名中年男子坐在店铺门口，眯着一双怪眼，直瞅着稀稀落落的几名行人。只见那男子背后的店铺挂着

幅招牌，上书“华山玉清嫡传仙法，铁口直断吴半仙”，看此处模样，必是个算命摊子，那中年男子，当是那自称铁口直断的算命仙了。

原来这中年男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宁不凡的同窗吴安正，外号叫“小安子”的那名孩童，光阴飞逝，岁月如梭，转眼三十年过去了，这小安子虽没本领当什么一代高手，但因缘际会，却也成了个道貌岸然的阴阳术士。

寒风吹来，天上飘下雪花，吴安正点起了灯笼，找了件外衣披上，心道：“昨日不是二月初一吗？嘿嘿，小狗子一辈子练剑，练得两手生茧，到头来还不一样要退隐？看我多聪明，三十年前便懂得走，这不是比他们这群傻瓜强得多了吗？”想着想，嘴角泛起了微笑。

这吴安正生性怠惰，绝非练武的料子，当年七环关卡只过了三环，名列众弟子最后一名，拿来擦抹掌心的猪油球又给人搜了出来，眼看次日便要给吊起毒打，怕痛之下，只得连夜溜下山，从此便在华山脚下的小镇定居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吴安正练武不成，反倒在命理上打出一条活路，那时赶着下山，路上肚饿难忍，找了药草充饥，哪知无意间却吃了一只千年灵芝精，从此吴安正居然生出异能，一双瞳子转为“通天目”，号称能观看众生的魂魄。

这话说起来玄，其实也不那么难懂，若是正直之人，只要给他脉门一摸，吴安正仗着法眼锐利，便能见到白蒙蒙的光芒，富贵之人，则能见到大红喜兆，除此之外，将死之人色呈灰黑，奸恶之徒色做暗褐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

仗着天生异能，吴安正无师自通的念了些经书，摆摊数十年，居然大发利市，生意兴隆，兼收了许多门人弟子，在陕西一带小有名气。只是他有个古怪脾气，凡是收弟子，没给他打上百来个耳光之前，硬是不准入门，不论男女老幼，一率先打再说，否则一切免谈。

正想间，几名家丁簇拥之下，一名贵妇哭哭啼啼的奔了进来，叫道：“吴老师，我丈夫又另结新欢了。你可替我作主啊！”

吴安正斜目看了那贵妇一眼，只见她肥胖臃肿，直要把门给挤破了，看她如此形貌，便已认出她来。这女人丈夫是个富商，生平好色，但家有恶妻，不敢纳妾，只好日夜寻找因头，想尽办法在外鬼混。也是为此，这贵妇才会请他来算命改运。

吴安正打了个饱嗝，没好气地道：“上回不是才帮你当场抓奸么？怎地又有事了？”

那贵妇哭道：“谁知道哪家的狐狸精又来招惹，吴老师可替我拿个主意啊？”

吴安正叹了口气，迳自伸手出去，道：“一百两银子。”

那贵妇大喜，当下命人取出五锭龙银，恭恭敬敬的送了上来。

吴安正拿着银子，往木柜里一送，跟着伸手出去，搭在那贵妇的右腕上，好似在诊疗一般。命理中男左女右，便如医术相同。

吴安正功力深厚，稍一把脉，便生感应。手指一搭脉门，霎时脑中一闪，竟看到一条污脏小溪，那溪心躺着一头黑黝黝的野猪，正在烂泥中打滚，其余野猪无不四散奔逃。

吴安正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此女生具野猪之象，天生克男。要说翁婿不花心，真没天理了。这下可无救了。”

那贵妇见他皱眉，霎时慌道：“吴老师，你别发愁啊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吴安正干笑两声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见那贵妇背后站着一名家丁，干瘪瘪的好似枯柴，吴安正见他容貌迥异常人，心念一动，便道：“这位小哥，你过来一会儿。”

那家丁一愣，忙走了过来，吴安正伸手往他脉门一搭，霎时见到一条干瘪小蛇，正张着嘴在那儿乱咬，好似什么都吃。

吴安正大喜，心道：“天助我也。这肥婆遇上真命天子啦！”霎时阴侧侧地一笑，道：“你丈夫花心，那也没什么。他每月可有银两给你？”

贵妇点了点头，叹道：“有钱有什么用？奴家要他天天抱着疼惜，那才开心啊。”

两旁家丁闻言，纷纷皱眉歪嘴，急急掉转头去。却只那名干瘪蜡黄的男子目生异光，盯着那贵妇猛瞧，好似颇为疼惜一般。

吴安正心下暗笑：“看这男人饿的，真个饥不择食。”当下摸出一枚丹药，笑道：“好啦，要改运还不快么？镇上有处地方，叫做宝来大客栈，你到客栈里找间上房，到里头把丹药服了，便能心想事成啦！”

那贵妇大喜，道：“只要吃了这药，我丈夫便会回心转意么？”

吴安正故做俨然，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不过你服药时不能没有人相陪。”他伸手朝那干瘪家丁一指，沉声道：“你八字与你家夫人相合，吃药时可得服侍一旁，若有差池，惟你是问！”

那家丁身子一颤，却又喜上眉梢，忙道：“这个自然，这个自然。”

眼看那群人慌不迭地去了，吴安正走出店门，在街旁伸了个懒腰。心道：“干蛇战野猪，得其所哉，也省得天天你哭我叫，我这算是做善事吧？”

正自心摇神驰，想像小蛇吞野猪，忽听一人道：“这位大哥，敢问镇上有无药铺？”

吴安正听这声音泊然清雅，他算命三十年，功力非凡，只这么一听，便知来人是世家出身，恐怕还是朝廷要员。他满面堆笑，转过头去，道：“有有有，镇上当然有药铺。”

抬头看去，只见面前站着名贵公子，样貌英俊，腰悬长剑，身挂令符，实在仪表非凡。他暗自赞叹一声，也是好奇心使然，便想替这人推算命格，笑道：“这位公子，难得到华山脚下，可要算个命？”

那贵公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一会儿再说吧。我有个朋友受了剑伤，赶着换药。”当下问明去路，便往药铺去了。

吴安正有个怪僻，只要见到命格特殊之人，千方百计也要替他算上一回。他看着那贵公子的背影，不由得扼腕叹息：“这人面相不凡，天生的九纹丹凤眼，一会儿定要替他把个脉，也好看看他魂魄何属。”

他正垂首叹息，猛听后头一人暴喝道：“喂！妓院怎么走！”

吴安正听这声音凶狠粗鲁，已知来人必是流氓土匪，多半还是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，他满面堆笑，心惊胆跳的转过身去。

只见面前站着一条大汉，腰悬钢刀，满面粗豪神气，手上还抓着一只鸡腿，正在那乱啃乱咬，吴安正心下一惊：“这人霸王气势，非凡人也，我可得算上一算。”

正要开口，那大汉瞪了他一眼，恶狠狠道：“你他妈的快给老子说！这妓院怎么走！”

吴安正吓了一跳，忙压下念头，颤声道：“走过大街，朝右走几步，便是风尘女子聚居之处了。”

那大汉甚是满意，把手上鸡骨头扔了出去，朝后头大喝一声：“卢兄弟！快点来吧！咱们去乐上一乐。”只听后头唉地一声叹息，走上一名愁眉苦脸的书生，这人长方脸蛋，剑眉星目，脸上却挂着一幅愁相。

吴安正心道：“这人温文儒雅，应是读书人，怎么也逛起窑子了？真是人不可貌相。”

他看着那书生，正自叹息人心不古，忽然之间，惊觉此人天庭饱满，目中智慧湛然，当是天才洋溢之人。吴安正心下大惊：“这人生具如此智慧，实非常人！我吴半仙等了三十年，终于遇上传人了！”他大叫一声，猛地扑了上去，喝道：“徒儿啊！快快拜我为师！”

那书生本来唉声叹气，一见吴安正行径怪异，猛地大吃一惊，当下急急闪开。

那大汉冲了过来，一脚将吴安正踢开，骂道：“疯子吗？”说着拉住那书生，笑道：“老子成日看你愁眉苦脸，心里实在烦。来来来，这就让你见识些新鲜把戏，快跟我走啦！”

那书生左右闪躲，只是哀哀告饶，但那大汉粗鲁力大，终于还是把那书生硬拉着走了。

眼看两人离去，吴安正想起那书生的种种聪明之相，越想越是心疼，当场捶胸顿地，追了过去，叫道：“徒儿别走啊！我今儿个破例，不打你耳光，你快快拜我为师啊！”

正哭叫奔跑间，忽听背后一人道：“这位老师，敢问你这儿有帮人算命么？”

眼看终于有客人上门了，只是吴安正生意兴隆，倒也不把几个小主顾放在眼里，他擦抹了泪水，回头过来，冷冷地道：“废话，摆明了铁口直断，难道是假的么？”

吴安正撇眼望去，只见眼前站着一名高大男子，右手包着绷带，四方国字脸，正自凝望着自己。吴安正冷笑一声：“看这人一脸苦相，准是来问婚姻的。”

正想漫天要价，猛见这男子方脸大耳，面相隐隐不同于常人，吴安正咦了一声，凝目细看，霎时越看越奇，竟然欢呼起来，叫道：“三奇盖顶！仙佛降世！我算了三十年的命，终于给我遇到了！”一时心下大是兴奋，想道：“今儿个运气怎么这般好，一连遇上的几人都是非同凡响。”

那男子微微一笑，问道：“敢问半仙，算一回命多少钱？”

吴安正却不打话，他咧嘴一笑，伸手往那男子的左手一拉，跟着伸指朝脉门一搭，霎时潜心运功，要把那男子的来历看个明白。

指腕相接，脑中立生感应，只见烟波袅袅，紫气缭绕中，一座山峰上盘着一条神龙，正自凛然望向自己。吴安正大喜若狂，当场跳了起来，尖叫道：“看你这般命格，我不收钱！不过你可得做个人情给我，日后我要是遇上麻烦，你可得帮我一回！”

那男子听他嘉言称颂，登时大喜，道：“成。日后我要真能飞黄腾达，必不忘给你好处。”

吴安正哈哈大笑，急拉那男子，两人便奔入店里去了。

吴安正坐了下来，笑道：“阁下要算什么？”

那男子微笑道：“什么都算，官禄、财帛、福泽、田宅、子女，都请你帮我批上一批。”

吴安正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大哥好兴头啊。要批命数细节，不能只靠把脉，请兄台写下生辰吧。”

那男子写了姓名生辰，便送了过去，吴安正一看，登时倒抽一口冷气，惊道：“四柱同命！”

那男子听不懂术语，眉头一皱，便问：“四柱同命？主何吉凶？”

吴安正面露惊叹，道：“四柱同命，便是年月时日四柱干支全然相同。这位大哥，你可曾遇过生死难关？”

那男子闻言一惊，霎时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半仙果然功力不凡。月前我确实由死往生，走了一遭。这事可是命中注定的么？”

吴安正微微颔首，道：“四柱同命，必受大苦大难，方能成就日后富贵。”他不再打话，只不住推算姓名笔画，道：“人五伍，六划，宝盖定，八划，袁绰远，十四划。伍定远，共二十八划……”那男子见吴安正细细推算，便也正襟危坐，专心聆听，不敢稍动。

这男子便是伍定远了，他与杨肃观、秦仲海等人离开华山，天色将黑，灵定大师身上又有伤，赶不得路，众人便在山脚小镇歇宿。

一来太过无聊，二来艳婷又已离去，伍定远心情烦闷，便上街溜跶，他见此处替人相命，想起江充、灵智大师曾说自己命数奇特，便来推算则个，也好解开几分烦恼。

吴安正细看八字姓名，他推算一阵，霎时双手一拍，赞道：“阁下日后位极人臣，长伴九五至尊，果真是神龙之命！”

伍定远听得心旷神怡，微笑道：“还请先生再说。”

吴安正喜孜孜地找了古书出来，开始眉批，只见写的都是些好话，诸如某某年进仆进财，某某年高升云云。写了良久，却没批到婚姻。

伍定远等的有点心焦，便低声问道：“我日后婚姻如何？”

吴安正嗯了一声，翻了几页古书，皱眉道：“阁下一生位高权重，只婚姻多有波折，恐怕命犯桃花煞。你老实说，近日可曾遇上心仪女子？”

伍定远身子一震，却是叹了口气。

吴安正心下暗笑：“便是真龙降世，也难逃世间情爱纠葛。”自来求问命理，每多情爱烦恼，吴安正是看得太多了，他看伍定远眉宇中满是心酸，便道：“阁下心中既有心仪女子，那咱们便来推算一番，看看此女是否与你有缘。”

伍定远大喜，道：“多谢先生。”

吴安正道：“若要推算，须有生辰，你可有这女子的八字？”

伍定远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与她道上相逢，如何能有她的生辰？”

吴安正点头道：“那也没关系。你把她的名字写下来，我来测个字吧。”

这吴安正道行非凡，举凡四柱推命、铁板神算、希夷斗数、龟卦测字，可说无一不会，无一不精，当下便取出笔墨，要伍定远写下心上人的大名。

伍定远喜上眉梢，取过毛笔，便要将名字写落。

正要落笔，猛听一人道：“咦？这不是定远么？怎么不在客店歇息，却跑来这儿啦？”

伍定远回头看去，只见一名中年汉子走了进来，这人满月脸，身形微胖，手上还拿着些酒菜，正是韦子壮到了。伍定远吓了一跳，忙把毛笔放下。

韦子壮打量几眼，登时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好你个定远，居然跑来算命了。”

伍定远干笑两声，陪话道：“店里无聊，秦将军、卢兄弟又跑得一个不见，我这才出来走走了。”

韦子壮朝伍定远手上的纸笔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可是来算姻缘的啊？”

伍定远脸上微微一红，咳了一声，却不打话。

吴安正见这韦子壮形貌普通，一望便知是条俗命，他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这位兄台，我正在替人测字解运，你可别来打扰。"

韦子壮噗嗤一笑，拍了拍伍定远的肩头，道："好啦，你慢慢算，灵定大师一个人在店里，不能没人照料。我先回去了。"

好容易韦子壮离去，伍定远连吞唾沫，连拍心口，却迟迟不敢下笔，吴安正知道这男子甚为脸嫩，便笑道："你慢慢写，我先去煮点茶来。"说着走进内堂，烧起水来了。

伍定远见无人过来打扰，松了口气，提起笔来，便要写落心上人的大名。

才挥了几笔，猛见一名书生停在店门口，只见他手抚胸口，气喘不休，道："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这镇上的女子见人就抱，如此寡廉鲜耻，还有天理王法么？"

那书生喃喃自语，在门口喘息良久，忽然眼角一撇，便往店里看了进来，一见伍定远坐在里头，当场叫道："定远！你在这儿做什么？"说着三步并做两步，急急走了进来。

伍定远惨然一笑，忙把毛笔放落，跟着掩住了字迹。他心下叫苦连天，道："卢兄弟，你不是跟秦将军出去了么？怎地又跑来这里了？"

卢云摇头叹息，道："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……我方才去的所在绝非善处，想我卢云饱读圣贤书，这等无耻行径，如何使得……"

那书生正是卢云，也是秦仲海多事，整日见他唉声叹气，便将他押到酒楼妓院，也好替他解解霉运。只是卢云天生刚直，如何见得这种风尘之事？眼看众女如狼似虎，急忙借故尿遁，这才脱身逃走。看他脸上布满唇印，想来经历一番苦战。

那吴安正本在内堂烧水，听了外头的说话声，便探头来看，一见卢云在那儿唠唠叨叨地述说，当场大喜欲狂，惊叫道："徒儿啊！你还是没忘了师父！终于回来拜师啦！"声音激动无比，好似如获至宝，便又急急抱了上来。

卢云给人牢牢抱住，想起适才酒家里的惨况，登时惊叫道："这镇上的人怎地那么怪，不分男女都来抱人？人心不古！世风日下啊！"正

要反手将人推开，只见吴安正已一把抓住他的左腕，跟着凝运功力，用力推算起来。

手腕相触，脑中电光闪耀，霎时闻到一股檀香，吴安正低头看去，只见自己身处蔚蓝大海，脚下波光荡漾，仰天抬头，天顶云彩变换，远处太白金星闪耀，天际更落下了无数花朵，彷佛神佛将至。

吴安正潸然泪下，啜泣道："文曲星下凡，我吴安正能遇上这等传人，此生无憾。"说着更是紧紧抱住卢云，打死不放。

卢云给他抱得全身发软，挣脱不出，忙向伍定远连使眼色，伍定远也是惊疑不定，便上来劝阻。

三人正自拉扯，忽听门外一人道："你们怎地都跑出来了？灵定师兄可没人照料了。"

店中三人听这声音清越优雅，各自回首看去，只见一名贵公子站在门口，手上拿着药包，正自望向店内，眼中满是疑问之色。

吴安正先前见过这人，可惜没能帮他推算一番，此时见猎心喜，当下放开卢云，笑道："爱徒你等会儿，为师先去办点事。"霎时冲了过去，便往那贵公子左腕抓去。

那贵公子眉头一皱，伸手一挥，将吴安正挡了下来，道："这位先生有何贵干？"

吴安正给他一阻，身子便过不去，但他用意只在算命，当下嘻嘻一笑，伸手便往那贵公子脉门抓去，好来感受他的魂气。

那贵公子举止温文，形貌又如此俊美，自是杨肃观了，他身带武功，脉门岂能给人拿住？眼看吴安正举止怪异，当下身形一个回旋，往旁飘开数尺，沉声道："阁下到底有何指教？可是要动手？"

伍定远忙上前劝道："杨郎中不必多心。这人是个算命的，没什么恶意。"

杨肃观哦了一声，往店招一望，道："原来如此。我虽不信命理，不过难得有缘，不妨听上一听。"便转头问向吴安正，微笑道："这位大哥，不知在下命数如何？可否替我铁口直断一番？"

吴安正嘻嘻一笑，伸手便往他手腕摸去，指腕一触，脑中陡生异象，只见自己身处月宫，四下银白闪耀，美不胜收，远处更见嫦娥轻舞歌唱，玉兔纵跃跑跳，端的是神仙画境。

吴安正微微一笑："这是蟾宫折桂之命，此人风流潇洒，治国栋梁也。"正要张眼，忽然之间，全身蓦地发起冷来，转头看去，那月宫满是冰霜，玉兔嫦娥更已冻成冰块一般。

吴安正大吃一惊，急急睁开双眼，心道："我算了三十年的命，从没见过这等怪事。这人外貌俊美，明明是蟾宫折桂之相，可又为何寒冷一片，彷佛身处冰宫？究竟这人是何来历？"

杨肃观见他面色陡变，不禁眉头微皱，道："这位半仙，究竟我命相如何？可否说上一说？"

吴安正摇了摇手，干笑道："你别问我，我不知道。"说话声音竟是微微发抖。

伍卢二人见吴安正牙关轻颤，好似刚从冰窖里爬出来，都不禁微感奇怪。杨肃观也是一头雾水，只瞅着吴安正，不知他何以这般说话。

吴安正叹息一声，自知道行有限，难以猜透这位贵公子的命格，他摇了摇头，又往卢云扑了过去，叫道："徒儿啊！咱们别管闲杂人等，快来拜师吧！"

卢云最怕这人纠缠，忙道："你千万别过来，我眼下还有事，没空理你。"

吴安正哪里管他，只是死缠烂打，拼命来拉。

正闹间，忽听一条大汉哈哈大笑，叫道："卢兄弟！姑娘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还想跑到哪儿！"这人张牙舞爪，猛朝卢云冲来，正是秦仲海。

卢云给吴安正拉着，已是烦躁不堪，一看秦仲海奔来，当场吓得魂飞天外，惊道："你别过来！"

秦仲海笑道："不过上个酒家，看你怕的？"左腕挥出，往吴安正手上一推，将他逼开，跟着拉住卢云，笑道："走啦！快去风流吧！"

卢云惨叫道："我不要去，你别来拉我！"情急之下，使出"无双连拳"，便要往秦仲海身上招呼，秦仲海笑道："干什么？要和我翻脸么？"双手摆开架式，便要接招。

杨肃观与伍定远对望一眼，心中都想："仲海实在太胡闹了。可别打起来才好。"二人正要阻拦，忽听碰地一声大响，众人听了重物翻倒

之声，讶异之下，纷纷回头望去，只见吴安正倒在地下，满面惊骇之色。

秦仲海回头看去，啊地一声，歉然道：“对不住，我出手太重了。”说着伸手出去，便要将吴安正扶起，哪知吴安正见他过来，只是尖叫一声，身子往后一缩，急急躲到桌子下去了。

秦仲海与众人对望一眼，不知吴安正在怕些什么。卢云皱眉道：“这位半仙怎么了？可是跌伤脑袋么？”正要俯身去看，忽觉身上一紧，竟已被秦仲海牢牢抓住，看来只要一个疏忽，便会着了道儿。

秦仲海笑道：“管他半仙全仙，咱们快活似神仙！”说着扯住卢云，狂放笑声中，二人早已冲出门去了。

杨肃观见秦仲海胡闹的厉害，不禁微微苦笑，道：“伍制使，我先回去煎药了，你一会儿无事，可也早点回来。”说着转身离开。

伍定远也是苦笑两声，想不到好好一场算命，却会落到这个田地。他弯下腰去，朝桌下的吴安正拱了拱手，道：“多谢大哥金口眉批，只是在下身上有事，改日再过来吧。”

吴安正却不接口，只是倒在地下，脸色惨白，好似失心疯了一般。伍定远微微摇头，便自离开。

空荡无人的店中，吴安正倒在地下，喃喃自语：“地狱业火，焚我残躯……老天爷啊…天下要大乱了……”他眼望门外，口唇兀自低念不休，好似在祝祷什么一般。

第八卷 金榜题名 第一章 歃血

浓重的喘息声，急促、慌乱，听来让人倍感惊惧。一名老者咬着牙，状似痛苦难忍，只听他嘶哑着道：“你……你说……武英皇帝真在那洞里？”

一名方脸汉子端坐一旁，回话道：“正是。属下曾在洞中见到一幅石棺，一身龙袍，想来皇帝真在洞里待过。”

那老者吞了唾沫，倒抽口冷气，颤声道：“那先皇呢？你亲眼见到他了？”

那方脸汉子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属下没见到。不过洞里景象太过怪异，照属下看，皇帝断无可能独活，十之八九已然死于非命。尸骨多

半给剧毒侵蚀，或被什么野兽咬烂了，这才找之不着。”

方脸汉子正自述说，猛听一声哽咽，跟着泪水洒落，那老者竟在掩面痛哭。

“侯爷，您怎么了？”方脸汉子极为诧异，连忙站起身来。

昏暗的斗室中，柳昂天低头垂泪，他怔怔地看着手上的羊皮，哽咽道：“错了……全错了……我从头到尾都错了……霸先公，我对不起你……”说着抱住了头，咬牙切齿，好似悔懊至极。

斗室中另坐两人，这两人身着朝服，方值少壮年纪，其中一人面貌俊美，正是杨肃观，他平日模样清雅，但此刻面色却苍白无血，想来是被两人的对答吓坏了。另一人模样更见紧张，那人身高体壮，生了一张四方国字脸，此时却低首不动，额上冷汗不住落下，连袍子也给浸湿了，正是伍定远。

耳听上司痛哭，伍杨二人对望一眼，心中十分担忧。

过了良久，柳昂天缓缓抹去泪水，他望着窗外，时值午后，窗外天色阴霾，似要落下倾盆大雨。他将手上羊皮放了下来，低声叹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一切都是命。”他看了杨肃观一眼，问道：“此事有多少人知道？”说话间，又已恢复雍容器度。

杨肃观道：“此事只我和定远二人得知。其他别无他人知晓。”

柳昂天微微颔首，转头看向伍定远。伍定远心下一凛，急忙回话：“属下自离天山以来，始终守口如瓶。方才是第一回提起此事。不论是秦将军还是韦护卫，没人知道内情。”

柳昂天松了口气，道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他点了点头，从几下摸出一柄匕首，跟着手腕一挥，刀刃竟向伍定远割来！

伍定远大吃一惊，左掌一挥，已将匕首挡住，他颤声道：“侯……侯……爷，你……你……要……”惊骇之下，竟连话也说不清了。一旁杨肃观也是骇然出声，全身颤抖，想要出言相劝，却也不知该当如何。

匕首给人挡住，柳昂天只摇了摇头，他猛地将刀刃抽回，转朝自己手臂刺去！

众人惊呼声中，柳昂天已割破自己的手臂，只见鲜血涌出，柳昂天取过一只茶碗，让赤红的血水滴落碗中。跟着将匕首搁到案上。

伍定远至此方知，原来柳昂天不是要杀他，只是要他手臂上的血，却不知是做何之用。

满心担忧之间，只见柳昂天弯下腰去，从桌下取过一坛烈酒，拍开封泥，一股浓浓的酒香飘了出来，看来是坛百年难得的陈年好酒。柳昂天更不打话，只提着酒坛，把浓郁琼浆倒入碗中。三人心事沉重，那香气便再浓郁十倍，也难让他们展眉。

斗室中一片宁静，除了酒水入碗的哗哗声响，就只听得柳昂天沉重的呼吸声。过了良久，柳昂天将酒坛放下，跟着将酒碗端起，高举过顶，神态庄严肃穆。

伍定远见柳昂天行径异常，心下甚是害怕，忙向杨肃观望了一眼，只见杨肃观低头不动，长眉纠结，脸上神情凝重，似也在沉思什么。

万籁俱寂中，柳昂天缓缓跪下，双手端着酒碗，朝北方拜了几拜，肃然道："臣征北都督柳昂天，今日权以此酒向天发誓，柳昂天有生之年，誓死效忠当今天子，永世不生贰心。"他顿了顿，回首望向杨伍二人，大声道："柳昂天若违今日誓言，柳氏一族满门抄斩，全家死无葬身之地！"语声激昂，赫见森厉。伍定远听这誓言如此恶毒，心下直是震惊难言。

柳昂天喝了酒水，起身望着杨伍二人，淡淡地道："你们一起过来，照我的模样起个誓。"

伍定远恍然大悟，心道："侯爷怕我卷入朝廷的争端里，这才要我立誓效忠皇上。"满心混乱之间，想起"披罗紫气"记载的一段话，照那书上所言，自己身负真龙之体，须得扶持先皇回归正统，可是只要自己喝了这碗酒水，那就万事俱往矣。

柳昂天转头望向伍定远，将匕首递了过去，似在等他动作。伍定远惊疑之下，迟迟不敢来接。一旁杨肃观却霍然站起，他走了过来，自行接过刀子，凝目来望柳昂天。

只见杨肃观目中生出异光，霎时便将手指划破，鲜血涌出，直落碗中。

柳昂天点了点头，甚是嘉许，道："杨贤侄，为了朝廷平安，你现下立个誓。"

杨肃观双眉一轩，取过酒水，跪地道：“臣杨肃观，今日权以此酒向天发誓，臣必效忠吾皇，为所当为，永不犹豫。若违此誓，杨肃观天地不容，死于至亲挚爱之手。”言毕，喝了口血酒，跪地拜了几拜。

杨肃观站起身来，与柳昂天一同凝视着伍定远，似在催促他快些发誓。伍定远吞了口唾沫，心道：“说不得了。现下武英皇帝已死，却要我怎么效忠他？我便想完成那位前辈的心愿，也没办法可想。”他见柳昂天的脸色隐隐带着焦虑，心中又想：“侯爷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若不照他的心意办事，未免对不起他。”

心念于此，再无犹豫，终于取过匕首，划破了左掌掌心。鲜血滴入酒中，慢慢晕散，烛光照映之下，望来倍感凄绝。

柳昂天轻声道：“定远，为了朝廷，也为了你自己，忘了神机洞里的事，也别管这段故事的是非黑白，从今之后，咱们专心效忠当今天子。知道了么？”说话时语气萧索，好似有什么伤心事，却又让他莫可奈何。

伍定远深深吸了口气，他从杨肃观手中接过酒碗，学着柳昂天样子，将酒水高举过肩，跟着双膝跪倒，朗声道：“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臣伍定远向天发誓，今生今世，永远忠于当今天子，绝无贰心。若违此誓，若违此誓……”说到此处，心下忽感战栗，他顿了顿，眼看柳昂天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，猛地一咬牙，大声道：“若违此誓，叫我伍定远天打雷劈，全家男盗女娼，死于非命！”

柳昂天神色大慰，将伍定远扶了起来，温言道：“有你这番话，天下一定太平。”

伍定远抹去脸上冷汗，正要回话，猛见窗外闪过一道闪电，远处雷声隐隐，竟是下落了淅沥沥的春雨……

“启禀江大人，人都到齐了。”

一名身着劲装的男子全身湿透，正在门口叩首禀告。书房里一名中年男子低头批阅奏章，他听了说话，却是头也不抬，迳自道：“快快有请。”

那男子急急答应一声，快步行出。

京城太师府，执掌当今朝廷最高权柄的处所，深夜大雨，蒙蒙水雾之中，更见肃杀之气，今日不知是什么日子，一众下人早早被喝

退，大批锦衣卫高手纷纷进驻，好似有什么大事发生。

书房宽阔，地铺虎皮，梁绘龙凤，江充轻袍缓带，手提朱笔，自坐案后，左右两人护卫在侧，左是罗摩什，右是安道京，堂下摆着七张空椅，却不知是给什么人坐的，望之神秘无比。江充放下笔来，回首看向罗摩什，微笑道："罗摩大师，今夜是咱们江系的大会，平常很难见到。你日后要做我的智囊，可得多看着点。"

罗摩什心下一惊，忙垂手道："属下知道。"自四王子叛变失利之后，罗摩什便转赴中国，投奔江充麾下，此次密商是他第一回与闻大政，他见气氛凝重，更是不敢多置一词。

过不多时，一名黑衣人当先走进，后头跟着六人，分作两列，个个头戴黑罩，身上都被大雨淋湿。罗摩什心下了然，知道这几人便是江充全力拉拢的七名盟友，这七人若在关键时刻发难，非但能够轻易推倒刘、柳两大派，尚足以一举控制京畿，也是为此，这七人的身分自须百般保密。料来若把这七人的头罩掀开，定会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。

罗摩什心下暗自揣测，看江充此时召集这七人，当与天山一事有关，罗摩什虽不曾窥得神机全貌，但以江充的审慎观之，料来这段秘密非同小可，当真足以震动天地。

这七人进了房门，也不行礼，迳自坐下，安道京端过一盆熊熊炭火，放在厅内，让众人烤干衣裳，但那几人任凭水珠滴落，身上衣衫湿黏，却无一人理会。

房内诸人安静无声，只听得院中大雨滂沱，水花飞溅。江充微微一笑，道："天候不佳，江某还劳动各位大驾，真是过意不去了。"

一名黑衣人拍了拍身上的水珠，哼了一声，道："江大人明白就好。大家暗中为你办事，哪个不是冒着生死之险？你冒冒失失的召集我等，可有什么大事？"口气森厉，隐隐带着不悦。

江充却也不以为意，微笑道："我找你们过来，当然是有大事生出。请诸位千万放心，江某与各位高贤交朋友，绝不会亏待大家。"

原先说话的黑衣人哼了一声，低下头去，便不再言语。

江充迳自端起茶碗，啜了一口，道："这里先请教东厂的事。不知刘敬那厢如何了？可有什么动静？"

罗摩什站在一旁，猛听这话，心下登时一凛，知道江充已在刘敬身边安排了心腹探子，只不知是那人是谁。

左首一名黑衣人略移身躯，尖声道："据东厂那里传来的消息，总管刘大人近日便要送上奏章，弹劾阁下擅自出关，调动部队一事。"

这人嗓音尖锐，听来如同钢刀交磨，实在难听之至，只是东厂诸人尽皆出身宦官，却也不易分辨出嗓音谁属。

江充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："刘敬想要整我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上回东厂私运官银出京，案子还没水落石出哪，我这就吩咐下去，明日请刑部回敬他一本，大家看着办吧。"他哼了两哼，道："宫里呢？这几日有什么异状么？"

一名黑衣人咳了一声，这人身高膀粗，虽然坐在席上，却比常人站立还高一个头，看这人体态如此威武，料来定隶属"大汉将军"，乃是皇帝身边的贴身侍卫之一。只听他道："据宫里传出的消息，琼贵妃月前无端出宫，不知去干些什么。"

江充眉头一皱，道："这女人自来不安分，姘头更是不少。她此番出宫，可与宁不凡退隐一事有关？"

那黑衣人摇头道："此事尚不清楚，大人若要细查，还须费点手脚。"

江充如何听不出中间玄机，想来这人是要些钱两使唤，他微微一笑，回头看着安道京，道："你一会儿取我令牌，上府库拨十万两白银出来。户部那里，便用修缮长城的名目交代吧。"

那黑衣人听得白花花的银子落袋，登时大喜，拱手道："多谢江大人。"

罗摩什听了两人对话，更感惊叹。看这江充权柄如此惊人，国家府库里直通自家私房，几下手脚动过，要使便使，方便简单，也难怪这许多正直大臣都视他为眼中钉了。

江充喝了口茶，又问道："柳昂天那儿呢？那伍定远把秘密透露出来了么？"

罗摩什听了这话，心下更是惊叹："连柳昂天那儿也有密探，江大人实在神通广大。"诧异之中，更对江充敬畏有加。

一名黑衣人缓缓站起，这人身材修长，形貌不似武人，只听他回话道：“回江大人话。据说那位伍制使已把事情透露出来，柳昂天已然得知秘密。”

罗摩什听这声音斯文老迈，至少有六十来岁，只是他脸面被黑罩盖住，却认不出是什么人。罗摩什心下起疑：“柳门中人要不便是年轻之辈，再不便是高大武将，怎么会有这等人？”他暗自猜测那人身分，一时却又猜之不透。

江充冷笑道：“伍定远说出来了么？嘿嘿，这小子捕快出身，生性怕事，我看他心里藏了这件秘密，八成吃睡不安，定要找个靠山才觉稳当。”

其余几名黑衣人听了这话，都是嘿嘿冷笑，一人伸手出来，在喉咙上比了一横。罗摩什也是心狠手辣之人，一看这人手势，便知他要杀伍定远灭口，想来这位制使的性命堪虞了。

江充却摇了摇头，微笑道：“不必杀他。伍定远性格中庸，不是什么狠角色，便算武功有成，也成不了气候。把他性命留着，日后还有用处。”他举起茶杯，啜了一口，道：“日后事态怎么发展，关键在柳昂天，这老东西如要深究天山里的秘密，那可难办了。”

那苍老声音轻轻一笑，道：“此事大人倒可放心。柳昂天把羊皮焚毁了。”焚毁羊皮，那便是弃守之意，几名黑衣人听了这话，都是哦了一声，自是甚为讶异。

那江充老奸巨猾，听了这话，却是一阵哈哈大笑。只听他笑道：“聪明，聪明。柳昂天家里几百口人，遇上这等天地巨变，还是明哲保身为上，果然不敢妄动。”他抚掌微笑，道：“照此看来，柳昂天那儿不足为虑，咱们也不必再去招惹他。免得逼急了，反把他推到刘敬那边。”

听到“刘敬”二字，一众黑衣人身子都是一震，显得甚是恐惧。江充嘿嘿冷笑，道：“东厂那边，咱们要多多留神。你们这几日把人盯牢。倘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随时回来通报。”

他口气虽然平淡，但那三言两语之间，却不知隐藏了多少杀机，不能不让人心中发寒。

众人答应一声，正要告辞，忽听一人道：“这儿还有一事要问大人。”

江充嗯了一声，挥了挥手，道：“只管说。”

只听那人道：“这回护送和番，柳昂天的几名手下立了汗马功劳，现下送上奏章，说是要讨些封赏，江大人怎么说？”

江充哈哈一笑，这种鸡毛蒜皮之事，他从不亲自过问，正要答应，忽然心念一动，想道：“姓柳的一向不给我面子，这回还专门派人去西疆查案，我若不给他排头吃吃，日后还得了？”当下笑道：“把奏章仔细瞧过，只要能刁难他们，尽管下手去干。”

那黑衣人连声答应，便自走出，罗摩什看在眼里，心知京城里又有人倒楣了。他心下暗叹，想道：“芸芸众生的起起伏伏，往往便在这些大人物的一念之间，可怜这世间又要生出许多不平事了。”想起众生如同蝼蚁，更觉自己应当加倍狠辣，否则这辈子定是难以出头。

眼下别无大事，一众黑衣人便纷纷告辞。安道京忙抢了上来，替众人开门送行，看他神态卑下，料来那几人的身分非同小可，定是四品以上的朝廷要员，这才让安道京举止如斯恭谨。

众人鱼贯行出，书房便又空了下来。只余罗摩什与江充二人。罗摩什松了口气，正要稍懈，忽听江充一声叹息，听来甚是沉重。

罗摩什心下一凛，斜目看去，只见江充低头向地，口唇轻颤，似在祝祷什么。

罗摩什暗暗心惊，先前江充胸有成竹，何等轻松暇意，此刻却怎变得如此恐惧？他见江充面色铁青，喃喃自语，料知事态极为严重，忙运起内力去听，要把来龙去脉弄个明白。

断断续续间，只听当代权臣低声祝祷，语音含混不明：“求上苍保佑，让‘他’死，让‘他’死，只有‘他’死，朝廷才能太平，死吧……死吧……别再出来作祟了……”细细听去，那声音中隐隐带着哭音，好似一头精疲力尽的野兽在那哀声低嚎，听来直是让人心头发毛。

罗摩什面色惨澹，急忙收摄心神，只低头垂手，不敢稍动。

第八卷 金榜题名 第二章 人生不相见

三只骰子骨溜溜地滚在碗底，转啊转地，霎时两只骰子停了下来，一只见是个五点，另一只却是三点，碗旁无数双眼睛凝视着碗底，都在等着最后一只骰子停落。

一条大汉手挖鼻孔，神态粗鲁无比，狂吼道："大！"

围观众人登时愁眉苦脸，摇头道："又是开大！老大你也太狠了，咱们都要输个精光啦！"

那粗鲁大汉笑道："你们怕什么？这回侯爷发下来的饷银何其之多，你们哪个不是捧了百来两银子，当我不晓得么？"跟着将桌上的银子一拢，高高的堆了起来，笑道："来来来！大家再下吧！"

众人哗然道："不赌了！不赌了！再赌连老婆都输给你啦！"轰闹之下，霎时走得一干二净。那大汉哎呀一声，追了过去，叫道："别走啊！我还没过瘾哪！"

一人走上前来，笑道："既然秦将军这般好赌，不如我来跟你赌两把，怎么样？"

这人约莫三十四五年纪，肤色黝黑，身形高壮，右手却带了只铁手套。那粗鲁大汉瞧了那人一眼，只哦了一声，道："是你啊，怎么你也是此道中人么？"

那人微微一笑，故做神秘地道："我旧日是西凉城捕头，你说我碰不碰这个玩意儿？"

那粗鲁大汉沉吟一会儿，摇头道："你们这些当差的，想来不干这档子事吧？"

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"办案赌命，平日赌钱，秦将军你也太孤陋寡闻了！"

那粗鲁大汉又惊又喜，两人对望一眼，霎时忍俊不禁，一齐仰天大笑。

那大汉神情粗豪，英风爽飒，正是秦仲海，一旁那铁手男子生得一张凛然国字脸，人高马大，体格结实，却是伍定远。

这日柳昂天府邸中喜气洋洋，贺客如云，何大人、秦仲海等护送公主有功，令得皇帝龙心大悦，亲下圣旨封赏柳门一系，消息传出，贺客临门，真把门也挤破了，柳昂天更笑得合不拢嘴，四下接受众人的道贺。只是秦仲海生性粗鲁，最是厌恶应付这等虚假场面，此刻便

率领西行诸将，自行躲在偏厅聚赌。那伍定远刚从柳昂天书房出来，眼看无聊，知道秦仲海生性粗豪狂放，便找他寻乐来了。

伍定远四下张望一阵，没见到卢云，便问道："卢兄弟呢？怎么没见到他？"

秦仲海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咱们卢老兄这当口不知又发了什么疯，居然独个儿躲起来读书哪！读书啊读书，当真是他奶奶的越读越输！"

他满口嘲弄，却不提自己在华山脚下一昧逼迫卢云花天酒地的恶行，这名书生自给莺莺燕燕乱啄乱叮之后，一回京城，直是逢女就惊，遇雌则哀，这才趁机躲得老远，就怕秦仲海又拉他去风花之地，不免又要给人整得呼天抢地。

此时柳府上下喜气洋洋，任谁都在玩乐，哪知卢云却正读书，伍定远竖起拇指，赞道："咱们卢兄弟与杨大人一个样，两人都是读书的好材料。他们这些人若是一日不读书，便会自觉面目可憎，全身发痒，好似给跳蚤缠身一般。"

卢云曾在伍定远府上寄住数月，是以伍定远对他的习性深为了解，果然是一语中的。

却听秦仲海冷笑一声，道："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老秦也是这样。"

伍定远虽与秦仲海相识不久，却知此人不学无术，几与文盲相似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好似颇爱博览群书，心下甚奇，便道："将军此话当真？不知你读的是什么书？可是左传春秋？还是论语孟子？"

秦仲海面有得色，低声道："我读的书非同小可，朝廷更是为此日夜查访。"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道："什么书这般厉害？"

秦仲海嘘了一声，道："说来不怕吓坏了你，我读的乃是旷世巨着，比左传春秋更发醒人心，比论语孟子更微言大义。"

伍定远面色一变，摸了摸怀中的"披罗紫气"，颤声道："莫非是什么武林秘笈么？"

秦仲海四下望了一眼，见无闲杂人等，这才低声道："什么武林秘笈？你想哪儿去了。我说的是'金瓶梅'与'肉蒲团'这两大巨著，这两套

好书我要一日不读，便会全身发痒，痛不欲生。只怕比卢兄弟痒得还厉害。”

伍定远面露惊诧之色，他定了定神，吞了口唾沫，跟着四处张望，确定左右无人后，方才压低嗓子，道：“秦将军，那肉蒲团我只有上册，下册始终买不到，不知可否相借则个？”

两人正自低声商量，忽听一人道：“伍制使、秦将军，你两位神神秘秘的，在这儿说些什么啊？”两人抬头急看，那人面貌英俊，潇洒临风，正是杨肃观。

伍定远啊了一声，急忙站了起来，叫道：“杨大人。”秦仲海却大剌剌地坐着，一手挖着鼻孔，笑道：“咱们在说肉蒲团的精彩情节，杨郎中可要一听？”伍定远面色尴尬，连连咳嗽，拼命向秦仲海使眼色，谁知秦仲海只顾挖着鼻孔，却是一脸不在乎的神气。

杨肃观轻咳一声，心道：“这仲海真是天生的粗胚，他去做土匪，那再合贴不过了。”他眼望二人，道：“侯爷有吩咐下来，说皇上一会儿要传圣旨，请大家到厅前会合，一同跪下接旨。”

秦仲海打了个饱嗝，跟着扯起了大嗓门，叫道：“卢兄弟！皇帝老子找你啊！快快出来接旨啦！别再越念越输啦！”

秦仲海正自叫得兴起，忽听杨肃观低声道：“仲海别叫了。”

秦仲海听他语气有异，不禁为之一愣，他朝伍定远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杨肃观放低喉咙，悄声道：“这回上去的奏章出了点事，咱们卢兄弟的封赏被退了回来。”

秦仲海大吃一惊，霎时全身出了一身冷汗，他呆了半晌，怔怔地道：“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我送上去的公文写得明明白白，咱们卢兄弟救驾有功，还有可汗亲赠的记功金牌一面，怎能没有封赏？”

杨肃观摇头叹息，低声道：“刑部转来公文查照，说卢兄以前曾犯过刑案，目下还是逃犯，领不得朝廷的恩赏。”

伍定远不知卢云的来历，听他出身逃犯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颤声道：“竟有这种事？卢兄弟是盗匪，这……这要从何说起？”

杨肃观叹道：“若非刑部送来公文，咱们也不晓得此事。还好他们碍在侯爷的金面上，没要咱们把卢兄交出去。”

秦仲海呆呆坐着，想起卢云为了解救公主，屡次出生入死，后来西疆激战，更是靠他冒险出手，这才救了可汗性命。若无此人，此次和亲怎能功德圆满？秦仲海越想越怒，霎时跳了起来，大吼道："老子操他妈的！不管卢兄弟以前干了什么事，现下他为国家立了大功劳，便算犯了天条，这当口也该赦了啊！"

杨肃观道："话虽是这般说，但卢兄这次立的功劳太大，恐怕得的是七品恩赏，这叫朝中那帮小人如何不妒忌？现下他们硬要搬出刑律，咱们也不能蛮干，否则更不能善了。"

秦仲海气得面色发青，怒道："操你祖宗！拼着顶戴不要，老子也要找侯爷说个明白！"说着便要冲向内厅。

众人吃了一惊，急忙拦住，杨肃观劝道："秦将军可想清楚，咱们替卢兄弟洗刷出身要紧，你这般把事情闹大了，弄得人尽皆知，对他的将来反而不好。"

秦仲海心中一凉，寻思道："这世间好生功利现实，卢兄弟不过是个苦穷酸，不似当年定远还带着宝贝羊皮，自然无人替他真心出力打理，唉……我那日向他夸下海口，说他只要能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，日后定能扬眉吐气，谁知他性命拼了，功也立了，却又生出这等事来……这…这要我怎么对得起他？"转念想起卢云的死硬脾气，心中更是担忧："这卢兄弟是个烈性的，他要是知道自己洗不掉贼出身，定会气得吐血，这……这可怎么办？"想着想，忍不住抱头长叹，极是苦恼。

杨肃观见他发愁，当下劝解道："仲海不必担心，柳侯爷听了这事，已然托了朋友在刑部里查，看有无法子替他洗刷干净，日后也好让他出头。咱们不必急在一时。"

伍定远想起柳昂天曾为自己洗刷冤屈，忙点头道："没错，现下正该请侯爷想想办法。咱们卢兄弟是个清白的读书人，生平最是正直，我看他准是给人陷害的。总之咱们出钱出力，把事情办好为止！"他是捕快出身，这等贪官陷民的情事自是听多了，果然三言两语便说出当年内情。

杨肃观连连颔首，道："还是定远说得对，当前绝不能急，咱们且听刑部消息便了。"

秦仲海双手抱头，叹道：“卢兄弟九死一生，这才保住公主平安，此次西行，咱们没人比他的功劳更大。唉…他若得不到封赏，大家凭什么拿好处？”

三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都在思索对策。

说话间，忽听一人道：“是谁在叫我？可有什么事么？”

三人面色一变，说曹操，曹操便到。这声音正是卢云。霎时众人无不脸色惨白，一齐回头看着他。

卢云见他们神色凝重，忍不住一奇，道：“怎么了？大伙儿不是在喝酒吃肉么，怎地这般难看脸色？”

秦仲海忙挤出一张笑脸，咳了一声，干笑道：“哎呀！你哥哥钱输得多了，脸色自然不好。来来！卢兄弟，陪我赌上一把，让我翻翻本吧。”说着拿出骰子，便往碗里掷去。

伍定远也见识过卢云的牛脾气，此时自也心惊胆战，忙陪笑道：“是啊，卢兄弟快来赌上两手，我方才也输了不少，快让我转转手气！”

卢云见他二人愁眉苦脸，倒也不似作假，当下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既然大家都要我玩，我也不好扫了两位兄长的兴儿，不过这规矩如何，你们可得先说个明白，免得到时又输了耍赖……”

三人拿出银两，正要聚赌，忽听前厅劈劈啪啪地，响起了阵阵鞭炮声响，杨肃观神色一变，知道钦差到来，忙道：“前厅有点事，我这就过去看看。”当下转身离开。

伍定远想起卢云个性刚直，一会儿听封赏中没了自个儿的名字，莫要闹将起来，弄得柳昂天下不了台。他轻咳一声，向秦仲海使了个眼色，便道：“你们两人先玩，我这就过去瞧瞧。”他急于入厅打点疏通，当下三步并做两步，便往前厅奔去。

眼看院中只余自己与卢云两人，秦仲海面色发苦，偷眼朝卢云望去，寻思道：“咱们卢兄弟脾气一向不小，这当口我可得想个法子，好好劝他一阵。”他平日虽然凶猛豪迈，胆大妄为，此时见了卢云的神气，却也无计可施，只得连连搓手，不知该如何启齿。

正烦恼间，却见卢云望向自己，淡淡地道：“皇上要下旨封赏，秦将军怎不去接旨？”

秦仲海听他一语点破，登时一愣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这话是……”

卢云微微一笑，迳自坐了下来，道：“你们方才说的话，我全听见了。”

秦仲海颤声道：“你都知道了？”

卢云点了点头，拿起骰子把玩，却不言语。

秦仲海见他神色无喜无泪，但眉宇间似有着深深的悲愤，想起自己当年作兴相邀，如今却不能替他平反，心中极感愧疚。他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兄弟快别发愁了。放着咱们侯爷在这里，天下有啥难事？你且耐心点，终有发达的一天。”这话虽在安慰，但说起来有气无力，连他自己也无法信服。

卢云没有回话，他嘴角带着一抹微笑，缓缓伸手出去，将骰子掷入碗里。三粒骰子落在碗底，骨溜溜地转啊转，忽然之间，当中一颗骰子滚出碗中，落到了脚边。

卢云轻轻一笑，道：“骰子啊骰子，连你也不认命么？”言中无尽心酸，叫人心生恻然，眼看他弯腰下去，便要捡拾骰子。

秦仲海眼明手快，健步抢上，已将骰子一把抄起，他蹲在地下，握住卢云的手，低声劝道：“卢兄弟别难过，咱们好好干，日后高官重爵，指日可待。你可别放弃了。”

话声未毕，只听得一声苦笑，跟着手背上传来一阵湿热，秦仲海心下一惊，急忙抬头看去，只见卢云低头望着地下，那泪水却顺着双颊滚落下来，滴到了自己的手背上。

秦仲海惊道：“卢兄弟，你……”

卢云摇了摇手，打断了秦仲海的说话。他自行伸袖拭泪，低声道：“我不要什么高官重爵，封官庇荫……我只求老天有眼，别再让我做贼……我就感激不尽了……”

秦仲海见他垂泪，一时也是心如刀割，他正要劝说，忽见一名兵卒急急奔来，叫道：“老大！柳侯爷传令下来，要你过去前厅接旨了！”

秦仲海不去理睬，只叹了口气，轻声道：“卢兄弟，当日西疆血战，论功劳你是第一，纵然群小无知，夺了你的封赏，你也该陪着大家同去接旨。来吧，咱们一起去吧。”

卢云却恍若不闻，只低头看着碗里的骰子，不应不答。

一旁小兵见秦仲海迟迟不动，忙道："秦将军，柳侯爷吩咐得急，请你快随我走吧。"

秦仲海长叹一声，伸手来拉卢云。卢云侧身闪过，他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"我想歇一会儿，秦将军不必理我，你快去接旨吧。"

秦仲海看了他一眼，也不知该说什么，霎时重重一叹，只得随部属去了。

春日暖和，卢云独坐院中，四下别无人影，想来都接旨去了。卢云听得前厅人声喧哗，热闹非凡，想起秦仲海、伍定远等人与自己的交情，心中便想："卢云啊卢云，仲海他们是你的好友，这次能够加官晋爵，你该替他们高兴才是，怎能如此小气？过去鼓个掌吧！"心念于此，便提起脚步，朝厅内行去。

卢云走入厅中，隐在一根木柱之后，偷眼便往厅内看去。只见满厅都是黑压压的人头，杨肃观、伍定远都在其中。厅前站着一名宦官，两手高举着圣旨，想来便是传宣圣旨的钦差了。只听那宦官朗声道："征北大都督，太子太保孝亲善穆侯柳昂天接旨！"

一名老者快步向前，正是柳昂天，只听他大声道："臣柳昂天跪接吾皇圣旨！"跟着躬身向前，双膝跪倒，厅上宾客登时一齐跪下。

那宦官尖声道："奉天承运，我仁武文德道景皇帝诏曰：蛮夷炽张，西疆日烦，朕辄悬念不已，幸御史何兴、东宫副总管薛奴儿、游击将军秦仲海等人戮心竭力，保驾公主，以竟两国邦谊，帖木儿汗国国王使人来朝，盛感诸卿协同敉乱，朕念西行诸臣居功厥伟，特此封赠赐宝，钦此。"

卢云听到这儿，这圣旨中确实没有自己的名字，他叹息一声，心中便想："唉……这等功名利禄，只怕我是终生无缘了……"霎时想起顾倩兮，心中更感酸楚："我今生若是不能平反，只怕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。老天啊，什么时候才能让我重见天日？"满心凄凉中，两手握拳，全身轻轻颤抖。

那宦官将圣旨交到柳昂天手里，跟着取出皇榜，朗声唱名："善穆侯柳昂天上前听赏！"

柳昂天急忙拜上，伏地道："臣柳昂天凛接封赏。"

那宦官大声道："本次西行圆满竟功，善穆侯柳昂天保举有功，朕心甚慰。特封柳昂天为一等侯爵，另赏龙银三百两，金带一条。"

柳昂天叩首拜谢，朗声道："臣柳昂天谢主隆恩。"

柳昂天本是二等侯，此次手下战功彪炳，协助盟邦平乱，本该升为国公，哪知只官加一等，算是聊胜于无了。想来江刘两派都不乐见他坐大，这才做了手脚。

那宦官逐一唱名念去，西行诸人各有封赏，或赏龙银，或赐珍器，不一而足。东厂诸人封赏颇厚，薛奴儿得了锦袍一件，几名手下也各有赏赐，料来定是刘敬使的力。那何大人夹在江充、刘敬两大权臣的比拼中，反而无人滋扰，直升左御史大夫，他无端捡了个大便宜，自是笑得合不拢嘴。

那宦官一路唱名，猛地喝道："征北游击秦仲海上前听赏！"

秦仲海统率大军，乃是西行和亲第一要角，想来江刘两派便要阻扰封赏，也是力不从心，料来赏赐必丰。满堂宾客满心好奇，都在等着圣旨宣赐。

那宦官连喊了两声，那秦仲海却是不见人影。众人心下一奇，寻思道："这秦仲海好大的胆子，这当口跑到哪儿去了？"

柳昂天也是皱起眉头，霎时站起身来，提声喝道："仲海！快快出来听赏了！"

卢云躲在木柱之后观看，此时不见了秦仲海，自也感到奇怪。想道："秦将军外表粗豪，其实做事稳重，向来不出差错。这紧要关头却上哪儿去了？"

他正自疑惑，忽听耳边一人笑道："操你妈的圣旨，老子偏偏不接。"

卢云听这声音好生耳熟，急忙转头去看，只见身旁躲着一人，这人手上拿着一只鸡骨头，正自喀啦喀啦地啃着，却是秦仲海来了。

卢云心下一惊，低声道："皇上亲旨，岂同等闲？将军快去接旨，别惹出麻烦来了。"

秦仲海斜目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"你管我这么多？老子天生火气大，就是懒得理会这些繁文缛节。"说着随手将鸡骨头一扔，便往人群

中飞去。一名宾客正自跪着，忽觉颈中一阵油腻，连忙伸手一抓，见是根吃剩的鸡骨，登时满面讶异。

秦仲海伸了个懒腰，拉住卢云的手，笑道："走啦！这种封赏有啥好看，咱俩赶紧去喝个两杯，痛快痛快！那才是正经。"

卢云心下了然，知道秦仲海不忍他独受委屈，竟要拜辞皇帝封赏。他心中感动，颤声道："秦将军！你……你别这样……你为了我区区一人，这……这又是何苦？"

秦仲海笑道："你还真啰唆啊，老子我偏不喜欢跪宦官，这干你个鸟事了？"

两人说话间，忽听一人尖声叫道："我说这王八蛋跑到哪儿了，却原来躲在这里！"

那人脸上擦着厚厚的白粉，正是薛奴儿来了。他这次也应邀前来柳府作客，方才领赏也有他的份，此时不见了秦仲海，料知此人定在附近作怪，果然便给他揪了出来。

厅上众人听了薛奴儿的说话，纷纷冲了上来，柳昂天一把抓住秦仲海，喝道："仲海你这浑小子！圣旨在前，你还不过去！"说着拉住秦仲海的臂膀，硬要将他架过去。

秦仲海怪叫一声，道："肚子疼呀！我可要拉稀了！"他往旁一闪，挣脱了柳昂天的五指，沿着廊下狂奔而去。只听他一路高声叫道："茅厕何在？你家将军要来临幸啦！"

众人见他这幅疯态，都是看傻了眼。卢云则是心中激荡，知道秦仲海义气深重，宁可被皇帝责罚，也不愿独领封诰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
那宦官见秦仲海快步逃走，竟是有意侮慢钦差，他心下不悦，将圣旨放了下来，面上神色极为难看。柳昂天见势头不妙，急忙上前，塞了只金元宝在他手中，低声道："游击将军身子不舒服，请公公原侑则个，让老夫代接封赏吧。"

那宦官面色一沉，道："皇上的封赏何等要紧，怎能这般胡闹？"

柳昂天干笑一声，正待要说，却听薛奴儿插口道："有什么不行的？秦仲海身子不舒坦，便由柳侯爷代接封赏，那是再好也不过了。"

众人听他为秦仲海说话，心下都是一奇，不知这薛奴儿何以如此反常?

那宦官听了吩咐，忙咳了一声，颔首道："好吧！既然薛副总管吩咐了，那便请柳侯爷接旨。"

这薛奴儿地位崇隆，京城十二监中仅次刘敬，此时这般说话，那宦官自是不敢多言，当下便请柳昂天接旨。

柳昂天大喜过望，急忙跪倒。那宦官高声道："秦仲海护驾有功，出生入死，得汗国可汗致赠记功金牌一面，朕念其武勇忠直，特任秦仲海为御前四品带刀，总管虎林军，不日入宫听用。"

柳昂天闻得封赏，心下不喜反惊，寻思道："皇上好端端的，怎么把仲海调到大内去了？仲海是我的爱将，皇上又不是不知，这不是拆我的台么？"这道封诰有些奇怪，不是江充作祟，便是刘敬作怪，多半要藉此削弱柳系的兵权，想来便让人烦心不已。

尚书府里的香闺，红罗锦帐，香气袭人，正是那女儿家的秀气宜人。

若从小圆窗探头出去，可以见到好一片春意盎然。初春时分，鸟语花香，尽是牡丹玫瑰在那儿争妍斗胜，一片红黄紫奼中，直透出一股清新诗意来。

却见小圆窗上倚着一只雪白晶莹的玉臂，上头还枕着张红通通的可人脸蛋儿，那粉脸上长长的睫毛眨啊眨的，一双柔软的红唇微微颤动，原来是名江南美女，却在这满园春色中发呆。眼看她正自慵懒地凝望北国之春，娇美的脸庞上更带着一抹淡淡的愁思，莫非是为赋新词强说愁？还是真个儿心伤惆怅?

"小姐，您可快些了！今儿个要出门呢！"

听得婢子的叫唤，小姐懒洋洋地直起了腰，她伸直了两只柔弱的臂膀，轻轻地打了个哈欠，一名婢子奔了过来，叫道："小姐啊！莫说小红啰唆，您可快些梳理了，免得婢子又要挨姨娘的骂。"

那小姐摇了摇头，道："又是这些无聊应酬，说实在话，我还真提不起劲儿来。唉！打到北京起，每日里都是应酬来、应酬去，连画也没得画上几笔，真是恼死人了。"

那婢子听了小姐的埋怨，忙道：“京城不比扬州啊，老爷又是当朝尚书，小姐你可别任性了。”

那小姐轻叹一声，她坐到铜镜之前，问道：“看你气急败坏的，今儿又是要去哪啊？”

那婢子眉花眼笑，道：“小姐您倒忘得快。今天咱们可不是去无聊地方，等会儿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可是杨大学士的府邸呢。”

那小姐哦地一声，道：“杨大学士？便是那中极殿大学士杨远么？”

那婢子嘻嘻一笑，道：“除了杨大学士，还有一个杨小学士。”

那小姐见婢子嘻皮笑脸，拂然道：“什么大学士小学士，说话别拐弯抹角的。”

那婢子吐了吐舌头，低声道：“杨小学士就是杨郎中啊，咱们今儿个便是要去杨家。”

那小姐听了“杨郎中”三字，不禁面露讶异之色，道：“啊！原来杨郎中是杨大学士的公子，这我还是第一回听到呢。”

那婢子笑道：“杨郎中从来不卖弄自己的家世，小姐你当然不会知道啦。咱们快走吧！可别迟到了呢。”

那小姐嗯了一声，她怔怔地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只觉自己的面目好遥远，一时竟有些陌生之感。

这日杨肃观做邀，请柳门诸位同侪前去家中作客，秦仲海等人自都欣然与会。

杨肃观的父亲来头不小，乃当朝五辅大臣之一、官拜中极殿大学士的杨远，此时朝中大学士地位极高，人称“内阁五辅大学士”，声势还在六部尚书之上，其中首辅更有“阁揆”之称。杨肃观此次邀请诸人到府宴客，柳门诸将自需卖他这个面子。

这日秦仲海与卢云军务繁忙，要到晚膳时方能赶来，便请伍定远与韦子壮二人先行。

却说韦子壮与伍定远步行而去，那杨大学士官居极品，府邸宏伟，只在长安左门之外，两人便沿棋盘街行去。

一路走去，只见京城人士携来往攘，众人举止温文，无一不是衣着光鲜，直是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好一幅太平繁昌。

伍定远看在眼里，回思过去亡命的生涯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，都说‘人生合在扬州老’。我看住在天子脚下，怕比江南还快活些。”

韦子壮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话倒也没错。今年风调雨顺，国富民安，除了朝中几个奸佞作祟，一切都还过得去。”

伍定远想起了江充这帮奸徒，不禁又是一声长叹，道：“小人得志，英雄气短，便是有这帮贼子坐在官轿子上，这才使英雄豪杰难以出头。”

韦子壮知道他指的是卢云，当下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有些事急不得的，咱们只要好好跟着柳侯爷，凡事不求躁进，终有出头的一日。”

伍定远望着大街，叹道：“过去我干捕头时，总以为武功练强了，什么事都好办。哪晓得便算武功练到了天下第一，一见这帮奸佞小人的面，还不是得落荒而逃？唉……两只铁拳抵不上一张巧嘴，真遇上这帮贼，又能奈何呢？”

韦子壮在京城已有十来年，老婆孩子都有了，自不好随他讪骂，听他提起宁不凡，当下转过话头，问道：“伍制使，打从华山归来后，可还有人找你麻烦？”

当日宁不凡当着天下英雄的面，忽然向伍定远动手，而后江充、刘敬又连番过来啰唆，韦子壮虽然不明白内情，但也知伍定远定有什么机密缠身，这才惹上这批凶神恶煞，他怕伍定远返京后仍有不速之客上门，便来出言探询，也好替他分忧。

伍定远想起柳昂天的交代，自知不便多说，便摇头道：“韦护卫多心了。我打回京以来，始终安分守己，行事低调，便有人找我麻烦，我也是远远避开，绝不招惹。”

韦子壮哦了一声，转过头去，望着伍定远。只听他一呼一吸，漫长悠远，行路时步法更是难测，明明脚下轻飘飘地，好似沙尘不起，但抬腿落足之际，却又似力道万钧，足见伍定远下盘之稳，宛如山岳，轻功复高，犹如飞鸟，已揉轻灵刚猛两大长处于一身。

韦子壮明知伍定远武功大进，绝非昔日的吴下阿蒙，但此时见他行走间的异状，仍感心下惴惴。那日以罗摩什、金凌霜两人的功力联手围杀，尚且奈何不了伍定远，这些时日又见他独自习练内外武学，

料来武学造诣定是一日千里，看来便有绝世高手过来滋扰，他也能从容应付。心念于此，便放下心来，颔首道：“这样最好。我只怕卓凌昭又来找你麻烦，那可有些难办了。”

伍定远听到“卓凌昭”三字，忍不住面上一阵气愤，大声道：“卓凌昭这贼不来招惹我，我倒还想过去找他哪！可恨昆仑山惨败华山后，忽然销声匿迹，否则……嘿嘿，看我怎么对付他们！”

韦子壮明白他对卓凌昭极是憎厌，忙劝道：“伍制使莫要心急，想那卓凌昭定是在苦思什么阴谋，等时候到了，这群人不甘寂寞，自会出来兴风作浪，到时还怕遇不上他们么？”

伍定远咬牙道：“昔日我不是他们的对手，那也就罢了，今日今时，我只想早些找出这批贼人，将他们绳之以法，也好为燕陵镖局满门洗刷仇恨。”

韦子壮颔首称是，心中却道：“现下江充势大，羊皮这物证又已无用，咱们要斗垮江充，只怕还差了那么点儿。”

这昆仑山势力雄大，若要将之一举剿灭，只有出动朝廷军马一途，可是卓凌昭与江充唇齿相依，若要以军马将之灭亡，非要江充这奸臣点头不可，否则极易惹起事端。

两人随口闲聊，眼见天色将暗，深怕误了时辰，当即加快脚步，往杨家府邸行去。

赶到大明门外，已在杨宅不远，韦子壮伸手指去，笑道：“看，那儿便是杨府了。”

伍定远眺头看去，早春时分，暮色茫茫，街边立着一幢巍峨大宅，官邸围墙上点着了灯笼，望之如同灯海，几顶官轿来往而过，看来倍显富贵之气。

伍定远看了一阵，心下忽起叹息：“杨大人武功既强，学识又高，再兼家世非凡，真是人中龙凤啊！”霎时又想起艳婷，心道：“自华山匆匆一别后，迄今也有两个月不见了，不知她这些时日可好？”

两人走向大门，几名家丁早在守候，一见柳门大将到来，连忙打躬作揖，将两人迎了进去。

一路进去大厅，都有下人婢女相迎，果见金碧辉煌，气派万千，不愧是当朝大学士的宅邸。

韦子壮道："杨家一连出了两个进士，堪称家学渊源，今年杨郎中的弟弟也要应试，只要中举，那可是一门三进士了。"

伍定远微微一奇，道："哦！杨大人还有个弟弟？"

韦子壮点头道："杨大人的弟弟年方二十，与他是一母所生，两兄弟平日感情不恶。"

伍定远哦了一声，正待要问，忽见一人举止温雅，缓步迎出，正是杨肃观亲来相迎。只听他笑道："难得两位大人赏脸，来，这就请上座吧！"说着便将两人引到厅上。

伍定远举目望去，只见厅上寥寥坐了几人，都是年轻之辈，他极目看去，却没见到杨家的家人。想来此次杨府家宴，只邀了几名要好朋友到家中谈天，倒没惊动大学士杨远。

伍定远轻咳一声，道："难得有这许多朋友，不知杨大人可否为我引荐一番？"

杨肃观精擅官场之道，登即会意，笑道："这个自然。"当下便为伍定远引荐厅上诸人，伍定远见这些人来历非凡，要不是杨肃观的兵部同侪，便是他太学的同窗，算来都是当朝的俊杰，当下不敢失礼，便上前一一拜见。

伍定远与几人会面后，忽见一名美女坐在厅侧一角。伍定远见此女容色绝美，神情落落大方，却不与一众京官同席，想来是个出身高贵的官家小姐。

杨肃观见他望向那名美女，登时一笑，道："伍制使，我与你介绍一位难得的才女。"

伍定远久在公门，深知人情世故，一听此言，当即满面微笑，自行走到那美女身边，拱手道："这位姑娘气质高雅，仪态非凡，想来便是杨郎中所称的才女吧！"

杨肃观哈哈一笑，尚未回话，那美女已是微微一笑，回话道："大人说笑了。"说着自行站起，向伍定远轻轻福了一福，道："小女子见过大人。"

伍定远见她多礼，忙道："我只是个制使，哪称得上什么大人，小姐快别多礼了。"

杨肃观笑道："这位小姐便是我顶头上司的独生爱女，人称顾大小姐便是，芳名我自是不方便说了。"

杨肃观虽是柳昂天的爱将，但他官居兵部郎中，以职位来看，自属兵部尚书管辖，只是这位顾尚书知道杨肃观与柳门渊源极深，平素对他是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，从不干涉他的活动，这才让他自在逍遥，不被杂务绑住。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原来这女孩儿便是兵部尚书的女儿，当年顾嗣源大寿，他也曾赴府祝寿，只是当时人多吵杂，他官职又卑，自没机会与这位顾大小姐见面结交。想起此女的父亲是当朝大员，伍定远急忙弯腰，拱手道："下官西凉伍定远，不敢拜见顾小姐清颜。"

杨肃观转头看向那美女，笑道："伍制使过去是西凉捕头，现下也在柳侯爷门下任职，他武功高强，曾在华山与天下第一高手交手十余合，实在非同小可。"

那美女微微一笑，回礼道："伍制使人高马大，果然是英雄气概，非常人可比。"

杨肃观哈哈大笑，拍了拍伍定远的肩头，道："定远快点坐吧，咱们一会儿就要开席了。"

平素杨肃观每多一本正经，甚少放怀大笑，此刻神情却极愉悦，想来他甚是看重今夜家宴。

众人坐在厅心闲聊，伍定远见那顾家小姐言笑晏晏，谈吐非俗，确是才貌双全的美女，心中也自赞叹。

韦子壮知道杨肃观有意追求此女，当下凑头过去，低声对伍定远道："这位顾小姐才貌非凡，日后若能做了杨夫人，对咱们大伙儿的事业都有益处。"

伍定远颔首称是，他见杨肃观不时与顾家小姐低声交谈，想来这女孩儿真是杨肃观的意中人，他心下忽感喜悦，想道："看他二人神情亲昵，又是门当户对，八成已有婚约了。"想起艳婷这番相思终究成空，伍定远忍不住喜上眉梢，寻思道："杨郎中虽是天绝僧的弟子，但他官高权重，却算不得江湖中人，艳婷出身草莽，如何配得上他？"

心下正自喜乐，忽地心念一转，想道："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你堂堂一条铁汉，怎地变得这么无耻？人家艳婷相思不成，你也不该这般喜

乐，你还算是人么？”不由得摇了摇头，自责不已。

杨肃观见他神思不属，又见天色已暗，便道：“眼看大家都饿了，秦将军却怎地还不来，莫非有什么事耽搁了？”

韦子壮正要回话，却听那顾家小姐问道：“秦将军？我常听说‘柳门二将，文杨武秦’，这位秦将军便是人称‘武秦’的那位么？”

韦子壮笑道：“小姐果然渊博，秦将军也是咱们柳侯爷手下的爱将，下个月起便要给调入大内，总管虎林军了。”

顾家小姐点头道：“都说这位秦将军是英雄豪杰，却不知与杨郎中相比如何？”说着望向杨肃观，露出好奇的神色。

杨肃观笑道：“仲海武艺高超，见识卓越，年纪又比我长了八岁，我如何敢与他并肩？”

那顾家小姐哦了一声，睁着一双清澈明眸，似乎很想见识一下这位武将的风采。

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心下却只暗笑，想道：“这位小姐还不晓得咱们秦将军的粗鲁，等会儿见了，只怕吓得她花容失色。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忽地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卢兄今天会来么？”

伍定远一怔，不知他何出此问，便道：“当然会啦！他是咱们的生死弟兄，吃饭喝酒这等爽快事，怎能少了他一份？”

杨肃观听了卢云要来，却只眉头一皱，颔首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伍定远见他面有忧色，知道他怕卢云的刚直性格在此发作，到时不免惹得大家不快，当即道：“杨大人放心，咱们卢兄弟虽然心直口快些，却是个聪明人，这等场合他绝不会有所失态。”

杨肃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伍制使说得是什么话？卢兄要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又怎会有什么不欢喜呢？”

二人正自说话，那顾家小姐忽尔插话：“卢兄弟？他又是什么人了？”众人听她语音竟是微微发颤，神色颇见异样，一时都不明究理。

杨肃观道：“这位卢兄是秦将军身边的幕宾，秦将军对他甚是倚重。”

伍定远也接口道：“这位卢兄弟做人最是义气，当年我遭逢生死大险，若不是卢兄弟舍命相救，哪有今日的伍定远？”

那顾家小姐点了点头，却没回话，只是低下头去，似在思索什么。众人见她神情如此，心下都是暗自奇怪。

杨肃观见秦卢二人还是不来，便道："大家先入席吧！咱们给他二人留个位子便了。"当下依照年岁长幼，男女尊卑，便请年纪最长的韦子壮坐了首席，他自己则坐下首，陪在顾家小姐身边。

伍定远与韦子壮二人对望一眼，都知杨肃观甚是心仪这位顾家小姐，只不知他二人进展到什么地步了。

家丁送上菜肴，众人纷纷相互敬酒，酒酣耳热之余，杨肃观兴致甚佳，更是连连劝酒，伍定远与韦子壮自也放怀大饮。过不多时，猛听门外传来一声大吼："老子操你奶奶的雄！你们这群兔崽子自己先喝了，真他妈的不够意思！"

众人转头急看，只见一人高鼻鹰目，满脸粗豪神情，正自大剌剌地冲向前来，正是秦仲海到了。满桌宾客都是文雅名士，听这人说话如此低俗，忍不住议论纷纷。杨肃观心下一惊，忙往顾家小姐望了一眼，果见她秀眉微撇，自也心中不喜。

杨肃观深怕好好一个家宴，便给这流氓活生生地毁了，当即陪笑道："只因将军来得晚了，我们只好先吃，倒不是有意不敬。"

秦仲海自行拉开椅子，坐在伍定远身旁，跟着随手抓了只鸡腿狂啃，吃得嘴上全是油腻，看来真是饿得狠了。

伍定远笑道："怎么，卢兄弟没跟来吗？"

秦仲海不去理他，自行扯开嗓门，转头向后叫道："卢兄弟，快些进来吧！你再不进来，菜肴可给人家吃完啦！"

一人应道："是。"众人眼前一亮，只见一人从大门缓步进厅，此人龙眉凤目，器宇轩昂，正是卢云来了。他今日穿了一袭青衫，腰上插着只军中惯用的令箭，正自缓步前来。

众宾客见他面貌俊美，心中都道："此人生得仪表非凡，可与杨大人并称一时瑜亮。"

众人正看间，却见顾家小姐手上一颤，酒杯落了下来，登时打个粉碎。杨肃观慌忙道："怎么啦？"却见顾家小姐痴痴望着卢云，竟似认得他一般。

杨肃观心下起疑，忙转头看向卢云，只见卢云也是全身颤抖，脸上神情竟是十分激荡。众人见这一男一女神色特异，都留上了神。

秦仲海哪管这些男女纠纷，他嘴里咬着鸡腿，猛一把将卢云拉了下来，跟着倒了杯酒，递给了他，囫囵地道："呆在那儿干什么，快来喝酒啦！"

卢云全身颤抖，接过酒杯，顿时一口喝光。

秦仲海回敬一杯，笑道："好爽气，再来！再来！"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替他二人斟上了酒，道："究竟有什么事，耽搁这许久？"

秦仲海夹了片牛肉，笑道："除了练兵，老子还有什么事，难不成去逛窑子么？我今日苦练这个金锁大阵，只要习练纯熟，日后便再遇上瓦剌的骑兵，那也全然不怕啦！卢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"说着伸手出去，拍了卢云一记，卢云嗯了一声，低下头去，却没回话。

秦仲海不日便要调入宫中听用，但他性勇好战，这几日仍与卢云研习阵式，练兵不坠，他见众人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，忍不住笑道："大家别光看啊！吃啊！吃啊！"

一名宾客两手持酒，起身道："在下李如风，敬秦将军一杯。"

秦仲海见这人容貌文雅，当是杨肃观的朋友，便笑道："李大人是礼部的官儿吧！哪天有空，可要好好教教老秦一番礼俗，别再让我这般粗俗啦！哈哈！哈哈！他奶奶的！"

那李如风听他满口粗话，只得陪笑道："好说，好说。"两人当即对饮一杯。众人纷纷向秦仲海敬酒，祝贺他升任御前侍卫。

席上众人交杯劝饮，好不热闹，那卢云却只呆呆的坐着，非但一句话也不说，还不住偷看那顾家小姐，众宾客看在眼里，心中都是暗暗不悦，只觉此人实在太过无礼，那顾家小姐低头不语，杨肃观好生尴尬，都是给这人无礼目光搅扰的。

李如风是杨肃观旧日同窗，心下便自不满，他替卢云倒了杯酒，道："这位朋友可是姓卢？所谓非礼勿视，想来这位朋友也听过吧？"

卢云听了这话，却是浑然不觉。

伍定远俯过身去，低声道："卢兄弟，这位是礼部的李大人，他要敬你的酒，你快些端起酒杯来吧。"说着轻推卢云的臂膀，替他接过了

酒。

卢云给人一摇，这才醒觉，他从伍定远手中端起酒杯，勉强挤出笑容，随口道："在下卢云，幸会幸会。"说着一饮而尽。

只是他喝完这杯酒后，却没一句应酬言语，仍是心事重重的模样，李如风看在眼里，心中自不乐意，只重重地哼了一声。

伍定远见众人面色不善，似乎不喜卢云的无礼，他知道卢云个性高傲，当年便曾莫名其妙地得罪大批武官，心中便想："咱们卢兄弟性子最是特异，可别又开罪这几位大人了，且让我来调解一番。"他见卢云目不转睛，尽在盯着顾家小姐猛看，想来他生性莽撞，不知杨肃观对此女有意，当下拍了拍卢云的肩头，笑道："卢兄弟，难得嘉宾云集，在此一聚，让哥哥为你介绍几位好朋友。"说着带着卢云起身，朝众宾客逐一敬酒。

卢云缓缓站起，神气却是恍恍惚惚，不论是谁，都是酒到杯干，却无一句对答。众人见他如此无礼狂傲，心下反而暗暗生怨。伍定远看在眼里，更是叫苦连天，想要说些话和缓场面，又怕卢云更添无礼，他拼命向秦仲海来使眼色，秦仲海却丝毫不理，只低头猛吃。

介绍到顾家小姐，伍定远一来与她相识不久，二来明白杨肃观对此女有意，自不知如何开口方是妥当。

杨肃观见他不语，便站起身来，向伍定远微微一笑，道："伍制使不忙，让我来吧。"说着眼望卢云，微笑道："这位小姐姓顾，便是当今兵部尚书顾嗣源顾大人的独生爱女，人称顾大小姐便是。前年冬才从扬州移居北京。"

卢云咬住下唇，垂下首去，却没回话。只见杨肃观弯腰俯身，贴在顾小姐耳边，悄声道："这位是卢兄弟，单名一个云字，现下是秦将军的随军参谋……"

杨肃观低声说话，那顾家小姐却只凝望着卢云，神色凄然，却是欲言又止。卢云见他二人举止亲昵，满心悲苦间，两行泪水更欲落下。

伍定远见卢云酒杯空了，便替他斟上了酒，附耳道："卢兄弟，敬人家顾小姐一杯，别要失礼了。"

卢云脸色惨白，两手缓缓举起酒杯，眼光向地，身子却是微微颤抖。

杨肃观举起自己的酒杯，向卢云一笑，道："顾尚书吩咐过我，不可让他的千金饮酒，这区区一杯水酒，便由我代喝了吧！"说着仰起手来，一饮而尽。

卢云神气凄惨，双手颤抖，慢慢地喝下那杯酒，忽地胸口气闷难忍，酒水呛咳而出，只喷得自己满身都是。伍定远一惊，连忙取过手巾，替他擦拭干净。

李如风早对卢云不满，此时见他出丑，自是大加讥嘲，只听他道："这位卢公子好大的派头啊！居然要堂堂的制使替他把尿，却不知卢公子是哪年点的状元，哪年中的进士啊？"

李如风知道卢云是军中参谋，绝不可能是科考出身，此时便出言相讽。卢云听了讥嘲，更是全身发抖，低头不语。伍定远也停下手来，满面都是尴尬。

众人脸色正自难看，忽听秦仲海冷冷地道："却不知你李大人的亲爹是哪年嫖的妓，哪年生得你这个杂种的？"

李如风听秦仲海说话着实无礼，一举侮辱了双亲，不由狂怒至极，大声道："你……你说什么？有胆再说一次！"

秦仲海往地下吐口脓痰，冷笑道："操你奶奶的狗杂碎！谅你不过狗一样大的七品官，也敢招惹我老秦的人马？老子现下是四品带刀，明日火气上来，一次杀光你家满门老小！听到没有！"说着手按刀柄，站起身来。他与卢云相交不久，但言语投机，感情亲昵，此时听李如风当众嘲笑，如何忍得？立时便来出头。

李如风心下大怒，却也不敢翻脸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杨肃观见状不妙，急忙起身，道："请大家看在肃观的面上，相让一步。"

韦子壮知道秦仲海脾气火爆，也急忙站起相劝，安抚众人道："没事，没事，大家继续喝酒。"

秦仲海冷笑一声，哼了两哼，便要去看卢云，忽听呕地一声，那卢云竟捂住心口，嘴中喷出大口鲜血，只溅得自己满身满手。众宾客大吃一惊，连忙起身相避。

伍定远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卢兄弟怎么了？可是受了什么内伤？”

那顾家小姐见了卢云的痛苦神色，再也忍将不住，眼泪扑飕飕地落了下来，哭出了声。

卢云见她哭泣，霎时也是热泪盈眶，他咬牙转头，脚下一纵，便朝门外奔去。秦仲海不明究理，惊道：“卢兄弟！你要去哪儿啊！”

卢云却不应答，只见他推开几名家丁，头也不回，早已去得远了。

杨肃观看在眼里，自也感到诧异，他摇了摇头，低头望向顾家小姐，只见她痴痴望着门外，脸上神情满是悲苦。

杨肃观温言安慰：“倩兮，没料到会有这般事生出，可把你吓坏了。实在对不住。”

那顾家小姐缓缓抹去泪水，轻声道：“没事的。天色晚了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杨肃观见她满腹心事，虽然心下疑惑，却也不敢出言相询，只得点了点头。

卢云直冲出门，泪水再难忍耐得住，他见了杨肃观对待顾倩兮的亲昵神情，只觉自己已然死了，内心更是支离破碎，想起此刻自己仍是待罪之身，尚要靠着柳昂天、杨肃观这些人出力洗刷提拔，这要他卢云如何看得起自己？他张大了嘴，想要挤出一些声音，但喉咙却是又干又苦，好似哑了一般。

卢云一路狂奔而去，他此刻内功早非昔比，心神激荡之下，全身神功登即发动，脚下更如腾云驾雾，瞬间便奔出城去。

忽听天边传来一声春雷，大雨随即落了下来，洒在卢云身上。

卢云心道：“又是这样……当年在扬州也是这样……我一个人孤伶伶的来，又要孤伶伶的去…老天爷啊！你为什么要让我见到她？她已经是其他男子的女人了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再见到她？为什么啊！”

他张口大哭，一时慌不择路，猛地窜到一条山道，卢云只想折磨自己，也不管这山路通到何处，当即奋力冲上坡去，不多时，只见自己站在一处山冈上，正是当年的“兔儿山”，秦仲海邀他入伙之处。

卢云望着天边闪电，仰天狂叫，大声道：“全是空的！全是空的！”

他悲痛难忍，一掌往前挥去，掌风夹杂着斗大的雨点，猛地打在一株大树上。只听轰地一声，天边闪电也自落了下来，却正打在他的身旁。那大树被他掌力所震，满天树叶飕飕而落，全数洒在卢云身上。

卢云浑然不觉，他任凭大雨落下，树叶袭身，只不住地挥舞拳脚，像是在与自己艰辛的命运搏斗，他脸上神色悲愤，霎时内力运使不顺，便即摔倒在地。

忽听一个声音叹道："卢兄弟，你再打将下去，只怕树断了，你也要死了。"

卢云跪在地下，抱头大叫："走开！不要烦我！"

那人叹息一声，缓缓地走了上来，伸手便往卢云肩上搭去。卢云暴喝一声，猛地一掌回击，那人避了这掌，却将卢云一把抱住，叹道："别再打了，你歇歇吧！"

这人模样粗豪，此刻却满面怜悯，正是秦仲海到了。

卢云实在难忍心中痛楚，登时紧紧抱住了秦仲海，痛哭失声。

秦仲海轻抚卢云的背脊，道："咱们去躲雨吧！"他从怀中摸出一瓶酒，塞在卢云手里，道："你先喝个几口，狂怒攻心，最是要这穿肠毒药镇上一镇。"

卢云扔掉瓶塞，仰头狂饮，秦仲海默默地在前引路，四下一片漆黑，只闻大雨落下的劈拍声响。

两人行到一处凉亭，各自走了进去，秦仲海默运神功，火贪一刀的刚劲发出，身上水气立时消去。那卢云却似落汤鸡一般，满身都是雨水。

秦仲海坐了下来，问道："卢兄弟，你怎么识得顾小姐的？"

卢云惨然一笑，望着黑暗的四遭，低声道："这有什么好说的？不过笑话一件罢了。"

秦仲海低头思量，想起顾小姐世居扬州，卢云也曾怀才不遇，落魄江南，心念一转，当即猜到了三四分。想那卢云必是在扬州落脚时识得这位顾小姐，只因他过人的才学，这才博得芳心，却不知两人又为何分离。

秦仲海见卢云满面消沉，便咳了一声，道："你恨杨郎中吗？"

卢云神情默然，低声道：“没什么好恨的，真要说恨什么，也只恨我自己没出息。”说着举起酒瓶，又是一大口灌下。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劝道：“顾小姐才貌双全，京城追逐的公子哥儿不计其数，杨郎中只不过是其中之一，你可别挂怀。”卢云低头饮酒，却不答话。

秦仲海见雨势已小，当即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卢云放下酒瓶，惨然一笑，道：“去哪里？我这番得罪他们，还能回去么？”

秦仲海嘿地一声，摇头道：“你快别这样说话，定远和你共过生死，岂同小可？大家都很担心你，快快跟我回去吧。”说着拉住了卢云的臂膀，硬是要拉他回去。

卢云见秦仲海情真意切，知道他确实关心自己，心下忍不住感动。他走上前去，握住秦仲海双手，哽咽道：“秦将军……蒙你这些时日的照护扶持，我卢云日后定会回报。”

秦仲海叹道：“大家自己弟兄，说这些不也见外了么？”

卢云眼眶一红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秦仲海闻言一愣，惊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去哪里？”

卢云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想回故乡了。我还有些盘缠，若回山东开间私塾，教孩子们读书，想来也能过得挺好。”

秦仲海急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泄气话？你不再做帝王将相的梦了么？”

卢云看了脚下的禁城一眼，淡淡地道：“这里不是我该来的地方，梦做够了，也是该回去的时候了。”言语辛酸，自是感慨无限。

秦仲海望着卢云，只见他满脸无奈，神情萧然。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如何不知卢云自伤身世，不愿再与杨肃观等人为伍？

秦仲海双手握拳，霎时热血沸腾，猛地狂吼一声，喝道：“放屁！这样梦就醒了？你还早得很呢！”他冲上前去，用力住卢云肩上一拍，大声道：“操他奶奶雄！趁老子还有兵权，咱们痛痛快快的再打一仗！”

卢云一愣，道：“打仗？打什么仗？”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甭问这许多，这次咱们不为别人而战，只为自己的命运奋战一场！你陪我打完这场仗，老子就放你走！怎么样！”

卢云见他眼中满是激励神色，想起两人见面以来，言语投机，尚且共同血战西疆，这番际遇如斯难得，日后回思，也足以快慰生平了。卢云回想往事，也是热血上涌，满心激荡间，不论秦仲海是要大闹京城，还是要跳崖自尽，他都豁出去了。

卢云喝干瓶里的酒，使劲扔下山去，大声道：“好！我舍命陪君子！老……老子就陪你打这最后一仗！”他生平从不说粗话，此时第一次自称“老子”，居然有些别扭。

秦仲海听他答应的爽快，登时哈哈大笑，拉着卢云便走。

两人也不回京，连夜返回城郊兵营，秦仲海找来李副官，深夜便命下属拔营，李副官吃了一惊，但也知秦仲海行事出人意表，想来定有什么隐密军务，自也不敢多问。

卢云见大军起兵向东，不知开往何处，但想起此行乃是生平最后一战，便也不再多问，只是默默随行。

第八卷 金榜题名 第三章 最后一战

行了五六日，秦仲海都只躲在军营，甚少与卢云说话，这夜大军行进山东省境，秦仲海忽命部属驻扎。众人安顿好军马，各自围在营火旁谈天，忽听一声长笑，一人从营帐穿出，正是秦仲海。

李副官上前问道：“将军，咱们已到省城，接下来该当如何？”

秦仲海仰天大笑，朗声道：“你们听好了，今夜看在秦某面上，权为我做一回强盗！”

众人闻言，顿感诧异，卢云更是骇然出声。秦仲海见众人都有迟疑之意，便只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们跟着我秦仲海，至今也有七八年了，我身先士卒，不辞苦劳，诸位若是爱戴我，今日看在老秦面上，且为我犯一回险。”

众士卒面面相觑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霎时之间，脸上竟都露出笑容。原来这帮人全数出身草莽，都是给秦仲海一一收服，这才编

入军中，先前听说要重操旧业，其实早已兴奋异常，怕只怕顶头上司假意试探，一听所言是真，无不摩拳擦掌，哪还需要劝说什么？

李副官向卢云一努嘴，低声道："秦将军，这位卢公子靠得住么？"

秦仲海哈哈笑道："你别当他是读书人，他也是盗匪出身。"李副官哦了一声，却是不太相信。

果然卢云自命圣贤心，如何忍得这等荒唐？当下大步向前，沉声道："秦将军说的最后一仗，便是干那打家劫舍的勾当么？"

秦仲海嘿嘿冷笑，道："我秦仲海何等样人，岂是偷鸡摸狗之徒？你要信得过我为人，只管跟着我走，绝不会脏了你的半根指头。你要信不过，那便掉头就走，我也不会怪你一句半句。"说着不再理会卢云，自命下属脱去官军服色，改为黑衣蒙面，便来预备大干一票。

卢云心下盘算一阵，犹豫半晌，方才道："好！我信得过将军的为人，咱们这就一块儿去。"他口中这般说，心中却暗自决定，倘若秦仲海真有害民的主意，自己虽不能公然与他翻脸，但说什么也要大力劝阻，绝不让他杀害无辜。

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倒是蛮不在乎，他取出一幅地图，只低声吩咐众人如此这般，不知究竟有何打算，望来神秘之至。

待到三更时分，大军发一声喊，便从山冈冲下，猛向省城杀去，卢云不知秦仲海意图如何，怕他伤及百姓，便也急忙随去。

大军杀下，直入城门，此处向少贼匪出没，守城军士不过寥寥数人，夜深之际，早已睡了，城门也只虚掩着。一众兵卒熟睡间，忽听杀声大起，无数军马冲杀而至，只吓得众人屁滚尿流，惊道："山东响马来啦！"

秦仲海一马当先，冲开大门，一众属下随即过来，将守城兵卒抓住绑起。五千兵马行入城中，却不去骚扰百姓，只在街上飞驰。卢云本来担心秦仲海出刀杀人，谁知他攻入县城后，只将守城军士绑起，一不来扰民，二不来抢劫，一时甚为讶异，不知他到底有何打算。

此时四下百姓也已醒觉，听得军马入城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一时呼爹叫娘，纷纷躲到供桌下烧香念佛，只求强盗爷爷赶紧离开。

卢云紧皱眉头，随着大军前行，心下不住打量秦仲海的用意，走不半晌，忽见街旁一间客栈甚是眼熟，他抬头一看，却见上头写着“客来轩”三字。

卢云“啊”地一声，才认出这处县城正是他当年的落魄之地，那年自己科考落第，曾沦落到此地当店小二，却不知秦仲海何以来此。

正想间，秦仲海已然率军来到县衙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卢兄弟，可就是这个衙门害得你惨？”

卢云猛地醒悟，颤声道：“秦将军，你…你是来替我报仇的？”

此处县衙，正是当年陷害卢云，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的那处地方。卢云后来虽蒙江东双龙寨的好汉解救，但也被诬指为匪囚共犯，从此展开长达两年的悲惨际遇。

秦仲海仰天长笑，大声道：“朝中小人作梗，硬要把你的封诰撤掉，就是不给你平反。嘿嘿，那也没什么了得。放着秦某大批军马在此，兔崽子不帮你，咱们便自己硬干，又有什么好希罕的？”

卢云恍然大悟，原来秦仲海早已查清楚他的过去来历，眼见他有志难伸，便来为他出头雪恨。他心下感动，回思一生，尚未有人对他这般好，忍不住垂泪道：“秦将军的心意，卢云心领了。只是我既决定回乡教书，将军又何必为我大费周章？”

秦仲海嘿嘿冷笑，道：“当年我拉你入伙，便已答应替你平反，这本来就是我欠你的，你啰唆什么？”

卢云摇头道：“你是朝廷命官，怎能做这种事？咱们快回去了吧！”

秦仲海哪来理他，将他一把推开，沉声道：“众军听命，掩上了脸面！”

三军喝地一声，登时上了头罩，秦仲海暴喝一声：“上！”他一马当先，举脚便把县衙大门踢破，衙门里头的官差听了声响，无不大惊，纷纷冲了出来。

秦仲海骂道：“操你祖宗！”当场一脚一个，猛地踹了出去。后头军士哈哈大笑，霎时全数涌进了大门。

秦仲海跳进衙门，往县老爷的大堂上一坐，他拉下自己的头罩，神色俨然，暴喝道：“此地狗官何在？”

李副官急急过来，秉道："启禀将军，属下已封锁城里城外所有干道，现下正将奸官吴昌及那师爷满门老小带来，等候将军发落。"

卢云全身颤抖，大吃一惊，急劝道："将军别要胡来，一会儿给人认出来了，那可是天大的麻烦。"卢云还待要说，却听外头传来呼喊，大声道："奸官已到衙门！等候听审！"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喝道："带奸官吴昌！"两旁兵卒大声应道："带奸官吴昌！"

卢云回头看去，只见李副官已押上一名脑满肠肥的中年男子，正是那吴昌。

卢云望着吴昌，往事一一涌上心头，当年自己被这人打得死去活来，最后还被诬指为江洋大盗，一切不幸，都是由此人引起。卢云心中悲怒交集，虽说不愿干这非法勾当，但仇人在前，实在难忍，他全身颤抖，奔上前去，戟指喝道："奸官！就是你害得我这般惨！"

只见吴昌缩在地下发抖，不住地哀告求饶，秦仲海命人拦住卢云，笑道："这人交给我吧！你哥哥最会对付这种烂东西，你站在一旁看就好。"

李副官端来一张凳子，便请卢云坐在一旁观看。卢云悲怒之余，索性也豁了出去，连面罩也不戴上，只等着看秦仲海的手段。

秦仲海命人拖过吴昌，兀自觉得不足，又问道："他的师爷呢？"李副官喝道："带狗官的师爷！"过不多时，众人拖过一名尖嘴猴腮的男子，正是那师爷。

秦仲海猛地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"大胆狗官！无耻师爷！你二人认不认罪！"

那二人本不知这帮强盗为何过来，听了此言，只感又惊又怕，惨然道："大爷要我们认什么罪啊？"

卢云自坐一旁，猛听此言，直是气愤至极，这两人把自己害得如此之惨，见了自己的面，却居然毫无悔意。他正自悲怒，却见秦仲海指着吴昌，大声喝道："认什么罪？看你生得这等丑怪肥胖，那便是罪！给我打！"

吴昌惊道："我生下来就是这个德行，这…这也算罪么？"

秦仲海骂道：“凡人四十岁前相貌靠爹娘，四十岁后，仪表靠自个儿！你今年几岁？”

吴昌颤声道：“四十有六。”

秦仲海暴喝道：“就是了！四十有六，还生得这般猪头猪脑，老子看了就火，先打个二十大板再说！”

李副官笑道：“是！”他拿起藤条，用力往那县太爷屁股抽去，霎时只打得他皮开肉绽，苦不堪言。

卢云见这县官给打成这样，想起自己过去给这人毒打的惨状，一时心头也有些快意。

那县太爷给打得七晕八素，哭道：“老爷别打了，我认罪便是，都是我娘子太会烹调，每日里煮的都是山珍海味，这才叫我吃成这个德行。”

秦仲海冷笑道：“好了，听你说得可怜，先放你过去。”

那师爷跪在一旁，心道：“还好我这人仙风道骨，是个天生吃不胖的体格，凭我猴儿般的身材，今日定可躲过一劫。”正得意洋洋间，猛听秦仲海狂拍惊堂木，喝道：“他奶奶的！你那狗一样高矮的师爷，为何生得这般瘦小如猴？如此猴模狗样，也敢上街行走，不怕惊扰了孩童么？该死至极！给老子重重地打！”

那师爷见左右军士手提藤条，只吓得全身发软，求饶道：“大人啊！胖也要打，瘦也要打，这不是罗织罪名么？”

秦仲海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照这么说，你不该打了么？”

那师爷见他讲理，登时理直气壮起来，道：“在下当然不该被打，我族一无犯法之男，二无再嫁之女，向来顶天立地，怎会该打？”

秦仲海冷冷地道：“还挺能讲呢！来人，把他搜罗的民脂民膏都给我拿出来了！”众人暴喝一声，拖出无数金银，秦仲海冷笑道：“给我秤一秤，看看有多重！”

李副官秤过一阵，道：“共有七十二斤。”

那县太爷原本趴在地下，听了师爷家中财宝直达天数，吃惊之下，猛地跳了起来，一脚踢向那师爷，喝道：“你…你这混蛋，居然比我还有钱！”

那师爷惨然一笑，四下闪躲，两人登时闹成一片。

秦仲海命李副官架开两人，跟着手指师爷，喝骂道："狗杂种！你家里藏了七十二斤财宝，你这猴儿也似的体格又有多少斤？"

那师爷吓得魂飞魄散，颤声道："我没秤过……"

秦仲海沉声道："来人，把他吊起来，给秤上一秤。"

众人将他吊起，细细称过，回秉道："这小子没几两肉，只有六十来斤。"

秦仲海重重一拍惊堂木，骂道："他妈的，家里这般多的金银，却也舍不得吃，这泼猴不知再想些什么，给我打上一顿再说！"

那师爷又惊又怕，骇然道："我天性节俭，怎么也该打啊！"两旁军士不容他再说，夹头夹脑的乱打一阵。

秦仲海看得全身舒爽，霎时狂喝一声："来人！带狗官的家属出来！"那二人闻得家属要给带出，不知会有什么惨祸，只吓得屎尿皆出，一时臭气薰天。

只见军士拖上了几名老少，都是两人的亲属妻小，卢云怕秦仲海伤害无辜，正要劝阻，猛听秦仲海喝道："老人小孩都给放了！那几个婆娘都给留着！"一众老小如遇皇恩大赦，慌不迭地逃出衙门，只留了两名妇女在堂上。

秦仲海见两名奸官的夫人甚为美貌，当下哼了一声，道："看不出你二人一头猪，一只猴，居然还娶得这般美女为妻。"

那师爷只要性命，哪管枕边人死活？忙陪笑道："大王您是不是缺个压寨夫人？我这婆娘生的虽不是花容月貌，但工夫也还使得，我这泼猴般的体魄便是给她折磨出来的。大王收她回去，将就着用，这就饶过小人如何？"

秦仲海闻言大怒，当场喝道："这人天生的龟公！临到头来，连老婆也不要了，实是无耻之尤！给我重重掌嘴！"两旁军士冲上，直打得劈拍作响，那师爷双颊登时高高肿起。

秦仲海见吴昌缩在一旁，脸色极为难看，他知道要替卢云平反，定须从此人下手，当即使了个眼色，李副官会意，立时跳了出来，举刀指住吴昌，喝道："奸贼！咱们大王今日是来替天行道的，你有什么亏心事，早早托了出来，咱们大王断案之后，看你做恶不多，说不定可以留你个全尸！"

吴昌哪敢实说，只是磕头如捣蒜，叫道：“我没有亏心事啊！大王冤枉了！”

秦仲海重重一哼，李副官举刀一挥，削下吴昌的头发，吴昌吓得心魂俱碎，叫道：“我招！只要不杀我，我什么都招！”说着喘气连连，伏地颤抖不止。

秦仲海嘿地一声，道：“既然要招了，还不快说。”

吴昌抹去脸上冷汗，陪笑道：“是是……小人生平恶事干得不少，平生最大的恶事，便是到庙里布施太多，救济穷人过量……”

秦仲海听他满嘴胡言，当场怒喝一声：“给我重重地打！”

李副官举起藤条，头脸手脚乱抽一阵，吴昌吃不住痛，嚎叫道：“招招招，全招了。”

李副官闻言，登即住手，吴昌苦笑两声，叹道：“我生平恶事大约分成四门八类，不知大王要我招哪一种？”

秦仲海心下一奇，这人专门陷害百姓善良，想不到还有这许多花头，当下问道：“哪四门，哪八类？你一一说出，老子听得爽快了，说不定饶你不死。”

吴昌叹道：“小人攒钱害民的法子，前四门叫做‘吃喝嫖赌’，后八类称做‘偷抢拐骗、奸淫掳掠’，不知大王要听哪一样？”

秦仲海本只想替卢云平反，哪晓得还有这等意外之喜，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看来你和土匪也没什么不同嘛！咱们至多不过抢抢杀杀，说起这花头来，还不及你厉害。”

吴昌听了称赞，登时面有得色，笑道：“我是进士出身，头脑比你们这些土匪好得多了，搞起钱来当然方法多多……”

他还要再说，李副官已然一脚踢下，喝道：“哪来这么多废话！”

吴昌滚倒在地，喘道：“好啦！大王要听哪门哪类，还请说吧！”

秦仲海颔首道：“你方才说四门中有吃喝嫖赌，却不知这‘吃’、‘喝’二事，怎能搞钱害民？”

吴昌干笑两声，道：“不敢有瞒大王，这吃便是鸿门宴，喝就是刀头酒，举凡城中富商，每逢我娘的寿宴，定需来吃这个鸿门宴，一人一千两银子，没人跑得掉。”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道："原来是这样搞法。那这个喝呢？又是什么绝活了？"

吴昌笑道："这喝嘛！说来也挺容易。凡到我宴席上的，每人赏酒三大坛，没喝完，不准走。"

秦仲海哼道："谁有这么好的酒量，岂能喝完三大坛？"

吴昌嘿嘿奸笑，道："喝不完，便得买，外带一坛一千五，童叟无欺都有找。"

秦仲海见他嘻皮笑脸，居然还把奸官生意编成歌谣，不由狂怒，当即喝道："还敢笑，给我打！重重抽落三十鞭，包他喊疼直叫娘！"众人听秦仲海也学那贪官的口气，忍不住暗自偷笑。

耳听那县官给打得哎呀叫疼，那师爷正自心惊肉跳，忽听秦仲海问道："方才这奸官说了八门贼生意，叫做'偷抢拐骗'什么来的……"

那师爷不敢不答，慌忙道："后四类叫做奸淫掳掠。"

秦仲海点头道："嗯，正是奸淫掳掠。"他忽地大怒，喝道："还敢说嘴！打！"众人大喜，纷纷拳打脚踢，直打得满身是汗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秦仲海见那师爷给打得眼冒金星，嘴歪眼斜，便咳了一声，道："你们这八门生意不尽不实，有些不大对，想这奸淫两字，本是同义之词，却怎能另有旁用？"

那师爷苦着脸，道："宿人之妻谓之奸，偷窥骚扰谓之淫。"

秦仲海点头道："原来如此。"他忽地大怒，喝道："还敢说嘴！再打！"众军士呼啸一声，又往前胡乱揪打一阵。

那师爷鼻青脸肿，歪着嘴道："大王还要问什么？"

秦仲海冷笑道："你可曾干过奸淫罪行？"

那师爷见两旁军士面色不善，颤声道："奸淫又分好几类，不知大王要问哪种？"

秦仲海心下大奇，道："还有这许多奇妙花头了？你倒说来听听！"

那师爷低声禀告："奸淫可细分'想、沾、偷、吃'四大种。"

秦仲海哦了一声，嘿嘿笑道："想沾偷吃？你想谁沾谁了？"

那师爷长叹一声，道："想的多了，那是说之不尽的。"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道："那沾呢？"

那师爷垂头丧气，低声道："沾便是乱摸一把，那也是说不完的。"

秦仲海听得兴起，又问道："那偷与吃呢？"

那师爷轻咳一声，道："偷便是使迷药，下迷香，这等傻事我是不干的。不过吃便是暗通款曲，那是最高境界，螫一口便走，轻松省事，我倒是时常为之。"

忽听吴昌的老婆哭道："原来你早存了螫一口便走的用心，你……你这死没良心的！"说着冲上前来，对着那师爷一阵乱踢。

一旁吴昌惊道："你他妈的死李固！你这小子吃我喝我，还来个淫我！难怪我儿子老是吃不胖，瘦得皮猴也似，却原来是你这王八蛋下的种！老子跟你拼了！"当下冲向前去，咬做一团。

那师爷怒道："你这无耻奸官，你每回醉醺醺的上我家来，你以为是干什么好事吗？"两人相互叫骂，登即打成一片。

卢云暗叹一阵，这群人食君之禄，行为却如此不堪，看来自己给他们陷害一事，实在是微不足道。

秦仲海笑道："好啦！你们两个谁也没吃亏，以后老婆便相互掉换，两家也都开心。"

那两人听得有活命希望，立时跪地讨饶，连声道："大王饶命！只要饶过小人性命，咱们日后定会替您起个长生禄位，每日烧香祝祷。"

秦仲海咳了一声，道："你们的性命没那么容易饶过，得用事物来换。"

那两人齐声道："愿用黄金一百两，保我还故乡！"

秦仲海冷笑道："哪有这么便宜？你两个贪官，生平坏事做尽，身上每两肉都是贱的，这样吧！一两肉需用一两黄金来换。"

吴昌闻言大惊，惨叫道："可我胖啊！这样不公平哪！"

秦仲海暗暗好笑，当下故做俨然状，道："我管你这许多，老子也只想出这办法来。"当下命人一秤，那县官实在肥胖，称来足有百十斤重，全副家当抵上来算，还差二十来斤。

秦仲海摇头叹息，道："这家伙胖得不成话，咱们该怎么办理？"

李副官笑道："那有什么麻烦？把这胖子两条腿锯了，该抵得上二十斤重吧！"

吴昌又惊又急，惨嚎道："大王饶命，我老婆送给你，总可以抵个几斤吧！"

吴昌的老婆闻言大惊，哭道："你这无耻小人，这当口还出卖我！"

吴昌撇了她一眼，骂道："你这小淫妇好生无耻，平日专门偷汉，现下还敢说话！"

吴昌的老婆又哭又叫，两夫妇闹成一堆，秦仲海重重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"不准抵！你老婆早跟人跑了，不算你的！"

吴昌大惊，哭道："大王饶命啊！可别锯了我的腿啊！"

一旁李副官见秦仲海连使眼色，知道他要逼吴昌取出刑部公文，当即摸了摸他的肥脑袋，冷笑道："奸官啊！你可还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宝贝，快拿出来给咱们大王瞧瞧！"

吴昌拍了拍心口，嘘了口长气，忙道："有有有，我家还有玉皇大帝用过的算盘，黄帝大战蚩尤时留下的指南针，样样都是价值连城，您瞧瞧，都在那儿了。"说着便朝地下摆的算盘与指南针一指。

众人听他说得神奇，急忙转头看去，却见那两件东西破烂无比，实在看不出有啥了得之处。

秦仲海怒道："你当老子是白痴吗？打！重重打！"

众人呼啸一声，连番踢打，吴昌吃痛不过，道："这样吧！我还有两大本囚犯名册，大王定可从中间捞出好处！"

秦仲海等的便是这宝贝，霎时心下大喜，喝道："好！全给我拿出来了！"

吴昌带人取来，只见两名军士抬来厚厚的两大本名册，轰地一声，摔在桌上。秦仲海心下一惊，道："怎么这等厚？"

吴昌道："小人不敢有瞒，这两大本名册乃是全省贼囚的名录，小人平日早将许多百姓平生的恶事细细录下，只等来日一举成擒，便会将之揭发。"

秦仲海颔首道："瞧你肥头肥脑，办起事来居然这般厉害。看来锦衣卫与东厂都该请你去讲说心得，好让他们见识学习一番。"

吴昌面有得色，笑道："上次江充江大人来我这巡查时，我便当面禀报过了，江大人还直夸我哪……"他还唠唠叨叨的要说，忽见一众军士面色不善，当下急忙住口。

秦仲海翻开那名册，想去找卢云的名字，哪知这书厚重至极，饶他火贪一刀功力深厚，此刻手臂也是吃力，秦仲海暴喝一声，道："你这什么鬼书，到底怎么查阅！"

吴昌忙道："要读此书，那可是有窍门的，请大王先参考前头索引目录，共分为姓名、罪行、男女、岁数等四种查阅法，可费了我好大的苦心哪！"

秦仲海哼了一声，当即急急去找，他翻了好一阵子，猛地见到卢云的名字。卢云见是自己的姓名，也急急凑头来看，两人细目一看，霎时心头火起，秦仲海怒道："这卢云究竟是谁？怎么会干下这十来页的罪行？"

吴昌一愣，急忙上前来看，读道："卢云，山东潍县人，杀害狱卒，伙同太湖群盗越狱，另谋害路人李三、商贩王四、菜贩陈五，奸杀陈婆、许妹、王姐……"他一时想不出如何回话，沉思片刻，随即笑道："大王明鉴，小人这叫做未卜先知哪！这帮男男女女的死因与那老狱卒一模一样，没一个是自己生病死的，姓卢的自然涉嫌重大，也是因此，小人才给安了嫌疑上去，绝非诬陷。"

秦仲海听他满口胡言，登时喝道："放屁！你这上头明明写着，说这李三已然死了八十几年，怎能也是这姓卢的干的？"

吴昌笑道："这个自然，这姓卢的我见过一面，此人大约一百余岁，是个神秘老人。"

秦仲海见卢云气得七窍生烟，当下喝道："打！活活打死！"

吴昌也是醒觉之辈，当即跳了起来，大声道："这姓卢的是大王的好朋友！对不对！"

秦仲海不愿明说，却也不想否认，只嘿嘿一笑，道："是又怎样，不是又怎样？"

吴昌用力一拍手，大声道："只要是大王的朋友，一切都好办！"只见他冲上前来，举起案上毛笔，一笔画过，那"卢云"霎时变

成“卢一云”。吴昌奸指着“卢一云”三字，笑道：“好啦！所有恶行都变成卢一云干的，山东潍县人卢一云，这小子真个穷凶极恶哪！”

眼看卢云目瞪口呆，秦仲海也觉荒谬可笑之至，他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你个奸官！这般滑头！”

吴昌嘻嘻一笑，摇头晃脑地道：“大王明鉴，明儿个小人定把海捕公文全换上新的，不把这贼头贼脑的‘卢一云’就地正法，绝不甘休！”

秦仲海仰天大笑，跟着转头喝道：“来人啊！送上供纸！”一旁李副官闻言，急急送来供状，摆在案上。吴昌心下一惊，不知秦仲海要如何对付自己，面色已成惨白。

秦仲海朗声道：“你给抄好了！我吴昌与李固二人写下血书一纸，立誓为国效命，精忠报国……”

吴昌与李固两人面露惊喜，霎时连拍心口，面面相觑，笑道：“大王好生厉害，怎知我等心中志向！”

秦仲海不去理会，又念道：“是故，吴昌李固共结兰心，不杀奸臣江充、恶宦刘敬两大贼寇，誓不为人，特立此证为誓，天日共鉴。某年某月某日，于此画押。”

二人听到这里，才知秦仲海有意陷害，这张供纸若要外传，定会惹上江充、刘敬，这两大奸臣没一个好惹，若要联手对付自己这个小小知县，如何还有活路？

吴昌与李固对望一眼，两人都是吓得魂飞天外，全身飕飕发抖。

秦仲海伸手往供纸一拍，喝道：“快快画押，不然活活打死！两条路给你们选！”

吴昌审度厉害，还是多活一时半刻要紧，便苦笑道：“我画！总不成活活打死吧！”

李固更是乖觉，忙陪笑道：“诛杀奸臣，实乃在下心中志愿，多谢大王帮我写出来。”

秦仲海见他二人画了押，自知已有法子治得他们服服贴贴，当下随手翻开囚徒名册，心道：“这本名册如此害民，却又重大非常，绝不能随意毁去，咱可要如何是好？”

他见名册上有不少名字，见是赵成、王虎、张龙等好汉，当下便学着奸官模样，举笔一划，便成了赵一成、王一虎、张一龙，他翻了

几页，见余下名字多是三个字的，如贺招宝、李进官、吴使钱等名，当下都给在姓氏中间加上一横，改叫加一贝招宝、木一子进官、口一天使钱。自此以后，江湖上若有怪姓，多半都是秦仲海所为，足为后世考据。

秦仲海道："你二人听好了，限你们十日里把这本新名录送到刑部，若有什么差池，老子便把你们谋害江大人、刘总管的生死誓状送上，听到了没有！"

二人吓得连连讨饶，秦仲海不去理会，自将他们的贪污钱财收罗了，当即走出县城，沿途撒落无数财宝，救济贫穷，最后将他二人赤条条的绑在省城，一人身上写着"公鸡"，一人身上写着"母鸡"，二人裸身相贴。

秦仲海站在城下，朗声告诫："你二人日后再敢害民，老子随时来修理你们！听到没有！"

那二人高高绑在墙头，已是吓得心摇神驰，听了秦仲海怒喝，更是齐声惊道："大王饶命！小人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"秦仲海哈哈大笑，这才扬长离去。

经此一扰，这两名贪官深以为戒，一怕秦仲海再来光临，二怕百姓宣扬他二人公鸡母鸡的丑事，恐惧之余，竟尔改过向善，从此不再为恶，也算是意外之喜了。

出得县城，天已大明，卢云仰看蓝天白云，回想昨日狂事，只觉荒唐好笑，但想起自己一生枷锁终于解脱，倒也是喜事一桩。

他正要道谢，秦仲海却不容他多说，伸手过来，一把搭上肩头，笑道："卢兄弟，咱们事情干完了，这就跟我回京吧！"

卢云却摇了摇头，道："不了，京城我是不去了，还请秦将军自回吧！"

秦仲海惊道："你…你好容易解脱出来，正要好好干一番事业，怎能无端放弃了？"

卢云笑了笑，道："承蒙秦将军昨夜豪举，替我爽爽快快的洗刷冤情，这口气也出得透了。但这世间的功名利禄，我已看得淡了，还是回乡的好。"

秦仲海急道："你…你真要走了？"

卢云颔首道："我卢云科举不中，那也是天命如此，夫复何言？说来我早该乖乖返乡，做一名私塾教师，今日能够想通，却也不算迟了。"说着一拱手，道："他日将军若来潍县寻幽访古，在下自备水酒招待。"

秦仲海眼望卢云，知道他心意已决。秦仲海轻叹一声，低下头去，想来两人此次分离，今生再也见不到面了。他摇了摇头，不禁微有沮丧之意。

卢云见他神情如此，反倒上前安慰，劝道："仲海，都说人各有命，咱们又何必强求什么？我能平安回乡，那也是件大好喜事啊！"他自识得秦仲海以来，多以将军之名相称，但此时少了官职羁绊，便能直呼其名，反添了许多亲昵之感。

卢云不再多说，朝李副官等人拱了拱手，立时便要离开。秦仲海望着他的背影，猛地唤住了他，大声："卢兄弟，你临走前，哥哥有件事求你，不知你能答应否？"

卢云转过身来，微微笑道："将军待我如此，卢云何以为报？有何吩咐，只管示下。"

秦仲海露出高兴的神色，点头道："兄弟好爽气。无论什么事，你都能答应？"

卢云心下一惊，想起秦仲海做事总是出人意表，不由得微微忌惮："这秦将军老是不按牌理出牌，不知他会出什么怪题目给我。"但念及两人间的一番义气，如何还能推托？当即一咬牙，拍胸道："将军只管说，只要卢云能办到的，定会尽力而为。"

秦仲海面露欣慰，当下走上前去，握住卢云的双手，缓缓地道："卢兄弟，我想请你再考一次会试。"

卢云啊地一声，万万料不到秦仲海竟会以此相求。他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要我再考一次会试？"

秦仲海点头道："正是如此，为了我秦某，请你别放弃了。"

卢云张口结舌，呆呆地看着秦仲海，霎时懂了他的心意，秦仲海不愿他就此埋没，便出下这道题目来，希望他万莫气馁，能够再试一次。

卢云心下感动，颤声道："秦将军，你…你为何……"

秦仲海重重往卢云肩头一拍，道：“卢兄弟！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我老秦，别忘了你今日的承诺！”他转过身去，道：“祝你考运亨通，我在京城静候佳音。”

卢云想起秦仲海千里迢迢地为他平反，此刻又以此相约，那是一心一意的替他打算，言念及此，已是泪流满面。他忽地走上前去，一把将秦仲海抱住，垂泪道：“将军待卢云如此，恩同再造，我有生之年，绝不忘将军大恩。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你别来抱我，咱俩可成了公鸡母鸡了！”他嘴上说笑，眼眶却也红了。

第八卷 金榜题名 第四章 男儿汉

秦仲海返京后，便向众人提起卢云之事，说他不愿再留京城，已然返乡去了。伍定远听了自是闷闷不乐，卢云与他交情非小，两人之间相识虽然不久，但多历艰辛患难，想不到他竟连一声道别也无，便已自行离去，说来还真叫人伤心。

秦仲海又向柳昂天禀报，请他不必再为卢云洗刷什么冤情，此案已然自行妥当。柳昂天等人自不晓得秦仲海假扮土匪一事，一时甚为讶异，不知他是行贿还是施压，怎能三两天就解决此事？秦仲海听众人来问，却只笑而不答。

过了几日，秦仲海托人到刑部打探消息，果然那县官吴昌已送上新的囚犯名册替换，想来卢云的案底自当更新，终于还给这名凄惨书生一身清白。

过不数日，皇帝下命，将秦仲海调入大内当值，秦仲海向来是个大粗胚，举止言行多有犯忌，众人都为他忧虑。秦仲海笑道：“看你们怕得，老子是去升官，又不是去跳海，有什么好担忧的？”

柳昂天多年为官，自知宫廷内险恶斗争极多，听他这般说话，似有轻视之意，当下骂道：“你还敢掉儿郎当？皇宫虽不是血肉横飞的沙场，但其中暗潮汹涌之处，绝不比前线上来得轻松！你可给我多多小心了！”秦仲海嘻嘻一笑，口中称是，心下却毫不在意。

这日已到进宫之日，宫中援引往例，派了名小太监上府相迎，便请秦仲海进皇城报到。这小太监名唤小六，十二三岁年纪，乃是薛奴

儿手下，他出宫前便听说这个虎林军统领是个火爆脾气，更与自己上司不睦，一路上便着意伺候，不敢稍有违背。

二人走入皇城，秦仲海见四下都是庙堂建筑，宏伟之至，不由得多看几眼。他过去虽是朝廷的五品游击将军，但平日多在前线打仗，甚少回京面见皇帝，是以这皇城仅是第二回进来。若非两年前皇帝五十大寿，下令百官朝贺，恐怕至今还没机会入宫。

那小太监见他不熟地形，便沿路解说。他指着四方皇城，道："启禀将军，咱们北京城共分四道墙，外城、内城、皇城、宫城，可说城中有城，墙里有墙，光是宫城就有百五十里长宽，北是玄武门，东是东华门，西是西华门，南面是午门，也就是咱们禁城的正门。"

秦仲海嗯了一声，忍住了哈欠，眯着眼道："蛮好的。"

那小太监没留意他的神色，只带他穿过午门，又道："咱们现下从午门朝里去，便会见到一条大水，那是金水河，再来是金水桥，然后才是奉天门、奉天殿。这大殿也就是俗称的金峦殿，那是皇上受朝贺用的地方。"

秦仲海听得烦躁不堪，却又不便说话，只往地下吐了口痰。小太监说得兴起，哪管他瞌睡连连，怪模怪样，当下又指向另一侧，笑道："这奉天门的左侧呢，也是一处门，叫做左顺门，右侧呢，叫做……"

秦仲海猛打了个哈欠，大声道："右顺门。"

小太监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"

秦仲海抓了抓脑袋，懒懒地道："若在奉天门的屁股后头，就叫做屁顺门，是吧？"

小太监颤声道："奉天门没有屁股。"秦仲海打了个饱嗝，心道："这小鬼也真怕我，这当口可别欺侮他，省得进宫里给薛奴儿数说，那可真没意思。"当下不再多言。

那小太监见他面色不善，自也不敢再说，只将秦仲海领到文华殿，躬身道："一会儿薛副总管便会过来，请秦将军稍等片刻。"说着连连鞠躬，这才敢告退离开。

这文华殿乃是太子读书的地方，每年春秋两季，皇帝更会在此举行经筵，与讲官研讨四书，只是秦仲海出身草莽，识字不多，哪知这

许多典故？他望着空荡荡的大殿，心中只是愁闷，想道："想我秦某人何等英雄，谁知沦落到这鸟皇宫来，与没鸟的太监为伍，真个是虎落平阳了，唉……老子操他奶奶个雄……"他这人生性粗鲁，便连叹气也要来个操，满心无聊间，自找了张椅子坐下，翘起了腿，在那儿唉声叹气。

他正自叹息，忽听一人道："敢情你就是秦仲海？"这声音又尖又冷，颇带些高峻的意味。

秦仲海站起身来，回过头去，只见一名胖大的太监走向他来，这人身子异常雄伟，竟比秦仲海高出一个头，秦仲海体型本已魁梧，想不到世间还有人长得这般高大，不禁讶异。

那太监居高临下，冷笑道："怎么样？土包子进宫，可是怕了？"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尚未答话，那太监已摆了张冷面，举起拂尘，朝秦仲海指了指，道："你第一回进宫，事情不懂，道理不知，便须谦恭自卑，多问多学。前三殿、后三廷，东西六宫，大明、承天、端、午、奉天五门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规矩，从今日开始，你可得用心学着、看着、记着，懂了吧？"他见秦仲海面色惨然，冷面便道："方才你走了一圈，想来也记了不少地方吧？说几个来听听。"

秦仲海生性凶猛，如何忍得这等僚气？便想："看这王八的模样，八成来寻晦气的，看爷爷把他活活气死。"他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是记了几个地方，皇帝、皇太后、皇爷爷拉屎的地方全瞧过了。只差皇太子、皇太妹、皇太龟撒尿的处所没瞧见，一会儿咱再去看看。"

那太监面色铁青，怒道："你说话好生无礼，给我检点些了！"

秦仲海讪讪地道："公公这是什么话？听你这么说，好似皇上不用拉屎似的？要知咱们皇上文武仁德，好生圣明，你却把他说成不拉不撇的怪物，这日后传扬出去，可是毁谤当今的大罪哦！"

那太监大怒，挥舞手上拂尘，大声道："你放什么屁！不怕我揍死你么？"说着踏步过来，他身材魁梧至极，行走之间，彷佛小山移动一般。

秦仲海有意捉弄，便假作害怕神色，哀声道："这位公公好高的身材啊，您这等英雄体魄，可别打我啊！"

那太监见他怕了，当场冷笑道：“看你也不算笨，倒还懂得拍我马屁！要真给我揍了，保管一拳就死！”

秦仲海假意谄媚，陪笑道：“是啊！公公这般高大，想来世间无敌手吧？”

那太监更见得意，笑道：“没错！我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比我高的！你日后想在宫里混，可得多多巴结我！”

秦仲海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公公这般雄伟身材，净身时定是多费了不少功夫吧？一共割了几刀啊？”他见那太监脸色发青，全身颤抖，便笑道：“我说错了么？莫非你是银样蜡头枪，只长了个空大个？不过轻轻一刀挥过，你老哥便就了帐？”

那太监气得脸色惨绿，一声尖叫，便往秦仲海掴去，秦仲海轻轻一闪，那太监登时打了个空，秦仲海好整以暇，眼见一旁茶几上摆了些果子，当即拿了几个，嘴里便吃了起来。

这果子是用来增添殿内香气之用，秦仲海却给拿来吃了，那太监看在眼里，如何不怒？霎时喝道：“好大胆！那不是给你吃的东西！”怪叫一声，又冲了过来。

秦仲海吃得只剩个果核，笑道：“不是给我吃的？那是给你吃的啰？”说着随手一塞，将果核塞入那太监的嘴里，跟着耳光一轰，伸脚踹出，已将那太监踢飞出去。

那太监正要摔个狗吃屎，忽然一只手伸了出来，这人手法轻盈，毫无霸气，靠着只手之力，便阻住那太监胖大的身躯。

秦仲海见来人武功高强，急看过去，只见这人年岁甚老，神色却是和蔼可亲，正是东厂总管、京城十二监之首的刘敬。

秦仲海在华山见过此人行事的手段，知道他眼界手段都是不凡，此时来到，定有深意，秦仲海咳了一声，拱手便道：“末将秦仲海，见过刘公公。”

刘敬打量他几眼，微笑道：“果然是虎一样的男子，好威风，好厉害。”

秦仲海听出他话中的嘲讽之意，当下嘿嘿干笑，道：“刘公公过来这里，可是有何吩咐？”

刘敬微笑道：“咱家没什么事，只是专程来看看你的。”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道：“看我？我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昔年天下有三分，曹刘孙、魏蜀吴，任谁也是不让谁。秦将军熟读史书，定当知道这些往事吧？”

秦仲海嘿嘿干笑，当今朝廷鼎足为三，江派最大，其次则是刘柳两派，刘敬以三国为喻，用意自是借古论今，秦仲海心下了然，便低头不语。

刘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当年天下情势险峻，孙刘两家相合，北魏再大，也要祸亡无日。可那曹贼若来拉拢东吴，可怜玄德再得人心，也要命丧黄泉、饮恨而终，这你说是么？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总管大人也姓刘，该不会是刘皇叔的后人吧？”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秦将军取笑了。当年曹贼势大，吴蜀两国唇亡齿寒，该当戮力共进才是。谁知群小作祟，两国中竟有些无知无识的愚蠢之徒，只因性爱逞凶，无端伤了彼此之间的和气，这才使得三国之局烟消云散，唉……真是万分可惜啊！”

秦仲海知道他在讽刺自己行事粗暴，便只嘿嘿干笑，不言不语。

刘敬低叹一阵，跟着张头晃脑，左右探看，道：“不知秦将军法眼锐利，有无见到这等无知之徒啊？”

秦仲海心道：“有，就是你老子。”嘴上却道：“公公教训的是，贵我两派和气为贵，日后仲海若遇上这等无知之徒，定会将他揪出惩戒，绝不宽待。”

刘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希望将军记得今日的话啊！”

两人正自说话，却听见一个尖锐至极的声音传来，道：“是谁那么大胆，居然敢打大宝？”这声音难听尖酸，自是薛奴儿来了。

秦仲海微微一奇：“大宝？”随即明白这“大宝”不是别人，正是方才那高大太监的名字。果见那大宝脸上留着秦仲海的五指印，哼哼唧唧地站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都是那姓……姓……”

他正待要说，猛见刘敬朝他一瞪，那大宝吓了一跳，便自住口。

薛奴儿一拐一拐地走将过来，却是被罗摩什那枪打坏了腿，此刻尚未复原，他怒目朝秦仲海一瞪，尖声道：“大宝！是谁打伤了你？跟

干爹说！”当时太监无子，有时便收小太监为义子，甚且取宫女为妻，也算聊胜于无了。这大宝便是薛奴儿的干儿子。

大宝瞪了秦仲海一眼，没好气地道：“我脚下一滑，踩到了一团臭不拉稀的狗屎，摔了个头晕脑胀，真个倒楣透顶。”他口中这般说，眼睛却直瞅着秦仲海。

秦仲海抓了抓头，心道：“这大宝骂我是狗屎。”

忽听薛奴儿嘿地一声，往大宝头上就是一拳，骂道：“混蛋东西！走路也不看地下！再说这文华殿归你打扫，你不去清理狗屎，怎地还怪旁人？你一会儿给我去查，找出是哪位妃子养的狗乱拉屎！咱们可要重重责打！”

那大宝身材虽高，这一拳还是给薛奴儿打在后脑勺上，只痛到骨子里了。

秦仲海心下暗笑，口中却道：“薛公公可别阴天打孩子，我等你好久了，咱们有些正经事要谈吧！”

薛奴儿双眉一轩，叉起了腰，尖声道：“你才等了这一会儿，便那么不耐烦，以后怎么在宫里当差啊？”

刘敬见他两人又拌起嘴来，当下笑道：“你二人不要胡乱发火，有话好好说，咱家先走一步了。”他拉着大宝，身影一闪，便离殿而去。

薛奴儿见刘敬走远，登时冷笑道：“秦仲海，我等这天好久了，嘿嘿，你总算落入咱家的手里了。”说着摩拳擦掌，露出凶狠的神气。

秦仲海斜目看了他一眼，打了个哈欠，懒洋洋地道：“昨晚真的没睡好，整整赌到半夜，薛公公若没别的吩咐，我这便下工回家啦！”

薛奴儿气得脸色惨绿，心道：“这宫里几千个侍卫，哪个不是怕我怕得要死，谁知却来了这么个无赖子，今日定要把规矩跟他说个明白，日后也好管教。”

他张大了嘴，正要出言去骂，却见秦仲海抓了个果子，又自喀喳喀喳地吃了起来，口中含浑不清地道：“这果子味儿不坏，脆！是在东华门的果子摊买的吧？一个多少钱啊？”

薛奴儿气急败坏，大声道：“宫中第一条规矩，不准乱吃殿里的东西！”

秦仲海啊地一声，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不知这果子不能吃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”说着大嘴一张，便将口中嚼烂的果肉胡乱吐在地下，跟着咻地一声，将果核远远丢出。

薛奴儿气得面色发紫，厉声道：“宫中第二条规矩，不得乱丢果皮纸屑！”

秦仲海歉然一笑，忽地咳嗽一声，已然运起一口脓痰。薛奴儿大惊失色，叫道：“第三条规矩，不准随地吐痰！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随手找了只花瓶，便往里头吐去，薛奴儿哀号一声，惨叫道：“第四条规矩，不准污损宫中器材！”

当下两人一个做、一个说，转瞬间，秦仲海便听了七十来条规矩。

整整骂了一个上午，秦仲海才领到令牌服饰，那小太监便又过来，引他去了虎林军的营寨。那虎林军地位不低，正式名称叫做虎贲左卫，向来与金吾前卫、羽林右卫、府军后卫一同镇守皇城，名义上虽归京卫都指挥使管辖，其实多自行其事，从没把指挥使司放在眼里。

虎林军平日多在西角牌楼一带歇息，那小太监引他到附近，忽然不敢向前行去，秦仲海一奇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迷路了么？”

那小太监心惊胆战，摇头道：“这些御前侍卫好…好可怕，我……我不敢过去，将军你自己去吧……”

秦仲海也知御前侍卫多是豺狼虎豹，平素里专干恶事，但他能征惯战，是刀头里滚出来的男子，怎怕这些跳梁小丑？当下笑道：“有我在这儿，你怕什么？”说着连声催促，那小太监面色犹豫，但听得秦仲海口气渐渐不耐，只有硬着头皮前去。

两人走了一阵，已然到了西角牌楼，却不见半个卫士在此。秦仲海心下纳闷，问道：“可是咱们走错地方了？怎没见到半个人？”

那小太监也是不解，茫然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平常都在这儿的啊？”

秦仲海见左右无人，便提气叫道：“有人在吗？”喊了一会儿，不见有人出来，秦仲海见牌楼下有扇小门，当即举脚去踢，那小太监惊

道："将军不要乱来！"话声未毕，秦仲海早已一脚踢下，那门登时轰然倒下。

大门一倒，门里立时冲出一人，只听他暴喝道："他妈的混蛋，是谁在这里捣蛋？"那人满面胡须，神态甚是凶恶，他见到那小太监，登即喝道："你爷爷不是说过了！你只要敢来这里，便要给打咱们一人打一次屁股！你怎敢再来，还踢你爷爷家的门？他妈的！不想活了吗？"

那小太监甚是害怕，双手捂住了屁股，颤声道："不是我……不是我踢的门……"

那人冲了过来，恶狠狠地道："还敢说！"

却听一人笑道："你别欺侮小孩子，这门是我踢的。"那人转过头去，霎时便见到秦仲海，当下喝道："你是谁！"

秦仲海笑道："快叫弟兄们出来，你们的顶头上司来了。"

那人奇道："什么顶头上司？我怎没瞧见？"

秦仲海伸手往自己一指，笑道："招子放亮点，你以后的老大便是我啦！"

那人笑得直打跌，道："却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鬼，可曾把过尿了？"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便往门里走进，那人举手拦住，喝道："你干什么！虎林军的窝是你随便闯得的么？"

秦仲海随手一扭，使出擒拿手的招式，已将那人手臂抓住，跟着往上翻转，重重一压，那人啊地一声惨叫，求饶道："好汉饶命！别扭断我的手了！"

秦仲海笑道："我只是替你把个尿而已，瞧你叫的。"他伸手一推，将那人押了进去。

那小太监甚是惊骇，叫道："秦将军！你小心点，他们很凶的！"

秦仲海却只一笑，迳自走入门内。只听里头呼喝连连，一人叫道："他妈的！不知死活的臭小子，自己来送死啦！"跟着有人冲向门口，伸手将门板扶起，已将秦仲海堵在房门内，凶暴叫喊声不绝于耳："咱们怎么宰杀这畜生啊？是清蒸还是红烧啊？"

小太监知道这些御前侍卫粗暴残暴，耳听他们口气不善，想来秦仲海孤身一人，定然要糟。此时房门已被掩住，小太监空自心焦，却

看不见里头的情景。

忽听哼、哈两声，跟着一阵震动，牌楼上泥沙飕飕而下，小太监心惊胆跳，半天听不到人声，他担起心来，不知秦仲海是否糟了他们的毒手，当下缓步走向门口察看，忽然之间，门口又传出一阵巨响，门板好似跳了起来，顿给劈出一条裂缝。小太监吓了一跳，急忙往后退开。

过了半天，却又听不到声响，小太监又惊又怕，他大起胆子，敲门问道："秦将军，你还好吧？"话声未毕，忽然一阵天摇地动，那牌楼像是要给拆掉一般，一时木屑纷飞，小太监吓得面色发青，缩到了角落去。

过了良久，始终没听到人声语响，那牌楼也不再震荡，小太监叫唤道："秦将军！你在里面吗？"等了好一会儿，却不曾听得声响，小太监不知高低，正担忧间，忽听秦仲海的声音传了出来，却是一声惨叫："啊！好疼！别下这么重手！"

小太监一惊，心道："惨了！秦将军给他们抓起来了！我得回去向薛副总管禀报。"秦仲海惨叫连连，好似再受什么严刑拷打，小太监不敢再耽搁，急急回去向薛奴儿禀报。

薛奴儿正在午睡，忽听小太监气急败坏来报，他听了情由，心下大喜欲狂："这秦仲海活该，敢来我的地盘来撒野，刚好教训他一番。"他伸了个懒腰，好整以暇地穿起靴子，慢慢在脸上扑了白粉，小太监急道："公公！要是慢了，秦将军定会给他们杀了！"

薛奴儿笑道："杀了就杀了，你急什么？"他笑眯眯地走出了门，便往西角牌楼行去。

到了牌楼，薛奴儿眯着眼道："你去敲门，要他们出来迎接公公。"

薛奴儿生性自大，又爱排场，要他敲门拜访，那是杀头一般难的事，小太监听了吩咐，只得硬着头皮，心惊胆战的走到门口。他敲了两下门，低声道："请…请问有人在吗？"

正害怕间，那门板忽地打开，一人探头出来，笑道："有有有，当然有人在了，公公您找谁啊？"

小太监不知这人为何如此客气，只吞了口唾沫，颤声道：“我…我是来找秦将军的…”

那人往门外一看，见到了薛奴儿，急忙打躬作揖，笑道：“原来是两位贵客到了，来来来，里边请。”

这帮御前侍卫行径凶暴，什么时候有过好脸色？小太监吓了一跳，心道：“糟了，秦将军该不会被杀了吧？”他回头看向薛奴儿，要看他如何示下。

薛奴儿冷笑一声，这帮虎林军平日虽是凶狠无赖，但他位高权重，再加武艺高强，这些御前侍卫便有什么阴谋，自也不在眼下，当下跨步走入门中，丝毫不怕。小太监见长官进门，便也提心吊胆，慢慢朝房里走进。

走入房中，只见四下漆黑一片，却没看见秦仲海，小太监心下害怕，低声叫唤：“秦将军……你在哪里啊？”

只听房内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，道：“我在这儿……”这声音甚是无力，却是秦仲海的嗓音无疑，猛听他又惨叫一声：“疼！别这么大劲儿！”小太监又惊又喜，喜得是秦仲海还活着，惊得是他气息低微，定是饱受拷打。

薛奴儿冷笑一声，嘲讽道：“秦仲海，亏你是战场上出来的，还要劳动咱家出手来救，你还有脸混么？”

秦仲海听了说话，却只哎呀叫疼，全然不理会薛奴儿的问话。

薛奴儿听他叫得凄惨，心中只感快意，正想多听两句，忽见一名大汉走了过来，挡在薛奴儿面前，沉声道：“两位既然来到此处，何不舒坦一下再走？”说话间两手板动指节，只弄得劈啪作响。

小太监听得秦仲海哀号不断，早已全身发软，再看那侍卫神情凶暴，吓得双手急摇，颤声道：“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

那大汉哼地一声，道：“你看不起我的手艺？”

小太监尖叫一声，急急躲到薛奴儿背后去了。薛奴儿何等身分，眼看有人太岁爷头上动土，自是大怒不已，当场一个耳光煽过，喝道：“公公面前，还敢卖乖？给我掌上了灯！”

那大汉给他打得七昏八素，当下怒道：“不要就不要，打什么人！”

薛奴儿取出天外金轮，尖声道：“少废话！快给我点上灯了！否则要你全伙赔命！”

那大汉不敢再说，连忙点上了灯，霎时房中亮起，一条大汉大剌剌地躺在一张椅上，正是秦仲海，他两脚各搁在一名侍卫背上，两旁有人不住捶腿，背后还有人使劲揉捏肩膀，只听他怪声怪气地叫道：“哎呀！酸！多加点劲儿！哦！爽！”

满房侍卫围坐秦仲海身旁，个个愁眉苦脸，鼻青脸肿，显然都给他狠狠地打过一顿。一人奔向前来，满脸陪笑道：“两位佛爷是秦将军的朋友，难得来咱们虎林军，不如先喝口香茶，泡个脚，等会儿再按摩舒服一下，如此可好？”这人满面胡须，却是先前威吓那小太监的恶霸，小太监见他如此低声下气，登时惊得呆了。

薛奴儿怒目往小太监瞪去，尖声道：“什么秦仲海给人抓起来了？你眼长哪去了！”说着举手挥出，便要一耳光煽去。

小太监吓了一跳，正要挨打，猛见一人跃了过来，架过薛奴儿这掌，正是秦仲海。

秦仲海挡住薛奴儿的手掌，笑道：“公公何等身分，何必为难一个孩子？”

薛奴儿把手抽了回来，哼了一声，骂道：“你这混蛋不务正业，给我小心点！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谁说我们不务正业了？我这几个手下正在苦练鹰爪功哪！捏起来真个够味儿，公公您日理万机，身体定然疲惫，要不要尝尝滋味？”

眼见秦仲海满脸诚恳，薛奴儿想起自己风湿的老毛病，不由得笑道：“我这几日肩膀酸得紧……”他忽地醒觉，喝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！快给我去办正经事！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公公要我办正经事么？”他忽地提起嗓子，喝道：“虎林军弟兄听命！”只听满房侍卫齐声应道：“属下在！”声音如同雷震，只把小太监惊得跳将起来。

秦仲海见新收的下属甚是乖巧，当场大笑道：“很好，便是这幅精神。”说着向薛奴儿横了一眼，笑道：“我军气势如虹，公公以为如何啊？”

薛奴儿冷笑道：“这有啥了不得的，也好拿来说嘴？”

他嘴上虽不服气，其实心里却是又惊又佩，虎林军这群无赖甚是凶暴，连着几个头领都给他们整得死去活来，没一人干得下去，不知秦仲海使得是什么手段，居然片刻间便把这群侍卫整得服服贴贴，一时也感好奇不已。

自秦仲海收服这干侍卫之后，整日里便是在皇城中打混，此地不比前线吃紧，日子甚是清闲无聊，秦仲海闲来无事，便强迫众人习练鹰爪神功，替他松动筋骨，有时溜班回府，便找伍定远嗑瓜子聊天，但他乃是虎狼之性，这种闲日只过了两个多月，却把他闷得慌了。

这日天气炎热，已入盛暑，秦仲海闲来无事，便躲到仁智殿里睡午觉。这仁智殿位在三大殿西侧，乃是皇帝驾崩后停灵的所在，此时皇帝正值盛年，这仁智殿若要派上用场，少说还要等个二十年，今年宫里上下平安，殿中自是安静无人，纵有什么东西打扰，自也是鬼非人了。只是秦仲海胆大包天，战场上睡倒死人堆中如同家常便饭，鬼魂过来漂荡，也当轻烟薄雾来看。当下便吩咐手下，要他们两个时辰后再来，他跷高了脚，便自呼呼大睡。

梦中正自好鱼好肉，风流快活，忽听脚步声响，却是有人朝殿中行来，秦仲海猛地醒觉，寻思道：“这时候怎会有人过来这里，莫非是金吾军、羽林军的人来此睡觉么？”转念一想，思道：“不对，这些人若要午睡，多会到建极楼睡去，却怎会来与我争地盘？这人定有些来头，我可留神了。”

那人脚步声细碎，已然行到不远，秦仲海不及细想，当下双足一点，飞身而起，躲到了大梁之上。

秦仲海伏在梁上，低头往下看去，只听脚步声越来越响，却是一名貌美的妃子朝殿内行来。秦仲海心下起疑，他见这名妃子孤身一人，手上提着个篮子，身旁却无宫女相随，秦仲海越看越是奇怪，想道：“这些妃子平日都在后宫，什么时候跑到前殿来了？再说这帮女子个个娇生惯养，每多有人伺候，怎能一人来到这空旷的大殿？”心念及此，更感猜疑。

眼见那妃子朝殿内行去，秦仲海当即低着身子，从梁上飞奔追过，他轻功不弱，此刻脚下加倍小心，除非是武学高超之士，否则无人能够察觉。

那妃子走到一处书画之前，凝目细观，似在赏玩品评，秦仲海双目如电，见那妃子脸上神色有些紧张，纤纤玉手伸向书画后头，只听喀地一声，好似有什么机关发动，霎时之间，那幅墙向上升起，竟然现出一处密道来！

那妃子往外探望一阵，便急急朝内行去。过不多时，那墙刷地一声轻响，竟又落下来。

秦仲海也是震惊不已，他四下看了一阵，见不再有人过来，脚下一纵，便往下头跃去。他走到那幅书画之前，将之揭起，赫然见到一个小小的锁匙孔，那孔做得隐密至极，好似墙上自然生出的一处破损，若非亲眼见那妃子躲入暗门之后，决计发现不了此处的秘密。

秦仲海心道："好小子，这里定有些古怪，且待我察看则个。"他贴在墙上，将耳孔靠在壁上，缓缓发动神功，便想偷听里头的声响。

秦仲海师承"九州剑王"方子敬，主要承习的是一套"火贪一刀"，却不曾学过杨肃观"达摩天耳"的手段，此时两边隔着厚墙，便仗着自己多年的内功修为，竭力朝内听去。

只听那女子道："我好想您……这么多年来，我每日每夜都好想您。"声音高亢，似乎颇为激动。只听一名男子叹道："唉……这许多女人之中，只有你最好……"那男子话声低沉，似乎中气不足，跟着是一阵搂抱亲吻的声音。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想道："好啊！这妃子偷人！"他嘿嘿冷笑，不知哪跑来的野男子，色胆包天，居然不顾九族亲友的性命安危，却来这禁宫玩乐。

又听那女子道："今日我可以多留一会儿，先喝了这些热汤吧，可别再瘦了。"接着传来一阵喝汤的声音。

秦仲海心下暗笑，寻思道："好小子，这等虚弱了，还来玩杀头的淫乐？"耳听那人大口喝汤，又想："看你前头吃补，后头榨出，还不一样白搭？"

喝了一阵汤后，却听两人低声交谈，语气又快又急，秦仲海竭力听去，却听不出所以然。只是那人声音着实虚弱，绝非练武之人，秦仲海心下暗喜，想道："还好不是老子的手下偷人，不然那可会株连祸结，连老子的脑袋也保不住。"

他正待再听，忽然又有脚步声走来，这人脚下快急，却没发出什么声响，秦仲海心下一凛，知道有高手来了，当下双足一点，便又飞回梁上。

过不多时，只见一人匆匆走来，这人面擦白粉，嘴唇兀自涂得红亮，正是薛奴儿到了。

秦仲海心下暗骂："却说哪只狗子教唆通奸，原来是这混蛋！这老小子哪里不好安排奸情，却搞到老子的地盘来，真他妈的欠杀！"

薛奴儿守在画前，过不多时，竟然盘膝坐下，只见他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一动不动，好似在运功打坐一般。秦仲海眉头一皱，此刻若要离殿，却已不可得了。他心下惨然："这老王八蛋坐在这里，却要我如何出去！他两人在里头风流快活，我却要蹲在这大梁上发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"

果然那对男女恋奸情热，足足搞了一个多时辰，只把秦仲海蹲得头昏眼花，两腿酸麻，想要脱身出去，却又忌惮薛奴儿武功了得，自己若贸然一动，立时便会给他知觉，当下只有屏气凝神，心里千百遍地催促这对男女早些完事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外头几人奔了进来，纷纷叫道："秦老大！快点起床啦！"秦仲海心下一喜，知道是属下前来寻找自己，薛奴儿听得这几人叫喊，当即面露杀气，哼地一声，便走了出去。

秦仲海见机不可失，连忙从大梁跃下，跟着从窗口跳了出去。

他从花圃穿身而过，缓步走回仁智殿门口，只见薛奴儿正自疾言厉色的数说自己手下，神色甚是愤怒。秦仲海哈哈一笑，假作不知情，走上前去，笑道："薛公公，我这几个手下又怎么啦？惹得你这般生气！"

薛奴儿脸上青气一闪，厉声道："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他们说要过来找你？"

秦仲海笑道："我方才去茅厕出恭了，公公有什么事吗？"

薛奴儿神情紧张，尖声道："那…那他们怎会说你在仁智殿里睡觉！"

秦仲海伸了一个懒腰，道："我刚拉完了屎，心情不恶，这才要来睡。"说着打了个哈欠，便要往里走进。

薛奴儿大惊，急忙拦住，叫道："走开一点！这里不准进去。"

秦仲海心下暗笑，想道："这老狗子准是没读通金瓶梅，这拉线的乌龟岂能这般干法？这不是欲盖弥彰吗？该要这般说：'哎呀，这里头脏得紧，咱家还得清扫打理，这当口官人可别急。'他妈的！哪有这般凶暴的龟公？"

薛奴儿见他满脸懒洋洋的神气，怒道："你干什么！我还没跟你算帐，你猛瞅着我做什么？"

秦仲海嘻嘻一笑，耸了耸肩，道："没事，公公别生气。"

薛奴儿戟指骂道："你这不三不四的东西，巡班时私自返家，已然触犯了'大内巡查护卫查核典要'第四十二条规定；这还不说，你现下又想擅自进入殿中偷懒午睡，这又犯了'仁智殿修缮置用通则'第九十六条规矩，照理来说，我可以扣你的饷银二十五两九钱八文，你可知罪么？"

秦仲海佯做惶恐状，求饶道："请公公高抬贵手，我这几个月手气不好，赊了好些银两，您再要扣饷，我那爱马'云里骓'还在当铺里，咱可赎不回来了啊！"

薛奴儿呸了一声，大声尖叫道："快给我滚！"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搔了搔脑袋，带了几名下属便走。两旁下属急忙过来，问道："老大当真缺钱用？属下还有几百两银子，您若有啥需要，尽管开个口……"

秦仲海随口敷衍，心里却自打量，寻思道："那偷情男子不知是谁？看薛奴儿的神气，这人准是朝廷要员，八成还是朝中的大学士。好啊！你们这群混蛋，偷人居然偷到老子的地头上了，我可跟你没完。"

这夜他自回府里，正想着仁智殿里的古怪，忽听柳昂天使人来报，说有要事相商，秦仲海是柳门大将，闻言之后，便急忙赶去。

行到府门，却巧一顶轿子停在门口，柳昂天等闲不坐轿，秦仲海心下明白，知道这顶轿中坐的必是柳家的亲眷，当下不敢造次，只垂手站在一旁。这秦仲海平日虽是吊儿琅当，但在柳昂天家人面前，模样却是十分恭敬。

只见轿子里走出一名少妇，容色美艳绝伦，一双妙目更是水汪汪的，看来甚是动人。门中家丁迎了上来，口称："七夫人！"那少妇婀婀挪挪地跨进了门，忽见秦仲海垂手站在门旁，霎时便转过头去，腻声叫唤："秦将军。"

秦仲海双眼视地，庄容道："蒙侯爷召唤，说有事与仲海相商，下官便赶来府里。不意惊扰夫人，得罪莫怪。"

那少妇微微一笑，道："你又升官了，对不对？"

秦仲海连连咳嗽，道："夫人消息当真灵通，我现下升为四品御前带刀侍卫，在宫里当差。"

那少妇想要说什么，却又迟迟说不出话来，秦仲海眉头紧皱，不敢稍动。

忽听门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叫道："仲海！你在搞些什么？尽杵在门口，却还不进来！"这声音好生威严，却是柳昂天耐不住等，亲自出来察看。

秦仲海呼了一口长气，如释重负，道："夫人慢走，我先进去了。"一溜烟窜了进去。

那少妇望着秦仲海的背影，却是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好似若有所思。

秦仲海随柳昂天进了书房，只见伍定远面色铁青，杨肃观唉声叹气，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坐了下来，问道："干什么啊？可是大伙儿同时生了痔疮么？"

柳昂天呸了一声，道："你说话捡些好听的！今日有大事生出来了！"

秦仲海笑道："哦！可是你小老婆有喜了？"

柳昂天骂道："你说些正经的好不好！我都几个儿子了，还使得这般双斧砍树的花招么？"他召过韦子壮，道："请韦护卫出去巡查一番，绝不可让闲杂人等行近。"

韦子壮答应一声，自去巡逻。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这才知道事情非比寻常。

柳昂天取出一封书信，交给了秦仲海，道："你先看了这个再说。"

秦仲海嗯了一声，将信展了开来，读道：“善穆侯征北大都督柳公昂天大人足下，侯爷英姿焕发，威震宇内，为我朝之干城，数十年来北抗蒙古，西破羌戎，武功之胜，足与我朝开国诸名臣相论，方此天下……”

耳听秦仲海念得支支吾吾，满头汗水，柳昂天嘿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些全是废话，你可以跳过不读。”

秦仲海松了口气，往下看去，又道：“吾辄念今日圣聪晦暗，以致境下大乱，盗贼四起，死伤狼藉，横毙奸杀，无所不为。念其首恶者，江匪也。江贼横行日久，肇庙堂之祸，启朝政之危，若迟不伏法，我朝何能称大治、焉足称盛世？一日不除群贼，则朝廷祸亡无日矣。”

秦仲海点头道：“这写信的人想要对付江充这帮匪人奸徒，好来恢复朝廷公道，是不是？”

柳昂天听他解释文意，赞道：“不坏嘛！还能读懂这段文字！看你文学底子厚实不少，该是卢贤侄的功劳吧！”

秦仲海嗯了一声，自是不方便当场赞扬“金瓶梅”与“肉蒲团”之功，当下继续读去：“江贼根基深厚，事业广大，鄙自知力薄势单，难抗妖魔群小，念明公洞烛机先，深谋远虑，定知厉害远近，待公登高振臂，四海凛然，大事可期，则天下幸甚！百姓幸甚！”

秦仲海再看署名，念了六字出来：“东厂总管刘敬。”

读到此处，秦仲海已知朝政斗争已达极致，这刘敬居然开始拉拢柳昂天，看来内情绝不单纯。他沉吟片刻，转看众人脸色，只见伍定远咬牙切齿，看来甚是激动，杨肃观则不见喜怒，只是低头思量。

秦仲海问道：“这信是谁送来的？”

柳昂天道：“是紫云轩的弟子。”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想来这信异常重要，刘敬不放心东厂里的高手，便转托琼国丈的门人弟子送来柳府。

柳昂天道：“这几日朝廷斗得好不厉害，刘敬先托几个大臣上了奏章，指责江充前些日子不假出宫，非但自行溜到西北地方，还擅自调动部队出关，可说罪行重大，要皇上将之究办。”

秦仲海微微颔首，那日他奉命出关，曾在天山脚下与江充的军马相遇，那时这帮人见死不救，凉薄无比，此时刘敬举发此事，秦仲海自是不感意外。

柳昂天喝了口茶，又道："皇上见了这道奏章，便把江充召来，当着众大臣的面，把他好好质问了一番，还将玉门关总兵高颜革职查办。江充输了面子，自也不甘示弱，连夜找人送上奏章，说东厂的人贪赃枉法，偷运官银出京云云，现下皇上把江充的案子送进了大理寺，把刘敬的案子送到了刑部，两方人马全力运作，都要把对方的人马整垮斗臭。"

众人脸上神色凝重，都知道此次恶斗下来，朝中定有无数人会因此罢官，甚且抄家充军，心下隐隐有着不祥之感。

柳昂天道："刘敬老谋深算，眼见江充反制有道，深知此人极受皇帝宠爱，只怕自己动不了他的人马，还要被反将一军，当下便找上了我，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，与他共同对付江充。"

秦仲海双眉一轩，颔首道："看来这老太监玩真的了。"

柳昂天道："只是刘敬这人老奸巨猾，他拉我下水，未必存的是什么好心，八成是希望我与江充斗个两败俱伤，他再来坐收渔利，也是为此，今日才把你找来商量。"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有什么难的？咱们两家要联手斗垮江充，就好比要去抢劫一般，咱们与刘敬这两伙强盗，需得先说定谁来把风，谁来下手，一会儿再把好处分个明白，免得日后分赃时打架，那不就得了？"

杨肃观皱眉道："秦将军，大家都是朝廷命官，请你别用这种不伦不类的比喻。"

秦仲海笑道："好吧！那咱们就像是两群山猪，现下遇上了老虎……"

柳昂天嘿地一声，骂道："你别打比方了！老把咱们说得这般难听！"

秦仲海笑道："说实在话，大家干得也不是什么好事，做得难看，自该比得难听。"

杨肃观道："仲海有所不知，那江充早已得知刘敬来盟一事，他今早为此，还亲自到府上拜访侯爷，希望侯爷能转与他合作。"

秦仲海心下一惊，赞叹道："好一个奸臣，来的这么快啊！"

江充老奸巨猾，世所周知，眼下刘敬虽想把事情做得隐密小心，但江充眼线众多，果然还是给他知晓此事。

杨肃观道："江充已经开下条件了，他说只要咱们助他一臂之力，等刘敬被斗垮之后，定会送上重礼。"

秦仲海笑道："什么重礼？他的项上人头么？"

伍定远与江充有仇，猛听此言，一拍大腿，大声道："说得好！"

柳昂天朝他瞪了一眼，道："你也被带坏了。"伍定远面色一窘，低头不语。

杨肃观缓缓地道："江充亲口应允，只等此次事成之后，他便要让出京卫都指挥使司一职，另交出西疆的兵权。让侯爷的人马接管。"

秦仲海心下一惊，知道这两个职缺份量不轻，柳昂天若能得手，当有多番助益。

他收起笑脸，沉吟道："那咱们若帮刘敬斗垮江充，有什么好处可拿？"

杨肃观道："照刘敬信上所言，我们似乎没有显著的好处。"

秦仲海点头道："照这样来看，咱们若是相助刘敬，那是来去空空，但是相助江充，咱们还是有点甜头。是也不是？"

杨肃观点头道："仲海之言，差相彷佛了。"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"甭说这些利头了，他们俩家现下玩法作弊，一条命挂在大理寺，一条命悬在刑部公堂，若有一只给人打死了，咱们总不能向死人收帐吧？现下他们俩家谁占上风，谁屈下风，杨郎中可曾知晓？"

杨肃观道："现下大理寺审江充，刑部审刘敬，两边人马虽然势均力敌，但江充多少还是占一点上风，他与大理寺的几位老人交情深厚，除非寺卿徐忠进亲自审讯，否则江充的案子应是没事。可刘敬就吃亏不少了，那刑部尚书赵政是江充一手保举的，这人既受江充请托，此番若不治了刘敬的罪名，那是难以想像的事。"

杨肃观向来精明，此刻便分析朝中局势，果然是入情入理，一语中的。

秦仲海摇头叹息，道："这刘敬当真傻了，过去他与江充联手干掉左都御史张温，现下该知道后悔了吧！这张御史若是还在，想他最是正直不阿，定会秉公处理。方今满朝都是噤若寒蝉之辈，刘敬搬石头砸脚，还能如何？我看这刘总管定要玩完啦！"

柳昂天长叹一声，道："其实不论江刘两派谁对谁错，都算天下间的罪恶渊薮，谁都不该相助。唉……可惜那羊皮只是一场春梦，难以查出江充卖国内情，念及咱们孤掌难鸣，若想慢慢除去这两大罪孽派阀，那是非得循序渐进不可的。"他顿了一顿，重重问道："诸位以为，此次东厂与江充相争，咱们该当助谁？"

此言一出，众人神色都是一变。诸人相望，却无人抢着回话。

柳昂天见众人安静无声，当下依着柳门习惯，先问官职最低者，柳昂天道："定远啊！先不论你那些江湖旧怨，照你看来，这次朝廷两大派相争，你属意助谁？"

伍定远听了问话，登时嘿地一声，恨恨地道："江充为了区区的一张羊皮，不知辣手杀了多少人！下官的同僚仵作黄济被人割去首级，挂在门梁，那燕陵镖局满门老小八十余口人，更莫名其妙地惨遭诛却！除此之外，尚有知府梁知义、御史大人王宁，都是先后为此被害！这一切惨事追根究底，全是江充这恶人教唆的！"他站了起来，大声道："侯爷！咱们除恶务尽，定须早日解决这恶徒！"

秦仲海鼓掌道："说得对！这江充最是卑鄙无耻，比那刘敬为恶更深，咱们定需早日将之除去。"

柳昂天不置可否，他转向杨肃观，问道："肃观意下如何？"

杨肃观沉吟良久，道："定远所言，虽是有理，却未必合算。"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道："杨郎中有何高见？"

杨肃观道："此时江充势大，刘敬与咱们势力较小，即便两派联手，最多也只能与江充打个平手，却未必能将他整垮，到时双方两败俱伤，咱们不过徒然浪费气力而已。"

柳秦二人闻言，都点了点头，杨肃观这话虽然不中听，却是实情无疑。

伍定远却满脸气愤，全然不能同意杨肃观之言，只听他大声道：“江充干了这许多的恶事，咱们只要抓出一件两件，如何不能将他关入牢笼？”

杨肃观道：“定远有所不知，大理寺要诛却江系党羽，甚且降江充的官职，都非难事，但真要让这个奸臣判刑入狱，伏罪赐死，却需来个‘六部会审’，那就不是件容易事了。”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问道：“六部会审？那又是什么？”

杨肃观道：“所谓六部会审，便是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尚书一同审案，这完全是硬里子的人情较量，咱们即便抓住江充的小辫子，也未必能说服六部尚书，将他定罪。”

柳昂天道：“没错，现下肃观贤侄与兵部顾尚书相熟，或能说动他出手相助，但其余五部的尚书大人，纵然老夫有些私交，也不能保证他们会秉公办案。”

伍定远身为公门老将，怎会不知这些人情道理？当下面色惨澹，废然不语。

秦仲海道：“那照杨郎中的意思，咱们却该怎么办？”

杨肃观道：“现今江充已然开出条件，只要我们不应允刘敬所请，他便送上两个大缺。依在下的浅见，这次若能抓住这两个职缺，日后便是少了刘敬他这一派的支援，咱们也不必再怕江充。”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杨肃观道：“这次最大的肥缺便是京城都指挥使，照我朝典章制度而言，这个职位可以管辖京城所有军马，上起御林军，下至锦衣卫，无不出其手掌，只要抓住了这个职缺，侯爷手握京城兵权，实力定会大了一倍不止。”

秦仲海摇头道：“你这话不对。这些年来朝政大坏，京城势力各相统属，谁也不听指挥，咱们便是抓了这个指挥使司，也未必有用。”他自己是虎林军都统，道理上来说，也归京畿都指挥使管辖，但他只知这位老兄姓许，长得高矮胖瘦，却是不甚明了，可见一般了。

杨肃观微笑道：“典章毁坏，难道便不能改好么？照在下之见，只要抓住这个职缺，到时咱们只要能说动兵部顾尚书，再加上我爹爹与

侯爷的力道，定可扩大京城都指挥使司的实权，此举大出江充意料之外，届时他便想将职缺收回，那也为时晚矣。”

秦仲海想起那日他与顾家小姐神情亲昵，当即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这位顾大人平素特异独行，从不与朝中三派结党，看来他定是爱杨及柳了？”

杨肃观微笑道：“秦将军取笑了。”

柳昂天轻咳一声，道：“照肃观的意思，咱们眼下便是要与江充联手，不知在座有无意见？”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心下已是了然。看来杨肃观事先早与柳昂天商量妥当，这次找他过来与会，只是照会之意而已。秦仲海打了个哈欠，知道自己口才有限，若要辩论，定然说不过杨肃观，反正事不关己，索性不再理会。忽然之间，想起了卢云，心道：“这当口要是卢兄弟还在，定会有所高见，我老秦自也能大闹一场了。”

他正自叹息不已，忽听伍定远沉声喝道：“柳大人，这事我反对！”众人闻言，心下都是一凛。

柳昂天咳了一声，问道：“定远为何反对？”

伍定远大声道：“侯爷！咱们若要与江充这帮奸贼联手共事，甚且还要共谋分赃，请问我们与奸臣有何分别？”

众人见他话说得极重，心下都是一凛。

杨肃观劝道：“这只是权宜之计，等将来咱们势大之后，早晚还是要将江充绳之以法的。”

伍定远两眼一红，眼前浮现出齐家满门惨死的模样，想起凶手至今仍是逍遥法外，忍不住心中一酸，大声道：“我过去只是一个小小捕快，杨大人说得那些高来高去的话，我一句都不懂！”

杨肃观眉头一皱，正要相劝，伍定远却用力挥了挥手，将他的话头压下，大声道：“我为了燕陵镖局的案子，一路从西凉赶到京城，千里奔波，并非是为了求官而来，我……我只希望沉冤得雪，还给苦主一个公道！几位大人若要与江充这奸臣联手，我……我明日便返回西凉，再也不必做什么制使了！”说到最后，竟然一拳重重捶在桌上，只听轰地一声，木桌已然四分五裂，崩塌在地。

当年伍定远初来京城，旋即交出羊皮，凡事只听柳昂天安排，可说行事谨慎，老实规矩。哪晓得一趟西疆归来，伍定远的脾气竟似身上武功一般，无端强了许多。众人不知他原来如此性烈，面色都甚骇异。

秦仲海心道："我只道定远是天生的捕快性子，想不到也有如此血性。"一时心中满是佩服。杨肃观却想道："原来定远这般沉不住气，唉，这关头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可怎么劝服他才好？"

众人沉默无语，柳昂天更是叹气连连，伍定远自知太过激动，惊吓众人，当下歉然道："我…我只是不忍血案沉冤，这…这才说得这种重话，请大人见谅……"说着双膝弯曲，竟尔向柳昂天跪倒，哭道："请大人可怜燕陵镖局满门无辜惨死，万万不能和奸臣联手啊！"

柳昂天伸手扶起，道："定远所虑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想我等凭什么自称是忠臣孝子？便是因为我们不与江充这干贼子同流合污，唉……看来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。"

伍定远叩首垂泪，泣道："多谢大人！定远终生不敢忘大人恩德。"

杨肃观面色一变，此时少了羊皮制肘江充，若不能掌握江刘两派对决时机，趁机坐大，日后定会屈居下风，但他见伍定远如此激动，自也不便再多说什么。

秦仲海倒是笑嘻嘻地："没错，咱们一点不急，一切慢慢来，等江充、刘敬他们提高价码，咱们再说不迟。"

这夜聊到深夜方散，第二天秦仲海哈欠连连，又赶去禁城上工。他昨夜只睡了一个时辰，才到禁城，便往西角牌楼一钻，沉沉睡着，几名手下知道他懒性发作，都不敢吵他起来。

秦仲海正自好梦，忽听外头一阵锣鼓，跟着有手下冲进来，急道："老大快起来了，皇上今儿个要去围猎，咱们可别迟到了。"

秦仲海给属下摇醒，听了情由，心下一惊，连忙擦去嘴角口水，匆匆往外奔去，只见众兄弟早已整装待发，只等他一人到来。

秦仲海皱眉道："这是我第一回陪狩，你们带路吧！"一名老练属下取出宝胎大弓，银翎雕箭，呈给了秦仲海，道："等会儿打猎时，老

大只管把猎物赶到皇上跟前，让他一人射个痛快，可别抢了他的风采了。”

秦仲海嗯了一声，知道这是马屁精的把戏，当下颔首会意。

不多时便已赶到西苑，这西苑便是由北海、中海、南海三处合成的囿场，经辽金元三朝整建，禁苑规模日大，向为皇帝宫妃游乐之处。此时众军云集，只见金吾前卫、羽林右卫、府军后卫等御林禁军都已赶到，足有数千之众。

一名将领见秦仲海面生，猜知他是虎林军的新任头领，他有意结交，当下策马向前，拱手道：“在下巩正仪，是金吾军的头领，敢问阁下可是秦仲海秦将军？”

秦仲海一拱手，笑道：“不敢，正是区区在下。小可刚接虎林军没几个月，只因军务繁忙，尚未拜见大哥，还请原宥则个。”

那巩正仪举起大拇指，赞道：“都说‘火贪一刀’威仪边疆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！在下真是久仰大名了！”

秦仲海听他说得真诚，饶他是条硬汉，此刻也不禁偷偷欢喜，笑道：“贱名何足挂齿，倒教大哥见笑了。”

两人坐在马上，各自闲聊，秦仲海见巩正仪相貌堂堂，举止极具气度，一时甚感心仪；又见他见闻广博，对宫中上下事情颇为了解，当下更是没口子的请教。

两人正自谈说，忽听一名宦官朗声道：“众官伏地，皇上驾到！”跟着远处人声喧哗，传来阵阵猎犬吠叫之声，看来御驾围猎的大队已然到来。

巩正仪见皇帝便要到来，急忙拜伏在地，秦仲海自也随他下拜，此刻千名侍卫，不论羽林金吾、还是府军虎林，霎时无不跪在地下，口中大喊：“愿吾皇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”

秦仲海官职不到，无须参与早朝，是已过去仅见过皇帝一次。他口中跟着众人念着一阵，心中却无甚恭敬之意，寻思道：“他妈的，每个万岁还不都活那几岁而已，万岁一声，夺寿一岁，真个阿弥陀佛，呜呼哀哉了。”

秦仲海趴在地下，心中不停讪笑，忽觉一旁巩正仪猛往他身上挤来，秦仲海向来警觉，察知有异，急忙抬头，猛见一名黄袍男子低头

看着自己，这人也不甚老，约莫五十岁上下，秦仲海心下一惊，明白此人便是当今圣上，他方才胡乱咒骂皇帝，可别给发觉了，当下神色尴尬，一时不知高低。

皇帝自没察觉自己给人咒骂，当下温言微笑，问道："你就是秦仲海？"

秦仲海连忙拜伏在地，口称："末将秦仲海，叩见圣上天颜！"

皇帝哈哈一笑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笑道："你很好，在西疆替朕争面子，朕很高兴。"

一旁将领见秦仲海有机会与皇帝攀谈，无不露出艳羡神情。秦仲海胡乱拜了几下，道："末将得陛下金口称赞，实乃毕生荣华。"

皇帝微微一笑，不再多说，吩咐将领道："难得风和日丽，朕今日兴致甚佳，大家这就走吧！"

秦仲海正要爬起，忽然一人急急走来，靴子却正好往他脸上踢来，这脚虽然不重，却正好踢中秦仲海的脑门，秦仲海大怒，猛地抬头去看，却见那人正是锦衣卫的统领安道京，看来他心存妒嫉之意，立时便来招惹。

秦仲海狂怒之下，伸手便往腰刀摸去，一旁巩正仪急忙拦住，沉声道："这些小人见不得你好，你可千万忍耐。"

秦仲海怒气勃发，翻身站起，却见江充大摇大摆地从后行来，身上却也穿着猎装，对秦仲海直是视而不见，跟着大批锦衣卫好手也从秦仲海身边走过，个个神情张狂，秦仲海心道："等出宫之后，老子不打死你们一两只，便跟你龟孙子江充姓。"

过了一会儿，一名面目慈祥的老者走到他身边，正是刘敬，身旁还跟着薛奴儿等太监。刘敬往秦仲海瞄了一眼，见他面色铁青，两手握拳，当即笑道："忍一时，争千秋。"

秦仲海嘿地一声，冷笑道："刘公公那么能忍，何必还与江充斗得难分难解？"

刘敬眨了眨眼，嘘了一声，道："咦？秦将军说的话好生奇怪？我与江大人乃是至交好友，什么时候有过争执了？"

秦仲海见他脸上闪过一阵狡猾神色，心道："这两大奸臣果然是老奸巨猾，个个都是沉得住气的奸雄，我可不能露出马脚了。"当下压住

火气，也是哈哈一笑，道："是啊！大家都是替皇上办事，还分什么大小？公公这番提点，真是叫仲海大开眼界了。"

刘敬见他现学现卖，便笑道："是啊！难得秦将军少年气盛，却也领悟得这番道理。"

二人说话间，皇帝已然翻身上马，刘敬拍了拍秦仲海的肩头，笑道："你快些过去吧！保护圣上可是你的职责哦！"秦仲海微一颔首，便自追了过去。

蹄声隆隆，数千军马便朝城郊猎场飞驰而去，金吾卫当先开路，羽林卫守卫右侧，府军卫后方警戒，秦仲海率领虎贲卫众多手下，紧紧跟随皇帝左侧。那皇驾正中，却见大批锦衣卫、东厂高手随行保护。

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心中便想："这世间若有人想要暗杀皇帝，只怕难上加难了。"以这等雄壮军容观之，武功便是到了宁不凡、卓凌昭这等地步，也近不了皇帝身前三尺。

秦仲海正自观看，却见江充、刘敬等人都围绕在皇帝身旁，三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却正聊得兴起，秦仲海微微一凛，心道："外敌易与，家贼难防。要干掉皇帝老儿，根本不必硬碰硬的蛮干，只要像江充、刘敬这样的大臣，那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赏他一刀的。"

只听远远传来江充的声音，笑道："皇上今儿个为何兴致如此之高？可是有什么美事么？"

皇帝笑道："江爱卿问得好！朕这几日看了文书，知道银川受封为汗国太子妃，可汗又极是疼爱银川。朕看她有个好归宿，自然心头愉悦。"

江充谄笑道："皇上果然是天生仁爱，文武圣德，公主能得这般父亲，真是羡煞天下多少女儿家。"

皇帝哈哈大笑，道："你就是这张嘴甜！"说着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"这话要是由银川来说，朕不知有多开心。"言语之间，似乎别有所思。

刘敬微微一笑，劝道："皇上别烦恼了。若是想念公主，不日便修书一封，请公主随同夫婿一游中土，一来慰劳公主的思乡之情。二来皇上也好提点这个女婿一番，教他些做人处事的道理。"

皇帝遥望天际，叹道：“还是刘公公懂朕的心事。”说话间众人已然见到一只兔子，皇帝登即拍马向前，追了过去。

秦仲海打了个哈欠，心道：“看这两人斗得好不厉害，每句话都是在讨皇帝的欢心。不过还是这刘敬老谋深算，三两下便把江充这兔崽子比了下去。”转念又想道：“这两人也真是有法子，自己的案子还押在朝中候审，却还跟皇帝出来打猎，像个没事人一样。”

皇帝举弓搭箭，刷地一声，便将兔子射倒在地，众人立时欢呼叫好，看来这皇帝膂力不弱，也是个生性好动之人，安道京急急向前，将那兔子拾了起来。

众人赞叹声中，只听江充大声赞道：“皇上弓箭娴熟，武功超凡，真个是天下第一！”

秦仲海心道：“不过是射只兔子，这样若能算是天下第一，老子我不是超凡入圣，成为五百年来第一高手了么？”

这一路追赶下去，一遇大型野兽，众将立即将之驱赶到皇帝身前，好让皇帝尽情享受乐趣。秦仲海听那江充满口马屁，刘敬也在那里陪话解闷，一时只觉无聊透顶，也是昨晚与杨肃观等人谈得太晚，此刻忍不住睡眼惺忪，竟在马上打起瞌睡来了。

秦仲海正自好睡，任凭“云里骓”随着大军前行，迷迷糊糊间，好似大军越奔越远，过了宫城，已到城郊。秦仲海哪管这许多，只顾着睡，天幸“云里骓”是匹勤奋宝马，不似主人这般懒，只一路奔驰，倒也没落队。

秦仲海正自好梦，忽然有什么奇异吼声，远远飘来，低低沉沉，听不真切。秦仲海内力浑厚，虽在睡梦中，仍能察觉周遭异状。他听了怪声，心下忽起异感，急忙睁开双眼，侧耳去听，只闻极远处传来低沉的吼叫声，秦仲海吓了一跳，赶忙站到马背上，眺头看去，猛见远处树丛中趴着一只猛虎，那虎身长一丈，体型壮硕，堪称世间罕见，正隐在林里歇息。

秦仲海大吃一惊，急忙去看皇帝，心中更是一寒，只见皇帝远远脱队，他胯下黑马名唤“乌云带雪”，神骏非常，此刻纵蹄疾奔，正朝那猛虎行去。秦仲海此刻身在大队左侧，距离皇帝足有半里之遥，心下着急异常，却也无法阻止。

皇帝兀自不察危险，只回头笑道：“哪个先追上了我，朕便赏他宝剑一柄！”他驾马一催，黑马嘶鸣一声，往前一纵，又是十来丈远近，已在猛虎身旁不远。

安道京等人武功不弱，此时也发觉猛虎隐藏，纷纷叫道：“有大虫啊！圣上快走啊！”只是两边隔得太远，皇帝听不清楚，兀自伸手招耳，笑道：“你们说什么？朕怎么听不见？”

秦仲海见情势不妙，若再拖延下去，皇帝别给老虎一口咬死了，当下驾马急冲，他的座骑名唤“云里骓”，那日曾大战西疆番将，也是匹宝异非常的名驹，此时拍马纵出，自是势若飞箭，转瞬便赶上了江充等人，口中更是大叫：“皇上小心！有大虫！”

秦仲海吼声如雷，皇帝登时听觉，他听到附近藏有猛虎，只吓了一跳，正要驾马退开，猛听右侧草丛里传来一阵喷气的声响，皇帝侧头看去，那草丛里果然躲着一双黄澄澄的虎眼，正向自己恶狠狠地瞪视。

皇帝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大虫！”他拍马一驾，叫道：“快走！”当下急急冲出逃命，忽然左首“呜哇”一声大吼，又有一只猛虎窜出，原来此地竟有双虎埋伏！

那“乌云带雪”虽是神骏，但眼见双虎在前，如何不怕，它嘶鸣一声，竟然人立起来，皇帝给这么一掀，顿时摔落在地。

“乌云带雪”吓得慌不择路，迳自往草原深处逃去，只把当今天子留在地下。

皇帝跌在地下，只见双虎嘶吼一声，缓缓朝他爬来，虎口大如血盆，虎爪锐利似刀，若给抓上一爪，咬上一口，必是血肉横飞的惨祸。

皇帝吓得面无人色，颤声道：“谁来救朕？”

此时刘敬、薛奴儿等东厂人马在右，江充、安道京等锦衣卫好手在左，都是救驾不及，御前侍卫更是远远落后，只见左首猛虎狂吼一声，便朝皇帝扑去，便在这生死刹那，猛听一阵枪响，那猛虎已然中枪，摔落在地。众人急看，只见江充手上举着一柄火枪，枪口轻烟直冒，想不到在此生死关头，竟是这奸臣开枪救驾。原来他那日见罗摩什用的一手好枪，心中生羡，便向他要了来，没想到竟能建此大功。

皇帝见左首猛虎势头一缓，机不可失，当即冲向东厂众人，双手连挥，叫道：“救命啊！”但右首猛虎却完好无缺，一见皇帝奔跑，又激发了兽性，当场扑了过来。

江充见猛虎直追皇帝，只吓得他全身冷汗，当下急急填充火药，又开了一枪，原先中枪那头猛虎给这么一激，登时狂怒，转身便往江充扑去。江充大吃一惊，喝道：“搞什么！”想要举枪再射，却没了火药，安道京见势头不妙，连忙挺刀去挡。只是那虎实在勇猛异常，身上中枪，兀自乱抓乱咬，安道京刀法虽然厉害，一时却也拾掇不下。

锦衣卫众人给猛虎乱缠，登时慌成一片。刀枪齐上，直往猛兽身上招呼。

另一头猛虎却是毫发无伤，只见它凶猛狂啸，仍是一股脑儿往皇帝扑来，皇帝全力奔跑，口中连连大叫道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他脚下一跌，摔倒在地，那虎四足一点，转过身来，阻住皇帝的去路，只挡在他与东厂诸人之间。

只听猛虎仰天狂啸，血盆巨口咬出，看来这一咬之下，便能将当朝万岁活活咬死。

秦仲海此时驾马飞驰，仅在百尺之外，眼看皇帝命在旦夕，他全身冷汗，急叫道：“薛奴儿！快快丢出你的‘天外金轮’啊！”谁知薛奴儿好似成了痴呆，竟是一动不动。

秦仲海见不能再拖，顾不得误伤万岁爷，当下举起宝胎大弓，刷地一箭射出，长箭飞去，只听呜哇一声吼叫，那虎已给射中了后腿，鲜血四溅中，那虎微微一顿，但随即凶性大发，仍一拐一拐地朝皇帝咬去。

便在此时，只见金光一闪，东厂人马中飞出一只金色圆盘，直往猛虎砍去，秦仲海心下一喜，这薛奴儿终于出手了，料来猛虎虽然凶狠，却是难挡武林高手的一击。

他细看金轮的去路，心中却又一惊，这金轮的去路有些奇怪，按这劲急的路数来看，只怕斩死猛虎之后，也会把皇帝一同斩成两截，秦仲海又惊又疑，眼看自己已在皇帝驾前不远，当下双足一点，便从马背上飞了出去，要将皇帝抱在怀里。

只听呜哇一声惨吼，果然那猛虎已给金轮切成两半，但那金轮力道不竭，仍往皇帝腰间砍来，这下子若要砍实了，只怕皇帝便要给当场腰斩，秦仲海嘿了一声，轻抒猿臂，便要将皇帝抱在手里，忽然之间，一阵人影闪过，电光火石的刹那，那人快了秦仲海一步，已将皇帝抱走，秦仲海见这人身法好快，后发先至，急看面目，却是东厂总管刘敬。

那金轮远远飞出，跟着在半空中一绕，又转回薛奴儿手中。秦仲海心下暗骂："这老小子搞什么，险些把皇帝害了，他怎地出手这般重？"他转头看去，只见薛奴儿脸色铁青，口中念念有辞，好似心中有鬼。

秦仲海见了他的脸色，更感怀疑："不对，薛奴儿武功高绝，出手怎能如此莽撞？难不成他别有图谋？"想起薛奴儿近日举止怪异，心下更是猜疑不定。

转头看去，那刘敬抱着皇帝远远奔开，惶恐道："圣上可曾受了伤？"

皇帝倒在他的怀里，回头看着断做两截的猛虎，他只知猛虎追咬连连，却不知自己方才差点死在薛奴儿手下，连拍心口道："没事，朕没事……"

刘敬嘘了口气，正要再说，却听江充远远叫道："大胆薛奴儿，你竟敢行刺皇上！快给我拿下了！"

皇帝身无武功，虽不知他险些死在自己人手里，但那江充何等眼尖，自已看出薛奴儿那招险恶异常，差点便把皇帝杀了，锦衣卫众人驾马直冲而来，已将薛奴儿团团围住。

皇帝闻言一惊，转头看向刘敬，道："薛副总管要行刺我？这……这从何说起？他方才不是出手救了我吗？"

刘敬脸上闪过一阵青气，却不打话，他侧目看去，江充已奔到近处，当下一咬牙，提声喝道："左右来人，薛奴儿出手不知轻重，惊扰了圣上，快将他拿下了！"

众人闻言，无不大惊，薛奴儿更是全身颤抖，放下了金轮，呆呆站在原地。东厂诸太监见总管也要擒拿薛奴儿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秦仲海等大内侍卫见变故连连，也都呆了。

眼看锦衣卫快步奔来，薛奴儿喃喃自语，他双膝一软，自行跪倒在地，拜伏道：“臣救驾急切，一时出手太重，还请皇上重重治罪。”

他语带哭音，跪地磕头，连连请罪。刘敬也是面如死灰，想来他管教手下不力，此番也要受责。

皇帝从刘敬的怀中挣扎站起，他走上前来，凝视着薛奴儿，脸上神情极是不忍，好似不信薛奴儿会来害他。

江充走向前来，提声喝道：“把这姓薛的给我拖下去，看看他还有没有同伙！”说话间瞪着刘敬，满面都是肃杀。

皇帝摇头道：“江卿且慢动手！”

江充急忙劝道：“薛奴儿穷凶极恶，用心歹毒，皇上切莫放他过去啊！”

皇帝道：“薛副总管向来忠心耿耿，绝不会下手来害，此事纯是意外，不必追究。”

江充嘿地一声，凑头过去，急急朝皇帝耳旁低声述说。秦仲海运起内力，细细去听，但两边隔得远了，站的又是逆风位，却只听得“琼贵妃”三个字。

皇帝听了江充的一番谗言后，霎时身子一颤，他低下头去，叹道：“唉！好吧，先把薛副总管监下了，问过详情再说。”

江充大喜，道：“圣上英明！”

秦仲海心下起疑，寻思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本来无意治这薛奴儿的罪，但怎么听了江充一番话之后，却尔变卦？究竟江充说了什么厉害谗言？我可要查个明白了。”

锦衣卫众人架起薛奴儿，喝道：“走啦！”

夕阳西下，晒在刘敬与薛奴儿身上，只见他二人遥遥相望，薛奴儿口唇忽地一颤，似是欲言又止，安道京伸手往薛奴儿背上一推，喝道：“还看什么！快走吧！”

眼看薛奴儿便这样给押走了，刘敬忍不住叹息一声，似乎有着深深的歉意。

第八卷 金榜题名 第五章 京华秋色

好一个炎热焦躁的艳阳天，阳光普照，蓝天白云，田埂边的池塘挤满孩童，都在那儿大声嬉戏游水，正是炎炎夏日的婴孩童趣。

却见远处一座偌大衙门，门口一块空地上排着条冗长队伍，数百名挥汗如雨的男子排作一列，个个神情紧张，心惊胆战，好似待宰的牛羊般，正自恐惧地看着前方，与四下悠闲景象大异其趣。

却是什么物事如此厉害，居然教这数百男子满心害怕呢？只见前头摆着好一张长桌，一名身穿朝服的官员神情严厉，凌厉的目光猛朝人群扫去，只吓得众人从心里寒起。

原来今日正是天下大举，无数秀才出身的男子赶来此处贡院，参加三年一度的山东会试。

那考官打开名册，看了一眼，跟着抬头对着一名男子喝道："你就是周洋？"

一名瘦弱男子连连点头，颤声道："小人正是周洋。"

那考官哼了一声，道："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"

周洋慌道："小人是独子，双亲年过八十，家里还有房媳妇。"

那考官斜目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道："第几次应考了？"

周洋面色尴尬，把头低了下去，小声道："第七次。"

那考官面无表情，道："照上头颁下的新规矩，凡是三次以上应考的考生，一律缴交三十两白银权做过堂费，免得耽误读卷大人的时光。"

周洋愣了一阵，道："可…可三年前不曾有这般规矩啊？"

那考官皱眉道："你有没有钱？"

周洋颤声道："在下…没…没……"那有"有"字却迟迟出不了口。

那考官低下头去，却是懒得多理一眼，迳自道："下一个。"

那周洋大哭起来，叫道："我盘缠用尽，实在没有钱啊！大人你放我进场吧！"

那考官打了一个饱嗝，提声叫道："下一个！"

周洋满地打滚，哭道：“你不能把我赶回去啊！你要我怎么面对爹娘妻子？”

两名官差走了过来，左右各一人托住腋下，登将周洋架到一旁，免得耽误他人进场。周洋跪地痛哭，泪流满面间，不知该何去何从。

一名胖大的男子走了过来，道：“这位大人，我叫做江大清。”

那考官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我啊我的，连在下两个字也不懂得用，你还考什么试？应什么举？”

江大清闻言恼火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，再把话说一遍？”

那考官呸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你这个莽撞子，连礼仪也不懂些，居然还敢应考，岂不笑坏人家的大牙了？”

忽然桌上咚地一响，却是江大清解下腰上金牌，将之摔在桌上，那考官冷笑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江大清指着金牌，道：“你看清楚上头的字了。”

那考官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牌子上还有字啊？可是你的生辰八字啊？”他低头去看，却见那金牌上写着一个大大的“江”字。

那考官吓得魂不附体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是……江太师的金牌？”

江大清冷笑道：“你以为当朝太子太师江充江大人是我的谁？他是我亲叔叔啊！”

那考官吞下一口唾沫，面色如同死灰，只听江大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外帘官，却敢狐假虎威，说我不配应考，给我站起来了！”

那考官吓得噤若寒蝉，连忙低头站起，霎时江大清重重朝他脸上掴了一掌，江大清身材高胖，这一掌竟是不轻，那考官登即摔在一旁。

江大清冷笑道：“叫你今日学个乖。”跟着跨开大步，迳自走了进去。

眼见这江大清未曾付钱，也未被询问应考次数，便这样平白地走了进去，周洋心中不忿，当即跳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他…他没有付三十两过堂费！你怎能放他进去？”

那考官一肚子委屈，心里正是又恼又火，听得周洋兀自喊叫，当即骂道："你再敢说一句，我一耳光赏给你！"

周洋气愤道："他能进去，为什么我不能？"

那考官冲上前去，喝道："没钱就乖乖在家耕田，出来考什么试？"说着一耳光便要往周洋掴去。

忽然一人抓住那考官的手掌，沉声道："没钱便不能考试？这是谁家的道理。"

那考官猛地回头，只见此人双目炯炯有神，正自望向自己，想来这人见过世面，那考官自也不敢造次，便问道："阁下是谁？"

那人放开那考官的手掌，道："在下卢云。"

那考官奔回桌前，细细查了一番，道："嗯，你是卢云，秀才出身，三年前应过一次举，对不对？"

卢云哼了一声，道："你要多少钱？快快说吧！"

那考官见他说话爽气，便笑道："你只考过一次，只需十两白银。"

卢云拿出当日柳昂天犒赏的金元宝，便扔向那考官。那考官喜孜孜地接过，待见那金元宝足有十两之重，忍不住笑道："这位卢官人，我要的是银子，可不是金子啊！难不成你想行贿么？"

卢云脸色一沉，伸手往周洋一指，道："谁想行贿了？这位兄台付不起过堂费，我来给他出！"

那考官一愣，道："三十两银子给这浑小子？那不跟喂狗没两样？"

卢云冷冷地道："你休要啰唆，这是我的银子，我怎么高兴怎么使。"

周洋正自哭得死去活来，此刻听得两人对答，直是遇上了活菩萨，他当场抱住卢云的腿，哭道："多谢大爷！多谢大爷！"

卢云将他扶起，温言道："大家患难相助，兄台何须言谢？你好生考吧，可别辜负父母的期望了。"

周洋爬起身来，大声叫道："如此多谢了！"说着冲向那考官，一把揪住，高声喝道："我的蜡烛与墨卷呢？快快给我拿来！"

那考官哼地一声，冷笑道：“死穷酸！你遇上贵人啦！”说着将纸墨蜡烛送上，吩咐道：“试卷首书你祖上三代姓名、另需写上你的籍贯年甲，文字中还得回避御名庙号，记得了么？”

周洋奔了进去，头也不回地道：“我考了七次啦！这些规矩比你还熟！”

那考官见周洋进去，便转头向卢云一笑，道：“好心的活菩萨，这回换你进去啦！”说着送来一应物事，神态颇为客气。

卢云伸手接过，心下却是平静淡然。他轻轻一叹，回首看着一片晴空，想道：“这次若不还能中，便回家乡教书吧！”

阳光洒在他英挺的面上，却见他脸上丝毫不见紧张期待之情，平淡神色中，好似他早已看破红尘，超脱了世间的悲欢。

却说薛奴儿给江充等人押了起来，这几日都给监在牢里，秦仲海自向柳昂天等人禀报，柳昂天摇头叹道：“我看东厂这跤摔得不轻，不必等到刑部的案子发作，刘敬便要给降级了。”

杨肃观本想重提旧事，再谈与江充合作一案，但见众人闷闷不乐，多在咒骂江充，他自也无法多言什么。

柳昂天知道这几日情势严峻，便又嘱咐秦仲海，道：“这几日宫里必然风声鹤唳，你可千万小心，别给人家抓到什么把柄，到时只怕要吃大亏。”

秦仲海唱了声诺，自回宫里去了。

自从薛奴儿给人监禁起来，宫里竟尔变得脏乱无比，宫女太监更是散漫不堪，秦仲海四下巡查，只见公然聚赌者有之，大开宴席者有之，简直败坏得不成话。想来薛奴儿虽然生性暴戾，却是打点宫里杂事的第一把交椅，秦仲海虽与他不睦，但这几日少了人斗口，却也有些无聊。

这日正在御花园巡查，忽见远处有人抬着担架过来，当前一名太监身形高大，几达九尺，正是大宝，秦仲海见他们一行人面色黯淡，望之颇为悲伤，他走上前去，低声问道：“你们干什么？这般愁眉苦脸的？”

大宝往担架看了一眼，却是眩然欲泣的神色，秦仲海转头看向担架，只见上头盖了一块白布，下头血迹斑驳，显然隐得有人。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问道：“担架里的是谁？”

大宝叹道：“别说了，我们要过去啦！”

秦仲海见了他的哀伤神情，稍微推算，已知担架里躺的必是薛奴儿无疑，看这个模样，想来薛奴儿熬不住狱中的苦楚，已然死在里头了。

秦仲海心下恻然，叹道：“你干爹可是……可是已……”

大宝哭道：“别问了，我们要走啦！”

秦仲海叹了口气，想到当年与薛奴儿一同护驾和亲的情份，便道：“你让我瞻仰一下他的仪容。”说着伸手抓住白布，便要掀起。

大宝急忙拦住，尖声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秦仲海遥了摇头，叹道：“你别见我平日常与你干爹斗气，其实私底下算得上有些交情，你让我看他最后一眼吧！”

大宝最是讨厌此人，登时喝道：“你这人不安好心，给我走开点！”

秦仲海也动了气，骂道：“老子不过是想看看你干爹，你怎地不识好人心？没半点家教！”说着伸手推了大宝一把。

大宝心下狂怒，猛地挥拳冲来，秦仲海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小子欠打。今日替你干爹教你些道理。”耳光轰出，一脚踢去，大宝脸颊肿起，身子冲天高飞，远远坠入花圃之中。

秦仲海望着血淋淋的担架，叹道：“薛副总管，你嚣张一世，却也有今日。”

他掀开白布，霎时只见白布下露出了一个光溜溜、血淋淋的屁股。秦仲海吃了一惊，大声惊道：“这是一个屁股！”

一名抬担太监看了他一眼，叹道：“将军说得没错，这正是屁股。”

秦仲海见那屁股满是杖疮，不禁叹道：“这屁股到底是谁的，怎么全是血？”

那太监眼中含泪，感慨道：“天若有情天亦老，这屁股坐过宝座，用过庙堂便器，如今却血淋淋的躺在这儿，唉……人生沧海桑田，便从一个屁股也看得出来。”

秦仲海听他胡言乱语，登时大怒，伸手往他头上一敲，喝道：“你在废话什么？我在问你话哪！”那太监啊地一声惨叫，登时低下头去，不敢再说了。

只听其余几名太监哭道：“薛副总管好可怜哪！整整给人打了一百杖，这才成了这幅模样。”

秦仲海叹道：“薛奴儿刑杖而死，实在太惨了！”说着便要掩上白布。

便在此时，猛听扑噜一声，跟着臭气薰天，那屁股竟尔放了一个屁出来。秦仲海大惊道：“死人放屁！”

只听薛奴儿的声音恶狠狠地道：“姓秦的王八蛋，你可别幸灾乐祸。等咱家伤好了，定要砍下你一条手泄愤！”他脸面向下，声音模糊，听来甚是含浑不清。

秦仲海见他未死，心下甚是高兴，但嘴上仍不留情，只听他嘻嘻一笑，双手合十道：“薛副总管，你死就死了，可别出来作祟啦！”

薛奴儿怒道：“你给我滚！”

秦仲海看着薛奴儿的屁股，笑道：“想不到薛副总管平日这么威严，屁股上也有这许多黑痣……明日可要找个算命先生参详一番，也好写个屁经什么的……”说着转身离去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左边屁股有三颗大黑痣，右边屁股长了黑毛……”

说着说，猛见薛奴儿从担架上飞身出来，喝道：“你好大胆！竟敢偷看咱家的屁股！你…你该死！”但他身上实在伤重，登时摔在地下，一时哼哼唉唉，疼痛不已。

秦仲海将他抱起，放回担架上，拍了拍他的脸颊，笑道：“好啦好啦，看你怕得，副总管好好养伤吧！你屁股上有黑痣的秘密，我绝不会与人提起的。”

薛奴儿怒道：“你给我过来，咱家生剁了你！”秦仲海却不理会，只哈哈大笑，扬长离去。

事后秦仲海差人打听，才知刘敬动用了好几重关系，靠着太后与一众妃子的说情，这才饶过了薛奴儿一命，江充虽然极言指证，说这薛奴儿有意犯上，罪不可恕，但一来江充拿不出真凭实据，二来当时情况确实险恶异常，若硬要说薛奴儿的天外金轮危及圣驾，那江充当

日开枪射虎，秦仲海弯弓射箭，也都可以派上罪名，反正现下皇帝毫发无伤，宫内众缤妃又为他讨饶，也就把事情揭了过去。

只是薛奴儿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当下按着江充的意思，薛奴儿屁股上还是重重挨了一百杖，要不是他内功深湛，这番刑杖早已要了他的性命。眼看事情告一段落，但秦仲海念及那日薛奴儿使出“天外金轮”的模样，心下还是猜忌难解，以薛奴儿的功力，绝不可能出到这等莽撞的招式，不知他到底存的是什么用心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这日正值午夜，秦仲海率领手下，正在干清门一带与金吾卫的人马聚赌，这夜手气背得厉害，一下子便输了百两银子，秦仲海只觉倒楣至极，便溜到门后解手，也好将霉气消除一些。

正舒坦间，忽见一名妃子婀婀挪挪地朝前行来，秦仲海心下一惊，急忙穿好裤子，躲到草丛之中。

这干清门之北便是后宫，干清宫、交泰殿、坤宁宫，合称“后三宫”，除皇帝亲旨召入以外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其中坤宁宫是皇后的正宫，干清宫则是皇帝的寝宫，受召嫔妃也在此被幸。为防秽乱内廷，大内侍卫的巡查地点便以此门为界，门南防务由御前侍卫主持，门北则由后廷内侍为之，为免后宫不靖，江充、刘敬便各自荐举一半内侍人选，相互监视看管。秦仲海虽然胆大包天，但也知自己在此便溺，若给无知妃子撞见，不免惹出杀身之祸，当即迅速躲好身形。

秦仲海见那妃子走出干清门，手上还提着竹篮，身旁却没太监宫女跟随，秦仲海心下微微一奇，就着月光看去，只见那女人眉目清丽，约莫四十好几，赫然便是那日被他撞见偷汉的那名妃子。秦仲海嘿嘿冷笑，寻思道：“好个荡妇，看她这模样，八成又要去给谁送汤送饭，且待老子去追究一番。”

他躲在那妃子身后，弯弯曲曲地跟着，果见她又是往仁智殿的方向去了。秦仲海见她脚步渐快，心下暗笑：“这女子恋奸情热，好生心急啊！”

过不多时，那妃子鬼鬼祟祟地躲在殿前，左右张望一阵后，便地往殿里奔进。

秦仲海待那妃子进殿之后，自也飞身进去，他放轻脚步，沿着梁上行走，把那妃子的一举一动全数看在眼里。二人一上一下，行入殿

中，赫见一名太监已等在里头。秦仲海心下大惊，连忙停步下来，就怕脚步声过响，不免给人察觉。

他低头去看那太监面貌，却是不识，料来也是东厂的人。

那妃子不见了薛奴儿，便皱眉道："薛副总管呢？"

那太监躬身道："启禀琼贵妃，薛副总管伤势未愈，今日由我代班守卫。"

秦仲海听得"琼贵妃"三字，忍不住吸了一口冷气，想到了琼武川。心道："原来这女子就是琼贵妃！好啊！原来是皇帝的嫂子偷人。"

这琼贵妃便是国丈琼武川的女儿，这女人出身名门，当是大家闺秀，谁知竟会干出这等脏事。

秦仲海心道："这女子定是仗着她老子的势头，到时若给捉到了，还有那铁卷丹书可以换命，真是他妈的色胆包天。"想起自己头一次用色胆包天形容女子，心里也觉得荒唐。

琼贵妃嗯了一声，便又打开密道，走了进去，那太监往里头张望一阵，似乎甚为好奇，琼贵妃见他模样好奇，登时怒道："你獐头鼠目，探头探脑的，想做什么？"

那太监一惊，跪下道："娘娘息怒，奴才只是……只是有点好奇……"

琼贵妃哼了一声，道："里头是我放私房钱的所在，没旁的物事，你可别胡思乱想。"

那太监连声道："是，是，奴才明白。"跟着叩首连连，琼贵妃不再理他，自行进去。

那太监见她走进密道，登将耳朵贴在墙上，似要查知里头还有什么人。

秦仲海蹲在梁上，心道："难怪那日江充一提到琼贵妃，皇上立刻把薛奴儿关了起来，想来琼贵妃偷人一事多少还是传出了风声。"转念又想道："这皇上也真是不够意思，一看不是自己带绿帽，便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饶过薛奴儿一命，这先皇武英帝地下有知，定要气得暴跳如雷。"

秦仲海守在梁上，过不多时，那暗门再次开启，琼贵妃已然走出。想来薛奴儿未到，她也不敢太过肆无忌惮。

那太监见了贵妃出来，连忙上去搀扶，琼贵妃把身子一缩，挥了挥手，叫道："这里没你的事了，快回去向薛副总管禀报吧！"

那太监慌不迭地道："是，奴才这就去。"说着躬身离开。

秦仲海见那太监神思不属，似乎被眼前的奇事吓坏了，心下暗暗冷笑："薛奴儿真是个废物，要找人代班看守，居然还找这么个不中用的货色，真不知他养这许多手下做啥？"

他见两人走远，便跃下梁来，眼看琼贵妃朝后宫走了，秦仲海便转而跟随那太监，想把这人的来历查明白。

只见那太监左一转，右一转，直往宫墙而去，秦仲海远远跟在后头，他见那太监脚下沉稳，看来也是个练家子，若非如此，薛奴儿也不会请他来看守了。

行了一会儿，那太监来到宫墙之旁，只见他停下脚来，跟着簇唇做哨，霎时外头也传来一声低低的哨响，竟是有人守在墙外接应。秦仲海心下一惊："这人不对劲！"

那太监见有人守在外头，当下咬破手指，在手帕上写了几个字，跟着包在石子上，扔出墙去。秦仲海再无疑问，已知此人是奸细，看来琼贵妃在仁智殿的把戏要泄漏了。

想起刘敬平日对下属管束严厉，哪知薛奴儿行事疏失，手下还是出了奸细，怕还是江充驯养的，秦仲海心下暗暗叹息，不知是否该将此事告知刘敬。

正推想间，那太监已转身回宫，看他行走的方向，当是朝薛奴儿的住处而去。秦仲海待他走远，这才远远跟随，宫中房舍甚多，到处都是花圃树木，一路跟去，不难隐藏行踪，那太监自是毫无所悉。

那太监行上廊檐，看来满腹心事，正自低头疾走，忽然一名小太监奔了过来，向那太监叫道："干爹！你不是说要回家吃饭么？我到处找你呢！"

秦仲海偷眼看去，这小太监不是别人，正是带他入宫的那名孩子。那太监先是一愣，跟着微微一笑，温言道："爹爹有点事，一会儿

才回家，小六先回去吧。”他摸着小太监的头顶，脸上露出慈爱的神情。

秦仲海心道：“薛奴儿有个大宝当儿子，这太监也养了一个，其实这些太监孤身一人在京，心里定是寂寞。”

正想间，那小六笑道：“好！我先替爹爹煮好茶，你可快些回来喝。”

那太监见义子依恋自己，登时哈哈一笑，他低下头去，让小六在脸上香了一下，这才缓缓走开。

秦仲海陡见父子亲情，蓦地想起了自己的师父，忍不住轻叹一声，但随即想到柳昂天、卢云、韦子壮、伍定远这干老友，嘴角一动，脸上乍现笑容，心里的寂寥登时消失无踪。

过不多时，那太监已然行到薛奴儿房前，敲门道：“副总管，我是小忠子。”

话声甫毕，房里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，道：“原来是胡忠啊！怎地那么慢？快给我进来了！”那太监答应一声，便即进房。

秦仲海心道：“原来这太监便是东六宫里的胡忠，嘿嘿，江充的魔爪伸得可快，连这人也给贿赂了，看天下还有谁是不能收买的。”他知道薛奴儿武功了得，一时不敢逼得太近，便躲在房外花圃里，专心听两人说话。

只听薛奴儿的声音道：“怎么样？仁智殿里一切安好？可有遇上什么不寻常的事么？”

胡忠咳了一声，回话道：“托公公的福，今日一切顺遂。”

秦仲海听那胡忠声音平稳，不露半点心事，心下也是暗赞：“这姓胡的家伙当真了得，前脚才干了见不得人的事，后脚便像个没事人似的，当真是作贼的料。”

两人对答已毕，静默了一会，胡忠便道：“副总管要是没别的事，小的这就告退了。”看来他心里有鬼，不敢多留，定是想早些开溜。秦仲海伏在草丛，只见窗格上照出胡忠的影子，正自反身开门，便要离开。

忽听薛奴儿冷冷地道：“你别急着走。方才你离开仁智殿，可曾遇上小六？”

胡忠听了问话，窗格的黑影忽然一阵轻颤，想来心中颇为诧异，不知薛奴儿何出此问。

秦仲海素来精明，心下也是一凛："这薛奴儿在出言试探。"看来胡忠只要一个应对不慎，便是性命之忧。

烛火下只见胡忠的影子转了过去，他咳了一声，道："回公公的话，我没遇见。"

薛奴儿哦了一声，道："是这样么？好啦，你这就回去吧。"

胡忠听了这话，似乎松了口气，便急急转身开门，看他的影子轻轻颤抖，想来心里极是害怕。

忽然之间，秦仲海见薛奴儿的影子一动，跟着现出一只圆形黑影，秦仲海心下一惊，知道这是薛奴儿的独门兵器"天外金轮"，暗道："好一个薛奴儿！这么快就要杀人了！"

秦仲海与薛奴儿熟识，知道他的"天外金轮"威力奇大，连汗国国师罗摩什也接不了一招，若要暗算胡忠，定是轻而易举。忽然之间，秦仲海心中一动，想到了小六："可怜的孩子，他再也见不到他干爹了。"他虽与胡忠毫无交情，还是为之恻然。

这念头方一闪过，猛听啪地一声，胡忠竟已撞破窗格，急急逃了出来，秦仲海双眉一轩，心下暗赞："好你个胡忠，这般机灵！"

薛奴儿方才取出金轮，胡忠不动声色，其实早已察觉，只是不叫破而已，果然给他找到了机会，便趁势逃了出来。

眼看胡忠急急忙忙地向前逃去，霎时金光一闪，那"天外金轮"从窗口飞出，一声轻响传过，那金轮刮过胡忠的后背，却没击中要害。秦仲海心道："薛奴儿身负重伤，这才功力不纯，否则那胡忠便有十条命，怕也不够人家一砍。"

胡忠全身浴血，半滚半爬间，仍是咬牙飞奔。秦仲海见他便要逃离现场，忽然之间，十来个人影穿梭而过，掌风扑出，竟有人对胡忠猛力下手。秦仲海大吃一惊，才知附近尚有高手埋伏，他偷眼看去，只见胡忠一招内便已不敌，霎时身躯飞上半天，陡地落在自己伏身处不远。秦仲海知道东厂菁英便在左近，更是屏气凝神，不敢稍动。

正担忧间，一人缓缓走上，蹲在胡忠身边，微笑道："小忠子，怎地走得这么快？可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？"这人面无胡须，年过七十，

神色自若，正是刘敬。

秦仲海见了大人物到来，心下一凛："连这老东西也出动了，胡忠此番定然要糟。"

胡忠口吐鲜血，喘道："总管，我……我忠心耿耿，你为何要害我……"

刘敬听他兀自嘴硬，登时哈哈一笑，从怀中取出一条手帕，在胡忠面前一招，笑道："小忠子，这是你的东西么？"

这手帕正是方才胡忠丢出墙去的，胡忠见东窗事发，忍不住惨笑一声，料知一切举措都在刘敬掌握之中，当下也不挣扎，索性缓缓闭上了眼，静静待死。

薛奴儿从房中走了出来，冷笑道："死东西！你以为刘总管不知道你的丑事么？你三年前跟姓江的杂碎勾结，咱们早就知道啦！若不是有意试探你，今夜怎会派你过去仁智殿？"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心里又惊又佩："这姓刘的果然厉害！宫里大小事都瞒不过他的眼去！"

薛奴儿取出金轮，冷冷地道："小忠子，你要自己了断，还是咱家动手，快快选吧！"

胡忠心下一酸，想到了义子小六，一时之间，竟是泪如雨下。

薛奴儿森然笑道："还敢哭！咱们东厂没你这等无用的东西！"金光一闪，便要将他了帐。

忽见刘敬举起手来，将薛奴儿拦住了，笑道："别这样杀他。"说着将胡忠扶了起来。

胡忠见刘敬满面堆笑，只低头朝自己凝视，他不知刘敬有什么厉害伎俩要来对付自己，心中更感害怕。

眼见刘敬缓缓举起手来，却是朝自己背上摸来，胡忠知道这名总管外貌慈祥，好似个寻常老头，其实手段凶狠，比薛奴儿可怕百倍，他心下战栗，只恨方才没死在薛奴儿手下，颤声道："总管，求求你，给我个爽快……"

刘敬哈哈一笑，落下手来，道："什么爽不爽快的，你想哪儿去了？"却见他伸手点了胡忠背后伤口的穴道，跟着撕破了自己的衣衫，竟在替他包扎伤处。

胡忠吓了一跳，颤声道："总……总管，你……你到底要怎么对付我……"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"大家认得这许多年，说什么对付不对付？那不太也见外了么？"

他哼着小曲儿，亲手将胡忠的伤处包扎妥当，笑道："人生在世么，要不贪财，要不好色。咱们宫里人，想要女人也要不了，你说吧，咱们东厂几个老的小的，值得多少钱啊？"

胡忠面色惨澹，垂下首去，低声道："江大人亲口允诺，等我还乡之时，便要送我千亩良田，另外给我老家兄弟一笔大钱。"

薛奴儿怒骂道："无耻小人！几亩田便买了咱们的命啦！狗杂碎！"说着尖叫一声，又要动手杀人。

刘敬伸手拦住，他凝视着胡忠，颔首笑道："小忠子啊，你替老家弟兄打算，我也不怪你，更不想杀你。只是念在宫里老小的性命上，事情多少有些难办。"

胡忠面如死灰，惨然道："我出卖大家，本没想过有啥好下场。公公便要将我处死，奴才也没半句怨言。"

刘敬摇了摇头，叹道："咱们东厂就这么几个人，还能再杀自己人么？胡忠啊，咱家现下给你条路走，你只要乖乖听话，日后一样找江充拿地拿钱，脑袋却还能留着吃饭，这个主意听来如何？"

胡忠吃了一惊，道："有……有这么好的事？总管你可别戏弄我……"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"我好端端的，怎会戏弄你？"他轻抚胡忠的脸颊，道："我等了几十年，总算等到一个反间。你想想，日后多少假消息，还要靠你传给那姓江的，小忠子啊小忠子，你的性命这般要紧，我怎舍得杀啊？"说着竟是哈哈大笑起来。

秦仲海听到这里，心中也是骇然，江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容易买通了东厂的要角，却又三两下给刘敬拿来作反间，看这两大奸臣如此狠辣，柳门一系要能在朝廷立足，非得加把劲儿不可。

胡忠又惊又喜，又愧又怕，眼看活命有望，正要道谢，却听刘敬笑道："胡忠啊，你那小六近来怎么啦？身子可好？夜里还会咳嗽么？"

胡忠听他提起义子，登时出了一身冷汗，干笑道：“蒙总管垂询，这孩子挺好。”

刘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是啊，这孩子真是乖啊，方才我才去看过，这孩子挺有孝心，早泡了热茶等你回去。小忠子啊！你可真好命哪！”

胡忠听了这番话，知道义子已在这位大内总管的掌握之下，只要自己一反叛，小六便要大祸临头，他心下难受，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，霎时哽咽出声。

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心下也是叹息，忽见薛奴儿四下打量院中，他暗暗心惊，别要给他发现了自己，以今日情势的险峻来看，倘给人识破身形，定要见血收场。他屏住了呼吸，动也不敢动上一下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一个稚嫩的声音叫道：“总管、副总管、怎么你们都在这儿？我干爹呢？”却是那小六来寻干爹了。他见胡忠蹲在地下，便急急奔上，叫道：“干爹！”

胡忠见他乍然到来，心下害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那小六扑了上去，猛见到胡忠背后包扎，吃惊之下，登时尖叫起来。刘敬走上前去，轻抚小六的头顶，笑道：“你干爹方才一个不小心，给铁钉刮伤了背，总算包扎治疗好啦！”

小六紧紧抱住胡忠，哭道：“干爹！你要有什么闪失，小六以后怎么办？”言语之间，满是真情，胡忠将他一把抱住，父子两人竟是哭成一团。

秦仲海见状，心中便道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趁着众人心神微分，当场脚底抹油，急急开溜回去。

秦仲海见情势太乱，不敢在宫里逗留，便急急回府，他路上不住思量，心道：“这帮贼子狗咬狗，搞得老子地盘一团乱。嘿嘿，琼贵妃哪里不好偷人，偏偏闹到老子头上，此事我绝不能善了。”眼看江充、刘敬各显神通，都在抓对方的把柄，秦仲海一来职责所在，二来也是好奇心使然，便有意把内情查个水落石出。

他回府歇息一阵，养精蓄锐，直至深夜时分，这才回到西角牌楼。他取出大批窃盗用的器械，跟着找来十名干练属下，吩咐道：“你们等会儿跟我来，咱们有大事要干。”当下率领众人，便往仁智殿而去。

众属下见他神情凝重，路上便问："老大带了这许多家伙，究竟是要做什么？"

秦仲海知道案情严重，绝不能外传，便冷笑道："快别多问了。要知你们的脑袋是拿来吃饭的，不是拿来砍的。"众人听他这般说了，都是骇异莫名，个个噤若寒蝉。

行到仁智殿，秦仲海吩咐众人，只要有人行近附近百尺，立时拍手为讯，他也好有个警觉，众人都是虎林军的弟兄，早已给他收服，此时虽见他行止怪诞，却还是不敢多言。

秦仲海行到殿中深处，跟着来到那幅书画旁边，心道："他奶奶的，老子今日非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不可。"他嘿嘿冷笑，将那幅书画揭了下来，跟着摸准了锁匙孔，取出大批器械，猛往那锁匙撬去。

弄了半天，只搞得全身大汗，那锁却分毫不动，看来这锁非比寻常，定是高手匠人所为。

秦仲海心道："下次可得把伍制使带进来，他是捕快出身，这种窃盗恶行，他定是在行。"

他喘了一阵，又狠狠地猛撬了几下，只是那锁实在牢固至极，仍是毫无办法。秦仲海心里越来越是火大，想道："不管了，细功夫办不到，老子便出重手。"

他静心下来，细听四周声响，只觉一片宁静，想来深夜之中，附近应当无人。他取出钢刀，运起"火贪一刀"第八重功力，猛地一招"三合火贪"，便要往壁上砍去。

忽听耳边响起一声叹息，道："秦将军，门是用来开的，不是用来砍的。"

秦仲海猛地跳了起来，这一惊实在非同小可，以他的武功来说，世间能不知不觉地来到他身边的，实在屈指可数，他情知身后要害已给人制住，自己如要转身，定会给人暗算，当下背着身子，沉声道："来者何人？"

那人却只叹息一声，并不打话，秦仲海外表虽然粗豪，其实心思甚是机敏，此时便想道："这家伙若要伤我，一上来便把我杀了，这人准是识得我。"心下微一沉吟，已然推算出这人的身分，当下冷笑道："刘公公有话便说，何必故弄玄虚？"

果听背后那人咦了一声，道："好小子，居然认得出我。"

秦仲海转过身去，果然眼前站着一名老者，正是刘敬。两人面对面地站着，都是一动不动。

秦仲海想起属下，便问："公公把我的弟兄怎么了？"他知道自己手下无一高手，决计挡不住刘敬一击，这才无人出声警告，心悬他们的安危，便出言来问。

刘敬面露微笑，道："公公只是让他们好好睡上一觉，全无恶意。要知一个人需得多吃多睡，性命才会久长啊！"

秦仲海放下心来，他明白刘敬在恫吓自己，便冷笑道："多吃多睡，性命才会久长？这是什么道理？"

刘敬道："睡得多，必然看得少；吃得多，自也说得少，这是宫中最浅显的道理，你懂了么？"

秦仲海冷冷一笑，道："不懂。"

刘敬道："少看少说，性命无忧；多吃多睡，享福至终。将军想要长命百岁，可多记着点。"

秦仲海心道："这老头在吓唬老子。"当下装着蛮不在乎的神气，道："我又没偷人偷汉，也没教唆搓合，怎会性命不久？这点倒要请教总管了。"

刘敬脸上闪过一阵狡猾的神气，摇头道："秦将军，偷人总比杀人好，你说是么？"

秦仲海见他衣带微微飘起，此时无风吹拂，当是刘敬暗暗运气所致。秦仲海也不来怕，当下手按刀柄，冷笑道："抓奸如抓贼，事情掉在我秦仲海的头上，我也不来怕事。"他内劲到处，一股刚劲透入刀身，刀身与刀鞘的接缝登时散出隐隐红光。

刘敬见双方言语益僵，便要大打出手，他微微一笑，忽道："秦将军，柳侯爷近来可好？"说话之间，衣带已然缓缓下垂，一如平常。

秦仲海听他忽然提起柳昂天，心下一凛，想起刘敬传信过来，似有意与柳昂天合作，他不愿太过失礼，便放开刀柄，回话道："侯爷很好，多谢总管关心。"

刘敬眯起了眼，笑道："江大人近日好像也挺好，不是么？"

秦仲海嘿嘿干笑，道：“江大人不坏，侯爷也好，加上你刘总管也是身子骨壮，算来是天下太平了。”

刘敬指着密室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若要天下大乱，那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只管敲破这只大门。秦将军如此蛮干，江大人准会赏你一个大红包，那可大大发财了。”

秦仲海何等机灵，一听此言，心下已是了然：“听他说话意思，那是要我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我可要答应他？”

此时江刘两派斗得不可开交，自己若贸然揭发琼贵妃偷人一事，不免便宜了江充，他沉吟片刻，念及其中厉害，已有让步之意。当下咳了两声，便道：“俗话说得好，劝赌不劝色。虽说偷人比杀人好，但总也要看看偷得是谁，杀得是谁，还希望公公劝劝你的朋友，偷要偷得灵巧干净，别偷得稀哩哗啦满地脏，惹得扫地的心烦。”

刘敬听他如此说话，知道事情已然缓和，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该给你畚箕打理时，绝不会给你柄大刀耍，这你放心好了。”言下之意，自是说他会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绝不让秦仲海惹上纠纷。

秦仲海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道：“好吧，看在咱俩都是扫地的份上，我这就回去睡上一阵吧。”

刘敬哈哈大笑，拱手道：“难得秦将军明理，姓刘的欠你一个人情。”

经此之后，秦仲海虽想查出仁智殿里的机密，但念及刘柳两派仍须相互援助，只得把心中的好奇压抑下来，含含混混地放他们过关了。

喧闹的街道，又是中秋佳节的好时光，这日风流采士、名门闺秀，多会在京城的谪仙楼聚会，届时才子佳人在此猜谜解联，赋文吟诗，直是热闹至极。

恰也是中秋这日，顾家的夫人要过五十大寿，顾府上下自也为此张灯结彩，忙里忙外，光是寄出的名帖，就达千张之数。

眼看再过半月，便要到了八月十五，顾倩兮这几日都在准备贺礼，她向来灵巧聪颖，自不愿送的物事落于俗套，顾夫人见她四处寻访宝贝，只是笑道：“孩子啊！娘什么都不缺，就只缺一个好女婿，你只要赶紧出嫁，生个白胖儿子，娘就什么也不愁了。”

听得顾夫人这般说话，顾倩兮只淡淡一笑，却没人猜得透她的心事。

这日顾倩兮带同小红，主仆两人一同出门采买寿礼，她念及娘亲育养自己的辛苦，此时早把私房积蓄全都拿了出来，只希望给顾夫人一个惊喜。

眼见顾倩兮谈谈笑笑，一展难得的欢颜，小红心下暗暗为她高兴。这两年顾倩兮住在京城，面上虽然强颜欢笑，但夜间却常泪湿孤枕，独个儿伤心难受，小红看在眼里，自也是心疼无比，想起把她害得这般惨的那个逃犯坏蛋，心里直是痛恨至极。

也是老天可怜，好容易半年前来了个杨郎中前来追求，也多亏这人文武全才，平日又风趣健谈，这才让顾倩兮慢慢恢复生气。心念于此，小红暗暗祝祷，只求上苍保佑，让小姐能有个好归宿，别再给坏人欺侮。

两人行至热闹大街，只见四处都是来往熙攘的路人，端的是繁华至极、喧腾热闹，小红见到一旁有处玉铺，心下一喜，指着上头的金招牌，道："小姐啊！这儿便是京城最大的'知古斋'，不如咱们在这儿挑些东西吧，也许能找着什么希罕玩意儿呢？"

顾倩兮知道娘亲爱玉如命，当即喜道："好啊，都说京城是天子脚下，说不定能给咱们找到什么了不起的宝贝！"当下轻移玉足，便往铺里逛去。

顾倩兮走入铺中，四下探看，她自幼出身豪门，珍奇古玩是见多了，左右看了一阵，却只见到些寻常物事，实在没有稀奇珍罕。她摇了摇头，心道："看来京城虽大，却还比不上咱们扬州的风情。"

她叹了口气，正想叫唤小红离开，忽听一人道："老板哪！这是家传之宝，我先祖乃是宋代的大官，才有这等好东西留下来，若不是我家里极需用钱，我也舍不得卖，可你…你却只出这些银两，这……这怎么使得啊？"

顾倩兮心下一奇，便回头去看，见是一名中年男子来此卖玉，她见那人手上抱只玉鹿，看来色泽不凡，颇见宝异，当是北宋时期的大内珍藏。她心下暗喜，寻思道："娘最是喜欢玉器，要是见了这只玉鹿，准是开心极了。想不到今日运气这般好，居然教我见到了这只'白

玉黄褐沁’。”转念又想道：“可我今日只带了三百两银票出来，不知够不够价钱？”

正想间，却听那老板道：“这位老兄啊！咱们生意讲究的是童叟无欺，从不欺瞒方家，你这玉鹿我只能出三十两银子，这位爷台要是不愿卖，那便请回吧！”说着眯起了眼，一幅爱理不理的神气。

顾倩兮心下暗暗生气，想道：“这老板只出三十两银子，看来准是在欺负人，要不就是不识这玉鹿的宝贵。”

也是这时节仿古玉器实在太多，没人敢买来路不明的东西，那男子大概极需用钱，再不便是走投无路，只听他长长一声叹息，道：“好！算我倒楣，遇上了你这种奸商，唉！一切全都是命！”说着伸手出去，道：“三十两就三十两，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快把现银拿来吧！”

顾倩兮眉头一皱，心道：“这男子也真傻，这只玉鹿少说值得上五百两银子，这老板只出三十两，他怎么舍得卖？”

哪知那老板真是十足十的奸商，眼见这卖玉男子确实欠钱使唤，一时贪念大起，又想多污利头，当下冷冷地道：“什么奸商不奸商？你说的那几句话太也难听，已然伤了我的商誉，现下你若是要卖，我只能出二十两银子。”

那男子大怒，满脸胀得通红，喝道：“你……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”

那老板傲然道：“你还敢再说？你再说一句，我就多扣你一两银子。”

那男子又急又气，一时不知要不要翻脸走人。那老板好整以暇，冷笑道：“要卖便快，我没工夫与你啰唆。”

那人低头长叹，摇头道：“好吧！二十两便二十两，你给钱吧。”

那老板见计谋得逞，登时微微一笑，便要取出现银。

顾倩兮不忍那人吃亏，便要向前阻拦，忽听店门口传来一个声音，笑道：“这位爷台，你这玉鹿颇为奇异，可否借我一观？”

那卖玉男子一奇，转过头去，只见一名书生笑吟吟地站在面前，顾倩兮心下也是一喜，想道：“有人出来打抱不平了。”

她撇过头去，只见那书生背对着自己，看不到长相，但听他吐属文雅，官话道地，想来也是个饱读诗书之人，顾倩兮心下暗暗一笑，却要看他怎么修理那老板。

那卖玉男子奇道："这里是知古斋，多的良美玉器，公子若要看玉，何不去店里挑？"

那书生笑道："我偏只爱阁下的玉鹿，不知可否借我一看？"

那卖玉男子点了点头，正要将玉鹿递过，那老板却已怒喝起来，只听他大声叫道："你给我听好了！只要你将这玉鹿交给第二人看，老板我便不买了！"

顾倩兮眉头一皱，心道："这老板好生奸诈，自己只出二十两讹诈，却不许旁人来看，真是坏透了。"

那男子面色为难，他看那老板已然取出现银，不愿旁生枝节，当下叹道："好吧！算你狠！"说着对那书生一弯腰，歉然道："实在对不住这位兄台，只是我这鹿已卖给旁人了，兄台若要看，改天自来此处找吧！"

此时店内客人见此处有热闹可看，已有不少人过来围观。

那书生哈哈一笑，道："阁下何必怕这老板？他若不是做贼心虚，指鹿为马，硬要讹诈于你，又怎会怕我来看？你别来管他，让在下替你看上一看，保管有好无坏。"

众人听那书生言之成理，都对那卖玉男子叫道："是啊！这老板定是讹你的，可别给他骗了。"

顾倩兮掩嘴轻笑，知道这书生已然占得上风，料来那老板已是不得不让步。

果然那老板听了众人的说话，那可是砸招牌的难堪事，他满头冷汗，登时从柜台走了出来，指着那书生骂道："你这小子好生嘴利，莫要在此含血喷人！这玉鹿是什么来历，值得多少两银子，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又懂什么了！"他哼了两声，斜目道："照我看哪，你这小子准是人家找来的帮手，想来这里哄抬卖价！"

此言一出，旁观众人也觉有理，此刻世道不靖，市面上颇多骗子，这些人一搭一唱，有时竟能把废铁哄成黄金，众人多曾听闻此类

传言，一时纷纷点头。顾倩兮见那老板出言挑拨，心下不禁暗暗为那书生担忧。

那书生哈哈一笑，道："老板啊！我不懂这玉鹿的希罕处，难道你懂了？"

那老板也是哈哈大笑，道："我出道四五十年有了，算得是北京第一把鉴玉名家，天下间岂有我不懂的玉器？"

那书生哦地一声，微笑道："听你夸口的，你真要这么了得，又怎会把这宝贝看走了眼。"

那老板呸了一声，道："这种西贝货也能称作宝贝？你这小鬼别再胡说八道啦！小心我轰你出去！"

那书生一笑，道："看你尖酸成这个模样，准是不知这鹿的好处，等会儿我若说了出来，只怕你要两手捧着几百两银子，跪着求人卖你哪！"

顾倩兮暗自点头，想来这老板也不识这只玉鹿的来历，否则以他贪财的性子，若是知道这玉鹿价值非凡，又岂会这般刁难于人，把这天外飞来的好处往外推？

那老板世代在此开设玉楼，乃是京城有数的行家，眼下被那书生一顿数说，这个脸如何丢得起？他不怒反笑，道："好一个猖狂的小子，在我这'知古斋'中，有胆说这话的怕没几个哪！你不给老板我说个明白，今日绝不放你出去！"说着伸手一挥，两旁冲出几名伙计，盯着那书生冷笑。

小红低声惊呼，她急急走来，悄声道："这老板要打人了，咱们要去报官么？"

顾倩兮微笑摇头："别怕，有我在这儿，不怕这人使坏。"言语之中，满是官家小姐的见识气派。

主仆两人正说间，那书生却笑了笑，竟对众伙计的威胁毫不在乎，他自行将玉鹿提起，用牙齿轻轻一咬，那卖玉男子惊道："咬不得！"

那书生笑道："不打紧。"他细细看过玉鹿，颔首道："不简单，果真是宋代珍品。"

那卖玉男子又惊又喜，问道："兄台识得这鹿？"

那书生微一点头，道："这玉鹿乃是宋代雕琢而成的，再兼玉质温润，至少值得几百两银子。"

顾倩兮见他看玉的门道甚是对头，已知此人乃是方家，便放下心来，看来那老板虽然强凶霸道，却为难不了他。

那老板哈哈大笑，道："胡说八道！什么几百两银子，简直是信口开河！"

那书生却不生气，只笑道："尊驾既然不信，那照你的眼光来说，这玉鹿是哪朝哪代的物事？"

那老板嘿嘿一笑，伸手抢过那玉鹿，道："这鹿虽然巧夺天工，却瞒不过我的眼去，你看它上头的沁色，当是苏州工匠所为，乃是十余年前的仿古之作。"

顾倩兮未曾细细看过那玉鹿，自不知两人谁对谁错，便自提起脚跟，远远眺望。

那书生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玉器出自苏州？老板凭什么这般说？"

那老板冷笑道："你能说这是宋代古物，我却不能说是当今苏州匠人所作？你若觉得我所言有错，何不明白举了出来？"

旁观众人听得此言，登时大声附和，都要那书生说出道理。

小红见场面越来越乱，怕生出事来，便拉住顾倩兮，道："小姐快走吧，这里没什么好看的。"

顾倩兮摇头道："不忙，再看一会儿。"她也想知道那书生的理由，当即专心倾听。

却听那书生道："阁下要听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老板卖玉多年，当知方今仕女名流多喜玉壶玉瓶，这玉器若是近年苏州匠人所作，何不雕成时兴模样，也好方便贩售？却又何必雕成一只玉鹿，让人来白白讹成二十两？"

众人听他讥嘲，都是哈哈大笑，那老板呸了一声，喝道："谁知雕刻师父想什么？你问我，我却要问谁啊？"

那书生笑道："原来老板也有不知道的东西啊！"

众人更是大笑不止，都在取笑那老板。

那老板听两旁众人讪笑不已，当即怒道：“小子莫要猖狂！咱们莫说这些死无对证的废话，咱们现下就来映证映证，看看这玉鹿究竟是什么质料所就？你敢不敢？”

这老板对玉质颇有见地，一向自信，此刻便出言相激，就算那书生有什么怪招，反正旁观并无方家，料来自己信口雌黄，届时定能扳回一城。

那书生笑道：“如此也好，大家切磋切磋。”

那老板有意争回颜面，当即命人取出纸笔，要两人各自写下玉质来历，跟着同时对照。

顾倩兮心下暗笑，寻思道：“听这位公子言语，当是个大行家，那老板又要丢丑了。”

两人各自写就，过不多时，那老板掀开手上白纸，只见上头写着：“寒白玉。”

那书生笑道：“只有这样么？”

那老板气往上冲，怒道：“你冷笑什么？快快把文字揭了！”

那书生哈哈一笑，掀开白纸一角，上头却只写着“白玉”二字。

那老板傲然道：“你神气什么？你纸上只有白玉两字，却还比我少一字，是你输了。”

旁观众人无知无识，一见那书生写的文字短了一字，便纷纷附和，大声道：“两字对三字，你输啦！”却把文字短长当作了胜负，直是荒唐之至。

那卖玉男子也是摇了摇头，本以为遇上行家，没想到这书生只是附庸风雅，全没真本领。众人中只有顾倩兮满脸笑容，似知那书生学问渊博，必能让人大吃一惊。

那老板正要出言嘲笑，只听那书生一声长笑，道：“看清楚，还没完呢！”说着将白纸完全掀开，露出整篇文字，一名好事之徒走了过来，照念道：“白玉黄褐沁，寒玉种，当产水间，俗称子儿玉。”

顾倩兮心下暗自一凛，这玉鹿果真是“白玉黄褐沁”所就，自己若能以三百两银子买得，那可是捡了个天大的便宜。

那老板惊道：“你怎么知道这许多？”

那书生道："我适才咬过一口，这玉鹿质地坚硬，自属寒玉无疑，我虽不曾亲见玉璞，但以此玉的色泽观之，璞衣当属黄褐之色，乃是水产玉的极品。"

众人闻言惊叹，尽皆争睹玉鹿风采。

那书生道："宋代古玉多为平淡含蓄之作，雕工多承袭唐代，诸位请看。"说着将玉鹿托起，指着鹿角处道："此处鹿角雕为斜面，使其更加栩栩如生，这种刀法称为'偏刀'，全然不同于当今盛行的'花下压花'。其间上下差异，可说判若云泥。只有不识货的人，才会将其误认。"

众人听他说得头头是道，忍不住赞叹出声。

那书生向旁观众人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只玉鹿刀功非凡，色泽晶莹，又是前代古物，这位老板却要以二十两买去，诸位说他公道么？"

众人哗然道："不公道！"更有人叫道："这人是奸商！"一时群情激愤。

那老板又气又怒，喝道："你这样乱说一气，又有谁知道真假了！"他回头向伙计道："把他给我轰出去了！"众伙计答应一声，便要向前动手。

顾倩兮见那老板太过蛮横，当即走上前去，娇声叫道："你说不出道理，便要动手打人，天下焉有是理？"

那老板急忙转头去看，见是个美貌少女在此撒泼，当即喝道："哪来的泼辣婆娘，一并给我赶出去了！"

小红急忙上前，大声道："你们敢！我家小姐是当今兵部尚书的千金，你们要敢动她一下，回头拆了你们知古斋！"

那老板听了此言，脸上忍不住变色，颤声道："原来是官家的小姐！"旁观众人听得大臣千金到来，忍不住也是议论纷纷。

那书生猛听"兵部尚书"四字，霎时如同五雷轰顶，全身更是颤抖不已。

顾倩兮向那卖玉男子一笑，道："这位爷台，这位老板存心讹诈，你不必理他了。现下我想买你的玉鹿，不知你能否出个价钱？"

众人知道这小姐也是个识货的，猛地又凑了上来。

那卖玉男子见官家小姐出面来买，登时大喜道："成！成！"说着往那老板怒目一瞪，神态甚是不忿。

顾倩兮笑道："请爷台出个价吧！"

那男子却皱起眉头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已知此物大非寻常，决计不只区区二十两，但眼前自己若把价钱出得太高，只怕成了有行无市的惨况，可若出得太低，又怕成了自贬身价的无知之徒，旁徨无措间，猛见那书生背对着众人，霎时如同见到救星，当即急急走到那书生身边，低声问道："这位兄台，我那玉鹿该出多少价钱？您可有个主意？"

顾倩兮见他二人正自商量，自也不便催促打扰，她细看那玉鹿，赞道："鹿者，禄也。若与蝙蝠同雕，那是福禄双全，若与马儿摆在一块儿，那称作禄马同居，最是祥瑞不过。"

众人听她见识不凡，心中都道："果然是尚书府里的小姐，眼光就是不一样。"

那书生先前耀武扬威，好不神气，此时却只背对着众人，低头颤抖，不知是在做啥。那卖玉男子眉头一皱，低声催促道："老兄啊！好人做到底，帮我出个价吧。"

那书生听了问话，却只把身子一缩，反而更不敢说话了。

顾倩兮见他二人兀自低语不休，想来是要出个天价，她走了过去，摇头笑道："你们快别商量了，我今儿个没带够银两，最多只能出三百两银子，不知您能否廉让？"说着取出三张百两银票，递给那卖玉男子。

一旁众人见了这等高价，都忍不住惊呼出声，那卖玉男子猛吸一口凉气，万万想不到这玉鹿值得这许多钱，当下不再多问那书生，猛地伸手抢过银票，笑道："好！好！便是三百两银子，咱们就这样说定啦！"他急忙将银票藏入怀中，就怕有人觊觎。

那老板以手支额，惨叫道："我的三百两啊！"先前他若不是心存贪念，非要多讹诈那十两银子利头，此刻这白花花的三百两银子便是他的囊中物了，一时又悔又气，跳脚不已。

顾倩兮向那卖玉男子福了一福，笑道："大叔倒也爽快得紧，咱们便就说定了？"

那男子拱手笑道："那当然！咱们银货两讫，小姐可将玉鹿带走啦！"

顾倩兮微微一笑，她见那书生兀自背对自己，想这人学识广博，侠义心肠，倒是不能不见上一面，便轻轻走到那书生身旁，道："这位公子见识不凡，小女子佩服得很。"

那书生见她过来，却急急转过了身，背对着她，并不言语。

顾倩兮心下一奇，想道："这人是怎么了，怎地如此奇怪？"登即走到那书生面前，抬头去看，霎时全身大震，颤声道："是…是你……"

眼前这人长身玉立，剑眉入鬓，正是卢云。

顾倩兮震惊之下，不由退开一步。

卢云轻叹一声，低声道："好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"

当年两人在扬州匆匆分手，事隔多年，终于再次说话。

顾倩兮凝视卢云，一颗心怦怦直跳，她本已觉得这书生说话声音好熟，却万万没料到这人竟是卢云，她轻声道："这几年你在哪里？那天在杨府，你为何走得这般急？"

卢云面色铁青，慢慢地低下头去，却是一句话也接不上口。

那卖玉男子正自开心，却见那小姐面色诧异，那公子又浑身颤抖，情状大是奇特，那卖玉男子惊道："你们相识么？"他见二人神情如此，只怕他们是一对雌雄骗徒，百忙中急急往那银票一瞧，就怕给人拐了，待见那银票盖的是户部的大印，端的是万无一失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他冲向小红，叫道："我已收了你家小姐的钱，你可以取物走人啦！"他怕还有什么闪失，当即匆匆奔出店去。

众客人见主角走了一个，都叫道："过瘾！过瘾！今日看了一场好戏！"也纷纷散去。

偌大的玉铺中，只剩寥寥数人，顾倩兮与卢云却是一动不动，仍在痴痴地望向对方。

小红却还没察觉异状，她见银货两讫，当下抱起玉鹿，走到小姐身边，道："小姐，咱们走吧！"猛见顾倩兮面带泪光，小红吃了一惊，急忙往卢云看去，见了他的面貌，忍不住惊叫道："是你！又是你这骗徒！"双手一颤，那玉鹿登时摔落。

卢云猛地醒觉，伸手一抄，急急将那玉鹿接起。他轻叹一声，把东西往小红手里一塞，跟着转身离去。

顾倩兮追了过去，颤声道："卢云！你为何不理睬我，你不识得我了吗？"

卢云停下脚来，低声叹道："识与不识，又有什么不同？"说着迳自离店。

顾倩兮尖叫一声："你别走！"登即追了出去，小红手上抱着玉鹿，叫道："小姐你别乱走啊！"却也赶了出来。

顾倩兮奔到街上，叫道："卢云！卢云！"却只见满街人潮，哪里还看得到卢云高高的身影？她奔得急了，猛地脚下一个踉跄，便往前头跌下，此时一人伸手出来，将她抱个满怀，顾倩兮急忙抬头去看，只见那人脸上带着一抹不忍的神情，正自痴痴地看着自己，却是卢云。

顾倩兮垂泪道："你为什么要跑？你既然不理睬我了，又为何要来相扶？"

卢云低声道："小姐，你别这样说。"他叹息一声，眼见顾倩兮娇美脸庞上满是泪痕，忍不住便想伸袖出去，替她拭去面上泪水。

却在此时，心中一个念头道："卢云啊卢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害她还害得不够惨么？好容易杨大人过来追求她，你若想要对她好，便该离她远远的，你又想害人害己了么？"他身子一震，又把袖子缩了回去。

正为难间，只见顾倩兮已然拭去泪珠，缓缓站了起来，她指着街旁的茶铺，道："卢公子，我们去喝杯茶，好不好？"

卢云听她声音微微发颤，知道她此时心中激荡，一时也不知该不该答应。

顾倩兮见卢云沉吟不决，登时捏住了卢云的衣袖，硬拉着他向前走去。卢云叹息一声，袍袖一拂，将她的手震脱了，轻轻地道："小姐啊，都几年了，大家也都生份了，你又何必如此呢？"

顾倩兮看了他一眼，摇头道："我不管你是不是逃犯匪人，我只想和你说上一阵子话，就像…就像以前那样，等会儿你若是要走，我自也不会拦你。"

卢云见她大大的眼睛里含着一泓泪水，柔美的神色中兀自带着一抹娇羞、一抹哀愁，似乎有着无数的话要对自己说。

卢云心烦意乱，只想转身就走，却怕顾倩兮伤心难过，但要留下，人家已有杨肃观这般文武双全的奇男子前来追求，自己实不该再与她有所牵连，他满心苦楚，登时现出极为难受的情容。

顾倩兮见他迟迟不肯应允，便求恳道："卢公子，就当是最后一次见面吧，自今而后，你若是不再睬我，我也不会怪你。"说话间语带哭音，已在哀求。

卢云听了这话，也是心如刀割，想道："看来这次真是最后一回相见了，也好……把话说清楚，这番相思总算也有个了局。"他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"既然这是最后一次相见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。"

卢云回头看去，只见小红抱着玉鹿，远远地看着他二人，脸上神情也是极为复杂，好似又感伤，又担忧。卢云回思往事，不知该说什么，只觉心中无限苦闷。

京华秋色中，漫天枯叶纷纷洒落，两人一前一后，缓缓向茶铺走去，深秋的阳光从街角落下，暖暖地映在两人的身上，卢云看着自己的影子照在顾倩兮纤细的背上，好像自己正在紧紧拥抱着她，想起几年来的相思之苦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
忽见顾倩兮回过头来，卢云急忙举袖遮面，将泪水拭去。只听顾倩兮轻轻地道："卢公子，那日在杨府，为何你一见我就走？"

卢云忍住泪水，摇头道："那日我身子有些不大舒坦，只好先行离去，还请莫怪。"

顾倩兮看了他一眼，低声道："你骗我。"

卢云心道："没错，我是骗你，可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与别的男子好吗？我……我也是血肉做的啊……"他看着秋日的浮云，泪水又已盈眶。

两人行到茶铺，要了张桌子，便自坐了下来。

茶博士走了上来，招呼二人，顾倩兮轻声吩咐："店家，给送上一壶龙井。"茶博士答应一声，迳自去了。

眼见顾倩兮就坐在身前，卢云极力克制，心中不断地告诫自己："不行！你该走了，她已经跟你没半点干系……为了她好，你万万

不该再与她坐在一块儿。”虽说该当离去，两腿却像是极力反抗心意一般，就是一动不动，心中一个念头道：“她不再是我的，那…那没有关系，只要再让我坐一会儿，和她说上一段话，我今生也没有遗憾了……”转念又想道：“卢云啊卢云，明明你俩就不可能再有将来了，你为何还这等放不开？你读了这许多圣贤书，却为何这等无耻……”

心烦意乱间，忽然一只纤纤素手伸到眼前，修长的玉指上捧了只茶碗，却是顾倩兮为他奉上茶来。只听她柔声道：“天有些凉了，快趁热喝吧！”

卢云见顾倩兮待己亲厚，一如往昔，心下登时一动，想道：“她…她不曾忘了我啊！”霎时之间，无数往事飞入心中，眼泪险些掉了下来，他连忙举起茶碗，撇开头去，就怕自己失态。

远处日光照过树枝，映得客店点点灿烂，宛如梦境。顾倩兮两手托腮，怔怔地看着他，低声道：“时光好快，都两年了。”

卢云转头望着斜阳，眯起了眼，叹道：“是啊，光阴似箭，现下我三十好几了，而你…也不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。”

顾倩兮听他说得愁苦，摇了摇头，淡淡地道：“几年不见，大家都长大了，不是么？”

卢云望着她的盈盈眼波，只觉她神色妩媚，比当年分手时更增娇艳，忍不住叹道：“我这般年纪，还能长大什么？反倒是你，出落得更加美了。”

顾倩兮听他称赞自己，忽地露出欢喜的眼色，霎时愁容尽褪，道：“认识你这么久，你第一回说我美。”她掠了掠秀发，对着卢云浅浅一笑，眼中尽是万般柔情。

卢云见了她美艳绝伦的神色，心下大震，碗里茶水猛地溅了出来。

顾倩兮见了他的失态，却是微微一笑，她端起茶壶，替卢云斟上茶水，卢云咳了一声，忙道：“我自己来吧！”跟着伸手出去，顾倩兮却举手挡开，将卢云的手推了回来，说道：“不忙，让我帮你吧！”

两人双手相触，卢云只觉顾倩兮的手背滑腻柔嫩，他心中激荡，一时竟不舍得缩手。顾倩兮一双凤眼却只盯着桌上的茶碗，好似不知卢云正抚摸着自己的手背，她俏脸低垂，脸上却泛起淡淡的红晕。

过了良久良久，卢云轻叹一声，终于缓缓缩手回去。

顾倩兮秀目低望，一边替他斟茶，一边问道："卢公子，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？"

卢云轻咳一声，寻思道："我该怎么说，一五一十的告诉她么？"

顾倩兮抬起头来，看了他一眼，柔声道："你若是不想说，那也没有关系。"

卢云想道："看她这幅模样，只怕还是当我做逃犯，唉……我该怎么解释才好？"正想间，只见顾倩兮已然倒好了茶水，缓缓将茶碗端到他面前。

卢云嚅嗫地道："我……我那年离开你家，便做了个面贩，在江南一带卖面维生。"他只觉喉头干涩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把这几句话挤出来。也是这些年来饱受世人轻贱，他心头暗暗害怕，只怕顾倩兮看不起自己。

顾倩兮听了这话，却是丝毫不以为意，只对他微微一笑，道："看不出来卢大学士也会煮面，我还以为你只会写诗画画呢。"

卢云见她不来耻笑自己，心下一宽，轻声道："我在江南卖了几个月的面，觉得这般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便决定上京城闯荡看看。后来总算安定下来，就一直在王府胡同外卖面。"

顾倩兮啊地一声，道："原来你就在王府胡同外卖面，我常经过那儿呢……"

卢云微微苦笑，道："想不到吧，那个面贩就是我。"

顾倩兮做了个顽皮的神情，道："每回经过王府胡同，都觉得那儿的面好香，可惜没去吃上一碗。"霎时四目交投，两人一起微笑。

卢云心中一阵温暖，想道："若能天天为她煮上一碗面，与她这般说笑，今生于愿足已。"

两人对望一眼，卢云忽地想起顾家老爷，他叹了一声，低声问道："令尊呢？他这几年可好？"

顾倩兮听他这一问，登时低下头去，眼中泪光闪动，道："你问他做什么？你真的还念着他吗？"

卢云见她神情如此，忙道："我……我那日不告而别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……"

顾倩兮别过头去，两手捧住茶碗，低声道：“卢云啊卢云，你只知道自己是全天下最委屈、最可怜的人，你说来便来，要走便走，从来不管别人的苦处，你…你好生自私……”说着泪光一闪，两行清泪落了下来。

卢云心下一动，寻思道：“没错，我……我真的很自私，我从没顾虑旁人的感受，那日我离开顾府是这样，离开定远时也是这样，我……我从没替他们想过……”言念及此，忍不住全身震动。

顾倩兮见他全身颤抖，深怕自己这几句话又刺伤了他，忙凝目去看，柔声道：“你生气了，是不是？”

卢云见她爱怜横溢地看着自己，心道：“她怕自己说话重了，会因此伤了我，这才柔声安慰……卢云啊卢云，你配么？你配消受人家的心意么？”

顾倩兮见他低头不语，轻声道：“两年了，难得我们有缘再见，你可别为了我一句话生气，好不好？”

卢云听了这话，心中又爱又恸，他仰天一叹，寻思道：“我到底该怎么办？要我忘了她，我……我舍得么？可要和她在一块儿，我又配么？”满心悲苦间，一手支额，举袖挡住了泪水。

卢云心里明白，横亘在两人面前的，不是这张薄薄的板桌，而是令人窒息的身世差距。若非那一缕愁苦的相思之情，今日两人却连见也见不上一面了。

卢云望着店外来往的行人，心下悲伤，苦笑道：“你知道吗？我……我真是个没用的人……”

顾倩兮痴痴看着他，忽尔道：“卢公子，你是宰相也好，乞丐也好，对我都是一样的。你永远都是那个不服输的卢公子。”说着缓缓伸手出去，轻轻按在卢云的手背上。

卢云被她这么一握，登时双目泛红，颤声道：“倩兮！我…我……”

顾倩兮见他真情流露，心中也是一酸，哽咽道：“卢郎……卢郎……自你走后，我每日每夜都在担忧，只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…可还有人欺侮你……我……我好生挂记你……”她再也忍耐不住，泪水洒下，竟在卢云面前哭泣出声。

卢云心中大恸，他紧抓顾倩兮的小手，颤声道：“倩兮，我…我对不起你…对不起你爹…”

顾倩兮低声叹息，她拭去泪水，幽幽地道：“那日在杨家，我见你吐血的模样，我心中好生难过，我不要你这样……”

卢云听得此言，陡地想到杨肃观，他身子一震，缓缓地放开了手。

顾倩兮见他这幅神态，脸上神色黯淡，她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你又看不起自己了，对不对？你…你为何总是这样……”

卢云低头凝望自己的茶碗，咬住了牙根，心道：“我真是看不起自己么？嘿嘿，卢云啊卢云，只怕连你自己也回答不出来吧……”

卢云是个不服输、不认份的人，无论是大牢里的百般折磨，还是二姨娘的恶毒陷害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风骨，绝不向命运低头。当年若非他断然拒绝二姨娘的提议，此刻的他，仍是顾嗣源身边的书僮。

只是卢云心中明白，他之所以熬过大牢里的拷打，绝不是要成为一名卑微的书僮，继续在姨娘、小姐与老爷之间的夹缝尴尬的活着。他饱受世人的讥嘲怒骂，只因他要做个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的伟大人物，但是眼前的他，败得如此之惨，如此令人难堪，这要他如何面对心爱之人？

对卢云来说，只要能忘却自己卑微的身世，远远地瞧着顾倩兮，那已是生平最大的福份了，顾倩兮越是接近他，他心中的苦痛越是加深，深到他自己也难以承担的地步。

在扬州分手时还只是一场无奈，但眼前的局面却是现实无比，两年了，他卑微依旧，贫贱如昔，所差者，只是马齿渐长而已。

过了一会儿，卢云见茶壶里没了水，当即道：“我……我去添点水，一会儿就来。”

顾倩兮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快些回来。”

卢云走到后厨，将茶壶递给伙计，一时之间，只觉心中千头万绪，实有莫衷一是之感。他叹了一声，眼看茶博士已将茶水装好，提着茶壶，便要走回座位霎时之间，忽见一名年轻男子走进店来，那人见了顾倩兮，登即满面惊喜，道：“啊！倩兮！怎地你也在这儿？”

这人好生英挺，直可说是气宇非凡，他腰上悬了只长剑，身穿一袭宝蓝色的长衫，却是一名贵公子。

卢云心头大震，心道："他…他也来了。"

这人正是五辅大学士之子，少林天绝亲传门人杨肃观。

卢云万万料想不到，竟会在这儿遇上了杨肃观，他心下慌张，不知该要如何应对，急忙别过头去，手里却还拿着那只茶壶。

杨肃观满面惊喜，道："真是巧了，想不到你也在这儿。"

顾倩兮点头道："是啊，还真是巧。"

杨肃观指向门口的几名文士，道："那些是我的朋友，咱们也才刚到。"

顾倩兮微微一笑，转头看向门口，几名年轻男子向她微一点头，纷纷走进店来。这几人举止文雅，看来都是京城里的俊杰。其中几人曾与顾倩兮在杨府家宴照过面。

顾倩兮眼波流转，嫣然一笑，道："杨郎中也是来喝茶的么？"

杨肃观笑道："与几个朋友约了，便到这儿一叙。"

杨肃观的几名友人见他与一名美貌女子说话，登时心中暗笑，都想道："好一个'风流司郎中'啊！又在掳掠芳心了。"诸人互望一眼，脸上都露出笑容。

杨肃观向来世故，当即介绍众人，这几人多是知书达礼之辈，纷纷向顾倩兮微笑点头。顾倩兮也是含笑回礼。

卢云呆呆地看着这对男女，眼见杨肃观衣着光鲜，顾倩兮言笑晏晏，两人相貌家世，无一不配，直可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卢云猛地自惭形秽，寻思道："卢云啊卢云，都说人各有命，今日今时，你再不认命，还想如何呢？"

热泪盈眶之中，卢云缓缓地垂下手去，壶中的茶水猛地倾了出来，洒上他的裤脚。

客店中的几名文士都是杨肃观的知交，眼见杨肃观对这名小姐神态大为不同，而这小姐也是落落大方，确是名门闺秀的风范，众人都觉这对男女郎才女貌，心下都是有意撮合。一人便道："难得在此相会，不如咱们同坐一桌，也好说谈则个，不知此议如何？"说着往杨肃观看了一眼。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却见顾倩兮神色间颇有为难，料知她另有朋友在此，他虽不知顾倩兮与何人相约，但察言观色，自己绝不该在此时打扰于她，当即笑道："咱们这群不速之客，可别打扰了人家的清兴，到那儿坐吧！"说着伸手肃客，将众人引到了一旁。

眼见杨肃观等人往一旁的空桌坐去，却留了顾倩兮一人坐在那儿，卢云心中感慨万千，寻思道："人家好好的一对金童玉女，我何必拆散他们？等会儿我若走了过去，与她坐在一块儿，岂不让她被旁人看轻？卢云啊卢云，你在山东时不是想得清楚了么？怎么临到她的面前，你又不能自已了……"他虽然这般想，心中却有个声音呐喊道："别放弃啊，她曾经是你的啊！"

卢云两行泪水滴下，已然泪湿衫袖。

这一缕相思直是如此锥心，令他万般痛苦难为。

一次又一次的相会，换来一次又一次的痛苦惆怅，尽管他曾燃起过熊熊的希望火焰，但此时此刻，却已随着杨肃观的来到而消灭殆尽。泪眼朦胧间，卢云的手指已然捏碎茶壶，碎片割裂了肌肤，只弄得满手鲜血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。

顾倩兮等了卢云良久，却始终不见他来，忍不住便起身去找，只是店里店外看了一阵，却见不到他的影子，正自焦虑间，只见小红匆匆走来，顾倩兮急问道："你有看见卢公子么？"

小红低声道："他走了。"

顾倩兮啊地一声，颤声道："又是这样不告而别，他……他到底在想什么？"

小红道："他要我转告小姐，说从今以后，请你不必再记得他这人，就当你二人不曾相识。"

顾倩兮全身巨震，俏脸毫无血色，颤声道："他真的这样说？"

小红点头道："他说了这两句话后，就急急地走了。"

顾倩兮再也忍耐不住，眼泪夺眶而出，登时泪洒当场。

杨肃观始终留意顾倩兮的神态，待见她忽地悲伤哭泣，顿时一惊，急急走向前来，温言道："倩兮你怎么了？可是有什么事么？怎地哭成这样？"

顾倩兮望着杨肃观的英俊面孔，耳听他软语相慰，泪光盈盈中，实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
第八卷 金榜题名 第六章 命里有时终须有

卢云满怀心事，缓缓返回寄居客栈。

他甫一走进客栈，自对店小二道："取坛大麴来。"

那小二一愣，道："不是明日才放榜吗？怎么公子这会儿就要喝酒了？"那小二曾与卢云聊过一阵，知道他是赴京殿试的考生，此时便出言相询。

卢云苦笑道："放不放榜，对我都没什么不同了，唉，取酒来吧！"

那小二笑道："公子莫要这般说，你好歹也是举人出身啦，算来比寻常人强上太多，只要不遇那些进士出身的大人们，你可是谁也不怕哪！"

卢云心道："唉…可我就专门遇上这些进士大官…"他取过酒碗，自饮自酌起来。

正饮间，忽然一人道："我操你奶奶，不是说好要来找我吗？又他妈的骗你老子！！"

卢云听这声音粗豪，满口污言秽语，一时心头大喜，抬头叫道："秦将军！"

果然眼前那人身着军装，腰悬钢刀，正是"火贪一刀"来了。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"考得怎么样啊？"

卢云尴尬一笑，道："我也不晓得。这几日浑浑噩噩的，好容易撑过贡试，谁知来到京里，却始终定不下心来，唉……想来准是落榜了。"

秦仲海"我呸"、"我呸"地连吐了几口唾沫，大声道："放屁！还没放榜就先放屁！我说你定是高中榜首，大魁天下！"

卢云摇头苦笑道："别说了，喝酒！喝酒！"

秦仲海与他干了一碗，骂道："许久不见你老兄了，却还是这幅倒楣相，快多喝几碗吧！"

两人喝了一阵，卢云见秦仲海眉宇间也有淡淡的忧色，想来最近定有什么不顺遂，当下便问道：“我看秦将军好像有什么烦忧？可是皇宫里有事？”

秦仲海干了一碗，道：“这些日子朝中斗得好凶，这你可曾耳闻？”

卢云奇道：“竟有这种事？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大事？”

秦仲海想到琼贵妃等人的事情，忍不住心下烦闷，摇头道：“此事不方便提，咱们还是私下再说吧。反正你老兄这趟回京，总要留个一年半载的。”

卢云低声道：“怎么了？事情真的很严重？”

秦仲海举起酒碗，道：“别说这许多了，喝酒喝酒！”

卢云也是心烦意乱，当下举起酒碗，两人一饮而尽。

这夜两人心情烦乱，只喝个烂醉如泥，秦仲海直到三更才回去。

第二日清早，宫中送出榜单，便要在承天门外张贴，秦仲海不顾昨晚全身酒臭，一大早便到卢云的客栈里叫嚷，硬把他拖了起来，喝道：“大喜的日子来啰！”

卢云宿醉未醒，头还痛着，一见他这幅神气，便叹道：“秦将军快别这样，一会儿若要失望，那岂不更加难受？”

秦仲海呸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看看外头，谁来看你了？”

卢云尚在穿衣，猛见一条大汉冲了进来，这人右手带了只铁手套，正是伍定远到了。

卢云喜道：“伍兄！”

伍定远一把将他抱住，叫道：“你终于回来了！可想煞哥哥啦！”

卢云心下歉然，他那日走得太急，不曾与伍定远道别，当即叹道：“小弟那日好生失态，请伍兄……”

伍定远大声道：“什么失态不失态？大家自己弟兄，还说这许多？”

秦仲海走了过来，嘿嘿笑道：“是啊！大喜的日子来啰！咱们还说这些废话作啥？卢兄弟，你自己说，你是状元还是探花啊？”

伍定远用力往卢云肩上一拍，喝道：“卢兄弟当然是钦点状元！”

卢云见他二人这幅神态，心中感激，垂泪道：“两位兄长这般爱护卢云，我……我真不知该怎么回报？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回报个屁，你考上状元后，请咱俩上酒楼乐一乐，那便是最大的回报啦！”

伍定远见卢云泪流满面，不由得心下担忧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看你这个模样，真是没有考好？”

卢云抹去了泪水，笑道：“不管有没有考好，总之都已解脱了，唉……大家看榜吧！”

三人走到承天门，只见四周满是人群，都是考生的家属亲友，秦仲海见卢云脚步迟缓，有意替他打气，便笑道：“卢兄弟，咱们打个赌吧！”

卢云没精打采地道：“打什么赌？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你若是考中了状元，那便把裤子脱了，在这承天门绕行一圈，你说可好？”

卢云面色一窘，道：“将军这话太也无聊，我一来考不中状元，二来不做这等无聊事，将军怎地却作这荒唐赌约？”

秦仲海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反正你自以为不中，那咱们便赌上一赌，却又何妨？”卢云不答，迳自往前走去，秦仲海笑道：“不说话便是答应了，老子可计较得厉害。”

三人正要往榜下挤去，却见杨肃观也已到了。伍定远伸手招呼，叫道：“杨郎中也来啦！”杨肃观身边站着一名少年，只见他眉清目秀，约莫二十岁上下，容貌与杨肃观颇为相似。

杨肃观笑道：“这是胞弟绍奇，他也参加今年的殿试，我特地带他来看榜。”

那杨绍奇虽然年幼，却已颇见老练，他向众人一拱手，道：“小弟绍奇，见过各位兄长。”

伍定远连忙还礼，道：“绍奇将门虎子，定然是金榜题名了。”

秦仲海走上前去，不怀好意地笑道：“有其兄必有其弟，又来了一个小小风流郎啦！可别到处采花啊！”

杨绍奇脸上一红，不知该怎么回话，杨肃观却轻咳一声，道：“仲海别欺侮舍弟。”

杨肃观俊目回斜，霎时见到卢云，他心下一凛，抱拳道："卢公子，久违了。"

卢云嚅嗫地道："好……好久不见了。"

杨肃观微笑道："卢兄今日也是来看榜的么？"

卢云嗯了一声，只低下头去，却不打话。

杨肃观道："卢兄才学过人，必然金榜题名。在此先向卢兄恭贺了。"

秦仲海斜目瞪了他一眼，跟着往地下吐了口脓痰，恶狠狠道："别说这些客套废话了，大家各去看榜吧！"

杨肃观笑道："好说，诸位请吧！"他拉着弟弟，便自转身离开。

秦仲海见榜单已然贴上，当即大声道："走啦！咱们这就去看！"说着伸手揪住卢云，道："从榜首看起，第一眼就看到你卢状元的大名！"

伍定远也道："秦将军说得没错，卢兄弟才华洋溢，正该是状元！"

谁知卢云却闪了开来，低声道："我自从后头看起吧。"

秦仲海不愿勉强他，便与伍定远使了个眼色，伍定远会意，当即跳了过来，重重地往卢云肩上拍了一记，为他打气道："一会儿见了你的名字，哥哥马上找你庆贺！"

当下兵分两路，卢云从榜尾看去，秦仲海与伍定远从榜首看去，卢云一路唉声叹气，寻思道："名落孙山的滋味我早已尝过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一会儿见不到我的名字，我可不要自暴自弃才好。"

他长年失败，早已心灰意冷，当下便从最后一名看去，只见"赵一飞"、"严松正"、"李如龙"等名字高悬其上，这些人高中三甲，都赐与"同进士出身"的地位。卢云满心寂寥，心道："今年榜尾叫做赵一飞，我若再次落榜，那可算是名落赵山了。"

他微微苦笑，再往下看，赫然见到"周洋"的名字，卢云心下一奇，那日自己一时义愤填膺，曾帮此人付清过堂费，想不到这人当真了得，居然也中了进士。

卢云心下敬佩，想道："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我这番帮忙也算值得了。"一时也为那周洋开心。

再往下走，便是二甲的榜单，此处共有十五员名额，皆赐“进士出身”的地位。卢云走不数步，登时见到“杨绍奇”三字。

卢云心中赞叹：“杨门果然非凡，父子两代居然出了三名进士，真可比得上当年的苏氏父子了。”

当年苏洵、苏轼、苏辙一门三杰，尽取进士功名，传为千古佳话，看这杨家父子如此了得，自当传诵一时了。

卢云慢慢看去，只见二甲十五人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，这次一共录取四十三位进士，那“二甲进士出身”与“三甲同进士出身”共占四十人，只余下“一甲进士及第”三名员额。

卢云心中苦笑，寻思道：“二甲也没有了，看来是没我的份了，唉！是该回山东的时候啦。”

只听身边有人啼哭不休，却也有人大笑不止，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场面，远远那杨家兄弟已在庆祝，卢云心下苦笑，想道：“其实我早已料中自己名落孙山，又何必哀伤什么？嘿嘿，把这鬼榜看完吧，等会儿好好计画日后生路，那才是正经生意。”

当下强作微笑，勉强往下看去，只见那探花名叫“江大清”，便是那江充的侄子，卢云干笑一声，想来读卷官还是重视出身门第，否则这江大清脑满肠肥，却要如何中举？卢云轻叹一声，再往下看，只见那榜眼叫做“胡志廉”，照名字来看，这人志向非比寻常，当是以清廉为职志的人物，却不知是何方神圣。

看到这里，卢云已是满心苍凉，面如死灰。他见秦仲海与伍定远二人兀自站在前头，当即走上前去，低声叫道：“秦将军！伍制使！咱们该走啦！”他叫了一阵，谁知秦伍二人好似中邪一般，只痴痴地看着榜单。

卢云心下难受，低声道：“秦兄！伍兄！咱们去喝酒吧！”

秦仲海怔怔地道：“你没看见自己的名字么？”

卢云叹道：“没瞧见，唉……”

伍定远呆呆地道：“真的没看见么？”

卢云心下一酸，道：“真的没有。”

秦伍二人对望一眼，道：“读书过多，果然会损伤目力。”跟着往上一指，齐声道：“那个斗大的卢云两字，你怎么没看见啊？”

卢云全身大震，抬头一看，霎时见到了一十三个大字。

“钦定一甲状元卢云，赐进士及第”深秋时分，金黄色的阳光闪耀在这几个大字上，望之灿烂夺目，宛若黄金所就。

卢云全身如中雷击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真是我的名字么？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他妈的，不是你卢云，莫非是卢一云吗？”

伍定远笑道：“卢兄弟，恭喜你了！你这下终于光宗耀祖，扬眉吐气啦！”

卢云全身抖动，双膝一软，已然跪倒在地。

秦仲海惊道：“怎么了？中风了吗？”

卢云泪如雨下，号啕大哭起来：“爹！娘！我中了！我中了！你们地下有知，可以瞑目了…呜呜…呜呜……”

一时之间，十年寒窗的辛酸，四海流落的苦楚，都在这刹那得到回报。

今日今时，卢云二字，名扬天下。

秦伍二人心中也是一酸，互相望了一眼，都想道：“想我们卢兄弟真个吃尽苦头，此刻终于苦尽甘来了。”

秦仲海见他啼哭不休，知道难以相劝，当下猛使个眼色，伍定远立时会意，随即将卢云架起，卢云惊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秦仲海大笑道：“你忘了方才的约定么？”

卢云颤声道：“什么约定？”

秦仲海大声道：“只要你中了状元，便得脱了裤子，在这承天门上绕个一圈啊！”说着便要来解他的裤带。

卢云又羞又急，连连闪躲，却给伍定远牢牢架住了，这“披罗紫气”使来，卢云怎能挣脱？只能哀哀叫苦，拼命讨饶，惹得旁观众人偷笑不已。

秦仲海喝道：“还动！再动老子便要出刀了！”三人又哭又笑，便在榜单下闹做一堆。

“小姐！小姐！你可知道今年的状元是谁？”

这日顾倩兮正自梳妆，忽见小红气急败坏的奔来，口中不住叫嚷。

顾倩兮皱眉道：“你怎么了？有话慢慢说。”

小红喘了口气，道：“小姐啊！你可知道今年的状元是谁？”

顾倩兮照了照铜镜，没好气的道：“我怎知道是谁？还不是那家大官的公子了。”

小红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……今年的状元是个破落户出身，还是你识得的人呢！”

顾倩兮奇道：“哦！我识得的？难不成是裴盛青那个纨裤小子么？”

小红道：“他家可不是破落户。”

顾倩兮横了小红一眼，道：“你有话便直说，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卖关子了？”

小红低声道：“今年的状元姓卢，单名一个云字。”

顾倩兮大吃一惊，手上的铜镜登即摔下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小红道：“状元郎正在游街哪！你不信便去看吧！”

顾倩兮急忙奔上楼去，小红追了过去，叫道：“小姐别急啊！”但顾倩兮奔得好快，转眼便不见人影。

顾倩兮站在阁楼，伸手将窗户推开，霎时只听鞭炮声响，铜锣不断，她伸头出去，只见远远地走来一阵车队仪仗，四下百姓都已上街围观，车队当前走着匹高大白马，上头更坐着一名英俊男子，只见他身上绑了条红带，头上还攒了朵大红花，正是当年在她家中做过小厮的卢云。

顾倩兮凝望着他，只见卢云过去那点淡淡的忧郁早已褪去，已然换上了满面的笑容，自向两旁街坊挥手，正是春风得意的写照。顾倩兮想起前几日两人的诀别，心中忽感一酸，眼泪险些落下。

此时小红也已过来，主仆二人同在窗口探看，小红看了卢云一眼，叹道：“真是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想当年这姓卢的多惨，现下却成了钦命状元，唉…真是世事难料……”

顾倩兮轻轻一叹，拭泪道："这些本是他该得的，卢公子才华过人，又饱经艰难折磨，他若不中状元，却该是谁来中？"她极目望去，只觉两人之间好远好远，卢云的面目也是渐渐模糊。

说话间，小红已然看到卢云向前行来，她轻拉小姐衣袖，悄声道："小姐你看……他朝你这儿看来啦！"

顾倩兮低头看去，果见卢云已行到近处，正自凝目朝自己看来，顾倩兮忽地一咬牙，伸手掩上了窗子。小红惊道："小姐，你怎么了？"

顾倩兮垂泪道："他不是说过了吗？从今以后，我们两人就毫无瓜葛，我又何必再见他……"

小红拉住了她的手，劝道："小姐，那日他是吃杨大人的醋，你可别和他当真。"

顾倩兮坠下泪来，颤声道："一切都算了……他点上状元后，还会记得我吗？唉……隔了两年，大家也都生份了，他能飞黄腾达，我也替他高兴……"说着头也不回，迳自走下楼去。

小红看着小姐离去的背影，心道："这姓卢的小子实在太混蛋了，以前穷苦的跟狗一样，全仗咱家老爷小姐照顾，现下稍一发达，非但不懂得来叩谢恩德，还向小姐说那些决绝的话，真是狗都不如的人。"她越想越气，猛地打开了窗子，一口唾沫往下吐去，骂道："我呸！中了状元就了不起吗！"

却听下头人声喧哗，一名粗豪汉子吼道："你他妈的小丫头乱吐口水，可是找死啊！"

小红心下一惊，眼见那卢云竟然还在窗下，正自痴痴地往上看着，慌张之下，便急急关窗走人。

那粗豪汉子正是秦仲海，他这日拉了伍定远，两人兴高采烈地陪着卢云游街，谁知行到顾尚书的府宅旁，冷不防却给一阵口水吐中，登时气得七窍生烟，忍不住破口大骂，待见那小丫头慌不迭地溜走，便对卢云道："走吧！这儿有啥好看的！快回去寻乐吧！"

忽听伍定远道："秦将军，你别把口水抹在我的衣服上，这件衣裳可值五两银子呢！"却是秦仲海随手抓了他的衣裳，迳往自己脸上擦去。

秦仲海笑骂道："嘿嘿！这可是小女孩儿的口水，香得很，不比老子的脓痰，一点也不算脏。"

两人相互调侃一阵，谁知卢云还是呆若木鸡，伍定远过来劝道："卢兄弟，咱们快走吧！你可把道路都堵起来了。"

秦仲海皱眉道："你搞什么啊！可是肚疼要借茅房么？"说着就走到顾家大门，伸脚踹道："他妈的！有人要拉屎，借个茅房一用！"

卢云一惊，道："秦将军别捣乱，咱们走吧！"在秦仲海的大笑声中，众人便自走了。

是夜众人借了柳昂天的府宅，办了个大宴，卢云虽然朋友不多，但柳昂天着意为他邀了大批朝臣，众位大臣一来是为了柳昂天的面子，二来也是对这新科状元颇为好奇，除了江充、刘敬两大首脑以外，其余诸大臣尽皆云集柳府。卢云见众位宾客围着他直打转，只把他惊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一时张惶失措，受宠若惊，连说话也结巴了。

一名胖大老者走来，笑道："这便是新科状元么？果然是一表人才！"

柳昂天拉住卢云，笑道："卢贤侄过来，快快见过首辅大人！"

卢云心下一惊，这首辅乃是当今阁揆，内阁大学士之首，当下颤声道："晚辈卢云，见过阁揆大人。"

那老者哈哈大笑，道："甭叫我阁揆大人，那多生份，叫我孔老爷子吧！"

柳昂天见孔大学士喜爱卢云，心下也甚高兴，便笑道："卢贤侄，你日后若能得孔老爷子宠爱，那可是不得了的大助益啊！"

孔老爷子道："你现下中举了，可曾想过要去哪个部会干事？"他见卢云不答，又道："你是状元，那自是庶吉士，若想留在六部主事，那也毫无问题。你若嫌待在京里气闷，老夫也可保举你去外地当知州知县……"他正自喋喋不休，忽见卢云面色呆滞，已然自行离去，孔老爷子又惊又怒，喝道："你这小鬼，我话还没说完哪！"

柳昂天知道卢云的脾气最是特异，当下干起了苦差，连连对孔老爷子赔罪道："小孩子嘛！老爷子别计较，凡事都看在我老柳的面子上……"说着便将孔阁揆拉到一旁，两人自去饮酒。

却说卢云是看了何人，竟让他如此心摇神驰？只见他泪流满面，走向一名清瘦的老者，跪下道："顾伯伯！卢云来给您叩头了。"说着拜了下去。

那老者面貌清瞿，看来仙风道骨，正是顾倩兮之父，当今兵部尚书顾嗣源。

当年匆匆一别，至今已有二载，中间不知发生了多少事。顾嗣源有无数话想说，喉头却似哽了。他虽爱卢云之才，但家人作梗，硬要逼得卢云离去，终令他惆怅悲痛，两年来难以自己。本以为终生不得再会，谁知天可怜见，终教卢云大魁天下，二人才得以再次相见。

顾嗣源轻抚卢云脸颊，面上老泪纵横，喃喃地道："好孩子，那日我看了榜单，还以为自己老眼昏花，托人打听之下，才知真的是你。云儿啊云儿，拨开乌云见天日，你十年寒窗辛苦，总算不枉了……"

卢云心下激荡，泪水滚滚而落，霎时两人抱在一起，同声痛哭。

柳昂天、秦仲海等人见状，纷纷围了过来，秦仲海笑道："咱们卢兄弟高中状元，却哭得大出丧似的，这是在干什么啊！"

众人听了他的话，都是笑了起来。顾嗣源抹去泪水，叹道："是啊！今日状元攒花，真不该掉泪的。"

伍定远向来周到，忙将卢云扶了起来，替他把衣衫整理了。

柳昂天问道："原来顾大人认得咱们卢贤侄，只不知你二人怎生识得的？"

顾嗣源叹道："这说来话长了，云儿以前是我在扬州的幕宾。"

众人纷纷赞道："顾大人果然有眼光！用了个状元当幕宾！"

卢云回思往事，垂泪道："若非顾伯伯当年提携照顾，卢云焉有今日？"

顾嗣源叹道："你能有今天，全是靠自己拼出来的，与老朽没有半点关系。好孩子，你真是了不起啊！"

秦仲海见卢云眼眶一红，怕他二人又要抱头痛哭，到时不免阴风惨惨，敢忙打趣道："好啦，快去喝上两杯吧！不然听多了两位的肉麻话，我看一会儿也不用吃饭了，得先清了这一身鸡皮疙瘩才行啊！"众人闻言，无不大笑起来。

柳昂天笑道：“仲海说得是，大家先开席，喝个两杯再说吧！”说着伸手肃客。

顾嗣源牵了卢云的手，微笑道：“咱爷儿俩今日好好喝上一盅，不醉不休。”

卢云抹去泪水，点头道：“小侄正要向顾伯伯赔罪，谢过当年不告而别之罪。”

顾嗣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高中状元，那是何等喜事，什么罪都该赦了！”

众人欢饮，高谈阔论，卢云几次想与顾嗣源细述别来离情，但无数宾客上前敬酒，却让他全然不得空闲，顾嗣源却不以为意，只是笑吟吟地看着他。

席间杨肃观也上来敬酒，只见他神态大方，对卢云一笑，道：“那日在承天门下，我就说过卢兄必当高中，果不出所料，当真可喜可贺！”

众宾客见杨肃观容貌俊美，卢云神采飞扬，无不出言赞道：“柳门人才辈出，你看看，光是进士就有两位哪！”

一名老者端着酒杯，走了上来，只见他身形高大，满面富贵之气，正是国丈琼武川来了。他望着杨卢二人，见二人仪表出众，忍不住心下称羡，便对柳昂天道：“你好福气啊！这两个小朋友真可算是一时瑜亮，却又都在你门下主事，你可一人占尽天下所有的好处啦！”

这位国丈往日虽不与柳昂天交好，但在华山上见了柳门几名年轻俊杰，有意结交，便借这个宴会过来柳府，料来日后必与柳门一系日益亲近。

柳昂天听了这话，心下甚喜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国丈金口谬赞，老夫真是担当不起啊！哈哈！哈哈！”

御史何大人与柳昂天要好，自也受邀而来。只听他笑道：“都说‘柳门二将，文杨武秦’，看我们杨郎中、秦将军，那都是老招牌、老字号了，日后加上了这位新科卢状元，那更是大大的生力军！”

琼武川曾赴宁不凡的归隐大典，见过伍定远的身手，他走上前去，伸手拉过伍定远，笑道：“柳门非只出了一个文状元，咱们这里还有位大战华山掌门的武状元啊！”

伍定远听国丈赞扬，敢忙谦逊道："不敢，那日若非宁掌门相饶，在下早给人杀了，怎好来说嘴呢？"

秦仲海笑道："伍制使又来虚伪工夫了！"

伍定远干笑两声，便不再多言。

琼武川哈哈大笑，道："方今柳门兴盛，不再只是'柳门二将，文杨武秦'了，咱们可得改个口，为他们取个新名才是。"

众人纷纷附和，都问道："该取什么名字才是？"

何大人道："既然现下是四大将了，咱们该叫他们柳门四将才是。"

礼部胡尚书接口道："何大人说得是！柳门四将，杨秦卢伍！听起来如何？"

秦仲海皱起眉头，道："听起来喀啦枯噜的，好不难听。"

何大人笑道："那该取什么名字？"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笑道："我说咱们该叫柳门四兽，鸡鸭鱼肉……"冷不防韦子壮已然伸出手来，将他的嘴给捂住。

顾嗣源才华高绝，微一沉吟，已有见地，当下道："这样吧！咱们各取他们名字中的最后一字，肃观贤侄就取'观'字，仲海将军便取'海'字，云儿便是'云'字，定远制使便取个'远'字，咱们依着他们的官职高低，称他们为'柳门四少，观海云远'，诸位以为如何呢？"

众人赞道："好一个'观海云远'，不愧是当今兵部尚书的金口！"

这夜众人兴起，便给柳门四名年轻英雄定了个排名，众人各取他们名字的最后一字，依着官职的高低排名，合称为"柳门四少，观海云远"，这观自是"风流司郎中"杨肃观，海便是"火贪一刀"秦仲海，云是"新科状元"卢云，远则是"天山传人"伍定远。众人都觉这"观海云远"大是文雅，都是赞不绝口，连秦仲海这等粗鲁的人也陪笑了几句。

众人欢饮，直至深夜，方才慢慢散去。

顾嗣源临去时召来卢云，道："明日皇上要赐宴，你好好应对，等午宴过后，你来顾伯伯家坐一坐，顾伯伯有话跟你说。"

卢云想起顾倩兮，自点中状元以来，两人还未曾见上一面，只不知她是否会原谅自己在茶铺的决绝。想起游街时顾倩兮满脸怒气地关

上窗户，不由得更添担忧，寻思道：“那日我托小红说那些话，本是要她忘了我，谁知…谁知上天捉弄，却又叫我点了状元，我可该如何求她原谅我？”他嚅嗫地道：“顾伯伯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顾嗣源见他面色迟疑，以为他是怕二姨娘的骚扰，当即道：“好孩子，你还怕二姨娘么？”这话反倒提醒了卢云，他想到二姨娘的尖酸刻薄，忍不住又是一叹。

顾嗣源道：“你现下是进士了，没人能为难你什么，你只管放心来，知道了么？”

卢云嗯了一声，正要询问顾倩兮的近况，忽听一个清越的声音道：“顾伯伯，小侄先告辞了，你们慢慢聊吧！”身旁擦过一人，却是杨肃观。

顾嗣源见杨肃观过来，便点头微笑道：“赶紧回去吧，晚了你爹爹可要担心。”言语甚是熟稔亲切，料来顾嗣源定也极为疼爱这位晚辈。

杨肃观颔首答应，转向卢云，说道：“恭喜卢兄了，今夜好好歇息，明日你还要上朝面圣呢！”

卢云看着杨肃观英俊世故的俊脸，一时竟是哽住了。

杨肃观却是不以为意，微微一笑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道：“日后同朝为臣，咱们可要相互打气。”跟着转身道：“顾伯伯，小侄先走一步。”

卢云看着杨肃观离去的背影，心中忽地起了烦乱之感，忍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声。

第八卷 金榜题名 第七章 打开天眼看文章

第二日近午，皇帝下旨，赐宴一众新科进士，卢云身为己巳年状元，大魁天下，自需去奉天殿赴宴。秦仲海熟门熟路，又是在宫中当差，当下便领着卢云，两人齐往禁宫去了。

进了承天门，卢云左右探看，对禁城的华丽甚感讶异。秦仲海见他满是惊奇之色，便笑道：“看了这金碧辉煌的模样，莫非你也想做皇帝了么？”

卢云闻言大惊，忙低声道：“禁城不比其他地方，秦将军怎么如此胡言乱语？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看你怕的，这附近又没半个人，谁会听到我们说话？”

卢云惊魂甫定，喘道：“总得小心点吧。”

秦仲海笑了笑，道：“你到底觉得这里怎么样？很是富丽堂皇吧？”

卢云出身贫苦，想起多年历练中所见的穷苦百姓，不禁叹道：“皇族如此奢华，用的全是民脂民膏，只要拿出一小半来，天下就可少掉一半的穷人了。”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正要回话，忽听一人冷笑道：“你二人擅议朝政，罪该万死，可曾知错了？”

二人心下一惊，回头看去，只见来人身形胖大，模样长得有点像江充，卢云认得他，知道他便是今年的探花江大清。忙道：“在下只是感慨百姓生活贫苦，不是有意批评朝政，只怕江兄听错了。”

江大清见卢云头戴红花，知他便是当今状元，待见他仪表英俊，不知胜过自己千万倍，一时又妒又气，冷笑道：“敢做不敢当的杂碎，看你这幅模样，居然也是什么状元了，等一下看我向叔叔告个状，准把你吓个屁滚尿流。”

秦仲海听这人说话嚣张，眉头一皱，低声问道：“这胖子是谁？”

卢云附耳过去，回话道：“这人便是江充的侄子，今年的探花郎。”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仗着江充的势头啊！”他走上前去，往江大清身上打量几眼，狞笑道：“死胖子，你想死么？”

江大清见他虎背熊腰，恶形恶状，倒也有些害怕，忍不住道：“你…你想干什么？”

秦仲海上下看了他几眼，忽地心念一动，想到了一条恶整妙方。当下嘿嘿一笑，凑头过去，笑道：“没事，老兄别慌，只因最近朝廷里挺缺人手，皇上托我四下寻找人才帮忙，我看你天资聪颖，身材高大，倒真是块材料。”

江大清原本怕他打人，此时听他有意奉迎自己，心中便想：“这侍卫想要巴结我。”霎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看你一幅獐头鼠目的模样，想

不到你的鼠目还有点寸光，居然懂得你老子是个人才！”他见秦仲海有意巴结，登时将下巴高高扬起，神态甚是傲慢。

秦仲海打蛇随棍上，一看江大清摆出官架子，也立时换上一张笑脸，陪笑道：“皇上吩咐下来，说有个职缺特别要紧，只是找不到才学兼备的人来干，便要咱们招子放亮，四下寻访合适人才。我方才便是与卢状元谈及此事。”他眼角撇去，见卢云颇有讶异之色，便微微摇手，要他不要多话。

卢云心下了然，知道秦仲海有意恶整江大清，当下便微笑不语。

江大清哦了一声，道：“怎么样，你们谈定了么？”

秦仲海叹道：“他资质不够，远远比不上江探花，实在干不了这个职缺。”

江大清登时信了，只听他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文武全才，三岁能吃八碗饭，五岁便会骂粗口，人称神童便是我，资质当然是一等一了！”说着大笑不止，道：“你快说告诉我这个职务是什么？等一下我便向我叔叔要去！”

秦仲海低声道：“这官叫做‘皇门官门正’，正四品的大官！”

江大清又惊又喜，道：“皇门官门正，听起还好称头啊！这是干什么的？”

秦仲海故做神秘，低声道：“不敢有瞒探花郎。这官职可以亲近无数美女，甚且可以亲睹她们洗澡更衣，乃是宫中第一等的大肥缺，不知探花郎有意否？”

江大清舔了舔嘴，露出色眯眯的淫笑，道：“这么好？”

秦仲海四下探看，小声道：“非只如此，这个职缺更可长伴君侧，住在豪宅宫殿之中，说真格的，江探花到底要不要？”

江大清心急无比，连声道：“当然、当然！”

秦仲海忽地一叹，面露忧愁之色，摇头道：“可这官职只能打牌听戏、喝酒唱歌，可就是不准读书写字，这是太祖立下的遗规，就怕你不能习惯了。”

江大清露出极其神往的脸色，赞叹道：“就是不准读书写字！真是太好了！”

秦仲海奇道：“你不是进士么？不准读书写字，你岂不会无聊死了？”

江大清连忙一咳，道：“我…我这都是为了皇上，这才奋不顾身，投笔从…从乐，你要明白我的苦心才是。”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算我信你一次。一会儿上了金銮殿，你自管向皇帝开口要吧！”

江大清舒了一口长气，面露感激之色，道：“多谢你老兄了！请教你贵姓大名！”

秦仲海心念一动，道：“在下安道京。”

江大清哦地一声，登时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安统领啊！我叔叔常在家里骂你是个笨蛋呢！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安道京本来笨，笨得跟猪一样，江大人教训的实在太是了。”他口口声声都在骂安道京，但江大清怎听得出其中玄机，当下笑道：“你很谦虚，很好，很好。回头我在叔叔面前夸夸你。”

秦仲海虎腰乱摆，满脸堆笑，连连作揖道：“多谢江探花再造之恩。”

卢云见秦仲海连连戏弄江大清，忍不住觉得好笑。

江大清得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满面兴奋之色，他走到卢云身边，冷笑道：“状元了不起吗？我呸！”往地下吐了口脓痰，这才扬长离去。

卢云见他走远，忙问道：“什么叫‘皇门官门正’？我怎么没听过这个官职？你该不会是骗他的吧？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我何必骗他，真的有这个官啊！而且真的可以和美女洗澡，也可以打牌听戏，我说的都是句句实言啊！”

卢云奇道：“真的么？可是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官名？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我在干这御前侍卫之前，也不知道这个玩意儿。”

卢云心下不解，一脸茫然。

时近午间，已到午宴时分，卢云便由秦仲海领着，心惊胆战地进了奉天殿，今日赐宴进士，从三品以上的要员方能入殿，秦仲海便守

在殿外，其余柳门诸人官职不到，自也不便过来了。

卢云孤身走进，只见里头闹哄哄地，此时皇帝还没驾到，众大臣便自聚集闲聊。卢云眺头看去，远处一老一少正在那儿低声说话，那少年容貌俊秀，正是杨肃观之弟杨绍奇，看那老者身形修长，满面慈爱，当是那大学士杨远了。卢云想起自己举目无亲，不由得轻叹一声，摇了摇头。

正哀叹间，脑门被人丢了一记石子，卢云摸着脑袋，回过头去，只见秦仲海躲在殿门外，正朝他连连挥手，卢云微微一笑，心道："秦将军真是我生平第一好友，我能识得他，真是前辈子修来的福气了。"

他正自微笑，忽见一人走了过来，大声道："卢贤侄，这当口才来！"

卢云抬头去看，赫然便是柳昂天。卢云急忙拜倒在地，唤道："见过侯爷！"

柳昂天上前扶起，嘱咐道："一会儿皇上会考你们几个问题，八成是诗词歌赋类的玩意儿，你可小心应付着。"

卢云点头道："我理会得。"

柳昂天又吩咐了几句，忽见秦仲海在外头鬼鬼祟祟地闲晃，当下怒道："这小子又在恶搞！"三步并做两步，便往外头冲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又是一名老者走来，道："云儿。"

卢云大喜，冲上前去，拉住他的双手，叫道："顾伯伯！你也在这儿？"

那老者正是顾嗣源，只听他笑道："我是当今的兵部尚书，今日这么大的场面，当然也得来了。"他摸了摸卢云的脑袋，笑道："一会儿好好干，把你的文才尽量拿出来。皇上若是喜爱你，定会问你想到何处任职，到时你可要小心思索，细细挑个好差事，知道了么？"

卢云嗯了一声，他不知自己该当争取何处职缺，便即问道："顾伯伯若有高见，可否指点小侄一二？"

顾嗣源低声道："最近朝廷斗得太凶，顾伯伯希望你能调到江南去当知县，一来也是避祸，二来也可以帮你们侯爷连络地方官，知道了么？"

两人正待要说，却见大批内侍走出，皇帝便要出来，顾嗣源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道："你快去准备吧！午宴之后，咱爷俩再好好聊聊吧！"

卢云叹息一声，他在顾府住了一年有余，从不曾与老爷夫人同桌吃饭，现下中了进士，点了状元，要到顾嗣源家中吃饭竟尔变得轻而易举，想来即便清贵如顾嗣源，也难免予人"三十年来尘土面，至今方得碧纱笼"的感慨。只是想到要见二姨娘的面，忍不住烦心。

忽觉背上一痛，似有人暗算自己，卢云一惊，猛地回头看去，只见秦仲海连连挥手，似乎要他注意什么，卢云呆了一阵，转头过来，赫然见到满朝文武大臣都已跪下，只有自己一个人大剌剌地站在殿中，模样甚是尴尬。

他茫然呆立，不知高低，呆呆听着众大臣口称尊号："愿吾皇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"只见皇帝伸手一挥，道："众爱卿平身。"众人拜道："谢万岁！"各自缓缓站起。

卢云从头到尾都是呆立当场，全然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只见一人身穿蟒袍，猛地向前窜出，喝道："大胆小儿，见了皇上还不知叩拜见礼，来人！立刻把他拖到午门斩首！"这人唇上留着短须，正是江充，想来他知卢云与柳昂天之间颇有牵连，此时一抓到借口，便来寻事。

却听一名老者笑道："江大人，你以为自己是谁？什么时候在这奉天殿里，也轮得到你发号施令了？"这人约莫七十来岁，正是刘敬。虽说最近薛奴儿之事对他有些牵连，但他看来依旧泰然自若，确实是一代权臣的风范。

江充正要反唇相讥，皇帝却挥了挥手，道："诸卿不必为此争吵。"说着问向卢云，道："看你身披红带，一幅愤世嫉俗的模样，当是方今状元卢云吧！"

卢云见这皇帝约莫五十来岁，模样甚是英俊，长得倒与银川公主有些相似，一时之间，心里忽有些亲近之感，他抖开朝袍，下拜道："回圣上的话，小民正是卢云。只因上天垂怜，卢云侥天之幸，才得以中式。天下多少俊杰，说什么也轮不到小民当这状元郎，众位阅卷大人却是错爱了。"

皇帝见他仪表非俗，谈吐自若，心下颇为喜欢，他哈哈大笑，道："看你口若悬河，又是一表人才，将来定可堪负国家外交使命，这样吧！朕替你安排几个职缺，以后你便留在朕身边办事了。"

看来皇帝非但与银川公主外貌神似，便连心思也是相近，一见卢云的形貌谈吐，便生喜爱之意，当下便起意重用。

卢云正要答应，忽见柳昂天与顾嗣源两人连使眼色，好似不要自己答允，卢云心下警觉，料来定有深意，便回道："启禀圣上，微臣念及江南一带盗贼四起，民生凋敝，一心想至江南奉献所学，尚乞圣上恩准。"此言一出，两名老者登时连拍心口，好似松了一口气。

江充冷笑道："还没当过一天官，便懂得挑三拣四了，这种人留着做什么？送去充军算了。"

却听皇帝嘿地一声，责备道："江爱卿这话就大大的不对了，留在朕的身边办事，那是何等的美差？谁知这位卢状元却自愿以天下为己任，请调到外地去干苦差，他这般人品心思，江爱卿怎可出言讥讽呢？"

江充心下不忿，但皇帝既然如此说了，只得应道："臣知罪了。"

皇帝哈哈大笑，指着卢云道："你这人看来卓卓不群，虽说举止有些冒失，但朕就是喜欢你这等独具见地的人才。来！朕赐你一杯酒！"说着举起杯来，两旁太监立时上前，斟上了酒，奉了过去。

卢云举杯过顶，跪下道："臣卢云，叩谢皇上圣恩。"两人一饮而尽。

皇帝见卢云喝酒爽气，不似寻常读书人那般扭捏，登时笑道："卢爱卿看来酒量不恶，颇有太白遗风。来！让朕考你一考，看看你有没有真才实学？"

卢云心下一凛，应道："是。"

皇帝微微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忽听远处雷声隐隐，打落闷雷，跟着哗啦啦雨声响起，竟是下起了雷雨。此时已入秋季，雷雨已甚稀少，皇帝望着殿外，只见水花四溅，廊庑皆湿，便笑道："难得入秋，还能大雨倾盆。既然天降甘霖，咱们便以这为题材，对上一幅联吧！"

雨声滴哒，落在檐上，听来极为悦耳。一众文武百官应道："吾皇聪明睿智，我等洗耳恭听！"

皇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诸卿听好了，朕要念了。”

大雷雨中，秦仲海躲在殿外，已然全身淋湿，他见皇帝沉吟良久，一众文武百官却都一动不动，全在专心等待，忍不住心下暗笑，寻思道：“皇帝不是说要念了么？怎么还拖这么久，真他妈的放屁吹牛！”

正讥嘲间，忽地一道闪电劈在身旁，秦仲海吓了一跳，心道：“他妈的圣天子，老子连说句玩笑话也不成么？”

皇帝凝目望向殿外，只见廊阶早被雨水打湿，他心念一动，缓缓地道：“诸卿听好了，朕出的上联是：大雨淋漓，洗净大阶迎学士。”

此刻大雨倾盆而下，奉天殿外的廊庑早已湿透，而今日又是皇帝赐宴，迎接众多新近进士的日子，看来这景泰皇帝确实才学非凡，居然能以短短的一幅上联，便把此时此景都描绘出来。其中下句“洗净大阶迎学士”，更让人有喜气洋洋之感。

众大臣平素对皇帝早已异常奉迎，听了如此佳作，如何不趁机大表敬意？只听孔首辅带头惊叫，一时之间，捶胸顿地之声四下响起。江充更取出随身纸笔，细细抄了下来，垂泪道：“这真是臣生平听过最好的上联，臣此生如此幸运，上天眷顾啊！呜……呜呜啊……”

顾嗣源、杨远等文臣自有风骨，虽不趁机作态，但听得这上联佳妙至此，却也暗暗点头，眉宇间满是敬意。

皇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看大家的神情，好像我这上联还使得么！”

江充擦抹泪水，高声道：“那当然了，这可是千古佳句啊！”

皇帝笑了笑，当即问向卢云，道：“怎么样，对得出来吗？”

卢云轻咳一声，却没回话。顾嗣源、柳昂天等人看在眼里，无不暗暗心焦，知道这上联确实艰难，卢云纵然才华高超，但一时半刻之间，恐怕也难以解开。

皇帝出的上联共分两句，是为“大雨淋漓，洗净大阶迎学士”，这上联一共用了两个“大”字，一在上句第一字，一在下句第三字，若要答出一个工整下联，定须对上这两字，除此之外，还须应上人事时地物五样难处，可谓极为费解。众文官多是进士出身，听得皇帝相询，忍不住皱眉苦思，也都在极力思索下联破解。

江充见卢云神色凝重，不禁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小子早点认输吧！省得等一下丢脸！”

刘敬斜睨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别得意哦，卢状元若要对不出，一会儿便轮到你侄儿江大清来答了。”

江充心下一惊，寻思道：“我那个侄儿几乎目不识丁，纯是靠我这叔父才搞上这个探花郎的，这……等会儿皇上若要亲自垂问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”当下急急吩咐侍卫，命他们找来罗摩什，请他躲在殿外暗助。罗摩什才学既高，武功也强，想来定能助他侄儿一臂之力。

皇帝见一众文官神情凝重，知道自己这幅上联确实难解，他取出卢云的试卷，笑道：“你慢慢想，让朕先看你的文章，你一会儿再答不迟。”

他正要打开卢云的卷子，忽然殿中一亮，天边飞过一道闪电，跟着轰隆之声大作，那道闪电竟是打在奉天殿正上方，众臣面上变色，都是为之心惊不已。

霹雳交加，雷声隆隆，卢云见皇帝高坐龙椅，手持自己的试卷，霎时双眉一轩，已有腹案。他躬身拱手，道：“启禀圣上，臣有对。”

皇帝闻言一愣，愕然道：“这么快？”

众文官听他一时半刻便能有解，无不诧异，不少人脸上更现出不信的神色。

殿外雷声隐隐，忽远忽近，卢云更不多言，当下上前一步，躬身道：“万岁爷的上联是：大雨淋漓，洗净大阶迎学士；臣对的下联是：天雷霹雳，打开天眼看文章！”说话之间，天际更是雷电闪耀，只照得殿上明暗不定。

众大臣闻言，莫不张口结舌，面面相觑，良久不能言语，过了半晌，奉天殿上才传来一声暴彩，满朝文武同声叫好，都是大声赞道：“当真是绝对！好一个卢状元！”

敬佩之情颇真，便连江充、刘敬也是暗自点头。

“大雨淋漓，洗净大阶迎学士；天雷霹雳，打开天眼看文章”

这下联以“天”字解了上联的“大”字，“天雷”应“大雨”，“天眼”对“大阶”，非只对仗工整，还应了人事时地物五样妙处。尤其这几道闪电恰在皇帝取出试卷时打落，雷霆一闪，有若老天开眼，此情此

景，尽入下联“打开天眼看文章”之中。其中“天眼”二字，更是语带双关，颇有推崇圣上之意，堪称绝妙。

皇帝深爱文学，一听卢云的下联，登时大喜，他猛地站了起来，仰天吟道：“大雨淋漓，洗净大阶迎学士；天雷霹雳，打开天眼看文章！好！真是好！”眼看这上下联如此佳妙，出题与解题的自都能流芳百世，皇帝喜上眉梢，当下转过身去，吩咐刘敬：“你把这幅对联记下来，朕日后要将之收录，列于景泰文集之中。”

顾嗣源听在耳里，心下自也欢喜难言，想道：“也只有云儿这等文才，才能对得出这等好联，难得！难得！”柳昂天虽是武人，但也知这下联对得极佳，心下自感高兴。

秦仲海躲在殿外，此时身上早已湿透，耳听卢云答得工整，他虽不知其中难处，但见众人赞叹欢喜之情颇真，想来是难得之作，自也为卢云开心。便在此时，忽见一名圣僧模样的和尚出现在附近，却是一幅偷偷摸摸的神情。秦仲海认出他是罗摩什，心道：“这和尚不知来这里作什么，真可怪了。”一时不忙揪他出来，便往殿内看去。

只见皇帝龙心大悦，早命人开席，正在那儿举杯畅饮，一众大臣则端坐几后饮酒，每人桌上都摆着五碗大菜，一瓶御赐美酒，看来颇为丰盛。

秦仲海看得眼红，心中便道：“他妈的，你们吃得快活，老子却在这儿淋雨，真是岂有此理。”他舔了舔嘴唇，只想饮酒，又听殿内传来皇帝的声音，道：“卢爱卿如此聪明，着实难得，看你这等文才，朕实在很想留在身边，唉……真舍不得外放江南啊！”

秦仲海心下一惊，寻思道：“惨了，卢兄弟要是给皇上留在身边，照他的硬脾气，只要江充三言两语陷害一下，没两天就给杀头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”

卢云虽是精通妙法，能言善道，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何等为难，比之血淋淋的战场，只怕还要难上千百倍，他虽然镇日自称“兵之诡道”，但要玩那陷害暗算的把戏，却一件也作不到。也是为了这个理由，顾嗣源与柳昂天才会劝卢云离开京城，少与这些豺狼虎豹为伍。

殿内顾嗣源、殿外秦仲海等人各自惶急，又听皇帝道：“朕虽想把卢爱卿留在身边，但念及江南百姓生活疾苦，实在需要一位父母官，

却也只好忍痛割爱了。”说着叹息不已，颇见惋惜之情。众人听了皇帝改变初衷，方感安心。

皇帝叹息一阵，这才命卢云上前，他取出长洲知州的印信，谆谆嘱咐：“长洲知州悬缺已久，百废待举，亟须整顿。念尔一心报效国家，上任后需得爱护地方，廉洁自持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，知道了么？”

卢云大喜，当下跪地接印，道：“臣卢云沾泽圣恩，必竭心爱民，不敢有失。”说着接下印信，叩谢皇帝圣恩。

皇帝哈哈大笑，挥手道：“真是人见人爱的小子，快去喝酒吧！”

眼看卢云叩首回座，皇帝心中喜乐，一时酒兴甚佳，他连喝了几盅，笑道：“咱们卢状元果然一表人才，文采飞扬，状元之名当之无愧。却不知咱们的胡志廉胡榜眼人品如何？”

话声未毕，一人大步向前，跪下道：“臣胡志廉，愿万岁平安喜乐，政躬康泰。”

皇帝哦了一声，低头看去，只见胡志廉身材瘦小，但双目湛然有神，想来也是一名了得的文士。他微微一笑，问道：“胡志廉，你志向如何？想到何地为官？”

胡志廉跪地回话，道：“启禀圣上。微臣乃兄也在朝为官，乃是当今礼部尚书，臣希望能留在京中，以求兄弟骨肉团圆。”

那礼部胡尚书猛地上前叩首，大声道：“请圣上恩准，令我兄弟两人团圆，得享天伦之乐。”

这胡尚书向与刘敬交好，自来多与江充作对，江充看在眼里，登即冷笑道：“老掉牙的把戏啦！你兄弟二人打着骨肉团圆的破烂幌子，便想骗个京官当当，哪有这么容易？”

皇帝笑道：“江爱卿说话恁也恶毒了，人家自求骨肉亲情，却碍得你什么事了？”当下道：“两位胡爱卿所求照准，以后朕便称胡尚书为大胡，你胡志廉为小胡吧！”

江充哈哈一笑，讥嘲道：“他二人若是一齐出现，那便合称‘二胡’，这两人专出悲苦之音，全家都是倒楣模样。”

胡尚书大怒，但眼下江充势大，只得勉强忍耐。

一旁刘敬听了，便接口道：“江大人，你侄子是后江，你是前江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嘿嘿，看来你这一代旧人定要给换下来啰！”

江充正要出言去骂，却听皇帝笑道："两位胡爱卿都请坐，来，胡榜眼，朕也出一联考你。"他在兴头上，一看桌上摆着三杯酒，也不细想，挥了挥手，便道："万岁怀抱三杯酒。"

这上联也是应景，他自称万岁，自是傲视当今的帝王气象，众臣闻得此联，又开始连声赞叹，江充更是擂胸捶地，拿出本子疯狂抄写，言行更令人错愕。

胡志廉饱读诗书，一听上联，心中立想："皇上这上联并非原创，原句当是'千秋怀抱三杯酒'，下联则是'万里云山一古楼'，只是圣上为了应景，硬是掉转了几个字，我该如何是好？"他生来聪颖，眼珠转动，霎时也有好些对子出来，但朝中文人满是高人，自己虽有对子，却非绝对，实没把握撼动群臣。

他斜目去看卢云，只见他端坐几后，面带微笑，想来此人文才非凡，片刻又已有腹案生出。他冷汗直流，想道："半吊子东西，不如不说。今日唯有行险一途。"当下起身上前，拱手道："圣上此联太过佳妙，臣一时回答不出，还请见谅。"说着拜了下去，连连叩首。

皇帝听了这话，忍不住皱起眉头，颇为失望，一众文官却是暗暗点头，都知这位榜眼见事明白，深谙官场之道。先前皇帝与状元郎随口对答，两人便做出传诵千古的佳句，料来都是才高八斗之士，胡志廉若不知藏拙，一心大显锋头，只要稍一不慎，便会给卢云比下去，从此不得翻身。此时遇得垂询，自当另辟途径，以免受制于人。

江充嘿嘿冷笑，一看胡志廉退缩，只想出言羞辱，话到口边，忽地想起下个答题的便是自己侄子，他心下大惊，眼见刘敬笑里藏刀，站在一旁不怀好意，便把话缩了回去。

皇帝皱起龙眉，显是心中不喜，摇头道："胡榜眼不愿答题，那便跪下候着，让朕看看你的文章再说。"他取出胡志廉的试卷细读，要看他是否有真才实学。胡尚书看在眼里，自为兄弟担忧，胡志廉跪在地下，却是面带微笑，显然胸有成竹。

看了半晌，皇帝不见喜怒，仍是双眉紧皱，迟迟没有说话。胡尚书不知吉凶如何，心中只感害怕。又过片刻，皇帝忽尔放落了试卷，问道："你在文章里力呈教战手策，究竟是何用意？"

胡志廉应道："臣近年游览乡间，见百姓流离失所，每遇盗贼，常无法自防，是以藉试卷一角，建言圣上，能令军机下放民间，得使乡

勇卫国，以达保国奇效。”

皇帝听他说话掷地有声，又见他双目炯炯，侃侃而谈，丝毫没有惧色，心中起了爱惜之意，霎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看你见地深刻，笔力雄健，所精当在经史子论，无怪不喜这些诗词歌赋。”

胡志廉跪地不动，垂首道：“臣生性愚鲁，还请圣上重重责罚。”

皇帝笑道：“你这般经国识见，虽不及卢状元的盖世文章，却也难能可贵。不过你既然开口讨罚，朕可不能平白饶过你。”

眼看皇帝低头沉吟，胡尚书吓得魂飞天外，正想出言讨饶，却听皇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！朕意已决，日后便罚你到翰林院修撰吧！你可心服？”

这“翰林修撰”一职官秩颇高，复又清贵，皇帝用罚这一字，自是玩笑之言，别无他意。

胡志廉闻言大喜，知道计策管用，当下跪地谢恩，诵号道：“微臣谢主隆恩，陛下万岁、万万岁。”叩首三次，方才站起。一旁胡尚书则连拍心口，竟已吓出一身冷汗。

皇帝赐下御酒，与胡志廉对饮一杯，便问：“江探花何在？”

一名胖大男子冲了出来，大声道：“江大清叩见万岁爷，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他猛力叩首，登时咚咚有声。

皇帝笑道：“你不必这般用力，等会儿磕伤了脑袋，你叔父必然伤心。”

江充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多谢皇上爱护小侄。”

江大清却不领情，大声道：“皇上不必担心，小人的脑袋不怕疼！我叔父自小便常打我的脑袋，说这样可以聪明些哪！”

皇帝笑道：“你真变聪明了吗？”

江大清嚅嗫地道：“我…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还是常打便是了。”

众人忍俊不禁，都是一笑。刘敬面带讥讽，微笑道：“果然是家学渊源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”

江充面红耳赤，急急找来身旁卫士，低声传令道：“你们告诉罗摩大师，请他务必相助小侄过关。”

那卫士依言去了，江充往殿外探看，待见罗摩什已站在窗沿附近，他松了一口气，这才稍感心安。

皇帝笑道："胡榜眼精擅经史，试卷里多是精辟见解，乃是治国栋梁，虽不及卢状元那般才情，却也是难能可贵，他两人一位机智百变，一位擅论史事，你呢，你又会什么？"

江大清大声道："我会背诗！"

皇帝哦了一声，奇道："背诗？那是什么？"

江大清道："就是唐诗三百首啊！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！这些我都会背！"

皇帝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"看你真心喜欢诗词，想来才情必高，来，先让朕看看你的文章。"说着取出他的试卷，便要去看。

谁知才从弥封袋里取出试卷，那试卷竟如长了翅膀一般，忽尔随风飞去。皇帝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"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"

秦仲海见罗摩什手上抓着一条细线，知道是他在搞鬼，当下微微冷笑，他在地上捡了一小块石子，猛往罗摩什的光头丢去，罗摩什此刻正专心应付殿内情事，哪知有人暗算于他，登时给打破脑袋，鲜血长流。他回过头去，怒目望向秦仲海，低声道："你别趁人之危！"

秦仲海笑道："只要你不来搞鬼，我便放你一马。"罗摩什哼了一声，不去理他。

罗摩什与秦仲海说话，心神微分，那试卷便从空中落了下来，刘敬笑道："看来这试卷好生害羞，居然会怕人家看。"他伸手过去，便要将试卷抢夺在手。

江充知道这试卷满是荒唐言，不由得惨然一笑，心道："说不得，只有干了！"当下提起桌上一大碗汤，立时泼了过去，刘敬尚未拿到那试卷，猛地半空一大碗热汤洒来，霎时溅上了纸张。那试卷给热汤一泼，便已掉落在地。

皇帝惊道："江爱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"

江充忙道："臣一时手脚麻木，不小心把汤碗泼出，请圣上重重责罚。"

皇帝叹道："人家苦心写的文章，你却把它毁得不成话，你怎么对得起你侄子呢？快把剩下的部份拿来，让朕多少看一下。"

江充见那试卷溅满汤汁，心下暗喜，想道："这墨定然荫开了，皇上便是要看，那也是乌黑一片，根本什么都看不见。"他喜孜孜地提起湿淋淋的试卷，正要送上，猛见那试卷只有首页姓名处有荫痕，其余诸页都是空白一片，他心下一惊，寻思道："大清这可恨的小子，这厚厚一本试卷，他居然只写了名字！"

皇帝催促道："江爱卿，你快拿来，朕等着看哪！"

江充惨然一笑，猛地张开了嘴，将整本试卷吃了下去。

皇帝大惊道："你…你干什么？"

江充乱嚼几口，用力将试卷吞落，饶那试卷宣纸所制，但厚厚一本，份量也不算少，江充陡地面色惨白，险些活活噎死。

刘敬冷冷地道："看来江大人肚子饿啦！"

江充打蛇随棍上，立时含混不轻地道："刘总管说得没错，这上头有汤汁，臣不忍暴眕天物，只好把它吃下去啦！"

皇帝听他胡言乱语，如何不怒？霎时重重一拍龙椅，喝道："你大胆！这中间定有隐情，对不对！"

江充吓得跪倒在地，颤声道："圣上息怒。"

皇帝厉声道："朕念在你辛苦为国的份上，平素对你是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向来最少管你！可这科举何等要紧，乃是为国荐才，如此国家大事，你却敢胆擅权，随意作弊舞弄，此事朕却是容你不得！大胆江充，你该当何罪！"

江充吓得屁滚尿流，跪地讨饶道："皇上饶命啊！"

皇帝气愤之余，转头喝道："江大清！朕现在考你，你若是答不出中式的，朕便把你充军，你知道了么？"

江大清吓得全身冷汗直流，颤声道："救命啊！"

皇帝森然道："方才我命胡榜眼对得那幅上联，只因胡榜眼不喜诗词，朕便放他过去，现下朕便以这幅对联，再考你一次！你答吧！"

江大清茫然道："皇上刚才出的对联是什么？"

皇帝气得险些昏晕，狂怒道："这会儿就忘啦！你叔叔平日最是用功，早把朕的微言大义都抄了下来，你过去问他吧！"

江大清嗯了一声，便自走了过去，道：“叔叔啊！你抄的本子借我看一下吧！”

江充摇头道：“不能借你。”

江大清心下一怒，大声道：“你连亲侄子都不救！你太可恶了！”

皇帝也怒道：“大胆江充！你看方才胡尚书兄弟多么友爱，你却做得这般事，把本子拿出来了！”

江充陪笑道：“是…是……”他往怀里一摸，忽地面色一变，惊道：“不见了！”

皇帝面色铁青，道：“刘公公，你去帮帮他吧！”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臣领旨。”说着走到江充面前，道：“江大人，你侄子要看你的手抄，快取出来了吧！”

江充面色难看，只好拿出本子，嚅嗫地道：“你随便看吧！”

江大清冲了上来，夹手夺过，随手翻了一段，蓦地惊道：“叔叔，上面黑黑的，只有画了一只乌龟而已，没有皇上的诗啊！”

皇帝脸色发紫，勃然大怒，厉声道：“好啊！原来你平日做的笔记都是装模作样，来人！给我打！”

眼看近侍大汉将军疾冲而出，手提金瓜捶，便要纳头来打，江充泪眼汪汪，跪地求饶，颤声道：“皇上息怒，念臣多年功劳，饶过我吧！”

皇帝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饶你不饶，看你侄子了。”他喝住殿前侍卫，高声道：“江大清，你记好了，朕方才的上联是‘万岁怀抱三杯酒’。你给对吧！”

江大清喃喃自语道：“万岁怀抱三杯酒？”

皇帝冷笑道：“料你一时对不出，来人，上一段歌舞！”话声甫毕，立时出来十余名宫女，在殿前翩翩起舞。

秦仲海见当中有一名宫女相貌极端丑恶，竟然颇似罗摩什，转头急看，果然那罗摩什已然不见，看来那宫女必是他乔装而成。

皇帝心头烦闷，连喝了一阵闷酒，道：“你到底想好没有？”江大清却仍是一脸茫然，兀自张大了嘴，皇帝怒道：“朕给你一柱香时分！你给想明白了！”

太监端过香炉，焚起檀香，只等线香烧尽，江大清必定要糟。

只见江大清面无人色，呆呆的站在殿上，满头冷汗中，忽见一名相貌凶恶的宫女对他直笑，手上却拿着一朵红花，不住地要递给他，江大清心中忽起邪念，想道："嘿嘿，这宫女对我有意思。"一时竟然心摇神驰，更是忘了自己身在险境。

江充早看出那宫女是罗摩什乔装的，知道红花中必然藏有纸条，心下暗急，但皇帝睁眼望着自己，一时却也无计可施。

皇帝暴喝一声："到底想好了没有！"

罗摩什见不能再拖，登时将手上红花丢出，便往江大清面上扔去，江大清淫笑一声，便要伸手去接，外头秦仲海见了，霎时也是一枚石子丢来，那石子打在红花上，"啪"地一声轻响，那红花又飞了回去，掉在罗摩什两脚之间。江充与罗摩什见了这等情状，都是又惊又急，一时叫苦连天。

皇帝见江大清犹在拖延，怒道："来人，给我押起来了！"

江大清喃喃地道："万岁怀抱三杯酒……万岁怀抱三杯酒……"满心惊惶间，陡见了那丑恶宫女脚下的红花，忽地心有感悟，大声道："等一下，我有下联！"

众人心下大奇，纷纷惊道："真的么？"先前胡志廉尚且不愿回答此联，可见这联真有些难处，江大清文盲一个，如何能答？都有不信神色。

江大清生死关头，哪管众人指东道西，当下冲了出来，指着罗摩什脚边的红花，暴吼一声，叫道："万岁怀抱三杯酒；宫女胯下……宫女胯下一枝花！"

众人闻言，忍不住哄堂大笑，罗摩什低头看着自己两腿间的红花，一时也是面色大窘，这下错有错着，"万岁怀抱三杯酒，宫女胯下一枝花"，人事时地物无一不合，众人虽觉好笑，却也挑不出毛病来。皇帝闻言也感莞尔，挥手笑道："算了，饶你一命吧。"

江充脸色惨澹，心道："天幸这胯下一枝花，不然我叔侄的脑袋可要搬家啦！"

江大清洋洋得意，面有傲色，下跪道："启禀圣上，臣想求个官。"

皇帝见他须臾之间，便顺着竿头来爬，不禁皱眉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江大清大声道：“臣想做‘皇门官门正’！”

皇帝闻言，一时又惊又喜，站起身来，大声道：“你真想做‘皇门官门正’？”

江充听得此言，吓得面色惨白，急忙跪下，颤声道：“皇上不要理他，他是胡言乱语的……”

皇帝大怒，喝道：“给朕退下！这官职好歹是正四品，也不见得委屈你这探花侄子！”

眼见皇帝如此不悦，江充吓了一跳，只有心惊胆战地下去了。

皇帝微微一笑，温言道：“江大清，你真想做‘皇门官门正’？”

江大清见皇帝面带喜乐，心下大喜，急忙喊诺。想道：“那位安统领果然没骗我，皇上只要一听到我自告奋勇，便会龙心大悦，嘻嘻，看来我今日要发了。”他偷眼看着江充，只见他全身颤抖，似是欲言又止，江大清又想道：“哼！叔叔最瞧不起我了，一听我要做大官，他就来妒嫉，真是可恶。”

皇帝点了点头，忽地想起一事，皱眉道：“江大清，朕提醒在先，这‘皇门官门正’要服侍年轻女子更衣沐浴，你可受得了委屈么？”

江大清大喜欲狂，暗想道：“安道京果然没骗我！”忙道：“服侍女子更衣沐浴，乃是臣生平之职志，绝无委屈可言。”

皇帝微微颔首，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，堂堂的进士居然忍得下这口气，不简单。”他忽地眉心纠起，又道：“可这官职有个大大的难处，只准与大臣女子打牌听戏，喝酒唱歌，却决计不准读书，你身为儒生，可受得了这个闷么？”

江大清一身本领，全在“打牌听戏、喝酒唱歌”八字箴言上，听得此言，那是正中下怀了，当场大喜道：“皇上莫要担忧！臣粉身碎骨，也要把事情办好！”

皇帝叹道：“真是委屈你了，好吧！朕便把这个官职给你。”

江大清下跪磕头，大声道：“谢吾皇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”

江大清磕头不休，却见皇帝转过头，问向刘敬道：“刘总管，这种事以前有先例么？”

刘敬道："启禀皇上，前朝秉笔太监王英是以秀才身分入宫，想来也能算是一个前例。不过以进士身分进宫的，这位江探花却是史无前例。"

皇帝微微颔首，道："有先例就好。只是他这么大年纪，还能割得么？"

江大清忽起不妙之感，心道："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还能割得么？"

刘敬笑道："皇上放心，老臣亲自操刀，保他万无一失。"说着往江大清胯下瞄了一眼，点头道："看东西这么一点点，不挺难割。"

江大清恍然大悟，方知这"皇门官门正"乃是内官，需得净身方能为之，他大惊道："不要割！我不要做'皇门官门正'了！"

刘敬笑道："君无戏言，皇上已经赏给你了，你怎敢反悔？"

江大清仓皇看向江充，惊叫道："叔叔！叔叔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"

江充叹息一声，掩住了脸面，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求情。

群臣哄堂大笑，秦仲海与卢云两人自也忍俊不禁，一个殿内，一个殿外，都是笑得人仰马翻。

第八卷 金榜题名 第八章 西角牌楼

幻剑书盟?英雄志（第八部金榜题名）

众人午宴已毕，各自出得宫来，却见江充仍在与皇帝低声哀告，皇帝面无喜怒，江充苦苦哀求，却不知结果如何。

秦仲海躲在殿外，心下暗笑道："江大清这下给人喀喳一刀，恐怕要呜呼哀哉了。"

秦仲海极目望去，只见卢云迳自与顾嗣源去了，自知好友要去尚书府作客，心下不禁替他高兴："这卢兄弟在金銮殿上扬眉吐气，满朝文武无不钦佩他的文才，顾大人一个开心，说不定要把爱女许配给他。"转念又想："可那杨郎中也是一股脑儿的爱慕这位顾家小姐，这可是个什么了局？照老子看，这两位读书人可有得斗了。他奶奶的，顾大人怎地不多生几个女儿出来，最好连老子也能分上一个。"

却说卢云一路步行，亲自伴随在顾嗣源轿旁，到了顾府大门，莫名之间，卢云忽感心中激荡，一时竟是百感交集。他回首看去，望着远处的一家小酒铺，想起自己一年前还每日来此借酒消愁，再看此时身穿朝服的自己，直有恍若隔世之感。

只听嘎地一声，顾家的大门已然开启，里头的小厮家丁纷纷奔出，高喊道："老爷回府啦！"

顾嗣源自行掀开轿帘，便从轿中缓步走出。卢云连忙上前，在旁躬身相迎，这动作却是他在扬州做书僮的习惯。

顾嗣源微微一笑，拉住他的手，道："云儿，你已是方今的进士状元，对人不必再这般恭顺了。"

卢云摇头道："卢云一向只在顾伯伯面前谦恭有礼，在旁人眼中，却是个狂傲小子。"

这卢云生平有股奇异的执拗，只要旁人对他客客气气的，便要他百般容让，他也不以为意，但若有人出言侮辱，甚或讥讽嘲笑，他定会如不顾一切的寻个公道。他这几年饱受苦难，又是泼皮招惹、又是姨娘讥嘲，说来都是为了这个硬脾气。

顾嗣源听了他这话，当即一笑，摸了摸他的头顶，道："你现下是有势力的人了，莫要气量狭小，锱铢必较，脾气更得收敛，否则定会害人害己，懂了吗？"

卢云心下一凛，想道："顾伯伯说得没错，我现下是朝廷命官，不再是当年落魄潦倒的穷苦书生了，以后待人处事可须多加留神。"当下没口子的答应。

两人跨入大门，一众家丁见了卢云到来，无不讶异万分，卢云念及顾嗣源的交代，收起往日的愤世嫉俗，只与众人微笑点头。

正看间，一名家丁目瞪口呆，惊叫道："阿云！这不是阿云么？你怎么回来了？"

卢云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名小厮呆呆的望着自己，却是当年的旧友阿福。卢云哈哈一笑，正要回话，顾嗣源已微微一笑，向众家丁道："云儿已是当今状元郎，不日便要赴长洲上任知洲。你们以后与他说话，可得多检点些。"

众家丁听得此言，无不张大了嘴，几名欺侮过卢云的侍卫更是全体肃立，面色苍白无血。

众家丁中自以阿福最为高兴，眼看过去的好友成了大官，当即拉住卢云，连声道："阿云哥，以后我要给管家欺侮，你可要帮我出头啊！"

卢云哈哈一笑，道："放你一万个心，我定会帮你。"

昔年卢云在顾府吃过不少亏，又给裴盛青毒打，又叫二姨娘羞辱，这阿福算来对他不坏，称得上是患难之交，眼下卢云今非昔比，自当好好回报一番，阿福想到日后有这状元郎撑腰，忍不住趾高气昂起来，走起路来更是虎虎生风。

管家不知大祸临头，兀自行上前来，正要招呼老爷，猛见卢云站在一旁，那阿福更满面凶狠地望着自己，他心下一奇："这小子不是卢云么？怎么还有脸回来？难道是给官府抓到了么？"他冷笑两声，想起卢云的逃犯身分，正要上前威吓，忽听顾嗣源笑吟吟地道："管家来得好。快来见见状元郎，也好沾点喜气。"

管家吞了口唾沫，挖了挖耳孔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一旁阿福哈哈大笑，高声叫道："大胆小民！见了状元阿云大人，还不知道跪下！"

管家惊疑不定，待见了卢云身上的朝服，只吓得魂飞魄散，想起往事，心下惨然："完了！这小子真的发了，他要是挟怨报复，我定要大祸临头！"眼见卢云向自己点了点头，管家浑身发抖，苦笑一声，低声道："卢公子。"

过去这管家何等势利高傲，此刻却低声下气，就怕再惹卢云一点半点，卢云哈哈一笑，道："两年不见，管家还是没变啊！"这话也不知是讥嘲管家势利如昔，还是称许他保养有道，那是没人知晓的了，管家干笑两声，只忙不迭地抱头鼠窜。

行到厅上，两人坐了下来，顾嗣源便垂询了几处生活的情状，问道："你现下住在何处？还是在客栈里住么？"

卢云点头道："是。小侄自山东返京以来，一直都住在客栈里。"

顾嗣源微笑道："我府里空房许多，不知卢状元愿否盘桓数日？"

卢云啊地一声，想到可与顾倩兮朝夕相对，忍不住全身发热，忽又想到二姨娘等人，面上露出为难的神色。

顾嗣源一见他的面色，便知卢云仍在意二姨娘。他叹了一声，道："当年你离开之后，我与你姨娘大吵一架，弄得家里鸡犬不宁。唉…我见了你姨娘拿来的衙门公文，便连夜差人去刑部打探消息，这才晓得这通缉榜文是从山东省城里送出来的。"

卢云心中一震，他此时虽已无罪一身轻，但毕竟是靠着秦仲海的粗暴凶狠，这才以不可告人的手段销案，猛听顾嗣源提及他被通缉的事，忍不住还是心惊肉跳。

卢云颤声道："顾伯伯，其实……其实我…我是给人冤枉的……"他正想解释，却见顾嗣源摇了摇手，道："不必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无辜受冤。那省城的县官姓吴，叫做吴昌，向来是朝中八虎中最为贪财的一位，我那时一见公文，便知你十之八九是给吴昌栽赃的，我当上兵部尚书后，几次找了朋友，想为你平反，可又找不到你人，唉…就这么拖下去了。"

卢云啊地一声，叫了出来，这才知道多年来顾嗣源始终在寻找自己，霎时之间，耳边响起了顾倩兮说的那几句话："卢云啊卢云，你好生自私，你只知道自己是全天下最委屈、最可怜的人，从来不管别人的苦处……"卢云泪眼朦胧，这两年来他落拓江湖，但顾嗣源、顾倩兮这对父女，却又何尝忘了他呢?

卢云哽咽道："顾伯伯，你待我情深意重，小侄却这般任性妄为…我…我实在对不起你……"

顾嗣源轻抚他的头顶，温言道："好孩子，今日咱爷俩还能相见，那便是老天有眼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"

卢云点了点头，脸上流下两行清泪。

两人伤感一阵，顾嗣源问道："说到这桩案子，后来是柳侯爷为你平反的吧？"

卢云尴尬一笑，寻思道："若非秦将军仗义相助，把县官吴昌毒打一顿，恐怕我至今仍是不见天日，只是此事说来实不为外人道，我还是保住秘密才是。"当下乱咳几声，道："顾伯伯所料不错，正是侯爷一位手下替我平反的。"

卢云这话差相彷佛，虽然没把秦仲海供了出来，倒也不算欺瞒，只是他若把秦仲海肆无忌惮的情事一一供出，恐怕会把这位兵部尚书

吓出病来。

顾嗣源面露神往之情，点头道："柳侯爷果然是侠义心肠，改日我定要登门造访，好好谢上一谢才是。"他却不知柳侯爷手下这位秦将军行事有如土匪，向来以蛮干见长，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。

说话间，只见一名中年贵妇走进厅来，这女子圆圆白白的面孔，满面富贵，正是顾嗣源的元配、顾倩兮的生母顾夫人。

卢云赫然见了顾夫人高贵的面孔，想起当年被赶出顾府的惨状，立时浑身冷汗。那时顾夫人好生冷面，临去时吩咐再三，要卢云绝不可对人提起他在顾家待过，卢云此刻见了她，直是八分惊恐，两分惭愧。他站起身来，硬着头皮道："夫人。"

哪知换了个身分地方，那顾夫人神态却是完全不同，只见她缓缓向卢云走来，微笑道："卢公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"卢云听她口气中颇有亲近之意，心中暗暗吃惊。

顾夫人上下打量卢云，眼色柔和，满是珍爱之意，好似在品评什么书画宝玉。卢云给她看得好不自在，急忙低下头去。顾嗣源哈哈大笑，道："快别叫他卢公子了，那多生份，该叫云儿才是。"

顾夫人眼望卢云，替他拢了拢朝服，微笑道："老爷从来最相信你，定说你是给人冤枉的，果然老天有眼，终教你爷俩得以团圆。"

顾嗣源笑道："是啊！现下云儿是钦点状元，终究出头了。咱们可要替他高兴才是！"

顾夫人笑道："可不是么？那日老爷听你中了状元，高兴得什么也似的，还马上差人去宫里查呢！"

卢云低声道："卢云过去给老爷夫人添了好些麻烦，实在万分该死，唉……"说着低下头去，颇见羞愧之色。

顾夫人听他提起往事，急忙摇头道："快别这样说了，以前我也有不是之处，对你有好些成见，今日看来，真是错得可以，云儿，你可别记在心上。"说着向他福了一福。

卢云见她多礼，不由得一惊，慌忙摇手道："夫人切莫如此，卢云经受不起！"

顾夫人只是不依，定要向卢云道声不是，两人在那里谦让一番，卢云终于还是让顾夫人道了歉，他自己则是磕头回礼。经此一事，二

人再无心结。

顾嗣源看看天色已晚，笑道："来吧！咱们吃饭了，去唤倩兮出来吧！"说着朝卢云看了一眼，似是颇有深意。

卢云又惊又喜，心头怦怦直跳，想起自己在茶铺的绝情，却不知一会儿如何向顾倩兮开口。

众人坐定后，顾嗣源见小姐始终不曾出来，不由得眉头一皱，问道："小姐呢？怎么还不出来用饭？"

下人正要回话，忽听一人脚步声细碎，走向厅来，卢云心头大喜，想道："倩兮还是来了！"自中状元以来，这还是两人第一次见面，不由得心神激荡。

但听一声娇笑，跟着转出一人，卢云满心欢喜，急急回头去看，霎时笑容僵住，只见眼前这人徐娘半老，哪里是顾倩兮了，却是最令他头疼的二姨娘。

卢云心下暗暗叫苦，站起身来，拱手道："二姨娘，好久不见了。"

二姨娘见他到来，却是毫不惊慌，想来早已得到消息，只见她眉花眼笑，笑道："原来是卢大官人来了，哎呀！这可把新科状元的喜气带到咱们顾家来了，真是好哪！"

顾嗣源原本颇为忧虑两人相见的场面，此时见双方相让一步，心下一喜，笑道："云儿高中一甲状元，大魁天下，实在太难得了，来来，大家坐下吧！"吩咐下人道："把小姐叫出来了，咱们一起吃饭。"

家丁答应一声，正要上前，却听一个柔和的声音道："爹爹。"卢云心头一震，这声音娇柔轻缓，正是顾倩兮来了。

他抬头看去，只见顾倩兮薄施淡妆，身穿青绿缎子，说不出的娇媚动人，莲步轻移，正自向前行来。卢云心中微微颤动，想道："倩兮知道我今日要来，特地为我打扮了一翻，卢云啊卢云，她待你何其之好，你真是前辈子修来的福气……"

正想间，忽见顾嗣源伸手往自己一摆，笑道："倩兮，你看看，这却是谁来了？"

卢云满脸通红，凝目望着顾倩兮，心头七上八下，怦怦直跳，谁知顾倩兮只嗯了一声，向卢云点了点头，便转过头去。神态生份，好

似二人全不相识。

卢云微微一愣，一时难测芳心喜怒，只是不知高低。

顾嗣源笑道："这位便是卢云，他便是爹爹以前在扬州的幕宾。过去爹爹一直想教你二人相识，谁知始终苦无机会。难得他今日中了状元，便请他来家里吃饭啦！"

一个是自己的爱女，一个是自己疼爱的晚辈，顾嗣源却全然不知两人早已相识，更不知当年他们曾有一段铭心刻骨的恋情。当年卢云与他女儿相识时，正是那年的元宵，当时顾嗣源恰好人在北京，到后来东窗事发，众人更不敢让他知道这件事，是以他全然不知两人早已有情。

顾嗣源满面笑容，转头看着卢云，笑道："来，顾伯伯替你们介绍一番。这位便是小女，年方二十，你们年轻人多聊聊。"

卢云满心惶恐，他颤巍巍地直起身来，嚅嗫地道："顾…顾小姐，晚…晚…那个生卢…卢云，这…这厢有礼了。"想起状元游街时顾倩兮那幅怒色，此时忍不住心惊胆战，好好一句话说得歪七扭八，竟是十分别扭。

顾倩兮星目流盼，却没理会卢云，迳对顾嗣源福了一福，道："爹爹，今儿个不巧，我已然有了约会，现下要出门去了。"

顾嗣源见女儿无礼，一时颇为不悦，皱眉道："怎么这时候要出门？是谁来找你了？"

顾倩兮淡淡地道："是兵部的杨郎中。"

卢云全身巨震，他看着顾倩兮，内心直是醋海波涛，寻思道："这…又是杨郎中，她明知我今日要来，却与杨郎中约了出去，这…莫非她是故意做给我看的？"想到杨肃观英挺的面孔，心中直是又酸又妒。

顾嗣源嘿地一声，道："这肃观也真是的，什么时候不好约你出去，怎么挑在这时候找你？"

顾倩兮道："这约会早在半月前就定好了，女儿不知客人要来，也就没推掉。"

顾嗣源叹了一声，摇头道："这也真是巧了，好容易爹爹安排了这个家宴，唉……"

忽听二姨娘笑道："老爷您别发愁啊！日后要吃饭，还怕时日不多么？再说这杨郎中最是知书答礼，讨人喜欢得很，小姐和这种人出去，那也没什么不好的啊！"

顾嗣源看了夫人一眼，见她点了点头，当下也道："好吧！既然如此，你也不便爽约，只是定要早些回来。"

卢云听了他们的对答，已知杨肃观早受顾家上下喜爱，杨肃观在朝为官多年，非只年岁比自己小了四岁，其余家世样貌，人品武功，无不胜己万倍，虽说自己是新科状元，但以各方条件观之，仍难与其相比。卢云言念及此，心下暗自难受，但他碍在顾嗣源面上，仍装得一幅无事模样。

眼看顾倩兮轻轻盈盈地走了出去，顾嗣源向卢云一笑，道："别管这些闲事了，咱爷俩自己喝点酒，吟诗作对一番，你说可好？"

卢云答应一声，脸上却现出十分惆怅的神情。

二姨娘斜眼一看，见卢云满面愁苦，正自凝望顾倩兮离去的背影，二姨娘知道他心头苦闷，忍不住暗自高兴，想道："死小子，你以为中了状元之后，你便是当今天子了吗？你还差得远哪！"

这二姨娘自赴京以来，眼见顾倩兮交往的对象多是京中名门，那裴盛青又住在扬州，两家隔得甚远，她自也无法左右顾倩兮的婚事，只有放弃多年经营的布局了。虽是如此，她还是不容顾家小姐落入自己生平死敌之手，料来只要卢云前来追求，她定会多方阻扰，大力干预。她见卢云低头不语，登时眉开眼笑，道："哎哟！难得卢公子中了状元，怎么还唉声叹气的，来来，快喝一杯吧！"

卢云听她出言调侃，明白她还是记恨自己，当下也不多加理会，迳自举杯起来，道："卢云今日侥幸得中进士，全仗诸位长辈提携爱护，大恩不言谢，卢云先干为敬。"说着一饮而尽。

顾嗣源哈哈大笑，道："好孩子，两年不见，连酒量也好了，来来，我陪你一杯。"

顾夫人也笑道："云儿看起来真个长大许多，不比以前那般青嫩了。"

卢云忙道："顾夫人说笑了，卢云已届而立之年，自不能再荒唐度日。"

顾嗣源兴致甚佳，笑道：“你们不晓得，咱们云儿今儿个在皇上面前多露脸，圣上出了一幅对联下来……”

眼见众人兴致昂然地听着自己的事迹，卢云心中却无丝毫喜悦得意之感，只因少了一位他最挂怀的人，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。

这一顿饭足足吃了两个多时辰，卢云见天色已晚，便起身告辞。

顾嗣源道：“不忙着走，今夜咱爷俩来个秉烛长谈，说说日后的打算，好不好？”

卢云心烦意乱，摇头道：“小侄不胜酒力，有些醉了，想先回去歇息一阵，改日再来拜会顾伯伯吧。”

顾嗣源不愿他走，摇头道：“不成，时辰已晚，你今夜就住在我家里吧！”

卢云想到顾倩兮，心下喟然：“倩兮既不愿再理会于我，我又何必死皮赖脸的缠着她？我今晚若留在这儿，到时照面了，弄得大家尴尬，岂不可笑？”当下寻个借口，道：“小侄有些贵重物事放在客栈里，怕久离有失，还是回去睡好了。”

顾嗣源听他这么说，知道不能勉强，叹道：“好吧！改日我们再叙吧！”便要亲自送出门去。

卢云连忙拦住，道：“怎么使得，卢云自己走成了。”

好容易说得顾嗣源留步，卢云便自行离府而去。他一路唉声叹气，低头走着，行到门口巷弄，忽见一对男女远远走来，卢云细目看去，这对男女好不匹配，那男子身形修长，举止隽雅，正是杨肃观，一旁那女子巧笑嫣然，明眸皓齿，却是顾倩兮。看来两人玩了一个晚上，却到这时候才回来。

卢云满心悲苦，长叹一声，他不愿与两人照面，便躲在巷道之中，等他二人过去之后，自己再行悄悄离开。

卢云躲在巷中，只听顾倩兮的声音道：“杨郎中，你送到门口就成了，我自己进去吧！”

却听杨肃观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别再称呼我为杨郎中，就叫我肃观吧！”

听得顾倩兮嗯了一声，低声道：“肃…肃观……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"倩兮，咱们认识一年多了，第一回听你这般叫我，我真的好高兴……"

卢云躲在巷中，虽无意去听两人说话，但这些声音仍是不绝入耳，卢云一时伤心欲绝，全身如火之炙，只想将耳孔堵起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只听顾倩兮道："杨郎中，时候有些晚了，我先回去了。"

卢云听她又以杨郎中相称，那是认了生，心下没由来的一喜。

却听杨肃观低声又道："倩兮，先别急着走，我有话同你说。"脚步声响，已然上前一步。

卢云知道杨肃观想与顾倩兮说些体己话，只怕两人还会有些亲昵举动，他此时妒嫉欲狂，真想飞身逃走，却又怕给他二人听到声响，一时没了主意，只是痴痴地站着。

忽听咳地一声，似有人运起了脓痰，跟着扑地一声，竟把痰吐到地上。卢云心下一奇，不知这声音是谁发出来的，这杨肃观行止文雅，怎能随地吐痰，干出这等粗鲁事来？要说是顾倩兮往地下吐痰，那更是匪夷所思了。

正讶异之间，猛听一个粗豪的声音远远传来，自言自语地道："他奶奶的，还是给江大清那小子逃过了喀喳一刀，真他妈的气死你老子了！我操！"卢云心下大喜，想道："秦将军来了！"

京中俊杰无数，若不是秦仲海这流氓，却有谁的举止这般吓人？

眼看秦仲海昂首阔步，大剌剌地行近顾府大门，杨肃观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低声道："糟了，又是这流氓……怎么每日都阴魂不散的……"

顾倩兮皱眉道："既然你的朋友来了，你们自去聊吧，我要回家了。"跟着传来叩门开门的声音，然后是杨肃观的一声长叹，显是惆怅无限。

卢云身处巷中，耳听顾倩兮走进家门，自是松了一口气。

却听秦仲海的声音道："咦？这不是杨郎中么？好久不见了！"这声音有如打雷，好似大喊大叫一般，深夜听来倍觉粗鲁。

杨肃观没好气地道："不久，一点也不久。"

秦仲海笑道：“怎么啦！大半夜的躲在人家尚书府门口偷窥，可是要干采花之事么？”

杨肃观怒道：“秦仲海，你说话像样些成不成？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俩是老相好啦！这么开你两句玩笑，你就生气啦？”

杨肃观哼了一声，不愿再说。

秦仲海笑道：“好啦！消消火气吧！今日老子请客，请你到宜花楼坐一坐，把你相熟的姘头叫出来，咱俩乐上一乐，你说可好？”

杨肃观听他满口胡言，不由嘿地一声，拂然道：“什么宜花楼，你可别乱损我名声。”

秦仲海扯住了他的衣袖，笑道：“你别这样无情嘛！小绿这些日子想死你了，每日茶不思饭不想，就是等你去哪！走吧！走吧！”

卢云心下暗笑，看来秦仲海准是刻意编排，存心要把杨肃观气上一顿，果听杨肃观口气悻悻，不悦地道：“要去你自个儿去吧，恕在下有事，先告辞一步。”跟着脚步声响，杨肃观已然匆匆离去。

卢云听在耳里，心中暗暗感动，想道：“秦将军为何要这般气杨郎中？莫非是为了我？他……他待我实在太好了些……”心中正自激动，忽听一人道：“咦！卢兄弟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”卢云急忙抬头，只见秦仲海站在巷口，正朝自己望来。

秦仲海抓了抓脑袋，满面狐疑地道：“你大半夜地不睡觉，却藏在这巷中干啥？”

卢云嚅嗫地道：“我……我方才赴顾大人之邀，眼看天色晚了，就……就走到这巷中，这……那……”他正想胡乱找些理由编排，却听秦仲海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也是来采花的，对不对？”卢云满面涨得通红，双手连摇，急忙道：“我没有……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看你脸红的快中风了，还说没有？快快从实招来，你采了几朵啦？红的还是绿的？”

卢云又慌又怕，忙道：“我真的是赴顾大人的约，秦将军万万不要误会。”

秦仲海呸地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什么误会？你这小子采花功夫一等一，想当年在西疆，咱们银川公主爱煞了你，差点连和番也不干了，

我见你在树林里和她摸手摸脚，好不快活，连这等金枝玉叶你都采了，还要闪躲什么？快快招来吧！你又看上哪家的闺女啦！”说着淫笑连连，神态极为无耻。

卢云又惊又急，此地乃是顾家大宅，秦仲海如此说话，难免给旁人听去了，他连连搓手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忽听嘎地一声响，楼上顾府的窗扉打了开来，秦仲海与卢云一齐抬头望上，眼见一名美貌少女探头望外，只见她俏脸微怏，嘴角紧泯，正是顾倩兮。

秦仲海笑道：“好一朵香花啊！”

卢云惊喜交集，颤声道：“倩兮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话声未毕，忽然楼上一桶水泼了下来，正洒在卢云头顶。卢云没料到顾倩兮竟会用水泼他，忍不住啊地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一桶冷水啊！”

卢云给淋得一头一脸，大是狼狈，抬头唤道：“倩兮，我…我……”他想挤些话出来，却不知该说什么，正犹豫间，顾倩兮哼地一声，俏脸含怒，已然掩上了窗子。

卢云心下叫苦连天，看来秦仲海这番言语当真害人不浅，自己与顾倩兮非只和好无望，还给他连番阴损，真算是雪上加霜了。

卢云正自长吁短叹，忽见秦仲海掩身过来，笑道：“身上湿了不打紧，心头还是火热就好，来来来，咱们去宜花楼坐上一坐，把你相熟的姘头叫出来，咱俩乐上一乐，好不好？”

卢云啊地一声惨叫，大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又来这套啦！我可被你害惨了！”说着双足一点，飞身逃走。

秦仲海看着卢云离去的背影，登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两个无聊男子，真个莫名其妙！放着宜花楼千百个姑娘不去挑，偏要在这争风吃醋，学那狗咬狗模样，真他奶奶的可耻！”

秦仲海外貌凶猛，其实生性精明，一见杨肃观与卢云的神态，便知他二人又在为顾倩兮较劲，他生平豪迈痛快，自是见不得这挡子无聊事，当下便来一阵恶搞，省得见他二人这般搅和。

秦仲海正自狂笑不止，忽地楼上又是一桶水洒了下来，只把他全身也给泼湿了。秦仲海仰头怒道：“操你祖宗！你他妈的找死啊！”

上头却传来一阵泼妇骂街的声音："哪来的一群野狗，三更半夜地在这儿吵闹不休，快给我滚了！"那声音泼辣至极，正是二姨娘。

秦仲海喝道："你奶奶的老虔婆，有种便给我滚下来，老子教训教训你！"

二姨娘骂道："没带种的杂碎！只敢欺负女人家！你生下的儿子没屁眼！"

两人你一句、我一句的对骂不休，真个是没完没了，却把大街上的左邻右舍都惊醒了，一时纷纷点灯来看。

时光匆匆，转眼卢云考上状元已有个把月了，他拿到朝廷赐下的第一笔俸禄，便在城西买了处小小民房，只要一得闲暇，便躲在里头读书，有时伍定远、秦仲海等人更会过来喝酒谈心。只是这几日朝廷大臣宴客不断，每日都找上了他这位新科状元，直把他忙得晕头转向，成日都在大鱼大肉的吃喝，难得落个清闲。

这夜宫中无事，秦仲海打听了卢云一人在家，便买了三斤熟牛肉，打了一壶老酒，便寻到卢云家里，打算来个秉烛长谈。他哼着小曲儿，行到卢云住处门口，正要叩门，却听卢云的声音从门里传来，叹道："唉…倩兮啊倩兮，那日我要知自己能点上状元，我…我也不会说那些决绝话了。你……你别再怪我了，好么？"

秦仲海嘻嘻一笑，寻思道："好啊！这小子总算把姑娘追到手了，还把人带到房里亲热，嘿嘿，看他平日道貌岸然的，想不到也是这种货色。且待老子来吓他俩人一跳。"他缩到墙脚，便要起身惊吓。

秦仲海缩在窗下，又听卢云的声音道："唉……这一切都是上天捉弄，我本以为要回山东去了，谁晓得反而成了当今状元，唉…我每日里好想找你，却又不敢…"

秦仲海听了半晌，却没听见顾倩兮说话的声音，心道："怎么搞的？就咱们卢兄弟一人唱独脚戏么？"他听卢云说了一阵，都是些感慨命运乖离的话，已知他是一人自言自语。

卢云正在房内感伤，忽听外头一人尖声尖气地道："卢相公，你快别伤心了，奴家这就来看你啦。"

卢云这几日都在思念顾倩兮，只因若有所思，便是风吹草动，鸡鸣狗叫，也都会联想到顾倩兮身上去，他心下一喜，当即站起身来，

叫道："倩兮，是你在外头么？"也是他失魂落魄，却浑没注意这声音又粗又哑，直是难听至极，哪比得上顾倩兮的温言笑语。

外头那声音尖利地道："啊！外头好冷哪，真把奴家冻死了。"

此时已近冬季，天候慢慢转寒，深夜时路上更会凝出一层寒霜，卢云怕顾倩兮受了风寒，忙道："这么冷吗？你赶紧进来，我这儿有炭火！"

那声音道："炭火不管用，奴家要钻你的被窝，那儿才是暖的。"

卢云俊脸飞红，寻思道："倩兮向来端庄贤淑，怎会说出这种话来？"

却听啪地一声轻响，窗沿上出现了一包切好的牛肉，跟着又是一壶老酒飞来，那声音尖锐地道："你快接过了酒菜，找些盘碗装好，一会儿奴家来伺候你。"

卢云哦地一声，伸手接过，忽然那声音哈嗤一声，猛地打了个喷嚏，跟着传来吐痰的声音。卢云心下大疑，登即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去。

却见秦仲海缩在墙角，口中兀自说道："唉呀！奴家这些日子可想死你了，每日里身子好冷，心头却又火热，直是内外交煎……"他正自说得高兴，猛听后头重重一咳，秦仲海回过头去，见到卢云满面怒气的看着自己，秦仲海吓了一跳，连忙翻身跳起，装出一幅大义凛然的神情，沉声道："方才有名女子在你窗下窥视，我见她身法好快，料来定是百花仙子，这就追过来瞧瞧了，你可曾被这无耻女子惊扰？"

卢云骂道："什么百花仙子，我看是火贪仙子吧！"

秦仲海脸上一红，道："今夜酷寒，先别去追杀那女子了，咱们来喝上一杯吧！"说着拉住卢云，便往里头去了。

卢云骂道："你好生无聊，大半夜地来窥视于我……"口中喋喋不休，脚下却跟着进去了。

秦仲海走进书房，猛见卢云桌上摆着些纸墨，只不知他在写些什么，当下便要去看，卢云连忙挡在桌前，道："没什么好看的，你快走开！"

秦仲海心下起疑，寻思道："看他慌成这样，定是在写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等会儿老子来瞧上一瞧。"他咳了一声，皱眉道："谁喜欢

看你那些鬼文章啊！老子见了书就头疼，来来，一起喝酒吧！”说着取出酒肉，便与卢云喝了起来。

两人吃喝一阵，秦仲海有意取笑，当即阴侧侧地笑道：“卢兄弟啊！这几日可曾去尚书府啊？”

卢云面色一沉，道：“秦将军别再提这事，那日给你害得好惨。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我只是见你与杨郎中好生奇怪，放着宜花院里现成的姑娘不去瞧，整日却像疯狗一样往顾家大门钻，八成还在门口撒尿占地盘什么的……”

卢云怒气勃发，喝道：“你嘴里别这么难听成不成？”说着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秦仲海见他愁眉不展，饱受相思苦恼，寻思道：“看他这幅模样，当真爱煞这位顾大小姐。好吧！看在卢兄弟干过老子参谋的份上，再帮他一回吧。”他这人做事粗鲁无比，世所罕见，但真要精细起来，却又巧妙连环，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秦仲海转动手上的酒杯，只想来个出奇制胜，当下便自打量起来。

正盘算间，忽听卢云道：“秦将军，我昨日去赴何大人的宴，听他说皇上要整饬御前侍卫风纪，说你们成日只会打牌赌博，想开始叫你们读书写字呢！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秦仲海猛听他提起此事，心下不由得一阵气苦，他夹起一块牛肉，叹道：“都是那些大学士搞的鬼，说咱们每人都要交上一篇文章，还要来个比赛什么的。唉…说起来明日就要交文章了，他妈的，我怎么现下才想起来……”说着把牛肉放入口中，唉声叹气的嚼着。

卢云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要交什么样的文章？”

秦仲海心下一喜，倘若卢云有意相助，那是万事不愁了，忙道：“皇上吩咐大家每人写一篇咏叹颂，老子负责的叫做‘西角牌楼颂’。”

卢云奇道：“西角牌楼？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秦仲海尴尬一笑，道：“那是我虎林军弟兄平日喝酒赌博的好去处，上次赌博被抓个正着，八成是这样，皇上才要我好好咏叹一下。”

卢云嘿地一声，笑道：“没错，真该咏叹则个。”

秦仲海见卢云不置可否，当下求恳道：“好兄弟，你是当今状元，皇上硬派我作文章，你老兄就帮我捉刀一回吧！”

卢云与秦仲海相熟，自知他痛恨读书，便笑道：“好吧！难得能替你做点事，这就包在我身上啦！”

秦仲海又惊又喜，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可得快快写，可别误了时辰。”

卢云微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一顿饭时间便好。”

那日皇帝赐宴，卢云庙堂之上，随口解对，令得群臣震动，龙心大悦，秦仲海看在眼里，自知卢云之能，便放下心来，两人各自喝酒谈笑，好生快活。

喝到天明时分，秦仲海虽是狂嫖烂赌之徒，此时也不胜酒力，只趴在桌上小寐。那卢云也醉倒炕上，呼呼大睡。模模糊糊之间，秦仲海爬起身来，见天色朦胧，已是黎明，打了个哈欠，便道：“我该回去啦！咱们改日再叙。”

卢云闭着双眼，含浑地道：“你那‘西角牌楼颂’已经写好了，便放在桌上……”

秦仲海大喜，道：“多谢啦！”说着便走到桌前，果见洋洋洒洒地好大一篇，墨色兀自未干，足见用心。

秦仲海心下感动，寻思道：“卢兄弟连夜为我写就，他待我真是不坏。”他取起那篇咏叹颂，霎时见到下头还有一篇文章，秦仲海凝目去看，却是一篇情书，他匆匆看去，只见满纸情爱，料来定是写给顾倩兮的。

秦仲海看得全身肉麻，只想掩面狂奔，心中忽想：“等等！老子不能白拿人家的物事，总该回报则个。”当即阴侧侧地一笑，将那情书折起，悄没声地走了。

回到府中，天色已然大明，秦仲海找来管家，将两篇文章交了过去，喝道：“把这两篇鬼东西装到信封里了，老子一会儿要送出去。”

管家忙道：“两只信封上该写些什么？”

秦仲海皱起眉头，道：“一个叫做‘西角牌楼颂’，另一个叫……叫他奶奶的‘卿卿吾爱颂’，快去给我办好了！”那管家忙不迭地答应，便自去了。

秦仲海倒在厅上，闭目歇息一阵，好容易管家写好两只信封，弥封装好，秦仲海伸手接过，便匆匆往皇宫而去。行到西角牌楼，只见一众下属愁眉苦脸，围了上来，道：“方才尚礼监的太监过来，要咱们把文章交上去，说诸位大学士不日便要品评了。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怕他个屁！老子已经有了文章，保管还夺个头牌！”

众下属早知秦仲海痛恨读书写字，本在担忧受怕，此时听得秦仲海已将文章写就，不禁惊喜交集，都来追问详情。秦仲海笑道：“不必多说了，你们等着领奖吧！”率着众下属，便得意洋洋地往尚礼监而去。

行到附近，只见金吾卫、羽林卫、府军卫的人马都已在排队交搞，秦仲海向巩正仪招呼一声，道：“老巩你写得怎么样啊？”

巩正仪摇头苦笑道："好久没提笔写字了，昨晚只把我忙到天明，差点没给折腾死。"

秦仲海见他额角多了好些白发，心下暗暗偷笑，寻思道："老子昨晚喝酒喝到天亮，你老巩却要埋头苦思，嘿嘿，看来还是咱们虎林军够份量。"

交完差后，又给尚礼太监叫去学习礼仪，说不日宫中便要过年，众人需得学习一番应对进退，以免在百官朝贺时丢脸。众太监平日便与御前侍卫不睦，难得抓到这个良机，自是趁隙报复，只把众侍卫折磨得怨声载道，火气冲天。秦仲海给请去习练盆栽园艺，饶他火贪一刀威力无穷，在这细活之前，也给折磨得双手颤抖不已，恨不得将满园鲜花全数放火焚毁。

待到出宫时，已是傍晚时分，秦仲海心下痛骂，又累又气之余，只得讪讪去了。

行到王府胡同外的谪仙楼，秦仲海早已饿得头昏眼花，便匆匆冲了进去，喝道："给来两盆热炒，三斤白干。"

那掌柜忙道："这位军爷，今儿个是寒食节，京城客店只有清茶准备，不卖酒肉吃食。"

秦仲海心下暗怒，想道："老子今日怎么这等倒楣，到哪儿都不便利。"当下伸手往大门一敲，暴喝道："他妈的！有吃的便成！"

那掌柜连忙道："是，是，请客官上二楼去坐。"秦仲海坐了下来，伙计连忙送上花生果子，另为他煮了壶热茶。

秦仲海喝了口清茶，咬了口花生，不觉满口清香滋味，只觉口中淡出鸟来，他吃一口，骂一声，粗话连篇，直是威震四座。

正吃间，忽见右首靠窗处坐了对男女，两人形貌甚是俊雅秀美。秦仲海极目细看，见那男子正是杨肃观，女孩却是顾倩兮，两人正自谈笑说话，看来颇为愉快。

秦仲海心头火起，寻思道："你奶奶的，咱们卢兄弟每日在房里长吁短叹，你这小娘皮却来和人闲话家常，老子看了真个不顺眼。"转眼看那杨肃观，也是满心喜悦的模样，心中更觉火大："这几日多少大事未决，这风流浪子还往脂粉堆里钻，老子今日替侯爷教训这畜生败类！"他却忘了自己昨夜与卢云喝个酩酊大醉，也算不上奉公守法。

眼见杨肃观未曾发现自己，秦仲海心下暗喜，正想拿花生丢他，忽见楼下一名女子言笑晏晏，正与一众王公大臣说笑。秦仲海细目去看，心中登时大乐，那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那“百花仙子”胡媚儿，此女是个浮浪性儿，那日在华山上便见她使尽风骚，尽在对杨肃观眉目传情，做得十分功夫。秦仲海念及此处，心道：“好久不见这浪荡女啦！看老子来挑拨一阵。”他举起花生，便往楼下丢去。

胡媚儿正与一桌男子谈笑，看来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，谁知啪地一声，脑门竟给花生丢中，她大怒站起，喝道：“是谁在此胡闹！”

一众王孙公子本以为她是哪家大人的闺女，谁知竟会如此泼辣，忍不住一惊，胡媚儿见众人神情骇异，连忙温婉一笑，道：“没事的，大家宽坐。”她坐了下来，浅浅一笑，忽然一口脓痰吐来，此时胡媚儿已然有备，急忙往旁一闪，那脓痰扑地一声，猛地落在一名公子脸上。

胡媚儿狂怒不已，不再顾得玉女模样，霎时举起拂尘，冲上楼去，喝问道：“是谁招惹姑娘！”她见四座都是才子佳人，风流文士，只有一名高鼻鹰目的大汉在那乱吐花生壳，想来定是此人在此作怪，胡媚儿心下大怒，上前喝道：“你这丑怪家伙，是不是你招惹本姑娘！”

那大汉自是秦仲海了，只见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都说百花仙子好生晓事，谁知如此愚昧不堪。”

胡媚儿怒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秦仲海喝了口清茶，淡淡地道：“嵩山少林寺的高手在那儿等你，你怎地还不过去？”

胡媚儿怒道：“我说是谁这么大胆，原来是少林寺贼秃！是灵定还是灵真招惹老娘？”

秦仲海伸手一指，朝窗边一处指去，冷笑道：“人在那儿了，你自己去问吧！”

胡媚儿冷眼回看，猛地一纵，稳稳地飞了过去，陡地座上男客转过头来，胡媚儿见他容貌隽雅，仪表出众，正是天绝僧的关门弟子杨肃观，当下大喜道：“杨郎中！原来是你！”

杨肃观正与顾倩兮喝茶谈天，谁知天外飞来这名妖妇，忍不住心下一惊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顾倩兮看了胡媚儿一眼，神情甚是讶异，茫然道：“这位姑娘是……”

胡媚儿自行坐了下来，向杨肃观一笑，道：“我姓胡，和咱们杨郎中是旧识了。”

杨肃观心下暗自忌惮，这女魔头出手甚是毒辣，那日谈笑间便毒死张之越，后又整垮锦衣卫教头郝震湘，自己可别中了她的阴谋毒手，当下举起茶杯，心中盘算脱身之计。

胡媚儿微微一笑，全然不理会顾倩兮，一双媚眼直往杨肃观身上抛去，杨肃观面上力做镇静，心下却有发毛之感，他一面要偷看顾倩兮的动静，又要提防百花仙子的阴狠杀招，饶他少林正宗武功，也有吃不消之慨。

却听楼下传来吼叫之声：“他妈的不卖酒菜，老子拆了你的烂店！”杨肃观听这声音雄浑有力，当是武林人物所发，却不知又是何方神圣驾临。

只听那掌柜道：“两位大爷行行好，今日是寒食节，咱们可不能卖酒肉啊！”

一个尖锐的声音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什么叫做寒食节？为什么不是暖食节！热水节！偏偏有这许多古怪！”跟着传来桌椅翻倒的声响，想来是动上了手。

杨肃观皱起眉头，正想藉机开溜，忽听一人道：“师弟算了吧！咱们就喝点茶水，吃个点心，那也不坏啊！”另一人道：“可恶！咱们华山双仙一日不可无肉，真是倒楣透顶。”

杨肃观听得“华山双仙”四字，脑中立时浮现华山双怪荒唐至极的模样，心下不禁一寒，寻思道：“怎么这许多武林人物都来了，真是大大的不巧。”想起这两个怪物的种种无赖事迹，现下顾倩兮就在眼前，可别生出什么难堪事来。他眼角微撇，赫见华山双怪已然走上楼来，更是又烦又惊。

原来前些日子是琼国丈的寿宴，那华山玉清观与之交谊非常，自也在受邀之列。琼国丈虽然官高爵重，但他无意大肆宴会，朝中官员

便只请了刘敬、徐铁头等几名好友，在紫云轩小小办了几桌宴席，是以杨肃观不知此事。

华山双怪坐了下来，各自喝了几口清茶，算盘怪把茶水吐在地下，骂道："他奶奶的，这京里的茶水怎么这等难喝，比狗尿也还不如。"

肥秤怪道："别怨了，咱们两个老的可得快些回山，我看徒孙小掌门这些时日焦头烂额，咱俩别再给他添忧惹烦了。"

杨肃观听了这话，登时想起苏颖超已接下掌门大位，从二月算起，已有七八个月了，却不知他这些时日干得如何。

正想间，猛听算盘怪骂道："说来说去，都怪宁师侄执意退隐，不然咱们现下还是威风凛凛的，根本不必把这些江湖人物放在眼里。"说着恶狠狠地望向四座，似乎心中有恨。

肥秤怪劝慰道："师弟快别这般想了，宁师侄虽然退隐，但咱们依旧威风八面啊！想那日封剑退隐，连卓凌昭这等剑法也给打下马来，说起来，咱们华山仍旧是天下第一。"

算盘怪大声道："没错！天下第一，正是这四个字！"

两人说话间，只听一名女子笑道："两个老不死的，尽是在这儿胡吹大气，羞也不羞啊！"

华山双怪同时转头，怒喝道："什么人！"二人怒目看去，却见一名黄装美女端了杯清茶，正自笑吟吟地喝着，看她妖媚模样，不是胡媚儿是谁?

肥秤怪眼尖，一见百花仙子妖妖娆娆的模样，霎时已认出她来，当即喝道："百花仙子！又是你这妖妇！"

胡媚儿微微一笑，道："方才听两位在那儿胡吹大气，我听得脸红，便忍不住多说了两句，还请两位老爷子莫要见怪啊！"

杨肃观见这胡媚儿四下生事，心下暗暗叫苦，只怕一会儿要有大打，不免惊扰了顾倩兮，百忙中偷眼往顾倩兮望去，只见她秀眉不展，显然不喜眼前凌乱的场面。杨肃观咳了一声，只想拉着顾倩兮开溜，但此时若要贸然离开，反而露了形迹，只有静观局面了。

肥秤怪强抑怒气，沉声道："我吹什么气了？你把话说明白点。"

胡媚儿理了理鬓角，笑道：“宁不凡既然退隐了，那跟死了也没什么不同，你们华山少了他，那是连三流门派也不如啦！你们不急着回家练武图强，居然有脸在京城招摇撞骗，胡吹大气，还敢自称什么天下第一，唉……我真替你们难为情啊！”

华山双怪闻言大怒，算盘怪抓起兵刃，便要上前动手。肥秤怪猛地想起一事，连忙伸手拦住，低声道：“听说这女子与江充那狗子有染，这帮贼子高手如云，咱们千万别在京城招惹她。”此时宁不凡退隐，华山少了天下第一高手，实力不比以往，若要招惹安道京、罗摩什等人，准会吃上大亏。

算盘怪咦地一声，奇道：“什么？这女子与江充有染？”

肥秤怪左右看了一阵，低声道：“这事你知我知，就是不要大声嚷嚷。”

算盘怪哦了一声，转头往胡媚儿望去，待见她与杨肃观同桌，登时附耳过去，低声道：“那小子不是少林寺那姓杨的家伙么？怎么也和百花仙子混在一起了？”

肥秤怪向来喜爱道听途说，一见杨肃观的面，登时想起华山会后传开的消息，低声便道：“师弟有所不知，江湖中人有言，说胡媚儿与那姓杨的小子私下有情，这当口八成是来幽会的，却给咱们撞见了。”

算盘怪又惊又喜，又气又怕，当场跳了起来，戟指大骂：“好淫妇！终于给我抓到把柄了吧？本以为你只跟那姓江的奸臣有染，没想到你姘头这么多，终于给我抓奸在床了吧！”

胡媚儿听他胡言乱语，不由得一愣，道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”

算盘怪哈哈大笑，当场走了过去，冷笑道：“你和姓杨的行得做得，旁人就说不得？那日华山之上，我看你与这姓杨的小子眉来眼去，老早便在疑心了！没想到你们连孩子也生出来啦！无耻啊无耻！杨肃观，少林的脸面全给你丢光了！”当场加油添醋，又自行增了几味料，竟是当成故事来说。

那日卓凌昭一心安排武林盟主的大计，杨肃观便以唇枪舌剑回敬，只说得卓凌昭面红耳赤，回不上半句话，眼看“剑神”无力招架，那峨眉掌门严松才来胡乱编排，说杨肃观与胡媚儿有染云云，这话本

是围魏救赵，用意只在替卓凌昭解围，哪知几个月下来，武林人物以严松的话为源头，竟已传得如此难听。

杨肃观听了这话，只气得全身颤抖，不知高低，那胡媚儿听算盘怪说得荒唐，却也不生气，媚眼只往杨肃观瞅去，腻声道："杨郎！人家的名节全给你毁了！你可怎生赔我哪！"

杨肃观听她还在编排，心中又气又急，只是此时若要找算盘怪争辩，不知这人又有多少荒诞不经的无耻话等着说将出来，杨肃观气急败坏，连忙偷眼朝顾倩兮瞧去，只见她脸色惨澹，好似信了算盘怪的鬼话。杨肃观心中骇异，寻思道："好容易今天才约了她出来，怎么又遇上这等荒唐人物，唉……我恁也厄运连连了……"

算盘怪毫不放松，兀自喋喋不休，拼命加柴添火，大声道："杨肃观啊杨肃观！你与百花仙子两相情爱，生下私生孩子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让这孩子为祸武林，造成天下莫大浩劫！姓杨的！你知不知耻！"一时说得兴高采烈，畅快淋漓。

眼见顾倩兮站起身来，已要离去，杨肃观忍不住气往上冲，怒道："算盘怪！你……你莫再胡说八道！"

算盘怪仰天狂笑，喝道："你与你姘头私下缠绵就算了，居然还敢在京师地方公然奸淫，你还配称作少林寺的人吗？"

杨肃观气得面色发紫，几欲昏晕，却见胡媚儿眉开眼笑，笑道："算盘仙，你也真是的，我与杨郎小俩口的事，你居然也在这大声述说，回头杨老爷知道了，你可要害我家杨郎给责备了哪！"

顾倩兮听了这话，更是头也不回，走下楼去了，杨肃观面色惨白，道："倩兮，你别信他们的鬼话啊！"他正要追上前去，却见楼梯口站着一名流氓也似的男子，正自对他嘻笑指点，却是"火贪一刀"秦仲海。

杨肃观心头苦煞，寻思道："今日我可是犯了太岁，不然怎会有这许多凶神恶煞同时出现，天哪！我是招谁惹谁了……"

却说卢云这日给人邀宴，好容易宴席已毕，离开礼部侍郎的府宅，在路上缓缓而归，行到谪仙楼下，忽见一名美貌少女气冲冲地下楼，正是顾倩兮来了。卢云见她迎面而来，一时心头大震，想

道："这……我……我又遇上她了……"他想要上前招呼，一时却又不敢，两脚好似生根一般，牢牢地定在地下。

却见顾倩兮正眼也不看他一眼，迳自从他身边擦过，只留下一阵淡淡的幽香，卢云心中感叹，心道："完了，我与她之间真的完了，唉……"他望着顾倩兮的背影，只觉胸口哽恶，泪水更要滴了下来。

正难受间，忽然身上微微一麻，竟给人点中穴道，卢云心下大惊，正想张口喝问，只觉喉咙一哑，连哑穴也被点上，跟着领子一紧，身子竟被人提了起来，他转头去看，只见那下手之人对着自己嘻嘻直笑，却是秦仲海。

卢云心道："惨了，秦将军定是喝酒喝多了，这当口发了酒疯，不知他要如何折腾我，我可小心了。"正自惊惶间，只见秦仲海赶在顾倩兮前头，自往兵部尚书的府宅奔去。

卢云心中更怕，想道："秦将军不知有什么可怕阴谋，莫非要让我大大出丑不成？"他想开口喝阻，可身上穴道又被点上，实在难以出声，一时间只有心急如焚，却是无能为力。

眼见秦仲海翻过了顾家的高墙，卢云见实在不能再拖，当下运起全身残余功力，猛往秦仲海怀中撞去，秦仲海骂道："狗咬吕洞宾！"伸手在他后颈上一斩，登时将他劈晕过去。

卢云昏晕良久，终于悠悠醒转，他想要坐起身来，霎时脑门重重地撞了一记，只把他震得头昏眼花，便在此时，忽听一名女子的声音叫道："啊！床下有老鼠！"卢云听了这温软的声音，顿时心中一惊，寻思道："这……这是倩兮的声音，我这是在什么地方？"

他转头望去，只见四周一片黑暗，正打量间，又听顾倩兮道："小红你去看看，这床下有老鼠，我可不敢睡了。"

卢云登时醒悟："原来我是在顾家小姐的床下，这……秦将军实在太也胡闹了些……"看来秦仲海手脚俐落，居然神不知、鬼不觉地将他搁在顾家小姐床下，这份能耐却也了得。

卢云顾不得赞叹，一心只想爬出床去，可又怕给顾倩兮发觉，到时不免被当成登徒浪子，若要给顾嗣源知道此事，那可是万劫不复的惨况，他咬紧牙关，就怕发出一点半点声响。

却听小红的声音道："小姐别怕，我去拿只扫帚过来，包管把这老鼠打出来。"

顾倩兮道："你快些取来！"过不多时，只听脚步声响，那小红已然拿着扫帚过来，她嘿地一声，叫道："看婢子的！"只见床脚伸进一根扫帚，跟着往卢云身上扫来。

卢云深怕给小红发觉自己，连忙往墙壁靠去，他用力过猛，霎时墙壁发出轰地一声，险些给他撞塌了。

顾倩兮惊道："这老鼠好大！"

小红骂道："死老鼠！臭老鼠！你赶紧去死吧！"跟着往床下一阵乱打，饶他卢云武功不差，内力不弱，此时也只能贴紧墙角，给人胡乱撕打一阵，只觉倒楣透顶。

小红打得脸红气喘，却不见有老鼠出来，她趴在地下，往床底看去，卢云吃了一惊，深怕给她发现自己，急忙运起"无绝心法"，掌中生出一股黏劲，便如壁虎般贴住床板。

小红见床下空无一物，便道："床下没东西，看来这老鼠逃啦！"

顾倩兮犹不放心，低声道："不成，咱们用水冲一阵，不然这老鼠夜间又要爬出来，可会把我吓死。"

小红笑道："行，包在婢子身上！"当即奔出门去，便要取水过来，卢云心道："我若不想个办法，不免被她主仆二人水火交攻。说不得，先吓唬她们一阵。"当下急忙装作老鼠嘶鸣的模样，跟着发出连串的吱吱叫声。

主仆二人听了这恶鼠嘶叫，顿时一惊，纷纷退后，小红惊道："这…这该死的老鼠又出来啦！"她举起扫帚，又往床下一阵乱抽，卢云虽然贴在床板上，臀部背部仍是连连挨打，当下急急发出"吱"地一声大响，心道："这一声够凄厉的，她们应会以为老鼠死了吧？"

果然惨叫过后，小红惊魂未定地道："这老鼠好像死了。"

顾倩兮悄声道："你再打两下试试！"

眼看小红又要过来，卢云心中一急，急忙从怀中掏出铜钱，从床脚往外丢出，他内力深厚，指力非小，那铜钱咕溜溜地一滚，便朝门外飞去，其势颇速，看来真与老鼠有些相似。

铜钱飞出，只把主仆两人吓得同声惊叫，小红惊道：“这老鼠好像会飞！”

顾倩兮尖叫道：“快去追啊！”

小红举起扫帚，登时往门外冲出，口中大叫：“臭老鼠，有种的别跑，姑娘我来啦！”

卢云见小红远走，便撤去掌心黏劲，身形落地，心道：“还好我熟知兵法，来个声东击西，否则今夜定给打死在这儿。”

正庆幸间，只见顾倩兮缓缓地走向床来，跟着坐在床沿上，一动不动。

卢云见她一双纤纤玉足就在眼前，脚踝柔美，足掌浑圆，心中不觉一荡，他连忙收摄心神，就怕自己又发出了声响，到时不免被活活打死。

忽听顾倩兮低声一叹，好似有什么心事，卢云听了叹息，心中便想：“倩兮可是想起了什么事？难道是杨郎中待她不好么？”

顾倩兮正自叹息，那小红已然打死“老鼠”，走了进来，问道：“小姐啊，你又怎么了？”

顾倩兮摇头叹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身为女子真是可怜，又怕给男人欺侮，可又不能不嫁，唉……真不如出家为尼算了。”

小红立即赞同，大声道：“可不是吗！天下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些男子要不便是忘恩负义，要不便是天生薄幸，个个都是狗一样的无耻货色！小姐若要出家，小红定也陪着你！”

顾倩兮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不说这些了，我该睡了。”

小红道：“我来服侍小姐脱衣。”跟着主仆两人开始宽衣解带。

卢云连忙闭上了眼，心中直怦怦乱跳，只怕窥见顾倩兮的玉体，可想起顾倩兮美丽的脸庞，又忍不住想偷看一眼，满心挣扎间，好容易听得顾倩兮道：“好了，你下去歇息吧！”

卢云闻言，登时松了口气，忽又觉得心中一阵惆怅。

只见顾倩兮脱了鞋袜，露出纤细柔美的赤足，正在地毯上缓缓行走，卢云与她相识经年，却不曾见过她的玉足，此时初看乍见，忍不住两眼发直，呆呆望着。

他看着看，心下忽地自责，寻思道："我怎么如此卑鄙，非但躲入人家小姐的闺房，还来偷看人家的小脚，我……我读的是什么圣贤书了？"心中却又想道："这一切全是秦将军害的，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给卡在这儿，这是'天之所与，不取反咎'，全然不能怪我。"

心中善念恶念正自交战，忽听顾倩兮低声叫道："这是什么，怎会有一个信封？"

卢云心下一奇，不知她说的是什么，却听顾倩兮念道："卿卿吾爱颂……好肉麻，这是谁放在我桌上的？"只听她前后翻看，倒不急着撕破信封阅读。

卢云心中长叹，暗道："唉……不知是哪家公子又来追求她了，卿卿吾爱颂，这等恶心的名字也用得出来。"

却听顾倩兮娇呼一声，道："卢云……原来是你……"

卢云心下大奇，心道："什么原来是我？"陡地恍然大悟，知道定是秦仲海搞鬼。又窘又羞之间，想道："这下丢脸了，那日我情思难遣，这才写下了一封情书，谁知秦将军给我取了这等难听的名字。唉，等会儿给她看了，不知会有什么下稍……"

卢云满脸羞红，却听顾倩兮喉头哽咽，颤声道："卢云！你平日里冷着一张铁面，毫不理睬于我，也不求我原谅，我……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，原来你还是念着我……"听得此言，卢云心下又惊又愧，这才懂了顾倩兮的心事，想道："原来……原来她一直等我过来低头哀求，我…我恁也粗心大意了…"

看来顾倩兮早有意原谅自己，只是她是姑娘家，自也脸嫩，情郎虽然不解自己的心意，却也无计可施了。

卢云心中激荡，只想爬出床去，但想起小姐衣衫不整，却又是不敢。

顾倩兮哭了一阵，撕破了信封，道："卢状元……让我看看你的文章吧……"只听她哽咽出声，念道："西角牌楼，耸立皇城，雄奇伟烈，堪为天子左右守护之宝也。"饶她眼泪低垂，念了这几句话，还是不免心中一奇，道："好奇怪，什么是西角牌楼？那是什么地方？"

卢云暗暗叫苦，心道："这不是我替仲海写的'西角牌楼颂'么？怎会出现在此？"

只听顾倩兮咦了一阵，又读道：“夕阳西归，余等侍卫登于楼上，仰望京华云烟，凉风吹拂，四下宁静……”她洋洋洒洒念了一阵，都是些歌颂西角牌楼的辞句，既没半句轻怜蜜爱，更无只言片语的关怀。她越读越气，猛地怒气勃发，道：“这……这算是什么‘卿卿吾爱颂’了？原来是戏耍我的！”她重重将那“西角牌楼颂”一摔，将之扔在桌上，跟着往床上一跳，又哭了起来。

卢云又急又怕，只想出去安慰她一阵，可又迟迟不敢移步，他躲在床下，想起方才顾倩兮的举止，只觉心乱如麻，寻思道：“卢云啊卢云，其实倩兮未必忘情于你了，只是你这人始终自卑自惭，从不敢真心去待她好，唉，你啊你，你对得起她的一番情意么！”

卢云守在床下，不住长吁短叹，又过了半个时辰，耳听鼻息细细，顾倩兮已然熟睡，卢云这才从床下爬了出来。他缓步走向床边，只见顾倩兮睫毛紧闭，面上兀自带着一串泪珠。

当年扬州分离，至今已有二载，这还是第一回这般无牵无挂地望着她。卢云坐在床沿，望着心上人美丽的脸庞，不由得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伸手替她拢了拢被，心道：“我能这般毫无牵挂的看着她，已是今生最大的福份了。倩兮啊倩兮，你可知道我便在你身旁么？”

他细细看了良久，竟是舍不得离开。看到后来，想起往事，心中相思之念越重，就怕自己落下泪来，他不愿自己有所失态，当即轻叹一声，转身过去，便要跳窗而出。

忽听顾倩兮道：“你别走！”

卢云大吃一惊，急忙回身过来，却见顾倩兮仍在熟睡，想来方才那话该是睡梦之言。

卢云微微苦笑，心道：“原来是梦话。”他摇了摇头，转过身去，正待离开，忽听顾倩兮幽幽地道：“卢云啊卢云…你别走……我不在乎你是不是逃犯……卢云……卢云……两年了……你可知我好生挂记你……”

卢云痴痴听着，此时顾倩兮虽在睡梦之中，但言语更见真切。卢云缓缓地走到床边，望着顾倩兮娇美的脸庞，心道：“她从来都是深爱于我，我……我恁也狠心了……”

当年两人无奈分离，顾倩兮心中的伤痛如何比自己少了？想她终日郁郁寡欢，又打听不到情郎的消息，定是折磨得狠了。他卢云只知自己怀才不遇的辛酸，什么时候把顾倩兮的苦处放在心上了？心念及此，已是泪流满面。

只听顾倩兮兀自说着梦话，道："卢云啊……你中了状元，我好高兴……可是你却不理我了…卢云啊卢云，难道你非要我苦苦哀求，你才肯回来我身边么？卢云…你好可恨…你好可恨……"

卢云听了她的真情言语，心下大为感动，一时情不自禁，竟尔低下头去，在她唇上深深一吻。

顾倩兮正自沉睡，忽觉有人亲吻自己，蓦地尖叫一声，吓醒过来，待见卢云深情款款地坐在床沿，真是又惊又喜，又爱又恨，她轻声叫道："是你！"

卢云点头道："是我。"

顾倩兮泪流满面，哭道："你终于来找我了。"

卢云微微苦笑，叹道："倩兮，我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"

顾倩兮纵身入怀，痛哭出声，卢云也是又喜又悲，霎时伸手抱住她，两人心头火热，四唇相接，一时深深香吻，只见满室轻怜蜜爱，宛若身在梦境。

两人吻了一阵，忽听一个森厉的声音叫道："倩兮！什么事？有谁在你房里么？"跟着脚步声细碎，二姨娘带着大批丫嬛冲了过来，人人手上拿着棍棒扫帚，却是听了顾倩兮那声惊叫，都要前来擒拿歹徒。

卢云吓了一跳，惨然道："天啊！"忙往床下一钻，又躲了起来。

一群女子手提棍棒，推门冲了进来，二姨娘喝道："小贼呢？"只见顾倩兮睡眼惺忪，摇头道："什么事啊，没人在我房里啊！"

二姨娘哼了一声，道："我明明听到声音了，你可别想骗过姨娘！"说着走上前去，将锦帐掀开，在里头查了一阵。

顾倩兮娇嗔道："说过了没人嘛！姨娘怎么还是不信？"

二姨娘尴尬一笑，道："前些日子有疯狗在咱们家门口乱吠，姨娘只是怕他们跑了进来，倒不是有什么恶意。"说着歉然不已。

却听小红道："婢子猜想可能是老鼠，方才在床下发现了一只大老鼠呢！"

二姨娘惊道："真有此事，大家给我打！"众人举起棍棒，纷纷往床下戳去。

顾倩兮面露惶急之色，叫道："床下没有老鼠，你们快回去睡吧！"

二姨娘怒道："不行，这些老鼠成日偷吃家里的东西，不拖出来打死不行！"当下足足乱打乱戳了小半个时辰，眼见实在没有老鼠窜出，这才扬长离去。

顾倩兮见二姨娘等人走远，急忙往床下一看，低声道："卢公子，你还好吧？"

却见卢云爬将出来，已然鼻青脸肿，显给人狠狠打了一顿，他歪嘴苦笑道："天可怜见，没给人活活打死。"

顾倩兮见状，忍不住噗嗤一笑，她自识得卢云以来，从不曾见他如此狼狈，可也不曾这般满心欢喜，当即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，无限柔情，尽在其中。

第二日秦仲海进宫去了，众属下奔了过来，大声道："启禀老大，那尚礼监太监要咱们过去，说大学士已将大伙儿的文章品评好了，这会儿就要发布名次。"

秦仲海信心满满，笑道："他奶奶的！还要评什么？老子当然第一！"他昂首阔步，咧嘴大笑，便往尚礼监行去。

行到近处，那太监已然取出众人的文章，道："本次比赛经诸位大学士公评，已有胜负结果，请胜者莫骄，败者勿馁，日后还会有类似比赛，大家还有扬眉吐气的机会。"

众人听得此言，都是为之一惊，骂道："他奶奶的还要写啊！我操你祖宗！"

那太监恍若不觉，笑嘻嘻地道："这就请孔阁揆亲自颁发奖项。"

只见大学士孔安当先走了出来，手上拿着一纸奖状，道："本次咏叹竞赛历经艰难，终始皇上首肯，诸位侍卫大人百忙中抽空参与，本官自是乐见其成……"跟着说了好大一篇，直是喋喋不休，无止无尽。众侍卫听得废话连篇，纷纷闭目养神，练气打坐，一时大堂万籁俱寂，众人如同入定坐化。

秦仲海听得气闷至极，正自光火，忽听孔安道：“好了，以下便开始颁发奖项。”众侍卫听得废话结束，纷纷睁开双眼，顿时满室都是武林高手的炯炯目光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孔安清了清嗓子，道：“本次竞赛，由金吾卫获取季军，请巩正仪都统取奖。”

巩正仪闻言大喜，道：“不枉我白了鬓角，一夜苦思！总算有些回报了！”说着急急向前领奖。

孔安道：“巩正仪布局严谨，文章通顺，堪为佳作，各位日后若有兴致，不妨借来一观。”

巩正仪连连作揖，喜道：“大家若是要看，欢迎到北角牌楼领取。”众侍卫各自在角落嘻笑谩骂，全无一人理会。

孔安又道：“此次竞赛亚军是府军卫，请李扬鹰都统上前。”

那李扬鹰身长九尺，生得土匪一样，两只鼻孔朝天仰起，谁知竟能写得一手好文章。只见他慌忙上前领奖，一幅喜不自胜的模样。

孔安道：“李扬鹰的文章以文词见长，对仗恭谨，词藻优美，堪为其中代表之作。”

李扬鹰大笑道：“多亏我那帐房先生……”孔安“咦”地一声，显是怀疑有人捉刀，李扬鹰嚅嗫地道：“多亏我那帐房先生替我捶背揉腰……”

孔安哼地一声，道：“日后要好好努力啊！”

李扬鹰陪笑道：“是，下官理会得。”跟着急急往下一跳，大喝道：“老子中式了！”便与众兄弟欢庆。

秦仲海轻咳一声，眼见李扬鹰这等土匪都能得奖，自己更不能泄气了，他看众多手下都有惶急之意，当即低声道：“你们等着看吧！冠军必是你老子。”

孔安清了清嗓门，道：“颁发冠军之前，老夫先得说明一事。”

众人听他此言颇为奇特，急忙抬头聆听。孔安道：“这次冠军极有争议，原本因笔法太过新颖，过于特异，本想要令其从缺，但因读者莫不垂泪流涕，只觉这等佳作若不公诸于世，实在太过可惜，众大人几经讨论，这才决定赏下这特奖。”

众人都是讶异，不过是一篇咏叹颂，谁知竟能让人痛哭流涕，说来实难令人相信。

孔安向秦仲海一笑，道："秦将军，恭喜你了，你写的一手好文章啊！"

秦仲海仰天大笑，得意洋洋走了上去，道："本就该我得奖！有什么争议不争议的？"

孔安笑道："只因你文章实在特别，把这西角牌楼当作是梦中情人来咏叹，这才感动无数阅卷大人。"

秦仲海奇道："你说什么？"

孔安取出文章，赞叹道："卿卿吾爱，吾之梦萦，无日或忘，难舍相思……"说着用力往秦仲海肩上一拍，赞道："你对'西角牌楼'的这份爱，我等都是感动万分啊！"

秦仲海恍然大悟，才知那管家弥封错误，竟将"卿卿吾爱颂"放到了"西角牌楼颂"的信封里，他面上尴尬，寻思道："惨了，卢兄弟那儿不知有无出了乱子，可别给我害惨了才好。"

正想间，却听孔安道："只是秦将军平日要注意卫生，你虽然深爱'西角牌楼'，可是不可以用嘴去舔去咬，不然肚子拉稀，可会伤了身子哪……"

秦仲海连连干笑，心道："你奶奶的，这下错有错着，居然叫老子赢了大奖，真他妈的莫名其妙。"

第八卷 金榜题名 第九章 决胜千里

却说秦仲海搬了个奖牌回家，正想要挂在何处炫耀，忽听管家来报，说柳昂天有事相商，当下喜道："好啊！老子正想找人说嘴，侯爷自己送上门来了！嘻嘻！"说着便抱着奖牌，直往门外冲去。

到了柳府，只见柳昂天与杨肃观面色凝重，已在等候众人到来，秦仲海笑道："干什么了？痔疮又发了么？"

柳昂天骂道："又再胡说！告诉你，大事不好了！"

秦仲海奇道："什么大事不好了？皇上也生痔疮了么？?p>

柳昂天怒道："你还放…放那个气了！现下朝廷风起云涌，已到生死立判的地步啦！"

秦仲海怔怔地道："生死立判？那又是干什么了？"说着往杨肃观看了一眼，只见他神情也是凝重异常，料来此事定然非同小可。

却说伍定远也接到消息，正往柳府而来。

这几日众人玩闹逍遥，没半个人去做正经事，却只有他一人躲在制使府中，抄写当年燕陵镖局的案情，打算凭着这张状子，说服柳昂天等人查办此案。他从最早十八名镖师惨死开始写起，一路记述到燕陵镖局主案、齐伯川死于马王庙等情事，伍定远满腔悲愤，洋洋洒洒地写了十大张状纸，痛陈昆仑山众人如何凶狠毒辣，知府陆清正如何与匪人勾结，他文笔虽然不佳，但凭着一股浩然正气，却能令人感动万分。

伍定远匆匆走进柳府，只见众人都已到来，柳昂天与杨肃观脸上神色凝重，两人正自低声交谈，那卢云却容光焕发，好似霉运尽去的模样。伍定远凝目看去，只见秦仲海手上却拿了个奖牌，不知从哪里搞来的，正对着卢云大声说嘴。一旁韦子壮替伍定远拉过了位子，便请他坐下。

柳昂天见人到得齐了，便道："大家听好了，今早皇上吩咐下来，三个月后刑部审刘敬，大理寺审江充。上回两派人马与我们连络的事情，已不能再拖下去，需得做个回覆。今日找你们来，正是为了此事。"

伍定远听罢之后，心道："好啊！原来又是这件事，我今日定须说服侯爷，也好早日了结燕陵镖局的案子。"想到此处，脸上现出极为激荡的神情。

柳昂天道："两雄对搏，已到最后一步。三个月后江充与刘敬二人各自面临一场官司，一件是'刑部会审东厂'，另一件便是'大理寺会审江充'，若不出老夫所料，双方定会各出奇招，拼命陷害，到时朝中定会腥风血雨，乱成一片了。"

杨肃观点头道："据说江充这边找出了一个关键人证，自愿出来指证刘敬，只怕刘总管很难讨好。"众人听说江充居然能买动刘敬身边的人，都是大为讶异。

柳昂天道："虽说江充阴毒，但那刘总管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为了这场大审，刘敬也找来一位大名顶顶的人物，前来审讯江充，若不把江贼伏法，他是决不甘休的。"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问道："刘敬还有什么法宝？他的手下薛奴儿不是才给人打了一百大板么？"

柳昂天嘿嘿一笑，道："刘敬根基深厚，区区此事还难为不了他。据说此次为了找出这名人物，刘敬还特地请出琼国丈跨刀游说。"

众人都是哦地一声，问道："究竟此人是谁？"

杨肃观素来渊博，当即沉吟道："莫非便是大理寺寺卿，即将告老还乡的徐忠进么？"

柳昂天一拍大腿，赞道："肃观贤侄果然了得，正是这位徐寺卿。这位徐大人名叫徐忠进，外号叫做徐铁头，一来是说他专砍人家的脑袋，二是说他自己也不要脑袋，有了这位徐大人出马，江充也不得不忌惮三分，这次两雄相争究竟鹿死谁手，不到审完这两个案子，那是谁都不知道的。"

伍定远想道："这徐铁头如此了得，想来江充必然要糟。"心念及此，忍不住大是兴奋。

柳昂天又道："老夫今日请诸卿来此，便要大家同来定夺对策。眼下两雄相争，不日便要开打，咱们眼前若要找人合作，诸位以为谁是恰当？"

这事已是第二回提起，杨肃观当下轻轻一咳，率先发言道："我主张与江充合作。那日江充许下了京畿都指挥使司的要职，此刻朝廷局面紊乱，咱们若能拿下这个位子，定是本少利多，何乐而不为？"

伍定远听得此言，知道杨肃观主张与江充共进，心下甚是不乐。一旁秦仲海笑道："杨郎中此言大大的不对，俗话不是说了么？雪中送炭是君子，锦上添花称小人，现下江充势大，刘敬力小，你一昧讨好这流氓，他未必会真心领情。"

此言一出，杨肃观立时不以为然，正要出言反驳，柳昂天却道："诸位稍安勿躁，我有几件事吩咐你们。"众人答应一声，都静了下来。

柳昂天望着眼前的四人，道：“你四人都未成亲，尚未成家立业，说起来老夫便像是你们的亲伯父一样，总要把你们四人平安护持，直至你们各有一片天为止，这番心意，你们可曾知晓？”众人站起身来，躬身道：“多谢侯爷爱护之意。”

柳昂天叹道：“我行事一向小心，那也是为了你们的前途打算，这次两雄对决，情势异常为难，你们可别妄作主张，若要惹出更大事端，只怕对大家都不好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侯爷教训的是。”

柳昂天看了伍定远一眼，道：“咱们一个一个来，定远，你先说说你的看法吧！”

伍定远一心一意要为燕陵镖局复仇，当即道：“下官千里亡命，所求无多，不过是替燕陵镖局满门求个公道。不论侯爷决定与哪派合作，下官只求能将这个案子破了，也好安死者之灵。”众人都知他身负血仇，向以为燕陵镖局雪恨为己任，对此言都不觉意外。

伍定远递上了状纸，道：“侯爷，我这儿有一份燕陵镖局的状纸，想请您过目。”柳昂天随手翻了一翻，却是不置可否。伍定远心下暗暗焦虑，寻思道：“看侯爷这个模样，当有其他腹案，若真要与江充共进，我要如何面对死去的齐家父子？我…我该怎么办？”

柳昂天将状纸递给杨肃观，问道：“燕陵镖局与你少林渊源极深，杨贤侄可有高见？”

杨肃观接过状纸，翻了几页，摇头道：“以江充太师的地位，倘无六部会审定谳，只怕很难扳倒此人。何况燕陵镖局一案难处甚多，若想从容破案，只怕大是不易。依我之见，燕陵镖局一案急不得，须得从长计议。”听他言下之意，自对伍定远之说有所保留。

柳昂天嗯了一声，道：“照杨贤侄上回的说法，那是有意与江充合作，好来换取直隶都指挥使司的大位。却不知大家心意如何？”

伍定远最是痛恨江充，深怕柳昂天真要与这奸臣合作共事，他暗自心急，但自知上次举止过于卤莽，已有犯上之嫌，此时便不敢任意妄言，他面望卢云，希望他能出言反对，想来仗着新科状元的气势，也许能令柳昂天、杨肃观回心转意，但卢云上回并未与会，此时只静坐聆听，并未多发一言。伍定远心焦忧虑，可又苦无机会与卢云私下交谈，一时只是发慌。

柳昂天道：“仲海啊！说到与江充合作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众人转头去看，却见秦仲海颜面低垂，浓眉紧皱，却是缓缓地点了点头。

伍定远心中一凉，想道：“惨了！连秦将军也变卦了，这下只剩我一人反对，看来更要孤掌难鸣了。”杨肃观心下一喜，暗道：“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仲海果然是真英雄，绝非拘泥之人。”

柳昂天见秦仲海同意，便道：“仲海你既然同意，那便说说你的理由吧！”

众人见秦仲海双目紧闭，神情似是忧虑无比，心中都道：“仲海平日虽是嘻笑怒骂，临到大关头，却还是正经八百的模样，唉，想来这件事真是难为了。”

过了半晌，秦仲海仍在长考不休，柳昂天道：“仲海，你赶紧说吧！我们都在等呢！”他催促一阵，只听秦仲海道：“虎……虎……”

众人心下一奇，寻思道：“虎？那是什么意思？莫非要消灭朝中八虎么？”

柳昂天皱眉道：“虎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你说清楚点。”

秦仲海道：“休…休…”

柳昂天奇道：“休？休什么？要把江充休了么？”众人登时交头接耳，都搞不清秦仲海的意思。

柳昂天喝道：“你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秦仲海道：“呼…呼…咻…咻……”

众人互望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呼呼咻咻，那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杨肃观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别问了，他在睡觉。”

柳昂天大怒，登时大吼一声，喝道：“秦仲海！你给我起来！”

却见秦仲海跳了起来，惊道：“怎么了？失火了么？”

杨肃观叹道：“我们在谈大事，他却来这儿睡觉，唉……”

柳昂天戟指暴喝道：“粪土之墙！”

秦仲海急忙转身，细细在墙上查了起来，慌道：“哪里有粪土？等一下找管家清理干净。”

杨肃观叹道：“宰我昼寝。夫子曰，朽木不可雕也；粪土之墙，不可污也。”

秦仲海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墙上全是粪，当然不能再污了。”他干笑数声，道：“嘴里好渴，先喝杯茶吧！”说着伸手拿起柳昂天的茶杯，连问也没问，迳自大口牛饮起来。

柳昂天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方才见你点头连连，莫非是同意与江充合作？”

秦仲海大吃一惊，猛地满嘴茶水激射而出，便往伍定远脸上喷去，伍定远吓了一跳，他已获天山真传，此刻武功超凡入圣，当下双足一点，冲天而起，躲过了秦仲海的水箭。伍定远闪开后，那茶水便往杨肃观脸上喷去，杨肃观一惊，使出小巧身法，立时闪到一旁。卢云此时正在回想与顾倩兮间的甜蜜情事，哪料到一股水箭扑面而来，霎时“啊呀”一声惨叫，已被喷得满头满脸。

秦仲海歉然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。”当下急急走来，便为卢云擦拭，两人擦了一阵，只听柳昂天怒道：“仲海！你赶紧把话给我说清楚！咱们要与江充共事，现下定远反对，肃观赞成，你到底意下如何？”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双手一摊，道：“此事我毫无意见，诸位怎么说，我怎么做便了。”他与江充、刘敬两家都无怨仇，虽对刘敬较具好感，但也没必要替他出死力，当下便两不相帮。

柳昂天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既然没有旁的意见，那便去坐下。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迳自回座，只见他笑嘻嘻地眼望卢云，神色却是颇有深意。

果见柳昂天转看卢云，道：“卢贤侄，杨郎中赞成，伍制使反对，秦将军又无意见，这当口便看你的了，你若是赞成，老夫长考之后，当会与江充合作，可你若要反对，老夫便会选择刘敬这一方。你倒说说你的看法吧！”众人一齐往卢云看来，都要看他示下。

伍定远心道：“卢兄弟是我的生死弟兄，照理应会帮我，只是他脾气古怪，不知他会不会忽然倒戈？”

杨肃观心道：“惨了，卢云与我交情平平，前些日子在我家里还弄得很不愉快，这下定会反对了。”他这几日颇为忙碌，中间还抽空离开京城一趟，一直没空邀约顾倩兮出门，是以不知卢云与顾倩兮之间的事。

众人各存心思，都怕卢云出言反对己见，众人当中，却只有秦仲海一人笑吟吟地，心道："咱们卢兄弟以兵法谋略见长，且看他大发议论，到时必有见地。"

秦仲海曾与卢云同赴西疆和亲，对他的计谋甚是心仪，方才他不表意见，其实便是让贤之意。

卢云沉吟片刻，他方中进士，想不到便面临如此重大的难题，一时长考连连，神色颇见为难。

柳昂天催促道："卢贤侄，你这就请说吧！"

卢云想了一会儿，道："照在下的愚见，即便我们与刘敬合作，仅凭咱们两家的实力，只怕依旧推不倒江充，不过徒然浪费心力而已。"

伍定远暗叹道："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真的倒戈了。"杨肃观心下一喜，想道："都说卢云是个古板书生，想不到英雄所见略同。"

二人正想间，卢云又道："可是我们若与江充合作，那也是与虎谋皮，非但拿不到'京畿都指挥使司'，还会被他倒打一耙，只要刘敬一灭，唇亡齿寒，下一个就是我们了。"

杨肃观双眉一轩，道："何以见得？"

卢云道："方今两雄对决，朝廷无数小人都在趁机要胁江充与刘敬二人，希望从中间捞些好处，照我看来，想要这'京畿都指挥使司'一职的只怕不在少数，只怕江充未必是真心给我们。除非他即日便送上这个大缺，不然根本无须理会。"

柳昂天颔首道："卢贤侄这话有些道理，此事咱们不可不防。"

杨肃观道："照卢兄的意思，咱们便该与刘敬合作了？"

卢云摇头道："那倒也不必。"

杨肃观沉声道："照卢兄所说，咱们既不与江充合作，也不与刘敬交往，莫非要坐以待毙，等底定大局后，再让这些人来收拾咱们？"

卢云笑道："杨郎中所言未免太过，方今咱们助刘也好，助江也罢，都是为人作嫁的苦工夫，不知大家为何如此思索？"

杨肃观嘿地一声，道："此刻若不助刘，便需助江，局势使然，咱们根本没得挑选。"

卢云摇头道："我主张两不相助。"

众人闻言，纷纷嗤之以鼻，杨肃观更是笑了起来。柳昂天微微摇头，心下暗叹，道："这卢贤侄还是太嫩，这话真是书生之见。"

却听秦仲海大喝一声，道："大家吵个什么劲儿，先听他把话说完。"众人闻言，这才安静下来。

卢云向秦仲海微一点头，以示谢意，跟着道："当今江刘对决，正是所谓'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'，咱们身为朝臣，食君之禄，正该趁此良机一统乱政，重振朝纲。"

众人听得这话，都是哦了一声，颇感兴味。只听卢云续道："方才听侯爷所言，这次大理寺审问江充，主要是要查看他擅自调动玉门关守军一案，其实若要扳倒江充，此案恐还远远不及燕陵镖局血案来得有用。"

听得"燕陵镖局"四字，众人心下都是一凛，伍定远更是大为兴奋。

柳昂天双眉一轩，显然也看到了其中关键，当下道："卢贤侄快请说吧！老夫愿闻其详！"

卢云道："依在下看来，燕陵镖局一案前后牵连知府梁知义、御史王宁、齐家满门八十三口人，株连之大，涉案之广，可说甚为罕见。倘若咱们能在腊月二十日大理寺会审江充前，将相关人证物证搜罗齐全，凭着这件天地奇冤，定可彻底挟制江充。待得把柄现出，线索落入我们手中，届时风行草偃，任他江充再大，也难只手翻天。"

卢云过去曾听伍定远提及燕陵镖局的案情，此时便以此剖析情势，果然丝丝入扣，入情入理。

柳昂天点了点头，道："卢贤侄此言不错，只是江充这人狼子野心，岂能容我们从容调查本案？到时杀人放火的局面生将出来，只怕两边都不讨好。"

这次西行调查羊皮一事已然弄得腥风血雨，伍定远还差点毕命天山，柳昂天早经众人禀告，此时便将忧虑托出。

秦仲海忽道："眼前江充与刘敬争斗正凶，两大权臣都是焦头烂额的局面，恐无余力对付我们。咱们若能趁机着手调查，阻力必小。"

秦仲海这话倒是不错，以刘敬而言，他若知柳昂天重开燕陵镖局一案，非但不会有所阻扰，说不定还会派人相助。对江充而言，虽说

燕陵镖局一案是冲着他来的，但他最怕刘柳两派合而为一，即便知道柳昂天着手查访，也不至立即翻脸，反倒会寻求和解让步的机会，以免腹背受敌。

众人莫不是老练江湖之人，见识自都明白，此时听秦仲海一说，便都点了点头。

卢云见众人都有首肯之意，心下一喜，又道："等咱们把人证物证搜罗齐全后，定能制住江充。日后助刘则江灭，助江则刘亡，从此朝廷三派之中，自该属柳门最为雄强了。"

柳昂天一想不错，喜道："此计大妙！咱们正该如此！"伍定远更是露出欣慰的神色。

杨肃观道："卢兄所言不错，可是要掌握全案，其中还有几个难处，一来犯案之人是昆仑高手，恐难一举将他们制服；二来卓凌昭这些人极可能守口如瓶，即便抓住他们，恐难逼其招出指使之人。咱们徒然劳师动众，却恐怕会白忙一场。"众人闻言，纷纷点头，都知其中颇有困难之处。

柳昂天沉吟片刻，道："扬贤侄所料不错，此事不可不慎。"他知伍定远是捕快出身，这等审讯追捕之事，定然在行，便问道："定远啊！若是由你来接这个案子，你打算如何办理？"

伍定远听得柳昂天垂询，登时大喜，忙道："卑职与昆仑山仇深似海，只要侯爷吩咐一声，卑职明日便启程出发，前去打探这群贼人的下落。下官江湖朋友不少，只要详加寻访，定会找出他们的行踪。"

柳昂天道："听肃观说来，这批匪人似乎武功不弱，你可有把握擒住他们？"

伍定远单膝跪地，愤然道："侯爷放一万个心，下官便是性命不在，也要将这群贼子千刀万剐，以慰燕陵镖局满门在天之灵。"

这伍定远平素老练精明，但为了燕陵镖局一案，非只丢官亡命，几历生死大险，甚且还曾遭江湖中人怀疑操守，可说日日夜夜都是以此悬念。此时柳昂天问起，自是激亢难忍，当下便有立定生死状的决心。

众人见他满面愤慨，语出悲壮，似有无尽的血海深仇，都是为之一惊。柳昂天与杨肃观对望一眼，两人都是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却是深

以为忧的神色。

秦仲海心道："看伍制使不要性命的模样，到时与卓凌昭一照面，只怕反而坏事，我看侯爷决计不会派他出马。"

秦仲海跟随柳昂天日久，深知他做事保守，以伍定远现下的愤慨怒火，柳昂天自不会放心他去办事，料来这案子定会托付他人。

果听柳昂天转问韦子壮，道："你可曾知道昆仑山人马的行踪？"

韦子壮摇头道："自从华山一会之后，那卓凌昭有如销声匿迹一般，全然不在江湖上走动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"

柳昂天叹道："要是找不出这批人，这案子就难了……"他看向杨肃观，问道："你少林寺可有消息？"

杨肃观点头道："关于这群人的下落，诸位大可放心，据本寺传来的消息，昆仑山门下已然到江南去了。"

伍定远霍地站起，大声道："原来这群贼人去了江南！咱们这就去追杀他们！"

柳昂天见他神态冲动，忍不住皱起眉头，伍定远却是不觉，兀自咬牙切齿。

杨肃观轻咳一声，道："据说卓凌昭败给宁不凡之后，身心俱创，便躲到江南苦思新剑法，只想再找宁不凡一决胜负。只是他门下的匪人闲不住，便在江南一带行凶杀人，已然灭掉了十余个弱小门派。"

韦伍二人闻言大怒，齐声道："这群贼子当真无恶不作！"

柳昂天思索片刻，道："既然如此，咱们事不宜迟，该赶紧动作才是。"说着对卢云道："你不数日便要到江南赴任了吧？"

卢云点头道："正是，下官后日便要启程，前去长洲上任。"

柳昂天点头道："好，卢贤侄到江南后先去打理打理，几日后我会上奏朝廷，再请肃观去巡查沿江防务，这回卢贤侄与杨贤侄两位一齐下去江南办事，不将这群匪人绳之以法，绝不罢休！"

卢云与杨肃观一同站起，拱手道："谨奉侯爷意旨！"

柳昂天取出令牌，交在卢云的手里，道："倘若遇上昆仑山的人马，你迳自调动江夏的守军前来拿人，那儿足有三万大军驻扎，不怕这些匪人不从。只是非到最后关头，万不必与他们硬拼。"

卢云应道：“属下知道。”

伍定远听这派令中没有自己，忍不住心下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侯爷，我…我与昆仑山向来有仇，你为何不派我去？”

柳昂天道：“这几日军务繁忙，老夫想请你多在京城停留几日，反正卢贤侄也要下去江南，这案子不妨就交给他办吧。”

伍定远心下难受，只低下头去，良久不语。

卢云慰言道：“伍兄万别气馁，这案子是你开的头，小弟自当好好收尾，到时还要向你多加请教呢。”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，低声道：“若有什么用得着我的，伍某自当尽力。”

秦仲海见伍定远沮丧，情知他心中不喜，当下也劝道：“老伍啊！这卓凌昭又不只与你一人有仇，老子也跟他这禽兽不共戴天。便算你手痒想杀人，你让卢兄弟将他设计擒住，届时安排你老兄亲上刑场，来个亲自喀喳，不也算报仇了？”

伍定远嗯了一声，轻轻地道：“秦将军说的没错，谁来执法都是一样的。”众人见他让步，心下都是一宽。

柳昂天道：“从明日算起，三个月后正是腊月二十，当是朝廷大审奸臣的时刻，咱们需得赶在大审之前，将燕陵镖局的凶手生擒回京，也好拿来挟制江充。倘若江充冥顽不灵，始终不肯让步，咱们便与刘敬联手，两案并陈，一齐送入大理寺会审。想他江充虽然嚣张，却也挡不住这等攻势。”

杨肃观登时站起，大声道：“侯爷英明！”秦仲海等人也都称是，只有伍定远低头不语，神态甚是寂寥。

柳昂天道：“诸位这几日早些准备，可得动身了。”

却听杨肃观道：“侯爷且慢，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奉告。”

柳昂天哦地一声，道：“杨贤侄请说。”

杨肃观道：“这些日子我从少林寺那儿听到一个风声，是关于刘敬的。”

众人见他神色凝重，都是心下好奇，询问道：“什么消息？”

杨肃观低声道：“据说今年正月，刘敬也曾远赴天山。”

伍定远一愣，道：“他曾到天山？可我未曾见到他啊？”

杨肃观道：“这是我派灵音师兄亲眼所见，决计错不了。”

伍定远哦地一声，他知道灵音已然平安返寺，这些日子也颇挂记他，却不知灵音曾有这段奇遇。

杨肃观又道：“据灵音师兄所言，那日他与一位李庄主被迫离开天山神机洞，众人才过得一座木桥，便见刘敬与一名容貌猥琐的男子躲在树林，那猥琐男子背着一只大麻袋，里头不知装着什么物事，两人便自匆匆离去。”

韦子壮问道：“怎么灵音大师识得刘敬？”

杨肃观道：“昔年剿灭怒苍山匪寇时，他二人曾有一面之缘。”

这“怒苍山”三字一出，猛地柳昂天、秦仲海、韦子壮三人身子都是一震。卢云见众人脸色大变，心下暗暗罕异，不知他们为何神情如此。

杨肃观轻咳一声，道：“也是为此，那日我灵音师兄便把刘总管认了出来，但那容貌猥琐的中年汉子却是不识，只是看那猥琐汉子身法高明至极，想来也是一代宗师，只不知是谁。”

伍定远心道：“那日我在神机洞中，模模糊糊间见到两团灰影，难不成便是刘敬和那容貌猥琐的男子？可他们去那做什么？莫非也是去找皇帝的骸骨么？”他心下暗自猜想，却又找不出头绪。

柳昂天道：“照老夫看来，刘敬既然去得天山，八成便是去调查江充的行踪，现下有徐铁头与琼国丈两人替他撑腰，看来这场斗争还有得拼。大伙儿这几日回去准备准备，赶紧把行囊收好，和家人知会一声，晓得么？”众人自是高声答应。

柳昂天特意把卢云留了下来，提点他一番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免得一到江南又得罪豪门巨富，到时定会惹出无数纠纷。

第八卷 金榜题名 第十章 春风轻拂杨柳岸

第二日清早，卢云带妥印信行李，便要启程南下，朝廷为他雇来十余名书僮家丁，一路照护他前去长洲，眼见顾嗣源、柳昂天、秦仲海、伍定远等人挥手做别，卢云自是感动。卢云前夜与顾倩兮说了一

夜情话，两人好容易团圆相聚，自都不愿分离。此时出发在即，卢云不见顾倩兮前来送行，心中更是一片寂寥。

伍定远行向前来，道："卢兄弟，这次燕陵镖局的案子全靠你了，希望你能为苦主平反冤屈，也替你哥哥出一口恶气。"

卢云点头道："伍兄写的状子我已看过，看来那屠凌心、钱凌异二人罪行最为重大，此次若能抓住其中一人，再令其供出主使，此案必定能破。"

伍定远握住他的双手，道："昆仑山人马行事残暴狠戾，你凡事多加小心，千万别着了他们的道了。"

卢云笑道："再过几日，杨郎中便要下来相助，到时我自可轻松许多。"

伍定远点头称是，却难掩神情落寞。

秦仲海上前道别，他见卢云眼中略略带着愁思，忍不住笑道："卢老兄啊！你又泪眼汪汪地做什么？每次看到你都是一脸倒楣相，怎么连干知州还是这般神气啊！"

卢云苦笑道："秦将军取笑了，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啊！"

秦仲海笑道："说什么保重？你这趟下去，几个月后便可返京述职，到时大家再喝上一杯吧！"

卢云想起这些时日不在京里，只怕与顾倩兮间的感情又有变化，心下平添担忧。

众人互道珍重，挥手作别，卢云忽见秦仲海眼神中有一丝狡狯，不知他又有什么奇怪阴谋，忍不住暗自起疑。

卢云坐在车里，拿起长洲州志去读，念道："长洲隶苏州府，户三万七千一百五十五，口十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五，长洲倚西北虎邱山，滨长荡阳城等湖，东有娄江，源出太湖，东南畔运河……"他念了一阵，心道："我此番受印为官，定须为百姓好好干一番事业，绝不忘昔日穷苦时的志向。"

他想了一会儿，只觉热血沸腾，满身劲力，忽地凉风吹来，却是好一股浓浓秋意。当此秋景，猛地又想起顾倩兮，他心下一阵惆怅，只觉情思难遣，忍不住又唉声叹气起来。

却听车夫道："这位知州老爷啊！你眼下就要去当官了，怎么还在这儿叹气连连，好像是要去杀头一样哪！"

卢云听这车夫说话声音含浑不清，喉头有些嗓紧，想来此人定是伤风喉疼，当即道："兄台少说点话，免得伤了嗓子。"

那人笑道："伤了嗓子？那倒不会。"跟着笑问道："听说卢知州还未娶亲哪！可曾有了意中人？"

卢云想起顾倩兮，点头道："在下结识了一位天下第一美人，这几日好生开心。"

那车夫吃吃一笑，道："天下第一美人？可是杨贵妃么？"

卢云眉头一皱，寻思道："这车夫好生无礼。"当即低下头去，不理不睬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车夫又问道："据说卢知州以前曾做过军中参谋，还曾保驾公主和亲，可有此事？"

卢云咦地一声，道："你怎么知道这许多？"

那车夫道："我是听朝中大臣说的。"

卢云想起公主，登时一叹，寻思道："不知公主这几年过得可好？那喀喇嗤亲王可曾好好待她？"

正想间，忽听那车夫问道："卢知州为何叹气？可是想到那貌美如花的公主了？"

卢云点头道："是啊！公主待我好生亲切，不知她这几年可曾幸福美满？"

那车夫笑道："卢知州何必发愁？要是她日子过得不快乐，卢知州还可以请调西疆，好去探望她一番啊！"

卢云听他语气越来越是轻挑，忍不住皱眉道："你这人说话怎地如此无礼？你专心驾车吧！"

忽然那车夫提疆一驾，已然转向西行，卢云惊道："你干什么？咱们是往南去啊？"

那车夫笑道："我看还是往西去吧！这才能送你早些与公主会面啊！"

卢云心下大疑，猛地跳到前座去，喝道："你到底是谁？"

那车夫噗嗤一笑，跟着将帽子脱下，霎时迎风飘来一头乌黑秀发，卢云见眼前好一张柔美面孔，正自似笑非笑的望着自己。卢云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倩兮…是…是你…”

原来那车夫正是顾倩兮假扮的，只见她掩嘴笑道：“我看咱们还是早些到西疆去，也好送你去当驸马爷啊！”

卢云想起秦仲海送行中的狡猾眼神，原来他早知顾倩兮乔装车夫，只是不点破而已。

卢云乍见爱侣，一时又惊又喜，又烦又忧，惊的是顾倩兮忽尔到来，实在太出意料之外，喜的是她如此深情，想来两人感情不至再有变化；只是心中烦忧的却是顾嗣源等人，想来他们不见了千金小姐，此时定是气急败坏，暴跳如雷。

果然尚书府里已乱成一片，顾夫人与二姨娘更是吓得花容失色，她们四下找不到小姐，不知她溜到哪儿去了，待要抓住小红询问，谁知这小丫嬛也跑得不见踪影。顾嗣源从书房里找到一封书信，却是宝贝女儿向他辞行，说要返乡省亲云云。顾嗣源惊疑不定，找来二姨娘细问，才知顾倩兮与卢云两年前早已有情，看来宝贝女儿定是去寻卢云了。

只是说来奇怪，前些日子要她与卢云同桌吃饭，直是难如杀头一般，谁知过了两日，却又如胶似漆，舍不得半天分离，看来女人心，海底针，便是他这个做爹的，也是看不出半点痕迹。

天幸卢云是个知书达礼的人，想来闺女即使与他同游同居，也不会生出什么违背礼教的事来。只是想起宝贝女儿如此任性，顾嗣源还是颇为生气，只恨过去不曾好好管教。那二姨娘更是气得牙痒痒的，恨不得将卢云抓来千刀万剐，才能一吐闷气。

【《TXT论坛》www.txtbbs.com，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！】

【《TXT论坛》www.txtbbs.com，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！】

第九卷 神剑擒龙 第一章 三重惧

景泰三十二年，鞑靼翁金城，九月初三，天阴

恐惧是什么？

恐惧，是胆怯畏缩的娘亲，是大声哭嚎的近邻……

恐惧，是世间最无益的情感。

就像羞耻、悲伤一般，恐惧是如此的无用，如此的令人鄙夷……无益于成功，无益于胜利，只益于苟延残喘，卑颜屈膝……

鞑靼国第一高手，哲尔丹这样教导着弟子。

自六岁丧母以来，五十七岁的哲尔丹不曾再落下一滴泪，也不曾感到一丝迷惘与恐惧，他是可汗最仰仗的武将，弟子心头最崇仰的慈父，他是北境匈奴最能打的人，身长九尺，铜筋铁骨，额角峥嵘。

“无畏者，无敌也！”

当哲尔丹用铿锵有力的阿尔泰语吼出这句话的时刻，他的身影仿佛便是战神的化身。

这就是哲尔丹，北疆沙场的无敌勇士。

有奇怪的声响。

喀、喀喀、喀喀喀……

好生诡谲，仿佛有野兽在嚼碎人骨，浓列的杀气弥漫四周，那咀嚼声自远而近，由幽入明，伴随着远处兵卒的低沉哭声，黑暗中，仿佛罗刹到来，降临翁金城。

罗刹，西方佛国的凶神，会吃人的恶鬼，当它迈入宫城，此地即将成为人间炼狱，哀号与哭声，惨绝人寰的血腥屠场，将会让残存百姓永难忘怀。

罗刹到来，已在宫门不远。

魔王降临，天地孰能挡之？

我能挡。我的名字叫做哲尔丹。

黑暗中，哲尔丹屹立正门，炯炯目光像是两盏明灯，照亮了惊骇中的翁金城。

宫门正前，黑暗无光，死神跨过满地的尸首兵刃，一步步地朝哲尔丹行来。

千名兵卒，数百侍卫，无人能够阻挡恶鬼潜入宫城，唯一的屏障，只剩下哲尔丹的一双铁拳。哲尔丹清楚自己的使命，作为最后一

道防线，可汗的天威，妃子的贞节，都必须用自己这双铁拳守卫住。

无尽的黑暗、低沉的哭嚎、孤身一人面对妖魔，这样的处境让人感到绝望。

也许常人会因此畏缩吧，但站在这里的人叫做哲尔丹，漠北第一人，蒙古第一高手，匈奴北境最能打的人，他有许许多多的称号，来者即便是真正的妖魔，他也没有退让的理由。

在蒙古，他绝对是无敌的！

来人已到三丈开外，终于停下脚来，睁着野兽般的铜铃大眼，直直望着自己。

很高，很壮，肩膀宽阔地像只站起的牛，不太像人的长相。哲尔丹虎目生威，反瞪着眼前的恶鬼，九尺身材，加上鬼也似的丑脸，乍一见到，确实会让人联想起魔王。

会怕么？不巧得很，自己恰好也是九尺高矮，连一寸也没差。不同的是，他哲尔丹可不是站起的牛，他是步行的雄狮，从塔克拉马干到戈壁间最强的雄狮。

“停步！”雄浑的吼声从哲尔丹的喉间冒出，短洁有力，足让所有敌人心悸。

来人停下了，好似在回答哲尔丹的吼声，他的喉间也发出了嘶嘶声响。

黑暗中，铜铃大眼生出异光，嘴唇下森白的牙齿露了出来，上头还沾着碎肉，让他看起来更不像人。连牛也不像，只像只怪物。

哲尔丹望着怪物，问道：“想活？”他手指远方，冷冷地道：“滚。”

简洁，直接，毫无转圜余地，这便是哲尔丹说话的调子。

黑沈夜色中，对方裂开了嘴，挂着笑，褐红色的牙龈让人想吐。

冷笑、蔑笑、轻视的笑，对方没有退让，便是挑衅，哲尔丹的声音撕裂了诡异的夜空，震天价响：“你要战，便作战！”

蒙古第一高手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喊出了成吉思汗的名言，霎时间，排山倒海的真气从体内汪涌而出，力道爆发，哲尔丹重重向前踏下，刚猛无俦的掌力扑击而去。气势之强，足以傲视北境数十国。

轰！巨力相互撞击，沙尘飞扬，对手身子一晃，哲尔丹也是一晃。

对手没有倒下，那么自己呢?

哲尔丹望着脚下，地上现出了深深的凹痕。这个足迹是他留下的，青石地板，深达寸许的足印，那是只有绝世高手才能踏出的痕迹。

不过，也只有往后退开的人，才会留下这种痕迹。

哲尔丹发怒了，他暴喝一声，击出了第二掌。

双掌对撞，巨响声中，有股怪力向前冲来，撞开了哲尔丹的右掌，他的脚踝感到了疼痛。那股莫名力量还在向前袭来，刹那间，鞑靼国第一高手的胸腹发闷，现出了郁闷，他必须把浊气吐出。

想要调匀呼吸，对手没有放松，他主动发招，又是一掌击来。

第三次对掌，只闻轰然大响，这次哲尔丹必须力灌双腿，不然自己会倒下。再一掌，他喘着气，又一掌，想要弯腰，终于，第五次对掌，哲尔丹伸手捂住了胸口。

“怎么会这样……”无敌的勇士咬着牙，问着自己。

黑暗无光的夜晚，除了自己浓重的喘息声，他什么也听不到。魔王嘶嘶冷笑，还在向前走来，十尺、五尺、三尺，终于触手可及，眼前的景象慢慢模糊，五十七岁的自己，武功体力俱达巅峰，他若挡不下眼前的妖魔，天下孰能挡之?

哲尔丹的脸色已成铁青。掌心开始出汗……心跳渐渐加快……嘴角微微颤抖……

这是什么感觉？九岁随父亲第一回出猎，在山道上亲见了黑熊，是不是现下这个样子？没法子再想，又是一掌来了，这是第六掌……

哲尔丹听到奇怪的声响，那是自己的呕血声。

怎么回事？脑中一直浮现天堂地狱的情景?

怎么回事？泪水不断从眼角流下?

这是什么感觉？是屈辱？还是羞愧?

不！不！这种熟悉的感觉是……

是恐惧?

是恐惧！

四十岁那年，他向天发誓，即使天山崩塌于前，他也不会为之惧怕。五十岁那年，踩着高丽国最强手的身躯，他赫然发觉，天下再也找不到让他畏惧的东西。

在这死前的-刻，他居然怕了？

望着那蕴有无边神力的妖魔，哲尔丹第一次体会了身为人的渺小，无奈、恐惧、悲伤、乞怜……种种感情淹没了他……好似一个漩涡，不断地将他吸入无边苦海……

霎时之间，哲尔丹仰天狂啸，他撕裂了衣衫，发出巨大吼声的他，双掌并力向前。

“无畏者，无敌也！”

能够压倒心头恐惧的，只有自己这生笃信的信念，当勤修苦练的内力，排山倒海般移出丹田时，他再没想过自己的生死、

荣誉、职责、练武人的志向，尽在双掌之中。

作为妇孺弱小的守护神，北疆国境的万里长城，此刻的哲尔丹，肩负着保卫行宫御驾的职责，他有不能败的理由。

九月初三……这一夜，鞑靼国翁金城像是打了一场仗……

一场惨烈莫名的战役……

※※※

景泰三十二年，中国居庸关，九月二十二日，细雨

练剑的，很少不知卓凌昭，练拳的，无人不识少林灵定，就像写书法的一定听过王羲之，念佛经的必然认得鸠摩罗什，千百年下来，每行每业总要摆几个顶尖儿的大人物给你瞧。便连剃头的、杆面的，多半也会出一两个名震遐迩、远近驰名的人物，这便是“行行出状元”的意思。

武学里的状元们，个个身怀绝艺，也各有大志向。

宁不凡习武，求的是武学道法的完备，自身武功的极境巅峰。

卓凌昭练剑，求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笑傲武林，睥睨群雄。

天地随我独行，沛然莫能挡之，那是方子敬的境界。渡己渡人，造化万物，那又是少林和尚的宏愿。总而言之，侠心与武学的绝妙搭

配，缺一不可。

少了信念，就成了暴汉，杀人不眨眼的妖魔鬼怪。为此，武林间的师父们无不细心开导徒弟，入门前考察人品，下山前谆谆嘱咐，都是要练武之人秉持侠心。

少了侠的武，会变成什么模样?

听过“萨魔”两个字么?

就有这么一个人，练武只为杀人，只为奸淫掳掠无人能挡。引领这人一次又一次立于寒风抖擞拳脚，竟是为了领略杀人的无穷乐趣，以及那奸淫强暴的快感。

要知道他的事，只要越过居庸关，找个带家伙的人一问，那人定会跳起身来，暴喝道：“你是谁！问萨魔做啥？”

举凡蒙古出身，练武练剑，听到这两个字，莫不是双眉一轩，倒抽口冷气，接着便要满身杀意、大为戒慎。

这个萨魔，平常只要不巧撞见了，老远瞧个半眼，便算是倒了两辈子大霉，哪晓得今儿个刚巧不巧，咱们安道京还真三生有幸，偏给他遇上了这位老兄，还要一路随这鬼怪行走，直达十天半月之久。

“他妈的！这怪物就是“萨魔”么？怎会给老子遇上了？”

安道京坐在马上，苦着一张胖脸，眼角瞅着背后的囚车。

秋风斜雨，天色阴霾，大批锦衣卫好手从官道行来，马蹄声响，却不闻分毫说话之声，连安道京也收起酸懒，手掌不离刀柄。

来人共计六十二人，分三圈守护-辆囚车，最外圈共计三十人，诸人骑在马上，提疆带刀，徐徐前进；第二圈好手缓缓步行，散列在囚车四周，只见他们全数空手，腰间悬着钢索，个个神色凝重。

最内一圈只三人，各自骑在马上，紧挨囚车之旁、这三人身着官袍，当前一人面如重枣，足跨骏马，正是安道京。

六十三名好手押解一人，连锦衣卫统领也到了，足见车中囚犯的要紧。

囚车顶开了一处方孔，犯贼的脑袋从方孔中凸了出来，那头颅面罩黑布，看不到脸面，但看他头大如斗，定是高大无比的巨汉。囚车里铁索紧绕，绑住了硕大的身躯，除一颗脑袋突出车外，其

余全给铁索牢牢缚住。

车牢钢栏，径若茶碗，铁索也有拇指粗细，若非如此，怕也关不住这等熊虎之徒。

虽说防备森严，万一这魔王挣脱铁索，扭弯钢栏，来个破笼而出，那事情可麻烦至极了。也是为此，车旁还有一道防护，只要这怪物稍有妄动，两大高手随时准备将他一刀斩杀，绝不留情。

大车左右各立一人，四道目光冷若寒冰，左是“河北最快刀”陈旋制使，此人崆峒出身，号称“抽刀断水，一削破空”，乃是江充亲自出面，向“直隶都指挥使”手下借来的大将。车牢右侧一条壮汉，乃是“午门断颈爷”刘德，刑部下手最辣的刽子手，此人体型高壮如牛，号称能倒立出刀，闭眼断头，无论情势多为难，他都能在须臾间出刀，乃是刑部赵尚书主动出借的好汉，绝非寻常刽子手可比。

左是最快刀，右是断颈爷，若有稍动，两柄刀便如利剪夹下，绝无手软可能?

只是防卫越森严，越显出一行人的色厉胆敛，到底这凶徒是谁，怎有这般可怕气势，让这六十三人个个心惊胆战?

萨魔，恶贯满盈的暴徒，便是此行押解的囚犯。

身长九尺，力担千斤，杀人不眨眼的狂徒，据说九月初三那夜，此人仗着一身神功，伪装成禁军侍卫。潜伏到鞑靼国翁金城行凶，非只杀死无数禁军高手，还将大名鼎鼎的哲尔丹打成重伤，尔后肆虐行宫，烧杀奸淫，逼得可汗仓皇逃出。

有何深仇大恨，非要如此挑战可汗天威?

据哲尔丹事后转述，萨魔没有理由，只是新练了一套神功，想杀人习练，寻常百姓不是对手，只有到大内去找了。

这岂止是日无王法而已，简直是失心疯啊！

数千火枪，数万兵马、狂怒至极的可汗出面邀约，三山五岳、五湖四海的好汉纷纷出手。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连中原的几名耆宿高手也受邀出马，北上蒙古追杀萨魔。

只是萨魔生性狡猾，虽给高手追捕，仍是从容逃亡，他辗转窜入海西女真，尔后路经多伦、开平等地，沿途所过，无不杀害军民妇女，手法残暴，恣意妄为。最后，来到了中国北境要塞居庸关。此人

一旦入关，中原必定生灵涂炭。居庸关守将听闻风声，急忙向朝廷求援，数千兵马严阵以待。

不知幸还是不幸，这名暴徒面对中国守军，居然没有抵抗，便活生生地给捕获了。

平白捡了个大便宜。，中国守军自是大喜过望。消息传到关外，可汗立即修书一封，盼中国能以两国邦宜为念，将此人押解北国，可汗要亲手砍杀泄愤，以慰无辜惨死的爱妃。

眼看可汗如此痛恨此人，这凶徒反倒变得炙手可热起来，太子太师江充老谋深算，如何愿意平白交货？当此奇货可居，江充打起如意算盘，预备将此人押入京城天牢，也好来做趟大买卖。

便是为此，安道京奉命押解暴徒，将之带回北京。

“启禀统领，那家伙十天没吃了，咱们可要给他些吃食？”

天色已黑，锦衣卫众人圈坐火堆，各自烤火。耳听下属过来禀报，安道京头也不抬，迳自怒骂：“放屁！给他吃多了鹿肉，难免长了气力，到时跑出牢笼，你来挡啊！”

他咒骂两声，低头咀嚼香喷喷的鹿肉，又加了一句冷笑：“活活饿死这凶徒，也算是替天行道，百姓会感激咱们的。”

那属下听了说话，便是一阵摇头，道：“统领啊，临行前江大人前细细交代，不是说要囚犯完完好好地回到京城么？咱们可以揍他，却不能真把这小子饿死了。”

听了“江大人”二字，饶郡安道京阅历无数，还是禁不住身子发冷，脑海中浮现出一张留着短髭的笑脸。那张脸平素总是笑得好生畅快，便连交代那句名言：“没用的东西，拖出去砍了”，脸上总也是挂着那幅奸笑，那笑睑如此诡异难测，好似要笑掉你的七魂六魄，一想便让人心烦。

安道京回首望着囚车，那颗罩着黑布的头颅，兀自孤伶伶地凸出车外，那“河北最快刀”一手拿着鹿肉咬食，一手提着宝刀防备，仍不敢掉以轻心，安道京哼了两哼，只得道：“好啦！你就拿两块鹿肉过去，好好喂他吃了！”

眼看属下走了过去，安道京咒骂两声，只管低头吃肉，匆听脚步声响，一人走到自己背后，唤道：“安统领。”

安道京转过身去，只见一条壮汉站在眼前，正是“午门断颈爷”刘德。那“断颈爷”虎样身材，此时却面露倦容，好似有话要说。

安道京知道刘德刑部出身，绝非自己下属可比，自也不便失礼，站起身来，颔首道：“怎么样？刘兄有事指教？”刘德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安统领，说好三班守夜，轮流看守那囚犯，怎地方才陈制使过来吩咐，说你今夜另有要事，又不能轮守了？”

此行六十三人中，最内圈便是由三大高手联手看管，这三人以安道京武功最高、地位最隆，但也以他行径最懒，白日里还好，黑夜里若要他彻夜不眠，就近看管囚车，那可会要了他的老命。

安道京听了刘德的说话，只哦了一声，眯起了眼，一幅爱理不理的神气。

刘德咳了一声，把话又说了一逼，安道京拉紧衣领，打了个哈欠，讪讪地道：“你听了，非是本官不帮忙，只因本宫身怀要务，每晚都要批阅公文，实在无暇监督，只有劳烦你两位多担待了。”

刘德睁着满是血丝的双眼，这番话十日前早已听过，只因当时不便反驳，竟落得夜夜不得好睡，想起今晚又要扎针刺腿，苦熬那漫漫寒夜，他越想越气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当场大吼一声，怒道：“姓安的！你少来这一套！我刘德属刑部管辖，可不是你锦衣卫的下属！你老这般散漫推托，回京之后，休怪我找赵尚书分说明白！”说着怒目望向安道京，竟是要翻脸了。

刘德猛一发作，远处那“京城最快刀”立受感应，那陈旋三两口吃完鹿肉，随手把油腻往身上一擦，便也站起身来，恶狠狠地朝安道京瞪去。两名同侪发作，安道京知道自己若要搪塞，可得找些新花头，当下只是干笑几声，却没回话。

刘德怒道：“怎么样？说好了三人轮守，你到底干不干？”安道京轻咳两声，双手一摊，正要勉强答应，忽见属下从身旁擦过，手上拿着烤熟的鹿肉，却是要去喂萨魔的。

安道京望着鹿肉：心下忽起一计，当下一把拉住，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那下属闻言停步，尚未问话，安道京急急把鹿肉抢来，跟着从怀中取出一包药粉，全数洒在鹿肉上。那粉末色成黄褐，闻起来却有一

股清香，却不知是什么来历。

那属下吃了一惊："怎么？大人要给他调味？"安道京骂道："调你奶奶个雄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这是蒙汗药，包管萨魔吃了之后，一觉好睡到天明。"他斜目望着刘德，干笑道："好啦，今晚算我一份苦工，包你两位老兄安心睡觉，怎么样？"

刘德看在眼里，不禁又恨又羡，看这安道京何等聪明，早藏了迷药，只等自己出马看守之时，便来将妖怪迷昏，这懒鬼自也能高枕无忧了。刘德神色悻悻，暗骂自己不长见识。拱手便道："如此多谢了。"心中却打定主意，只等到了镇上，也要去黑店里买几包蒙汗药回来，绝不让安道京专美于前。

安道京洋洋得意，便随属下过去，要亲眼见怪物把蒙汗药吃了。两人行到囚车旁，那下属手持鹿肉，朗声叫道："这位朋友，咱们要喂你吃肉。请你张开嘴了。"他喊了两声，不见那颗头颅有丝毫动静，黑面罩盖住了五官，自也看不到脸上神情，望来倍觉诡异。

那属下摇了摇头，伸手到头颅嘴角，缓缓将面罩掀开，便要将鹿肉塞过去。

便在此时，一声惨叫划破长空，那属下的右手竟给硬生生地咬住，霎时痛得他大声惨嚎，欲待拉出手臂，那妖魔却又咬得极紧，一时之间，鲜血喷洒飞溅，只将囚车染得红了。

惨叫声中，传来一声声喀啦脆响，那属下的手骨竟给怪物咬碎了，安道京大惊之余，急忙喝道："陈旋！你还不动手！"陈旋轻啸一声，快刀斩出，须臾之间，已将那人的右臂及肘斩断。那下属惨叫哀号，抱着断臂，只在地下翻滚不定，众人急忙围了上来，替他包扎伤势。

正慌乱间，黑面罩下传出一阵阵清脆的响声。

喀……喀喀……喀喀喀……黑罩下的头颅咀嚼不停，好似咽下了甜美多汁的鸡爪子。

安道京骇异之极，大吼道："他妈的！给我打！"

锦衣卫中全是凶徒，眼看这萨魔狂妄至此，居然敢咬断同伴的手臂，大怒之下，无不手提水火棍，对着那人的脑袋便是一阵狂抽滥打，数十根木棍砸下，砰啪之声不绝于耳。

众人打得满身是汗，忽听轻响传来。

喀……喀喀……喀喀喀……

那头颅还在吞咽……

众下属骇然惊吓，纷纷退开，安道京也是面无人色，嘴角发抖。若要他单独看管这怪物，他宁死也不愿意，“他奶奶的！你太小看你祖宗了！”

面对如此凶恶的贼囚，安道京没有后退，仰天狂吼的他，立时从包袱中取出法宝，便要很很地对付怪物。

安道京双目生出神光，从行囊中取出一只铁管，大步冲向囚车，众人见那铁管黑黝黝的，长不渝尺，毫不起眼，不知是什么用途。一旁陈旋见安道京满面激愤，可别当场打死那怪物了，想起此人要紧，便要出面阻拦。

正待上前，只听安道京冷笑道：“既然你不吃蒙汗药，那便赏你两管子迷香吧！”他将管口对准面罩，使朝底端吹去，袅袅白烟送入，其味浓郁，果然便是采花淫贼专用的迷魂香。眼见铁管原是这般用途，众下属面露讶异，傻傻地看着。

安道京毫无羞愧之意，拼命吹那迷香，忙了良久，那怪物的面罩已被迷烟灌满，余烟所及，周遭人等无不睡眼惺忪，连陈旋与刘德功力深厚，也不禁哈欠连连。安道京心下暗暗得意，看这迷香何等厉害，这怪物便再强上十倍，也要昏死过去。

过不片刻，果见那头颅往旁一歪，似乎熟睡起来。安道京嘘出一口长气，向陈旋笑道：“好啦！本官体恤大家辛苦，你两位自去歇息吧，这儿有我替你们守着。保管万无一失。”

陈旋与刘德咕哝一声，也不知是心怀感激，还是暗自鄙夷，摇了摇头，各自找块干净地方睡下。也是十天不得歇息，稍一躺平，便已鼾声如雷，睡死过去。

舟车劳顿，防范的又是要犯，锦衣卫众人早已疲惫不堪，此时要犯已给迷昏，不免松懈下来，安道京更是大剌剌地取过软垫，往地下一铺，迳自躺平，也来舒坦一番。

秋夜静，秋月明，除了远处守卫来回定动的脚步声，其他别无声响。

此刻刘德、陈旋早已熟睡，火堆旁的下属不敢懈怠，仍照三班轮守，来往巡逻不休。安道京放下心来，便也闭上了眼，只管呼呼入睡。睡梦间，一股幽幽迷香飘来，好似海外仙山的袅袅烟波，尽在鼻端飘渺。

安道京闻着香气，忽起淫荡之念，脑中更感一阵晕眩。正想翻转个身，往梦中情人身上搂去，忽然之间，心下一惊："这味道好生淫邪，不是我那迷魂香么？怎地给人拿出来烧了？"

他秉住了呼吸，睁开双眼，便往四下打量，只见营地起了大雾，朦朦胧胧，众多属下俱都倒地安睡，竟是中了迷魂香。安道京冷笑一声，看来定是属下手脚不干净，竟想趁机迷昏众人，也好行那窃盗之举，安道京心道："外贼易与，家贼难防，看我揪出这败类来。"

方一转头，忽见囚车旁云雾缭绕，无数迷香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，却是从黑面罩底下徐徐送出。安道京大吃-惊："原来是这妖魔作怪！"他急急思索，看来此人定然练有龟息密法，居然憋着一口长气，将迷香吸入肺中，待众人心神松懈后，再行吐出。

此时内圈众人尽在熟睡，除外圈守卫，其余人等全无战力，安道京睡在囚车旁，自是首当其冲，倘若萨魔脱身离开，自己势必第-个被杀，安道京又惊又怕，只想起身动手，趁那怪物还在囚车里，先行一刀将他了断。

安道京佯作熟睡，手指才摸到刀柄上，猛听囚车传来关节异响，似有武林高手发动缩骨神功，正将全身骨赂收拢一处。安道京心下大惊："完了！这怪物要出来了！"撇眼看去，果见囚车里萨魔那庞大的身躯逐渐缩起，须臾之间，身上铁链再也缚他不住，竟尔掉落在地。

安道京骇异之至，他知道萨魔武功高得出奇，此时若要贸然移动身子，定会给人发觉，怕没动上手，便给打成一堆烂泥。他躺在地下，不敢稍动，只缓缓伸手出去，从地下摸了颗石子，没声没息地，便朝陈旋与刘德睡卧的方位扔去，料来三人合力出手，未必便输。

石子坠下，正打在刘德头上，那"断颈爷"却似少了脑子，仍在呼呼大睡。

安道京暗自咒骂，正要扔出第二枚石子，忽听喀喀两声，囚车上的铁笋已被怪力绷脱，营火映照，一只黑头罩缓缓升起，高大无比的身躯正从囚车中冒将起来，望之如同死神降临。

安道京吓得魂不附体，黑暗中，那萨魔缓步向前，来到了自己身边，以此人功力之深，只要一脚踩下，脏腑如何还能保全？安道京吓得全身发软，闭紧了双眼，心中求爷爷告奶奶，只盼平安渡过今晚。

萨魔低笑一声，在安道京身边蹲了下来，不知要做些什么。安道京满身冷汗，恨不得自己能够晕死过去，忽然之间，两只冰冷的手指摸上了喉头，这下子安道京再也按耐不住，裤档湿热，只吓得屎尿俱出，暗道："呜呼！吾命休矣！"

想起自己死后，家里的美貌老婆定会给他绿帽戴，不由泪眼汪汪，心里千百遍地叹息。

正要闭目待死，那手指却不曾捏碎喉结，只移上了鼻端，好似住察看自己是否熟睡。安道京念头急转，知道还有活命良机，他故做熟睡，梦呓道："老婆……别再摸了……"拼起生平余勇，直往萨魔的脚背抱去，嘴唇撅起，还去亲吻。

这下行险做作，果然瞒过了萨魔，耳听那怪物蔑笑两声，将脚提了起来，安道京不禁泪眼朦胧，暗自感谢老天保佑，看来准是自己行善多多，这才能侥幸逃得性命。

正感慨间，忽听远处咀嚼声响起，好似有人在吃食什么，安道京急忙睁眼，赫见那怪物蹲在火堆旁，手上拿着残余鹿肉，在那儿张口大嚼。

安道京心下惊诧，暗想道："这家伙好容易逃出牢笼，怎么不逃走，反在这儿吃食？难道他是饿昏了？"百忙中不及细想，随手抓了颗石子，用力扔向刘德。

石子飞出，啪地一响，正中刘德脑门，只打得他鲜血长流。刘德睡梦中给人暗算，登时大怒，他咒骂两声，坐了起来，一睁眼，便见火堆旁一条巨汉在那吃食，不是那萨魔是谁？

刘德吓得魂飞魄散，正要去摇陈旋，匆听萨魔低吼一声，转头便朝自己这个方位看来，刘德心头惨叫，当场往后倒下，任凭血流满面，睡姿仍旧安详。

安道京何等奸滑，一看刘德那幅死相，便知这小子装聋作哑，定也在那装死。心下不住口地痛骂："死小子，这当口只求活命，还称什么武林高手！"

他知道情势危急，如果萨魔发起疯来，众人不免惨死当场，此刻万万不能惶急，他静下心来，侧耳倾听，只听那萨魔嗯地-声，打了个饱嗝，八成是吃得胀了，又听脚步声细碎，似在众人身上搜东搜西，霎时给他找出了一袋酒浆，当即举头狂饮，咕噜噜地灌着。

忽听一人喝道："什么人？"也是萨魔举止太过猖狂，终给最外圈的兵卒察觉，一人口中喝问，快速奔来，走不三步，萨魔飞身而起，大滩鲜血已然洒落满地，那人竟给怪物撕成了两半。安道京看在眼里，知道萨魔武功远胜自己，更吓得全身发软，不敢稍动。

萨魔冷笑一声，提着两块死尸，飞上树悄，便将尸首藏在树丛。过不多时，便又折返囚车，只听骨骼轻响，耶萨魔竟又运起缩骨神功，再次回到车里去了。

眼看怪物把囚车当成住处一般，安道京不由得诧异万分，不知他有何阴谋。安道京猜来想去，霎时心下大惊："这家伙好大的胆子，原来存心要上北京闹去！"

先前萨魔大闹翁金城，只为验证自己的武学高低，便无端闯入鞑靼可汗行宫，打死百余高手，奸杀十来名嫔妃，这怪物武功如此高强，居庸关的守军怎可能拿住此人？想来可汗追捕太紧，萨魔索性被俘，也好借着锦衣卫的囚车，一来避开北方高手的追杀，二来又可安安稳稳的抵达京城。也算是两全其美了。

安道京越想越怕，怪物要是真的入京，皇城腥风血雨，不知要死多少人，想起自己一家老小都在京城，心里不住发慌，只想找个法子传讯回去，好让众人有个防备。

只是情势异常为难，囚车里的怪物既奸且残，自己若要贸然行动，定会打草惊蛇，以这怪物武功之高，随时都能发难，安道京满心叫苦，只有佯做不知，在那儿苦苦装睡。

好容易挨到天明，安道京急忙爬起，他双眼发黑，兀自装模作样，大声叫道："好一场睡！真个爽快啊！"话声甫毕，众下属纷纷睁眼揉睛，爬将起来，也都喊道："好睡！昨夜真睡得畅快啊！"

众下属个个眼眶发黑，面色惨淡，哪像是饱睡一场的模样？照此观之，这群家伙没给迷香薰倒，十之八九全在装睡，就怕-个不慎，给萨魔发觉了，不见给人活活撕成两半。

那刘德满头是血，兀自在那儿大喊畅快，安道京又气又恨，急急走去，一脚便往他脸上踢去，刘德急忙闪开，陪笑道："统领起得早啊！"此时陈旋也已起身，揉着眼道："怎么了？可有事么？"看他睡眼朦胧的模样，只有他一人睡得安稳，丝毫不知惊险。

安道京哼了一声，努了努嘴，示意陈旋去看远处地下那滩血。陈旋猛一瞧见，登时大惊，正要大声嚷嚷，刘德眼明手快，忙掩上他的嘴，示意他不要大声说话。

陈旋也是个醒觉的：心下惊疑不定，只把眼瞅着安道京，等他吩咐。

安道京压低嗓音，道："大事不妙，那妖怪老早解开囚车铁索，随时可以发难杀人。"

安道京一边说话，一边瞄着囚车的动静，就怕给怪物听见了，不免提早动手。

陈旋脸色发青，颤声道："那咱们该怎么办？立时出手火并么？"

安道京摇头道："这人武功高得出奇，咱们千万别硬拼，待我飞鸽传书，先行知会江大人一声，等援军到来再说。安道京向来精明，知道江充手下能人无数，只要拖延得当，朝廷定能请来高人降魔护法，等这些大人物一到，何必还要自己硬拼？自能留住性命吃饭了。

安道京怕萨魔发觉，便吩咐下属打点行囊，假作忙碌，他自己则悄悄取来鸽笼，提了纸笔，写了张字条，便请江充派人过来援助，到时不管是罗摩什过来，还是卓凌昭出手，总之都强过自己。忙了一阵，二人偷偷摸摸地走到树林里，方敢放鸽高飞。

白鸽冲天飞起，三人抬头望上，各自低声祝祷，忽然之间，囚车里一枚石子破空飞出，竟将白鸽击落下来，准头之佳，世所罕见。

安道京惨嚎一声，低声道："完了！这魔头好生奸滑，不让咱们往外联系。"

刘德面色惨淡，低声道："怎么办？咱们就这样坐以待毙么？"

安道京皱眉苦思，这萨魔武功太高，随时可以破车杀人，己方说来不过三个好手，其余下属武艺有限，若要当场硬拼，实在挡不住这怪物的攻势。他心中思索，手上却没闲着，解开死鸽脚上的竹简，扔入脚边的淙淙小溪，盼有乡民百姓察觉，能将字条送到驿站去。

陈旋与刘德想起性命垂危，都是眉头深锁，神态甚为哀戚。

安道京见他们害怕，霎时嘿地-声，奋然道："大家别慌，三十里外有处鹰险峡，地势极险，朝廷在那儿又有座驿站，守军足有五百人，咱们便在鹰险峡来场大厮杀！"说着重重往两名同侪肩上各拍一记，打气道："虚死谁手，还不知道哪！"

眼看陈旋、刘德唯唯诺诺，安道京心里抱定主意，一到鹰险峡，他老兄便要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，至于陈旋等人的生死，只有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。

※※※

景泰三十二年，鹰险峡，九月二十三日，天阴

鹰险峡，长三十里，乃是通往京城的一条捷径。此地既称捷径，必然客商云集，果然峡谷入口人声鼎沸，往京城贩货的、访友的、求官的，来往商旅络绎不绝，直把小镇挤得满了。镇上最大的酒铺名唤小莺楼，占了这等地利，自是生意兴隆，高朋满座。

小莺楼，顾名思义，此处自有不少莺莺燕燕，时近黄昏。大批旅人在此歇宿，众人一掷千金，欢饮唱歌，更显出阔气来。

这天，镇上忽然来了名怪客。

这人身穿红衣，身形巨大威武，面色黄褐，一望便知是个蒙古人，但即便高大些，肥壮些，还不至于让人怕。这人之所以叫人心里发寒，实在是因为他的眼神，好似不是人似的。

这人走到门口时，小莺楼的掌柜便知来了个可怖人物，他开铺做买卖几十年了，这种识人眼光决计少不了，心里不住祈祷，别让这人走进来。

世上不如意事，总是那么多，平日想要客倌进门，磕头也没人理会，但凶神恶煞赶上门来，却是推也推不掉。当那怪客跨进门里，伸手敲了敲桌子之时，掌柜心下叫苦，只觉霉气冲天，可又不能置之不理，当下急忙赶将过去，抬头陪笑。

忽然之间，脚下好像踩到了湿黏黏的东西，他低头望着脚边，看见了靴旁的血水。

淙淙血流，正从那怪客的红衣上滴落下来，流满了酒铺之中。

那不是红衣，而是血衣，沾满血浆的红衣裳。

那掌柜骇然出声，也许眼前的不是人，而是妖、是魔、是刚从地狱爬出的凶神恶煞。他望着妖怪，泪水盈眶，只恨自己平日节省，舍不得多吃些好的，恐怕日后再也吃之不着了。

那掌柜低下头去，全身发抖，那怪客森然一笑，伸手抚摸他的脸庞。

杀气传来，掌柜只觉自己的心跳已然停顿，想要移动脚步，却少了胆子，想打躬作揖，却没了气力，最后，他双膝软倒，语带哭音，悲声道："爷要什么？"

那怪客眼光冰冷，朝店里的酒肉瞧了一眼，又朝店里姑娘瞄了一眼。那掌柜如何不懂心意？霎时磕头如捣蒜，连声道："成……成……马上给您送上……"说着急急吩咐后厨送来酒菜，要姑娘们全数过来陪坐。

店中客人本有身强力壮的，但见了怪客的可怖模样，哪还敢罗唆什么，霎时走得一个不剩，店中女郎更是吓得面无人色，可怪物上门，谁敢不应？众女花容失色，颤巍巍地走将过去，站在桌边发抖。

那怪客望着自己的酒杯，低吼一声，一名姑娘全身发抖，提着瓷壶，胆战心惊地斟上了酒。那女孩儿怕得厉害，双手着实拿不住酒壶，霎时之间，洒水不曾入杯，酒壶反倒摔落在地。

那怪客低吼一声，左手伸出，接住了酒壶，跟着右手一探，按住那女孩的头顶，似要惩罚她的无礼。那女孩尖叫起来，拼命要逃，但那怪物力大无比，手中微微用力，便如铁钳般夹住头颅，女孩儿身小力弱，如何能逃？当场泪如雨下，两手连连挥舞。

那怪物提起酒壶，仰头痛饮。只等酒壶喝干，便要捏碎这女孩的头骨。

掌柜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想要差人去报官，却又不敢移步，只在那儿叫天叫娘。

"店家，看座！"

在这肃杀的-刻，门口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。众人回头看去，只见一条大汉杵在门口，这人身穿制使服色，左手提着行囊，右手戴了只铁手套，看他相貌堂堂，四方国字脸隐隐生威，却是位朝廷命官来了。

“店家！看座！”

那大汉唤了两声，见众人飕飕发抖，仍无人招呼自己，他满脸纳闷，摇了摇头，自行走入店户。

甫一入店，陡见店中老小面无人色，只盯着店中一张板桌，那大汉微微一愣，眼角飘移，随着众人目光看去，只见西首角落里坐着一条巨汉，正举着手掌，按在一名女孩的头顶上，似乎要捏死她。

那大汉吃了一惊，他身为朝廷制使，不能坐视不管，当下跨步向前，走到板桌之旁，沈声道：“放了她！”那怪客不去理他，自管仰头喝酒，掌上微微发劲，那女孩儿面露痛楚之色，双目渐渐突出。那大汉见情势危急，哼了一声，铁掌拍出，便往那怪客手腕攻去。

那怪客冷笑一声，右手仍是牢牢抓住那女孩儿，左拳挥出，猛向那大汉回击过去，这拳力道雄浑，拳风劲急，桌上碗筷给狂风刮起，霎时摔落一地。

猛见那怪客武功高得出奇，那大汉也是吃了-惊，霎时真气涌出，铁掌瞬即加力。

拳掌相接，无声无息，两人身子都是微微-晃，竟是不分轩轾。那怪客面露讶异之色，松开了右手，那大汉眼明手快，立时将那女孩儿拉开三尺，示意她退到一边。

那女孩儿高声尖叫，摔倒在地，店内众人又惊又怕，急忙将她抱了起来。

那怪客见杀人兴致被人打断，当场低吼一声，甚是愤怒。那大汉却也不惧，他抖开官袍，对面坐下，沈声道：“吾乃征北都督麾下，京城制使伍定远，敢问阁下堂堂一条男子汉，何故欺侮一个卖酒女孩？”

此人满身公门气味，手上又带着铁套，自是伍定远到了。前两日他本在押解漕运米粮，忽地接到了公文，要他孤身前来鹰险峡驿站，说有要务接应云云，好容易赶到此处，没见着朝廷驿站的人马，反撞见这名怪客，顺手便救了一各女孩儿。

那怪客沉默无言，眼光却是凶残冰冷，伍定远见他不似中土人士，正猜想他的身分，忽见大门外一名肥胖男子急急奔来，停在门口，跟着向他连连挥手，似在示意他急速离开。

伍定远眼光锐利，已认出挥手那人便是安道京，看他模样狼狈，全身浴血，不知发生了什么惨事，他心下大奇，正要站起询问，忽然之间，身前板桌疾冲而至，伍定远防备不及，霎时给撞上了腰间。

碰地大响传过，板桌已成粉碎，伍定远给巨力-撞，身子倒飞出去，撞塌了背后砖墙，倒在烂石堆中，死活不知。、

门外那人正是安道京，原来这日正午，囚车甫人鹰险峡，安道京尚未开溜，“京城最快刀”陈旋已然发难，当头便向萨魔狂砍一刀，那萨魔早已有备，旋即破车而出，双方激战一场，萨魔虽只孤身一人，武功却是既高且怪，下手更是凶狠无比，己方好手无人能挡一招半式，霎时死伤殆尽。安道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靠着生性奸滑，连连装死，总算给他逃出了虎口，本想怪客定往京城去了，便先逃回镇上，天晓得又在这儿遇上了他。

眼见萨魔缓缓转过头来，对着自己森然一笑，安道京全身发软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得双手连摇，一步步向后退却。

猛听萨魔狂吼-声，声震屋瓦，店中姑娘无不掩耳大叫，纷纷朝外奔出，萨魔兽性大发，直向安道京冲来，安道京惨叫一声，便往一名姑娘背后躲去，抱住了她的腿，在那儿飕飕发抖，那女孩儿吓得大哭：“你……你一个大男人，别躲在我背后！”

安道京心魂俱碎，哪敢转身出来？反把身子一缩，更躲在那女孩儿脚下。萨魔哪管这些小丑心情，嘶嘶冷笑，斗大的拳头挥出，便要将安道京与那女子一并击死。

忽然之间，一道紫光闪过，斗大的铁拳如雷霆般击来，正中萨魔嘴角，这拳力道好重，只打得他弯腰后仰，几欲倒地。

只见一条大汉神威凛凛，怒目望向萨魔，正是伍定远来了！

天山传人，号为真龙，正所谓“神眙宝血符天录，一代真龙海中生”，伍定远身负真龙之体，怎能轻易便死？众人见伍定远非但未死，尚能出手御敌，无不欢呼起来，便连安道京也是高声叫好。

萨魔见敌人未死，更不打话，双手登时急攻，左右双拳各出八记，共计一十六记飞拳，拳力刚猛破山，举路却又诡异难测，正是他用以击垮鞑靼国高手哲尔丹的绝世武功。

快拳攻来，伍定远嘿地一声，跨开了马步，也是两手急挥，左右各出八记手刀，护住了全身要害。

手刀飞拳相互激荡，劈拍脆响不断，两人四臂急挥，都在以快打快。

那萨魔身长九尺，乃是罕见的巨汉，伍定远身形也甚高大，只比萨魔矮了几寸，二人激战之下，如同熊虎拼杀，客店伙计掌柜早已逃得一个下剩，店中桌椅给两人拳锋扫过，无不破烂润粉碎。

安道京虽已逃到店外，但劲风扑来，却也觉得火辣辣的甚是疼痛。他见伍定远武功高得出奇，不由得心下骇异，暗想："几个月没见这姓伍的动手，怎地武功练到这个地步？他妈的，那神机洞还真有些鬼门道，"

斗到酣处，萨魔见伍定远身手快得出奇，若要以快制快，自己实在占不到上风，须得另出奇招，方能制胜：心念甫动，身子兜转成圈，避开了伍定远的手刀，跟着化拳为爪，趁势扭住伍定远的臂膀。这招正是他的独门摔角绝学，中原人士无从得知，果然便一举得手了。

伍定远仗着自己力大，也不来怕，正要反身挣脱，忽然之间，萨魔向前一挤，贴身近靠，两手环腰，膝盖顶住尾椎，跟着奋起神力，竟将伍定远举了起来。

伍定远没料到对方竟有这手怪招，一个防备不及，已被头下脚上，重重倒摔下去。

萨魔虽然杀人成性，其实武功甚是渊博，早将摔角技法融入高深武学之中，这种打法全不同于中原的小巧擒拿，走的是大开大阖的路子，中者或颈骨断折，或脊骨碎裂，可说惨不堪言。这招倒摔便是由蒙古摔角演化而出，专用在近身肉搏之时，虽无点穴的灵巧，却比点穴更见杀伤威力，也易于学习许多。果然伍定远脑门撞地，已然鲜血长流。这下撞击力道奇大，非只带上了身子的份量，还加上了萨魔的雄浑内力，若非伍定远浸泡过伏羲宝池，体质大异常人，恐怕这下撞击已让他脑浆迸裂，死于非命了。

伍定远被撞得浑浑噩噩，不知高低，萨魔毫不放松，揪住了伍定远的头发，提起脑袋，用力便往地下撞去，砰啪声响中，砖岩尽裂，沙石四射，伍定远满面鲜血，已然昏晕。

萨魔知道伍定远甚是耐打，怕这几下还要不了他的命，当下左手探出，叉住伍定远的颈子，将他身子高高提起，跟着重重一拳击出，正中脏腑要害。

伍定远受了这拳，身子便如断线风筝般，直直滚入客店后堂。

萨魔击败强敌，登时仰天狂笑，转身便朝安道京走来，安道京又惊又怕，又急又气，大声叫道："伍定远！你怎么死得这般早？你不是他奶奶的天山传人吗？快快起来还手啊！"

此刻店中老小逃得一个不剩，只余安道京孤身一人，眼看毫无转圜余地，除了拔刀御敌，别无生机。安道京把心一横，纵声大叫，霎时亮出宝刀，已是准备放手大杀了。

萨魔冷笑连连，左右两手相握，指间关节劈啪作响，目光凶狠难言。安道京见了这鬼模样，忍不住全身发抖，方才的勇气又抛到九霄云外，心道："怎么办？我真要硬拼么？"

眼看那怪物一步步走来，安道京忽地面露喜色，指着后堂叫道："伍定远，快！快！快起来揍他！"萨魔听那伍定远未死，忍不住一惊，急急回头望去，那伍定远哪里爬起来了？兀自倒在地下，一动不动，好似死了一般。

萨魔转回头去，只见安道京手上拿着刀，正想往自己身上捅入，看来这人当真奸滑至极。萨魔轻蔑冷笑，一个耳光用力挥出，登把安道京打倒在地，这掌力道好重，只打得安道京右边脸颊高高肿起，连眼睛也张不开了。

安道京趴在地下，待见萨魔跨步过来，便要杀害自己，他急忙吐出几枚牙齿，陪笑道："大爷、老爷、亲爷爷，您别急着杀我，回头看看后面，相好的又上门啦。"说话间兀自挤眉弄眼，十分卖弄玄虚，萨魔知道他黔驴技穷，哪会再次中计？怪笑两声，拳头便自击落。

眼看安道京便要被打成血肉模糊的一团，忽然间，萨魔喉头一紧，竟给人牢牢扼住了。

萨魔又惊又怒，侧目看去，只见伍定远竟尔爬起身来，血流满面间，脸上满布怒火，直往自己瞪来。萨魔吃了一惊，万没料到这人如此耐命，忍不住大为懊悔，方才自己没趁势扭断他的颈子。

此刻萨魔喉头受制，已被伍定远用肘弯紧紧勒住，万难挣脱得开，慌张间，萨魔两脚往地下一撑，身子往后重重撞去，正中伍定远胸膛，伍定远胸口疼痛，手腕便自松了，萨魔身子一矮，抓住伍定远的手腕，趁势向前弯倒，霎时便将他摔了出去。

这时情况危急，伍定远若要倒栽葱似的摔下，必然暴露全身要害，敌手必趁机痛下杀手，他临危不乱，半空中提起真气，身子一个翻转，两脚向地，稳稳朝下落去。萨魔本要上前抢攻，却险些给他的脚跟砸中头顶，大惊之下，急忙往后闪开。

萨魔呆呆望着伍定远，似被他的怪异身手吓呆了，他愣了半晌，这才发出狂吼，使出摔角技法，又住伍定远抓来。他见对手打不死一般，连着几次爬起再战，已是恼怒至极，倘再不出生平绝学，将伍定远的颈椎一次扭断，却要如何出这口恶气?

蒲扇大手抓来，不知隐藏多少厉害后着，伍定远身处危境，但他武学根柢有限，要他如何看得懂这些独门摔角技法？安道京虽然见多识广，却也猜不透萨魔的招式，想要提醒伍定远，却不知窍门何在，只有干着急的份了。生死之际，萨魔的身形闪动，已在眼前，伍定远虽然进退如电，但眼前这人脚法太过难测，忽左忽右，实在不知该往何处闪躲。

正犹豫间，萨魔已来到身前五尺，手掌更摸上了伍定远的后颈。

伍定远情急之下，也想不出什么绝招御敌，索性运起师传拳法，一招“开门见山”，便向萨魔门面打去。

这招“开门见山”平庸可鄙，便连初习武的孩童也能使，当此高手决战使出，实在太也难看，萨魔仰天狂笑，便要侧头闪开，跟着扭断伍定远的颈子。

猛听劲风飕飕，势道雄烈，拳速快得惊人，稍一眨眼，便至鼻梁之前。萨魔大吃一惊，不知这拳怎能这般快法？看这拳力道如此沉重，若要正中脸面，五官哪还能保，怕连眼珠都要给打将出来了。骇异之下，顾不得下手扭断颈椎，当下急忙放手，侧让一步。

伍定远大叫一声，又是一招“开门见山”，再次对着萨魔进击，这拳伴着猛烈风声，竟比上一拳还要劲急快速。萨魔见无法可挡，只有靠着独门步法，加水蛇般侧身绕开。

安道京站在一旁观看，眼看伍定远接二连三逼开敌手，全是仗着拳脚奇快。武功本身倒甚幼稚。只因他身负真龙之体，凡俗招式到了手中，便比常人快上千百倍，仗着这个“快”字，敌人自然难以抵挡。也是为了这个“快”字，那时华山上以宁不凡剑法之精，尚且无法制服伍定远，安道京心下了然，已知萨魔招式再奇再怪，也要屈居下风。

只见伍定远再次挥拳，又是一招“开门见山”打出，萨魔给伍定远的怪招连番纠缠，早已心浮气躁，再见了这招“开门见山”，忍不住大怒欲狂，他苦练无数技法，哪知却敌不过区区一招“开门见山”，他怪叫一声，也是一举挥出，朝着伍定远的拳头击打过去。

两拳对撞，那是硬碰硬的真功夫，决计无法取巧，萨魔仗着自己力大无穷，生平从无敌手，对方若要以力较力，那是正中下怀了。

二人争头尚未交锋，已听爆裂声不断，却是两人拳头间的空气受猛力急速挤压，便如拍爆纸袋的声响一般，足见二人拳上的真力何等惊人。

双拳对碰，爆出轰然巨响，只听萨魔厉声惨嚎，右手五指鲜血四溅，指节竟遭粉碎！

萨魔生性悍勇，虽然重伤，却无退缩之象，只听他怪叫一声，飞脚踢出，直朝伍定远门面而去。伍定远斜身闪开，猛然间，萨魔一声冷笑，胸膛一挺，十来枚钢镖从怀中飞出，全数射在伍定远身上。

这下变故忽起，只把安道京看得目瞪口呆，那时萨魔给他擒住，想他宗师身分，也不会暗藏什么暗器，便没搜身，没想这人卑鄙成性，身上居然暗藏这等玄机，倒真是料想不到了。看这些钢镖色做朱红，状做十字，定是染满剧毒，可怜伍定远定要性命不保。

此时伍定远双目紧闭，身上满布钢镖，安道京情知唇亡齿寒，大势已去，他虽与伍定远有隙，但两人此番共御强敌，无形中也生出了一些情谊，忍不住撇开头去，叹了口气。

萨魔哈哈大笑，他被伍定远打得鼻青脸肿，心中恨极，但最后自己终以卑鄙招式打败强敌，大大折辱他一番，倒也算是快意。他踏步向前，照着蒙古习俗，便要将伍定远的脑袋揪下，好来当作战利品。

正要下手，忽见伍定远双目睁开，精光暴射而出，冷冷地道：“奸贼，你如此卑鄙无耻，可别怨我下重手了。萨魔见他身中毒镖，竟尔

未死，直如怪物一般，只惊得他低吼连连，往后跳开一步。

伍定远昂起头来，仰天狂啸，内力到处，身上钢镖竟给震脱在地，安道京睁眼望去，只见伍定远身上伤口甚浅，看来他有内力护体，不曾给伤了要害。这场龙争虎斗还有得打。

伍定远双目环睁，将铁手除下，厉声道："奸贼！真以为我不敢杀人吗？今日让你见识伍某真正本领！"时近黑夜，伍定远怒目望向萨魔，只见他右臂坦露，璘璘紫臂幽幽生光，好似什么鬼怪一般、萨魔不知这紫臂的底细，只愣了半晌，便又上前抢攻。

伍定远仰天叫道："虚空紫！"三字喊出，右掌挥出，一道紫光离掌飞去，正是"披罗紫气"的起手式"虚空紫"！

天山传人首次使出正宗武学，紫光闪过，只听"啊"地一声惨叫，萨魔抱住了脸，只在地下打滚，安道京揉着双眼，目瞪口呆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伍定远站在一旁，冷冷地道："我虽不知你是何方神圣，但你几次痛下杀手，行止卑鄙，今日不将你就地正法，不知要害多少人。"说话间举起右臂，望之如同龙爪。

此刻胜负已然分晓，伍定远铁手在身，萨魔已见不敌，何况他尽除枷锁，龙爪奔出？萨魔知道敌人武功远在自己想像之上，他不敢恋战，纵身便往店外奔去。伍定远哪能放过他，双足一点，便也追了过去。安道京是株墙头草，一见有便宜可捡，便也急急尾随出店。

甫出客店之外，只见萨魔随手一抓，手上多了件东西，伍定远错愕之下，只得停下脚来？萨魔手上抓的，不是什么神兵利刀，而是一名老人，一名穷困无辜的年老乡民。萨魔嘿嘿一笑，勒住那老人的颈子，目光大见凶残，只要伍定远上前一步，他便要扭断这老人的颈椎。看来此人的卑鄙无耻，远在寻常奸徒之上。

萨魔嘶嘶冷笑，手指着伍定远，示意他往后退开，伍定远不敢违背，向后退了一步。

萨魔见计谋得逞，嘴角斜起，正想着出奇制胜的险招，便在此时，安道京也已奔出店来，他猛见那乡民的面，便是一句惊叫："刘总管！你怎也在这里？"

萨魔听了"刘总管"三宇，不由得微微一愣，便在此时，怀中那名老者笑道："安统领，好久不见啦！"

话声末毕，那老者的手指快如闪电地点出，直朝萨魔小腹插去，萨魔吃了一惊，不及防备，霎时小腹已受了暗算，这指真力强韧，登时穿体而入，饶那萨魔内功深厚，也是受之不起，一时面色如纸，两手便松了开来。

萨魔心机再深十倍，哪能料到眼前这个毫不起眼的穷酸老人，竟是堂堂京城十二监之首、身怀绝技的秉笔太监刘敬？一个不慎，身上登时重伤，已是单膝跪地。

眼看刘敬还要抢攻，萨魔大怒之下，纵声狂吼，直向刘敬冲去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深怕刘敬敌他不过，正要上前助阵，刘敬却微微一笑，向他摇了摇手。便在此时，两旁民房传来呼啸之声，屋顶上黑影闪动，跃下了两名秃顶男子。伍定远恍然大悟，才知刘敬早有万全准备。

那两名伏兵身法快绝，一左一右，便与刘敬三人合力抢攻，此时萨魔的右拳已给伍定远打碎，手指断折，许多摔角技法难以使出，武功自是大打折扣，那三人身手又是高明之至，此起彼落，攻势如同阵法，萨魔先前受了刘敬一指偷袭，胸腹已有内伤，久战之下，全身气力渐渐不济，又过了几招，身上接连中掌，他悲声嘶吼，犹在做困兽之斗，刘敬等人毫不放松，接连抢攻，终于刘敬一掌印上萨魔胸口，将他打倒在地，一动不动了。

刘敬知道萨魔狡猾异常，当下使了个眼色，一名秃头男子伸指出去，又朝萨魔前胸后背几处要穴点下，以免他故做姿态，又暴起伤人。

此战东厂、锦衣卫同时出手拿人，孰高孰下，一目了然，安道京站在一旁观看，心中也感惊叹，登即陪笑道："刘总管神功盖世，真叫小人大开眼界了。"他虽是江系大将，但只要江充不在场，他对刘敬可是千依百顺，马屁十足，就怕得罪一点半点。

刘敬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道："安大人，人家陈旋、刘德两人身受重伤，你却跑得不见人影，安大人的轻身功夫可真越练越高哪。"安道京脸上一红，知道自己独自逃亡一事已被揭发，当下拱手为礼，急急赶回鹰险峡去了。只是一会儿残存下属见他逃命回来，气愤之下，不免上前围殴，到时他可要再找法子脱身了。

事情了结，伍定远松了口气，他抹去脸上血水，问向刘敬：“敢问刘总管，可是您传讯过来，要下官赶到此地的么？”刘敬微微一笑，颔首道：“这个自然了。若不是你这位天山传人出手，京城有谁挡得下这只蒙古怪物？”说着拍了拍伍定远的肩头，神态甚是亲热。

看来刘敬消息灵通，眼线遍布全国，还是靠着这名老太监的手段，这才保全京城无数百姓。江充这厢人马闻讯，定要自愧不如了。

伍定远对这太监向是三分敬、七分怕，十分摸不着底细，他把身子一缩，躬身道：“既然人犯已然捕擭，在下职责已尽，这便回京去了。”正要转身离开，忽听刘敬笑道：“别急着走，你的职责哪这么容易尽啊？伍定远啊，天山里的故事，你难道忘了？”

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忍不住全身一震，反身望着刘敬。

刘敬微笑道：“可否借一步说话！”伍定远面色铁青，做了个手势，示意他明说。

刘敬眼光瞄过，那两名秃顶男子立时会意，当下快步行开，守住了四周。伍定远见东厂诸人慎重若此，全身冷汗更是涔涔而落。适才他与萨魔决战百合，尽管生死立判，尚且不曾如此紧张，足见他心中对刘敬有多么敬畏。

寒风潇潇，落叶纷飞，天空灰霾一片，刘敬肃然仰天，道：“伍定远，咱家想请你杀-个人。此人高居庙堂之上，若无绝顶武功，绝难近他身前三尺，不知阁下意愿如何？”

伍定远倒退一步，颤声道：“你要我杀江充？”

刘敬没有回答。他回过头去，凝视伍定远的双眸，那眼神不像是求恳，倒像是一种期待，一种鼓舞，伍定远给他看得难受至极，低下头去，竟是喘息不定。

刘敬慢慢将目光移开，淡淡地道：“你别害怕，咱家绝非强人所难之人，你若不情愿做，咱家也不会为难你。”伍定远听了这话，略略松了口气，拱手道：“多谢公公。”

刘敬将身上乡民的衣杉除下，露出里头的官服，他弯身脱衣，也不去看伍定远，迳自道：“算了，你自管走吧。不过走之前，咱家先问你一句，你无端捡了这身武功，连蒙古来的绝顶高手也敌你不过，你有没想过日后要做什么？就这样屈就一个小小的制使，每日押粮押

米？天山传人身负天之道，却成厂朝廷豢养的一条走狗。你说可笑么？”

伍定远呆呆听着这席话，刘敬走了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微笑道：“也罢，就当咱家多说两句了吧，也许你心中的道，便只那么点高。又何必为难你呢？”伍定远身子一颤，低头望着自己的右臂，面色苍白若纸，刘敬见他若有所思，只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你可以走了，”

伍定远扬起头来，霎时心有所感，他伏身下地，朝刘敬拜了几拜；说道：“刘大人，伍定远读书看限，很多道理是不明白的，伍定远的那点心眼，也成就不了太难的大事。但我一朝生为执法，便明白自己该做什么，请刘大人放心，我绝不会辜负这身武功的。”

刘敬颔首道：“很好，咱家还是那八个字送你，义所当为，毅然为之。”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却不答话，迳向刘敬叩首三次，便自起身。

临行前，两人眼神相对，霎时间，伍定远忽然懂了宁不凡的心事，这世间的是非善恶，忠奸黑白，当真好难……刘敬、江充，这些人都不是他能懂的，也许连柳昂天、杨肃观，也不是他能理解的人……也许，做个小小的捕快，提着那把小小的尺，才是他该走的道路？

伍定远叹息良久，向刘敬微微一拱手，便自离开。

眼见伍定远缓步离去，刘敬看在眼里，也不阻拦，只是脸上神色寂寥，似有些倦了。

一名秃顶男子走了过来，站在刘敬身边，低声问道：“刘大人，这人意向如何？可愿意赌这一把？”刘敬凝望伍定远背影，却是叹了口气。

那秃顶男子皱眉道：“他不愿动手？”

刘敬叹道：“硬要激将，他是逃不过我的手掌心的。不过伍定远太过忠厚，这次宫廷大战何等为难，绝不能有所闪失，他武功虽高，性子却是不合。”

那秃顶男子沉吟道：“照秦霸先留下的遗嘱来看，若无他的传人一同举事，大事绝难竟功，伍定远若不与事，大人却要如何打算？”

刘敬闭上了眼，淡淡地道：“不打紧，没有伍定远，我还有一步棋。”他睁开双眼，遥望天际，道：“此人天生反骨，命中注定。只等

咱家点破关键之处，谅他不得不反。”

秃顶男子似懂非懂，却也不敢反驳，只得连连颔首。

第九卷 神剑擒龙 第二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

却说卢云与顾倩兮乍得相逢，也是两人依依不舍，顾倩兮这位官家小姐竟尔任性起来，只留了封书信交代，迳与心上人一同南下任职。

其实这回南下，别说卢云担心两地相隔，便连顾倩兮也是暗自忧虑。先看卢云做起事来那股执拗，却要顾倩兮如何放心得下？此番到任，攸关卢云的宦海生涯，倘使他古怪脾气发作，行事一个不慎，别要给地方豪门排挤了，定会惹上无数纷争。也是为了这个理由，顾倩兮芳心意决，这才随他过来，也好有个照应。

除此之外，顾倩兮自也有她女孩儿家的一些心事，那就不便明说了。意中人外貌英俊，官居知州，手握地方权柄，可又单身未娶，放着这等肥羊，江南地方不知有多少狐狸精垂涎三尺，就等着过来宰杀。偏偏卢云又是呆头鹅，全不会应付女人，一不小心留神，等返京述职之日，说不定带个美貌的江南姑娘同归，到时顾倩兮的面上可难看得紧了。也是为此，才来个亦步亦趋，也好就近监督一番。车行好不快速，这日已在德州运河渡口不远，却也巧了，这运河不是别处，正是当年卢云落难逃亡之地。卢云回想昔年往事，只想凭吊一番，便吩咐停车，自行站到高处眺望。

顾倩兮下车过来，轻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卢云望着来往南船，眼看景物依旧，自己却从逃犯摇身一变，成为朝廷指派的知州大人。回思昔年往事，不免满心感慨。他回首看着心上人，轻轻叹道：“当年我从山东牢里逃出，便是从运河一路乘船南下，这才到了扬州，识得了你，唉…这两年来，真不知发生了多少事……”

顾倩兮听他言语喟然，当即安慰道：“你现在是堂堂的状元郎，不日更要成了卢知州，何必还挂记那些不愉快的旧事呢？”卢云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为人不可忘本，我卢云出身寒贱，今日虽小有成就，却绝不能安享富贵，却把贫寒岁月的良知良心给忘了。”

顾倩兮听了他这段话，登时仰头看着他，满面爱怜，微笑道：“卢郎，你可知道，为何我会这般欢喜你？”

卢云向如木头，情场应对甚是粗疏，听得顾倩兮忽出此言，不由微微一愣，道：“这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他见顾倩兮笑吟吟地看着白己，想起当年灯会初次相遇的往事，便咳了两声，道：“该…该不会是我猜谜功夫了得吧？”

顾倩兮啐了一口，面带红晕，道：“你猜谜厉害？那日要不是我在场哪，怕你还猜不出那“鸟握掌中”呢！”卢云听她点破，当场干笑两声，左右张望，只想来个顾左右而言他。

眼见情郎神色不安，左顾右盼，顾倩兮伸手聒了聒了他的睑颊，嫣然笑道：“你啊你，真不知自己的好处？”卢云咳了几声，干笑道：“我要知道了，那还不妥善利用，也来当个“风流卢知州”么？”

顾倩兮听他提起杨肃观，心下微微一醒，低声道：“卢郎，你还在意杨郎中的事么？”

卢云原本只是玩笑之言，待听顾倩兮这么一提，眼前反而浮现出杨肃观的那张俊脸，想起这位同侪的种种强处，不由得叹了一声，摇了摇头。

顾倩兮见他微有醋意，忙握住了他的手，微笑道：“你现下可是堂堂的钦点状元了，不管同谁相比，都是毫不逊色，怎么还叹气呢？”卢云听了说话，却只摇了摇头，并不回话。

顾倩兮站到他身边，两人并肩望着运河，天蓝若海，河上阳光闪耀醒目，-时竟有些刺目。良久良久，顾倩兮轻声问道：“怎么不说话了？”卢云微微苦笑，叹道：“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说起杨郎中，他真是人中龙凤……我家世不及他，官品不及他，见识阅历，容貌外表，无不甘拜下风。唉……我与他天差地远，每回想起来，总觉得好生惭愧……”

顾倩兮听他如此说话，似乎仍感自卑，她有意激一激心上人，便弯下腰去，仰头望着卢云，微笑道：“你这话没错。说起杨郎中，他确是人中龙凤，文才武功，莫不威震当世。这样的男子，很难不让姑娘家倾心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卢云听了这话，猛地想起当日茶铺里杨肃观与心上人说话的情景，一时心坎里酸溜溜地，很是难受，霎时间，撇开了头，往后退开了一步。

顾倩兮见情郎吃醋的厉害，自悔失言，忙走了上来，凝望着卢云，轻声道："说句玩笑话，你生气了？"卢云低下头去，摇首道："倩兮，跟你说正格的。既然杨郎中人品这般好，又如此欢喜你，你为何要委屈自己，与我处在一块儿？"

顾倩兮柔声道："你有你的好处，他再强上十倍，也不关我的事。"

卢云轻叹一声，他眺望运河上的来往帆影，怔怔地道："倩兮，打识得杨郎中的那一日，我便没想过要同他争兢什么……我自小虽不认份，但那只是读书人的硬脾气，其余身外之物，总要学着勘破，唉……人生不如意事这般多，若不放开胸怀，却要如何渡过呢？"

顾倩兮听他言语满是感伤，当下微微一笑，仰头望着他，道："你不该这样说话。即使争的是我，你也要退让么？"卢云一笑，那笑容略带苦涩，却是没有回话。

顾倩兮往前走上一步，紧握住卢云的手，柔声道："卢郎啊卢郎……杨肃观是个高高在上的人物，风流潇洒，温文儒雅，就像是图画里走下来的人……可你卢云却是活生生的人，历经人情冷暖，是个饱受风霜的真男儿。"说着紧挨着卢云的身躯，将脸颊贴在他的胸膛上，低声道："我之所以对你难以忘情，正是因为你这身凛然傲骨。"

顾倩兮虽然行事大胆，从不拘泥世俗之见，但毕竟这两句话吐露了自己的心事，一时间难以掩饰羞态，脸上满是晕红，说了这两句话后，身子更是娇柔无力。

卢云啊地一声，心下甚是感动，眼见顾倩兮面带娇羞，红扑扑地甚是可爱，他内心情动，忍不住也伸手出去，环住了心上人的纤腰，将她拉近了一些。

两人身子贴合，紧紧相拥，卢云低下头去，靠在她耳旁，轻声道："倩兮，卢某今生受你如斯见爱，真不知该如何回报。"

这"如何回报"四字一说，那是认了生，再听"卢某"二字，倒像是道上弟兄结伙杀人时用的称谓，真没半分像是爱侣。顾倩兮听他说的

太也生份，不由得暗暗生气，当场横了他一眼，娇嗔道：“你不必回报我了，只要你卢大人在我面前收起那幅牛脾气，姑娘我就谢天谢地啦！”

卢云“咦”地一声，忍不住摸着自己的脑袋，心道：“她不是爱我的傲骨么？怎么这会儿又不要我的牛脾气了？”他正自狐疑不定，忽见顾倩兮俏脸一板，将他推开一步，沈声道：“卢云，你可听好了，你别以为我随你南下，便要任你整治欺侮。我先分说明白了，要不是那夜你低声下气地跑来我家，还装成老鼠的模样躲在床下，我根本不会再理你这人，这你知道么？”

卢云心下大惊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真…真是这样？”

顾倩兮哼了-声，道：“我还会骗你么？”她侧着脸蛋，伸出食指，轻轻抵在面颊上，皱眉道：“只是我一直猜想不透，不知你怎地开的窍，居然还懂得委屈自己，求姑娘原谅？”

卢云嘘了一口长气，寻思道：“还好老天有眼，若非仲海误打误撞，错有错着，把我藏在倩兮的床下，不然我这番相思定要付诸流水了。”

顾倩兮见他连拍心口，好似十分庆幸，忍不住又白了他一眼，娇声道：“你啊你，堂堂一个状元郎，连写个情书也怕，还弄成什么“西南牌楼颂”的奇怪文体，把人家当成风景名胜似的，真是莫名其妙。”

卢云惨然一笑，想起秦仲海的荒唐举止，忙摇手道：“那……那是一场误会……”

顾倩兮看了他心惊肉跳的神色，登时哼地一声，嗔道：“什么误会？这“西角牌楼”该不会是什么风月之地吧？那夜你和那姓秦的流氓躲在我家楼下说话，我一听之下，就知道你已经学坏了……卢云啊卢云，你好的不学，尽跟那些流氓太保混在一块儿，我不理你了……”说着纤足一顿，气冲冲地掉头而去。

卢云满脸尴尬，想道：“这西角牌楼害人不浅，需得早些拆除才是……”

顾倩兮官家小姐出身，性子难免强了些，卢云算是第一次领教了。过去两人在扬州相处，只因卢云身份卑微，顾倩兮怕说话刺伤了他，反而事事迁就，从不敢发上一顿脾气。但现下卢云不再是小小书

童，而是那百姓景仰的知州大人，若要她屈颜承欢，这可不是她顾倩兮行事的调子，当下便来个下马威，日后也好方便管教。

卢云倒是聪明乖巧，眼看顾倩兮为他离家出走，怎好再让她不快？便将昔日的狂傲收拾起来，一路上加倍体贴，不敢稍违。路程中每遇名胜古迹，好山好水，必定驻留良久，不带着意中人赏景凭吊一番，绝不轻易离去。那小红本对卢云有些不善，待见小姐开心喜乐，对这位未来姑爷便也换上了一幅笑脸，平日嘘寒问暖，甚是乖巧。

两人兴高采烈，轻车简从，不一日便到长洲。

行到县界，已是华灯初上。当地衙门的公人早已前来迎接，足足列了两大列队伍。卢云见他们神色恭谨，可又想到当年自己曾被这群虎狼毒打的往事，情知公门中人面上一套，手下一套，他心怀戒慎，当下无喜无怒，只淡淡地道："师爷是哪一位？"

人群中行出一名中年男子，躬身道："启禀大人，衙门师爷今日有事，没能前来。"

卢云见这人容貌凶猛，便问："阁下是谁？"知州垂询，那人急忙回话："小人是长洲捕头，姓洪，草字铭冲。"卢云面色平淡，只微微点头，道："原来是洪捕头。"

顾倩兮凑过头来，低声道："有些不对劲。新任知州上任是何等重大的事，衙门里的师爷怎敢不到，莫非有什么隐情么？"顾倩兮自年幼便随父亲四处上任，向来熟知这些排挤事端，此时便出言提醒。

卢云心想不错，若非师爷有不法情事怕给自己知晓，怎会不敢过来拜见？只是自己方才上任，倒也不忙着点破，当下挥了挥手，道："好了，既然师爷不在，咱们这就走吧！"

洪捕头见这新任知州神色不善，心下暗自害怕，只垂手道："是。属下遵命。"

众人进到城里，已是傍晚时分，却见城门大剌剌地开着，全不见有人看守，卢云曾随秦仲海远征西域，自是熟知军务，此时见了城门未曾关闭，守城军士更是毫无踪影，心下不悦，沈声道："好一个长洲，军务败坏至此！一会儿我可得找来团练的教头，向他问个明白！"

洪捕头听他一说，知道团练地方的蔡数头要糟，他冷汗流了满身：心道："看起来这位知州不是个嫩角色，我可要小心应对了。"

一旁车夫问道："启禀大人，咱们这过关文碟怎么办？"卢云哼了一声，道："既然没人守城，咱们也不必缴验，这就进去吧！"洪捕头欲言又止，却又怕挨骂，低头领路，急急地往前走了。

车行人城，只见街上不少百姓行来往去，阻了去路，洪捕头呼喝频频，要百姓回避让道。卢云皱起眉头，掀开车帘，沈声道："咱们安安静静地进城，不许扰民！"洪捕头吓了一跳，心道："惨了，来了个自以为清廉的长官，以后定有苦头吃了！"他缩着头，苦着脸，迳自在车旁行走。

顾倩兮等人都是第一次到长洲来，各人坐在车里，不住地往外探看，都想见识一下长洲的风土人情。只见远处商家青旗招展，人来人往，四下一片热闹喧腾，端的是商业鼎盛。小红笑道："好一座长洲城，我本以为这儿很是荒凉呢，想不到这般繁华，好像花城一样。"众人见四下灯景缎带，美不胜收，听她用"花城"二字形容，都觉得极是贴切。顾倩兮伸头去看，只见四下民房都已拉起彩带，点上灯笼，将贫瘠的街景衬得美仑美奂，忍不住笑道："真的好美啊！今日城里可是有什么喜事么？"说着朝卢云看了一眼，眼中蕴的全是笑意。

哪知卢云最是不解风情，看了满城灿烂灯火，不见赞叹，却只哼了一声。他向洪捕头一瞪，冷冷地道："我上任只是衙门的事情，哪须张灯结彩，浪费公帑？这是谁的主意？"洪捕头吓了一跳，惊道："大人明察啊！这不是我们干的！"

卢云沈声道："不是你们，那是谁弄出的花俏？"洪捕头道："这是城里一位欧阳老爷要做寿，这才把长洲点缀成这个模样。"卢云知道错怪了人，却只皱起眉头，不言不语。洪捕头不知该说什么，心下暗自戒慎。

顾倩兮是官家大小姐，向来熟悉世故，当即打个圆场，问道："这位洪捕头，您适才说城里欧阳家做寿，却是怎么回事？"洪捕头见来了个懂人情的，松了口气，又见顾倩兮端丽大方，与卢云神态亲昵，想必与这冷面知州关系匪浅，当下笑道："这位姑奶奶好生高贵，可是卢小姐啊！"

顾倩兮听他称呼自己是卢家的人，一时芳心暗喜，忍个住害羞，饶她生平聪颖，也不知要如何回答。一旁小红看了小姐的羞态，更是掩嘴偷笑。

却听得车里传来一声重哼，跟着两道森厉目光射来，正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卢云这新任知州又来发威了，只见他板着脸，森然道："洪捕头休要拉拢人情！这位小姐是我家亲戚，你只管称她做顾大小姐！"

洪捕头哎呀一声，心里慌不迭地叫苦，千百遍地诅咒卢云："连叫声姑奶奶也不成，这知州真是他妈的怪物！"口中不敢违背，苦着老脸，低声道："卑职见过顾大小姐。"

卢云故做俨然，点了点头，道："很好。"他装了好一阵冷面，忽觉面皮紧绷，却是有些累了，便转头望向顾倩兮，只见她转头向外，对自己全不理睬，那小红更是满脸没好气，翻着一双白眼，对他直是视而不见。卢云心下纳闷，想道："她主仆两人这是做什么？我头一天上任，倩兮怎会忽然不高兴？"

卢云自来既顽且硬，仿佛石头一样，要他如何懂得女儿家心事？他称顾倩兮是亲戚，那是认了生，日后下人官差背后指指点点，都要说顾倩兮来历不明，不守妇道，却要她如何是好？看这卢云满腹治国要旨，却不懂人情事故，登把心上人给得罪了，这下真可要糟。

卢云探头探脑，兀自在那儿猜测不休，顾倩兮心下着实生气，暗道："卢云啊卢云，人家问我的来历，你可以说是未婚妻啊，再不可以说是表妹，怎地用了个不痛不痒的亲戚？你要我日后怎么做人？"想起自己离家出走，居然只得了这等待遇，只气得眼泪都快滴下来了。但此刻外人在旁，脸上自不能露出气愤模样，只能强压悲愤。

那洪捕头却远比卢云精明，他见顾倩兮心下不悦，自管眺望远方，对卢云不理不睬，心中便想："这位姑奶奶定是知州大人的心上人，只是这卢知州是个脸嫩书呆，满口白痴言语，这才惹她不快。看我来做个人情。"想起日后得罪卢云之时，还要靠这位大小姐救命，忙向顾倩兮躬身哈腰，解围道："大小姐，方才您老人家问起欧阳老爷，可是要与咱们知州大老爷同去拜寿啊？您吩咐则个，小人定去安排。"

果然这话一说，顾倩兮便已微笑颔首。自来拜寿祝贺，定是至亲伴侣方能随行，洪捕头这话当真高明之至，不必刻意言明两人之间的亲昵，却又能点明顾倩兮与卢云间不寻常的关系，既不得罪大人，又能讨好小姐，若无十年官场功力，决计说不出口。

听了这话，顾倩兮大感喜乐，早把气愤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她转头望向卢云，笑道："怎么样？咱们这寿宴去是不去？"话声未毕，却

见卢云喝来洪捕头，面色阴沈，冷冷地道：“这位欧阳老爷是何来历？可有作奸犯科的情事？”

顾倩兮见了情郎无故发威、忍不住脸色惨白，她好端端问上一问，只想多认识地方人物，哪晓得卢云又让她下不了台。顾倩兮一时又惊又气，已是泪水汪汪。

顾倩兮却不知晓，这卢云出身寒微，饱受富贵人家欺侮，向知地方官员与富豪人家同流合污的丑事，此时他若不查明欧阳家来历，却要他这个铁面清官如何做下去？

场面肃杀，洪捕头见了知州的凶脸，更是暗暗哀号，他躬身拱手，惨然道：“启禀大人，这位欧阳老爷是昔年朝廷敕封的“江南铸造”，专在长洲打铁，直到十多年前才歇业收手，这家人打的铁远近驰名，做的是正经营生，绝不是罪犯人家。”

卢云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他可有欺压善良，逼迫百姓的豪门恶举？”

洪捕头双手连摇，道：“没有，万万没有！欧阳家世居长洲，乃是有名的大善人，平素接济贫穷，造桥铺路，大弟子更是咱们衙门的师爷，人人若不相信，只管查阅公文卷宗，找个穷苦百姓一问，那就明白啦！”卢云听他极力申辩，料知欧阳家当非土豪劣绅一流，他稍稍放缓脸色，又问：“咱们师爷与欧阳家有旧？”

洪捕头低声道：“咱这位师爷名唤巩志，端的是文武双全，精明干练，咱们师爷所以没来迎接大人，正因他是欧阳家弟子，只为打理师父寿宴，昨夜出城去了，这才没来迎接您老人家。卢云放下心来，点头道：“原来是师父寿宴耽搁，须怪他不得。”原本卢云甚是担忧师爷私下为非作歹，只因心里有愧，这才不敢迎接长宫到任，听得实情如此，便也松了口。

卢云见洪捕头满面惶恐，想起自己一再提防于他，不觉有些过意不去，当下收拾架子，温言道：“看来这位欧阳老爷非比常人，我明日是该去祝贺一番，也好向他请益地方民情。”洪捕头听他有意与欧阳家结交，不禁大喜道：“大人若肯驾临，欧阳老爷定是欢喜无限。”

卢云查明欧阳家行径来历，方才首肯祝寿，确是正直无私、爱民如子的心情，只是他全了这样，便少了那处，这番做作，却把心上人得罪了。果然顾倩兮心中气苦，寻思道：“卢云啊卢云，你要东便东，

要西便西，只管自己的面子：心里还有我这人么？”她越想越悲，忍下住暗自啜泣。

卢云俯下身去，轻声问向顾倩兮：“倩兮，明日拜寿，你可愿与我同去？”

顾倩兮犹在生气，冷冷地道：“我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亲戚，如何上得了抬盘？”

卢云轻声道：“你别这般说。你见多识广，若能陪我同去寿宴，我也会放心许多。”

颠倩兮哼了一声，一双妙日只凝望着街景，却是不置可否。

卢云情场上果若木鸡，当年保驾公主和亲，每见她忽使小性，总当伤风来看。此时见顾倩兮没来由的乱发脾气，实不知该如何招架，他左右探看车外，只想找出解围办法，忽见街上悬着几只花灯，心中登生一计，忙凑过头来，柔声道：“倩兮，你看哪儿张灯结彩的，多像咱们扬州的灯会？”

顾倩兮依言往外探看，想起当年与卢云初识的情景，心下柔情忽动，怒气略略平息。

这招端是高明，称为“老虎看花灯，自成病猫”，一切要旨，全在移心转志，只想让你旧情绵绵，怒气全消，乃是杨肃观的生平绝活，谁知卢云妙法领悟，竟也无师自通起来。

卢云见计策管用，登时打蛇随棍上，握住了她的小手，轻声道：“从京城到长洲，这几百里路有你陪伴，当真好生快活。倩兮，这几日我真是欢喜……”

这招称为“明白人说梦话，要你发昏”，要旨便在口含蜜糖，逢机便吐，举凡天下女子中了连篇梦呓，无不思维生碍，行止若癫，已有杨肃观功力的七成火候。饶她顾倩兮秉性聪颖，听了这等温柔款款的说话，怕也要中蛊，

果见顾倩兮身子一颤，似乎大为感动。也是她生性温柔，乍听呆头书生的心坎话，登即打动心中的百转柔情。想道：“今日是卢郎上任的日子，他十年寒窗，好容易有了今日，我实不该发他的脾气。”想着想，换上了爱怜横溢的神色，她见卢云兀自握着自己的手，忙道：“有旁人在，你快别这样。”卢云却不缩手回去，只牢牢地抓着她的小手，

一幅难舍难分的模样。顾倩兮又羞又喜，早将气愤之情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小红见了两人的神态，只遮着双眼，在那儿歪嘴吐舌，假作鬼脸。

洪捕头从车窗偷看进去，见两人和好如初，心中便道："看我这张嘴多会说，三言两语就让他两人笑吟吟地。嘿嘿！日后只要买动这位知州夫人，定有好日子过啦。"他陪笑道："老爷夫人，不不，大人小姐，欧阳老爷这几日做寿，城里着意布置，虽比不上扬川苏州这些大城的风情，但与北方贫瘠县分相比，那也是了不起的地方了。大人这几日难得清闲，定要带着小姐四下看看。"

卢云点头道："你说的不错，长洲是我治下之地，正该好好察看风土人情。"

洪捕头嘻嘻一笑，心道："买动夫人，老爷便是掌中物，看来这条铁律准没错。"自古官场应对，全是同样一套文章，不管是锦衣卫统领，还是御前侍卫，定须好好详熟这套秘笈宝典，看这位洪捕头如此精明，日后定要官运亨通了。

大车缓缓前行，卢云与顾倩兮并肩而坐，心头甚是恬静。他看了一阵街景，又问道："明日欧阳府寿宴，几时开席？"洪捕头躬身道："回大人的话，时辰早定好了，明日申牌开席。"

申牌尚未黄昏，仅在午后，未免有些早了，卢云不禁微感奇怪，便问："怎会这么早？"洪捕头答道："此事大人有所不知。据巩师爷说，明日傍晚时分，欧阳老爷便要趁着七十大寿的大好时光，重新让铸铁山庄开业。只为挑个良辰吉时复业，他才选在申时开席。"

卢云点头道："原来如此，既然欧阳家双喜临门，我可得早些过去瞧瞧。"

众人行到衙门，驻守官差赶了出来，迳自在门口放起鞭炮来了。爆竹声中，喜气洋洋，卢云眼望大门，想起昔年仓皇逃亡，不得平反，全是官府所害，谁知今日今时，自己却能前来为官。他凝视衙门高悬的明镜，内心打定主意，日后定须主持正义，为民除害，方不辜负这一身的抱负志向。

一行人匆匆看过衙门，便往宫邸而去，两处地方相隔不远，只在咫尺之间。众人行到门口，洪捕头吩咐官差取出锁匙，谁知过了良久，竟是迟迟找不出来，前任知州早已离职，官邸已有半年无人住居，想来手下定是因此疏忽，这才把锁匙弄丢。洪捕头满面尴尬，向卢云一欠身，苦笑道："惨了！锁匙不见了！"他知这位卢知州脾气下小，这下找不到锁匙，定要重重挨骂。心惊肉跳之际，却听卢云微笑道："诸位莫慌，找不到锁匙也不打紧，且让我来应付。"

卢云此时心情极佳，先前他摆着冷面，只是怕洪捕头与衙门师爷欺瞒枉法，此刻既知实情，他生性温和有礼，哪还会乱发火气？他见锁匙不见，却是丝毫不怒，向前一步，轻轻搂住顾倩兮的腰，微笑道："倩兮，咱们一齐过去，你说好不好？"

顾倩兮见他在众人面前与自己亲昵：心下又惊又喜，已是满面娇羞，寻思道："这古板书生可是吃错药了，居然不怕腼腆？"她还没回过神来，卢云已是哈哈大笑，搂住顾倩兮的纤腰，提气一纵，霎时如飞鸟般跃过墙头。顾倩兮人在半空，忍不住娇声惊叫，卢云微笑道："有我守着你，你可别怕。"他凝力屈膝，吐纳真气，将顾倩兮横抱怀里，稳稳落下地来。

洪捕头也是学武之人，眼见这墙有两人高矮，谁知卢云竟能一跃而过，手上还带着一人，忍不住大声赞好，高声喝道："知州大人好轻功！"

洪捕头叫得声嘶力竭，口中像是称妙，心下却是惨淡："这下惨了，什么人不来，却来个练家子当上司，以后他若整起我来，我这条老命定是死无葬身之地！"他从城门一路心惊胆战地行来，从最早的"我有苦头吃了"，一直想到现今的"我死无葬身之地了"，直被这新任知州吓得全身发毛。

众家丁虽未练过武功，但见这位新科状元身手了得，心下自也骇然。小红心头害怕，想道："原来卢公子武功如此高强，以后小姐要与他吵嘴打架，定会给这坏蛋欺负了。"她心下暗自发愁，却不知她家小姐聪明绝顶，精擅驭夫之术，卢云的武功便似宁不凡那般高绝，怕还是给顾大小姐整得服服贴贴、乖顺似羊。

卢云打开府宅大门，让众人进来，此时前任知州虽已离职，但宫邸里大小家具还是一应俱全，应有尽有。洪捕头老练精干，眼见知州

一行人面带倦容，知道他们旅程劳累，便权做主人，命下人张罗酒菜，替他们安顿行李。

卢云毕竟年少，眼见爱侣在旁，此时又有了自己的窝，只觉欣喜欢愉，大有何事不可为的气概。趁着时候还早，他牵着顾倩兮的小手，四下探看厅房，两人看了一阵，卢云满心欢喜，笑道："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啦，你这个女主人可得多费些心思才是。"

顾倩兮睑上微微一红，道："咱们还没定媒娶亲，我怎能做得你家的女主人？"

卢云笑道："等我返京述职之日，我便要向顾伯伯当面求恳，请他老人家将爱女嫁给我。"

颠倩兮闻言大喜，却不能稍露欢喜之情，当下低声道："爹爹要是不答应呢？"卢云笑道："那我只好弃官逃亡，带着你流浪天涯了。"顾倩兮握住了他的手，柔声道："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跟着你。"卢云心头温暖，微笑道："走，咱们便去瞧瞧房子该如何布置，好歹我这个知州得做个三两年，总得把住处整顿妥善才是。"

两人信步而行，一路看房观厅，顾倩兮确实聪颖过人，每见一处花草房舍，便有别出心裁的主意布置，卢云笑吟吟地听着她说，心道："老天爷待我真好，我卢云能有今日，再多的苦难也算不上什么。"二人想到日后的美好日子，心中都是喜乐平安。

用过饭后，卢云心悬公事，便与顾倩兮同进衙门察看、此时已在夜间，只见公堂上一片黑暗，卢云点上了油灯，就着微光望去，那公堂四下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看来官差定是每日打扫，不敢有怠。

卢云走上台阶，从知州的位子放眼望下，只见视野宽阔，公堂里外钜细靡遗，大小事尽收眼底。卢云微微一笑，心道："此地日后就是我审案之处了，可得好好干一番事业啊！"

满面微笑间，自管探看四周，他望向一处角落，忽然之间，身子竟是一颤，仿佛幽暗之处，正跪着一名年轻人，那人仪表堂堂，却又满脸是伤，正用着激愤悲凉的眼神望着自己，好似要说些什么，却又听不真切……

往事飞入心头，卢云忍不住热泪盈眶，竟尔怔怔坠下泪来。

顾倩兮见他好端端的，却忽尔垂泪，忍不住吃了一惊，急急走了过来，轻声问道："怎么了？身子不舒坦么？"卢云不愿多说过去悲惨往事，当即伸袖拭泪，摇头道："我挺好，你别多心。"

顾倩兮扶住了他，柔声道："你快别瞒我了。要有什么心事，只管跟我说，别闷在心里。"

卢云叹了口气，他眼望堂下，幽幽地道："以前跪在下头，心里只想，上头坐的官老爷，心怎能那般黑、那般凉？今日走上台阶，真尝了滋味，方才知晓了，原来这台子是那么高、那么远……唉……老百姓跪在地下，官大爷高坐堂上，久而久之，谁不自以为高人一等？坐得越久，眼越花、心越硬、嘴越刁……"他满心感慨，转头望向顾倩兮，道："我不想变成那样，有生之年，我宁可穷死，我也不要变成那样。"说着握住双拳，身子微微颤抖。

卢云面带不忍，凝视堂下，一股悲天悯人之意，油然而生。顾倩兮见了他的神情，心中又是骄傲，又是爱怜，她走了过去，在卢云颊上轻轻一吻，柔声道："傻子，你这牛脾气永远不变，便算死了，都是这模样，决计改不了。"

卢云喜道："真的么？一辈子都是这个牛脾气？"顾倩兮做个鬼脸，取笑道："看你乐的，笨牛一条，又有什么好得意的？"她见卢云面带尴尬，当下往他背上轻推，嫣然笑道："先别说这些了，你去堂案坐下，让我看一会儿。"

卢云不知她所欲为何，依言端坐案后，问道："像这样么？"顾倩兮微笑道："再坐直点。"卢云哦了一声，把腰杆挺直了，他呆呆坐着，不知顾倩兮要做什么，待见她眼波盈盈，满是顽皮之意，霎时心下恍然，原来她想看看自己做知州的威风。卢云哈哈一笑，提起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"好一个大胆女子，居然敢戏弄你家知州！"

却听喀地一响，那惊堂木的声音颇为奇怪，卢云正自纳闷，顾倩兮笑吟吟地走了上来，拿起一只木条，道："这才是惊堂木，知州大人您拿错了。"卢云脸上一红，心道："那我拿的又是什么？"他低头一看，却是只砚台，忍不住神色大窘。

他俩看过衙门，便在长洲城中四下溜达，也好见识一下此地的民情。

二人并肩走在长洲的路上，眼见偌大的街上满是行人，有的是在此营生的摊贩，有的却是出门游玩的一家老小，人人脸上带着欢容，好似赶集庙会一般，卢美颔首道："今儿个是十三日，本不该有市集，想那欧阳家财大势大，这才把这长洲城衬得如此热闹。"

顾倩兮笑道："你明日不是要给人家祝寿么？怎么都不担心贺礼啊？"卢云双掌一拍，叫道："是啊！我怎么忘了这事！"说着掏出钱包一看，惨笑道："这下槽了，我只带了十两银子出门，等会儿能买什么物事？"

顾倩兮笑了笑，伸手取出一叠银票，塞在卢云手里，笑道："别发愁呢，先拿去用吧。"

卢云慌忙摇手，急道："这是你的钱，我怎好来使？不成！不成！"说着伸手推拒，顾倩兮听他言语见外，分了彼此，不由得俏脸生怒，娇声道："你老是这般生份，不如我回北京去好了！"说着把银票往卢云手里一塞，跟着转身便走。

眼看情人发怒，卢云大惊，忙道："倩兮，你别生气！"说着拔腿去追心上人，慌张间，手上没抓牢，那银票竟尔落下了半叠，随风飘去。卢云大吃一惊，知道这些银票百两一张，全是顾倩兮的私房钱，自己怎可失落？当下顾不得去追顾倩兮，运起轻功，刷刷刷地连抓了五六张下来，但仍有三张飞了出去，正要去抓，猛见一名獐头鼠目的男子从路边冲来，伸手一捞，已将银票揣在怀中，跟着匆匆走了。

卢云又惊又怒，喝道："你干什么！"那人听得叫唤，走得更急了，卢云见那男子已然逃远，当即使出轻功，沿着民房纵跃过去，他轻身功夫着实了得，煞那间便已拦在那人面前。

卢云双臂伸开，拦住道路，喝道："小贼！快把银两交出来！"那人却是个无赖子，只见他上下打量卢云几眼，冷笑道："什么银两啊？你这白脸的在说什么啊？"说着掏了掏耳朵，好似听之不清，闻之不楚，却是一幅死皮赖脸的神气。

卢云高声喝道："大瞻刁民！我是此地新上任的卢知州，你偷盗钱财，居然还敢狡赖？快快把钱两拿出来了！"那人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什么知州知府的，你爷爷我还是皇亲国戚哪！"卢云见此人满面刁顽，一幅有恃无恐的神色，忍不住心中一叹，暗道："我恁也背运

了，以前是民，专门遇上贪官虎狼，现下是官，又专遇这些刁民鼠辈，唉……我的命好苦哪！”唉声叹气之余，忍不住自怜自伤起来，

那人见卢云兀自不走，冷笑道：“你给闪开点，爷爷我要过去了！”说着便要从卢云身边擦过，卢云如何能放他走，将他一把揪住，沈声道：“拿人钱财，便是罪犯。你若还知错，那便早些交出，本官自可将你从轻发落。”

那人狂笑道：“拦爷道路，便是该死，你若还识相，那便早些滚开，本爷还可以留你性命吃饭！”这人好生狂妄，却是学着卢云的语气说话。卢云嘿地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刁顽小贼，一会儿有你苦头吃了！”那人喝道：“放你妈的狗屁！”登即举脚踢来。

卢云这些时日忙于公事，虽不曾勤练武功，但他授业于陆孤瞻，拳脚岂是常人能比？哼了一声，使出“无双连拳”，一拳便把那人打倒在地，跟着将他扯了起来，喝道：“快把钱财交出来！”那人没料到卢云一个白面书生，竟有这等武艺，不免又慌又怕，正想乖乖就范，忽见路上行人极多，更有不少人往自己看来，他心念一动，陡地狂叫道：“救命啊！杀人啦！强人打劫啊！”

这叫声凄厉之至，好似给重刑拷打，一旁百姓闻言大惊，立时围了过来，待见卢云抓住了那人，忍不住惊道：“怎么好好一个白面书生，却在这里打人？”一名老者劝向卢云道：“这人是黄贩子，只是地方上的穷人物，没什么油水好捞，你快快放开他了！”眼看无数人群出言指责，卢云忙道：“这人偷盗钱财，理当究办，我怎能将他放走？”

黄贩子怕众人相信卢云的说辞，张口欲叫，卢云知道此人舌尖嘴滑，若要任他信口雌黄，不免招惹事端，他手上发劲，内力到处，直往黄贩子经脉窜去，黄贩子吃痛不过，登时哀号不已，嘴上自也不能言语了。

卢云喝道：“还不把钱财交出！”黄贩子惨嚎道：“我交！我交！”说着从怀中取出银票，乖乖送在卢云手上。卢云数了数银票，见一张未少，登即喝道：“现下跟我走！”说着便要押他离开。黄贩子哭道：“这位大爷啊！钱已经给你了，求求你饶我一命，别再押我走啦！”说着只是不依，尽在地下打滚求饶，其状甚哀。

卢云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早些拿来不就没事了，现下才知悔悟，不觉迟了么？”

耳听黄贩子哭哭啼啼，卢云又是满口狠话，众人心生恻隐，几名老者急道："快来人啊！土匪当街行抢啊！还要把人押走啦！"十来名年轻人见义勇为，霎时连声呼喝，当场便要开打。

卢云见群情哗然，醒起自己身在嫌疑之地，难免让他们有所误会，忙道："诸位朋友！我真是新上任的长洲知州，这人偷盗钱财，逼得我亲自出手来抓，你们可误会了！"众人喝道："什么知州！摆明是骗人的！"卢云嘿地一声，道："诸位看清楚了，这是朝廷交付的印信。"他入怀去摸，那知州印信却放在行李之中，不曾随身携出。

众人见卢云掏摸半天，却拿不出半样印监信物，又看他年纪轻轻，貌不惊人，不信他便是知州，一时叫嚷的更凶了。几名年轻力壮的大踏步地向前走来，立时便要出手教训。

卢云练有"无绝心法"，精通"无双连拳"，当年曾在西域大战罗摩什百合，出入战场，如同家常便饭，怎会怕几名乡民？只是这些人都是地方良善，总不能个个都打上一顿吧？卢云叹了口气，颇感烦忧，那黄贩子见有机可趁，立时往地下一趴，哭道："这位大王，求求你把银两还我吧！那是小人娘亲的看病钱啊！"

原来这黄贩子平日有个外号叫黄蜂子，平生最爱使顺风舵，还有个顺竿子往上爬的绝妙功夫，他见众人都有怀疑卢云之心，当下便来个苦肉计，也好让众人毒打他。

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卢云生性聪颖，饱读诗书，战场上遇到了汗国国师，武林好汉，无不能妥善对付，便在庙堂之上，也是一派从容。但他生平最怕这等泼皮无赖，这些人要钱不要脸，死皮赖脸起来，种种无耻法门使出，直是叫人难以置信。

四周人群见了苦情戏码，纷纷中计，一见黄贩子如此可怜，更是激愤无比，都要找卢云拼命。

卢云心下惨淡，想道："好啊！我卢云饱读兵法，今日却被一个三流无赖戏弄，以后我还断什么案？做什么官？"言念及此，直是气馁无比，虽然不愿打人，但总不成平白被人毒打一顿，当下摆出举脚，便要御敌。

便在此时，身旁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，轻声道："大家先别打人，惹出人命来可不好。且让我来问个明白，一会儿也好去报官。"卢云听这声音似是顾倩兮所发，心下大喜，忙转头去看，果见是顾倩兮出面

说话。正要对她解释，却见顾倩兮连使眼色，叫他不要相认。卢云明白心上人有意为他解围，当下沉默不语，静观其变。

围观众人见顾倩兮貌美如花，又似官家小姐的气派，料来是个有见识的，一时都安静下来，也好让她过来问话。

顾倩兮笑吟吟地上前，问向黄贩子，道："这位大叔，您姓啥名谁？给人抢了多少银两？可要我为你去报官？"黄贩子见顾倩兮貌美，登时面露淫笑，说道："小人姓黄，是本地的摊贩。"顾倩兮点头道："原来是黄大叔。"说着朝卢云一指，又问道："黄大叔给这恶霸抢了多少银两？"黄贩子随手乱抓银票，哪记得清，便道："我也记不得了，反正有好几百两。"

旁观众人听得此言，忍不住议论纷纷，都觉不可思议。顾倩兮皱眉道："连少了多少两银子也记不得，一会儿怎么替你报官啊？"

黄贩子心下暗惊，忙道："反正是那种一百两一张的银票，大概是掉了三两张吧！"顾倩兮掩嘴笑道："阁下好坏的记性，连带了几张银票出门都不记得。"黄贩子心下起疑，怕她是卢云一路的，急忙喝道："老子给人抢了，却还要你这婆娘来笑上一句两句，这成什么体统？"卢云听他说话无礼，登时大怒，顾倩兮忙向他使了个眼色，要他稍安勿躁。

只听顾倩兮问道："这位大叔先别动气，小女子只是来问上一问，全没恶意的。"她笑了笑，又问道："不知大叔是做什么营生的，如何在这夜间带着几百两银票出门，那岂不危险得紧？"卢云微微一笑，知道顾倩兮已然说上要紧处，只是自己处在嫌疑之地，便有天大的口才也使不上力，只好看心上人的本领了。

那黄贩子给顾倩兮一阵质问，却是全然回答不出，只得哼道："老子做啥营生，却关你这婆娘什么事了！"一旁众人叫道："黄贩子是城里卖果子的！"顾倩兮奇道："卖果子要带几百两银票出门？敢问这位大叔是去买果园么？"众人听顾倩兮说得有理，都是问道："是啊！黄贩子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"

黄贩子深怕事机败露，佯怒道："爷爷方才说了，我娘近日身子不适，一会儿我便要替她抓药去。怎能不多带些银两？"顾倩兮笑道："时候这么晚，银票兑不了现，您不怕找不开么？"黄贩子喝

道："你管老子这许多？老子高兴去买老山人参回家进补，你管得着么？"

顾倩兮连着几个题目问下，已将种种不合情理处点了出来，众人本来同情黄贩子的，此刻都转为疑心。顾倩兮微微一笑，正要点破他的伎俩，忽听一名老妇朗声道："儿啊！这般晚了，你不回家来，怎还在路上寻人相骂？"这声音雄浑有力，只震得众人耳中鸣鸣作响，黄贩子转头一看，猛见那女子身形壮硕，正是他娘亲，他陡见老母，只吓得张口欲叫，跟着急使眼色，那老妇却是不解，只是奇道："你乱眨眼睛做什么？今日果子生意坏么？"

顾倩兮察言观色，笑道："这位可是黄太夫人么？她气血红润，身子看起来好得很哪！"黄贩子呸了一声，正要说话，郡老妇看了顾倩兮一眼，忽地打了黄贩子一个耳光，喝道："你这死小子，是不是又乱摸人家漂亮女孩儿了？上次才打过你，可又手痒了？"

黄贩子吃痛不过，大声道："娘！你身子有病，怎么不在家里休养哪！"

那老妇气急败坏，喝道："我有什么病？你这不肖子居然敢诅咒娘亲？我打烂你这张臭嘴！"说着追打过去。眼见黄贩子给他娘压在地下毒打，众人已知他在讹诈钱两，忍不住都感好笑。正闹间，洪捕头已闻讯赶来，他见众人围住了卢云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急忙上前跪地，朗声道："知州大人在上，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大人重重责罚！"

洪捕头何等威风，众乡民谁不认得？待见城里堂堂的捕头老爷一股脑儿跪倒，又称这位白面书生做知州大人，才知卢云真是此地新任知州，霎时之间，一众乡民无不吓得魂飞天外，几名老人适才随着叫骂，此刻只是面无人色，飕飕发抖，不知会否给人押进衙门毒打。

卢云尚未说话，洪捕头已然满脸火气，他站起身来，怒目望向众人，大声道："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东西！这位便是方来此地上任的知州卢大人，咱们长洲何等有幸，却让圣上钦点的状元郎过来任官，你们怎么有胆犯上？还不快快跪下求饶？"

众百姓闻言，急忙跪地叩首，哭道："小民不知大人驾临，还请恕罪啊！"

卢云是个读书人，一看众乡民跪了，哪里还有脾气？再说他们见义勇为，虽然卤莽，却也是一片善良之心，忙道："诸位乡亲快别这

样，不知者无罪，请各位起来吧！”说着亲自上前，一一扶起。

众乡亲看他举止有礼，与寻常官员的趾高气昂大不相同，忍不住都是啧啧称奇。

洪捕头拿住那黄贩子，强押下跪，大声道：“启禀知州，此人偷盗财物，满嘴狂言，罪不容诛！还请知州大人重重责罚！”黄贩子的娘亲站在一旁，吓得跪地大哭：“这孩子一时见财起意，请知州大人饶命啊！”说着叩首不止，其状颇哀。

此时黄家母子吓得浑身发抖，卢云却不说话，他低头细望，只见两人衣服上打着补丁，母子两人肤色黝黑，想来平素日子确实辛苦，这才见财起意，生出小贪念。

卢云心下微起怜悯，寻思道：“这人本性未必便坏，我若重罚于他，反倒毁了他的一生。”他自己曾经沦为逃犯，关过大牢，明白里头的黑暗，断案自是谨慎万分。沉吟半晌，才道：“黄贩子犯行不大，只是过于贪财，本宫便罚他清扫长洲大街半年，早晚各扫一回，日后洪捕头若见街上有半张果皮纸层，便找这黄贩子是问。”

洪捕头听这责罚甚轻，忍不住咦了一声，先前卢云给黄贩子连番恶整，差点给众百姓毒打，料来定要大肆报复，以泄心头之恨，哪知便这样不痛不痒地了事。洪捕头颇经世故，已知这位知州大人面冷心热，是个善良之人。当下躬身回话：“大人放心，属下定会照办！”

黄贩子母子听了责罚甚轻，急忙跪地道谢，感激恩德。卢云将黄贩子一把拉起，谆谆嘱咐：“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你日后取财当有正道，若再给我抓到类似情事，定会重罚不贷。晓得了么？”黄贩子感激涕零，忙道：“不敢了！小人以后便扫街时捡到银两，也会送到衙门里报官。”

卢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了，你可记得自己说过的话。你们母子俩这就去吧！”

眼见那黄贩子给他娘捏着耳朵去了，料来回家定要给重重毒打三十大板，卢云与顾倩兮相视一笑，先前小小的不快登即抛到九霄云外。

卢云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“枉我饱读典籍，自称精通兵法，却连个刁钻顽民也治不住，嘿，真让你笑话了。”顾倩兮握住他的手，柔声

道："快别这样想了。读书本就不是做官，两件事大不相同，便像常打胜仗的名将，也不一定懂得百姓的机灵心眼。你那么聪明，日后经一事、长一智，阅历多了，这些琐事定能慢慢通晓。"

卢云微微点头，正要回答，却听身边传来一阵低低的笑声，一人悄声道："这位小姐好厉害，不让须眉呢。"又听一人笑道："看她那么美貌，以后定是咱们的太上知州……"

卢云一愣，急忙看向四周，只见十来名百姓躲在四周，笑吟吟地盯着他俩围观，好似看戏一般。看来这些乡民对他这位知州大人颇为好奇，又见他没甚脾气，这才生出胆子过来偷窥，果然便听闻精彩对答了。

卢云与顾倩兮对望一眼，两人神色微窘，都感尴尬。

一旁洪捕头赶将过来，大声喝道："大伙儿闹什么？不想要脑袋了吗？全给我回去啦！"众乡民怕这捕头远甚于知州，听了暴喝，这才大笑而散。

眼看众人散去，洪捕头也躬身离开，卢云登时哈哈大笑，他向顾倩兮躬身行礼，拱手道："多谢太上知州救命之恩，小民卢云这厢有礼了。"顾倩兮脸带晕红，道："你哪学的这么不正经，快别胡闹了。"卢云笑道："大人没叫平身，小民焉敢妄动？"

顾倩兮啐了-口，正要再说，忽听远处传来一名少女的声音，纳闷地道："这不是卢哥哥吗，怎么在这里弯身哈腰，欠了人家的钱吗？"

卢云没料到还有人窥看，脸上一红，急忙直起身子，转头望去，只见一名少女蹦蹦跳跳地走向前来，看她面容秀丽，正值芳华，脸上却又带着一抹顽安笑容，竟是娟儿来了。

卢云陡见故人，登时大喜，笑道："不是娟儿姑娘么？怎么到江南来了？"娟儿笑吟吟地道："我是随师父来玩儿的啊，"卢云颔首道："原来尊师也到了，那可真是贵客。"

娟儿笑道："不说这些了，倒是你卢参谋武功高强，不去大战西域番僧，怎也跑来江南啊！"卢云听她提起往事，不由得微微一奇，他在西域之事，向来少有人知道，不知娟儿是从何得知的，他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说来话长了，你怎会知道我从军之事？谁同你说的？"

娟儿嘻嘻一笑，道："是秦将军啊！那时咱们一起去华山，路上他说了你好多事迹呢，听说当年卢哥哥在西疆好生勇猛，连番出生入死，打得番僧落花流水，实在厉害哪！"

卢云听她夸赞自己：心里甚是受用，他脸上笑眯眯地，眼角便往顾倩兮瞄去，要看她是否面露惊叹。果见顾倩兮面带微笑，也在专心倾听。意中人在旁，卢云便想多谈当年英雄事迹，当下笑道："姑娘过奖了，战场上马革裹尸，本分而已。不知秦将车还说了什么？"

娟儿笑道："秦将军说得可多了呢，你全都要听？"卢云哈哈一笑，道："这个自然，你都说吧。"娟儿想了一阵，托着自己的圆脸蛋，侧着脸道："嗯，还记得秦将军说了好大一篇，说你每天装着一张苦脸，专骗女孩儿家怜惜疼爱，比那个少林寺的杨肃观还坏上十倍，叫我小心提防，别要给你骗了呢。"卢云面色惨白，惊道："这是什么鬼话？"

娟儿不去理他，又道："秦将军还说呢，他说公主跟你相处了几日，便给你骗得好苦，弄得她日日夜夜都惦着你。真有这种事吗？"卢云听她越说越不成话，霎时面色已成惨白，娟儿见他脸色极为难看，皱眉便道："我说错了么？这些都是秦将军告诉我的啊！"

秦仲海此时远在京城，遗害却远及长洲，卢云心下惨然，正想请娟儿闭口，忽觉背后两道凌厉眼神瞪来，直如寒冰一般。卢云暗暗吃惊，回头去看，却见一名美貌少女走了过来，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，正是顾倩兮来了。

娟儿见美女到来，忍不住上下打量了几眼，跟着笑嘻嘻地扯住卢云的袖子，低声道："卢哥哥，这位姊姊好生美丽，她就是公主殿下？"卢云脸色难看，忙偷眼往顾倩兮看去，只见她笑吟吟地似乎不太生气，但卢云素知女人性子多变，她面上如此，谁知心里在想什么，一时只感心惊肉跳。

娟儿天性机灵，哪会不懂人情世故，纯是故意恶整了，她见卢云面色凄惨，还想落井下石，忽听一名女子道："师妹又胡闹了。真是越活越回去，直跟咱们阿傻一般。"众人听这话声颇有教训之意，回头望去，只见一名艳光四射的美女盈盈走来，正是师姐艳婷。

只见艳婷背后还有两名男子，一人坐在马上，脸上罩着人皮面具，正是青衣秀士，另一人样貌非凡，站在白马之旁，却比青衣秀士

还高了半个头，体型可说魁梧至极，但脸上却挂着一幅难看的傻笑，只不知是谁。

艳婷走了过来，问向娟儿："怎么样？找到歇脚客栈了么？"娟儿方才只在胡闹，哪有空找什么客栈，她嘻嘻一笑，指着卢云道："没找到客栈，倒找了个朋友，不愁没地方住了。"

艳婷哦了一声，正要出言询问，青衣秀士已然驾马行来，武林前辈到来，卢云不敢失礼，忙向青衣秀士躬身，拱手道："晚生卢云，见过青衣掌门。"

青衣秀士回了半礼，颔首道："数月前华山一会，没想半年不见，卢公子却已高中状元，实在可喜可贺。"卢云心下微奇，这青衣秀士身在江湖，想下到对朝中之事了若指掌，当即谦逊道："不敢当。在下得中进士，纯是运气使然，做不得准的。"

娟儿听了卢云点上状元，不由得大为诧异。艳婷也是吃了一惊，她急忙走了过来，捡衽为礼，道："原来公子文才如此出众，小女子倒不知情，日后该向你多多请益才是。"艳婷过去仅和卢云有过一面之缘，上回两人华山照面，人多口杂，不曾细谈，倒不知这白面书生如此了得，此刻赞叹敬佩之情颇真。

娟儿嘻嘻一笑，瞄了艳婷一眼，笑道："师姐你一个姑娘家，要向人家请益什么？难不成你也要点状元么？"艳婷微笑道："咱们女子是不能参加科考的，不过平日多念点书，那也不是坏事。"说着又向卢云轻轻一福，柔声道："小女子笨得很，只怕日后要多多劳烦卢状元指点了。"

自张之越过世后，青衣秀士便着意磨练这名女弟子，凡事都让她学着打理，日后也好把九华山的门户交给她。卢云见她神态大方，已与那日华山上的羞态大不相同，一双俊目只凝视着艳婷，却是有些目瞪口呆。

艳婷见他望向自己，当下笑道："卢状元这般看着我，可是要出题目下来，也好考较小妹的资质么？"卢云见艳婷容貌娇媚，身材高挑，全是北方美女的架式，也不知如何回答方才妥适，只咳了几声，道："这……这倒不是……"

顾倩兮本在一旁含笑观看，待见眼前这名美女落落大方，美艳照人，对卢云又是加倍客气亲近，她秀眉一扬，纤足一伸，已然下场。

她笑了笑，问向卢云："两位姑娘好生玉雪可爱，却不知是哪家的小姐？可否为我引荐一番？"说着向两名少女微微颔首，以示友善。

艳婷早在留意顾倩兮，不待卢云开口，便已微微欠身，自行回话道："小女子艳婷，不敢请教小姐大名。"卢云正想介绍，顾倩兮却自行接口，柔声道："原来是艳婷姑娘，在下姓顾，有缘结识足下，幸何如之？"

这两名少女都是二十岁上下，也都到了嫁人的年岁，只见顾倩兮巧笑嫣然，尽是江南名媛的温柔秀气；艳婷桃笑李颜，却是北方侠女的艳丽开朗，两人都是红扑扑地娇艳睑蛋，一般玲珑有致的诱人身材，却不得不教卢云这铁头书呆看傻了眼。

卢云见她二人热络：心下甚喜，匆听一人粗声粗气地道："你们忘了问姑娘我啦！"众人转头去看，却是娟儿撅着一双红唇，看来很是不快，艳婷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是我的师妹，名叫娟儿，平日最是顽皮捣蛋。"娟儿嗯了一声，道："好像每回介绍我，从来不曾少了顽皮捣蛋四字，看来我真该反省反省了。"众人见娟儿娇憨，忍不住都笑了起来。

四名年轻人说笑，不免冷落了青衣秀士，他身居掌门，乃是武林前辈、一派之长，自不该失礼，卢云便向青衣秀士介绍顾倩兮，只是顾倩兮离家出走，卢云碍在顾嗣源的面子上，也不好明说身分，便只说是表妹。顾倩兮听在耳中，甜在心里，心道："这只驴子有长进了。"此时美女在侧，卢云若想把两人关系撇个干净，她定会翻脸走人。

艳婷听了表妹身分，却是哦了一声，道："原来顾小姐与卢公子是中表之亲啊！两位联袂到长洲来，莫非是一块儿来探亲的？"卢云正要说明，顾倩兮迳自道："那倒不定，我此次南下，便是随卢表兄前来上任。他刚接下长洲知州，今日初次进城。"

艳婷虽然聪慧，却没料到卢云已是地方官长，她掩嘴惊叹，道："原来公子已经是知州大人了，小女子方才真是失礼了。"说着连连欠身。卢云慌忙摇手："没有的事，快别多……"那个"礼"字尚未出口，便听顾倩兮笑道："好说，咱们卢知州方才上任，日后还要请诸位朋友多多照护指教。"

艳婷微微一笑，仰望着卢云，道："小姐这话言重了，想咱们卢知州高中进士，凭他状元郎的手段，又怎需咱们这些百姓照护什么？"卢云听了称颂，只傻笑两声，不知高低，顾倩兮却淡淡地道："自来官场险恶，只有无知之徒不知天高地厚，才会妄自尊大，目中无人。便算官居阁揆，也需各路朋友提点，才能久保平安。"

艳婷哦了一声，掩嘴笑道："是么？卢知州这么谦和，怎么会目中无人呢？这小妹倒是不信。"顾倩兮听了这话，却只微微一笑，不再多言。

卢云见两名少女相互微笑凝视，艳婷秋波盈盈，顾倩兮也是巧笑嫣然，他心中忽然微微发毛，寻思道："今日场面有些怪，我还是少惹她们为妙。"

眼见二姝大开杀戒，娟儿忍不住心下偷笑，想道："师姐就是见不得别的姑娘比她美，看来她与这顾小姐较上劲啦！嘻嘻，可怜姓卢的书呆要给人拿来练功，他可要倒大楣啦。"

女孩儿家有时会暗自比较容貌身材，倘无男子在场也就罢了，一旦众多美女遇上年轻男子，非得将之当作战场，若不验证自己是胜人一筹的绝代风华，那可万万不能罢休的，这道理便与宁不凡、卓凌昭等人比武的心情相同，决计小看不得。寻常人若无杨肃观这等手段见识，过上这等高手对决，绝难全身而退，倘不幸如卢云那般食古不化，怕有大苦头吃了。

果然卢云心中害怕，连忙走向青衣秀士，迳自聊了起来。

卢云咳了一声，道："昔日华山匆匆一别，一直未曾上山拜会。今日难得掌门前来长洲，且让在下略尽地主之谊，到寒舍盘桓则个。"青衣秀士尚未说话，那娟儿已然笑了起来，道："太好了，咱们有地方住了！"

艳婷见卢云远远逃开，如何愿意平白放过？便又走了过去，微笑道："多谢卢知州了，咱们今夜找不到客店，正自担忧，天幸在这儿遇到你。不然可要伤神了。"卢云最是害怕这名美女，只干笑几声，眼光向地，不敢回话。顾倩兮走了上来，与卢云并肩而立，笑问道："不知几位怎会忽然来到长洲？可是为欧阳老爷拜寿来着？"

顾倩兮天生聪明，比之卢云，绝不逊色，须臾间便已猜到内情。果然艳婷面露讶异，颔首道："顾小姐果然灵通，我们这回到长洲来，

确实是向此地的欧阳庄主祝寿。”顾倩兮与卢云对望一眼，心中都想：“难怪这许多客店都住的满了，原来都是给欧阳庄主拜寿的。”

艳婷望向师父，眼见他微微点头，这才取出一张帖子，交到卢云的手里、这下递帖却是对着卢云而来，顾倩兮自也不便代接，当下退在一边，笑吟吟地看着情郎与这美女间的举止。

卢云接过帖子，一不小心碰到艳婷滑腻的手腕，霎时心下一惊，又见艳婷向自己娇媚微笑，直是明眸皓齿的可人模样，卢云刹那间满脸通红，胸口气血翻涌，跟着倒退数步，缩到了顾倩兮背后。

卢云抚胸喘息，心道：“好厉害的无形掌力，恐怕连宁不凡这等高手都敌不过，我可得小心了。他呼出一口长气，这才取出帖子去看。忽觉鼻中一阵幽香，却是顾倩兮-同探头来看，卢云与她粉睑相贴，忍下住又是心中一荡，心道：“这个香味有助于功力提升，闻一闻倒是不妨。”当下拼命调匀呼吸，果然心旷神怡。

卢云咳了一声，想起众人都在一旁观看，连忙收慑心神，朗声读道：“九华山青衣掌门足下：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欣逢敝庄欧阳庄主七十大寿，久慕青衣掌门文武全能，高材震世，恭请贵宝山于十月十三敝庄庄主生辰，前来长洲铸铁山庄欢聚。”念了一阵，顾倩兮乌黑的发丝又拂过脸庞，登让卢云再次面红耳赤。

卢云乱咳几声，定了定神，道：“这位欧阳庄主果然交游四海，连长洲客店都给住得满了，看来明日定有一番热闹。”青衣秀士微笑道：“其实我与欧阳庄主只有几面之缘，今日到此，纯是来看一件东西的。”卢云奇道：“掌门千里迢迢地赶到江南，只为看一件东西？”

青衣秀士道：“此次寿宴中，有人送了一件极为重大的贺礼给欧阳庄主，据说靠着这神奇无比的贺礼，便可使欧阳家重新开业，再行炼铁之举。我便是为了这样物事而来的。”卢云哦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什么东两这等贵重？居然能有这般功效？”

青衣秀士道：“说来毫不稀奇，乃是一只大铁锤。”

众人颇为诧异，连顾倩兮这位宫家小姐也留上了神，异口同声地道：“大铁锤？”

青衣秀士道：“正是。相传雷帝雷泽手上有一只锤子，以之发天火、落天雷，听说便是欧阳家拿到的这只锤了。想来凭着这只铁锤的

种种神力，欧阳家必能重拾往日风采。”

卢云情知说来话长，当下道：“诸位行得也累了，不如先到寒舍歇歇吧！咱们边吃边谈！”娟儿大喜道：“等你这话好久啦！只把我两腿站得酸哪！”众人闻言，都是为之哈哈大笑。

卢云当下引着众人回府，众家丁见有宾客到来，连忙抢上，替九华山诸人安排住房，卢云命人理了一桌宴席，请诸人坐下饮酒，也算替他们接风。

娟儿看着偌大的知州官邸，笑道：“真好！能住这等房子。我也想考个官来做做。”

艳婷笑道：“傻丫头，咱们女子是不能当官的。”

娟儿叹道：“这我也知道，唉，女子不能当官，这是谁定下的讨厌规炬啊！”她发愁一阵，忽地笑道：“没关系，咱们女子不能当官，总能找个官嫁吧！自古皇太后都比皇上强，看我也找个好官嫁了，不把他整治得乖巧，姑娘跟你姓！”

艳婷笑道：“甭去找别的男子了，说不定你的阿傻也能考上进上哦！”

众人听她调侃，纷纷转头去看，只见阿傻已然吃得满身油腻，两手黏脏，他见众人看着自己，便来个咧嘴傻笑，一时更添傻气。娟儿凝视着他，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可怜阿傻脑袋不清楚，不然他这般高大威风，便大将军也做得了。”

娟儿活泼可人，对谁都是没大没小，哪知此时忽有伤感，想来对阿傻很是不同。卢云看在眼里，忙劝道：“我看这位兄台的疯病也不是没药医，令师这般好医道，改日不妨请他抽空一试，定有转机。”说着望向青衣秀士，等他示下。

那日灵定身受重伤，若无青衣秀士的精湛医术，早已毕命华山，倘连青衣秀士也没法子医治，那阿傻也只有认命了。青衣秀士望着阿傻，淡淡地道：“不劳卢知州吩咐，老朽早替他瞧过病况。只是此人脑门受过外力重击，若无重大击打，恐怕无药可救。”

娟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他再好不了，只好请欧阳老爷用那只大铁锤敲上一记了，说不定挺管用的。”那阿傻虽然傻得厉害，此时听得要用铁锤敲打脑门，居然懂得怕，急忙摇手道：“这不成，我阿傻吃亏生意

决不做的，娟儿姊姊可别害我！”娟儿秀眉一扬，在他脑门上打了一记爆栗，道：“十两银子，赌你的脑袋禁得起铁锤敲。”阿傻哦了一声，傻呼呼地道：“原来有得赌啊，那多打两记好了。”众人闻言，纷纷大笑起来，顾倩兮也感莞尔。

众人相互敬酒，各自闲聊，卢云想起欧阳家一事，又问道：“先前听衙门中人提过，好似这欧阳家来历不太寻常，莫非他们也与朝廷有旧？”众人听他提起欧阳家，都感好奇，纷纷安静下来，专心听讲、青衣秀士颔首道：“这欧阳家确与朝廷有些牵连。欧阳家的主人名唤欧阳南，旧日做过“江南铸造”，算是朝廷命官，只是在二十多年前，他为了“洪武天炉”一案被人牵连，这才退隐洗手，不复往日风光了。”

卢云哦了一声，奇道：“洪武天炉？那又是什么东西了？”

青衣秀士道：“景泰十年，本朝曾从跤趾夺得一批火器，乃是西洋人造出的赤金大炮，皇上见这些火器厉害，一时龙颜大悦，便命大臣江充依着样式，监造一批相同的火器。”卢云听到“江充”二字，隐隐觉得有些不祥，想来这欧阳家定会吃足苦头。

青衣秀士又道：“江充见皇上甚是看重此事，便从全国各地寻访出一批高手匠人。只是这帮人手艺虽精，但各地的炉火都赚太弱，烧不出同等的炮身材质。此时朝廷有人荐举，言道江南名匠欧阳南炼铁有方，江充便向皇上请命，由这位“江南铸造”起造一座大炉，以供朝廷制作西洋火器。”众人听说欧阳家曾有这等风光，绝非寻常乡绅可比，艳婷、娟儿都是习剑之人，无不想拜见这位当代闻名的炼剑宗匠，也好见识一番。

青衣秀士又道：“朝廷听得江充的建言，自是大喜，立即拨下十万两白银起造，那欧阳南见皇帝如此看重，自也卯足全力。他苦心意旨，专程捡了一块祖宗留下的风水宝地，这地风力强盛，四季不歇，又兼灵性奇重，乃是世所罕见的铸铁好地，在这地方起造的铸铁炉，自也是千年罕见的名炉了。”他见众人聚精会神，又道：“想那欧阳南何等身分，以他宗师地位，尚且耗了两年功夫，花费无数精神，这座神炉自当是天下无双、旷古难见了。眼看欧阳家便要大展鸿图，谁知道福兮祸所倚，好容易炉座完成、初次启用之日，皇上便下令封炉，不准欧阳家再行铸造之举。”

众人听到此处，无下大奇，不知欧阳南何以这般倒楣，卢云沉吟道：“莫非是江充这奸臣搞鬼么？”青衣秀士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江充作恶虽多，这事却怪他不得，纯是欧阳家自惹祸端。”顾倩兮向来聪颖，略加推测，便问道：“这样听来，可是欧阳家的炉子做得不好，这才引来皇上震怒？”

青夹秀士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顾大小姐所言恰恰相反。这欧阳南号称当世第一炼铁手，手艺怎会不精？说来说去，只怪这炉子做得太好了。”

众人哦了一声，都感不可思议。青衣秀士又道：“当年大炉初成，欧阳南立即定名为“洪武天炉”，一来感念太祖恩德，二来彰显此炉的非凡，他若没有十足十的把握，自也不敢擅用这个名字。那日点火启用之时，满朝大臣来了大半，都要看一看这座“洪武天炉”的威力。”说到此处，青衣秀士只咳了一声，却不再言语，众人听得兴起，都想知道后情，娟儿忙摇着师父的手，追问问道：“后来怎么了？师父别卖关子啊！”

青衣秀士叹道：“那日炉火一点上，就把欧阳南的铁钳烧融了。”众人心下大奇，惊道：“把铁钳烧融了？”

青衣秀士道：“正是。这座“洪武天炉”焰火腾烧，色做青白，任何质料的铁钳都耐不住一烤，东西可说是有进无出，那日皇上本来下令，要欧阳南先打出一批火枪，谁知炉火一升，便降不下来，他想尽办法，却都取不出埋头的生铁，最后只好用大水泼熄炉火。”

卢云叹道：“那可惨了，这堆生铁必成废铁了。”青衣秀士道：“非只如此，那炉火好生凶猛，竟把模具、铁料全数烧为烂渣，不堪再用。江充闻讯，自是大怒欲狂，当下亲来责问，那欧阳南面对权臣责难，不说自己手艺不到，反说天炉灵性太重，性子倔傲，不愿烧制凡俗兵器云云。江充听了这妖妄之言，想起十万两白银无端给糟蹋了，只气得他七窍生烟，终将欧阳家的大儿子充军，以敬效尤。”

卢云听了这段往事，忍不住摇头叹息，道：“天炉性子太傲，这话实在也太玄了点，无怪江充会大发雷霆。”自古铸剑师多喜灵异气象，每将妖妄传言附会于名剑宝刀之上，想来欧阳南虽是武林罕见的铸剑宗师，却也难脱这等迷信，只能算是自取其咎了。

青衣秀士颔首道："也是侥天之幸，欧阳家少了儿子，却还保住首领，整整过了二十来年，终给他们找到了一柄神槌。传说这柄槌耐得住烧烤，无惧天火锻冶，所谓"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"，欧阳家既有神锤，便要在明日傍晚复业，重新开启这座"洪武天炉"了。"

卢云听得目瞪口呆，他定了定神，忙道："看这天炉如此神妙，到时定要好好见识一番。"

娟儿掩嘴笑道："照啊！到时你卢知州是小卢看大炉，两只炉子干瞪眼了。"她知道卢云个性温文，绝下会无端生气，便随口开个玩笑，倒也没有恶意，只是卢云和善敦厚，顾倩兮就不一定好惹了，娟儿偷眼去看，果见顾倩兮睁着大眼望向自己，娟儿有些害怕，忙扮了个鬼脸，赔罪道："姊姊你别生气，我跟他说着玩的。"

顾倩兮微微一笑，道："他这人古板得紧，本就该损个几句，妹子别在意。"

娟儿听她叫自己做妹子，那是脱了生份，心下自也欢喜。

夜寒露浓，眼看天晚，众人便各自回房。长洲知州宅邸宽广，客房无虞，卢云便请家丁安排住处，让九华山诸人歇宿。

酒席已毕，卢云初得新居，又有嘉宾到来，席间见顾倩兮言语得体，落落大方，仿佛便是知州夫人的风采，卢云看在眼里，心下自感喜欢。他与顾倩兮携手走入花圃，两人相视微笑，都感甜蜜温馨。

顾倩兮仰头看着情郎，替他理了理额，笑道："几年不见，看你变得老练许多，还结识了好些江湖朋友。"卢云微笑道："你不也是？今夜黄贩子好生奸滑，若非你来解围，只怕我这知州要给百姓们毒打一顿呢！"顾倩兮取笑道："谁敢打你，咱们银川公主定会砍他的头！"卢云听她言语中带着醋意：心下却感暖烘烘地，很是喜乐。

说话间，秋风徐徐吹拂，顾倩兮衣衫单薄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卢云见园中颇有寒意，便道："院子里太凉，咱们到房里去坐坐吧！"说着携了顾倩兮的手，将她带向知州卧房。

两人行近卧房，卢云指着房门，笑道："就差上头的一个喜字，你便是咱们家的女主人了。"顾倩兮听了古板书生的情话，一时娇羞难抓，身子软绵绵地，好似使不出气力来。

卢云推开房门，笑道："你进来吧，我有样好东西给你。"

眼见卢云坦荡荡地走入房中，顾倩兮一张俏脸却羞得火红，心中只想："三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卢郎却要我到他的卧房……他是个读圣贤书的人，不会做出不守礼法的事吧……"

此时卢云早已等在房里，含笑远望着她，顾倩兮沉吟良久，半推半就，这才缓缓走进，才一入门，卢云反手便掩上房门，低头赞道："倩兮，你今日好美。"顾倩兮抬头望着情郎，心下又羞又喜，饶她平日聪明机辩，当此情景，脑中也只乱烘烘地：心中只余一个念头防备："他……他要是-时把持不住，乱了本性，想做什么坏事，我…我可不能依他……"

却见卢云走到床边，招手道："倩兮，你过来。"

顾倩兮全身发烫，只想转身逃走，可又难以移动脚步，卢云见她迟迟下来，便再次低声叫唤，柔声道："倩兮怎么了？只管来啊。"

顾倩兮一颗心怦怦直跳，好似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似的，她偷眼看着窗外，只见四下无人，便压低喉头，低声道："你……你可不能乱来……"卢云微微一笑，道："别说这些了，你快些过来吧。我有礼物给你。"顾倩兮含羞低头，心道："这可怎么办呢？一会儿我若过去了，卢郎若来轻薄，我却要如何推拒于他？可我若不过去，他是否又会生气？"左思右想，沉吟许久，终于轻移莲步，缓缓走到卢云身边。

顾倩兮这几步路走来，直如海国千山行一般，卢云却是个木头，看她走路歪歪斜斜，还以为她喝醉了，只听他哈哈一笑，笑道："倩兮，看我为你准备的好东西！"双手往枕边掏摸，跟着拿出一幅仕女图，便要递给顾倩兮。

卢云笑道："我费了好些天的功夫，才画就这幅图……"话未说完，只见顾倩兮全身酸软，竟已摔倒卢云怀里。卢云吃了一惊，忙道："怎么？真的受凉了？"

顾倩兮满面娇羞，低声道："卢郎啊，你总是装傻，你好坏……好坏……"双手搂住了卢云的颈子，便往他唇上吻去。

四唇相接，天外飞来艳福，卢云大吃-惊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想道："这…这是怎么咿了？怎地飞来这般美妙……不，不，这般意外的事？"

却说卢云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，居然敢三更半夜，将姑娘约到房里亲热？原来他这几日悄悄以顾倩兮的容貌画了幅仕女图，此番趁着酒兴邀她，只想将图画亲手送出，也好让心上人惊喜一场。哪知还来不及品评，便已飞来艳福，卢云手足无措，此刻他身在脂粉之乡，手上抱的是温香软玉，唇上吻的是一点丹唇，如何不意乱情迷，神魂颠倒？

他心中念头急转，想道："当年我破庙苦读，早已立志成为卢下惠，只求日后坐怀不乱，三过洞房而不入，也好让孔孟周公击节赞赏……哪知簧夜之间，我非但与未婚女子独处一室，还有意轻薄于她？这岂不辜负了千载圣贤的教诲？铁汉书生的美名？"

虽然这般想，但香吻方酣，饶你铁汉硬汉，也要乖得似猫似羊，果然这古板书生神智逐渐不清，一股热气冲入脑门，"无绝心法"早已溃堤："今夜如此侥幸，若不能多吻半刻，日后怎有良机一亲芳泽？孔夫子在上，孟夫子在下，所谓圣之时者也，这便是说天道无常，不可违乱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我卢云自当遵从天命……"心中动情，脑中胡思乱想，竟然大起胆子，便往顾倩兮腰上搂去。

红烛掩映，满室温馨，这对男女正自香吻，眼看渐渐情浓，忽听院子里有名少女说话，大喝道："阿傻！你不可以在人家院子便溺，小心我打你脑袋！"

两人原本难分难舍，猛听了这话，宛如当头棒喝，都是悚然一惊，立时分开。

只听那阿傻讪讪地道："干什么啊？这里的树长得不好，需得多施点肥才对。"跟着院中传来水花四溅的声音，看来真在施肥了。

听了大煞风景的哗啦啦声响，卢云与顾倩兮对望一眼，都是摇头苦笑。卢云知道顾倩兮生性爱洁，便道："你别担心，我明日找人把院子清理一番。"顾倩兮秀眉微撇，摇头道："算了，既然脏了，打掉花圃重做好了。"卢云啊呀一声，只感肉痛无比，他每年俸禄约有五百两白银，若要重作这花圃，不免花费甚巨，但一时又不敢违逆，只得哼哼哈哈地敷衍。

两人给这一搅扰，都是深为克制，就怕再生出什么事来。二人默默相对，卢云忽地想到一事，急道："糟了，明天那欧阳家要做寿，咱们可不能空手去，可得准备些寿礼才成啊！"

原本两人便是上街采买礼品的，谁知给那黄贩子一阵打扰，却是什么也没办成。他连连搓手，烦恼道："这可怎么办？明日就要送礼了，现下已经三更半夜了，这……这要怎么办才好？"顾倩兮丝毫不慌，笑道："你担什么心，我保管你明日风风光光，送个又大又好的稀世珍宝，满堂宾客就数你的礼品最体面。"

卢云惊道："你还没嫁过来，可别拿了自己的珍藏倒贴啊！"顾倩兮又羞又气，登地啐了一口，娇嗔道："你啊你，别再白吹白擂了！"

卢云哎呀一声，急道："好姑娘，你就说吧！究竟该怎么办哪？"

顾倩兮看了他一眼，掩嘴笑道："现下有些晚了，咱们明早再谈吧！"

卢云出身寒微，本就不知这些大户人家的礼数，想起自己出任知州，已是朝廷命官，明日拜寿之时，总不成摆出当年落拓江湖的模样，只来个满面讥嘲，冷眼傲笑，便大剌剌地登门上座吧？他越想越是担忧，忙求恳道："明日傍晚就要用的东西，早上赶制不是迟了点么？你可快些说吧！"

顾倩兮嫣然一笑，做了个调皮的神情，笑道："卢大人，你就慢慢地等吧！"说着翩然出门，却把卢云愣在那儿，良久作声不得。

第九卷 神剑擒龙 第三章 文渊阁

"老大，这是上头下来的公文，请你过目吧！"

一名粗豪的男子挖着鼻孔，两只脚高高地翘在桌上，将手上公文抖开，漫不经心地道："他奶奶的，这又是什么狗屁了。"他正要打个哈欠，忽地吓了-跳，当场站起身来，颤声道："这……这是……"

一旁下属见他面色骇异，急忙探头来看，霎时纷纷笑道："恭喜老大了，大学士孔安好生喜欢你，终于把你调到文渊阁看守了。"那租豪汉子见下属幸灾乐祸，更是满面苦恼，心道："这下惨了，老子要输得到家了。"

那粗豪汉子正是秦仲海，自卢云离去后，他每日无所事事，便在偌大的京城里闲晃。也是闷出名来了，这日居然接到大学士孔安亲下的公文，说那文渊阁近日不甚安宁，常有人擅自翻阅文书，还有些文

献遭人窃走，便调秦仲海前去文渊阁镇守三十日，等朝廷拨发专款之后，方才另行调人看管。

孔安甚是重视这件案子，临行特地找来秦仲海，当面交代吩咐："老夫这次之所以会挑上你，正是因为你那手非凡的好文章！想你这人爱书如命，必能好生看守典藏。老夫自也能高枕无忧了。"

阁揆亲自吩咐本案，秦仲海纵然懒散狂悖，却也不敢怠慢，眼看难以推托，只得苦着一张臭脸，率领大队人马，驻进文渊阁。为防宵小再次光临，他更移居书库，非只棉被枕头，连夜壶茶壶都准备了。众太监见他手上大包小包，直往书库里搬，不知是去做什么的，纷纷笑问道："秦将军这是去做什么？可是要躲债主啊？"秦仲海怒道："放屁！老子兴致来了，偏想考个状元当当，你们不信么？"众太监向来与秦仲海不睦，听了这话，无下放声尖笑，只当秦仲海疯了一般。

秦仲海满面通红地走入书库，好容易放落满手物事，才一擦汗，便见四处书本堆积如山，有红有绿，或厚或薄，直是千奇百怪，无一不有。秦仲海看得嘴歪眼斜，全身乏力，忽然间，突发奇想："都说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他奶奶的，这里好多鬼书，搞不好真有什么过瘾的！"当即兴冲冲地翻找金瓶梅等书，就想亲睹书中美女的庐山真面目。

他找得满头大汗，只见书里全是层层叠叠的文字，始终找下到半张图案，辛苦半天，终于摸到了一只卷轴，秦仲海大喜过望，心道："皇天下负苦心人，颜家小姐，秦小生这厢有礼了！"他心头怦怦直跳，忙将卷轴展开，正想凑嘴去吻，猛然间，只见一名凶恶男子怒目望向自己，神态严厉异常。

秦仲海吓得魂飞天外，惊道："妈啊！"这卷轴哪里是什么轻解罗衫的美女？却是张太祖遗像，不知是谁搁在这儿的。这太祖方头大耳，满脸横肉，模样倒有点像伍定远，想起方才差点吻上去，秦仲海忍不住狂叫一声，将太祖送上半空，跟着飞脚将书本踢开，霎时清出偌大地方，好供他打地铺之用。

秦仲海躺了下来，恶狠狠地瞪向群书，心道："他奶奶的，怎地世上会有这许多书？到底是什么疯子写了这许多废纸？又有哪个疯子能把这许多书念完？"他鼻中一痒，只觉鼻涕长流，随手抓了一册缮本书，当场擤起鼻子来了。寻思道："嘿嘿，我偷个百本出去，一年半载

内，拉屎都不需草纸了。”正得意间，下头已有人送上饭菜，秦仲海笑嘻嘻地道：“他妈的，总算有正经事了。”他随手抓出一本书，打算解手时应用，当场监守自盗起来。

吃饱拉完后，秦仲海携着残破书籍回去，他才一走入书库，那浓浓的书香味便自冲鼻而来，秦仲海只觉中入欲呕，他勉强压下烦躁，想起阁揆交代典籍被偷一事，心中便是一阵叹息，想道：“咱们孔大学士只会做官，不会做事，少了什么书也不说个清楚，这般劳师动众的看守，根本只是浪费人力物力，全然不成作用。”

他自知若要查出遗失的书籍，不免要躲在千本书之中翻照核对，恐怕花个十天半个月不止，就这么一想起，已是毛骨悚然，如何敢当真？便只巡视一圈，大致盘点则个。

秦仲海虽然疏懒，但真要精明起来，却又把细得紧。他四下走了一阵，细细算过了，只见大小书架共四百六十五座，尚未整顿的散置书堆合计七十八处，他拿着虎林军的封条，一一作好标示，先做个认记，有了对证，免得无端受人诬赖栽赃，说他没把事情办好云云。

正贴着封条，忽见书堆后有扇铁门，模样甚是隐密，上头拴着铁锁，还贴着朝廷的封条。秦仲海何等机灵，一看这扇门如此要紧，心下便已了然：“他奶奶的，原来这姓孔的只是在意这里头的玩意儿，却教老子方才白忙一场。”他走了过去，细细察看密门上的铁链，见是不久前才换的，想来原本的铁链定是给人持刀砍断，这才将他调来此处看守。

秦仲海冷笑一声，心道：“好你个狂贼，本领不小啊？居然敢偷看密本？天幸我秦仲海学问渊博，见识无双，孔大学士又是个识货的，嘿嘿，看本将将你手到擒来！”

想起孔阁揆的器重：心下甚是得意，正沾沾自喜，忽地心念微动，转念想道：“不对，这门后收藏的都是密本，这姓孔的夸我秦仲海爱书如命，可他既知爷爷是当今文豪，无书不读，却怎不怕我监守自盗，自行偷看这些玩意儿？”霎时已懂了孔大学七的心意，想来他根本把自己当作文盲，这才放心找他过来，料来他便算躺在机密之旁，也不会多看一眼。

心念及此，下免心下大怒，寻思道：“你奶奶的雄！老子不把你这里的书看完，誓不为人！”他回头一看，只见自己如同置身书海，霎时

又改变想法：“他妈的，老子不捡个一两本要紧的来看，誓不为人了！”

自经琼贵妃偷人之事后，秦仲海早已向伍定远多番请益，磨练开锁技巧，经这西凉名捕指点，他此时开锁功夫突飞猛进，已非吴下阿蒙，他细看拴在门上的铁锁，见上头打著「王三”印记，当即冷笑：“这宫里的太监真是坏，这锁明明是城南王三铁铺五十文钱的破烂货色，他们居然也拿来用？这拴得住我这“火贪一刀”么？”

他取出铁线来，喀啦啦地弄个几声，已然将铁锁打开，秦仲海心道：“其实我一刀砍烂便是了，何必这么麻烦？明天再去王三铁铺，便买一百个换上都成。”他却不知太监们饱捞油水，这铁锁足足花了朝廷五百两银子，足可请个知州干上一年的差。

秦仲海缓缓推开大门，定了进去，霎时闻到一股霉味。秦仲海取了油灯来照，只见密室里摆着无数铁盒，却不再见到什么厚重的典籍书本。他缓缓行去，打开了铁盒，猛见里头摆着厚厚一叠奏章，上头写著「密奏”二字，想来既是“密奏”，定是藏有秘密的奏章。

秦仲海大喜，心道：“孔安！你瞧不起你亲爹，这下你可惨了！老子不把你看个饱，便跟你这王八姓！”他伸手在里头乱翻一阵，随手拿起一本奏章来看，只见是前朝锦衣卫统领所就，其中内容揭人阴私，光怪陆离，多是百年前的尘封往事。秦仲海读了半晌，霎时面露惊叹，道：“原来张三是李四的亲生儿子，还跟陈六的老娘有一腿，这老子倒不知道！”他又乱翻了一阵，忍不住大声狂笑：“想不到这皇帝居然死于痔疮发作，真他妈的好笑！”

这些奏章多是某甲杀了某乙，某乙毒死某丙云云。只是其中内容多是旧闻，有些早已外传泄漏，成了口耳相传的稗官野史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秘密，何况牵涉之人多已作古多年，即便公布此间的隐密，朝廷里也无人在乎。

秦仲海看完这些旧闻，兀觉意犹末尽，便起身绕行一圈，看看有无更为惊世骇俗的密闻。正想着奇文共欣赏，忽见前方一处书架，上头标着大大的三字，正是“怒苍山”。

秦仲海心下一喜，他对造反匪寇最有兴趣，何况自己也曾见过其中的几名好汉，想到那言二娘，忆起破庙旁的一场大战，直是宛若昨日。秦仲海热血上涌，心道：“这女人不知现下如何了？可曾找到她的

丈夫了？”转念想到公主强迫他放掉“铁牛”欧阳勇等好手，事情虽已经年，心下仍是忿忿不平，寻思道：“老子出生入死，好容易抓下这一大堆人来，却给这金枝玉叶的小娘放了，真是他妈的蚀本生意。”

此刻公主早已西嫁和番，当年的参谋卢云也已高中状元，说起自己，更从边疆猛将变成这个无所事事的御前侍卫，想来真也算是景物依旧，人事全非了。

秦仲海出神半晌，想道：“无论如何，老子连怒苍山的大殿也曾去过，这怒苍山的风流历史倒是不可不知。嘿嘿，左右无事，便来看上一阵吧！”当下取过一本奏章，便自细读起来。

只见这道奏章是个叫做刘梦龙的人写的，秦仲海读道：“臣以为怒苍山群匪侵官暴民，残贤害善，朝廷若不扫除凶逆，黎民苍生不得安宁。当此贼匪，臣自请军十万，进水陆二路，必可生擒敌酋，诸夷逆暴，请陛下务准。”秦仲海心道：“听这刘梦龙口气好大，且不知胜负如何？”他取出下一道奏折，读道：“瘟疫四散，天降奇灾，大水纷至，神雷轰击，当此水土不服，致使军未伤而士卒惊，战未开而大将亡，虽有忠义之佐，挟于天地之制，奈何不败？此诚非战之罪也。乞陛下天恩浩荡，开赦吾等罪孽。”

这道奏章却不是刘梦龙所写，已换成另一名叫做“杜浩正”的将领，秦仲海心下冷笑，寻思道：“什么狗屁瘟疫，神雷轰击？定是大败亏输，这才来假用借口，这刘梦龙八成已给人家宰了。嘿嘿！照这般看来，这怒苍山果然了得。”他面露神往之情，直想与这群匪徒好好的交手一次，看看谁才是当世英雄。

他又往下翻去，见一本奏章上写著名录二字，秦仲海心下大喜，那日他曾在怒苍山上见过这群土匪的外号姓名，但对这帮人的来历却不甚明了，当下便细细翻阅下去。

他翻开第一页，只见上头写著「怒苍山匪酋之首：秦匪霸先。”

秦仲海惊道：“秦霸先！又是这姓秦的老乌龟！原来他就是怒苍山的老大！”想起华山上江充曾多次提及这人的名字，好似宁不凡与自己师父也识得此人，却说这老小子名声何以如此响亮？原来他便是名震天下的怒苍山匪酋大头目。

秦仲海心道：“这老小子想来很是厉害，嘿嘿！照老子看，只要姓秦的，多半不差劲。”他翻开下一页，想看看第二把交椅是何方神圣，

赫见一行字，见是“怒苍山群匪左军师：朱匪阳，贼号潜龙。”秦仲海心下一凛，想道：“他妈的，这人居然还姓朱，不知跟皇帝有无干系。”此时皇族朱姓，天下何止万千，他望著「朱阳”两字，左思右想，猜测不休，却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。

他不识得此人，再又往下翻看，只见一行字写道：“怒苍山右军师：唐匪士谦，贼号凤羽”，这两大军师的名号，秦仲海早在大殿见过，知道是“潜龙凤羽”，但直至此时，方知这两人的真实姓名，原来一个叫做“朱阳”，另一个叫做“唐士谦”，只是这两人毫无江湖名气，也猜想不出他们有何事迹，只得再往下翻看。

此时已见过了幕僚参军，下头便是怒苍山的将领名录，秦仲海低头念去，赫然读道：“怒苍山五虎上将之首：方匪子敬，贼号九州剑王。”

秦仲海心中大惊，两手一颤，手上的名册顿时掉落在地。

他全身发颤，脑中乱成一片，寻思道：“师父是怒苍山的大将？这……这从何说起？我怎么没听人提起过？难不成有人诬陷么？”霎时间，脑中电光雷闪，想起从小到大见到的无数怪事：师父经常郁郁寡欢、听到自己要投效朝廷时的怒气勃发、江充在玉清观下令格杀师父……秦仲海张大了嘴，想道：“这……照此看来，师父真与怒苍山有所牵连……”他低下头去，心中乱成一片：“原来那日在怒苍山大殿上见的断头虎，刻的便是师父的名字。可惜啊可惜！若凭师父这身武艺，他若能投效朝廷，定是威镇边疆的大将，又为何要造反呢？”

秦仲海呆了一阵，他虽不是忠君爱国的典范，但多年在柳昂天的麾下办事，早视朝廷安宁为己任，也常以忠义孤臣自居。若非如此，他也不会到处搜罗不得志的豪杰，好来为朝廷效力。眼见教养自己的师父乃是朝廷眼中的大反贼，不能不为师父感到惋惜痛心。

他心慌意乱，依序往下读去，只见下头是其余将领的名号：“石匪刚，贼号气冲塞北”、

“陆匪孤瞻，贼号江东帆影”、“韩匪毅，贼号西凉小吕布”、“李匪铁衫，贼号铁剑震天南”，这些名字甚是眼熟，都与那日在怒苍山大殿所见的名号相同。秦仲海急速翻看，只见其余尚有言振武、言二娘兄妹、常飞、项天寿等名号，一时数之不尽，实在不及细看。

正想间，忽听文渊阁楼下传来太监说话的声音，秦仲海心下一凛，自知身在禁地之中，虽然这些人未必上来，但若给他们贸然撞见，却也不是好事，当下三步并做两步，急急冲出密室门口，跟着反手将大门掩上，自行下楼去了。

过不数日，这日恰逢皇帝召见柳昂天，韦子壮身居护卫，便一路随行进宫。眼见柳昂天与皇帝在养心殿里谈论不休，韦子壮知道-时半刻完不了事，一来四下无事，二来久不见秦仲海，便去寻他谈心。

韦子壮早知秦仲海给调到文渊阁去，当下便沿路来寻，他到了文渊阁，只见虎林军门禁森严，直是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韦子壮心下暗赞："秦将军平日里虽是散漫，其实治军有方，谨谨有条，绝不在咱们侯爷之下。"他行到门口，向守卫禀明来意，那守卫答应一声，忙去通告了。韦子壮守候良久，才见秦仲海从顶楼下来，却是神思不属的模样。

韦子壮知道秦仲海负责看管书库，一见他面色有异，心下便感惊慌，忙问道："怎么了？可有什么东西少了吗？"秦仲海刚看完怒苍山名录，心中自是烦闷，没好气地道："哪少了什么？你可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，没事弄出病来。"韦子壮啐了一口，道："我是怕你有什么闪失，你还数落我哪。"

秦仲海干笑两声，他找了张椅子，坐了下来，忽地想起韦子壮出身武当，向来熟知江湖事，脱口便问："韦护卫，你可曾听过怒苍山？"

韦子壮听得"怒苍山"三字，忍不住面色大震，身子急急颤抖，秦仲海眼尖，已然看出韦子壮神态非比寻常，他站起身来，沈声问道："韦护卫怎么了，可是这群匪人与你有怨么？"韦子壮叹道："没事…没什么好说的……"即神色放松，笑道："哎呀！不过随口问个两句，瞧韦大哥紧张得。不说了…不说了……"

韦子壮嘘了一口长气，道："没事别谈怒苍山这群人，那可是犯了忌讳的。"

秦仲海脸上露出一丝狡狯的神情，笑道："不谈怒苍山，那谈谈秦霸先总可以吧！"韦子壮胖大的身子弹了起来，惊恐万状地道："你…你为何提…提到这个人？"

秦仲海心下念头急转，寻思道：“秦霸先定有些古怪，决计不是普通的一个土匪头，否则韦护卫绝不会变成这般模样。”他装着蛮不在乎的神情，笑道：“秦霸先……秦霸先……这人有什么了不得的？那日在华山上，宁不凡与方……方子敬不也提到这人的名字么？”他提到师尊的名字，忍不住便想换上方大侠的称谓，但此时要套问于人，自不便引人猜疑，也就连名带姓的叫了。

韦子壮颤声道：“你…你别公然谈论这人……绝没什么好处的……”秦仲海侧目打量，心中暗暗推想：“咱们韦护卫久历江湖，实为老练好汉，什么时候怕得像个鼠辈？不对，这秦霸先定与他有些干系。”他咳了一声，便道：“到底秦霸先怎么了？连谈论一下也不成，难不成这小子揍过你么？”说着伸手搭上了韦子壮的肩头，在那假作亲热。

眼看秦仲海拼命来磨，韦子壮实在耐不住扰，一把将他推开，叹道：“也罢，反正你一定要问，我这便告诉你吧。”秦仲海把头凑了过来，满脸热切，忙不迭地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，这老小子究竟是啥来历，我可等不及听了。”

韦子壮仰天一叹，凄然道：“他是我师兄。”

此言一出，反轮到秦仲海吃惊万状了，这朝廷视为第一号大反贼的秦霸先，居然是韦子壮的师兄？他张大了口，指着韦子壮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朝廷反逆的师弟？”韦子壮轻叹一声，道：“秦师兄也不是生下来就造反的。他二十六岁前是个道士，谁知不守清规，竟与一名女子相恋，因而反出武当，成为我武当山的叛徒。”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：心道：“原来是个急色鬼，倒和杨家卢家那两个混蛋一个样。”他又问道：“那后来呢？这秦霸先反出武当之后，就立刻反叛朝廷了么？”韦子壮面露难色，低声道：“这几年承蒙侯爷收留，我武当山才保得首领，没给朝廷查封，这一切全是拜我秦师兄所赐，将军就别多谈了吧！”

秦仲海啧了一声，正要出口去问，忽听一人重重一哼，大声道：“仲海！你又在胡闹什么？”秦仲海听了这声音，不必回头也知道是柳昂天，反身便唤：“侯爷。”

柳昂天面色铁青，似是极为恼怒，秦仲海久随身侧，极少见他这般生气，当下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侯爷，难得来文渊阁，坐下歇歇吧。”

柳昂天全不理会，只森然道：“你为何问起怒苍山之事？”秦仲海心下一凛，寻思道：“看侯爷这模样，准是气极了。我可小心点。”他清了清嗓子，道：“偶然听人提过这群匪人之事，一时好奇，就多问了两句。”

柳昂天嘿嘿冷笑，戟指骂道：“你这小子根本不知道厉害！这当口情势危急，你再去翻这笔陈年老帐，有十个脑袋也不够赔！”秦仲海脸向一旁，没好气地道：“侯爷教训的是。”

韦子壮见柳昂天话说的重了，忙打圆场道：“侯爷快别气了，秦将军只是随口问起而已，没别的意思。”柳昂天哼了一声，向秦仲海瞪了几眼，行到门口，匆地想到一事，停步问道：“仲海啊！你不是说你的老家在淮南么？什么时候回去看看？”说话语意森然，大非寻常。

秦仲海不知他为何有此一问，只淡淡地道：“卑职父母都已亡故，家里剩没几个亲戚了，不回去也罢。”柳昂天点头道：“没事还是多回家瞧瞧，免得数典忘祖。”

秦仲海听他出言极重，全不给自己留脸面，霎时额头青筋暴起：心下大为不满：“他妈的，侯爷今日怎地这般凶？老子可是犯了他奶奶的太岁？”

柳昂天走后，秦仲海一人留在文渊阁，想起柳昂天昔日的见重，哪知今日为了一桩小事，便与自己闹得如此难看，一时只感闷闷不乐。

正自不悦间，却见韦子壮探头探脑地走了进来，秦仲海见他没随柳昂天离去，只斜目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怎么啦？韦大人还有情么？”此时即便韦子壮要谈怒苍山之事，他也无心多听了，只翘着脚，在那眯眼睡觉。

韦子壮挨过身子，低声道：“秦将军，侯爷又回来了。”秦仲海眼中生出怒火，道：“怎

么了？又来数落老子数典忘祖么？”韦子壮示意噤声，压低嗓门道：“侯爷骂了你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，又来看你了。”

秦仲海冷笑两声，回头看去，一名老者提了两只大竹篮，匆匆向前行来，这人满头白发，身形高大，正是柳昂天来了。他一言不发地

走进厅上，找了张桌子，放下满手物事，喝道：“仲海你过来！”秦仲海哼了一声，兀自坐着，讪讪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有啥事情么？”

柳昂天看也不看他一眼，迳自从竹篮中取出些菜肴，大声道：“吩咐属下去取些碗筷来，老夫要吃饭了。”秦仲海一愣，只见柳昂天将物事一样样取出，见是盘香辣卤牛筋、一只上好肥满烤鸭、一条糖醋大鲜黄鱼、一小锅酸菜羊肉火锅，都是秦仲海平日最爱吃的菜肴。

柳昂天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行到承天门，忽觉有些饿了，就上街买了些东西回来吃食。”

他有意讨好爱将，却不敢说了出口，只胡乱说是自己饿了。秦仲海见他如此疼爱自己，满腔火气全往云里去了，心下只是偷笑，寻思道："侯爷向来就是这个模样，嘿嘿，根本舍不得骂我嘛！"他顺着竿子望上爬，登时翻身跳起，哈哈大笑，搂住柳昂天的肩头，笑道："侯爷饿了只管说哪，我去御膳房偷来便是，何必还要去买呢？那多费事啊？"

柳昂天听了这话，忍不住怒气勃发，骂道："你这小子平素最不听话，现下又想去偷去抢？这当口两雄相争，你别再给我惹麻烦！"说着将秦仲海一把推开，神态甚是恼怒。

韦子壮惨然一笑，心道："惨了！又吵起来了！"偷眼去看，果然秦仲海面色铁青，他袍袖一拂，迳自往木倚上一坐，大声道："惹什么麻烦？我秦仲海战场上出生入死，什么时候丢过你的脸？你当我是三岁小孩么？"柳昂天满脸怒气，喝道："好啊！学着邀功了？老夫告诉你，年纪轻轻，可别自以为是，免得日后身败名裂！"

韦子壮见两人越说越僵，急忙劝解道："你们别吵了，有话好好说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！"两人一同转头怒喝："滚开！没你的事！"韦子壮吓了一跳，身子一缩，更不敢说上一个字。

忽听秦仲海大喝一声，神态凶狠，好似要暴起伤人，韦子壮吓得魂飞魄散，忙冲将出来，护住了柳昂天。他运起武当绝学，正自全力戒备，却见秦仲海连连拍桌，大吼道："放他妈的屁！甭说废话了！快快取酒出来，大家拼个你死我活！有无胆否？"柳昂天怒极反笑，猛地抱出一坛极品御赐花雕，拍开了封泥，递到秦仲海面前，喝道："混帐东西！醉死你这小王八蛋！"

秦仲海取坛狂饮，跟着递给柳昂天，哈哈大笑道："看你这老头有没种喝！"柳昂天呸了一声，戟指骂道："老夫喝酒时，你这小王八蛋还在娘亲怀里喝奶哪！"他举起酒坛，也是一大口喝落。

韦子壮见他二人相互递着酒坛狂饮，不时吃着菜肴，都是一言不发，神情凶恶，他不敢掉以轻心，仍在一旁守护监视，就怕有什么意外生出。

吃喝良久，柳昂天霍地站起，大声道："这里喝不出胜负！到我家拼去！"秦仲海哼了一

声，冷笑道："在你家喝，上上下下都是你的帮手，又是三姨太，又是七夫人，咱们到宜花楼去！"柳昂天喝道："照！就这么办！便拼着给七个老婆责打，老夫也要教训你这小王八蛋！"两人怒目相对，气冲冲地站起，并肩往外去了。

韦子壮目瞪口呆：心道："他们真是在吵架么？怎地面孔铁青肚快活？还吵到酒家去了？"一时猜想不透，只有悻悻然地跟着走了。

这夜秦仲海酒足饭饱，回到文渊阁时已是半夜，这夜好吃好喝，将帅交心，秦仲海念在柳昂天的人情上，自知不便再查访什么，只知别再翻看阁上的书籍，便是对大家都好的局面。秦仲海搔了搔脑袋，心下暗叹："怎么最近老遇上这些荒唐古怪的事。又是刘敬包庇通奸、又是侯爷怕东怕西，怎地每个人都有这么一箩筐的罗唆啊？"

秦仲海跟随柳昂天，至今已有七八年之久，算得上柳门资格最老的人，平素他与柳昂天相交，从不拘礼，彼此也不用心机，好似父子一般。相形之下，杨肃观虽较受柳昂天器重，但两人感情却没这般亲昵，秦仲海是个痛快的人，只求大家好鱼好肉，爽快度口，倒也不会计较什么地位排名，也是他自居次位，江湖才有"文杨武秦"这般说法传出。

也是酒喝得多了，忍下住有些睡意，秦仲海打了个哈欠，便要走回楼阁去睡，才走到楼上，正要脱靴，忽见密本室的铁链有些移位，自己做的手脚已然被人掀动。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急急走近密门，跟着将耳孔贴在铁门上，内力发动，果听室里传来阵阵轻响，秦仲海嘿嘿冷笑，他不动声色，下来召集下属，低声问道："你们之中，可有人到楼上去？"众人答道："谨奉秦将军之命，我等都在下头守护，绝不敢稍有违背。"

秦仲海哼了一声，情知有人进到密本室中翻阅文书，他低声道："传令下去，所有兄弟准备弓箭绳索，今夜生擒贼人。"

秦仲海知道手下并无高手，只有自己能与高手较量，当下挺起钢刀，从室门闪身进去。

行到里头，只见不少奏章已给翻动，秦仲海尽量压低脚步声，从书架后慢慢向前绕行，只等埋伏妥当，便来暗算歹徒。

万籁俱寂中，只听远处传来阵阵轻微声响，秦仲海听得方位，便压住呼吸，缓缓走去，他艺高人胆大，此时虽说敌暗我明，但只要自己藏得好，那也未必不能变得敌明我暗，他靠到近处，躲在一座书架之后，屏气凝神，只等找到良机，便要一举擒下这诡异的偷书贼。

只听咚地-声，似有什么东西跑动不休，秦仲海更不打话，挺刀向前一滚，钢刀挥出，便往敌人脚下砍去，这刀只在制敌，不在杀人，只听啪地轻响，刀身已然砍中一样物事。那手感软绵绵的，秦仲海微微一奇："怪了！我这明明是砍中他的脚骨，入刀处怎会软成这般？"他举出火折，就着火光一看，只见一只灰大老鼠烂死在地，原来自己这刀竟是砍中了老鼠。

先前听了声响，误以为是贼，想下到却是只老鼠。秦仲海心下暗笑："当真是猫捉耗子，我还以为有贼呢！"正笑间，隐隐觉得不妥，想起密室门口铁链无端移位，心中便道："不对！这地方又没吃食的，怎能忽然冒出一只大老鼠？好个奸贼，定有人在引我出来！"

心下正自警戒，果觉背后传来一股浓冽杀气，秦仲海暗暗吃惊，背上冷汗涔涔而下。

耳听那脚步声细微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……秦仲海情知自己性命已在旦夕，他见不能再拖，猛地往前一滚，跟着钢刀往后便砍，"火贪一刀"刚劲发出，便要将来人逼开。

便在此时，敌人的兵刀已然穿过刀网，只听嗤地一声轻响，秦仲海肩头已然受伤。

秦仲海方才那招攻守具备，哪知还是受伤，足见敌人武功极高。血流如注中，秦仲海虎吼一声，运出火贪刀第八重功力，一招"龙火噬天"，双手抓住刀柄，猛地向前疾冲，他狂吼连连，刀锋急舞，宛如火球般撞去，霎时之间，对面人影一闪，敌手冲天飞起，已然躲开他的绝招。秦仲海收刀不及，火光扑过，接连砍倒了三座书架，无数奏章被他的刚劲带起，都飞上了半空？

那人身法闪动，快得异乎寻常，转瞬间便已躲起。

秦仲海肩头受伤，急忙伸手按住，以免流血过多，他提声喝道："贼子滚出来！你已经身陷重围，决计跑不了的！"此时大批属下在外守候，此地又在禁宫大内，这话倒非虚假，秦仲海又叫了两声，仍是不见人影，更没听到有人答话，正起疑问，猛听后头破空之声劲

急，敌人竟又趁机暗算。秦仲海心下大怒："好你个贼！当我是纸糊的？"他假意不觉，待兵刀来到背后，他嘿地一声大叫，翻身跃上半空，跟着一招"火云八方"，直往身周左右砍去。

只听嗤地一声轻响，那兵刀来势诡异，刹那间又穿过严密无比的刀网，竟朝秦仲海腕上轻轻刺入，秦仲海腕上受伤，忍不住大吃一惊：心道："好小子！居然连着刺中我两记！这人到底是谁？"他手上疼痛，真气不纯，便自摔下地来，慌忙间只见一名蒙面人向前奔来，手上使的却是一柄长剑，秦仲海却不来怕，登时暴吼道："纳命来吧！"左手握刀，运起全身气力，直向前方扔去，那刀倏地飞来，夹杂猛烈风声，端的是凶狠至极。

那蒙面人见秦仲海倒在地下，本以为稳操胜卷，没料到他还有这手不要命的绝招。那人无心恋战，眼看刀锋将至，霎时侧身避开，跟着破窗逃出，远远去了。

秦仲海身中两剑，俱在流血，其实早已无力防御，适才扔刀退敌，纯粹是性格悍勇而已。他蹲在地下喘息，心道："原来是个用剑高手，好了得，好厉害。"耳听属下大声喊叫，跟着是举弓射箭的声响，只是那人武功超卓，料来虎林军无人拦得住这等高手，果然下属叫喊一阵之后，声音渐渐缓歇，料来敌人定已从容离去。

秦仲海缓缓站起身来，喟然长叹，这一战他中了两处剑伤，敌手却是全身而退，真可算是大败亏输了。

过不多时，众多下属冲了进来，眼见他身上流血，无不吃惊，急忙为他包扎。秦仲海问道："可曾看清贼人面貌了？"一名下属道："启禀将军，那贼子身影好快，一时间实在看不清，不过他离去时还暴起伤人，一共刺伤了一十三名兄弟的手腕。"

秦仲海心下暗暗罕纳："好剑法。当世有这等武功而又偏好用剑的，就那寥寥数人而已。看来不难把这人揪出来。"他寻思一会儿：心下忽地一惊，想道："难道是卓凌昭重出江湖？"此念一过，便知不对，这卓凌昭现下是在江南苦思剑法，怎能忽然折返京城?

秦仲海情知猜想不透，他嘘出胸中一口火气，伸手召来手下，道："你们听了，今日之事莫跟外人提起，不然孔阁揆怪罪下来，大家都有事。"众下属齐声道："我等理会得！"

秦仲海道：“明儿个叫受伤的弟兄来找我，每人发三十两银子嘉奖。其余兄弟出力御敌，都有功劳，我每人发十两银子喝酒。”他这招叫做闷声大发财，只要你闭上嘴，老子便给你一顿甜头吃。果然众人尽皆大喜，都想道：“不愧是前线回来的大将！出手这般豪气！”当下喜气洋洋地走了，都觉能跟随这等上司，实乃三生有幸之至。

秦仲海此时酒性方退，他坐在一堆奏章上，心道：“好小子，看来文渊阁真不好守，居然能伤到你老子。”那日他与煞金决战百合，身上却也没有挂彩，谁知此时不过守一座小小书库，竟然连中两剑，算是生平罕见的大败。

秦仲海叹息一声，眼见天色已明，料知明日兄弟们来找他要钱，不免缺银使唤，他屈指一算，受伤者十三人，每人三十两，共须发出三百九十两，其余弟兄则须六百余两，想来共要拿出千两银子之数。说起钱财来，秦仲海自是头大无比，他生平最少攒钱，平日银钱都往酒楼里扔，搞到今年三十二岁了，却连个老婆也没有，他自知床铺底下还埋着三百两银子，那是前些年攒来当棺材本的，免得死在前线没人理会，此时欠钱使唤，只好一并拿出充数了。

秦仲海摸摸鼻子，眼看缺钱，便想找人来借，心道：“那杨郎中最是有钱，只是他多半已到江南去了，我那卢兄弟也不在北京，便在也是穷鬼一个，唉……这事又不能让侯爷知道，说不得，去找伍定远当冤大头吧！”

想起伍定远平日最懂人情世故，日子也节俭，想来荷包定是满满。秦仲海心下一喜，当即把伤势遮掩了，跟着三步并做两步，急急往制使府行去。

行到杨大学士府附近，只见杨家门口停了十余辆车，几名家丁正自打点物事，秦仲海拦住-人，问道：“怎么门口挤了这许多人？你们杨家大出丧么？”那家丁听这话难听无比，脸色自是铁青，还没回话，只听一人唤道：“秦将军，你也来替哥哥送行么？”秦仲海回头去看，来人面貌清秀，二十岁上下年纪，却是杨肃观的胞弟杨绍奇。

秦仲海听说杨肃观还在京城，心下暗暗高兴：“好你个杨肃观，原来还没滚啊，这当口刚好来勒索他。”他打了个哈欠，道：“有什么好送的？去个江南也要送？老子等一下去拉屎，你送我不送？”

杨绍奇听他满口粗话，脸上一阵青红，心道："这人实在粗鲁。"秦仲海见他红嫩可爱，心下暗笑，更是不住口地调侃。杨绍奇书生一个，却要如何应付流氓捉弄：心下只是哀哀叫苦，盼他赶紧离开。

秦仲海口中胡扯，拼命来说金瓶梅的桥段，杨绍奇掩住耳朵，就怕多听了一个字儿，正闹间，匆见一人走了过来，皱眉道："仲海又在欺侮舍弟。"说话这人容貌英挺，举止老沉，正是杨肃观来了。

秦仲海没好气地道："谁在欺侮他啊！我这是提点你家小弟，免得他将来不懂事，给人在欢场里骗光了裤子。你们还不多谢我？"眼见胞脸上羞红，杨肃观怕他给污染视听了，便低声嘱咐几句，命他先行离去。

秦仲海正想着如何开口借钱，忽见杨肃观走近两步，神色凝重，似有话与自己说。秦仲海嘻嘻一笑，自行凑了上去，道："有事么？"杨肃观微微颔首，低声道："仲海，你这几日待在京里，可需多多留意伍制使，我有些担心他？"秦仲海咦了一声，道："担心他干什么？他嫖妓找不着门路么？"杨肃观皱眉道："你别来胡扯，我跟你说正经的。"低声又道："伍制使自从天山归来后，就变得颇多古怪，我怕他胡思乱想，惹出事来。"

秦仲海奇道："是么？我每日见他大碗吃饭，大口喝酒，还搞了个神气的铁手套，说来好得很啊！有什么好担忧的？"杨肃观叹了口气，道："那倒未必。侯爷这次没派他南下，我看他眉宇间全是悲愤。"秦仲海嗯了一声，想起伍定远对燕陵镖局一案耿耿于怀，柳昂天却又不肯委以重任，真让人情何以堪。但事已至此，又能说什么？只摇了摇头，并不回话。

杨肃观叹道："定远现下武功非比往昔，他脾气又烈，可别一个冲动，惹出祸端，那可难收拾了。"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"他要真这么带种，那是再好不过了！要我是他奶奶的天山传人，早就溜到江南去杀人了。你们谢我都来不及，哪还需要帮老子收拾什么？"

杨肃观看了他一眼，摇头道："便是这样，那也还算是小事。我只怕他……怕他对我有误会。"秦仲海大乐，笑道："又有误会了？可是为了女人？"眼见杨肃观面色窘困，秦仲海当即阴恻恻地笑了也来，道："这档子狗屎事情，对你有误会的人可多了，嘿嘿，搞不好老子对

你小白脸也有误会哦！”此时顾家小姐早与卢云私奔，料来惕肃观也已知情，秦仲海念在同门多年，自也不好当众取笑，便只讥讽一番。

杨肃观啧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别再火上加油了。据说伍制使很欢喜一名九华山的女弟子，还曾为这名女子多次冒险犯难，连性命也不要……”他还没说完，秦仲海已然自行接口，笑道：“偏生那女子是个水性杨花的烂货，只来偷偷喜欢你杨大人，却不来疼咱们伍制使，对不对？”这话实在太也难听，只说得杨肃观点头也不是，摇头也不是，只好长叹一声。

秦仲海笑道：“你想要老子替你调解调解，对不对？”杨肃观面色尴尬，点头道：“有劳仲海了。只因几次会商大事，定远都显得甚是激动，每回我说起与江充共进一事，他便是气愤填膺的神色，我怕他老是想不开，终于与我疏远。”

秦仲海嘻嘻一笑，道：“谁叫你从来不赌不饮，专只往脂粉堆里钻，活该众家兄弟讨厌你。”他伸手出去，怪眼一翻，道：“老子调解不难，一百两银子。”

杨肃观见他流氓一样的神气，实在是天生的土匪料，忍不住气愤道：“大家同在柳门共事，不过是说上几句好话，你怎能处处要钱？”秦仲海笑道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一会儿我要带他去宜花楼移移心性，岂能没钱花花？宜花宜花，借钱花花！”杨肃观叹息一声，命下人取上五锭二十两龙银，自行双手奉上，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凡事多拜托了。”

所谓破财消灾，至于是不是肉包子打狗，那也没法想了。秦仲海见杨肃观悻悻离去，便自嘻嘻奸笑，心道：“凑了一百两啦！”算算还差个五百两银子，便往伍定远家中窜去。

行到制使府，秦仲海有求于人，自不好大喊大叫，他轻轻叩了叩门环，轻声细气地叫道：“伍制使，伍大爷，老子来跟你借……借书看了。”他怕自己借钱二字一出，伍定远便要吓得落荒而逃，便来谎言欺骗一番。

喊了几声，不见有人应门。秦仲海心下暗暗奇怪，想道：“他家里请了门房管家，怎能没人应门？难道有什么事么？”心念一动，便翻身上了墙头，迳往花园去了。

一路溜到伍定远卧房，秦仲海扯起嗓门，大声叫道："伍定远！你他妈的快出来！老子要看书！"却不管伍定远粗人一个，能摆什么书在家里，只在那敲窗踢门，没完没了。

打了半天门，仍是无人理会，秦仲海正感纳闷，匆听脚步声响，却有人走人大厅了，秦仲海心下一喜，急忙朝大厅冲去，入厅便是一声大喝："伍定远！你跑到哪儿去了？"

只见来人干瘪瘪的，哪里是伍定远，却是个无名老头，他见秦仲海恶形恶状，只吓个魂飞天外，迳自摔在地下，手中连摇："壮士饶命啊！"

秦仲海见那老人满脸惊吓，想来把自己当成了歹徒，他脸上一红，连忙伸手拉起，问道："对不住啊，敢问老丈，伍制使上哪儿去了？"那老者奇道："伍制使？那是谁？"

秦仲海皱眉道："你耳背啦？便是住在这里的官儿啊！"

那老者哦了一声，笑道："那个戴铁手套的男子啊！他前两日把房子卖给我家老爷了。"

秦仲海跳了起来，惊道："他把房子卖了？他去哪里了？"那老者笑道："我又不认识他，我怎会知道？老头子今日是来打扫的。你是他的朋友吧？"耳听那老头喋喋不休，秦仲海哪里听得进半个字，心中只想："好你个伍定远，究竟死哪儿去了？难道是去江南么？"

他别过老者，自行走出制使府，还没走上两步路，一人迎面而来，却是韦子壮。秦仲海知道韦子壮专责守卫，等闲不离柳昂天身边，此时过来，必定有事，他抢上前去，问道："怎么，有啥大事？"韦子壮面色愁苦，道："伍制使昨夜辞官挂印，竟然把官印留在侯爷书房里，还附了一封信，说他想辞官远游了。"

秦仲海倒吸一口冷气，冷笑道："辞官远游？好你个定远，定是去找卓凌昭报仇了！"

韦子壮惊道："你怎么知道？"秦仲海回首望着制使府，道："他连房子也卖了，你说他去做什么？我看他啊，连命都豁出去了！"他连连颔首，又道："看不出伍定远老实人一个，平日做人做官都是周到，骨子里却有股热血，算是条硬汉！"说着竖起拇指，赞叹不休。

韦子壮叹道："你别夸他了！这卓凌昭有江充护持，咱们又要靠人家指认罪证，至多只能让他到案，却怎能杀他呢？老天保佑，可别生出事来才好。"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"这你别发愁，伍制使虽然今非昔比，卓凌昭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不会出人命的。"他沉吟半晌，想起杨郎中还没离开，便道："事不宜迟，趁着杨郎中还没离京，你赶紧差人通报他一声，就说伍制使已经下去江南了，要他多看着点。别把事闹大。"

韦子壮听了情况紧急，赶忙答应一声，正要转身离开，忽听秦仲海叫道："等一会儿，我还有件大事。"

韦子壮回过头来，道："怎么？秦将军还有吩咐？"

秦仲海咳了一声，道："有件事想麻烦你。最近手头太紧，需要点钱两花花。"

韦子壮苦笑道："又赌输了？真是……"他眉头紧皱，伸手到怀里一摸，取出张五十两的银票出来，哀叹道："先拿去用吧，不必还我了。"

秦仲海扭捏地道："那不够。"韦子壮惊道："你到底要多少！"

秦仲海低下头去，羞愧地道："五百两。"

韦子壮倒吸一口冷气，颤声道："五百两！我……我可是有老婆小孩的人哪！老兄你这也太狠了吧！"看来两人平日定是借贷多多，至于谁向谁借，是否有借无还，那是没人知道了。

秦仲海哪里管他，想起一众属下还在等着花用，当下揪住韦子壮乱扯，大声道："老子不管这许多，反正我今日就要用！你不能借我，老子只有跳海啦！"他见韦子壮面露难色，便把钢刀丢给了他，喝道："这只刀算是质押，你快把钱两给我。哦！还有别让侯爷知道！"

韦子壮苦着一张脸，寻思道："这家伙死皮赖脸，硬是要派我麻烦，唉……等会儿怎么向老婆开口才好？我那口子脾气最烈，等下定有好戏看了……"

他看秦仲海满脸无赖模样，若是不依，恐怕没完没了，只有硬着头皮走了。

第九卷 神剑擒龙 第四章 雷泽刑天

深秋的长洲，已然透着寒冷冬意，寒风雨点打在空旷凄清的街道上，令人备觉清冷寂寥，

欧阳南缓缓抬头，凝视着桌上的古旧铁锤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今日是他七十岁的寿宴，无数弟子门人都赶将回府，来向这位先皇册封为“江南铸造”的铸剑宗师祝寿。尽管身旁围绕着几十位的儿孙晚辈，桌上堆着小山高的贺寿礼品，可是此刻的他，却没有丝毫的快意。一名男子走了上来，躬身问道：“师父今日大寿，何故叹息？”

欧阳南望着桌上摆着的铁锤，怔怔地道：“咱们傍晚便要复业了，可到连这东西是什么人送的都不知晓，这不太也荒唐了么？”

烛火掩映下，只见那铁锤生着浓浓的铜青绣，好似古旧破烂，但明眼人却看得出来，那铁锤内里隐隐散出一股青光，想来定有什么占怪来历，绝非凡物。

那汉子见师父眉头深锁，忙劝慰道：“师父切莫忧心，这锤子定是公子送的。除了他，谁还能有这份心意，要让咱们铸铁山庄重振雄风？”

这说话汉子身材壮实，面孔却是斯文白皙，原来此人便是欧阳家的大弟子巩志，有个神气的外号“铁狮儿”，他非只是铸铁山壮的首徒，还是长洲衙门的师爷，眼下卢云要来长洲为官，这巩志日后便是他的手下了。

欧阳南叹道：“我也希望这锤子是我那铁牛孩儿送来的。唉……可是他既然送了这等要紧物事，人却怎么不回来呢？”巩志低声道：“师父……师弟既成朝廷反逆，便算孝顺十倍，却要他如何回来？师父可别怪他啊……”

欧阳南长叹一声，摇头道：“当年为了天炉，害惨我那铁牛孩儿。唉……别说这些了，只希望今日开炉顺顺利利的，也不辜负他找出这只刑天锤的甩意了。”

大厅上燃着微弱烛光，黄光映去，锤身铁锈望之更加青黄斑驳，更显出历史悠远。欧阳南怔怔望着，恍惚之间，往事一一涌上心头，竟似痴了。

正出神间，一名少年走上厅来，这孩子约莫十七八岁，模样甚是好动。他见欧阳南目不转睛，尽在盯着铁锤瞧，便走了上去，笑问

道："爷爷还在瞧这只铁锤啊！这锤子来家里三天啦，您还没瞧够？"这男孩名唤欧阳洵，正是铸铁山庄第三代的门人，欧阳南的孙儿，

巩志微笑道："小少爷，这神锤是无价之宝，老庄主别说看他三天，便看个三十年，怕也不嫌闷哪。"欧阳洵摆出少爷的架子，道："听你夸的，看这铁锤模样破烂，哪能这般好？"

欧阳南知道巩志不便出言顶撞，便离座而起，亲自上来教诲。他俯下身子，抚摸着桌上的神锤，幽幽地道："相传古时的雷神名叫雷泽，这神仙人首龙身，手上还有把锤子，以之发雷击电，便是这柄"雷泽刑天锤"，传说这柄锤能耐三昧真火烧烤，捶落时能发出天雷轰响，乃是我辈铸剑师梦寐以求的宝贝。"他转头望着孙儿，道："洵儿，你将来要接下铸铁山庄，不能不知这铁锤的典故。免得日后人家笑我们有眼无珠，糟蹋了宝物。"

欧阳洵看着满是铁锈的大铁锤，笑道："爷爷啊！方今理学昌明，你真信这等鬼话吗？"巩志见他神情轻挑，实在按耐不住，皱眉道："小少爷，便算这传说有些夸大，但此锤确实有些神异之处，你可千万别小看它了。"欧阳洵微微一笑，眨了眨眼，却不打话。

欧阳南见孙儿兀自不信，便站起身子，道："你既然不信，那便拿起这铁锤，往地下敲-记，便知好处了。"欧阳洵年纪虽小，却是十分聪明，他摇头笑道："爷爷啊！这铁锤一记敲落，只怕要碎上十来块砖哪！到时打坏地板，岂不多费气力整理？"欧阳南嘿地一声，道："你只管打，不打不晓得好处。"

耳听爷爷吩咐，欧阳洵只得苦笑，道："既然爷爷吩咐，那洵儿可不客气了！"

欧阳南命众人搬开桌椅，空出一块地方，让这少年一试神锤，巩志双手抱胸，眼睛睁得老大，自也想见识这刑天锤的真实威力。

欧阳洵拿起铁锤，用力在地下一敲，只听轰地一声，如同雷震，众人耳中嗡嗡作响，纷纷退开几步。巩志虽知神锤了得，却也禁不住吃惊。欧阳洵首当其冲，自是耳鸣难忍，他面色惨淡，喘道："这锤子怎能这般大声？真是古怪了。"他喘息一阵，俯身便朝地板看去，便要查看这神锤的威力加何。

欧阳南见孙儿俯身察看，微笑便问："怎么样？知道好处了么？"欧阳洵看了一阵，却是忍俊不经，他指着地下，笑道："搞什么，打了重重这么一记，怎么地下只这么尖儿大的洞？这锤子怎那么没用啊？"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此时厅上已聚集不少弟子，众人听他这么一说，全都围了上来，果见地下只一处尖针也似的破损，寻常铁锤砸下，少说破上一面砖，这神锤如此巨大，哪知却这般不堪，众人心下奇怪，忍不住交头接耳起来。欧阳洵笑道："爷爷啊，不是我说，什么雷泽刑天，这锤子纯唬人，我看定是西贝货！"

欧阳南听了这话，却是不动声色，只听他淡淡地道："你别急着说，你先伸脚出去，朝地下跺一记试试。"欧阳洵举脚起来，往青砖纵去，笑道："像这样……"那个"么"字还没出口，脚下忽地一空，竟尔摔个口吃屎。一旁弟子吃了一惊，忙将他扶起了。

欧阳南微笑道："现下知道厉害了吧？"

欧阳洵心下诧异，忙低头去看脚下，只见地下青砖早已粉碎，成了一处深洞，两旁砖石却一如平常，丝毫不见破损。他抬头望着爷爷，颤声道："这砖头方才不是只破个小孔？怎地变成这模样？"欧阳南道："你仔细摸摸砖头的碎层。"

欧阳洵拾起残层，只见青砖早已化为粉末，细致疏松，好似经铁杵研磨过一般。他面色一变，惊道："爷爷，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"

欧阳南淡淡地道："寻常铁锤敲落，便只有拳头大小的锤子，也能碎上两三面砖石，以刑天锤的大小观之，至少要击碎十来块。你先用脑筋想想，以神锤之大，怎会只破了一面砖？"欧阳洵听他这么一说，登也看到了要紧处，他双眉-轩，便蹲下察看，神态十分专注。

欧阳南道："怎么？看出道理了么？"欧阳洵起身摇头，道："还是不懂。"

欧阳南哈哈大笑，亲自走了过来，拿起神锤，遍示众人，道："神锤之所以能不偏不倚地将正中的物事敲为粉末，只因此处有个奥妙。"众人见他手指锤面一处，急忙伸头来看，只见锤上一处微微突起，尖针也似，只比锤面突出一点，众人咦地一声，都感诧异。

欧阳南指着尖针，道："你们别看锤头西瓜大小，真往下头击去，只有这根刺会与物事相触，便是如此，才会不多不少地打坏了一面

砖。”众人见那尖针细小无比，竟比绣花针头还细小许多，谁知却能承受雄浑力道的冲撞，一时都感不可思议，不知这神锤是何等质料所就。

欧阳洵满面疑惑，道：“可这青砖居然会烂成粉末一般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欧阳南微微一笑，反问道：“打铁一事，首重为何？”欧阳洵世家出身，自是家学渊源，当下想也不想，径自道：“打铁成钢，首重力足。”

欧阳南颔首称许：“答得好。只是你说说，何谓力足？”

欧阳洵想了一阵，道：“力气大，那便是足了。”

欧阳南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小儿之见。”他伸手召来门人，问道：“你们平日打铁，可知有几成力道使在铁上？”众人面露疑问，都不知他此问何意，巩志上前答道：“回秉师父，我辈铸剑师打铁，九成力道使在铁皮上，却只有一成力气灌注铁心。”

欧阳南抚须大笑，道：“不愧是你们的大师哥，见识就是不同。”他拿起粉末似的青砖，道：“打铁讲究的不是力大，而是要把力道灌到铁心里，这才能使铁性锻冶，去芜存菁，寻常咱们用锤多在浪费气力，八九成力道都打在铁皮上，但这“雷泽刑天锤”靠着这一点尖针，便足以力灌铁心，使万斤之力稳稳实实地打入铁料，所谓一捶成钢，便是这个道理。”

欧阳洵惊道：“一捶成钢？便是靠着这个法门，才能使砖头烂为粉末一般？”

欧阳南点头道：“不错。这刑天锤之所以号称天下第一神锤，便是为此。”

欧阳洵此时已收起小看之心，他手抚神锤，面露赞叹之色，怔怔地道：“好一把神锤！力大无穷，却又如此细腻，有了这神锤，咱们定能造出天下第一的神兵利刃！”

欧阳南本在微笑，待听了“天下第一”四字，脸色却是一变，神情竟是不大自在。

阳光普照，风和日丽，这日已是十月十三下午，此时已近欧阳家开席时辰，那青衣秀士远从九华山过来拜寿，早已率着徒弟离去，卢

云却还留在府里，想起寿礼毫无著落，只在那里发慌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正惶急间，只见顾倩兮缓缓向厅行来，卢云大喜，当下奔上前去，道："倩兮啊！你昨夜不是说要替我准备寿礼么？怎地快到下午了，却还不见那礼品的踪影？"

顾倩兮啊地一声，掩嘴道："哎呀，这事我给忘了！"卢云搓手道："惨了，惨了，一会儿没礼品送上，可要如何是好？唉……说不得，去买些寿桃充数吧！"顾倩兮摇头道："今日欧阳老爷宴请百姓，没人开门做生意。"卢云惨然一笑，道："好吧！只有称病不出了。"

顾倩兮见作弄他够了，当即笑道："好了，不欺侮你了。咱们现下来准备寿礼吧！"说着拉住卢云，两人一齐朝书房走去。卢云喜道："原来寿礼在书房里，你可藏哪儿去了？我昨夜怎没瞧见？"顾倩兮笑道："你别急。昨夜没瞧见，一会儿便瞧见了。"

两人走入书房里，里头只摆着家具书本，丝毫不见那寿礼的踪迹。卢云愁眉苦脸，望着心上人，顾倩兮笑了笑，伸手朝书桌一指，卢云哦地一声，道："在桌上么？"走了过去，细细翻了一阵，只见桌上摆的全是杂物，毫无贵重物事，忍不住皱眉道："你……你又戏耍我了，唉，这当口可别开玩笑啦……"

顾俏兮把他按上倚子，纤纤素手伸来，笑道："寿礼来罗！"说着在桌上铺了张白纸。

卢云皱眉道："一张白纸？这……这便是寿礼？"顾倩兮不答，笑吟吟地递来一枝毛笔，塞在卢云手上。卢云面色惨然，道："要送这只笔？这不太寒怆了些？"

顾倩兮噗嗤一笑，道："谁要你送笔了？我是要你画幅寿画，写上几个字啊！"

卢云恍然大悟，原来顾倩兮是要自己题字为礼，他连连摇头，道："我的书画又不值钱，如何送得出手？"顾倩兮庄容道："你是己巳年状元，一甲进七及第，又在承天殿上应了圣上的绝对，文名早已远播天下。可别妄自菲薄了。"

卢云猛然醒悟，喜道："原来如此，我自己倒没想过呢。"

顾倩兮将笔杆交在卢云手里，又道：“以你新科状元之尊，亲题的字画可不是寻常物事，一来带喜，二来尊贵，人家想求都还求不到呢！”

卢云大喜，当下提笔便画，不多时，便画了幅“岁寒三友图”出来，他才情高绝，虽只寥寥数笔，笔意却是苍然劲节，顾倩兮赞道：“好一个卢郎，寒冬将至，这松竹梅最是应景不过呢。”她随口品评鉴赏，竟是赞不决口。一来这“岁寒三友图”确是佳作，二来这画是情郎所绘，便是狗爪子胡印，也要宽打几分，直把卢云夸上了天去。

卢云脸上一红，心道：“听她说得这般好，敢情我已列入当朝四大家了？”他盖上了知州的官印，又在一旁写上了贺词。他放落了笔，等着墨汁阴干，忽地想起欧阳家财大势大，今日宾客必多，想起交际一事，不由烦心、皱眉便道：“我现下是地方父母，可过去少与人应酬来往，唉……人情不熟，一会儿可别失礼才好。”顾倩兮知道心上人不善交际，忙劝慰道：“你莫烦忧，凡事有我在呢。”

顾倩兮出身豪门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，长袖善舞，风度翩翩的人，她是见得多了，反倒是像卢云那样正直敢言的，却没见过几个，也是为此，才赢走了她的芳心。只是情场上可以占便宜的，官场上可就不行了，卢云个性刚硬，一个不留神，定会得罪地方豪门，顾倩兮看在眼里，早有盘算，昨日便向洪捕头打听了，知道欧阳南是个大而化之的人，一会儿便让卢云应付，至于欧阳家的女眷老小，便由她出面担待。看她顾大小姐手腕高超，此番出手，定让满门老幼服服贴贴，日后卢云若有什么请求，这些人决计死心塌地，不敢有违。

二人说话间，那墨色已然阴干，卢云将书画卷起，便与顾倩兮联袂乘轿，一同赶去欧阳府。

行到欧阳府上，门口家丁见了官轿到来，已知新任知州驾到，当下慌不迭地往内禀报，卢云甫下轿来，只听两旁传来一阵掌声，家丁提声道：“长洲新任知州，钦点状元郎卢云卢大人驾到！”卢云生性朴素，什么时候受过这般排场，他面色微微一窘，只想掩面急走，稍微转身，一个没提防，脚下竟在轿梁上一绊，人便往前摔下。

眼看使要跌个狗吃屎，卢云心下惨然，只想使出轻功翻转，又怕惊吓了围观百姓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猛地-双手凑了过来，-把将他扶住。

卢云抬头急看，却见一名老者笑嘻嘻地看着他，想来便是欧阳家的老爷欧阳南了。

卢云慌忙拱手，道："晚生卢云，见过欧阳老爷。"欧阳南大笑道："什么晚生？卢知州实在太客气了！你卢大人驾临长洲，老夫却是一无所知，未曾远迎，实在是罪该万死啊！"

卢云连忙摇手，道："老爷可别这般说，我是地方父母官，怎能惊扰百姓？"

欧阳南笑道："欧阳家过去是"江南铸造"，也算个官儿，说来都是自己人，卢知州就别客气啦！"

两人说话间，一名汉子已然跪倒在地，道："下官巩志，拜见卢知州，小人不假而出，这几日不曾在衙门办事，还请知州重重责罚。"卢云知道这巩志便是他的师爷，只见他身材壮硕，不似一般师爷那般牙尖嘴利，弱不经风的模样，心里已多了几分好感，连忙将他扶起，道："巩师爷快别如此，你师门有事，当然须得回来帮忙了。"此时巩志跪在地下，给卢云伸手一托，身子不由自主地站起，显然这位知州的功力远在他之上。巩志躬身拱手，微笑道："知州大人文武全才，好了得的功夫啊！"两人相互打量，都有惺惺相惜之感。

众人边走边说，已然入了大厅，顾倩兮是女孩儿，当时男尊女卑，她便自行跟在卢云后头，一齐走进厅内。

只见厅上摆了四五十张圆桌，不少宾客已然坐定，贺客云集，大厅却不见窘迫，足见欧阳家的财势确实惊人。卢云细看众宾，只见他们多半形容怪异，有的更是携带兵刃家伙，多半是江湖中人，他心下暗暗留神，想道："这些人龙蛇混杂，我可要小心应付了。"

正想间，欧阳南已给他排定了上位，却是让他坐了首座。卢云谦逊道："小子年幼，欧阳老爷万不可如此。"欧阳南笑道："自来朝廷官长谁不坐这大位？卢知州就别客气了。"

卢云面红耳赤，远处顾倩兮向他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坐下，卢云只好就坐，眼见青衣秀士早在身旁坐定，卢云向他尴尬一笑，道："掌门来得早啊！"

青衣秀士目光炯炯，迳往厅上众人打量，卢云心下担忧，便问："看这些人不是寻常百姓，可有什么不法歹人么？"青衣秀士摇头

道："卢知州放心，今日是铸铁山庄大喜的日子，请的多是亲友，应不会有什么大厮杀。"卢云见他胸有成竹，多少也安下了心。

此时顾倩兮也已坐定，却是坐在女宾席位，身旁尚坐着艳婷、娟儿二人。卢云见顾倩兮与艳婷言笑晏晏，两名美女交头接耳，宛若花朵般可人，四下宾客都是不住眼地偷看她两人。卢云心下暗暗奇怪："前几日她两人说话时针锋相对，怎地现下又跟好友一般，真是让人猜想不透。"只是想起自己不必再与她们同桌，不免心下称庆。他转头四下看去，厅角却有不少人正自聚赌，只见阿傻兴高采烈，看他面前堆满了银子，想来今日手气不坏。

正看间，忽见几名高大老者走来，青衣秀士当场起身相迎，卢云自也站起，众人互报姓名，却是点苍七雄来了。过不多时，只见峨眉掌门、泰山掌门也都派了第一代门人与会，看来今日寿宴虽比不上宁不凡封剑退隐，却也是江湖上的一桩盛事。

这些人多曾参赴宁不凡的退隐盛会，说来都算正道的英雄。卢云身负长洲治安，眼下有这些人物帮忙，一会儿便有凶徒前来长洲滋事，那也不必担忧了。众人相互寒暄，卢云虽然江湖经验甚浅，但他官至知州，众人也不敢怠慢，一时颇为热络。

过不多时，寿宴便自开席，卢云是此地父母官，自需上前说话，他上前一拱手，道："诸位高贤，在下长洲新任知州卢云，日昨方至此地上任，喜逢欧阳老爷子七十大寿，便欣然来此贺寿，以表朝廷对欧阳一家祝贺之意，所谓贺寿，自古由来甚多……"卢云平日饱读典籍，难得有机会当众说法，自是要好好运用一番，他机机聒聒地说了一大篇，却见下头人等嘻嘻哈哈，各自喝酒谈天，全无一人专心聆听，便连顾倩兮也不停地应付欧阳家女眷的询问，全然闲不下来。

卢云说了老半天，只见赌的赌，玩的玩，全无一人理会于他，当下急急收尾，道："是故，下官知州卢云于此恭贺欧阳老爷长命百岁，福禄双全！"话声甫歇，只见满堂宾客精神为之一振，人人都停下手边的事，一齐转头朝他看来，似乎要他赶快下去。

卢云心下大怒，想道："好啊！只要我这知州一开口，你们便去吃喝玩乐，只要我闭嘴，你们精神就来了。真是可恶。"他哼了一声，又吟道："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七十古稀，实乃至德，盖天地首重仁爱……"此言一出，众人又高声谈笑，各自玩闹起来。

也是无计可施，卢云只得闷咳三声，假做吟诗已毕，料来也无人发觉。他取出贺礼，朗声道："当此大寿，敝人仅以书画一幅，致赠欧阳老爷，仓促之际，还请笑纳。"

欧阳南接过书画，将之展开，厅上众人见有礼品可看，都是伸头过来，只见这"岁寒三友图"笔劲非凡，众人虽是武夫居多，看不出其中珍贵，但反正是知州大人所赠，想来决计不至寒酸，一时都胡乱喝彩。只听远处有人叫道："好漂亮的菊花！不愧是知州大人画的，真是他妈的美啊！"

卢云心下苦笑，寻思道："这群人真是如同文盲，却把梅花当作了菊花，居然还可以出言夸赞，真是莫名其妙。"远处顾倩兮听了一众江湖人物的胡言乱语，也忍不住掩嘴轻笑。

众人中只有艳婷满是钦佩之意，一双妙目不住朝卢云看来。卢云不知她为何望向自己，当下也报以一笑，心道："怎么艳婷姑娘懂书画么？看来九华山弟子真个文武双全，渊博非凡啊！"

欧阳南接过书画，着实夸赞一阵，倒也说得头头是道。卢云见他喜爱自己所赠的寿礼，这才喜气洋洋地坐下。过不多时，各人纷纷送上贺礼，只见青衣秀士送的是一只雪山人参，其状已成人形，颇为珍异，青衣秀士话却不冬，淡淡地道："这是敝山自行栽种所成，请老爷子笑纳。"众人闻言，一时大为惊叹，不知这野生人参怎能自行栽种而成，都是议论纷纷。

欧阳南谦逊道："老朽不过虚长几岁，却劳烦掌门赠这等贵重物事，却要我怎么经受得起？"他与青衣秀士相识数年，交情平平，谁知他却送上这等大礼，当下在那里推辞一番，方才收下。

青衣秀士之后，其余众人也纷纷送上礼品，点苍七雄送的是只金狮，想来值得上千两银子，颇为贵重，峨眉泰山两派送的都是折扇、锦袍之类的物事，也都是有些渊源的物品。但其余诸人送的参差不一，有的颇见诚意，有的却只应景之用，聊胜于无。

众人送礼已毕，各说了些祝贺之词，便纷纷坐下吃食。自古"吃"这一字，便是各类婚丧喜庆的重头戏，举凡生子嫁女，升官送终，全都少不了这一宇，果然众人交代了礼品，便各自大吃大喝，恨不得多捞几两回去。够本之意，真是溢于言表了。

约莫过了一个时辰，巩志见众人酒饭已毕，各自在那喘歇，便上前道："今日敝庄双喜临门，一来适逢吾师七十大寿，二来天降奇物，传言中的"雷泽刑天锤"已然见世。当此双喜之庆，敝庄将重开"洪武天炉"，再行铸铁之举。"

这"雷泽刑天锤"五字出口，众人都是哦了一声，卢云虽曾听青衣秀士提过这只神锤，却不知这锤子的全名便叫"雷泽刑天"。

只听一名道士哈哈大笑，这人满面红光，正是点苍七雄排名第三的赤川子，他行上前来，笑道："这可太妙了，我赤川子行走江湖多年，一直耳闻这神锤的好处，还请巩狮儿快快取出，也好让贫道大开眼界！"他言语间隐隐有些兴奋，当是对这"刑天锤"心仪万分。

巩志笑道："神锤见世，敝派自不会藏私，当用以造福生民。赤川道长若是要看，敝庄如何敢怠慢？"伸手一挥，霎时五名家丁合力抬出一只铁锤。

众人听这神锤的名字好生威风，又见这锤好生沉重，居然要五六名家丁合力抬出，当下急急伸头来看。谁知一看之下，不免大为失望，只见锤身古旧，上头满是铁锈，形状虽然硕大无比，但也看不出什么了得之处，众人暗自摇头："什么神锤，名字这般了得，却是破烂东西一件。"

巩志见厅上众人多半面露失望之色：心下暗暗摇头，寻思道："这些人全是土包子。"但他用意不在炫耀，却也不多加说明。

卢云定上前去，俯身去瞧，众人见知州走来，纷纷让了开来。卢云细目看去，这神锤满布铁锈，看似平庸，但仔细一瞧，那锤面却隐隐裹在一层青光之中，看来此锤定有神秘之处。巩志见他连连颔首，便微笑道："大人有何高见？"

卢云淡淡地道："相传汉代以"雷泽"为雷神，"刑天"则是天神之敌，是为山海经所

载神祇，汉代以后，此二神并不常见。照此看来，此锤当是汉代古物。"

巩志双眉一轩，拱手道："大人果然高见，一语中的，傅说这神锤便是汉代张衡所传，至今已有千余年。"他见厅上众人都已看过这神锤，便道："天降祥瑞，既然"雷泽刑天"已然现世，仗此天威，我庄定

可重新开业，再起“洪武天炉”之火。”说着向卢云等人一躬身，道：“一会儿还请卢知州及青衣掌门一同见证，让朝廷大臣知晓这“洪武天炉”确可制作器械，绝非江充大人口称的废物。”厅上众人多半不知铸铁山庄与朝廷间的恩恩怨怨，听巩志这么一说，都是交头接耳，纷纷打探详情。

巩志道：“吉时已届，请各位稍移算步，随我派门人前去见证“洪武天炉”。”厅上众人多是粗鲁的武人，耳听有好戏可看，登时轰然道：“走啊！快啊！”不少性急的便自冲出大门，眼看几名老者尚在喝酒，巩志自不好催促，只在一旁等候，几个年轻壮汉迳自叫道：“快啊！有什么好喝的！”

好容易众人凑得齐下，便由欧阳南带领，迳自往城南而去。卢云心道：“听说这天炉性子倔傲无比，到底什么是傲性之炉，我今日可要见识明白了、”正走间，忽觉右侧有阵幽香，卢云心下一喜，知道顾倩兮来了，便想去握她的小手，两人手掌相触，卢云忽觉不对，细目一看，那女孩儿却是艳婷，当下只把他吓得屁滚尿流，他往左侧闪去，却又撞上了一个温软的身子，他吓了一跳，便要往前飞跃。旁观众人心下一奇，都想道：“这知州大人有些怪，怎么走路歪七扭八的，可是生什么病了？”

却听那女孩儿道：“卢郎，你怎么了？”这声音却是顾倩兮，卢云拍了拍胸口，转头向她一笑，道：“没事，我只是想到“洪武天炉”好生了得，这才有些失态。”

顾倩兮笑道：“这“洪武天炉”尚未生火，我看你这“知州卢”便要烧起来了。”卢云

脸上一红，心道：“我方才只一认错人，便给她发现了，这姑娘家的眼光怎地如此锐利？”

众人行到城南，只见一座十来丈高的大炉，看来雄伟壮阔，想来便是什么洪武天炉了？正看问，欧阳南已然掀开炉旁的封条，说道：“我家这座“洪武天炉”另有一个名字，名唤如意炉，此炉大有灵性，用的是沙模烧烤，绝非常炉可比。”众人心下一奇，寻思道：“炉子又不是猫狗，怎能有什么灵性？”当下都是好奇，只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有灵性的炼铁炉。

卢云心道："自古以来，无论是木匠、铁匠、石匠，莫不以为器械有神，看这欧阳庄主虽是非凡人，却也脱下了这等纤纬之说。无怪会给江充安上了罪名。"

欧阳南亲自烧起炉火，霎时间火光四溢，烈焰腾天，众人见这炉火烧得如此之快，无不大为骇然。卢云细看那座大炉，只见通风口居于北面迎风，想来此际正值秋冬之交，风力定能自行灌入，无怪这炉火须臾间便烧得如此剧烈。

欧阳南命弟子取出物事，见是只百两重的元宝，道："今日便以这金子为试。"他将金元宝置于地下，取出"雷泽刑天锤"，呼地一声，猛力灌下，只听巨震一响，直若雷鸣，众人心下骇然，都想道："好一只"雷泽刑天锤"，光听这声音就非同凡响。"

众人细看那金元宝，只见已然给压得极扁，宛若一只盘子也似，地下另有些细细的粉渣。欧阳南从地下拾起粉末，道："诸位请看，这不是金粉，乃是添加在元宝中的铜粉。"

众人看过之后，都是啧啧称奇。看来这神锤敲落，巨力震荡，居然能震脱其中杂质。一般铁匠敲打铁面千百锤，无非是想去芜存菁，使铁中含碳之量改变，但这神锤一记敲下，却抵得上旁人的千百锤，果真是非凡之物。

欧阳南运起内力，将压扁的元宝吸附于神锤之上，跟着丢人炉火中锻炼，众人见他内力深厚，轻易便将元宝吸起，一时都是暗暗称许。卢云带着顾倩兮，也自立于人群后观看，卢云见意中人脸露讶异之色，好似颇为叹服，颔首便道："这位欧阳庄主内劲不小。这黏劲用得恰到好处。不愧是欧阳家的宗主。"顾倩兮听他出口品评，似乎胸有成竹，不禁又惊又喜，当即问道："怎么？你也会这手功夫么？"

卢云微微一笑，他的"无绝心法"也能从掌心运出一股吸力，当日在西疆悬崖上，不知多少次靠此救命，这才活了自己与公主的性命，以功力而论，也未必输于这个炼铁宗师了。当即运起内力，掌心发力，登将顾倩兮的小手牢牢吸住。

卢云微微一笑，道："我这黏劲使将出来，你可万万甩不开。"

顾倩兮眼角秋波，啐道："人家练功是拿来吸金元宝的，你却是拿来干什么？"想起心上人文武双全，非但文才出众，武功也不在堂堂的炼铁宗匠之下，忍不住喜上眉梢。

欧阳南烧烤半晌，见元宝渐渐熔解，便提起刑天锤，入炉取金，将之遍示宾客，道："诸君请看，这便是"洪武天炉"的如意妙法。"

众人早想见识所谓的神炉灵性，当下急急去看，只见金元宝已然烧成一枚金球，圆润滑腻，光可鉴人，便用沙模来造，也未必有这般细腻，一时之间，无不大为惊叹。

欧阳南将金球放在地下，道："诸位，这只金元宝之所以烧成球形，绝非我欧阳南所为，而是"洪武天炉"以为黄金纯正，当做球形，这才将之锻烧成这个模样？"

他见众人议论纷纷，各有不信之意，欧阳南又道："寻常铁匠打造物事，定要事先造模，否则不成形状。但我家天炉号称不世玄秘，岂同凡俗？这炉下乃是一只沙坑，坑中藏有矿脉，名曰"如意八宝砂"，内含金银铜铁锡铅等八宝，如意砂依着锻烧物事的天性，自行为之包覆烧结，如非事先定制砂模，否则炉里会烧些什么物事出来，那是无人知晓了。"

众人闻言，更感讶异万分。照他这个说法，这"洪武天炉"竟能依照锻烧之物的属性，自行为其打造形状，听这话如此荒唐，众人都感难以置信，不知他在弄什么玄虚。

欧阳南又道："纯金太软，放入神炉冶炼，便得赤铜。铁质易锈，神炉便为之掺混银铬，只要烧冶之物本身有未尽良善之处，天炉凭著『如意砂"的种种奇妙，便能为之增补。"

一名宾客面带冷笑，道："照你这么说，不管你放任何东西下去，这天炉都能为之妥善锻造了？"欧阳南道："正是如此。只要是有用之物，这天炉都能烧出个妥切的模样来。"

那宾客哈哈大笑，道："可若东西本身已达完美之境，这天炉该怎么办？"

欧阳南摇头道："世间万物都有缺陷，何来完美之有？"那宾客冷笑道："你休要随口狂言，且看我这把刀。"说着解下佩刀，递给了欧阳南。

那宾客面有得色，道："这刀是我在武当山下的天龙铁铺里打来的，足足花了我三千两银子。如此天价，还会有什么不足么？"欧阳南听他说得狂，登时哦了一声，急忙伸手接过，跟着细摸刀身，却是良

久不语。那宾客冷笑道："怎么样，天龙铁铺也是响叮当的字号，比起你炼铁山庄的手艺如何啊？"

欧阳南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"阁下给人骗了，这柄刀铁质不纯，怕不是好货。"

那宾客怒道："这刀随我已有十年，转战大江南北，无往不利，你居然敢出言嘲笑？"

欧阳南无意招惹纷争，他将刀上下挥动，道："在下绝无嘲讽之意，请阁下莫要见怪。这样吧，既然天炉已然重启，我便把这柄刀重新锻造一番，你说可好？"

那宾客老远赶来此地祝寿，早有所图，其实先前说的什么三千两云云，用意只在相激，也好捞些油水。此刻听欧阳南这么一说，已是掉入圈套，他心下大喜，但脸上却摆出不大情愿的神色，只皱眉道："好吧，看在你诚心的份上，便让你试上一试。"

欧阳南听他说得狂，却也不以为忤，他举起"刑天锤"，望着那人，道："你这刀杂质太多，需用"刑天雷"敲打一记，方能去芜存菁。不知兄台意下如何？"

那人笑道："我这刀非比凡物，不怕敲打，你只管敲。"

欧阳南点了点头，暴喝一声，神锤已然砸下，只听巨响震爆，好似天雷击落，在众人的惊叫声中，那刀已然四分五裂，竟尔烂成碎屑一般。

欧阳南吓了一跳，惊道："你这刀不是值得三千两银子么？怎地这般不耐打？"先前神锤敲在黄金上，只因金质极纯，便无散裂之象，谁知此时一锤击落，刀身竟如砖块般爆开，想来那宾客根本在胡吹大气，这柄刀定是值不上几两银子的西贝货。

那宾客见随身兵刀烂成一团，登时惨叫起来："完啦！完啦！咱没吃饭家伙啦！欧阳南！你定要赔我！"欧阳南叹了-声，吩咐弟子道："好了，就算咱们不对吧。带这位朋友到兵器库去，让他随意取件兵刀，算是赔给他的。"

那人大喜欲狂，嘻嘻一笑，便随弟子去了，这欧阳家手艺精湛，兵器库里藏有无数宝剑利刃，等闲家生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，近二十年来不再外卖兵器，所藏更是丰富无比，想来那人定要因祸得福了。

眼见那人欢天喜地而去，欧阳南向场内宾客逐一拱手，道："诸位朋友，好容易开炉复业，诸位宾客又是远道而来，我欧阳南定须打造出一把像样的兵刀，方能无愧"江南铸造"之名。"说着朝弟子们吩咐，道："你们去取铁砂来，师父今日要造柄好剑出来。"

这欧阳南贵为"江南铸造"，眼界自非常人可比，他所称的像样兵刀，恐怕已是一般人眼中罕见的神兵利刃，众人先前见识了金球的玄妙，都想见识一下，看欧阳南口称的好剑，会是什么样的神奇物事。

眼见山庄门人躬身答应，便要取铁砂出来，匆听一人道："壮主不必麻烦了！寻常铁砂如何堪用？且看我这柄宝剑，倘若以此为基，重新铸造，定能打出一柄流芳万古的神兵，永为贵庄之见证。"众人转头急看，只见说话那人高瘦身材，身穿道袍，正是点苍七雄之一的赤川子。

赤川子跨步上前，刷地一声，抽出了佩剑，只见那剑约莫半人高矮，色做血红，望之如同火焰，大有玄异之象。赤川子面带傲色，昂然道："此剑名为"赤龙"，乃是本派密传的七大神兵之一，今日既然阁下坐拥神锤、天炉二宝，不如再加上我这一宝，也好打造出一柄惊天动地的好剑！"说话间平举剑身，但见剑上散出血样杀气，以气势观之，已是一口难得至极的利刃。赤川子有意展现威力，随手提剑，便对一侏大树斩下，剑身斩落，如裂纸帛，霎时树身已然倾斜，跟着便已倒落在地。

赤川子将长剑递过，沈声道："谨奉赤龙，以图神剑！"旁观众人听了这话，无不兴奋鼓掌，都在大声喝彩。

寻常铸剑，多以精钢锻造，倘若本是神兵利刀，除非有破损缺口，否则极少有人愿意重铸，赤川子此时愿意借出爱剑，一半是因为天炉、神锤的名气实在太响，再一半则是因为"赤龙"剑身过长，与他的武功不太匹配，这才有意重新锻造，倒不是有意来出这风头。

欧阳南细细审视赤龙，颔首道："纹理细腻，柔展并济，应为唐代工匠所制，确实是柄好剑。"他将剑柄除下，将剑刃平放地面，跟着取起神锤砸落，好来去芜存菁一番。

只听轰地一声，锤剑相交，火光四射，众人听这声音好响，急忙探头去看，只见那"赤龙"已然烂成一团，只余巴掌大小的一团红铁，其余碎屑都是四散分飞，溅得满地都是。

赤川子面色惨白，道：“怎么变得这般小？”欧阳南道：“这剩余的铁块，乃是“赤龙”的真正精髓，其余纷飞之物，都是其中残渣，不如不要。”赤川子虽然肉痛，但他本就希望赤龙能稍短-些，当即点了点头。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请阁下为我好生打造，也好造出-柄绝世匕首。”

欧阳南默然无语，迳将红铁送人火中，只见炉火忽高忽低，青红相间，想来大炉已在锻烧。赤川子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，寻思道：“嘿嘿，这回若能打出一柄旷世匕首，配上我赤川子的神妙武功，从此点苍派便要名扬四海，那掌门之位，自也脱不出我的手去啦！”

他喜上眉梢，正自想像日后威风八面的好日子，欧阳南已将“雷泽刑天锤”伸入火中，跟着取了赤龙出来，道：“道长，您的赤龙已铸好了！”

赤川子大喜，急急奔向前去，旁观众人心下艳羡，也都上前观看。

百双眼精一起瞧去，却不见神锤上吸附有物-

赤川子惊道：“我……我的剑呢？”欧阳南皱起眉头，甩镊子夹起一根针，道：“不巧了，那红铁耐不住烧，竟变成一根针。”赤川子惨叫道：“我的赤龙！我的赤龙！”

欧阳南叹道：“对不住，你的赤龙变成赤针了。”

赤川子泪眼汪汪，伸手去取钢针，正要入手，欧阳南急喝道：“小心！烫！”这话声虽快，还是迟了一步，赤川子只觉掌心疼痛，霎时便给烫出一个水泡，那钢针更已掉落在地，直直朝一块大石落去。

只听哆地轻响，那针头向下，竟没入了半截之多。众人赞叹道：“好锋利！”赤川子见钢针锋锐无比，也不知该哭该笑，正要伏身去拾，谁知那针力道不歇，还在缓缓往下钻动，好似沉入泥沙一般，不过眨眼，便已沉入大石，跟着隐没不见。

众人见这钢针如此锋利，直是匪夷所思，忍不住都是骇异出声。赤川子也是吓了一跳，大叫道：“赤针！赤针！你可别跑啊！”他将大石搬开，只见地下留有一个细孔，那针又已钻入地底去了。赤川子惨叫道：“快拿铲子来！我一定要把赤针找出来！”欧阳家门人甚是过意不去，连忙取过铲子，让赤川子就地挖掘。

一名大汉喝道："什么神兵利器？全是些假东西！"众人转头急看，只见那人身长九尺，端的是铁打的大汉，手中宝刀开阔雄大，刚猛罕异，宛如飞鹰展翅，想来定非凡物。

那大汉喝道："退开了！"他抽刀出鞘，虎吼声中，已然举刀砍落。只是刀入石面，无声无息，霎时已将大石剖为两半。众人见那大石切面甚是光滑，无不大为震撼，想来这柄宝刀真是罕见的精品。

那大汉用力一掼，立刀于地，冷冷地道："此刀名为"翔鹰"，大大不同于"赤龙"那

西贝货，随你们整治吧！"

此时赤川子哭得死去活来，点苍山便由玉川子作主，他眼光尖利，一见这人虎背熊腰，便已将他认了出来。当下冷笑-声，回敬道："我说哪来的傲慢小鬼，说话这般难听，原来是神刀门的少门主啊，令尊宋老爷子还好吧？"那大汉双目如电，沈声道："你们这帮俗人别来扰我，我此来长洲，只为炼冶这柄宝刀，其余我一概不想理会。"

众人见他神态傲慢，各有不悦之色，欧阳南却是面无喜怒，他点了点头，道："翔鹰…翔鹰……原来这柄便是大名鼎鼎的"翔鹰宝刀"，此刀号为天下第十，今日一见，果非凡物。"

那大汉哼了一声，道："天下排名，实乃虚妄，哪柄刀与我这"翔鹰"较量过了？欧阳庄主未曾亲眼考察，仅以道听途说，便来论断高下，不免有失身分。"

欧阳南听了这话，却不生气，只微微一笑，道："少门主不必气恼，是否神兵，刑天锤下，自能分晓。"他举起神锤，猛地敲落下去，只听当地一声雷震，那翔鹰宝刀竟只微微弯曲，丝毫不见碎裂。众人惊叹万分，忍下住大叫起来。

那大汉仰天狂笑，傲然道："此刀如何！可否称得上天下第一？"欧阳南却不正面应答，只颌首道："难得，难得，此刀确实罕见，且待我来试炼一番。"他拿起神锤，将之放入天炉之中，当此珍品，巩志不敢怠慢，便抢了上来，亲自拉扯风箱，霎时只见火光熊熊，直达尺许。

那大汉双手抱胸，凛然看着天炉，神色甚是自信。旁观众人心中都想："好你个神刀门，平素尽是胡作非为，今日再给你们打出一柄绝世宝刀，怕真要横着走了。"

这"神刀门"自来多为朝廷办事，近年更派遣不少门人弟子在锦衣卫当差，深得江充欢心，若再打出一柄绝世宝刀，自可挤身武林第一流门派之列，足与武当、昆仑、华山、少林等大派并肩了。旁观诸人多与神刀门交情平常，眼见他们兴旺可期，无不面露妒嫉之色。

过不多时，欧阳南从天炉之中取出一物，高声喝道："天炉妙法，已然重铸翔鹰，诸位请看！"说着以铁钳夹举宝刀，遍示群宾。

众人急急看去，霎时诧异出声，只见那翔鹰宝刀前头成铲，后柄如棍，成了一件奇形兵器。那大汉揉了揉眼睛，颤声道："这……这是什么？"

欧阳南道："""洪武天炉"如意妙法，砂模自然浑成，以"翔鹰"的铁质冶炼，自烧为这般模样。"

那大汉拿起那柄怪刀，只见前头实在太扁，有如扫帚一般，后头却细长如棍，实不知要如何应用伤敌，一时皱眉苦思。旁观诸人也是议论纷纷，都在评论这神刀的奥妙之处。

众人正自猜测，却听娟儿噗嗤一笑，道："师姐，这怪刀前头好扁，后头却又连着一根杆儿，看起来好像是……好像是……"艳婷哦了一声，问道："像是什么？"

娟儿笑道："像是根锅铲。"艳婷忍俊不禁，掩嘴笑道："真的很像呢，拿来炒菜应当不坏。"旁观众人细看之下，也觉此言不假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卢云听在耳里，心头自也莞尔，想道："看来这"洪武天炉"当真是座狂傲无比的怪炉，人家的神兵利刃放了进去，它却硬要烧成锅铲模样，想来太也气人。"

耳听两名美貌少女出言调笑，那大汉如何听得下去，一时狂怒不止，喝道："你们这两只雌的！却在放什么屁！"急怒之下，指着欧阳南骂道："你这老狗子，把我这"翔鹰"弄成这幅模样，我要你赔命！"说着伸手出来，便往欧阳南脉门扣去，欧阳南一来心里有愧，不敢闪避；二来那大汉身为神刀门第二把交椅，武功确实高强，霎时之

间，手腕竟给那大汉牢牢抓住。那大汉举起怪刀，狂吼一声："好一柄锅铲！老子先拿你的脑袋炒菜！"大怒之下，便往欧阳南脑门敲落。

欧阳家众弟子见状大惊，纷纷喝道："快放开我师父！"卢云更是提声大喝："大胆！休得伤人！"卢云尚未出手，只见满天花雨，无数奇形怪状的兵刀扑天飞来，原来欧阳家乃是炼铁世家，无数名刀利刃都是出自他们手中，众弟子们平日便打造了不少奇门暗器，以补武功的不足。

暗器飞来，那大汉却丝毫不怕，虎吼一声，举起怪刀一挡，只听叮叮当当连声轻响，那神刀仗着前头扁平如铲，竟将无数暗器接了过去。众人见这大汉武功了得，都是骇异出声。

那大汉将欧阳南往地下一摔，怒吼道："看我杀了你！"众弟子见师尊危急，急忙奔下场中，卢云也急急下场，但刀铲已至额头，恐怕谁也救不了欧阳南的性命了。

当此生死一刻，却听一个温文的声音叹道："好啊！好一柄能接暗器的宝刀啊！"旁观众人闻言回望，只见说话之人带着人皮面具，正是青衣秀士。

那大汉陡听此言，霎时便停下手来，怒目看向青衣秀士，大声道："你说什么？你也在嘲笑我的"翔鹰"么？"青衣秀士道："在下岂有此意？只是我见阁下的兵刀非比凡物，方才无数暗器发来，你随手一挡，便将暗器尽皆收了去，有这等绝妙兵器在手，不知要羡煞多少英杰。"

这话一针见血，果然那大汉傻傻愣住了，他低头看着手上的"翔鹰宝刀"，颤声道："没听你说，我倒真没察觉，这翔鹰原本太粗犷了些，想不到成了这怪模怪样，反而好使许多。"

欧阳南见他不再伤人，便也站起身来，皱眉道："这位朋友，翔鹰宝刀之所以成了这怪模样，纯是天炉妙法所为，你若不乐意，一会儿老夫再以凡火重打造，将它做回原有模样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"

那大汉尚未回话，猛见一旁跳出名高瘦男子，喝道："这位神刀门老兄，你若是不要这刀，求你卖给我吧！"那大汉一愣，转头道："你是谁？"那男子下答，迳自从背后取出一只巨大锅子，用力挥了挥。

那大汉只觉莫名其妙，怒道："你怪模怪样地干什么？"那男子大声道："我这锅子是二十年前请欧阳家烧出来的，从来不沾一点渣屑，只是始终找不到一只好锅铲！今日来此，便是求锅铲的，请老兄将这"翔鹰"卖给我，多少两银子都成！"

旁观众人认出这名男子，低声都道："这人便是御前名厨赵龙膳，都说他炒一道菜值得千两银子，原来也是欧阳铁铺的主顾。"

只听赵龙膳提声喝道："阁下想清楚了！我厨艺天下无双，这"翔鹰"若能为我所用，天下人可有口福了，求阁下快快把"翔鹰"卖给我吧！"

那大汉听他说得荒唐，只虎吼一声，喝道："滚你妈的！去死吧！"说着使出本门刀法，刀铲劈出，直向赵龙膳而去。这刀快速绝伦，却又静寂无声，登让众人目瞪口呆，寻常兵刃挥出，多会风声大作，哪知这刀铲形状特异，却能破空无声，若非柔韧锐利已达极点，绝不可能达此境界，一时之间，场内群豪无不大为惊叹，连那大汉也是为之心惊，抚刀赞道："神刀，神刀，真是绝世神刀啊！"

赵龙膳见这了大威力，登时大叫："什么神刀？那是绝世神铲啊！这位大哥卖我吧，姓赵的出三千两白银！"他口中说话，脚下却是往前急扑，竟要抢夺那柄刀铲。

那大汉暴吼连连，喝道："不卖！"说着举刀出击，一招"旋风扫落叶"，平扁的刀头挥出，已笼罩敌手上下三路，竟比原本的"翔鹰"威力更广，登把赵龙膳逼开一步。

这雨人一个砍，一个躲，转眼便过十来招，赵龙膳身法轻盈，武功当非凡俗，只是在这神刀之前，全然无法还上一招半式。两人你追我逃，赵龙膳出的价码也已加到五万两白银。

几招过后，那大汉越加觉得这刀比以前更为顺手，长短轻重，尽皆如意，忍不住缓下手来，抚刀赞叹。

赵龙膳着地一滚，抱住那大汉的腿，哭道："老兄啊！求求你把神铲卖给我，我这辈子烧菜辛苦，却不曾真个用过好器皿，民以食为天，求求你念在老百姓的份上，把这铲子卖给我吧！"说着呼天抢地起来，这赵龙膳也是江湖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哪知为了买一柄锅铲，居然出到这等丑陋模样，众人都觉好笑。

那大汉一脚将他踢开，骂道："好容易我这"翔鹰"成了这等神奇模样，你居然敢动它的主意？给我滚！"赵龙膳滚倒在地，大声道："你若不卖，咱便用偷用抢，也要搞它到手！"说着杀猪似的尖叫起来，又朝那大汉抱来。

那大汉给他缠得烦闷不堪，当场抱刀飞奔而去，赵龙膳却不死心，爬起身来，也是急追而出。众人见这两人一个跑，一个追，又是骇然，又觉好笑。

欧阳南提声叫道："这位朋友，你到底要不要把翔鹰弄回原状？"话声未毕，远远听那大汉叫道："免啦！从今以后，老子不练刀法，专搞铲法！"神刀门"不复在矣，从此江湖只有"神铲门"！"

众人正好笑间，忽听那赤川子叫道："我的赤针！终于给我挖到了！"

众人转头急看，只见赤川子已然挖了一个五丈有余的深洞，想不到尖针柔细，还能入地如此之深，忍不住都是惊叹。赤川子从洞底跳了出来，手上捻着那根赤红细针，垂泪道："想我一身剑法傲视武林，谁知我的宝剑竟成了一只针，天哪！这要找如何是好？"

匆听点苍七雄的玉川子道："其实这针也未必是件废物，若以我派的"点苍玉袖功"使动这根尖针，想来倒也不坏。"这玉川子乃是赤川子的师兄，此时一语道破玄机，登令赤川子身子一震。他低头细想"玉袖功"的套路，旋即大喜道："师兄所言极是！若以玉袖功的灵动，配上这根神针的锋锐，我派武功定然大进！"他忽地想起一事，又自笑道："嘿！我家妹子刺绣功夫冠绝云贵，先不提武功，便把这天下第一的绣花针送她，她定也欢喜无比！"说着喜悦跳动，竟似迫不及待，霎时飞身离去。

赤龙化剑为针，翔鹰炼刀成铲，都令主人感恩戴德，欢喜而去。青衣秀士颔首道："好一座神炉，专损神兵利刃，却又另赐妙法，当真是特异之至了。"

欧阳南叹道："唉……当年也是这炉子太过倔傲，才为我欧阳家惹来大祸，谁知有了这"雷泽刑天锤"，还是烧不出真正的神兵利刃，唉……这可要如何是好呢？"

卢云见他低头叹息，心中便道："看这怪炉如此奇特，怎能拿来铸造西洋火枪？想来朝廷罚这欧阳南，却是没罚错了。"正想间，却听身

边一人走了过来，附耳笑道：“卢大人，这怪炉子酸溜溜地，仿佛似只倔驴子般，倒与你卢状元的驴脾气有几分相似。”

这声音秀气宜人，却又带着三分调侃，不是顾倩兮是谁？卢云望着心上人的粉脸，不由得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倩兮这话虽是嘲讽于我，却也不失为一语中的。若要拿些破烂家生给我品评，我是决计出不了好话的，看来这炉子也和我一般尖酸狂傲。”

两人说笑一阵，那欧阳南却是愁眉苦脸，他叹息良久，转问宾客道：“难得有天炉神锤二宝，请问诸位孰要冶炼兵刀？”众人见锋锐如“翔鹰”一般，都给整治成一只锅铲，只怕自己随身刀剑连神锤那关都过不去，到时一个不巧，定给砸得稀烂模糊，众人心下害怕，都是摇头不语。

几名好事之徒心存好奇，心道：“他奶奶的怪炉，看老子丢些废物进去，它会生将什么狗屁出来？”这几人趁着欧阳南不备，迳往炉里乱丢东西，一时间水壶、铜钱、旱烟杆纷纷飞入？欧阳南猛地惊觉，急道：“你们别乱来！”那几样烂东西落入炉口，只见炉火往外一卷，迳自将那些废物烧成灰烬。众人吓了一跳，连忙退开。

众人正惶惑间，忽听一人道：“神锤、天炉虽已降世，但等不到真正的玄铁神钢来冶炼，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”

众人转头急看，只见一人身穿白袍，痴痴地注视洪武天炉，却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到来的。

卢云见了这名白袍客，心下大惊，拉住顾倩兮，急急向后退开一步。

顾倩兮急问道：“怎么了？这人是谁？”

卢云低声道：“他便是“剑神”卓凌昭。”

第九卷 神剑擒龙 第五章 神剑降世

幻剑书盟?英雄志（第九卷神剑擒龙）

自华山一会后，卢云已有半年未见这位昆仑掌门，此时乍然见面，只见卓凌昭瘦了一圈，脸上神情颇见憔悴，竟不复昔日的冷傲神采。想来他败给宁不凡之后，定是折磨得很了。

众宾客多也参与宁不凡归隐大会，没料到会在此处见到卓凌昭，忍不住都是诧异出声。

欧阳南自也认得这位一代剑宗，陡见此人到来，却不惊慌，只拱手见礼，问道："据说卓掌门的佩剑已在华山毁去，莫非今日也是来求剑的么？"

卓凌昭闭上了眼，颔首道："庄主料事如神，若非如此，卓某人又何必费尽千辛万苦，硬要找出这柄雷泽刑天锤来？"众人听了这话，都是大吃一惊，欧阳南也是啊地一声，颤声道："原来这柄神锤是你送来的，我们两家从来不熟，你……你何必对我这般好？"

卓凌昭淡淡地道："欧阳庄主是本朝排名第一的炼铁师，又坐拥神妙难言的洪武天炉，这柄雷泽刑天锤若不归你所有，天下有谁该得？"

欧阳南听了对方的奉承，已知他必有所图，当下嘿嘿干笑，道："看阁下如此费心，当是要打出一柄真正的好剑了！"

卓凌昭傲然望天，颔首道："正是。"

众人闻言，无不面上变色，心下都有惧意。

卓凌昭生性好胜，自败给宁不凡后，无日不在苦思自己剑法的破绽。他那日以一招"霞光千道"，连番使动无形剑芒，却始终拾掇不下宁下凡，最后还惨败在对方的"仁剑震音扬"之下。卓凌昭思来想去，自觉内力不输对手，剑法也不见得弱于对方，推算起来，最大的症结便是人剑不能合一的缺憾。

那宁不凡自称"我就是剑，剑就是我"，武功平凡自然，便是使动寻常兵刃，也有取胜之道，但卓凌昭自称"神剑如我，吾即剑神"，却不能没有真正的神兵刊刀来搭配。卓凌昭的武功霸道异常，那日斗到最后关头之时，更以全身功力灌入剑中，结果反将长剑震成粉碎，终使他的武功破绽大现，以致兵败如山倒。

卓凌昭自知内力威震当世，但若兵器承受不住强悍内劲，一切都是枉然。便是为此，他便请出欧阳南，好替他打出一柄真正合用的兵刃，以补人剑不能合一的缺憾。

卓凌昭凝目望向欧阳南，道："老爷子，在下这个不情之请，不知你能否答应？"

往昔卓凌昭开口闭口自称“本座”，什么时候用了“在下”两字？欧阳南听他说话谦和，心下反而更担忧，眼前这人恶名远播，自己若要推拒，门人弟子哪还能行走江湖？恐怕一出长洲，便要给昆仑高手砍成烂泥。他低头思量一阵，叹道：“卓掌门如此诚心，又送了这等重礼，于情于理，老夫都该为掌门打出一柄好剑。请掌门不必担忧。”

欧阳南命人取出铁沙，立时便要打剑，卢云看在眼里，却是暗暗惶急，寻思道：“这卓凌昭武功已然如此高强，再给他拿了神兵利器，天下还有谁制他得住？”

卢云虽想出言阻止，但打剑一事，纯属欧阳家与昆仑山的事，自己虽是州官，却未必有足够道理阻扰，何况此时杨肃观尚未到来，若要说破了动手，仅靠自己孤身一人与几十名官差，实在不是人家的对手。更何况顾倩兮就在身边，自己还要分心保护？

卢云心中忧虑，便望向青衣秀士，要看他如何示下，却见这位掌门仍是一言不发，似在静观其变。卢云暗暗推算，知道不能硬干，心中暗叹：“看青衣掌门的意向，今日是不会出头的，我还是等调集部队之后，再想法子擒拿这群贼人吧！”

正想间，那欧阳南已将铁砂取出，正要倾入炉口，卓凌昭已自行上前，淡淡地道：“欧阳庄主不必麻烦。我已自备了铁料。”

欧阳南哦了一声，正待要问，只见卓凌昭一挥手，霎时后头传来一声暴喝。跟着浓重的喘息声响起，场中众人听这喘息粗重低沉，好似有苦力到来，心下一惊，无不回头去看。

车轮磨地，嘎嘎声响，远处缓缓行来-辆大车，上载一颗巨大圆石，望之甚是沉重，众人见推车的汉子多达四人，却是金凌霜、屠凌心、钱凌异、莫凌山等昆仑好手，这四人脸上流下大滴汗水，看他们推车时咬牙切齿，发声呐喊，好似吃力无比，众人心下一惊，寻思道：“这四人武功高强，

个个能担千斤，怎会推不动这辆大车？莫非车上的巨石真个是沉重异常？”

众人细看车轮，只见那轮子也是精钢所铸，此时却有变形迹象，又见地下车轮的痕迹深陷地下，所过之处，无论是石板沙地，都给压出一道寸许长的深沟，以此观之，这巨石确实沉重至极。

推车行到近处，那刑天锤莫名震动，隐生蓝光，跟着往前滑去，众人的兵刃更是嘎然作响，连顾倩兮、艳婷的首饰也在晃动，卢云天性聪颖，一见这等异象，心下便是一凛，忙唤道："大家小心！这巨石有磁力！"众人闻言，急忙抓住兵刃，就怕飞了出去，误伤旁人。

寻常兵刀还能拿住，那刑天锤感应甚强，有如活了一般，霎时便冲向大石，"铁狮儿"巩志见状不妙，急忙拉住锤尾，但磁力实在太大，却把他一起拖了过去，几名铸铁山庄的弟子跳了过来，全都压在"刑天锤"之上，只盼阻住锤身移动。

此时磁力越来越强，六名弟子以全身功力拉扯神锤，却阻不住向前之势，只见地下慢慢地拉出一条痕迹，那巩志的虎口也已破裂出血，欧阳南心下领悟，急忙喝道："大家不必硬撑，这两件东西一主阴，一主阳，本该相合！你们快快松手了！"

众人闻言，当场松开了手，那神锤刚地一声，直向大石飞去，势道极其猛烈。昆仑诸高手见神锤撞来，也是大吃一惊，立时避了开来。

只见神锤撞在巨石上，似乎努力要往里头钻去，只是那巨石甚是坚硬，却是不为所动，场边众人无不目瞪口呆。欧阳南见了眼前异状，也是大为惊叹，他嘿地一声，问向卓凌昭，道："这可是"梅山铁精"？"

卓凌昭点头道："欧阳庄主果然渊博，这正是铁精。若非我有剑神古谱，否则也寻无觅处。"欧阳南哈哈大笑，道："无怪你要把"雷泽刑天锤"找来，否则这石壳如此坚硬，要如何取出里头的精华？"两人如此对答，旁观众人却连一个字儿也听之不懂，无不一脸茫然。

说话间，只见天边彤云密布，闪电隐隐，似有天雷要落，欧阳南双眉一轩，道："大家退开一点，阴阳交会，正负相合，"刑天锤"要引雷下击了。"众人吃了一惊，都是不信，但此时异象连连，再不信邪，那也由不得你。眼看风声呼啸，雷云满布，卢云率先拉开顾倩兮，两人走得远远地，其余众人见知州大人已然避开，也是纷纷走远。

便在此时，天际闪过一道白光，跟着霹雳巨响，那白光正落在刑天锤之上，霎时石屑纷飞，大石已然暴成碎层。烟雾弥漫，满地乌黑烂渣，地上滚出了一颗灰黝黝的圆石。那石头约有斗笠大小，状如鹅

卵，形状却比方才的局石小了甚多。雷电击打，圆石的磁性似已消失，众人拿着兵刃，都在那儿喘息。

顾倩兮见了这怪石，霎时樱唇微张，惊道："这就是铁精了？"青衣秀士颔首道："典籍有载，太古舜帝当政之时，天坠红物于梅山，大地震动，太阳七日不落海，众臣为此叹曰："唯天唯大，如日方中。"恐怕这便是梅山铁精的由来了。"此时卢云、娟儿、艳婷等人也各自探头来听，听这"梅山铁精"来历甚奇，无不惊讶难言。

这厢铸铁山庄众弟子都是铁匠出身，自知铁精传闻，相传炼剑之时，只要置入一点半点，寻常兵刃便能成为天下罕见的奇珍异宝，本以为这是传说，想不到世间真有这等怪异东西，不由得瞠目结舌，在那死命来瞧。顾倩兮官家小姐出身，更不曾见过这等罕异怪事，她俏脸惨白，只紧紧抓着卢云的手臂，掌心满是冷汗。

天降神雷，异象陡生，非只场内众人惊骇，连那欧阳南贵为天下无双的铸铁师，却也难掩兴奋神色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叹道："老夫活了七十岁，有生之年居然还能见到这宝贝，嘿……老天真是待我不薄了……"说着走上前去，轻抚那块"铁精"，神情仿佛见了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般，满是爱怜之意。

卓凌昭见他神思不属，当即微微一笑，道："欧阳庄主不必伤感，现下最要紧的是如何打造这块铁精。这还请你多伤神了。"

欧阳南蹲在铁精之旁，上下细细抚摸察看，颔首道："铁精乃是天地间纯度最高的铁料，以这块圆石之重，当可打上百十把兵刀。不知卓掌门有何打算？"众人听说要有百柄宝剑问世，都是大为惊叹，看这铁精如此宝贵，这百柄神兵中只要有一柄落入自己手中，日后定可称霸一方了。一时都是喜形于色。

哪知卓凌昭却只摇了摇头，淡淡地道："卓某所求不多，一柄利刃足矣。"

这铁精如此罕异，若只造出一柄兵器，实是暴轸天物，说来太也可惜，众人听了卓凌昭这话，无不摇头叹息，有的更现出护嫉憎恨之情。

欧阳南却不以为意，他是打铁匠出身，只管造剑，不问其他，何况材料是人家带来的，道具是人家赠的，自己如何能多置一词？他照

着行规，点头便道：“掌门既然如此说了，老夫自需凛遵。”卓凌昭微微点头，道：“好说，这就请庄主动手。”

欧阳南更不打话，当下举起神锤，用力往那铁精敲打，只听咚地一声，铁精只凹下了一块，先前不论是宝刀宝剑，金银元宝，莫不一锤成灰，这铁精挨了神锤重击，却无碎裂之象，看来此物确实宝异非常。

欧阳南提起神锤，正待要敲，却见铁精缓缓拱起，先前受击凹下之处，竟又恢复了原状。欧阳南吃了一惊，提起神锤，当场奋力一击，那铁精受了重锤，登又凹下，但过不多时，下陷处再次缓缓突起，模样一如平常。

欧阳南抹去冷汗，他毫不死心，运起深厚内力，出锤如飞，一连敲了数十记，哪知他徒然敲得满头大汗，那铁精过不半晌，复为卵形，竟无分毫改变。

众人心生赞叹，想道：“这神锤所向无敌，却也耐这铁精不得，看这两大名物同时现身，却要欧阳南如何料理？”

欧阳南满身大汗，知道其中有异，他俯身蹲地，细看良久，叹道：“这铁精有展性，打它不得。”巩志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师父，既然这块铁精如此灵异，也许不需敲打，可以直接锻造。”欧阳南拍手道：“此言有理，正该如此铸造！”他吩咐弟子道：“你们几人过来，将这铁精抬起，放入天炉里。”

众弟子答应一声，急急奔上前来，众人各抓一角，奋力往上一托，便要将铁精搬起，谁知这铁精重量着实惊人，饶那一众弟子连声呐喊，脸红气喘，那铁精却似生了根一般，全然不为所动。欧阳南沉思良久，他走上两步，拿起“雷泽刑天锤”，往那圆石一靠，霎时运起毕生功力，奋然道：“起！”

内力到处，只见刑天锤靠着一股黏劲，竟将沉重至极的铁精慢慢吸起，顾倩兮站在一旁观看，眼见欧阳南全身汗水直下，老迈的肌肉不住颤抖，她心下担忧，低声问道：“这位欧阳庄主这么大的年纪，还使得这般力气么？”

一旁巩志听了她的问话，答道：“小姐莫要担忧！我等炼剑士不见奇珍异宝则已，一旦亲见，那便是拼了性命不要，也要将它铸成兵器。我师年岁虽老，但以此铸剑雄心而论，却与少年无二。”

卢云点了点头，心道：“铸剑名为小道，其实与学儒求武之道无异，都是秉着赤诚，求其极致。我可不能小看了。”

偌大的炼铁场寂静无声，只闻欧阳南沉重的呼吸声响，众人见他一步步地行向天炉，脚下踩出的印子却深达寸许，想来生平功力已发挥至极点。

欧阳南走近天炉，炉口已扑出阵阵青红热焰，欧阳南内劲略松，已将铁精送入炉里。他抛下神锤，猛力扯动风箱，顿时间烈焰腾空，有如青龙般地从烟囱升上，一时高达十来尺，蔚为奇观。

谁知那腾空火焰烧过一阵之后，忽地衰竭，好似热气给什么物事吸尽一般，只见欧阳南死命扯动风箱，就怕火焰熄灭，饶他内劲渐渐枯竭，那火焰仍无转旺迹象，却是越来越加黯淡。巩志见了这个情状，颤声道：“好一块铁精，倘若连师父也奈何不得，世间还有谁能降伏？”

卓凌昭见欧阳南渐渐软倒，当即道：“请欧阳庄主歇-歇，这等粗活何须高人下场？交给我派门人便成了。”他目光一撇，霎时屠凌心、金凌霜两人跨步上前，便接过欧阳南手中风箱。欧阳南兀自喘息不定，嘱咐道：“两位壮士小心，天炉锻造神物，定需旺火，可千万别让火焰熄了。”

金凌霜颔首道：“请庄主莫要担忧，且看我派门人身手。”

话声未毕，只听屠凌心暴喝响起，霎时便已开始拉扯风箱，金凌霜见师弟下场，便也出手相

助。两人各拉一只把手，雄浑内力到处，火焰又自腾空烧起，这两人的内力远胜欧阳南，只见热焰直冲炉顶，足达数丈之高。众人见了这等异象，都是骇然出声。

两人拉扯一阵风箱，浑身热汗都已被热气逼干，两人毛发更有蜷曲之象，足见炉边何等炽热，又过小半个时辰，屠凌心一张丑脸渐渐惨白，显然真力有所不济。

此时两大高手一同下场，二人中只要有一位内力不足，火焰便生反应，果见火头又是慢慢落下。金凌霜与屠凌心对望一眼，都知此时已到要紧关头，决不能任凭火焰熄灭，二人奋起毕生气力，狂扯猛拉

中，那火焰又自上升。只是屠凌心如此使运内力，已到极致，丹田如火之焚，料来时候一长，不免身受重伤。

欧阳南见他二人气力渐渐不继，便道："徒儿们，上前相助。"一众门人答应一声，便要下场接手，众宾客看在眼里，却都暗暗摇头："昆仑高手何其了得，连他们也支撑不住，铸铁山庄的几名弟子又算得什么？看来要功败垂成了。"

众弟子正要上前，只见身影飘动，一人已然抢在前头，众人凝目去看，竟是卓凌昭亲自下场。他此番多方奔定，又是神锤，又是铁精，一切只求冶炼出一柄宝剑，怎能在此功亏一篑？也是为此，再也顾不得一代宗师的身分，便亲自下场拉扯风箱。

卓凌昭请众弟子退开，他跨开马步，吸纳一口真气，双手轻拉把手，霎时之间，四周气流竟然转向，全数往炉口吸入。众人见他功力如此深厚，都是骇然变色。卢云心下又惊又佩，想道："好一个卓凌昭，内力果然了得，看宁不凡退隐之后，江湖上还有几人制他得住？"

卓凌昭见炉火转旺，当下吐纳几口，一声轻啸响起，猛地烈焰扑天窜起，火色转赤为白，这么一烧烤，天炉更是变为赤红之色，仿佛要滴下血来。欧阳南赞道："好厉害！无愧是四大宗师之一！"

众人只觉热气扑面，宛若盛暑，几名离炉口近的宾客，身上夹衫登即着火，两旁亲友急急跃上扑熄，众人见了这等惊人高热，都是急忙走避。卢云见顾倩兮额间发稍为高热所逼，已有卷曲之象，他心下怜惜，忙将她拉离数丈，免得伤了身子。

天炉越来越烫，慢慢地生出裂痕，卢云心道："看这模样，只怕这天炉会支撑不住，可千万别炸开了。"欧阳南也怕天炉崩坍，便守在炉旁细心照护，不时以黏土封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好似在照顾爱马一般。众人见他对这炉子爱怜备置，都想到："此人炼铁成痴迷，无怪被称为当代第一号炼剑师。"

又过半个时辰，一轮银月已然升上，那赤红的火焰在黑暗中更觉猛烈，卓凌昭仍是一阵阵地扯动风箱，若非是此人的悠长内力，却要如何支撑这天炉日以继夜的焚烧？

匆听欧阳南叫道："小心！有东西要出来了！"众人闻书大喜，又急急围拢过来。欧阳南取出神锤，快速绝伦地往炉口一仲，霎时之

间，取出一段五尺长的钢片，众人见那钢片亮晶晶地甚是耀眼，纷纷大叫道："天下第一剑！"

那钢片虽然尚未打就，但赤眼望去，已觉锋锐至极，谁知欧阳南随手一扔，道："不对，不是这玩意儿。"他虎吼一声，又急急往内探索。

旁观众人见他无端扔掉钢刀，无不感到惊讶。玉川子借过火钳，拾起地下那段钢片，只见刃口生出森森寒气，怕已是罕见的宝剑，他提起佩剑，往那段钢片一挥，当地一声轻响传过，佩剑竟已断成两截。众人心下骇然，寻思道："这欧阳南眼界也太高了些，竟连这等神兵利刃也不要，他这么大方，不如给我好了。"

卢云、青衣秀士等人见识不凡，自不会为之分心，心中都想："看欧阳南如此挑剔，一会儿炉子里烧出来的名剑，定是风华绝代、震古铄今，只不知到底锋锐成什么模样。"；

只见欧阳南连着取出三段钢片，都是看也不看，迳自往地下一扔，他又搜寻一阵，忽地哭道："天炉啊天炉，我欧阳家被你害得好惨，二十年来不见天日，你生性如此狂傲，谁知真的给你玄铁神钢，你又不能造出好剑，你……你对得起我吗？"

众人听他哭泣不止，心下都是讶异："这欧阳南终于疯了，这炉子不过是死的东西，他怎会对之说话，还来个哀哭不已？真是奇哉怪也。"

欧阳南惨嚎不止，忽地狂叫一声，便往炉内窜去，竟要以身殉炉，青衣秀士眼明手快，霎时人影一闪，已将欧阳南挡了下来。欧阳南兀自挣扎不休，喝道："你放开老夫！这"洪武天炉"造不出神剑，老夫焉有颜面活在这世上？"

青衣秀士摇首道："神剑能否降世，自有缘法，阁下不必逆天而行。"

二人说话之间，忽听天炉喀喀作响，炉身竟是震荡不已，火焰窜劲，直从炉壁上穿透出来。欧阳南面露喜色，将青衣秀士推开，颤巍巍地走了过去，大喜道："好啊！你终于听懂老夫的话了！快……快……快造剑出来……"

那天炉似乎懂得欧阳难的催促，震动地更加猛烈。欧阳南凝神细观，霎时之间，双眉一轩，似看到紧要处，他取出神锤，炉面上一敲，喝道："神剑降世！"

锤炉相碰，火光闪过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"洪武天炉"竟尔爆裂开来，众人只觉一阵炽热至极的热风扑面而来，卷起一阵风砂，良久不止。

卓凌昭见天炉已碎，便自放脱风箱，走向前来，问道："欧阳庄主，这就成了么？"欧阳南眼中生出光华，凝视着破裂的巨炉，道："正是，"洪武天炉"无愧付托，已为阁下锻造出绝世神剑。"卓凌昭哦了一声，问道："神剑已生？这柄剑不必再行敲打琢磨？"

欧阳南指着炉口，道："神剑天物，不必人力多加一指，阁下看了就明白。"

两人说话之间，炉中生出冷列寒气，炉火原本炽烈无比，被这寒气所激，竟尔黯淡熄灭。卓凌昭面露惊叹，道："这寒气好生了得，莫非是神剑上生出来的么？"

欧阳南点头道："我欧阳家故老相传，说此地风水奇佳，只要能聚集天地灵气，如意八宝砂便能造出一柄唤做"擒龙"的神剑。倘若今日有缘，这铁精吸收天地灵气之后，说不定能炼出这柄"神剑擒龙"。"卓凌昭喃喃地道："神剑擒龙？那该是什么样的宝剑？"

众人心中也是暗自猜想，寻思道："这天炉生出的断渣都算是罕异的宝贝了，这"神剑擒龙"到底是怎么个了得法？"

此时炉火已灭，已能往内看入，钱凌异指着炉壁破孔，大声惊叫："大家看！好多剑啊！"众人急看炉内，只见火光黯然，宽阔的炉中倒插着十来柄兵刃，或长或短，宽窄不一，全都生出森然寒气，却不知哪一柄才是"神剑擒龙"。

玉川子点头道："这些兵器既是"铁精"所铸，把把都称得上绝代名剑。"此地汇集无数奇门异宝，炉是"洪武天炉"、锤是"雷泽刑天"、铁是"梅山铁精"，再加上这位一代名匠欧阳南的绝世手艺，自该荟萃出一柄震动古今的神兵。

众人见炉内晶莹璀璨，无数神刀宝剑都倒插在地，这些利刃只需加上剑柄，便都是江湖人人垂涎的宝剑了。众人本骇于"翔鹰"、"赤

龙”的大威力，待见了真正罕异的宝剑利刃，又觉先前那两柄兵器算不上什么。料来只要从炉中取定一柄，日后开山立派、扬名立万，都是指日可待。

欧阳南见众人各有艳羡之意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众位莫看这许多宝剑，其实真正称得上希罕的异宝，却只有那柄“神剑擒龙”。卓掌门，神锤是你找出来的，铁精也是你带来的，这柄剑自当归属你有，请你去取出来吧！”

钱凌异心焦不过，大声道：“何必掌门亲取，让我来拿！”他不待卓凌昭许可，便已冲了进去，待见炉内满是兵器，实不知哪柄才是所谓的“神剑擒龙”，他四下探望，赫然见到一柄灿烂夺目的宝剑，在一众兵刃中倍觉耀眼，钱凌异大喜，急急地将之拔起，跟着冲了出来，喊道：“我找到了！这就是“神剑擒龙”吧！”

众人见钱凌异单臂高举一剑，刀锋隐藏光华，剑面平滑如镜，想来确是难得一见的神物。钱凌异随手-挥，只听半空中传来“啪”地一声，宛若甩鞭作响，这剑破空如斯锐利，可见锋芒已至极限，他将神剑置放石上，剑尖透石而过，有如切入豆腐，众人骇异之余，都是赞叹不已。钱凌异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有了这柄神剑，咱们定要天下无敌！”

欧阳南看在眼里，却是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，充其量不过是俗人眼中的宝剑，决计称不上什么神兵。阁下的眼光真是低得可以。”钱凌异惊道：“他奶奶的！这般厉害的宝剑，居然还算不上神剑？”欧阳南不去理他，迳向卓凌昭道：“卓掌门，今日在场之中，以阁下的剑法最是高绝，你既然自号剑神，还是请你取出神剑吧！”

卓凌昭点了点头，更不打话，转身进炉，便去寻那绝世神剑。

卓凌昭行入炉内，低头探看，只见十来柄神兵倒插地下，无一不是灿烂生光，耀眼夺目，与原用的佩剑相比，只有更加锋锐森寒、只是卓凌昭心中明白，他梦寐以求的兵器，既不要华丽外观，也不要阴险机关，他自号剑神，武功如何，天下人有目共睹，便是空手御敌，也足以傲视武林，仗剑出手之时，凭着剑上三尺青芒，便是废铁也能成为宝剑，所谓的切金断玉，根本不在他眼下，更非心中所求。

卓凌昭梦寐以求的神物，乃是一柄坚毅之物，一柄能够承受无上剑气的绝世神兵。

只有这样的剑，才能让他的功力运转自如。也只有这样的傲绝神器，才是剑神心中的神剑。无论这柄剑是多么丑恶平庸，只要入了自己的眼帘，那是决计不会认错的。

众人等候一阵，不见卓凌昭出来，忍不住议论纷纷。欧阳南做了个手势，道："诸位不必心焦，神剑降世，绝非等闲之物，便是以剑神的目光之利，恐怕-时半刻也难以找到。"

卢云听了这话，心中暗暗祝祷，只盼卓凌昭寻无觅处，空手而返，虽知机会甚是渺茫，但想起昆仑门人下手的狠辣，还是期盼这帮恶徒的美梦落空。

正想间，忽听钱凌异叫道："出来了！掌门人来了！"众人早已等得不耐烦，闻得此言，心下都是一喜，急忙探头去看，便想见识"天下第一神剑"的风采。

众人目光期待，一人缓缓走出，正是卓凌昭？只见他双手握拳，却不曾握得有剑。

卢云心下大喜："太好了，传说的"神剑擒龙"根本不在人间，卓凌昭只是白忙一场。"

其余众人见卓凌昭手中无剑，也是议论纷纷，各自猜想。

有人生性小心，一见剑神手中无物，便想："好你个卓凌昭，怕咱们眼红神剑，过来抢夺，竟把东西藏起来了，真个小气到家。"有人心机深沉，看卓凌昭空手而归，便往阴险处想："卓凌昭被骗了，方才钱凌异找出的那柄剑才是正主儿，欧阳老贼故弄玄虚，怕人家把剑取走，这才打死不认，真个卑鄙。"

众人猜想间，钱凌异已然迎了上去，他眼望掌门人，低声问道："怎么了？掌门没找到神剑么？"卓凌昭闭上了眼，淡淡地道："我找到了。"

钱凌异吃了一惊，在他前后左右绕了一圈，问道："那剑呢？怎没看你拿着？"

卓凌昭睁开双眼，面向穹苍，傲然道："剑，已在我掌中。"

钱凌异惊道："剑在你掌中？我没看到啊？难道这剑也是透明的？"钱凌异自己有柄"无

形剑影"，剑刀无色，剑去无形，是以称作"剑影"。此时他见卓凌昭身无长物，却又自称取出宝剑，便以为这神剑也是柄透明宝剑。

众人心下纳闷，更有人以为他在学和尚打机锋，也来个"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"，一时都感大惑不解。钱凌异心痒难搔，急道："什么剑在你掌里？掌门人，你快快把剑亮出来吧！"

眼见众人各有猜疑之意，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霎时便将拳头松开，只见他掌心里现出一颗物事，却是枚铁胆模样的澄蓝铁块。

钱凌异颤声道："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烧不化的烂铁么？"

卓凌昭不去理他，当下眼望欧阳南，道："欧阳庄主，这便是"神剑擒龙"吧！"

欧阳南沈声道："卓掌门眼光果然不凡，还是被你找到了。"

钱凌异大声道："掌门人，你疯了吗？这是颗烂石头，你拿了做什么？你可别给那欧阳老头骗了！快回去重新挑一把吧！"众宾客见了这蓝澄澄的铁胆，一时也是诧异，不知卓凌昭在开玩笑，还是真以为这铁胆是柄长剑。

几名好事之徒心下暗笑，想道："看来"剑神"自从输给宁不凡后，已然失心疯了。"几名深思熟虑的却想："看卓凌昭这模样，应当不是在戏弄大家，莫非他是怕众人眼红，一会儿来劫夺神剑，这才找了只烂货唬人？"众人各自猜想，却无一人知道他的真心。

卓凌昭见众人各有猜疑之意，当下森然一笑，道："看好了！"他掌心吐劲，那澄蓝铁块微微一动，竟尔不断伸长。

钱凌异惊道："这玩意儿变长了！"众宾客也吓了一跳，纷纷惊叫，只见那铁块好似盘蛇展体，一尺、两尺、三尺，转瞬间往两旁激射而出，只听啪地一响，卓凌昭手中依旧握着一截铁胆，但铁胆两旁却已生出寒森剑刃，竟成为一只长达丈许、双面生锋的奇异兵刃！

钱凌异见了这等怪异情状，已然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噫噫啊啊地嘶嘎着。

卓凌昭伸手一挥，蓝光闪过，已将天炉内残余兵刀斩断。众人又惊又痛，惊的是这怪剑如斯锐利，无数铁精铸出的神兵都难挡一击。

痛的却是这些兵刀已算难得的宝剑利刃，谁知却被如此轻易的毁去，心下都是惋惜不已。只是铁精是人家带来的，卓凌昭要将宝剑毁去，也是他的家务事，旁人自也管之不着，当下只好默不做声。

卓凌昭冷冷地道："此剑长短如意，伸缩自如，也就是传闻所称的"神剑擒龙"。神剑如我，吾即剑神！宁不凡，你等着看吧！"他轻啸一声，"剑豹"使动，登时在天炉壁上刻下"宁不凡"三字。众人一来惊骇于他暴雨狂风般的剑法，二来骇异于这柄剑的锋利，人人目瞪口呆，竟无一人喝彩。

卓凌昭冷冷一笑，那剑便尔一收，煞那间又变回铁胆一般。

钱凌异全身颤抖，惊道："这……这太也神奇了点……"

欧阳南颔首道："此剑以铁精中至柔精华所就，是以延展连绵，当世无双，其中曲巧如意之处，只怕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了。"

钱凌异颤巍巍地走了过去，骇然道："掌门人，这剑太罕异了，可否借我一观？"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"你小心点拿，这铁胆有些沈。"钱凌异笑道："我连八八六十四斤的大刀都使得动，还怕这玩意儿么？"

卓凌昭点了点头，便将铁胆交在师弟手中，钱凌异单手去接，甫一就手，霎时只觉奇重无比，他右手被那铁胆的重量一带，身子竟不由自主地跪下，他双膝着地，右手仍不住往地下摔落，霎时"喀啦"一声轻响，右肩已然脱臼，疼痛难忍间，竟已惨叫出声。

欧阳南道："这剑共计百四十斤，若无绝世内力，决计单手拿它不动。要是落在常人手里，那也不过是只沉重至极的铁胆而已。"钱凌异痛得面色惨白，一旁金凌霜抢上，替他接上了关节。那铁胆兀自躺在地下，生出幽幽蓝光，望之极为诡异。

卓凌昭仰天长笑，向众宾客一拱手，道："请诸位日后到江湖宣扬，就说卓凌昭已得天下第一神剑，想再次请宁不凡出山较量。请他念在"神剑擒龙"的面上，务必赏光。"

众人心下暗叹，想道："看他这个模样，定是要对宁不凡大肆复仇，那天下一高手若是迟迟不出面，可怜华山满门定会被这剑神威逼屠戮，看来江湖又要多事了。"

卢云看在眼里，忍不住烦恼，这卓凌昭武功本已高绝，若再给他拿到天下罕见的神妙兵器，武林中还有谁是他的对手？自己奉命前来擒拿这人，可是此时无兵无将，只能任他在自己辖区横行，想到日后难处，忍不住双眉深锁，连连摇头。

卓凌昭哈哈一笑，当场弯下腰去，便要拾起那傲绝今古的“神剑擒龙”。

剑神神剑，正要相会，猛地一阵紫光闪过，一人后发先至，竟在卓凌昭之前抢过兵刃，卓凌昭吃了一惊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！”举掌挥去，抢攻出招，要将神剑夺回，那人斜身避让，须臾间旁掠三尺。一旁昆仑弟子大声惊叫，拔剑出鞘，急急奔来。

那人见大批人马追杀，提氯-纵，如飞鹰向天，霎时飞上远处树梢，跟着站立不动。昆仑弟子又惊又怒，不知来者是何方神圣，纷纷挤在树下喝骂。

那人隐身树后，冷冷地道：“卓凌昭，你若想取回这柄神剑，明日午时，到十里外的娄江渡口相见。否则休怪神剑沉江，永无现世之日！”

话声甫毕，那人便如神龙般远远飘出，众人见他身法闪动，每逢身子下坠，脚在树梢一点，便又高高跃起，骤然间便已飞出里许，无不大为惊骇。青衣秀士虽然自负轻功高绝，见了此人的身手，也是深感叹服。

卓凌昭面色森然，眼下虽给那人出其不意地将了一军，但双方既然订下了约会，也不怕夺不回宝物，他不露喜怒，定向欧阳南，道：“承蒙贵庄高义，为我派打就神剑，在下在此谢过。”说话间更不向那人身影瞧上一眼，气度沈稳，果然是一代宗师的风范。

欧阳南听他道谢，便也拱手回话：“好说。本庄得贵宝山致赠神锤一只，自当有所回报。卓掌门却是客气了。”

二人说话间，只听一人叫道：“不打紧，给偷走了一柄大的，咱们还有一柄小的！”众人回头去看，只见说话那人正是钱凌异，他走向一处大石，伸手拔起一柄寒刀，这剑精光璀璨，却是方才被他误认为神剑的那把利刃。

欧阳南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柄剑也是铁精打出，自当归贵派所有。除此之外，天炉里还有几只断刃，不知卓掌门是否要安柄上鞘？敝庄可以代劳。"卓凌昭摇头道："那倒不必麻烦了。我派门人已有随身兵器护身，不再需要这些新造兵刃，这几柄剑便赠给贵庄吧！"

众人闻言，登露惊羡之色，这几柄剑虽比不上那柄"神剑擒龙"，却也是江湖上罕见的宝剑，比之方才的"赤龙"、"翔鹰"，只怕还要强上百倍，谁知这卓凌昭却这么大方，转眼间便把这几柄宝剑送人。一旁钱凌异正想开口去要，却已晚了一步，他心下不忿，寻思道："你自己有神剑便好了，却也不来问老子是否缺剑来用，打肿脸充胖子，徒然便宜了别人，真他妈的。"

欧阳南得了宝物，却不见喜怒之情，只淡淡地道声谢，道："老夫是造剑之人，自来只问铸剑，不问其他，只是"神剑擒龙"既出我手，老夫自不希望这柄神剑成为杀人魔物，还望卓掌门夺回神剑之后，能以之多行善事，造福众生。"

昆仑名声不佳，欧阳南知道自己为他们铸剑，定然有损阴德，当下便出言劝告，虽知卓凌昭不会理睬，但良心所在，却也不能不说。

这话带着教训意味，剑神何等高傲，定会翻脸发怒，果听钱凌异呸了一声，率先发难，他正要开口斥骂，卓凌昭却伸手过来，将他一把拦住。钱凌异笑道："掌门人要亲手杀他么？"

卓凌昭不去理他，反向欧阳南一笑，道："欧阳庄主多虑了。在下此次前来贵庄求剑，求的是武道的进步，好向宁不凡讨教几招。至于武林至尊什么的，我也不再挂怀了。"

这个当年为了一块羊皮，便与奸臣江充联手屠杀燕陵镖局满门的大魔头，此时竟然淡然处世，孤芳自高？旁观众人听出他言语中的淡泊之意，都觉难以置信。

卓凌昭不去理会众人，迳自拱手道："今日有缘得见诸位高贤，甚是有幸。明日夺剑之战，诸君若要旁观，敝人自当恭迎。"当下不再多言，便率门人离去。众宾客中原要要离开长洲的，听了他的话，无不改变主意，都想留下来看明日的那场好戏。只是方才夺剑那人身法好快，胆子又是奇大，却不知是何方神圣了。

场中众人渐渐散去，艳婷急忙问向师父："方才那夺剑之人是谁？怎么身手这般快？"

青衣秀士尚未回答，卢云已叹息一声，接口道："那人是定远。"艳婷、顾倩兮、娟儿等人闻言，无不惊讶，娟儿惊道："真的是那个伍定远么？你没看错？"

卢云颔首道："那人说话的口音带着甘肃土腔，手上又有一只铁套，便是定远没错。"场内诸人中，只有卢云与伍定远相处最久，虽不曾细看面貌，但一听说话，便将他认了出来。

艳婷曾受伍定远的救命恩情，想起他身在危境，已是面带忧色，慌道："这下糟了，伍大爷抢了人家的宝剑，现下定然危险得紧，咱们可得快些寻他出来，别让他和卓凌昭动手。"

青衣秀士微微颔首，望向卢云，道："伍制使曾屡次相救小徒，是我九华山的恩人，卢知州如需敝派援手之处，尽管吩咐。"

卢云大喜，当下也不再客气，道："既然如此，咱们便兵分两路，在下沿娄江寻访伍制使的下落，艳婷姑娘带同师妹，沿城去看，路上若遇到什么江湖人物滋扰，千万不必硬拼，只管找衙门洪捕头出面便是。"艳婷微微一笑，道："我理会得。"

卢云招来巩志，吩咐道："巩师爷，眼下各路武林人物都在城里活动，我怕会有殴杀生将出来，请你传令下去，要洪捕头今晚好生戒备，详查城里的客栈酒铺，只要遇到可疑人等，一律带回衙门办理。"巩志答应一声，自去安排。

卢云见诸事安排妥当，便命人送顾倩兮回府，顾倩兮如何愿意回去，摇头便道："我不回去，伍制使是你的朋友，咱们一起去找他吧。"卢云看了她一眼，道："江湖风波险恶，你还是在府里歇息，别去犯这个险了。"

顾倩兮甚是固执，只连连摇首，道："就是因为风波险恶，我才要跟你同去。"

卢云叹了一声，不知该如何劝说，一旁艳婷劝解道："顾小姐是金枝玉叶，此刻长洲歹人甚多，你还是留在府里吧！"

顾倩兮不去理她，只是一言不发，一双大眼睛只瞅着卢云，要看他如何回话。

卢云见她神色坚决，知道她甚是担忧自己，想起顾倩兮为自己离家的恩情，不免心下一软，寻思道："其实倩兮聪明伶俐，见识又快，

只要不和歹人正面交手，未必不能帮忙。”他点了点头，拉着她的小手，温言道：“好吧，既然你不怕危难，那便委屈你了。”

顾倩兮点了点头，眼中全是喜悦的光芒。艳婷看在眼里，想起自己形单影孤，一时难掩落寞神色，却是轻轻叹了口气。

第九卷 神剑擒龙 第六章 情爱

众人兵分二路，各去察看情事，卢云带着顾倩兮，直往娄江畔而去，卢云靠着内力不俗，伸掌托着顾倩兮的纤腰行走，却也不见得慢了，不多时，两人便已出城。

顾倩兮见卢云愁眉不展，知道他颇多心事，当即问道：“你不是说伍制使负责留守京城吗？他怎又下来江南？”卢云摇头道：“本来侯爷是希望他能留在北京，别再插手此事，那日南下时他也曾来送行，唉……那日看他沉默不语，本以为没事，没想他心里原是这么不快。”

顾倩兮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伍制使和那些人有什么不对头的么？”

卢云苦笑道：“岂止不对头而已……当年他先遭凉州知府设计陷害，后来又被昆仑山千里追杀，只怕公仇私怨之间，已难分得清楚。我看他这趟南下，决计是冲着昆仑山的人来的。”

两人沿江采访，整整找了-个时辰，路上却见不到人影行踪，眼看顾倩兮走得累了，卢云便停下脚来。两人站在江边眺望，只见明月映江，泛起千层银浪，卢云望着悠悠江水，叹道：“倩兮，当年我初来京城，第一个遇上的便是定远，咱俩算是生死之交。侯爷要是知道他独自南下，定会大发雷霆，唉……这可如何是好？”想起过去伍定远对待自己的恩义，忍不住长叹一声。

顾倩兮握住他的手，道：“你别心烦，我看这位伍制使做事很有分寸，不会做出什么傻事来。”她过去曾在杨府见过伍定远一面，当时便觉得他客气周到，老沉世故，便以此安慰情郎。卢云摇头道：“这你就不晓得了。定远平日做人外圆内方，看似和气厚道，可要固执起来，谁也拦他不住。他既然夺走那柄神剑，定是谋划已久，我想明日娄江渡口的决战，非杀个血流成河不可。”

顾倩兮见情郎多有担忧，可又不知如何劝说，只有尽力陪着寻找。

两人又找了一个多时辰，看看已到城西，卢云见顾倩兮脸红气喘，连一步也走不动了，他见远处有座破庙，便道："咱们一时找不着人，先去坐下歇息好了。"顾倩兮摇头道："伍制使是你的好朋友，咱们先找出他要紧，你不必管我。"

卢云熟知伍定远的性子，知道他性子刚毅，此刻与昆仑门人公然干开，要不便是堂而皇之，大踏步地迈人城里挑衅，要不便是躲在荒山野领，蛰伏不出，便道："不忙，我们虽然找不到人，说不定艳婷姑娘那儿早已遇上他了，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再说吧！"

两人进到破庙歇息，只见庙中供奉的神像颇为生动，乃是此地城隍，说来官职与卢云一般。卢云望着神像，低声祝祷，一来希望伍定远平安，二来是期盼自己上任顺利，百姓安康。他见顾倩兮也是双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辞，却不知求的是什么。

两人礼拜完毕，卢云找了块干净地方，跟着解下了外袍。顾倩兮道："天气好凉，你怎么把衣衫解了？"卢云指着地下，微笑道："这地上好生污秽，总不能污了你的衣裳吧？"

顾倩兮摇头一笑，道："你老把我当作金枝玉叶，可别宠坏了我。"卢云微笑道："我偏就要宠你。"说着将外袍铺在地下，示意她来坐。顾倩兮满面娇羞，这才缓缓坐下。

卢云正想搂住她的肩头，忽听庙外传来说话声音，他耳音灵敏，立时察觉异状，顾倩兮见他神色一变，忙道："怎么了？"卢云示意噤声，侧耳倾听，只听一人道："他妈的，打柄剑也会打出这许多事来，真是背得很了。"另一人道："别抱怨了。咱们还是照掌门吩咐，赶紧把那夺剑的小子找出来吧！"原先说话的那人咒骂一声，道："找了一晚，连屁影子也没见到……先去歇上一歇吧……"跟着脚步声响，已朝庙门行近。

卢云心下-凛，知道昆仑山也在找伍定远，只不知来的两人是谁，可别是最凶暴的屠凌心到来，那可难办得很了。正想问，那人已到近处，卢云连忙抱起顾倩兮，躲到神像背后。

过不多时，那昆仑好手已然走进，卢云偷眼去看，只见来人形貌瘦削，乃是昆仑行四的"剑影"钱凌异，身旁一人断了条手臂，却是"剑

浪”刘凌川。卢云望了顾倩兮一眼，心下暗暗担忧：“这批贼人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，现下狭路相逢，千万别给他们撞见了。”

以顾倩兮的秀丽貌美，若给这群贪淫好色的贼子见到，不知会出什么样的祸端，卢云虽然身怀武艺，但在两名高手夹击下，却未必能守护心上人平安，心念于此，更是屏气凝神，不敢稍动。

钱凌异踢开地下杂物，径自坐了下来，那刘凌川却甚细心，他见地下有件衣物，忙道：“这里有件袍子，别要庙里藏得行人，四师兄，咱们过去查查吧。”卢云心下暗暗叫苦：“说不得了，一会儿他们若要过来，我定得来个奇袭，攻他个出其不意。”他心念微转，想了条计策，当下拾起一枚石子，只等钱刘二人朝神像行近，便要趁势扔出庙外，只等声东击西见效，便从神像背后跃出抢攻，如此冒险一搏，定能打倒其中一人。

顾倩兮见他手握石子，面上神情十分坚决，定是要赌命保护自己，她心下柔情忽动，虽在危难间，仍替卢云理了理发稍，竟不把眼前危难当作回事。卢云全神贯注，却没注意她的动作，只留心钱刘二人的动静。

刘凌川尚未移动脚步，钱凌异却打了个哈欠，道：“你还真像娘儿们哪，不过是件衣衫而已，干什么大惊小怪？八成是村夫民妇在此搞那见不得人的事，这才在这里宽衣解带。”说着自行坐在卢云的袍子上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要担忧，自己过去察看，这里我替你守着。”

刘凌川心灰意懒，淡淡地道：“四师兄既然这样说，那就算了。”这刘凌川自从断臂之后，武功大退，在本门中的地位一落千丈，眼见钱凌异如此漫不经心，他自也提不起劲儿打点。索性也在那儿歇息起来。

卢云望着刘凌川的断手，想起一年多前王府胡同外的大厮杀，那时他卢云还是个微下足道的面贩，刘凌川则是武功精强的剑客，谁知自己日后中了状元，成了朝廷命官，刘凌川却被薛奴儿辣手断臂，此际业已成为残废。想来真是世事难料了。

卢云微起叹息之意，忽然间，眼前浮起一个高壮的背影，那人肩宽膀阔，正坐在自己的面摊吃食。当年与伍定远流亡江湖、患难扶持的往事，尽皆跃上心头。

钱凌异见师弟过来坐下，睑上满是愁闷，便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笑道："老五别苦着脸，你那左手剑练得怎么样？这几日可有进展？"刘凌川摇头道："还不是老样子，甭问了。"

钱凌异嘿地一笑，道："说来说去，全怪那张死羊皮，搞得咱们这几年四处奔波，死得死，伤得伤，连老窝也回不去了，真他妈的赔本生意？"他躺在袍子上，又道："江大人不是答应要给大伙官儿做么？怎么到现在还没个风声下来？"

刘凌川没好气地道："还想这个？华山一战灰头土脸，你没瞧江大人对咱们越来越冷淡了，现下掌门想见他一面，嘿，那是连门都没有啦！"钱凌异抓了枚石子，用力往门外扔去，口中骂道："操！什么鬼世道！"神色甚是不忿。

卢云听了这话：心下便已了然，知道江充甚是凉薄，一见卓凌昭武功不如人，立时与他疏远，看来江湖人物与大臣交往，终究难有真情。

钱凌异扔了几枚石子，口中喋喋不休，先骂了江充一阵，又转到卓凌昭身上去了。只听他道："说来说去，还是怪咱们掌门人不好。他啊，平日就是爱摆架子，谁也不搭理，好了，这下江充也不理我们了，以后可怎么办才好？刘凌川听他编排掌门，当即低声道："你别讪讥本门之事，给人听见了，谁都吃罪不起。"钱凌异大声道："现下左右无人，你又怕些什么？我明白说一句，掌门人武功虽高，手段根本不行，这才沦落成这个德行，我呸！"

这"剑影"实是口无遮拦之辈，一抓机会便大吐苦水，想来他对谁都不满。

钱凌异还在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，忽听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却又有人朝庙里行来，卢云心下一凛，寻思道："夜深人静，这当口又是谁来了？"卢云内功法门独特，尚胜江湖人物一筹，此时钱刘两人尚未听见声响，他便把脚步声响听得清楚明白，单以内力而论，已可入一流好手之列。

那脚步声行到不远处，钱刘二人也已察觉，刘凌川低声道："有人来了，不知是敌是友，咱们快避上一避。"钱凌异虽不大愿意起身，但也怕来人便是夺剑高手，若要当场照面，不免吃亏，两人便在庙里寻找藏身之地，

刘凌川手指神像，道："那儿是个好地方，咱们躲到神像后头。"卢云听了这话，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顾倩兮却是微微一笑，向他眨了眨眼。她是宫家小姐，从未见过江湖的厮杀，眼前虽有危险，却不知惧怕为何物，她听外头贼子说话不成体统，料来定是哝包，便想见识一下情郎的身手，最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那才显得出文武双全来。

这厢卢云却是担忧害怕，过去他在京城卖面时，曾与昆仑诸人交过手，自知眼前两人剑法不弱，自己这几年阅历日深，武功也有若干进展，若要单独应付其中一人，自有取胜把握，但若两人齐上，想起钱凌异的"剑影"无形无踪，随时都能让他挂彩，心下自不免暗暗担心。

正防备间，却听钱凌异的声音道："神像后头都是蛛网泥沙，脏得紧，咱们还是躲到梁上好了。"刘凌川不多争辩，两人提气一纵，便跃上了屋梁，跟着隐身躲起。卢云见双方不必照面，立时松了一口气。

脚步声中，只见一人走进庙中，卢云凝目看去，那女孩儿容貌艳丽，身材修长，却是艳婷来了。卢云心下大惊，心道："好端端的，她怎么也到庙里来了？"

想起这钱凌异是个登徒浪子，生平最是好色不过，此处夜深无人，正是大肆为恶的时机，卢云咬牙切齿，双手握拳，心道："没法子了，一会儿这两名贼子若要干那无耻之事，我放着性命不要，也只有跟他们拼了。"正想间，忽觉一个温软的身子靠在他的肩上，跟着附耳过来，柔声道："卢知州义愤填膺，是不是要英雄救美了？"卢云听顾倩兮调侃自己，忍不住脸上一红，心道："我英雄救美？一会儿别给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就好了。"

艳婷走进庙门，霎时见到了卢云脱在地下的外袍，她心下一奇，自言自语道："这不是卢知州的衣衫么，怎会脱在这儿？"卢云正讶异间，忽觉顾倩兮又凑了上来，低声取笑道："人家连你穿的衣衫都认得出来，真是好记性呢！"卢云连连点头，想到："是啊，艳婷好了得，只看过衣衫一眼，便能认出人来，我真该请她做长洲捕头才是，日后歹人只要给她看过一眼，决计难以遁形。"

艳婷望着卢云的衣衫，良久不语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只听她幽幽地道："唉…只羡鸳鸯不羡仙……"卢云心下一愣："只羡鸳鸯不羡仙？我

衣服上有这行字么？”忽然耳孔一痒，有人朝他吹了吹气，卢云转头去看，却见顾倩兮脸上挂着灿烂笑容，好似颇为开心。卢云心道：“这又是怎么了？鸳鸯很好笑么？”

艳婷徘徊低诉，良久良久，终于婀婀娜娜地坐了下来，她哪里不好坐，却又坐在卢云衣衫上头。只是她生性爱洁，举止高雅，虽无旁人在侧，仍是两腿侧叠，一幅温文有礼的模样，不比方才钱凌异的恶形恶状。卢云看在眼里：心中便想：“我这袍子可真讨人欢喜，先给钱凌异躺过，现下艳婷也来坐上一坐，简直比面摊的凳子还好用。”

艳婷方才坐下，那钱凌异已是按耐下住，只听他叫道：“小姑娘别叹气！我来陪你解闷啦，哈哈！哈哈！”霎时一个人影跳下梁来，正是钱凌异来了。刘凌川虽不愿生事，但师兄下场，他也只好也跃了下来。两人一前一后，已将庙门堵住。

艳婷吓了一跳，没料到有人躲在这儿，惊道：“又是你们这群坏人！”钱凌异笑道：“什么坏人不坏人的？当年天山一趟游玩，大家不是有点情份吗？怎么翻脸不认人啦？”

艳婷见他色眯眯地不怀好意，忙跳了起来，挚剑在手，喝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钱凌异淫笑道：“干什么？老子什么都干！”说着便要上前搂抱。这钱凌异生平好色，那日在燕陵镖局中，便是他设下逼奸招供的恶毒伎俩，他在天山畔见了艳婷的丽色，早已按耐不住，此时见四下无人，便有意染指于她。

艳婷急道：“你放尊重点！我师父就在附近，你别想乱来！”-这话倒提醒刘凌川，当即劝道：“四师兄别要乱来！长洲城里高手云集，这女孩儿又是九华山的弟子，你要招惹她，一会儿青衣秀士找上门来，只怕咱们讨不了好。”钱凌异呸了一声，道：“九华山不过那三两只猫儿，算得上什么东西？百花仙子那骚娘儿弄死了张之越，青衣秀士到现在也还报不了仇，根本是只纸糊老虎。”

艳婷怒道：“不许损我师父！”钱凌异淫笑道：“啊吆！小妮子发火了，还真浪得厉害啊！爷爷给你消消火吧！”艳婷大怒，霎时拔剑出鞘，跟着举剑便刺，这招是九华山嫡传的“飞濂剑法”，艳婷虽然功力较浅，但这套剑法以轻功为底，艳婷仗着身手灵动，乍然使出，竟丝毫不见稚嫩。刷刷两声轻响，已将钱凌异逼开一步。

钱凌异笑道："好一招"飞濂剑法"啊，杀人不成，杀鬼倒是不难，不知张之越那死狗在地狱杀了多少只啊？"艳婷听他侮辱死去的师兄，忍不住眼眶一红，手上长剑更是劲急，使得全是杀招。钱凌异见她身法曼妙，不由得色心激荡，只想早些将她剥光，好来按住宣淫。他淫笑两声，便要拔剑动手，刘凌川知道师兄剑法厉害，只怕一动手便伤了这名女弟子，忙道："四师兄，难得遇上别派弟子较量，就让我试试左手剑吧！"他一来想藉机放走艳婷，二来他残废已久，不曾与人真刀真枪的较量过，此刻便想磨练一番。

钱凌异笑道："那好啊！只是你出手当心点，可别画花她的嫩脸蛋了！"

艳婷大怒，喝道："你们好狂妄！"娇叱声中，已然刺出十来剑，剑光霍霍，只逼得昆仑两名好手四下闪避。

刘凌川见艳婷攻敌心切，但招式却不散乱，心下也是暗赞青衣秀士调教有方。他抓准空档，轻叱一声，左手剑已出，剑尖便往艳婷手腕点去。这招快捷无比，乃是"剑浪"中的绝招，当下逼得艳婷跳开了一步。

两人各持长剑，转瞬间便拆了四五招。九华山剑法以轻功为基，端的是轻灵优雅，这艳婷又是个美貌女子，只见她身法飘动，如同舞蹈，只把钱凌异看得口水直流，两眼到处乱瞄，神态猥琐难言。

艳婷初逢大敌，只得抖擞精神，把一套师传剑法舞得密不透风，她学剑虽只六七年光阴，但凭着心细如发，做事耐性十足，这套"飞濂剑法"竟然学得极道地。十余招一过，她见刘凌川奈何不了自己，心下惧意渐去，求胜心炽，更是步步进逼。

刘凌川断了右臂后，剑法火喉剩不到一半，斗了好一会儿，他见自己身为一个成名剑客，居然拾掇不下一名低辈弟子，忍不住暗暗心焦。但他越是躁进，剑法越见散乱，几次力不从心，险些给艳婷杀到门面，逼得险象环生，当下转攻为守，紧看门户。

两人又斗几招，艳婷见刘凌川断了右臂，料来守不住身周右侧，便往他弱点猛攻，钱凌异站在一旁观斗，眼见艳婷剑法毒辣，当即骂道："小娘好狠，专挑人家弱处吃！"艳婷哼了一声，却不打话，只是加紧攻势。

顾倩兮见双方攻势不断，只怕艳婷有什么闪失，她心下微感担忧，轻轻拉了拉卢云的衣袖，要他出手相助。卢云却不惶急，他见艳婷剑走轻灵，招数精奇，虽只十八九岁年纪，但一交上了手，却是不落下风，想来久战下还有赢面，便对顾倩兮摇了摇手，示意忌她不必惊慌。

此时刘凌川守得多，攻得少，但他毕竟江湖经验丰厚，一时间仍不气馁，只在寻觅反败为胜的良机。斗到酣处，他气沈丹田，内劲发动，霎时一剑削过，这剑上下颤抖摇摆，宛若波浪，正是剑浪中的“瑶池碎波”，半年前卓凌昭曾在华山使将出来，出剑时如同狂涛怒潮，登令天下群雄震动。刘凌川内力虽不能与掌门相比，但这招剑法乃是他的看门功夫，乍然使出，也有大振声威之效。

果然艳婷见这剑隐含海潮之声，心下微微害怕，便往后头退开一步，钱凌异哈哈笑道：“五师弟不坏！左手也使得出“瑶池碎波”，不枉你两年来的苦练啊。”

刘凌川占得上风，心下不喜反愧，若在昔日，这招岂止能逼开艳婷而已，只要下手稍重，登可取了她的性命。自知左臂力道不足，尚不到当年的五成火候。他心下难受，霎时大吼一声，左手舞动，一剑倒披而下，钱凌异叫道：“好一招“青海飞腾”！”刘凌川有意试探自己的功力，这剑便用上了全力。

艳婷见这招“青海飞腾”气势不凡，万万不敢硬接，急急往右带开两步，她脚法轻盈，玲珑身段微微一扭，便已闪开。只听“当”地一声，地下已给刘凌川正劈一剑，只是他这剑功力不纯，只激起地下沙尘，没能斩裂砖石，反令长剑断折。

刘凌川见自己功力仍不到火候，忍不住沮丧万分，艳婷见他心神略摇，一剑急急往他右胸疾刺，刘凌川此时目光涣散，内心愁苦，一味怨天尤人地哀叹，竟不知艳婷来袭。

钱凌异大吃一惊，急叫道：“快闪开！”刘凌川猛地醒悟，待得抬头一看，剑尖已到胸口，欲待向后逃开，却是慢了一步。钱凌异急忙拔剑，猛向艳婷刺去，口中喝道：“快快撤剑，不然杀了你这小丫头！”

艳婷不加理会，长剑去得更急了。刘凌川名列昆仑十三剑，虽说已然残废，但也算是昆仑第-代的好手，艳婷若能打败此人，那定是耸

动江湖的大事，也是为此，她一心建功，竟无视于钱凌异的威吓，一幅同归于尽的神色。

这下变故来的好快，卢云冷眼旁观，万没料到刘凌川一个江湖老将，竟会在激斗中丧失心志，眼见这人便有穿胸之祸，而那艳婷也有受伤之虞，他急急从怀中掏出铜钱，伸指一弹，铜钱便往钱凌异的右眼射去，这下只要射实了，钱凌异不免有瞎眼之厄。

铜钱去势急快，钱凌异猛觉劲风凌厉，当下喝道："什么人！"百忙之中，急急回剑自救，只听"当"地一响，已将铜钱震开。只是他给卢云这么一缠，却无暇解救师弟之危，此时艳婷的长剑已到胸口，刘凌川面色惨白：心中又痛又悲："我刘凌川纵横西域，今日死在这小女孩儿手中。"长叹一声，索性将剑柄扔到地下，闭目待死。

便在这生死存亡的一刻，忽然天外飞来一剑，跟着运劲一压，已挡下艳婷夺命的绝招。众人见这招剑法博大精深都是为之一惊。钱凌异冷笑一声，先前他被铜钱暗算，已知附近有高手窥伺，当即道："点子是谁？快快现身吧！"

一人从庙门转了出来，此人身穿淡黄衫子，面容英挺，肤白胜雪，正是杨肃观来了！

庙里庙外五人同露惊愕，艳婷更是泪水盈眶，颤声道："是你！"相隔半年，她终于又见到了这名男子，心中直是激动难言。

钱凌异与刘凌川对望一眼，两人心中都是一凛，不知杨肃观有何阴谋。

卢云见杨肃观来得突然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一来担忧杨肃观受顾嗣源所托，前来长洲寻访顾倩兮回去：二来是怕他得了柳昂天之命，过来此地责罚伍定远。忍不住心头惴惴?

正想问，忽觉手上紧了一紧，卢云转头望向顾倩兮，却见心上人的一双妙目紧盯着自己，眼中满是取笑，似怕她的情郎自卑胆小，一见杨肃观的面，又要退怯逃走。

卢云看了她的眼神，心中便是一阵安慰，想道："倩兮这般望着我，定是担忧我喝杨郎中的醋，这才烦心害怕……唉，她待我这么好，我怎可再有迟疑退让呢？"当下微微一笑，轻轻回握，示意忌她不必担忧。

庙中五人或喜或忧，各怀心事，一时无人言语。

第九卷 神剑擒龙 第七章 讲和

杨肃观环顾庙内，迳向众人微微一笑，拱手道："簧夜忽临，不速之客，还请诸位原恕冒昧。"这几句话字字清脆，言语得体，说不出的悦耳动听。

刘凌川侥幸捡回一命，却料不到是杨肃观救了自己，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话，只嚅嚅嚆嚆地道："阁下……阁下为何出手相救？"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"大家本是武林一脉，并无深仇大恨，何必拼个你死我活？"

钱凌异与刘凌川两人对望一眼，心中都感讶异，不知杨肃观何以这般大方。那日华山一场大战，少林昆仑两派首脑对决厮杀，灵定大师更险遭卓凌昭杀死，怎能说双方并无仇怨？何况卓凌昭下手抢劫羊皮，便是从杨肃观手中夺去，钱刘二人心下猜忌，一时暗暗提防，怕他别有阴谋诡计。

钱凌异率先说话，喝骂道："姓杨的！你跑来长洲干什么？有什么阴谋，明白说出来！"

杨肃观微笑道："钱四侠言重了，在下路上听说了，据称贵派掌门苦心意旨，终于把铁精找出来了，这当口大概打出了绝世神兵吧？在此先向贵派恭贺了。"

钱凌异冷笑道："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少来这套无聊废话，我看咱们神剑之所以失落，八成是你派人干的！你自己招吧！"

杨肃观微微一奇，道："神剑被人夺走了？是谁下的手？"

钱凌异呸了一声，道："你还装什么？摆明是少林秃驴下的手！还敢狡赖？"刘凌川受了人家的救命恩情，倒也不愿出言侮弄，便答道："不敢有瞒，夺剑之人身法太快，咱们也看不清面貌，只是这人趋退如电，我家掌门防备不及，才给他得手了。"

杨肃观深深吸了口气，颔首道："嘿！我日夜兼程，还是晚了一步。"

刘凌川皱眉道："杨大人如此说话，莫非识得夺剑之人？"杨肃观摇头道："阁下不必多疑，总而言之，我定会协助贵山寻回宝剑，免伤双方和气。"

“和气”两字一说，众人都吃了一惊，刘凌川满面狐疑，道：“杨郎中，你救我一命，姓刘的很承你的情，只是明人不做暗事，大家摆明是仇人，你现下这样说话，不觉虚伪么？”

钱凌异讥嘲道：“他们朝廷中人都是一个样，要他们不虚伪，那可太阳打西边出来啦！姓杨的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快快放个屁出来吧！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，既然钱先生问起，我也明说了。我这次过来长洲，专为一件朝廷大事而来，想与你家掌门会商则个。”钱凌异哈地一声，道：“朝廷大事？你这话骗谁啊？你要有啥公干，何不上北京找江大人、刘大人说去，怎么跑来长洲乡下啦？”说着大笑起来。钱凌异正自笑骂，刘凌川却是心下一凛，道：“阁下真有事找咱们掌门？”

杨肃观颔首道：“此处不是说话地方，不便多说。在下只想请两位传话给贵山掌门，就说杨肃观明早登门拜上，请他务必接见。”

昆仑二人听了杨肃观要见卓凌昭，不由得心下诧异，刘凌川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可不巧了，我家掌门与人定了约会，明日正午于娄江口比武对战。杨大人明早若要拜访本山掌门，只怕多有不便。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打紧，你们先把这封信早上。卓掌门自知我的来意，”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封信，递了过去。

刘凌川满心纳闷，只得伸手接过，钱凌异眯着怪眼，冷冷地道：“杨郎中，明白说吧，咱们两家一向有仇无恩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杨肃观摇头道：“此刻不便多说，只请你们送上此信，真相自就大白。”钱刘二人知道杨肃观心机沈稳，行事厉害，虽下明他有何诡计，但此刻人多口杂，自也不便乡问，当下拿下书信，迳自离庙而去。

卢云也是满心疑问，一看两人离庙，便要飞身出去，找杨肃观问个明白，身形末动，顾倩兮却伸手拉住。卢云心下一凛，低声道：“怎么了？”顾倩兮微笑道：“人家艳婷姑娘有话要说，你别出去打岔。”

卢云探头去看，果见艳婷满面娇羞，痴痴地瞧着杨肃观，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诉说。卢云便算再笨十倍，也知道艳婷情有独钟，对杨肃观深有爱慕之意，此时自己贸然出去，不免坏了他俩独处时光。当下也只有按耐下来，免得打扰他俩人。

杨肃观见昆仑门人离去，便对艳婷一笑，温言道：“艳婷姑娘，半年不见，别来无恙？”

艳婷与他眼神相对，忽地满面通红，她肤色白腻，此时脸上挂着一抹红晕，好似施了腮红，看来倍加动人。杨肃观见她不答，便又道：“方才你那招剑法好生厉害，险些要了人家剑浪的性命。下次出手可得留情些了。”艳婷别过头去，轻轻地道：“再厉害也没用，还不是给你轻而易举的破去了。”语气竟是微有怨怼。

杨肃观是个情场百战的男子，当年初见面，便知艳婷对自己有情，此刻再见她柔情荡漾的神态，便知她对自己爱慕甚深。便微笑道：“方才我是救人心切，这才出手代应一招，绝非有意不敬，还请姑娘莫要责怪。”艳婷听了“责怪”两字，登时低下头去，道：“我只是个寻常小姑娘，你却是朝中大臣，我怎敢责怪你什么？”

杨肃观见她闷闷不乐，当下弯身凝视艳婷，道：“快别这么说了，没了朝廷身分，我杨肃观不也只是个寻常人？”艳婷不敢与他目光相接，往后退开一步，杨肃观却将腰间令牌解下，交在艳婷手上，微笑道：“来，这当口换你做官，我当百姓。好不好？”语气轻柔，直像兄长与么妹说话，尽在哄艳婷开心。

艳婷啊了一声，这兵部令符自来便是朝廷威权所系，乃是要紧东西，万没料到杨肃观会将令牌交给自己。她颤巍巍地伸手接过，怔怔拿着，忽地叹了口气，又将令牌递了回去。

杨肃观却不来接，笑道：“怎么了？不过当这么会儿官，便不想做了？”艳婷听了说笑，脸色却是黯淡，她侧开头去，幽幽地道：“这东西再好，我也只能拿个一时半刻。留着做什么？”说话间，握著令牌的小手微微发颤，泪水更已盈眶。

杨肃观见她眩然欲泣，当下走了过去，左手扶住她的腰，艳婷见他行止太过亲昵，脸上一红，想要闪开，杨肃观却低声道：“别动。”霎时已将令牌悬在她的腰带上。

艳婷愕然道：“这……这是……”杨肃观微笑道：“姑娘若是喜欢这令牌，那便送给你了。将来要是遇上事情，你差人把这块令牌送到京里，杨某定会为你打理。”艳婷听了这话，眼中露出喜悦的光芒，颤声道：“你这话当真？”杨肃观颔首道：“杨某言出必行。”

艳婷大喜，取下令牌，放在手上细细把玩，只见上头镶着篆文，乃是“兵部职方司”五字，只是她识字不多，如何认得出来？但也不敢多问，就怕杨肃观看她不起。一时脸泛红晕，纤手轻抚令牌。杨肃观则挂着一幅微笑，低头望着她。

这艳婷在卢云面前，何等聪明活泼，直把他这个呆头书生整得死去活来，哪知到了杨肃观面前，却成了娇羞难抑的模样，顾倩兮看在眼里，忍不住掩嘴轻笑。她从卢云腰间取过印信，正是知州令牌，跟着往卢云面前一晃，口唇轻动：“你这牌子是我的了。”

卢云任官不久，加上生性朴实，不喜随身携带这些印信令符，若非今夜有事，怕又会搁在府里了。他见顾倩兮煞有介事地握着，忍不住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这年头真可怪了，怎么大家都喜欢收藏令牌？下次也找仲海要一块好了。”

卢云哪知道女孩儿的巧思，他若学着艳婷的娇嗲模样，去找秦仲海要那令牌，不免把这个虎林军统领吓得全身发软，落荒而逃了。

良久良久，杨肃观笑了笑，道：“艳婷姑娘，你可知伍制使也南下了？”艳婷听他忽然提起伍定远，忍不住哦了一声。她眨了眨眼，道：“你到江南来，是来找他的？”

杨肃观微笑道：“那倒不完全是。我此来长洲，只为一件朝廷大事而来。”艳婷一头雾水，摇头道：“朝廷大事？那是什么？”

杨肃观微笑道：“你可知方才那封信是谁写的？”适才杨肃观取出一封书信，交在刘凌川手里，艳婷自是看得明明白白，她怔怔地道：“不是你写的，难道还有别人么？”

杨肃观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。方才那封信是柳侯爷亲笔所就的密函，托我南下转给卓凌昭，请他一同对付江充！”此言一出，神像后的卢云、顾倩兮，神像前的艳婷，莫不大吃一惊。

杨肃观不去理会，袍袖微拂，沈声道：“我此行身怀柳门使命，便是为策反卓凌昭而来！”卢云听说柳昂天竟有亲笔密函，自也震惊难言，他脑中乱成一片，想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侯爷不是派咱们过来拿人么？到底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”顾倩兮见他面色难看，知道卢云极为烦心，但她不明内情，自也不敢多言。

艳婷自也听过柳昂天的大名，知道他是朝中三位首脑之一，她呆了半晌，道："这种机密大事，你……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"这话问到了要紧处，卢云急忙屏气凝神，细细来听。

只见杨肃观面色凝重，叹道："若要策反卓凌昭，绝非易事，其中有处关节更是为难异常。我左思右想，实在找不出法子解决，也只有请妹子过来帮忙了。"

杨肃观平日一本正经，哪知忽以妹子称呼艳婷，换做旁人来说，不免有些轻挑，但他此刻言语殷切，求恳之情颇真，非但不让人觉得突兀，还多了好些亲近之感，仿佛艳婷真是他的亲妹-般。

艳婷本就不知朝廷是非，哪管杨肃观要策反谁，待见他满面期待的望着自己，不由脸上晕红，侧过头去，道："别这样说……只……只要我帮得上忙，我定会尽力而为。"她回眸看着杨肃观，轻声又道："不管有多为难，为了你，我都会去做。"最后这句话细如蚊鸣，料来只有她自个儿听得见，便似自言自语一般。

杨肃观听艳婷一口承诺，登时喜道："有你亲口应允，那就好办了。艳婷姑娘，我想请你劝一个人。"

艳婷微微一奇，没料到他是以此相求，愣道："劝人？我人微言轻，什么人肯听我劝？"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人很关心你的，他便是救过你性命的伍制使。"

艳婷啊了一声，道："伍大爷？你要我劝他什么？"

杨肃观叹道："我希望他放过卓凌昭。"

艳婷吃了一惊，脸上的红晕慢慢褪去，低声道："你想叫他别报仇？"

杨肃观颔首道："姑娘果然聪明，为了朝中大局，我别无选择。"

卢云听了这话，脑中电光雷闪，霎时明白了来龙去脉。为何柳昂天答应接下燕陵镖局的案子，却又不让伍定远南下，另派自己与杨肃观过来，原来早在京城时便已筹划妥当，只等着策反这位昆仑掌门，好来将江充一军。只是昆仑门人与伍定远仇深似海，当日若要明说此计，不免让伍定远心怀不忿，料来为了这个缘故，索性连卢云一并瞒住，恐怕连秦仲海也不知情。

霎时之间，卢云只觉疲倦无比，想起伍定远孤身一人南下复仇，更觉愧对于他，杨肃观察言观色，他见艳婷摇头不语，料知她心中有所疑惑，又劝解道："咱们这么做，不只是为了柳侯爷，也是为了大家好。当今江充势力庞大，咱们既然正面与这奸臣对敌，就不能没有奥援。伍制使若要蛮干，不免害人害己，到时可就难办了。"

艳婷听了这话，只走开两步，转头望向庙外。此刻月色皎洁，映照地下，如同诗境。想起伍定远那张诚恳黝黑的大脸，忍不住轻叹一声，道："杨大人说的这些朝廷大事，我是不懂的……只是那时咱们在神机洞里遭逢生死大险，伍大爷不惜自杀，也不愿接受卓凌昭的恩情，现下你要他与昆仑山和解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"

卢云听了艳婷的说话，心中暗暗称赞："艳婷姑娘很是了解定远，算是他的红粉知己。"

杨肃观皱起眉头，道："姑娘所言，未必是真，说来卓凌昭与定远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咱们少林寺才是燕陵镖局一案的苦主，只要对他晓以大义，相信定远为官多年，定会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。你说是么？"艳婷听他娓娓道来，自是无法反驳，她沉吟良久，道："便算我想劝他，但我人微言轻，与伍大爷不过萍水相逢，非亲非故，他怎会听我的劝？"

杨肃观摇了摇头，上前一步，道："姑娘切莫妄自菲薄。你可知道，伍制使好生挂记你？"艳婷听了这话，身子竟是微微一颤，道："他……他挂记我……"

杨肃观点头道："没错。伍制使好生欢喜你，便是为了这番情意，天下虽大，也只有你才能说得他回心转意，让他忘却这段仇恨。"他凝视艳婷，柔声道："姑娘，求你务必帮忙。"

耳听杨肃观要她接近别的男子，艳婷忽地泪水盈眶，她望着杨肃观，全身颤抖不已。

杨肃观不去理会，柔声只道："姑娘，你答应了？"艳婷泪水滑落双颊，悲声道："杨郎中，我不管别人，你可知道，我……我也好生欢喜你！"霎时之间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纵身入怀，紧紧抱住了杨肃观。

杨肃观任凭她抱着自己，伸手轻抚她的秀发，柔声道："定远是个重情义的汉子，他几番为你舍去性命，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"艳婷本将

脸蛋藏在杨肃观的怀里，待听他这般说话，那比推开还让她难堪，当下哇地一声，哭了出来，伸手将杨肃观一推，掩面奔出庙门。

杨肃观轻轻叹了口气，他望着艳婷的身影，似乎颇为无奈，脚下轻点，便也追了出去。他二人轻功造诣都是不凡，转瞬间便奔得无影无踪。

卢云见二人离庙而去，霎时便是重重一声叹息，他两手抚面，背靠着神像，神情十分消沉。

顾倩兮知道他心里不快，当即握住了他的手，柔声道："你先别烦，把事情想清楚再说。"

卢云摇了摇头，道："说什么推心置腹、促膝长谈，连这等大事也不稍个信给我，我这知州又算得上什么？定远千里远走京城，又算是什么？"说话间，神情十分萧索。

顾倩兮劝解道："你别怪杨肃观了，我认得他一年多了，他这人外表温和，其实性子很能忍，我想只要为了你家侯爷，他什么都放得下。"

卢云不想多说，点了点头，携着顾倩兮的小手，便要站起，忽听门外传来一名少女的叫唤："师姐！师姐！你是不是躲在这儿啊？快点出来吧！我跟你陪不是了。"这声音满是娇憨，却是娟儿到了。

卢云见娟儿到来，忙拉着顾倩兮坐倒，此时他与顾倩兮孤男寡女躲在破庙之中，自不愿与人相见，免得被这口无遮拦的小女孩儿取笑，当下便要等娟儿离去，再行离开。

娟儿叫了一阵，跟着便走进庙来，后头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，道："娟儿姊姊，你别乱走啊。"那声音痴痴呆呆，却是阿傻跟来了。他身材高大，入庙时居然要弯腰斜身，以免撞着头顶，身材实是威武过人。

娟儿不去理他，伸了个懒腰，猛见地下摆着件衣衫，忍不住咦了一声，道："这是谁的衣服？怎么会放在这儿？"说着跳了过去，一屁股坐倒。阿傻模样痴呆，指着地下，傻呼呼地道："你坐到衣衫上了。"娟儿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你管我？找了伍定远一整晚，师姐又乱发脾气，真是累死我了。啊，先睡上一阵再说。"说着自行往卢云外袍上一躺，真是要睡了。

阿傻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我也要睡。”娟儿笑道：“不行，你去守在门口，若有坏人来了，你可要叫我起来。”阿傻哦地一声，道：“若是师父来了呢？”娟儿忙道：“那更要叫我起来，免得挨骂啊！”

阿傻哈哈笑道：“你说师父是坏人。”娟儿笑骂道：“死阿傻，说话居然还懂得拐弯子。”她望着阿傻，脸上柔情忽动，唤道：“阿傻你来。”

阿傻依言走近，缓缓蹲在她身边，却是一脸茫然。娟儿从怀中拿出一只物事，交在阿傻手里，道：“来，这个给你。”卢云从神像后头望去，见是只金锁片，这类物事多为小儿满月时，父母亲友的馈赠，看娟儿对待阿傻这个神态，真当他做孩童了。

娟儿拿着金锁片，念着上头的字：“阿傻不傻，嘻嘻哈哈，岁岁年年，永保安康。”她微微一笑，把东西放入阿傻的怀里，笑道：”这个送给你，可不许拿去赌了。”阿傻嘿嘿一笑，又将锁片拿了出来玩耍，看他这个模样，要不三天便会弄得不翼而飞。

娟儿轻抚他的头顶，温言道：“阿傻，最近有没有好一些？可曾想起过去的事了？”她平日说起话来都是漫不经心，但此时却正经无比，好似阿傻的母亲一般。阿傻裂着大嘴，笑道：“有啊！昨天的鸡腿很好吃，我现在都还想着呢！”

娟儿啐了一口，道：“跟你说正经的，你想起以前的事了吗？”阿傻想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像没有。”娟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快点想起来，我每日看你这样傻不隆冬的，心里好难过。”说着在他巨大的脸颊上轻轻抚摸，很是心疼。

这阿傻少说有四十来岁了，非只两鬓斑白，尚且还是个神智不清的病人，看娟儿对他这个模样，别要对他动了真情，否则日后有得受了。卢顾两人看在眼里，都是暗暗摇头。

阿傻给她摸了一阵，好似挺舒服一般，裂着大嘴搔笑，身子更往娟儿靠去，硬要她抱在怀里。卢云心下暗暗吃惊，想道：“好你个阿傻，看不出模样呆滞，豆腐倒是懂得吃。”

顾倩兮见他面露惊叹，低声便笑：“怎么了，你也想做傻子么？”卢云面色尴尬，心道：

“姑娘家的心思当真细密，一会儿便给她看出来了。”

阿傻躺在娟儿腿上，一幅乐不思蜀的模样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娟儿姊姊的身上好香。”抓住卢云的袍子乱擤鼻涕，一时口水鼻涕都抹了上去。卢云心下惨然，心想：“这件袍子不能要了。”

便在此时，忽见一人从门口走进，这人行止有如鬼魅，竟是落地无声，走动间更是泥尘不起，卢云心下一惊，以他耳音之利，此人到来，他居然一无所觉，不免颇为骇异。

只听娟儿低声道：“师父！”卢云急看，只见这人带着一张人皮面具，正是青衣秀士到了。外传此人轻功天下第一，此时卢云亲自领受，果觉传言不虚。

青衣秀上见阿傻在地下乱滚，劈头便问：“你们师姐呢？”娟儿道：“师姐方才先走一步，我见她往这庙里来了，这才追过来瞧瞧，谁知她又跑得不见踪影。”

青衣秀士嘿了-声，道：“我不是要你们三人互相照看么？怎又分开？是不是你顶撞师姐了？”青衣秀士自来料事如神，果然一语中的，娟儿低下头去，道：“师姐脾气好大，阿傻也没有怎么样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看来师姊妹俩定是为了阿傻争执，却不知为了什么事。

青衣秀七摇头叹息，道：“你们师叔死了一年多，至今大仇未报，你们师姊妹就整日吵吵闹闹，对得起你师叔生前的教诲么？”娟儿念及张之越待己的恩义，霎时垂下泪来。

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眼见阿傻兀自在地下滚闹不休，摇头道：“既然找不到伍制使，那便带他起来吧，咱们先回城里，与你师姐会合再说。”娟儿松了口气，拉住阿傻，叫道：“阿傻，咱们走了！”阿傻却笑嘻嘻地道：“这里很好玩，我不要走！”

娟儿嗔道：“师父生气了，你还不懂得走吗？”

眼见阿傻一股脑儿地赖在地下，青衣秀士轻拂袍袖，劲力到处，阿傻身不自主地站了起来，卢云看在眼里，心下暗暗佩服：“青衣掌门好高明的袖劲，不愧是九华山的掌门。看他武功如此高明，定不在四大金刚之下。”

青衣秀士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娟儿见他转身离开，拉着阿傻的手，便也追了上去，也是走得急了，那阿傻一个防备不及，陡

地撞上了门楣，只听砰地一响，竟给他撞坍一块。这下力道不轻，阿傻往后便倒，额上鲜血长流。娟儿吃了一惊，忙蹲下身去，叫唤道："阿傻！你没事吧？"

娟儿见他一动不动，双日紧闭，深怕有所闪失，便要去叫师父。却在此时，阿傻身子微微一动，猛地睁开双眼，跟着站起身来。

娟儿松了口气，嗔道："坏阿傻，平日也不小心点，脑袋疼不疼？"说着取出手巾，便要替阿傻擦拭。哪知阿傻微微一笑，竟将她轻轻推开，自行伸袖去擦。

平日阿傻对她极为依恋，从来不曾违背自己半点，娟儿有些诧异，凝望着阿傻的脸孔，道："阿傻，你还好么？"阿傻听了问话，摸了摸脑袋，茫然便道："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"

娟儿听他开口说话，迷糊情状一如平常，登时放下心来，拍着胸口道："好险哪！我还以为你伤了脑袋。"阿傻喃喃地道："我……我伤了脑袋？"他抬起头来，茫然道："这是什么地方？兄弟们呢？"娟儿眉头皱起，道："阿傻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"

只见阿傻神情严肃，鲜血正从额角伤口流下，原本他老是嘻皮笑脸，此时鲜血披覆脸面，望之竟有些狰狞。娟儿与顾倩兮看在眼里，都有惊惧之感。

阿傻茫然站立，似乎不知身在何方，过了半晌，抹去脸上血迹，俯身望向娟儿，道："小姑娘，你可曾见到我的弟兄？"

娟儿听他说话不对，只吓得花容失色，此时青衣秀士也已转回，娟儿急忙拉住师父，惊道："师父，阿傻他……他怪怪的……"她原想说阿傻疯了，但这阿傻早得失心疯症，焉能再疯-次？可是看他这幅模样，却又不像是平日的嘻笑情状，只好说他变得"怪怪的"，卢云与顾倩兮见阿傻的神情大异平日，也是颇感讶异。

阿傻深深吸了口气，转头望向四周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摸着下颚，道："此处是何所在？姑娘可否示下？"娟儿见他举止有异，说话用词也自不同，似乎变得颇有学养，她又惊又喜，忙回话道："这…这里是长洲城……"阿傻奇道："长洲？我不是在神鬼亭么？"

娟儿吓了一跳，道："神鬼亭？什么神鬼亭？"阿傻不答，只低头望着自己的双手，大声道："我的方天画戟呢？谁拿走了？"娟儿见他

失心疯一般，连忙奔上前去，拉住他的大手，叫唤道：“阿傻！你醒醒啊！我是娟儿啊！”

阿傻闭目不语，好似在想什么，他给娟儿缠了半晌，忽地低吼-声，将她一把推开，眼光撇去，见到了青衣秀士，沈声便喝：“阁下是谁？小女孩儿话说不明白，你来说！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青衣秀士见他眼神满是杀气，只退开一步，并不打话。阿傻喝道：“兄弟们呢？大都督呢？你给我说，他们到哪去了？”

娟儿原本摔在地下，此时又爬起身来，一步步走向阿傻，柔声道：“没有兄弟，没有大都督，只有娟儿和师父，阿傻，你醒醒啊！”她想握住阿傻的手，待见他面带杀气，一时又是不敢。

阿傻抱住了脑袋，好似在思索什么，只见他眉头紧皱，口中狂吼不断，端是吓人。青衣秀士却只袖手旁观，好似在细看他的举措。

阿傻脸上鲜血长流，霎时神态凶狠，仰天吼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弟兄们去哪里了？”他出声大叫，宛若半空里打了个霹雳，娟儿给他这么一吼，吓得哭了，连连叫道：“阿傻！你不要这样！”

阿傻伸手往墙上打去，轰地-响，土石纷飞，墙上登给他打出一个大洞，只听他悲吼道：“贼子！你们明里招安，暗里却派人暗算，枉我小吕布从中调解，却把大都督害了，奸臣！你好狠的心！”说着猛将衣衫撕裂，露出背后狰狞的刺花，众人看得清楚，只见上头刺着头猛虎，旁书“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”两行字。

娟儿又急又怕，拉住师父的衣袖，哭道：“师父，阿傻他疯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”

阿傻怒目望向青衣秀士，霎时冲向前去，狂吼一声，举掌击落，一时风声大作，青衣秀士足不点地，轻轻飘开三尺，躲开了这掌。

掌风扫过，地下泥沙飞溅，激起满室尘埃。阿傻掌力连击，但青衣秀士身手轻盈，总是击他不到，一旁娟儿早已吓得傻了，只是哭道：“阿傻！你不要这样，他是师父啊！”那阿傻不加理会，双掌连舞，全力向青衣秀士进击。

眼看阿傻势若疯虎，已要杀到面前三尺，青衣秀士忽地立足不动，跟着将脸上面具解了下来，阿傻原本进击甚猛，蓦地见了他的脸面，忍不住惊道：“是你！”

卢云与顾倩兮躲在神像后，眼中却看得明白，月光照下，面具后的一张脸清瞿俊秀，却是一名五十来岁的中年文士，右脸颊上却刺着一处金印。

阿傻陡见了这张脸，霎时抱住了他，跪地痛哭，大声道："弟兄们呢？"

青衣秀士幽幽地道："死了、散了。"

阿傻全身剧震，喘息道："我娘子呢？"

青衣秀士目露怜悯，道："言振武战死，二娘至今下落不明。"阿傻闻言，涕泪纵横，青衣秀士见他痛不欲生，伸手轻抚他的头顶，说道："替天行道，宛若春梦。五虎各奔前程，只余你一人犹在梦里，真耶幻耶……"说着取出一枚银针，对着阿傻的后颈刺入。

娟儿躲在一旁观看，又惊又怕，待见师父的举止有些奇异，忍不住惊道："师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"

青衣秀士淡淡地道："我要他傻下去。"

娟儿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"为什么？他……他醒了不好么？"青衣秀士将面具戴上，叹道："当此乱世，明白人不如一个疯癫子，还是让他继续睡吧。"

娟儿茫然不解，道："师父，我……不懂……"青衣秀士不答，迳自在阿傻的肩上拍了一记，内劲到处，阿傻登时醒了过来，只见他摸着额头，大声哭道："是谁打我！我的脑袋好痛！呜呜……呜呜……"跟着往娟儿怀中靠去，脸上又挂着痴呆的神情。

娟儿望着师父，手中揉着阿傻的额头，低声道："师父，他…他又变成这个模样了……"

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道："你好生照顾他，咱们这就走吧。"说着自行走出庙门。那阿傻摸着额头上肿起的硬块，兀自哇哇大哭，娟儿叹了口气，拿出怀中的手巾，替阿傻包扎头上伤处。

卢云从神像后头望去，只见娟儿坐在地下，脸上却流下两行清泪。

一连见了这许多事情，已到二更时分，卢云与顾倩兮又沿江寻访一会儿，眼看伍定远踪影全无，只得打道回府，两人各怀心事，路上默默无语。

行到知州府门，顾倩兮问道：“找不到伍制使，明日该要怎么办？你有什么打算？”卢云叹了口气，尚未说话，忽听一个轻越的声音道：“卢知州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卢云听这声音好熟，急忙转头去看，一人正自站在巷口，却是杨肃观到了。

卢云心下一凛，当下不动声色，拱手便道：“杨郎中来的好早，可是为定远一事而来？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卢知州消息果然灵通，想来定远离京一事，你也知情了。”

卢云不善作伪，听他提起伍定远，霎时想起庙中杨肃观说过的那些话。他双眉一轩，开门见山地道：“先别谈定远，据说杨郎中有意与卓凌昭和解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杨肃观听他责问，却是面带微笑，竟是不急着回答。他走开两步，往顾倩兮看了一眼，叹道：“倩兮啊，你怎么离家出走了呢？你家二姨娘还找到我家来了呢，真是给你害惨了。”

卢云见他避而不答，心中虽有千言万语想说，也只好硬生生地忍住。

顾倩兮掩嘴轻笑，歉然道：“真是对不住了。我家姨娘做事向来莽撞，希望没太搅扰你。”

杨肃观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几日我好生心焦，就怕你路上遇上了什么坏人，唉……早知你是随卢兄过来长洲，那我也不必着急了。”卢云站在一旁听着，却也插不下嘴。

顾倩兮见情郎若有所思，当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卢郎，此时夜深，咱们便请杨郎中回府过夜，你说可好？”说着伸手出去，挽住了卢云的臂弯，她向来心思细腻，此时见卢云神思不属，便有意在杨肃观面前与他亲昵，也好安他的心。

卢云兀自在想卓凌昭的事，却不曾注意这些细节，当下道：“杨郎中远来是客，咱们自需招待。”说着推开大门，伸手肃客，道：“杨郎中，请进吧。”

杨肃观哈哈一笑，作揖道：“我正愁找不着地方过夜，如此多谢了。”他见顾倩兮与卢云神态亲密，却无妒嫉之情，神态泰然自若，仿

佛无事人一般。

众人入到厅里，此时青衣秀士等人早已回来，仍在厅上等候。杨肃观向青衣秀士拱手见礼，道："青衣掌门，久违了。"青衣秀士见他忽尔到来，自也讶异，便道："杨郎中此来长洲，也是为"洪武天炉"而来么？"

杨肃观笑道："那倒不是。在下此行另有公干，只是顺道拜访咱们卢知州的。"他这话举重若轻，不必明说自己要与卓凌昭会面，只轻描淡写地带过问话，端的是高明。

顾倩兮见不着艳婷，心里有些担忧，便问道："艳婷姑娘呢？怎没见到人？"

杨肃观轻咳一声，正要说话，却听一个温软的声音道："我在这儿。"众人转头一看，却见艳婷轻轻盈盈地从内厅出来，原来她早已回府了。只见地面上兀自挂着泪痕，不住回避杨肃观的目光，神色中尽是无奈忧伤。卢云与顾倩兮对望一眼，都在暗自猜测，不知后来她与杨肃观间发生了何事。

卢云见夜已深静，众人又是各怀心事，便道："既然定远下落不明，咱们也只有静观其变了。请大家赶紧歇息，明日等定远出面以后，咱们再行定夺吧！"

青衣秀士颔首道："伍制使虽然行踪难测，但我看他日间出手时身法快极，武功大进，明日他与昆仑山决战，未必会吃亏。大家不必太过担忧。"众人纷纷点头称是，各自回房去睡。

卢云回到房中，正欲歇息，忽听有人叩门，卢云心道：此际夜深，莫非是倩兮来访问？"看来顾倩兮怕他喝杨肃观的醋，半夜间还来软语相向，卢云微微摇头，心想："倩兮可真不解的性子，我卢云有这般小气么？"打开了门，却见门口站着一名年轻男子，正是杨肃观。

卢云微微一凛，心下有些提防，问道："深夜之中，杨郎中可是有事？"

杨肃观不答，迳从他身边擦过，走入房中，便在几旁坐下。卢云见他有些无礼，不由得皱起眉头，不知他有何用意。

卢云尚未开口，杨肃观提起茶壶，自行斟了杯茶，微笑道："卢知州，时候晚了，本不该打扰，只是我这里有几件事与你商量。迟了便

怕坏事，请你多海涵。”

卢云站立不动，淡淡地道：“深夜之间，杨郎中有话便请快说。”他听说柳昂天有意策反卓凌昭，但自己事前却一无所闻，心念于此，忍不住有些不悦，口气自也不善。

杨肃观听他催促，反而更加好整以暇，他喝下口茶，缓缓地道：“那日我一出京城，韦护卫便差人送来消息，说定远辞官离京，已然南下，只怕是冲着卓凌昭而来，我见情势不利，一路快马加鞭赶来长洲。唉……谁知还是比定远晚了一步……”

卢云冷冷地看着他，道：“定远为何辞官，不知杨郎中可有见解？”口气森厉，颇有逼问的意思。

杨肃观倒是坦然，道：“此事不难理解，定远必是不满侯爷的派令，这才擅自离京。”

卢云早已料中此事，只是他怕伍定远前程受累，便缓下口气，问道：“侯爷知道此事后，可曾大发雷霆？”杨肃观道：“侯爷肚量一向很大，不会为了些许小事计较。这点你可以放心。”

卢云松了口气，又问：“照你看来，明日定远与剑神之战，谁胜谁负？”杨肃观闭上了眼，道：“此事不必多谈，定远是输家无疑。”卢云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定远这一年来练功不坠，武功早非昔比，大家都是看到眼里的。说不定定远早将武艺练到绝顶之境，那也不无可能。杨郎中如此说话，不是长了他人的志气么？”言语之中，略略透出不满之情。

杨肃观见他不悦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卢知州，我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已知道侯爷的密谋了吧？”卢云听闻“密谋”二字，登时想起在庙中听闻的事情，这杨肃观果然精明，看来他已知晓自己与顾倩兮躲在破庙之事，卢云轻咳一声，点了点头。

杨肃观见他坦承，立时道：“卢知州，咱们此番对付昆仑山，并非要抓人入狱，灭人满门，而是要逼他们在大堂之上供出证词，好与江充对质。你说是也不是？”卢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杨郎中所言不错，咱们此来并非要剿灭昆仑山，而是要扳倒江充。”

杨肃观抚掌微笑，颔首道：“卢知州快人快语。此番便能杀尽昆仑满门，却也无助于侯爷一统朝政的大业。此处不可不察。”他顿了一

顿，又道：“只是我左思右想，看那卓凌昭武功高强，御下又严，咱们便算抓了几个昆仑门人，怕也逼不出什么供词，若要扳倒江充，非跟卓凌昭联手不可。”卢云目光向天，冷然道：“便是为此，你才想出策反卓凌昭的计策？”

杨肃观见他神色不喜，料知他性格耿介，不愿与卓凌昭携手，当即道：“你别动气。那日在都督府上，只因定远在场，侯爷才不便向大伙儿明说这个计策，只怕他会拂袖而去。咱们也是不得已，只好虚与委蛇，把实情瞒住了。”

卢云沉默半晌，道：“先别说定远了，杨郎中此计再妙，人家卓凌昭与江充交情深厚，杨郎中有何妙计，却要与此人结交？他会领情么？”

杨肃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此节何劳知州担忧？卓凌昭与江充一是豺狼，一是虎豹，两人打相识便不安好心，全无真交情。若要说动卓凌昭投靠我方，绝非什么难事。”卢云摇头道：“话是如此说没错，但卓凌昭弃江投柳，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。”

杨肃观摇头道：“好处可多了呢。侯爷吩咐下来，只要卓凌昭能与我们联手，咱们以后也不再追究他的刑责，本寺方丈那里，我也有把握说动。日后他海阔天空，与武林正道和平相处，咱们则除掉了朝廷一大祸害，说来大家都有好处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卢云心乱如麻，回想当年与伍定远一同流亡的惨状，那时自己还曾亲受卓凌昭一掌，九死一生之际，才勉强逃得性命。这人冷酷残暴，眼下若要与他妥协，就算能推倒江充，还是不免中心有愧。他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燕陵镖局一案改变定远一生命运，咱们真与卓凌昭联手，凶手从此逍遥法外，却教定远情何以堪？他是万万不会答应的。”

杨肃观道：“其实定远与卓凌昭之间并无什么深仇大恨，说来一切都只因一个燕陵镖局，你我好好同他商量，定有转圜余地，可别食古不化了。”

卢云听他说得容易，忍不住气往上冲，大声道：“好！就算定远不再追究此案，但我们这般干法，燕陵镖局满门都算是无辜死了？人家死了几十条人命，你身为少林子弟，又于心何忍？”

杨肃观淡淡地道：“为了除灭奸臣，咱们只好委屈一时，这也是不得已的法子。卢知州熟知兵法，当知其中轻重缓急。”他取过茶碗，啜

饮一口，又道："江充势力庞大，一日不除，天下间不知有多少人要受害，卓凌昭武功虽高，却只是一介草芥，为祸有限，两者若取一人优先除之，卢知州怎么说？"

卢云曾在柳昂天面前提出重振朝纲之计，自是熟知朝中局面，听得此言，已是难以推拒，只得道："此事我无异议，只要定远能够答应，我便好说话。"杨肃观知道他在推搪，当下便道："我若能找到他人，自会事先同他去说。只是眼前时机紧迫，就怕还没遇到伍制使，咱们便与卓凌昭议定了价码，到时可就对不起他了。"

卢云嘿地一声，道："照这般干法，只怕定远勃然大怒，一气之下，咱们怕连朋友也做不成了。"

杨肃观微笑道："这个请卢知州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"卢云哦地一声，道："什么安排？"

杨肃观淡淡地道："英雄难过美人关。"卢云恍然大悟，知道他要请艳婷出来说项。想来伍定远看在艳婷的面上，定会有所让步。

卢云见他胸有成竹，自己也不便再表反对之意，拱手便道："既然杨郎中已有安排，也曾知会于我，尽管放手去干。若有什么需要相助之处，不妨通知一声。"

柳门四人中，其实卢云的固执还在伍定远之上，杨肃观见终于说服这个难缠的，心中甚喜，当即笑道："多谢卢知州了。"

此次拟定密谋，卢云从头到尾一无所悉，便不提伍定远一事，他心里也不痛快，但念在同袍的情份上，也不便多说什么。他心中不悦，不想再谈，便起身送客，道："时候不早了，请杨郎中早些歇息吧！"

杨肃观走出房门，忽地回头一笑，凝目望着他，道："卢兄，你好生幸运。"

卢云一愣，自他考中进士至今，杨肃观多以官职称谓，从不曾唤他卢兄，不知他又有何图谋，他轻咳一声，道："杨郎中有话请说。"

杨肃观握住他的手掌，附耳道："好好对待顾大小姐，她自始至终，不曾忘了你。"说着在他耳边一笑，又道："我晓得你讨厌我，不过有你做帮手，我很替侯爷开心。"

卢云心念一动，正要回话，杨肃观却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卢云自识得杨肃观以来，从来不曾与他私下交谈，此时听他吐露真言，忍不住心中一阵诧异，一时之间，却也不知是喜是愁、他望着自己的手心，似乎杨肃观掌上的余温还留在上头，那暖意虽不十分热切，却是种奇妙的温柔……

第九卷 神剑擒龙 第八章 八十三

阳光耀眼，娄江碧水波涛，衬上了点点灿烂金光。

时近正午，已到约定决战之时，卢云将双手拢在袖中，等候双雄到来。他身后站着百来名官差，巩志与洪捕头也已到来，人人携刀带弓，神情戒备，都以今日的厮杀为忧。

卢云深知昆仑高手的了得之处，此时手下虽众，一会儿双方若要无端破脸，动起手来，怕仍难挡锋芒。也是为此，卢云任凭顾倩兮再三求恳，硬足不偕她同来，以免另增危险。

这日清早，杨肃观照着密谋，一早便出门去见卓凌昭，卢云念及与伍定远的恩义交情，自不便同去协商。杨肃观此行任重道远，凶险异常，卓凌昭一旦反脸不认人，动起手来，杨肃观自难从容而退。说来他非只担负柳门兴衰，还需忍受同侪责备白眼，甚是辛苦为难。

只是当此危厄，杨肃观出门前仍是泰然自若，自与艳婷、顾倩兮等女言笑晏晏，卢云看在眼里，也不禁佩服他的胆识豪气，看来“文杨武秦”之称，他是当之无愧。

此时已近午时，不知杨肃观会商结果如何，双方若有善果，说不定能劝得卓凌昭离去，免去一场凶杀，但若一言不和，卓凌昭毫不领情，只怕长洲定要大乱。

正想间，只听巩志凑了过来，附耳道：“启禀知州，卓凌昭来了。”

卢云转头看去，只见一群白袍客手持青锋，傲然行来。当前一人仙风道骨，正是自号“剑神”的卓凌昭。却不见杨肃观的踪迹。卢云心下起疑，不知是否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以杨肃观的机警智计，便算生出危险，当也能勉力脱身，却不知他到何处去了。

卓凌昭行到江边，卢云便上前见礼，拱手道：“在下长洲知州卢云，见过卓掌门。”卓凌昭看他一眼，冷然道：“知州何事指教？”卢云

见他神情如此，想来杨肃观此行不曾讨好，协商结果定是不善，只得道："下官忝为此地知州，自不乐见百姓私相斗殴，请卓掌门动手之际，能多顾及王法公理。"他自知这话只是应景，实难约束这些武林大豪。

果听钱凌异讥嘲道："知州大人要在此执法啊！不妨叫你那百名官差上来抓人啊！"昆仑山众人听得此言，立时哈哈大笑。卢云哼了一声，此时敌强我弱，除非调出数千军马压阵，否则也是无计可施，他嘿了一声，已是面露怒色。

卓凌昭伸手止住门人的调侃，静静地道："卢知州切莫担忧，等会儿若非必要，卓某绝不出手杀人。"旁观众人闻言，都感讶异，这卓凌昭昔日何等狂妄，谁知今日说话却这般和气。卢云也是为之心喜，当下拱手道："卓掌门说话爽气，下官先谢过了。"

卓凌昭不再打话，只眺望着碧波万顷的娄江，神情竟是有些寂寥。

午时已届，阳光映在众人的头顶上，已到了伍定远约会的时辰，数百人守在岸边，除了青衣秀士外，点苍、峨眉、铸铁山庄等门人也都到来，众高手想起一代真龙的传言，谁都不敢存着小看之意。

众人屏气凝神，只等伍定远现身。

波涛起伏中，远远传来一声长啸，众人极目远眺，只见江中飘来一叶扁舟，船上站着一名高壮男子，右手打着只铁手套，众人心下一凛，都知伍定远已然依约到来。

卢云远远望去，一个月不见，伍定远好似变了个人，脸上生满了胡须，身上夹衫颇为破烂，不知何以消磨成这个模样。

卢云提声叫道："定远！我是卢云，可否上岸一叙！"

伍定远听了喊声，远远停下了船，仰望天际，不言不答，一股倔强之气油然而生，神态竟极坚决。卢云心下雪亮，伍定远之所以弃官挂冠，只为今日今时的生死决战，此时此刻，只有默默旁观祝祷，若要一味大声阻拦，恐怕也是无济余事。

昆仑众人见伍定远到来，立时叫嚷起来，纷纷喝道："你奶奶的！龟孙子有种便靠向岸边，怎地躲在远处做乌龟？"钱凌异叫嚷最凶，嘶吼道："我操你奶奶！若要怕死，趁早滚回姥姥家去！"卓凌昭止住众

人的叫嚣，淡淡地道：“伍制使，卓某人已然到此，你若有什么吩咐，不妨交代下来。”他话声不响，声音却盖住了众人的吼叫，远远传了出去，众人心头一震，看来卓凌昭内力运使的境界，早已脱出半年前霸气凶狠的格局。

卓凌昭话声甫闭，远处伍定远也是淡淡的回话，丝毫不见杀气，只听他道：“卓掌门，你可知伍某为何找你麻烦？”众人听伍定远语音低沉，丝毫不觉刺耳，但他话中的一字一句都是清晰可辨，好似在耳边说话一般，岸上众人啧啧称奇，都不知他是怎么办到的。

卢云见了伍定远不温不火的神态，已知他谋定而后动，观此沈稳神态，较之一见面就大杀一场的冲动，更教人心下戒慎。

卓凌昭听了伍定远的问话，答道：“当年昆仑合派追杀于你，阁下自是心怀怨恨，此刻你尽得天山真传，武功大进，焉有不来报仇之理？”

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却是仰天大笑，朗声道：“都说卓掌门见识卓越，非常人所能及。只是此番言语，却是全盘错了。”两人隔着数百尺喊话，却如隔席交谈一般，众人惊叹他二人的绝世内功，都是面露钦羡之色。

卓凌昭凛然道：“伍制使既不怀恨于我，又何必夺我神剑？”伍定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八十三。”众人心下一奇，都不知他口称“八十三”的用意。钱凌异提声叫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！少在那里装神弄鬼，省得爷爷看得心烦！”他运起内力叫喊，声音尖锐刺耳，却难及远，他身旁几人伸手掩住耳孔，远处众人却很难听得清晰，功力大有不及。

金凌霜颤声道：“这……燕陵镖局一案，共死了八十三条人命……”众人心下恍然，才知这八十三乃是命案死者的数目。伍定远森然道：“卓掌门，八十三之上，再加一数，可知为何？”卓凌昭淡淡地道：“八十三加一，那便是八十四了。伍制使何出此问？莫非不知加法么？”昆仑门下闻言，全部笑了起来。

伍定远冷冷地道：“错了，八十三加一，不是八十四。”众人哦地一声，心中都想：“那又是什么？”伍定远森然道：“八十三加一，那是灭人满门。”众人闻言，心下都是一惊。

伍定远厉声道：“那日你们辣手杀死齐伯川，可曾想过他是齐家最后一个遗孤？照你看来，两者所差不过一条人命，但你何尝想过，多

杀这一人，却是灭人满门！”屠凌心、钱凌异等人心下一凛，想起那日在马王庙前诛杀齐伯川，却是将齐家最后一个遗孤杀死，众人心中有愧，都是低下头去。

伍定远仰天喝道：“你们这群畜生在我面前杀一人、杀两人，我都不会当你们做仇人，可你有胆在我眼前杀人满门，我伍定远身为西凉执法，便是烂成白骨，也要追魂到底！”他狂吼一声，提起手上一块蓝澄澄的铁胆，喝道：“看好了！”昆仑众人惊叫道：“这是“神剑擒龙”！”

只见伍定远右手一挥，已将铁胆抛入江中，岸上众人见了神剑落江，都是惊叫出声。伍定远冷笑道：“你们慌什么？”他嘿地一声，从舟上拉起一条手腕粗细的铁索，说道：“这只铁胆给我绑住了，就连在这铁索上，卓掌门，你若想夺回你的“神剑擒龙”，这就亲手来取吧！”他用力将铁索一掷，索头远远飞了出去，只听轰地一声，石屑纷飞中，那索已然钳在远处山壁上。

那铁索一端绑在百四十斤的神剑上，牢牢定在水底，另一端却钳入山壁，远远望去，铁索穿水而出，连接在山壁上，宛如一座铁桥。

伍定远提气一纵，神鹰般沿江掠出数丈，直往铁索扑去，他右手往铁索一拉，左足在索上一个轻点，霎时半空回旋转折，已稳稳站在铁索之上，身形摆荡，随索上下起伏，端的是沈稳轻灵，兼而有之。

众人见他身手桥捷之至，都是为之惊叹，卢云自也骇然，寻思道：“半年没见定远动手，没想到他武功已然高到这个地步，恐怕天下难逢敌手。”卓凌昭也点了点头，赞道：“好轻功，世所罕见。”众人转头往卓凌昭看去，都要看他如何跃到铁索之上，

卓凌昭接过弟子递来的绳索长剑，便往江中飞奔而去，眼见他便要落到水里，蓦地右手轻挥，绳索激射而出，旋即与铁索缠绕在一处，卓凌昭伸手拉扯，身子冲天飞起，有如天龙腾空，他身形飘出十来丈，须臾间也已站上铁索。。

青衣秀士虽然自负轻功盖世，此时见这二人身法非凡，心下也是暗自钦佩。

双雄对峙，各立一端。伍定远由上往下睥睨而去，那是英雄肝胆的气魄：卓凌昭由下往上仰头凝望，却是一代剑宗的凛然。两人并无

生死大仇，却有不死不解的孽因业果。旁观众人见他们杀气腾腾，都是为之动容。

众人中自以卢云心事最为复杂，眼见伍定远练成绝世神功，一偿宿愿，得报大仇，自当为其喜悦称幸，但衡诸情势，伍定远今日若真的血刃卓凌昭，只怕会毁去他自己的仕途前程，更会波及杨肃观一心筹划的倒江大业，念及此节，伍定远若真的杀死这昆仑掌门，届时是福是祸，那真是难说得很。

两人各自凝视，卓凌昭一改昔日的霸道作风，从头到尾都是一言不发，只是默默地看着伍定远，并不急于出招。

伍定远猛吸一口真气，霎时沿着铁索飞身而下，他不动则已，一动便似猛虎出柙，一眨眼的时光，十来丈的铁索便已奔到尽头，卓凌昭见他铁手攻来，当即轻啸一声，拔剑出鞘，剑光闪动中，七十二路“剑豹”已向前刺去，众人在岸上远观，只见卓凌昭手臂摆动，身前七尺全是剑尖反射的耀眼光芒，都是大为惊叹。

眼看伍定远便有穿胸破腹的大祸，却见他右足在铁索上一点，身子登如旱地拔葱，已然向上冲起，无数剑锋便从他鞋底擦过，可说惊险已极。伍定远全力向前跑动，照理决计无法转换方位，但在卓凌昭剑锋刺来的刹那，他却能生出巨大绝伦的新力，在须臾间化直进为上跃，这中间的转换奥妙，可说已非人力所能及，此人进退之际的诡异难测，几如妖魔一般，卢云与青衣秀士对望一眼，两人心中都想到四个字。

“一代真龙”！

伍定远半空中翻了个筋斗，霎时已落在卓凌昭后方，卓凌昭大吃一惊，那日他与宁不凡对招，对方手不动，足不抬，便破去他无数凌厉剑招，但比之当日，此刻的惊骇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伍定远动作之快之奇，有如妖魔鬼怪，居然在一招之间便跃到他背后，这是他生平百余战从所未见的奇事，耳听后头拳风呼啸，卓凌昭心下骇然，急急往前一纵，只觉一阵掌风从背后刮过，瞬间将衣衫撕裂。

众人原本以为卓凌昭剑法雄强，理当大占赢面，谁知双方稍一较量，伍定远却在一招之间把卓凌昭逼到绝境，待见伍定远进退身法极见精妙，掌力也是刚猛浑厚，无不大为震惊。看来伍定远自与萨魔一

战之后，已将武功融会贯通，比之那日华山初显身手，更是可怖百倍。

卓凌昭不待回头，便已回剑急劈，就怕伍定远趁隙暗算，却听伍定远道："卓掌门不必怕，我绝非背后伤人的小人。"卓凌昭转过身去，只见伍定远傲然抱胸，远远望着自己，直是胸有成竹的神色。众人见伍定远如此神情，都知他有意光明磊落地击败卓凌昭，对此占当是深具信心。

伍定远傲然道："卓掌门，我敬你是一代宗师，今日出手不再留情。"说着缓缓解下铁手，真是要拿出绝招了。这厢昆仑门人听伍定远说话狂妄至极，都是喝骂起来。

伍定远听闻众人的斥骂，却不反唇相讥，他将深紫色的右臂高高举起，沈声道："卓掌门，伍某今日接你的高招。"他五指收拢，臂上忽地闪出一道紫光，猛朝全身四肢传过，紫光汇聚丹田，霎时隐没不见。

众人见他毒臂筋肉暴起，血管一根根突出，模样竟比昔日更为奇异，一时间鸦雀无声，无人敢出一言。

卓凌昭见了他奇异诡谲的右臂，心头也是微微一震，当下道："好！既然你拿出毒手，我也不再客气了。"长剑横胸，只见剑上幻起一阵白光，他深深吐纳，运起阴寒内力，正是"剑寒"、"剑影"合而为一的绝招。伍定远见他剑路无影，倒也不敢妄动，只是守住门户，静静等他出招。

卓凌昭轻叱一声，长剑刺出，这剑去路快绝，落剑方位却又难以肉眼明察，端的是以攻为守的高妙绝招，当日宁不凡若非练成"智剑平八方"，可查对手的杀气招数，也难识破这一点剑尖的去路，这伍定远虽有真龙之体，但以武学造诣而论，仍与四大宗师相差远甚，眼看卓凌昭使出无形剑影，却要他如何参透这无影无踪的一点剑尖?

卓凌昭喝道："伍定远！接招吧！"白雾闪动，剑尖奔出，伍定远嘿地一声，掌心向天挥

去，竟不抵挡卓凌昭的剑招。众人见卓凌昭长剑便要及身，伍定远却是不防不守，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正讶异间，忽见伍定远掌中生出一股紫光，水银泻地般朝四方洒下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紫色光单已如薄纱般地护住身周四方。

这招名唤“天罗紫”，乃是天山武学中的防守掌法，巧妙处全在掌力躯使。寻常人掌力仅能直来直往，他却能散掌毒于四方，凭着掌法诡异，毒性腐蚀，一招间便能转守为攻。数百年前天山门人曾以此大战天下，想不到却在今日重现江湖。

卓凌昭吃了一惊，那日安道京的钢刀被毒气扫中，刀身立时烂去，足见威力之大，只怕自己手中长剑不及刺落，便要沾染半空洒下的毒气，卓凌昭见机极快，不待毒气沾身，当即往后急退。他轻功造诣不弱，瞬间便已退出丈余。

卓凌昭攻了两套剑法，却给伍定远轻而易举地破去，两人强弱之势，已不难明了。只是此战断生定死，不比当日在华山的比武较量，任一方要低头认输，等于形同自杀，何况卓凌昭乃是绝顶高手，如何耐得住这投降屈辱？他呼啸一声，剑上立时生出三尺青芒，一招“霞光千道”，便往伍定远刺落。

这招“霞光千道”威力奇大，以锋锐而论，当世几无兵刃可挡正面一击，何况血肉之躯？那日宁不凡以天下第一的尊贵身分，也给这招逼得狼狈逃窜，此时“剑神”绝招使出，伍定远断无不避之理，卓凌昭自知压箱底的绝技已然托出，一世英名已是在此一举，那剑芒更是使得锐利至极，气势雄浑。

剑芒扑来，伍定远只是微微颔首，不趋不避。

卓凌昭见他如此托大狂妄，心下狂怒，眼看青芒奔腾，便要往伍定远胸口戳落，忽见伍定远身子一颤，忽成灰蒙蒙的一片，跟着剑芒透体而过，竟末伤他分毫，岸上众人大吃一惊，都不知何以如此，金凌霜、青衣秀士等高手看得明白，只见剑芒袭体，伍定远侧头、转身、抬腿、斜肩，眨眼间便闪开一道又一道的森寒剑芒，只因他闪躲动作极微极快，身影才成了肉眼难见的朦胧一片。

玉川子吓了一跳，惊道：“他怎能这般快法！这不成了妖魔鬼怪吗？”此言一出，众人心下都有同感，眼见伍定远身法一出，竟似鬼怪-般，他眼力之强，远胜鹰隼，手脚之快，更超虎豹，寻常人练武，也决计练不到这等怪异模样，以他这般身手，根本不必再学任何武功招式，只要凭着力大无穷，进退如电，便能杀死天下所有高手。

人影一闪，一团灰蒙蒙的东西猛从剑芒中钻出，却是伍定远举掌来袭！

卓凌昭面色大变，眼见世间竟有人可以穿透“霞光千道”，真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怪事，骇异间无暇思索，只有举剑挡架，顷刻间剑臂相交，只听当地一声大响，伍定远真气灌入，剑刃已成粉碎。卓凌昭看着空荡荡的剑柄，已是面无人色。

此际卓凌昭空手御敌，伍定远却有所向无敌的毒手，看来胜负已然揭晓。

伍定远全无相饶之意，他暴喝一声：“齐总镖头！看我为你报仇！”左脚踢出，正中卓凌昭腰腋，这脚快若闪电，饶他卓凌昭武功已入化境，却也挡不下这猛雷一般的飞脚，只听喀啦一响，卓凌昭口中鲜血狂喷，他虽是当代四大宗师，但也是血肉之躯，又未练过金刚不坏体的外门硬功，却要他如何挡得住如铁似钢的飞踢？霎时已将他踢得气血翻涌，面色惨淡。昆仑弟子见状，无不惊声惨叫。

伍定远仰天大叫，声若雷震，又是一腿飞去，霎时正中卓凌昭胸口，可怜一代宗师全无招架之力，大脚力道灌实，身子已然飞出，只听扑通一声，旋即坠入江中。

伍定远狂吼一声，神威凛凛地向下压出一掌，掌风击落，江面已给击出偌大水柱。他低头看着悠悠江水，只等卓凌昭的尸身从水面飘起，才算了结这桩仇怨。

昆仑众人又惊又怕，都没料到此战结果如此，几名弟子担心师尊安危，都想下水去找，金凌霜急忙拉住，眼见卓凌昭生机渺茫，这群弟子若要过去，不过徒然死在伍定远掌下而已，全然无济于事情。金凌霜是个老江湖，明白伍定远杀死掌门之后，便要过来大肆复仇，当即嘱咐道：“众弟子听命，你们速速回山，我来抵御此人。”众人明白他此举不过是自杀之意，但此时他若不出手抵挡，难道要昆仑全派覆灭于此？

卢云见伍定远神情狰狞，满脸都是复仇怒火，全不似平日温和的神貌，一时竟觉得他面目好生遥远，心头更隐隐有着恐惧之意，仿佛伍定远不再是他熟稔的好友。

卢云正自叹息，忽听脚步声响起，一人匆匆奔来，道：“怎么样？卓掌门人呢？”

众人转头看去，那人面露焦急之色，却是杨肃观来了。他身旁一名如花似玉的美女，正是艳婷。卢云低声道：“双方胜负已分，卓凌昭

坠入江中，尸身尚未浮出，但料来凶多吉少，恐怕已死于非命。”杨肃观扼腕道：“这下麻烦了，我本以为两人至少要斗上千招，谁知胜负来得如此之快……”卢云想起他早晨与卓凌昭间的会谈，忙问道：“你与卓凌昭谈得如何？他首肯了么？”杨肃观苦笑道：“现下卓凌昭生死未卜，说这些都是枉然。倘若卓凌昭今日死于此处，侯爷的苦心便要付诸东流了。”

两人说了一阵，只见水面上飘起无数鱼鳖，都是吸入伍定远掌毒而死，众人见掌毒如斯阴狠，心下骇异之余，纷纷庆幸自己不曾与他结仇，否则如何在他手下走上一招半式？看来除非宁不凡出山较量，此人已算当世无敌。

众人等了-阵，江面平静无波，却无尸身飘起，想来卓凌昭定是凶多于吉，恐怕已死于江底。

旁观人等行的耐不住性子，便要转身离开，屠凌心见状大怒，登时举剑拦住，喝道：“这仗还没了结，你们急什么？”玉川子道：“贵派掌门至今未曾破水而出，只怕已经凶多吉少，死在水里了。”屠凌心有气无处发，听得玉川子的说话，虽觉句句实言，却又字字穿心，他喘息一阵，猛地狂喝道：“放你妈的狗屁！我家掌门要是死了，老子今天杀你陪葬！”霎时拔剑出鞘，满腔怒火便要发泄在这人身上。

玉川子见他太过霸道，当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莫说你昆仑山此刻势力不再，便是往昔，我点苍又何必怕你？”他刷地一声，也是举剑在手，双方门人见势头不好，纷纷怒目而视，各自准备厮杀、卢云见众人便要斗殴起来，连忙拦在中间，喝道：“诸位若有率先动手的，便是与官府为敌，休怪我下手拿人！”屠凌心冷冷望着卢云，道：“你想拿人，却是凭什么？就凭你手下百来名官差么？”

卢云摇头道：“官府虽不济事，但阁下若一昧蛮横，难道我不能与点苍联手么？”屠凌心哼了一声，知道大批官差若要与点苍门人一同出手，确实不易对付，当下不再言语。玉川子冷笑道：“看你昆仑山嚣张百年，也落得今日人人喊打。”说着面带讥嘲，便要率人离去，昆仑门人自也不敢再行挑衅。

此时局面底定，卓凌昭犹在江中，昆仑门人见情势如此，料知掌门死面多于活面，各人心下惨然，都不知如何是好。杨肃观轻叹一声，卓凌昭已死，江充依旧气数未尽，只怕一切都要回复原貌。

眼见水面再无异状，伍定远朗声说道：“齐总镖头在上，西凉捕快伍定远奔波经年，今日终于为你诛杀罪酋，替齐家满门申冤报仇！你等地下有知，可以瞑目了！”说着怒目望向岸边，戟指骂道：“屠凌心！钱凌异！你二人快快自杀，省得我出手！”

昆仑众人听他提起燕陵镖局血案，忍不住都是全身发抖，屠凌心却是悍勇之徒，当下回骂道“姓伍的，你不必在那虚张声势！只管放马过来！老子决不怕你！”说着提剑狂叫，神态丝毫无惧。伍定远脸色微沈，伸足轻点，便要朝小舟跳落。

金凌霜见情势不妙，低声催促道：“大家还看什么？快快走了，我与三师弟出手抵挡此人！你们快快回去昆仑，留住元气再说！”钱凌异又惊又怕，霎时抱头鼠窜，其余胆小之人也是跟着奔逃，莫凌山本是忠义之人，阖派覆灭在即，如何愿走？忍不住抱住了金凌霜，泪水滚滚而下。金凌霜长叹一声，将他推开一步，挥手道：“六师弟走吧，恨当日不曾听你之言，至有今日之事。”

昆仑门人逃得逃，哭得哭，卢云看在眼里，心下暗暗叹息，知道此战之后，剑神、剑寒、剑蛊三大高手死伤殆尽，昆仑一脉就此衰颓，再也不能与武林大派争雄了。金凌霜神色悲凉，反正自己死定了，当下也不再打话，只与屠凌心并肩站在江边，等候伍定远过来。

伍定远哈哈大笑，跃下小舟，便要横江而渡，忽听剥啦一声，水花四溅，远处江面已然裂开，跟着一物破水而出，猛朝伍定远斩去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不知这是什么怪异东西，急急往后纵跃，跟着伸手拉住了铁索，避开这天外飞来的一击。

只见那物带着森森蓝光，半空中一个转折，又往伍定远腰间切去，伍定远使劲一扯，人已飞上半空，但铁索已给无声无息地斩成两截，登时落下水中。

蓝光一晃，又缩回江中。众人见战局忽起，都不知发生了何事，一时议论纷纷。

伍定远跳到岸边平台上，全身已然布满功劲，只等那蓝光破水而出，便要施以最后一击。众人屏气凝神，都等那奇异物事再行出现。

只听剥啦一声，江面又自裂开，一人已从水底飞出，这人神色凛然，手上抓着一只蓝澄澄的兵刃，正是“剑神”卓凌昭！昆仑弟子见他未死，忍不住欢呼起来。

伍定远哼了一声，举起右掌，掌风夹带毒气，猛朝卓凌昭门面劈去，正是天山嫡传的“虚空紫”。卓凌昭人在半空，却只冷笑一声，他右手一挥，蓝光直朝伍定远点去，伍定远见那蓝光距离尚远，只是蚊蝇一点大小，便不加理会，反而加紧运功，谁知不过转眼之间，那蓝光一点已成拳头般巨大，霎时刺上脸面！

伍定远大骇，猛使一个铁板桥，身子往后急仰，蔚蓝寒星便从脸颊旁擦过，端的是凶险至极，便在此时，那蓝光在半空急转直下，猛朝伍定远喉头刺来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他此刻脚下定住，上半身打横，实在避无可避，慌忙间脚底运力，平空横移三尺，却听轰隆一声，蓝光斩落，已将平台削去半截。

伍定远大骇之下，忙直起身来，凝目去望，只见卓凌昭已然站上远处平台，手中却拿着一只蓝色兵刃，那兵刀柔似缎带，却又坚硬如铁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霎时回吐真力，手上兵刀顿地一缩，变为一颗蓝澄澄的铁胆，众人大吃一惊，纷纷叫道：“神剑擒龙！”原来卓凌昭并未真死，只是趁着伍定远的一踢，顺势跃入水中，直到神剑到手，方才破水决战，果然是老谋深算之人。

现下“剑神”手执“神剑”，当足与伍定远一搏。

两人各占一处平台，相距约有十丈，都在盘算对策。

伍定远心道：“这卓凌昭好生了得，挨了我两脚，居然还能走动如常，趁着此人身上带伤，需当速战速决。”他不容卓凌昭再事喘息，双足一点，身子已从平台跃出，猛向敌人扑去。卓凌昭哼了一声，掌心运劲，只见铁胆暴长，一条灵动剑刃从中窜出，煞那间变为一只长达十来丈的软兵刃，蓝光一闪，森寒剑尖灵动无比，霎时点向伍定远。

伍定远见双方还有十来丈距离，本以为卓凌昭绝无可能出招，谁知神剑的一点寒星却忽尔飞王，这却不能不叫他大吃一惊，伍定远双手在山壁一推，身子急急往下落去，但这一点寒星有如活物，眼见伍定远落下，它便紧追在后，丝毫不见放松，伍定远伸足出去，往山壁上一点，身子向上拔起，那剑刃微一昂首，也朝上方追去。

这一点寒星在卓凌昭的内力催动下，直是飞天遁地，无所不能，伍定远跃上，它便刺上，伍定远窜下，它便戳下，顷刻间刺出百来剑，伍定远在山崖四处窜伏，已被逼得险象环生，他若非仗着如鬼如

魅的身手，此时早已死了百次有余，众人心中赞叹，看来世间也只有“剑神”才能驱使这柄“神剑”，两者相得益彰，乃是如虎添翼之势。

山壁上剑气纵横，蓝光闪耀，卓凌昭好整以暇地靠在壁上出招，却逼得伍定远四下奔逃，端的是有胜无败的局面。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伍制使，卓某神剑到手，你是毫无胜算的。”他伸手一招，剑刀回缩，又变回铁胆模样。

伍定远千里奔波，一切只为复仇雪恨，如何容得对手轻视？他心下大怒，猛地一拳捶在山壁上，喝道：“卓凌昭！在我面前，你休得嚣张！”

铁拳捶下，只见山崖忽尔震荡，石块泥沙飕飕而下，这力道好生惊人，竟能一拳裂山，伍定远心下一惊，看着自己的右臂，想道：“我什么时候练成这般掌力了？”他掌力虽大，但要以拳震山，料来世间还没有这等武功，正惶惑间，匆听岸上诸人大声惊叫，只凝目望着山壁，神态骇然，伍定远情知有异，当下抬头看上，霎时也是张大了口，全然说不出话来。

只见山壁上刻着两句话：“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。”

两行计一十四字，百三十三划，字迹大若海碗，深达数寸。

适才两大高手过招，卓凌昭趁着出招收招之际，竟好整以暇地在山壁刻字，眼见这两行字入壁甚深，字迹又极是工整，这份功力之纯，实教人难以置信。伍定远悲怒交迸，奋力在山壁上挥落一掌，泥沙震落，反使其中文字显出，更显出卓凌昭此战必胜的气势。

众人一震于“神剑擒龙”的锐利，二震于卓凌昭的绝世剑法，一时都是惊骇无声，只呆呆地望着山壁上的一十四个大字。

卓凌昭淡淡地道：“卓某神剑在手，已是天下第一，便是宁不凡亲来，也难挡一剑。”此言傲视天下，语气却是如常，好似他卓凌昭位居天下第一，乃是天经地义之事，众人看着那“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”的两行大字，都不觉他此言夸张。

剑神已得神剑，天地有谁能挡?

伍定远面色激荡，心道：“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你九死一生，换来这一身真龙武功，凭此天意，难道还收拾不了这帮恶徒么？”他越想越怒，当下狂吼一声，已朝卓凌昭直扑而去。

伍定远人在半空，只见一道剑刃迎面而来，他仗着身手非凡，当下摆头斜身，便已闪开，忽见腰间又有一剑戳来，他微-侧身，又已避过，此时他已跃近卓凌昭身前三尺，当即大喝道：“卓凌昭！你受死吧！”运起一招“虚空紫”，便要往卓凌昭脑门拍落。

便在此刻，忽觉背后风声大作，又是一道剑刃刺下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怎么还有一条剑刃？”这剑来得好不突然，却叫他不得不避，他伸足在壁上一撑，身形加快，那剑刃便已刺他不着，伍定远半空一个转折，虎吼一声，猛向卓凌昭扑去，正要使出杀手，忽觉头顶上窜来两道剑刃，直往他喉头两侧点来，伍定远吓得心慌，想道：“不对！方才我才闪过一道剑刃，怎么一口气又来了两道？”慌忙间无法闪避，只好伸手去推，嗤地一响，右手已被割出一道血痕，伍定远大叫一声，霎时间无数剑刀朝他狂切滥割，伍定远全身浴血，摔在平台之上。

伍定远趴在地下喘气，心道：“他这神剑好生古怪，怎像生了几百条剑刃一般，其中定有什么玄机。”以他真龙之体，行动进退已至化境，按理绝无受伤可能，怎料对方的神剑实在诡异难料，却把他杀成这幅惨状？？

伍定远挣扎爬起，朝卓凌昭望去，霎时大惊道：“你……你的剑……”

虎眼望去，只见卓凌昭手上的铁胆已然裂开，上头连着千百条细如须发的剑刃，正自迎风飘动，宛如生满毒针的大海胆，也难怪闪过一剑，却避不开第二剑，原来挡在伍定远面前的，竟是十道、百道的寒冷剑锋。

卓凌昭傲然道：“你号为“一代真龙”，这柄剑却取名“擒龙”，可知其中隐意？”

伍定远心下微微一悲，眼看这“神剑擒龙”实是神妙难言，今日定是有死无生的局面，只是自己死便死了，却要任凭燕陵镖局无辜惨死，想来实在令他心酸难忍。

伍定远悲吼一声，他双掌穿插，毒气喷出，已在身前三尺布下一只气罩。

伍定远大声道：“卓凌昭！我就以这招“披金紫”与你一决胜负！”这“披金紫”凝毒为盾，用以牵制敌手攻势，他虽不知这只气罩能

否挡下对方的神剑，但眼前情势如此，也只有冒险-试了。

谁知卓凌昭微微摇头，道：“我们不打了。”伍定远怒道：“你放马过来！谁要你讨好了？”他辞官挂印，只为求痛快一战，谁知卓凌昭竟尔出言推辞，却教他加何不怒?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今早杨肃观拜会于我，希望我能转投柳昂天门下，日后好来推倒江充。”伍定远如中雷轰，蓦地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柳昂天密谋拉拢卓凌昭，此事做得甚为隐密，柳门四将中只杨肃观一人得悉，伍定远离京甚早，又与昆仑有怨，自是不知柳昂天的计谋，此时闻言，直是震惊不已。

卓凌昭道：“我问你一句，倘若我应允杨肃观所请，你是否还视我如仇寇？”伍定远张大了嘴，茫然道：“你…你……”

卓凌昭见他旁徨失措的神色，已然猜中其中情由，他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伍定远啊伍定远，看来你给蒙在鼓里了。”伍定远听得此言，呆了半晌，原以为柳昂天怕他冲动坏事，这才不许他南下公干，谁知柳昂天竟有意与卓凌昭共进，却没把实情告诉他。伍定远呆若木鸡，看来自己挂印辞官，只身南下，一切都是愚蠢至极的举动。

伍定远全身颤抖，颤声道：“杨大人允你何事？”卓凌昭微笑道：“杨肃观说过，只要我能派人指证江充的罪行，他就不再追究我派杀害燕陵满门的罪责；除此之外，他还会荐保昆仑门下赴京为官。为表慎重，柳昂大还亲修书信一封，你要不要看上一看？”说着伸手入怀。

伍定远低下头去，低声道：“不必了。”他浑身是血，此时听得实情，心头也似淌血。卓凌昭道：“打西凉见面以来，我从没想要对付你这人，现下我大占上风，却不愿就此坏你性命，伤了两家和气。伍制使，忘掉燕陵镖局的案子吧，何必活得这般辛苦呢？”他掌心撤力，剑刃缩起：“神剑擒龙”又变回一只沉甸甸的铁胆。

伍定远惨然一笑，两年多来流亡天下，只为复仇雪恨，此时却不得不屈从于大局。

岸上众人见卓凌昭收起剑刃，都想双方已有和解之意。杨肃观心下甚喜，知道伍定远已然让步。昆仑门下也多知掌门心意，明白他有意转投柳门，此时见双方罢斗，都松了一口气。

众人中只有卢云百感交集，他素知伍定远性格耿直，大关头把持甚定，此时他忍耐罢手，心中定是百转千折，只怕留下了血淋淋般的刮痕，卢云心念于此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卓凌昭笑道："伍捕头，不，伍制使，咱们既然不打了，那便下去吧！"他此来长洲，只为这柄"神剑擒龙"而来，此刻神剑已得，当世无敌，又化解了柳门的恩怨，想起日后重出江湖，必能再次赢得世人崇仰敬畏，心下甚是喜乐。

伍定远忽道："你……你方才称我什么？"卓凌昭微微一笑，道："我适才一时错口，把你称作了伍捕头。"他解嘲道："想来昔日叫的顺溜，伍捕头三字才会脱口而出。"

"伍捕头！"

这三字如同雷轰一般，猛在耳边响起，伍定远闭上了眼，好似回到了马王庙前，见到了齐伯川临死前悲愤无奈的神色。他紧闭双目，思绪如潮，心道："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你本是西凉的一名捕头，自来只知杀人者死，天经地义，什么时候又有这许多为难？人生在世，不过百年，你眼下让步，死后焉得心安？"

他缓缓睁开双眼，将冬之际，残阳映照，山下娄江鳞光闪亮，宛如婉蜒金带，远处白云飘来，好似置身世外桃源。

霎时之间，他已然开悟。

今日放过强梁，明朝如何心安？

"杀人者死，天经地义"，他只懂这么多。权谋霸术，躯虎吞狼，这些他一点也不懂，或是说，他也不想懂。

卓凌昭见他兀自发呆，催促道："你再不下崖，我可要先走一步了。"说着便要跃下山巅，离崖而去。伍定远叹道："卓掌门，别忙着走。"卓凌昭一愣，奇道："阁下有何指教？"

伍定远双掌穿插运劲，一招"披金紫"使出，已在身前布下气罩，他纵声长笑，道："卓掌门！你还活着，我也没死，这场打斗怎能了结呢？"

卓凌昭见他犹不死心，森然道："伍定远！我不是打你不过，你可别一味寻死！"伍定远豁了出去，笑道："死得其所，胜于苟活百年。"

卓凌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当年你我见面，倒不知阁下有这般硬气。”仇定远微微-笑，道：“卓掌门笑话了，这番舍生取义的道理，我也是方才才想通的。”卓凌昭冷冷地道：“照啊，看你真有真龙之志了？”伍定远眺望大千世界，眼前虽离鬼门关不远，他却觉得心中一片宁静祥和，微笑道：“不说这许多了，你我分个生死吧！”

卓凌昭摇头道：“冥顽不灵，休怪刀剑无眼。”神剑闪动，千百条剑刃又激射而出。他内力灌下，绝技“霞光千道”已然使出，只见千百只剑刃微微发亮，竟是隐隐生出青光，神剑剑芒，双招合并，威力何上大了十倍?

伍定远双掌发劲，只想凭毒气凝聚的气罩，一举挡下成百上千的擒龙剑刃。卓凌昭冷笑道：“你这气罩何足道哉？”我这剑上真力浑厚，凭你的气功是挡不住的！”

说话间，剑芒如同火树银花，猛然撞向伍定远身前的气罩，只听嗤嗤连响，青紫双色交撞，剑气掌风僵持不下，只激起一股向上气流，猛向崖顶冲去。

卓凌昭微微一奇，他这剑芒无坚不催，不论是铜墙铁壁，无不一穿就破，从未被人阻挡下来，谁知此时却给伍定远的奇妙内劲消去，卓凌昭哼了一声，提起真气，全力行功，浑厚至极的内力压了过去，剑芒登时大盛，两人内力相互激荡，双雄头上都已生出阵阵白气。

岸上众人见双方又打斗起来，都是为之一惊。杨肃观皱眉道：“怎么搞得？又杀起来了？”眼看卓凌昭大占上风，伍定远若要拼命一搏，那是行死无生的局面，卢云双手握拳，大声叫道：“伍制使！你不要打了！”话声有若雷震，远远传了出去。

崖上两人决一死战，谁都没有罢手的意思。

卓凌昭内力深厚，世昕罕有，那日之所以败在宁不凡剑下，只因剑法体悟不到，并非内力不及。他聪明妙悟，又加上剑神古谱的密法传授，内功已算当世顶尖的大高手，数十载功力运来，只怕当世难寻对手。

剑芒源源不绝地撞上气罩，伍定远身子微微一颤，面色已成淡紫，额头冷汗更是涔涔而下，饶是如此，他脚下却不曾稍移，所谓“神胎宝血符天录，一代真龙海中生”，伍定远已抱毋宁死的决志，天山真

传的内力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。卓凌昭见他居然挡得了自己毕生功力，心下也是暗自称许，对天山武学更是艳羡。

两人功力相持，卓凌昭比伍定远大了十五六岁，功力自也深了许多，但伍定远体质已非常人，身上蕴有的潜力更非小可，一时全力行功，丝毫不落下风。

两大高手各自运气硬拼，已到立判生死的地步，伍定远全力支撑，只是卓凌昭内力直似无止无尽，冲击一波接着一波，全然不见放松，伍定远撑过一个又一个浪头，只想熬过这狂风暴雨，但这场暴风雨却似永无止歇，仅无情的击打着。伍定远脚下渐渐发软，已有支撑不住的迹象。他双掌缩回数寸，气罩内缩，防守圈子登小，更见顽看。

卓凌昭见剑芒逐渐往气罩透入，但每进一寸，阻力便大了数倍？卓凌昭心道："好小子，我今日若不使出新悟剑法，恐怕还奈你不得。"

伍定远见他嘴角微微牵动，不知他有何阴谋，当下只有加紧行功，不敢稍动，却见卓凌昭剑上青芒逐步收拢，慢慢汇聚成一道雄浑厚实的青光。

伍定远心下一惊，心想："这…这又是什么招式？怎地不曾见过？"

伍定远却不知晓，卓凌昭数月以来只是潜心剑法，终于悟出这剑芒最后一式，称为"剑华皈一"，这招精奇之处，在于并千道剑芒于一式，可谓毕其功于一役，此招意境古朴，比诸"霞光千道"的繁多驳杂，却是更胜一筹。

剑芒汇聚，转瞬间便已令气罩变形，劲力连连到来，更逼得伍定远晃动不休，卓凌昭猛吸一口真气，霎时断喝一声，剑芒激射而出！

只见雄浑的剑芒撞上气罩，伍定远脸泛青紫，已是全力施为，剑芒内力冲撞不停，霎时嗤地一声大响，一股气流向上卷起，剑芒气罩尽归无形。

却在此时，擒龙剑刃猛力戳人，已然透体而入。

鲜血洒落，伍定远挨了致命一剑。

双雄激战，剑芒与气罩同归于尽，伍定远能化解对方无质无形的剑芒，却消不去最后那有形的一剑。在双方劲力耗尽，内息荡然无存的一刻："神剑擒龙"的剑刃趁势而下，任他伍定远内功再深，身手再快，当此筋疲力竭的刹那，也是难以抵御，只有任凭剑刃透体穿胸。

伍定远习练天山内力不过年余，若非他一心求战，置死乍于度外，只怕一柱香时分便倒。最终他能与卓凌昭拼到这一步，只是不忘苦主的付托而已。

神剑入体，慢慢往脏腑深处钻去。杨肃观运起内力，纵声人叫："卓掌门！看在柳侯爷的面上，请你手下留情！"卢云见伍定远命在旦夕，更是惶急无比，他抢过手下人的弓箭，便往平台射去，只是两边相隔极远，箭到半途，便已力尽落下。只是卓凌昭并无相饶之意，他哼了一声，道："伍定远，我敬你是个忠义汉子，今日留你一个全尸。"

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忽尔哈哈大笑，引动胸口伤处，霎时呛咳不止。卓凌昭森然道："你笑什么？"伍定远冷笑道："卓凌昭！凭你也配说"忠义"二字吗？"他虽在性命垂危，仍是一字下让。卓凌昭闻言大怒，喝道："你想死为千段细片，又有什么难的？"说着手掌一送，更将剑刃插入，只等斜切而过，便要将伍定远腰斩两截。

伍定远奋起生平余勇，右手抬起，已然握住擒龙剑刃，猛听他仰天暴喝："卓凌昭！你中计了！且看我的"藤萝紫"！"话声甫毕，只见他手上生出一股紫气，有如藤蔓般地缠住剑刃，那紫气生得好快，猛朝卓凌昭手腕爬去，卓凌昭吃了一惊，手上急忙用力，便要抽回兵刃，但伍定远右手死命硬抓，已牢牢将之握住，一时却抽之不回，眼看毒气蔓延而上，直往手腕而来，伍定远大喝一声："撤剑！"

卓凌昭面色铁青，此刻毒气盘来，无计可施，当下右手一松，已将神剑抛却。

伍定远狂吼一声，猛往卓凌昭扑来，卓凌昭大吃一惊，没料到此人重伤之下，还能生出这等气

力，眼见他右爪如同毒龙张口，硬生生地朝自己咬来，卓凌昭手无寸铁，实难招架此人的绝招，他惊恐万状，刹那间想起一生往事，心道："我卓凌昭今日毕命此处！"

堪堪得手之际，伍定远口中吐血，只觉全身气力已然用尽，天旋地转中，脚下一个踉跄，手指不过在卓凌昭喉前一摸，偌大的身子便往崖下坠去，只听哗啦声响，已然坠入江中。

第九卷 神剑擒龙 第九章 城西鬼屋

却说秦仲海在文渊阁给无名怪客暗算，弄得十几名手下受伤，为求遮掩丑事，只得向韦子壮借了几百两银子打赏。好容易风波平息，众属下无不大发其财，但秦仲海自己给人偷袭得手，身中两剑，却连下手之人的来历也弄不明白，可说灰头土脸已极。秦仲海恼火之余，猜想这蒙面贼定已取走若干物事，这几日便在密室里校对查核，一来查出少了什么东西，二来要找出蛛丝马迹，日后也好报仇。

这下苦差可将他折腾得神疲力乏，他每日浸泡字海之中，自须一本本细读，连着两日下来，几乎给整得发狂。自知若要一一核对百年遗下的奏章，自不免要花上数月时光，偏生这事又须保密，不能请人代劳。筋疲力竭之余，忽地情急生智，心中便想："这贼家伙既然蒙着脸，冒险来偷，失落的奏折定与现今朝廷人物有涉，绝非古物，咱灵光点，该从这几年的奏章查起。"

当下便从今年的奏章开始翻阅，景泰一朝至今已历三十年，朝廷奏章中只要略涉私密的，一律往此处送来，三十年来也积下了数百份奏章，一时读之不尽。

秦仲海翻开一看，但见这家知府喝花酒，那家御史抢田产，你把媳妇来爬灰，我拿姨娘做小妾，无不是难看丑陋的茅坑臭事，让人为之掩鼻。秦仲海倒是看得心旷神怡，连声赞叹。他见这些奏章多半出自厂卫之手，江充、刘敬这两大奸臣各领风骚，你一本、我一道，谁也不让谁。料来这两帮人马没别的能耐，皇帝要他们挖运河、建长城，那是缘木求鱼了，只是若要知道谁家床第生活

幸福美满，找上他们准没错，搞不好还能弄个上下两册来看，图文并茂之余，定是乐趣无穷了。

秦仲海嘿嘿干笑，心道："无怪这两大奸臣权倾朝野，朝中大臣的小辫子全给他们抓光了，想不听话也难。"还好自己名声狼藉，乃是狂嫖烂赌之徒，四海知闻，倒也不怕旁人来说。他心念-转，想道："不知咱们侯爷可有什么把柄落在人家手中？若给我查出来，可得帮他下

手毁去。”秦仲海是个痛快性子的人，生平不重教孝节义，对旁人的小过小错不甚在意，此时便想替人遮掩。

谁知找了一阵，居然找不着一件关乎柳昂天的丑闻，秦仲海心下敬佩，想道：“看不出咱们侯爷道貌岸然，原来真的表里如一，持身甚正，满朝文武都找不到他的把柄。”转念一想，登时嘻嘻一笑：“说不定咱侯爷遮掩功夫特别了得，那也说不定。”他胡乱翻弄一阵，不见少了什么奏折，便往另一处书架行去。

此处全是刑部奏章，他随手翻了几本，多是判决文书，内容则是一般地不堪闻问，要不便是囚徒与大臣有旧，得以从轻量刑，再不便是审官收赃滥决，给人参了一本，秦仲海摇头轻叹，心想：“看咱们朝廷黑暗成这个模样，老子可要多加小心，别给人盯上了。”回想卢云的案子，比起此处的天地奇冤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秦仲海本是抱着玩笑心情来看，哪知越看越是心惊，此时他见了许多朝中密辛，这些消息只要稍一发布，绝不是随口敷衍便能了事的，想起刘敬那日箴言：“多吃多睡，性命无忧，少看少说，享福至终”，秦仲海心下暗暗惊惧，明白日后定须谨言慎行，以免惹祸上身，给人当作了眼中钉。

看到刑部第二排书架时，猛觉空了好些地方，他拿起簿册对照，霎时全身出了一身冷汗，架上文案竟是无端少了一排，他细目比对，只见短少的奏章都是景泰十四年所写就，总计少了十来份奏折。他急急去看其他书架，只见其余兵部、枢密院、大理寺等处也有短少，他细细一查，凡是景泰十四年所就的奏章密本，一律都已失踪。

秦仲海心下起疑，料知景泰十四年定然生出了什么大事，却有人想加遮掩，他心下暗暗冷笑，想道：“好-个混蛋，竟把相关奏折都毁去了，可这景泰十四年的记载何其之多，难道天下别无文书留下么？”他满心好奇，便到外头文渊阁书库，大肆翻阅书籍。此地书籍并非密奏，定有什么线索留下。

秦仲海找来一本景泰纪年谱，上头记载着当朝发生的大小事，他打开第一页去读，只见蝇头小楷密密麻麻，实在伤眼。他举起蜡烛，奋力读道：“景泰元年春正月乙酉享太庙，巳丑大祀天地于南郊，二月壬子御经延……”内容枯燥乏味，令人口干目酸，全身难过。他又读了两句，霎时睡魔袭来。已是哈欠连天，勉力再读道：“三月甲申，禁

吏民奢糜，免陕西被灾税粮，是日大风雨，坏郊坛宫殿……”读到此处，实在支持下住，迳往地铺而去，呼呼大睡起来。

睡不多时，梦中忽见一只青鸟飞来，往自己左腿一阵乱啄，只弄得自己疼痛不堪，秦仲海吓了一跳，只见那鸟模样怪异，人面鸟身，长得却有点像江充。秦仲海大怒，喝道：“你奶奶的贼厮鸟！想给爷爷打牙祭么？”说着举刀去斩，那鸟给他按在地下乱砍，满身浴血，跟着啾啾鸣叫，便自飞去。

秦仲海做了这怪梦，猛地惊醒过来：心道：“青鸟啄腿，主何吉凶？”他平素最爱读三国演义、肉蒲团这些杂书，知道世间有解梦一说，当年文王梦熊，便遇上了姜了牙，他仲海梦鸟，莫非要遇上什么大美人不成？可别姓江才好。秦仲海懒得理会，他伸个懒腰，揉了揉眼，勉强打起精神，心想：“古人悬梁刺骨，彻夜读书，看人家卢兄弟十年寒窗，这才中了状元，老子可得争气点。”他命下属打了盆水，用力刷洗一阵，好生打理了精神，便又坐下读书。他学了个乖，迳自翻到景泰十四年之处，这才逐月读去，霎时见到一段记载：“景泰十四年三月丙午，怒苍贼匪犯霸州，陷大城，典史李延、副总兵马宝、张委战死。京师戒严。”

“怒苍贼匪”四字人眼，秦仲海登时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下方才明白，原来景泰十四年间，中原曾经发生一场大战，怒苍山群匪非只打得京师戒严，尚且连朝廷老将都给打死了，看来这场大战定是惊天动地。

秦仲海心惊良久，再往下读道：“四月，贼犯沿边，召征北都督柳昂天还入景福宫，参酌军机，制定韬略，制贼于先。”他眉头皱起，心道：“这景福宫住的不是皇帝的老娘皇太后么？这老贼婆平日根本管不上事，干什么找侯爷过去？难道皇太后深闺耐不住寂寞，便想这个那个？”他这几日读多了扒粪丑事，居然又想到歪处去。

他猜想不透皇太后为何召见柳昂天，便自管往下再看，只是一路看去，却不见了怒苍山的记载。一路翻到景泰二十年，那群贼子却像消失无踪一般，全然不见踪影。

秦仲海抚额苦思，知道这中间另有隐情，心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景泰十四年定然生出什么大事，只怕还有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私，我可得找它出来。”

一来是因职责所在，不能不把遗漏的奏章明细表列出来：二来他生来好奇心颇重，只想把这桩朝廷密闻看个明白。当下便找来景泰十四年前后奏章，想来从前后两年的奏章下手查阅，定可挖掘出其中谜团。

这一翻动，实是非同小可，足足看到了天明，只见奏章明载众匪如何为祸，但关于怒苍山何以覆亡一事，竟是一无所获，秦仲海虽是疲累无比，但念在此事异常要紧，下楼吃过早饭，稍稍清洗后，便又一股脑儿钻回阁去。众下属都是吓了一跳，不知他是否被书堆里冒出的颜如玉缠身，否则岂会成恶劣这般猴急神色？

秦仲海回到文渊阁，直是翻箱倒柜，但景泰十四年间关乎怒苍山的史料，却是付之阙如。要看怒苍山灭亡的记载，更是只字不见。秦仲海毫不死心，又去文渊板书库中查阅，谁知仍是找不出蛛丝马迹。

待到后来，秦仲海已如发狂一般，每日只是用力搜寻，中间几人过来禀报，说柳昂天传他去府里议事，但秦仲海只是充耳不闻，只要找不出其中秘密，那是绝不能罢休的。

足足找到第十日，大学士孔安差人通报，说明日便有兵员过来接管，秦仲海想起驻防一月的期限已过，他深怕奏章遗失之事给人揪出，心下叫苦连天，想道："说不得，老子只要硬干了！"当即命人找来文房四宝，便躲在西角牌楼里挥毫。

众下属本在赌博，忽见老大坐到角落，提起毛笔，不知要干什么，都是面露钦佩之色，纷纷问道："老大要写什么？可是要追哪家闺女么？"秦仲海喝道："放你祖宗的屁！老子要写情书给你奶奶，你们管得着么？"提起笔来，只觉重如千斤，全身是汗，他呸了一声，将上衣脱去，大喝一声，运起火贪一刀第一重功力，用力往纸上砍落。正是"袒胸露肚侍卫前，挥毫落笔如云烟"，众属下都是赞叹不已。

一名下属凑上头去，想要品评一番，却忽地大惊失色，道："乌龟！"其余几人吃了一惊，急忙来看，赫见纸上一只凶猛神龟，正自对着众人冷笑，神态颇为狂傲，看来还与秦仲海有些神似。

众人心中骇然，都想："老大在干什么？难道是画自己的寿像么？"正猜测间，只见秦仲海面色俨然，沈声道："这只龟画的怎么样？还算神骏么？"众下属连吞唾沫，不知该如何回话。

秦仲海哼了一声，道："乱世神龟最值钱，谅你们如此愚鲁，自不懂老子笔下的神妙道理，全给我滚了！"眼见老大画了百来只龟，整整十大本奏章，还得意洋洋的携回文渊阁，众下属议论纷纷，都是暗自罕异。

这日大学士孔安亲领一队侍卫，前来接管文渊阁，秦仲海见大批人马云集，心道："你奶奶的，一会儿要是给他们发觉老子画的神龟，那可是欺君大罪，我可得小心了。"他见数十名侍卫手持清单，一一查对库房里的藏书，秦仲海陪在一旁，摸头抓耳，装作漫不经心的神色，其实内心直是心惊胆战，波涛汹涌。

查到密本室，众人无权开启，只得请来东厂总管刘敬，会同孔大学士一起进入。

刘敬驾临文渊阁，众人无不凛然。孔大学士更是亲到门口相迎。刘敬缓步进来，待见了秦仲海，便是微微一笑，道："秦将军，好久不见了。这些日子可辛苦你啦！"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：心道："这老头纵容琼贵妃偷人，上回我卖他个面子，也算是件人情，一会儿若要出事，他定会替我遮掩。"想到此节，心中多少定下。

刘敬命自己下属取出锁匙，打开了密室小门，便与孔安并肩走进。两人甫一走入，霎时之间，只见孔安举袖遮鼻，皱眉道："有股怪味。"秦仲海心下一惊，想起自己的夜壶还放在里头，这几日太忙，竟尔忘了取出，无怪会臭成这般。

正惶恐间，却听刘敬道："这处所太久没开，自会臭些。"孔安听他如此说话，自也不便多言，当下咳了一声，点头道："刘总管说得是，我倒疏忽此节了。"这孔安虽贵为阁揆，但在诸大派的夹杀中，早已故旧凋零，难与朝廷三大派相抗，凡事只得退让。秦仲海见逃过第一劫，登时嘘了口长气，心道："今日却靠老刘救命了。"

孔安又走两步，忽地踢翻一物，顿时臭气薰天，众人都掩上了口鼻，孔安低头一看，只见地上倒了只大壶，屎尿洒得满地，臭不可抑。秦仲海叫苦连天，暗道："他妈的！十来天的臭屎全都滚了出来，这可怎么办？"

孔安心头火起，怒道："这是夜壶！谁在这儿拉屎！"眼看孔安神情不善，秦仲海正自惴惴，却见刘敬俯下身去，对着夜壶察看一阵，

摇头道："这不是夜壶。"

众人闻言，尽皆一愣。孔安大声道："这里头全是屎尿，如何不是夜壶？"刘敬眨了眨眼，笑道："这是一本书。"孔安面色铁青，斜目往秦仲海瞪了一眼：心道："这小子和东厂勾结上了，不能和他当真。"他是个乖觉的，一见刘敬有意放水遮掩，当即轻叹一声，自行转口道："刘总管好眼力，这确实是本书。看来老朽真是老眼昏花了。"袍袖一拂，转身便朝书架走去。刘敬听他语带讽刺，只是微笑，不以为意。

一名侍卫听得两位大臣如此说话，只是心下起疑。他凝视着夜壶，皱眉道："这真是本书么？可不管怎么看，这都像只夜壶啊？"一名文员有意讨好刘敬，只想趁机巴结一番，当即笑道："这你就不懂了，世人标新立异，所在多有，将书本作成夜壶模样，那也不过是时兴之意。"那侍卫一惊，说道："把书作成夜壶形状，那要怎么看哪？"那文员无法自圆其说，随口乱扯道："只要拉过一次，便能读出其中真谛，"

那侍卫吃了一惊，偷偷将夜壶带到墙角，随即解下裤带，尿了起来。

孔安奉人清查一阵，他知秦仲海有人撑腰，即使有何遗漏，恐也治不了他的罪，便只随意闲看，全不挂心。几名侍卫不知官场机巧，却还细心察看，就怕少了些物事，日后要担罪责。

一名侍卫见架上一排奏折颇新，不似古旧之物，他心下起疑，便将之抽起翻看，猛见奏章上画了好一只巨大乌龟，直是跃然纸上。那侍卫惨然惊叫："有乌龟！"

刘敬凑过头来，登时见到秦仲海的大作，笑道："是啊！好大一只乌龟！"

孔安听了惨叫，只哼了一声，皱眉走来，道："又有什么事了？"那侍卫硬着头皮，将奏章递过，孔安见了秦仲海亲绘的龟图，也是赫然一惊，他心中狂怒，怒目瞪向秦仲海，心道："好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败类！居然不务正业到这个地步！"

秦仲海给他瞪得神情尴尬，当下偷偷躲到书架后头，满脸羞惭，只作不知。

那侍卫低声道："奏章上怎会跑出一只乌龟来？莫非有人搞鬼？"孔安往秦仲海恨恨一瞪，咬牙道："你懂什么了！景泰十四年间，皇上命人……命人去寻找四大神兽，龙凤麒麟没能找到，却教本朝左御史找着了这只神龟，皇上龙心大悦，这才命人临摹在奏章上。"也是孔大学士饱读诗书，这一节谎言竟编得丝丝入扣，叫人不得不信。那侍卫忙道："原来是四大神兽，无怪要藏在密本室里。"当下将龟图急急收起，还在清单上注明来历，写道："景泰十四年神龟图乙式乙份"。

孔安四下看了一阵，天幸只掉了十来本密奏，还能勉强交差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斜目看了秦仲海一眼，冷冷地道："多亏秦将军这几日率军驻守，平安交付此间物事，日后这文渊阁的安危，便由直隶京营许校尉接管。"那许校尉急忙抢上，拱手道："在下赴汤蹈火，不敢有失。"说着向秦仲海连番请益，秦仲海嘿嘿干笑，不置可否。

出得文渊阁，秦仲海总算交付苦差，想起逃过一劫，没给人送去充军，霎时哈哈大笑，甚是得意，十来名下属也纷纷抢上，向他道贺。

正喜乐间，忽听一人道："秦将军，好容易卸下这个重责大任，真得好好庆功啊！"秦仲海听这声音老迈，转头去看，只见一名老者笑吟吟地看着他，正是刘敬。

秦仲海此番逃脱罪责，算来欠他一个人情，他面色尴尬，陪笑道："今日全靠刘总管帮忙，否则小子脑袋已然不在了。"刘敬笑道："不过少了几本奏章，哪这么严重？"说着往他看了一眼，缓缓走开，似是有意要他随来。

秦仲海见他目光隐隐含着深意，知道他有事提点自己，忙向下属道："我有些事情和总管商量，你们先回西角牌楼，一会儿再来找我。"众下属答应一声，自行去了。秦仲海跟随在刘敬之后，两人从文渊阁一路行去，不久便至前三殿广场，此处辽阔一片，远处奉天、华盖、中极三殿雄然巍立，汉白玉高台隐隐生辉，望之极具气势。

刘敬忽地停下，他见漫天落叶，已是深秋景象，不由得一叹，道："又要入冬了，唉，一年复一年，日子好快啊！"秦仲海嗯了一声，不曾接口，只是默默相随。

刘敬叹道："秦将军，你是武英十四年生的吧？"秦仲海愣了一下，不知他何出此问，当即回话道："末将肖羊，武英十五年生，总管有何吩咐？"

刘敬嗯了一声，道："没事，我记错了。你今年三十又四，唉，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啦。"秦仲海听他话外有话，一时大为起疑，心道："他问我的生辰做什么？难道别有阴谋么？"当下心中狐疑，暗暗留上了神。

刘敬走了两步，忽然手指远处的承天门，皱眉道："倘若有只兵马，想要硬攻承天门，你要如何抵挡？"秦仲海大惊失色，道："谁这么大胆？"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"咱家只是打个比方，想考你一考。"秦仲海沉吟片刻，回话道："若有人领兵攻打承天门，末将自当率人埋伏在西顺门，只等他大军冲入一半，再行伏击。"刘敬哦了一声，奇道："你怎不正面抵挡，却要埋伏在西顺门？"

秦仲海低头垂目，沈声道："渡河未济，击其中流，待其首尾不能相应，贼寇手到擒来矣。"

刘敬哈哈大笑，颔首道："高明！高明！都说柳门人才辈出，我总算见识了。"他轻拍秦仲海肩头，微笑道："那咱们掉个头尾吧！若是由你来打承天门，你要怎么下手？"秦仲海陡地听了这话，只感大吃一惊，霎时全身巨震，饶他天生大胆，此时也不敢应答，只低头不语。

刘敬哈哈一笑，道："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答不出么？"秦仲海额头冷汗涔出，往地下一跪，颤声道："末将便算吃了熊心豹子胆，也不敢为此逆乱之事。"刘敬面带微笑，伸手将他扶起，道："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此乃防患未然，秦将军何必忧惧？"

秦仲海知道这刘敬手段厉害，自己别要给他抓到把柄，到时落入这帮太监手中，定是水深火热，惨不堪言。他咳了一声，摇头道："在下鲁钝，实不知这承天门该如何攻打，公公另请高明吧！"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"秦将军过谦了。"他眼望承天门，神色凝重，道："秦将军，你原是朝廷的征北游击将军，本来好端端在前线驻防，却怎地忽然调回京城，在这宫里管事。此中情节，你可曾知晓？"

秦仲海心下又是一惊，他进宫当差一事，若照柳昂天所言，当是江充为剥柳门兵权，剪除羽翼，这才使出明升暗削的手段。但此刻刘

敬忽尔提起，料来其中另有隐情，当下低头拱手，道："此事末将正要请教，请公公提点。"

刘敬眼望远方，淡淡地道："不瞒你说，你之所以进宫办事，全是我向皇上荐保的。"秦仲海啊地一声，惊道："我与公公非亲非故，公公为何如此提拔？"他受调大内，连生两级，可称破格晋升，两人并无故旧关系，却不知刘敬有何居心了。

刘敬听了问话，转头便看向秦仲海，温言道："秦将军，我一直很欢喜你，你不知此事吧？"

秦仲海闻言一惊，寻思道："他妈的！这老太监欢喜我？莫非他看我年轻体健，想要这个那个？"他每日里读的都是金瓶梅，自是满脑子邪念，陡地想到歪处去，全身鸡皮疙瘩都出来了，连忙摇手道："我这人中看下中用，那档子事不行的……"

刘敬哪听得出他话中的言外之意，只是笑了笑，忽道："秦将军，你师父他老人家还好吧？什么时候回去探望他一番啊？"秦仲海咦地一声，不知刘敬何以问起自己的师父，他心下一凛，收拾疲懒，沈声道："公公忽地垂询家师，是何用意？"

刘敬淡淡一笑，道："上回在华山见到方老前辈，唉，他还是挺不开心的模样……你师徒二人虽然不能相认，但你可不能数典忘祖，还是要好好孝顺他啊！"

秦仲海大惊失色，全身冷汗落下，他的师承来历极为隐密，当朝除卢云一人以外，无人知晓，不知刘敬怎么察觉的。他心念急转，寻思道："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老贼怎地知道我是九州剑王的弟子？莫非是卢兄弟多口？还是这刘敬早在查我的底细？"想起师父方子敬过去曾经投身怒苍，反叛朝廷，心下更是惊惧不定。

刘敬上下打量他一眼，忽地一笑，道："你莫要害怕，明日去城西鬼屋看一看，再来找我不迟。"秦仲海一愣，道："城西鬼屋？那是什么地方？"刘敬淡淡地道："现下不便多说，等你看过之后，再来找我说吧！"

秦仲海满心狐疑：心道："这老太监到底有何打算，我可得加倍小心了。"

刘敬斜睨他一眼，跟着哈哈一笑，便尔离去。

秦仲海见刘敬笑嘻嘻地离开，似乎满是机心，他抓了抓脑袋，满腹狐疑中，只见众属下已然过来。众人见他大功告成，都说要祝贺他交差，想邀他同去宜花楼吃酒。

秦仲海一听情由，立时笑骂道："他妈的！你们这帮混蛋，摆明是想淫乐，还要找因头替老子庆功？还不是要你爷爷去付帐！"众手下听他说穿阴谋，都是尴尬一笑。

众人一路嘻笑谩骂，行到宜花楼去，那老鸨早已得知财神驾临，自率大批莺莺燕燕在楼下等候。众女一见秦仲海，无不眉花眼笑，纷纷叫道："秦将军又来啦！"

一众下属笑道："你们该改口啦！以后要叫秦大学士！咱们老大才从文渊阁出来哪！"众女大喜，更是死缠烂打，慌下迭地将众人迎到楼上去了。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眼看众属下兴冲冲地上楼，他前脚跨出，便要跟上楼去，忽然袖子一紧，却是给人拉住了。秦仲海皱起眉头，回头看去，只见一名美女俏生生地立在眼前，正自凝视着自己。

秦仲海热门熟路，自知这美女便是京城名妓青青，此女才华洋溢，精通书画，尤擅吟诗歌唱，直可说是才貌双绝，深得王公大臣的仰慕，只是秦仲海天生粗鲁，自是不解这等风情，向来少与她往来。眼见青青望着自己，他心下烦闷，不由咳了一声，拱手道："姑娘有何指教？"

青青凝视着他，轻声道："秦将军，我想向你打听姊姊的事。"秦仲海神情老大不自在，咳了一声，方才道："姑娘好端端地，怎么忽然问起她？可有什么大事吗？"青青幽幽地叹了口气，道："秦将军，这两年来，柳侯爷待她可好？"秦仲海身子一震，竟尔低下头去，拱手道："抱歉了，此事恕在下不知情。姑娘若是要问，不妨差人到柳府去问。"

青青泪光闪动，啜泣道："秦将军，你又不是三岁小孩，怎说这等话？好容易姊姊嫁人了，我们这种低三下四的人，怎可再去扰她？"秦仲海嗯了一声，他常在酒楼打滚，自知欢场女子的苦楚，便道："说得也是，她现下幸福了，人人都尊她一声七夫人，为了她的名声着想，你们自不该再去找她。"

青青面带泪水，悲声道："幸福了？嫁给一个老头，哪有幸福可言？秦将军，当年姊姊如此爱你，你却理都不理她的死活么？"说着拉住秦仲海的衣袖，泪水更是滑落面颊。

秦仲海苦笑两声，嘶哑着道："好姑娘，你姊姊是咱顶头上司的老婆，我没唤她一声干娘便不错了，你还要姓秦的怎么样？"青青哭道："无情无义！若非你这死没良心的迟迟不娶她，她又怎会嫁给柳昂天那老头子？薄幸之徒！你去死！"大悲之下，竟是出拳来打，秦仲海不敢还手，只给她头脸手脚乱打一阵，一旁龟公见了，急忙来拉，秦仲海才得以脱身而去。只是他给这么一扰，兴致退了大半，只感烦乱不堪。

秦仲海上得楼去，心下甚是苦恼，才一坐下，低头只管痛饮，众属下见他神情忽尔变得如此，都感讶异。

秦仲海叹了几声，想起刘敬之事，更觉闷了，霎时连尽十来杯烈酒，兀自觉得不足。

他呆呆坐着，想道："这刘敬真个怪了，为何对我的事情这般熟悉？莫非他与师父有什么恩怨？可是有意害我？"转念又想："不对，这老太监若要整我，老早便能下手了，何必对我百般呵护？照他的神情看，好似要找我干些大事。说不得，明日去找侯爷商量一番。"只是想到自己前去柳府，不免要与七夫人照面，烦心之余，又在那儿举杯痛饮。

一旁粉头见他愁闷，忙道："秦将军难得过来，不要再烦那些公事了，好好陪奴家喝两杯嘛！"说着挨了过去，在那儿磨磨蹭蹭。秦仲海给她胡乱挤了一阵，心情转好，登时哈哈一笑，道："正是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天下有什么为难事？"说着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众下属大喜，急急为他斟上了酒。也是他生性豁达，当下便不再发愁，自与下属猜拳行令，喝了个畅快淋漓。

正喝得兴起，一名下属见相好姘头没来，便问道："小绿姑娘呢？怎地今日不来接客？"众人闻言，纷纷取笑，道："怎么，害相思啦！"那下属脸上一红，呸了几声，骂道："随口问问而已，看你们得意的。"忽听一名粉头轻轻一叹，摇头道："你们别开玩笑啦！咱们小绿姑娘病啦！"

那下属忍不住啊地一声，神情颇为关心，敢忙问道："什么病？可严重么？"那粉头神神秘秘的摇了摇头，跟着低声道："明白告诉你们吧，咱们小绿前几日出门，不意给鬼吓了，这几日怕得不敢出门呢。"众人哈哈大笑，道："真他妈的活见鬼！"

那粉头嗔道："别笑！谁跟你们说笑了？小绿前夜经过咱街边的一处鬼屋，只因奸奇，在门口踱了几步，谁知真遇上了鬼，便给吓出病来了。"众人嘻嘻一笑，显是不信。那粉头见众人狐疑，只哼了一声，望着另一名粉头，道："我可没胡说，众姊妹都是见证。那鬼屋离咱们宜花院不远，咱们每晚都怕闹鬼呢！"那粉头答腔道："是啊！真的有鬼呢！"

一名下属嗤嗤淫笑，道："有什么鬼怪？最多不过是老子这色鬼而已！"说着摸手摸脚，神态粗俗，那粉头捏了他一把，嗔道："跟你说正格儿的，还这幅死德行。"

秦仲海本在饮酒，听得众人对答，猛地大惊失色，跳了起来，问向那粉头道："你说的那处鬼屋，可就是人称的城西鬼屋么？"那粉头见他气急败坏，不知发生了何事，只点头道："好像是吧！别人都是这样称呼。"

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，问道："你把话说清楚，那鬼屋究竟有何古怪之处？"

那粉头低声道："听说二十多年前出了桩灭门惨案，满屋子老老小小含冤而死，冤魂一到夜间，便出来作祟了。"秦仲海双眉一轩，看到了关键所在，当即沈声道："左右无事，姑娘能否带我去瞧上一瞧？"

众属下闻言，都感诧异，不知秦仲海何以对那鬼屋如此好奇：那粉头更是吃惊，双手连摇，道："奴家半点胆子也没有，将军可别要我带路。"另一名粉头忙道："将军若是要看，不妨自行去看。那鬼屋就在对街转角处，几步路就到。"秦仲海点了点头，提起钢刀，竟是立时要去察看，连一时片刻也等不得。

几名下属急急劝阻，道："老大啊！此时夜深人静，若真有事，何不明日再说？"

秦仲海想起刘敬所言，摇头道："不成，我定要去看看。"十来名下属见劝说不过，但自己上司深夜犯险，总不能袖手旁观，只得苦苦

脸道："好吧！既然老大拼了，咱们舍命陪君子，便来个夜闯鬼屋吧！"

一名美貌粉头生性大胆，笑道："都说那屋里有些厉害鬼怪，我早想见识一番，不如一起去吧！"众下属听得佳人过来，无不大喜过望，想起一会儿夜探鬼屋，定可摸手摸脚，乱挤一通，只感神魂颠倒。

众人下得楼去，走不数步，便已行到街角，那粉头知道秦仲海尚未娶亲，便挤了过来，拉住秦仲海的手臂，笑道："秦将军要找鬼屋，就是这里了。"

秦仲海抬头去看，见是一座大屋，阴森森地甚是怕人。门上的匾额早已拆去，两扇大门也已破烂腐朽，从门外望去，院中颇见幽暗，想来早无人居。

众下属身为御前侍卫，莫不是大胆包天的狂徒，眼见鬼屋在前，却无一人畏惧，只听一人哈哈大笑，道："有什么狗屁鬼怪，待老子会上一会。"另一人道："最好还是个女鬼，让老子来消消她的怨气。"又一人笑道："那可要像咱家小绿这般美才行。"几人闹做一堆，嘻笑不绝，便往里头行去。

那粉头先前说了大话，其实只是想找机会亲近秦仲海，此时便妖妖挠挠地贴着他，腻声道："秦将军！你可要保护奴家哦！"看她眉花眼笑，却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只想趁势掳掠撩拨，日后也好当个将军夫人什么的。

秦仲海打了个哈欠，迳自走进院中，那粉头心下暗自生气，想道："这秦将军不解风情，真是讨厌！"小脚轻踩，急急追了过去。

秦仲海踏入院中，只觉一阵阴气森森，好似真有什么死去幽魂在此作祟，只是他这人从不信鬼神之说，霎时抽出钢刀，运起刚劲，刀上生出隐隐红光，便以此为灯，向院中深处行去。那粉头见他这等武功架式，心中直是爱煞，又靠了过来，擦擦挨挨地道："秦将军别走这么快嘛！奴家会怕呢？"

秦仲海嘿地一声，道："我有正经事要干！你别这般碍手碍脚的！"那粉头没好气地道："我专程来陪你，你却这般无情。"秦仲海懒得答理，打了个酒嗝，自朝屋内行去。几名属下见老大不理那粉头，便嘻嘻一笑，纷纷过来搭讪。

走入屋中，只见厅中并无家具，早成空旷一片，墙上蛛网纠结，地下满是鸟屎鼠粪，秦仲海见了这等苍凉景象，心下暗暗奇怪，寻思道："此地荒凉无人，早已废弃，刘敬为何要我过来？他到底有何用意？"

他四下打量一阵，只见这屋子实在太过凄清，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。他皱起眉头，正自思量，只听几名下属哈哈大笑，大声道："有无鬼怪否，快些出来啊！"众人叫了几声，见无甚异状，都是嘻笑喧闹起来。

一名下属素来干练，便上前秉告："将军，我看这屋子空荡荡的，根本没啥好瞧。想来百姓定是见旧屋荒凉无人，便来绘声绘影的胡说一通，什么鬼怪之说，不过是乡间谬传而已。咱们不必在此干耗着。"秦仲海四下探看，点了点头，道："此言有理。"当下吩咐众人："好啦！时候不早了，大家回去歇息吧！"

众人早想离开，此时纷纷答应，便要离开，其中一人酒喝多了，甚是尿急，当下解了裤档，奔到一处角落，迳自尿了起来。那粉头啐了一口，道："喂！搞不好这儿真的有鬼，你可别这般无礼。"那人笑道："你奶奶的！老子还是童子身，这尿算是童尿，最能驱邪不过。"那粉头听他说得无聊，忍不住啐道："死相！没正经的！"

那人嘻嘻一笑，哗啦啦地尿了一地，正自舒爽间，忽听脚边一声呻吟："谁……谁在这

里……"那声音满是苦楚，好似幽灵哭喊一般，簧夜听来更让人恐惧万分。

那人本在撒尿，匆听鬼怪说话，忍不住惨叫道："他妈的！真的有鬼啊！"一时竟吓得屁滚

尿流，那泡尿更是洒得淋漓尽致，裤带不及拉上，便朝屋外冲去。

众侍卫听了这幽怨声音，也是大惊道："糟了！真有鬼怪！"饶他们适才出言豪壮，此刻也是魂飞天外，纷纷朝外冲出。那粉头惊道："等等我啊！"连滚带爬的奔了出去，霎时大厅里走得一个不剩。

大屋之中，只余秦仲海一人，他英雄气慨，莽莽苍苍，自是不为所动。

那声音幽幽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秦仲海冷笑道：“你装神弄鬼，却又是谁？”那

声音低低哀哭起来，道：“我是孤魂野鬼。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孤魂野鬼？这世间焉有鬼神？”

豪放的笑声中，“火贪一刀”使出，当即满室生辉，只见一名老者缩在墙角，脸上全是泪水，衣衫破烂肮脏，虽在深秋时分，仍打着两只满是脓疮的赤脚，倘若一时不备，撞见此人，恐怕真会当他是鬼。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：心道：“这人模样如此可怕，难怪会有鬼神传说生出。”他见这人不过是个迈遢乞丐，便放下心来，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怎地一人在此悲哭？”

那老人垂下泪来，道：“我说过了，我是个孤魂野鬼。”秦仲海暗暗摇头，从怀中取出一只金元宝，扔向那老人，道：“拿去吃个饭，洗个澡，把脚上的烂疮治上一治。”那老人面带讶异，伸手拾起，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何给我钱财？”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何必问这许多，”他仰头打了个哈欠，匆见梁上些碗盆，想来长年居住此地，便问道：“老丈，你住这儿久了，可曾知道这屋子的来历？我看这里雕梁画栋，当是大户人家，怎会破败成这个德行？”

那老人听了问话，只低下头去，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唉……人世间的沧海桑田，那是说不完的……”秦仲海听他吐属文雅，不似寻常乞丐，便问道：“怎么？你识得此间主人？”

那老人面露哀伤，却是点了点头。秦仲海仰头去看梁柱，道：“看这梁上绘的尽是五彩龙凤，此间主人宫做得不小吧？”那老人低声轻叹，道：“不瞒你吧，三十年前，这栋屋子正是当年征西大都督的官邸。”

听了征西大都督五字，秦仲海吃了一惊，当场跳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征西大都督？莫非是武德侯的住处么？”

那老人听他叫破屋主来历，心下甚喜，颔首道：“阁下知道的挺多，这里正是武德侯的旧宅。”秦仲海想起柳昂天所言，叹道：“这位武德侯，便是下手杀害先皇的那人吧？”那老人面色一颤，忽地爬起身

来，指着秦仲海，大声叫道："侯爷没有害死皇上！你不要信口雌黄！"模样竟是十分激动。

秦仲海见他气愤至极，忙道："在下是听旁人说得，不是有意不敬，老丈莫怪。"那老人哼了一声，却不回话。

秦仲海见那老人面带泪痕，知道他必与武德侯有所牵连，便问道："老丈你又是谁了？听你替武德侯辩驳，莫非你是他的家人么？"那老人叹息一阵，道："老头子哪有这福气？咱姓李，以前是侯爷的管家。"

秦仲海点头道："原来是侯爷府上的管家，那你又为何沦落至此？"

那老人摇了摇头，忽地垂下泪来，哭道："老头子命大，三十年前侯爷府满门抄斩，侥幸捡回一条命，就一直在此行乞维生。"秦仲海听他哭泣甚哀，便问道："侯爷家里还剩那些人？全都死光了么？"

那老人咬住了牙，啜泣道："还能有人活么？朝廷下令满门抄斩，侯爷府四十三门人都死了，老天爷……你好残忍……"说着放声大哭。

秦仲海叹息一阵，心道："这事真惨哪，无怪旁人要把此处当成鬼屋了。"他摇了摇头，在屋内绕行一圈，眼见别无异状，便要离去。那老人见他要离开，想起此人赏给自己金银，自该叩谢恩德，他心中感激，忙爬了过来，跪地道："这位大爷，老头子收了你的金元宝，不能不知恩公大名。"

秦仲海笑道："区区几两金子，又算得什么？你不必记在心上。"那老人摇头道："老头子虽然不济，但也是读过几天书的，请大爷务必留下姓名，也好让我回报则个。"

秦仲海见他有些风骨，心下多少生出敬意，便抱拳道："某姓秦，双名仲海。"

那老人听了他的名字，猛地全身巨震，站了起来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姓秦？"

秦仲海见那老者神态紧张，心下微微一凛，忙道："在下正是姓秦，有何不安么？"那老人全身颤抖，泪水飕飕而下，猛地奔了过来，细细望着秦仲海，好似在打量他的五官。秦仲海心下起疑，道："老丈怎么了，可是有什么事么？"

老人仰天大哭，已然跪在地下，喊道：“老天爷开眼！老天爷开眼！”秦仲海甚是惊诧，心道：“这老人疯了。”他咳了一声，正不知高低间，只见人影一闪，那老人猛地扑了过来，霎时抓住了秦仲海的手，惨嚎道：“老天爷在上，我这几十年日夜祷告，终于把你盼回来了！二少爷啊二少爷！你终于回家了！”

秦仲海惊道：“你……你胡说什么？”那老人紧紧握住秦仲海的手掌，大哭道：“二少爷……那年大少爷抱着你走……他挨枪死了，你却不见了，我只求老天爷保佑，定要让你活……二少爷……你终于回来了…你学成本领没有……秦家满门受冤而死，你……你定要为你爹娘哥哥报仇……”说着抱住秦仲海，痛哭不已。

秦仲海听他胡言乱语，猛地将他推开，喝道：“混蛋东西！你老子姓秦，双名仲海，与你家主人毫无干系，你可别乱来！”那老人放声大哭，仰天喊叫：“你爹爹便是秦霸先啊！你忘了吗？你小时候都在这大屋子里玩的啊！”

秦仲海如中雷轰，耳中嗡地一声，想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秦霸先便是武德侯，武德侯便是秦霸先，两个根本是同一个人。”

直到此时秦仲海方才明了，当年先皇座下第一大将，征西大都督武德侯，竟是那开立怒苍山，人称本朝第一大贼逆的匪酋秦霸先！

那日在柳昂天府上，秦仲海也曾听过武德侯的事迹，知道此人谋害先皇，落个满门抄斩的下场，但柳昂天只说到武德侯杀死皇帝，却不愿言明日后之事，原来这名朝廷大臣满门惨死后，随即起兵造反，创立了贼寇聚集的怒苍山。想来这等丑事，柳昂天为保同僚死后的名声，自是不愿明说。

秦仲海呆了半晌，忽觉怀中一紧，那老人泪如雨下，又抱了过来，模样甚是悲切。秦仲海给他抱得全身肉麻，忍不住怒道：“你这老疯子，快快放开我了！”

那老人哭得死去活来，打死不退，喊道：“二少爷……你娘亲死得好惨……那帮贼好狠，一下子就杀了难…：你娘好美好温柔……就这样给人剥光……老天……我……我每日每夜都见到她的冤魂！”秦仲海惊骇之间，竟是挣扎不开。那老人又哭又叫，手指屋内一角，大声道：“二少爷……你娘的冤魂就站在那里……你快看啊！快看啊！”秦

仲海听他说得激荡悲惨，忍不住转头去看，但见屋内昏暗，空无一人，连个鬼影子也没有。

那老人指甲抓入他的肉里，凄厉地惨叫道："你知道吗？你哥哥给他们一枪打死，你娘身首

分离，不得全尸，你全家老小含冤而死，你……你是这桩冤案的遗孤啊！"

秦仲海被他乱抓乱咬，只觉全身鸡皮疙瘩生起，心下直是烦惧异常，猛听那老人哭道："二少爷，你定要报仇！要为秦家满门报仇！"秦仲海虎吼一声，喝道："滚开！滚开！"他双手用力一挥，那老人猛地滚了出去，脑袋撞在墙上，鲜血长流。

秦仲海喘息一阵，想起那老人说的冤魂，背上好似真有阴风吹来，他心中百般痛骂刘敬，想道："他妈的！这死太监不知是何居心，硬要把老子拐来这里，惹这一身霉气。"满心咒骂不休，转头看去，只见那老人摔在地下，兀白哭泣道："二少爷，我认得你，你长得跟舅老爷一个样子……你额头上的伤，那是小时候摔的，我都认得出来……二少爷……二少爷……"他气息渐弱，竟似不活了。

秦仲海大吃一惊，想不到此人身子虚弱至此，连一拂之力也受不住，他慌忙奔去，将那老人扶起，眼见他昏迷不醒：心下更是大叫倒楣。

秦仲海咒骂一声，伸手将他抱起，心想："他妈的，半夜遇上一个疯子，可别让他为我而死。"跟着冲出破屋，直往药铺奔去。

此时三更半夜，四下无人，药铺自也门窗紧闭，秦仲海一脚踢开大门，大声道："大夫！有病人过来，你快快出来诊治！"他叫嚷一阵，一名中年男子揉着双眼，缓缓走了出来，没好气地道："干什么啊！可是死了人么？"

秦仲海将那老人放在桌上，跟着解下外袍，盖在他身上，道："这人摔得厉害，你赶紧给他治伤。"那大夫看了这老人一眼，已将他认了出来，笑道："这不是鬼屋里的疯子么？这种人整日鼠窃狗偷，贼模贼样，何必要救？"

秦仲海适才给那老人唠唠叨叨的念了一阵：心情不佳，此时听这大夫出言调笑，登时大怒，他揪住那大夫的衣襟，冷冷地道："你救人

不救？”那大夫沉下脸来，喝道：“你好大胆，怎敢如此无礼！”秦仲海抽出钢刀，猛地插在板桌上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操你祖宗！你有胆再说一句，老子立刻杀了你！”

那大夫全身颤抖，这才知道来人凶狠，忙道：“好汉饶命！”

秦仲海满面杀气，森然道：“老子是御前侍卫虎林军头领，官居四品带刀，你现下一个手贱，救不活这老头，休怪你爷爷杀你全家！”那大夫听他说得凶狠，忙道：“原来是统领大人，我也认得几位宫里当差的……”他还要说，猛见秦仲海面色不善，便急急去看那老人的伤势，他先将伤口洗净，跟着取出伤药，细细擦抹。

秦仲海见他尽心，脸色已和缓下来，当下凑头过来，问道：“他伤势如何？”那大夫慌忙答道：“他外伤不重，不过撞伤了脑子，只是一会儿头疼起来，怕会想吐。”

秦仲海放下心来，点头道：“你只管放心治伤，多少银两我都付。”说着取出一锭金子，扔在桌上。他打伤这名老者，自觉心中有愧，付起钱来更是不计代价。

那大夫见他出手阔绰，忙道：“不用这许多，几两银子就够了。”秦仲海摇头道：“这老头儿脚上烂疮，身子骨又虚，你给照料着，总之疗养好为止。这些金子是给你的饭钱。”那大夫双手连摇，道：“我们从不留诊……”

秦仲海冷笑道：“老子的刀也不留头。”那大夫见他神气凶狠，只得吞了口唾沫，惨然一笑，道：“今日破个例好了。”

秦仲海见他还算识相，便嘿嘿一笑，拍了他肩头一记，道：“某姓秦，双名仲海，大夫既然爽快，我也不会亏待你，日后遇上麻烦，托人稍个口信来虎林军。咱自会替你出头。”那大大听了这话，自是喜上眉梢，他在京城开业，不免有些无赖地皮前来滋事，若有御前侍卫前来照拂，那是天王老子来当靠山了，他心下大喜，连连哈腰。

行出药铺，天色已明，黎明间路上无人，秦仲海见这老人捡回一命，也有了个归宿，他嘘出一口长气，心道：“今日且做一回滥好人。”

他回头看着秦家旧宅，初冬时分，轻烟薄雾中，看来倍感朦胧。想起这一家老小所遇之惨，不由得心下恻然，叹了一声。

秦仲海闷闷下乐，迳自回到西角牌楼，只见十来名弟兄兀自在睡，他不去打扰众人睡觉，便暖了壶酒，坐在屋角，自饮自酌起来：心道："这几日好生不顺当，先是撞见妃子偷人，又给贼人闯进文渊阁，唉……现下又遇上这老疯子，实是倒了大霉。"

他喝了一阵闷酒，只觉背上有些发痒，当是那老人身上的跳蚤爬了过来，他咒骂两声，正想解下夹衫，忽地之间，猛地想起一事："他妈的！咱怎忘了背上的刺青！"大惊之下，一口酒呛了出来，竟把自己满身衣襟喷得肮脏。

秦仲海内力深厚，酒量更是罕有，此时喝酒竟会呛咳，那是前所未有之事，他颤抖着双手，心中震荡已极，想道："老天！我背上有幅来历不明的刺花，当年血战煞金，那厮如此勇猛，见了我这刺花，却也莫名其妙的放我生路……还有……咱师父他老人家居然是怒苍山的巨贼，他既是怒苍山的人马，一定识得那个秦霸先！我……我与这秦霸先到底有何关系？这……这里头到底有什么机密？"

这京城四周好似充满了疑云，琼贵妃偷人、薛奴儿有意刺杀皇帝、自己无缘无故地受调进宫、文渊阁里的贼子……这一桩桩事情好似全无干系，却又像有条看不见的丝线牵连，紧紧地围绕在他身边，里头好似有些诡异之处，可他又看不明白。

秦仲海面色铁青，想起那日青鸟啄腿的怪梦，心下竟觉无比害怕，他素来胆气豪勇，此刻心感恐惧，那是生平未有的难堪。他只觉身上越来越冷，连忙举起酒壶，大口大口的牛饮。

【待续】